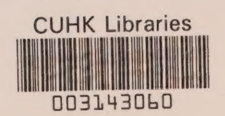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銷
WITHDRAWN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Libraries
003143060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三六 新39期）

「照顧同胞」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三六(新39)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六(新39)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四日出版
一九七四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由香港小爬蟲談到周恩來

在香港的中共小爬蟲以及一些「吃大陸飯」的灰色分子，都躭心他們的「周總理」垮台，所以胡說「二次文革」是什麼「批林整風的深入」，甚至說批孔揚秦是「學術之爭」而不是政治鬭爭，當然更不是派系鬭爭。這也難怪，因爲周恩來一旦垮台，他們不僅「冇得撈」，甚至還要被整肅。香港的一些中共分子的背景，無非是喬冠華、廖承志、吳冷西和陶鑄、李維漢、徐冰等人。這些人，如陶、李、徐三人早已「失踪」，而喬、廖、吳等人，在上次「文革」中都曾被揪鬭，後雖被周恩來「舉逸民」把他們「解放」出來，然由於他們與以江青爲首的左派沾不上一點關係，地位並不十分穩固，周恩來一垮自然是「皮之不在，毛將焉附」，他們也一定跟着垮台。至於香港的灰色分子，他們捧周是「跪地餵豬乸」看在錢份上，譬如曾被人稱爲「監躉」的某「馬經日報」的頭頭，在一九六七年被香港政府處以應得之罪下獄前，經常揚揚得意地說：「我們找周總理磅水」。還有一些「心向祖國」的投機「商人」，如周不垮他們還可以繼續代銷「國產」的商品，大賺而特賺，如周垮中共左派掌權，勢必他們「財路」也會受到影響。

然在事實上周恩來非垮不可，只是時間問題。北平出版的今年三月號「紅旗」上發表一篇署名「康立」寫的文章：「孔子和林彪都是騙子」。孔老夫子和林彪都是死人，說他們是「政治騙子」，顯見其矛頭是指中共內部高層的一些活人。文章說：「大凡政治騙子，總有一套騙術。他們在騙人時都道貌岸然，信誓旦旦，裝得一本正經」。這類「政治騙子」又是「把說假話，耍兩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訣竅」。文章還指這種「政治騙子」的本領「就是應機應變，即隨着形勢的變化相應地進行不斷的投機，以欺騙人民，欺騙黨，用表面的僞裝的變來掩飾他不變的資產階級野心的本質」。在一九七二年上半年，中共曾大罵「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後來知道這是指陳伯達和李雪峯等人，迨林彪「軍事政變」失敗後，把林陳等人揑在一起，統稱爲「劉少奇一類騙子」，這是因爲林彪是軍人所以把「政治」二字取消。現在又提「政治騙子」，顯見，中共在批林批孔中所攻擊的林彪是「做靶子」，而是另有所指，那麼所指的是誰呢？根據「紅旗」上「康立」文章中的「道貌岸然」、「裝得一本正經」和「應機應變」等說法，如用它來對照周恩來的言行，眞是維妙維肖，這就證明：毛江所發動的「二次文革」，在宣傳上已由旁敲側擊，改爲直接指向所要鬭爭的大頭頭，只剩下沒有「點名」說是周恩來而已。

中共批林批孔已開始把鬭爭矛頭指向周恩來，還有很多事實可資證明。如指孔子上台七天就殺了「革新派」的人物少正卯，周恩來在上次文革中搞垮了指他爲「和稀泥」要揪鬭他的「五一六兵團」。要知道「五一六兵團」的幾個頭頭，如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當年都是「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江青手下的「小旗手」，自從這些人因要「揪軍內一小撮」闖禍被整肅後，江青開始既不「意氣風發」，更不「鬭志昂揚」，有一時幾乎成爲全大陸的衆矢之的，若不是由於她是「毛太太」，有一百個江青也垮台了。「五一六兵團」人馬垮台前曾收集周的資料準備整他，並再指周恩來是「善變」的「兩面派」。「五一六兵團」之垮與周有其不可分割的關係，江青曾一度臉上「灰突突」的這更是周恩來的傑作。加上江青爲了將來接着毛澤東的班，也必須幹倒周恩來，新仇舊恨交織一起，無論老周如何「隨機應變」，看來這一次是非垮不可了。

中共左派可能還嫌周恩來的罪證不夠多，不能坐實他是一個「兩面派」，除在內部堆在他頭上一大堆罪名外，還在國際上專爲他收集了不少「樣板」材料。經過周的點頭，讓安東尼奧尼到大陸拍「中國」影片，迨問題發生後，中共動員宣傳工具進行不斷地攻擊，這是一個。此外，今年一月北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小冊子後面還提到了「美帝」的拉鐵摩爾，指他是「國際間諜」。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周恩來在北平會接見往訪的拉鐵摩爾，並和他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周恩來在中共內部是「政治騙子」，在國際上又與一些「間諜」有勾結，如果他不垮，那除非是他確有回天之力，把毛江集團鬭倒。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協助過江龍在港刮龍
報紙貪圖小利出賣市民

萬人傑

外國投機者利用香港人崇洋心理，把香港視爲掘金勝地，多年來來港掘金的過江龍，無不滿載而歸。他們只消花些廣告費，在報上刊登廣告，出出綽頭，鈔票便滾滾而來。香港的報紙明知過江龍不可靠，爲了賺些廣告費小利，不惜出賣市民，協助過江龍行騙，簡直是幫兇！請問報老板們良心何忍？

「合法的賭博」？

有「所謂期貨買賣公司」，曾一而再的在報紙刊登全頁廣告，用斗大的字寫道：「合法的賭愽」。老實說，在香港除了「英皇御准賽馬會」外，那裏有「合法」賭愽？這家公司並非「英皇御准」，所謂「各法的賭愽」，無非取巧。也許，這些過江龍了解中國人好賭心理，故而用「合法的賭愽」來挑動一般人的僥倖心理。

如今，兩家期貨買賣公司的主持人跑了，大批人到公司交涉，要求還欵，只能在門口站站，不得其門而入。據說，他們收進的「合法賭欵」竟達九百多萬。老萬並不奇怪老板在「賭徒」們投資九百萬後逃跑，卻奇怪在遍地大閘蟹當中，他居然可殺進龐大賭欵。更奇怪的是，「期貨買賣」這一騙局，報紙上已刊登過不知若干次，居然有人肯相信而傾其家產去「投資」。

政府已說過不知若干次要「立例」管制這類「投資騙局」，可是每一次出事，政府總不負責任。

如過去的某某基金、某某銀會，固然使不少香港人受騙，去年股市狂熱，更給過江龍騙去六七十億，這種騙局還是層出不窮，怎可以說香港政府對這些事情毫無責任？

同時，替這些騙徒刊登大幅廣告的報紙，也是最大的幫兇，他們明知是騙局，爲了賺取一筆廣告費，就不惜出賣信任他們的讀者，指條黑路給他們走。這些報紙絕不能推說那只是「廣告」，不是「新聞」，不是他們的錯。一張報紙刊出的一切，不論新聞或廣告，都要負完全責任。一則違法廣告，報紙的東主、督印、總編輯都要吃官司。因此，老萬認爲宣傳「騙局」的報紙，不能逃避責任。他們對廣告內容的眞僞，應加以審查，認爲不可靠，就不應登出，以保障自己的讀者不至受愚，才是一份值得信賴的報紙。

作爲「合法」的「賭愽」罷，公司是莊家，顧客是賭徒，報紙是帶家。如今莊家跑掉，賭徒受損失，帶家賺了「佣金」——廣告費。

政府不應只懂要錢

百物騰貴，什麼都漲價，市民感到恐慌，希望政府有個處置方法，予以平抑。可是政府發言人已明白表示，政府無意採取任何措施干涉物價。理由是政府一向採取自由經濟政策，物價由供求率而定，不能強加限制，聽起來似乎合理，其實，香港政府的政策卻有例外。比方說，爲什麼住宅樓宇租金又不讓它依供求率自然升降，卻加以硬性管制？可見，政府所定的政策，毫無原則可言。更不合理的是私有的房屋不許加租或限制加租，政府樓宇則不在限制之列，要加就加，想加多少就多少，儘管住客到總督府請願，也不有打動他的鐵石心腸。

這一次的物價上漲狂潮，政府不但不想辦法平抑，以解民困，還帶頭漲價，水費一加就一倍，比什麼物價都漲得兇。

還有就是停車場收費，簡直吃人不吐骨，把香港的鈔票看得一文不值。

其實，香港政府掀起漲風，對她也百害而無一利。政府率先漲價，商民當然追隨，大家漲價的結果，錢就不再值錢，政府漲了價，和沒有漲價時，收入雖然不同，實際價值一樣，受苦的卻是受薪階級，他們的收入永遠追不上物價漲幅。

社會人士爲了政府帶頭漲價，一致予以抨擊。其實，這種抨擊，這種輿論，政府不會重視。比方說，因爲車牌費受攻擊，政府決定予以「改善」，可是新的收費方法卻使到許多車輛因減得加，何嘗有影响到他們的收入？

只會要錢的政府並不是好政府，要了錢應該做點事，同時，要得過份，要到大家都活不下去，這政府還是要垮台的。

香港人口的隱憂

香港政府又面臨一個頭痛問題。幾個月前因爲大陸的「合法」移民不斷湧到，使香港人口壓力大爲增加。經過倫敦與北平間的幾度交涉，大陸放出的「移民」才告減少。

可是，最近情況又有改變，每天平均有一百名大陸移民「合法」地進入香港，使香港政府感到困難。住在香港的人都曉得，香港人口已經太擠迫，可以說有人滿之患。如果大陸合法移民照目前情形進入香港，一年便有三萬六千人，加上非合法的，相信至少有同等數目，那一年就達到七萬多人。

再說，這些合法與不合法的移民到了香港後，

過着安定生活，不免要在這裏建立家庭，不論他們或她們在大陸是否已有配偶，都很可能在香港另外建立新家庭，有了家庭，自然生兒育女，這一來，七萬移民還要加上他們的生育，香港人口的增加速度，自然大爲提高。

香港一切困難問題都可說是由於人口過度膨脹帶來的，除自然增長率外，還加上「移民」的壓力，則將來香港遭遇到的困難，必然有增無已。

許多人感到，這是香港一個重大隱憂，有一天，香港人口會達到爆炸程度。

無可否認，家庭計劃組織的努力，相當有成績，香港人口的自然生長律不大，香港人已漸漸體會到兒女過多的家庭，對社會的負累，因此大部分人實行節育，不會濫於生子。可是，這一切的努力被大陸移民滾到抵消了，香港人口還是直綫上升。逃亡正式移民來港的大陸同胞都是可憐人，基於人道，不能拒絕他們進入，但放任又使到生活在香港的人增加危機，如何處理？的確是香港政府最感頭痛的事！

「玩吓」？

一名新加坡少女被綁架，七天後，戲劇性地無恙歸來。事主否認會給過巨額贖金，可是，警方並不放棄偵查，由被綁少女開列一張她認識的男友名單，以抽絲剝繭的手法，終於把懷疑是綁票首領的青年找到。

據說，此人爲一「天空小說家」之子，不但認識該少女，而且認識她誼母。協助他的人，都是十幾二十歲的青年。他們承認綁架並沒有什麽目的，無非是「玩吓」而已。

當我們還是「細路」的時候，要「玩吓」最多玩捉迷藏；卽使玩「標參」，也是玩假標參，絕對沒膽子玩眞標參的。人家說一代不如一代，老萬覺得後生可畏，一代叻過一代。

年青人喜歡「玩吓」是十分危險的一回事，不消說，「玩吓」是因爲他們沒嘗試過，因而挑起好奇心。他們沒嘗試的事多得很，許多作奸犯科的勾當都沒嘗試過，如果什麽都想「玩吓」，實在是不堪想像的一回事！

這班「玩吓」的綁票疑匪，據說年紀只不過十六到二十左右。相信，這可算是世界最年青的綁匪，如果這次成功而不爲警方破獲的話，一定會更引起他們的興趣繼續再找對象去「玩吓」。

也可能因爲這次成功，使他們覺得做這些事很「過癮」，因而引起他們「玩吓」另外一些犯法事情的興趣。他們的「玩吓」，很可能使社會增加許多罪行。附從的人想「玩吓」，主動的那位「天空小說家」之子除了「玩吓」還有什麽目的，則不得而知。大概，這謎很快也可揭曉了。

更令老萬啞然失笑的是：轟動整個香港，在新聞記者筆下，描寫得如何撲朔迷離，如何曲折離奇，卻原來，這樁綁票案不過是幾個小孩子「玩吓」的行徑，他們的「玩吓」，也實在玩得太「杰」了！

公務員遊埠

今後，香港公務人員有更多機會遊埠。政府設立的優異服務渡假獎，計劃將予擴大，往年獲得這項優異獎的人只有十二名，今年度將增加到三十人。公務員多些機會遊埠是好的，他們有機會看看世界，辦事便不會目光如豆。

有人埋怨香港公務員面無表情，十問九唔應，或者擺出一副「官」面孔。凡與「官」多接觸的人，對這種官面孔都感到十分可厭。老萬認爲，這和他們過的刻板生活有關，每天做同樣工作，有如差利所描寫的工人一樣，人變成了機械，難怪他們厭倦。如果有機會讓他們轉換一下環境，當會使他們的心情有所改變，政府獎勵他們去遊埠，的確是很好的辦法。

有位朋友對老萬說：他到過歐美許多地方，也和許多國家的政府機關接觸過，他們的公務人員態度大都是謙和有禮，他們都很「樂意」爲你解決一切疑難問題，不怕麻煩，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使你深感滿意爲止。這和香港公務員的晦氣比較，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因此，他認爲讓香港公務員到外邊去觀光觀光，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讓他們看看其他地方的公務員對人對事的作風，對他們的工作態度，當有所改善。不過，話分兩頭，要看他到什麽地方渡假，假如他到歐美，那是好的；如果去的是東南亞落後國家，又學到他們的一套，香港的市民便更慘了。同時，香港的廉政專員公署將要大量增加人手，才可以應付了那麽多的貪污案件。

香港公務員爲人詬病，其實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不上歐美公務員，卻好過東南亞某些地區。不過，作爲我們市民老百姓，卻有較高要求，香港吏治辦得好，貪污減少，市民獲益匪淺，同時，要達到這要求應該不太困難的。

安妮公主遇襲

英國安妮公主和夫婿出席影片招待會後返回白金漢宮，遭槍手襲擊，他們俯伏後廂，幸免於難。但公主的衛士、司機、警員和一名新聞記者都中了槍。槍手口袋裏檢到一封致伊莉沙白女皇的信，相信這是一個綁架陰謀。

近年英國可說多災多難，由於工運過度發展，使到生產萎縮，經濟衰退，早已使英國如染上不治之症，不論保守黨執政，工黨執政，其實都不可能起死回生。加入共同市場與否，又成爲爭辯最激烈的問題，使共同市場成員對英國大起反感。

政治上也因北愛問題，引起嚴重危機，直到今天，仍是英國政治上的最大困擾。工黨上台，看來也沒辦法可使這問題獲致滿意解決。

經濟、政治的不安定，再加上能源缺乏，要使英國生產迅速恢復，看來是沒可能的事。安妮公主遇襲，似乎只是一樁綁票案而已，且綁票的人也沒成功。不過，這事卻包藏了一個很大危機，表示北愛份子的搗亂行動可能已升級，雖然失敗一次，類似的事會連續發生。

工黨政府正埋首新政策的草擬，以目前英國的一窮二白的情況來說，經濟方面當然最主要，但這事件的發生，又使他們對北愛問題的處理，排列在前面。工黨與保守黨在選舉時競爭得十分激烈，但失敗者安知非福？今天，威爾遜比希斯當然頭痛得多！

中共在「批林批

大陸的「批林批孔」運動仍在繼續擴大之中，周恩來在二月廿四日公開聲稱「決心把這場鬬爭，進行到底」。根據共黨所發表的關於此一運動的資料來看。目前重點雖集中在內鬬，但這次運動會不會像「文北大革命」一樣，接着引起一段排外時期，仍極引人注意。「人民日報」二月二十日題爲「批『克己復禮』——林彪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綱領」的社論，指「林彪這條『克己復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壞、右和帝、修、反在中國搞反革命復辟的願望」，因此無法否認「批林運動」不含有對外鬬爭的意味。

對美抨擊的增加

中共駐美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自去年十一月返回大陸後久無回美國任所音訊，今年一月底，美駐平聯絡辦事處主任布魯斯也以參加在美召開能源會議爲由返回華府，現在能源會議閉幕業逾多月，他既無前往歐洲從事解決能源危機的消息，更無返回任所的打算。二月廿六日，美國務院發言人金恩表示，他不知道布魯斯將於何時返回北平任所。黃鎮和布魯斯的各各久不返任，顯示美毛關係事實缺乏進展。

不僅如此，隨着「批林批孔」運動的展開，中共對美的抨擊也日有增加。在美國召開能源會議時，中共更就世界能源危機對美加以批評。如今年「紅旗」雜誌第二期一篇題爲「在所謂『能源危機』的背後」的評論文章，指石油危機是「美帝和蘇修兩個超級大國瘋狂對外擴張和爭霸世界的直接結果」。二月十七日，北平電台大肆攻擊華盛頓召開能源會議的目的是在「重建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霸權地位」。二月廿六日，「新華社」指責「近些年來，美國壟斷資本繼續對拉丁美洲進行擴張和滲透，掠奪拉丁美洲國家資源，攫取巨額利潤」。二月廿八日，「新華社」抨擊美、蘇在日內瓦談判「核裁軍」說：「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一面在日內瓦談判『核裁軍』，一面在加緊試驗新的核武器」。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加緊發展核武器的行徑表明，它們爲了爭霸世界，在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它們名義上在談判『核裁軍』，實際是加緊核擴

隨着「批林批孔」運動的擴大，美毛所謂民間交流也大爲縮減，據二月廿八日外電報導：從親中共的「美毛關係全國委員會」獲悉，最近數月，訪大陸美人約減少百分之六十五，自去年十二月以後，幾無知名美人訪問北平。

反蘇宣傳益爲加強

中蘇共關係惡化已久，最近因互逐外交人員而益爲緊張。「批林批孔」運動的展開，顯然與反蘇運動有密切的關連

中共加强征購糧

當前，中共爲着儲糧備戰和爭取外滙，對糧食及農副產品的搜刮，比以往年度更爲加強。

搜刮糧食是用「征」「購」兩種手段，雙管齊下進行。在征、購的過程中，用盡各種技巧，製造美麗謊言以提高生產數字。再從「分配政策」中着重「先國家、後集體、個人」的措施，以滿足所謂「國家」需要。

中共農業副產品的生產經營，已放寬尺度，允許農民有較大限度的自由發展，以利加強搜刮。這是共黨「十大」後對農村副業生產的新辦法。實質上和劉少奇時代的「三自一包」政策和「自由市場」營業方式，並沒有什麼嚴格的分別。

去年夏、秋兩季收割之後，中共迭次報導「交公糧」和「賣餘糧」的消息。都是千篇一律的認爲：糧食豐產，是從災害中奪取而來；是由於「黨」的領導正確和集體力量的優越性，因而必須「先公後私」。個別地區的征購數字已經達到最高限度。農民所說的「征過頭糧」，都是超過了「農業稅」及「購糧標準」，引起了普遍不滿的表現。

「征購」中暴露的矛盾問題

中共的「征」「購」糧食，就是「分配政策」的重要環節，中共的分配原則是：「既要考慮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又要考慮發展集體生產和社員收入，就是叫統籌兼顧，全面安排。也叫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利益」。可是這個原則，就是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每每顧此失彼。大陸人民生活之每下愈況，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由於「先國家、集體」而後方始分配給個人所致。糧食既不能有充足供應，個人就永遠得不到口糧的滿足。

所謂「購糧」，以往都是漫無標準。表面上是「有餘糧才購，多餘多購」的規定，實際上有餘的固然多購，沒有餘的也得收購。因爲中共都是對某個地區預先訂立了「生產計劃」及「購糧指標」。訂立的時間，早於收穫時間，在收穫時如不能達到生產計劃、購糧指標仍必須完成。卽使因災減產，甚至顆粒無收的情況下，也是有多少購多少，人民缺乏口糧也不被考慮。就是顧及口糧，再從別的地方撥糧救濟。而購糧「指標」卻不能不完成。這種情形是自由地區所意想不到的。也證明中共政權控制人民腸胃的殘酷。

目前農村的副業生產及收購情況

中共「人民公社」的農村副業生產，隨各個時期的經濟政策不同而搖擺不定。目前由於放寬對外貿易，亟需出口物資換取外滙。農村副業生產亦逐漸活躍，惟以「集體」生產爲主。亦有「發包到戶」的規定。

斯科」的雜文，大罵「叛徒劉少奇風塵僕僕的跑到曲阜朝聖，口口聲聲『孔老夫子偉大』，反革命兩面派林彪不讀書、不看報，也要充斯文，宣揚孔學是處理人事關係的準則。他們的目的都是爲了在中國搞倒退，復辟資本主義」。緊接着指責蘇聯說：「今天社會帝國主義的尊孔，也和過去帝國主義者的尊孔一模一樣，尊孔的那些反動派、賣國賊及劉少奇、林彪之流的『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今天，社會帝國主義又沿着這條老路，用孔夫子這塊磚頭來敲中國的大門，作爲這齣鬧劇的目擊者，我們不妨提一點意見，你們之老祖宗——老沙皇橫敲豎敲都碰了壁會有更好的下場?」

中對外動向

楚項

二月廿一日，新華社「記者述評」，指「蘇修叛徒集團同中國歷代反動派和機會主義路線的頭一樣，都是尊孔的」。大罵「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一伙，躲在陰暗角落裏，惡毒攻擊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恃力」不『恃德』，叫嚷『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克己復禮』，陰謀顛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蘇修同他們心心相印，遙相呼應」。最後說：「爲什麼蘇修一伙同中外一切反動派一樣，要把頑固維護衰朽的奴隸制的孔老二之流當作寶貝、奉若神明呢？這是因爲他們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階級的代表，是一批頑固地企圖阻擋歷史車輪前進、開歷史倒車的角色。蘇聯吹捧孔老二，就是爲蘇修搞資本主義復辟辯護，爲蘇修推行社會帝國主義辯護」；就是「以歷史的卑鄙行爲來爲今天的卑鄙行爲進行辯護。」由此說明，中共的「批林批孔」是與反蘇宣傳相互結合。

積極增進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

共黨在「批林批孔」期間，冷淡了對美關係，惡化了對蘇關係，但積極地加強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尤其增進對東南亞泰、馬和非洲國家的關係活動。

㈠對馬關係：在馬毛未「建交」前，中共似有意加強雙方所謂民間交流。邀請大馬高級體育代表團訪大陸，中共男女籃球隊預定六月間訪問馬來西亞。㈡對泰關係：在世界缺乏石油最嚴重期間，去年十二月，中共售予泰國石油並簽訂石油協定，今年二月，又藉泰國國防部長、泰國奧會主席他威訪平，表示願提供更多石油給予泰國。復邀請泰國籃球隊於四月初訪問大陸。中共籃球隊預定在第七屆亞運後，回訪泰國。㈢邀請尙比亞總統卡翁達訪平，與尙簽訂新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顯有進一步控制尙國，以謀更大擴展在非影響力的企圖。㈣邀請阿爾及利亞主席布邁丁訪平，不僅就增進雙方關係進行商討，且將就阿拉伯世界問題、地中海問題、石油資源問題、第三世界團結問題進行會談，以求增進與第三世界的關係。

種菜、養鴨、養鵝、耕牛管理等四項：

㈠種菜：由生產隊分配給申請人承包。每年每個包產人配給旱田兩畝半，每畝免費供應化肥四十斤，水肥一千斤，耕牛及農具可向生產隊借用。每年並給予包產人三千個工分（口糧按照工分配給），並規定包產人每月負責向生產隊上交蔬菜包產費人民幣六十元（蔬菜可自行轉運各處出售），若每月不足六十元者，在辦理分配時照扣。

㈡養鴨：由生產隊供應包產人鴨苗一百五十隻（每人最

副產品

朱明

供應飼料糧二兩，共供應六十天。並供給飼鴨的地方及養鴨工具。規定鴨苗的死亡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即一百五十隻鴨苗要上交一百三十五隻成鴨，否則按照牌價賠償。飼養「蛋鴨」者，另有規定。

㈢養鵝：與養鴨者大致相同（從畧）。

㈣養牛：每人最少管二頭，多者三頭。每年管一頭牛者不論大小記八百個工分，管理人每天放牧。要上交牛糞牛尿（兩隻牛交尿六斤，糞十四斤，三隻牛交尿八斤，糞十七斤）。耕牛平時只吃草，沒有飼料糧配給，每隻牛配稻草三百斤。

「人民公社」的經濟措施，迄未形成爲一種完備制度。仍然是一管就死、放鬆則亂。中共爲着增產物資，目前又不得不放鬆。所以在各地區的經濟各項作物，比以前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根據共報報導：「去年湖南的棉花、茶葉、水果、藥材、油料、烟葉等經濟作物的產量，都比前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廣東的甘蔗、蔴類、蠶繭、茶葉等經濟作物，都比去年增產；全省的甘蔗獲得豐收；分佈在各地的一百多座糖廠正在開榨，含糖份多，出糖率高；黃蔴、紅蔴，有大幅度增加；全省香蕉、菠蘿等水菓和茶葉、松香、中藥材也比去年增產。湖北的棉花、油料、蔴類、蠶繭、茶葉、烟茶等經濟作物，也比去年增產。廣西區的甘蔗、烟葉、茶葉、水果等主要經濟作物都超過了歷史水平。」

還有中藥資源也在搜集之列。如寧夏區發動醫術人員開展報藥活動。對全區中草藥資源的分佈、品種、蘊藏量、民間用藥，單方驗方以及各地藥材收購，作了全面調查研究。並且採集了一萬一千多份植物標本。從中鑑定出藥用植物六百八十種。過去一向由外地購入的金錢草、射干、白頭翁、龍芽草等用藥材，區內都有大量生長。遼寧省利用當地的野生藥材，自製三十多種藥品。安徽省睢溪縣「蔡里公社」先後發動一萬四千多人次，採藥一百四十三種。這些情形也算是發動農副業生產的收穫。

總之，目前中共對糧食和農副產品的搜刮，是非常積極的進行，對增加物資和活躍經濟，自然會發生一定影響。可是放鬆了政治管制，又必然會有所謂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抬頭，對所謂集體經濟制度又會發生不良的後果。

悼陳孝威先生

岳騫

「天文台報」社長陳孝威先生已於上月二十七日逝世，雖然區區執筆爲此悼文時，尚未看到訃文，但據朋友相告，確係事實，內心悵惘久之，乃撰此文，以悼念孝老，同時說一說個人的觀感。

筆者同孝老尚不敢高攀說是忘年之交的朋友，只是熟人而已。但由於我同孝老令親姚立夫夫婦均是好友，過去常到天文台及春秋出版社，對天文台的事，知道得甚多，因此，了解孝老爲人，而有由衷的敬意。

檢討二十五年來港九流亡人士奮鬭的史實，有兩個人必須首先舉出的，這兩人一僧一俗，僧人是荃灣東普陀已故方丈茂峯法師，俗家便是「天文台報」社社長陳孝威先生。

先說前者，當大陸慘罹紅軍浩劫，國人紛紛外逃時，出家人尤其驚恐萬狀，因爲在家人對毛幫可能還有一絲幻想，出家人則深切了解共產黨人的無神論，不信任何宗教，也不容奴役下的人民相信宗教，尤其佛教徒生活習慣與普通人完全不同，共產黨決不容和尚存在，留在共區不是被折磨死就要被迫還俗。因此出家人能逃出的，皆逃來港九。但在當時港九遍地皆是難民，社會無力安插工作，生活頓成問題，在家人固然困難，出家人更困難，尤其是言語不通，即使沿門托缽亦無可能。此時乃有東普陀方丈茂峯法師出來招呼，所有大陸流亡僧眾，皆到東普陀掛單。但東普陀本身並無恒產，也靠四眾佈施，平時尚可溫飽，一旦添了許多外來法師，生活頓成問題，但茂峯法師不理這些，堅持有什麼吃什麼，沒有得吃大家都喝水，就這樣硬頂下去。筆者當時曾到東普陀禮佛，看見齋堂上貼出紅紙，寫着「某某居士佈施白米一石」，「某某居士佈施本院僧眾三餐」一類字眼，頗爲憂慮，心想這種生活如何能持久，但茂峯法師有此發心，一往直前毫不畏縮，終於渡過難關。目前佛教已大昌於香港兼及海外，看到幾十間佛教中小學，尚有國內國外唯一的佛教醫院，唯一的佛教大學（能仁書院），自是許多大德長老努力之功，但飲水思源不能不想到圓寂已久的茂峯法師，眞是大功德。

再說後者，陳孝老自不能如茂峯法師，任何人皆可來「天文台」吃飯，但在那個時期，他也盡了力量照應朋友。「天文台」是一份小到不能再小的報紙，又是雙日刊，在港九所出版的報紙，要以這份報爲最小，但「天文台報」的影響力較任何大報都大，更重要的是「天文台報」確實人才輩出，二十五年來，曾在天文台報任過事的人，無一不有巨大成就，若以得人之盛，非任何大報可及。

曾經在天文台作過事的文化界名流，據區區記憶中所及就有下列諸位：編輯：馬彬（名作家南宮搏，曾任台北中國時報社長）、姚立夫（春秋半月刊社長、港九日報社長）。主筆：金雄白（名作家朱子家，以汪政權一書飲譽世界）、吳小中（曾任香港時報主筆、天天日報、明報、星報、新生晚報總編輯、先驅報社長）。秘書：胡叙五（曾任杜月笙秘書）、吳漱溟（名詩人，名書家），尚有一位顧先生不憶其名，但知其身世似較胡、吳二位更高。至於爲天文台寫過文章的尚有李秋生、張六師、王世昭、周遊、于鼙貽、金典戎、毛以亨，因年代

久遠，有些已無復記憶，但就看以上陣容，人才之盛，為港九任何報紙所不及。

今天就事論事，以天文台那樣一份小報，那裏用得着主筆、秘書，孝老所以設此位置，完全基於「養士」之意，蓋士不食嗟來之食，無功不受祿更是讀書人立身處世原則，但有工作拿薪水則是本份。當然以「天文台」的情況也不能給予太多的薪水，但在當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孝老此種相濡以沫的精神，確使人感動。

前面已經說過，筆者與陳孝老攀不上是朋友，據個人記憶所及，似乎從未為「天文台」寫過稿，但由於同立夫兄伉儷之交情，也曾為早期的春秋寫稿，不斷來往「天文台」報社，冷眼看陳孝老，覺得此老確有幾點人所不及的長處。

第一項就是前面所舉他那種大庇天下寒士的胸懷。

第二是對國家的熱愛，自從抗戰開始，他就創辦「天文台報」，從頭到尾終其一生，對國家，對政府，一貫的立場從未改變，尤其當三十八九年危疑震撼之際，許多報紙立場都隨之改變，只有「天文台」仍能堅守本位立場，不向惡勢力低頭。以後孝老又率領一個文化新聞代表團回國訪問，在當時，也是創舉，溝通海外文化界與政府之間的意見，成就甚大。

第三，度量寬宏，此處只舉一例，姚立夫兄創辦「春秋半月刋」時，尙任「天文台報」編輯，「春秋」與「天文台」，風格大致相同，初創辦時，「春秋」便以「天文台」報社為辦公處所。若是別的文化機構老板，決不會容許本報職員另辦一份與本報內容相同的刋物，借用本報地址。雖不能說「春秋」出版一定會影響「天文台」的銷路，但「春秋」很可能影響「天文台」的稿源。此種事不必說一般氣量小的人，即使氣量大者也未必能容忍，但孝老夷然不以為意，並且為了壯大「春秋」聲勢，也替「春秋」寫稿，此一胸襟，求之港九任何文化機構老板皆不可能。惜乎孝老一生未遇，若能躍登台閣，必是救時的宰相。

目前「春秋」已出了四百期，為海外著名刋物，銷路為同類刋物之冠，但若無陳孝老之大度包容，成功恐未必如此之易，此等處不能不使人懷念老輩風義。

第四，富有正義感，前年為了蔡松坡將軍身後是非，我曾同一位姓李的老先生大辯論過一次，對方可能請求孝老援手，為孝老所拒。隔了一段時期，在一次宴會上遇見孝老，他向我說道：「我同李××是保定同學，他很尊重我，我也很尊重他。但就事論事，還是你對！」孝老說到最後一句，右手姆指揑住食指向我指了兩指，至今想其情態，猶覺可笑，但斯人已不可再見了。

最後再談談有關現代史的一件事。翻開近百年史，得人最盛者有兩年，一是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壬午，這一年出世的有宋敎仁、蔡鍔、張繼、馮玉祥，必然還有其他要人，一時尙未查出。另一年就是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癸巳，這一年出世的除陳孝老之外，尙有白崇禧、左舜生、朱家驊、陳繼承、熊式輝、陳啓天、萬耀煌、毛澤東。就中國年齡說是八十二歲。

每個人的秉賦不同，雖然同享高年，情況也不一樣，以陳孝老來說，最近兩年不但行路需人扶持，近一年來，神智也很模糊，記得去年國慶在希爾頓酒店相遇，他靜靜坐在角落裏，我趕過去握手問問，看見孝老兩眼發直，似乎不認識了。陳太太用力在他耳邊喊：「這是×××先生。」只見他連連點頭，只說「荷！荷！」我發現他不僅神智不清，口齒也不靈了，心中暗暗嘆息，此老恐不久矣。

據友人見告，孝老去世時非常安詳，家人只在晚上服侍其上牀睡覺，天明發現已逝，究竟幾點鐘去世時，也不知道，走得容易，毫未受罪，就是福報。試看他的那位貴同庚毛澤東，奄奄纏纏，一病十年不死，又不能康復，應該羨慕陳孝老善有善報，毛澤東便是惡有惡報，也許是留待此身如陳公博、梁鴻志，要受國法而死。

歷史上沒有完人，任何人皆有其缺點，孝老自不例外，他過份的愛名，如「室有羅邱問訊書」這類的事，確使一些朋友們搖頭苦笑，但此老的嗜好如此，別人也無法規勸，而且確是基於愛國熱誠，至於是否所進行的國民外交眞如他自己所說的巨大成就，就難言了。

筆者自信是絕對愛護陳孝老的人，多次為他作過辯護，當有人背後批評他這一點時，我就舉出孝老愛國、愛士、寬宏、正義的品德以解釋，說明此老之愛名，就算是毛病，也是小疵，不能掩其大節。記得有一次，有幾位朋友聽我談到孝老幾件善事之後，愕然道：「有這樣的事，你不說我們眞不知道。」我當時告以知人論事眞難，對一個人未曾深切了解，萬不可輕易下斷語，世間沒有完人，諸葛武侯公認為三代以下第一人，陳壽尙譏其將畧非其所長，何況陳孝老。

但世間除毛澤東之外，也沒有絕對的壞人，這也是論人必須要注意之點，否則便失之偏，難得眞象了。

陳孝老一生著作甚多，已出版者有有關戰時租借法案一書，但我眞正愛讀的，卻是他的「敬勝齋隨筆」，論各次戰役，既有內幕資料，又有獨到眼光，可傳之作。尤其孝老國學根基深厚，以文言寫作，簡練曉暢，不論就文字與史料而言皆是佳作。不知此類文字平日有收集否，如有收集應當早日整理出版。作為一個文人，不必要身後哀榮，因為這都是世俗之見，對死者無益，眞正紀念死者，還是把其遺著出版，使其心血得以流傳，才是最佳的紀念。相信孝老遺屬及親友對此應有準備，尤其姚立夫兄於公於私，都應當負起此項責任，使孝老遺著能早日出版，如有困難，所有孝老生前友好，皆應起而贊助，共勷盛舉，孝老平生愛士，士之應報孝老，亦不必多言了。

裸跑與自由

繒山

三十年前，我在東京淺草，也看過脫衣舞。見舞台上有一男一女，女的全身裹着長布，男的一手持布端。女的一面舞，一面脫，第一段先露出兩臂，第二段露出兩腿，第三段則露出着內褲的臀部，最後，驚鴻一瞥，便告收場了。

依現代眼光看來，這只是一種遊戲，可說無傷大雅，因其比目前泳衣，還文雅些。但以後便愈演愈不成體統，既非遊戲，也與商業行為無關，簡直成為活春宮。然因其在舞台上行之，只當做淫劇可也，並不強迫人看。但事態的發展，並不止於淫劇為止，最近數年來，美國又出現種種醜態不堪的新花招，裸跑即其中之一。

裸跑，過去只限於在少人烟的野外，可以把它當做裸體運動的一部份。然今則不然，特專在人烟稠密的馬路或茶廳表演，這是故意強迫人去看，與自由毫無關係。如此人是瘋子，警方即應加以拘捕，送入神經病院；否則，就是故意擾亂治安，也該控之入罪。

這件事，港府最初似乎採放任態度，不予制裁（最近才見警方聲明，將予拘捕），可怪者是最高學府所謂七七「博士」、「教授」也者，不僅未發表正義之聲，相反的，卻拐彎抹角，以「自由」大帽子，加以推波助瀾，鼓勵之。這成什麼社會，不知是文明？還是野蠻？

三大不可

每人所受教育不同，他的思想、觀念，對事務的看法，當然也就異樣。裸跑這件事，個人認為有三大不可。

一、違反進化律——據小肯胥黎說：所有生物，皆是從水中生，以後逐漸爬上陸地，有的再登山變為野獸，或變為飛鳥。達爾文說：人是由猿人變的，但此說，近代史學家舉出例證，則加以否定，故改稱「原人」，而不稱「猿人」。就說是原人罷，依現有資料研究，凡原人皆無露下體者。下體必蓋一樹葉；後來逐漸進化，由獸皮代替樹葉；再進化由粗布代替獸皮；再進化成為文明人，便有了整齊衣着。然後又從衣着上進化，總是向堂皇美觀方面演進，數千年以來只見進，而未見退。今則不然，人竟實行開倒車，不穿衣服，而與禽獸為伍，豈非違反進化律。

二、是野蠻，不是文明——文明與野蠻的區分，以進化為標準。凡進化的文明人，必定穿衣服，有知識，懂禮貌，反之，就是野蠻人。今日裸體人可能有知識，但不穿衣服，也即不懂禮貌，所以只能當其為野蠻人。

三、裸即淫，淫則亡——二次大戰前，西方有人提倡裸體運動，那是局限於荒島上，用心可能還是純潔的，但今日的裸體，明明是從「性解放」的演變而來，其目的顯然是在性的發洩。兩人在室內縱慾，還不過癮，於是推出室外，對千萬人展示其不文之物，眞正豈有此理。

裸體即淫邪行為，與自由根本風馬牛不相及。所謂「性解放」即縱慾的別名。須知性慾，只是人生的一極小部分，而非大部分，故古今大偉人有不少是禁慾主義者、獨身主義者。

馬克思眼中，只見「物」；弗洛耶德眼中，只見「性」，皆是偏見，決不足為訓。孔子固然說過：「食色性也」，一言包括二者，但孔子對性有句重要的話「以禮節之」，教人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性慾雖人人皆有，目的原在遺傳，並無教人縱慾。因縱慾小者傷身，大者便可以亡家亡國了。

古希臘人縱慾，羅馬人也一樣，因此皆相繼滅亡。第一次大戰後，俄國革命初期，俄人也曾實行縱慾政策，提倡試婚，簡易離婚，及隨便墮胎。但據哈佛大學社會系主任蘇洛金（Prof. Sorokin）說：「幾年之內，數以百計的人，生活幸福便斷送了。事態如此嚴重，俄國遂被迫廢棄了縱慾政策」。我國魯國敬姜也說過：「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惡心生」即無所不為，距滅亡便很近了。北歐人性解放最發達，即因淫。

自由真諦

孔子曰：「有若無，實若虛」，古人尚謙虛、誠樸，今人則處處講虛榮、誇耀，只要遇到機會，便隨便放言高論，不管對大眾影響如何。本不懂什麼是自由，居然把它與裸跑拉在一起，豈不可恥！

究竟什麼叫自由？據五來欣造研究，他說：自由一詞語，自古即有種種不同說法。霍布士以為自由存在於行為之上，說：「自由者，得為一切行動之權利也」（按這定義，顯然有大問題，不通）。康德認「自由是意志的本質」，且以為「須使道德有可能性，即自由必須以道德為前提」。孟德斯鳩，「以自由為存在於制度上」。他說，「若不把英國議會政治分為三權分立，自由便不可能」。

五來欣造的意見，「以爲自由，既不存在於行爲之上，也不存在於意志之上，而是存在於慾望滿足的可能性之上」，他解釋說，「手足被縛所以稱行動無自由，因不能爲其所欲爲，言論被檢查，所以稱無言論自由，因不得寫其所欲寫。畢竟所謂自由云者，即對慾望的滿足無限制之謂」。他認爲闡釋自由最佳者，是盧騷。盧騷說：「成爲自由意志的人，是在勿將他人之臂接近於自己臂端的必要之人。故萬善中之首善，當非權力，而爲自由。眞自由之人，於自己可能之事以外，無欲；於自己所好之事以外，無爲」。（按：這段話，因經過數次輾轉翻譯，看來似乎不甚通順。最難了解的，所謂「勿將他人之臂……」大抵是勿受他人干涉之謂。所謂「於自己可能之事以外……」大抵指的是「禮法」。「所好之事以外……」大抵指的是「良知」）

依五來欣造解釋：則指「勿將他人之臂……」認爲指的是「慾望寡少的人」。因無慾望，或慾望寡少之人，其慾望必易於滿足，故稱爲自由人」。盧騷說：「人之自由，是自無慾望、少慾望而得」。依此意義，盧騷乃是以自然狀態爲最自由。因近世文明與社會，卻明明是徒在挑撥慾望。故在盧騷所著「愛彌爾」的教育論中，即在教育寡慾之人（即自由人）爲目的。（筆者是從字面上解釋，五來欣造則是從盧騷整個思想上解釋，當然應依五來欣造爲正確）。

五來欣造又說，「自由既存在於專制主義之下，也存在於奴隸狀態之中，這即孟德斯鳩所謂之哲學的自由，於此意義，一方面自由成爲放縱，他方面，自由又成爲單純主觀的。（如按此說來，共產黨、法西斯也可稱自由，那只是大獨裁者的自由）所以眞自由，必須另有客觀的條件（前提）。

所謂客觀條件，因人而異其說，盧騷說：「眞自由之人，於自己可能之事以外，無慾」。故欲爲不可能之事者，就非眞自由。所以眞自由，就應爲合於禮法之事。盧騷又說：「導從自己所規定的法律，即自由」。這句話，必須加以說明，此人必須是一有良知的人，如其爲一惡徒，當然例外。

孟德斯鳩也有相同說法，他說：「在社會有法律場合（即在一國之內），自由是存在於得其所欲爲，而不致爲其所不欲爲」。換言之，人得爲其正當之事，而不敢爲不正當之事，是即謂之自由。孟氏又說：「所謂自由者，即法律上許可得爲一切事務之權利」。又說：「若一市民得爲其法律所禁止之事，則自由即不能存在，因他人也有同等權利」。五來欣造說：「由是言之，若個人完全獨立，而得爲其所欲爲，終必成爲全體之妨害，無政府主義之誤，即在此」。

最後，五來欣造下自由之定義說，「自由，乃人格上應有之慾望滿足之無限制的可能性」。所謂人格即如康德所說，在人類理性上定立其基礎，因人格的慾望，總是合理的，故不法之事，不欲爲之。又因爲它是合理的，故放縱的慾望之滿足，不能稱爲眞自由，又因爲它是合理的，故既承認自己人格，同時也會承認他人人格，而且對他人的正當慾望，也加尊重。故謂自由，乃人格上應有之慾望滿足之無限制的可能性，正與菲浦尼滋所謂「自由乃是得爲理性所許可之一切事務之力」的定義相同。（參五來欣造著「政治哲學」第六章第四節）

簡言之，所謂自由，就是在禮法與良知許可下以爲滿足人類無限的慾望之謂。如此而論，自由並非爲所欲爲，還是要受禮、法、良知限制的。

理性決定一切

人皆知自然界，有一定規律，而不知人世界也有，這就是理性。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句話就是以自然界的現象用於人世界。「德」即指的是意識形態（Ideo-logy），此言正人君子的「德」，超越於邪惡小人的「德」，「必偃」即言必定摧倒之意。

以下可從歷史演變證之：自有史至今，理性有時雖被淹沒，但結局，還是理性獲勝。如中古歐洲所謂黑暗時期，但入十六七世紀卒有人文主義之勃興。我西漢時代與元代，蒙古人西侵，幾乎把歐洲人全降爲奴隸，但終被歐洲人擊退。第一次大戰，德軍本可以吞併全歐；二次大戰，希特勒滿想聯合意日重新瓜分世界；皆因美國參戰，使戰局大改觀，勝者敗，敗者反而勝，這事似乎奧妙，不可測，其實，正合於我國兩句古諺：「爲善必昌，爲惡必殃」。善即代表天意、公理、正義和理性。

過去如是，今後如何？從各方面觀察，可以斷言，也決不會離開了這一定律。由於第一次大戰，誕生出一個蘇聯共產新帝國主義。新帝與老帝目的雖一致，但手法卻大大不同，共產黨先招收各國青年入莫斯科受訓，然後遣回各本國成立地下組織，由特務顛覆，而接收各國政權。對腐敗的國家，可以如此做，但對開明的強國，便不易行得通，於是乃另易手法，即先採毒化政策，向這些國家大量輸送毒品。不過，此政策漸被開明國發覺，實行嚴厲禁止。於是又轉變黑、黃策略，利用電影、電視、刊物，大力向世界散播暴力、色情毒招。這一招比毒品更毒辣，因毒品人皆知爲有害，而黑黃則視爲娛樂、消遣物，且可公然行之，故收效甚大。共產黨的終極目的，就在破壞今日理性的文明的民主主義社會，所以大喊「愈亂愈好」，如是，赤化世界，方有可能。意共報章 Cimema Documeats 有篇文章說：「我們要鼓勵別人，拍製更荒淫的色情電影。這些影片的導演和明星，好像白蟻一樣，不受酬勞的替我們（共產黨）工作，便可以把（現存的）社會基礎蛀光」，（見「黑與白」第六十一頁）。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裸跑不僅是色情醜行，還是共產黨的義務廣播員。只有糊塗蟲才把它與自由並論。

然共產黨這一招，也決不會得逞，自裸跑在美國發生後，如瘟疫一般，不數日傳遍全世界。看來像極得意，但即刻遭到：㈠是禮儀之邦的台北當局，警告美國人，「如發現裸跑醜行，當即拘捕」，故在中華民國境內，再無此事發生。餘如香港、曼谷、西貢、星加坡、東京在事後也發出警告。㈡是世界道德重整，新近發行一本「黑與白」小冊子，抨擊毒品、縱慾、色情刊物之毒害社會。同時香港各街坊首長對此事也向港府陳情。因此，共產黨這一毒招，相信必定會與過去一切下流醜行一樣，很快會消滅。

中共狠批林彪的「文藝綱領」

專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刋登了一篇蘇習的文章題爲「從『靈感論』看林彪的反動面目」。這篇文章摘錄了林彪女兒林豆豆一九六七年七月發表在「紅衛兵」刋物「火炬通訊」第一期的一篇筆記——「林彪論寫作」（「火炬」編者加的標題）中的若干語句，作爲素材，便編織成林彪在「文藝黑線」的「反革命綱領」，而後對這個「綱領」大加撻伐、批判、定罪。

所謂林彪「文藝綱領」

「劉少奇叛徒集團垮台（後），林彪反黨集團適應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需要，跳出來繼續同無產階級較量。這種尖銳的階級鬪爭，也在文藝領域裏深刻地反映出來。

「劉少奇，周揚文藝黑線土崩瓦解，反革命兩面派林彪在『不要輕視文學』的叫嚷聲中，拋出了『靈感，要抓住不放』的口號妄圖嚇退工農兵向各個文化領域的進軍，反對文藝革命，妄圖救文藝黑線的命，續文藝黑線的脈。

「林彪起勁地鼓吹『靈感論』，是他的反黨綱領『天才論』在文藝領域的具體表現。……概括起來，無非是這樣幾點：

「一、文藝作品是『靈感』的『雨絲』連接起來的，有『靈感』才有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靈感』是文藝創作的源泉：

「二、『靈感』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怪物，『它如同電光石火，稍縱即逝』，創作要等待『靈感』突然『迸發』，『及時抓住不放』；

「三、捕捉了『靈感』，拼湊了『思想零件』，『比別人高一手』的作品就出來了；

「四、由上可見，文藝大門朝天開，沒有『靈感』莫進來。林彪正是想用這種主觀的、神秘的、庸俗的唯心論謊言，來建立反革命文藝理論的支柱。

「文藝源於生活，還是源於『靈感』，這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和唯心論的先驗論在文藝領域長期鬪爭的一個基本問題。古今中外的唯心主義者，都把『靈感』當作一種神秘的武器。……林彪一點也和他們的老祖宗一樣，頑固地主張文藝來源於『靈感』，林彪說，文藝作品是靠『靈感』的『雨絲』拉出來的。

「林彪有時也不得不喊幾句『不去體驗生活，就不能產生靈感』，明明是唯心論的爛肉，卻要包着唯物論的紅紙，這正是反革命兩面派在哲學上的醜惡表演。

「且看怎麼去『體驗』。是深入工農兵，熟識工農兵，轉變立腳點嗎？林彪說，不必，關起門來『聊天』就行了。這種『聊天』能夠聯想問題，發展思想』，比誰的親身實踐和調查研究都來得靈。只要幾個『天才』蜷縮在沙發裏那麼一聊，『靈感』就會像密集的雨絲一樣，一滴一滴連線，再加上什麼藝術種子，現在又有了用『聊天』得來的點滴泉水，兩者一『化合』，種子就發芽了，藝術形像就『蹦』出來了。

「『靈感——源泉，聊天——生活』，這就是林彪在文藝源泉問題上的唯心論公式。林彪妄圖以此來把革命文藝工作者誘離工農兵的三大革命運動實踐……以切斷社會主義文藝之生活之源。

「林彪鼓吹用『聊天』去『聯想問題』。——觸發閃光』——『發展思想』——『織』出作品，畫出了一條從精神到精神的認識路線，這不過是重彈『自我擴張論』的老調，把創作過程神秘化。

「林彪鼓吹『靈感論』，當然有他的政治目的，是爲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反革命政治服務的，古今中外的『靈感論』者，都是『天才論』的狂熱鼓吹者……把『靈感』和『天才』融爲一體。林彪一夥在文藝領域叫嚷要抓住『靈感』不放，在政治領域狂吠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天才論』，也就是妄圖借着稱天才爬上台……」。

羅織定罪三部曲

以上引文可以看出，這篇批判「靈感論」的文章分三個步驟：

第一步先肯定林彪的罪狀和陰謀，說他拋出的「靈感論」是反黨綱領「天才論」在文藝領域的具體表現，目的在救文藝黑線的命，續文藝黑線的脈；

第二步是從林豆豆的筆記中竊取個別語句作爲「零件」，然後拼湊成林彪「靈感論」的體系，於是「比別人高一手」的罪證就出來了；

第三步是「根據」拼湊成功的罪證——林彪的「靈感論」進行批判，揭露出林彪的「反動本質和反革命復辟陰謀」。

林彪觀點也是共黨教條

：林豆豆的筆記——「林彪論寫作」這篇文章，嚴格講，談不到是什麼「文藝理論」或什麼「綱領」問題，它講的只是林彪教林豆豆如何學習寫作的問題，包括寫短評、隨筆、散文，有時也可學寫報告文學。由於林豆豆「年紀小，身體又不好」林彪還特別警告豆豆「不要去寫大部頭的小說，更不要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但即使如此，林彪教豆豆如何寫作，實際上也沒有脫出共黨的教條，沒有和所謂「毛澤東思想」構成對立，把它誇大爲續「文藝黑線的脈」，爲「反革命政治服務」，全屬構陷。中共批林運動已到窮途末路的時候了。「不抓批林整風」①潮流的興起決不是偶然的，現在我們看看林彪是怎麼樣教豆豆寫文章的②：

林彪告訴豆豆：「寫文章要有自己的風格。但作一個初學寫作者，各種風格，各種體裁都可以學一學，（但）不是漫無邊際的學，而是有選擇的學。從內容來說，主要是學正面的，……這樣天長日久，就會摸出路子，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不要迷信什麼框框，要敢於創造，根據革命鬪爭和羣眾生活的需要，在不斷實踐和不斷提高中，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林彪告訴豆豆：「寫文章要『煉基本功』，要『三過硬』，『首先是思想過硬，但是不是一下子能硬得起來的，要靠一輩子學習毛主席著作，靠在長期的、複雜的政治生活中，階級鬪爭中鍛煉自己的觀察能力，斷判能力，使自己思想革命化……到實際生活中鍛煉提高自己」。

林彪指出（寫文章）第二是「生活過硬，就是要無條件和工農兵結合……。深入實際，聯繫羣眾，特別要積極參加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筆者按：從這句話看，林彪教導豆豆寫作，最晚也在一九六四年之前就開始了。所謂『續劉少奇、周揚文藝黑線之脈』，時間上不對。劉、周『文藝黑線』被鬪垮於一九六六年『文革』興起後），把根子牢牢地紮在羣眾之中，把生活底子打厚些，只有這樣才有作爲。羣眾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現在成功的作品、文章，那一篇不是深入實際搞出來的……。不過生活在實際中的人，不是每個人都能發現問題，想出辦法，作出作品的，還要有動用腦的習慣。就像搞調查，光調查不研究不行，還要有抽象、概括提高的本事。深入生活，還要會觀察生活，會聯想，多想國家大事、黨的大事、階級鬪爭的大事，這樣立腳點就能提高」。

林彪對豆豆講過了寫文章必須「思想過硬」、「生活過硬」這兩個前提後，還講到了現在被中共吹鼓手隨意剽竊，割裂，作爲「零件」拼湊成林彪「靈感論」罪證的一段話，現在一字不漏抄錄如下：

「寫通訊、特寫和報告文學，主要是寫人，寫人的思想，不能見物不見人。一篇文章沒有人物，人們看了也就忘了。『雨後揚州』（指豆豆的一篇習作）雖然寫得不錯，但是沒有人物，所以感人不深。過去爲什麼寫不出東西，就是因爲你怕見人，見人就躲。要寫出好作品，不但要接觸人，還要懂得人的心理、感情，熟悉人的動作、語言，這樣才能刻劃出人物的性格。有力地歌頌英雄人物，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引起羣眾的注意，起到宣傳教育的作用（眞是教條！）這也是人的因素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嘛！所以，平常要注意接觸社會上的各種人，豐富感性知識。用聊天的方法，往往可以發現很重要的問題，通過聊天，聯想問題，發展思想，對寫作有很大好處，新鮮的比喻，思想的閃光，即所謂靈感，要抓住不放，要『累絲不斷』，也就是使自己的思想像密集的雨絲一樣，一滴一滴連成絲，深入了生活，思想的火花就會不斷地迸發出來，成爲思想『零件』。而好的思想，往往如同電光石火，稍縱即逝。因此必須及時抓住不放，使這些『零件』逐漸裝備起來，綜合成爲一個完整的東西，並使之逐步完善，寫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樣，只要做有心人」。（接下去講「技巧過硬」，因與本文無直接關連，故從畧，另外附帶研究一下，這一段文字顯然看得出是出於女孩子的手筆，大意是林彪的，但什麼「像密集的雨絲一樣，一滴一滴連成絲」等類語句，則是豆豆自己「加工」用上去的）。

現在把正反材料擺出來了，可以客觀地比較分析一下：

一丘之貉何能判優劣

首先，中共說「靈感論」是林彪反黨綱領「天才論」在文藝領域的具體表現，但林豆豆的筆記所記載的文字，看不出「靈感」如何成「論」，如何與「天才」有直接關係。只看到林彪僅在教豆豆怎樣寫文章，寫短評，隨筆之類，說它是「續文藝黑線的脈」，未免小題大做。

其次中共說林彪認定「靈感」是文藝創造的源泉，但林豆豆的筆記卻明明把「思想過硬」、「生活過硬」列在前面，要「在階級鬪爭中鍛煉」，要「深入實際，聯繫羣眾」，明明寫着「羣眾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十一個大字，意義十分鮮明，毫無使人誤解之處。因此與其說林彪是靈感論者，毋寧說是教條主義者。

再次中共批判「靈感論」竟到了走火入魔之境，否認靈感在寫作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一點林彪比他們高明，沒有否定靈感的作用，並且強調「要及時抓住不放」。誰都知道，所謂靈感，就是在創作構思中浮想聯翩，豁然開朗的現象，這種現象到來，你就能提筆一寫千里，萬馬奔騰，猶似長江大河滾滾前進，寫出東西，你沒有及時抓住，也許就要等待第二次「豁然開朗」現象的出現才能寫作了，你如果勉強在熬，在苦思，可能會弄巧反拙，吃力不討好。當然一個人如果沒有學問，沒有知識，沒有生活經驗，沒有寫作技巧，那是不會寫出好作品來的，但不能爲此就否定靈感的作用，毛澤東自己也說過「沒有詩意怎麼能寫詩」③？

註①：一九七三年十二期「紅旗」雜誌「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一文，供認大陸各級「不抓批林整風」已成一種潮流，反映「批林運動」搞不下去了。

註②：引文均引自「林彪論寫作」，即林豆豆的筆記。

註③：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認識中國

「人民積極性」的解釋與分析

柳以青

何炳棣教授在其文章中的第二個小題目——「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中，對過去中國歷史中的情形，給予分析。從歷史演變的事實，再以儒家、法家的思想貫徹於歷史事實間，談得還算中肯。對於過去傳統歷史的分析，除了幾處我有另外的解釋而不同意外，大體上我會同意，特別是他最後分析的結論中的幾句話。他說：

「最後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極性。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公元後二年人口已經六千萬），自皇帝到庶民層層複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擁護，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秦始皇是大一統之局既成，列國間生存競爭的壓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體卹民力，以致覆亡。」

「人民的積極性」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卻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因此，從東漢以降，一直到現在，（按何教授說的是「直到解放」，這是他的觀點，「一直到現在」是我的觀點）「但人民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極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極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從考察歷史上，這一「人民的積極性」無疑地是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問題是：究竟採取什麼方法才使人民積極起來呢？何教授沒有給予解答，只是肯定了一些中共的作爲和目前中共的政策，在我看起來，這不但不夠，同時也不深入。有些歷史學家認爲：只看事實的外表，不深究事實背後的內涵，便算是忠於歷史事實了。當然，這是他們研究歷史方法的自由，我無意干涉。可是，爲我來說：歷史事實之表面與其內涵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分割來看的話，每一件歷史的事實，恐怕都是死硬僵化的一堆材料，決不是活生生的，也不是我們現代所需要的歷史知識。

需要「人民有積極性」這句話，也得是從外表與內涵上來互相了解而考察研究的。如果只看到了外表的「人民積極性」的表現，而不同時找出人民之所以積極表現出來的內涵或內在原因的話，這「人民有積極」表現的外表，並不能做成我們了解歷史事實的眞相憑藉。這裏不妨舉一個淺白的例子：一個人努力不斷工作，人人都看到他是一個勤奮的人。這是一個事實，放在歷史上看，也可以說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是，爲歷史學家來說，面對了這一歷史事實，應該如何來了解呢？是否是只肯定了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就算功德圓滿呢？相信問題不會如此簡單，爲一個歷史學家來說，他一定要設法解釋這一個人之所以不斷努力工作的背後原因。不能了解背後原因，也就不能了解這一歷史事實。對背後原因不能充份掌握可靠的證據，也會影響到歷史事實的了解的。

事實——外表與內涵

現在我想與何炳棣討論一下，他對目前中國大陸「人民的積極性」的解釋。他所提出的解釋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確是主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二、「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裏的街道鄰里，鄉村裏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網之內。」

三、「僅有組織，未必能充份發揮組織力量。……今日的中國不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別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種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線問題。思想路線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

四、「新中國有全國性嚴密的傳播組織、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向民眾申析最高領導的政策與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特殊媒介。凡此諸端無一不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更增強八億人民戮力同心建國的意願和信念。」

這四種原因，照何炳棣說這是中國大陸「人民有積極性」表現的原因。首先，我得承認，我沒有去過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沒有親眼看到大陸人民積極性的表現。不過，從電影、文章、雜誌圖片中，卻也見到不少的「人民積極性」的形象、描述和論述。因此，我也會承認大陸人民在工作表現上的「積極性」。然而，造成這一「人民積極性」表現上的原因，在某些方面，我是與何教授的觀點或意見大相逕庭的。

誠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所說的，「人民在基層是主人」一節，我會感到懷疑。因爲所謂的「主人」，在我的了解中，他的主人身份該具有自主性的，特別是除卻在生產事項外的其他方面。但是，從很多的資料中顯示：中共幹部似乎比人民更是主人了。這方面中共的「紅旗」雜誌，不斷地提出，讓幹部們「亦能『官』，亦能民」呢！雖然，何教授在文章中也提出了這一點，但是只是無視於事實，而把自己的理想，或是憑藉了一些表面的資料，就肯定的說：「更重要的是領導幹部（用陳舊的術語是「統治者」）和工作成員（「被統治者

」）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彼此平時互相砥礪，必要時互相批判，而且幹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與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羣眾相同。」這樣的幹部我不否認其存在，但是，其所以如此的生活，恐怕與中共的「組織最嚴密」有關。

中國以前的人民「一盤散沙」固然是一個缺點，因而需要「組織」，或是需要「嚴密組織」，但是，究竟需要不需要「最嚴密的組織」呢？而「最嚴密的組織」是怎樣產生的，同時，所產生的結果是如何呢？這些恐怕都是一個歷史學家所該探討的問題。毛澤東曾經說過：「矯枉必需過正」，這句話是否是無懈可擊的？如果以為「矯枉」必需「過正」是代表了「進步」、「革命」；而「矯枉」不能「過正」必該是代表了「保守」與「反革命」的話，無怪乎何教授就會提出了：「專有組織形式」是不夠的了，而必需是不斷的要推行「思想教育、路線討論」。這方面是必然的結果。這結果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可悲的。

何炳棣似乎對「思想改造」很欣賞，並且，用了一段文字為之闢解。他對古今中外的世界歷史中有關教育問題，給予批判說：

「傳統中國和傳統歐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控制。即使在最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個人從幼到老，不知不覺地都被政府、教會、學校、社團、家庭等等不斷地洗腦；進一步分析，國家及社會大小單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腦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幾無不源於廣義的統治階級。洗腦決不是新中國的專利。但新中國敢誠實地把思想教育叫做洗腦，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備極周至，收效獨宏。」

這段話，表面上看來「頭頭是道」，結論是中共的「洗腦」，不但不該以為錯誤，反之，而更以之為「誠實」的美德，敢於公開承認其他地區所不敢承認的已經存在的事實。假如何炳棣在這段裏所欲表達的意見，只是想為中共「思想改造」的「洗腦」給予「化粧」的話，那我尊重何教授有任意「化粧」的自由，我只能提出我對何教授所例舉的對比的不同意的意見。但是，如果這段話眞是出自何教授對「教育」本質的了解，我覺得何教授在這方面是門外漢。雖然何教授從事教授職位這麼多年，但是，究竟何以要參加「教育」行列呢？相信是每一位從事教育人士們應該考察、深思的問題。

照何炳棣這段話的意義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這裏，我們不必先談到國家、社會等這一大的範圍），像何教授本人吧，就是為了在他所教授學生的班上，達到「不同程度的思想控制」和為學生「洗腦」呢！只是在「洗腦」和「控制」而絲毫不理會到學生本身的個別性與自主性的話，我可以這麼說：那根本不是教育。

如果一定要說是「教育」的話，那是「強迫教育」、「威逼教育」，那就是「洗腦」。目前中共已經發現了「洗腦」的「洗」字有問題，已經摸成了「學習」，而何教授還為「洗腦」來辯誣呢！可見他住在美國太久，與中國大陸的許多改變，仍是格格不入呢，隔洋談中共，與隔靴搔癢雖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也會在某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呢！也就因此，何炳棣所稱道的「只有新中國的思想教育是：『民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的話，問題在於「使知之」這一環。

使由之與使知之

「使知之」的方式，在中國大陸流行着很多種不用的辦法。傳播工具方面的大量利用，誠如何教授所說卻是「漪哉盛耶」的，討論會、學習班、五七幹校以及種種色色的「場面」等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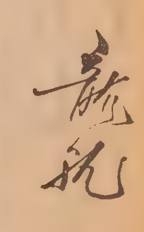
可是，我卻深以為奇的是：在整節談論「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中，何教授並沒有指出什麼是中共所推行的教育、思想和主義。這方面，我倒覺得何教授還有幾分可敬。或許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說何教授在這方面有「幾分可敬」，但是，為我來說，卻是覺得他還有「幾分可敬」。然而，我所稱的「可敬」，對現在中共在大陸所發起「批林批孔」運動來說，何教授的「可敬」論點，必會變成「可悲」和「可哀」呢！原因是：歷史學家只是歷史學家，而不是預言家；同時，也可以看出來，只憑歷史事實，而不追溯這一歷史事實的內涵時，必會產生很大的矛盾。相信何教授現在恐怕開始搖頭了。

何教授對中共的「最重視教育」解釋說：「似與我國源遠流長的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傳統有關。……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經不是正統的神，而是廣義的『人』。……至晚在商、周之際，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萌芽。周初的政治家雖表面上談『天命』，實際上不但對『天』的權威表示懷疑，而且強調國家的興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即使祖宗崇拜，經過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體上已變成為滿足人類心理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儀式，脫離了正統宗教的性質。……儘管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為歷代帝王所利用，它對人本主義的發揚傳播，對社會環境和教育力量的極端重視，至今還有普遍的影響。新中國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新中國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與努力改造人類社會——既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不能不認為是『古為今用』最輝煌成果之一。」

我很體諒何炳棣這篇文章是「根據去年（一九七三）三月廿八日」的演說「引伸而寫出」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廿八日，但是，如果何教授讀到了目前「批林批孔」的偌多文章的論點，太多是關於「深遠的歷史淵源」，以及「至今還有普遍影響」的「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的話，恐怕他就不會那麼自信地說「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話了。我深深地盼望何教授如果可能的話，再寫來一篇文章，來當作「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一文的「引伸」！

同時，也盼望何教授既然從中國歷史思想中發現了「無神」的「證據」與「線索」，以代入馬克思主義的「無神」性，也深盼望何教授把「人本主義」的發揮，來代入馬克思、列寧的「唯物」性與「鬪爭」性。使到我們生活在海外的人能夠看到「在海外學人中，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今日中國大陸，……似乎還是頭一篇」的續篇和再一篇呢！

泰國反共聯盟資料展覽觀後感



泰國反共聯盟，每年原定於一月廿三日自由日舉行盛會和展覽，今年延期至二月十五日始舉行，據說是：因泰國內部局勢影響故而延期舉行。

這一展覽會自二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二日止一連七晝夜，場內除了有反共資料外，尚有柔道、技擊、泰式舞蹈表演、音樂演奏、明星和歌星客串演出，以及各國使館特設的商館攤位外，每晚七時以後並放映電影助興，可稱場面盛大，熱鬧非常，尤以華僑擁擠其間最多，這與每一中國人有着切身的關係所致，因爲其中有一部電影，爲意大利籍導演在中國大陸訪問時，實地拍攝而成。影片放映，最受人們欣賞和重視，而且值得喝彩。

名導演被中共邀請訪問

中共最善於利用人的價值，對外國人更不能例外，沒有價值利用的人，休想進入大陸，對有價值可利用的，則不惜千方百計誘往大陸訪問、參觀或旅遊，以收替其吹捧之能事，意大利名導演便是如此，又誰知實得其反！

世界十大名導演之一的意大利人安東尼奧尼，已成名了多年，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導演，爲了他曾經拍攝過一部描寫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電影片，中文譯名爲「無限春光在險峯」，安東尼奧尼在「無」的一片中，充滿了冷酷，隔膜與絕望，在他腦海裏的想法，認爲「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走到盡頭、絕路，無法再繼延下去了，所以此片在美國上映時，遭遇到美國人大力的抨擊，就是因爲有了如此的原因，安東尼奧尼給中共看上了，中共政府認爲安東尼奧尼定是反「資本主義社會」，同情「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人無疑，如果能利用他的智慧和才能來拍一部介紹中國大陸共產主義的紀錄片，不但使中共政策得宣揚於國外，同時可以促進意大利人民對中共大陸的瞭解和諒解。而後增進兩國的友誼。

於是，一九七二年春，安東尼奧尼便爲中共政府所邀請，帶了他的攝影器材和助手們到達北平，成爲中共政府的座上客，後由北平到南京、上海、蘇州等地，凡是他所經過的地方，他的攝影機便將大陸的一切，在他認爲可以介紹給「竹幕」以外的人們觀賞的，全都攝入了鏡頭。

中共統治人民似木偶戲

安東尼奧尼是高級知識分子，他的頭腦思想，豈是能一時爲中共所攏絡討好，而作出指鹿爲馬的勾當那麼簡單，他是：黑白分明，是非清楚，有良心正義的國際人士，所以自有他自己的看法和作法，於是，心思巧妙地將攝影機鏡頭推向上海市的行人羣中，推進工廠火爐旁的工人身上，推到那些面無表情，歷盡滄桑老人的面孔上，推向天眞無邪的幼稚園學生羣衆中去——然而，在這些鏡頭推進中，看到了全無表情的面孔，勞動改造中受到痛苦的各種各樣表情，以及冷膜，麻木無光彩的眼神，各人身上披着千瘡百孔，破爛得補了又補，不能不補，才可以遮蔽身體，比起戲台上的八掛衣服還要多的碎布塊多顏色的衣褲。

全片將要在終了的時候，是一場中國木偶戲，用木偶合奏等曲作壓軸，木偶的動作、表情，簡直是栩栩如生，十分精彩，當木偶合奏曲完畢後，影片也就結束了。

安東尼奧尼如此情節的安排，確實用心良苦，而以木偶戲作結束，手法確是高人一等，不愧爲名導演，這結論給予觀衆的印象是：中國大陸上的人民與木偶無二，一切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完全控制在中共政權手裏，失去了自由的，深長意味。

價值利用相反中共怒吼

該片片名爲「中國」，當放映該片片頭，映出了用英文及中文書寫的片名之外，還加上一句「ZHONGKUO」——這是「中國拉丁化北平話新文字」，這可以想見到，名導演安東尼奧尼以及他的助手們，對中國文化研究的努力和瞭解了。

該電影片拍成已滿一年多了，並且已經成爲國際性影片，自從上月底，「北平人民廣播電台」對該片以「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段」爲題，大力抨擊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故意歪曲事實，把共產中國大陸最醜陋的面目拍入鏡頭，公諸於世，而規避了共產中國大陸進步一面的介紹，在「人民日報」社論上，以大幅的篇幅抨擊安東尼奧尼對「中國」的別有用心，中共更認爲該導演有意以木偶諷刺中國大陸人民是一羣被人操縱的傀儡。

目前中共在大陸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插入了批判這一部電影片，在電台和報章加以大力抨擊，可足見這一部電影，在中共領導高級階層中，是如何

被重視和重要的一樁大事。

大量的華僑與泰國人民踴躍擠入「反共資料展覽會」會場參觀，尤其對一部中共一九七二年的動態爲題材的「中國」紀錄片最發生興趣，這完全基於一種好奇的心理，要想看一看被「竹幕」封閉了二十餘年的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下，七億人民勞動中，到底帶來怎樣的「繁榮」「進步」，他們又抱着一種奇特的心理，這一部電影片，最近被中共電台和報章，在「批林批孔」的同時給大力抨擊，到底內容是什麼一回事！更又抱着這是意大利人，其所拍攝的「中國」電影片，是否眞的是在中國大陸實際情況，眞人眞事的拍攝，抑或像是其他電影片一樣的虛構。

結果，不負所望，所看到的是自己熟悉的地方，熟悉得同自己一樣臉孔的中國人民，那一派骨瘦衣破，垂頭喪氣，毫無表情的一付機器人的眾生相，這才搖頭嘆息，唏噓不已！於是，中共一切美好的「認同」「回歸」謊言，將會作重新考慮一番了。

我們亞洲國家的人民，一向有懶於過問「政治」的習慣，只求其安居樂業，不理身外事。因此，中共對我國人民殘害，他們很少去研究，雖則是大陸人民爲了不甘中共暴政的奴役壓迫，而逃亡到海外的事件時有所聞，可是，他們非身歷其境，只屬耳聞，所以對中共的暴虐，總是在半信半疑中，於今看到了這一部「中國」的電影片，便也多少醒覺了，而對最近泰國立法議院議長克立巴莫親皇對英文「曼谷郵報」總編輯最後所說：「……所以我認爲，泰人在共產主義統治下是不會快樂的……」的話，也不會懷疑，而發生了效力。

我反共力量應輸出海外

對這一次的「泰國反共聯盟」所舉辦的「反共資料展覽」，國府是否曾經搜集有關反共資料參與該展覽會，抑或該電影片出自國府所供給，則是最明智之舉，如果非是，則今後應正視此類問題。

全世界的國家，我國是最先遭受共產黨荼毒的國家，更是遭受共產黨遺害最深切，最慘烈，失去大好河山大陸的國家，對共產黨的一切鬬爭，應該率先挺起，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向前推進，給別的盟國作榜樣，而不落人之後。

像這一部「中國」的電影片，國府應該搜購，不但要在台灣放映（編者按：此片已在台放映）令不出國門的軍民人等知所更爲振奮，更要設法携往我政府有邦交的國家放映，使其對中共警惕，對我協助。

到過海外的人，時常會聽到不少忠貞反共僑胞慨嘆：「爲什麼我們政府的宣傳，總是落於中共之後。是不是缺乏人材？」的埋怨話，對這些問題，沒有人敢作肯定論斷，可是大家都知道，我國歷史曾告訴我們：有三戶滅秦，唐稱貞觀，有魏徵、房玄齡等，辛亥革命有國父孫中山領導而成功，抗日有今蔣總統之領導而達勝利。今天的反共事業，不但是我國全國全民性的，而且也是世界性的，如果我國不作率先聯絡，輔導或領導，又豈能責備別人袖手旁觀。

助己助人穩定反共局面

泰國政府步美國、日本等國的後塵，已有一連串的官員前往中共訪問，美其名爲商業和體育的交換，實則互相均擬達到兩國的諒解，進而涉及兩國外交的承認不無可能。

雖然泰國政府以及人民，大都不喜歡共產黨，然而，在另一部份人士的意見說是，擬承認中共，並不等於接受共產主義，常以英國及日本等國承認中共來作譬如，這樣的見解，實在危險。

舉凡關心泰國的人們，全可以看出，英國和日本等國，目前並未直接遭受到共產黨的威脅，而泰國目前已爲共產黨不斷的侵擾，使國防預算增加，泰國的北部及東北部，已成爲泰共搗亂的據點，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南部泰馬聯共的出沒，雖然沒有東北部嚴重，已成了難防的禍源。

說不定，很可能，狡詐的中共，爲着爭取泰國的外交承認，中共會說服或下令逼迫泰共，作一時與泰國政府談判和平，等到一旦泰國承認中共以後，便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仍然暗中支持泰共。

泰國這一承認中共，以後的轉變，使中共成爲直接在經濟、武器與人力上的支持。

何況，寮國政府已經與寮共在組織聯合政府，雖然這幾天來雙方仍然在爭執未決中，相信遲早會有一方讓步，而達成組成聯合政府的協議，這一來，寮共成爲合法，而所佔領寮北部份的土地，自然同樣合法盤踞，而勿須顧慮今後戰鬬行動，那末，寮共的武裝力量便很從容的協助泰共，充實和加強泰共的勢力，可作大舉的奪城掠地的軍事行動。

似此，泰共外有寮共協助，內有中共支持，則戰爭地區的範圍將因此而擴大，其暴亂程度比較目前更難收拾，如果到達了這一階段，泰國共產黨必謀效法南北韓、南北越，或者寮共聯合政府作割據要求之勢，更可能由柬埔寨叛軍與北越軍，稍事協助移轉槍頭，直取馬德望逼迫泰國，然後，再一致聯合作進攻泰國行動，如此，泰國整個東北部很快便爲共產黨所佔據，於是，泰國恐怕眞的要給分成兩份的局勢，若到達了此一形勢的形成，始後悔當初承認中共的錯誤，已經晚了，來不及了，今後將又變成今天的南北越，在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中過日子，使共產黨又一次在「和平共存」中，得到了勝利。

果如此，則國府不但少去一位反共盟友，東南亞也就因此隨之而發生動搖不安了，因此，目前國府不但要自己保衛自己，同時還須要協助反共盟友，助人就是助己，將自己的一代遭遇和經驗以及用眞理、事實來說服盟邦，請一向反共的盟邦，不要輕易聽信中共的花言巧語，而誤墮中共所設的陷阱。

假若一味天眞，將反共的大事假想在美國身上，便是愚蠢、瘋子，大陸的失去，就是給美國出賣的，北韓和北越也先後給美國出賣的！應聽美國，則今後的東方國家，將會一個個的全被美國出賣給共產黨，到了無可賣的時候，美國最後只好將美洲全部雙手奉送給共產黨好了。

俯首甘爲孺子牛

馬森亮

我從來未做過善長仁翁，也未勸過人去做善長仁翁。此次承中國的留學生之命，開始學做善長仁翁，也沿門行乞般去勸人做善長仁翁。

那是留學美國的灣區中國同學會要把會刊改用鉛印，托我向各親友捐點經費，使刊物辦得更好。主意是學生會的，授意的是李子厚博士。

李子厚和我雖非可以肝膽相照之老友，卻很談得來，又是小同鄉，我知道經他培養出來而得獎學金的中國學生，兩年內就超過廿人。他既能這樣熱心為學生，我又怎可以冷淡對這班國家的接班人？即使接到的是「雞毛」，也應當作「令箭」辦。

當交來「勸捐册」之後，雖然滿腔熱誠，一團高興，但回心一想，很難有把握。不錯，我識得的人不多也不少，能同情及肯出力幫忙的亦有幾個，但一說到錢，就沒有信心保證了，平時重言諾，一語通財，反眼若不相識，十按門鈴九不開者比比皆是，世人又是善財難捨，寃枉甘心居多，越有錢越孤寒，越孤寒越有錢，差不多已成爲了定律，傾家蕩產去捧明星追女人的時時見，要捐欵辦學，培養人材的曾無幾人。

想到這裏，心已冷了一半。但臨解囊的熱心人士普遍看法，其所持理由是：學生的思想是接觸多方面的，誰也不會知道他們將來如何發展，是爲龍爲蛇，爲國家元首或爲賣國漢奸，總之在目前羽翼未豐滿的時候，要以愛護自己子弟的心情對待他們，需要同情就要同情，需要幫助就要幫助。這種看法，儘管有人認爲太過濫愛，我卻以爲十分正確，培養學生正如培養子女一樣，是一種義務，不是權利，如這樣也講權利的話，不如開妓院好過。

第二種意見也是好的，恐怕學生的對外活動會妨碍學業。這一點，最好引胡適一段話來解釋：「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太卑劣腐化了，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學生界發生的。漢末的大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印度和朝鮮的獨立運動，中國青年的五四運動，都是同一的道理，都有產生的理由的。」

至於第三種「要澈底明瞭底細才可以決定同情態度」的。很明顯的是「現在不認捐，將來不認賬」的風涼話。也可以說是自掘壕溝，各立門戶的分裂大團結態度。對於這種言論，

國的危機是明顯存在的。白血球增高與亡國機會的存在可說是正比例的。

日本名作家三島尤紀夫前年切腹自殺，說是愛國，毋寧說是死於政治白血球過多症，加上田中的經濟白血球過多政策，同樣是政治白血球過多下的病變症狀。

政治白血球過多症典型悲劇，是本世紀希特勒的滅亡。可說是歷史上強國滅亡，強人倒下去典型症狀。最近中東局勢的緩和，我們總可以喜悅地看到中東國家的政治血球數量漸漸降低了。雖然尚未降低到理想數字，但總算是好現象。基辛格這傢伙這一回做得不錯。

小野田沒有錯，小野田的存在，只是證明國家政治白血球過多症的可怕。人應該服從理性，但患政治白血球過多症的，多是漠視理性甚至反理性的。

白血球在一個正常生命內，它所負的責任是防衛外來毒菌侵入，它的本質是排外的，缺少它，一個人的生命不能健康地生活，多或少，這個生命不會長命，不論個人如此，國家亦如此。

一個人要藉任何事情來表現精神力量的強韌，那並不很難，幾乎每一

教它如何歧視弱者，侵犯他人，排斥外人，將所有小國民都訓練成政治白血球，爲做毀人自毀的工作作好準備。這個國雖然可以強大，可以成爲軍事或經濟大國，但不正常，必然短命，一如患了白血球過多症的人一樣。屆時只好高唱其「忘不了的櫻花」好了。

小野田回到日本，亦如過去的横井一樣。這個政治白血球過多樣本回到日本後，在日本人潛意識裏，政治白血球的數字又升高了。這一回他們的政治白血球過多症，又夾雜着田中的經濟白血球過多症相輔而行。這個國家如不懂得反省，他們將更被孤立與將有更多災難等待着它，前途是可以預卜到的。（轉載「香港時報」）

中大講師捧秦

有一位稱呼毛澤東爲「毛主席」的中大講師，在上課時說：「秦始皇並不是一位萬惡不赦的罪人，他有很多值得表揚的地方。現在中國的學者，就正確地對他作出了新的評價。」

是的，秦始皇是「值得表揚」的。讓我們看看巴金先生如何借秦始皇之口來「表揚」秦始皇罷：

「——唉，最該死的要算是我的焚書坑儒……我想來統一思想，想天下的人都要對我心悅誠服，其實我眞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裏是用暴力可以統一得起來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側目，

不到三個鐘頭，竟然捐到了五百七十五元。一開聲就簽名認捐，從無異議。

這班熱心人士也可算善長仁翁，只是「有緣」在街上或咖啡室見到的。此一批捐款，已電告李子厚派人拿去了。此後還會繼續去登門拜訪勸捐，相信成績會更好，因為有很多親友還未「有緣」見面。

在這裏，我特別向各位致最最最敬禮，也可以代表「中國同學會」向各位致無限敬意。更希望以平等待中國學生及我的好友，本地或外埠的，多多幫忙，「天上仙花誰愛護？不如散給有情人」。

耶穌說道：「施比受得福」。此「福」雖非以錢易貨的買賣，但所「得」的是精神上的滿足，靈魂上的安慰，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為求快樂而助人，總比那些生活有過剩，精神少刺激而利用幾個造孽錢去胡行亂搞的高明得多，有意義得多。

因此次勸捐，非生意貿易或變相的利益交換，亦無沽名釣譽機會，所以樂於解囊者，純粹出於愛護學生的一片同情愛護心，值得致敬的亦在乎此一不求代價的施與。

但在勸捐時，亦聽過有幾種意見：一、學生是純潔的，是時代主要的推動力，需要幫忙的就該幫忙。二、現代學生多為政治所引誘，為時髦所炫惑，如盲目同情，無異鼓勵其犧牲寶貴的學習時間去干預政治。三、學生會分子複雜，容易變成不良傾向的政治溫床，要澈底明瞭底細，才可以決定同情態度。

關於第一種意見，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亦即此次慷慨

人格和抱負在此市儈充斥的商場上公開拍賣。

政治白血球過多症

霍森

導演龍剛的「廣島廿八」尚沒有公映，我不知道內容如何，但從一些宣傳文章中介紹，據說有一點是強調原子彈投下廣島廿八年後，它的害處還存在。又從一些醫學介紹文章中讀過，染有原子輻射毒的病，患的多是白血球過多症。

最近有一位潛伏在菲律賓盧邦島叢林中「繼續作戰」了三十年的日本軍官小野田，還是由做了平民很久的上司到叢林去下命令才下山來，日本的大眾廣播把小野田當英雄捧得高高的，而對於小野田在這三十年潛匿叢林屠殺多少居民，犯多少罪行多不願提起。如果說廣島經廿八年以後，由輻射毒引起的白血球過多症還在毒害人類，那麼日本投降了廿八年，日本軍國主義的「政治白血球症」同一樣可由橫井與小野田給日本人的狂熱歡迎中反映其毒害的存在。

每一個正常生命，不可少了適當的白血球。每一個正常的國家，亦不可缺少適當的政治白血球，但一旦白血球過多了，這個國家便患上了政治白血球過多症，不理它多麼強大，亡球症有時極容易由自守防衛而變成超出正常限度的排斥，不斷毀人或自毀，造成整個國家民族前途潛伏着再亡國的血光大刼。

政治白血球過多症，多來源於不正常的國民教育，那些教育內涵都不外是自己最優秀，自己民族是天生征服者，為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犧牲為第九，為國家或為天皇犧牲第一。

一個兒童，由啟蒙階段開始，就

讀了這段文字，我們還不明白共黨為什麼要清算巴金嗎？

秦始皇這個大傻瓜企圖統一思想，但他失敗了。今天，「毛主席」這個大傻瓜，又妄想用暴力來強迫中國人民接受「毛澤東思想」，他還能夠成功嗎？

最可憐的，是這位大傻瓜的屁股後面，還爬着一羣所謂「教授」和「學者」。

父慈子孝，國運乃昌

古鶴翔

陳孝昌君死了，萬人傑先生哀悼之情，見者黯然。

誰無父母？誰無子女？少者先逝，老者尚存，實使人悲！

父慈，子孝，這是我們立國之本。我們的倫理道德是：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對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古道德，也是新道德，斷沒有不修身，不齊家而能治國平天下者。

誰相信鬬爭父親，逼瘋兒子的人？能鬬爭父親，逼瘋兒子，趕走賀子珍，自然也能殺害朋友，殺害同志，殺害人民。這種人自然會弄到國家大亂，天下大亂！

萬人傑先生對陳孝昌君的哀悼，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也就是對「鬬爭哲學」和「仇恨哲學」的諷刺！

人性必將戰勝暴力！

孔子的仁道，決非新秦始皇所能否定的。

泰減白米出口的因素

胡蓑之

繼阿拉伯國家宣佈限制石油輸出，而造成了全世界燃料價格的猛漲，大大地影響到全球工業經濟萎縮之後，接着便是亞洲人民的主食品——白米價格的暴升，足足高漲了三倍以上！由於兩年之前，香港市面上的零售米店，平均最上的白米也不過八毛，稍次的約爲六毛；甚至五毛的下等米也可以充飢。但截至現在爲止，香港的米價已超過二元四毛，漲勢尚未遏阻，看情形可能會再漲。這種因素是：一方面由於來貨減少，而奸商們實行囤積居奇，致令市民發生恐慌！主要的更是由於中共的趁火打刼，乘機抬高米價，目的在製造香港社會混亂，以便於它乘機竊發，混水摸魚！而「愛國」報紙過去會一再標榜北平毛政權「爲了照顧港九同胞，便不惜降價大量運來香港供應。……」

原來這些話都是百分之百的謊言，其實，在「文革」前後那段時期，中共搜刮老百姓的大部份口糧，而準備運出海外套取外滙，卻到處都不受歡迎，只有香港一地才是眞正的市場；現在出路較廣，不完全依賴本港銷售；尤其看到來源短缺，更認爲有機可乘，非報復港九的反共居民不足以洩憤，所以中共商人帶頭漲價，以致本港物價紛紛上漲。

泰米出口減少一半

另一個最大的主要因素是：泰國一再減少白米出口，記得去年夏季，泰國政府爲了進一步地平抑國內市場的米糧價格，曾一度鬧得不可開交！泰國商業部長於去年六月十二日，曾向該國國務會議建議：除了對外國簽有米盤的友邦如印尼、高棉等國外，其他暫勿供應，等到八月新糧登場後，再行重新審查決定。結果從國務會議通過：「禁止白米出口，直到去年八月新糧登場後再加以檢討，如果這一措施不能抑低國內米價，則將宣佈統制米糧價格。……」就從那時起，便已開始令到本港面臨一項嚴重的食米危機！而處心積慮的中共也開始抬高物價。

特別是到了最近，由於泰國境內的米價上漲，因此，重新宣佈泰米出口減少一半。根據「美聯社」於本年三月廿三日發自曼谷的電訊報導稱：泰國總理桑雅於星期五（二十二）日晚上，宣佈了三項措施，以平抑日漸增加的米價。泰國米價上升，在最近的數週裏面，已引起全國人民的叫苦連天！這三項新措施由二十三日開始生效。內容如下：

㈠提高出口稅：各級食米平均每噸增加六百株（折合三十美元），而其他各級米碌，平均約增加三百五十株（約折合十七點五美元）。

㈡減少食米出口：暫時決定的出口限額爲百分之五十，亦則減二分之一。

㈢提高政府控制的食米的零售價格：由每擔（十五公斤）四十株（折合二美元），提高至每擔五十株（折合二點五美元），增加了百分之五；以及由每擔三十六株（折合一點八美元），提高到四十七株（約折合二點三五美元），約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

桑雅總理在此項宣佈中指出：泰政府這些措施的目的，純粹是爲了協助種稻農人，並且阻止食米中間商人套取過高的利潤。由於近年以來，各省食米的中間商人，曾儲藏大量的食米，以抬高時價。因之，泰國政府在較早時，就曾經計劃於今年四月一日起，削減食米出口限額百分之五十，而二十二日所發表的宣佈，則很明顯的是：對於種稻農人和國家消費者的訴怨，而作出的緊急反應，提早了十天實施。

東南亞「穀倉」

關於泰國以上的類似決定，實不自去今兩年始，遠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間，也曾爲了抑低國內的米價，而一度限制白米輸出，使到本港的糧食市場曾經受到一次大波動！至直同年十二月十七日，當前泰國對外貿易部長馮維杜宣佈撤銷其輸出的禁令後，糧食價格始告穩定。原因是自從中國大陸陷於共黨魔掌以來，香港輸入的食米有大部份來自泰國，而大陸只能供應小部份；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間，中共的各項生產脫節，農產品更爲顯著的銳減，像泥菩薩過河，自顧不暇，委實很少的糧食出口。是故，香港居民的糧食，百分之九十抑給於泰國。同時，泰國也是香港工業製品的主要市場之一。由於越南戰後以來內戰頻仍，寮國、緬甸等地也受了共黨搗亂，而根本沒有糧食出口，因此，東南亞唯一糧食國家的泰國，與香港的經濟關係較爲密切。

泰國本來是一個米產豐富的東南亞國家，它的全面積爲五十一萬八千平方公里，約在三千二百餘萬人口中，華僑約佔百分之十點五。由於泰國地處熱帶，農產品特別豐富，米、橡膠、木柴及錫，原是泰國的四大特產，尤其稻米更居第一位，大部份產於湄公河流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平均每年的種稻面積約達三百三十七萬英畝，產米共約四百三十五萬七千噸；平均每年對外輸出約在二百萬噸以上，幾乎佔全國總產量的二分之一弱。如果那一年不能外銷此數，則其國內的米價可能會立即下跌，而種稻農人的生活也可能發生問題。

至於戰後的糧食生產量，據說已逐漸增加，依照統計：在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二年間，平均每年的種稻面積約達五百零六萬——五百一十萬英畝，產米共達六百七十六萬——六百八十萬噸不等，平均每年的輸出總額約在三百二十萬噸以上；也差不多等於百分之五十。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間，平均每年的種稻面積雖然達到五百三十一萬英畝，但是由於水災蟲災交相侵蝕的緣故，致令該

國每年的平均產量，則反而降至六百六十二萬噸左右；而平均每年的輸出總額，也相等地減到二百八十三萬噸。自一九五八年起，泰國的種稻面積已增至五百九十三萬一千英畝，輸出量亦隨之增加。因此之故，泰國又恢復其「東南亞穀倉」的稱號。

過去的緬甸，也是東南亞產米國家之一，本港居民往日所食的白米如「緻黨米」，即為緬甸的產品，據仰光英文報「衛報」較早時的統計：戰前的緬米，要佔全國對外輸出額的第一位，其輸出量超過暹羅與越南兩國的總合。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平均年產六百九十七萬一千餘噸。但戰後因中共的滲入，而與緬共勾結，導致國內政潮迭起，內戰連年，故其農業生產自一九四八年至五二年間，平均年產僅五百二十三萬噸；一九五三至五八年間，平均年產為五百八十四萬噸；一九五九至六〇年間竟降至五百六十一萬六千噸；而其人口則由一千六百餘萬已增到二千一百多萬。

泰港貿易與其他影響

正因為緬甸、越南、寮國等地食米逐漸減產，而泰國白米則於戰後大量輸出，故此，關係泰國的經濟至深且鉅。據曼谷「世界日報」經濟版的統計：在一九五二年以前，泰國的對外貿易通常是出超的。例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間，由泰國運來香港的貨物為一億三千一百十七萬港元，其中的泰米約佔八千九百四十五萬港元；其餘尚有柚木、生牛、牛皮及落花生等，合共僅佔四千一百七十二萬港元。而從香港方面輸入泰國的貨物，則為九千三百一十八萬港元，給泰國出超了三千七百九十萬港元之多。

再就泰國的整個對外貿易來看，也往往是出超的。一九四八年的進口貨為十七億五千七百餘株（暹幣），而出口貨值則達二十億零七千九百萬株，出超了三億二千二百萬株。一九五〇年進口貨值為二十八億八千一百萬株，而出口貨值則達三十五億七千六百萬株，竟出超了六億九千五百萬株。又一九五一年進口為三十七億一千四百萬株，而出口貨值達四十四億七千三百萬株，更出超了七億五千九百萬株。但至一九五二年的進口貨值一躍增至五十六億七千八百萬株，出口貨值則僅有五十八億四千一百萬株，出超突然降至一億六千三百萬株了！

這裏面有什麼原因呢？其主要的因素之一是：輸往香港的泰米雖然逐年都有增加，然而，泰國的其他農產品，則似乎受了聯合國禁運的影響。由於泰國除了產米著稱之外，尚有樹膠、落花生、甘蔗和椰子等，戰後的種膠面積大增。一九五〇年達一百四十八萬萊（每萊等於一千六百平方公尺），產量為十萬二千噸，而其輸出量則不及以往的百分之七十；加以戰後擴軍備戰，以致財政經濟因外滙減縮而陷於深刻的危機。更主要的是：這個得天獨厚的東南亞王國，由於它是著名的世界糧食倉庫，因而成為共產黨企圖積極奪取的對象。

事實上，中共對泰國一直沒有放鬆，同時，中共自己也不否認，一九六九年六月廿三日中共「人民日報」曾透露：泰共的武裝力量，已在全泰國七十一府中的三十三個府進行活動。而中共「新華社」於同年八月七日，轉播泰共「人民之聲」的消息提出：「據不完全的統計：四年來泰國各地人民武裝部隊，先後同敵人戰鬥達兩千二百多次，估計共打死打傷敵人至少達四千三百人，擊落敵機共五十多架，截獲敵人的糧船糧車達五十餘萬噸。……」

另一個主要原因則為：白米滯銷的關係，泰國有句俗語說：「一農傷百商」。蓋米糧不能輸出，非但農民生活會受影響，即商人也會因農民缺乏購買力而鬧不景氣。一九五三年泰國全國存額達一百萬噸無法輸出，使到米價下跌，對泰國的經濟威脅，與共黨威脅同樣嚴重。加上一九五四年泰國有一部份地區遭到旱災，收成銳減。原來泰國糧食的歉收是週期性的——即四年的豐收後，必有一次歉收。這種情形百驗不爽，故在一九五八年至七〇年間，都曾發生此種現象，致有許多米商乘機漲價或囤積居奇，影響物價波動。

共黨企圖奪此糧倉

二十多年來一直擺在泰國面前的兩個重大問題是：除了如何加強其軍事力量，以防止共黨滲透或擾亂社會的威脅行動外，其次要算是米糧的管制或輸出問題——前者屬泰國防部的責任，隨時嚴防共黨於收穫時期（每年十月）暴動，而必須加強戒備，以免它們到處搶刼，襲擊糧船或農村糧倉。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五日，一艘自巴吞他尼府載米三百廿噸的泰國糧船，剛運到湄公河的灘頭時，即遭共黨攔刼不遂，而終被共黨開槍擊沉無遺！後者則屬於泰經濟部及對外貿易部，每天要把糧食市場列入電視節目播出，並隨時檢查火礱商向農人購米的價格；尤其對於天災人禍，更須進行嚴密地防範。如果共黨眞的奪取了這個亞洲糧倉，則無形中便會增加共黨侵畧世界的經濟力量，而使亞洲不少地區均將遭到糧荒的打擊！

泰國政府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間，其所以突然宣佈限制白米出口，主要原因是由於同年八、九月間，正是收穫的時期，而湄公河因山洪暴發突然泛濫成災，令到該河流沿岸達三百五十餘英畝的沃田，迅速受遭沒，嚴重地損失了那年的收成，從而導致泰國國內的米價上升。為了安定人心和平抑物價起見，故泰政府不能不採取限制白米出口的措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泰國當局曾進一步地強迫米商和農民，公開宣佈他們的所有存米；並限於同年四月十五日至三十日之間，要求那些擁有五噸以上穀物，或一千公斤白米存貨的泰國居民，就必須公佈其數字，以便登記，否則一經查悉，將嚴予處分。

至於去年六月中旬，泰政府宣佈禁米出口的原因又是怎樣的呢？據當時的消息透露：去年政府對於食米產量的估計發生錯誤，起初估計最少可達一千三百萬噸的收成，但是後來的數字卻發現銳減，除已輸出了六十萬噸外，其時全國的存糧僅有一百八十萬噸。而外地要求輸往的則日益增多，截至去年五月杪，印尼要求十五萬噸，馬來西亞九萬噸，菲律賓三十萬噸，新加坡二萬五千噸，香港一萬噸，以致供不應求。今日泰國人民也受到米價高漲威脅，所以減少出口。幸好台灣方面最近運來一部份蓬萊米，以低價一元八毛供應港九市民，許多台灣土產公司都有發售，這才是眞正照顧香港同胞呢。

我看美加【31】

吳人傑

三百六十度電影

在三百六十度銀幕上放映的是和路狄斯尼的出品，他盡量搜集適宜於全銀幕的鏡頭，一節一節放映。其中如加拿大騎兵的檢閱，紐約自由神像等等，許多鏡頭從直升機拍；也有些是在鬧市中從汽車拍的，前後左右的情形都看到，觀眾們彷彿身在直升機及汽車內。

最美妙是在大自然的原野中，遠山近水，歷歷在目，看前可以，看後亦得。

這種電影用四部放映機同時放映的，每部機的畫面是九十度，難得是四個畫面接口處沒有參差。不過，發明者也防到這一點，接口處故意留有小小距離，這方法是聰明的。

三百六十度電影使人置身新的境界。老萬從手搖機的默片時代看電影看到今天，這幾十年當中，電影技術的進步，確是驚人。三百六十度電影不但畫面全面，聲音也全面。那一個角度的畫面和聲音完全配合，所謂四聲道立體聲，也不過如此而已。

世界人類

儀。從外表看，約莫有十層樓那麼高，是用鋁質搭成的架子，然後每一格當中鑲上透明塑膠。老萬覺得這地球儀的建造，「偉大」猶其餘事，內面設計，六七年後的今天看來，仍然覺得十分有意義。這地球儀是博覽會內最有警惕性的場館，它人命名為「世界人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世界，一切競趨科學化的結果，給人類帶來許多問題，如天然生態、環境污染、吸毒等等，都是今天困擾人類的嚴重事情。走進地球儀就見到一堆一堆廢棄的汽車，也看到一些住屋的後巷，骯髒、堆滿廢物——人們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

地球儀裏面，有許多自動電梯，把遊客帶到每一陳列館，這些陳列館不少是費盡心思的。有時你在森林中，不見天日。又會在罪惡之街，見到許多假人，他們有名有姓，因為吸毒而判了刑。

這裏又看到許多統計數字，都和人類生活有關。世界愈文明，科學愈發達，人類問題愈多。尤其今天世界正受到石油問題困擾，使老萬愈覺得這場館的設計有先見之明。如果今天交通仍然靠馬車，或用煤推動火車的話，就不會有石油短

許多需要解決而仍沒解決的事情，縈繞在腦海。相信這地球儀是滿地可世界博覽會的最大特色，保存到今天，仍吸引來這麼多的各地遊客，老萬認為它不算是「失敗」的博覽會，雖然被批評遠不及東京博覽會；但老萬也看過一九六〇年在西雅圖舉行的博覽會舊址，和滿地可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無法比擬。

不過，一九七四年在美國華盛頓州舉行的博覽會，肯定非常偉大。雖然目前世界正受能源問題打擊，但這博覽會已定今年五月至十月舉行，目前，相距只有四個多月，一切籌備就緒，大概不致受石油問題影響。

每隔四年舉行一次的世界博覽會，當然每一屆都比前進步。不過，美國太遠，不像到東京方便，且今年香港決定不參加，博覽會中沒有香港館，雖不會減低遊客遊興，但香港人似乎有點「失威」了。

老萬覺得新的博覽會會有個好處，中國館裏面，不會有中共的無聊宣傳品，因為世界博覽會在美國舉行，美國還未跟中共建立邦交，當然不會在裏面看到毛語錄。

多倫多喜來登

，多倫多香港移民比滿地可多；更多黃色面孔的加拿大城市卻是溫哥華。這三個大城市也以溫哥華發展最快。

在多倫多我們住喜來登酒店，世界各大城市幾乎都有喜來登系酒店，尖沙咀地王開幕不久的喜來登酒店，也屬他們一系。不過，多倫多喜來登和香港喜來登是蚊髀牛髀之別。多倫多喜來登十分巨型，落成不久，附設商場，有些店戶還未開張，酒店若干部分也未開始使用。

這家酒店範圍內就有三間戲院和劇場，規模之大，可以見之。附設商場店戶有一百幾十間，大堂高如教堂，多節長長的自動電梯，把客人送上各樓。酒吧、餐廳、舞廳、茶廳數不清。在喜來登系酒店中，這可能是最「巨大」的一家。

喜來登的特色，一切設計用濃厚色彩，大紅大綠。檀香山喜來登的地毯、牆壁，大花大朵。波士頓喜來登房間地毯、牆壁、傢具、窗帘等都用紅白藍三色，這種設計，可說大膽。

為了酒店新，房租較貴。不過，比起其他老式酒店，該是價有所值。人家精心設計，你只多付十八元，便享受得到，倒很化得來呢。

香港地方小，雖有這樣規模的酒店，也許並不因為沒有這麼大的財團，而是沒有這麼大的地皮。就算有這麼大的地皮，恐怕也捨不得如此浪費。

美國加拿大建築物大都保留許

喜來登系酒店，多倫多和香港有完全兩樣的氣派。其實，以香港旅遊事業的發達，很可能容得下多倫多喜來登這樣規模的大酒店，但誰都不敢作這巨大投資。

香港富麗華酒店的餐廳，據說也是喜來登設計人設計的，用色等等，確有些喜來登的味道。設計的成功，是他能表現出特色。美國許多系酒店如假日酒店、希爾頓、凱悅等，各有特色。老萬特別喜愛喜來登一系。新的設計，具有時代藝術性，住在這裏，不但求舒適的一宿，種種新型設計，更十分值得欣賞！

楊街的嬉皮士

多倫多有一條楊街Young St.，是多倫多嬉皮士集中地，也是多倫多最熱鬧的街道。和香港美梨道的週末一樣，楊街不許汽車行駛，兩邊截斷，遊客不必避車，可在馬路上隨意徜徉。

楊街兩邊有各式各樣的店舖，特別可在夜間營業。一般商店下午六點後就要打烊，這兒商店似有夜市特權。

爲了汽車不許駛進，許多咖啡店及小吃館子桌子擺出馬路，別有風味。樓上小電影架步很多，也有表演藝術裸舞，老萬在美加幾個星期，對這套已引不起興趣，沒有破鈔參觀，所有這類東西，不外如此，變不出什麼花樣來。

老萬在這些店舖中，特別欣賞一家新型電影院，外型設計，固然中裝有電視機，未放映的新片預告在電視機映出，這樣，對觀眾的宣傳與吸引力當然比呆照有效得多。

楊街街頭所見，除了好奇的遊客外，多是加拿大的男女嬉皮士。不曉得他們有沒有抽大蔴，看來他們是活在迷幻的世界裏，沒把別人放在眼內，也不管人家對他觀感如何，往往在馬路當中休憩椅上摟作一團，互相愛撫。這情形道學先生看了定會大呼「世風日下」！

老萬覺得在加拿大見到的嬉皮士比美國爲多，大概嬉皮士之風熱潮已過，美國青年過了那麼多年嬉皮士生活，已經膩了，興趣減低，因此不少青年還我本來面目，也許加拿大青年「入伍」較遲，所以現在還大量存在。老萬頭腦雖不十分冬烘，不過對嬉皮士實無好感，雖然他們的口號「只要造愛，不要戰爭」有助於世界和平，可是他們的怪相，看起來實在叫人不舒服。同時，我更討厭他們太骯髒。老實說，他們雖以「造愛」號召，可是，見到那些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女嬉皮，連色狼也不會有興趣跟她們造愛；正常的女人見到那些鬚髮難分的野男人，也絕對不會引起興趣。

不過，即使厭惡嬉皮士，楊街也值得一遊。再說，晚上也沒有什麼地方好玩，不上夜總會的話，到這兒看看風光，逛逛公司，買點紀念品，倒很不錯。唐人街在楊街旁邊，因爲楊街熱鬧，唐人街也會要求政府作同樣安排，不准通車，

他鄉遇故知

在多倫多我訪晤一位老朋友，他過去是我們的家庭醫生，二十年以上的朋友，就是內科醫生鄔洪厚。他過去在香港執業，六年前移民加拿大，在多倫多行醫。他畢業加拿大醫科，不必經過什麼考試，就可在加從事醫療工作。

鄔洪厚醫生是位好好先生，有朋友以爲他移民加拿大是「怕得要死」；他解釋說，他的移民計劃，早已在六七年五月之前，移民目的是要培養兒女。在香港，學業上和職業上都不容易得到較好機會。

鄔醫生住在多倫多市區以外，開車要一個小時多才到達，不過在外國一個小時路程算是很近了。他住的是一幢標準美加式住宅樓宇，一樓一底，還有一個地室，複式建築，很舒適。他在香港時老萬也到過他家，大坑道上那層寬敞的樓宇，受到很多人羨慕；不過，以這幢住宅樓宇相較，卻有天淵之別。

鄔醫生剛好休假在家，見了遠道而來的老朋友，夫婦倆迎出階前，熱烈握手，互相問好。不見多年，他面色黝黑，不像在香港時那麼一位文弱書生的樣子。他笑着指指門前整齊的花草，說：我是憑這些鍛鍊好結實的身子。他說在休假的時就剪草、栽花，不但做好園藝工作，家裏許多事情也要他動手，因而使他身體比前好得多。

許多香港移民不大能適應加拿大生活，尤其在多倫多，冬天有一。一年只有一半時間在暖和天氣中，很多人吃不消。不過，鄔醫生過去在加唸書，早已適應；同時，他在這裏有好的工作，一家大小，生活自然過得很寫意。

以前他在一家醫院做事，現在和另一位外國醫生共同經營一個醫務所，不但入息比在醫院中工作好，而且較自由，只要另一位醫生暫時代爲照顧病人，他便可休假，到處玩玩，不如在香港時那麼緊張。

一般私家醫生約有三四萬元一年入息，不過，稅很重，能拿到手的當然沒這數目。醫生在香港是天之驕子，當然不會羨慕加拿大行醫的同業，何況這裏又不能過飲食徵逐的生活，夏天剪草，冬天剷雪，那有上火山、打蔴雀好玩？不過，過慣香港的熱鬧生活，有些人會覺得加拿大的寧靜生活更好。鄔醫生對他目前的日子顯然很滿意，他會覺得比在香港過得更快樂，尤其兒女教育問題，一點不用傷腦筋。

據說，世界上保健制度辦得最好是英國和加拿大，加拿大每年只要繳交百多元保健費，一家人的醫藥就受到保障，看醫生，甚至進醫院動手術，也不必另行付費。如果這種制度也能在香港推行，一定大受歡迎。

鄔醫生告訴我在加拿大當醫生和香港不同的地方，香港醫生收費，可以自由定價，有些醫生連吃藥打針，只收十多廿元；卻要看看也要一張紅底。私家醫院的病房，一個月可以漲幾次價。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鄧穎超看看周恩來，說道：「你平時聰明過人，怎麼胡塗起來。」

周恩來陪笑說道：「我在別人跟前好似很聰明，但是同你一比，就顯得蠢了。」

林彪心裏暗暗好笑，覺得周恩來實在有急才，這一套工夫就非常人可及。

果然鄧穎超聽到周恩來一恭維，頓時心花怒放，說道：「外邊不知道的以爲你很聰明，實際上你什麼事不是靠老娘從中耳提面命。」

林彪忍住笑說道：「這些事，師母不說，我們也都知道。」

鄧穎超問道：「你們眞知道。」

林彪說道：「我怎麼敢騙師母，還是請師母談談王雪艇的事吧！我們這個老鄉什麼都好，就是愛作官。」

鄧穎超說道：「你們都知道他這個脾氣，就應當抓住他的弱點進攻。王雪艇這人因爲愛作官，所以抱定一個原則，決不得罪人，你同他講什麼，他都不會使你難堪，也不會斷然拒絕，這樣你就可以同他纏了，像小諸葛那樣，你未說出來的話他先替你說了，還有什麼好談的。」

周恩來拍下鄧穎超肩膀，說道：「小超，你眞行，我回到延安住柄了，腦筋沒有你靈活，見解也差多了，你說的一點不錯，我回到延安報告黨中央，就這樣辦！」

鄧穎超被周恩來一頓恭維，怒氣全銷，也不再要留下周恩來，過了兩日，軍委會安排好專機，兩人一道飛回延安。

周恩來，林彪下了飛機，就坐上卡車去到棗園見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見面笑問道：「怎麼？你們兩人吃了小諸葛的苦頭，被他訓了一場，是吧！」

林彪問道：「主席怎麼消息這麼靈通，我們在一起談話時，總共只有四個人在坐，何白二公之外，就是周先生同我。」

毛澤東笑道：「小諸葛身旁有我們的人。」

林彪與周恩來互看一眼，不好接腔。

毛澤東笑道：「眞諸葛身旁還有個魏延哩！何況小諸葛。」

林彪說道：「無論如何，下次不能再同白健生談了，此人太厲害。」

毛澤東說道：「我本來沒有意思要你去同他談的，是你們校長的面諭，不能不照辦，現在先停一停，我另外想辦法。」

周恩來說道：「再派人去重慶談判，最好另換一個人，我要留在延安。」

毛澤東笑道：「你是躲避穎超同志，不過，懶蛤蟆躲不掉端午節，你躲了今天，躲不掉明天，躲了今年，也躲不掉明年，總不是辦法。」

江青插嘴笑道：「副主席同志額頭不痛了。」

周恩來當時驚了一下，馬上也恢復正常，笑道：「早就不痛了，謝謝江青同志的關心。」

毛澤東說道：「你們回去休息吧！這件事我們再商量。」

出了棗園，林彪悄悄問周恩來：「周先生，毛主席簡直有千里眼，順風耳了。」

周恩來說道：「你明白就好了，以後說話要多注意。」

毛澤東在周、林走後，就着人去請活曹操。不大時間，活曹操來到，毛澤東當將周恩來、林彪在重慶會談經過說了一遍，詢問活曹操意見。

活曹操說道：「第一回合的談判雖然沒有結果，但是，總算把我們的條件轉過去了，今後再談判也就以此作爲基礎，逐步向前發展。」

毛澤東說道：「不過，照我看，國民黨沒有接受的可能。」

活曹操說道：「在目前來說，國民黨自不可能接受，但是，局勢更惡化時，他們就要考慮接受了。」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說局勢更惡化，是指那一方面。」

活曹操說道：「當然是指各方面而言，主要是日本皇軍的大舉進攻，蘇聯紅軍在新疆點起火頭，我們部隊在各解放區配合皇軍作戰，大量消滅國民黨軍隊，擴大解放區。到那時國民黨就要向我們讓步了。」

毛澤東說道：「你說的這幾條，蘇聯方面老狄

回去之後倘無回音，不知史大林肯不肯支持我們，唯一希望只有寄於日本皇軍身上，我已派人與日方作戰部聯絡，但日方反而要求我方主動向國民黨部隊進攻，牽制國民黨軍力，他們才可以從容發動攻勢。」

活曹操說道：「我們在皇軍後面所開闢解放區，仍有部份地區有國民黨部隊及行政機構，只要力量許可，卽使日軍不催我們打，我們也應該主動進攻。」

毛澤東說道：「林老意見不錯，馬上就着彭德懷下令，各游擊區向國民黨軍隊普遍發動攻勢，只要我們這邊有了成就，日本就沒有辦法不發動大規模攻勢了。」

活曹操說道：「不過，還要有個重點，若是一齊進攻，未必便有重大戰果，日軍以爲我們是敷衍，他們也未必肯認眞發動攻勢。」

毛澤東說道：「林老說的不錯，我們要選擇一個目標，這樣好了，就以山東省的秦啓榮爲目標，先解決了秦啓榮再說。」

活曹操點頭道：「很好，主席，就要彭德懷下令好了。」

秦啓榮是山東鄒縣人，中央軍校畢業，在校肄業時便參加北伐，擔任宣傳工作，北伐軍底定中原後，秦啓榮又回到南京參加畢業考試，成績特別優異，被派去陸軍大學特別黨部辦理黨務工作，不久，派去山東擔任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

抗戰開始，山東大部地區淪陷，秦啓榮奉軍委會別動總隊命令擔任魯北游擊司令。以後改任冀魯邊區游擊司令，第五縱隊司令，領導下游擊隊及非戰鬪人員有三十萬，從事衞國保鄉工作。

共軍在抗戰後，由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率領一部份進入山東，首先就碰上秦啓榮。秦啓榮對共軍到處攻擊縣政府，殘殺行政人員，變更行政組織，自不能容忍，最初提出嚴重交涉，以後共軍突然向秦部發動襲擊，雙方乃發生戰爭。共產黨平時以長於組織自詡，但秦啓榮更長於組織，本身旣是山東人，又是中央任命的官吏，天時地利人和皆佔先，以組織對組織，共黨始終不能佔上風。當時共軍藉抗戰之名，向黃河以北各省大量滲透，一路殺官奪印，攻城略地，無往不利。一九四〇年十月，重慶記者有一個訪問團去延安，見到毛澤東，提起共軍在敵後襲擊國軍的事，引動了毛澤東的肝火，毛澤東當時說：「張蔭梧，秦啓榮是兩位磨擦專家，簡直是無法無天，同漢奸行爲很少區別。」以後中共就集中全力攻擊張、秦兩部，張部首先被襲擊，所部官兵或死或俘，全部消滅。山東因距離共軍根據地較遠，秦啓榮努力支撐，但共軍全部控制河北後，主力湧入魯北，秦啓榮乃退向魯南。又奉中央命令擔任山東省建設廳廳長。

此時，山東已大部入於共軍掌握，原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辭職獲准，中央命令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部下五十一軍軍長牟中珩繼任。于部雖有五十一、五十七兩個軍，在山東亦無法立足，乃呈准中央撤向津浦鐵路以西，總部及省政府設在安徽省阜陽縣，秦啓榮是省府建設廳長，自然要隨省府遷移。于學忠奉到命令之後，召開會議，宣佈中央意旨。秦啓榮卽席說道：「總部及省府全部遷入安徽，整個山東委之於敵人及共軍，我們身爲地方官吏，又是山東人，深覺愧對山東父老。」

于學忠一向認爲秦啓榮是中央系統，心存芥蒂，當時說道：「這是中央命令，我們怎能不服從呢？」

秦啓榮說道：「中央是根據總部及省府的請求而下命令，並不能認爲這是中央的意旨，啓榮覺得我們都是山東人，爲桑梓服務，太平時期我們在故鄉作官，危急時我們撤向安全地帶，能共安樂不能共患難，卽使山東父老沒有責言，內心也不能自安。」

于學忠變色問道：「秦廳長，你的意思怎樣辦？」

秦啓榮說道：「如果總部同省府眞要撤走，啓榮願留在山東境內打游擊，打到最後爲止。」

牟中珩比較忠厚，說道：「秦廳長，這件事可要多多考慮，我們目前以全力尙不能抵抗共軍配合日軍的進攻，如果主力撤走，你獨自怎能支持。」

秦啓榮說道：「最多不過一死，還有什麼問題，我是山東人，作山東的官，官職一日未交卸，決不離開山東，活着在山東執行職權，死了就埋在山東土地上。」

于學忠點點頭，說道：「這樣也好，我可以把秦廳長的意見報請中央決定。」

散會後，于學忠就將秦啓榮意見電呈中央，旋奉中央命令派秦啓榮以山東省建設廳廳長兼任魯南辦事處主任留駐山東。當時山東省政府尙保有沂蒙、莒安一帶山區，山東省政府及蘇魯總司令部撤走後，共軍與日軍兩路來攻，秦啓榮乃遷至安邱北之輝渠另建根據地。

此時毛澤東要彭德懷發佈的命令也到達，嚴令山東共軍必須消滅秦啓榮部，必要時可約同日軍配合進攻。山東方面共軍指揮權已落入陳毅之手，陳毅是從江蘇北上進入山東，將山東共區合併爲一。但對山東情況不太熟悉，就命令王建安負責進攻，如果不能得手，再通過聯絡部向日軍請援。

陳公博逃亡日本目覩記（六）

任思

帶來中儲券悉成廢紙

下面又是東中氏憶述當日商談情況：

「當天黃昏時分我到好日莊去，那是爲了要詢問他們要住在這裏多久，以便準備糧食。小川中尉見我來了，便和我走進右面的房間，和那個能操日語的秘書長周隆庠一起，舉行三人會談。

「在那時候，小川先生從他的褲袋掏出一大帙鈔票來，原來是汪政府發行的中儲券，爲數一百萬元。

「那時中儲券一元相當於日元一角八分，一百萬元就是十八萬日元，以日本物價目前等於投降時的三百倍計算，亦即等於今日的五千四百萬日元（約合港幣九十萬元），是一筆可觀的巨欵了，可惜日本投降後，南京政府已於八月十七日發出解體宣言，這些紙幣已不能流通，所以形同廢紙。小川也得悉其情，第二日由他出面請求，向市政當局暫借二萬日元，作爲應付各項支銷之用。

「爲了找尋新的隱匿場所，小川由我的上司兵事系主任倉敷恒德陪同出發，這位倉敷先生當時約五十歲年紀，已在距今十年前物故。」

喬裝改扮搬進望湖樓

閑話少提，且說小川由倉敷陪同，離開米子，搭火車向東進發，終於在距離米子不遠的東鄉湖附近，物色到淺津地方一間名叫望湖樓的旅館，經洽商後，以月租一萬元代價，向館主中島租得全座，作爲陳公博一行的居停，小川當時向館主言明，住客是中國（南京）政府主席和他的隨從，以後費用由日本駐南京大使谷正之滙來一億元項下撥付，不必擔心，但有一點就是必須守秘。當時一萬日元是個大數目，旅館主人正苦於沒有生意，忽然來了這麼一位大主顧，不禁喜出望外。

地方找妥，小川回到米子，把陳公博一行帶來。

說起「搬場」的經過，也相當有趣，陳公博等五個男性全部穿上軍屬制服，腰掛長劍，頭戴軍帽。兩個女的則穿上由米子婦女會借來的戰時日本婦女「服務裝」（畧似軍服），又恐怕搭火車會露出破綻，結果借到一輛大巴士。

中島夫婦回憶當年事

關於陳公博等抵達望湖樓後的情況，望湖樓主人中島夫婦均在場目擊其事，以下是夫婦二人的憶述：

中島：「他們一行人（指陳公博等）從那輛燃木炭的巴士走下來時，人人都作軍裝，其中且有佩着短槍者，這些槍械其後由小川中尉統統交給我保管，原來都是實彈的。日後我在他們離開時，把槍交還，但槍彈則早已全部抛入湖中。」

中島夫人：「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是覺得抱歉，因爲據小川中尉說，陳公博主席是一個地位足可與日本天皇相抗衡，對等談話的身份，而現在落得要逃亡到日本的窮鄉僻壞來棲身，再說，美軍早晚都要來到這裏，萬一被他們發現陳先生的踪跡，則我們該當何罪！想到這裏，不寒而慄！」

三封親筆信報告行踪

以下是小川中尉繼續的憶述：

坦白說，我從南京出發以來，精神肉體緊張疲勞已達極點；論理要像死一般地睡了一大覺了，可是來到這裏，[illegible]

到達了亡命的大門口，今後方針如何？一定要到東京走一趟，向上級請示才對。爲了這樣重大的原因，第二天晚上，我偕同周秘書長訪謁陳主席，把我的意見陳述：

陳公博當下說道：「你說得對，我也希望早日向日本政府報告我的行踪。」我當即點頭表示贊同，因爲我是奉日本的中國派遣總部命令帶領陳等一行來此，當然要聽軍（指陸軍省及參謀本部）及政府的指示。爲此之故，我要求陳公博給我寫三封親筆信：一封致首相東久邇；一封致陸軍大臣下村大將；另一封致外務大臣重光葵。以便由我單人匹馬，逕到東京請示今後行止。陳公博對此立刻同意，答應馬上就寫信。

但是，信寫好不等於就可以立即啓程，因爲留下陳公博等於望湖樓，是否安全也有問題。關於這一分安排，小川中尉本人也忘記了，倒是那個陪同前來的米子市政事務所職員東中氏有所記憶，他說：

「我們在八月二十六深夜到達望湖樓，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就和小川中尉到該地所屬的鳥取縣政府去，請求對陳公博等人加以保護。經過和警察部長和內政部長談商，他們認爲茲事體大，不能由區區一個縣政府負責，應由國家（指東京的日本政府）出頭應付。不過說來說去，他們還是答應派兩名便裝警探，到望湖樓當値，暗中保護。至此，小川中尉也就放心啓程到東京去了。

陸軍部反應十分冷淡

在小川啓程之前，他已打了一封電報到東京，內容簡單，僅說：「陳主席一行已離南京，現在淺[illegible]溫泉，一[illegible]人是「支那班」[illegible]，照理應由陸軍省

或參謀本部收取，下署一個「梅」字，那是中國派遣軍總部顧問部的略稱，如果收電人是陸軍省或參謀本部，他們會知道發電人是誰的。因爲一有「梅」字，電文便會交給專門處理中國事務的「支那班」辦理。

小川中尉回憶他從淺津溫泉到東京是八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日，那時鐵路交通相當混亂，復員軍人和疏散難民重返家園者絡繹於途，好不容易才捱過一天旅程，在當時深夜抵達東京，就在車站的長椅上歇了一宵，天亮時便逕到陸軍省，請求謁見陸軍次長若松只一。若松見來人不過是個中尉，當然不會出見，僅派副官出問何事？小川便將事實說明，同時把陳公博的三封親筆信交出。

親筆信的內容我是知道的，那是陳公博在望湖樓當着我們面前用毛筆所寫，原文係中文，措詞十分謙虛，大意是：

「余感覺繼續留在南京，可能發生更多意外紛爭，對中日兩國均屬無益，故採納來日本之提議。余亦不願因此使日本政府感覺困惑，如此需要，請不吝告知，藉此機會，向閣下傳達余已抵達日本之訊息而已。……」

不料那個副官接了信，僅冷冷的回答：「此事當交由有關部門處理。」完全是打官腔，一點沒有進一步商談的意向。

外務省要接管陳公博

小川滿腹憤懣，又不敢發作，只得告辭，轉念這個時候，軍方已面臨解體，誰也不願再擔責任，事情至此，該由外務省解決，一想到這裏，小川就逕到外務省外務次官田尻，和總務課長大野。

田尻聽了陳公博來日的消息，恍如晴天霹靂，一驚非同小可！此人本是大東亞省的負責人，大東亞省就是戰時日本政府專門用以處理東南亞各被佔領國家事宜的部門，日本投降後，已於八月二十五日撤消，那時正辦理未了事務。

小川後來得到的答覆也非常可驚，這就是：外務省決定「接管」陳公博。小川因爲是軍方人物，外務省叫他「不必再管這事」。這答覆也使小川有如「晴天霹靂。」

幾天之後，外務省所派的專員，已出現在陳公博等隱匿的望湖樓，其中二人，一個是當時的外務省調查官山本晃（此人在戰後歷任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一等書記，現任外務省事務官）；另一人是當時大東亞省中國事務局總務課事務官（現職爲宮內廳事務官）仲村清。

山本晃與仲村清憶述

這裏且先聽山本晃對於此事的憶述：

「我因父親經商關係，在中定畢業前一直隨父在中國到處居住，後來回到日本讀大學，又替一個英國人做私人秘書，碰巧他也是和中國有關的商人，使我又有機會在中國走動，一九三五年我入外務省工作，奉派在北京、上海等地服務，所以中國好比我的第二故鄉。

「太平洋戰爭前，我有一個時期奉派在華盛頓工作，不久又調到巴西，目的在利用中南美的中立收集有關美國的情報。後來調回日本，在外務省追隨外務大臣重光葵，主要是擔任中國語的傳譯。

「關於陳公博事件，我也是突然接到命令，說陳公博來了日本，命我立刻去照應他，當時吩咐我的是外務省人事課長湯川（任思按：現任日本駐英大使），至於當時是否爲此事會晤見重光葵外相，則已忘記。

「至於我所瞭解的，當時情況是陳公博一行人等乘搭一架日本軍機從南京飛到米子，這事外務省絕不知情，是他們抵步之後才與外務省有聯絡，實在這事也令到外務省十分困惑，不過既來之，則安之，只得立刻派人照應，再作打算吧了。」

另據當年偕同山本晃到望湖樓「接管」陳公博的另一官員仲村清說：

「我也是突然奉召謁見重光葵外相，他告訴我們，陳公博來了日本，要去照應他。我雖然在上海及廈門的日本領事館作過，但中國話說得不好，不過有山本兄在，我也放心了。我想我被選爲專使，主要理由是那時我年約三十，又是獨身漢，進行照應工作比較方便。

「記得我很快就偕山本兄出發，和陳公博主席晤見，他們住的地方是湖中的一個溫泉旅館，我們也在那兒住過一兩天，當時奉命來照應陳公博的，還有吉川重藏（任思按：現任駐以色列大使）、大野勝己（曾任駐英大使）等人。

「這件照應陳公博的任務，我記得外務省稱之爲『東山工作』，第一步就是把陳公博一行從望湖樓接到京都安置。」

「東山工作」早有計劃

根據山本、仲村兩人的說法，則陳公博亡命日本的有關任務，早已由小川中尉移到外務省負責，而小川中尉本人也不知情，還以爲親自到東京請示，所以當外務省的次官田尻對他說「這事已不要你管」時，小川覺茫然不知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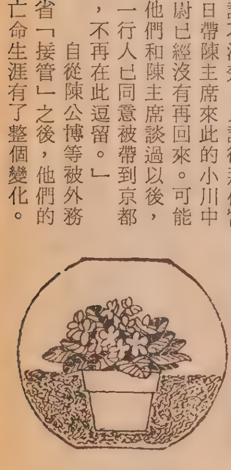
到底外務省在什麼時候接辦這件任務？在陳公博等從南京起飛時便開始嗎？還是抵達日本時才移交？如照仲村所稱，接應陳公博是「東山工作」的話，則工作而有名稱，自必經過事先準備，看情形是有計劃而不是突然的。

又根據望湖樓旅館的主人中島夫婦憶述日外務省派官員前來接應陳公博的情形，也和前述相當吻合。

中島說：「我記得外務省派來兩個相當年輕的官員，他們還向我出示身份證明，表明此行係奉命將陳主席等帶往京都。由於事出突然，我也不知怎樣才好，我只記得他們在旅館住了一兩晚，很快就把陳主席等帶走了。

中島夫人說：「外務省到底派了多少人來我已記不清楚，只記得那位當日帶陳主席來此的小川中尉已經沒有再回來。可能他們和陳主席談過以後，一行人已同意被帶到京都，不再在此逗留。」

自從陳公博等被外務省「接管」之後，他們的亡命生涯有了整個變化。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初步已籌得一萬七千餘元

希望熱心的朋友多多幫助！

萬人傑為紀念亡兒陳孝昌君而設的助學基金，各方熱烈響應，初步已籌得港幣一萬七千多元（包括戚友奠儀在內）。這是一個長遠的計劃，需要較大的一筆金錢，希望朋友們多多贊助，每年撥出利息，便足應付，不必動用基金，則至為理想。茲將贈欵者芳名臚列於后：

萬人傑 一萬元
陳子家 一千元
廖柱天 一千元
陸奎生 五百元
伍卓琪 五百元
張和 五百元
天堂行腳僧 五百元
施先生 四百元
馮峯 三百元
詹誠 二百元
祁巇鮮 二百元
朱振聲 二百元
林石濂 二百元
尹致中 二百元
何合梅、陳瑞瑤、譚美芳、吳綺、劉潔貞、梁佩琳 共一百八十元
徐紹舜夫婦 一百五十元
歐陽讓、吳佩英、何惠貞、何慕德、潘甜芳、黃國圖、馬國鉷、陳孝暉、周肖美、潘培芳 共一百四十八元
劉達釗、達湋、達楹、敏鉛 共一百元
潘朝彥、潘振良、邵維新、何少松、鄧潔雯 共一百元
鐘聲慈善社 一百元
張治平 一百元
盛朝新 五十元
林照 一百元
鍾文廣 三十元
黃念 一百元
洪夢塵 三十元
繆山 一百元
李景開 二十元
黃文、黃銘、曹牛、陸泰 共八十元
黃少憐 五元
林自力、林綺玲 六十元

小結：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三元正

萬人協會通告

㈠駐會文書譚昇執委，因事請辭，自四月一日起，遺缺暫由王倫言會員接替。

㈡新會員證已辦妥，希各會友於辦公時間，來會領取，（有具體困難者可來信或電話告知，以便派專人送上）。

㈢凡未填寫新入會申請表及寄來照片之會友，請速即填好連同照片寄來本會。

會長 萬人傑
副會長 曾憲光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

為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請朋友們鼎力支持！

我，萬人傑，誠懇呼籲各位識與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支持，俾能達到我的理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以推愛及人的精神，紀念亡兒陳孝昌。他長期與病魔搏鬭，用功不懈，學業上有卓越成績。我知道大學裏也有不少和他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環境欠佳，需要得到幫助，一如我的兒女，他們是賴獎學金的幫助，才得完成學業。我雖以賣文為生，經濟能力有限，仍願以爬格子所得，拿出港幣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合共港幣一萬四千元作為基礎，希望熱心朋友本愛心與同情心，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勷善舉，募集一筆專欵，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將邀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士主持其事。目前如有贈欵，請以劃綫支票逕寄本社；以後將在銀行設一專用戶口，代為辦理。我們在本港及外國的朋友不少，希望能就本身能力，使這椿意義深長的事，收到最佳效果。謝謝！

萬人傑謹啓 三月廿一日

愛與同情

胡漢陽（會員）：天下父母心，長壽誰不欲？無奈天妒英才，這是人間最悲慘的事，非是「無不散的筵席」所能解釋得了。愛與恨是一而二、二而一，愛者愛其枝榮葉茂，源遠流長；恨者恨其天不作美，天不與壽。這種哀痛，其愚公之移山乎？其精衛之塡海乎？要參生死關，達人方知命。我人既窮於與天爭，惟有用全力以擊秦。今日秦始皇——毛共死於我們的手下筆下，中國其永壽矣。請移對孝昌之愛而愛全中國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孝昌其永壽矣！

袁發（會員）：上月的執委會議，您因喪兒之痛，創傷未復，沒有參加，由會副會長向各執委報告您的情況，到會的都不勝唏噓，嘆息這個世界好的人活得不久，爲禍人類的魔頭，卻逍遙自在。

兒女的誕生是生命延續，人到了相當年紀，便要離開這個世界，以後的事，留給下一代的人去接班。傳統的觀念是：多數的中年人會這樣說：我們快老了，以後要看你們年青的一代了。但當年青的一先他而萎謝，就不禁搥胸頓足：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的棒子交給誰？誰承繼我的衣鉢？悲傷、絕望籠罩着，不久，可能也隨着年青的而去了。這是人類感情上的弱點，任您怎樣堅強，也不易解開這個枷鎖。當您確實知道您兒子的不幸時，您也痛哭吐血。但您畢竟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當創痛過後，很快就能平復。非常人幹非常事，我們的國家、社會，極需要您這樣的人才去爲多難的祖國幹一番事業。不用我說，您會更有勁的貫徹初衷，領導萬人協會，繼續努力，向我們的共同目標進發。

經常讀您的文章，當會發現字裏行間，您將快有一位全桶水的兒子，常引以爲樂。但當這桶水將滿的時候，不幸散籬，您滿懷希望，趨於幻滅。將水灌溉在土地上，會長出果實和食物。但老天爺卻無情地將水浪費了，偏偏這些水是我們國家需用的資源，您不過失去了一個兒子，但國家則失去一個人才。您對祖國的熱愛，您的兒子一定接受您的薰陶，將來一定不會中爲洋用。但天不假年，雖盡了人事，可惜已無力挽救。

俊人小說風靡一時，萬人爭誦。一九六七年，萬人傑異軍突起，當年林彬的口誅，萬人傑的筆伐，令左仔怕得要死。而萬人傑三字，也是我國大陸陷共後，在海外反共的文化圈裏，成爲一枝罕有而堅強的反共健筆。尤以在國際上，我國地位處招風雨飄搖中，在香港以「反潮流」之精神，領導反共志士，組織萬人協會，且不斷在報章、雜誌上用鋒利的筆鋒，改變世人視聽，令眼光如豆之輩，從夢中驚醒。無可置疑，萬人傑之名，在香港鮮人不知，於是乎……？

「萬人傑個仔死咗！」

「乜話!?」

無論是您認識的朋友，或不認識的讀者，深表示惋惜、哀悼外，還有幾分不相信。由此函電紛投，來自各方的同情、慰問，我們可在報上得知。舍妹讀三三〇期雜誌時，淚珠兒滾滾流下，不能自已。我早該揮箋向您致意，但下筆不能流暢，只能逐段堆砌，已花去我不少時間，像您日寫萬言，實令人佩服萬分！

林挺（讀者）：驚聞先生遭喪明之痛，不禁淚下沾襟。我總與令郎緣慳一面，但覩令郎遺照之英姿，竟爾夭折，命也。天下父母者，無不爲令郎之死，同聲一哭！上蒼報施善人其如是耶？噫！太狠！先生痛失愛子，反共陣營更痛失良材。然天既妬英才，惟望逆來順受，珍重節哀。我耿耿於心，幾回擱筆，千言萬語，無從表達嗇意，故遲至今天，抄錄先生新十九期浮生小品文章幾句：「人們難逃的一關，生命註定要死，精壯如李小龍，號稱天下無敵，仍難免英年死亡。」錄先生之文章，以慰賢伉儷，并望達人知命，繼續堅強，爲反共前途努力。

余鑑明（出版家）：月前弟出外旅行，日昨返港，驚悉令郎孝昌世兄在美去世，英年早逝，至爲哀悼！兄之悲痛，更非任何人勸慰所能抑止，但人生旅途，均爲同一終點，到達終點之時間，遲早畧有不同耳。尙祈節哀，並盼珍重！

湯務重（美國讀者）：由馬森亮兄告知，令少君在美染疾逝世，驚聞之下，不勝哀悼！令郎今日是大好優秀青年；他日是國家社會棟樑，天不造美，竟被徵召歸返大村去惜哉！先生達人，死者已矣，不要太過悲傷。望先生及尊夫人節哀順變，保重身體。先生是一員正義文化猛將，甚愿再接再勵，領導我們，走在前頭！

白雲（讀者）：素未謀面，但「半桶水」的老萬，是我心目中最尊崇的長者。

我友稱先生爲香港報界三傑之一，另外二傑爲何，並未道出。我認爲惟有先生一傑，餘無他人可匹。

驚悉令郎英年早逝，先生與尊夫人有失愛兒之痛，本港與及國內外與先生同痛者不知千千萬萬也。

孝昌君英靈在天，已得安息，死者已矣，萬望先生與尊夫人息哀珍重，化悲傷爲力量，際此國家多難，失土未復，萬人正需你這條硬漢堅強的領導，還望持起你的正義金光棒，繼續狠狠的把漢奸國賊、民族敗類、小爬蟲、變色蟲、南風草、左口魚等一班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層地獄，叫牠永世不得翻身，造福社會，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張文（會員）：萬會長的愛子死了。心底沉痛，非片言可安慰。身爲會員的我，實無法寫出安慰的話，只覺得讓悠長的時日來沖淡比較好一點。

每期在「萬人雜誌」讀到會長「悼亡兒」的沉痛句子，覺得您兒子多麼慈愛，這愛是永恒的。

死，人人無法逃避，只爭早與遲，英年早喪，實在可悲。但悲痛無法使其再生，唯讓時間把悲哀送走。

孝昌父親是站在反共陣綫最前排的人，孝昌自幼受乃父薰陶，必是位堅貞之士，他死後，我們應得到精神上的鼓勵。我們知道反共大業需要您，沒有您，我們會空虛、孤單。我們要團結在您四周。萬會長，望您節哀順變，放下沉痛的心，携着手，共同為反暴政而奮鬭。

郭家麟（泰國讀者）：讀貴刊驚悉令郎孝昌君病逝客地，尤如星落南天，山河黯淡，何其天妒英才？致令天下父母愛子之心，為之悼惜不已。尚祈以國家民族為重，節哀順變，謹致萬二分衷誠慰問之忱！

李太太（美國讀者）：數月前小妹曾有短函付上，係讀「美東與美西」版後的感想。嗣後在美東版，一直未有「牛馬集」刊出。昨讀三月十一號「牛馬集」與「愛與同情」後，驚悉先生有喪明之痛，小妹內心萬分同情。才疏學淺，在文字上若無適當句語安慰。死者已矣，傷心無補。小妹在遙遙萬里海外，敬希賢伉儷多多節哀，善覷金軀，珍重珍重！

出家人談「愛」

萬人傑

三月二十七日午後，我在家歇息，管理處有更人按門鈴，領來一位中年和尚。他先拿出一張字條給我看，表明他是失去聽覺的人，只可筆談。字條上還表明他此來目的是要見萬人傑。我用手勢告訴他我就是萬人傑，還欵待他坐下。他拿出三封信和五百元現鈔交給我，三封信很長，字體端正，一時沒工夫讀完。他和我筆談，叫我「慢慢讀」，還告訴我五百元是響應亡兒的助學金的。我因一位出家人送來一大筆錢而感訝異，他沒什麼入息，這些錢是很長時間以來的積蓄。他的五百塊錢在我心中的分量，比有錢人的五百萬、五千萬還要重。他到我書房，對着亡兒的遺照合什，默默瞧着，有十分鐘之久。然後，他對我翹起大拇指，表示孝昌是一位英偉的青年。和我筆談一會，見到書桌上堆積的稿子，他告辭了。他雖沒跟我說過一句話，可是在他長長的三封信中，卻表達了無限心意，他對愛另有觀點，這幾封信深深感動了我。我覺得，這三封信值得向讀者公開。

萬人傑先生泊夫人：

這封信是王大娘的裹腳布，你們如不駭怕那一股氣味，就請看下去，怕呢，就請提早一點搏搏實，投籃可也。

從讀「悼亡兒孝昌」一文刊出第一節後，每一期的萬人雜誌出版，我必然先翻看此文，以領畧大作中之至情流露，也希望能早一點知道令郎孝昌為學的一步一趨，留給我以印象。還有，從讀你文前的幾句提要起，我就默默替你們感情方面分擔了一分衝動，也為你們夫婦流過幾次淚水，這也可能是我本人的感情太過脆弱的原故。

依佛學的說法，一切有情都由情欲而有身心，以有身心，才有生死。人是屬於有情（一切生物）中較高級者，所以感情比理智為強，當人的身心受到嚴重的打擊時——如你們之痛失愛子之類的事情，當此之時，別人沒有用安撫情感的方法與技巧來安慰你們，反而出以宗教式之理論與觀點，來侵奪你們感情上的權杖，只有刺激起更惡劣的情緒，這正是法師談空理，牧師說天國，終不能令你們入腦的所以然也。何況不談人事而談天國，不理物情而說空理，是否是教主們在人世間建設宗教之本旨？是很值得再商榷的事。

人生中之生離死別的悲劇，是人世間無法彌縫的缺憾，心靈上的創痛更不是迷謬虛誕的空話所能消除，須知人生之根本來自情欲（愛），傷情的事正是愛欲之果實，所以佛典有言：「諸苦所困，貪愛為本」，就是這一道理。令郎死亡之前，曾幾次向你們表達，說他自己「生活在愛的幸福中」。他說這句話時，是一種純淨的孝敬，但他不會想到，因他如此一再的向你們這樣表示，增加了你們傷痛的沉重分量，這亦證明愛是苦因，大致不錯吧：我想。據此，愛，誠然能與人以無限的幸福，同時，愛，也能與人之無限痛苦！所以說：這是人生中無可彌縫的缺憾。

萬人週刊三三四期刊完了你悼亡兒文的第五續，令郎修學敦品的每一情節，都深印在我的腦海裏，其中有一點非常值得慶讚！在你的筆下，你祇說了他即身的思想言行，我根據你的筆觸所到。再依因果定律推究，判定令郎的後生：是人中正大光明而健康的完人！

大作中會提到他中四時期，英文因一分之差而留級一年，從此之後，對於學行精勤，天聰開展，進步之速，成績之優，似乎有些出乎意外。本來「知子若父」，做父親的既看不準兒子的性格，就足以證明令郎的慧性與宿根，極端深厚的。

於此，我冒昧一下，正是唐突君子，請賢伉儷相信因果之理不妄，輪迴不是迷信，唯解釋不必像傳統式的那麼機械；因為輪迴，從豎的講，不專指前生與後生，自橫的講，更不定從此界生彼界，豎的說的三世，橫的是六道。然則輪迴之理的重點究竟在那裏呢？曰：是從現前的身心活動，去跟過去無始以來的身心活動之經驗相結合，既由已往許許多多活動經驗結合現前的身心活動，現前活動又取得經驗，又轉與今後之身心相結合；以現在望未來，則現在是因，未來為果；活動不拘善惡，力強者必先結果——有如天秤之權與物，重之一端必先墜，理必然也。這一輪迴之理，既能延之為長刦，也能縮之成分秒，蓋心理既無休止狀態（睡夢之時，心理未曾停止，熟睡之時，亦僅比較昏昧而已。）則有情無一時一刻，不在輪轉之中。令郎自中四以來，學業日進，品德日佳，恭敬師長，孝順父母，誠篤友愛，又極仁慈，這些若用佛典術語說，名叫般若智種，全是人格昇華的要素，亦正是說明，他前期的身心活動為因，結成孝順恭敬勤學敦品之果，後期即以孝順恭敬勤學敦品等為活動之因，當然會結更佳之果，有何可疑呢!?再則，他中四以後，身體逐漸發育至長成，心理方面也由童心發展，而意志、感情及於智識都成熟，是一完成成象的材料，而遺憾的是體質壞了，不得不去換一副完善而美好的

工具再來，這是無可懷疑的，不值得慶讃嗎？

雖然，上來仍是祇就令郎個人方面的慧質及根性言，在現實人世間，已不是父母與子女之關係了——假如你們仍一心一意地希望他再來繼續前來未盡之緣，而他在臨死亡之前，亦有深情厚意之心理欲望，所謂上志不移，或說是願力所成，亦有可能仍然結成郎身（單就父母一方而言）的父子母子之關係的，唯有心力，不可思議。寫至此，我該重提一下兩則故事：——

㈠令郎雖然不幸夭殤，可是我們的文化傳承，以爲「揚名聲」爲了「顯父母」，現在令郎賢而有才的名聲，在鄉親朋友之間，幾乎與父親相等，賢伉儷的觀念，應該撥動一下，不要硬以爲有「子」才萬事足，而應該有「此子」已經萬事足了。

㈡世上豪門之子女，先是敗壞世德門風，繼之則破耗父祖之業蹟，遍地可見，所在都有。猶記得若干年前，本港一位紳士逝世，遺二子，爲爭家財，兄弟手槍相向，其中一人被槍殺，另一殺人者法判塡命；該紳士如活着見此局面，彼定必甘願無子以送終也！

以上兩故事對照以觀，定然會破啼爲笑。

先生是高級文化鬪士，我已多年讀你的作品，我能理解你胸襟曠達，有眞智慧。人世間有若干缺陷，定然沒辦法縫補，但是有眞智慧的人，定然可以消解，我即以此祝願先生，運用高度智慧，使夫人也能受到你的影響！

胡言亂語滿紙，還請恕宥！

謹頌儷安！

天堂行腳僧（三月廿四日）

人傑先生：

我沒讀過您任何一部小說，散文也只在報紙的副刊上及萬人雜誌上，遇到就看，有時見着標題不對眼，隨手又放棄，所以您的散文，我也沒全讀。這次您的「悼亡兒……」，不知道文中有何誘惑，竟然使我追循下去，直看到結尾，尾上又駁上條長尾——「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竟也仍然還有誘惑餘味，使我仍欲追循下去；然而「生也有涯，知也無涯」，追到何處爲止呢？成了我現在思想上的大問題了。

到此且止，我忽然想起兩句古老的灰色調調：「一生兒女債，半世老婆奴」，這一完全出自男人自大狂的傲慢說話，姑不問其理由如何，到也說着一點事實。不然的話，即如閣下，已經爲他（您的兒子）還了二十又四年的債了，死了本可以一了百了，何爲乎他還是死不放鬆，伸着討債的債權人的手，爲欠債人的您，竟然無法抗拒，不得賴欠，要繼續還下去呢？這道理就因爲您欠的是「一生債」，而不是「一時債」，就算您是短命吧，也得到您夭亡之一百二，或再短命些，一百歲止，才算還完了這一筆債。假如您不是短命夭亡之輩，而是一個「無量壽」，或者是「長生不老」，又或者是「永生」的人，那您這柱欠單，雖盡未來際（訓爲無有邊無有底止，無有了期等）努力償欠，而終極亦沒可能有還完的時期。請想想，欠兒女的債，并不因爲兒女已經死亡，這條欠單就可以終止不還，并且還須更加倍努力來償還，一些吃過狂藥的失性之人，不能認明這一事實，您想可不可憐！讀「悼亡兒……」時，由您太座口邊洩漏，知道您在兒子尙健存的時候，不惜日爬夜爬，只是爲了還債，讓這個已染癌症的債權人，過得舒適些。現在，這個債權人經已「撒了手」，照理不用日爬夜爬，殊不知望空的理論不符合事實，事實是不只日爬夜爬，「撒了手」更須行爬臥也爬，不止於坐着爬，加緊爬，更得不問晝夜，不顧飢渴，博命去爬，爲什麼？因爲人雖是「撒了手」，而「債權」未曾終止，負債人（父母）必須盡此生命，盡其所能，盡其一切可能的原動力，來努力清還債務；這是先天性欠債，不可能隨其（兒女）「撒了手」，就一了百了。這一情況，倒是我們民族獨厚的秉賦，德性的根源，兩隻腳立地而行動的大本，一切文明進化的基礎。可惜的近幾十年來，不知如何會有極少數幾個人，雖然表面上同一形色，但他們的秉賦之性情，根本都是另一些東西，是不是像菓穀一類植物，當其花蕊將結實尙未結實之頃，有另外一種花粉滲進其中，使結成之菓實成爲不純正的雜類？若正是如此，這幾個人根本即非我族類，廣大的同族子女，應該起而清除，使其還我純淨，不許可雜種再混雜下去。若不是如此，這幾個人何以會產生？現在之科學已很有成績，就是掘開他們的祖墳，提出乃父乃母的骨殖來化驗，也不難化驗出結論。先生高明博大，智識尤其富厚，以爲如何呢？還有：虎狼貓犬，同屬獸類，虎狼同被人目爲野獸，是因爲牠們同嗜血食，凡不是牠們的同類，雖多能如人，遇到牠們都同樣有喪生失命的危險！犬豬則同被人視爲家畜，牠們不只有部分善伺人性，尤其牠們能提供對人類的貢獻。野獸及家畜，有其共同被人欣賞的性格和行爲，不管虎狼性格如何殘刻，牠們不食同類，不傷害自己所生的兒女，并且專心一意的加以保護、餵養、照顧；若遇外來勢力傷害到牠們的兒女，牠們都一樣不理會本身生命的安危，來加以對抗、挽救。一切常見的禽鳥與牲畜，也無一不具備這種天性，自無待敍說了。然而禽獸能夠反哺的，相傳僅有烏鴉，所以自來被人目爲孝鳥，這在禽獸的本分說，幾乎是一種例外。人與禽獸不同的特出點，既不是兩手與兩翼，更不是四肢與四足之分，其特別分別之點，是人上能則孝養父母，下能教育兒女，以及發展情理，適如其分。目前，違悖人性的禽獸，提倡「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又說，「是禽獸的好兒女，」也就是否定了人有生身的父母，禽獸中天賦沒有的事，拿來人類倡爲學說，這究竟是墮落到禽獸不如？抑是進步乎？

猶有：人類的疾病，各種病類，皆有各病症的多種原因，獨有神經性病症，先天性的原因很少。野獸之如虎如狼，猶不傷害自己的兒女，共黨自己人說實話，毛澤東的兒子患的神經病，是由毛氏自己逼害所至，這是說：毛澤東的性格，根本上不及虎狼了！由此該知道，做一個今日今時的中華民族的子女，自己倘有自主的餘地，應該選擇做人的途程，莫揀做野獸的路去走，何況野獸也不如的路途哩！至於喪失掉自己作主的許多人，我也奉勸一句：做一個安命等待的人

民，以俟海宴河清之到來，切勿強自鑽進虎狼之群，那會喪生失命的，更何況虎狼猶不如的那批毒魔哩！雖然，這許多人當然有先天的幸與不幸，不儘是選擇得錯或不錯的問題。若以日前縮小範圍而談，最幸運的自莫如做着先生您閣下的兒女了，這一現象倘使我早幾十年之前就知道，我定會跟孝昌哥爭一日之長短，奈何消息來遲幾十年，現象也到今日才知才見，事實豈易變更哉——一笑。

我們為了發揚先民的德行與秉賦，為了傳承這一優良文化的血統，更為了光大這種文明進步之基石，助長後生於我們的民族精英分子來治學，是百分之百的急務，也是百分二百的需要！先生傷痛之餘竟然會想出這種迫切精簡的辦法，顯示先生太不平常了！於此，我敢大聲告訴吾族識不識之正知識們：萬人傑先生死亡了一位有形的兒子——陳孝昌，馬上生下了千百位無形的兒子——接受助學者。陳孝昌的英年喪亡，固然為一件跺腳傷痛的事，於賢伉儷尤為親切，但是因此而意外的組成一個「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會」，發展下去將能助成無數個民族中的精英青年，因而學有專長，現身於國家民族，就是無數個「陳孝昌」的化身，這件事是多麼值得人鼓舞歡笑呢？來日受助成功的每一位學人，無異於人，皆是「陳孝昌」，這一事實的榮名，亦唯有賢伉儷最為密切，不必等待將來之事實現前，僅是目前設想至此，賢伉儷已應把臂起舞，伴以歡欣的快樂歌曲了！何必定要蛇足之添，待擺事實呢？自來由於男人是社會中心，連兒女的撫育教養的一切勞蹟，男人亦一概攬來，這是絕對違悖事實的。即以令郎為例，往事也不用說，即以最後一段病程，尊夫人該是多麼辛苦，臨危之際，何異於萬箭穿心，千刀割體，只恨病苦與生死，雖為母子之親，亦不能替代，若是可以替代的話，尊夫人肯定樂意替代兒子的！這難道就不算母親亦在償還兒女之債務嗎？可恨時代風氣太壞，當政者又只見功利，全不施教育，任令許多青年男女，越來越見離開人性愈遠，最近更倡裸跑惡風，不知禽獸尚有天生的羽毛蔽體，人而裸露，正顯其禽獸不如，先賢嘆為「人之異於禽獸幾希，」尚僅擔心人的行為相近於禽獸，殊不知現時代的人心，早已不如禽獸，若使古人見之，定然曰：「悲乎，人之去禽獸，如此之遠乎？吾不欲觀之矣！」這也只能說，拜唯物論之所賜了。令郎受到賢父母的血緣相承及家庭的完善教養，特別是他本人把持人性，不流為鬼怪，不模仿禽獸，在在處處使先生甘心清償債務，他雖不幸夭亡，而您仍要讓他的模形永遠長存，故設立「陳孝昌助學基金」，紀念這個全人性的青年，亦即是教育時下的所有青年，推想而知，來日申請幫助的青年男女，若是自身已經喪失人性，抑或距離人性過遠，不獨本人先無勇氣申請，就是申請到，當審查諸君子，審查出某一申請人，人性不很健康，則入選之可能將隨之而降低的哩！所以鄙意以為：這事單純從父子親情立場說，是父還子債，是一生的擔負，如從教育意義說，則改良社會風氣，糾正青年的思想行為，乃至撥正唯物的毒化細菌，實在有足多者。「禍兮福所伏」，夭亡了一個誠實純謹的好青年——陳孝昌，而救護得千百個站在十字路口前途茫茫的男女青年，走正人性的道路，為國家民族作出應有的貢獻，世間還有任何事，比這更正大光明嗎？由於先生這一偉大胸懷，感召力強，鄙人謹積衣砵餘資港幣五百元整，聊表相應，并藉此謹向先生及夫人洎孝昌弟，伸以微末的敬仰，隨函附呈，還祈莫以愚陋見却，是荷！即此奉叩

撰安！

天堂行腳僧再啓（三月廿五日）

補白

萬先生：

我的住所，雖不是荒山野嶺，但很接近荒野，在海拔二千尺上下。左近雖也住了不少人，交通并不利便，尤其文盲佔了極大的數字，還有人以為看讀報紙及圖畫雜誌，認為等於犯法（佛戒不歸依外道典籍，誤解成非佛經教，都算外道典籍，什麼是閱讀研究，怎生才叫歸依，自弄不清楚。）所以報紙及雜誌，很難見到，本地也無報販，星島晚報更是長年不得一見。幸而有一位同仁，訂了一份「萬人週刊」，訂主又長年在市區，所以週刊多供我看，我知得先生喪明之痛，即由週刊而來。昨日三三四期派到，乃趕前閱讀「悼亡兒孝昌」之五續，知已續完，遂放下雜誌，寫致先生伉儷的第一封信，今早（廿五日）決定湊五百元加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會」，作為對先生伉儷及孝昌的微末敬意，故又續寫第二封信致先生，直至下午五點前後才寫好，加封。於是畧作運動，再度閱讀三三四期中「愛與同情」，至此，方知先生另在牛馬集中寫過不同內容的十多篇，鄙人頓感自己荒唐，殊覺失禮之至！因我既傷聰明，又有嚴重腦病，農曆十月迄今，將近半年，根本未有離開居處，故致身外任何消息，皆成為封鎖狀態，謹見一斑，而作全豹，豈不可笑！謹畧說原委，補白如上。一切錯漏之處，統祈諒恕！

天堂行腳僧

（三月廿五晚上九時半）

萬人傑先生再鑒：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物，人的心理上任何一種活動，如用佛學上解說法，皆可從體、相、用，三方面加以說明，也就是任何一事物，皆具有體相用三面。例如閣下目前之愛的心理，舉以說明之。我國原有之仁學，釋氏的慈悲學，近代盛傳的西方宗教家之博愛學，從其本體說，是說明的一件事，但體性是形上之學，不獨語言文字不能表達，即思路亦不能及，唯又不是無此事物的虛誕空理，是實實在在的有此事理，這就是愛的體性。先生與夫人同樣遭此苦痛，程度相等，悲切相等，然而您的悲切苦痛，不是夫人的悲切苦痛，夫人的悲切苦痛，也不是您的悲切苦痛，但出之於愛的體性則一也。不只先生與夫人，凡是讀者，不論識抑不識，只要聞知此事實，亦各發生悲切苦痛，不能自已，讀者們與您及夫人，同樣本此體性而悲切苦痛，正與先生與夫人相等，但程度有差距了，就這一差距之程度言，這是愛之相。不只讀者與尊夫婦，即尊夫婦亦有差距，因為您的悲切苦痛，唯您自己的感受自知，夫人的悲切苦痛，亦只夫人自己感受自知，彼

此相互說出，或用文字表達，已不是當人感受的那一實體，實體是何相狀，能說的能寫的都不是，所以說「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自知的實體，不同於說出寫出的那一分，這是愛之相的表達。如此，讀者們的悲切苦痛，出於愛的體性雖與尊夫婦相同，而其愛的相狀，只各各差異，人人差異，雖然愛的相貌、相狀，各各差異，人人不同，而愛的原則、源泉，則又完全相同，此愛之所以目爲博，日爲惻隱之心的仁，目之爲慈悲等之偉大處也。

由於令郎孝昌英年夭殤，廣大的讀者群，與尊夫婦，本於愛的共同基礎，發生種種愛的狀貌，其體性相貌雖同出一個源流，而其用則不同了，再言其用。尊夫婦本於父子母子的天性密邇，情莫能禁，悲切苦痛，全爲發洩，發洩能夠疏暢情懷，流通鬱結，鬱結得到疏暢流通，情緒才能爽朗，感情才可以安定寧靜，這是由情爲根株，而發芽滋長的。讀者們的悲切苦痛，不是本於天性，而是基於理性，天性屬於感情的冲激，自然流露，理性乃是知識的，屬於智慧的發展，智慧發展是爲利害，感情冲激只不顧利害；感情的冲激，極易流爲偏頗不平。理性的知識是以道義的根株，循智慧進度，則流爲己達而達人，利人而足以自利之結果。

再換一方式而說明之：讀者們幷不偏愛於令郎，但偏愛於先生及夫人，由於令郎之夭殤，危害到先生及夫人之故，故讀者們悲切苦痛了！危害先生，相等於危害每個讀者之自己，這是由理性的審定，不是痲木的衝動，讀者們各各自身受到危害，人人心靈受到創制，焉得不各自悲切苦痛呢！由於上來所說的淺薄理由，愛的出發點本質是一，無別無異，但愛的用途，顯然又人人不同了。

讀者們對先生之愛，大體上說已表現在萬人週刊之「愛與同情」中，先生亦曠達雅懷，尤深於智慧，自然多已洞悉，愚陋淺學，何敢多作饒舌之談，然爲表達讀者群中一分之微意，所謂「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意旨，至誠哀懇先生，以理制情，捉持愛的體性與相貌，分別體會愛的用途，不爲愛之用途所用，而用愛之用途於正。而且廣太讀者之群，不可能人人有表達愛的機會，沒有表達愛的機會，幷不等於沒有愛，沒有向先生表示同情之愛，更不等於不愛先生夫婦及令郎，須知至愛，原本無言，愛的體性，亦不可以文字語言示之，已如前說，則先生亦應推此至愛，愛及廣大的群眾，愛及不可以不可能表示愛的人，先生愛的用途正多着哩，千千萬萬不要浪費了浪用了這一可貴的愛，謹此代爲無聲無臭的，不能表示愛的最多的人們請命，先生其有意乎？

最後，再扯上一點信仰問題的事，倘望先生不因人而廢言：根據先生悼亡文中所說，令郎自中四留級以後，即品學昇華，赴美之後，達到巔峯，乃至死亡之前，處處表現孝敬、誠篤、恭順、仁愛，而唯一之遺憾，就是身染不治之症，自己明知，但絕不與父母說明。這許多心理活動，經過積年累月，非如曇花開敷，一現即沒，這在佛學中的術語，或叫業種，或稱般若智種。不論叫業種、叫智種都是「善行」種子，有種子則必生芽抽枝，是不用懷疑。倘說這種子即是生天種子，於理不符，因爲大奸大惡如毛澤東，說他「信即得救」，可以生天享福，誰相信？若說是「四大皆空」，亦不合理，如果種子亦空，世人誰肯爲善？況四大皆空，謹指物理，不能扯用於生命，應莫誤信誤解。然則令郎將如何呢？依因果律的佛學標準言，令郎的後生是人間賢良而正大的完人，由於是他本人多年來的心理（註：令郎生平無惡行，肯定不會向人道以下去受生，生天又不能單憑信仰，假如說單恐信仰可以生天者，世界上的畜牲之類，不合比人更多，信有天可生的人太多，何不生天去乎？）活動，沒有違犯做人的基本要求，此在佛典爲五戒之善行，在儒統是五常之正業，您的筆觸所到，有關他的優良表現，無一不相合也。而且很快會來人間受生，我在另一函中說明有父子母子緣份之可能性，也是根據於此。如依某一單行本佛經說，則爲死亡時起計，四十九日內必受生，但其他比較理性的說法，則受生之期限無定，關鍵是等緣至——等待期間，稱爲「中有生」，是意生身，即是自意作主之謂。以令郎臨死亡之前的各種心理表現來推斷，來人間受生，則不必懷疑，是否與賢夫婦再續父子及母子之緣，是有此可能，唯必須緣具。吾人未通聖智，此只是依理推詳而已。更非倡導迷信之可比，願智者善分別之。

兩日以來，連續寫了三封長信，前來干擾寧靜，非常抱歉！唯亦基於有一分愛先生夫婦，推而愛令郎的心理作崇，事不能已，故不覺嘵嘵，乃一而再，再而三也，還希統諒，不勝幸之！

再叩

編安！

天堂行腳僧三致禮

（三月廿六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秋興次杜韻

温犀

(一)暮山凝紫鬱秋林。滄海龍潛石氣森。別緒千帆縈鷺夢。鄉愁一葉警桐陰。羈棲易灑新亭淚。搖落難銷老驥心。聞道元戎方秣厲。同仇聲和萬家砧。

(二)殊方又見雁行斜。攬鏡頻驚兩鬢華。寫怨西風橫鐵笛。拓荒明月冷星槎。何人載酒雲生屐。幾處傳烽淚迸笳。垂老淵明歸不得。年年苦笑對黃花。

(三)盤空秋隼趁斜暉。九點齊烟入望微。酒醒樽前黃葉落。詩成天末白雲飛。江關詞賦人偏老。蓴膾情懷願總違。凝碧池頭風雨惡。羣凶第宅飫甘肥。

(四)紛紜世局客爭棋。墨守輸攻雜喜悲。邦殄難言仁者壽。河清須俟聖之時。關山迢遞無家別。梁月朦朧遠夢馳。太液荷殘棲翡翠。孤飛一霎至今思。

共軍迫平郊。奉令疏散。余自中南海迎春堂遷出。適遇微雨。見一翡翠。立殘荷上。顧盼移時。振翼飛去。時隔二十年。猶歷歷也。

(五)雲含蜃氣海環山。高下樓臺掩映間。秫酒澆愁陪栗里。麻鞋避寇憶榆關。

瀋陽陷後十月。余變服步行至山海關。關卒奉令防共軍混入。不得納任何人。時已薄暮。交涉久之無結果。但關卒謂。循此迤北三數里。長城有缺口。走私者時復出入。君等可由彼處進關。然沿途已佈雷。須留意。彼處亦有守卒。但告以某團長許可者，不致留難。遂得入關。

聽來伐暴成虛語。話到還鄉盡苦顏。一夜涼風起蘋末。霓裳夢醒換仙班。

(六)偏安悵望海東頭。錦樣河山別樣秋。簾捲祗應花比瘦。眉顰眞與柳爭愁。藏書嬾曝疑生蠹。遷客忘機欲狎鷗。苦竹黃蘆長繞宅。豈容白傅老江州。

(七)攘夷初喜竟全功。又陷滄桑幻滅中。茹苦廿年句踐志。復興一旅少康風。遺民淚盡烏頭白。帶甲人歸戰血紅。涉想幾回擡望眼。秋庭飛過信天翁。

(八)臺澎金馬島逶迤。艦滿滄波壘滿陂。蓄勢魚龍騰細浪，倦飛烏鵲戀寒枝。書城坐擁神猶旺。學圃勤鋤志不移。入耳蛩螿聲斷續。落霞紅襯碧雲垂。

温犀先生，爲本壇新友，寄來秋興八首，詩學高深，是爲一流手筆，近日文人，難有此項作品，可以朗誦高吟，百讀不厭，至於對仗之工，用字之穩，雖李杜復生，不能易其一字，風懷大雅，欽佩殊深，壇主評。

采桑子

甲寅元旦步孫芳女士韻　劉祖霞

多年浪跡身心倦。未返家鄉。兩鬢如霜。依舊冰清海外藏。

甲寅歡度新春節。廳滿陽光。四壁花裝。柑桔搖金更吐香。

醉高歌

步先賢姚燧先生韻第一首賦感第二首詠芭蕉　劉祖霞

林鶯巧弄嬌聲。岸柳輕搖翠影。春雞未曉多啼興。斷送還鄉夢景。

翻風綠葉淒聲。戰雨紅花瘦影。春來更掃人清興。釀就消魂夜景。

臨江仙

除夕思家有感　許恨紅

又是一年將盡夜，孤身流落天涯，飄零誰共話桑麻，山城傳臘鼓，無處不飛花。霜雪盈頭悲老大，半生虛度韶華，滿逢佳節倍思家，避秦人萬里，未許問歸槎。

憶江南

懷影　蔡葵

西風裏，疏柳盡含煙。歷徑黃花人共瘦，穿窗冷月影難圓。孤雁嚦長天。

江南春

懷影　蔡葵

雲漠漠，水悠悠。長天沉過雁，明月棹孤舟。一溪煙柳人千里，淚染青衫憶舊遊。

除夕感懷

——步許恨紅先生元玉——　葉其眞

自效田橫反暴秦　故鄉音斷異鄉身

歡騰燈鼓清平夢　恨滿河山慘淡春

南渡將軍驚白髮　北歸燕子笑黧民

浮雲萬里家何在　日數翻崖破浪人

贈萬人詩壇董壇主力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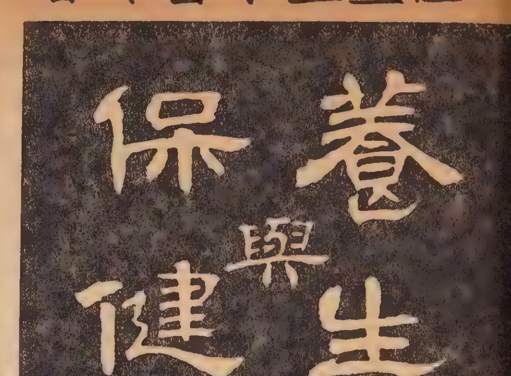
許恨紅

筆力萬鈞，看當代學者文風，董狐有幾。

言行一致　論今日詩人亮節　壇主無雙

恨紅先生所贈鄙人之聯，多承獎掄，愧不敢當，該聯是爲佳作，所難者，是將「董力行壇主」五字全部嵌入，無縫天衣，不現痕跡，運思之巧，對仗之工，均堪佩服，惟下聯第六字「今」字。是爲平聲，與上聯第六字「當」字，同爲平聲，而有抵觸，根據詩詞聯語之規律，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今」字在第二字，平聲不可使用。應改用仄聲之字，方爲十全十美，鄙人愚見，將「今」改爲「近」，近爲仄聲，意亦相同。不知許先生讚成否？壇主致謝。

陸奎生中醫師著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卅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定價
胃病速癒法	H.K.$10.00
胃痛根治法	4.00
體弱康復法	10.00
腦弱康復法	12.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10.00
失眠防治法	8.00
風濕骨痛速癒法	6.00
衰老防治法	6.00
高血壓防治法	6.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4.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7.0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鹽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療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瘵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強壯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五元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與氣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文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與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癒法　賢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閒話乳房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癒嗎　神經衰弱治癒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癒後保養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星期日下午休息）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三七 新40期）



「可怕的日子！」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三七(新40)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七(新40)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四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剖本社或是興記調換

現代「孔老二」周恩來死有餘辜

每週評論

周曾參加林彪的流產政變

上期本刊在「由香港小爬蟲談到周恩來」爲題的「每週評論」中，曾根據資料指出：「周恩來非垮不可，只是時間問題」。四月四、五日本港「文滙報」和「大公報」先後轉載今年四期「紅旗」上刊登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孔丘其人」爲題的一篇文章，用孔夫子影射周恩來，對他的「追擊」又進了一步，對他的罪狀更有新的並且是「令人大吃一驚」的揭發。在這篇文章中有一段說：「政治騙子都很注意窺測方向，見風使舵，經常塗改自己的臉譜」。據說：這類「政治騙子」如果「形勢對復辟有利時，就大喊大叫，赤膊上陣；形勢不利時，還要堅持復辟活動，但表面上說好話，裝笑臉，不露馬腳」。在「公元前五〇一年，魯國發生一次政變」，孔老夫子不僅參加，據說還「抛出了一個反革命復辟的行動綱領。但是，這次政變很快就失敗了。孔丘賊心不死，搖身一變，隱瞞了自己要參與政變的眞象，還說了一個政變頭目的壞話，矇蔽了季桓子，騙取了信任」。

文章可能還躭心有人不相信這個「政變」的孔老夫子就是周恩來，所以，還指出了孔老夫子和周恩來同樣的家世。文章說：「孔丘出身的沒落奴隸主貴族家庭，在這個社會大變革中急劇地衰落下來。他的祖先原是宋國的大貴族，後來搬到魯國。到他父親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沒落」。而周恩來呢？他原籍浙江紹興，祖父出任江蘇淮安縣知縣，舉家隨任遷往，遂落籍淮安。一九〇〇年失母，家道中落，過繼於四叔，一九〇八年隨伯父到瀋陽。在這方面，眞是無獨有偶，孔老夫子和周恩來竟是差不多。

文章寫的是「孔丘其人」，而所指的卻是「周恩來其人」。前邊的一段關於參加政變的描述，說明周恩來曾參加林彪計劃發動的政變，但因「這次政變很快就失敗了」，所以，周恩來「搖身一變，隱瞞了自己參與政變的眞象」，復以堅持「革命路線」自居，「說了一個政變頭目的壞話」，矇蔽了毛「主席」，並「騙取了信任」。只這一項罪名坐實，周恩來就是再滑頭，看來是無法過關了。

鎮壓造反派貶低江青

在這篇文章中，周恩來除了曾參加林彪一伙策動的政變外，還指他鎮壓「革命造反派」。文章用「孔老二」影射周恩來說：「孔丘這個傢伙」對「舊制度、舊秩序、舊文化十分懷念，對於當時大好的革命形勢刻骨仇恨，滿腦子反革命復仇思想。看到烽烟滾滾的奴隸起義，孔老二大罵是『強盜』和『禍害』，恨不得斬盡殺絕」。周恩來在上次「文革」期間，抓籍口解散了江青司令部的「五一六兵團」，進而復利用制止武鬭，假藉毛的「五・七」指示，把紅衛兵掃數趕往農村「安家落戶」，這雖不能說是「斬盡殺絕」，但紅衛兵到農村後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受到雙重虐待則是事實。

文章說：孔夫子上台後不僅「瘋狂地推行他的反動政治路線，殘酷地鎮壓勞動人民」，還「把廣大婦女壓在社會最底層」。這就是說：周恩來於上次「文革」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發生後，他爲了「恢復正常」，而推行了一條「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一時，以批判「極左」爲名，把「革命造反派」壓得喘不過氣來，特別是「革命造反派」的領袖江青，一時也被弄得灰突突的。

前述文章中所說的把婦女「壓在社會最底層」，相信就是指此。今日江青又浮到了上層，當然要「反戈一擊」，把鬭爭矛頭指向周恩來。

周恩來曾參加林彪發動的流產政變，應該處死，他還曾打擊「革命造反派」和壓制江青，更應該殺頭。

周恩來是個「大草包」

一般人都認爲：周恩來不至於垮台，因爲中共政權有很多工作需要他的「長才」。可能該「孔丘其人」的文章，就是針對此點，再指出他不過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寄生蟲」。文章說：「孔老二這個傢伙，一不懂革命理論，二不會生產勞動，根本沒有什麼眞才實學，而是一個滿肚子粃糠的大草包」。還說：他「是述而不作，根本寫不出什麼東西」。這些話，特別是還用了「革命理論」四字，用以對照周恩來眞是再確切也沒有了。

中共左派爲了盡量醜化周恩來，在文章中對他「如何搞陰謀，耍兩面派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處世哲學」都描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說他「在大庭廣眾之中」總是「裝出一副忠厚老實的面孔」，然實際上他卻是個「烏七八糟，腐敗不堪」的傢伙。

這樣一個壞透了的「現代孔老二」——周恩來，還能不垮嗎？看來，他在「二次文革」中，無論如何是過不了關了。

新聞以外

外來「公僕」享受豪華生活
四百萬「老板」看不過眼

萬人傑

港府從外面聘來的「專家」及高級官員，獲得特殊優待，過的是豪華奢侈生活，花了納稅人不少金錢。但香港有些起碼的公務員，卻過着清苦的日子，兩相比較，不啻天淵。這情形，使四百萬「老板」看不過眼。三月三日電視「針鋒相對」節目，曾討論公務員加薪問題，似乎漏掉這一筆……。

豪華的享受

香港政府在遠離市區繁囂的渣甸山上，批租了若干層樓宇，供給高級官員居住。批期三年，每年付出租金約計五十萬元。

許多小市民看到這則新聞，不免吐吐舌頭。五十萬不是小數目，月賺一千二百元的打工仔，盡其能工作的歲月，三十年悠長日子也賺不到這筆錢，怎能不叫他們羨慕呢？

香港大部分人住的環境甚差，租一個八乘十的房間，起碼要三四百元，一家幾口，擠在這個房間內過日子，高官們住的渣甸山華麗房子，風涼水冷，和他們所過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在貧富十分懸殊的本港社會，這種情形並不出奇，許多有錢佬孩子們都到外國深造，剩下兩老，往往仍住一幢寬敞的大房子，小市民過一家八口一張牀那種非人生活的，不可勝數。

不過，所謂「官員」，其實不過是公僕。公僕也者，替香港市民做事的工作人員也。那麼說，應該是市民大眾為老板，官員為伙記，一般情形是老板生活過得好過伙記，現在卻是伙記好過老板多多，相信最偉大的老板，心裏也難免有點不服。

不但老板與伙記間有這情形存在，伙記與伙記間也有「不平」感覺。許多本地薑的公務員，待遇比不上外來公務員，因此大發牢騷。在道理上是對的，本地並非沒有這種人才，政府卻不肯就地取材，一定要從祖家請來，才認為夠份量。

本地公務員與外來公務員，即使同等學歷，同等工作能力，但待遇有很大分別，這是引起本地公務員不滿的最大原因。尤其從外地請來的「專家」，經過若干時日的調查，然後作出「報告書」，這報告書往往耗掉納稅人一百幾十萬，更冤枉了！

海外投資者

滙豐銀行舉行年會時，董事會主席沙雅說：香港仍然對海外投資者具有吸引力，因為，他們對香港前途有信心，例子之一是本港肯投巨資於建設地下鐵路。

香港對海外投資者具有吸引力是個可喜的現象，不過，這些投資者卻不只一種，當香港的股市達到一千七百多點的時候，海外投資者在香港也十分活躍，據說外國資金在香港有幾十億元。

但最後的結果呢，這些外來資金連本帶利一齊走掉，他們的「投資」變成投機，本港不但未蒙其「投資」之利，而且賠了六七十億。我想，這樣的「海外投資」者對香港是有害而無利，我們似乎不應該歡迎這種投資。還有一種投資是魚餌性質，以小博大。大家都曉得，香港來過許多投資者，那就是某某基金之類，十多年來，吸收了香港人的資金若干億，初時似模似樣，不久便爛尾。

這種情形，一直在發生，但人們還是前仆後繼，最近一宗期貨買賣公司相繼「走路」，又走掉九百多萬。他們的投資是本小利大，租一間寫字樓，請幾位職員，賣一些告白，便每天有人送錢來。

投資者到處都有，而投資的人目的都在賺錢，不過，投資的方式各有不同。如上述這些「基金」「期貨買賣」等等，和投資在港建立工業，本來沒多大分別，但投資工廠可以使許多香港人獲得就業機會，而「期貨買賣」則只有被他們騙走鈔票。

想到那麼多以刮龍為目的過江龍，使人不寒而慄，沙雅說的「海外投資者」，希望不是這一類。

警察抄牌的「苦衷」

許多人抱怨警察抄牌太離譜，在橫街窄巷，僅僅停上幾分鐘，轉眼間水撥下便多了一塊牛肉乾；有時在老虎機下，紅旗甫升，請貼立即奉上。如果警察捉賊效率也如此之高，香港治安一定大為改善。不過，許多人不明白警察勤於抄牌，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如你稍為明瞭警察部門工作情形，就會對他們諒解。問題不在警察身上，而是警察部門工作制度不善，形成他們非猛抄不可，否則就不夠盡忠職守。

一位朋友在柴灣連串被抄，抄到他捺不住氣，走到差館，和坐堂幫辦交涉。朋友氣憤憤的道：你們的伙記為什麼不多走幾步？離開我「非法停車」的地方不到五十碼，便有幾個「非法大檔」，呼盧喝雉，竟然熟視無睹，我的車子停在那裏，並未害人，為什麼你的伙記不去捉賭，卻抄我的牌？幫辦滋油地說：我們那位伙記是「派出疏導交通」的，捉賭並非他的任務。朋友氣到吹鬚碌眼，但有什麼辦法呢？每一塊牛肉乾只好付出三十元代價。

警察拚命抄牌，因為他們被硬性規定，每一個

月要抄多少架，不夠數，「攷勤」便有問題。警察爲了顧住飯碗，一定按月交足。遇着他們還未夠數，你的車稍爲不依規定，自然當殃了。

有位熟悉警界工作情形的朋友告誡我：月初幾天可以放肆點，月底時非打醒十二個精神不可。他們正因未抄夠牌而焦慮，你若粗心大意，給予可乘之機，等如送羊入虎口，三十塊錢定額罰欵，是破財定了。

警察抄牌是「不得已」，不過，他們的「態度」值得批評。可能因他們知識水準太低，把警察執行任務視爲官威十足，使到對方非常難受。今日香港「皇家警察」之受人詬病，並非無因！

人性如此？

常人都知道，愛與恨只一綫之隔，愛到極點，就變成恨。

灣仔一家酒店，一名少婦被人斬了七刀，赤裸地死在房中。據說，她的屍體被發現前，和一名男子到酒店開房。男女開房幽會是尋常事，但至少他們間有一點愛意存在才可以開房，才可以幽歡，才可以發生肉體之愛。可是結果這少婦卻給人斬死。

要把對方斬死，當然出於恨，而且恨到極點才會大開殺戒。從這少婦被斬七刀至死一點看，斬殺她的人一定恨之刺骨，否則無法斬得下手，更無法連斬七刀。

看了這則新聞，老萬感到迷惘。一個人帶了「羞答答」（報上的紀載）的女友到酒店共度良宵，該是在歡愉的情緒下，且也必深愛對方，何以由深愛而一剎那間變成深恨？對於人性，實叫人捉摸不定。有些人，當他喜愛一件東西，千方百計要弄到手，得不到時就會把它破壞。據心理學家說，這是一般人的性格，這種性格可從孩子身上發現。一個孩子喜歡一件玩具，如得不到玩具，他會將之破壞。也許，一個成年人仍脫不了這種天生性格，當他愛上一個女人，這女人不能到手，就把她毀滅。

老萬不是研究心理學，不知有百分之幾的人會有這種心理；不過老萬對自己喜愛的東西，不管是否可以得到手，還一樣喜愛，絕不會有破壞的念頭，即使是一件沒有生命的小東西。對一個自己愛過的活生生的「人」，更不會拿得出勇氣做這辣手摧花的事。

可是，事實上社會往往發生這一類事情。記得報上曾有過記載，一個匪徒入屋行竊，因所得財物未能使他滿足，他憤而將人家的衣物毀壞，還在廳上撒了泡大糞。這究竟是什麼人性？

這個社會的病態，是有太多的仇恨，卻缺乏了愛！

龐比杜之死

法國總統龐比杜以血癌不治去世，美國總統尼克遜表示深深的「哀惋」。老萬相信，這不過是國際間的禮儀，非這麼說無以表現其風度，實則是貓兒哭鼠，假作慈悲。問心個句，恐怕兩樣。

爲什麼老萬作如此「判斷」？美國和法國一直處於「友好」狀態，並非「第一號敵人」，尼克遜之惋惜龐比杜，看來是應該的。

不過，如果稍爲留心世局，都曉得近年法國在國際間常扮演專門抬槓的角色，他常持與衆不同的態度，特別對美國，不論有無理由，專唱反調，使尼克遜爲他傷透腦筋。

特別在這次能源問題中，本來，法國也是消耗石油的工業國，可是每次會議中，都獨排衆議，故意跟美國抬槓，弄到會議無法取得結果。

其實他採取這種態度，對法國並無利益。所以如此，無非表示「獨立」姿態，表示法國外交，不跟隨美國，不是美國的附庸。

法國和中共拉關係，也基於這道理，他比美國更先「改善」與中共關係，表示他對共產國家的獨立政策，有異於美國。

爲此，龐比杜執政後的法國，給予美國大大小小的麻煩非常之多。不知是龐比杜健康不佳影响，使他對處理國家大事有點近於瘋狂，抑或法國人有種「世紀末」的心情，弄到國策毫無原則。

在國際上扮演叛逆者並不困難，凡事抬槓也是容易辦到的事，但採取這種行動時，首先應權衡一下，是否對自己國家有利，抑或損人而不利己。如果是損人不利己的事，這是一意孤行，這總統固然瘋狂，這國家也肯定走向衰敗之路。龐比杜死前的瘋狂，希望其繼任者不會繼續他的「政策」。

男女平等

世界衞生組織調查，發現歐洲女性死亡率提高，漸趨短命，原因是：㈠婦女吸烟者日多，㈡婦女就業人數增加。因爲女性跑出廚房，到外面來做事，既要做職業上的工作，又要擔負做母親的責任，在雙重壓力下她們吃不消，因而弄到壽命也告縮短。一向，女性的壽命比男人長，今日歐洲女性仍然長命過男性，不過兩者間的距離已拉近。

女性長命的原因一方面是生理不同，另方面是女人的生活比較沒那麼戕賊自己的身體，所以活得比男人長久些，歐洲女性之所以趨向短命，就因她們要和男人過同樣的生活。

外國人嗜煙酒的特別多，現在女性不甘寂寞，也要從廚房跑出來，過男人的生活，和男人一樣工作，和男人一樣抽烟、酗酒，這「短命」的結果該是很自然，而且很應該的。

歐美的婦女近年來一直在高唱解放運動，所謂解放，是要取得男人同等地位。其實，女人做了男人並不一定快樂，在家裏，不但不用受氣，而且可以叫丈夫受氣。但到外邊做事，不但要受老板氣，還要受上司的氣，不如她們想像那麼好過的。相信過了一個時期這樣的生活，她們也許會自動回到廚房。

不一定是她們害怕短命，而是這種生活並不如她們理想的好。男對外、女主內本是中外共同的兩種生活，今天，不論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都不再重視家庭，這是非常可怕的情形。怪不得今天歐美的青年男女結婚率大爲降低，他們都不願受到婚姻和家庭的束縛，寧願在外邊「沙沙滾」，男的如此，女的也如此。

女人有了工作，經濟自立，不必依靠男人養，自然可自作自爲，喜歡怎樣便怎樣，沒人管得了她們，因而她們的生活，比男人還要「多彩多姿」呢！

中國往何處去

自由

在中國大陸上，目前正廣泛而深入的展開「批林批孔」運動。二月二日的「人民日報」，具體的指出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是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場徹底革命。周恩來的公開談話中，認爲這是擴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政治運動，大陸人民則視爲是暴風雨的「二次文革」。無論如何，這是關係到中共政局變化的一場新的權力鬥爭。所以「人民日報」着重地對中共幹部提出警告：「在批林批孔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是積極還是消極，對每一個領導者都是一個考驗」。中共在海外地區的幹部，對於此一運動，當然不能置身事外。

過去兩年多以來，中共對外的政策，有了若干程度上的改變，一方面，使中共的幹部有機會與國際人士進行較多的接觸，對當代世界一切新生事物，能夠用各種不同角度進行較客觀的價值判斷，不致長期爲某一種教條框框所束縛，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經使中共內部若干開明進步的幹部。對於未來的中國問題，接受了許多新的觀念。另一方面也使西方國家的人士，有機會進入大陸對於這一個人口衆多，歷史悠久，經過共產主義者所統治過的中國，作更加深入的瞭解，無論如何這都足以成爲中國大陸面貌轉變的一個契機。從去年八月以來，中共開始提出「尊法反儒」的問題，對孔子學說提出批判，指責孔子是維護奴隸階級的代表，讚揚秦始皇的暴力統治，並且認爲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政策，是鎭壓反動的知識分子的革命措施。這些情況，引起了關心大陸問題的海外知識分子對中國前途的憂慮。像北京大學歷史系老教授馮友蘭先生，發表言不由衷的自我坦白，對他過去的所有哲學著作全部否定，這就益加使海外知識分子對於中共的政治制度和其強調的所謂「世界觀」很難採取「認同」的態度。

今年以來，中共把「反孔揚秦」運動，轉變爲「批林批孔」運動，從中共所公佈的文件來理解，鬥爭的對象，已不僅限於與林彪有關係的幹部，也指向中共內部反對在黨內搞階級鬥爭、反對左傾冒險、反對知識青年下放的各級幹部，打擊面相當廣泛，甚至在林彪事件以後出來收拾亂局有功的幹部亦不例外。這一情況，就使人聯想到在「十大」期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修改黨章」報告中所提出「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的論點，必然要落實到現階段「批林批孔」的政治鬥爭上。可以預料到，這一場新的政治風暴，正不知多少中共的幹部，又要面臨着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

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成員當中，誠然有不少品質優秀而爲苦難的中國人民設想的才智之士。可是，由於以毛澤東爲核心的領導階層的錯誤，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黨內黨外無止境搞階級鬥爭，甚至像劉少奇、林彪、陳伯達、彭德懷、賀龍、彭眞這些與毛澤東數十年併肩作戰的親密戰友，也成爲階級敵人，生死寃家，這就不能不使許多共產黨員對於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發生疑問。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究竟能否適用於中國。所以在動亂的「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內部，尤其在高階層的幹部之間，出現了「階級鬥爭熄滅論」的思潮，提出「兩鬬皆仇、兩和皆友」的論點。一方面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卻對中國文化精神的優點作價值上的肯定，這就是毛澤東親自策動現階段「批孔」的眞正原因所在！

凡是有理性的中國人，對於中國大陸長期動亂不安的局面，不能熟視無睹，對於中共內部自相殘害的悲局，不能抱着幸災樂禍的態度，因爲中共內部火併所演變發展的災害，必然直接間接加深七億中國人民的苦難，在中國歷史上畢竟是一幕大悲劇。認眞的說，在二千多萬的共產黨員之中，他們對於所謂馬列主義，並沒有多少的理解，在連續不斷的權力鬥爭與政治運動中，他們卻經常成爲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和代罪的羔羊，他們畢竟是中國人，他們的不幸，誠然是整個國家的不幸！因此，我們願意鄭重地提出下列的問題：

一、過去兩三年來，許多人士在海外提出「統一」、「認同」、「回歸」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當前的現實問題，也是應該討論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需要很客觀地從大是大非的基礎上來討論。中國大陸，自中共建立政策以來，從表面上來看是一個「統一」的局面，但是在實質上「統一」沒有呢，從鬥爭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一系列的事態來理解，實質上並沒有「統一」。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報告中也坦率的指出：「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還會出現王明、劉少奇、彭德懷、高崗這一類的人物」。目前的「批林批孔」運動，事實上就是黨內兩條路線

鬬爭的延續。在中共的領導核心中，既然不可能「統一」，這就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接觸到中共的政治制度哲學基礎和毛澤東思想問題，這個根本問題，若成爲中國統一的障碍，不從根本上求解決，談中國統一的問題，就毫無實際。

二、關於「認同」問題，也應該從根本的問題上去理解。中共統治大陸以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作爲唯一「認同」的標準。在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沒有破裂以前，中共肯定蘇聯是一個標準的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照中共目前的論斷，蘇聯不但是一個修正主義的國家，而且已經成爲社會帝國主義。應該理解到，蘇聯現有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演化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東西，無法適應當代世界而由蘇聯作必要的修正，從人類進化的法則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可的。這情況，說明馬列主義作爲人類政治制度認同的標準已經有了問題。毛澤東自命爲是正統的馬列主義者，毛澤東的思想，能不能作爲「認同」的標準呢？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共推行毛澤東思想的「三面紅旗」，其所造成大陸飢荒的悲局，恰如毛澤東詩文描寫的「萬戶蕭疏鬼唱歌」。正因爲這個緣故，彭德懷、鄧小平、劉少奇這些中共的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認同」發生了問題，這就演變爲動搖了中共政權的「文化大革命」。長期以來，林彪是執行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又誰意料到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文件中，竟然認定毛澤東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呢？這樣看來，毛澤東的思想，已不能作爲中共黨員「認同」的標準，毛澤東統治階級在大陸上的政治，同樣不能爲中國人民所「認同」。値得令人思索的那就是在中共所發表「批孔揚秦」及「批林批孔」的文件，一再指出孔孟的思想，對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劉少奇、林彪這些人的影响，說他們宣揚孔子「忠恕、仁愛」之道，肯定「孔子思想在當時是反映了社會前進的傾向和要求，到今天還有合理的因素」，「人民日報」和「紅旗」所發表的批孔文章中，毫不諱言指出孔子思想在社會上有深厚的淵源，必須把它連根拔掉。這就反映出中國文化精神，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成了中共黨員幹部和廣大中國人民「認同」的基礎。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如果不否認我們的血統相同，語言文字相同，並珍視歷代祖先遺留下的文化的優點，以及中國人所共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對於「認同」中國的問題，決不發生歧異。從悲痛的事實證明，外來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都不能作爲我們認同的標準，只有回到中國的文化本身上，才能找到中國人認同中國的標準。

三、關於回歸的問題，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在海外的中國人，這個問題，最現實不過。中共統治大陸以後，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民，因爲無法適應毛澤東形式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先後拋棄家園，通過各種的途徑到達海外，甚至許多中共的黨員和幹部亦不例外，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管中國大陸是不是如一般人所形容的「鐵幕」，而這些離開祖國故土的人無法回去或不願回去，這也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過去兩三年來，中共的對外政策，有了若干的改變，歡迎國際人士和海外華僑到中國大陸觀光，這對於長期流離在海外的中國人的「回歸」，似乎出現了一線曙光。然而令人很難理解的情況，那就是正當中共鼓吹「回歸」運動的同時，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同胞，卻突破中共邊防海防的封鎖線到達海外；另一方面，我們也確曾看到有許多華僑，許多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在國際負有盛名的學人在內，也相率回到大陸去訪問。中國人能夠回到自己的國土，這應該是好事，也是極正常的事。只是這些回到大陸觀光的同胞，由於親身所體驗的大陸社會的生活方式無法適應，仍願寄居海外，作客他鄉。中國人有一個普遍共同的觀念，那就是「落葉歸根」，問題是毛澤東所塑造的「人民公社」的社會制度與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把原有的社會制度連根拔掉。此一新的社會制度推行的結果，不但使廣大的人民感到「今不如昔」，就連劉少奇、林彪這一類高級的幹部，也批評這是「憑幻想胡來」，直至最近，中共「批林批孔」的文章中還公開揭露有人「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把當前形勢說成漆黑一團」，有人搞「復舊、復辟」活動。從這一系列的情況來理解，「回歸」問題，已不單純是海外中國人「回歸」到大陸國土的問題，而是回歸到中國的文化和中國人民所一致同意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問題。

四、中國究竟要往何處去？這是中國問題的核心，這也是二十多年來中共內部鬬爭不休及大陸動亂不安的原因所在。共產主義加上毛澤東的思想所塑造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大陸實驗了二十五年，不但大陸的中國人民對它失去了信心，就連中共的領導核心也不斷有人對它提出修正的主張而爆發一次又一次的鬬爭。過去二十多年，大陸人民爲毛澤東式的烏托邦支付了無法估計的代價，直到現在爲止，毛澤東的支持者，還強調要把所謂上層建築領域內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強調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鬬爭，肯定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鬬爭哲學。中華民族難道是一個好鬬的民族嗎？不是的。骨肉相殘，同室操戈，決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決不是建設中國的道路。中國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是愛的文化，不是恨的文化。任何傷害中國人倫之間正常關係，抹煞每一個人應有的人格尊嚴，剝奪每一個人生存自由的權利，都無法爲中國人接受。儘管人類的物質文明，已飛躍到太空時代，如果拋棄了中國的人文精神，中國前途就要迷失方向，如果讓階級鬬爭的悲劇繼續在中國的國土上演，那中華民族的最終結局只有同歸於盡，我們的結論認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毛澤東思想斷然不是中國人可走的道路。四十年前，孫中山先生在彌留的時候，發出「和平奮鬬救中國」的呼聲，而今日中國的危機，似乎比當時更要嚴重，我們從世界的潮流，和人類進步的法則來看，堅信「和平、民主、自由」，這是中國唯一的道路。在海外的中共黨人，經歷到中共內部迭演不窮的鬬爭悲劇，而且已經直接的身受其害，面對着當前大陸的亂局，這應該是重新估價一切，重新選擇道路的時候。在血統上我們同是中國人，沒有理由要彼此間隔、仇視。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如果都能站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站在「和平、民主、自由」的基礎上，替子孫作長遠的打算，寬恕仁愛，團結合作，必定能夠轉禍爲福，結束這個黑暗的時代，使中華民族昂首世界！

從龐畢度之死看歐局

岳騫

法國總統龐畢度之死，對歐洲及整個自由世界，尤其是歐洲，將有何種影响，目前尙難斷定，但龐畢度之死，確替自由世界帶來了一線希望，雖然希望也可能變成更大的失望，但有希望總比沒有希望好。

自從戴高樂再次登台，就確定了一項原則，擺脫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另組成一個美蘇之外的集團，自任領袖。戴高樂的本意如果只是爲了國家的光榮，要同美國分庭抗禮，本是義所應有之事，但戴高樂所作所爲不僅要同美國爲難，甚至同整個自由世界爲難，其心就太不可問了。

龐畢度繼承了戴高樂衣鉢，行爲較戴高樂更爲險毒。戴高樂畢竟是軍人出身，卽使作壞事也是明刀明槍，如退出北大西洋公約，逼令美國把北約盟軍總部遷出巴黎，不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這些行動不僅打擊美國，也破壞了西歐團結。

戴高樂下台，龐畢度繼任，世人本來希望龐畢度能改變戴高樂的損人不利己外交政策，誰知龐畢度上台後，更加變本加厲，戴高樂是陽剛型的人，要舉手打人時，總還要打個招呼，使你事先有所準備，龐畢度不然，他是一種陰柔型，任何壞事作了都不說，只看他那一雙眉毛，就可知其人心術。龐畢度上台後，最少有三件事指針對盟國而發，第一次是打擊美元，大量拋售法國庫存美元，終逼使美元貶值，使金元王國第一次在世界上失信用。在龐畢度來說自是一大成就，龐畢度當時要逼美元貶值，主要目的在提高法郎地位，使法郎可以與美元，英鎊同爲世界通貨。同時龐畢度又公然提出發行世界性貨幣，以否定美元的國際通貨地位。

可是龐畢度過份低估了美元，而高估了法郎，誰知美元貶值之後，法郎使如一堵爛泥牆，也倒下來，扶也扶不住，跟着貶了值。這件事眞使不少人拍掌稱快，以爲龐畢度害人終害己。

第二件事是關於共同市場的問題，戴高樂時代，對英國加入共同市場，毫無商量餘地，一直反對到底。龐畢度不然，龐畢度表示可以接受，但所提條件則異常苛刻，丹麥國會卽因此投票反對加入，英國前首相希斯，爲最早出席共同市場會議談判代表，故對共市特別熱心，力主加入，英國雖加入共同市場，利權損失實多，故工黨政府上台後，外交方面第一件大事卽重新展開共同市場談判。

第三件事就是去年石油危機時，法國乘機向阿拉伯國家售賣武器，換取石油，破壞了西方國家團結，增加了中東和平的困難。這項行動使美國忍無可忍，尼克遜終於向西歐國家發出嚴厲警告，基辛格也作相同聲明，必要時美國不惜退出歐洲。

對於尼、基聲明，龐畢度未敢正面還擊，卻跑去蘇俄訪問，希望挾蘇制美。大概這時的龐畢度已感到法國本身力量決不足與美國抗衡，要想挾共同市場九國之力對抗美國，也勢無可能，因爲其他八國若要在美法之間選擇一與國，都會選擇美國而不會選擇法國，龐畢度深明此點，所以避免正面同美國攤牌，而想從側面迂迴壓迫美國，誰知蘇俄對龐畢度之訪問異常冷淡。揆其原因，蘇俄當是看透法國底牌，色厲內荏，有名無實，犯不上爲了法國開

罪美國。龐畢度訪俄之後，還有意訪日本，自是從毛澤東處學來方法，想挖美國的牆角，但壯志未酬，不及訪日便一命嗚呼了。

從戴高樂到龐畢度，兩人共執法國政府前後十二年，對法國來說，自有相當貢獻，主要是把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不良的議會制度革除，產生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對外給予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此是一項最不可及的成就，此是戴龐兩人通力合作所達成，要說戴高樂一生眞有不朽勳業，就是給予阿爾及利亞獨立，此是最難能可貴的，除去戴高樂，沒有任何法國人敢下這個決定，但如果沒有龐畢度冒着生命之險與阿爾及利亞方面談判，戴高樂的目標也無法完成，這些都是不可及之處。

但戴龐二人對自由世界的危害，恐非數十年能治療復原，就以對毛政權的立場來說，西方國家最初雖有英丹瑞挪荷諸國予以承認，但都是敷衍性質，除去瑞典，也沒有一國派「大使」駐北平。但法國一旦承認了毛幫，立時交換「大使」，供給毛幫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包括製造原子武器及飛機的技術，以後引起連鎖式的承認毛幫，始作俑者，便是法國。

戴龐對於自由世界的危害，尤其是妨害中東和平，前面均已說過。對中南半島的戰爭，尤其是越戰，法國一直明裏暗裏幫助北越，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南越政府且曾一度同法國絕交。

法國何愛於北越？法蘭西數萬健兒血洒北越戰地，戴高樂口口聲聲不忘法蘭西的光榮，果眞如此，更應當記得奠邊府的恥辱才是，但法國卻要支持，何以要如此，基本原因還是爲了同美國搗蛋。

龐畢度死後，繼任總統選舉，再度引起法國內爭。本來法國執政黨是所謂戴高樂派，這個派原有一個名稱是「法蘭西共和聯盟」，但由於這個黨是個新黨，是戴高樂一手創立的，因此，人民皆稱之爲戴高樂派。因爲黨名與戴高樂有關，過去實在沾了戴高樂的光，第五共和國成立的首次選舉，囊括了三分之二議席，穩定了法國政局，也鞏固了戴高樂的個人統治。

但是靠着戴高樂個人支配的政黨，戴高樂一死，頓成人亡政息，龐畢度上台後第一次選舉，戴高樂派已有顯著退步，損失了不少議席。

龐畢度雖然不是戴高樂，但龐畢度確是戴高樂派贊助人，在黨內還有相當聲望，現在龐畢度一死，內部立時分裂，而這個黨本身並無堅定的政策政綱，組成的原動力是戴高樂的聲望，較爲動人的口號是恢復法蘭西的光榮，這只是一句空泛的口號，並無眞實作用，所以龐畢度一死，戴高樂派必然式微，可以斷言。

日前逐鹿法總統的已超過十人，大家所眞正矚目的還是戴高樂派選出的候選人與左翼各黨派聯合推出的候選人，總統必在兩者之間產生，前者已定爲狄爾瑪，後者可能是米特蘭。

這兩個人無論誰上台，都給世人一個希望，希望不會專同自由世界搗蛋，作親痛仇快之事。先從狄爾瑪說起，狄爾瑪曾在龐畢度當選總統後擔任總理，但他並不是戴高樂政黨「法蘭西共和聯盟」的黨員，而屬於獨立共和黨，國會中一些親戴高樂的黨派及政客，與戴高樂本身的政黨「法蘭西共和聯盟」合組成戴高樂主義聯盟，所以狄爾瑪並非戴高樂派核心人物，是居於小圈圈之外，大圈圈之內。

一間報章對他有過詳細介紹：

『狄爾瑪，又名查賓，那是他在德軍佔領法國時所用的密碼名字，至今仍然沿用，狄氏一九一五年三月七日生於巴黎，一個商人的兒子，曾在巴黎大學攻讀法律，獲法律及政治學學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狄氏在地下的軍事組織秘密工作，是抵抗運動與在倫敦及阿爾及利亞的自由法國參謀本部間的主要聯絡官。少年得志，廿九歲已是一名將官，卅一歲當選國會議員，卅二歲任波爾多市長，他擔任議員與波爾市長凡二十多年，卅九歲任內閣部長，四十三歲膺選國民議會議長，出任該職亦達十多年之久，故在法國政壇上有「不倒翁」之稱。

狄氏雖然屬於戴高樂派，但他始終未有獲得戴高樂的信任，戴氏執政期間，極力削減國會權力，狄氏僅居於傀儡地位，但在波爾多市，他卻幹得有聲有色，狄氏在政治生涯中，持一種獨立特行的路線，使戴派對他不無懷疑，恐怕他一天佔據高位，會背叛戴高樂主義。龐畢度任總統時，他會出任法國總理之職。』

根據這項資料，可以想見狄爾瑪上台之後，卽使不能馬上擺脫戴高樂派的影响，回向自由世界陣營，但也決不會繼續與自由世界作對，慢慢會將法國帶回自由陣營。

至於米特蘭，因爲是法共與社會黨聯合推出的，人們提到共產黨總不免想到毛澤東、卡斯特羅，其實在法國完全不是這回事，米特蘭是社會黨人，政策比戴高樂要溫和，法共所以要隨社會黨之後，共同推出米特蘭，因爲法共自知單獨推出候選人，希望等於零，不如與社會黨聯合作戰，先打倒戴高樂派再說。

所以無論狄爾瑪與米特蘭誰繼任法國總統，對自由世界的威脅都要減輕。當然，政治上事也有許多突發情況，事先無法預料，也許會使法國更走極端，但大體說來，整個形勢對法國並不利，法國當局也應該回頭了。

法國所以要成立第三集團，所仗的是拉緊西德，尤其西德總理布蘭特上台後，多少也有些想走法國路線，與法國一唱一和。可是去月尼克遜突然一聲獅子吼，間接告訴西德，必須在美法之間選擇一個與國，於是西德軟下來，因爲法國目前可以無求於美，德國卻靠美國二十五萬大軍保護，美軍眞的撤走，法國沒有力量塡補這個空缺，形勢比人強，西德沒有辦法不向美國低頭。

英國工黨上台後，威爾遜堅決要求修改共市條欵，否則寧可退出，此時的法國，已非戴高樂時代可比，自不能再逼英國退出共同市場，也非讓步不可。

最後就說到美國國會已有撤回駐歐美軍的議案醞釀提出，也許是一種姿態，但法國如果不改弦易轍，說不定會弄假成眞，新的法國總統對此不能不愼重考慮。

總之，龐畢度之死，對自由世界自是一大喜訊，卽使變得更壞，但也比不變好，此是筆者對西歐局勢的看法。

從共軍頭頭調動看大陸變局

陳綏民

無可奈何花落去

周恩來在共黨「十大」作政治報告中，在全篇歌頌毛澤東與謾罵蘇修美帝和林彪的嚴肅文件，忽然插入了一句：「無可奈何花落去！」的一聲慨嘆，這是南唐李中主「浣溪沙」一詞中的悲悼語，吐出了周恩來久經抑鬱的心聲，表露了他對其本人和共黨今後大局無可奈何的看法，從表層看，共黨「十大」已塵埃落定，共黨上下一致高呼「十大」是「成功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但實質上，這種教條口號的自我陶醉，是自欺欺人，十大不僅沒有達到團結和勝利，僅僅是共黨的文化大革命砸爛了黨團組織，和九大後林陳聯合反毛反黨的殘局收拾而已，骨子裏存現着各懷鬼胎的分崩離析，黨是一個寡頭的頭，政是一個無主的政府，軍是一個無頭的軍，正如周恩來所慨嘆的是無可奈何？誰也沒有把握預料到自己和這一局殘棋的結局如何？正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十大」之後遺症，是肝臟內腑的不治之癌，小手術無法起沉疴，非動一次大手術難以解決根本問題，林彪雖死，可是百足之蟲死而不殭，他的陰魂不散，形成了對毛澤東的心理和精神威脅，只有用其一貫挖牆腳的手法，來一次軍區頭目的大調動與大搬家，這是中共內部權力鬬爭，轉入一個新階段的開始，而不是結束。這是毛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火併林（彪）陳（伯達）後的又一次大地震，以前的震央在中樞，今後的震央在地方。中共這一政治棋局，是一盤殘破之局，表面上表現不亂的時候，正是潛滋醞釀着更大變亂的開端。

山頭主義與削藩

毛澤東本入以佔山頭——在井崗山落草，在延安割據起家，因此，他的基本思想，是佔山為王的流寇思想，這也可以說是他一貫的政治策略和軍事路線，裂土封疆以打天下，分而治之以御天下，當毛在大陸稱兵叛亂時，將共軍分為四個野戰軍，一野的彭德懷在西北，二野的劉伯承、賀龍在西南，三野的陳毅在華東，四野的林彪在東北，另外由聶榮臻一個兵團在華北，乃形成了四個野戰軍的重要山頭，竊據大陸後，乃將這些大山頭分封為西北軍區，西南軍區，華東軍區，中南軍區，華北軍區，而且都分別兼任大行政區主任和黨的第一書記，形成了黨政軍一元化的地區統一領導，由於各個山頭的割據形勢，尤其高崗在東北樹立獨立王國後，在一九五五年後即開始整肅了高崗，繼之即撤銷各大行政區，展開了第一次的削藩行動，並分封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等十大元帥以示酬庸功狗。

但各個領軍的山頭，有的雖未直接帶兵，但依然保存其實力在各個軍區，毛當時有所顧忌，保存了各野戰軍山頭的傳統，直到四十八年共黨廬山會議時（八屆八中全會）罷除彭黃職務，整肅彭、黃反黨集團，代之而起的是林彪，毛乃利用林的四野主幹，分別滲入原屬一野，二野，三野的重要地盤，為毛第二次的削藩行動。但毛林亦未敢全面破壞原來各軍區的山頭體系，但在共黨中央卻逐漸形成了所謂以毛林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促使了「軍權」與「黨權」的對立和分裂，毛乃銳意的抓軍權，形成槍指揮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乃利用林彪的槍桿力量，實行造反奪權，劉、鄧被打倒後，在共黨的九全大會上，所選出的一七四個中委之中，共軍幹部有七十四人，佔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三，候補中委一〇九人中，共軍幹部四十九人，佔百分之四十五，九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二十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四個候補委員中，軍隊幹部佔十三人，超過半數以上，這就形成林彪領軍以後的總山頭，從國防部，到各兵種司令員，以及各重要地區的軍區司令員，一律都變成林彪的嫡系幹部，功高震主。毛澤東對林彪已利用完了，不能再任其坐大，企圖逐漸削除林的勢力，為了爭執國家主席的設置問題，乃造成毛林火併，這可以說是毛、江自己所領導的山頭，企圖削弱林的山頭力量，削藩與反削藩，奪權與爭權，使林彪一系反毛，用「五一七工程紀要」的起義計劃，實行反毛革命，最後被迫逃亡摔死在外蒙的事件，震驚中外，毛、江、周等一直秘而不宣，一年以後才正式宣稱林彪因陰謀反黨刺殺毛澤東的罪狀，而開始批判林彪，進行鞭屍整風運動。

加強集權再度整軍

毛江夫妻檔所領導的宮廷集團，和周恩來所領導的官僚集團，受到林彪鬬爭的刺激，表面上爲鬬林、陳（伯達）而聯合，暗中爲爭權而又鬬爭，在這一形勢下，各地區的軍隊頭目，乃形成舉足輕重的力量，毛爲鞏固他個人的權勢與領導，以整黨建黨爲號召路線，企圖再度削藩，削弱各地區的山頭勢力，但惟恐牽一髮而動全身，尤其批林整風後，引起各地軍事頭頭和幹部之惴惴不安，並作消極的對抗，乃採用挖牆腳，摻沙子的手法，用變相的整肅，採東西南北互調，對十大軍區的頭目，不敢冒然罷除兵權，以調離其久據的山頭地區，沖淡共軍山頭派系觀念，並以不兼地區黨委書記爲原則，在中央則形成黨政軍一元化的集權領導，在地方則使黨、政、軍分裂與分割，這也可以說是對林彪領導軍隊體系的情況和再一次挖根工作。但從此也使所有的領軍頭目，有了警惕與自覺，以林彪對毛之親密與關係，結局如何？遑論其他。

從表面上，毛江爲鞏固中央集權，調動大軍區頭頭的削藩手段，使共軍在各地區尾大不掉之勢已去，但相對埋下了地雷和反叛的火種，隨時可以引發！

軍事頭頭調動方式與問題

共黨這次調動各軍區頭頭，一方面採取了高度秘密，一方面則運用一種不正常的方式，這一不正常的公佈方式顯出了內情的複雜與問題的產生，這一次共軍頭頭的調動，是從新華社在元月一日，用報導共區各地「春節軍民聯歡會」的情況時，說明原南京軍區部隊司令員許世友在廣州，廣州的丁盛在南京，楊得志在武漢，韓先楚在蘭州參加軍民聯歡等，變相公佈了大陸各地區軍事頭頭的大調動，不用正式命令方式發佈，是一種不正常的手法，必然產生很多困難複雜的因素，從這一調動中，我們可以看出：

一、批林整風出了問題，惟恐地區軍頭頭採取聯合反抗行動，乃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先將東西南北互調，用一種和風細雨的搬家運動，讓這批有影响力的軍區山頭，先來一次掃地出門。

二、文革派與黨軍元老派的鬬爭：文革派企圖一舉削除所有各地軍頭力量，但中共中央的黨軍元老派，則形成一股支持的對抗力量，是以採取了對調的協調方式。

三、毛澤東的眾叛親離：誰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以劉少奇、彭德懷、林彪、陳伯達與毛之關係深厚，均難逃被整的命運，這一次軍區頭頭的大調動，證明了各地區的軍隊幹部的離心和不穩，不能不採取大調動，自毀軍隊長城的冒險行動。

四、黨軍之間的鬬爭：今後加深了黨軍之間的裂痕，無論在中央在地方，都將更顯現出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之爭，必然形成黨軍之間分裂的形式與鬬爭，目前的互調與隔離，只是開端，火併的文武爭權互鬬，首先將在各個地區展開，毛澤東以槍整黨，以黨整槍，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的相互鬬爭，直至死亡而後已。

大陸的未來變局

一、大陸目前的形勢，整個在變：

㈠共黨在變——文革打手王洪文的崛起，證明了共黨的質變。間接摧毀了共黨的歷史與精神。㈡共軍在變——彭、黃領軍反毛是一變，林、黃（永勝）領軍反毛又一變，目前各軍區領軍頭目反毛又是一大變。它不僅破壞共軍「八一」建軍以來的精神，也瓦解了共軍領導體系和中心骨幹。㈢共幹在變——老幹部在變，新幹部在變，尤其青年幹部也在變，老中青全部在蛻變。㈣共區的人心全部在變——社會主義的天堂已成爲人間地獄，生活的艱苦，人人希望變天。

二、批孔揚秦的後果——毛江王朝的結局。

共產黨一貫注重思想意識形態的鬬爭，孔子與秦始皇已經死去兩千餘年，而且都已成爲歷史的定論人物，毛澤東和他的一小撮死黨，要爲歷史翻案，揭起反孔揚秦的大旗，爲什麼發此神經呢？而是基於：

一、馬列主義思想在中國土地上不生根。

二、毛澤東思想更在中國人民心理不接種不發芽。

三、秦始皇的暴君政治與極權思想和迫害知識分子焚書坑儒的作風，與毛澤東的一切作爲相類似。

四、孔子的儒家思想，行仁政、君爲輕、民爲貴、社稷次之的思想，與忠恕之道的觀念，和毛澤東思想發生了絕對的抵觸，爲此，毛澤東要大張旗鼓的反孔。

毛澤東反孔，將更使孔子的仁愛親民思想，忠恕之道和倫常觀念，更會深植在大陸的人心，這是毛澤東對中國民族歷史文化的最後挑戰，可以斷言，它會被代表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儒家思想所埋葬。

毛澤東揚秦，力捧秦始皇當年焚書坑儒的暴政，則更激起大陸人心思漢。

上帝要人毀滅，必先使人發狂。毛澤東的反孔揚秦是一種發狂的行動，他自以爲效法秦始皇，削除諸侯的兵權，就可以形成萬世之業，當我們讀太史公司馬遷史記中「秦楚之際月表」，論秦之覆亡時說：「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太史公很感慨的說，這是天意，這是天意亡秦。

毛澤東以爲遵循秦始皇的罷除諸侯兵權，屠殺豪傑的道路，就不會再有人來反抗了，沒有想到推翻秦朝而起義的都是巷里市民和農民，陳勝吳廣之流，漢高祖亦不過一亭長而已，他們所代表的以人民的心意和羣眾起而反抗暴政。

我們可以斷言，秦始皇的作風，就是毛澤東的作風，而秦始皇的結局，就是毛澤東的結局。

法國人民對中共的看法

楊允達

法毛「建交」十年，法國在貿易上討不到中共一點便宜，相反卻使巴黎成為共黨滲透歐洲的中心。法國人民，隨着「戴高樂美夢」的破滅，對中共的醜惡嘴臉已愈來愈認識清楚。

自從中共發動批判孔子，貶斥林彪，掀起所謂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以來，法國朝野對中國大陸的騷動暴亂景象，極為重視。最近三個月來法國的報章雜誌，也不惜篇幅，擴大報導，並詳為分析這項突發的變動起因，未來的發展，以及對於今後法國與中共關係，可能產生些什麼影响。

法國是歐洲各國中最早承認中共政權的一個國家，雙方自一九六四年元月廿七日建交以來，一直保持「友好」的關係，龐畢度總統並曾於去年九月十一日親往北平訪問七天，與毛澤東晤談了兩個小時。

可是法國雖與中共勾搭了十年，並沒有得到什麼實惠，而最近中共發動的「反孔批林」運動，竟把矛頭指向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攻擊歐洲古典音樂家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甚至迫使巴黎的國家管絃樂團，取銷其原定前往中國大陸演奏的行程，這些事件，不得不使法國朝野大為譁然，進而重新評估中共對法國的態度。

報章評論「批孔」

法國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竇比，目前在巴黎的「世界外交日報」發表一篇目為「孔子的繼承者」專文說：「中國大陸正進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國又再次顯現充滿混亂衝突的局面，這種情形，並未出乎吾人意料，因為毛澤東早已宣佈過『新的革命是需要的』。」

巴黎銷路很廣的「世界報」駐北平特派員布克，在他發回巴黎的長篇報導，評述中共的「反孔批林」運動說：「中國大陸目前攻擊外國文化的現象，與其說是針對外國文化，不如說是針對某些中央領導層人員對外國文化的崇拜，由最近西方交响樂團演奏會中，可以看出有些中共領導階層對這種西方『資本主義藝術』，非常愛好，也許這類民間文化交流的外交活動，將會帶來比預計中的問題更要嚴重。」

布克說：「目前進行的騷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批評孔子，否定傳統，另方面是堅持繼續『文化大革命』，攻擊一小撮當權派。」

法國保守派報紙「費加洛報」專欄作家馬雪最近也發表了一篇「由孔子到毛澤東的遺囑」專文，他指出：「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途中，有很多跡象顯示，仍然有很大的反毛力量。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就是年高八十的毛澤東發表的臨終遺囑，企圖以全力使中共避免陷入社會主義異端的泥淖？」

巴黎的「戰鬥報」說：「中共的「反孔批林」運動，在於加強中央的統治和指揮權力，因為在這項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就一直強調中央集權的重要性。」

這家報紙又說：「這項由中共左派人物發動的運動，目的在針對若干極端派人士以及消除這些人士在地方上的影响。」

文化交流停頓

毫無疑問的，法國朝野已一致認定中國大陸已再度陷於混亂之中，並且認為這種騷動很可能演變成地方上的「武鬥」，甚至鬧到不可收拾的垮台局面。

很顯然的，巴黎和北平之間的文化科學交流活動，已因而停頓下來，根據每週飛行於巴黎和北平之間兩次的法國航空公司的職員說，近數月來

周恩

最近一個時期，由於中共「批林批孔」運動所引起的大陸各地新動亂逐漸擴大，很多人認為這是「第二次文革」，共黨內將出現一次新的大整肅，而其主要目標將是周恩來。

周恩來近患眼疾，從外人最近在大陸所拍的紀錄片中，經常看到周吃藥的鏡頭，顯示其健康情況確有問題。尤其是鄧小平自去年十二月下旬突被毛澤東提升，參與共黨中央政治局和共黨中央軍委的工作後，許多過去應由周恩來接見的外賓，已分由鄧小平和張春橋接見，顯示周的工作量已較前減輕，有些工作已有計劃地交由他人分擔。

周恩來今年已七十六歲，如果由於年齡和健康的原因，減少他的工作量，預為安排他的接班人，也是一種正常的現象。

毛澤東會與多數的「親密戰友」為敵，與周之間也自

，法國人進入中國大陸做生意和旅遊的人數，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自去年十二月以後，就沒有法國政府要員和著名人士前往北平訪問。世界有名的管絃樂團，原定於三月間前往中國大陸巡迴演奏數場，也在毛婆江青高唱的「反西方古典音樂」的潑辣聲中，取消了行程。此外，原定於今年暑假前往「留學」的三十餘名法國大學生，現在已發現瞄頭不對，紛紛改變初衷，準備申請到台北去學習中國固有文化了。

一位正在準備前往台灣去研究中國歷史的巴黎大學學生說：「我本來打算去北平研究中國的儒家哲學的，現在北平正在搞『批孔揚秦』運動，污蔑孔夫子，完全喪失了研究學術的精神，使我改變計劃，到台灣去研究，那裏才是今天的漢學研究中心。」

「巴黎紅禍」賣座

北平如火如荼地搞「反孔批林」運動的時候，巴黎喜劇大師約翰揚納維推出了他的諷刺中共「人民解放軍」的彩色、寬銀幕、身歷聲影片「巴黎紅禍」。這部耗資千萬法郎，攝製將近一年的謔劇，於二月廿七日在巴黎三十三家大戲院上映前夕，曾受到中共駐法國「大使館」的瘋狂攻擊和警告。

中共指責法國外交部不該通過這部影片，認爲該片污辱「人民解放軍」，並警告法國政府「不應該忽視這件事所造成今後兩國關係的不良後果」。

然而，中共「大使館」的抗議，竟變成了這部影片的「免費宣傳廣告」，……期，成爲今年法國最賣座的一部影片，許多歐洲片商紛紛來電向該片總代理高蒙影片公司購買上演權，瑞士已捷足先登，於本週分別在日內瓦、蘇黎世和洛桑三大城上演，同時也受到中共瑞士「大館使」的抗議。

這部影片長達一個半小時，全片帶給愛好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個啓示，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是一羣野心勃勃，愛好戰爭而又幼稚膚淺的人，與這個世界完全格格不入。這隻紙老虎一經人們戳穿，就會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萎縮而消失了。」

「戴高樂美夢」破滅

法國民族是一個非常自私、自大、而又講求現實的民族，十年前戴高樂爲了表現法蘭西的獨立外交作風，妄圖開闢中國大陸的廣大貿易市場，見利忘義，宣佈與中共建交。十年來，戴高樂早已作古，他的美夢始終沒有出現，北平與巴黎間貿易數字，微不足道，法國妄想中共購買一架超音速「協和型」噴射客機，中共始終口惠而實不至，非但一架沒有買，反而訂購了美帝的七〇七「波音型」噴射客機，使龐畢度總統如同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相反的，中共卻從法國討了很大的便宜。法毛建交後，中共把從中華民國接收的巴黎喬治五世大道十一號的大使館，變成「歐洲統戰指揮部」，並利用法國在歐洲的政治外交地位，大大地抬高了它在國際間的身價。

十年來，中共利用這個設在巴黎的「歐洲統戰指揮部」，非但秘密地完成了許多「地下外交談判」，展開了中共滲透歐洲，中東和非洲的重要陰謀，並利用這個地點，達成了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政治交易。

可是，法國人不是傻瓜，法國的情報特務人員對喬治五世大道十一號的活動瞭若指掌，法國朝野對中共的醜陋面目也愈來愈憎恨。以前，法國人對中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而已，如今北平的「文化大革命」把矛頭轉向抨擊西方的資本主義，火勢蔓延到巴黎來的話，法國人也會採取報復行動的。

命運

項楚

然會有矛盾。當然，並不是與毛有矛盾的人，都將步劉少奇、林彪後塵依次被整肅。毛到今天仍未與周發生正面鬥爭，主要是由於下列兩個原因：

第一、周並不像劉、林有私人的有力而又明顯的派系，他既不插手共軍的事務，也不搞有形的組織，既不爭權，也從不提自己的「路線」與毛相對抗。雖然他是共黨內的元老、重臣，並且海內外知名，但是並沒有足以威脅毛權位的實力。同時他與毛之間的關係，也未達到非攤牌不可的緊張程度。

第二、周今天實際上與董必武、朱德、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等同樣，是毛的一個幹部。毛的這些幹部，各有所長，可以用於各種不同的方面。

周當前有用於毛者，主要是替毛搞內外統戰，也就是在內部矛盾關係中「和稀泥」，和以溫和的姿態去欺騙西方國家。當前在這方面，毛仍然需要周的幫忙，尤其是在欺騙美國，想取得美國的經濟和技術援助方面，剛剛才開始，未來還有一段艱苦的路程，除非當前國際形勢有新的特大的變化，毛突然改變其外交策略，周對毛仍是有價值的。在這種情況下周如遭鬪爭或整肅，是常理所無法想像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周的處境是平安無事的。因爲在毛的手下，沒有一個人是絕對安全的。在權力鬪爭複雜激烈的共黨內，情況隨時都會有新的變化。尤其是「宮廷派」與地方軍人實力派之間爲奪毛繼承權的鬪爭正劍拔弩張之際，宮廷派如果不能有把握爭取周站在自己一邊，則縱不能預先把他除掉，也不妨先把他搞黑，或逼他成爲過河卒子，只能跟着毛和毛派走，不能爲敵人利用，這也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地方軍人實力派和解放軍幹部派如果想舉事的話，利用周的名義較自己的號召力要大得多，事實上這兩股勢力，和周多少也有些瓜葛，是宮廷派所最放心不下的。另外，毛在世時，尚可御用周，毛一旦死亡，「宮廷派」當然沒有信心可以駕馭周，則今日預早利用陰謀，擴大毛、周之間的矛盾和猜疑，預將周除掉或搞黑，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所以周當前的地位，仍是未知之數，他的處境一直都未離險地。共幹們並沒有告老歸隱的自由，周恩來的命運只能由未來情況的發展來決定了。

剖視大陸工業狀況

胡蒼之

不久之前，我在一份使用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上，發現一篇文章在放冷箭！內容是：「……在經濟上，從國民黨統治大陸到統治台灣，工業發展始終的保守及落後，造成了永遠處於弱國的地位；國民黨只知道發展輕工業，但中共卻恰巧相反，自它立國以來，就拚命地發展重工業。……有了重工業就能製造工作的母機，帶來一切生產，也就有了國防工業，沒有一個國家依靠進口飛機、戰艦、坦克等軍備，而能稱之為強國的。……」

不錯，工業確是一個國家的國防經濟的命脈；如果沒有工業，根本不足以言國防。中共自一九四九年竊據大陸，建立起政權之後，就不單是一直在高呼着：「工人當家作主」！「工人領導一切」的口號，毛澤東在一九五〇年六月，於北平一項重要會議中，曾經鄭重其事的宣佈所謂「三個改革和八項任務」裏面，更誇稱要建立「工業強國」。然而，時間已經過去二十五年，大陸上究竟發展重工業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咱們無須乎憑咀吧爭，事實勝過雄辯，截至現時為止，北平政權不僅公開向英國定購「子爵」式飛機；並且也在向美國定購飛機。而「工業發展保守和落後」的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在幾星期前卻已宣佈：「能自製飛機了。」

工人做了中共奴隸

至於中國能不能成為一個「工業強國」？這問題也可以從各種內幕資料去找事實和證據來作答案。咱們大家都知道：中共統治大陸的初期，即虔誠地遵奉蘇聯為「老大哥」，除着強迫中國工人和工程人員，統統都要向「老大哥」的技術顧問們學習之外，連那些粗製濫造的蘇式機器，也被中共幹部們奉為神奇，而不准中國工人批評半句。當共幹們高呼：「工人當家作主」的口號時，正是工人們遭受共幹秘密控制和監視最嚴厲之際。中共不獨要強迫工人加班加點，夜以繼日的勞動，還要隨時強迫工人以「自願捐獻」為名，而公開地剝削工資。實際上，這是百分之百的中共黨幹部當家作主，而工人階級則全部變成被剝削、被壓榨的奴隸！

大陸工人所過的痛苦生活，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據中共「人民教育家」林漢達，在「人民雜誌」三十四期中，以「檢討三年來工農業餘教育」為題的一篇文章指出：「通常工廠工人，平均每天生產十一小時半，開會兩小時，文娛活動一小時，學習一小時，這樣緊迫的工作情況，對於職工們的健康已有極大的影響，那裏還有時間參加業餘教育呢？」

本來，在工人之中，只有技術的先後不同，才有待遇的差別，而工資則應該是公平的。但在中共來說，不惟產品價格與工資的比較，有如天壤之別，所有利益全被中共掠去；尤其是工資制度，更為複雜而不公平，不同地區與不同工廠企業，都不一樣。為了遂行其「下放」政策，而分為經濟區域的工資規定，以新疆、西藏為最高，內地各省則低得多。至於各地工廠企業，又分為十一個級別的待遇，而其技工也有八種不同待遇的級別呢。雖然中共也有所謂「提升制度」，在毛澤東所頒佈的「工礦企業七十二條」中，規定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人是可以提高工資的。然而，這種「提升制度」，首先要以「政治覺悟為標準」，是故，每年被提升的工人，卻不到千分之一，有些工人甚至十年八載也未獲提升的。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林派喊出「造反有理」的口號，驅使全國工人階級進行造反，於是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居然宣佈了「解散全國總工會」，而自稱為「全國工人革命總司令部」。旋而又標榜着工人階級在文化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並進一步地泡製出所謂「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無非是利用工人為中共賣命罷了。

缺乏設備安全受威脅

談到中共二十多年來的工業生產狀況之衰，及其在工業交通系統方面的怪現象，也是非常令人難以置信的。就拿它那最大的「鞍山鋼鐵廠」來說吧，其交通系統的生產設備，即非常的落後。這家公司的運輸機車，便是一台使用了七十多年的老爺機車；加以對該機定期檢修工作之不澈底，致令車上許多地方都已漏水漏氣。冬天一開動機器，就像一個蒸籠似的。又北平那間最著名的泡沫塑膠廠，連基本的生產房也缺乏，許多部門都是露天工作的；更令人可笑的是：該廠竟沒有專用的工具，而一些原料則往往使一批熬糖舊鍋。由於設備落後的緣故，該廠於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積存的四十缸濾泥當中，據說含有百分之五的增塑劑，卻始終無法提出。

類似上述設備的工廠，及其交通系統，顯然是普遍於整個大陸的。根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廿七日的中共「工人日報」所發表的消息透露：錦州鐵路局赤峯第一養路工程管理區鐵路設備的惡劣，簡直使人覺得害怕！在這個區裏面約達三十五公里長的鐵路線，和三十二組的道口岔，均已全部失修。由於十年前遺下來的線路方向不良，致有三十多處鐵軌都已經硬彎了。因為，生產設備過

於簡陋，工作條件太惡劣之故，所以，大大地加深了工人操作的困難程度。像「龍烟鋼鐵廠」馬萬水小組所在的三十號石巷，就是一個塌陷了七、八年的巷道口，工人們缺乏機械和風鑽，而全憑雙手使用鐵錘及鋼釬，來開鑿堅硬的英石岩。工人住的是土窰，吃的是小米粥拌鹽，下雨時也強迫他們開工，卻缺乏雨衣，膠靴的設備，令到個個冒雨淋頭工作。因而受寒患病的有百分之七十，因缺乏醫藥設備而病死的工人，往往達百分之三十。

此外，還有一些使人感到痛苦萬分的是：所有工廠、礦井通常缺乏安全設備，「工人日報」根據讀者的投訴說：上海化學工廠，工人進行裝料和攪拌漂白粉溶液的工作窰裏，由於大部份的抽風裝置發生了毛病，常令工人中毒；調劑漂白粉的水溶液溫度，有時也超過攝氏三十五度以上，致使調製氯化水的過程中，因其大量分解而往往引起工人操作的危險——中毒或意外事件，同時，從事調製氯化水操作的工人，又因為缺乏防毒面具，而中毒事件也佔大多數。

原料奇缺採用代用品

至於一般的工廠，礦井、開山、修路工程的防矽塵危險的必要設施，也大多數不合乎標準；尤其使用石英粉原料，或製造石英粉及其他含矽礦石粉而採用乾磨的工廠，由於是機械化，密閉化和吸塵、濾塵等裝置較劣的緣故，更增加了矽塵對工人們的危害！除此以外，尚有許多工廠、礦井的車間或工作地點，每立方公尺所含游離二氧化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塵粉，仍然達二毫克，這就更加深了矽塵對工人健康的影响！

另一般從事瀝青工作的工人，其安全衛生設備亦極簡陋。他們所必需的過濾式呼吸器，防護油膏及帆布鞋蓋等等，在中共片面強調「節約」口號下，經常延長其新換舊的期限；質量也無法獲得保證，成為工人操作安全的威脅！正因為這些設備缺乏之故，不僅是大大地影响到各種工業產量的顯著銳減；特別是增加了對工人的損害！

談到工業原料的缺乏，也正是中共最感到頭痛的嚴重問題。為了要應付這一困難，中共曾經一方面強迫工人以較難操作的方法去節省材料；另一方面則是大量使用代用品材料。如上海「新中動力機廠」所產生二百匹馬力的柴油機曲軸，原先是由鍛鋼製成；但由於資金和材料漸漸短缺，其後已改用孕育鋼鐵來製造，以致產品的壽命大不如前。他如吉林、杭州、漢口、廣州各地的造紙廠，也早已推廣以土草漿代替過去的優良原料。但這一來，紙質量極受影响。

有一段時期，由於造紙原料奇缺，使到一般人民購買用紙的限制甚嚴，除了婦女們經期和產婦的必需購用外，男人根本不准購用。假如讀者們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在一九五七、一九六〇及一九六七各年，都曾先後採行搜集民間古書的運動。據北平「新華書店」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廿五日的業務報告（載於「人民日報」同月廿六日第三版）說：「新華書店中南區總分店一年來共收集舊書達廿二萬五千餘斤，已分別賣給紙商或國營紙廠作紙漿。又據前「羊城晚報」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報導說：『新華書店廣州分店發出「肅清建設文化遺毒」口號，經六個月的努力，曾收集舊書達七萬三千餘斤，賣給同興紙行。」其餘各地，亦均紛紛仿照這項運動，勉強解決紙廠原料。

許多的化學肥料工廠，苦於缺乏原料——火硝，不得不改用陳舊的牆土、或鋤牆土作材料，以製成人造硝土，而使產品的質量每下愈況！據天津的「中國青年報」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報導稱：天津市「大中華橡膠廠」第二車間，經常採用拾獲的廢料，殘幫零片聚集製成膠鞋。由於中共的資金不足，下令若干工廠強迫工人利用工餘時間，參加義務性的廠房建築工作。例如「廣州玻璃廠」，就曾在半年之中強迫工人每天參加工餘勞動三小時，完成一座鑄造廠房，因而節省了七千元的建築費。

技術拙劣報廢品日多

自一九六〇年蘇聯撤退所有技術人員之後，工業技術上的困難，也是中共傷腦筋的問題。上海「輕工業局」曾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一篇總結性的文字透露：「大華橡膠工廠成型車間沿條刷漿小組，能夠操作三板刷方法的刷漿工人，全廠只有兩個，其餘工人操作起來都不能統一，不能達到工藝標準，以致影响膠鞋的防暑力。」又西安的「機械工廠」，過去製造工模具是用合金鋼的，後因材料短缺而改用炭素鋼代替，對於熱處理時的變型和裂紋問題，長期以來得不到解決；對於礆火、卒火、須冷火、高溫、回火等五種操作技術，無法掌握而令工模具走樣。

正因為技術難關無法克服，許多工廠產品的報廢和返工率，日益增高。上海「協昌紉機廠」板工段機頭與平板粗磨、精磨的返工率，曾增至百分之三十五。不少棉紡織廠的單層律常絨，絨面的整齊度較差，斑點特多，如「蘭州第二紡織廠」的毛在絨，使有顏色深淺不一，返工復染率增至百分之四十，成為中共工業的致命打擊！由於設備落後，工作緊張的情況下，大陸工人的處境也日益惡劣，好些年以前，廣州「何濟公聯合製藥廠」的化工車間，生產小組的一個女工名叫向秀麗，就是因為工作太累，於工作時打翻了酒精瓶而被活活燒死。

一九六七年六月，錦州車站一個盛滿液化石油的鐵罐突然爆炸，也曾燒死十六名在場裝卸的工人，另有廿五名工人則被燒至重傷！同年九月十一日中共「工人日報」批評工人消極怠工的文章說：『有些工人每天下班後不參加開會，抬起屁股就向大街跑；上班幹活時則大聊「三劍俠」、「濟公傳」。……』又說：「吉林三岔子林業局製藥廠四號宿舍女工，都不安心工作，有的遲到、曠工、看小說；有的父母已經給她找到婆家，她便希望結婚後不再幹活的思想很濃厚。……」

由於工人處境惡劣，工資菲薄的情況下，大陸工人對中共政權普遍表示不滿，從而日漸趨向反毛派；特別是在「紅衛兵」造反運動的混亂局勢中，更為變本加厲！自上海、南京的暴亂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地亦相繼罷工，其生產體系遭到嚴重破壞，致產量發生萎縮現象，迄未恢復。

中文在東南亞

蕭航

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在香港，或者對「中文」不見得什麼重要，因爲中國人在香港，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隨處可以看見中國文字和中文學校。可是，在東南亞，情形就不同，這兒也有我們的僑胞，在商店門前，仍然可以看到懸掛着中文招牌，但是一開口，卻多是鄉里方言，假如不同鄉里的話，便互相用當地國的語言作爲構通。更且第二代，多數出口便是當地國的語言，雖則，也能看到書寫上中文的學校，然而所教授的課程，則以當地語文爲主，而且只允許在小學這一階段，教授少得可憐的中文外，中學則一律禁止教授中文！

因此，在東南亞境內，能看到一所中文中學，則內心興奮和慶慰，是何等熱烈，何況全部用中國國語教授。

寮國是東南亞小國，一切也比較落後，慶幸的是，在首都永珍，以及皇都弄怕拉邦，能看到一所由小學到中學的完全中文學校，在邦交上，寮國是承認中共政權，且有中共大使館駐其間，儘管如此，而該中學所教授的，全是自由祖國文化，並沒有將「方塊」字拆爛，或掛上「汚星旗」。

因此，愛好和衞護自由祖國文化的，寮國境內華僑，全將子弟送往該兩校就讀，不特如此，就是遠在泰國的僑胞，於艱苦境遇中，儘其可能，將子弟送往該校就讀，緣因是泰國歷制華文教育！

山野劈土教育後代

泰國在一種歸化國籍政策下，壓制華文教育，致令許多有識的僑胞，不得不在某種變通法則下，設立中文夜校，使能繼延中國文化於萬一，更有些家庭，不惜重金，特聘中文師資，作爲子女的家庭教師，以保持一份中國文化傳統，這是何等痛心，也是何等難能可貴的慶幸事，中國不會亡，就是憑着這一點光輝和力量去發揚。

尤其令人額外興奮，值得讚揚的，莫過於我國民間反共武力，所成立的中文學校，瀝盡滄桑，最爲突出，難得！

我國大陸，被中共赤化以後，流亡在緬甸境內，繼續反共的一批武裝力量，以及忠貞人士和難民，這一成千纍萬之中，拖家帶眷，勢所必然，一批正在成長中的孩童，和一批後繼出世與未出世孩童，對於今後教育，成了一項不可缺的問題，而事實上，又難以辦得通不得不辦的問題。

因爲這批在緬甸境上的反共武力，經常在備戰狀態，且居無定所，不但要防中共，並且還要出擊中共，更要防範緬甸上共偷襲，與及禦防當地國，一時不能相容，或不能諒解，而引起的軍事衝突。

總算在各項領導單位合力，決心下，決定不論在任何艱苦鬬爭狀態中，保護與及教育第二代爲首要，遂成立隨軍學校，能教育多少，算多少，能有一天，就讀一天的書。所以，前線在作戰，後面則教育子弟，部隊流動，則隨之流動，靜止下來，便又教育子弟，如此艱苦不斷奮鬬，努力十數年，令第二代不至文盲。不但如此，該部領導人，及忠貞之士，並憶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泰國政府曾一度准許泰國境內，普遍設立中文學校。後經一小撮泰國政客們反對，其理由是，全泰國一千八百多萬人口中，華僑佔了三百多萬，而華裔又佔六百多萬，兩相對比下，華僑及華裔，則佔有全泰國人口二分之一，而此部份華僑，又多數寄居在幾個較大的城市中，生活習慣和風俗語言（鄉里語）皆成爲中國化，政府如此准許普遍設立中文學校，無形中將使泰國民族爲中國民族所同化，認爲是一種文化侵畧的危險，因而，政客們遂迫政府下令，禁止華文教育至今！

自泰國政府，禁止華文教育至今的結果，令上一代的華僑，與下一代的華裔，雖情同父子，在言談間，每需人從中傳譯，否則詞難達意，似此，兩代因語文各異，雖親亦疏，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思及此，於是推己及人，顧己顧人，爲挽救此一危機，以及以後反共有傳人，最後一致決定普及教育，始於跨緬南泰北境上，擇荒山野嶺地域，斬荆除棘，合羣力胼手胝足，建造茅草竹籬學校，自此，始有班次可言，是爲今日之「興華中學」。

此一開天劈地壯舉，更兼處此外邦壓制中國文化的時候，遂贏得隣境上僑胞熱誠讚獎，譽爲「海外中文之光」，相互奔走呼號，各將子弟送往該山野的中文學校就讀，校舍爲之爆滿，爲不忍見拒本國子弟於千里之外，該部隊陸續擴建茅屋校舍，儘量容納，各皆喜形於色，事爲國府當局所聞，派員調查後，經教育部准予立案，且酌補助該校經費，兼以各地僑胞踴躍相繼捐輸，得由茅屋改建爲磚屋校舍，由小學而達中學，是而成爲一所頗完整，且現代化的中文學校。

政府何吝教育經費

因有此一中學校的成立和健在，原屬荒村野嶺之地，一變而成爲另一繁盛市區，人入其境，彷彿罪身中國城鎮，百業交易，盡以我國語爲本，喜笑一片，溫暖之情，將令遠託異國遊子，有樂不思去之慨！

該校計幼稚園一班，小學共六班，六年制，中學三班，三年制，以教授中文爲主，泰文副之，兼授英文。

該校自擴建以後，遠至緬北，及曼谷和寮國北部，均有我僑胞將子弟送往該校就讀，其盛況確令人興奮不已，奈何我政府當局，以教育經費不足，於規定班次及名額外，再不予以擴充容納學生，致令諸多華裔青年，被拒於校外，誠屬悲痛，遺憾萬千！

當今我國語文，經聯合國宣佈成爲世界語文之日，國府亟應在有邦交的國家中，儘量爭取普遍設立中文學校惟恐落後才是，不幸，反而在此泰國山野間僅得的一所中文中學校，竟緊縮班次，限制學生名額，而不加以擴充校舍，設法儘量招收和容納華裔子弟，而用一種難以令人置信的「經費不足」作擋箭牌，拒華裔子弟於校外，誠屬費解！

今天全世界華僑，每逢一年一度雙十節國慶日和總統壽誕，便有近萬之眾，返回自由祖國慶祝恭賀，其緣因何在，這便是有賴我國數千年優良文化傳統，才能有以致此。

傳統文化源遠流長

我國國民，對我國文代，雖有接受教育多寡，和時間長短，以及去國遠近的差異，然而，我國文化教育傳統，最大最終的目的則一，概括說來，就是脫不了「尊老重道」，「不忘本」，「不辱先」，從而產生下列諸要義：

崇拜祖先：我國人崇拜祖先，是承認有靈魂存在，靈魂附於鬼，於是「鬼」連帶被人們認爲有其人格存在，世稱的「冥世」「陰曹地府」是也。

「孝」是我國人的首要德行，生有所養，死有所祀，祀其鬼魂，懷其先德，慎終追遠，木本水源，這在我國說來，是一套傳統觀念，從此，產生敦宗，睦族，立德，修業的倫理觀念，聚族而居，合羣互助，這在我國宗法社會裏，無疑有着維護作用，這就是：「老吾老，幼吾幼，推己及人，民胞物與」，從而便有「仁、義、德（忠）、信、愛」這些德目，作爲我國人生行爲的倫理準則，擴而充之，恕道便因此而衍成，恕是可用於終身，於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凡在中國人的社會裏，便是一團祥和、溫暖。

名教倫常：我國宗法社會的綱紀，是名教與倫常交相維繫，在家族君權下，儒家的「正名」，列爲首要，即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以正名？君臣有義，父子有情，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我國人的「政治、經濟、社會」，都在這一文化傳統下，繼續不絕的垂傳下來，直到達今天，甚至永垂不朽。

天道人道：我國人崇敬自然，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臨」，和所有人類，是絕無二致的，不過我國人，則注重於「現實人生」，對於玄想的天象，只是敬而遠之，「天道遠，人道邇」，並沒有把自然界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和現實的事物，同一看待，同時，在玄想天道的崇敬下，更加嚴肅其現實的人道，以「祀」與「戎」爲國之大事，祀是盡其天道，戎是盡其人道，盡天道是祈禱蒼天，包括后土山川，庇佑人生，盡其人道是仰仗人力抵禦禍害，維護人生，信天命，正人生，天命不可違，人生應得其正，我國人便是在這樣的傳統觀念裏生長，於是，雖處於極其困苦艱險的境遇時，仍然不失其正，不喪其所，作爲處世治事待人接物的守則，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便爲人人所仰守。

中庸之道：凡事用得其中，「過」與「不及」，都有悖中庸之道，這也便是說，遇事不走極端，因而中庸之德，便能包育萬物而不相害，所謂：「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以此爲本，各社層的能協調，安定，也是賴此維繫。

我國的教育，就是首先着重倫理觀念，而維護於永久，不像西方國家教育，以倫理視作一種過度，所可比擬。

西方國家，生男育女，教育成人以後，誰也管不了誰，而兒女完成這一教育成人以後，便脫離而去，對父母的病、老、死、葬，視成陌路，不與問聞！不知「孝」爲何物，與朋友交，互言利害，不顧道義信用，如此行爲，只能說是會說話的動物，那能稱其爲人！

中共恐懼復興文化

今天的中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想要將我國數千年文化傳統完全毀滅，恢復獸性，儘其可能施用各種殘酷手段，焚書坑儒之不足，更大肆詆毀孔子，處在中共刀口上和槍尖下的我國大陸人民，明知不能爲，而不得不爲的，違背良心事，套用中共一句話：「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中共的自我毀滅，將在這一「批孔」之後，毫無疑問。

中共今日，不但恐懼駐台灣國民政府的存在，更恐懼海外數千萬華僑的存在，只要我們這一大羣華僑一息尚存，便是固守和維護我國數千年歷史優良文化傳統的基石，更是反中共暴政的種籽。

所以希望國府，對海外華僑中文教育，應視爲與台灣一樣重要，急起直追，培植現在邦外的中文學校，使能繼延及擴充。

設若視華僑中文教育如無物，則無異自棄此一代和以下各代而不顧，令華裔子弟今後完全化外，無形中自毀我國文化，自棄反共種籽，而斷華僑反共之後繼，能不加以深省。

因此，國府應不惜出錢出力，在海外復興我國文化，這才是中共恐懼的武器，更是中共唯一的致命傷。

所謂：「在德，不在險」，國民政府在行德，而中共在行險，何況中共是竹幕，就是蘇聯的鐵幕，再又有鋼幕的險，又何妨，遲早總會給自由人民擊破的。

天理不可違

沒有嚴冬那知春光的明媚

李文浩

人，畢竟是生活在人的規格裏，擺脫不了七情六慾，算你是最偉大的導師，亦要受權力慾支配着，簡直是可憐。但更可憐的是那些在權力鬬爭中成了犧牲品的百姓。

世人每每被環境和世俗的態度所蒙蔽。對世事往往是盲目的揣測，盲目的支持，還自以為睜大眼做人，焉知世事往往是表面複雜，內裏簡單，若不是曾較深刻地觀察，客觀地研究，抱着出世的態度來思想，實不能洞悉絲毫的。有等人希望瞞騙海外的中國人，要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大叫「回歸」「認同」，以為海外中國人是盲目的。他們的所作所為，於我們開眼的人來說，無異掩耳盜鈴；而他們陰一套、陽一套的手法，更被無情的事實所擊破，結果只證明那些沐猴而冠，自稱學者的人，就是一羣瞎了眼的馬騮。為了達到自己的私人目的，不惜出賣靈魂，眞是可憐！更有無知之流，遊罷大陸，便以權威的姿態，在報上大吹法螺，在電視上賣弄風騷，此等小人之無知，簡直已達返樸歸眞程度。

雖然現在歪論正在伸展到每一個角落，但國民政府已經渡過其最黑暗時期，這些歪論，亦不是已構成什麼威脅。況且情況已漸漸開朗，只要心眼不塞，雙眼不盲，亦能分出正與邪，我想談一談的，是現時的局勢作出檢討。

國府之被逐出聯大可說是一個轉捩點，台灣現時的士氣，並不是兩個「乒乓球」可以打垮的，士氣高昂是戰勝的因素之一。國府被逐出聯大，猶如大樹被鋸去一截，它會因此死亡嗎？當然不，它會從橫邊生出更茁壯的新枝，更繁密、更多枝葉。我們要做的是替這棵樹揪出每一隻在啃樹根、咬樹葉

小姐，敬請舉頭三尺，你們做的一切，雖然我們不知，但報應是不爽的，劉鶚似有預感，警告世人，但這畢竟是刼數，天意如此，奈何！

現時大陸局勢，一片暗流洶湧，周恩來正在與毛氏作其生死之戰。據我觀察所得，毛派還未曾公開指名道姓地批鬬周恩來，由此可以判斷周氏實在有其龐大的後盾。雖然現時局勢還不很動盪，但暴風雨前夕是最平靜。我覺得，這次文革，其凶險處實在是廿五年來所僅見。

反觀台灣國府，正在慢慢地走上軌道。近年來國軍韜光養晦，以備不時之需，又自蔣經國先生執政後，努力整頓之下，官僚及貪汚之風大減。而裙帶關係之類的事，亦因蔣先生的嚴明政治而告大減。希望蔣先生能一洗頹風，建立未來中興中華文化的根基。

雖然現時蘇聯在國境虎視眈眈，但他們諒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攻打我國。這只能加強中國人的團結，如果有一百萬軍隊滲入蘇境，就是氫彈也成廢物。權衡之下，相信蘇聯不會貿然進軍，所以如有人以蘇聯為藉口，勸國軍不要反攻，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分化國軍，其心可測。中共就是不打也將油盡燈枯，由國軍接收政權，總比蘇共接收妥當得多。

今年甲寅，星相家說今年大陸將有大變。姑妄信之，且把冷眼睜大，看着這紅色政權，灰飛烟滅吧！

（七四年三月廿五日於美國科羅達）

大法文學部（即法學文學院）畢業後回國，民國三十四年因高宗武的推荐，入南京外交部情報司。抗戰發生，他一直隨政府搬遷，由南京而漢口、重慶。

後來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在香港主持日本問題研究會，外表是研究敵情，實際是搜集情報。周當時是情報司科長，故調他來香港，不久，汪精衛與日寇勾搭，在南京成立偽府，需要精通日語文人才，高宗武就推荐周隆庠任偽外交部常務次長，再兼偽行政院秘書長。日寇投降，周又隨陳公博逃往日本。逃日不久，乃同被押解回國，陳被槍斃，周則判無期徒刑，十年前死於獄中。

老實說，周隆庠並不算是壞人，他的遭遇，可說是環境害了他。如從小不受日本教育，就不會做漢奸，如無汪精衛成立偽府更不會做漢奸。汪是他的長官，他認為汪的行動決不會錯。他也知愛國，也恨日本人壞，但一切認識、見解皆非常膚淺。公正說，是可以為善，跟好人可為善，可以為惡，跟壞人便可為惡。現今香港所謂知識分子，像周這樣人太多了。本文不是要表揚周隆庠，而是在警告自私自利的騎牆派，如不走光明正路，是決不會有好下場的。

見過「鬼」怕黑

華白

在北平的街道上，一個意大利外交官女兒在她的汽車裏，擦的一聲，亮着打火機，立即引起街上一羣人的憤怒，他們包圍她的座車，說她拍攝他們的照片。

當時車內坐着四個人，一個是比利時人，一兩個是黎巴嫩人。她的汽車是有外交標誌的。人羣包圍汽車足足有半小時，他們叫喊着，拍打車窗，並折斷一枝金屬旗桿。

一個共幹走過來排解，那個年僅十餘歲的意大利少女對他說，她是開玩笑地對好奇觀看

周隆庠這個人

，始終如風擒陣馬，爲正義眞理開出一條革命大道。二十五年前國民政府之喪失中國大陸，只不過是演變成高級社會的一個階段，這次經驗，不但給後世一個指示，亦使中國人淸楚地知道何去何從；這是一條極簡單的一生一殺的道理。如果沒有嚴寒的冬天，又那來明媚的春天？如果沒有嚴冬，夏天的蚊蟲亦不知繁殖到什麼程度了；自然規律是千古不易的眞理，試想沒有暴秦，又那來光輝燦爛的大漢朝？

中國的封建制度要改，但需要時間。試想要改掉五千年的習慣，非用一朝之時間可以達到。強求必生亂子。如果明瞭莊子「無爲」之論，亦當了解這道理。想當時，有些民族敗類，妄用外國人的主義，煽動人民，雖然成功，但因爲這革命沒有文化基礎，沒有時間作培養的溫床，結果這次革命的產物，竟是一個怪胎，一個風騷入骨，功過始皇，色迷心竅的紅太陽。這就是我說的大亂子了。

早於一九〇六年劉鶚便預言共黨會統治大陸，並且勸人規避、於其著作「老殘遊記」中，有一段黃龍子和申子平的對話，節錄如下：

「黃龍子道：『……還有一個秘訣，我盡數奉告，請牢牢記住，將來就不至入那南拳北革的大刼數了。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南革以無鬼神爲作用。說有鬼神，就可以裝妖作怪，蠱惑鄉愚，其志不過如此而已。若說無鬼神，其作用就很多。……第一條，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爲他家庭革命的根原，說無神則無陰譴，無天刑，一切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掀動破敗子弟的興頭……。以騁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忠臣良吏是奴性……，若遇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殺身之禍。」

如果細心想想，劉鶚寫的每一段，不就是共黨的寫照嗎？「掀動破敗子弟的興頭」不就是文化大革命嗎？說孔子是奴隸制度支持者，說秦始皇是豪傑，不就是「叛臣賊子是豪傑，忠臣良吏是奴性」嗎？原來毛氏搞這麼運動，只不過是「以騁他反背天理的手段」而已。簡直是一針見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誰能說世間眞無天理，各位擁共的先生

讀書。周是否生於大連，已記不淸楚，隨父回過無錫，時間很短，故未在祖國讀過書，從小學到大學，皆受的日本教育。在「後漢」中，他的日本語文所以能稱第一，原因卽在此。

周大約生於一九〇四年，日本昭和七年九州帝

[illegible]的人羣包圍。由此可見，自從安東尼奧尼在大陸拍攝「中國」一片之後，中共是多麼害怕再有人暴露其眞實的生活現象。

王府井

中西藝術的異同

黎安

西方的神與智者的雕像與畫像，完全具備了人形，均勻的比率，男的則具堅實強健肌肉，女性則具優美圓潤的筋骨，他們強調的完全是外表，屬肉體的。如有名的摩西與維納斯的雕像，及文藝復興前所繪的聖經人物，皆屬此種表現。但中國則不然，唐代有多幅羅漢與觀世音的銅塑像與繪像，其頭皆特大，耳特長，身體骨瘦如柴，且全身著衣，但其面部的表情卻極爲突出，充滿了智慧與深沈的眼神與微笑，是一種由內心深處發出來的神情，而西方是屬由外面看進去的。

西方的山水畫是將大自然的部分甚至於將自然「分割」，然後畫出，而且他們是企圖由二度空間中表現出三度空間來，故西畫中講究透視法與陰影法。但中國畫不然，中國人認爲在二度空間內，就應該表現出二度空間，因它本來就是二度空間，否則便是作假。故淸代郎世寧至北京，欲將西畫傳入中國，結果反受中國薰陶，畫起中國畫來，但此人之畫之特點，便是將中國的線條用筆加上陰影與透視，使人感到有點不倫不類之中西合併。

中國人常希望在一幅畫中表現出一完整之宇宙，卽或是一幅潑墨畫，或幾筆勾出之人物，無骨花卉，或江中垂釣，但它的意境是完美的，其用筆之線條是屬圓形的，亦可說是循環的——此屬「意境周全」之特色。水墨用法是全世界無有的。記得曾看到一幅畫了六個柿子的水墨畫，六種深淺完全不同的墨蹟，表現得淋漓盡緻。這幅畫使人有天地都可以毀去，但這六個柿子卻完全永遠長存的感覺。此屬筆墨淋漓的特色。

如畫上之提字與蓋章，使畫成爲一畫十詩十書法——三絕之藝術品。此外還得加上金石篆刻而亦由於此上提之詩或字，使此畫由平面加深了其「厚度」，此厚度乃屬於哲學或文學方面。如石濤有幅有名的「大白菜」，潑墨畫中畫色潤澤，似昨天才畫上，今天尙未乾透之感，本來一棵白菜，畫得再好也不過是一棵白菜，但他在畫左邊卻提了兩行黃山谷的詩：「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知此味，不可使小民一日有此色。」這兩行詩使得此畫令人玩索不止而更具有其意義——此爲「平面加上厚度」之特點。

在外表形式的比較上，一爲成卷成軸，一爲裝上鏡框或木框，中國一幅長江萬里圖，可捧在手上，一部分一部分慢慢欣賞玩味，但是若此畫產生於外國，則定是設計一巨屋，將此畫釘在牆壁上，我們得花上半天，或整天的時間才能看完。而且長江「萬里」竟在一幅畫中表現出來，這在外國人是覺得不可思議的一件事。中國人完全是憑心靈來體會自然，而外國人則是以肉眼來描繪自然。

作者後記：來美近兩年，深感到痛心的不是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乃是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何等瑰寶，被這一代膚淺、無知地蔑視與拋棄。痛心之餘我不慚於形以拋甎引玉的方式來意識「民族的自尊」。

（轉載美國「長城」雜誌）

儒家思想的本質——「仁」（上）

陳逸南

孔子集古代學術思想大成

談到儒家思想，當然首推孔子，我們說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宗師，我想，是沒有人能反對的。是以，孔子思想，可以說就是儒家的正宗思想，孔子的思想精神，也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這也是不能有異議的。然而，孔子的思想是怎麼樣來的呢？他是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所以，我們都一致公認，孔子是一個古代學術思想的集大成者，我們要想眞正了解孔子，了解孔子的思想內容，當然應該遵循這一條線索去尋究。其實，要認清孔子思想的本質，也用不着要從什麼尙書、禮記、憤、典、索、丘裏鑽牛角尖。只就四書裏探求就已經很夠了。論語，是孔子門弟子記述孔子與時人及門弟子講學論道的語錄，和後世的朱子語錄，毛澤東語錄一樣。是最足以代表孔子的思想本質，是以，我們今日要討論或批判孔子思想，當然要以這本書爲基礎。此外，「大學」，是孔子門人曾子所作，是闡揚孔子思想的一本很有價值的著作，也是我們談儒家思想不可缺少的。「中庸」是孔子之孫孔伋（子思）所作，旨在闡揚儒家思想中教人立身行世首重修身的道理。孟子，是發揚儒家思想中「仁」的思想最徹底的一本儒家思想典籍，在孟子一書中，除了闡揚儒家思想中的「仁」外，並把「仁」的心性修養，擴大到外在的行爲上，並且提出用「義」去實踐「仁」的思想精神。孟子由於對儒家思想的闡發，很受後世儒士所讚同，於是孔子所提倡的「仁」，和孟子所闡揚的「義」，便成爲後世儒家思想的中心，成爲儒家思想教化的最高理想，而「仁義」思想便成了儒家思想的本質。後世儒家思想中，很多高深博大的道理，可以說都是從這個核心發展出來的。

雖然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只讀通了四書，便可以窺其全豹。然而，事實上，一般的國民，特別是我們海外的中國人，眞能讀通「四書」的還是不多。

大陸青年不懂什麼叫孔孟

至於中國大陸，特別是這二十幾年來經過馬列毛思的黨化教育，對於儒家思想的眞實內容，更是一竅不通，甚至鬧出小學四年級學生也起來撰文領導批孔的笑話。大陸同胞因鑑於政治現況，爲環境所迫，免強起來跟着喊口號，搞批孔運動，被利用了作爲政治爭權的工具，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看到了，可謂愛莫能助。但這些胡鬧因爲同時牽動到一些知識分子，也起來撰文，爲其搖旗吶喊，特別是那些奉命叫喊的文化走狗，竟然也跟着人云亦云，甚至把這個批孔運動也帶到海外，這在一些對中國文化有眞正了解，對儒家思想內容有深厚認識的人來說，固然起不了作用，但對一些一知半解的年青人來說，那影响是很深遠的，不但毒害了這一代的中國青年，甚至還遺毒下一代。作爲一個中國人的我們，能夠有幸而生活在自由的海外，尤其有幸得以自由發言，在責任上我們應該爲年青人說些公道話，給他們指正，給他們明辨「是非」，「眞僞」，讓他們也能了解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淸楚儒家思想的內涵，不至因一時的思想糊塗，深中這些狂徒宣傳的「毒」。

「批孔」矛頭指向周恩來

本人覺得，生活在海外的知識分子，爲了中國今後的前途，爲了保持我國文化中優良的本質，人人都可以起而「口誅之，筆伐之」的。從最近報章中所報導有關今日中國大陸的現況，很明顯的，這一個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很快又由文鬥而鬥到街上了，其最後的結果，必然又是把某一個大頭頭拉下台來，所謂「批孔」，只是政治手段而已。

要鬪垮，鬪臭某一個高級頭頭，才是眞正目標。從一些跡象顯示，這一個將要被拖出來的高級頭頭是周恩來，而在幕後操縱主持此一運動的是毛澤東太太江青及其集團。從各種跡象顯示，此一運動勢必演成全國性的運動，美其名的「文化大革命」，到時將會給中國文化再來一次摧殘，那恐怕是無可避免的了。目前一些大學生已經棄學停課，其中以上海市爲最厲害，大、中、小學校都張滿「批林批孔」的標語，遊行示威的事看來是無可避免的了。林彪已經死了，爲什麼還要如此大事「批林」，這很明顯的說明一項事實，那就是可能林彪的餘黨人人自危，對毛朝失去信任，或者是毛澤東要來一次清除餘孽，也可能是江青要起來奪權。姑不論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總之，其爲爭權也，則一。高階層領導終日忙着權力的鬪爭，枕蓆難安，其對國家所做成的危害是無可估計的。太平天國的失敗，是由於內鬨，中共現在接二連三的爭奪政權運動，會不會終於因內鬨而促成大陸的內亂，那很難說，但並不是沒有可能的。是以，在中國大陸大搞其文化大革命的此時此際，我們在海外的自由人，積極地從事於儒家思想的闡述和發揚，加強中國人對儒家基本精神的認識，增加年青的一代對「人性」的了解和覺省，對「復國」的前途言，可以說是有其深長意義的。

儒家思想中的「仁」，仁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心，是儒家思想的主要骨幹，要批判孔子思想，首先當然要想法先打倒孔子，「仁」的思想。毛澤東、江青的代言人——楊榮國在他的「中國古代思想史」一書中，就用了一個專題的文字，批判了孔子「仁」的思想。以下我們先看看楊榮國對這一個「仁」字的批判，

中共的「武德」與「黷武主義」（上）

柳以青

，對中國歷代歷史中有關軍隊的情形，粗略地談了談，當然有他的見地，不過，接着他便對中共的「解放軍」大讚特讚，當然也舉出了部份的事實。然而，我所不全同意的是何教授的解釋。

由於何教授把「解放軍」的形象發揮的「十全十美」，於是他就用了一個中國大陸社會的反應，來證實他所刻劃的「解放軍」的形象眞得就是「十全十美」的。這一例證恐怕是只看到了「現象」，而忽略了去研討「本質」。何教授說：

「新中國社會裏，青年男女幾乎無一不以入解放軍爲極大的光榮，極可貴的資歷。解放軍人數在三百萬以下，請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現和高度政治覺醒的，很難入選。入選之後，當地整個的居住或工作單位認爲是集體的光榮，往往舉行慶祝。這種瀰遍全國各地對軍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從南到北親自體察訪談所得的印象。」

我不否定何教授「一九七一年秋從南到北親自觀察訪談所得印象」的眞實性。事實上，我雖沒有有過「親自體察訪談」的經驗，但是，我已經從前來香港的大陸人士們也知其梗概。同時，我還聽過從大陸逃到香港的「解放軍」親自的自白。然而，我卻覺得何教授所談的只是一部分原因，而不是全部；更好說，只談了「現象」的原因，而隱瞞了「本質」的原因。

軍人．軍隊與私有

何以大陸的青年男女「無一不以入解放軍爲極大的光榮，極可貴的資歷」呢？對於「光榮」的觀念，這固然是由於中共不斷地對握有槍桿子的人們加以吹棒所致，可是對於「資歷」的「可貴」，這恐怕這後面是有文章的。起碼，在大陸的社會上，以爲家中有人做「解放軍」的話，就會做成了一個社會上特別看重的家庭「階級」。使我想到科舉時代中進士的家庭，在社會上何以特別看待的問題。這樣的一個風氣，是好是壞我不願妄加批判，但是，造成社會上所嚮往的「槍桿子階層」卻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有一點我特別要指出的是：何以大陸上的男女青年一定要做「三百萬分之一」的「解放軍」呢？往好處說是出路最好的行業，往壞處說，恐怕有逃避「鬬爭」和「貧困」的嫌疑。相信，這方面該是佔很重要的份量呢！

訓練出來的，何教授在批評林彪事件發生後「西方不少的『中國通』會揣測今後解放軍將領陰謀政變的可能性」時，會認定他們的意見是「極淺膚而又錯誤」的。因此，何教授給出了解釋說：「一、他們不了解制度上解放軍自上到下與黨、政、羣眾層層地密切結各，相互制衡，將領中即使有陰謀家，陰謀家也無法實現。二、解放軍自始卽嚴格遵守黨的控制，黨對軍的控制，今後更爲周密。三、軍政方面最基本的安定力量是每個現任和退伍軍人的高度政治覺醒。長期思想教育的結果，使得每個軍人都公忠體國，能辨是非。」

這段解釋，何教授以爲很得體，但在我讀來，覺得這正是「解放軍」佔在傳統中國歷史上的軍隊一項來說，不但不是進步，反而是退步。無異地，是共黨化了的「黨軍」而已。同時也是中共所控制的統治全國的工具和爪牙而已。請問：這與漢末以還的「部曲」以及唐末的「藩鎭私兵」等，有什麼不同，前者在中國歷史上由於時間上久遠，養私兵私卒已經爲人所詬病了，而目前的中共，竟養的是一黨之私軍。由此，可知：中共並不如同何教授所說的：「最高領導，自解放軍草創伊始之際，卽深刻了解歷代軍政之積弊，因此有關的組織與教育，無一不爲了根本防止軍人的跋扈」，而只是把軍隊的私有化，由個人轉成黨派，並沒有同時也不願使之國有化。在這方面，以一位深深了解歷史的學者，爲了爲中共的軍隊政策塗抹脂粉，竟在「黨化」了的「解放軍」上大興讚美之詞，我眞在懷疑着：究竟中國的歷史學者，是該面對歷史的發展的路徑而致意呢？還是就當代的某一政權之某些關係，而竟言不由衷呢？假如「魯迅先生九泉有知」的話，相信他會爲「阿Q正傳」之外，寫其「續傳」呢！起碼把不少的「無骨氣、無良知」的軟骨人士們，繼續寫進去呢！

我不反對提倡「武德」的重要，特別是在蘇聯陳兵邊境虎視眈眈的情況下，然而，我卻反對軍隊「黨有化」的措施，這不僅不是國家民族之福，反會導致一黨專政控制的壓力與事實呢！同時，把「解放軍」塑成少數人所可擁有的「資歷」與所享的「光榮」，那是對「工具」和「爪牙」的美化，不但不值得讚揚，事實上該大加聲討才對！

武德與黷武

何教授爲了解釋「武德」——中共的「武德」，他巧妙地用了一段文字來爲中共疏解。事實上，想必他已經知道中共的「武德」也者，多被人們做成向外擴張的口實。因此，他說：「我們必須要了解『武德』與黷武主義迥然不同。……中華民族和最高領導的集體智慧，與對歷史教訓的深刻認識，決不允許新中國走向變相帝國主義的『超級大國』的道路。」在這一段裏，何教授所用的字句頗有深意。中共的「武德」不會走向「黷武主義」的原因，照何教授所列舉的理由，除了「最高領導的集體智慧」一句外，我不但不反對同時也是應該如此的。

認識中國

我看美加

【32】

劉人傑

保健制度

在加拿大沒有這種情形，看病差不多有公價，而且費用不是向病者收取，是向政府收的。政府收了保健費，就替所有人付醫藥費，如有不足，政府補貼。

醫生看病，或動手術，由國家醫藥機構規定價錢。比方，割盲腸一百元，醫生替一個病人割掉盲腸，就可向政府領取一百元手術費。割肺、割子宮等等，都有一定收費標準。牙醫拔牙、補牙、鑲牙也規定價錢，不像香港那樣，有些牙醫竟以美金計算收費。

患病的人不一定要看公家醫生，看那一位醫生都可以，他替你看了病，也不會向你收費。鄔醫生和另一位外國醫生合作的醫務所，是許多附近居民的家庭醫生，雖然向政府收費，但也必得好好照顧自己的病人，如果病人們不滿意，會另找醫生，那麼，你便無形中減少病人，減少收入。

雖然在香港行醫收入好，也不用納重稅，但鄔醫生仍然喜歡加拿大的制度。專心做他的醫生，一切不用傷腦筋，也不必斤斤計較賺錢

國出保險公司辦理，買了醫藥保險，有病便由保險公司付醫藥費。不過，商人究竟是商人，和政府辦理有很大分別。某人病過，保險公司替他付出一筆醫藥費，第二年他要投保時，公司可能不接受。

同時，保險公司不是代付「全部」醫藥費，只付一部分？一部分仍要自己負責。所以，在美國買了醫藥保險，也不可以高枕無憂。美國的醫藥費貴得驚人，動動手術，往往要三幾千元美金，病房六七十元一天，如果用個特護，或是特殊療治，極可能醫掉全副身家。

所以，在美國千萬病不得，大有可能一病破產。加拿大則不同，只要納了保健費，大病小病，一律分文不收，除非你不信西醫，一定要到唐人街看中醫、吃中藥，那才得自己掏腰包。

大陸的醫學

美國醫學界曾掀起中國熱，不少人研究中國古傳的針灸術。老萬想知道加拿大醫學界對針灸是否也和美國人一樣熱中？

據說，加國醫學界不若美國人衝動，他們曾組織了考察團，到中

受中共宣傳的影響。

考察後回到加拿大，曾發表報告書。他們認爲，中國大陸的醫藥設備仍是十分落後，二十年還追不上加拿大，實際情況並不如宣傳的好。不過，他們認爲有兩點值得「借鏡」。

其一是「赤腳醫生」，所謂赤腳醫生實際上並非醫生，是略懂醫療常識的護理人員而已。他們派到鄉村工作，在窮鄉僻壤擔任醫療工作，在廣大農村中，這種人才十分需要。他們當然沒有中共說的那麼奇跡，不過，對鄉村農民是有相當幫助的。

其二是針麻，在外科手術來說，針麻對若干病症比用麻醉劑完善得多，不過，針麻技術也許仍有未如理想之處，加拿大醫學界應從事研究，求其盡善盡美。

加拿大醫學界考察團這報告書可說相當中肯，不像投機拍馬屁分子，參觀後便盲目的讚不絕口。加拿大醫生認爲他們只有兩點可取，實事上，他們要二十年後才可以與今日的加拿大相比。但二十年後中共有了進步，仍追不上加拿大。因爲二十年間加拿大當然也有很大進

在香港的中國人知道，他們有親友在大陸，往往要給他們寄西藥，普通藥品他們都沒法得到，要香港的朋友親人寄去，則一切宣傳都使人懷疑。加拿大醫生說他們落後二十年，是良心話，非盲目捧場。

把中國古代醫術如針灸等加以運用及發揚，是大陸醫療人員的聰明處，一來這是我們國粹；二來針灸不用藥物，在缺乏藥物的中國大陸，正用得着，如這種醫術行之有效，不必麻煩香港親人猛寄藥物了。

針灸雖是中國古代神妙醫術之一，不過並不是「起死回生」「萬應萬靈」，有若干病症很有效；有些病症卻無法應驗。許多患病的人抱着絕大的希望回大陸求醫，效果還是失望而歸！

眼睛型的建築物

鄔洪厚醫生的弟弟鄔圻厚醫生，是有名的業餘攝影家，彩色攝影特別突出，曾獲國際沙龍不少榮譽。他哥哥告訴老萬，鄔圻厚醫生認爲最稱心如意的作品，是以多倫多大會堂爲背景的一組彩照。

他特別喜愛這座建築物是有理由的，這幢建築物確具創作性。據說，這新創的設計是得獎的，老萬對新型建築物最感興趣，多倫多大會堂大樓，老萬十分欣賞。

從空中下望，這建築物像一隻眼睛，由兩幢二十多層弧形樓宇構

美。

建築物的平台上，裝置了許多新潮雕刻藝術品，和這幢建築物很調和。前面巨大花園的一旁，有一排旗幟，這些旗幟遊客們看起來感到陌生，它不是代表某些國家，而是加拿大的省旗，每一省有一面不同的旗，有其特殊標誌。

在波士頓老萬也參觀過那新型大會堂，但對多倫多的大會堂興趣濃厚過波士頓多多。

加拿大許多建設雖比不上美國，但新型樓宇的設計，往往比美國突出。這裏的許多建築物極具創作性，老萬見過一幢「樹型」大樓。這幢大樓中間是一條圓柱，好似樹幹，上面十多層樓，四面是抗太陽黑玻璃，這些玻璃可從裏面看出外面；卻不可以從外邊看到內面，遠望就像一株大樹。

中間那條圓形樹幹是升降機和空氣調節系統所在，從這裏上落，也從這裏放出冷氣或暖氣。這設計的確很新，和大會堂是各有千秋。兩者相較則大會堂當然壯麗得多。

多倫多大會堂不像香港大會堂那樣子，專供展覽、演劇、演奏、放電影等之用，是許多政府部門的所在地，兩幢弧形建築物各層都是辦公廳，遊客只能在外邊參觀，不可以進去。就和聯合國大廈高座的建築物一樣，供遊客遊覽的只是低座的那些會議廳，高座是辦公所在，謝絕參觀。

加拿大值得一讚的新型建築不少，不過鄔洪厚醫生特別推荐的大

凡到加拿大旅遊的人，不會錯過名聞世界的尼加拉大瀑布，它的確是宇宙奇景，值得親臨觀賞。

尼加拉大瀑布在美加邊界，美國可以看到，加拿大也可以看到。它吸引來盈千累萬的遊客，小小的地方，擠得萬頭鑽動。

鄔醫生剛好休假，夫婦倆和幼子陪同我們去參觀，他和孩子分別開了二輛汽車，從多倫多市區直達尼加拉大瀑布。這天風和日麗，正是遊覽好時光。

尼加拉大瀑布可從很多方面欣賞，其實，尼加拉大瀑布只有一個，只是每一不同角度去觀看而已，但所得印象，可能兩樣。

爲適應遊客不同口味，做生意的人想得週到。以老萬所知，欣賞尼加拉大瀑布，有下列幾個不同方法。可以跑上一個在瀑布不遠處草菰形的高塔，從塔頂向下觀看，這角度不錯，但乘升降機上塔頂要付費，每位二元半。除了居高臨下，欣賞大瀑布景色，塔上還有紀念品、明信片之類發售；有一個攝影攤子，專替遊客拍裝假狗的驚險鏡頭，替你在一張報紙上刊登出來。許多遊客排隊拍照留念，外國人就喜歡開這種玩笑。

最經濟是走到瀑布邊緣，從岸上望去，一個銅板不用花，從這角度看，水花四濺，倒也驚心動魄。其實，要看瀑布，在這裏免費欣賞已夠了，其餘不過投遊客所好，刮遊覽財而已。

出較多費用。

最特別是從隧道到觀覽台，看看大瀑布背面。在老萬想像中，背面看瀑布，該有點刺激，因此不坐直升機、不坐船、不坐吊車，排隊入隧道。

入隧道得先買票，然後輪隊。乘電梯進入地底，每一位遊客派一件厚厚的雨衣、一雙大膠靴、一頂膠帽。穿好全副武裝，沿隧道走出觀覽台。這兒共有兩個台，一個在瀑布側面，只看到不斷傾瀉而下的水柱，發出巨响，對面講話也聽不見。另一個在瀑布背後，外邊有如下着傾盆大雨，迷迷濛濛，什麼都看不見，尤其我們戴眼鏡的近視佬，眼鏡上不可以裝水撥，水花打過來，濕了眼鏡，根本一無所見。看了十幾分鐘回來，人家問老萬看到什麼，老萬告訴他，除了水，什麼都看不見。

七彩與銀白的瀑布

遊覽車上的導遊小姐說：尼加拉大瀑布每一年後退一英尺。這巨大的瀑布，水力非常猛，日以繼夜的冲擊，邊緣後退，可意想得到，每年一英尺，卻有點驚人。同來的朋友就心不斷後退的結果，有一天尼加拉大瀑布可萬不再存在。其實，眞有這麼一天的話，他的曾孫玄孫恐怕也沒機會看到，未免太杞人憂天！

爲了吸引更多遊客，加拿大政府全力美化尼加拉瀑布。晚上，用

賞更有意思，加拿大天氣嚴寒，冬天河水結冰，瀑布雖不斷流動，冬季也有部份冰封，成爲一片銀白世界。

老萬遊尼加拉是在盛暑，冬天景色，只能在照片中見到，確是另有不同景象。當時有這樣的願望：能夠在冬季再來觀光一次。但這願望可不易實現，即使大閘蟹鬆綁，旅費不成問題，也難得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假期不易得，何況是這麼長的假期？

尼加拉大瀑布可欣賞的還不止瀑布的本身，這小地方風景很美，有拖拉旅遊車把遊客送到每一個值得遊覽的地方。老萬最喜歡林間的小河流水，清幽絕俗，許多青年人在那兒游泳嬉戲，和外邊的熱鬧，有不同情調。

尼加拉到處百花爭艷，開得似乎比別的地方特別燦爛。在花圃裏、在馬路中間、在店舖面前，到處是花，不曉得是不是加拿大人特別喜歡花，可以蒔花的地方，總是一片紅紅綠綠的。

從各方面欣賞尼加拉大瀑布後，已是日落黃昏。我們打算在這裏解決一頓晚飯，然後回多倫多市區，鄔醫生告訴我們這裏有一家中國菜館，燒的菜還不錯。中國菜館，每個角落都有，尤其旅遊區，似乎非有中國菜館不可。老萬發覺這裏不只一家，除了鄔醫生帶我們去的那家最具規模外，還有一兩家較小的。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共軍王建安部四千多人正式向魯南辦事處襲擊，秦啓榮一面抵抗，一面向安邱方面撤退，撤至北輝莊構築工事準備持久抵抗。共軍襲擊未能得手，跟踪追擊，追到秦主任據守處，四面包圍，展開波浪式人海攻擊，秦主任親自登陣指揮，嚴令部下不得胡亂放槍，一定要見一個打一個，但寨內守軍子彈有數，共軍之人力無窮，打了一天一夜，寨內官兵傷亡倒不重，子彈卻打完了，共軍屍體也把護城河塡滿，恰好作爲後來的浮橋。

秦啓榮親眼看見共軍，一排倒下去，後面一排又茫然攻上來，遍地皆是死屍，慘不忍睹，當時不住搖頭嘆氣，向左右說道：「朱毛匪酋創下這種人海戰術，專拿自己同胞作犧牲，眞是喪盡天良，將來必招惡報。」

儘管守軍毫不氣餒，越戰越勇，但是再打下去，子彈打光了就不能繼續作戰，非束手待斃不可。秦主任秘密下令突圍，初向寨北突圍，剛出寨門，共軍機關槍卽朝着吊橋射來，秦主任乃退回寨內，再向東退，仍然無法衝出，沒有辦法只得退回寨內死守。又打了一時，秦主任問身旁衞士，我們還有多少粒子彈。衞士說還有三十三粒。秦主任長嘆一聲：「我只有三粒了，打完這三粒，我就不活了。」說着話，共軍一排槍擊中秦主任，當時倒下，衞士過來扶起，秦主任挺身想立起，因槍傷太重，無法站立，當卽舉槍自戕。魯南辦事處所有官兵全被共軍消滅，至此，政府在山東沒有行政機構，成爲中共與日軍分治之局。

秦啓榮成仁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高興得差點打飛脚，說道：「張蔭梧、秦啓榮我這兩個眼中釘，總算都拔掉了。」

活曹操得到消息，也趕來道喜，說道：「山東已經全部平定，大局日漸對我有利，只不知莫斯科方面態度如何？」

毛澤東說道：「是呀！林老，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老狄這傢伙回到莫斯科始終沒有消息，一定是玩女同志玩得昏天黑地，把正事忘了，要想法催催他。」

活曹操問道：「怎麼催他？」

毛澤東說道：「直接給他去封電報，問他辦事辦得怎麼樣了。」

活曹操搖頭笑道：「那以來不是搞得通國皆知。」

毛澤東搔搔頭：「怎麼辦呢？」

活曹操說道：「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去封電報催老狄回來，他自然就明白了，事情未辦妥怎麼回來。」

毛澤東拍手道：「好！好！林老，還是你的辦法高，就這樣辦！」說過就搖電話給劉少奇，要書記處拍電去莫斯科，催狄米諾夫回來。

狄米諾夫回到莫斯科就到克里姆林宮掛號，請見史大林，史大林正想知道延安方面情況，當晚就傳見。狄米諾夫見到史大林先報告延安整風情況，被毛澤東秘密殺害的人有幾千，被關在牢裏待處決的也有幾千。

史大林說道：「殺個萬把幾千人，本不算一回事，但毛澤東所整重要幹部，全是在莫斯科留過學，忠於國際的。」

狄米諾夫說道：「大元帥說的不錯，毛澤東整風對象就是專門整忠於國際的同志，罵他們是欽差大臣，是教條主義者。」

史大林冷笑道：「毛澤東這種作風是專門對付我，根據你的報告，他竟敢公過嘲笑我。」

狄米諾夫說道：「公開嘲笑他不敢，他在公共場所都裝扮成無限忠於國際，忠於大元帥，但是回到他的住所，他就任意胡說，嘲笑大元帥的軍事才能，莫斯科一定守不住，又罵王明、博古等人是大元帥的走狗。」

史大林冷笑道：「他也想當我的走狗，只是我不要他。」

狄米諾夫陪笑說道：「毛澤東就屢次同我說，他比起王明、博古更忠實，希望大元帥能像對王明、博古一樣對他。」

史大林說道：「我又不是小孩子，誰忠實誰不忠實，我心裏都有數，毛澤東想騙我，就錯了。」

共應不應該給予更積極的支持呢？」

史大林問道：「如何支持？」

狄米諾夫說道：「毛澤東的意思想要我們去佔新疆。」

史大林說道：「不要再提毛澤東，提到他我就有氣。」

狄米諾夫說道：「不談毛澤東的事，我們對新疆是不是應當採取行動。」

史大林沉吟一下，說道：「盛世才背叛了我，實在不能原諒，本來就該出兵新疆，但由於我軍正在前方作戰，沒有兵力可以用在新疆，再說國民政府今天地位也今非昔比，不能隨便以武力對付。」

狄米諾夫說道：「我們如果出兵佔新疆全部，當然會引起麻煩，但是，只在新疆邊界煽起火頭，也用不了多大兵力。我們如不便出面，可以使蒙古出面。」

史大林說道：「你是替毛澤東說話。」

狄米諾夫陪笑道：「我同毛澤東毫不相干，只是為了世界革命，要效忠大元帥。覺得應當採取這種步驟。」

史大林說道：「談到世界革命，我要問你一句，你看毛澤東在中國能不能成事？」

狄米諾夫笑道：「不是毛澤東能不能成事，只能說中共能不能成事，因為誰當中共領袖都是一樣，毛澤東並沒有三頭六臂。」

史大林摸着一小撮鬍子，微笑道：「你說的對，繼續說下去。」

狄米諾夫說道：「就目前情形看，中共決無成事之可能，但是如有外力相助，情形就不同。」

史大林問道：「所謂外力是指什麼而言，我們總不能派兵幫助中共打仗。」

狄米諾夫道：「所謂外力，並不是單獨指我們，而是來自敵人方面。」

史大林笑道：「有道理，說下去。」

侵略中國，中共在陝北也就覆滅了。毛澤東親自告訴我，他已準備逃去外蒙。」

史大林笑道：「說實在話，中共眞該多謝日本人。」

狄米諾夫說道：「其他中共黨員未必有這樣想法，但毛澤東對日本確有感恩圖報之意。」

史大林笑道：「毛澤東還知道感恩。」

狄米諾夫說道：「日本人已幫了中共一個大忙，把中共由覆滅邊緣救起，下一步就要看美國的了。」

史大林摸了幾摸小鬍子，說道：「美國怎麼樣？」

狄米諾夫說道：「要美國對國民政府撤銷援助，改而支持中共，這樣中共就有成功可能。」

史大林笑道：「說來容易，作起來可不簡單，你回去休息休息，我慢慢想想。」

狄米諾夫退出，回到自己家中，靜候史大林召見，但史大林事情太忙，對於這些小事早已忘掉。史大林不傳見，狄米諾夫自不敢無故去求見，又不敢回延安，就一直在莫斯科躭擱下來，現在毛澤東來電報叫他回去，狄米諾夫有了理由，又去克里姆林宮登記求見。

史大林見了狄米諾夫，劈頭問道：「你怎麼還未走？」

狄米諾夫說道：「大元帥並未要我回去。」

史大林說道：「你可以回去了，在莫斯科也沒有什麼事情好辦！」

狄米諾夫說道：「毛澤東來電報催我回去。」

史大林說道：「你回去告訴他，我遲早要出兵佔新疆，但目前不是時候，他要耐心等候，不必着急。」

狄米諾夫說道：「不過，我們也在精神方面給予中共一些支持，我回去同他才好說。」

史大林說道：「只要不出兵，其他的支持也無我已同意。」

狄米諾夫退出，自去找馬倫可夫商量，馬倫可夫也想不出有什麼方法去支持中共，最後還是狄米諾夫提出建議，在報刊上發表一些不利於國民政府的消息，以聲援中共。

馬倫可夫說道：「你的辦法未嘗不可行得，但是，報刊也要揀一些不相干的刊物，如果在眞理報、消息報，共產黨人這些刊物上刊出不利於中國政府的消息，我們的黨和政府還是要負責的。」

狄米諾夫雖然感到困難，但是既然插上手，也沒有辦法推開不理，於是勉強找到一份「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了一篇詆毀中國政府，誇贊中共的文字，作為對毛澤東的交待，就離開莫斯科回延安。

這時國內情勢也有變化，蔣委員長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為了配合盟軍作戰，就將戰鬪力最強的幾個師調去緬甸，中國戰場，尤其是湖南地區，兵力頓形薄弱。

參謀本部軍令部次長劉斐本是中共黨員，經常要將國軍調動及兵力配備，報告中共。

毛澤東正因為狄米諾夫沒有消息，感到煩惱，接到這份報告，頓時如獲至寶，馬上把康生找來，要他通過國際組織，將這份軍事情報送交日本支那派遣軍總部，乘機向湖南西北角進攻，如果進展順利，便可威脅重慶。

日本支那派遣軍本以為中國軍在湘西北屯有重兵，接到毛澤東的報告，才知道常德只有一個師，以為這是一個可克之點，只要攻下常德，南下可側擊長沙，西上可威脅四川，當即調集三個師團兵力向常德進攻，在日軍指揮官本意以為用三個師團臨中國軍一師，一定馬到功成，誰知常德守軍五十七師是國軍勁旅，憑藉工事，堅強抵抗，日軍頓兵堅城之下，一直不能攻下，也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

陳公博逃亡日本目覩記（七）

任思

陳夫人惦念留港兒女

陳公博一行離開望湖樓向新的亡命地點京都進發，是那一天的事？有關人等已不復記憶，但根據他們抵達京都的時間資料加以倒算，則可判定爲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亦由此可以推斷，陳等在望湖樓只住過五天左右而已。

有關陳等離開望湖樓的經過，望湖樓主人中島夫婦因爲從頭到尾目擊其事，知之最詳，這裏且聽他們的憶述：

中島夫人：「我在上面說過，外務省突然派人來接陳公博，弄得我也急着要替陳夫人及莫國康女士準備兩套日式女裝戰時制服，那兩位女士見我爲了她們而忙，也覺得過意不去，尤其是莫女士，更隨口而出講了一句日本話『阿里阿多』（謝謝之意），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講日語。

「後來我又拿了一些化粧品來，請她打扮一下，還塗上口紅，我清楚看見她們一面化粧，一面淚盈於睫，心情不好過在意料之中。接着，我就陪同大家在湖上坐船到松崎車站去，轉搭火車，我清楚記得那時很早，我還送了一批二十世紀梨給大家。

「火車很快就開動了，當車廂逐漸離開月台時，莫女士把頭伸出窗外，通過傳譯對我說：『我們有生之日，定當圖報。』我看到她一面揮手一面抹眼淚。」

中島：「我記得陳公博一行由望湖樓出發是吃過早餐馬上動身的，當時各人表情尙算鎮定，抵達車站時，有一輛車卡兩端入口處都有警察守住，制止一般乘客由此登車，這輛車卡是二等車，我一直

「我最記起臨別時，陳夫人提及惦念着留在香港的兒女，可見無論怎樣的人，也有兒女之情。」

山本晃及仲村清的話

關於陳公博一行首途前往京都的車內情形，這裏正好引用負責陪伴（其實是押送）的外務省官員由山本晃及仲村清的話：

「列車全部垂有窗簾，使外間看不見車內情況。當時陳主席和夫人並肩而坐……。

「這輛二等車，臨時闢爲專車，使到沿路有許多火車搭客叫嚷着：『裏面不是空的嗎？爲什麼不可以坐呀！』這些乘客當然不知車內是什麼人，所以不時有人嘭嘭聲响的敲門，負責守門的警察也不便向人說明裏面坐着什麼大人物。」

又根據當日在半途登車奉派保護陳公博的便服警官廣瀨秀夫（當時任職於京都爲警官，現在是京都一間教授駕駛汽車的學校校長）憶述：

「我奉京都特高課長之命，到半途去保護一位要人，我以爲一定什麼來自外國的大人物了，但初時以爲緬甸的巴莫，卻未想到是陳公博。

「對了，和我一同在半途登車的，有我另外一個同事及前首相近衞文磨的秘書塚本義照先生，而塚本先生事前已向京都大酒店定了一層樓，準備用來安置陳公博一行人。」

外務省聘塚本做囑託

廣瀨氏在憶述裏牽出塚本其人，陳公博亡命的眞正內幕，也就快要揭曉了。塚本現仍生存，住在

「我本是一個商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外務省突下了委任，要我擔任外務省囑託（按：「囑託」係日本官方一種臨時性職位，寓有客卿之意）。到底聘我做囑託，用意何在？說出來十分簡單，就是要我照應來日亡命的陳公博。

「老實說，我並不是在八月二十三日才知道陳公博即將亡命來日，而是在是年五月就曉得了。當時近衞公爵在他的私邸『荻外莊』對我說：『義（按：塚本之名），中國的陳公博就快亡命來此了，他大概要帶三十多人來，義呀，到時你要負責照顧他們了，你要好好準備一下』。」

「『知道了，敬謹遵命！』我答。

「這裏要交代一下和近衞公爵的關係：話要說到許久以前，近衞是明治二十四年出生，我則生於三十二年，換句話說，他比我大八歲。明治四十五年近衞畢業高中，轉來京都帝國大學，我常到他家玩耍，那時我才十歲，十足一個小孩子，近衞常以「義，義」呼我之名，自此之後，數十年間，我和他常有往還，特別是太平洋戰爭末期，我搬到近衞的私邸，日夕追隨他左右，有時又在近衞的女婿細川護貞之家幫閑。日本投降前一年我以鐵道省『囑託』名義，領得一張全國通用的火車頭等免費車票，到處走動，相當活躍。

近衞何以關心陳公博

「約在日本投降前一個月，日皇召見近衞，說：『近衞啊，這回要靠你走一趟了。』原來日本要派一個高級使節到蘇聯，請求蘇聯堅守中立，同時也希望蘇聯從中斡旋和平，這個特使人選，就落到

爲蘇聯一直沒有答覆是否同意近衛來訪。而接着，日本也宣告投降了。

「日本投降之後，東久邇奉命組閣，近衛也被任爲國務大臣，那時大東亞省的次田尻愛義召見我，說：『塚本兄，你蘇聯去不成，這回卻要有勞擔當一下對華事務了；我不久就要給你一個正式任命，讓你成爲外務省囑託，你隨意做做樣子，寫一張履歷書給我吧！』他的所謂對華事務，顯然就是指中國要人的亡命來日，要我出而負責了。

「我接到任命是八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五年），他們叫我到外務省管理局第二部第一課辦公，但隔了一天，即二十五日，內閣發表明令，再加給我一個銜頭，是近衛國務大臣秘書，這就是說，我可以有正式資格，去接應陳公博這班人了。

「說到這裏，我不妨透露一下，近衛爲什麼要這樣關心到汪政權的首腦亡命問題？各位都會曉得，近衛就是中日戰爭爆發時的日本首相，他確曾設法使中日事變獲得和平解決，無奈事與願違，『事變』越來越升級，終至不可收拾，於是他被軍部所迫，發表過那篇著名的『近衛聲明』，其中有謂『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指重慶政府）爲對手。』以後日軍陷入中國長期抗戰的泥沼，以迄太平洋戰爭發生。其間汪精衛响應近衛第二次聲明，發表艷電，願以平等原則與日本談判和平。在近衛本身看來，今次日本打敗了，汪政權那班人，來日本躲一躲，照顧他們一下，也是道義上所應爲；何況日本投降後國內形勢也極不穩定，不少軍人要密謀政變，反對降服，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要準備一下如何迎接盟軍入駐，在這樣複雜的局面下，確實需要派其專人去照應陳公博一行的。

「而在這時，我們既以爲陳公博一行將有三十多人，所以就包下了京都大酒店，作爲他們的『行營』。」

三好重夫回憶當年事

關於在京都大酒店設立陳公博行營一事的「總

氏。此人曾任汪政權經濟顧問，是著名中國通，可惜他已在七年前因胃癌病逝，無從向他採集正確資料。現在且聽當年京都最高地方官「京都府知事」三好重夫的憶述：

「我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七月至翌年七月底任岐阜縣知事，其後即轉任京都知事。猶憶戰事結束後某日，外相重光葵突派外部官員大野勝己（按：此人現任阿剌伯石油會社副社長）及矢野征記二人到訪，告以：『陳公博主席亡命來日，將在京都予以安置，請協助一切。』

「我奇而問何故別處不去，偏要來京都？他們說：『大臣（指外相重光葵）認爲，不是任何一位知事都可以託以此一重任，只有閣下（指三好重夫）可以，又因京都受戰禍較少，故地點較爲適合。』

「我忘記了在京都大酒店設中華民國（指汪政權）主席行營的事了，但在另一間『京都酒店』籌備設滿洲國皇帝行營的事則有記憶。原來大野等二人來訪我談商照料陳公博之事以後，又打過一個長途電話來，說『滿洲國天子溥儀皇帝又要逃亡來日本了，亦請代爲安排照料一切。』我接電話後，只得定下『京都酒店』作爲滿洲國皇帝下榻地點，後來又聽說他的飛機會降落大久保機場，於是又一早派定汽車多輛到機場接應，不料等了又等，那皇帝一直沒有到，及後許久，才聽到消息，說他已被蘇聯軍隊抓住了。這事終於告吹。由此記憶，陳公博的行營定在京都酒店一事，似乎與我無關了。不過有一事似須一提，就是我奉命接待這些大人物之後，爲了使我轄下的京都市早日脫離戰時色彩，曾向東芝廠買了五萬個電燈泡，使全市街燈復明，藉此振奮市民，又下令及早封閉防空壕，剪除路旁野草等等……。」

陳公博反對住大酒店

聽完上面這位京都最高官員的憶述，且讓我們繼續聆聽近衛秘書塚本談及當日他在半途登上陳公

「當時主席（指陳公博）以次各位男性均穿日本軍服，女性則穿日式女制服，驟看雖然令我吃驚，但毫無疑問，和我面對面的，就是那位有名的陳公博先生，他對我說了句簡單的見面話：「多蒙照顧！」當然，除此之外，他是不諳日語的。

「我感覺意外的，就是初時近衛公爵對我說過來者將有三十餘眾，而現在只得七人，既然人數少，也就容易應付了。可是我們一談之下，陳公博卻有了意見，他聽說此去以京都大酒店作爲居留之所，當即表示異議，他說：『酒店這種地方，耳目眾多，實在不大適宜，可否另覓別處？』這就糟了，我們早已訂了這地方，甚至內人也趕去那兒幫手佈置一切了。不料主席既有意見，我們非要尊重不可，一定要想辦法。於是，我就和一同登車前來護駕的便裝警官廣瀨商議。」

誰都沒心情遊山玩水

這裏且聽便裝警官廣瀨有關此事的憶述：

「照我記憶所及，當日陳公博等一行確有問我們『到底帶我們到何處？』當我們告以『已租妥京都大酒店時』，陳主席就反對，說：『不好，酒店這種地方，盟軍遲早必來駐紮，爲什麼你們不想到這一點呀！』我們聽了當時面面相覷，結果火車在半途的福知山站停下來時，我就打電話回到京都警廳，要求在三幾小時內，替我們另覓一處幽靜的地方。

「對方說，幾小時內怎可找到合適的地方啊！也罷，只有盡力而爲，我看你們還是在未到京都之前提早下車吧，這樣可以拖長一些時間。結果我們就在距離京都還有四站的嵯峨站下車。這個車站從前是日皇室人員來訪京都時的下車地點，所以站內設有貴賓室，一行人等就在這兒暫時休息，後來爲了拖長時間，還帶一行人等到附近的嵐山遊玩了一會。當然這個時候，誰都沒有心情遊山玩水，說來說去爲了拖時間，讓京都警方有更多物色地方的餘裕而已。」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十四）草菅人命的「法院」

「珠江法院」的審判員除了溫波外，還有劉泯，他們兩人都是共產黨黨員。溫波是知識分子，劉泯的文化水平很低，大概祇有小學程度。

劉泯的爲人相當率直，也相當懶惰。他常常到我家裏，目的是想陳玲介紹愛人給他。

有一次在「學習」時，他坦白道：「我參加共產黨的目的，祇是爲了生活。當時聽說加了隊伍，便可一同搶東西。……」

在「辦公」時間，他常常走回自己的房中，睡在牀上看案卷。我實在懷疑，他是否清楚懂得案卷中的情節。然而，共產黨信任他，因爲他是黨員。

後來溫波和劉泯都被抽調下鄉去搞「土改」工作了，同時法院中的案件堆積如山，而法院中祇有一個「助審員」徐翼球，祇有他一人確實是在法律系畢業的。

在這情形下，法院的秘書陳海天便叫書記員梁頌平和我一同審核案件。梁頌平是留用人員，年紀比我大，對法院的業務，他是最熟悉的，雖然中華民國的法律在共區已完全不適用。

按照規定，在珠江區八個縣中，所有案件都要經過「珠江法院」覆核，所以那時的案件實在十分多。

中共每殺一個人，都首先由「群眾控告」，經「農會」調查，由「區人民法庭」審判，由「區委書記」簽具意見；再送「縣人民法院」審核，由「縣委書記」同意；然後送到「專區人民法院」覆核。

「珠江法院」便是「專區法院」，它是「廣東省人民法院」的「分院」。

理論上，「珠江法院」的上級機關是「廣東省人民法院」，但事實上卻受「珠江專署」領導，而「珠江專署」卻受「珠江地委」控制。

在「土改」時，「廣東省人民法院」授權「珠江法院」直接控制珠江區八縣的司法工作，死刑案件也可以不必呈送「省法院」審核，但「各縣法院」則必須得「專區法院」核准，方能執行死刑。

經過「區人民法庭」、「區委書記」、「縣人民法院」、「縣委書記」、「專區人民法院」及「專區首長」審核的案件，應該不會殺錯人了吧？

如果這樣想，那便是大傻瓜！中共的一切規定，都祇是騙人的魔術！

首先，「法院」雖然是所謂「司法機關」，事實上要受「政府」和「黨委」的「領導」。

以「珠江法院」爲例，祇有徐翼球一人是受過法律教育的，祇有梁頌平一人是有業務經驗的。

而且，中共根本就沒有「法律」這東西，祇有若干富有彈性的、臨時頒發的規定。

還有，名義上判案的是「法院」，事實上是由「專員」決定。當時「珠江區」可以決定犯人生死的有兩人：那就是「正專員」嚴尙民，「第二副專員」鄭少康。此外，中共對公安部門的重視，實在超過「法院」。在「土改」時，很多案件根本就由「公安處」辦理，完全不經由「法院」。

「犯人」的生死，完全是碰運氣。遇到心腸軟的人，那就會判輕一些，遇到「立場堅定」的「積極份子」，那就必死無疑。

在「珠江法院」，遇到我「覆核」的案件，往往會判輕一些，因爲我常常記着「仁」字；遇到梁頌平「覆核」的案件，也比較幸運，因爲他還有着正義感，雖然他有點怕事；遇到徐翼球「覆核」的案件，必然遭殃！他雖然是法律系畢業的，但他的「立場十分堅定」，「十分積極」。他雖然曾經加入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可是卻想加入「共產黨

當然，徐翼球、梁頌平和我都不能決定「犯人」的命運，我們祇能提提意見，甚至陳海天也祇能提出意見，最後的決定權操於嚴尙民和鄭少康之手。

如果犯人遇到嚴尙民決定的案件，那就必死無生，因爲這位「專員」嚴之又嚴，「立場」十分堅定。由於我審核的案件，常常批駁原審機關的意見，對原始材料提出疑問，於是嚴尙民在一宗案卷中，用紅筆寫了一張字條責備我道：「爲什麼古同志不信任政府？」當然，我不能回答他，但我確實發現了十分多不可信的事實。這些事實，現在大都遺忘了，但仍有一些未遺忘的。

第二副專員鄭少康是比較有人情味的人，而且一點也不擺架子。有一次，我到「珠江專署」開會時，他竟然走到我身邊問：「你便是古同志麼？」初時我還不知道他便是「副專員」，後來才知道。鄭少康這種作風本來是好的，可是後來卻被黨內人士加以抨擊，說他「拉攏群眾」。因此，鄭少康逐漸不敢接近「群眾」了。

我對鄭少康頗有好感，因爲他在批核案卷時，常常接受我提出的對「犯人」有利的意見。

當然，在中共統治下，我提出的對犯人有利的意見都是根據事實的。例如有一件案件，控告書中說那「犯人」曾用烟槍（抽烟的）打人，而「判決書」卻說那「犯人」用槍殺人。請想想：用烟槍打人的罪，怎能與「用槍殺人」相比？中共之野蠻與無知，實在到了驚人的程度！

當我在「珠江法院」時，曾覆核過一件案件，這案件是「李公俠惡霸案」，原判李公俠死刑。我覆核時，發覺很多値得懷疑的地方。我認爲原案並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李公俠殺掉數千人，也沒有敍述他殺人的動機和經過。我提出的意見是：必須發還原審法院查明，然後決定。鄭少康同意我的意見。這件案件一直拖了幾年，後來我轉入「粵中法院」時才知道：李公俠已查明無罪，獲得釋放，並且由法院向他「道歉」。

像李公俠這樣死裏逃生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萬人意見

不要對老萬太苛求

——給讀者昭義君的公開信

昭義先生：

收到你三月三十日寄來的信，很費神才看了一遍，因爲你的字一個連一個的，我要慢慢逐字分開來才看得懂。本來讀後已把它投籤，但回心想想，你對老萬原無惡意，不過太苛求罷了。

或者有一部分讀者和你持同樣的想法，或者一部分讀者和你意見參商。但，老萬讀過你的信，內心有無限感慨。我覺得這世界仍然有許多人感情麻木、缺乏同情心、沒有人情味；一如毛伯伯敵視溫情，提倡「不要爸爸、不要媽媽」一樣。

我承認，我是性情中人，情緒太易衝動。但你要知道，我是個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每寫一個字、一篇文章，以及所作所爲，沒一件不基於人性。我的反共，是人性的反共，爲了不滿共產黨違反人性而反共，並不如國民黨、國民政府那樣子，有政治利益和權力的因素在內。也許，有一天基於政治上的協議，國共可以再來一次「合作」；老萬的反共是：除非共產黨放棄殘民以逞的政策，否則我的反共一定反到底。

「萬人雜誌」的發刊詞清楚地說明我們的立場，老萬辦「萬人雜誌」是在表現民間反共意識，並不爲了某一個政權效勞，因此，我們的反共立場，常和國民政府立場有所不同。反共目標雖一致，我們走的路子卻兩樣。

不錯，「萬人雜誌」是供大眾閱讀的刊物，不是老萬的「家族雜誌」，事實上我也不願它變成「家族雜誌」。你不滿主編人「喪兒亡痛」（原文）有你的自由，不過，我發表這些文章，也不見得侵奪讀者的利益。除了你，還有許許多多讀者有反應，否則「愛與同情」裏不會有那麼多的讀者信件可供發表。他們大部分與我未有一面之緣，他們表示的同情是由衷的，否則誰有閒情寫信，還要賠信封、信紙、郵票的錢？可見，我寫的「家族」文章，仍然有不少讀者。即使是你，能引述文中許多句子，當然也讀過這些文章，只因你缺乏別人那種溫情，因而讀起來和別人有不同的感受。

我寫悼亡兒的文章，動機一如序文中說的只是情感上的發洩，寫文章可不能叫兒子復生；老萬本身也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我辦「萬人雜誌」六七年，長期賠本，每月付出在報社打工所得薪水兩倍的代價，把它維持下去，爲的什麼？是求有個寫作不受任何約束的地盤。付出那麼高的代價去求取一個眞正屬於自己和志同道合的反共人士的言論地盤，能隨意所欲的發表一些文章，未爲過也。除這次爲了獨子的夭亡，悲不能已而佔了一點篇幅，何嘗在「萬人雜誌」中出現過什麼「家族」意味？

雖然我說過，讀者是我們的老板。但我除了閣下還有其他老板，你以爲自己是屬於少數抑成多數？

你覺得一個年紀輕輕的孩子死了，「何足道哉」？」「當知在近代中國歷史中有不少飽學之士及懷有大志之人，或爲國捐軀，或犧牲於無情戰火之中」。是的，人有生就必有死，每天有千千萬萬人死亡，一個小孩子之死確是微不足道。老萬不知你什麼年紀；不知你受過多少教育；不知你家族有多少人，兒孫滿堂抑或孤家寡人。你對一個人之死，可以漠不關心，但這年紀輕輕的人是我唯一的兒子，他和我有骨肉關係，二十幾年來我一直用盡心血培養他、教導他，使他成爲社會上有用的人；他也用功勤學，胸懷大志。老萬對他，不是「望子成龍」那種舊頭腦的想法，一個有爲的年青人如能實現其理想，當然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壞事。

我爲他辦「紀念助學金」的動機也爲此，自己的兒子既沒機會實現其理想；幫助別的年青人達成他們的願望，是推愛及人的做法，老萬認爲沒有什麼不對。同時也是老萬一向做人的作風——基於人性。

把兒子送到美國深造，不是「崇洋心理」，老萬不學無術，常受到「半桶水」的嘲諷，要得到高深知識，難道叫他們躲在小小的香港可以鑽研得出來嗎？

雖然，我的兒子還未出來社會做事，將來是龍是蟲還不知道。不過，在身罹惡疾的四年半中，能完成學士課程，完結碩士課程，考到博士甄別試，恐怕不是容易的事。你會輕視這種成就，做父親的我，卻是「老懷大慰」，這是人情之常。

父子之情，世界上任何偉人，亦所難免。不說外國的，說我們中國罷；不說歷史上的，說現在還活在人間的罷。老蔣之對小蔣，其期望之殷，相信和老萬對小萬沒有兩樣。許多人認爲，小蔣的才華，比老蔣還要高，相信老蔣聽到這樣的評語，不但不會生氣，也必「老懷大慰」。老萬當然希望小萬有一天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不似老子那樣，常被譏爲「半桶水」。憑他豐富的學問，廣博的知識，不用說必會比老子有更大成就。

專門拆散別人家庭的毛澤東，本人也擺脫不了父子的情感。毛岸英戰死（其實是躲在後方被炸死）高麗，他何嘗不瘋瘋癲癲的，語無倫次，喃喃自語：「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一個兒子死了！一個兒子瘋了！」大人物尚且如此，況老萬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你的觀感如何，有你的自由；我把兒女的成就，引爲個人的榮耀，也有我的自由。我曾和幾位寫文章的朋友說：我從來沒看過女兒用中文寫的

東西，看到她給弟弟寫的一封信，她不但沒忘記中文，而且寫來情詞豐富，文字清新活潑，這些文章，放之職業作家之林，亦不遑多讓。朋友與我有同感。她寫信給我，戲言要「繼承父業」，實則早已青出於藍矣。

你勸我「擺脫『洋狀元』這種功名心重的思想」，實在非常幼稚。世界上有兩種人最要不得：一種是「崇洋狂」；一種是「排外狂」，兩者是背道而馳，其幼稚無聊則一。外國的月亮固然不是「特別圓」，也不見得暗淡無光。老萬在「我看美加」一文中，常常提及美加社會的好處，也指出它的壞處。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好有壞。中國文化、道德、生活習慣，和外國全不相同，不能說中國的一定好過外國；當然外國的也不是樣樣好過中國。在外國留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該很合理，不見得讓兒子到美國念書，就是「洋狀元」思想，看來你是生活在十八世紀的老古董。今天在外國求學的中國人，數以萬計，學有所成的，大有人在，美國的著名學府，很多有中國籍教授；在科技上很有成就的中國人也不少，能說這些「洋狀元」不是中國人之光嗎？

我的兒子學的是科學，在香港、在國內有那麼先進的設備讓他研究嗎？美國是集世界人種大成的國家，可以說是世界人種的競技場，優勝劣敗。黑人在體力、歌唱、舞蹈有很大成就；中國人、德國人在科技上有貢獻；猶太人是經濟長才；意大利人「黑手黨」黑社會勢力控制全國。

你說美國總統被人檢舉，使你對「有眞才實學的人一定有出人頭地的機會」[illegible]其實那是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眞才實學與道德品行豈可混爲一談？

我的兒子還未學成，將來計劃如何，有他自己的主意，不論他打算留在美國做事，或回到本國工作，腦子裏的學問、知識都屬於他自己，不會跑掉的。這種知識，肯定對人類有貢獻。不能說一個醫生在美國行醫，就只會醫好美國人，他們發現和經驗，可被利用醫好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病人。因此，過去那種狹隘的見解和思想已不適用於今天。即使今天他在美國求發展，他日大陸光復，大有施展所長的機會，拿手槍指住不要他走，他也要回到自己國家。這一點，老萬倒沒你那麼就心，同時我對兒女的心理也比你了解，知道他們的志願。我女兒早就希望以所學的現代舞，改編中國民族舞，在香港設館授徒。可是一看香港現代舞的地位，使她冷了半截，才接受紐約大學的教席。到現[illegible]展其抱負。

可見得，人人有他的想法，你未必能完全了解別了腦子裏的思想。

至於你叫我不要想着學士、碩士、博士那些洋狀元的銜頭，這想法簡直食古不化。這些「銜頭」，已不再是「洋」的玩意，全世界的大學、研究院（包括中國在內），都用這些名銜。其實並不是什麼「名銜」，它是代表一個階段的學問。如果無視於「博士」的銜頭，誰有興趣進入研究院？大學聘請教授，何必斤斤於夠不夠得上這銜頭的資格？

再說，如果老萬只爲了這些「銜頭」，何必千里迢迢，老遠把兒女送去美國？這裏出價一千幾百，就可買得「博士」文憑。但我所要的，是代表眞才實學的「博士」，他能念到「博士」，表示已有博士的學問，非十多年苦讀窗下無法達到，不如你想像的簡單。

[illegible]

沒有「才」，也沒有「財」，說到對國家、社會的貢獻，自問比許多許多「才」「財」高出我千百倍的人爲大。你要求我不在自己賠錢辦的刊物中悼念疼愛的亡兒，要我對「社會」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這不是太苛求了嗎？

共產黨要人忘記自己的親人，放棄自己的家庭，一切貢獻給毛朝。我們正要反對他這不近人情的做法。要我丟下兒女親情，作出進一步貢獻，以爲我能辦得到嗎？老萬也不過是平凡之輩，並非超人，沒有任何人、任何事可阻止我對亡兒的惦念。如果你像我一樣年紀，像我一樣遭遇，忘得了嗎？自己辦不到的事，最好別對人苛求。

如果每個人對國家、對社會都能像老萬那樣肯出錢出力，不求名譽，不要荷蘭水蓋，相信這社會一定比現在好得多，我們的國家也不致糟到這田地！

老萬老了，可能沒有能力再照你期望的榨出最後一點力，因此只好懇求你，不要太苛求，更不要把我當做偶像般崇拜，有一天你發覺我和你一樣平凡，你會大失所望。我既然比不上蔣總統，也比不上毛伯伯，他們也愛自己的兒子，我怎能在他死了不到兩個月便忘得一乾二淨呢？

也許你寫信的出發點是「一番好意」，可惜我無法接受。我本不該發牢騷，不過我覺得個人對國家、社會都沒有欠什麼；也沒有任何人有權要我作更多貢獻，除非是我自願。

萬人傑　四月一日晚

再者：因爲來信沒有地址，只好[illegible]

掛羊頭賣狗肉的「愛國者」

一家中學是這羣無恥敗類的表表者

編輯先生：

我們一向反共，一向反對自命清高、自言中立的一羣，更反對口呼愛國，而實非愛國的一羣。但中華民族卻有這可耻的一羣，自我國外交受挫，姑息主義橫行，這一羣忘八的面目，便完全的暴露無遺。就是這羣敗類，高叫「認同」、「回歸」。就是這羣敗類，掛起羊頭而暗售狗肉，口言愛國實不愛國。就是這羣敗類，乘人之危，高叫中立，拚命用或明或暗的手段，盡力脫離自由愛國陣綫，識時務者為俊傑，眞虧他們想得出、造得到。

我們就從這堆廢物中，挑出一個我們認識的敗類××中學作代表，刻劃出他們一副虛僞和醜惡的面孔。這所中學，對外自言愛國、反共，就因為如此，所以每年愛國報章的國慶慶祝名單，與去年的反對毛日勾結聲明中，均有這敗類的份兒，這就是這所中學的虛僞臉孔，而就實際上，它暗裏積極地把自己中立，脫離愛國陣綫。平常不許閱覽正義愛國報刊，使下一代難以與愛國思想、救國思想、反共思想接觸，簡直扼殺了下一代救國的路綫。我們承認教育絕對不能沾有政治，正是這所中學，自言為愛國的文化份子，就應該推行救國與教育的雙重政策，以避免下一代受姑息、逆流及毛共統戰陰謀所搖動。雙十國慶那天，正是那所中學自暴其醜的日子，那天他們既不懸掛國旗熱烈慶祝，亦不歌頌國慶，更不發揚辛亥革命的精神。這還不算，但凡這樣一堆敗類，就必是屬那個蘿蔔頭、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者的田中角榮之流，必定是個見利忘義的傢伙，正是這所中學，便模仿這個倭奴軍閥十足，於是乎愛國它不理，只向學金、雜費方面大動腦筋，以強迫捐助公益金為事，這就是這所中學醜惡的嘴臉。

我們無意攻擊該校，只是揭發醜惡的一羣，不過，我們認為在現時情勢下，各愛國報刊，應該排除異己，分清敵我，我們唯一重視的，就是以上的問題。任國際逆流如何兇猛，任統戰姑息如何洶湧，我們仍然堅定本身的愛國立場，在逆流中高叫：「中華民國萬歲！」

希貴刊永遠站在中華民國行列。

中華民族一份子上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四日）

老萬比作唐僧

唧多幾唧也不心軟

萬會長人傑先生：

在新三二期「浮生小品」版中，知悉狄娜有意約會長茶叙，希望藉此消除彼此某些意見。

料起因是貴刊第新二〇期每週評論中批評過她，故而採取微笑外交。

始，話唔定是長期戰鬭。照會長的閱歷經驗才幹，應付有餘，頂多在會長耳邊「唧」多幾「唧」，當作秋蟲叫。在此弟有個建議，作為參考。在叙會前㈠作好心理準備；㈡知己知彼；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忽然憶起西遊記，主角是唐僧往西竺取佛經，老少知曉。在他旅程愈接近成功，愈多妖精古怪阻撓去路，什麼盤絲洞，唐僧即是唐僧，眞金不怕洪爐火，火燄山照樣通過無阻，不膽怯、不遲疑。人各有志，各行各路，為何她們作這樣無聊的事呢？或者怕唐僧一旦修成正果，一切妖精古怪，消聲匿迹。好，寫到此，唔阻你太多時間了！

讀者上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三二至三三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紐約熱心讀者建議

經濟支持萬人雜誌

希望自己能起帶頭作用

編輯先生：

閱萬先生二十九期有關加價文章，本人完全贊同。一本如此好的讀物，千萬不能因虧蝕而讓它抬不起頭，辦不下去，甚至關門大吉。我寧願每天不喝咖啡、飲茶，將錢訂閱「萬人雜誌」。

「萬人雜誌」文章言論不失禮於人，絕不能因經濟遭遇困難自動對人放下槍桿，讓親者痛、仇者快。我們必讓它像巨人般站起來，使那些妖魔鬼怪，患「回歸」熱、「認同」病；變色蟲以及共產主義邪說之壞蛋發抖吧！好人死不得，好事物埋沒不了，「萬人雜誌」要永遠戰鬪下去！

在此，我有一個建議：發起志願成為「萬人雜誌」基本讀者建議，人數暫定為五百人，每人每月在其訂閱費用上多捐贈港幣五元，合共每月有二千五百元，以每期雜誌虧損五百元，每月四期祇二千元左右，其餘之數可作其他用途，或對撰稿之作者給予適當的物質獎勵。我深信如愛護雜誌的讀友，為數不少。今天我們為生活奔馳，執筆寫文章有些困難，以每月節約五元之數目支持雜誌，我們力所能勝任。

我第一個報名為基本讀者。

望萬先生全力辦好「萬人雜誌」，功德無量！

簡友剛敬上（自紐約）

（二月二十八日）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各方贈欵

各方响應募集紀念陳孝昌助學金，陸續收到捐欵，芳名如下：

袁賜照　二百元
梁先生（美國讀者）　一百五十元
岑安民　一百元
關玉釵　三十元
孫廷華　二十五元

小結：五百〇五元

連前共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八元正

謹向熱心讀者致衷心謝意！

萬人傑先生：

讀牛馬集最末一篇，藉悉台端爲紀念令郎設立獎學金基金，不勝欽佩。想先生辦事剛強，並具毅力，定能完成此最有意義之事，造福莘莘學生，無可限量。爰將本人前由基督教週報寄來稿酬廿五元支票一紙移贈該基金，涓滴之助，聊表同情，當希查收給據爲荷。

年七十一退休多年老讀者孫廷華（三月七日）

× × ×

萬人傑先生：

我是「萬人雜誌」的海外華僑長期讀者之一，拜讀一連數期大作「悼亡兒孝昌」一文，驚悉令郎在美不幸逝世，噩耗傳來，內心至爲難過。惟望先生與尊夫人節哀順變，珍重身體爲尙。

茲隨此信內夾付上美鈔支票一張

愛及人的偉大精神，及對令郎孝昌君的悼念，請爲查收。

美洲華僑KW梁

× × ×

萬會長：

弟在傷心痛悼之餘，亦無言可說。惟表一點微忱，送上二百元，爲世姪作爲紀念助學之用，聊誌追思，企惟接納，並祈寬懷自釋，並候嫂夫人健康。

弟賜照上

親友的熱情

五哥：

孝昌侄籌辦助學金事，本來在孝昌去世後一週，我已對八嫂說過想拿出港幣一千元跟你商量爲孝昌辦助學金的，因爲銀碼太少，未敢開口。我覺得這樣辦對孝昌侄是最好紀念，也最有意義。但我環境不好，要照顧孝智和孝馨，祗能拿出一千元，如將來我環境好，會多拿一些錢出來的。付上支票，請接納代辦。

八弟子家

× × ×

萬會長：

茲付上銀行支票港幣一千元，爲紀念世兄陳孝昌君助學基金。畧盡棉力，以表我心。弟能力有限，希望我捐贈，以成此偉大的善舉，眞是功德無量，福有攸歸，阿彌陀佛！

弟廖柱天上

× × ×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忠誠讀者，又是對你非常敬佩的人，現奉上港幣一百元，爲响應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之舉，區區之數，聊以盡意。

令郎孝昌君不幸，本想寫信慰問，但我又不能寫出什麼可以安慰您呢？事已如此，惟望節哀，并在此衷心地祝您多多珍重。

讀者黃念

× × ×

人傑兄：

頃閱貴刊，悉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弟自願竭誠响應，惟財力有限，奉上百元，尙請哂納爲荷。

弟縉山頓

× × ×

人傑兄：

讀到我兄近日大作，不禁悲從中來，淚承於睫，這也許是人類天賦同情心使然。兄一向處事達人，尤盼化悲憤爲力量，將精神寄托文化事業。

欣聞兄設立「教育基金」壯舉，十分欽佩。現寄上美金二十元，聊表响應，雖然杯水車薪，但遠適美國的我，能力上只有這點點，統希曲諒！人人都有過去的辛酸和歡樂，盼賢伉儷節哀順變。

弟林照上

× × ×

萬人傑先生台鑒：

爲响應台駕呼籲，完成尊願，茲托張仲仁先生代轉上港幣五十元，希助，聊盡棉力而已。孫女綺玲也知當仁不讓，自願捐出糖果儲蓄金十元，尙希莫嫌菲薄，幸甚。

林自力上

× × ×

萬先生：

我是林綺玲，六歲，幼稚園讀高級班。茲付上十元，幫你完成助學金的善舉，請你收下，並付上相片一張，留爲紀念。

林綺玲上

× × ×

人傑先生：

你的「好」字揖折半個，令人痛心。如全世界人都像先生僅生一子一女，栽培到碩士地位，就是一個世紀，你活到百歲，五世其昌，人口增加四倍，也不過十人。像本港富者不仁，三妻四妾，兒子排到十三四郎，女兒數打，貧民區十三、四歲爲人母，三十歲子女半打，無力教養，致飛賊猖獗，以這數字相乘，才有今日人口膨脹，地球快爆炸。失業、饑餓、姦淫、刼掠、戰爭，弄到社會不寧。良好的種子，才能結出良好果子。孝昌君孝順勤學，抱負遠大，正是如日東昇，不久爲國家社會造福之群，奈天妒英才，像甘羅、解縉，曇花一現，霎而如彗星殞沉，被癌魔奪去生命，離開了這個萬惡世界。我想許多未嫁女兒子心日中，能像孝昌君伴侶，許多父母心中能像孝昌君這樣一個兒子，多麼地榮耀。他早死，怎不令先生夫人肝腸寸斷？凡是在報上讀者，誰不淚濕青衫。他的英名非但留在千萬讀者腦中，也會留該大學校刊中。中國五千年來，除了三皇五帝堯舜，開

留學國外學生好榜樣。晴天霹靂的給先生怎樣大的打擊創傷，仍執筆不斷，每天寫文章，像你這樣堅強勇氣，我鄉下有句俗語「六十討親，結子結孫」，你還壯年，在虎年再創造個虎子吧！萬祈夫人善爲保重，勿過悲傷。

讀者盛朝新頓首

這封信是接到三三〇期讀後翌辰寫好，沒有勇氣寄出。郊區是每週末下午四時收到，有時收不到。左右隣居左派，我是外省人，從不多言。三月二日追悼會接到三三一期時間已過，很是抱歉。我的工作也是賤役，與人談話，撞板多過食飯，很易得罪人。現讀三三四期，知辦紀念助學金，謹奉港幣五十元，沙塔腋裘必成，紀念孝昌君在天國之靈！

× × ×

萬仁兄、嫂夫人保重：

五讀悼亡篇，倍灑同情淚。昔之甘羅顏回，難及今之令郎博學多才，孟母亦未有嫂夫人之悲痛與偉大，眞慈母也。再觀令郎能在絕症中掙扎，尚努力去完成光耀學業，益使我握拳長嘆！天胡此醉？

付上區區，作爲紀念陳孝昌君助學奬金。

弟馮峰敬上

× × ×

萬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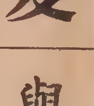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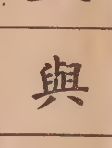
此次先生驟罹大變，慘遭喪明，殊深就惜。晚才疏口拙，少慰爲歉。幸先生能化悲爲力，決籌助學基金，以紀念令郎。此舉意義甚大，茲奉上港幣二百元，區區之數，算盡點棉力，以表寸衷耳。千言萬語，難盡所懷，請自珍重爲盼。

讀者祁巘鮮敬上

爲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請朋友們鼎力支持！

我，萬人傑，誠懇呼籲各位識與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支持，俾能達到我的理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以推愛及人的精神，紀念亡兒陳孝昌。他長期與病魔搏鬬，用功不懈，學業上有卓越成績。我知道大學裏也有不少和他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環境欠佳，需要得到幫助，一如我的兒女，他們是賴奬學金的幫助，才得完成學業。我雖以賣文爲生，經濟能力有限，仍願以爬格子所得，拿出港幣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合共港幣一萬四千元作爲基礎，希望熱心朋友本愛心與同情心，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勸善舉，募集一筆專欵，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將邀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士主持其事。目前如有贈欵，請以劃綫支票逕寄本社；以後將在銀行設一專用戶口，代爲辦理。我們在本港及外國的朋友不少，希望能就本身能力，使這椿意義深長的事，收到最佳效果。謝謝！

萬人傑謹啓　三月廿一日

愛與同情

椰加達一羣讀者：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們是印尼椰加達一羣「萬人雜誌」的忠誠讀者。在印尼幾年來禁止中文書報進口，而我們總還是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請托在港友好，以黃信封作爲郵信，偷寄入來，然後大家互相傳閱，以了愛好貴刊相思之苦。

最近不知何故，脫了三三〇、三三一兩期，昨天青衣人送來三三二期貴刊，欣喜之餘，急不及待而拆閱，呀！晴天霹靂，竟發現先生悼亡兒孝昌之文章，驚悼之下，轉告同人，大家不禁一致爲之同情揮淚不已！

我們是海外堅強反共的一羣，對先生一向反共之堅決立場與理論，眞是無比的崇敬。而今對先生亡兒之哀傷，更致以萬二分同情與哀悼。是故一致表示，雖與先生無所來往，但爲反共去途計，衷誠的要請先生爲國珍重，節哀順變，繼續爲「萬人雜誌」發揮偉論，爲海外僑胞反共之明燈！

印尼椰加達一羣「萬人雜誌」讀者同敬上

周汝弼（美國讀者）：

近日與森亮兄傾談間，獲悉令郎不幸早逝，我們心情沉重，萬分惋惜。事已至此，亦無可如何，希望放開心懷，身體爲重，不要過份悲傷。

森亮兄闔府均好，我們日常會面，無所不談。

周映明（萬協執委）：

從「萬人雜誌」新聞以外，驚悉令少君不幸以惡性瘤屢醫罔效，病逝美國。驟聞噩耗，不勝泣悼！

孝昌君英年去世，聞者惜之。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吾愧無辭以慰君，惟望節哀是幸！

一位讀者：

驚聞令郎噩耗，深感悲哀。我極瞭解您的苦痛心情，望珍重貴體，節哀順變。人生旅程長短，不可爲此惋哀。本人深信主的妥善安排，並爲代禱。

周恩來身繫中共安危 毛澤東不敢遽下毒手

老萬：

近讀岳騫先生文章，云及周恩來處境危險。司馬長風先生又云：周恩來穩健已過關。丁望先生云：毛澤東有生之年無人膽敢向他權力挑戰。到底誰的估計接近？不久自會事實證明。筆者謹把過去親歷的事實，就教各位高明。

一九五九——六一年中共三面紅旗最高潮時，筆者參加了中共救濟運輸隊，年中返鄉三次，每次一大擔，糧、藥品、布疋、舊衣皆備，千辛萬苦拖到返鄉，親友湧至，不到一小時便分光。記得六〇年有次返鄉，不宜久留。不錯，中共政策有悖常理，好比春天氣候，一日幾變。次天馬上搭車回港。據悉：這次是農民自發運動。大饑荒時，廣東各縣一帶農村，農民爲了救亡，公開反抗共幹命令。饑餓的農民，一群群湧到田頭，砍竹蔗、掘蕃薯、拔花生，把所有可食之農產品，盡量翻起，在田頭就地拿來煑

共幹眼巴巴看實饑農就地取食，莫可奈何，唯有把此事呈報上方。中央得悉此事，馬上派大批共幹下鄉，召開會議，用懷柔手段，把責任推到階級敵人破壞，幹部不力等，大批公社共幹做了代罪羔羊。中共爲挽救將垮的台，不得已向農民讓步。

其時劉鄧派推行的「三自一包」政策出籠，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等。劉少奇這一招，確挽救了中共將覆亡的命運。「三自一包」政策。筆者相信周恩來有份參與其事，只是「老好人」不肯領功而已。殊不知禍福難料，應付困難一過，毛幫竟說「三自一

平情而論，當時沒有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中共早已休矣。今天「三自一包」還行得通，只是毛澤東只顧自己舒適地過其書齋休養生活，不顧農民死活而已。

由「三自一包」看中共內爭，擺明在世人眼前，毛澤東確是不折不扣過橋抽板的傢伙。

可是最近毛幫竟說「三自一包」是林彪有份策劃的，林彪是領軍的人，與「三自一包」那裏扯得上關係？說是周恩來有份參與，還可入信，毛幫的話，眞不知所云！不過毛幫很高興拿死人做文章，在大陸，生人也難駁其狡詞，莫說死了的人，口無對證。林彪文革時曾大力同毛澤東奪回政權，後來死得不明不白。

由文革自今，觀毛澤東特性，不只過橋抽板，簡直恩將仇報的無恥人物。公道自在人心，後世歷史自有評價。——今天批林批孔，是文革翻版，總括一句，百姓遭殃！

君不見數年前新疆軍區司令王恩茂和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的兵變，如果當時沒有「老好人」出來調停，相信今天中共歷史可能改寫。

今天大陸上表面是毛澤東駕馭一切，到底還是周恩來得人緣。目前毛周兩派雖鬧得激烈，相信有毛澤東在生一天，不會整死周恩來，如果做瓜「老好人」，毛澤東在幹部級種下仇恨種子太多，難保今後再來二三個大軍區槍指着黨，其時有誰有資格出來調停，若用王洪文之流出而調解，保證有如劉備借荊州，有去沒回頭。說不定中共會隨周恩來之死而大亂覆亡。毛澤東當深知此中玄妙，斷不會向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春感（月灣西窦齊唱韻）　高齡賦

(一)

郊原吐綠映清溪，煙景蒼茫日未西。客逐車塵愁失馬，誰逢風雨感鳴雞？能源似水應難缺，物價如山不易齊！言路儘多傳妙策，春來徒自聽鶯啼？

(二)

水碧山青處處溪，白雲鄉鎖夕陽西。揭竿終逐中原鹿，倚劍應聞午夜雞！世末頹風非孔孟，天涯流夢老夷齊！江南不信春還在，依舊飢烏歷亂啼！

惜別張小蠻 有序

一覽樓主楊海天

癸丑春。識小蠻於香江沙田楓林館。此姝聰慧絕世。不苟言笑。而眞誠頗足感人。以亂離飄零之身。相逢未免相惜。今將遠別。豈可無詩以贈耶？

依依一載楓林館　脈脈無言意了然
報道天涯將遠別　重來縱使待何年

客中有感

許恨紅

托跡南荒任淹留　茫茫塵海一沙鷗
雪霜白我千絲髮　風雨懷人萬斛愁
酒醉敢忘家國恨　夢回猶憶秣陵秋
偏安念載等閒過　祇恐新亭淚不收

三月十二日

雪梨林康

當日鼎湖上玉京　匆匆五十歲華曳
清明節近鍾山遠　風雨聲中憶二陵

夜讀梁莊詞長咏梅雅什及諸家名句勉成和章五言一律

雪梨林康

先開天地春　水月映清新
鐵骨橫斜勁　冰肌綽約神
孤山鶴影潔　庾嶺雪香勻
高出一枝好　國花孰與倫

棲冰街膽廬詩草

寸俊民

蘇秦 十二侵

人生世上重黃金，富貴能迴父母心；華屋章身車裂體，紅塵黃壤兩難任。

伊尹 十三覃

禮隆纁別聘之三，烹割要湯何以堪；赫赫一征從葛始，調梅鹽鼎味尤醰。

呂尚 十四鹽

釣渭飄然隱卜占，江湖散髮白鬚髯；行年八十功名晚，牧野鷹揚總不忺。

屈原 十五咸

薜蘿山鬼語難緘，謠琢蛾眉久積讒；故國陸沉無死所，相從鮫窟有彭咸。

梅傳春信

袁暘照

幾番花信悞良機　歲暮論歸願又違
逋客依蠻添鶴髮　親朋枵腹臥牛衣
梅開庾嶺春何在　夕照燕城影入微
祇惜司凡天之眼　竟留殘寇伴斜暉

前題

前人

珍惜韶光慣夜眠　幾忘身在暮冬天
生成瘦骨能欺雪　心樂清恬不慮錢
隴信南傳遮鐵幕　春風北渡阻紅烟
今朝午看梅初放　方識居夷又一年

懷遠

蔡葵

獨倚危闌仰碧霄，西風黃葉舞秋飇。斜陽巷陌人何處，古店齋燈夢更遙。鐵板銅琶歸寂寞，年華殿柳共飄瀟。靈山證舊知誰日，心逐江頭萬丈潮。

癸丑旅港除夕感賦

王棠華

(一)

海角年籌百感投　興懷國共正堪憂
還都只願明朝始　好約良朋樂唱酬

(二)

歷刧書生萬慮侵　沙蟲猿鶴總關心
年年除夕東珠過　狐鼠縱橫感更深

(三)

萬方同報歲功收　旅邸光陰似水流
安得大羅天上住　八千年作一春秋

造訪董壇主西樓，以天文望遠鏡觀測月球，如在目前，把酒評詩，夜觀天象，見台灣東海星光輝，喜而賦此。

鄭秀堂

春來瑞氣滿南天　東海昌興可待言
把酒敲詩研古典　登樓窺鏡望中原
妖氛四起神州黯　莊敬自強寶島堅
喜見王師北向日　新知舊雨醉觀星

秀堂先生，來函區別業，酒後論詩，以八百倍望遠鏡，教以觀測天文，根據漢書天文志，天星分野，今日台灣，在「東海星」，頗有光輝祥瑞之氣，北平在「天市垣」側，妖氛黯淡，毛某之星，在軫星十四度，又呈險象矣。

此種天文學說，並非憑空杜撰。各朝文獻，均有紀錄，自秦始皇元年，至清朝雍正止，天文著作，計有九十二種之多，各朝名家八十八人，中有五人，各著二種，「漢」，張衡、班固，「三國」譙周、王蕃，「晉」，丹元子，「南北朝」祖冲之，「唐」，李淳風，僧一行和尚，「宋」，楊忠輔，「元」郭守敬，耶律楚材，「明」劉伯溫，「清」戴進賢（雍正時人）人數繁多，不必細舉，作品均在四庫全書（查四庫提要便知）鄙人所舉人名星名。均可查看辭源，八十八人，除去丹元子。僧一行不做官。其餘均是文學家，兼政府高級官員，「天官」，「太史令」，「欽天監」，夜觀星象，筆之於書，列爲國家歷史文獻，對彗星記載尤詳。

民國至今，學術低落，放棄中國固有文化，學習外國主義，對中國九州分野，天星之名，多不知曉，於是看綱鑑史書，不能理解。而且不知云何。外國所稱大熊座，即是「北斗七星」，仙后座即是「王良五星」，金星，即是中國太白星，木星，即是太歲星，水星，即是辰星，火星，即是熒惑，土星，即是塡星也。

現在什麼大學校長，教育部長，教授，學人等等。皆是鶩虛名而無實學。大名鼎鼎，一竅不通，所有著作，多半抄書，詳細審閱，並無新義，詢以天文，中國史書。綱鑑所稱。某年月日「歲星舍東井，客星犯帝座，熒惑入南斗」。瞠目不知所對，查其出身，皆爲外國博士，一知半解，回國嚇人，政府懵然崇洋，學術如何，不能鑑別，但有文憑，即加重用，呀嗎呢囉，胡說八道，文運衰退之原因，在於此耳。壇主直言。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三八 新41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三八(新41)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八(新41)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四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二次文革」的新高潮

北平於日前出版的今年四期「紅旗」發表短評「注意總結經驗」，要求對「二次文革」（批林批孔）總結一下初步經驗後，繼續把運動推向深入。該「短評」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在政治領域、文化思想領域、經濟領域進行了激烈的鬬爭」。也就是說，自上次「文革」以來，中共內部的兩個「階級」、兩種「主義」（思想）在各個方面從未間斷「進行了激烈的鬬爭」。從此可知此次「文革」就是這種「激烈的鬬爭」白熱化的一個新階段。

中共「二次文革」自今年一月末正式全面開始，迄今已進行了兩個半月。開始是「雷聲大」，接着是「雨點稀」，好像是運動陷入了低潮，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在新的派系鬬爭中受到了阻力。不可否認，阻力是有的，並且還是很大的阻力，然「二次文革」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加上中共宣傳工具完全控制在江青手中，照目前情況看，中共的「二次文革」儘管進展得並不順利，但絕不會半途而廢，可以想像到，現階段的低潮只是新的高潮的開始。

前一階段可視爲「發動」階段，強調「以工農兵爲主力軍」，批判什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顚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罪行」，其實這只是些題外文章，盡人皆知毛澤東是搞派系鬬爭的老手，圈來圈去必由遠而近，再由死人轉到活人頭上。現在，有跡象顯示，已開始將鬬爭矛頭指向一些活人。如對晉劇「三上桃峯」和福建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以及江西的「壞戲三〇二號案件」等的清算，勢必要找出這些「毒草」的「炮製者」和「支持者」。復據外電先後報導，在「二次文革」前後被貼「大字報」的有濟南軍區區令員曾思玉（在去年末未調職前在武漢有他的「大字報」），後又有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謝振華，書記曹中南，日前又有懂中文的外國人乘火車途經安徽見有攻擊李德生的「大字報」。雖然這些受「大字報」攻擊的在地方把持大權的「槍桿子」人物，當然不一定見「大字報」就一定有問題，進而被揪出鬬倒鬬臭，然可以看出：毛江集團經過去年末一批大軍區司令員的調動，已削平了他們的山頭，使他們不敢繼續負隅頑抗，如果在新的權力分配上有需要的話，就可以比較容易地整肅他們。以「四野」出身的韓先楚爲例，長期把持福州軍區，建立了自己的一個大山頭，但調往蘭州軍區後，由於他已成了「光桿兒司令員」，毛江集團遂開始對他動了腦筋。今年四期「紅旗」上發表鄭磊寫的文章：「評『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文中於指出「這株毒草並沒有得到認眞的揭發和批判」後稱：「一九七二年，我們也看到一點輕描淡寫的批判。這種批判，與其說是批判小冊子，倒不如說是爲了表白小冊的出籠是『背着』組織，沒有人『批准』，僅僅是由作者親自下的令的。事情眞的是那樣嗎？這麼大的一件事，沒有人支持，沒有人批准，辦得成嗎？由於這本書大量發行，流毒全國，關於這本小冊子出籠的陰謀，現在到了徹底清算的時候了」。寫以至主持出版發行那本小冊子的人，當然是「四野」出身的周赤萍。周在福建爲福州軍區政委兼省委第二書記，在福建比他地位高的只有韓先楚。韓也是「四野」出身，軍銜爲「上將」，且曾兼任北平「總參謀部」的「副總參謀長」。由於「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那本小冊子是「大毒草」，並指對那本書的出版發行是一項嚴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雖然還未「點名」，但相信韓先楚已繼周赤萍之後垮了台。

批判所謂「壞書」、「壞戲」，本來屬於「文藝整風」範圍，然在現階段卻已成爲「二次文革」整肅各方面幹部的突破口，不僅清洗一般幹部，且向軍方高級頭目下手。這是中共「二次文革」的一個新階段、新發展，接着必是「二次文革」的新高潮，在這個新高潮中，必然還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出現。如果過去必較傾向江青的李德生眞的有了問題，那就更可看出，毛江集團已痛下決心，凡屬被認爲不可靠的人，都將倒霉，特別是「文革派」內部的動搖分子，均將難逃被整肅的命運。

由於中共「二次文革」的急轉直下，剛剛開始不久就把矛頭指向高級軍隊幹部，看來新的「文革」會比上次「文革」進行得更「堅決」，更「徹底」，整人更狠，也會更多。因爲，這次「文革」可能是毛澤東有生之年派系搏鬬的壓軸戲。



四百萬食貴米市民

新聞以外



三十八家入口商獲特權
每年「合法」刮龍六千萬
何以為民喉舌的議員對此竟不發一言？

老萬搜集了第一手資料，在牛馬集專欄中一連寫了十多二十篇關於本港「米貴」的文章，讀者有極強烈的反應。但因該文在報上逐日刊登，許多讀者間有遺漏，未窺全豹，不少讀者來函要求老萬將全文一次過重新發表一次。雖然老萬盡力避免炒冷飯，但讀者的要求很合理。老萬認為這事直接加重四百萬市民的生活擔子，有喚起全民，要求政府對其錯誤政策加以糾正的必要。

現特將全文在「萬人雜誌」重登一次，更希望本文能引起市民的注意，也好讓海外的讀者知道，香港親友捱貴米，是怎麼造成的。也希望有關的政府機關注意，特別是新設立的廉政專員公署、消費委員會等，對這問題，該大有用武之地呢！

「照顧同胞」全是謊言

民以食為天，米是中國人的主糧。雖然說「米貴飢荒大眾事」，但對一般小市民來說，米貴並非小事。老萬有位打工仔朋友，夫婦倆及四個孩子，每月食米八十斤，光是吃飯，每月就得花差不多二百元買米。他月入八百元，屋租三百，剩下的三百多元，一應開銷，連孩子讀書都包括在內。想想，米貴對窮人的生活影响多大！況且，窮人家孩子沒有零食，每餐吃飯往往三四大碗，這一筆米帳，確是一項重大負擔。

近日來，市民碰頭，總是談到米貴問題，互相嘆息，感慨生活難捱。看報紙，天天說米價要再漲，中下層社會，更感震驚。

為了大陸米一再率

示不滿，認為中共的「照顧同胞」，全是宣傳謊話，事實上卻盡力加重香港僑胞的生活擔子。

也有人要求政府想辦法；政府卻指批發商枱底下交易，致做成米貴現象。其實，這全不是米貴的癥結所在。香港的報紙，許多主筆先生會拿食米問題大做文章，不過，他們不是受了「政府發言人」的影响，就是受入口商「來源價格提高」的理由先入為主，無法抓到問題的核心。

市民何以要食貴米？

香港市民為什麼會吃貴米？直到現在，不論新聞報導或評論，還沒找出真正的原因，這是因為新聞記者、主筆先生沒有深入了解，只聽商人片面之詞，這些報導及評論，都缺乏事實根據。

老萬覺得，食米問題關係全港四百萬市民生活至為重大，米價若不斷冒升，市民生活擔子繼續加

個重要因素，因此花了差不多一個月時間，和官商有關方面接觸，暫時客串做臨時記者，獲得不少未為同業報導的資料。同時，也從這些資料中找出解決香港食米問題的辦法，這個辦法，即使當局不肯「照單全收」，相信對今後本港食米政策，也極有參考價值。

香港市民為什麼要食貴米呢？可直截了當的說：是香港政府「食米管制」的錯誤政策造成的；是香港政府利用法律的權力替食米入口商賺取厚利，他們的厚利，是從廣大「食飯」的市民身上刮得來的。

儲糧責任由「官」移「商」

香港政府為什麼要定下「食米管制」政策呢？這要追溯到一九五四年之前。其時香港政府設有穀米批發處，以公價配售食米給市民。當時香港自由市場米價，徘徊在每斤四角至七角之間。為了政府有公價米配售，自由市場的價格不能與之距離太遠，因此入口米商十分難做，不但不容易賺錢，而且常常弄到血本無歸。有時賣掉一包暹羅米，所賺的不過是一個米袋而已。

抗議食米專利制度

一生。當時還未有所謂廉政專員公署的設立，做官的更肆無忌憚。到一九五五年，政府的「儲糧」虧損甚巨。各位不要誤會，以爲政府賣平米，益了市民，所以賠本；完全因爲他們本身管理不善，存糧竟然生出一雙飛毛腿；米倉老鼠太多，又沒有貓兒。這樣的賠本生意，政府不會繼續幹下去的。

但糧不可以不儲，結果決定把食米運銷，全部交給商辦，當然，過去由政府負責的「儲糧」，也由商人承接。這是香港食米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每一點入口額初時定爲三百噸，現在則改爲四百噸，當年的儲糧，多以米碌存倉，每噸三十五英鎊，由銀行按揭八成，所有成本，即年就可以賺回來。

政府是義務總經理

自從實行食米入口管制後，香港政府責任「輕鬆」多了，只負責統計香港人口多少，每季需要食米若干，批給入口商辦貨進口。這麼一來，無異是香港政府用法律權力，替進口商賺錢，市民從此再沒有吃平米的機會。因爲，香港消耗的食米，完全操縱這少數的特權商人手上，如果入口商認爲本季存倉食米太多，下一季政府便依從他們的要求，將入口額減少。其實，他們要求無非維持「物罕爲貴」的厚利；恐怕「貨多充場」，就使利潤減少。所謂「管制」也者，其實是香港政府做了食米入口商的總經理，而且是不受薪的「總經理」。

一向，香港食米的入口分配是：泰國米佔百分之六十五，大陸米佔百分之二十五，其他地區進口佔百分之十。因此，泰國米是香港食米進口的主要對象。最初定下這辦法時，米業界中人認爲有點危險性，雖然泰國是盛產食米之區，但也可能偶然碰上天災人禍，若有如此情形發生，香港市民豈不望天打卦，大家有在陳之嘆？

可是香港人十分幸運，二十年來，一直風調雨順，泰國米源源供應；二十年來香港市民也從沒爲食米問題怎樣認眞躭心過。直到最近，二十年前所曾「憂慮」過的事情，才眞正發生了。

有着數·有餂底

泰國政府的政策，有時擧棋不定，方針時時改變，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一九六八年泰國政府給予香港食米進口商一項獎勵辦法，如果他們向泰國購辦食米進口超過半數便可拿到獎金；購足全部配額，每一噸可得一英鎊獎金，這獎勵方法看來泰國政府是鼓勵出口，薄利多銷。

可是，另一方法卻又把獎勵辦法抵消，泰國政府跟着向曼谷食米出口商加徵出口稅。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增加的稅欵，自然落在消費者身上，這一政策無異加重香港市民的負擔。

香港食米入口商不但不會因泰國政府這項措施蒙受損失；相反的，來價貴了，他們比例上的利率也增加，利上加利，有着數，有餂底。

初時實施食米管制，批准三十多家入口商，還希望他們本着「薄利」的經營原則；可是，今天政府已自己摧毀這原則，鼓勵並協助商人賺取暴利，市民利益，置之不顧。照政府現時定下的暴利辦法，使這班擁有特權的商人，個個撈到盤滿砵滿，市民吃貴米，卻熟視無睹。

食米每斤賺利六角二仙

照政府規定，他們的「合法」利潤是：入口商毛利每擔二十元、批發商毛利每擔二元、零售商毛利每擔四十元。這個規定，就是說，市民吃一斤米，其中有六角二仙是頭、二、三盤商人的「合法」利潤。加上貨價本身，市民就吃到二元三到二元半一斤的白米。

政府實行了這合法利潤的規定後，即是說，香港市民再也沒有機會吃到八角一斤的米。八角錢一斤的米價，已停留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現在這米價已再不是「合理」了。

大家看過政府定下來的食米管制辦法，及所規定的利潤，就曉得今天四百萬市民吃貴米，責任應該由誰去負。同時，也不見得平抑米價是不可能的事。

有些米商不是專做頭盤或專做二盤，或僅是零售，他們入口、批發、零售，全盤經營，他們進口的米，不賣給別的批發商，也不賣給別的零售商。進口後，不假外求，就在自己的零售店發售，每斤賺六角二仙以上。我那位每月吃八十斤米的朋友，要貢獻五十元給他，香港那麼多人吃飯，你說米商肥不肥？

來源疏，形成了枱底交易，一擔好米，要配一擔劣米，有些存倉的劣米根本不能吃，那麼，一擔好米等如兩擔米的價錢，不夠本，沒有利，零售商怎會賣出？

不惜代價向大陸買米

泰米來源短絀，確對香港食米供應打擊很大。專辦泰米的入口商買不到泰米，只有向別方面搜求，最近和最現成莫如中國大陸。如果沒有米入口，他們的資格便取銷，再沒有這項特權，因此不惜代價以求向大陸買米。

不過，他們一向和大陸沒交易，大陸在他們焦急懇求下，當然吊起來賣。雖然有過一個時期大陸

會向港府表示可以供給香港全部食米，要求獲得較高甚至全部分配額；但這建議未爲港府接納。因爲港府不願意香港人的主要食糧只靠一方面供應，這是一項危險的措施；即如香港輸入珠江之水，其時大陸也有過同樣的表示，可以供給較大量食水，但港府不願成爲澳門第二，寧願耗資億萬，興建一個又一個淡水湖，自我想辦法解決食水問題。在這方面，香港政府不但作出了明智的抉擇，而且成功了。今天，食水問題的基本困難已解決，再不會因食水供應而受到政治訛詐。

不過，在食米方面，這一危險性卻愈來愈明顯。目前，中國大陸米進口額已告大增，佔百分之五十二，還有繼續增加趨勢。可以說，香港市民的食米，已受中國大陸控制，換句話說，他要我們吃貴米，是絕對平不了。

控制市場率先漲價

辦泰米入口的進口商在急不暇擇當中，向大陸買進的，只是些發霉的米，實際不能食用，這些霉米，用來躉倉，反正只要有足夠定量存米，外國人根本不懂是發霉不能食用的，倉裏所存其實只是徒具米形的廢物而已。

大陸米既控制了香港市場，自然又施其慣技，率先漲價。本來，食米開盤，政府派有監盤官，如開出的盤，監盤官認爲不合理，可以由他估定價格，是居於公證人地位，也使商人沒有暴利的機會。

可是大陸米開盤，價格標高，監盤官估定，他卻收回不放，因爲大陸米入口商自己也沒權作主，後台老板話唔賣，他不能賣，監盤官也吹佢唔脹。

在可見的將來，米價一定有漲無跌，沒有了泰米進口，大陸米就居於控制大局地位，這樣的好機會，難道他還會向香港傾銷平貨？有些名流責中共所謂「照顧僑胞」是言不對行，說這話眞也太過幼稚。中共什麼時候，那一樁事照顧過僑胞呢？中國大陸的一切，目前除了「合法移民」外，沒有任何東西會賤價傾銷，「合法移民」來多了，大陸產品也多了顧客，再度漲價，當無問題。

大陸米入口商和其他入口商不同。名義上是入口商，但價錢大陸話事，開盤要多少錢一擔就多少錢一擔，入口商只能賺一點「合理利潤」而已。

可料想得到，將來大陸米入口佔的比率越高，壟斷力越大，不到他「理想」價錢，可以「不供應」。那時香港人寧願食貴米也不願無米食，他們操縱米價絕對有把握。

目前，香港除大陸米外，還有美國米、澳洲米、台灣米、本地米等，不過數量不多。大陸米既要漲價，其他的米當然亦步亦趨，因而美國米、澳洲米的入口商，大有所獲。

可以說，過去入口商得到的利益，現已大部落在中共手上。他們的米，假手入口商向香港銷售，給他們一些甜頭而已。

香港政府對米貴的眞正原因所在，恐怕不致那麼矇查查，毫無所知；只不過今日這糟糕的後果，是他們錯誤的政策造成，不願挖開這堆臭屎，卻把目標轉移到零售商身上，認爲是零售商抬高米價。其實，零售商到處買不到貨，要等入口商、批發商手指罅開。才給他們一點點。今天舖租這麼高，請幾位伙記送貨，銷量無論如何比不上入口商、批發商，發達不會輪到他們。只因港府沒勇氣捋虎鬚，不敢抗議大陸米拚命漲價，只好責小蒼蠅的零售商。

穩定米價並非無計

財政司夏鼎基說得很坦白，港府無意管制物價，恐怕影響來源。這一點，對食米尤然。既仰賴大陸供應，只有接受敲詐。香港今日的食米，情形恰如工業國的石油，阿拉伯國家要提高原油價格，工業國沒辦法不接受，英國爲此每年被敲詐二十億鎊。香港市民今日也如俎上之肉，除非不吃飯，吃飯就得引頸就戮。在今後的日子裏，捱貴米似是無法避免的事。

不過，正如香港名流所說，中共對香港和阿拉伯對工業國家應有不同。因爲香港居民都是僑胞，供米的人和吃米的人血脉相通；阿拉伯和工業國家並無瓜葛，抬高價錢，沒有話說；對香港僑胞，他卸擔子，怎可以說是「照顧」呢？

目前，雖然攪成一個爛攤子，但亡羊補牢，未爲晚也。要使香港米價穩定下來，並非沒有辦法，只要港府明察秋毫，不要諱疾忌醫，將管制食米的辦法變通，定可渡過難關。

取消食米管制政策

要解決香港食米問題，不是殺絕零售商，叫市民直接到大公司或超級市場購買，就可吃平米。雖然許多人一早便到大公司輪米，大公司十斤庄的米賣二十四元，不比零售商便宜多少，在米店也可買到二元四以下一斤的食米，也許沒原包的好，但不可不知，零售商是派伙記送到家裏；自己跑到大公司買，買不了多少包，來回車費，如拿上三幾包，要坐的士，並不着數。不過一般人心理，以爲到大公司買，一來米不會滲雜；二來夠斤兩，其實是自欺欺人而已。

香港人吃貴米，大家曉得關鍵不在零售商身上，主要是享有特權的入口商。開米舖，只要有舖位、有本錢，誰都可以；但沒有特許就不可以辦米進口，有特權才能操縱。所以，只要取消特權，操縱就成爲可以避免之事。

最理想的辦法是取消食米管制，由香港政府親自跟產米國洽商，每年以適量食米供應香港，並商定公允的最高價，如超出這價錢，由政府出面與該產米國交涉。萬一交涉無結果，可由政府補價，爲了維持米價安定，政府有責任這樣做。政府從富人身上徵得稅欵，補貼米價，無異劫富濟貧而已。

有些入口商靠賣證揾食

即使政府認爲這項辦法不可行，仍要維持原議，所有食米入口商也不應固定，永久享有特權。現有的三十八家食米入口商，打風也打唔甩，有了許可證，便永遠不勞而獲。

最奇怪的現象是：在目前三十八家擁有特權的入口商中，並非全部自行辦米入口，其中若干家以賣證爲生。就是說，把名下應進口的數額，賣給別

爲什麼要給予他們這樣的特權？他們既沒有本領購米入口，爲什麼還要維持他們的資格？何以別的有能力入口的米商，卻又得不到政府許可？這辦法的存在，十分不合理。賣證而可以圖利，則入口商的厚利，可想而知。因此，老萬認爲卽使維持「管制」，食米入口商也不能永遠享有特權，該每年申請一次，使到做食米生意的商人，機會均等。

新加坡食米供應，也是由政府與產米國直接洽商的，新加坡的流弊遠比香港爲少，這辦法絕對不是行不通，問題是香港政府對民食不像新加坡政府那麼的負責罷了。

商人壟斷應加禁止

除賣證外，更有些入口商和外地出口商或有關官員勾結，實行壟斷食米出口，使別的入口商無從插手。這種情形，不但大陸米如此，其他產米地區如澳洲，也有此情形。

以老萬所知，目前只有兩家入口米商可在澳洲買米，其他入口商曾多次向澳洲嘗試採購，均告失敗，原因是澳洲米也受到壟斷。

政府對此應作深入調查，尋求原因所在，運用權力，加以禁止。對香港食米來源，相信大有幫助。據悉，最近澳洲米來價爲每擔港幣一百七十八元，但有些入口商向澳洲採購，雖也可依照上述價格成交，卻要給予附加費用。入口商運用這種伎倆，是變相壟斷專利，肯定對香港食米供應，有害而無利。

還有一種情形，可能政府也沒注意。有些入口商只把他們入口的食米供應願意替他們做免費廣告的零售商，他們把某一種米的海報或廣告招紙、宣傳品等在店中標貼及派發，交換條件是供應食米給他們銷售。不做廣告的零售商便買不到米，迫得求之黑市，售出的價格，當然提高，這無異加重市民的負擔。

同時，政府應當有權查閱入口商的帳册、單據、文件等，如果發覺入口商人獲得暴利，應科以重稅。當然，商人立意逃稅是詭計多端，但稅局既從海外請來大批查稅專家，儘管入口商多麼狡獪，一定有辦法防止。商人最普通的方法是使用假發票，或者加重費用、加重開支、加重成本等等，如果政府沒有把握徹查，大可仿效緝私處使用的辦法，對舉報的人給予獎勵，則入口商的作弊，將無所遁形。

「合理利潤」？

四月一日工商處發言人就「有關經營食米商人所獲利潤問題」公開作詳細解釋。發言人這段談話，顯然針對老萬的報導而發，因爲談話中提及的，沒有別的新聞報導發表過。

食米零售價規定每擔不能比成本超出六十二元，卽是說，入口商、批發商、零售商的利潤是每擔六十二元，包括一切開銷。據工商處發言人估計，每擔可獲純利三十元左右，因此認爲米商利潤相當「合理」。

合理與否，難定標準。但事實和發言人的談話有不少矛盾的地方。因此老萬要向這位發言人提出幾點疑問：

㈠既然入口商的利潤僅是「合理」而已，那麼，爲什麼有人肯花錢買證？賣證的人當然要得到利益，買證的人也要在付出代價後仍有利可圖，買賣雙方都有利益，那麼，工商處指的是否包括買賣證雙方都獲得「合理利潤」？

㈡如果工商處認爲目前米價不貴，爲什麼叫大機構申請直接向入口商買米？這方法是否暗示批發商和零售商乘機搏亂？

㈢工商處叫人幫襯大公司，百貨公司居然搶了米舖生意，當然認爲零售商利潤「不合理」。何以現在發表談話，又認爲「相當合理」？

不敢觸及問題核心

其實，發言人整段談話，無非爲政府的食米管制錯誤政策辯護。當初因爲米價陡漲，民怨沸騰，他們忙把箭頭指向零售商，提供了直接買米和大公司賣米的方法，老萬讓市民曉得食米入口「三關」的眞相，他們又連忙解釋爲「相當合理」，一直不敢提及問題的核心——爲什麼入口商有「特權」？他們對本港有什麼「貢獻」，竟不須納「專利稅」而得到「特權」？爲什麼政府不多負點責任，由一小撮商人操縱？

發言人的「解釋」，不能使人滿意，他所說的「人爲漲風已告消滅」尤爲可笑。不知他指的「人爲漲風」是什麼，其實從市民嘩然的時候，到現時的零售價還是一樣，不知道他們怎樣「消滅」；而「人造漲風」究竟是那一個「人」所「爲」的，也沒有說明——肯定他沒有膽說明。但市民眼睛雪亮，知道每次漲價，都是由大陸食米帶頭。現在大陸米已佔總銷量百分之五十二，大部靠他供應，因此他可以話起就起，話漲就漲，監盤官吹佢唔脹，這是不是「人爲」呢？

大陸米四一漲價

老萬問一位做生意的朋友：怎樣才算是「合理」利潤？他笑笑說：「越賺得多越合理。」各位不要以爲這位朋友講笑，這實實在在是他內心的話。作爲一個商人，目的是求利，求利的人永遠不會滿足，因此多數商人都希望「一本萬利」；也當然認爲一本萬利才合理，所以新年貼揮春，一本萬利這一張，是一般商人最歡迎的。

工商處發言人說：經營食米商人所獲利潤，倘屬「合理」，他的所謂合理，標準如何，很難說，要看他站在市民大眾立場，抑或米商立場；如果他站在商人一邊，也會像我那位朋友一樣見解：越多越合理。

爲什麼老萬說工商處站在商人的立場？並不是空口說白話，可以舉出事實支持的。

三月二十三日，大陸駐港的賣米機構五豐行通知買大陸米的入口商，從四月一日起，所有賣給香港入口米商的四月份入口額食米，加價百分之六。凡熟悉米業情況的人都曉得，大陸米是由五豐行逐月定價的，到月底才通知入口商，入口商無權作主。

工商處三月二十五日宣佈，香港零售米價全部每斤漲一角，卽每擔漲十元。同時入口商准許加價百分之六，也是每擔約十元左右。其他來源的米，米價並不一定跟隨大陸米漲百分之六，爲什麼規定全面漲價？比方說，假如美國米來價不但沒漲百分

之六，且跌了百分之六。工商處卻不讓他平賣，一律與大陸米看齊。然則，世界若干地區因豐收而減低米價，香港人還是要吃貴米，工商處此舉，是否要維持他們的「合理」利潤？

「人為」漲風

更使人懷疑的，香港政府外，似乎還有太上政府。否則，五豐行的米漲價，為什麼不可以讓商人多買進點美國米？「愛國」市民願意吃大陸貴米，讓他們去吃；一般市民為了節省開銷，吃便宜點的美國米，也該有他們的自由。何以大陸米起價，要其他的米也跟隨起價？是維護大陸米漲價的措施？辦其他米進口的商人，政府准許他們多賺錢，他們沒理由不賺的。

老萬想問發言人：這該算是「人為」漲風嗎？他說人為漲風已告消滅，但他發言那天，剛是漲價一角之時，寧不叫人啼笑皆非？

照事實情況，香港今後米價，不啻由五豐行來訂定，要漲多少，工商處唯有照辦，奉命維謹，立刻通知其他入口商照漲。有事實支持的報導，絕不是發言人的「詳細解釋」可以推倒。不但米商所獲利潤絕不「合理」；如此「管制」制度，更是流弊百出，不打倒「特權」，香港市民的口糧，將永遠受人操縱！

富貴迫人來

這次食米漲價，工商處還有一個極不合理的措施。老萬也想知道那位發言人如何「解釋」。

三月二十五日，香港存倉食米共有九十萬包以上，約為一百五十萬擔。這九十萬包食米是在四月一日之前運到香港，存入貨倉，這一點無可懷疑。

既然米在漲價前入口，當然照舊價買入，何況以工商處准許這一百五十萬擔存米追隨「新價」起價？不必打算盤也可以算出，一百五十萬擔，每擔漲價十元，無異使食米入口商無端端多賺一千五百萬。這一千五百萬是我們市民大眾共同負擔。工商處也許可解釋說：政府並未因此撈到什麼。但至少也沒損失什麼。市民卻百上加斤，吃貴米之餘，還要給入口商多賺一千五百萬元。

老萬說，香港政府管制食米政策，完全為三十八家入口商的利益設想，從這一樁無可否認的事實，可證明這話說得並不過火。

老萬以為，政府政策錯誤，並不太嚴重，最嚴重的是不承認錯誤，工商處發言人諸多解釋，文過飾非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今天，香港食米問題是不能稽延的嚴重問題，必須痛自檢討，改絃易轍，才可使到民生安定，不受任何一方控制。工商處不此之圖，反而用種種不合理措施，鞏固大陸對香港米糧的操縱力量。後果如何嚴重，難道香港政府人才濟濟，卻沒一個腦袋想到？

口說「照顧」實則「剝削」

大陸米四月一日起加價，但泰國米迄未有加價的打算，工商處卻要泰米與大陸米並駕齊驅，這種做法，能說是為了市民利益着想嗎？人為的漲風，其實政府至少要負一半責任，另一半是嘴裏說「照顧僑胞」，實際「剝削」僑胞的人民政府。說一套、做一套原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不足為奇。但老萬想不到工商處的發言人，好學唔學，偏學他們的一招。不過，「合理」與否，市民心裏有數，不會對官方的「解釋」全盤受落的。

老萬談香港食米問題，本打算「適可而止」，但工商處發言人掩耳盜鈴式的談話，老萬不能不多費點筆墨。老萬掌握的資料，是百分之百眞實的，因此發言人不管如何解釋，也不能推翻老萬提供每擔「起碼」賺六十二元的資料。

老萬對發言人的一、二、三問，其實不是我個人要問，是代表四百萬市民發問的。我們相信政府大公無私，但對這一連串的疑問，很希望能得到答案。

一個「比較」

工商處發言人說食米入口商的利潤「合理」；老萬則認為極「不合理」。合理與否，各執一詞，很難辯出結果。不過，如果拿食米和別的生意比較一下，就不難找出結論。

目前食米入口商號共三十八家，僱用工作人員全行不會超過一千人，資本不超過二億元港幣。這些錢不必全部動用眞金白銀，大部分向銀行按欵，每年純利約為六千萬元。

這條數怎樣算出來的呢？本港每年銷米三百六十五萬包，每包一百六十五斤，即共六百萬擔，每擔除皮費純利照工商處發言人的估計為十元，總數就是六千萬元了。這六千萬元尚未除稅，不過，他們怎樣報稅，只有天曉得。

老萬隨手拿起股票手册翻翻，記得在報章上看過，一九七三年度香港電燈公司純利為八千二百萬元，比入口米商多賺二千二百萬，可是港燈資金超過六億港元，照比例說，每年賺一億八千萬才算「合理」，現在比米商少賺一億元，如果港燈為了要爭取「合理」利潤，加兩倍電費，相信香港會發生暴動。

既獲特權坐享其成

但，入口米商賺取如此暴利，不但未引起市民反感（其實他們只是矇查查不知內幕），還蒙工商處發言人許為「合理利潤」，可見這位發言人的「合理」標準，十分使人懷疑，老萬簡直以為是存心包庇特權商人。

香港電燈公司的股份，公開買賣，任何人可以做股東，分享利潤。但食米入口生意，只有三十八家入口商獲得「專利」，別人休想染指。不但不能開第三十九家食米入口公司，三十八家現存的，也不可以買他的股票，分沾他的利益。

電燈公司對香港的繁榮，市民的生活及治安等等，都擔負了很大責任，偶然停電，便會受到各方指責。但入口米商只懂得剝削，在市民身上發財，供不應求時不但不受指責，反可乘機抬高米價，多刮些龍。

上面說過，入口米商全部工作人員不過一千人左右，而電燈公司的工程師、設計師、技術人員、工人、文員、抄錶員等等，人數不知多過入口米商職工若干倍，還有間接養活的人，擔負這許多人的

生活，肯定對社會貢獻比入口商大得多。

何況，他們還要有龐大設備，不斷的改良，工程浩大，時時要動腦筋。米商拿了特許證，便坐享其成，財源滾滾，算得是「合理」嗎？

為了儲糧准漲不准跌

以前香港從大陸運米進口的入口商，只是抽佣性質，後台老板是中共，他們只賺點「合理」利潤。自本年一月份起，大陸駐港賣米給入口商的機構五豐行已變更辦法。所有由入口商負責儲備的食米，分在一、二、三月份，由五豐行陸續移交（賣給）入口商，在港存倉。這是香港政府給予「特權」所擔負的「義務」，不是「囤積」，而是使香港有充足存糧，萬一有特殊情況，來源不能接續，也不致鬧米荒，有充足存糧可資應付。

大陸米入口商直到今年，才正式做了貨主，他們由此時起可以自行訂定價錢賣給二、三盤，中共不再作後台老板，餂賺都是入口商的事。至於五豐行賣給入口商的米，逐月議價，不但五豐行要將米價按月提升，香港入口商也要求五豐行逐月提高。

買家要求賣家提高價錢，似乎難以令人置信。但事實上按月提升米價對他們有利的。道理很簡單，從今年一月份起，大陸米入口商已買進二十多萬包食米作儲糧，為了這大批儲糧，他們希望米價有漲沒跌。如果跌價，每包跌兩元，他們要賠四十萬；反過來說，如果每包漲兩元，他們就可平白賺四十萬。每月漲兩元的話，可不勞而獲四十萬。因此，據內幕人士說：大陸米入口商聯同請求五豐行，務要將米價抬高，准漲不准跌。大陸機構一向銀紙掛帥，自然樂得有這一班「吳三桂」。賴他們做走卒，果然銀紙滾滾而來。

五豐行一手握住四百萬市民口糧

各位試想想，大陸米價佔了總輸入額百分之五十二，工商處又十分合作，五豐行漲一角，他們通知各入口商漲一角；五豐行要多賺二角，他又叫所有入口商一律多賺二角。這形勢發展下去，即是香港米價全由五豐行話事，他們定下的價錢，工商處連忙作出「合法」的承認。你說，四百萬市民的口糧，給五豐行一手握住，我們比大陸人民稍為好一點是中共只能要錢，不能要命。你有足夠的錢買米，絕對沒有問題，不必糧票也可買到；不過，也等如個人沒有糧票，要求之黑市一樣，貴到一般小市民頂唔順。

夏鼎基說過，香港不能管制物價，如果管制，會影響來源。當前全港注意力集中食米上，他的談話自然包括食米在內。這也說明香港政府為什麼對五豐行所定的米價千依百順，顯然是怕中共不供應。但，產米國不同產油國，農業國家都可生產，加拿大、美國以龐大小麥供應中共、蘇聯，當然也能生產較多食米供應香港，如果賣得好價的話。老萬認為，香港政府應設法多尋其他來源。

入口商唯恐天下不亂

工商處時時以有儲糧，食米供應充足自以為對本港市民立下大功，實則儲糧對四百萬市民害多抑利多，尚難下定論。何況，香港儲糧亦非政府功勞，是市民出錢作儲糧費用的。但，市民似乎只有責任擔負儲糧費用，卻從沒享受到儲糧利益。即是說，從來沒買到合理價錢的米。

有了儲糧制度，入口商非時時將米價提高不可。香港米倉裏，存米經常有七千五萬包以上，為了這批存米，他們永遠不想入口米價下跌。每斤跌一角錢，他們就損失一千二百多萬元，所以用盡種種方法，保持米價上漲，這一來，他們就可達到發財目的。因此，二十年來，他們一直唯恐天下不亂，世界亂糟糟，米價必然漲。因此他們時時放出謠言，不是說地方亂便說時年不好。不是說泰國停止簽出口證便說加了出口稅。上文說過，泰國表面上是增加了出口稅，暗地裏卻給予入口商每噸一英鎊的獎金，正是他們的傑作。這當然通過泰國有關方面，不過，世上似乎沒有什麼事不可以用金錢攪掂，泰國的雙重政策，何足為奇？

凡熟悉內情的人，都曉得食米入口商一直在攪風攪雨，而工商處對他們只有維護，從未加以約束。今次米貴，民怨沸騰，他們又把箭頭指向批發商和零售商，說他們枱底下交易。很明顯的，這無非轉移目標，使盤滿砵滿的入口商不致受市民注目。

入口商與零售商的利潤

入口商進口的食米以噸計，來了貨便入倉，賣給批發商，給他們提單起貨便成，只須僱用很少伙記，皮費也不見得很重，零售商有店面，又要有人送貨，所做的生意只是論斤計算，入口商雖每擔只賺二十元，但一噸十六擔八，十噸便是一百六十八擔，可以賺三千三百六十元，零售商一天做十擔八擔生意便川流不息了，十斤八斤送一趟貨，送到伙記抽筋也不過賺個三二百，獲利拍馬追不上入口商。

再說，入口商只有三十八家，不會再開多三幾家搶生意。零售商則不然，今天一萬家，明天可能有幾千家新開，政府並沒限制。沒有限制的生意，競爭必然大，競爭大便只有「薄利政策」。說零售商會提高米價，是瞞住良心說的，零售商那有這力量？這麼多零售商也實在很難團結起來，這家賣二元四，別家賣二元三，就會把你的生意搶掉；你減到二元二，又可把別人的生意搶回來，零售商要多做生意，價錢非公允不可。

民選議員變了啞巴

米價不斷上漲的原因，主要關鍵在入口商，更大的關鍵是入口商享有「專利」特權。何以入口米商只有三十八家？這三十八家入口商對香港政府及市民有何貢獻？為什麼要給予他們專利權？我想四百萬市民一定也像老萬一樣，希望工商處有所解釋。

老萬認為在米價飛漲聲中，入口商專利制度是否應該從新檢討，身為市民代表的「議員」們，不應如金人之三緘其口，該發表點意見，代表市民們爭取「合理」米價。老萬認為當前食米問題，比什麼環境污染，違例小販擺檔拆遷，或某一議員應「自動辭職」這些問題急切重要得多。

可是食米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位民選議員肯深入調查，找出毛病所在，把不合理的「制度

」推翻，俾不負市民投你「神聖一票」的期望。

廉政專員熟視無覩

有人說：香港一切講「人事」，人事撈通，便可得到「特權」。香港每天有無數小販因阻街被拉，但中環鬧市有特許賣燈罩攤子，因爲他攪通人事，前任港督「恩准」，所以擺到現在，仍然「合法」。三十八家入口商是否也像燈罩小販那樣獲得「恩准」，也不得而知。相信這些事，老萬卽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可能查明底蘊，我究竟不過是客串新聞記者，並不神通廣大。

不過，在今天老萬認爲該是我們四百萬市民之幸，因爲我們剛剛有一個極有「權力」的機關設立，就是「廉政專員公署」。這機關成立之初，四百萬市民對它都曾寄予熱望，以爲在他大刀濶斧下，一定可以澄清吏治，撲滅貪汚，使香港官府衙門，面目一新。可是成立以來，卻被譏爲「雷聲大雨點小」，因爲專員只懂拍蒼蠅，從不打老虎，大失市民所望。

老萬借箸代籌，認爲專員在失掉民望之前，應不可錯過大好機會，在食米問題上發揮作用，明查暗訪，起清三十八家入口商的底子，那幾家以實盜牟利等等，定可挽回市民信心。

民食大過天，一切問題可以馬虎，食米如有舞弊，可胡塗不得。望有關當局做番一齣好戲給我們小市民看看。

（完）

哀超級大國

繆山

「超級大國」是一新名詞，並不見經傳，有之，只稱世界帝國。夠得上世界帝國的有二：一是中華帝國，二是羅馬帝國。兩者雖皆可稱帝國，但立國基礎，卻完全相反。因前者所注重的，在文化；後者所注重的，則是武力。

中華帝國

這裏所說「文化」，卽專指儒教而言。儒教是以德爲根本，目的在以儒教文化去教化世界。故外國漢學家，嘗謂「中國數千年來之歷史，卽中國文化擴張的歷史」，一點也不錯。當堯舜時代，中國全土不過僅黃河流域的狹小部分，其他地域，乃皆蠻夷所居。中國所以發展到今日如此廣大的疆域，實賴我先民數十世紀奮鬬的結果。這種奮鬬歷史，卽文化擴張的歷史。故在今日中國全領域內的荆、吳、東夷、苗蠻、百越、氐、羌、諸狄、諸貊，便皆接受中國文化，改奉宗教，以成爲中國正統的信仰者，因此，外國常有民族問題，而中國則無。

中國文化對外擴張，用的什麼方法？當然不是武力，因儒教最反對武力。子貢問爲政之道，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去兵」。又問「……於斯二者何先」？孔子堅絕的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反對武力，而主張「信」，就是「德」。

這個德，照現代語說，應是超越的意識形態，使人自然感服，衷心信仰。孔子說：「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簡單說，卽只要以德感服人，所以能夠「懷遠能邇」、「近者悅，遠者來」。

然若人家不來怎麼辦呢？孔子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書經：「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文德卽當時的禮樂典章。書經又說：「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不僅三代時如是，卽到唐代亦然。王維詩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無論書經或王維詩，皆是寫的史事，並非虛詞。

中國文化不僅通行於今日大陸，而且也遠及於亞洲大部分地區，如朝鮮、日本、中南半島、緬甸。故至今這些地區文化，大部分仍保留中國文化特徵。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疆域，比我漢唐時代的版圖還大，包括歐（今日歐洲的四分之三）、亞（包括黑海、紅海）、非（沿地中海北部）三洲，而把地中海、黑海變成它的內湖。

羅馬何以擴張這麼大疆域，能夠維持政權數世紀之久？羅馬太古史學家謂由於羅馬人德行的崇高。後世史學家不信此說，而謂是由環境造成。後說比較合理，何太籠統不夠確切。依近代史學家研究，羅馬早期鄰居（城邦），有兩個死敵，一是艾托拉斯康人，一是舍比因人，他們三方面因互相攻伐，故非擴張武力，不能生存。中國古語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反言之，有敵國外患，那麼就必定強大了。羅馬帝國的形成，就在於經過長期不斷對外戰爭（約百餘年）所致。

超級大國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誕生出兩個超級大國，一是美國，一是蘇聯。兩國意識形態雖不同，但目的則一，卽一是欲以物質主義征服世界，故到處皆可遇到

美國商人、美國商品；一是企圖以共產主義征服世界，到處皆可見到馬列宣傳品、共產黨人。今日世界的混亂，非他，皆因此兩超級大國作祟所致，他們皆以超級大國相驕傲，往往把被援的小國當做附庸國。他們不僅自高自大，而且言而無信，甚至落井下石。故其所援助者愈多，而結怨愈深。美國當局也了解此點，但無法改正。故被援者不僅不感激，反而加以怨恨。

美國得天獨厚，本可以有資格、機會，領導世界，造成一個和平、進步的新世界。但可惜，它既無大政治家，又無超越的意識形態。

美國建國後，本來大政治家輩出，如華盛頓、傑佛遜、林肯、老羅斯福、威爾遜等，皆是偉大的人物，可惜以後便少見了，簡直一蟹不如一蟹，自杜魯門起，只見政客而不見政治家。政客猶如商賈，只見利而不見義，決無世界遠大的眼光。

建國前後，本也有崇高理想的思想家，如威廉・潘恩、富蘭克林、傑佛遜，但以後，美國只見科技人才，而少見道德家、哲人了，這種人好比掌舵者，在汪洋大海中，無掌舵者，怎會不迷失方向呢。當第一次大戰後，本來出現一位道德家布克曼，而他的超越意識形態，可以傳遍全世界各角落，各階層領袖皆奉為至寶，但獨白宮歷屆主人，卻皆熟視無睹。因政客、商賈根本不懂道德為何物。

美國因缺乏此二者，故不管怎麼大，也只是形式，絕對受不住考驗。看罷，它不僅受法國的氣，也受日本、阿拉伯的氣，且屢受中共的玩弄、利用，真是愚蠢的美國人呀！

以上只指最近數年的事，我們如細看看美國人寫的「醜陋的美國人」，就明瞭它過去丟臉的事更多了。

這本書，雖只是以小說體裁寫出，但暗中皆有所指，好像「孽海花」然。別事不談，只說古巴罷，赤色古巴，本來不會有的，就因白宮派出的要員太愚蠢，才製造出一個卡斯特羅。有了赤色古巴，無異在美國後腿上刺上一把利刃，而且當甘迺廸總統時，幾乎釀成美蘇大戰。幸而甘迺廸有膽識，阻嚇住蘇聯，否則將不堪設想了。其次是韓戰，市儈杜魯門硬阻止麥帥的戰略，白白犧牲了中美兩國數十萬青年。再次是越南問題，白宮決策人一錯再錯，一直慘戰了十幾年，又白白犧牲越美青年數十萬，乃至百餘萬。

美國為了與蘇聯競爭，大力發展太空探險、核武器，也許有所「得」；但卻不知「禮義廉恥」，水門醜聞事件、裸體醜聞事件，層出不窮，簡直明明在步羅馬帝國末期的後塵，這種「失」豈能以所「得」能補之？

次言蘇聯，這個新國家的誕生，可比不上美國的光榮，因為它的的確確是「竊取」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成果，列寧以陰謀卑鄙的手法，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僭稱「十月革命」，照事實說，應稱「十月政變」才是。

蘇聯立國的意識形態，也非源淵於本土，而是得自外國的馬克思，列寧只是馬氏的信徒。俄共口口聲聲喊「革命」、「解放」，實際上與沙皇俄羅斯並無什麼分別。捷克建國者馬沙立克說，俄國革命，改變的只是外貌，實質還是一樣，蘇聯新統治者不過是「新沙皇」而已。二次大戰時，當納粹軍侵入俄國西部時，幾乎毫無抵抗，因其初俄人以為納粹軍來解放俄國了，故不抵抗。嗣見納粹軍到處姦淫燒殺，明瞭真相，始開始抵抗。然而若無盟軍迅速開闢第二戰場，美國大量軍經援助，蘇聯可能已被納粹軍所征服，有何驕傲處。

據西方記者報導，在一般俄人腦中，有一共同說法，即早知如此，不如不革命。最近蘇贊尼辛說，相信將來一定會能回祖國的，因為到時局勢一定必改觀，意思即謂蘇聯政權終會崩潰的。

蘇聯和美國一樣，從外表看來，確是一龐然大物，但如細加分析，便明白它只是一個稻草熊、象而已。茲從內外兩方面言之。就內部說，㈠是人民思想動搖——這種事情，最早發生於一九二九年，共產政府禁止資產階級的音樂，進而控制列寧格勒圖書館。到一九四六年開始施行，對凡非共產主義的音樂家、哲學家、科學家……皆一律加以管制。一九三一年，又成立「文學出版事務總署」，其目的即在對抗一切反共產主義科學的觀念與異端思想，在這一暴政下，於是無數的著名學者如布列哈諾夫、布丹諾夫……不是被殺、下獄，便是被放逐（詳參向晚著「蘇維埃政權的沒落」）。

㈡是人民道德的墮落——蘇聯頭目為鞏固其政權，竭力宣傳米邱林的後天變異發明，而誣蔑摩爾根的遺傳學說，認為如把人類照馬列主義去改造，道德標準便會提高。其實，蘇聯的情形正相反。最初列寧提倡性解放，「數年之內，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生活幸福被斷送了……」（哈佛大學社會系主任蘇洛金報告），後來要想挽回，然已經無效。人皆知北歐、美國亂交，殊不知蘇聯尤甚，名副其實的是「狗男女」，隨便亂交。

鐵幕內新聞封鎖雖嚴，但究竟紙包不住火，什麼盜竊、貪污、舞弊；不道德行為，仍是到處發生。蘇聯對於以上敗行的責任，照例推向資本主義身上。事實上，這與資本主義是無關的，而完全是由於共產制度不合理，生活困窮所造成。

㈢是革命勢力的培成——俄國人民一如今日中國大陸然，並非安心等待宰制，革命時時皆在醞釀發展中，據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倫敦路透社電稱，最近數年來，先聞有「俄國獨立民族同盟」，在進行地下活動，繼傳「全國反布爾什維克委員會」（簡稱N・T・S）在維也納的蘇軍總部附近散佈大量的反共傳單，促軍隊起而推翻獨裁政府。「俄羅斯革命委員會」的「自由俄羅斯人」電台廣播，呼籲在蘇聯境內起革命，反對布爾什維克統治，建議在工廠、學校，及集體農場的牆壁上，塗寫「N・T・S」。該會命令所有反布爾什維克人士，合組統一陣線，以推翻蘇維埃政府。

其次對外來說，俄共歷屆頭目，皆想把莫斯科做世界京師，以統一全世界，其實這是痴人做夢。各國共產黨人，不過利用蘇聯及馬列幌子以推翻其舊有政府而已；一旦他們獲得了政權，還是愛他們本身，決不會愛俄國。

首先是南斯拉夫的獨立，繼之是波蘭屢次的躍躍欲動，捷克獨立運動，再接再勵，餘如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拉脫維亞、阿爾巴尼亞、東德等

附庸國無一不反對蘇聯，紛紛謀求自主、自立。據年前一英國記者入東歐訪問各國後，發表文章說，東歐各國無一完全接受莫斯科指導，不是部分資本主義化，便是一小部分自由主義化，有的附庸國簡直看不出共產色彩，就是南斯拉夫。」就中最使蘇聯頭痛的，是中共。東歐各小國尚不易控制，況中共這樣大的政權。在史大林生時，中共本來已幾成蘇聯的殖民地，當時在中共眼中，只有蘇聯、列寧、史大林，而無自己祖國，先聖先賢。但當史大林死後，中蘇共形勢大變，現在則完全立於敵對狀態，互相提防。

羅馬帝國立國基礎，雖不及我中華帝國崇高、鞏固，但它尊重法律，講道理，故能成為後世西方法律的圭臬，至今世界各大學也無不講羅馬法。然今日美國、蘇聯兩大超級大國，對世界有何特殊貢獻呢？除太空探險、核武器外，還有什麼可驕傲的東西？

今日世界人類最緊急的要求，並非在太空、核武器上發展，第一是和平共處，可是兩超級大國皆在爭霸世界，說不定，終有一天會衝突起來，那就是三次大戰，人類毀滅。第二是衣食住的解決，美國太自由，太奢侈，胡作亂為，浪費無度，因此產生嬉皮士、色情狂、罪犯多；蘇聯呢，則正相反，生活不僅困窮，且如奴隸，因此引起人民反抗，最近蘇贊尼辛及其他相同事件，可以為證。

總而言之，所謂超級大國也者，恰是在沙灘上建立的建築物，絕對禁不住時代的考驗，在此並非危言聳聽，羅馬帝國的末日，可能是美國的影子，沙皇俄國的崩潰，也可能是蘇聯的寫照。

由鄧小平聯大發言看毛幫外交

鄧小平四月十日在聯合國特別大會上發言，居然說出「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現已不復存在。」鄧小平唸的講稿，自是在北平擬訂，不能視為鄧小平個人發言，而是代表毛幫間接向全世界表明了毛幫的立場及今後的外交政策。

但當整個世界人士，不論鐵幕內外，凡是聽到鄧小平這篇發言的人，即使不感到震驚，起碼也有新奇之感，因為鄧小平到聯大唱出這種聲音，大概除去毛江及少數毛幫大頭目，為任何人事先所不及料。

鄧小平對於當前世界分成三方面，就數字言與過去相同，但組成的國家卻有了很大變動。在過去，世界上實際上只有極權與自由兩大壁壘，不幸出了一個「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尼赫魯，作宋襄公式的五霸迷夢，拉攏了一批妄人如納薩、蘇加諾、恩克魯瑪、宇努，還有一個智能不會高於十歲小兒的施哈諾，拼湊成一個亞非集團不結盟國家，後來索性自稱「第三世界」，尼赫魯便以「第三世界」的領袖自居，處處反美媚共以求自保，到了毛印戰爭發生，撕下了尼「領袖」的面皮，所謂第三世界也漸溶解，以後由於蘇加諾、恩克魯瑪相繼倒台，納薩被以色列打破羞憤而死，就連兩個專門在「大小人」後面搖旗吶喊的「小小人」宇努同施哈諾也垮了台，「第三世界」便瀕於解體。

但多年來，國際上習慣是如此劃分，不過，稱謂稍有不同，自由世界定名為共黨集團，自由集團與亞非國家，共黨則自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名自由世界為帝國主義集團，而以亞非國家為三世界。

現在照鄧小平代表毛幫發言所劃分。雖然仍是三個集團，卻以美、蘇為第一世界，毛幫與亞南美發展中的國家是第三世界，而以不屬於兩個世界的國家為第二世界，定名為「發達國家」。

這種劃分無疑是毛澤東的「天才」發現，因為只有經常患「腦迷症」的人，才會有此混亂的想法。照毛幫的此種劃分，顯然有些地方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如謂美、蘇為第一世界，在毛澤東的意思可能是指美蘇皆超級大國，故合而為一。不知此等處不是毛幫在大陸劃分階級，把生活相同的人定為一個階級，美、蘇國力誠然超級，但這兩國決不屬於一個集團，兩國除去國力相同，此外沒有一絲相同之處，毛澤東卻硬指兩國是一個世界，相信尼克遜與布列茲尼夫看了都會哈哈大笑，對毛澤東的「智慧」都會有進一步的認識。

至於第二世界，究竟指那些國家，表面看應當是指西歐各國與加、澳、紐、日，應當還有美國的盟國如菲、泰兩國。但其中卻有一個漏洞，究竟東歐各共產國屬於那個世界，根據毛澤東的構想，東歐各國自不會再屬於蘇俄集團，不能列入第一世界，但列入第二世界除去東德、捷克之外，其他尚不夠資格，列入第三世界又太委屈，這是毛式劃分世界勢力圈的一項矛盾。

這些問題且不說它，因為毛澤東攪出來的玩意，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言，現在只說一說毛幫此一行動的真正目的何在。

毛幫此舉約略看來約有四點：

第一、蠱惑亞非及南美國家，毛幫多年來進行

之國際統戰工作，主要目標即爲亞非及南美各國，毛幫視此等地區爲貧窮落後之區，自然是共產細菌的溫床，二十年來即向此等地區大力滲透，表面看不能說沒有成就，但實質上距離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世界革命戰略」理想尙遠。因爲亞非國家雖然與毛幫建交者甚多，但眞正相信共產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沒有。毛幫所以拉攏這些國家仍靠利誘，有些以援助爲名，如代坦桑尼亞及桑比亞修建鐵路，有些則行賄當政者，如薩伊的莫布圖徹頭徹尾是一個反共分子，但被毛幫一億美元收買爲親毛分子，這種「物資獎勵」政策，收到效果是假象，骨子裏並未改變各國的眞正情況，即以薩伊爲例，莫布圖似乎相當親毛，但該國共產黨並無立足餘地，仍視爲非法集團，共產黨人被捕，不殺即囚，毛幫並無可能援手。

以上僅是個別情況，最重要者是亞非集團無論親毛抑反毛，皆不把毛幫當成本集團的分子，所以不結盟國家開會，毛幫不能參加，只能透過幾個已收買的國家從中控制，毛幫不能參加不結盟會議，並不因爲它是共黨統治地區，南斯拉夫也能加入，狄托且被尊爲「五領袖」（另四人爲尼赫魯、蘇加諾、納薩、恩克魯瑪），毛幫卻始終只能旁觀，隔靴搔癢，終差一着，所以毛幫如要設法混進亞非集團，從內部取得控制權，以與美、蘇抗衡，也非要放棄原來的立場不可。此是毛幫斷然宣佈世界已沒有「社會主義陣營」，而自居第三世界的主因。

第二、挑起東歐各國抗俄，前邊已經說過，毛幫劃分二個世界，對東歐各國並無明確劃分。但卻確定把蘇俄劃入了「第一世界」。照毛幫這一劃法，世界上已沒有社會主義陣營，東歐共黨國家包括外蒙在內，與蘇俄均不屬於一個陣營，而蘇俄所居的「第一世界」，實際是帝國主義集團，因爲該集團只存在美、蘇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如此，則東歐各國向蘇俄爭獨立，更是順天應人之舉。雖然毛幫這一說法近似兒戲，但毛幫今後必然全力向這條道路邁進，以期在蘇俄後門點起火頭，使蘇俄不能把主力放在東方。

第三、挑起西方國家反美，過去把世界劃分爲三個集團，毛幫一貫稱美國爲「美帝」，稱西歐各國爲「美帝僕從國」，雖是無聊謾罵。但毛幫仍然認爲西歐各國是美國堅定盟邦。但此次毛幫重劃世界，都把美國與西歐分開，其目的則在挑起歐洲各國及整個北大西洋公約各國與美國鬪爭。西歐各國自戴高樂上台之後，即以反美爲主，戴高樂雖死，直到今日，法國仍然實行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至於加拿大的杜魯多，也實行的「戴高樂主義」，還有日本的田中，爲了表示自身有獨立自主權，也處處與美國携貳，這些地方，都被毛幫利用，擴大各國與美國裂痕，到了去月尼克遜公然向西歐國家提出警告，問題更趨高潮，毛幫便想乘機會推波助瀾，以孤立美國。

第四、毛幫也爲過去兩年所採取的親美政策辯護，總是一項背叛共產集團的行爲，毛幫如果要對此事作滿意解釋，也只有自稱退出蘇俄爲頭的集團，更進一步宣佈世界上沒有了社會主義陣營，如此毛幫就還我自由身，雖親美也不算離經叛道了。

以上各點雖不能包括毛幫的全部外交動向，但應當有一部份是今後毛幫外交的活動方針。毛幫這一變，對整個世界影响並不大，因爲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都定了型，不會因爲毛幫自稱加入第三世界，馬上就會引起質與量的變化，但對毛幫本身，卻有很大的影响，總括說來，還是害多利少。

首先就毛幫本身的政策來說，毛幫自成立政權之後，即對蘇俄領導的共黨集團效忠，最初的一面倒，是人所共知的事。後來由於赫魯曉夫閃身走開，毛澤東再一面倒就要倒到地下，於是只好直起腰來不再倒，改變題目大罵蘇修，罵蘇修罵得愈凶，對馬恩列史的神像供得愈是虔誠，表示毛幫所反的是修正主義，本身才是正統的馬列主義者，此一觀念，至今尙未公然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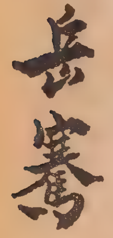
與一面倒的同時，毛幫大罵狄托，罵狄托更甚於罵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由赫老而赫某，而赫修，畢竟還有過受尊敬的日子，狄托則一貫被稱爲叛徒，指狄托叛變了「社會主義陣營」，現在毛幫突然一變，不僅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更乾脆宣佈世界上已沒有了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本來比史大林更史大林，現在卻變了比狄托更狄托。雖然毛澤東在大陸無論怎麼瞎，皆無人敢指其非，但大小毛幹對於毛澤東的馬列主義立場，就不能無疑了。

最重要的一點，尙不在毛幫說的世界沒有「社會主義陣營」，而是毛幫甘心自居於「第三世界」參加了不結盟國家，無形中否定了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二月毛澤東在莫斯科與史大林簽訂的「史毛同盟條約」，這一條約的精神久不存在，但本質上畢竟有這個條約在。共產黨對條約一向雖不尊重，可以任意撕毀，但無論如何有個條約在，總可以減少蘇俄對毛幫用武的可能性，現在毛幫自動撕毀此項條約，而是單方面的行爲，蘇俄正可以作爲膺懲社會主義陣營叛徒的藉口，加之毛幫又有意煽惑東歐各國反俄，更增加了俄毛大戰的危機。

最近從奧地利傳出一項消息，上月份南斯拉夫首都傳出狄托病重消息，蘇俄即糾集捷、匈兩國共同在奧國邊境演習，準備必要時進攻南國，以後因狄托病癒而作罷，此項消息眞實性雖可疑，但蘇俄念念不忘南斯拉夫則是事實，狄托一死，南斯拉夫幾個邦內爭必起，至此，蘇俄向南用兵的可能性就會增加。

同樣情況，毛幫此時宣佈退出社會主義陣營，無論名與實，均同蘇俄集團斷絕了關係，撕毀了俄毛條約，俄毛之間血緣關係已斷，則俄攻毛的可能性已大爲增加，毛幫即使混入第三界，成了領袖，試問非洲那個國家到時能「抗俄援毛」，毛幫惹下的禍，還不是要中華民族擔當毛澤東這個瘋子的罪孽。

就整個局勢而言，幾個原來的集團都在解體，共產集團、自由世界及亞非集團皆是如此，毛幫想在此際混水摸魚，就時機而言，不能說不對，但只是毛幫的力量及信譽都太差了，其情景頗類似五霸時的宋襄公，稱霸不必，最後身敗名裂，毛澤東的前途也是如此，正毀滅在他自己精心結構的陷阱中。



法國政局與中共野心

胡養之

自法國總統龐皮杜於四月二日晚上逝世，四月四日下葬後只有三小時，法國即行展開總統遺缺爭奪戰，截至四月六日爲止，先後宣佈競選總統的共達十三人之多，中其包括着前總理狄爾瑪（戴高樂派）、國民議會議長福爾（戴高樂聯盟）、前內閣部長富齊德（正統的戴高樂派）、李賓（極右派）、鮑斯魁（右派）、克里維（托洛斯基派）、拉古勒（極左派）、律師鮑昆、電訊部總工程師魯尼斯、工程師兼經濟學家布里炎、左派共和國家中心秘書長里高等。

究竟鹿死誰手？必須等到五月五日至十九日的大選結果始能分曉。依照法蘭西憲法：在龐皮杜逝世後不少於二十天及不多於三十五天內，將必選出第五共和的第三屆總統，一般觀察家認爲：這是戴高樂派與左翼反對派爭奪法國領導權的徵兆，預料左翼的標準候選人將是社會黨領袖米特蘭，與狄爾瑪對抗。但不論任何一派當選下屆法國總統，法共包括左翼勢力將很可能乘勢抬頭，使法政局陷於不安！

本來，法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即成爲該國最大的政黨。每次舉行全國大選，法共所得的選票，多半要佔全部選票的四分之一以上。同時法共黨員，也曾經擔任內閣要職；在議員中的數字亦不少。一九四六年，在六百議員的國會中，法共便佔一百九十六席；一九五一年，由於選舉法的修改，才減到九十六席，卻仍不失爲第三位。

據「美聯社」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的報導說：在歐洲鐵幕外面，除了義大利共產黨的龐大組織之外，是沒有另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組織比法共的勢力更龐大，組織更嚴密，並且更聽從莫斯科指揮的。因爲，以法共的行動，便可以觀察蘇聯對於各種事變的政策。法共的組織，上面是一個政治局，直接秉承莫斯科的命令，政治局底下，分設許多所謂和平委員會，分佈各市、鎮、鄉村，準備進可以當任該市、鎮、鄉村的臨時議會，退可以於共黨被取締時從而變成地下組織。

至於和平委員會的委員們，都是經過嚴格挑選和受過嚴格訓練的同志。它們對於激起暴動，和實行破壞，都可以說是頗有心得的。在思想上，它們曾深深受着莫斯科式的馬列主義的薰陶，一經遇着任何事件，它們都毫不猶豫地遵行其命令。

在一九五五年以前的幾年間，克里姆林宮給予法共政治局的命令，多半都由蘇聯駐法大使館直接轉達，然後再對和平委員會指導進行的方法；其後連絡的方式是，行動稍爲隱蔽。不過，在每一個小組織之中，依然還有替莫斯科方面觀察變化的特務人員。又據「紐約時報」駐法特派員杜蒂爾的報告稱：法國共黨從未宣佈它的黨員人數。估計戰後大約在一百萬人左右；一九五六年已減至少六十萬，並且逐漸地減少。由於它在歷屆選舉的號召力是：一九四六年約五四七〇〇〇〇票，佔據票數的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五一年六月約五〇〇〇〇〇票，佔總票數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五。

雖然，一九四七年，法內閣一度驅逐共產黨閣員，此後共產黨員就沒入閣的了。但在議會中，共產黨議員都是孤立的反對派。取反對的措施，多爲外交性質如法德鋼鐵合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類的問題；內政方面，如北非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等問題；同時，法共也曾標榜着幾種關於經濟和社會的改革，騙得不少窮人的支持。

一九五二年，前遠東聯軍統帥李奇威將軍奉調歐洲，到達巴黎接替艾森豪的北約聯軍最高統帥時，恰巧碰着西方三國和德國簽訂一般性的協定。當李奇威的專機降落機場的時候，警察便嚴密戒備，由機場到市區，一律加派警員站崗，結果總算一天無事。但到第二天的大清晨，法共第二名頭目杜克羅，則在巴黎共和國廣場召開羣眾大會，斥罵李奇威爲「細菌戰爭的劊子手！」法國警察雖爭先禁止他們開會，堵塞方場的四面進口，但它們一個個地偷溜了進去；尤其當天晚上，法共變本加厲，實行暴動，由五千名敢死隊拿着木棍、鐵棒和磚塊，作爲衝鋒陷陣的武器，結果，共黨暴徒無法突破警察的防綫。

雙方經過五小時的搏鬪，終於擊斃共黨一人，傷十七人；同時警察將共黨第二號頭目杜克羅也捕獲去了，並在杜的汽車裏，搜出實彈左輪一枝，鐵棒兩條，以爲佐證。後來法院判杜克羅爲妨害國家安全罪，予以終身監禁。而這個頑強橫蠻的共黨頭子，則在法院大肆咆哮，高舉雙手，給羣眾看見他所戴上的手拷，意圖博取大眾的同情。

由於法共第一號頭目陶里斯，經常住在莫斯科，不是受訓便是養病。所以，杜克羅便以總書記的資格，代表法共的一切黨務。他被捕之後，法共巴黎喉舌「人道報」，則大呼冤枉，說杜克羅的生命非常危險！應該要李奇威負責。提起「人道報」，它以前銷數曾超過四十萬份，其後則跌到十一萬份，甚至於最後僅有五萬五千多份了。因爲它一直鼓吹反抗法政府，曾遭檢去兩天的報紙，編輯司蒂爾也曾被抓進監獄。杜克羅被判罪之後三天，巴黎及其他各地的警察同時出動，搜查共黨總部和支部，起獲秘謀記事，和勾通外國的文件共達一千九百二十六件之多。

原來杜克雜是當時的國會議員，依照法律是不應該逮捕他的。可是，法共的雜誌已由三種併爲一種，人道報的銷數一再降低，以及法共這次暴動的失敗，在在證明法國人民已看穿了共產主義的眞實性質。正因爲這樣，所以當時的法國總理比奈，大膽地提出取締共黨活動，也曾居然博得國會議員及人民多數的支持。

法共所操縱的勞工協會，共有會員三百萬人。據內幕資料顯示：法共曾三度命令他們罷工，但遵命罷工的會員，卻不到百分之二；在電報工人二十四萬人中，罷工的只有兩名，且立刻就被當局停職。惟有一九五三年七月，便發生一次大罷工潮。起因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在意義上，好像是社會經濟問題的成份居多，然而，法共卻認爲千載一時的機會，於是乃乘機竊發，控制了罷工運動，持續將近一個月，使二流人才的前法國總理蘭尼爾內閣，幾乎搖搖欲墜！特別是到了一九五八年，當戴高樂東山復出以後，曾一度沒落了一個時期的法共組織，顯然又重新活躍起來。

原因是一方面由於法共當時爲反對法國右翼對阿爾及利亞政策，而乘機極力贊同戴高樂復出；另方面則由於好大喜功的戴高樂，爲了要搞「第三勢力」，必須拉攏東西兩大壁壘——蘇聯與美國，更要拉攏中共，使其發生制衡作用，無形中給予法共在這種夾縫中，得到了許多活動的機會。一九六四年當法國進一步地承認中共政權之後，北平更利用其駐巴黎大使館，作爲滲透西歐的大本營；事實上，一九六五年七月，瑞士所破獲的三名法共潛入份子，都曾承認他們收領過中共駐巴黎大使館美金二百元的報酬。

由是一部份法國共黨早已爲中共所利用，據法國右翼的「震旦報」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的報導稱：『由於俄共與中共思想鬪爭的長期運動中，令到國際共產黨逐漸分裂，近來法國共黨組織亦已明朗化的分裂成爲兩個黨！不獨絕對親俄共的。原有「法國馬列主義者聯合會」份子中，有一部份已轉親中共；甚至戴高樂派份子，也已組織了一個親中共的「法國」列寧主義共產黨。這個新法共組織，已於同年一月二日在巴黎宣告成立。……』這便說明了戴高樂的引狼入室！

儘管戴高樂派媚共，但國際共黨特別是中共，對於戴高樂派的政府實行推倒的陰謀，則始終存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當法國承認北平政權不過一年多的光景，而法國改選總統的時候，中共駐巴黎的「大使館」則暗中支持法國左翼社會黨的候選人米特蘭，以打擊自命不凡的戴高樂，使到老戴在第二回合投票中以極少數的票當選，卻勝得非常驚險！一九六七年三月的法國議會選舉，中共支持法共與左翼聯合黨組成一個陣線，結果使戴派在國會中失去了四十六席，而法共則增加了三十三席，左翼聯盟也增加十六席。因而導致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共煽起全國性的大罷工及示威暴動，其混亂情況實爲法國三十年來所僅見！

中共爲什麼要煽起法國那次的大騷亂呢？其主要目的在破壞美國與北越的和平談判。由於六八年五月三號，正是河內政權與華盛頓協議以巴黎爲和談地點的日子。因之，中共特務人員集中力量，積極煽起巴黎學生示威暴動。而法國當局於同年五月十一日曾正式譴責中共是「和平的敵人！試圖利用巴黎學生的騷動，破壞美與北越的和平會談。」

不錯，引起那次學生騷動的導火線，似是法國南達大學規定男生在黃昏後不得進入女生宿舍，本來是一項微不足道的事，沒有擴大至反政府的理由。可是經過中共特務的煽動及安排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該大學的男生和女生一致反對這種「性隔離」的新規定，於是乃借題發揮從而發展到後來，高呼「打倒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束縛法規」的口號！當這個火頭點燃之後，一部份左派學生及無政府主義的學生，便乘機竊發，火上加油，務使事件擴大起來。尤其到了同年五月五日，因文理學院的三萬五千名學生參加暴動，越發不可收拾！其混亂程度，曾被稱爲自阿爾及利亞戰爭以來從未見過的危險面！在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中，曾導致七百餘人受傷（包括三十名警察），二十餘名學生領袖被捕。到了六月十三日，左派工會亦藉口支持學生。

支持學生罷工的法國工會「民主聯盟」，原是共黨支持下的左派工會，及法國社會黨領袖的努力；也是共黨最毒辣的殺手鐧！因爲煽起法國全面大罷工，很可能牽連到至少一千萬工人的行動，實足以癱瘓全國的工業。其中影響最大的計有：煤、水、電力供應，報紙、交通和教育機關等等，將令法國陷於嚴重的經濟危機！同時亦可妨礙正在巴黎接觸有關越南問題的和談，一舉兩得，達成北平企圖破壞和平的陰謀。

根據一項內幕消息透露：當時駐在巴黎的中共「大使館」，實際上便是指揮整個歐洲自由國家內所有共黨或左翼人士的地下總部。毛澤東曾經說：「在亞洲的外交中心是東京，歐洲的外交中心則在巴黎。」他心目中的所謂「外交」，顯然是指赤色滲透或進行顛覆工作而言吧！怪不得中共派駐巴黎的「使館」人員，竟達一百八十餘人之多呢！

由於那次的罷工暴動，前後持續一個多月，罷工工人達六百萬、近三百家大工廠爲罷工工人所佔據，並出現過毛澤東式的「紅衛兵」組織；更奇怪的是罷工工人不要求加薪，而要求戴高樂立即下台！令到戴高樂的政權發生動搖。戴氏乃於同年六月二十三日，決定採取一項對左派痛擊的行動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以作孤注一擲。六月二十四日舉行第一回合投票後，戴派已佔上風；到六月三十日的第二回合選舉中，戴派更獲致壓倒性的勝利：這不特出乎法共及左傾人士的意外，亦爲戴派始料所不及！但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四月間，又擬訂了一項改革的計劃，要求全國公民投票表決。結果卻未能獲得公民的支持而宣告失敗，所以戴氏不得不宣佈下台！也因爲他尊重民意而毅然辭去自己的職位，表示頗有信心，殊不知共黨早有推倒他的陰謀！

談到這次的選舉，一般預測戴派的狄爾瑪，將爲熱門人物，因該派的中央委員會已舉行特別會議，決定支持狄爾瑪作爲總統候選人。因此，西德總理認爲：法國下一屆政府，將可能採取使西歐改善與美國關係的政策而表示樂觀。惟共黨的搗亂運動，則可能加強。

最近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抵紐約，出席聯大特別會議，是中共歷來赴美最高級官員。「文革」時，鄧小平被毛派打進牛欄，成了堦下囚，現居然鹹魚翻生，爲老毛座上客。本文節自陸揻先生「鄧小平政治地位竄高的現實意義」，供讀者了解老鄧的「走馬燈」政治生涯。

鄧小平現在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與他在「文革」前共黨內的政治地位相比較，差得很遠。「文革」前，鄧小平在共黨方面是中共八屆中委（一九四五年「七屆」即是「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五年「七屆二中全會」即補爲「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相當於秘書長，「八大」前鄧爲中央秘書長、「六大」一度當過中央副秘書長）、中央委員會書長處書記（「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由「總書記」主持領導中央各部會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共政權方面，他是三屆人大代表（連任一、二、三屆）、國務院副總理（一九五二年八月即任政務院副總理，一九五四年九月改任斯職）。在共軍方面，他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常委。

鄧小平自從一九五六年共黨八全大會擠入中共最高領導階層核心，在共黨中央坐穩第七把交椅，在他之上只有毛澤東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等五個「副主席」。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專搞思想理論方面工作，「副主席」陳雲早在「大躍進」中垮台，朱德年老不管事，林彪主軍、周恩來主政，劉少奇與他主持共黨中央日常工作。

「文革」時遭整肅

「文革」開始，鄧小平即被毛林造反派將他劃爲「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與劉少奇均爲毛林集團奪權鬭爭的首要對象。曾攻擊鄧小平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第一號走資派是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曾攻擊鄧小平說：「鄧小平的面貌如果不在全黨搞清楚，

鄧小平

奮鬭得來的勝利果實將廢於一旦。」

鄧小平遭激烈的攻擊之後，被迫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做「檢討」，首先對毛澤東歌功頌德一番之後，則將自己罵了個狗血淋頭，然後再對「文革」派頭目們以及毛澤東新的「親密戰友」與「接班人」林彪大加阿諛，並表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志學習」。

鄧小平的「檢討」並未獲得毛澤東的滿意而逝過。毛在第二天，也就是二十四日下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滙報會議」上，點了鄧小平的名說：「從來不來找我，從一九五九年到現在（按：一九六六年十月）什麼事情也不找我，不向我滙報工作，書記處工作他只抓彭眞……。一開會就在我遠的地方坐着，對我敬而遠之。」嗣後毛林造反派又從鄧小平過去的言論中，找出所謂「反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作爲整肅鄧小平的罪狀。江青曾說：「將鄧小平打倒在地，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解放」鄧小平曲折過程

鄧小平被整肅後有六年未露面。林彪事件後，始於去年（一九七三）四月十二日突然在周恩來歡迎施漢諾夫婦宴會上由毛澤東姪女王海容（現爲外交部部長助理）攙扶出場公開露面。由此表示鄧小平已獲「解放」。後來獲悉毛澤東根據「專案小組」對鄧小平長時期審查的報告，在共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議「解放」鄧小平，並恢復其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毛澤東在同年五月間，共黨「中

時期；對其檢查過嚴，提議恢復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毛澤東爲什麼在這種會議上開脫鄧小平？想必是「文革」派激進分子們，對毛澤東「解放」鄧小平之事，「不理解」或有抵觸情緒。亟於恢復鄧小平的「名譽」與「威望」，毛澤東自行「借重」鄧小平作用。鄧小平獲「解放」後，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經常出現。據初步統計，鄧小平自從去年四月十二日第一次公開露面，至去年十二月底，露面次數達二百二十次之多，這不僅是「解放」幹部罕見，就是比同時期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及其他「副總理」公開露面活動次數也均多。鄧小平公開出現活動的場合，幾乎均是中共外事方面迎送及接見「外賓」等活動。由此發現鄧小平獲「解放」後，是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擔任中共外事要角。但是，並未實現毛澤東所說恢復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尤其「黨內職務」，僅在共黨十全大會當選了個「中央委員」而已。就鄧小平這次進入「中央政治局」來說，僅是恢復了他「黨內」一部份職務。

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鄧小平這次被毛澤東提升爲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在共黨、共軍中，做了甚爲廣泛的傳達：「毛主席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這就是說，鄧小平被毛澤東提升「政治局委員」的目的，是爲了讓鄧小平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所謂「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一般含意：鄧小平不是一般「軍委委員」，而應是「軍委副主席」，始才能符合「參加軍委領導工作」。退一步說，鄧小平起碼應該是「軍委常委」，如果僅是一般「軍委委員」就不必用「參加軍委領導工作」這句話。這項「傳達」一方面表示鄧小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決定的，另一方面表示在黨、軍中恢復鄧小平的「威望」，叫共幹們不要再對鄧小平以「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第二號頭頭來看待，應當將鄧小平當成「毛澤東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來看待，並且要服從鄧小平。

共軍內部四個主要派系的變化甚大。賀龍「紅二方面軍」——「一二〇師」——「一野」系統的

頭陳毅前年已病死（「三野」政委饒漱石「文革」前早已被整肅」。「紅一方面軍」——「一一五師」——「四野」；「紅二方面軍」——「一二〇師」——「一野」；「新四軍」——「三野」三個系統，均失去領導中心。目前唯「紅四方面軍」——「一二九師」——「二野」系統還能保持相當勢力。因此，毛澤東不得不起用出身或成長於劉伯承，鄧小平所領導過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中原野戰軍」、「二野」系統的軍事幹部。

劉伯承、鄧小平軍隊系統形成，是這樣：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戰發生，共軍接受政府改編爲八路軍，紅四方面軍及陝甘區紅軍一部，改編爲「一二九師」下轄「三八五旅」及「三八六旅」，劉伯承任師長，鄧小平繼張浩之後，任「政治部」主任（即負「政治委員」任務，但彼時不稱「政治委員」—「政委」）。抗戰勝利後「一二九師」先後擴編爲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均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簡稱「政委」），轄第三、四、五兵團，總兵力約有三十萬人。劉伯承、鄧小平對「紅四方面軍」、「一二九師」、「二野」系統幹部有相當影響力量，由於劉伯承年老多病早已不問事，僅以編撰共軍「軍史」度日，而鄧小平則是該軍事系統首領。

林彪當權時期，劉鄧軍事系統幹部經常受到壓制，直至林彪反毛事件後，毛澤東爲了打擊林彪系統幹部，才重用劉鄧系統的幹部，包括在「文革」中，被整肅而獲「解放」的幹部。根據不完全統計，在共軍中央及地方領導機關，充任重要職務的幹部約一千人左右，其中有三百多人係劉鄧二野軍事系統出身或成長的。目前中共十個大軍區及新疆直屬軍區重要幹部（「司令員」、「第一、二政委」、「政委」、「副司令員」、「副政委」）一七七人中，劉鄧軍事系統的佔六十四人。現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中央「副主席」）、政委曾紹山（「中委」）；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委陳先瑞（「中委」）；濟南軍區政委徐立青；福建軍區司令員皮定鈞（「中委」）；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中央政治局委員」）；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中委」）；新疆軍區

其事

陸擷

共黨中央軍委副主席一人（徐向前原「紅四方面軍」副師長、「晉冀魯豫野戰軍」總指揮、「一二九師」副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一人（原二人，現因王樹聲已病死僅餘一人）；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一人（林彪事件後「副主任」僅黃志勇一人，最近又增加魏伯亭一人）；共軍副總參謀長二人，（原爲三人，現因王新亭已調任共軍軍事科學院政委）；共軍總後勤部副部長二人；共軍種，兵種副司令員、政委、副政委十七人。

鄧小平之進入共黨中央政治局，是爲了要「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也就是毛澤東要利用他在軍中的影響力量。目前對共軍的安撫，調配工作，不是葉劍英所能勝任的。在林彪事件之後，葉劍英升任第一副主席而接替林彪，是蜀中無大將而葉是比較穩健，毛澤東又以其是不反毛的人，要說是能解除共軍中的嚴重問題，乃葉劍英是不可能的。例如去年十二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大搬位，其中進行安撫和調配工作，得力於鄧小平而葉劍英無能爲力的。所以去年十月上旬，成立的「軍事組織改編委員會」，鄧小平就是這個組織的重要領導成員之一。鄧小平之所謂「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應該是此件事以及類似此件事。八大軍區司令員中有問題的人物均與鄧小平有很深的歷史淵源，鄧小平不僅可以說服他們，服從調配，並且他們也信得過，鄧小平進入「中央政治局」並且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對他們是一種安全保障。

在「國務院」扮演重要角色

毛澤東提升鄧小平爲「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是爲了「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但是，也不能忽視鄧小平在國務院的重要性。

第一，國務院在「文革」中砸爛之後，各部、會及直屬機構的重建工作，雖已基本完成，但是在重要人事方面，如國務院副總理及秘書長尚未定案。目前經常以「副總理」身份出現者，僅有鄧小平、李先念二人，其餘副總理陳雲、李富春偶而出現

譚震林、烏蘭夫獲「解放」後，出現時也未掛「副總理」銜頭，他們似已在國務院無責任，其餘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柯慶施、謝富治三人早已死亡，林彪、賀龍、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陶鑄等六人，在「文革」前後均被整肅。因此，現在眞正的「國務院副總理」只有鄧小平與李先念。李先念雖然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鄧小平目前的政治行情比李先念要高，鄧、李公開出現時，如以政治地位排名，鄧小平常在李先念之前。更何況，「文革」前鄧小平的政治地位要比李先念高得多，而其影響力也比李先念大，才幹更比李先念強。今天的國務院除了「總理」周恩來之外，應屬鄧小平。由於鄧小平有了這樣地位，既有輔弼周恩來作用，又有制周恩來的作用。如果周恩來今後因身體健康或政治因素，鄧小平極有可能是周恩來的「接班人」。這與鄧小平「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並不衝突，反而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更方便。

第二，「文革」後，國務院基本上是老幹部天下，但是軍人勢力已大量擁進國務院，目前廿五個部、會，除「國防部」、「財政部」及「第二、三、四、五、六、七機械工業部」未發現有部長外，其餘十七個部、會的「部長」或「主任」，共軍幹部佔了九人。林彪事件後，「文革派」勢力極力伸手抓「國務院」，企圖弄個一官半職，毛澤東也積極培植「文革派」，所以在共黨十全大會提出：「各個機關、各個部門都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但是，「文革派」中的佼佼者，如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不一定爲國務院的元老派、軍人勢力所歡迎，更何況這羣「文革派」能否勝任國務院繁重工作，也是個問題。同時毛澤東在「老中青」的安排上，表面上也要求得公平合理。

鄧小平由於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地位升高之後，毛澤東企圖由他擔負着「老中青」三結合的任務，一方面以鄧小平之才幹以「老」帶「青」——「文革派」，一方面以其政治地位與影響力量，去團結國務院元老派或軍人勢力，突破缺口，使「文革派」擠進國務院。可以預見得到的，鄧小平在今後以「副總理」身份，在國務院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不是笑話

大陸大學生多不知 孔子是何方神聖

袁發

有些四處問人：孔老二是不是中央人物？他和林彪有什麼關係？是不是林彪的一夥？……

各國通訊社、專欄作家都有不少文章評論中共最近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且稱之爲二次「文革」。據我所得資料和看法，未盡苟同。在短期內，無論如何，紅衛兵式的暴亂不會歷史重演。六七年時，毛澤東有林彪的槍桿子，但今天的形勢大壞，不是小壞，一個不愼，毛氏會從現實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三三〇期柳以青先生在「大風中的靜觀」裏所說，我亦有同感。）

中共的內部消息，重要的幹部已在耳語，由中央發下的文件來看，三點水（按指江青）和周恩來已由暗鬭進入明爭，三點水算老幾，她不過是一個電影明星。但周恩來卻是三朝元老，無論國內、國外、黨內、黨外、軍中、民間都有極佳聲望。好戲在後頭，眞不知鹿死誰手。但如果中共有民意測驗的話，周恩來將以壓倒優勢取勝，連老毛也不是對手。

國通訊社所報導的那麼大陣仗。江青是否因此而黔驢技窮，則要看以後的發展了。

一方面要發動工農兵和廣大羣眾，對批林批孔運動進行大批判，圖製造第二次紅衛兵式的暴亂，但大陸上的同胞都學乖了，而且另一方面的力量在制止，局限於上層領域。故此一般下層幹部，如俗語所謂，借聾耳陳隻耳，唔聽枝死人箇了。

「父母在，不遠遊」是毒草，影響青少年，反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如果他們不說，青年有誰知這句話的來歷？一個青年工人說得好，如果要我去更遠的地方，例如香港或外國，管他父母在不在，我不馬上離去才怪。

不是說笑話，大陸上現屆的大學生，大部份不知孔子爲何方神聖，有些四處問人，孔老二是不是中央人物，他和林彪有什麼關係？是不是林彪的一夥？批林批孔運動，繼續發展下去，眞會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自作自受的結束。

廣州市近日的搶購潮，比香港有過之無不及，由於春季交易會期近，物資供應奇缺，貨架上的罐頭食品，已被市民買個清光，一片蕭條，這個時候「愛國人士」如果回歸，當又另有一番觀感了。

安東尼奧

黃漢波

中共「人民日報」一月卅日及二月五日先後發表批判意大利名導演安

活的實況。這部新聞紀錄片，已經在全世界各地放映。現在事隔一年多，才由「人民日報」發出嚴厲的抨擊，說這部影片惡意醜化中共的統治，儘

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政策，因爲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是一個關閉的社會，一旦鐵幕開放，就必然把一切落後的眞相暴露出來。中共接待安東尼奧尼在大陸各地拍攝影片，應該是經過中共周密安排，認爲沒有問題，最足以表現中共進步的，結果還是把中共統治下大陸落後的面貌暴露無遺，可見極權的統治是經不起考驗的。二月五日，安東尼奧尼在羅馬發表談話，他說這部新聞片是經過中共駐羅馬大使館人員看過的。此外，中共駐法國巴黎的外交人員和香港新華社的代表也都看過，他們對這部片不但沒有任何的指責，反而大加稱讚，還盼望他繼續到大陸去訪問。安東尼奧尼認爲：中共對他所發動的攻擊，可能與內部新的權力鬬爭有關。

依照「人民日報」論調：「安東尼奧尼同國際上一切反動派一樣」，對中共「懷着刻骨的仇恨」。人們就要問：究竟誰把這個反動派以貴賓的身份邀請到大陸上來呢？是誰「引狼入室」呢？這就牽涉到中共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的問題，牽涉到中共外交戰線上兩條路線鬬爭的問題。較早以前，「人民日報」批判西方三個交響樂團在去年到北平、上海演出以後，許多聽眾發展「對西方音樂的盲目崇拜，充分表現洋奴思想」，說貝多芬、舒伯特和莫扎特的歌曲爲「腐朽資產階級的代表」。另據合眾社的報導，中共官員定期接觸外國駐北平官員及記者的態度已日趨冷淡。從這些情況來理解，中共抨擊安東尼奧尼的影片，決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確與中共內部的權力鬬爭有關。看來，鬬爭的矛頭，有可能指向到執行右傾機

極，而且年青的一代，對孔子一無所知，要他們寫批判文章，眞不知從何寫起。他們只能抄襲人民日報或南方日報，搬字過紙，作爲交待便算，這運動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不似外

來恩

邀請到大陸訪問的，先後在北平、上海、南京、蘇州以及河南的林縣等地，拍攝大陸人民生

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國際背景的。」

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人士，早就指出中共有限度開放鐵幕，讓西方的記者到大陸去採訪，這是具有政治冒

比利時報紙評論中共反西方音樂

朱明

中共對「孔聖」大肆攻擊之餘，亂矢旁及「樂聖」貝多芬，比利時各界對共音樂基本常識之欠缺，咸嗤之以鼻，此事似較反孔運動更易令西方人士認清中共政權之荒謬，僅摘譯比報評論如次：

二月廿八日出版之「比利時第一號」(La Belgigne No.1)週報(每週發行八十三萬五千份，比京四十萬份)藉比國即將舉行大選，及比京皇家劇院將上演貝多芬歌劇以「毛反對貝多芬」爲題發表專論謂：「投票的日子快到了，對國家而言，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對公民而言，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很多人想，如果三月十號不是非去投票不可，他們就會耽在家裏，其實，他們是錯了，投票是義務，但也是權利，一項「人」的權利，這是表示我們贊同或反對的權利與義務，也使我們有時能對貝多芬的作品提出一些不算太離譜的意見。

「這位九大交響樂和其他不朽作品的作者，其實是一個熱烈愛好自由的人，他所有的音樂都歌頌着人性的尊嚴。

「而且他著名的『快樂頌』(第九交響樂中的合唱曲)已成爲歐洲共同市場國家之洲歌。

「但無疑地，毛澤東不知道這一點。」

「事實上在共產中國，近來有這麼一個可笑的場面，有些權威人士偏偏把貝多芬切入『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思想』之禁例，而加以非難。

「北平『人民日報』查出由於曾有人問貝多芬他的第十七號奏鳴曲的意義，貝多芬回答說『請看，莎士比亞的「暴風雨」』，該報補充說這個作品旨在歌頌小資產階級普遍溫情理論。

「讓那些中國人在思想體系上硬把一根頭髮劈爲四吧！無論如何，我們認爲費黛里奧(Fidelio)是貝多芬留給我們的一齣極好的描寫愛情的歌劇。

「而比國皇家歌劇院也已把它列入早春的節日之一。

「貝多芬在他去世前幾個星期，當他把『費黛里奧』原稿的一部分交托給一位朋友時說：『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它是我創作時產痛最大的，也是它給我招致最多的憂苦，正因爲如此它也是我最珍貴的，我喜愛它超過其他任何作品，我認爲它具有爲藝術而繼續保存並加以利用的價值。』而且我們也應該知道，也就是藉這齣歌劇，貝多芬讚頌自由、正義、和博愛。中國共產黨應該比誰都更清楚，貝多芬一八〇四年寫作『費黛里奧』，旨在激使當時的人民反對不公平的統治，該劇腳本容或不夠世界文學水準，但那激勵貝多芬音樂的精神是革命性的，時至今日仍保持着爲民前鋒的銳氣，並且該劇腳本實與其純藝術性的音樂是分不開的，而這音樂應列爲人類天才最美的創作之一。(以下介紹該劇故事，並預告此次演出陣容)

元月五日比京「大晚報」以「音樂……資本主義者！」爲題，報導貝多芬和舒伯特遭中共加上「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思想」之罪名，列入被禁止的外國音樂家名單中……

文末評稱「在那裏(指大陸)政治無孔不入。」

元月廿六日比京「大晚報刊有署名LANCELOT之短文一則，題爲『舒伯特和中國人』。

「我們經常收到北京寄來的郵件，書刊之類，昨天還收到印有美麗花鳥插畫的日曆，實際上，我們在北京並無熟人，然而來自北京的信封上印有一個很複雜的號碼，使人聯想到電腦在那裏做某件工作，當然，身爲新聞專欄記者的我們對北京頗感興趣，此外，我們特別喜歡中國人；我們願意在億萬中國人當中認識幾個。中國一直在吸引我們，對於如此多而遙居在同一天體上的人類，若不渴望認識他們實在是件不可能的事。

「然而，來自萬里長城的新聞不能不令我們感到驚訝，在『清算』孔子之後，中國的紅衛兵現在更以貝多芬和舒伯特爲靶子。『人民日報』認爲，由於人家問貝多芬作品第十七號奏鳴曲的意義時，貝多芬答道『請讀「莎士比亞」的「暴風雨」』，該報即批評該作品是對小資產階級普遍溫情主義之讚頌。『人民日報』並認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樂顯然表現階級情感和社會意識，雖然標題，實反映一八二二年奧國獨裁統治下知識分子的消沉，猶豫悲觀，失望。

文末謂「舒伯特不過是寫出他面對死亡孤寂靈魂所感受的一種熱情而已。難道一個中國人不能撇開卑陋的掛慮，像一個朋友似地欣賞他的音樂嗎？」

元月二十日比京社會黨「人民日報」(Le Peuple)對於中共攻擊貝多芬與舒伯特一事，以譏笑口吻評謂，「幸虧『可笑不死人』！」

儒家思想的本質——「仁」（下）

陳逸南

楊榮國曲解「仁」

楊榮國怎樣批判孔子「仁」的思想呢？他說：『孔子之所以宣揚「仁」的思想，主要是爲了維護周的宗族統治。』他把詩經裏所說的「洵美且仁」解釋成「不信眞正的美，而又眞正的仁」。把周公所說的「予仁曰考」，解釋成親於氏族。認爲氏族中人人親於氏族，那麼，統治者的氏族，自然得以永固。把孔子所宣揚的「仁」，也解釋成「爲了挽救貴族沒落命運和穩定他們的專政局面，但宣揚自殷、周以來親於統治者氏族的「仁」。說孔子所宣揚的「仁」，只是包括了當時的王公大人和士大夫，只是以「仁」作爲團結當時王公大人和士大夫的中心骨幹。」楊榮國這樣的解釋孔子學說，顯然是先有了成見的惡意醜詆，是與孔子的基本精神完全不符的。孔子的一生，並沒有存心爲那一個階級說話，他只是把目光放在「人」的本位上，無論思想什麼，都全用人爲出發點。他所憧憬的是一個大同世界，他希望見到的是和平的社會，康樂的家庭，人與人之間彼此一團和氣的相處，他所倡導的「仁」，固然內容包括了很多意思，比如「孝」，「忠」，「恕」，「禮」，「智」……這些，都是屬於「仁」的思想內容，朱熹說：「仁者，全德之謂也」。蔡元培說：「仁者，統攝諸德，完成人格的統名」。可見「仁」的內涵是很廣濶的。

然而，孔子「仁」的要旨，亦可歸納到兩個大題目上；其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二：「克己復禮爲仁。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孝弟是仁的根本，克己復禮是實行「仁德」，使社會回復秩序的最有效方法。蓋一切社會的亂源，人間的壞事，主要是由於人的有「慾望」而

故必須有待於「克制」的功夫，使其行爲合於禮法，必須如是，國家才可望走上治平之道，這是孔子以仁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由孝弟忠恕以至克己復禮，而臻於「仁」，這是一貫的。孔子這一套思想，其作用本來是維繫一個社會或國家的安定，使其保持着一個和平的有秩序的體系，這對任何一個社會或國家來說，都是好的，切實可行的，合乎天理、人理的。然而，一些懷着鬼胎，惡於醜詆孔子的政治幫兇，卻刻意地把孔子的孝弟思想，解釋成維繫宗族的關係，藉以挽回宗族的衰落，以達到其鞏固宗族統治的目的。把「克己復禮」說成是孔子藉以維護殷周「族有的奴隸制國家」。這些對孔子的指責，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孔子說：「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這明明是孔子對人性的一種觀察，從一個人的行爲表現，而體察其內在思想的是否純正。是頗有科學根據的測斷。也即是見微知著，含有觀人於微的高深哲理。然而，楊榮國卻把它解釋成「孝弟於宗族，忠於奴隸制的國家」。並且把孔子所宣揚的「仁」（本來是一種愛民的思想），硬說成是作爲團結王公大人和士大夫的「仁」。

仁人愛民

孔子所說的「仁人」，本來是他個人理想中一個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的構想，也是他理想中的「理想人」。他說的「仁政」，也是他心目中所認爲最理想的政治，在孔子心目中，一個理想的政府它應該是「愛民」的政府，而不是視民如草芥的政府，把人也視爲物質的政府。可見，孔子「仁」的思想，和今日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馬列毛思，是背道而馳的。孔子重視人性，「仁者人也」，便是把「仁」的道理視爲「人」的道理的最顯著的說明。

是作爲一個人應該具有的基本質素。此孟子所以說，「惻忍之心，仁之端也。」「凡人皆有惻忍之心，無惻忍之心，非人也」。這些道理本來是很淺近的，並不是很難了解，中共的文化劊子手也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何以硬要曲解孔子的學說，給我們偉大的至聖先師冠上這麼多的「大帽子」，刻意地痛加醜詆呢？無他，那只不過是恐怕廣大的羣眾，在讀了這些聖賢書之後，在夢中醒覺過來，怕廣大的羣眾，回復了「人性」之後，看到這一個統治政權的不人性，揭發了他們的「不仁」，這情景真有點近乎「作賊心虛」，因此才採取這種先發制人的手段，同時，也爲了打擊政敵，借題發揮，排除異己，爭奪權勢。事實上，中共自竊取大陸迄今，本身非但沒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甚至連「律書」也沒有，但卻標榜法治思想，大捧法家精神，拿着法家思想的招牌，招搖過市，卻全不是法家的貨色。如此說來，是不是有點不倫不類？

中國人民已經給中共用欺朦的手段，騙去了二十幾年寶貴的青春，天天開會，天天鬧運動，老百姓不勝疲憊，吃盡苦頭，個中滋味，我想凡是在大陸生活過的同胞，都會有很深痛的感受吧！一個政府，如果是好的政府，它應該是開明的，愛民的，給人民利益的，使人民生活得安定快樂的。否則，說什麼都是理論，都是空話。誰的偉大空話說的最大，誰便是最大的騙子。人類的智慧到了今日，似乎已經不再和古時候的人那樣容易受騙的了，謊話只能欺騙人們於一時，是不能長久的。一個政府應該以「誠」去對待人民，而不應該以「詐僞」，甚至要「手段」。

際此舉世滔滔，大盜竊國，邪惡橫行的此時此際，吾人讀到孔子所說的：「君子之道和爲貴，先王之教斯爲美。」對於孔子的一套和平哲學，不由

問題是出在「最高領導的集體智慧」上，同時，更兼及這一集體領導」所強調的「共產主義」上。假如中共不放棄馬列主義的話，任誰都難保證中共不向國際主義上發展的。這方面，我們有很好的例證，不信的話，我們看蘇聯。

因此，我以爲：何教授在對中共的「武德」不會轉成「黷武主義」一節上，所舉的原因是在諱言了一些什麼，而這「一些什麼」卻是最主要的原因。這方面何教授似乎是忌諱起來，我以爲，這又何必呢？蘇聯的被逐文學家索辛尼津在被逐之後，他寫給蘇聯當局的公開信上，卻坦白地指出：要求蘇聯放棄馬克思主義，因爲那是一條死胡同，而何教授在這方面卻諱言起來，或許這就是某一類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吧！

中共的「武德」與「黷武主義」（下）

柳以青

奇怪的是：何教授知道問題的結癥所在，不但不敢或不便直言，反而舉出了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可汗的一段話，宣揚中共的外援政策，來爲中共「武德」不會變成「黷武主義」找證據。

何教授說：「新中國建設所需技術物資雖還不能完全自給自足，但對很多國際盟友都盡力予以經濟和技術的援助，而且往往是無償的援助。」

一個國家對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援助，也是必需的，但是，這必需性是要兼顧到本國的實際情形。像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一窮二白」的情況，不求繼續不斷地改進，反而把人民的血汗大量地向外國提出「無償援助」，這一政策是不値得鼓勵，我總是在存疑着。

也是由於我的這一存疑，是否中共的外援，沒有「黷武主義」的傾向，或是赤化世界的共產主義的策略，相信並不能一口咬定其爲沒有呢！

何教授雖然引用了巴基斯坦駐美大使的一段話說：「巴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援巴始終毫無條件。他還記得曾經當面問過周恩來總理，巴國應該怎樣處理中國的經濟援助，周總理毫不遲疑地答說：『這是貴國自己的事，中國完全不過問。』」

然而，何教授卻忘記了這位可汗是外交人員，所說的話，總不免是外交詞令。以「外交詞令」做爲依據，恐怕該是打些折扣的。

最近，喬森潘率領了代表團到大陸訪問，在三月卅一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就有一段很鮮明的文字，我們從這段新鮮出爐的文字中，可以給何教授提供極端相反的意見。這篇社論說：「當前，國際形勢繼續朝着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方向發展。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一偉大的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住。……中柬兩國人民是親密的戰友和兄弟。我們是一家人。在共同的反帝鬥爭中，我們一直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結成深厚的戰鬥友誼。柬埔寨人民的鬥爭和所取得的勝利，是對中國人民的巨大鼓舞與支持。中國人民一向把柬埔寨人民的正義事業當作自己的鬥爭，把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正義事業當作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今後，我們將一如既往，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站在一起，給予柬埔寨人民的正義事業以堅持的支援。」

像這一種方式的「援外」，是否就是何教授所希冀和鼓吹的「武德」呢？何教授心裏是明白的！

因此，何教授在「民族武德再現」的結論中所說的話：「最後分析起來，『武德』的出現與人民解放有牢不可分的係關。『武德』不僅是新中國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對於中華民族的性格已經起了革命性的滌清作用」一節，我只能說：那是何教授在說夢話呢！

今天在海外的學人們，總是在表達對國是意見上，犯了些毛病。這些情況，我想用徐復觀教授最近對明報月刊的百期紀念專號的訪問，所答覆的一段話，來結束我的這篇文字。

徐教授說：「海外人士態度的轉變，不是他們對共產主義態度的轉變，而是對中國態度的轉變。何以如此呢？實在很雜複。首先，海外知識分子中品格比較好，眞心關心中國問題的，必然希望國家民族能站起來，對近年來中共的許多成就，評價自然會提高，此乃人情之常。他們覺得只要中國能站得起來，什麼政體均是次要的；這種心理如是出自眞誠的話，我想並不算壞。

「其次，海外多數知識分子，是有意無意的，跟美國走。美國反共時，他們跟着反共，如今美國不反共，他們反共依據卽失去，遂趕快隨美國去靠攏。

「也有若干海外知識分子，是靠研究吃飯的。現在美國很多人可以到中國大陸上去看看，這些吃中共飯的人若不能去，自己的地位會因而降低，只有搶着走一趟，對自己的飯碗才有安全感。

「至於，去過大陸的人出來替中共說好話，也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共當然有許多成就可以說好話。第二、他們沒有在大陸生活，也決不打算過大陸式的生活，而只抱隔岸觀火的心理，對合不合理的問題無親切之感，更無迫切的責任心，受了招待後，落得說幾句客套話。第三、他們有家人及親戚在大陸，怕他們受累，不敢把眞的感覺說出來。他們口中所說的，隨人格、知識之不同，而價值亦隨之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其實我相信大陸內的知識分子，內心是深盼海外知識分子能在客觀或正義立場說幾句老實話的，因爲這樣才對中國有好處。他們在國內絕無這種批評的自由，不能不寄望於尚保有自由的人士。」對這段話，我有深切的同感！

我看美加

【33】

劉人傑

一日千里

不過，在旅遊區的中國菜館，大多已變質，變得不中不西。尼加拉的中國菜館，主要做遊客生意，當然要迎合外國人口味；我們道地中國人會覺得這些中國菜非驢非馬，已不是家鄉風味了。

不過，我們同胞的東主，見到我們是中國人，不給我們用刀叉，還盡量點合乎中國口味的菜，這一頓總算吃得不錯。

整天在飛機上很不好過，有遊埠經驗的人，往往把長程飛行分割幾段，每次只坐三幾小時飛機，這樣比較好受，不會累得沒精神觀賞景物。

飛機座位雖然舒適，長途飛行，還有電影，也可以拿耳筒聽聽音樂，有三四類音樂供你選擇。把椅子翻低，斜斜的很舒服，枕頭毛毡具備，空中小姐侍候你飲食，該是一種享受，可是坐上六七個鐘頭便很不好受，坐十多二十個小時更苦，在位子裏可動彈的空間不多，坐不是躺也不是，雖偶然可站起來，往通道上走走，到洗手間舒一舒雙腿，究竟有渡時如日之感。

一遊，因爲在那邊有不少朋友，希望見見久別的老友記，因此決定一天內由多倫多趕到溫哥華。加拿大的多倫多與溫哥華，猶之美國的紐約與三藩市，一在東一在西，本來有飛機直航，但我們在香港已買好環繞美國一週的內陸機票，另外買機票不化算，只好繞道而行。這一天，趕幾班飛機，眞是一日千里，整天往機場跑，在飛機裏，可說是遊美加整個旅程中最忙的一天。

我們由多倫多飛到紐約，由紐約飛到波士頓，由波士頓飛芝加哥，再由芝加哥飛西雅圖，在西雅圖租一部大房車，開往溫哥華。各位展開地圖一看，便知這段路程相當遠，可是今天交通工具進步，坐在穩定的機艙裏，談談說說，吃吃喝喝，又到一個地方；換機，再到別的地方，似乎很簡單；但想起五月花號載英國移民到美國，三千哩路程花六十六天時間，眞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要安排每一班機時間啣接，可不容易，航空公司的職員小心策劃半天，才把機位定好。還有我們的行李，由航空公司負責轉機，不必我們傷腦筋，這種服務，確值得一讚。

先行檢查，檢查之後，行李入艙，到紐約便不必再檢，直接轉到波士頓的飛機。由波士頓飛芝加哥、西雅圖都是內陸，不必檢查，這樣，便省事得多，只消在多倫多檢查一次，便可遥到西雅圖，不必照料自己的行李。

從西雅圖開車入溫哥華，如果持美國護照，查也不查。我們拿CI也很方便，行李放在尾箱，海關連尾箱也沒叫我們打開，便順利過關了。

炒貴了地皮

有人說溫哥華是小香港，因爲溫哥華市區裏碰口碰面都是黃面孔，不像別的地方，中國人聚居的地方只限於華埠。這是由於六七年香港發生騷動時，許多人覺得香港不再是安樂窩，隨時可能一鑊熟，稍有辦法的人都作遷地爲良之計。從那時開始，申請移民加拿大的人特別多；而當時條例也比較寬，一年半載後，陸續獲批准。雖然香港情況已安定下來，但有些人爲長遠計，仍希望定居在較安定的地方，好好地生活下去。

平心而論，溫哥華確比香港安

；否則，你的工作只限於華埠，便很難有發展機會。

許多朋友在溫哥華撈得風生水起，而且也像老萬一樣，英文懂得有限，居然頭頭是道，加金滾滾而來。原來他們帶了大把鈔票到加拿大，開中國菜館或投資地產，都很能賺錢。賺了錢，當然可以過寫意和寬裕的生活。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用鈔票賺錢總比用勞力賺來容易，在溫哥華也不例外，他們拿在香港賺錢的一套手法，如法在溫哥華泡製，居然大有所獲。他們相信「有土斯有財」這句古人名言，把資金盡量買房屋、買地皮。幾年間，溫哥華房地產如火箭上升，香港移民因此大有所獲。

不過，香港移民在溫哥華炒地皮，並不受當地政府歡迎，把地皮炒高，一切物價也隨之升漲，無異使人們生活動蕩不定。他們只歡迎投資工商業，如多設工廠，增加生產，固對經濟有利；多用工人，也可減少失業。

老萬在溫哥華時，當地報紙對香港移民有嚴厲批評，一家報紙社評說：這些移民在香港以建築下等樓房賺來的錢，跑到溫哥華來，故技重施，這種功利主義的投資，實不值得歡迎！

一位曾經在香港政府任職的退休公務員撰文反駁，指出香港建築物並不比溫哥華「下等」，在香港

香港移民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特種移民

香港移民投資房地產之使當地人士恐慌，因爲他們有太多鈔票。在加拿大買地皮、房產的人，大部分靠銀行貸款。但很大部分香港移民有能力一次過付錢，一分錢用不着向銀行想辦法。這樣的財力，確使他們吃驚；且不只一兩個人如此，很多人都有能力。

溫哥華市中心區，許多房產出賣，買主都是香港移民。幸而香港移民是個別投資，如果他們組織成一個投資集團，力量便更雄厚，那時對溫哥華房地產的控制，更會使本地人爲之慄慄不安！

老萬認識一位在加拿大行醫的朋友，醫務所裏雖然經常有許多病人，可是他的「正業」卻是房地產。他在溫哥華日子很久，年青時就在加拿大念書，對加拿大情況熟悉，人事關係也好。他和別的中國人作風不同，懂得盡量利用銀行的金錢，因此手上很少錢就可以做很大宗的生意。房地產有漲無落，他賺了不少錢，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他的收入，比行醫賺的不知多若干倍。

本地人對香港人有點害怕，他們花錢不當回事，手段闊綽，比起受薪階級過得寫意多了。郊外的高尚住宅區，不少是中國人的房子，佈置陳設，非常華麗。老萬到一位暴動後一年到加拿大的朋友家裏，整套傢俬及所有用具，全部從香港

，比唐人街雜貨店還充實。整套傢俬是中國式，墊子用中國團花圖案，外國人見了，一定嘆爲觀止，還疑是身在中國的皇宮呢。

我也參觀過那位在地產上賺了大錢的醫生家裏，連地庫三層，五千多平方呎面積，每一吋都是精心設計，在香港有再多的錢也沒法找到這樣舒適的住處。這種香港移民，在加拿大確是嘆世界。以目前香港股市和地產的低殘，他們在加拿大有較好的機會。這些朋友，雖是加拿大移民，其實，一腳踏兩船，作了加拿大移民後，仍有大部分時間在香港；同時，香港也有他們的事業，兩邊搵，兩邊花，的確很過癮。

但大部分移民並不如此輕鬆，即使你自己開設餐室，也必須親力親爲，努力不懈，才可以把基礎打穩，不會像他們炒地皮的人那麼輕鬆。

不過，如你看了老萬的文章，也對移民加拿大有了興趣，以爲可以挾其資金到溫哥華炒埋一份，你一定大失所望。時至今日，可炒的地皮已不多，目前已屬水尾了。

午餐看裸舞

香港人在溫哥華，可說最受歡迎，也可說最不受歡迎。最受歡迎是因爲他們有很多錢花，花得起錢自然到處受歡迎。不過，正如炒地皮一樣，因爲他們花得起錢，把什麼都搶貴了。

在溫哥華，不但香港移民多，

一，另一目的是招待親友。老萬在溫哥華也受到不少親友招待。除了住酒店，幾乎不花錢，一天兩頓，應付不了。雖然大家忙於工作，可是對來自香港的朋友，特別熱情招待。在香港做地產生意發達的潘先生，更是客氣，親自開了簇新美國大房車，帶老萬到處遊覽，除了作嚮導，還招待喝茶、吃東西。

他知道老萬喜歡現代化建築物，特別帶我去看新型大樓，還和我到最大的伊頓百貨公司參觀。這裏貨色很多是香港、台灣、南韓製品。在外國出售的香港貨品，質料精美，在香港買不到，大概是專供外銷的。看過這些貨品，才曉得香港出產已追上世界水準。不過，這兒的東西一般比美國貴二十至三十巴仙。

溫哥華唐人街範圍相當大，特別多的是書店。在這裏看到不少自己的作品出售，特別覺得高興。星島報美西版成爲這兒華僑的主要精神食糧，當天由三藩市航空運到，香港移民關心香港事，可說人手一紙。有一個時期牛馬集是美西版必然轉載的文章，因此溫哥華認識老萬的人不少。有位移民加拿大多年的朋友，老萬文章裏談過的，他如數家珍，比本人記得還清楚。他說：我雖和你多年不見，你的近況我卻知得清楚，這是從你的文章中得到的資料。

遊過公園後，潘先生帶我到市中心區一家叫皇帝俱樂部的餐室吃中飯，這家餐室很特別，先在門口

，老萬才知道這餐室吃餐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吃中飯不過是藉口，這裏面原來有裸舞表演。

餐室中有三個小型圓台，電唱機響着節奏明朗的跳舞音樂，三個年青的女人，分別在相隔約三十碼的三個圓台上用勁地扭動身子，一邊跳一邊脫，脫到一絲不掛爲止。音樂完了，重新穿好衣服，一號台的到二號台；二號台的到三號台，三號台的表演完畢，即是每一個舞孃跳三節，一共有十多名舞女，燕瘦環肥，各盡其妙。四元五角的代價，既飽眼福，又有一份可以裹腹的午餐，難怪附近的白領階級，都樂於在中午下班時間到這兒來光顧了。

陳均能在溫哥華

信不信由你，在溫哥華電視中可以看到粵語片；電台廣播節目，每天也有兩小時用粵語播放。這反映溫哥華的香港移民，確是越來越多。電視台和廣播台的節目，都要適應居民需要，他們的財路是廣告，能吸引觀眾和聽眾，也即是可吸收做中國人生意的廣告。電視台之播映粵語片，每逢星期日播映一套，自然每星期在這節目的前前後後，有不少與中國人有關的廣告。藉每天兩小時的廣播節目，不懂英語的移民，可知道一點世界新聞、香港消息，也有廣播劇等娛樂節目。據說，這些適應中國人的節目，在六七年香港移民未大量湧到之前，是沒有的。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就在這時，中美英三國領袖又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一次會議，會議中，中國蔣主席重申擊敗日本，收回甲午戰爭以來所有被日本侵略的領土，恢復朝鮮獨立，消息傳出，舉世歡騰，中國人更是興奮，眼見最後勝利即將到來，只有毛澤東急了。當時把活曹操找來，指着開羅會議的消息說道：「林老，蔣先生聲望正如日中天，我們此時要不能抓到一點便宜，日本皇軍一旦戰敗投降，我們也就完了。」

活曹操問道：「主席的意思呢？」

毛澤東說道：「我想要馬上展開談判，乘着日軍還未投降，尚有討價還價餘地，過了這個機會，就是國民黨說什麼？我們聽什麼了。」

活曹操說道：「我也是這個意思，不過，這次怎麼開始呢？上次是要林彪去給他校長請安，這次要改變一個方式了。」

毛澤東說道：「方式容易商量，我們先說誰去談判。」

活曹操說道：「還是叫周恩來去了，他駕輕就熟。」

毛澤東搖頭道：「不行，我有點不放心。」

活曹操說道：「主席過去都是派周恩來去談判，並沒有對他不放心。」

談判關係太大，他如果從中摻了一點沙子，咱們就完了，所以我想還是你去。」

活曹操想了一下，說道：「主席要我去，我就去，不過，也要許多問題要商量，因爲以前談判都是周恩來出馬，這次不讓他去換了我，恐怕蔣先生不開心，所以我們聲明要派去的代表包括周恩來在內，必要時還可以把朱老總添進去。」

毛澤東擺手道：「使不得，朱德更不能讓他離延安一步。」

江青笑道：「你怕朱老總學張國燾。」

毛澤東說道：「他眞學張國燾，可就好了。但他不會學張國燾的，他向獨眼龍一二九師一跑，同我唱起對台戲，可就比張國燾事件麻煩了。」

活曹操說道：「這不過是拿他作陪襯，到時可以不讓他去，但對外好似這次談判，並不是主席一個人的意見，而是舉黨一致。」

毛澤東說道：「好吧！就照你的辦法，只是會議怎麼開始呢？」

活曹操說道：「我看也不必繞彎子了，仍然請軍委會派駐延安聯絡參謀去電請示好了。」

毛澤東說道：「既然這樣，就叫林彪去通知聯絡參謀。」

同他談談。」

毛澤東說道：「也無所謂了，反正有酒有菜，沒有客人，我一個人也是這樣吃，有客人無非多添一雙杯筷。不過，這裏還有一項困難，據周恩來，林彪上次在重慶談判經驗，對手萬不可碰上小諸葛，最好是張文白同王雪艇。」

活曹操笑道：「主席放心吧！我一定碰不上小諸葛，因爲林彪是去同軍委會談，我這次是跟國民黨中央談，張文白必然是一名代表，至於那一位是不是王雪艇，就看我們的運用了。」

毛澤東點頭道：「林老的估計不錯，張文白這個人，連鄧穎超都說他可以改名叫張松，能有他來談判，對我們一定有利，只是怎麼能把王雪艇拖出來呢？」

活曹操說道：「可以要劉斐、冀朝鼎，分別向白健生、孔庸之面前放謠言，說這次談判，一定要有一位學者出馬，必較妥當，最好無過王雪艇，當過大學校長，教育部長，聲望最高，然後通知邵力子，叫他在國民黨中全會提出，自然就通過了。」

毛澤東說道：「好極了，好極了，就是這樣辦，現在分頭着手。」

第二天，毛澤東果然把軍委會新派去十八集團軍總部聯絡參謀郭仲容請去棗園早餐，毛澤東的早餐，就是一般人的午餐。郭仲容自從到了延安，尚未同毛澤東單獨談過話，這次被請到棗園，到客廳坐下，江青先出來招呼，滿面春風，握手問好，郭仲容只覺得艷光照眼，香風撲面，低下頭不敢抬頭

江青笑道：「郭參謀，你又不是一個大姑娘，怎麼還怕醜。」

郭仲容低頭說道：「毛太太。」

江青笑道：「不好喊太太，太封建了，你就喊江青同志好了，大家都是這麼喊我。」

郭仲容被江青玉手抓住，好似觸了電一樣，一句話說不出，就在此時，毛澤東一連幾聲乾咳，將喉內痰逼出，人隨咳聲，走出來，江青才放下手。

毛澤東看見郭仲容呆呆站在中間，笑道：「不要客氣，坐下談談。」

郭仲容隨着毛澤東手勢坐下，警衛員送上茶，毛澤東又親手遞過一支三砲台。

毛澤東吸了半截烟，喝了兩口茶，說道：「郭參謀，很對不起，你來到延安之後，我一直沒有工夫同你談談。」

郭仲容說道：「我也知道毛先生事忙，所以未敢來打攪。」

毛澤東笑道：「不必客氣，我們雖然是兩個黨，但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只有一個政府，一個領袖，大家都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還是自己人。」

郭仲容也不知毛澤東講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又不能插嘴，只有靜聽。

毛澤東說道：「可惜我們兩黨之間，因爲小的問題，變成了隔閡，這是很不幸的事。必須要想辦法化除，不能再惡化下去，因此，我想請你去封電報給何敬公，就說我打算派朱總司令或周恩來，林伯渠兩同志一人或三人去重慶晉謁委員長，當面談有關問題。」

郭仲容說道：「好的，我回去就按照毛先生意思發電報。」

毛澤東說道：「就是這件事，好了，我們喝酒吧！」

警衛員擺上三副杯筷，毛澤東一定讓郭仲容坐在向西，自己對面坐，江青打橫相陪。

郭仲容坐定之後，江青玉手斟酒，不斷夾菜，一連吃了兩杯酒，毛澤東更是天南地北胡扯一通，郭仲容也不料毛澤東爲人如此隨和，就減少拘束。

喝酒中間，江青突然問道：「郭參謀，你的愛人有沒有來？」

郭仲容搖頭道：「我沒有結婚。」

毛澤東咦了一聲，說道：「你這個年紀沒有女人怎麼成？」

江青說道：「你這講的什麼話，以爲人人都是你嗎？」

毛澤東又乾了一杯白蘭地，哈哈笑道：「男人總是差不多的。」

江青說道：「郭參謀，你放心，我替你介紹一個漂亮女同志作愛人。」

郭參謀連忙說道：「江青同志的好意我謝謝，我們作軍人的，不等到抗戰勝利都不結婚。」

毛澤東笑道：「這個話很有問題，如果全國上下，人人都似你這樣想，抗戰要是抗五十年，中華民族不是要絕種。」

郭仲容也被毛澤東逗的大笑，吃過飯告辭回去，立時去電軍委會，報告毛澤東約見，擬派朱德、周恩來、林祖涵三人或其中一人去重慶晉謁委員長，請示知是否可行。

何應欽接到電報，把白崇禧請來，將電報交他看，說道：「健生，你看中共又要派人來談判了，不知出什麼花樣？」

白崇禧看了電報，冷笑說道：「毛澤東眼見抗戰就要勝利，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威望如日中天，他自忖螢火之光不足與日月爭輝，所以要低頭談判了。」

何應欽說道：「咱們怎麼答覆他。」

白崇禧說道：「這次談判不是同軍委會談，不關我們的事，我們無法答覆，只能轉中央黨部，請總裁核示。」

何應欽說道：「就算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兩人都是中央委員，也可以向中央提議。」

白崇禧說道：「嚴格說起來，與共產黨談判是費時傷神的事，最後必然沒有結果，但毛澤東既然提出，我們也沒有辦法拒絕。」

何應欽說道：「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一口拒絕，我們黨內有些自由派的人士也反對，黨外一些民主人士更會起而鼓噪，沒有辦法，明知不是路，也只好跟着走。」

第二天，何應欽、白崇禧向中常會提出報告，附上郭仲容來電，大家都未開口，邵力子先搶着說道：「毛潤之此時自動提出談判，相信確有誠意，否則他就不必多此一舉了。因此，本席以爲中央應當表示同意。」

白崇禧忍不住問道：「邵先生，你根據什麼看出毛澤東有誠意。」

邵力子笑道：「健生，用兵打仗我不如你，政治方面的經驗我比你豐富，毛潤之此時要談判，是看清楚大勢已定，除與本黨謀和，此外無路可行，所以我說他具有誠意。」

白崇禧平時雖然不滿意邵力子的袒共作風，但此時也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當時點點頭，未再說話。

國民黨中常會無人反對，一致通過與中共舉行談判，當由白崇禧覆電郭仲容，說明中央歡迎中共三代表到重慶談判。

電報到了延安，郭仲容拿了去見毛澤東，毛澤東未料到如此順利，當即留下郭仲容吃晚飯，談了一兩個鐘頭，把郭仲容送走之後，馬上請活曹操過來商量。

活曹操說道：「主席不要馬上就回電，壓上十多天，然後回電說只派我一個人去，就成了。」

毛澤東遲疑道：「這樣作會不會有變化，我怕夜長夢多。」

活曹操說道：「斷乎不會，那邊有我們的人，邵力子自會安排。」

陳公博逃亡日本目覩記（八）

任思

匆忙中搬進柴田別邸

說到這裏，我不能不順筆一提，就是當日帶領陳公博等人離開南京，飛到日本米子的日軍中尉小川，自離開望湖樓單獨赴東京請示後，已一直沒有消息，意料不到，當陳公博在嵯峨站下車小休時，小川中尉又突然出現了！

這裏是小川中尉的憶述：

「我去東京，訪問過陸軍省，找不到商談對手，只得到外務省去，得晤田尻愛義次官，他告訴我，此事已不必你操心。我追問何故，他才說：『陳先生一行已由外務省派人由米子接往京都，如果你要再見到陳先生，可去京都。』所以我就算了一下日子，在東京多住一天，才趕到京都，並向警方探得主席一行在嵯峨站下車……。」

上文說過陳公博反對住進大酒店，要求找一個遠離市井的地方避人耳目，日方不得已，乃另覓適當地點。其後在匆忙中終於找到京都市右京就花園町內田町二十五番的「柴田別邸」，這座別邸，是曾任鈴木貫太郎內閣國務大臣櫻井兵五郎所建，但當時的業主卻叫柴田，故名柴田別邸，不過柴田本人並不住此，那時他租給一個名叫不破貞子的年輕女子及其母親同住。這裏且聽不破貞子的憶述：

「當時是有一個常常在我家附近值勤的警察到來說：『警方很想借你們的家舉行會議。』我們當然答應，因爲這間別邸面積很大，有四房一廳，還有一層二樓

「就在我表示答允後不久，門外就駛來兩三部黑色汽車，車前還有開路摩托車，情形相當隆重，我母親看見了也吃了一驚，但不知是何許人，只記得其中一人身穿警官服裝，我認出他是警察部長青木貞雄。他告訴我：『來人都帶備寢具和食物，所以一切不必麻煩你們了。』

「第二天，我暗中向隨侍這班人的便服警官廣瀨打聽，想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是『緬甸的巴莫嗎？』我問。

「『不是！』廣瀨答。

「『那麼是中國的陳公博吧？』

「『你很夠眼光啊，眞的是陳公博，不過你應該保守秘密。』

「『知道了。』

「有一件事我注意到，就是每天早上膳食從京都酒店運來，只帶來四份，而一行人等不是共有七人嗎？還有三個人吃什麼？」

依照不破貞子後來詳細徵察所得，原來在柴田別邸下榻者，實際只得四人，而另外三人則仍然住在京都酒店，無怪早餐只供應四份了。

京都酒店再搬對文莊

關於這件事，那個率領陳公博逃亡日本的小川中尉有所憶述，他說：

「住在京都酒店的，有林柏生、陳君慧、何炳賢三人，那是因爲一早訂定京都酒店，如果不進住

博夫婦、莫國康女士及周隆庠秘書長四人，此外就是外務省兩人，和我（小川）。那一共也是七人，不過我們不吃從京都酒店運來的食物。

「林柏生等三人雖然住在京都酒店，但每天必到柴田別邸和陳公博等在一起。晚上則回到酒店睡覺，不過他們在京都酒店也住不多久又要搬家了，這因爲我們接到消息，知道美國第六軍軍長愛格巴卡所部即將進駐京都，而京都酒店正是他們要接收的建築物，似此，除迅速遷離之外實無他途。

「我們搬到一處名叫『對文莊』的旅館。」

（任思按：美國第六軍四萬二千人進駐京都，實係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距林柏生等倉卒遷離京都酒店尙有三星期以上。）

陳公博口述一份紀錄

且說陳公博住在柴田別邸那一段寂寞的時間裏，以口述方式，由近衛的秘書塚本義照（能操國語）一一把他的「心境及意見」紀錄，這份紀錄是陳要求塚本面向近衛傳達的，因爲塚本在安頓了陳公博一行之後，便要回到東京向近衛覆命。根據塚本最近將這項紀錄公開，它的內容有如下列：

一：公博此次離開南京，並非逃避，而是暫時隱匿。

二：曾直接上書蔣氏（指蔣主席）一次，表明心跡。

三：此次逃離南京，最初係日本駐南京大使谷

最高方面之示意；而此一最高方面，隱指近衛本人。

四：日本投降後，汪政權海軍部長任援道起義，他以重慶密使姿態勸我最好暫離南京，這樣對於國軍前來接收時，一切會好辦一些，故於八月二十五日下定決心，二十六日出發。（任思按：此節日期紀錄有錯，應為二十四及二十五日。）

五：當時南京軍隊尚有三十萬，我已命令他們服從蔣氏。

六：今後中日親善前途樂觀。

七：美國必援蔣壓制共黨。

八：蔣對日本理解甚深，相信必對日本寬大。

九：今後中國全局非蔣氏一人所能肩負，必與日本合作。

十：蘇聯與重慶修好，全屬謊言。（按：國民政府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與蘇締訂不侵犯條約。）

十一：只要蔣氏早日統一全國治安，共黨被壓制，則本人（陳自稱）於願已足，對個人出處前途，絕無芥蒂。

十二：請近衛指示如何向日皇致敬。

十三：蘇軍侵入中國，不安情況大增，內戰迫在眉睫；但無論如何，中日國交，前途樂觀。

十四：亡命日本期間，儘可能隱匿不露面，搜集情報講求對策，如有機會，甚欲面謁（近衛）藉聆教益。

十五：我係受近衛聲明及汪先生之友誼感召毅然投身和平工作，如重慶方面認定和運不可，和運有罪，而命我返國受審時，則將隨時返國，不令日本為難。相信蔣氏會同意抗戰是為國，和平並係為國，如有此見解，則不必擔心。

對懲治漢奸事抱樂觀

塚本憶述說：「上述紀錄係我本人親自記下，如有錯漏，是我的責任，但現在看起來，可見陳主席對戰後國際情勢洞燭機先，很有眼光，不過他認為重慶對自己會寬大處理，事後證明是看錯了。當時陳公博覺得樂觀的原因，也許他自問無政權野心。事實上南京政府的成立，汪氏本人也有『為了民眾』的信念，而非為一己，這一點如果得到重慶理解，那麼未來處分的樂觀，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塚本繼續憶述他帶了上述紀錄，還有一封由陳公博親筆所書的簡短的信，逕到東京，把上述各件交給當時住在世田谷區瀨田的近衛文磨。

塚本說：「公爵（指近衛）看了陳公博的親筆信，再經我拿着前述紀錄一一詳讀。之後，他說：都明白了。我應該回他一封信的，只是，這封覆信十分難寫呀！眞是頭痛了！

「近衛艱於覆信的表情，令我印象甚深，我記得他想了一天、兩天，就是想不出如何答覆陳公博。因為他本人被人視為中日戰爭的罪魁之一，而今次打敗了仗，中國問題處理不善也是原因之一呢！雖說對華責任不應由近衛一人來負，但在個人感情而言，中國要人的亡命實乃近衛本人的一個『傷口』，他是需要對這個傷口加以『治療』的。我記得近衛內閣的書記官長富田健治便對我再三提示，說：『你奉派去照應陳公博，這份工作表面上是你，背後則是近衛，雖然近衛本人不願也不方便出面，但他比任何人更掛慮這件事情，所以你要認眞將事才好。』

「這樣一直等到第三天，近衛才寫好一封信，他對我說：『義呀，你把這信交給陳主席吧。』他又說：『義呀，我想如果我不親自見見他們，人家就有閒話說了。』聽了這句話，我意識到近衛經過再三考慮，決定到京都和陳公博見一次面。」

近衛覆陳公博一封信

這封由近衛寫給陳公博的親筆信，因塚本交給陳公博閱畢之後，又由陳送給塚本留存作為紀念，所以現在還可以看到全文，它的內容是這樣的：

「敬啓者，大東亞戰爭之結果，誠屬遺憾，時至今日，事成過去，夫復何言。展望將來，惟有冀望中日兩國之親善及東亞之興隆。今次承蒙來日，未能畧盡照顧之義務，殊深汗顏，際此不自由之際，尚求寬諒。小生定於下月赴京都，屆時定謀拜訪，藉聆教益，諸維珍攝。此致陳先生。

文磨。」

據說近衛這封信，所用信紙是上海九華堂所製的畫宣紙，而陳公博寫給近衛的信，所用者為日本著名的因州紙。

根據塚本出示上述近衛親筆信和所述經過，則陳公博逃日，至少可以證明近衛一早所策動，因為塚本說過，他在陳等逃亡前三個月便知道有這事發生了。而陳到日本後，和日本重要政治人物交往，並唯近衛一人，事實上近衛也是汪政權的催生婦，由他來「善後」一下，誰曰不宜？

事實上，近衛確在是年十月一日赴京都與陳公博謀面，不過也剛好是陳被押送返南京受審之前夕。陳返國後不久即被判死刑，而近衛亦於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服毒自殺，以逃避戰犯法庭裁判。凡此種種，都不屬本文範圍，所以寫到這裏，也就暫時告一段落了。

（原載台灣「藝文誌」）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十五）殺！殺！殺！

前幾天看報，見有一篇關於林彪的文章，那篇文章說：「林彪的父親只有兩畝地，無論如何不能成爲地主。」

當然，我們不會把只有兩畝地的人視作地主，而且也不會像中共似的在「地主」與「罪惡」之間加上「等號」。我們認爲有些「地主」確實有罪，但有些「地主」則確是好人；正如有些「工人」的品質很好，但也有些「工人」壞透了。——我們只看事實，不作荒謬的假定。

在大陸，有個別地區，例如中山的鴉崗，擁有兩畝地的人不算做「地主」；然而，有很多地區，只擁有幾分田，便會被劃作「地主」的。

「地主」與非「地主」的分別，實在任由主持「土改」的幹部決定。或曰：中共有「規定」的，怎能由「土改隊」決定？

事實並不如此。中共的「規定」是有彈性的，是騙人的，實際上一切由「土改隊」的頭頭決定。這情形，十足中共的「法律」。「犯人」的生死，可以任由「領導」的自由意志決定。

在順德縣，曾經有一個「犯人」被控殺害了某甲，在「公審」這犯人時，某甲還站在公審台下。某甲是有良心的人，他向「工作隊」說：「我並沒有被殺啊，也未曾被受審者壓迫！」

你猜，當時「工作隊」怎樣做？是不是爲「犯人」昭雪冤情呢？

否！「工作隊」制止某甲發言，還將某甲趕離現場。

結果是：「群眾」紛紛控訴這「犯人」，而且當場將這「犯人」槍決了。

或曰：既然「群眾」紛紛「控訴」，那「犯人」必然有問題了。

事實是：所謂「群眾」意見者，是「工作隊」事先佈置和製造出來的。

大陸的「群眾」，事實上便是「木偶」。誰不願做「木偶」，必然遭遇到悲慘的結局！

當「工作隊」認爲非殺一些人不足以「打開局面」的時候，便預先佈置好了「群眾」，製造了一批「犯人」催促有關機關及時「批准」，於是便大舉殺人，以收「鎮壓」之效。

殺人並不是由於「犯人」有「罪」，只由於「工作需要」。

當「珠江區」「土改」工作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由「公安機關」和「法院」等單位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清案小組」，不停地「覆核」案件。所謂「覆核」也者，大都是由「領導」加上「同意」兩個字而已。

殺！殺！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殺！殺！殺！

如果說這時候的大陸已經成爲一個血海，那實在並不過份。

有一次，各縣法院打電話催促陳海天早日發回一批案件，以配合「土改」工作。陳海天匆匆批上「同意」兩字，便叫通訊員王桐光迅即送往「專署」，請「鄭專員」立即批准。

結果王桐光空手回來，對陳海天說道：「鄭專員說，他在未看完全卷前，不能批准，因爲殺錯人是不好的。」

聽見王桐光這些話，我對鄭少康實在有點敬意。

從此以後，凡有「緊急」的案件，陳海天便叫人送給殺人皇嚴尙民了。嚴尙民「立場堅定」，簽上「同意」兩字，有何難哉！

在「殺人」聲中，也有些幸運兒。

當中共中央狂叫「鎮反」之時，各縣的「反革命」案件紛紛送上「珠江區」來，因此案卷堆積如山，「珠江區」爲了「配合鎮反」工作，也就猛簽「同意」兩字。簽上「同意」兩字很容易，可是「犯人」及其家屬便家散人亡了！

也許殺得人太多，中共中央「大發慈悲」吧，突然送來了一件「密件」：「運動應該收縮了，已批准槍斃的犯人，應暫緩執行。」

在「珠江法院」接到這「密件」後，立即打電話到各縣「法院」，說：「中央通知，已批准槍斃者，應暫緩執行。」

同是「犯人」，眞是「有幸有不幸。」聽說東莞有幾十個犯人，剛剛被押出監獄，準備行刑。該院突然接到「珠江法院」的電話，便把「犯人」再押回監倉。後來這些「犯人」中，很多改判爲「勞改」，亦有「無罪釋放」者。

那些接到電話時已「行刑」的「犯人」，只有向閻羅王訴冤去！

法律？中共根本就沒有法律！據說在「資本主義社會」是「有錢有理，無法無天。」

在共區呢，應該說：「有權有理，無法無天。」只要有「權」，「錯」就變成「對」；倘若無「權」，「對」也就成爲「錯」。

所以，毛澤東要奪劉少奇的「權」，要奪林彪的「權」，要奪周恩來的「權」。

爲了保持萬世一系的「皇權」，毛澤東只能信任江青，只能信任王洪文。所謂「唯物史觀」，已經淪落爲「唯性史觀」了。所謂「共產主義」，已經淪爲「奪權主義」了！

在這一節開始時，我沒有寫出順德縣那件案中「犯人」的名字，也沒有寫上關係人「某甲」的名字，理由是：隔了二十多年，實在記不起來了。然而，主要的情節是一點也沒有錯的。

告訴我這件案的是前順德縣委梁棉，他曾主持順德縣的司法工作，也會是我在「省二幹校」任教時的學員。

中共來日無多了

袁暘照

中共政權的起家應是多謝日本皇軍，如非日本侵華，蔣委員長領導全民對外抗戰，中共若不全部解體，必然餓死延安。不期毛澤東以服從中央領導抗戰為名，非法擴編組織為實，私通日寇，襲擊國軍，常使國軍腹背受敵，希望消滅國民政府，由中共出面與日本談和。

抗日戰爭雖勝利結束，國土滿目瘡痍，生民塗炭。政府忙於建設，力圖恢復民生。毛澤東絕不體念國運艱難，生民疾苦。在其主子史太林扶植與資助之下，裹脅同胞，用人海戰術，竊據中國大陸，從此成為「中蘇共一家」。一切制度，均蘇聯為榜樣，奉列寧與史太林為神明。威脅善良同胞，一切與蘇聯之準則為依據，乍看起來，當時我們實已經亡於蘇聯。

毛澤東既然竊據中國大陸，為什麼不好好地自己做一個自立的「主席」，一定要倒向蘇聯呢？毛澤東好高自大，自然不想受制於蘇聯。惟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成立以來，一向受着蘇聯秘密支助，派有專人監視，中共頭子與蘇聯簽了「賣身契」。所以一向稱蘇聯為「祖國」。毛澤東竊據大陸，不及半年，即被史太林召去莫斯科，史太林並未當他是「國家元首」，只作為下屬看待。經過與史太林月餘「談判」，無從解決，毛電召周恩來前去會談，一週後立即回到北平。周恩來見此情景，的確淒涼，如不遵循史太林命令，毛便無法再回北平。毛周是次莫斯科之行，實際是簽「賣國契」，從此唯有向蘇聯一面倒。連累大陸的炎黃子孫，過了二十四年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

既然竊據大陸，成立「政府」，本應放棄流寇本質，施行仁政，明德親民，謀國家的富強，則中共政權尚可苟延殘喘。但中共不此之圖，以往行徑反而變本加厲，大開殺戮，奴役人民，綱常墜落，道德沉淪，民欲與之偕亡，共幹離心叛變，中共政權必亡者一也。

毛澤東縱使瘋狂，其集團中總署具知識之士，明知暴政不能實行於中華民族；為什麼明知不可行而行？原因是中共向史太林簽了賣身、賣國契，一切行動，唯史太林之命是遵，以史太林施於俄國人民身上的毒辣手段，強迫毛澤東加諸中國同胞。

史太林何以要毛幫大殺中國同胞呢？①共產黨人慣技，是用「迫上梁山」手段控制黨徒。中共慣用的手段是製造「階級仇恨」人與人之間，全部成為仇敵。史太林用此原理，命毛澤東大殺中國同胞，使他自絕於人民，必須投靠蘇聯。②蘇聯土地貧瘠，糧食生產無多，如中共能討好中國人民，一定不受他駕馭。惟有命毛澤東大量殺人，與人民結下血海深仇，非靠史太林就無後路可走。

除指飭中共直接殘殺同胞外，還命中共參加韓戰，死去百多萬人，希望中國人口死到低於蘇俄，毛澤東就會永遠代表蘇聯作為統治中國大陸的總督，殊不知中國人口太多，殺之不盡。韓戰又被美國迫到非和不可，俄共計謀不逞，惟有要中共賠欵，使中國大陸變成大饑荒，死人無數。從此中共失盡人心，再無法得到同胞對他原諒，所以長期鬬爭，用恐懼手段來鎮壓人民。如此政權，豈會長久？中共必亡者二也。

毛澤東要全國同胞勒實褲帶，不眠、不食、不穿衣，拋棄家庭溫暖，去貫澈毛澤東的「苦戰三年，幸福萬代。三年超英，五年趕美，畝產二十萬斤乾穀」的荒謬指標。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全國大饑荒，死人不計其數，未死的也普遍患上營養不良性水腫、肝炎、肺結核、神經衰弱，婦人更加上閉經及宮下垂。天怒人怨，婦女當街咒罵，廁所內寫有不少打倒毛澤東標語。在廬山會議被彭德懷攻擊，在「人代會」被劉少奇奪去「主席」之權，此時毛澤東在無可下場之時，惟有遷怒共幹，說共幹執行「黨」的政策偏差，所有「人民公社」社長及黨委，一律做了毛澤東的替死鬼，先跪在農民面前認罪，繼而坐牢，其中不少被判死刑，希圖以平民憤。但毛澤東自己心知肚明，犯下滔天大罪，完全是他狂妄行為造成。雖則推責別人，以苟殘命，惟是幹部經已離心，一旦氣絕之時，必被鞭屍。毛澤東因妒而恨，先整肅劉少奇，繼暗殺林彪，決心將他的「黨」收為私有，遺給枕邊人江青接替。此中共政權必亡者三也。

毛澤東立定心腸預防死後被鞭屍，故在其殘喘尚存之日，佈置江青接任，其最大絆腳石是周恩來。縱使周

恩來明知來日無多，立心推卻，而各省的共軍頭目，亦必擁周而不擁江。到時周恩來縱不鞭毛之屍，而彭德懷、彭眞、羅瑞卿、賀龍、劉少奇及林彪的下屬，勢必聯合起來，掘毛澤東的墳墓，大殺宮廷派，以爲他們的主子報仇，所以毛澤東臨死之前，必殺周恩來。寧可釀成軍閥混戰，也不給周恩來作統一的領導，實爲意料中事。

毛澤東整肅劉少奇，尙可以作公報私仇，洗雪劉少奇奪去「國家主席」，拆「人民公社」牆腳的前恥。劉少奇由毛澤東強迫人民拼命勞動，不計報酬」，改爲「有勞有逸」。把毛澤東的「一日等於二十年」，改爲「工業下馬」。總是扒毛澤東的逆水船。林彪是幫毛澤東鬪垮劉少奇的旗手，且被指定爲「繼承人」，明知毛澤東來日無多，豈有造反之理，如照毛澤東所說林彪三次謀殺不成，更屬無稽。如林彪眞的刺毛，第一次失敗，他卽飛去廣州，借黃永勝之力，效法蔡松坡雲南獨立反袁的手法，豈有三次失敗仍留北平等死之理？假設林彪坐機逃亡，絕對不會逃去蘇聯。任何一個他的親信「革委會」均可爲他庇護。毛澤東是爲了培養江青接任而暗殺林彪的，他的低能宣傳，豈能瞞騙有識之上？中共政權已到分崩離析階段，必亡者四也。

毛澤東平生最怕知識份子，一向說「知識份子口一套，心一套」。而知識份子也的確最難駕馭。只肯服從眞理，不向暴君低頭。毛澤東欲留位江青，非在事前殺絕知識份子不可。在老毛臨終之日，再來一次「反孔揚秦」。這運動分明就是焚書坑儒，把讀書人趕盡殺絕。但民不畏死，予及汝偕亡，把毛澤東一壓，立卽不敢再說「揚秦」，改說「批孔批林」。林彪之死，並無著作遺落人間，實無再批價値。林彪所遺下屬，已如砧上之俎，可以把他一夕殺光，乾手淨腳，何批之有？批孔更屬多餘，除非毛澤東敢殺絕讀過孔孟學說之人，否則愈批愈彰孔孟之道，因孔門仁義道德，深入人心，豈能因爲會上批評，就收到反孔之效？中共自取滅亡者五也。

江青出身下流，給她做「情場角逐專修班」講師勝任有餘，做家姑就不夠資格。治國談何容易？今天老毛未死，尙可捧着毛的偶像裝腔作勢，氣燄凌人。毛澤東一死，神主牌自不起作用。到時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張春橋這夥不成器的人，能登上毛的「寶座」麼？絕對不可能。周恩來也來日無多，自然不會把這個四分五裂的攤子收拾下去，中共政權必亡者六也。

如果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或政體，只要自己毋違法律，毋違章則，誰人領導，無大分別；但共黨政權不然，他們用鬪爭奪取政權，派別繁多，勾心鬪角。毛澤東一年前已想「人代會」通過給江青爲「繼承人」，由察覺毛本人已失當年「聖旨」的權力，所以遲遲不能召開，塑造「批孔揚秦」的趣劇。而今揚秦不行，就改批林，以目前形勢看，已變成虎頭蛇尾。運動肯定無法展開，江青已是「繼承」無望。

江青只是一個女人，繼承「毛座」與否，基本與她無關。惟千錯萬錯，錯在一九六七年從毛澤東的厨房裏跳了出來，領銜整肅劉鄧一派，最近又暗算林彪。在高級共幹中，造成血海深仇，倘做「繼承人」失敗，必被碎屍萬段，毛澤東的屍骨更不可能得

半片殘存。如繼位成功，爲了鞏固宮廷派實力，勢必大整共幹，排除異己，到時又不知有多少千萬人頭落地。至於數十年來參與共黨組織的老共幹，自屬明瞭。與其坐待死亡，不如起而反抗，此乃必然趨勢。中共政權必亡者七也。

最近七年來在毛澤東培植下，江青勢力實在不小，但仍無力控制全局。倘或繼承「毛座」失敗，爲了顧全生命，自然不肯罷休。文鬪絕對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使用武力。此時毛幫攤子四分五裂，反毛親蘇派必然求助於蘇聯。旣反毛又不願屈居俄人之下的一派，勢必孤軍作戰，最後是依附中華民國。此外更有一派發了數十年「共產美夢」的老軍人會幡然悔改，實行三民主義，以共謀民族之生存。中共政權必亡，已成定律。

早年有人說：「如果在大陸推翻中共政權，仍是共產主義，最多不過修正一些。」又說：「別人打回天下，自不會請國府回去領導。」這種理論，只是從直覺去看問題。殊不知毛澤東一死，江青一派，必然使用暴力登台，反毛各派，由於無統一領導，四分五裂，固不可能集中組織政權。就算能夠集中反毛，他們也早已深知共黨集團中如東德、波蘭、捷克及南斯拉夫等。雖有半點自由的氣氛，國內人民尙且不斷逃亡、反抗，何況接收毛幫這個爛攤子，再經內戰，更滿日瘡痍，非有傑出政治人才，難善其後。如再用共產殘暴手段拑制人民，到時就力不從心。

中共內潰非一朝一夕可以完結。中華民國海陸空軍不會袖手旁觀，必然支援走向正義一方，再由二次五面

去義服其他各派，只有親毛小撮，如不歸順，惟有使用武力。

從前也有人說：「共黨怎會投降給國民黨呢？」投降當然是恥辱，任誰人也不願接受。如果投降，就要解除武裝，人員作爲俘虜，但是服從眞理，大家以國家民族利益爲依歸，有何不可？

眞理旣明，衷誠合作，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有什麼黨與主義的芥蒂呢？當年擁護淸朝的保皇黨，擁護袁世凱的傀儡，割據各省實行內戰的軍閥，及其回頭是岸，有誰人歧視他們？

可惜目前的國際政壇上還有一小撮胡塗政客和近視的盲從份子，與中共拉拉扯扯，互相勾搭，狼狽爲奸，致姑息之風，瀰漫半個世界。我們中國人民爲了世界和平得自由民主，一定會視爲敵人，與之奮鬬到底！

中共政權就要敗亡了，任何人妄圖挽救中共的命運，都是螳臂擋車，蚍蜉撼樹，自處滅亡！

佛教信徒勸老萬 大力宣傳放生

感召祥和·消弭殺業

萬人傑先生大鑒：

前讀貴刊三三四期，內有佛教大悲放生會第三組胡寬祥居士十二人等致先生一函，不勝感喟！先生失此佳兒，父子之情，根於天性，怎能無喪明之慟？然死生有命，造物主之，事過情遷，似亦可勉抑哀思，矧先生爲與論中堅，根器剛強，正賴經常發揮正言讜論，以針砭此澆漓衰敗之世道人心，實爲今日社會之擎天一柱，總祈善自排遣，付之達觀可也。

抑有進者：令郎賦性慈祥，不踐蟲蟻，殊足令人欽佩，可否完成其夙願，在萬人會中，組織一放生會，每月或隔月舉行一次放生。考放生一事，非但佛教之信條，即儒、道兩教，亦垂訓昭然。溯自陳代智者大師提倡以來，歷代賢君良相，大德名儒，莫不諄諄垂教，如唐肅宗詔天下諸州皆設放生池；宋眞宗詔天下設放生池，（今杭州西湖原爲宋代之放生池），又如顏眞卿、白居易、蘇東坡、黃山谷、趙子昂等，足跡所至，力倡放生，他如簡子放鳩，子產放魚，隨侯濟蛇，楊寶救雀，歷史可考。孟子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云：「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張橫渠云：「民吾全胞，物吾與也。」至於道教：在清末初時，廣州道教如三元宮、應元宮、玄妙觀者，經常放生，三元宮內有呂祖放生偈，刻在一方大石碑上，其偈云：「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求己，如欲延生須放生，此是循環眞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天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此碑高約七八尺，潤約四尺，據道長云：「此碑已有百餘年歷史，乃竟被有力者移作別用，力爭不得，只有將此放生偈寫在木板上，掛回原處。」從可知放生善舉，實爲儒釋道三教之共同優良傳統，自應保全勿替，況在今日全球殺機瀰漫，本港則殺案頻仍，居民惶惶不可終日，當局墨守英國（不適於中國）之法律，昧於治亂用重之良規，只知婦人之仁，殺人兇犯，概免死刑，市民奔走駭汗，極大多數主張處以極刑，奈充耳不聞，獨行獨斷，莫可如何。關心人士，惟有大力宣傳放生，冀可感召祥和，消弭殺業於萬一耳。素仰　先生德高望重，享譽文壇，久爲市民所敬重，登高一呼，十方响應無疑也。倘　先生暨貴令文等撰寫多忙，無暇及此，則請將放生善欵，按時寄交佛聯會會長覺光法師代轉，捐欵人芳名，及放生種類，收支數目，每月刋在「香港佛教」月刋內以爲徵信，素未識荆，遽陳微見，唐突之愆，敬祈諒察而垂納之，不勝切禱之至！專此奉懇，即頌文祺。嫂夫人均此致候。

大慈悲放生會第五組何寬慧、錢子洪、岑勉等十二人仝敬上（四月一日）

揭穿米貴內幕

小市民讚好嘢

萬人傑先生：

閣下近日來在「牛馬集」裏把米貴的眞相揭穿，可謂人心大快。更對閣下之針針見血，拍案叫絕！祝長壽。

大忙中小市民

（七四年四月三日）

代郵

封淑英女士：

茲接敝友鄒君（美洲讀者）滙來港幣一百元，托轉交請飲杯咖啡，「聊表敬慕之意，因以前時常在萬人詩壇看到妳的大作，唯近期很少刋出，何解？云云」請示尊址，以便將欵送交府上，至盼即頌

文安

張仲仁啟

電話三｜八五〇五〇〇日

三｜二二五一一〇〇六晚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各方贈欵

已增至一萬九千七百五十八元

各方响應募集紀念陳孝昌助學金，陸續收到捐欵，芳名如下：

何文章　一千元

一讀者　五百元

張幹屏　二百元

徐大統　二百元

鄭　楠　二百元

小結：二千一百元

連前共一萬九千七百五十八元正

謹向熱心讀者致衷心謝意！

為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請朋友們鼎力支持！

我，萬人傑，誠懇呼籲各位識與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支持，俾能達到我的理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以推愛及人的精神，紀念亡兒陳孝昌。他長期與病魔搏鬥，用功不懈，學業上有卓越成績。我知道大學裏也有不少和他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環境欠佳，需要得到幫助，一如我的兒女，他們是賴獎學金的幫助，才得完成學業。我雖以賣文為生，經濟能力有限，仍願以爬格子所得，拿出港幣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合共港幣一萬四千元作為基礎，希望熱心朋友本愛心與同情心，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勷善舉，募集一筆專款，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將邀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士主持其事。目前如有贈款，請以劃綫支票逕寄本社；以後將在銀行設一專用戶口，代為辦理。我們在本港及外國的朋友不少，希望能就本身能力，使這樁意義深長的事，收到最佳效果。謝謝！

萬人傑謹啓　三月廿一日

從「邊界小誤會」看大陸愚民的可悲

鄭秀堂

據傳最近設在邊界軍警崗當值的英兵，對住在華界而須進入英界田地操作的農民極為禮貌週到，表示友善。然而，為了一句「吉撲寧」向一名農婦說句早安，卻遭到華界農民集體包圍，加諸聲討，情況甚為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蓋責英兵何其出言不遜，竟然橫加侮辱恣意向農婦「撲稔」之謂焉云云……

不知是否此一名英名行正衰運，這般貿貿然地表錯了情，然而，這大板其實撞得甚為不值，誠然冤哉枉也，因為「撲稔」這一句十足地道的廣東俗語，絕非一個外國士兵所能熟悉而加諸應用於侮辱異性對方，即使久居本港的外省人，恐怕對「撲稔」一詞也不知所謂，遑論英國士兵了，這麼照情按理，應信該英兵是彬彬有禮而絕不是非禮侮辱的成份居多，何況每晨各英兵都頻頻致候早安，其他的華界農民早應習以為常，應明底蘊，安得聽信農婦一面之詞而忽畧外國人不懂而且絕難曉悉「撲稔」涵意的普通常識，卻反而聲勢洶洶地橫加聲討，作勢作威，豈真單憑愛國熱忱，其他一切可以不理論？

中國素稱為禮義之邦，中國人講究禮儀應比外國人尤甚方為合理，然而，經過解放了的大陸中國人，似乎愚蠢笨拙而且粗暴蠻不講理得多，特別經過「文革」的造反有理底洗禮之後更有甚焉，我還記得正當文革猖獗的當兒，中山縣石岐鎮的一間漢光酒店門前就貼上這麼一張大字報：「漢奸都光榮嗎？豈有此理，店名要改、要改」，這樣的一張大字報，着人看了誠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也使人興起啼笑皆非之感。三鄉墟仔鎮掛上成丈長的白報紙大字報寫着：「怪怪怪，吊頸帶、辣椒鞋、十足醜八戒，乜架都丟晒」，恣意儘情侮辱回鄉探親的港澳同胞，十寃九仇地惡意相待，字跡蒼勁蠻有力，絕非吳下阿蒙的混沌小子所能書寫得來，寫大字報的知識學子已是中了邪魔，喪失人性了，如此才華如此拙，寧不令人慨然嘆息。

又：中山縣文化館裏的一位女幹部，她審閱由一個民間藝人所編寫的現代題材的短篇粵劇劇本，裏面有一句台詞：「黨對你教育已算仁至義盡，真秉着一片婆心」。她竟惶惑地說母親的心總比阿婆的心還切，遽然大筆一揮改成了「一片媽心」，俟後各農村業餘劇團到處上演如儀，編劇者的民間藝人某為之氣結，頻頻擰頭兼嘆息不已……

我真不明白解放後的大陸中國人何其不智乃爾，無理取鬧偏偏卻獨擅其長，以前很多人總是愛說：「廣東人的頭腦比較精靈」，然從種種跡象看來卻顯得笨拙多多，難道橘子移植於淮真的變成了枳？難怪中共還要大張旗鼓地進行「批孔」了，為的是；愚民可管也，要禮義，要聰慧來幹什麼？

揭開過江龍的畫皮
老襯讀者拍掌稱快

萬人傑先生：

拜讀太平山下過江龍，甚感敬佩。港澳讀者需要這樣的言論，可以稍免太多人上當，給過江龍搵丁。文中所說年前財政司勸人投資買長期，先生記憶力過人，給傾家蕩產的股票投資者出了一氣。到現在事實證明，股票事件，由英倫英、美、猶太集團過江龍主其事，香港被剝去五六十億，倘沒有港府大官合作，絕對沒有如此多人上鈎。美國老千深知其中秘密過程，所以敢大登全幅廣告，說是合法賭博，誘人上鈎。港府則眼開眼閉，至不禁止。自己的痛腳被人揸住，美國老千並非善男信女，倘被禁止行騙，則他們可以大爆股票行騙過程，豈非大鑊？

總之，現時香港是世紀末的作風，英人的紳士作風，也早已拋去九霄雲外，絕不顧英人的體面，有撈即撈，可貪則貪，什麼廉政反貪，不過是做戲給老襯看而已。

老襯之一上

警察人手既不足
何不動用英軍加入警方工作

編輯先生：

欣聞警察頻頻開槍對付匪徒，這對小市民來說，確是大好訊息。匪徒越來越兇，動輒以殺人為威脅。由於他們受着「免除死刑」的保障，殺了人不須償命，可以為所欲為。倘若警察開槍仍受諸般限制，那就警員本身的生命也沒有保障，試問還有誰人願意當警員？

香港治安之壞，人所共知。白晝公然行刼，甚至「喝令」行人避開，予取予携，似已達到不可收拾之地步。據政府解釋，主要由於警察人手不足所致。因此，擬請萬先生及各位讀者發動輿論力量，促請政府動用駐港英軍加入警務工作，這樣一來，不但可以攪好香港治安，也可使港人樂於負擔駐軍費用，對英軍本身來說，獲得了効力港人機會，也做了一項有意義工作，何樂不為？

在這裏我也希望港府注意九龍城砦治安，近年來城砦建了不少樓宇，大都十餘層高，由於城砦不須繳差餉，也沒有年期限制，所以入住的人不少。可惜是治安太壞，在路上，在屋裏，分分鐘都有被刼危險。港府似乎視城砦為「化外之區」，甚少理會。其實，想深一層，假如城砦將來成為賊窩，對香港的影响會怎樣？為什麼不用醫務衛生署的「預防勝於治療」的態度去處理呢？

黃河清上
（四月二日）

國仇家恨 反對毛共 矢志不移

張仲仁先生：

鄙人本應率先參加萬協行列，投進這溫暖的大家庭，惟因經濟不佳，惶惶炭炭為生活擔子的沉重而奔波。每思前往參加萬協的各項集會活動，皆抽空不得，甚感遺憾。

我雖非萬協會員，但自萬雜問世，長期閱讀，迄未間斷。念及為毛共逼害，全家掃地出門，單身歷經萬苦千辛，始從每次曲折奮鬪中逃出生天，流亡在外，有家難歸，有國難投，遺下全家老小，仍陷於魔窟之中，受盡踐踏，老毛暴虐，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此家仇國恨，更增我矢志反共決心，海枯石爛，此志不移。

白雲謹啓

周恩來的眞履歷
對胡文有所補正

主編先生：

頃閱貴刊第三三二期，胡養之先生大作，謂提到周恩來這個人，說他是「浙江人，現年已七十六歲，於天津南開大學畢業後，留學法國，得巴黎大學文學碩士銜頭，……」這一段記述未免太失實，閱後頗感不悅，故願就所知，更正如次，請胡先生勿見怪。

抗戰時，我在重慶某種大會及集會中會見過周恩來多次，但從未交談過。而我和他又同讀過天津南開學校，相差數年不同時。還有，老友何魯之教授又與周同時讀留法「勤工儉學」；老友王振宇先生（教授、畫畫家）在周原籍做過縣長多年。由於以上關係，所以我所知道周的事較爲確實，可以說有資格代他更正。更正文如下：

周恩來是江蘇淮安人，通稱江北人，絕非浙江人，不能因「紹興師爺」外號即稱其爲浙江人。周比毛小兩歲上下，所以應是七十八歲以上的人[illegible]，就留學法國「勤工儉學」（半工半讀的窮學生），不是南開大學，他離開天津時，天津八里台南開大學尚未成立。成立的次年我入南開大學，故知之最清楚。當時以「勤工儉學」資格到巴黎讀書的青年甚多，多數是胡混，法國語文都未立下根基，周即其中之一。據何魯之教授說，周根本未入過什麼正式大專，當然不是巴黎大學「文學碩士」，他自封也不可能，因周在巴黎，大部份時間都在攪共產黨活動，法語文僅列幼稚班不大懂，憑什麼能考取巴黎大學。我有一眞正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的老友王遂徵告我，考取巴黎大學不是易事，得碩士、博士更不易。現今有一種「自封」名銜風氣，那是爲了「撈」，但[illegible]在常情說，他自己不會幹這勞什子。

華白敬啓

知音人覓封淑英
望能作學術切磋

人傑先生撰席：

日前修函慰候，承於本月六日刊入「愛與同情」中，竊幸微衷已邀鑒及。近觀先生雖難爲太上之忘情，惟能作哲人之達觀，持之立言，勇邁如昔，彌足感佩也。前閱各方同情致慰中，適見二月廿六日封淑英讀者一函，因料必爲回文詩人封女士無疑，姓名不誤，函中筆調與其所撰詩詞互相印照，頗可堅信。所知封詩人於多年前曾在港出版回文詩集及詞集，世路悠悠，未謀一面，未通一音，港中及東南亞同道，亦無人獲知訊息，以此道知音無幾，故吾輩咸念及之。

當日恍聞空谷足音，即曾於本月一日及二日刊星島晚報分類廣告，尋訪封氏，惟苦候至今，迄無回響，或爲廣告未獲注及。弟等悵惘之餘，深覺計無所出。

因思封氏致先生函中，有「數年來未有片紙致候」一語，諒爲素識。茲不辭冒昧，謹懇先生費神代予設法轉函。蓋除此之外，似更無別途，而弟等聲氣應求之願，學術切磋之志，必因先生成之，感何如矣！

弟王璇璣謹頓

（三月十一日）

（封女士：望能賜下尊址，俾將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亦知風雅久沉淪，同是天南刼後身。
持酒欲邀樓外月，對花難遣客中春；
不堪亘夜聞絲竹，況有高吟動鬼神；
燈火滿城歸路冷，移舟又見海揚塵。

杏花樓雅集和居霖詞長

高飆賜

一往江湖話隱淪，太平山下自由身。
吟邊海角寧無地？刲罅天涯尚有春。
落筆宋唐分入妙，懸壺夷漢各通神。
心燈高燭橫流世，共掃乾坤萬丈塵！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歲次甲寅。二月中澣。董力行壇主。袁暘照詞長。招飲於九龍杏花樓。雅集詩人。計有王世昭先生。任畢明先生。高飆賜先生。陳居霖中醫師。劉祖霞博士。楊海天先生及數位詞長。忘其尊號。鄙人忝陪末座。席間高飆賜先生命題。以十二文韻。賦詩紀盛。謹獻拙作就教於各位詞長祈釜正之。

弟梁莊頓首

杏花樓雅集（用十二文韻）

梁莊

百花湛露挹清芬，蜂蝶勤忙未覺曛。
樓外香車吹小霧，天邊明月撥浮雲。
敢將詩禮揚三教，豈說揮毫抵萬軍？
愁欲盡拋宜入醉，思親難面寄迴文！

前題自吟

梁莊

宜人煙景展春雲，似錦霞飛日近曛。
雅集筵中詩佐酒，杏聞樓上笑聯文。
敲吟莫論分寒瘦，唱和何須問典墳？
餘興未蘭天放夜，紅霓吐燄尚微醺。

杏花樓雅集

袁暘照

杏苑春融氣溢芬　酣吟如覺未斜曛
傾樽敘舊添新雨　觸景傷時仰暮雲
詩放豪情驚四座　腦藏勁筆掃千軍

杏花樓雅集和暘照詩人

董力行

巴黎美酒漾清芬，東道先臨日未曛，
八代詩詞愁逝水，一堂賓主聚行雲，
神州似錦橫妖孽，筆陣如刀起異軍，
底地嗎呀亡大雅，胡言誓掃振斯文。

飆賜先生和陳居霖先生詩，最佳之句「懸壺夷漢各通神」。蓋高先生爲西醫。陳爲中醫。二人同爲高手，各有神通也。

高先生並贈余法國名酒，即席開樽，以酌賓客，五四以來，國粹詩詞，近乎淘汰，文運不張，國將滅亡，大陸共黨，文化革命，闢孔子而廢詩文，倡邪說而滅正統。總統蔣公，高瞻遠矚，指示文化復興，台灣文教諸官，大都出身五四，嗎呀底地，無從復興，教育首長，又爲洋學博士，ABCD，輕視漢文，有復興之志，而無復興之方，將來國家傳統文字，延續繼承。大有問題。

此種毛病，出在多年來政府崇洋，不知中國自身祖宗法寶，認爲外國博士，即是中國狀元，通今博古。無所不知。如此想法，是爲莫大錯誤，昔人定義，「一事不知，不能謂之博」，今日博士，鄙人領教頗多，糊裏糊塗。所知者，一事而已，應改名「專士」，始符實際，此項道理，若干年來，無人敢言，鄙人愚昧，不顧忌諱，喜說眞話，聽不聽，無所謂，信不信，有事實。最可笑者，台灣召開詩人大會，主其事者，聞又是博士。安徽老鄉。人頗好，有召集才能，而不會做詩，等於大主考，不能閱卷，亂幹也哉。壇主云。

讀三三四期，董壇主詩評感賦

馮萬里

西方主義亂中華，正義無存倒孔家，
憶自文妖瘋「五四」，何期今日見長蛇！

輓胡適

馮萬里

又

馮萬里

千載鴻儒自有眞，滄洲而後復誰人，
從今百氏添胡說，一笑猢猻不識仁。

萬里先生，長於國學，現執教香港，時相過從，學識淵深，尊重國家傳統文化，指當年五四文學革命，是爲胡幹，擅改課本，誤盡蒼生，造成今日，文化低淺，始作俑者，其罪大矣，壇主云。

癸丑秋遊台逢昌菊妹及其夫婿憶別一律寄之

印尼　楊震寰

一別知時三十載　相逢看月兩回圓
身多世事牽難料　詩有情懷培好篇
若詢何時能後會　隨言或且是來年
漫行燈火臺南路　明日關山挂客船

癸丑暮秋遊台南鄭延平郡王祠感作

印尼　楊震寰

郡王祠外夕曛曛　氣壯臺南日暮雲
萬里遊踪瞻廟貌　百年勝地仰忠勳
由來豪傑緣時附　莫把英雄算敗論
旌表何須憑拂拭　分明兼弔白將軍(註)

（註）臺南鄭延平郡王廟內，有已故白崇禧將軍建石製旌坊一座，末一聯有「莫將成敗論英雄」句，白將軍素有小諸葛稱，平生無赫赫戰功，但其練兵甚有功績，與李宗仁齊名，李晚年失節，投共而死，白將軍自始居反共堡壘之臺灣，保持令名，不失爲一英雄人物，白將軍之弔鄭延平郡王者，後人視之，實白將軍自弔也。

謝友耶誕餽贈

蔡葵

萬縷千絲織玉英，知君裁剪苦經營。
玲瓏暖雪天工巧，簇錦調酥瑞色生。
佳節傳燈垂海角，素心和月寄南城。
雕蟲不盡酬桃意，潭岸踏歌潭水泓。

華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九期 新42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三九(新42)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九(新42)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四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中共開始進行大整肅

中共「二次文革」，最近似陷於沉悶的低潮中，然在事實上，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一張一弛」的暫時的鬆弛，而這個暫時的鬆弛卻不能認為這是運動的停頓，而是在「總結經驗」，接着必是小弛後的大張，把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一個新階段。

中共「二次文革」的下一階段，必是進行點名鬪人的階段，其「轟轟烈烈」的程度，相信會比上次「文革」的任何一個階段都為熾烈。關於這一點，從近日大陸局勢的發展可以看出端倪。在當前，中共政治運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共軍中點起了火頭，全力壓制軍方高級幹部。從公開資料中，已知中共一些大軍區司令員正在遭到批鬪。受「大字報」攻擊者已有李德生、曾思玉、韓先楚等三人。特別是韓先楚，在最近北平出版的四期「紅旗」上刊登的鄭磊寫的「評『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文章中，已受到正面攻擊，指他是這本「反動小冊子」的「批准者」和「支持者」，只是還沒有點名而已。

相信，他已經被整肅。而李德生身為中共中央五名副主席之一，他被批鬪實令人矚目。同時，也顯示出中共「二次文革」雖開始不久，但其內部爭權奪勢的肉搏戰，實嚴重而複雜，進而必由大整肅而促致中共上層的大動盪、大分裂。

李德生在上次「文革」前為共軍十二軍副軍長，後升軍長。「文革」運動出軌發生混亂後，最早在安徽進行「支左」，受到毛江的重視，特加提拔，在安徽由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進而進「京」在毛江身旁擔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至此，李德生既負責共軍全軍的政治文化宣傳教育工作，復兼任安徽省黨政軍的一號頭目。再於去年末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東北為中共的「反修鬪爭前哨」，他之調往瀋陽，在當時並看不出有失勢的模樣。再說，李德生因為在共軍中屬於「後起之秀」，如「四屆人大」召開出任「國防部長」，或調任空懸已久的「總參謀長」，經過出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無疑是增添了資歷，加多些分量，孰料就在這時他受到了「大字報」的揭發和批判。

他在「九大」上獲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如果他與林彪集團有所勾結，則中共「十大」不會躍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躋身於中共高層排名第六位。那麼，中共「十大」召開不過半年的時間，為什麼受到全「國」性的「大字報」的攻擊呢？估計：係由於他對一手提拔他的江青有了「忘恩負義」的行動，極有可能他是「陳伯達一類騙子」，因見毛澤東來日無多，而以江青為首的那一小撮人又難於成氣候，所以，在暗中支持以周恩來為首中共右傾保守集團。不管怎麼說，看來李德生已凶多吉少，難逃被整肅的命運。

李德生垮台實值得注意，特別是因他在中共「十大」上躍升高位不久而被整肅，這證明中共上階層內部已發生嚴重分裂。更證明：中共的「十大」，只公開宣佈了林彪集團的罪狀，並整肅了林派的一些黨羽，然在基本上並沒有解決問題。李德生被整肅，那是中共派系鬪爭尖銳化，激烈化的具體表現，然這只是「二次文革」轉入正題的開始，發展下去毛江集團勢必把鬪爭矛頭指向周恩來。

今年四期「紅旗」雜誌上刊登的「孔丘其人」，只要稍為瞭解中共歷史背景，一看就知道文中所說的「孔丘其人」實係影射「周恩來其人」。另一篇羅思鼎寫的「評『呂氏春秋』」文章中，再以呂不韋影射周恩來。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篇所謂「重要文章」中，都提到了武裝政變，暗示周恩來曾參加林彪發動的流產政變。在羅思鼎的文章中還特別指出：「歷史現象常常會有相似之處」。又謂：「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文章以秦朝的呂不韋和嫪毒影射中共的周恩來和林彪，已極為明顯。

這次「文革」並不是沒有阻力，然毛江集團卻以破釜沉舟的決心進行大整肅，首先可以看出，這是毛澤東在「時不我與」的情況下一定要儘速準備後事，其次，必須在毛氏有生之年為江青上台掃清道路。問題是，儘管毛澤東是經驗豐富的派系鬪爭的老手，然因「二次文革」打擊面過大，打擊對象又非泛泛之輩，即或他不失手，但為中共政權垮台創造條件那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警察力量十一年來現在最强

罪案之多和警察之強應當成反比例，不幸卻成了正比例。這樣看來，豈不是警察愈增，則罪案愈多？這是非常可悲的情況，警察對撲滅（退一步說是減少）罪行，顯然未盡全力。警察的主要任務不在應付打刧、殺人的嚴重罪行，卻拚命抄牌拉小販，我們又何需增強警察力量？

賺錢的伙記

據輔警代理總警司克頓說：「香港警察力量，十一年來，以現在最強。目前正規警察共有一萬二千七百名，輔警則有六千七百五十名。」

警方一直說人手不足，現在警察力量增強到十一年來的最高峯，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警察多少，應該與罪惡成反比例，即是說，警察越多，罪惡越少。不幸實際情形卻恰好相反，誰都不能否認，目前香港治安之壞，為十一年來所沒有。罪案之多，也達十一年來的巔峯。

這麼說來，警察力量的增強，恰和罪案增加成正比例，這是多麼可怕的現象。目前，政府不惜提高警察待遇，以求青年投身警界，消除人手不足的困難。如果上述情況繼續存在，人手加多了，罪案也隨之加多，那眞是太可悲！

不過，隨警察力量達到最高峯，也有一樁達到最高峯的事，就是交通違例定額罰欵，也達到十一年來空前紀錄。即是說，在抄牌方面，警察確能盡其全力。

可惜的是，香港社會當前病態並非汽車過時不餵老虎；也不是在不合法停車位停車。而是每天都有發生的截刧糧車、箍頸掠欵和兇殺等等，更可惜的是警方把工作的目標集中對付汽車，而非集中對付匪刧、兇徒，致使匪盜蠭起，兇手橫行，汽車則走投無路。

在兩利的情形下，當然取抄牌而捨捉賊。

警力加強，抄牌收入增加，市民應該滿意。他們替公家賺了大把銀紙，雖然待遇提高，仍然有公家着數。請到賺錢的伙記，我們還能苛求麼？

新聞傳染病

香港許多事情都有「傳染病」，如報上多登幾次「六國大封相」的新聞，殺人事件就連續發生，有些少男少女為情自殺，會使失戀的人觸景傷情，也來個服毒輕生。甚至打刧也成為風氣所趨，有一個時期專刧銀行，有個時期專刧金鋪珠寶行，有一個時期公寓當殃，有一個時期以糧車為目標。

不祗香港如此，全個世界都如此。比方，刧機事件的發生，不會是單獨一宗，今天美國發生，明天歐洲、中東也會發生。傳染得更快的，恐怕是裸跑了，這樁最無聊和最沒有意義的事，居然很快就傳遍世界每一角落，連香港、台灣也受影響。

這種傳染病恐怕報紙要負很大責任，如最近香港發生一連串的「爆炸」事件，因為這種事輕而易舉，任何東西都可作為「詐彈」。其實這種沒有意義的惡作劇玩意不必太過重視，可是香港有不少報紙特別加以渲染，用巨大的標題，繪影繪聲的唬嚇讀者。這一來，使許多人讀後，覺得這些惡作劇行動可以用來整蠱自己所不喜歡的機構，於是照辦煑碗，第二天看報，又成為頭條新聞，於是他心理上獲得某種滿足。

報紙愈重視，發生愈多，因此嚴

罪案之多

同業，也不免有些反感。我們從事這種工作，並不為了造成一個混亂的社會，當然新聞的報導不能放棄，不過，對這一類事情加以誇張，大可不必。

有些報紙為了爭取銷路，往往小事變大，大事變成不得了，老萬認為這種工作態度是違反報人天職。

不過，也不能完全責備老編，大部分是出於老板的要求，因為生意好壞，直接影響的是老板，老編很難因此而獲大量加薪。

有錢佬不滿

報載：四十七名富商簽署一項抗議文件，要求當局下令停播每逢星期三及星期六分別在無綫、麗的兩電視台播出的「針鋒相對」節目。

抗議理由有三：㈠三次以物價上漲為題材，引起市民敏感反應。㈡節目內容過份表面化，節目時間太短，不能深入討論一個問題。㈢節目已受激動學生控制，其言論不僅沒有代表性，而且有煽動民眾之嫌。

據說，行政局上週考慮過這抗議書後，結果予以否決。理由是：「針鋒相對」是一個公開論壇，不可能受任何一方面所控制，如果他們認為受到激動學生控制，可派員前往辯論。

老萬並非同情四十七位富商，也認為「針鋒相對」絕不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節目，雖然沒理由相信它是受到某一方面控制，但沒有一次能談出結論，而且每一次必有三幾個「發言壟斷者」，給他們三幾個人包辦「講晒」，稍為禮讓的，只能聽人講話，沒有發言機會。如此的「論壇」，也確是一團糟。富商們只是耐不住他們攻擊，要使用壓力，迫

再辦下去，只有每下愈況，越來越不像樣，即使沒有四十七位富商抗議，也播不下去。

因此，「針鋒相對」節目應來一個大改革。一來使秩序不要太紊亂；二來大家有發言權，不可受到聲大大的人控制，才可以繼續存在，否則，有錢佬不杯葛，也終會自然淘汰。

飛仔的父母

在聯安街梯間被刼的少女歐詠妍，遺體已經入土，匪徒仍未緝獲，沉寃待雪。在電視中看到警方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沉痛的母親陸燕萍，說了一句使人十分感動的話：「我的女兒被人殺死，做母親的誠然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殺死我女兒的兇手的母親。」這一句話確是語重心長。

造成今日眾多不良青少年的因素雖然很多，不過，父母疏忽他們的教導責任，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這和家庭的貧富沒有多大關係，主要是身為父母的是否為自己兒女前途關心。老萬見過許多富家公子淪為飛仔，加入黑社會；也見過許多赤貧家庭的兒女，始終是個良好市民，確能做到貧賤不能移。所以如此，是父母肯不肯負責任的分別。

大部分不良青年是由於他們所結交的朋友的感染而成，因此對兒女來往的朋友必須注意，不讓他們交壞朋友，鼓勵他們參加正常的康樂活動，他們變壞的機會便少得多。推說自己因為工作忙，無暇顧及，只不過是托詞。

歐陸燕萍女士的話說得對，她女兒的死，雖然可悲，但社會上沒有一個人不寄予同情，維護她的安全是父母力所未逮的事，她沒有成為不良少女，母親已盡了教導責任。

可是，搶刼殺人的飛仔，今天雖暫時逃出法網，但為非作歹的人，終有一天要受法律制裁。

如果做人父母的人人都能關心兒女，發覺他們要走上歧道，便及時挽救，一定可以減少不良少年的養成。

飛仔刼案已成香港社會今天的嚴重病態，為什麼造成那麼多不良少年？治安當局有責任，司法當局有責任，教育當局有責任，但責任更大的是父母了。教養出一個飛仔的父母，的確是十分可悲的！

十一年來巔峯

五小賊之笑

五名行刼淺水灣富戶的小賊，年紀由十四歲到十六歲，法官「姑念年齡尚輕」，考慮到他們的前途，判他們分別入勞役中心及教導所。五名小賊聞判，當庭哈哈大笑。為此，法官立刻撤回上述判處，另行考慮他們的刑罰。

哭與笑是人們心情的直接反應，悲哀的時候哭，快樂的時候笑，這是很正常的。依正常看法，五小賊的笑，當然由於心情快樂引致的。

他們何以快樂？照老萬腸直肚直的猜想，大概因為法官的判處，出乎他們料想，也使他們喜出望外，情不自禁而哈哈大笑。但，因哈哈大笑而觸犯「藐視法庭」之罪，也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不過，這僅是老萬幼稚的想法，五小賊之笑，可能還有其他理由。因為笑有多種，有愉快的笑、有冷笑、有嘲笑、有輕蔑的笑。五小賊除快樂外，究竟還有什麼「感想」？老萬不知道，相信他們那麼小小的年紀，笑的很單純，不會有什麼特殊意義。

我的老友老吳，讀畢新聞，也捧腹大笑。我說，幸而這裏不是法庭，否則你要坐牢了。

「我十分同情這五名小賊。」老吳說：「如果我是他們，聞得法官這樣判處，也難免當庭大笑起來。」

「你覺得這是可笑的事嗎？」

「唔出奇呀，因為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便怎樣？」

「中國有句俗語說：細時偷雞仔，大時偷牛仔。所以中國人對年紀輕而犯罪的人，不但不會輕判，而且要嚴厲懲治，使他們大時不致偷牛仔。法官確是令人意想不到。」

鹹味的艷舞

會裏的艷舞，香港興之已久。雖然只稱「只限會員欣賞」，但分分鐘可以繳費加入為會員。這種方法，是從英國祖家抄襲得來，無非走法律罅。一個私人會所，專為會員而設，不算是公共場所，許多在公共場所不能表演的節目，在私人場合便不算犯法。

為了這便利，香港「會所」，「聯誼會」之類，猶如雨後春筍。且在報上刊登廣告，以艷舞及變人表演為號召。據說，會所的生意相當熱鬧，大概「好此道者」不少，可以想像得到！

最近報紙上看到警探冚獲艷舞淫褻表演的新聞，據「辦案」的警探在法庭上作供，道出艷舞表演的內容，大多數是意淫的。比方，作性飢渴狀，作性交的動作，作暢美的表情等等，以滿足一些人的性心理。

這種艷舞，在歐美各地隨處看到，早已見怪不怪。不過，在較保守的地區，當然不容易有這樣的機會，因為這種表演是犯法的。物罕為貴，會所表演吸引那麼多觀眾，不足為奇。何以在外國不禁止，在中國人社會卻受到攻擊？因為觀點不同，外國人視為「藝術」，中國人認為淫褻。誰的看法正確，很難決定，只有各自執行其法律了。

照那些喬裝觀眾的警探的描述，這樣的表演在歐美絕不會被控，一個女人單獨的表演，或兩個女人雙雙表演，都不可能構成淫褻罪，當然沒有被拘控的可能。但本港是華人社會，房中秘事，公開表演，未免太那個，警方對她們採取行動，是因地方環境的不同，表演女郎，多是外籍，她們在別的地方表演，可能不會惹來麻煩，在本港，她們可說是選錯地方了。

最後結果如何，尚未知曉，不過，政府既然知道有些事情在外國行得通，在香港行不通，為什麼又把外國處理青少年罪犯的一套，強要在香港執行呢？

萬人傑

劉少奇死得不明不白

胡蓑之

關於前中共政權「主席」劉少奇，去年上半年死在廣東從化的消息，早已傳來，香港而且經已證實。但他究竟是怎樣死的？則仍莫名其妙！據最近從廣州逃來香港的一位難胞表示：劉少奇死得非常悽涼，絕對不是外間所傳：劉少奇因患嚴重的疾病而被送來從化休養，洗浴溫泉。因爲有許多的共黨大官，一經患病都來從化洗浴，並在那裏的醫院休養；所以，一般人受了中共的宣傳，便以爲劉也是來養病的。其實，劉少奇是毛澤東心目中天字第一號的大政敵，沒有當着羣眾將他刮掉，對他已算仁至義盡；老毛怎會有那樣好心送劉來從化養病？

聽說當劉少奇快要「瓜直」之前，曾要求北上跟老毛作最後一次見面，卻被老毛拒絕。隨後則發現毛妻江青到了廣州，而與劉的死訊聯在一起。因此，觀察家們認爲劉少奇之死，可能與江青的行踪有關。換句話說，江青獨個兒悄悄地跑來廣州，必有重大的任務，很可能是來監督執行幹掉劉少奇的！要不然，她爲什麼遲不來，早不來，恰巧她一到達，劉少奇便一命嗚呼！死得不明不白。相傳劉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被江青派人將她殺害了。

究竟劉少奇夫婦和老毛兩公婆有什麼過不去的？爲何非把他全家殺光不可！大家都知道：自從一九六八年起，當毛派剛才獲得「文革」的初步勝利時，就準備召開其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罷黜劉少奇的所有職位，而讓老毛重新黃袍加身。據前美國左翼記者一九七一年二月訪問北平的史諾，同年三月卅一日在東京對「朝日新聞」記者所發表的談話指出：「中共可能於今年（七一）五月份，舉行其六年來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何以直到現在，中共始終無法召開這一大會呢？據說這裏面的主要因素很多，而最大的原因是劉少奇的潛伏勢力太大，階級敵人愈來愈多，老派多年來一直未能將它撲滅。由於各地的反毛分子彼伏此起，搞到老毛頭昏腦脹！實際上！毛派到現在仍未能控制局勢。因之，劉少奇的「國家主席」職位，直到他死之前還沒有被正式除掉。

記得在「文革」初期，熟悉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人，就會說過：「毛澤東之於劉少奇，有如朱洪武之於劉伯溫。——前者是同志，後者是君臣。朱洪武雖然心狠手辣，而殺不及於劉伯溫；毛澤東雖然殘暴無比，而莫奈劉少奇何斜視，彷彿豹子直行直視，不顧盼左右，缺乏警惕心，終於爲獵人所殺！」又說：「因豹皮有文采，獵者喜之。劉少奇能文會說，儘管他不用中國式的修辭語調，卻仍爲毛澤東、林祖涵輩所欣賞，但因羨而忌，終將爲毛所害！」

這些預言，簡直把毛澤東描寫成一個利慾薰心，而又善於設陷阱的獵人！劉少奇則是一個陰沉而又狡猾的豹子，結果難免跌入獵人的陷阱！正如「東萊博議」開宗明義第一篇的文章所說：「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不幸而言中，現在劉少奇的確已被老毛陷於身敗名裂，萬刼莫復的境地之後，還要活活的折磨致死！而劉何負於毛呢！

由於中共「十二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曾指控劉少奇爲「內奸、工賊、反革命」等罪名，從而宣佈永遠開除劉少奇的黨籍，褫奪他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這很顯然地說明了毛澤東有負於劉少奇，而劉則無負於毛。只要翻開毛、劉兩人的醜史一查，便可知道劉少奇到底是不是一個「內奸、工賊、反革命」？實大有疑問。我認爲：與其說指控劉的上列罪名，毋寧說他是一個親蘇的國際派頭子，還比較恰當得多。

劉少奇爲湖南寧鄉人，幼時在鄉間讀過私塾，其後到長沙求學，並以勤工儉學生留法。到巴黎不久，即參加共產國際，受蘇共訓練多年，他第一次返國是一九二五年，至漢寧分裂之後，即在牯嶺主持中共的組織工作。不過，那時的劉少奇卻是第三國際派在中國的重要人物之一，而非屬於毛澤東的。後來再赴莫斯科，從事於深刻研究「馬恩列史主義」；且正式參加了第三國際的基層工作。因此，劉少奇根本沒有參加毛澤東在井崗山落草設案，也未參加所謂「長征」。

直到延安新區成立後，劉少奇才奉史達林之命返國，名義上是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工作，而實際上，則是指揮毛澤東工作的。當時在延安舉行的幾次記者招待會上，劉少奇的議論滔滔，確曾引起世人的注意，以爲他這種表現是由於其天才和學識所致，實則是完全奉莫斯科之命令行事的。以是，他返到延安不久，便一躍而登上了中共的「副主席」之一，不僅是凌駕於朱德之上，即對老毛也不賣賬，在「鐵幕人物」中有一段是批評毛劉的：「劉少奇好深思，寡言笑，有時只是冷笑；他不像毛澤東的面孔那樣圓渾而且常帶虛僞，劉的面孔雖尖削而帶有嚴肅之氣，表現其性格和態度，已冷淡到冰點以下，人們跟他談話、握手，從未見他露出一絲笑容。即使他與毛澤東、朱德之輩見面，也很少發

美並形容劉少奇和他那個留學蘇聯的前妻女兒，及其西班牙籍的女婿在一起的時候，像幾塊鐵板堆在一處，都是那麼死板板似的。

劉少奇是莫斯科一手訓練出來的冷酷人物，他確實具有鐵石般的心腸，鋼鐵般的手腕和頭腦。史達林曾經稱讚過劉少奇是「一個標準的國際共產黨員」。這就是劉少奇所以能夠成為莫斯科在中共內部的代言人，甚至於是實際的領導者。他全心全力地貫注在國際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工作上，而把中共視為國際共產黨的一環，亦為蘇聯領導的國際共產世界的一部份。自狄托事件發生後，為了表明中共的態度，和防止毛澤東的轉變，莫斯科曾命令劉少奇寫了「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書，其主要內容是說明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密切關係，強調「國際主義要以民族主義為出發點，而民族主義則以國際主義為目標、為出路。換言之，沒有國際主義，便沒有民族主義；國際主義為前題，民族主義則為附庸。」

實際上，當年史達林派劉少奇返抵中共的巢穴延安後，他也確曾替毛澤東做過好幾件大事，例如：㈠從事於土地改革計劃的起草工作及推行，曾有一個時期，劉少奇在華北地區參加「土改」工作，獲有經驗。㈡在好幾個時期中，劉少奇曾費盡了大力，來解決中共內部的組織問題。據說中共最早的黨章，便是由劉少奇起草的；毛澤東於一九五〇年五月所發表的那篇所謂「八大任務」演講，也是劉少奇代他擬訂、起草，曾經獲得國際共產黨的好評。

原來劉少奇是一個具有組織和才幹的人，凡是中共地方黨部發生問題，一經劉少奇出面處理，均可迎刃而解。因此，劉少奇擔任中共的「組織部長」多年。他經常出席重要的會議和發表重要的話；凡中共對人民施行嚴厲的政策，多半由劉少奇宣佈。故自一九四〇年起，劉少奇就被認為毛澤東的繼承人，一九四八年以來，他除了代表莫斯科監視毛澤東或幕後領導中共外，形式上，他也隨時準備取代毛澤東的地位。由於一九四五年間，在延安時期所選出的七十名中共「中央委員」之中，便有廿二人為留蘇學生；其餘絕大多數為親蘇派。

唯其如此，所以，劉少奇代表的國際主義派，勢力非常強大；而朱德代表的所謂「民族主義派」，則像一盤散沙。毛澤東處於這兩者之間，在情感方面而言，他自然偏向民族派；但是為了要依賴史達林「爺爺」，則又非重視國際派不可。同時，更為疑懼國際派人馬的躍躍欲試，不會等待他老邁身體衰弱時，就會提前動手搶奪他那辛辛苦苦得來的地位，甚至於必要時還可能要他的命呢！在這辯證法的發展過程中，對中共內部來說，曾經出現過許多的小衝突，特別是毛澤東和朱德等人之憎恨劉少奇，都又敢怒而不敢言。

這一計時性的炸彈，終於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爆發了！由於狂妄自大的毛澤東，推行那項史無前例的所謂「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政策失敗之後，劉少奇的國際派與莫斯科方面，一致認為這時是迫使毛澤東下台，及奪取其政權的大好機會。同年十二月間，當毛澤東在武漢向中共「六全大會」請求卸去他的「政府主席」職位之前，便是廬山檢討會議，前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

流涕，他認為彭德懷之叛離他，純粹是受了劉少奇領導下國際派人馬的指使。跟着毛澤東又曾由他私人秘密地約集一小部份中共「中委」進行密斟，要求他們挽救他自己，或在「六中全會」中擁護他繼續擔任「政府主席」，但為國際派操縱。

當時西方觀察家們曾紛紛揣測：毛澤東被罷黜之後的「國家主席」的繼承人選問題，都認為毛澤東和中共民族派如朱德、周恩來、陳雲之流，將必視此一着為其權力消長的重要關頭，決不肯輕於放手。如果劉少奇眞正出任「政府主席」，顯示國際派的猛烈抬頭，則結果將無疑增加其內部的分裂，及中蘇共之間的尖銳惡化！而毛澤東企圖捲土重來的機會，更為渺茫。可是眼看大勢已去，大陸上的人民在橫絕古今的「公社」暴政下，已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成為毛政權的死敵！「解放軍」幹部也有不少暗中同情於反毛的人民；尤其是反右派後而已告絕望的尾巴黨派，更抱着幸災樂禍的心理，並在暗地煽風點火，使反對派的暗潮逐漸合流，迫使老毛不能不暫時退讓。

雖然，老奸巨猾的毛澤東，仍圖於必要時捲土重來，故在「六中全會」的決議中便有如下跡象顯示：㈠延緩推行城市的「人民公社」，以減低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反對力量。㈡對人民予以小恩小惠，如改善「公共食堂」的伙食，讓農民保留多少的自留地。㈢佈下以退為進的陷阱，從各方搜集反對派的資料，作為他東山復起的鬬爭計劃。——當時在表面上，老毛已被迫放棄了名位，但他仍在幕後掌握大權，常常接見外賓，召見內政首長，發號施令，儼然「太上主席」，不但劉少奇與國際派人馬所不能容忍，亦非莫斯科抑毛提劉的本意。因而使中共內部以及中蘇共間的關係，於一九五九年以後便發生了嚴重的磨擦，和巨大的變化！

一九六二年後，中蘇共關係的日益緊張，純粹是老毛搞風搞雨。一九六五年冬老毛勾結林彪，計劃進行「文革」；一九六六年一月便成立了「上海中央」，而與劉鄧在北平的「中央」對立。毛初時準備發動文鬬，藉召開一次「中委會」來推倒劉少奇。但由於劉是第二屆「人代會」的代表所選出，潛伏的勢力甚大，能否以投票方式來罷免他？毫無把握。於是乃有使用暴力政變，實行流血奪權之舉！而這個徹底整肅的計劃，也經過老毛多年來的深思熟慮。起初，他故意不罷免劉少奇，例如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文革」運動發生後，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大會的排名，劉仍居第八位。至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劉少奇卻已榜上無名了。這意味老毛對劉逐步的策畧，而首先除去了劉的心腹黨羽，然後不難推倒這枝主幹。

原因是劉少奇主持中共政府八年，無論在黨政軍各方面的各階層，都有他的勢力，不便馬上將他整死。因此，在「文革」頭兩年，未曾指出劉的名字，而代以「中國赫魯曉夫」；直至六九年八月出版的「紅旗」社論，才公開指名抨擊這個落水狗，以試探各方的反應，直到一九七三年始將他送來從化，隨後宣佈其死訊，是否死於江青之手，仍是一個謎！

我們應如何對付日本

岳騫

由於日毛簽訂航空協定，我政府斷然宣佈中止中日航線，自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廿一日下午四時即告生效，此一行動，贏得海內外愛國的中國人一致擁護與稱讚，要算是民國廿六年七月八日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呼籲全民抗日以來，對日外交最有意義的一次。

談到三十年來對日外交，眞使感慨萬千，尤其政府遷台之後，對日外交始終以退讓爲主，因此產生許多不必要的屈辱，追源禍始，誤在張羣一人。

前年中日絕交時，立法委員胡秋原曾在立法院發言，痛罵張羣是曹汝霖第二，據說張羣在家中得到消息曾爲之流淚。過了幾日，日本派了特使椎名悅三郎到台北解釋，尋求我方諒解，當時日本仍仗恃有張羣在，可以從中斡旋，誰知被胡秋原這一罵，張羣不敢再出面，椎名雖然去拜會張羣，請求協助，張羣卻未敢答應。

要說張羣是曹汝霖第二，稍嫌比擬不倫，憑心而論，曹汝霖並未賣國，張羣更未賣國，但二人皆以親日而誤國，卻是鐵的事實。

政府遷台之後，第一件與日本辦的交涉是簽署中日和約，先是由於蘇俄的反對，中國未能參加舊金山對日和約，美國對此極端抱歉，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一項議案，除非日本與中國單獨簽訂和約，否則美國國會不會批准舊金山和約，這一有力支持，是我們手上一張最大王牌。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本不是個好東西，原想乘機把中日和約擺下來，看看中國情況如何演變再打鬼主意，不料美國國會先發制人，通過了這項緊扼日本咽喉的議案。提出這項議案的是不久之前吞槍自殺前參議員諾蘭，中國眞正的患難朋友，其中出力的參議員也包括尼克遜在內。

吉田回到東京之後，派了一個代表團，由河田烈任團長，到台北談判中日和約，河田這個人資格較吉田還老一些，中日戰爭前的岡田啓介內閣就任過書記官長（即我國行政院秘書長，日本現名內閣官房長官），二次大戰期間又任過近衛第二次內閣大藏大臣（財政部長）。河田到台北，帶來的和約草案，極端荒謬，其中許多項目，不能一一列舉，中國方面派出外交部長葉公超爲談判和約代表團長，兩位外交次長胡慶育、時昭瀛爲副代表，談判過程中，許多次瀕於破裂，葉公超爲人有才氣，有抱負，他更明白我們握有王牌，日本人非低頭不可，所以態度異常強硬，幾次中斷會議，甚至示意河田烈回國。

但河田烈也有一張王牌，這張王牌便是張羣，每到山窮水盡之時，張羣便出來斡旋，斡旋結果便是我方讓步，就在這種周而復始的單方面讓步情況下，完成了沒有戰勝國氣息的中日和約。

中日和約簽訂後，對日外交便全由張羣掌握，不准任何機構（包括外交部）插手，就在這位「知日家」主持下，對日外交二十年來交了白卷，到了日本要與毛幫建交時，立法院召開緊急會議，邀請曾任駐土、駐韓大使，眞正「知日家」邵毓麟報告對日外交情況，邵毓麟十分感慨的說：「二次戰後，對日外交全由某元老一人包辦，任何人不得過問，在他主持下的對日外交，其他不談，只說派出駐日大使沒有一個通日語的，如何推動外交工作，可想而知。」

張羣所以要把持對日外交，無非是爲了增加個人資本，要說有心賣國，自然冤枉，但卻眞眞誤了國家大家，就誤國份量而論，超出曹汝霖太多。所以胡秋原罵張羣是曹汝霖第二，曹汝霖地下有知，一定大呼不敢當，最多只能自認是張羣第二。

自從中日絕交之後，這位「知日家」成了眾矢之的，不大敢公開過問日本的事，因此這兩年來對日外交，才眞正由行政院作主，才有這次斷然取銷中日航線英勇行動。此一行動經濟方面容有損失，但卻使愛國的中國人眞眞長出了一口氣，如釋重負。所贏得的民心，非金錢所可衡量。說句實在話，筆者從不敢撰文評述中日航線事，就怕政府堅持不到最後五分鐘，又被「知日家」元老自而讓步。

意外之感，大平正芳從始至終就不相信我方眞會斷絕中日航線，如果早知道，大平也許對毛幫不會如此遷就。大平何以會如此看低我們，基本原因則是由於過去的對日外交太軟弱，大概大平還希望到了最後關頭時，日本擺在我們政府的一張王牌，會發生作用。這是大平的大錯，他低估了中國人，以爲人人都是張羣、曹汝霖。就當中國政府正式宣佈廢除中日航約後，大平還恬不知耻說不久可以恢復。大平此言也許爲自己找下台台堦，但也許是眞有所恃，因此，我們不僅擁護政府的措施，更希望政府堅持到底。

由中日斷航檢討過去的中日外交，是一頁新的國耻，雪耻圖強之道，在知過能改，今後對日本交涉，非採取強硬政策對付不可。茲將個人所見，提出幾點以供參考。

第一，要擺脫對日本的經濟依存，當前中日絕交時，朝野上下也曾一致要求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之外，並斷絕經濟、文化關係，但認眞一檢討，馬上斷絕經濟關係，將使我國經濟陷於混亂。因爲這些年來所有外銷產品，皆假手日本商社，本身沒有外銷的市場。這種情況過去不爲人知，一旦揭露出來朝野震驚，試想二十年來光是被日本人收去的手續費有多少，何況又緊扼住我國經濟的咽喉。兩年來，此類情況當改良很多，希望政府乘此時機下一道命令，任何商品不准再交予日本商人轉售，當然日本人來買是可以，但必須調查他們買了賣去何處，如果是轉手圖利，即吊銷其執照，初期也許會蒙受損失，但稍遲自然就會收回損失的權利，對開拓海外市場，開啓貿易新機，未始不是一轉捩點。

第二，驅逐日本三大報朝日、每日、讀賣的記者離開台灣，中日邦交所以弄到今日之不可收拾，日本三大報要負很大責任，遠的不談，即以這次日毛簽署航空條約及我方反對的立場，日本三大報不僅不報導眞象，反而從中造謠，認爲我政府一定會接受日本的安排，三大報如此造謠，顯然是受了毛幫指示，用意在乎迷惑日本國會及民間親華人士及團體，大家以爲中國政府既然不堅持，他們反對的都可能是根據日本三大報的報導而下的決心。到了今天中日已經斷航，日本報紙仍然不肯刊出，所以日本市民均不明白情勢的發展。日本三大報如此無耻媚毛作風，連日本政客都看不上眼，佐藤下台後，第一次發表公開談話，即痛斥日本報紙沒有新聞道德。

日本三大報何以如此媚毛，是不是爲毛幫所控制了股份，非也，說起來既可憐又可鄙，原來日本三大報銷路相仿，競爭十分激烈，毛管區是鐵幕中的鐵幕，任何報紙都希望能在北平、上海等地派有記者，尤其是三家報紙中如有一家派去記者，其他兩家自不能落後，如有兩家派出記者在毛管區，其他一家就有末日之感。毛幫看透了日本人這種淺薄無耻的本性，就玩弄手法加以操縱，逼使三家報紙服服貼貼，在北平簽署應守公約，甘心作毛幫傳聲筒，不必說在中國政府與毛幫之間，三家報紙百分之百袒毛，就是過去日本政府與毛幫有了爭執，三家報紙也一致站在毛幫立場抨擊自己政府，甚至辱罵首相佐藤，報紙如此賣國的，開新聞史前例。

我們既然明白三家報紙的立場，又明知這三家報紙爲毛幫工作，容其留在台北造謠誣衊我國，爲患尚小，而留其在台北爲毛幫作特務工作，爲患太大，因此，乘斷交之際，爲了表示政府決心，應當先將這三家報紙駐台北記者驅逐出境，至於其他各報如有日本記者在台北，也要看其報紙而定其去留。

第三，要重新認識日本，在過去，我國朝野對日本人有一個錯誤的看法，認爲作壞事的只是少數日本人，所以抗戰時我們再三聲言是對付日本軍閥，勝利後逾格寬大，此一觀念影響了二十多年對日政策，張羣所以敢肆無忌憚親日，也就以此作爲藉口。

但是眞眞了解日本的「知日家」，可以明白日本人就對華問題而言，皆是一丘之貉。筆者編的「掌故月刊」發表的謙廬隨筆，爲一眞正親華醫生矢原謙吉所著，對二次大戰前日本政壇人物對華態度有深刻描述，據該書記載，有一日本駐華領事，私

「中日關係之壞，在於日本有志於富強者，咸認爲以一貧瘠島國，欲稱王稱霸，勢非有一碩大難撼之墊腳石不可。於是，侵華遂成定局。惟於步驟上，亦約略有三大派之分：一派主併；一派主吞；一派主滅。而外人每混『併派』與『滅派』爲一談，實則誤矣。

「『併派』之中堅，泰半係外人目中張牙舞爪最甚者。自該領事觀之，當屬松室、石原、土肥原、坂垣，以至於田代之流。此派主併，故必斤斤較量，以少成多，遂使華方畏之如虎。而所謂『併』者，非視對方爲一形同平等之敵體不可，是故又大違急進者之望，疑其動機不純，目標不明，遂乃到處加以掣肘。

「而所謂『吞派』，其口必大張，非至目的物盡入舌上時，不咬不嚼，故外人視之，反認其爲溫和。派中多元老分子，自更易障人耳目。

「『滅』派喜以雷霆萬鈞之勢，居高臨下，一舉而殲。短視者遂覺其危險，遠不如『日求寸進』之『併』派爲甚。其實此派純屬少壯軍人與若干新貴，一朝得勢，中日關係即不可收拾矣。」

這段談話，是四十年前一位眞正親華的日本外交官所說，到今天雖然時移勢易，但大原則還是不變的，我們必須確定一項新的觀念，即日本人絕大部份都不是好東西，日本人對中國（包括毛幫在內）決無善意，中日之間總有一天還會兵戎相見，基於這種觀念，我們對日本人如同抗戰前一樣，無論見面怎麼說親善，潛意識中仍以敵人視之，這樣或者可以少吃點虧。

最後再回到正題來，談談這次中日斷航後的展望，大平正芳十分有信心中日可以復航，他何所仗我們不知，但說到中日復航，也並非不可重新談判，但必須堅持幾項原則：一、大平必須去職，因爲他公開侮辱了中國，要負起責任。二、日本政府公開發表聲明，大平在毛日通航時發表的荒謬談話只代表大平個人，不代表日本政府。三、中日通航應恢復「四二〇」以前態勢，不得有任何附帶條件，如此我們方能考慮中日復航問題。

中共「批孔」中所謂「隸奴社會」

張柳雲

——中國沒有出現過奴隸社會，但具有奴隸制實質的社會，且出現於目前中國大陸。——

奴隸社會不限於古代

今日大陸批孔的文章，雖連篇累牘，（現在已有一百幾十篇）其主要論點，卻被反對的人駁得體無完膚。究其根本原因，卽在其所持之大前提式理論根據，完全錯誤。

共產黨人認爲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史觀，所謂由原始共產社會而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歸結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鐵則，故把中國的社會發展，硬往這個非驟非馬的「公式」上去套。豈知這一社會發展的歷史次序，不但在東方沒有，在西方也沒有。我們不必作學究式的探討，只以歷史常識說。古代奴隸社會，以希臘爲典型，奴隸人口超出自由民五六倍之多，可是它與民主制度併存。再往下看，俄國在一八五九年，是他對封建專制登峯造極的時候，全國七千四百萬人口中，就有五千二百萬的奴隸（農奴）。（據李迺揚：俄國通史第四章），可見奴隸社會不一定前於封建社會。一八六四年，美國解放黑奴的戰爭，南方就是奴隸社會。在查爾斯北邊黑奴佔當地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喬治亞海岸也佔到百分之八十，在阿拉巴馬中部約佔百分之七十，密士失必河下游地方黑奴佔居民百分之九十。而且南方種植棉花、甘蔗、稻米的區域，其勞力也全靠奴隸。（據康瑪格、納文斯合著美國通史第十三章）故當時美國南方社會是十足的奴隸社會，而當時美國已是資本主義時代。可見奴隸社會與資本主義制度可結不解緣。何處出現共產制度何處便出現奴隸社會。因爲奴隸的本質，是「無財產、無自由、無人格尊嚴」，而共產制度下的人民，無一不具有這些「三無」的本質。故蘇聯與中共統治的大陸，才是眞正的新奴隸社會。（請參閱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六十一年五月號：「總統對反『共產奴隸社會』的偉大啓示」一文）

中國過去從未出現奴隸社會

中國從古到今（以民國紀元前爲止），都有奴隸（奴婢），但無奴隸社會。所謂奴隸社會的基本條件中有二：這種社會的人口，奴隸較自由民爲多，當時生產主力，全靠奴隸。希臘與帝俄時代的奴隸社會，充分的具備了這兩大條件。美國南方的奴隸社會，就整個南方人口說，黑奴不及白人一半，可是全部生產勞力皆賴黑奴，故也可說是奴隸社會。今日的共產制度下的新奴隸社會，則充分的具備了這兩大條件。縱起馬克思於地下，亦無法予以否認。

可是中國的歷史上，沒有奴隸人口超過自由民的記載，也沒有全部生產靠無價的勞力爲主的事實。故在十餘年前，共黨第一次發起對孔子批評時，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任繼愈，中山大學哲學系主任楊榮國一部份人：「則認爲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確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究竟是否是從奴隸制度轉變到封建制度的時期，而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其含義爲懷疑中國古代史有否氏族奴隸制度的存在

陰謀第二章）肯定中國有奴隸社會存在的史實的，是郭沫若那本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據說現已改名爲奴隸社會）。在民國廿年代，我看到這本書的第一版他的論著，不過引用了詩經上那些「爲公子裳」、「爲公子裘」這些片言片語，就論斷殷周時期爲我國奴隸社會。我們看水滸上阮小二唱的那首歌：「赤日炎炎似火燒，田中禾苗盡枯焦，農夫心內似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是不是因爲這首歌有「公子王孫」，就把施耐庵所處的時代也認爲是奴隸社會呢？

再說滿清時代的滿漢大員，對皇帝口頭言事，或奏摺陳詞，都有稱「奴才」。假如一千年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發現這些事實，他們也許要指滿清時代爲奴隸社會吧！

前十多年懷疑中國史上有無奴隸社會的楊榮國，今竟在毛澤東指使之下，大言不慚說「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他根據左傳牽強附會的提出證明春秋爲奴隸社會的事實，已被余棠之先生「正人心，息邪說」一文（六十二年十月廿一日中央日報專欄），駡得痛快淋漓，說他牛頭不對馬嘴，「可以休矣」！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這首民歌可以充分證明古代中國無奴隸社會，中國既無奴隸社會，則他們誣蔑孔子爲維護奴隸制度的代言人，秦始皇爲反對奴隸制的英雄，便是無的放矢。

中國的封建制度不起於秦始皇

。但這一制度之建立，始於周室統一天下，有集權之中央政府，故廣封功臣謀士，宗室弟兄，以屏藩周室。左傳昭公廿八年，載成鱄之言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此諸姬非「文之昭」，即「武之穆」或「周公之胤」。故周諸侯，姬姓爲最多，其封建性質，亦是宗法色彩。周王不啻一大家長分封諸侯，多爲其子弟。古代家長之權，至高無上。故周室雖眾建宗室諸侯，而其中央之權力，仍然無遠弗屆，雖降至春秋王綱解紐之時，齊桓對王室致胙，也要下拜受賜，亦可想見平王東遷以前，周室之權力顯赫。史記周本記載周室對封建諸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可見周室雖行封建之名而有中央集權之實。梁任公謂「中國中央集權」之進化，周公時爲第三級（見其所著中國六大政治家第一篇：管子）概可見矣。

今中共揚秦論者，謂始皇當時壓制儒家奴隸制度希復辟的思想，而建立集權統一的封建制度，是進步的。中國壓根兒無奴隸制已於前述，所謂建立集權、統一的封建制度，亦大與史實不符。秦始皇之廢封建爲郡縣，人所共知秦始皇焚書，實起於李斯反對淳于越，師古制而行封建之建議，由古之封建制不可法，推而至於古代詩書百家之語，亦不可聽，要以吏爲師。這般史實，在史記秦本記與李斯列傳上都有詳細記載。中共統治下之知識分子，何以無恥於此極，甘心煞抹史實，而狂吠一頓，是誠何心哉？

過去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孔子思想學說所作的結論：「孔子是代表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他的進步作用很大，就是當時的革命派：：並且積極的利用文化力量來增進人民的幸福。所以孔子的立場，是順乎時代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今日郭沫若否定了他十多年前的批判，跟着毛澤東的授意，大肆攻擊孔學是代表奴隸社會的貴族主說話。郭沫若之反覆與無恥，可笑亦可惡。

孔子的政治觀

超人

孔子不但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根據太史公司馬遷所著史記「孔子世家」篇記載：孔子曾做過魯國的地方官及司法部長，又曾做過外交團的顧問。當孔子做地方官時，各地都以他爲榜樣；他做司法部長時，國家太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可知孔子的政績是如何卓著！

孔子對政治的理由，在論語「爲政」篇頗有闡釋，他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他認爲做國君的治理國政，應該用德政，從自己的行爲上，以身作則，起一種模範作用，以糾正人民的不正，如果能這樣做，就好像北極星一般，高居在星座上，那一切大小的眾星都會在四面圍繞拱衛着。孔子更進一步強調「德政」的重要，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是說：開導人民，如果用法制政令；想人民聽從劃一的行動，如果用刑罰，人民就算勉強地避免觸犯法紀刑律，但是心裏並不把作惡看做無恥。反過來說：如果能引導人民，善用德化；又用禮制來使人民趨向規律，那麼，人民就知道羞恥而不敢作惡了。

論語「顏淵」篇記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是孔子對從事政治的人的訓詞，大意是說：「政」字的意義就是「正」字，如果做官的能夠拿正道做表率，人民那一個敢不正呢？至於殺了那些無道德的惡人，作爲儆戒，使人民都歸於有道，這辦法也不必的，因爲只要做上級的肯向善，人民自然隨着趨正了。孔子還作一個比喻，他說：上級的行爲好比風，人民的行爲好比草，是隨着上級的行爲而轉移的。好比風加在草上，草一定會隨風仆倒的。論語「爲政」篇另一段記載：「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這是孔子教訓他的學生子張的一番話，因爲子張準備去謀求一官半職，乃向孔子求教，孔子就對他說：你對於古往今來的道理要多聽些，如果有懷疑的則把它拋開，其他沒有懷疑的也要審慎的談說，不可亂講，那麼，便可減少外來的責難。至於古往今來的事蹟也要多多觀察，如果自己心裏認爲有不妥的便要把它拋開，其餘沒有什麼不安的也要審慎實行，那麼，便可減少內心的懊悔。這樣，說話少招責怪，行爲減少懊悔，自然有人薦舉你做官，換句話說，自然會獲得人民的擁護呀！

論語「堯曰」篇記載孔子對子張想從政有很深刻的訓示：「子張問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這些話，簡直可爲執政者的座右銘，確屬金石良言，現今的民主國家的從政人員，都在朝着這目標而努力的，發揚孔子學說的孟子更把孔子的政治理論伸張，創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民主思想，成爲世界各民主國家的圭臬。

孔子是最偉大的教育家，是至聖先師，他的學說，一直爲國人所服膺，而且傳播到全球去。他的政治理論，是民主思潮的先聲和典型，當學生有所問及時，我們是應向學生解說的。

中蘇共在東南亞的外交鬬爭

項楚

白越、寮停戰，美運撤出越南以來，中蘇共爲競相補塡美國在東南亞行將遺留出來的眞空地區，早已在積極進行部署。最近巴基斯坦承認孟加拉國，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大爲緩和，因而也改善了蘇、巴關係。蘇、印、巴、孟關係的改善，使蘇聯在印度洋的地位大有增進，並更有餘力向東南亞擴充。中共則利用世界石油危機。運用石油外交，先後邀請泰國外交部副部長察柴和國防部長他威訪問大陸，以謀增進對泰關係；又派遣貿易代表團訪問菲律賓，以圖通過貿易關係，誘使菲國與其建交，更許諾馬來西亞以優厚商務利益，促使毛馬建交協議早日達成，排斥美、蘇勢力，達到攫取整個東南亞的目的。因此，中蘇共爲取得在東南亞有利地位，目前正在進行激烈的外交鬬爭。

中蘇共在東南亞進行外交戰

中蘇共在東南亞的外交戰，泰國爲其戰場之一。今年一月初，曼谷的法政大學和農業大學先後舉行「中國大陸展覽會」，會中除展出大陸各項資料外，並發表親共講演爲中共宣傳。三月初，蘇聯大使館也在曼谷市中心的布拉遜米托師範大學舉行「蘇聯展覽會」，介紹蘇聯國情，蘇駐泰使館館員卡泰沙瓦並在數百名聽眾前以流利泰語發表蘇、泰永恆友好的演說。二月中旬他威訪平，會見周恩來時，周會告訴他威，要他提防蘇聯在亞洲的活動。不久，蘇共「眞理報」主持亞洲新聞的負責人奧甫欽尼科夫訪問曼谷時，對當地報紙說：「中共外交善變，沒有信用。」

當中蘇以低於國際價格對泰、菲等東南亞國家提供石油，展開石油外交時，蘇聯也急急派遣其外交部副部長費留賓訪問印尼、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印尼自一九六五年共黨流產政變以來，費留賓是訪問印尼的蘇聯最高級官員。據印尼外長馬立克事後表示：他與費留賓進行了三次會談，他們也談到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問題，不過印尼方面認爲其意義尚欠明朗。可見費留賓的主要任務之一顯然在爭取亞洲各國對蘇聯所倡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支持。

面對中共對泰、馬、菲的外交攻勢，莫斯科由加強對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的關係，進而增進了對菲、馬、新、泰的關係，尤其在毛、馬尚未達成「建交」協議之前，促成了北越與馬來西亞先行建交，在毛、泰尚未「建交」之前，促成了外蒙與泰國先行建交，更顯露出蘇聯有計劃的對大陸進行外交鬬爭，並已獲若干成果。

中共斥蘇向東南亞擴張霸權

在中蘇共進行外交鬬爭的同一期間，雙方就對方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活動，互相抨擊也極爲激烈。

香港「文滙報」二月七日刊載了曼谷郵報二月一日以「俄國人進來了」爲題的社論，抨擊蘇聯在泰國的陰謀活動。「新華社」二月五日電訊轉載了馬來西亞「星檳日報」二月二日社論，指蘇搞擴張和特務活動。二月十一日，香港「文滙報」指責蘇聯「誣指」共軍武裝佔領西沙羣島。二月十二日，香港「文滙報」刊登曼谷泰文「亞洲新聞評論」題爲「蘇聯在亞洲充當的角色」的文章，指出「多年來，蘇聯竭力向東南亞擴大外交關係，因爲這一帶地方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接處，是包圍中國南部領土最廣濶的範圍，除菲律賓和阮文紹之外，其他包括龍諾，蘇聯都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三月二日，「新華社」引用斯里蘭卡「工人報」題爲「蘇聯奴役亞洲的計劃」的文章，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妄圖通過它在南亞大陸推行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而把自己的霸權擴大到東南亞。因此，蘇聯爲了得到孟加拉灣和馬六甲海峽對面的具有戰畧意義的安達曼羣島和尼科巴羣島作爲自己的海軍基地，就給予印度很多軍艦作爲報酬，蘇聯爲了使自己擁有通過馬六甲海峽的暢行無阻的『權力』而積極活動……蘇聯的計劃（指蘇聯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而言）完全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爲了把亞洲國家納入軍事同盟、剝削和控制這些國家而提出的一個陰謀計劃，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三月五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署名柴常題爲「蘇修新殖民主義的黑綱領」的文章，指責「蘇修向第三世界推銷『國際分工論』的陰惡用心」說：「蘇修一直把第三世界作爲它掠奪的

，蘇修頭目布列茲尼夫曾經到印度活動，兜售『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現在，費留賓又跑到東南亞地區來『加強關係』，這顯然都是從蘇聯對外擴張政策出發的。」

蘇聯指中共對東南亞執行兩面政策

蘇聯則更通過報刊和莫斯科廣播，連篇累牘的抨擊中共出賣亞洲各國人民的利益，向東南亞進行顛覆陰謀，例如三月二日蘇共「眞理報」，指責中共對東南亞國家政策爲兩面政策，它說：「毛派領導在口頭上發表鄭重的宣言，在實際上卻對他們進行顛覆活動。例如去年在緬甸，用中共武器武裝起來的部隊，曾企圖掀起政府的叛亂。向尼泊爾秘密散祇顛覆的書刊，在印度利用叛變的納加和尼桑部族鬧事，在孟加拉國北部煽動分離活動。」

三月十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題爲「北京在東南亞的擴張計劃」指象，毛澤東當年曾經說過，像越南、緬緬、不丹和尼泊爾四個國家，都是中國的失土。一九六五年八月毛澤東說過：我們必須取得東南亞，包括南越、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北京在西沙羣島的軍事行動和對南中國海其他島嶼的罪行，並非孤立現象，而是以毛澤東公開談過的中國領導對東南交的霸權計劃爲依據的，考慮到這一情況，也就了解北京反對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眞正原因了。毛派領導人很怕這樣一個安全體系束縛他們的手腳，不讓他們去壓迫鄰國。同時，北京還害怕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會議發展中國家不但加強政治獨立，也加強經濟獨立，而這恰是中共領袖所不希望的。他們也企圖利用經濟手段，將東南亞置於自己手上，而且北京特別把賭注放在對東南亞的貿易和生產站在主導地位的華人身上。據專家統計，這些華人將近一千五百萬，他們很易給東南亞國家政府造成巨大困難。大家還知道，北京建議與日本在發展東南亞經濟上進而合作，由日本壟斷集團搞重工業，輕工業則歸於北京。」

李德生遭批判

周琳

據最近訪問華中地區的一些外國代表團報導，中共領導層內第六號人物李德生，在華中地區受到大字報的公開批判。說他是前國防部長林彪的一伙。一個代表團團員說，這些批判李德生的大字報在華中兩處地方出現，由兩個不說明單位所屬的工人組織署名，不過，這些大字報批判，是經中共中央同意，抑或是小撮人的作品，則不得而知。這些人士說，在安徽省和南京、哈爾濱市都見到這些大字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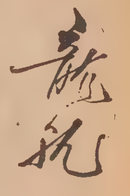
李德生是湖北黃安人，現年五十八歲。一九三五年加入「紅四方面軍」第廿五軍，歷任戰士、班、排長。抗戰期間，歷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連長，「冀南獨立旅」營長、團長。抗戰勝利，歷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副旅長、「二野」三兵團（陳錫聯）十三軍卅五師師長，入韓作戰後升任十二軍參謀長，一九五八年任十二軍副軍長（軍長尤太忠）。一九六三年升任十二軍軍長。

一九六七年六月李德生奉毛澤東命，曾率十二軍由蘇北進駐安徽，以武力鎭壓武鬬，成爲「文革」中第一個率武裝部隊公開支持毛派奪權鬬爭的軍長。一九六七年四月，李德生率十二軍進入安徽，協助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安徽軍管會主任錢鈞，鎭壓合肥、六安、淮南、蚌埠、蕪湖等地「造反派」武鬬。同年七月「武漢事件」發生後，在中共「文革小組」成員上力，提出「揪軍中一小撮」的口號之下，安徽「造反派」則把李德生當成被「揪」的目標，但是李德生則命令全軍官兵「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始避免了一次大規模的流血事件。李德生此舉，曾被江青於同年九月五日，接見安徽省赴北平代表講話時嘉獎了李德生的「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措施。同年十月，改組安徽省軍管會及省軍區，李德生被派爲「軍管會」主任兼安徽省軍區司令員，並指定李德生要促成羣眾組織的「大聯合」，籌備成立「安徽省革委會」。一九六八年四月初，李德生以安徽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組長兼共黨核心小組組長身份，向共黨中央提出「關於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員會的報告」。

毛澤東接獲報告後，立即批准，並在「批示」中，特別指出李德生所率的十二軍「堅決執行中央文革的各項指示，在『三支兩軍』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促進了省革命委員會的誕生。」安徽省革委會成立，李德生任「主任」，後來共黨安徽省委重建，又任「第一書記」，隨後又升兼共軍的總政治部主任。共黨九大當選中委，「九大一中全會」又再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黨十大再當選中委。「十大一中全會」竟升任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及「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如此越級擢升，打破共軍升遷的慣例。

去年底，李德生調兼「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外放，比任何一個大軍區司令員的職權都大，從軍事系統方面，他是「中央軍委常委」、「總政治部主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在黨的方面，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

不是新聞的新聞



對於人身的「自由」，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民，早就喪失盡淨，已經成爲不值得討論和報導的問題。然而事到今天，還有許多人士，認爲中國大陸人民，有着絕對的自由，而且提出引證，泰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就如此。

泰國自從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軍人政府被推翻以後，現在的政府在民主制度下，允許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於是，在一股親中共熱的趨勢下，許多知識分子，一連串的集會，公開辯論中共的是與非問題，這些集會分子，有專家、學者、教授、學生以及民衆，在辯論會中，全都可以針對這一問題發表意見。

一場值得注意的辯論會

在今年一次的「中共對落後國家所扮演的角色」辯論會中，見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曼谷中文京華日報第六版社會新聞刊載着（從畧）：「乃素叻、薛哇叻在「中共對落後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一題中提到：我人看問題應該普遍和深入，切莫在偏差之下大捧特捧或大罵特罵，我今天正有點流於對中共大捧特捧之嫌，須知一個國家和一個人一樣，沒有誰是千古完人的，無懈可擊的，我們稱讚中共能把八億人團結起來，將社會生產國家化，領導整個國走上強大的道路，當然是中共的優點，但也有其使人不如意的地方，那便是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像我們一樣可以指責政府……至此，窩、逸鐵蓬發言，半帶反駁地說……至於說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人民不能說話，憑我所知，大陸的人民可批評政府，責備政府，如不敢當面責備，還可張貼海報和標語，同時，文革的事，不就是一個顯例嗎？中共政府許多部長被臭罵得掉了交椅，當然不是全中國八億人個個都那樣罵，依你說，要什麼人來罵才算有言論自由呢？有大多數的人那樣做，不就算了……至此，又有聽眾起立向乃素叻提出質問，他是一位過去的民代（姑隱其名），他說：所謂中共沒有宗教自由，我不知此說何解？我本人以前曾到過中國大陸，近期也有泰國代表團到過中國大陸，都會親眼見到中國大陸中仍有寺院、神廟，也仍有人進香，任何宗教都仍存在，只是信仰的人比較寥落而已，何以見得中共沒有信教自由？我恐怕不止是還有自由，而且是更自由，自由得可以不必信奉任何宗教了。」

上一辯論會的事，雖然過去兩月多，然而一經想起，目前的新聞，將會成爲以後歷史，不特引起今天人們誤會，尤其海外華僑和華裔以及以後世代的誤

，不敢去想望。而旅居海外的中國人時間一久，對大陸人民失去自由，也變了見怪不怪。

相反，今天中國大陸人民如果有了「自由」，能像今天泰國一樣的自由，那才是世界上頭等新聞呢！對被中共「統戰」作反宣傳，給蒙在鼓裏，或一知半解，以及華僑、華裔和以後世代，再多一點認識和了解中共的醜惡臉孔，不得不再重又提醒一下，免入中共圈套。

中共是自私的特殊政權

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美其名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中共工人階級在一連串階級鬥爭清算消滅以後，也將被淘汰。代之而起則是共產黨特殊階級成長、生根。這一特權階級是集中權力、財富、榮譽於一身，其他被消滅的各階級的一切成員，全都要以勞力來爲這一特權階級服務，於是，成爲顯而易見，一目了然的兩個階級，一是中共特權階級——統治者；一是中國大陸人民平民階級——被統治者。

在這一特權階級專政下，大陸人民絕對沒有民主、自由可言，任由統治者剝削、驅使，對中共的胡作妄爲，一切不許人民過問！

中共一切措施，是拋棄中國數千年優良文化傳統，而抄襲馬列共產主義爲其思想作其武器，所以對於違反馬列主義的，不論是外國和本國的，一律排斥、砸爛，定馬列共產主義思想領導爲一尊，其他的思想，便成爲敵對思想和敵人。因此，對於敵對思想和敵人，重則加以反革命之名，而遭殺戮或定罪，輕則加思想、勞動改造，必須把每個人迫其徹底就範爲止，否則不能罷休。尤其對待一般知識分子，用共產黨洗腦辦法，實際說來，就是實行威嚇、飢餓、失業、坐牢等等卑鄙手段加諸於人，逼迫人民恭恭敬敬聽從中共擺佈，這就是思想控制，也即是摧殘本國文化，凍結社會發展，如此的作爲，很顯明的，就是言論思想絕對不許自由！

中共因爲抄襲馬列共產主義，所以一切的教育，只要黨性，不要人性，作摧殘人格，毀滅人倫、道德的勾當。

中共在施行集體的謊言中說：人性是個人主義的產物，黨性才充分表現集體主義，中共更且說：一個人沒有什麼重要，只要有黨，有社會，才變成重要，中共就是利用這一殘酷的理論，作摧毀人格、人倫、道德的醜事。

在中共自私政權的制度下，不許可每一個人保有自己的尊嚴，中國大陸上，被中共一連串的運動中，所被迫害的人民，有一句極其漂亮的言詞，稱爲「坦白」、「挖根子」，實際說來，就是「脫褲子」！這就是叫被迫害的人民，當着人羣、廣眾中，絕然隱私，毫無保留的，將自己私人、個人全部生活公開

上低等動物，有過之無不及爲止，不讓人保留絲毫做人的尊嚴，假如誰不肯坦白「脫褲子」，黨及指使的羣眾，就對誰加以種種令人難以抵抗的壓力，務把一個人折磨得由肉體到靈魂都給粉碎爲止。

於今，處在中國大陸的人民，除了以死作反抗外，別無他法，如果還想生活的話，就必須作奴顏婢膝，苟且偷生，還要行規踏矩，服服貼貼服從中共。

中共鉗制人民，不只是殘暴統治，而且更重要的是，將人民日常生活所需所賴的東西，全部操縱在中共手裏，這就是一根無情棒，像飢餓、失業、勞動、改造等，人民處在這種環境，如何不伏首貼耳聽從中共作牛馬驅使，怎能談什麼人格，所以文革中許多部長遭了殃，就是這根無情棒的驅迫，誰敢違抗，不聽命！

中共擁有這根無情棒，所以，一切恐怖政策在推行，一個運動摧毀不完異己分子時，接着又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上演，永不了結！因是，在中共的眼裏，鬭爭是無止境的，這也說明中共早爲預置了不斷大批屠殺和迫害人民的藉口，這批被殺害的人民，是無辜的。以中共好惡作衡量的自私法律，絕大多數人民被迫害，盡是於法律無據的，而於情於理，更是說不過去的。完全是一種胡作妄爲的狂態！

更有過者，中國大陸的人民，誰對被害者和被折磨者，表示一點同情和憐憫，立刻會被人批評爲立場不穩，同情反革命分子，這將構成此人未來的惡運，同樣沒有好的下場，如此的國家人民，眞不知自由在那裏！

同文同種的自由那兒去

上面所說的，或許疑是絕對反共人士所誣造，然而，請看看與泰國同文同種的，中國雲南省西南邊陲與緬甸南部景棟區毗鄰的「西雙版納」（中共如此稱）與泰國相距不遠的少數民族「擺夷」同胞。

「西雙版納」擁有六順、思茅、江城、易武（鎮越）、車里、佛海、南嶠、瀾滄等縣廣濶的土地和人民，在中共未盤據大陸以前的歷朝歷代，全屬自治區，完全施行夷胞自己傳統的制度——天皇制度，自由安定得夜不閉戶，是世外桃源一塊樂土。在中國抗日時期，國民政府就特別免除該自治區的「徵兵」制度。

中共盤踞整個大陸以後，該區原有的自由安定，全被中共摧毀了！人民首先喊出，且見之街頭標語：「蔣介石壞，到處有米賣，毛澤東好，人民吃稻草」！就是該區人民怒吼之聲！

中共首將佛寺毀滅，同泰國一樣的佛寺，凡區內人民一人一生，必須入佛寺剃度做和尙一次，雖皇帝不能免俗，神聖不可侵犯的聖地，可是，全給中共摧毀掉，將佛寺原址改爲合作社養豬的場所！從此，和尙制度完結了！

從前該區境內各地雖設有中文學校，並不強迫夷胞子弟入學，完全自由，隨其所好讀夷文。中共入侵後，則非讀中文不可，否則反動帽子壓下去，誰也吃不消！現在讀「夷文」（與泰文大同小異）有嗎？有！那是等同泰國抑壓中文一樣，學校中「夷文」少得可憐！

並且該區現在所說的話，必須一律用國語，誰要是說「夷語」（與泰語大同小異）則各種的反動帽子，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該區夷族自治天皇，中文名是「刀世勳」，夷語是「召發拚鈴」，是個有爲且聰慧的人，年少十五歲，正值抗日時期，於一九四二年，就讀重慶中正中學名列前茅，後於南京讀大學，南京陷共後，返回昆明擬繼續完成大學，於盧漢叛變後，爲中共搜捕，幽禁於昆明。

全雲南省爲中共踞有後，「西雙版納」全體人民要求將刀世勳釋放，中共不得不釋放，中共自有一套對付少數民族的辦法，刀世勳釋放歸來，不如說押解歸來更適當，當時正進行清算，鬭爭瘋狂的時候，各土司及大小頭目，給鬭爭清算得死去活來，個人變成瘋狂者不少。昔日「西雙版納」的瀾滄江，悠悠綠水一片，爲青少年男女嬉戲，游泳和拾取江中「青苔」（含大量蛋白質，最佳副食品）的娛樂場，一變而成爲人民受中共迫害，無地自容而作爲自戕的去處，後中共封鎖該江，人民無事不許近！

刀世勳返抵「西雙版納」時，遠近人民，沿途仍以封建的跪拜禮節相迎，全民流淚滿面，哭聲動野，訴說中共對地方製造亂事等情，中共知羣眾之力不可犯，雖視而不聞，匆匆將刀世勳擁離人羣，而刀世勳，亦哀慟流涕，頻頻點頭，不言不語，揮淚離去！

刀世勳爲世襲「西雙版納」天皇，自有其尊嚴神聖，爲區內人民所擁戴，中共心知肚明，對其本人不敢施以清算鬭爭，只作嚴密監視其行動，並假以鮮爲外人知的「自由泰國副主席」名義，藉以保護，實則幽禁強迫學習中共黨八股，隔離人民，完全失去自由！

可是，當地人民仍千方百計要求會見他們的天皇，以流淚怠耕工作無聲抗議，中共感到此人留下成了一種贅瘤！在計議中，便將刀世勳秘密送往北平，等到人民發覺，中共則說謊，因緊急要務調往北平任高職，其實僅是一員中英文譯員。以後人民經常要求面見天皇，雖然中共多次以報章及照片出示仍在北平等情，人民依然不相信，有不得見不休之概，不得已，於五年前，中共特許刀世勳歸來。

此次刀世勳歸來，比較上次更哀慟，人民搶天呼地，眞乃「……牽衣蹬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纏着刀世勳用夷語訴說中共殘暴行爲，刀世勳同樣悲痛，陪着淌淚，能說些什麼？又敢說些什麼！中共人員在半懂半不懂下，強拖迫擁着刀世勳離去，原擬定留住三天，結果，中共人員目睹此一場面，於翌晨魚肚初露，此「西雙版納」天皇便給送往北平道上而去！

「西雙版納」人民流亡在緬甸和泰境內的，不會少過十萬，他們是最善良誠實的民族，與泰國諸夷同文同種，當可在他們言談中，得到中國大陸人民的自由與不自由的結論。

假如說，今天中國大陸境內，還存在着寺院，和信仰宗教的話，那就是經過了無情棒所打成的，這是何等可憐！可哀的事！

從歷代興亡看中共「革命」

盲目投靠與陪葬都是要不得

兆華

夏桀無道，湯伐而放之，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革命的開始。湯何以放桀，據說夏桀寵愛姬妹喜而不理國政，更以暴虐無道，人民處水深火熱之中，因而爆發放桀的革命。

湯領導革命成功了，自己做了統治者（王帝）改國號曰商。傳至紂王，也是荒淫暴虐，如剖孕婦之腹，削百姓涉寒流之足；又復罔顧人民死活，作酒池肉林以娛愛姬妲己。結果招致文、武王之伐紂，全國人民響應，商朝也就完了。

武王伐紂革命成功，一直傳至周幽王，亦因寵褒似而演出「烽火戲諸侯」一幕。不特失信國人，跟着羣雄紛紛起來革命，結果周幽王便以此而亡國。

周朝以後轉入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成了羣雄割據局面。後來秦始皇併吞六國，中國才又一統起來。可惜他本人有威武的一面，亦有暴虐的一面，他不曉得給人民以休生養息，依然不邺民力。既築萬里長城（說是國防上防匈奴尚有可說），但築驪山墓與阿房宮，則全是生的享樂與死的打算。其搜羅征戍，連年不絕，弄至民不聊生，怕士大夫議論朝政，又有「焚書坑儒」的暴舉。怕人民造反，居然大收天上兵器，而欽定五家一張刀。做了皇帝又恐怕不能「萬壽無疆」，

子二世做了很短的幾年皇帝，便招來陳勝、吳廣揭竿起義的平民革命，秦朝也就完了。

歷史不斷告訴我們，一個朝代的垮倒，一個朝代的起來，主要原因是什麼？最簡單的一句，是人民的愛與惡。人民的生活是否過得好，人民對國家（封建時代是統治者）盡了應盡的責任，能否得到安居樂業，領導革命的人，是否眞正朝這個目標去幹？革命成功之後，又是否本這個目標去實行，如果口講的一套，實行起來又另一套，而且與人民要求大異其趣的，肯定將來也一定要垮倒。

秦漢之後一直到滿清，一起一落都脫不了這個範疇。清朝後期的內憂外患，國勢危殆，當政者的昏庸腐朽，人民生計困難，於是初而激起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本來打下半個江山，但後來卻內鬨爭權，自相殘殺，不能貫澈人民革命的初衷，結果半途失敗。繼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因爲有崇高的三民主義理想，得到全國人民響應，終於把腐朽無能的滿清王朝推翻，說來也無非是歷史一貫啓示的道理。

由此可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興衰隆替，全屬「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引致人民起來革命的因素，亦全是當政者和政權的專橫腐敗，近人對革

幹，不好，」這非特不能叫做革命，而只是以暴易暴罷了。他的所謂好與不好，自然是對國家與人民而言，何等簡單而着實。

中共幾十年來挾外來的馬列主義而搞中國共產革命，其實是武裝叛變，犧牲國內的青年，虛耗國家的實力，簡直無法估計。尤復乘八年抗戰政府與人民都筋疲力竭，更不擇手段的從四方八面，煽風點火，因之抗日勝利不到四年，中共終於竊據了大陸。在它而言，初步「革命」算是成功了，但廿五年來，國家實際變成怎樣？人民實際得到了什麼？還不是一窮二白，半溫不飽的等候時機逃亡嗎？這怎能叫做「革命」。

我們又從孫中山領導推翻滿清，蔣總司令繼續領導北伐，從而統一全中國，再而領導八年抗戰，終於把日本軍閥打垮的國民政府，是否被人民唾棄而成爲革命對象呢？肯定的說，自民國成立以至抗日勝利，這期間全國人民只有絕對擁護，因爲它給國家帶來生機，給人民帶來幸福，野心邪說的共黨倡亂，不但政府要剿滅，人民也要打倒它。「剿滅共黨」的呼聲，是由共黨的燒殺虜掠野蠻行爲所逼出來，與爲人民革命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抗日戰爭勝利初期，國民政府的復員與接收工作，部份政策無可否認有點差錯，影響了對國家和人民的措施。但主要原因，仍是內受共黨和附共黨派的叫囂牽制，外受美國假民主政策的壓迫，無由伸展與難於自主。美援停止被逼一再改革經濟，可惜都不能成功，結果便被「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的中共所乘，但與受人民唾棄而成爲革命對象則有很大的差距。

再退一萬步而言，國民政府算是

評毛澤東

隨着此書的發表 Holmes Welch（霍門士衛爾取）已很成功的完成了近代及當代佛教在中國的三階段理論。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國佛教之進展」發表在一九六七年，第二部著作「中國佛教徒的復活」發表於一九六八年，這三本巨著是作者根據十年來他對中國大陸所發表過的資料加以研究以及對到過中國大陸的旅客和大陸逃出的難民所作訪問的結晶。三大著作皆很精彩的描述，尤以最後一本爲其精華。其中討論到佛教如何能在中國生存？由於大部份被作者訪問的人是由中國大陸逃出來的，他們親身體驗到種種，透過作者的筆尖很活生生的描述出來。是爲本書生動，實在的背景。再加上作者曾於一九六九年參加在金邊舉行的第六次世界佛教徒聖會。從那兒他親眼看到中國共產黨利用佛教來玩政治把戲的證人之一。此也是本書更可讀的理由之一。

除非有那麼一天，我們能在中國大陸對佛教作一個深

中共對國家做了些什麼？對人民又做了些什麼？「寧要核子，不要褲子」嗎？南京、武漢大橋嗎？殺了五千萬人，奴役和勞改了無法計數的各階層人士和知識分子。以絕無報酬的榨取而達成這點滴的成就，叫得做革命行爲嗎？以暴虐專政的統治，廿五年來每個人依然每月配售十幾斤米，四兩油，每年只得八尺布，人民在全不溫飽的情況下。讀書、就業、婚姻、城鄉往來以至思想都得不到自由，更無論集會結社等基本人權自由了。這個「革命」是好還是壞，人們是了然於胸的。你打倒了別人，你來幹了，可是你比從前更不好，這叫得做革命嗎？魚肉人民而已耳。

革命的基本道理，既是打倒專橫暴虐，謀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中共妄吹的所謂「革命」，自然是假革命或反革命，因爲它太與基本道理背道而馳了。我們如果徹底認清這點，對近來海外吹起的「認同」與「回歸」歪風，就覺得只是盲目的投靠。個人盲目投靠，至多苦了自己，甚或連累家人（中共幾次這樣號召，回去的人都同遭絕境，間有狼狽奔回，亦有丟了生命，可惜人每善忘又多不滿現實），但歪風如讓其吹下去，則國家與人民同遭不幸，我們下代的子孫，亦難望得過美好的生活，這豈是有志投身革命人們的目的目。長期以來中共只求黨的壯大，國家次之，人民更次之。證諸廿五年來對外慷慨的施與和對內不理人民死活的勒緊（企圖領導共產國際），實在是鐵般事實，我們有什麼理由要盲目投靠，害己害人更害了國家呢？

中共爲要拆散中國人民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宣傳詭計中有所謂「對反

，繼續同情甚而支持下去，自己只有作爲陪葬品，與潰敗的政權一起埋葬。這種醜詆和極端煽動的說話，其實只是共產黨宣傳的陰謀，對不明是非，一知半解，或不從根本分析問題的人，會起一點作用。但如果能明白革命的基本道理，就絕不會受騙。革命既是求國家，人民的更好，則中共廿多年來的極權奴役統治，究竟實質是什麼樣子，拿來與大陸時期或目前台灣的國民政府相比，有那一件比得上。我們支持國民政府，不是感情上的正統觀念問題，而是理智的大是大非選擇問題。我們是要一個自由、民主、富強、康樂的政府，而決不要一個極權專制，長期使人民不得溫飽的政府。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政府雖或不能立刻全部實現，但總勝過鐵定無產階級專政，黨的利益大過國家和人民福利的共黨政權。

所以我們支持國民政府，絕對不是意味着陪葬，而是對國家人民利益明智的選擇。暫時的困難終於要克服的，「認同」和「回歸」的歪風，很容易被事實吹散。投身革命和選擇政權的人們，我們一定要看清事實，明辨是非，不要被美麗謊言所惑，更不要爲國際低潮和短暫困難所難倒，就是最愚蠢的人，都不會自帶枷鎖，自投羅網的。國民政府的施政未如理想，還有我們的民意機關和民營報紙可作喉舌，大聲疾呼要求改善。中共極權政治可能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鳴放運動，只是一個陰謀「反右」的圈套，（後竟說是陽謀）導致百萬人頭落地，全國知識分子遭殃，極權統治有改過分毫嗎？只此一事，就夠作爲我們前事之鑑了。

猛省吧！有志投身革命的人們！

下的佛教

雲河譯

想利用人民固有的特性，以減低人民的反抗，甚或利用自然和社會的力量。共黨美其名說既然宗教在中國已存在那麼久了，中共將允許宗教信仰的自由。其實中共雖允許佛教及其他宗教的存在，他們是集中管理宗教的一切活動。把宗教踢出中國大陸乃是他們的極終目的。

中共對佛教的控制政策及內部如何削平對外如何利用佛教，本書討論極其詳細。譬如當西藏境內正在壓制着佛教徒時，中共所謂「中國佛教協會」的官員們卻正在參加世界佛教大會的國際會議。他們大量鼓吹着：「中國境內的佛教一切都很好，中國北京最大的喇嘛教廟宇——義和關被允許爲外國佛教徒所參觀的地方。」然而和尚們有的被迫參加政治教育，有的甚或被迫返回紅塵。而「中國佛教協會」的官員們則帶着象牙佛像到達東南亞，如緬甸和錫蘭做拉朋友工作。

霍氏指出共黨如何控制佛教徒。這些包括充公禪寺所有的土地，要求和尚們參加政治學習，進行生產勞動，或迫返爲凡人（平民），限制佛教行動，甚或改寫教綱。對於他們認爲是中共政府敵人的教徒施行毒打，乃至死亡（如對百一十高齡的許雲事件）在年老不能參加生產勞動的僧侶中也只有被認爲前進分子和愛國者，才能接受國家的津貼。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教徹底被壓制了。

霍氏並指出中國佛教徒爲了符合共黨的要求，而妙巧的歪曲教經。如眾所週知，佛教徒是不殺生的。但是一些中共的佛教徒卻爭說着：殺死壞人是很正當的事，若爲了許多好人的利益，我們應該去殺壞人。也正因爲在這宣傳下好多和尚參加了韓戰，有的沿門托鉢，把所得的錢用來購買戰鬭機以對抗美國人。霍氏費了很長的篇幅來描述中共在外交上怎樣利用佛教以及教徒，是本書的精華所在。譬如爲了在亞洲佛教國家中（如錫蘭、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及日本）贏得朋友，那些所謂中國佛教協會的官員作了不少友好訪問或參加開會以及侍候訪問大陸的佛教徒爲貴賓。爲了使人有着佛教在中國大陸乃很正常發展的看法，一些大城市中的寺院曾一再改修或重建。而那些到大陸訪問的佛教徒永遠不變的只能到這些「展覽室」參觀；一點也讓人感覺不到這些佛教徒的活動其實在中國大陸內是完全被剝奪掉了。大量的金錢奉獻到其他佛教的國家。爲了使外國佛教徒們有更深的印象，中共中央更花上美金五十六萬元在北平城外用中國的傳統建築術建造了一座非常壯麗用來存放聖物的象牙寶塔。所有的這些活動均完全被調配着，以便讓外國的佛教徒感覺到：「佛教並不用害怕中國共產黨，且中國佛教徒在中共統治下比以前生活更好。」不管中共如何宣傳，霍氏指出，在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和其他共黨頭目們均指出：大陸對國際外交，在佛教方面所作的投資與犧牲並不值得。（轉載美國「長城」）

陳紹禹的生平

王博

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七日，流亡蘇聯的前共黨黨魁陳紹禹（王明），病逝莫斯科，享年六十九歲。

陳紹禹是中共國際派的首領，克里姆林宮在中國的忠實代理人，曾在共黨內掌權達四年之久，因「王明路線」失敗而垮台。

陳紹禹，又名王明，筆名詔玉，安徽稱金寨人，生於一九〇六年。父名聘之，家有田產，同時又開有山貨行生意。母愈氏早死，乃父續絃。陳紹禹共有弟兄五人，陳居長，幼時入私塾，後入六安省立第三農業學校。畢業後，去湖北，入武昌中華大學，陳紹禹在校中為一鬧風潮主角，旋被政府通緝，乃逃至上海，依靠一位在滬江大學執教的叔父。此時陳紹禹已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六年經中共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受訓，深獲該校教務長（後任校長）米夫歡心，且成為其死黨，積極打擊國民黨學生。一九二七年曾隨米夫返武漢，從事共黨工作。不久再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學內與楊尚昆、秦邦憲等結成小派系，成為所謂二十八個布爾塞維克之首領。一九二八年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任翻譯工作。會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翻譯。

一九三〇年返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會書記及中共江蘇省委工作。一度因反對李立三而被黜，九月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回國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初步清算「立三路線」，陳紹

一）。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發被捕後，繼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一九三一年九月調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首席代表（一九三二——三七）。但中共中央仍為他的黨羽秦邦憲（博古，任總書記）所控制。一九三五年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後，八月乘專機返延安。所以毛澤東在歡迎會上說：

「王明同志從天上回來，眞是喜從天降。」

一九三七年出版其著作「王明最近論文選」。一九三八年經國民政府羅致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至武漢後，兼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一九三八——四〇），出版「王明抗戰言論集」、「王明救國言論集」。中共召開六中全會，毛澤東即開始反對陳紹禹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之主張。一九四二年共黨「整風運動」時，以其在統戰問題方面之「新投降主義」、以及「教條主義」等罪名被鬬爭。陳紹禹從此便聲消跡匿。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陳紹禹仍被選為中共七屆中央委員（一九四五——五六），可是他的名次已降落到倒數第二名。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後，他的名字又出現。是年九月以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身份出席政協首屆一次會議，當選政協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一九

大陸的「牛欄」

楊磊彬

最近中共對於「有問題人物」全被稱為「牛」，把他們拘留或判刑「勞改」，則叫做把他們趕入「牛欄」。因此「牛欄」也就是今日大陸監獄的代名詞。據說此種「稱謂」是在「九大」後開始起用，以示區分「九大」前的「牛鬼蛇神」及「五類分子」。

被打成「牛」的人沒有一定標準，很容易便會變了「牛」，包括不服從幹部的領導，消極學習毛著，沒有認眞體會林彪的政治報告，不積極勞動生產，平日言行認為表現出不夠尊敬「毛主席」或者看不起「林副主席」也會被稱為「牛」，甚至平日告假過多，竟也被打為「牛」。總之被劃為「牛」的人不但沒有一個標準，而且範圍太廣濶了。這使到今日大陸人民隨時有可能做了「牛」。

以前被稱為「五類分子」的人，大多數是地、富、反、壞、右，而且他們也要經過開會，由羣眾根據他平日的表現，是否有反對「毛澤東思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以及不積極參加生產勞動，表現在出勤率及出勤時是否賣力工作，而由羣眾評定，是否可作為「五類分子」，最後由組織通過，受到管制行動及監督勞動。

但是現在不同了，這些被劃為「牛」的人，全由「軍宣隊」、「工宣隊」及幹部內部議定，然後由幹部在會上宣佈今後這些人被稱為「牛」了。他們的根據是羣眾的檢舉揭發及平日的一貫表現。因此幹部在宣佈時說，這些人是經過調查瞭解及審核後，然後作出最後決定。他們是應該被評判為「牛」的，並沒有枉寃一個好人。

「牛」是分為兩大類的：一種是要被趕入「牛欄」。另一種是不必入「牛欄」，留在原工作單位內管制行為及監督勞動。這些人雖然不用入「牛欄」，但他們的命運卻不會比「五類分子」好過。被趕入「牛欄」者是送進監獄，不過他們也分兩類：一種是判刑一年以上者則要送往「勞改場勞改」；「一種是判刑一年以下者，他們是送往國營農場進行「勞動教養」（即「勞教」）。

這些被趕入「牛欄」的「牛」，他們服刑期滿釋放後，返回原屬單位後，仍然是「牛」，同樣被管制行為及監督勞動，所以被一經趕入「牛欄」的「牛」便永遠不得翻身。

做了「牛」的人，雖然也有人經過一段相當時日的考察後，會被脫掉帽子，但並不容易，而且機會亦很微。

被劃為「牛」的人，其中也有不少是由於開罪了「軍宣隊」、「工宣隊」或「幹部」所致，特別是「軍宣隊」的人，萬萬得罪不得，因為他們的權力最大。據說有些幹部在行政工作上，有些地方不大遵從他們的意思，竟也被劃做「牛」，而且參被趕入「牛欄」，一輩子不得翻身。

之國際派大獲全勝，陳紹禹補選爲中
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
——四五）兼江蘇省委書記（一九三

三日，由陳紹禹代起草的報告。但他
不久便下台了。一九五六年九月，中
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爲九十

風・草・新騙子

滬穗

上海市很多共幹收到郵寄「新聞」小冊一份，此項「新聞」小冊係紅色油印卅二開，內容共有三篇文字，第一篇是「風」和「草」，第二篇是「林彪死了？」第三篇是「誰是賣國賊？」在「風」和「草」的文章裏，指出：某人用「風」和「草」來比喻當前的「革命形勢」，是「反動透頂」的言論。例如「風」和「草」文說：「一切腐朽沒落的階級，總是違背社會發展的規律，注定要滅亡。他們的代表人物狂妄自大。以『風』自居，想任意擺佈羣眾，只能說明他們的愚蠢和虛弱。至於他們要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聽從他們的指揮棒去『改變』社會『面貌』，不過是『天才』腦海裏的一種臆想而已」。這些言論不但與「批林批孔」無關，根本就是指着和尚罵禿驢。請看：「他們的代表人物妄自尊大」，這「妄自尊大」的「代表人物」，不正是「欲與天公試比高」的人物麼？他竟然要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都踩在腳下哩！這「代表人物」曾舞着「指揮棒」，要人民「大躍進」，妄想「一天等於廿年」，結果「一窮二白」的「社會面貌」毫無「改變」，反使人民都餓得皮包骨頭。他又舞動「指揮棒」，搞得漫山遍野都是「紅衛兵」結果天怒人怨，「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依然存在。指定林彪「接班」，「接班人」卻成爲「大叛徒」。他又曾以「風」自比說：「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爲我從天落」，自認可以呼風喚雨，非自稱「天才」而何？

廣州共黨「市委會」一批幹部自北平接受「批林批孔訓練」歸來，在個別探討的「小組會」中透露：現在「批林批孔」方向已明，但是「目標已定，畫影已成，點名未露」！「中央指示」說：「王明、劉少奇、林彪這類機會主義頭子，都是一小撮政治騙子。如果我們窮根究底的話，在中國，他們的祖師爺應該推孔老二。研究孔老二，這個歷史上的騙子，才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識別當前林彪這一類政治騙子」。

「嚴格地說，今天，隨着大力批林批孔的深入，我們首先要在澈底批判孔老二儒家之徒的兩面派分爲上下功夫，才可以增強我們進一步識別林彪之流的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能力，也才能把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換句話說，今天「批林批孔」主要目標，是在於要把「上層建築領域裏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也就是說，「上層建築領域裏」有了「新騙子」。你我都不夠資格列爲「上層建築領域」，那麼「新騙子」是誰？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他；「他」是誰？我們等待形勢發展，到時自會明白！

法治的彈性是否有問題

從電視上看到本月六日上午慘遭劫殺的十九歲少女歐詠妍的慈母爲她的女兒發表聲淚俱下的談話，感覺到香港善良市民的處境可憐。

記得歐詠妍被搶匪刺死的新聞在報章刊出的當天，我凝視着報章刊出那張美麗純眞的少女近照，一時心情憤激，寫了一篇「誰殺死了她？」的稿子，及稿子寫好，重閱一回時，自覺煽動性過強，明知這種稿子，除了使讀者對司法界不滿之外，司法界難得會爲它作出什麼檢討的。再閱讀兩遍，終於將它自行投籮。

四月十二日，竟有歹徒乘警察升旗時到警署天台去打暈警察搶了警槍，這像是一種挑戰，不法之徒好像藉這「英雄」式行爲向其他幹不法勾當的歹徒作示範，警察並不可怕。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作用。

對於裁判搶劫罪案的法律，一年來法官雖權宜地加重一些。但確實起不了阻嚇作用，前幾天有幾名行劫少年聽到判案後對法官大笑。因爲法律的彈性太大了，幾乎可以從法治範疇撤回「人治」範疇中來。筆者雖不懂法律，但從說理觀點看問題，任何法治政府頒佈了一條法令，凡搶劫者一律處何種刑罰，搶劫傷人或殺人者應處何種刑罰，刑罰雖如何嚴厲，但犯罪者既然明知故犯，他們實在等於自殺，與人無尤。但如果雖有法律條文，而處理時容許法官大人彈性判案，在如定隨地吐痰罰欵五百元，捉到官內去只罰二、三十元，這實是等於拿法律條文開玩笑，實際是「人治」玩意，於是被判罪的犯人向法官大笑，這並不是沒有心理原因的。類似「人治」式彈性判案，即使將一名殺人犯只輕判打十大板，並不表示法官的仁慈，可能是殘酷，只要犯人在犯法以前不知獲什麼罪？他犯罪是撞撞運氣，被判罪時可能覺得是殘酷的。

一個十九歲少女被殺了，這個殺人犯如果沒有明顯動機，警方破案必然感到棘手。這個殺人者經過了一次殺人經驗後，第二次會更輕易殺人，再發展下去，可能變成嗜殺者，對這些，我們的法律有沒有考慮增加其阻嚇作用？換句話說：多少無辜善良市民被殺，都與現下法律阻嚇作用沒有符合實際需要加重有關。那些無辜善良市民之死，死於法治的彈性過大，死於爲搶匪的碰運氣心理作用等等。

本港目前治安情形的惡劣，已臨到一個空前紊亂階段，是否需要另擬臨時法例來加強阻嚇作用，是否應擬立絕對沒有彈性的刑事法治緊急條例，只要罪名成立即依法判決。

必要時先行宣傳，令人人知道犯什麼罪，就得到什麼刑罰，很少可能法外開恩。因爲這不是用紳士作風能解決問題的時刻，亦不是用反罪惡宣傳能解決問題的時候。改善不了治安情形會更加惡劣下去。這是負責四百萬人民安全的本港當局，絕對不能逃避的。府港當局應該做的是正視一切足以引起犯罪原因及儘一切可能發揮阻嚇犯罪的法治作用。眼看一個又一個無辜市民枉死，太可怕了。（轉載香港時報）

丹曉

太早「結論」不切實際

何炳棣在其「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一文中，最後談到「經濟建設成就舉要」。

他說：「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當客觀的樂觀看法。這是因為我深信今日的中國具有曠古未有的人力、物資、技術、精神總動員的能力。讓我們先列舉近年一系列經濟的成就——二萬萬市畝以上的新耕地的開闢（三千萬英畝）；各地區極廣義的水利建設（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乾區破碎山谷坡地的改成梯田；內蒙等草原地區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業的較速發展，全國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規模的植林綠化運動；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區鹽鹼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種糧食及草棉種籽的科學培育、糧食和工業作物搶地矛盾的逐漸解決；複種、間種系數的不斷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辦、林、牧、茶、絲、竹、藥材、鮮乾各果，各種『山貨』的全盤綜合利用和生產；眞正農業科學的開端；……」

縱貫何教授的「經濟建設成就舉要」一節，再再都是這一類的空洞捧場的文字，偶爾也列舉了一些數目字，而都是取採於「人民日報」的；另外還有引用了一些人士的讚揚。中共在經濟上有沒有成就呢？這問題的答案很簡單，當然有。可是，這些成就是否就是何教授所形容的呢？恐怕連中共本身，知道內情的人也會搖頭。因此，我並不想對這一小節提出什麼反證，好再，有關中共經濟方面的情形，本港的左派報章，以及研究中共經濟問題的專家們——無論中外都常有專文刊佈呢！

何教授的文章，只是代表了他自己的看法，肯定的是決不是「以歷史者的眼光」來看的，而只是來希望的。

但是，在他的整篇文章中的「結論」，大概是太輕率了。輕率到使我懷疑他是否站在「史學家」的客觀立場。我想對他的結論，提出我的不同意見，讓讀者來批判。

政治正見、私見、偏見

「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類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只有徹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國人民在基層當家作主。惟有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才能憑藉組織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質、新舊技術全部動員，『自力更生』地逐步經濟建國。以一個本來一窮二白的國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內，能克服種種的困難，建設起一個不愧稱為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成就不可謂不大。中國社會改革的種種成就，西方凡無政治偏見的人士都已承認。只是有些牽於資本主義經濟觀念的人，對新中國的經濟前景，不無疑問。」

這裏，牽涉到一個人的理念問題。如果何教授贊同共產主義所統治下的「社會主義」的政策，他對中共的政策贊成與支持，我不反對，因為那是他的思想與信念自由。但是，由此他一定要說：對中共政策表示「不無疑問」的人士們，不是由於這些人具「有政治偏見」，便是「囿於資本主義經濟觀念」的人。這句話顯然是誣衊。

所謂「政治偏見」，何教授的意思是不接受或贊同共產主義者的政策的人士們。這是何教授囿於「信服共產主義」與「不信服共產主義」兩者之對立而起。實則，「共產主義」在某一層次上來說，只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而已，這方法[illegible]於太過「偏」了，不但不為共產黨所不能統治地區的人士們所贊同，甚至連共產黨所統治的內部，也還是不時地掀起反抗呢？這已經不是「偏見」與否的問題，而是人們是否「接受」的問題。也就是為此，何教授的文章中，總是在強調着一個概念，那就是「憑藉組織與思想教育的力量」。「組織」與「思想教育」的「力量」之所以被何教授這麼重視，就可以想見連何教授信服的共產主義理念，該是多麼使大陸的中國人所難以接受。假如共產黨的政治理念是那麼的具有普遍效力與眞理的話，那麼何須在不斷的「思想教育」之後，還得動用「組織力量」來加以控制呢？我在想：何教授的「政治正見」是否就是當權者的統治階級，應該想出一套最有效，最徹底的辦法，來統治人民呢？假如以這一種思想來為政理民的話，除了用專制、獨裁的名詞來形容外，我不知道該用什麼名詞才恰當？難道反對「專制」、「獨裁」的作法就該是何教授所稱的「政治偏見」？如果這一思想眞是如同何教授所謂的「政治偏見」的話，那麼，我寧願一直「偏」下得了。

假如何教授眞的注重歷史事實，以及眞的重視政治眞理的話，相信並不應該因了中共政權批准了前往中國大陸暢遊一段時間，受到不貲的招待，就要對中共的一切稱贊不絕口了。我以為：該贊的就贊，該彈的還得是彈呢！到目前，任何的一個政權，恐怕不能說只能贊，不能彈；只該贊，不該彈，同時，也可以這麼說，任何的一個政權，離我們的要求，還是差得遠呢！何以何教授竟如此肯定了中共的政權、政策與作風？主觀上的一廂情願我不反對，那是一個個人的自由，但是，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在客觀上，恐怕還得兼顧客觀的事實與標準？

至於對中共的經濟建設的肯定與否定，以前的太多的人士們，早已不「囿有資本主義經濟觀念」了，這方面何教授恐怕又是「後知後覺」者。這方面也可以看得出：何教授是在故意把政治與經濟混為一談。

我曾在前幾篇的文章中給予指[illegible]

柳以青

自由、民主與中國

（上）

陳逸南

「自由」、「民主」的呼聲，從五四運動時代到現在，一直嚷了幾十年，我國不但沒有一個民主的政體建立起來，卽使連一套眞正有體系的、較完備的民主理論的學說也欠缺。就以中國共產黨爲例，他們在延安時期，也曾高舉民主之旗，以「民主」爲號召，使得當時一些激情分子（其間也有理想主義者），都一窩蜂的投到左營。及至中共竊據大陸，不但原來所標榜的「民主」被唾棄了，而且竟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一反過去的態度，實行以專制獨裁的方式統治。於是，全國人民的命運，便完全決定於幾個獨裁者之手，而民主政制中的所謂「人權」也就被剝奪了。

中共統治者爲了加強其統治，鞏固其政權，於是不惜運用其手段，創制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以達其奴役人民的目的。美其名曰：「爲國家、爲人民」服務，拆穿了無非是一種新的愚民政策。共產黨人爲了完成其萬世不朽之名，爲了顯揚其萬世不朽的偉大功業，於是數以億萬計的善良百姓，給犧牲了，成了建立英雄墓碑的犧牲品。

談到自由，雖然這一意念，在我國人的心目中，一向並不深刻，但經過了這二十四年中共的統治，大陸人民可說已由不深刻變爲深刻了。縱然他們不了解自由的眞義，但也認識到自由的可貴。今日中國大陸的人民，沒有個人自由，已經成了不爭之論。生活在那裏的人民，除了只有響應共黨的運動，響應共黨的號召，跟着共黨宣傳主義的自由外，其他的，可說是毫無自由可言的。

我們看中共自文革以來，不曾產生過一齣眞正具有藝術性的戲劇，一本具有時代性的文藝創作。這使我們領悟到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區，舉凡文化、學術、思想這些，是不會發芽生長的。所謂「文化改革」，其實就是「文化扼殺」。

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如果想要保持繁榮進步，使其日新月異，精益求精，只有在自由社會下，個人有高度的自由，個人能力不受限制束縛，個人能力得到自由發揮與伸展，才能辦得到。否則，卽使有很高的才智，若生長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區，其結果也只有好像失去土壤的植物一般，逃不脫枯萎命運。

我們今天生活在海外，作爲一個中國人，可以說是有幸有不幸。幸運的是我們可以逍遙於極權統制之外；不幸的，是我們失去了國家的蔭庇，有如一株失根的蘭，芳草雖美，奈何缺少土壤。不管怎樣，最少我們目前仍然是生活在自由世界之中，我們也希望看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理想的中國，我們不問：「誰來統治」，但卻要問：「有無民主、自由。」我們除非不對中國有所期待，否則，建立一個具有「民主」、「自由」的中國這一信念，是必須堅持的。

中國大陸，在中共的這二十幾年的統治中，從表面上看：是可稱強大的，但骨子裏，卻是明爭暗鬥，由劉少奇垮台到現在，這一段頗長的日子中，中共可以說是在權力鬥爭中渡過的，其間爲權力鬥爭所花的功夫多於爲人民，爲國家是所必然的。

我們也不否認，中國大陸上一些建設性的成就，如長江大橋、大慶油田等。但這是偉大的中國人民，在奴役制度下，給強迫付出血汗所成功的偉大功績，其情形一如秦始皇強迫數以百萬計的老百姓去建築萬里長城一樣。萬里長城偉大，只不過是因爲它是用數以百萬的中國人民的血肉建築成功的，但並不等於秦始皇偉大，其理由亦至顯明的。

秦始皇不知衿恤民命，視百姓如草芥，所以建國不到十五年，便招致亡國滅種之禍。

我們雖然無法據此預估中共的命運，但暴力統治的不會長久，可以說已成爲我們中國歷史中不易的法則。中共如欲其政權得以保持，除非在基本政制上，作出改變，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邁進，否則，前景還是黯淡。

我們今日作爲海外的知識分子，縱然怎樣關心中國的前途，提出種種有建設性的議論或頗爲中肯的批評，但對封閉的大陸政權來說，有如隔靴搔癢，對那些只知要抓權，而不知有百姓的獨夫來說，是不着邊際的。雖然如此，但我們仍保持我們的一貫態度，堅守我們建立自由、民主中國的這一信念，以揚正義傳眞理的精神，把這種「自由」、「民主」的意識，傳播擴散出來。凡是中國人，不管他在國內的或國外的，只要有這一種意識，他將絕不願意把個人的自由無條件的交給統治者，也絕不會心甘情願的被奴役，甚被利用作爲工奴、農奴、政奴而不自覺，不知有自由、民主的尊貴。

我們今日在海外之所以還能自由發表個人之言論、思想，隨意批評這不是，那不是，正因爲我們享有這種「自由」的權利，有「民主」政治的保障，我們心裏有什麼不平或怨憤，甚或對於我們現在的政府有甚不滿，亦可隨意發言，指責一番。政府能不能接受有他的自由，最少，我們已有了自由發言的權利。這些，在今日的中國大陸是看不到的。

一個國家或社會，如要有進步，不是賴幾個人的計劃便可成功的，它是要透過全民的努力才可以成功的。如果政府爲了某些原因，甚或爲了滿足個人狹隘的權力慾，用一種強制的手段，扼殺某些人或者是不屬於本黨本派的人底自由，那麼，卽使他們有很好實際的意見，也無法提供出來給主政者參考的。吳柴爾在「自由的哲學」一書中說：「沒有一個政府的哲學或組織能代替個人的意志、目的、欲望和希望的。」所以，政府應該要予人民有起碼的「自由」，沒有這起碼的「自由」，說什麼基本人權都是空的，無意義的。

我看美加

【34】

萬人傑

陳均能在溫哥華

溫哥華鬧區的煤氣城，是著名的「新潮」地區，晚上，許多新潮人物在這地區出現，差不多是不夜天。一位在香港已經是老朋友的胡先生，午夜到酒店看我，還要拉我出去喝啤酒。

他一逕把我載到煤氣城，帶上一家叫「夏蕙」的夜總會，是一位香港聞人的姪兒開設的，雖在午夜後，生意仍然很好，座無虛設。不過，內部裝修並不美觀，一切因陋就簡，面積也不大。

在烏燈黑火中，老萬細看座上客，大部份或者可以說淸一色是中國青年男女；小胡給我們點的也是中式小菜。我想，這兒可能專做中國人生意。小胡證實了我的想法，雖不是「專」，但外國顧客不多，除非由中國朋友帶來。

小胡顯然是這兒的常客，差不多所有企枱和女侍都認識他，人雖然擠，也爲他安排了好位置。在台上玩結他的、彈琴的、打鼓的都是中國人，唱的多數是時代曲，都是中國東西。也許一個人離開故鄉，對自己的東西特別有情感。香港的年青人喜歡唱英文歌；在加拿大的

但，忽然發覺一個瘦削的男子，在唱英文歌，我看看是一張熟面孔，在香港時時在歡樂今宵中見到他唱歌，記得這位歌手是陳均能，想不到不見他這麼久，原來跑到加拿大來了。小胡告訴我，他移民三藩市，夏蕙從三藩市把他請來的，他在這裏倒很受歡迎。

小胡等他唱完，介紹他跟我認識，他熱烈和我握手，說：「想不到在香港沒機會認識你，在加拿大卻碰了頭，眞是有緣千里能相會。」我說：「你做了移民，還是幹這一行？」他笑說：「就只有這一套板斧，能賺兩餐就算了。不過，在這兒卻有一個好處，競爭少。」對的，在加拿大誰比得上他的名氣？

在洞穴裏

哈佛廣場所見的美國嬉皮士，絕對比不上在多倫多揚街及溫哥華一家叫做 Cave（洞穴）夜總會裏所見的加拿大嬉皮士的可怕。

我們要到溫哥華的夜總會觀光，小胡把我們帶到「洞穴」來。這家夜總會是戲院形式，客人坐在下面大堂，舞池在台上。穿得鬼五馬六的樂隊，排在台後梯級上，一層一層的，他們都像吃了迷幻藥，陶

頂和四面是巖巉的石頭（當然是假的），洞穴裏的一班嬉皮男女，擠得水洩不通。長頭髮的女侍把我們帶到一條一條的長桌子的末端，和我們同桌的，除了從有鬚或無鬚來分辨出他們是男是女外，根本不可以從服裝方面找出性別的特徵。

老萬穿上全套西裝，小胡穿皮夾克，兩位太太也穿得很正常，但我們在座中成爲衆所注目的怪物。一來很難找到一個像老萬這年紀的；二來，我們的服裝和這環境根本不配合。更不對勁的是我們不喝酒，連那招待的女郎對我們也不大歡迎，買了票入場，不喝酒，消費不會多，在她眼中，我們比嬉皮士要孤寒得多。

老萬的腳，觸到桌子下面許多東西，小心一看，都是女人的鞋子。他們一坐下來便赤了足，跑到台上跳舞也多數是赤足的。

他們的舞姿，確是五花八門，奇形怪狀。不過有一個好處，各跳各的，你不管我，我也不會管你。有人跳得像猴子上樹，有人如吳牛喘月，有些更似苦練中國功夫，女孩子輕飄飄的，彷彿騰雲駕霧。

不過，他們都自得其樂，我們覺得是無聊，他們卻認爲至高無上

別具一格。小胡叫我們也上台湊湊熱鬧，老萬缺之勇氣，敬謝不敏。他笑說：「我們都買了入場劵，你不享受，是你的損失！」我說：「我覺得欣賞他們跳舞是更大的享受。」

其實，我們所能欣賞到的，還不只台上的舞姿，更可欣賞到「手指舞」表演。坐在老萬前面的一雙嬉皮男女，並沒把我們放在眼睛裏，只顧做他們自己想做的事。男的把女的衣服，拉下，讓她兩個乳房跳出來，然後一手捧一個，像一齊玩着兩個保齡球，兩邊的吻着，唇上的鬍子，搔得她癢癢的，女的咭咭地笑個不停，沒有人理會他們，大家都見怪不怪。

紅灘的天體會

除了洞穴夜總會外，小胡還帶我們到另一嬉皮士集中地觀光。這地方的風光是在白天而不是夜間，離開市區不遠有一個海灘，叫做紅灘，把車子停在公路旁，要走大段迂迴曲折的斜坡才可到達。下去時還沒什麼，從海灘回到公路，卻跑到氣喘如牛，累不能興。

小胡告訴我們，紅灘是天體者樂園，海灘上，男男女女，赤條條的在享受陽光，沒有親臨其地之前，老萬想像中會有些瞄頭，跑幾十分鐘斜坡也值得，不過，下到海灘時，發覺實際情形和想像的大有不同，躺在海灘上的，確有不少肉蟲，不過陽盛陰衰，大部份是長髮長鬚的男人，把他們不常見陽光的部

齡」的，另有三四位六十歲和十多位五六歲的。

我們用失望和譴責的目光瞧着小胡，他尷尬的聳聳肩，苦笑道：「我來過兩次，都不是這情形的，她們在海灘上嬉戲、玩球、唱歌，很有情調，今天，似乎反常。」我說：「算了吧，其實就算一如你所描述，也不會怎麼好看，眞正值得欣賞的人體美並不多，能看到的大多是人體醜。」小胡說：「你來觀光也好，至少你該知道溫哥華有這麼樣一個地方。」

想到今天「裸跑」之風，大大盛行於歐美各地，我們跑下紅灘去「觀光」其實太多餘，何不舒舒服服坐在路邊長椅上，等他們跑過，不但可以欣賞到赤裸的胴體，而且奔跑起來，姿態更美妙，不是比老遠的跑下臘腸晒場有意思得多嗎？

在紅灘上，他們一排排躺在那兒，我們像檢閱的長官，雖然沒跟他們看齊，但他們似不介意，各適其適，有些在看書，有些聽收音機，自得其樂，不理會別人對他們觀感如何。

嬉皮士風氣由美國傳到加拿大，進過洞穴、遊過紅灘，使老萬感覺得，加拿大嬉皮士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在美國城市中，這種嬉皮士風氣已過時，雖然市面上還見到不少標奇立異的青年，但很少像洞穴、紅灘那麼成行成市。美國人喜歡新鮮，嬉皮士作風已有多年歷史，在美國年青人世界裏不再是新鮮東西

跑」一類歪風，加拿大的嬉皮，看來又會有樣學樣了。

鑰匙形的大學

在溫哥華，朋友帶老萬參觀過兩個地方，都值得一記。一處是一家最新型的大學，帶我去參觀的，是兩位在港從事建築工程多年的移民，他們要老萬欣賞這最新型的建築物。

這大學叫西門富麗沙（Simon Fraser University），並不是巍峨高聳，向天空發展的摩天大廈；而是平面的建築物，但它不是平坦而死板板的，是平面中有高低層次的。

朋友在我參觀一匝後問：「老萬，你可知這建築物是什麼形狀？」我茫然道：「只覺得它相當別緻和雄偉，卻不能形容它的形狀。」

他說：「我初時也看不出，後來這裏一位學生告訴我，劃則師原初的設計是把它按照一條鑰匙的形狀建築的。」

「鑰匙？」我意想不到地四週再看一遍。

「是的，如果從飛機上望下來，很清楚地看得出，整個建築物就像在草叢中擺放一條大鑰匙。」

他指給我看，那邊是鑰匙頭，那邊是尾，那兒是鑰齒，經他一說，倒十分明顯了。

這種建築物確具有大膽的創作性，不過，在一塊寬廣的土地上，讓你放開拳腳設計，才會想出這樣新奇的形象，要是在香港寸土尺金

，和西門富麗沙的氣派，確有太大距離。

西門富麗沙的另一特式是建築物的「粗糙」，用木板搭好，倒了水泥後，連木紋還存在，也沒加上其他修飾。新的建築物，看起來卻似很陳舊，不過從遠處看去，卻相當壯觀。

老萬在美國和加拿大參觀過許多高級學府，所有大學的規模都十分宏大，學生人數往往以萬計，和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相比，當然差得很遠，台灣的大學，巨如台大，也望塵莫及，在三藩市、紐約、波士頓、華盛頓、拉利等地，我都曾參觀大學，歷史悠久的，建築物多也陳舊，不過都有他們本身的獨特作風；新的學校是整間設計的，顧到美觀與實用。

譬如，北加羅連納州以出產紅磚著名，因此州立大學和刁奇大學的建築物，全部用紅磚建成。在美國，舊式建築物很多用這種紅磚，因此，這些大學也特別有美國味道。

西門富麗沙只建成一年多，它設計的新顯，當然與一百幾十年歷史的大學大有不同。老萬對這新型建築很喜愛，裏裏外外流連了半天才離去。

圓頂銀幕

另一值得介紹的地方是「溫哥華博物館及行星運行儀」Vancouver Museums & Planetarium博物館及特別的地方，要介紹

百六十度電影，這行星運行儀也和三百六十度電影一樣新奇，不過，它比較專門和科學化，不像和路狄斯尼發明的全面銀幕那麼通俗，易爲大眾接受。

所謂「行星運行儀」，是一間特殊設備的電影院，每個觀眾坐在一張可轉動的椅子上，大家仰望着天花，銀幕就在寬濶的圓頂上，放映機在下面當中，和普通放映機截然不同，不必由人操作，自動放映的，且鏡頭不只一個，不斷轉動。

照老萬猜想，這些放映機放映的程序及一切動作，都用電腦操縱，這樣每次放映才能一致，不會走樣。

整個圓頂銀幕是一個天幕，仰望銀幕，開始放映時，觀眾見到滿天星斗，那一顆是什麼星有詳細說明的，不過老萬並非上懂天文、下懂地理的醒目仔，只是個半桶水，因此對天上繁星無法弄清楚。

既是「行星運行儀」，這些星星當然不是死板板的，它們有動作，這動作就是運行規律。對天文知識如此貧乏的老萬，這些純科學的東西，能接受的程度很低。不過，座中許多有興趣的人看得津津有味。在差不多一小時的放映時間中，老萬有一半在打瞌。星星的運行太枯燥，可說很難加進一些「趣味」。別人看法如何我不知道，我以爲這些偉大設計是值得一看，不過看上一小時卻是受罪了。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中間過了兩個星期，毛澤東把活曹操請來，問道：「怎麼樣，可以回覆政府了吧！」

活曹操說道：「可以了，主席告訴郭參謀，就說周恩來在休息，朱老總離不開，所以只能派我一個人去。」

毛澤東就照活曹操吩咐，二月十八日把郭仲容請到棗園吃飯，告訴郭仲容暫時只能派活曹操一人去重慶。

郭仲容回到住處就拍電向軍委會報告，何應欽接到電報就轉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開中常會時提出討論。

邵力子先發言道：「我覺得日前第一件要決定的是推定代表，由誰去同林伯渠談判。」

未等大家開口，邵力子又搶着說道：「本席提議推張文白同志爲代表。」

張治中起身笑着擺手，說道：「邵先生，你怎麼點戲點到了我的頭上。」

邵力子說道：「實在因爲與中共談判，沒有人比你再合適，不僅由於老兄的機智、辯才，更重要的是中共對你由衷的尊敬。」

白崇禧笑道：「邵先生對中共情況了解得很淸楚。」

邵力子一張沒有血色的臉也紅了一下。笑着說道：「健生兄，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白崇禧笑道：「文白兄辯才無礙，是天生的談判能手，無人否認。但中共何以會由衷尊敬文白兄，只有邵先生知道，兄弟不了解，不敢輕易下斷語。」

陳誠插嘴說道：「就算邵先生的話完全正確，本席也不能同意，因爲與共產黨談判必須極端客觀冷靜，若稍雜以個人感情在內，就易爲共產黨所乘。」

張治中同陳誠有不解之仇，種因在張治中火焚長沙時，當張治中火焚長沙之後，湖南人動了公憤，呈請中央嚴辦負責官員，張治中也知道大事不好，當卽同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商量，要酆悌及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保安第二團團長徐崑擔當全責，不要扯到自己頭上，這樣自己才可以同他們三人說好話，請求從輕處分。酆悌三人不察，上了張治中的當，在軍法審判時，一口承當，未說出奉了張治中的命令放火燒長沙。張治中脫掉罪嫌，就向中央提出治亂世用重典，不殺三人不能平湘人之憤，蔣委員長接納張治中意見，下令將酆悌、徐崑、文重孚三人處死，當手令交給陳誠時，張治中也在場，陳誠接過手令一看，馬下立正說道：「報告委員長，怎麼沒有文白？」張治中不料陳誠面對面拖他去法場，嚇得面無人色，幸而蔣委員長未理會陳誠，只擺下手就算了。從此張治中同陳誠結了血海寃仇，有機會就想報復。

此時張治中見陳誠說話，明顯對自己而發，當卽說道：「無論派誰去同中共談判，也只是傳達命令而已，一切還要候中央決策行事。」

邵力子說道：「本席主張推張文白同志去與中共談判，如果各位同志不反對，就報請總裁核定。」

張治中也說道：「最好能另推一位同志，我願作副手。」

在座中央委員雖然大部份不喜歡張治中，但除他之外，也實在想不出有誰肯去同中共談判，也就勉強通過派張治中任談判代表。

誰知邵力子突然說道：「本席建議加派王雪艇同志爲代表，與張文白同志一道同中共談判。」

此言一出，不但別人驚異，就連張治中與王世杰也都爲之愕然。

王世杰說道：「邵先生，怎麼點戲點到我頭上。」

邵力子說道：「同中共談判，問題孔多，文白兄長於軍事政治，吾兄長於文化教育，兩位同時出馬，自然可以穩操勝券。」

白崇禧、陳誠一向懷疑邵力子有問題，但是看他說的話又不像有古怪，尤其陳誠也怕張治中作張松，能有王世杰跟着監視更好些，當時一致同意加派王世杰與張治中一道同中共談判，呈奉蔣總裁核准後，卽由軍委會電達郭仲容轉知中共。

毛澤東接到郭仲容通知，心花怒放，馬上把活

方已派出張文白同王雪艇與我們談判，你幾時去重慶。」

活曹操說道：「我不去重慶。」

毛澤東愕然道：「你不去重慶在什麼地方談。」

活曹操說道：「最好在西安談，大家各走一半，誰也不將就誰。」

毛澤東苦笑道：「林老，這個話怎能說得出口，重慶是政府所在地，我們同政府談判，不在重慶談，在西安談，沒有理由可說。」

活曹操說道：「這個話要由我們提出，一定會激起國民黨人的反感，但由他們自己提出，就完全不同了。」

毛澤東笑道：「你又要邵力子出面。」

活曹操說道：「當然了，有這麼一枚重要棋子，怎麼可以不用。」

江青插嘴問道：「林老，你是不是年紀大了，不耐坐飛機勞苦，不肯去重慶。」

活曹操搖頭道：「非也，非也。我要在西安談，一方面是爲黨爭平等地位，一方面是把張、王二人引到西安來，離開重慶，不受國民黨右派的牽制，這樣才對我們有利。」

毛澤東伸出大姆指說道：「林老，還是你的辦法要得，只是我們怎樣答覆國民黨呢？」

活曹操說道：「我們不談在西安談判的事，只是通知對方我何時去西安，邵力子自然會就辦妥了。」

毛澤東說道：「好吧！就這麼辦！」這時天色已晚，就留活曹操吃了晚飯回去，誰知活曹操當晚多吃了幾塊南京板鴨，胃弱不能消化，回去就病倒，一病病了兩個月，到四月中才復原，就通知郭仲容決定四月廿八日起程。

電報到了重慶，在中全會上，邵力子又說道：「本席建議我方代表去西安與中共代表會談。」

邵力子說道：「中共既然誠意派人來談，我們也應當顯出誠意，大家各走一半，誰也不吃虧。」

陳誠勃然說道：「邵先生，重慶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共要同政府談，當然要來重慶，我們怎可以去半途迎接，未談判先低頭，將來還得了。」

邵力子不慌不忙說道：「辭修同志，以大事小者興，以強凌弱者敗，我們今天比中共強大，就算低一下頭，並不丟臉，反而讓國際反人及國內民眾看出我們確有誠意。」

大家都看出這個老傢伙心懷叵測，但是都苦於說他不過。最後陳誠也只得讓步，說道：「就算我方代表去西安與中共代表談判，也只能算初步會談，最後還要到重慶談。」

張治中、王世杰一齊說道：「當然要在重慶談，我們怎能在西安與中共代表決定問題。」

活曹操四月廿八日到西安，張治中、王世杰五月一日到西安，雙方見面之後，與五月四日展開談判。活曹操便取出在延安談判的第二案。

張治中、王世杰都未料中共如此獅子大開口，但兩人都不肯正面同中共決裂，由五月四日談到五月十一日，總共談了五次，活曹操堅持原則不肯讓步，兩人無可奈何，只得到此爲止，五月十七日偕同活曹操回到重慶。

此時國民黨正要開十二中全會，許多負責人都忙於籌備開會，就交由邵力子、劉斐、張治中三人與活曹操折衝，到六月五日提出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給活曹操。分甲、乙、丙三項。

（甲）關於軍事問題

一、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爲四個軍十個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

二、該集團軍應服從軍事委員會命令；

三、該集團軍之員額，按照國軍通行編制（由軍政部頒發），不得在編制外另設縱隊、支隊或其

四、該集團軍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規呈保請委；

五、該集團軍之軍費，由中央按照國軍一般給與規定發給，並須按照經理法規辦理，實行軍需獨立；

六、該集團軍之教育，應照中央頒行之教育綱領、教育訓令實施，並由中央隨時派員校閱；

七、該集團軍之各部隊應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戰區內之部隊，應歸其所在地戰區司令長官整訓指揮。

（乙）關於陝甘寧邊區問題

一、該邊區之名稱，定爲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構稱爲陝北行政公署；

二、該行政區區域，以其現有地區爲範圍，但須經中央派員會同勘定；

三、該行政區公署直隸行政院；

四、該行政區須實行中央法令，因其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應呈報中央核定施行；

五、該行政區之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轄專員縣長等，得由該主席提請中央委派；

六、該行政區之組織與規程應呈請中央核准；

七、該行政區預算，逐年編呈中央核定；

八、該行政區暨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駐在地區，概不得發行鈔票，其已發之鈔票應與財政部妥商辦法處理；

九、其他各地區，所有中共自行設立之行政機構，應一律由各該省政府派員接管處理。

（丙）關於黨的問題

一、在抗戰期內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辦理；在戰爭結束後，依照中央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中國共產黨當與其他政黨，遵守國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國共產黨，應再表示忠實實行其四項諾言。

記羅隆基的

熱中政治、樂此不疲

羅隆基生於贛省吉安，為江西老表，與「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為小同鄉。羅氏學貫中西，放蕩不羈，在同儕中有「吉安才子」之稱。早歲卒業清華大學，旋又留學美國，得政治學博士。九一八前（約民十八年左右）回國，不久即出任上海光華大學法學院長兼政治系主任，並兼任大夏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政治學教授，對於西洋政治思想史甚為精通。他與張君勱、張東蓀搞國社黨和民盟。

「八一三」上海戰起後，他曾參與了救國的政治宣傳工作。上海淪陷，即隨軍西撤，輾轉退到重慶，在陪重逗留了一段時期，鬱鬱不得志，旋又離渝赴滇，投靠雲南龍雲，終得進入梅貽琦主持下的西南聯大任教。羅氏入聯大後，不甘寂寞，乃以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為基礎，復得龍雲有力支持，即與聞一多、費存通、李公樸等人大事活動，擴展組織「民主同盟」的勢力，並向國際上取得聯絡，同時和中共駐渝駐滇的有關人物亦秘密聯繫，手揮目送，活躍異常。迨聞一多、李公樸等被狙殺後，其活動始稍收斂，蟄居之餘，日夕寄情於搓麻雀和清談以自遣。

滿貫擱胡、怒掀牌桌

羅氏日常生活，殊不規律，個性既強，脾氣尤大，有時好酒兼好色，名士氣派十足，一切滿不在乎。猶憶一九四五年春夏間（即抗戰勝利前夕），筆者適作客昆明，養疴滇池，與羅氏過往頗密，偶或搓幾圈衛生麻雀。有一次，我們在他的江西同鄉會擔任雲南高等法院院長和雲南稅務局長的胡覺先生的蘇籍妾侍家裏玩牌，入局者為我與羅氏及雲南財政廳長陸子安和胡妾等四人，胡覺先生則作壁上觀，搬位後，羅氏坐在我對面，胡妾坐我下家，打了兩三圈後，羅有一手牌是索子清一色滿胡，已在叫四七索，而胡妾則是雞胡，摸來摸去，亦已叫一四索，當時我也是三番牌，不忍犧牲，摸到一張四索，明知索子甚生，不敢放出，但略經考慮，還是冒險打了出去，羅氏兩眼盯着我，一見四索打出，喜不自勝[illegible]

笑說道：「羅先生且慢，我擱胡了，真對不起。」我見羅滿胡被擱，方慶險裏逃脫，可以輸少當贏，萬不料羅氏一時怒火中燒，見胡妾不過一副雞胡，竟然擱住他的滿貫，是可忍孰不可忍，登時翻臉，大發脾氣，陡地站起，使勁將麻雀枱一掀，桌底朝天，麻雀牌唏哩花拉洒了遍地，我與陸廳長冷不妨羅氏有這一着，對着這種難堪場面，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再看胡妾，卻是花容失色，含淚欲哭。而羅氏還在暴跳如雷地大呼豈有此理。他一面罵人，一面卻氣虎虎的走到衣架旁取下長衫（羅氏當時穿唐裝）穿起就要走，我去拉也拉不住。陸廳長悶在一旁，不住苦笑，嘴裏卻說着：「這真是……這真是……。」在這尷尬局面下，胡覺已從房間裏跑了出來，他究竟是善弄人意的老官僚，連忙趨前挽着羅氏，搶過他的長衫，掛返衣架，並且向羅陪笑說：「莫開玩笑，莫開玩笑！」一面挽着羅隆基，一面卻斥責他的妾侍食差胡，要他的妾侍包輸，胡妾受此委屈，滿腹含冤，哭着跑回房間去。

翠湖聯句、才思敏捷

在日本宣佈投降後，我們急欲離滇回渝，復員歸鄉，大家都抱有「窗外忽聞收蘇北，喜從巫峽返江東」的心情，但是那時交通擠迫，預定的飛機，排期要排到九月份。於是，我們只好呆在昆明過中秋節，在這節日的晚上，陸子安廳長和胡覺院長及興業銀行經理等聯合約同羅氏和西南聯大的幾位男女教授及我們重慶來的幾個客人，到滇池翠湖去賞月聯歡，以解鄉思。那天晚上七時多，我們十多個人，分乘了三部汽車，開到翠湖，共同步入這個景色迷人的勝境，當時皓月初升，照耀着葱龍的樹影，月光與湖水一色，金風送爽，景物如畫，我們一行正在湖濱漫步，羅氏由於是高度近視，而又好領前行路，他步到湖邊，在月影與樹影摻列下，他一時看不清楚，結果撲通一聲，他老，叫車夫送他回去換了衣服再回到翠湖亭裏，共同賞月與歡宴。羅返去換了衣服，很快就回來。

夜宴張開後，酒過數巡，主人陸廳長以對此溶溶月夜，良辰美景的盛會，又逢抗戰勝利，大家應不醉無歸，至於如何使大家歡醉，當時乃由西南聯大的女助教朱小姐，提出效法古人聯句的雅會，如聯句不成，罰酒三杯。這一提議，大家都拍手贊成，互推起句的人，當時我是遠地來的客人，又坐於首席，被推起句，而在此時羅氏正把着酒杯，哼起李太白的進酒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我見羅氏搖頭幌腦的喝着，十分得意，一時觸機，就拿他剛才跌進湖裏的笑話為起句：

「月影蒼茫人蹌踉，」我起了句，即把酒遞給鄰座朱小姐。

「花枝招展士猖狂。」朱小姐笑接着一會即聯上，轉將酒送給羅氏。

「我從湖上抱明月，」羅氏急聯上，反向朱小姐和我灌酒。

「誰赴瑤台接鳳凰？」胡院長慌忙接上，向大家勸酒。

聯句後，眾人皆贊嘆羅氏的才華敏捷，互向他敬酒。他則轉過來要罰我和朱小姐的酒，說我們取笑他，那天晚上的宴會直至午夜才散。由此亦可以看到羅氏的風趣。

九月底我從滇飛渝前夕，曾訪羅氏辭行，和他談了一些時事，他那時對國事頗抱樂觀，滔滔不絕的又談出他的一套政治主張，最後他說也即到重慶，約在重慶再會。

國共協商、被邀參加

一九四五年冬，抗戰勝利後，舉國人民都期望全國精神團結，共圖恢復八年抗戰的創傷。由是國共兩黨乃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斡旋下，在重慶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以毛澤東為首偕同葉挺、鄧發、秦邦憲、陳紹禹等人，由延安飛到重慶，會同中共在渝的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等組成代表團，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與國民政

時羅隆基亦以民主人士的姿態，被邀到渝參加政治協商的斡旋工作。羅氏到渝後，曾向各方進行過一些活動工作，但羅此時是對政府不大滿意的，其活動的最高目標，主要是個人的政治出路，和標榜其政治主張，提高其政治地位而已。

羅抵渝時，曾約我在霧子嵐的中蘇文化協會的文化沙龍食飯，座中還有王造時、黃炎培以及西南聯大的校長梅貽琦等幾個人，他在食飯中大談特談政治協商的風[illegible]訊號，並對將來組織聯合政府的看法。當時除了王造時稍同意其觀點外，我們都認為他過於偏，偏則行不通，於國於民皆無益。我並曾婉轉向他指出，他對共黨的實質和目的要求，沒有深入的研究，徒然以感情和純理論的政治主張為出發點，是不切合實際的。他聽後，勃然有怒色，不以為然。我見他如此固執，就不再和他爭論，飯後大家散了。

越日我請他和王造時等幾個文化界朋友，在小樑子嘉賓樓的四川館子吃便飯，他方坐落即說：「政治協商會議進行得很積極，如果雙方稍作讓步，看來會有收穫的。對於我的政治主張，也有許多人贊同，將來組織聯合政府實行代議制度，中國必是實行多黨制的。」羅說完後，我對他說：「我們今天想談談關於復員以後的復員生活和復員的文化工作，希望你多指教，至於政治問題，今天希望不談。」他聽了不大高興，即指着我說：「一個人若離開了政治生活，則什麼復員生活、文化工作等等都談不到。政治生活是一個大前題，大前題不解決，什麼問題都難解決的。」因此，大家也只得隨便談了一會，飯後即散。

春風得意、白下締婚

過了沒有多久，我復員回南京了。政治協商會議，也終於破裂。羅氏隨後也回到了上海。他洞悉當時美總統和那些職業外交家及姑息主義者，對中國和世界的政策，是希望國共能夠和談，實行美國式的黨派代議制度，用選舉方式而取得政權。於是他又大事活動，以上海的大學教授為基礎，救國會的七君子為基幹，拉攏了四川軍閥兼政客的張瀾做招牌，藉以號召西南各省的一部份軍閥和政客，共

政治癮

金重華

[illegible]三勢力。

一九四七年，美國派馬歇爾來華，圖再調解國共兩黨的爭端，繼續在南京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羅氏乃代表民盟參加，左右逢源，風頭一時，似為羅氏一生最得意之時期。

在是年春，羅發表「民盟」的政治報告及政治主張，全文長達萬餘言，卻是不切合中國的實際而沒有中心的政治八股，頗為時人所非議。

他在此春風得意之時，為南京一位女記者所垂愛，而宣告結婚，名士風流，成為佳話。

一九四八年春，由於美國特使馬歇爾不了解中國國情和共黨顛覆的野心，同時，以受左派包圍對東方政治哲學裝通而實不通的司徒雷登大使為盲公竹，進行「抑國揚共」的錯誤調協手段，使共黨得以爭取時間，積極擴張，因而卒致決裂，在中共代表團退出南京回到上海，並將京滬兩地中共的機構財產，托由民盟保管時，充當魯肅的羅氏，仍在奔走呼號，發表其「死馬當活馬醫」的積極熱情主張，聳動中外觀聽，也頗為時人所感動，可是，由於他沒有政治生活的實際經驗，和沒有體會到共黨的本質及其目的與要求——只憑他純理論的觀點和感情上的愛憎，來奔走斡旋，自然沒有成效。

因此他的政治寒暑表，由八十度以上熱度，急降到零度下的消極態度，而躲進上海虹橋療養院去療養他的政治肺病了。

由蘇趕回、作俎上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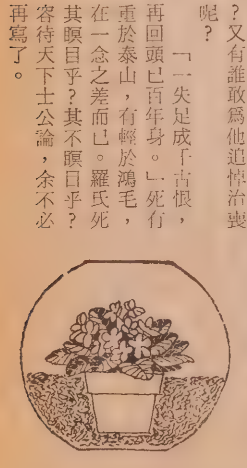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奪得了大陸的政權，他即在共黨地下工作人員配合下，溜到東北和北平，與中共賣力拍奏，在中共政權裏，初期風頭頗健，曾任政協副主席、部長等職位。但不久他即因沒有剩餘價值而被打入坐冷板櫈之列了。

在一九五七年中共放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illegible]仍在莫斯科，到中共快要結束鳴放時，他才匆匆由蘇聯趕回北平，為他在蘇聯訪問期間，正是反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反殘殺專橫的暴政思想運動的高潮，和赫魯曉夫進行修改蘇聯憲法，羅乃神經過敏，以為蘇聯「老大哥」已在變了，小弟弟的中共自然也會跟着變，因為中共曾一再高呼：「今天之蘇聯，即明日之中國。」毛澤東之提出「百家爭鳴」，是「虛懷若谷」的要聽取各界的意見。所以他快馬加鞭趕回北平，參加盛會，即於政協鳴放會上，批評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等機關的人員，都是無權無勇的和尚，只不過有大和尚小和尚之分而已（意即是那些委員長、副委員長、主席、副主席等是大和尚，其餘代表和委員等則為小和尚），因此他主張效法英美的政制，將這兩個機構改為上院和下院，俾增強權能……。

在此同時，和他呼吸相應的儲安平亦在其所主編的觀察雜誌上向毛澤東開砲。因此，「反右」開始，共黨即以羅為右派頭子，和章伯鈞、章乃器三人列為首要，乃在民盟內部、政協大小會上、統戰黨派團體（即尾巴黨團）大會上，將他分別連續鬬爭，採用人類史無前例最殘酷的精神槍彈，來鬬爭所有被指為右派的人，要羅氏檢討，低頭認罪。

羅氏究竟還有點讀書人本色，留有一點骨氣，雖然在共黨淫威下，不得不作檢討，但仍不肯低頭認罪。結果卻受到種種的苛刻非人待遇，如被驅勞役，做些最下賤的潔淨工作，同時也孤立了他，使之如染痳瘋的人，沒有人敢與招呼或交談，六親斷絕，十族亦無，在此情此境下的羅隆基，又安能不抑鬱而死？又安能不憤恨而死？又安能不愧悔而死？又有誰敢為他追悼治喪呢？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在一念之差而已。羅氏死其瞑目乎？其不瞑目乎？容待天下士公論，余不必再寫了。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十六）「眞理」何在？「公道」何存？

中共殺人是不問「犯人」是否眞正有罪的，只爲了「配合運動需要」，如果「運動需要」，可以隨便抓出些「典型」來「鎭壓」。

筆者曾經多次發現各縣送來的案件，「犯人」在被判刑時，不過二三十歲，但「控訴書」卻指摘「犯人」在一九二七年時「屠殺」過「革命幹部」一百數十人，指摘「犯人」「血債纍纍」。對「血債纍纍者」，各級當然都批准「殺」了！

那時大概是一九五一年至五二年之間，當時二三十歲的青年，在一九二七年時，若果不是小孩子，便是還未出世！

對這些案件，筆者每有發現，必提出意見，主張發還查明，然後決定。

筆者這樣做，凡神智清明，畧有人性者，必然不會反對的。

可是，嚴尙民和陳海天他們，卻認爲筆者指出的問題只是「小節」，不但不同意筆者的意見，反而指責筆者「立場不穩」。

如果這便是「立場不穩」，如果這便是「小節」，世界上還有什麼公道？

不但嚴尙民和陳海天這樣指責筆者，在「司法改革」時，筆者更因這一類案件被指責、辱罵、恐嚇。

筆者在「司法改革運動」中所受的侮辱，暫時不詳述，當時全廣東省的「司法幹部」完全集中在廣州「學習」。在「學習」時，竟然全體「幹部」都指着筆者來辱罵，沒有半個人敢於說一句公道話。

在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眞理」的。秦檜殺害岳飛，便要羅織罪證，羅織不成，便祭出「莫須有」這法寶來！

最近看到一篇「新華社」電，題目是：「鄒縣農民斥『亞聖府』的『仁政』。」這篇電訊有一段說：

「野店大隊過去是孟府的佃戶村。這個大隊的貧農社員盧子運回顧了解放前做孟府奴隸的血淚史。他說：『解放前，我家租孟府五畝地。』一九二八年大旱，莊稼歉收，交不了租，父親被迫領着全家外出逃荒要飯。舊社會勞動人民到那裏都吃不上飯，全家餓得生命難保，沒辦法，只得把我五歲的姐姐賣了；隔了半年，又把我二哥賣了；一九三〇年，我祖父也病餓而死。地主老財逼得我們家破人亡。……孟軻叫嚷『仁政』，罵我們是『野人』，想叫我們世世代代當他們的奴隸，眞是痴心妄想，反動透頂。」

孟軻好不好，反動不反動，筆者不想在這兒討論，但筆者要指出的是：孟軻生於戰國時代，距今已二千三百多年。

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孟軻，竟然會罵二千三百多年後的盧子運，那實在是奇蹟。

更奇的是，孟子竟然要負起「亞聖府」及其七十多世孫的「罪責」！

即使「新華社」的消息是確實的，也不能使人認爲孟子要代其七十三四世孫承擔「罪行」啊！

看了這則「新華社」電，筆者立卽聯想起在「珠江人民法院」時的不少案件，那些案件的內容都是控訴「犯人」在「解放前」收回某某貧農的田地，因而貧農某某全家餓死。中共對這些案件，一律批道：「民憤甚大，迫害甚大，迫害貧農全家致死，應處死刑。」

如果以這標準來衡量香港的資本家、房東、醫生，甚至小販，誰沒有「罪」？例如小販因某人沒有錢，不將貨物售給某人，於是某人便餓死。——這便是「迫死人」，這便是「罪」！

我這樣說，似乎是笑話，事實上卻一點不可笑。筆者在大陸八年，特別是在「珠江法院」和「粵中法院」期間，所見所聞，簡直慘無天日。

可惜筆者的腦袋並非影印機，所以只能記得各類案件的大意，而無法將詳細的人名、地名和案情敍述出來。

爲了要對歷史負責，爲了先哲的教導，筆者決意以最誠實的態度來回憶。我憎恨毛澤東共產黨，我反對毛澤東共產黨，我要聯合愛國的朋友共同剷除中共政權。然而，卽使對於我最痛恨的敵人，我也決不妄加誣衊。

有一次，中共曾發出一則「指示」給「法院」，這「指示」的大意是：「法律必須服從政治任務。例如在土改時，必須大力鎭壓地主。在偸渡情形嚴重時，便要鎭壓偸渡者。」換言之，同是「偸渡」，如果在中共認爲需要「鎭壓」時，便會被處死或長期徒刑；如果中共監倉不足時，便會教育後釋放」。

在大陸，根本就沒有「眞理」。一切以統治者個人的愛惡和需要而定，「眞理」是早晚時價不同的！

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春節談話紀要」中說：「孔子出身於貧農，放過羊，也沒有進過中學、大學，是個鼓吹手，他什麼都幹過：他自小由群眾中來，了解一些群眾痛苦。……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掉。」

僅僅隔了十年，「爲了政治上的需要」，不但孔子要被批，孟子也要被鬬了。

那些目前「嚮往」、「認同」而不「回歸」的「大學教授」和「學生」啊，目前你們是共黨的「統戰對象」，中然自然「不要丟掉」你們。將來怎樣呢？請你們看看「孔老二」！

萬人意見

香港食米政策不合時宜

四百萬市民口糧 豈容小撮人操縱

編輯先生：

我們從報上得知，全港四百多萬市民賴以生存的食米，是經由「三級制」始到我們口內的。其中內情的複雜「烏龍」，可以經工商處最近成立的「食米諮詢委員會」所宣佈的嚴限批發商每擔食米不超過二元利潤，可露端倪。

市民指責零售商抬高米價，囤積居奇。零售商則說：他們向批發商購米，部份是要經過「檯底交易」的，但入口米商方面又如何呢？我們不禁要問：我們一定要經由這許多的「中間人」重重剝削，始能將食米供應到我們廣大市民的口中嗎？

香港食米政策已過時了

通過在報上許多的「不平人」發表的文章，我們知道香港的三十八家入口米商，是政府指定而且是專營的。經過了幾乎二十年（一九五五年開始）已經變成一個聯營機構，并不需要競爭而可維持可觀的利潤。此種情形是很容易發生流弊的，他們會不會聯合一致控制了供應，利用疏挾形勢囤積居奇，以候前途起價？最近政府宣佈由四月一日起零售米價每斤加價一毫，我們知道我們是有兩個半月儲糧的，這批爲數接近七十五萬包的舊價米，政府應當效法「新舊住宅樓宇法案」處理，即是說舊價米照舊價沽出，新價米可以照新價出售，這樣做才算合理；不然任由入口米商將「舊價」當「新價」轉嫁給我們身上，這是絕對不公平和不能接受的，希望政府當局能對市民有所交代。

主張政府直接向外購米

過往所訂的食米政策，只着重於供應充足，不能限制米價，缺點甚多，可以說是不合時宜和不切實用的。如果「消費者委員會」成立，相信對我們廣大市民會得到益處，但從成立到開會，中間時間距離過長，恐怕會費時失事。際此米價無止境高漲，引致百物騰貴，民生社會都受到嚴重損害，救急之計，我們主張政府直接買米，可以使到賣家不敢退盤。爲了穩定短期內的米價，政府可以賣米國家簽定購米合約，一次過定價（爲期是四個月或六個月）最佳時期是每年秋間新米登場時，各國因爲那時正是五穀豐收，米價自會低順。同時應該立即委派官員到泰國、美國、緬甸等產米國家調查本年度穀米收成，并兼留意聯合國農糧處報告。

不能忽視全港市民利益

一年買米約三百六十五萬包，需付出港幣接近八億元，這樣的一個大買家，是足夠各產米國家垂涎欲滴的。我們都知道商品的價格原則上是出於供求問題上，但「人爲」的因素亦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香港買一包外國香烟是比在出產國購買更爲便宜的，更不必論及其它附加的費用，如運費、入口商、批發商及零售商等的「三級制」利潤了，難道出產國是要賠本的嗎？不是的！因爲他們爲了我們市場的消費能力所限，更重要的是要和他們的「行家」競爭的原故。基於上述例子，我們更應該充分利用我們巨大的購買力優點，來對付他們的弱點，使產米國不是互相追逐加價；而是互相爭着低價求售。這樣可以使到全港市民得到食平價米的益處。

每一種政策都是爲着當前情況的需要而訂定的，但當客觀環境有着巨大的改變時，改策亦當隨着環境轉變而應有所修改，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食米政策是不適合於今時今日的社會環境的，一切政策應當以全體市民的利益爲依歸。

例如政府爲了顧到全港市民利益，因而對「兩巴」與「海底隧道」加入股權而便於有利控制。我們不禁要問：爲何獨對關係全港市民生存命脉的食米而不效法而行？

黎榮基上

平價進貨高價沽出 三級米商盤滿砵滿

官方不但不制裁還幫忙賺錢

編輯先生：

財政司在立法局謂，物價漲風之「內在因素」已剔除，工商處長則謂「食米政策已極成功」云云。本人對此頗不明白，幾進言向當局請教。

首先舉一實例：在三月二十七日，由工商處官員及米業代表組成之「食米諮詢委員會」，核定四月一日起之上米「限價」爲二元五角，據謂乃大陸米「將」漲價云。查入口米商在四月份出倉之米，乃早在去年九月左右向產地落單訂購者，當時每斤不過一元一角左右。但此以一元一角買來之米，在四月一日起竟可「奉旨」以二元一角批出，以每月耗米五十萬擔計。十餘家入口米商單在四月份可獲得暴利五千餘萬元，每家得五百餘萬。同樣零售商現沽每斤二元五角之米，不過前次一百七、八十元（每擔）買來；財政司豈能諉稱物價狂漲之「內在因素不存在」？

本港食米一年來漲一倍

爲市民主糧的米，一年間暴漲一倍（去年今日上價絲苗每斤不過一元二角，現漲至二元五角）政府當局竟仍說「合理」。據工商處前此召集米業三級會議而組成之「食米諮詢委會」，訂出所謂「合理價格」，乃爲入口商每百斤賺二十元，批發二元，零售商則爲四十元。上述價格根本不合理。更不合理者，乃此「諮詢委會」的「代表」爲米商派出之代表，竟無一人可以代表付出金錢之消費者，在全由米商代表組成之「諮詢機構」中，其所訂出之策略以代表米商本身之利益抑消費者之利益？不言可喻。

再言所謂「合理利潤」查目前所沽之米，乃入口商早在去年中向外地發下訂單訂購者，當時之入口價若干？現以每擔二百一十多元沽出，是否「只賺二十元」？即使每擔「只賺二十元」，本港每月消耗之米量爲若干噸？入口商所賺值若干毛利？工商處應列出數字以向市民證明。由本港存米量九萬噸約可供三月用計，每月消耗量約五十萬擔，即入口商可得毛利約一千萬元，每家入口商可得利約數十萬至百萬元，以此推計，批發商在轉手之間，可得利逾一百萬，三十餘家均分，每家亦有三萬多元「書面保證」之收入，「搭貨」，「樓底交易」尚未算入，而零售商則每月向市民獲取二千餘萬元之「合理利潤」而以下米摻上米（零售商其名曰「較口味」云），發水、不足秤等利益仍未計算在內。以上爲本人據「官方公佈合理利潤」及耗米量所估計之數字，各米商如有不服，可列出實數以證明之。

三級米商利潤有數得計

由上述數字顯示：食米之入口商及零售商利潤確實過多，而批發商爲中間剝削者，照理可以撤銷，如食米改爲兩級制，即入口商及零售商，再核實減低入口商之利潤爲每擔十元，零售商爲十五元，則本港市民可不致食貴米（零售商再有摻米及蒸水、秤頭等，實不止每擔十五元也），當局若眞想平抑物價，有理由規定超級市場等大機構售米每擔須維持四十元利潤？現超級市場售賣之最上等絲苗，既無摻雜米碎，亦無「發水」，在賺足四十元後仍然售每斤二元二角至二元三角，則零售米舖之摻雜、發水米何以要售二元五角？再從某某公司出售「蓬萊米」而看，去年此日每斤售

為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請朋友們鼎力支持！

我，萬人傑，誠懇呼籲各位識與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支持，俾能達到我的理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以推愛及人的精神，紀念亡兒陳孝昌。他長期與病魔搏鬬，用功不懈，學業上有卓越成績。我知道大學裏也有不少和他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環境欠佳，需要得到幫助，一如我的兒女，他們是賴獎學金的幫助，才得完成學業。我雖以賣文爲生，經濟能力有限，仍願以爬格子所得，拿出港幣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合共港幣一萬四千元作爲基礎，希望熱心朋友本愛心與同情心，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勸善舉，募集一筆專欵，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將邀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士主持其事。目前如有贈欵，請以劃綫支票逕寄本社；以後將在銀行設一專用戶口，代爲辦理。我們在本港及外國的朋友不少，希望能就本身能力，使這樁意義深長的事，收到最佳效果。謝謝！

萬人傑謹啓　三月廿一日

一元二角，現售每斤一元八角。「國際米價狂漲」之論，當然包括「蓬萊米」在內，但此公司售米每斤僅上漲六角，而市面一般零售商則每斤漲幅逾倍，可見「國際米價上漲」不過爲米商（包括三級米商）爲刮削暴利之藉口而已。以目前入口、批發、零售三級米商代表與工商處組成之「諮詢委會」公訂「合理利潤」每擔米六十二元計，即每斤由米商賺六角二（去事實不止此數，因米商多以下價米摻雜上價米出售，再加蒸水、秤頭等法術，其利極可觀），若從前年米價每斤八角至九角而核算，則豈非當時之上價米的「國際米價」僅每斤二角？由此而論，工商處實無理由「核定」米商之利潤爲每擔六十二元，更無理由「規定」超級市場售上價米須賺超過每斤四、五角以達二元五角，俾與零售米舖之摻雜發水米「看齊者」。由此市民有此印象：工商處揚言已實施「平抑物價手法」，實未能使人信服。

遏止食米漲風非無辦法

茲及港府一個標示之「自由貿易」，「不干預政策」（目前是否合宜仍待商榷）原則爲範，對遏止食米漲風，有下列辦法可施行：

一、所謂「食米諮詢委會」實際並無權，得個「講」字，而且是代米商發表意見的「委會」。目前此委會僅有各級米商代表及少數官員參加，予市民及「圈內人好說話」之感覺。果爾在其「決議」前，米舖上米不過賣二元二角一斤（週前更僅爲一元八角，但各級米商一再弄手法下，推上二元二角）。而「食米諮詢委會」之「平抑米價決議」後竟定「合理價」爲二元五角，官方尙謂「利潤合理」云云。因此，此類「委會」絕對不能使米價止漲回落。若港府眞的爲市民設想，則「食米諮詢委會」除官方成員外，三級米商僅各派一代表參加，而四百餘萬消費者應佔諮詢委會之五席委員以上，其中須包括會計師，及公眾認爲不容易「攬掂」之正直人士在內。而且此委會在改組後應獲有法定權力及管制各級米商。

二、各級米商會只撒賴行動如「封盤」等方式威脅，則港府應即由工商處直接向產地購米運港，同時將「入口商」牌照廣泛發出，以抵消原來之入口米商「封盤」威脅。二盤批發商毛病叢生，應予廢除，另由零售商合組機構向入口商購米，以杜絕流弊。

鼓勵各街坊會賣廉價米

三、鑒於每次米業稍有風吹草動，零售商即搶先漲價，事實上零售商實爲一主要之囤積居奇者殆無可疑，由上述價目與事例可以證明。但零售商每每推三推四，以轉移市民目標。對付此種暴利主義，港府不應對大機構之售米申請諸多「審核」，實應廣泛推行。目前油蔴地小輪船公司除向員工廉售食米外，更擬在各碼頭設米站以廉價食米供應市民，港府應鼓勵此類服務，並准其直接向產地購米，以免除中間剝削。而各大型超級市場之售米，港府不應規定其必須賺取四十多元一擔以「配合」米舖米價，應鼓勵其少賺，其實每擔賺十五元已不算少。

四、街坊會各有其會址，且組織遍及各區。若政府當局鼓勵各街坊會以不牟利式微利方式向市民作食米服務，市民可購得平米，零售商自不能抬高米價。

讀者老馬敬上

舉辦助學金 獲廣泛支持

萬先生：

令我佩服您的應變能力，能適應非常人所能負擔的打擊。我無法用文字來表達對您的敬重，希望在「紀念陳孝昌助學金」中使您獲得一些安慰。本人暫捐五百元，後仍會支持。區區之意，請勿見笑。

一讀者上

× × ×

人傑先生：

炳昭日昨在星島晚報得悉令郎雖是斯人已故，但其勤奮好學的榜樣，値得做當今青年的典範，他的精神永留我腦海；並受各界尊敬和懷念。更且美國學校亦設紀念獎學金，先生又發起鼓勵及培養優秀青年，募集助學金，實在是最富意義的事。希望社會人士更多支持。我自己家境並不富有，父親早逝，母親及五弟妹生活擔子亦要我肩起。小學畢業，就踏進社會做事。還幸受到各長輩幫忙，自己愛好美術，辛苦掙扎下，如今才稍覺有點成績。但維持一家九口生活，弟妹繼續唸書，所以我夫婦倆每天勤奮工作，才能維持。我寫這點，並不證明什麼，只是覺得越辛苦就越覺得有意思。

我們僅能付上港幣二百元，聊表心意，但望不棄，並希望喚起社會人士大力支持，使這個有意義計劃成功，造福人群，我與內子謹向陳先生及夫人問好。

黎炳昭拜上四月十一日

× × ×

萬人傑兄：

奉上佰元支票乙張，係作爲紀念孝昌世兄獎學基金的。我深信朋友們都會極力支持您這個念己及人的極有意義的工作，祝您成功！

弟藍海文拜上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

× × ×

會務主任先生大鑒：

啓者，爲響應「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茲付上三十元支票一紙，略表支持之意，尙祈查收，並代向萬會長致慰問之忱。

會員梁昶基上（四月十四日）

×、×、×

萬人傑先生：

頃讀大作，使我悲從中來，連下數淚。弟十餘年來受毛共的勞役、教育及摧殘，本已成感情麻木的人，不知人性及流淚爲何物。但此次讀「悼亡兒」，使我流了淚，才發覺自己還有一點人類的同情理性。反共是我們終身事業，不能有所鬆弛。弟素仰先生骨氣及反共立場堅決，本想很早寫信問候，但又能寫出什麼？唯望節哀順變，爲民族爲國家爲還我河山珍重。現隨信付上美金六元，這數年前積存的有紀念意義的數張鈔票，一直保

存至現在，現送上作為響應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之舉，因能力有限，區區之數，聊盡心意。

最後，希望此「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不單支持經濟欠佳，需要幫助的學生，還要此些受助學金的學生應要有反共的立場，切不可支持那些整天喊着「回歸」及「適應」共黨的民族敗類。我想萬先生對此是清楚不過的，在此衷心祝您及夫人多多珍重。

讀者一兵上（四月十二日）

× × ×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我是您創辦的「萬人雜誌」的忠實讀者，每逢星期四、五，便要到報攤察看新的「萬人雜誌」出版了沒有。近悉令郎孝昌君在美去世，先生中年喪兒之痛，實非三言二語所能勸慰。我本應早寫信給您，盡其棉力。無奈我只是一名售貨員，一家五口（三個孩子），平時經濟僅足餬口。每期讀了先生在「萬人雜誌」的文章，深覺先生不僅為典型慈父，更是我國近代最有正義感的作家。現隨函附上港幣一佰元支票，希查收。

讀者孫劍元敬上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各方捐款已逾二萬

各方響應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續收到捐款，芳名如下：

鍾　太　二百元
黎炳昭　二百元
掌故月刊　一百元
藍海文　一百元
孫劍元　一百元
楊祖靈　一百元
天綸言　五十元
梁昶基　三十元
一　兵　三十元

小結：九百一十元

連前共二萬零陸佰陸拾八元正

捐助獎學金 詩悼陳孝昌

萬人傑先生：

台端不幸遭西河喪明之痛，曾致函慰問。近讀週刊，藉悉為籌募紀念令先郎助學基金，欲効狗尾續貂，奈因我無支票簿，想在附近渣打銀行買一支票，但不識台端尊姓名用何英文字種，故特此奉達，希將見示。

林參天上（四月十六日）

悼念陳君孝昌

其一

學到泰西孝宰明，蜀君超兌步邯鄲，
不捍闍羅處，北灌由決泉，亡身
表現先生二愛勺韋大天生。

嚴慈遠隔常安問，當代青年貴又難。
要知一死原深惜，更惜兩親老淚流。

其二

品學天才均是優，奈何蒼昊不君留，

（林先生：可以郵票作現金寄下。）

紐約州立大學設陳孝昌獎學金 讀者有感賦詩

人傑先生賜鑒：

牛馬集中前所刊悼亡兒之作，凡屬讀者，欷歔欲絕，甚至淚簌簌下。顏回好學，而至早夭。盜跖橫行，竟以壽終。假令龍門尚在，必稱孝昌。或者，孝昌生在春秋戰國時，負笈仲尼門下，孔子必曰：孝昌好學，不幸短命，而置顏回於低一級。天心憒憒，從古如斯，可奈何？紐約州立大學設陳孝昌獎學金，此舉也，破天下之荒，壯中國之色。余亦云然。吾兄大可破愁能有此兒，余亦云然。僉曰：非子儔，不為歡，更何況正在展開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與美國遙相呼應者耶？然則，非孝昌又不能有此父，父子濟美，吁其偉哉。感賦五律四首，抄呈教政。

弟尹望卿拜啓（四月十六日）

聞紐約州立大學設陳孝昌獎學金感賦四首

論年裁弱冠，逝水去悠悠，學博黃金國，身先白玉樓，一鏝餘燼骨，四表籠離愁，噩耗傳香港，無人不涕流。

難贖代，一病竟癌遭，壽比顏淵短，名同王勃高，方期繼父志，署作萬人豪。

紀念良非偶，賢哉陳孝昌，青雲萬里步，丹桂一枝香，宏獎看誰繼，英才並爾揚，悽悽震紐約，此是中華光。

斯誠天地恨，子儔悼亡兒，缺陷籌填補，栽培愛廣推，渾忘人我界，丕樹邦家基，片語聊馳慰，勝於衍百支。

好人多早死 握腕問蒼天

萬先生：

從星晚「牛馬集」中獲悉貴公子在美不幸逝世的消息，使我震驚不已，不覺流下同情的眼淚。一個人最怕中年喪妻，老年喪子，先生的心情，我們是理解的。何況貴公子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難怪先生在星晚「牛馬集」寫出了一字一淚的大作，充分

我不知用何言語以慰先生及夫人，願您們保重身體，面對現實，堅強地生活下去，為正義、自由、仁愛，發出更多的光和熱。

先生，兒子不幸夭亡雖是痛苦，然而圍繞在您的身旁的千千萬萬兒子及忠誠的讀者，為您分擔了愁苦，先生亦應感欣慰。

在這悲痛的日子，我們莘莘學子不由替先生問一問：問蒼天，何故好人一定先死，惡人卻橫行人間？問蒼茫大地，何故一個品學兼優的學子要受到慘絕人寰的折磨，在痛苦中死去？莫非冥冥中的主宰註定這世界是惡人的？

孫業昌（四月十二日）

加拿大讀者資助「萬人」

萬人傑先生：

閱「萬人雜誌」最近幾期，得悉貴刊的經濟發生困難。我雖是貴刊一個短時間的長期訂戶，但對貴刊深感關懷，故此乘在寄續訂刊費之便，順付上港幣一百元，捐助為貴刊經費。雖然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不過千里鵝毛，藉表愛護之忱耳，祈為哂納是荷。

讀者關勳賢寄自加拿大（四月五日）

多刊格言以正人心 有助改良社會風氣

萬人傑先生惠鑒：

前讀「萬人週刊」第三三四期，讀者潘增祺致先生函，內有云：「刻讀『悲歡善惡的對立』大文，有云：『老萬的不幸，會是別人的賞心樂事；老萬的悲慟，是別人的歡樂。』唉！果有此幸災樂禍至此程度的人，眞是禽獸不如！」又讀週刊第三三三期『三言兩語』欄「半桶水詮釋」一則，有云：「文人相輕，嗚呼文人！」所指「文人」為誰，實已呼之欲出，不待先生稱名道姓，讀者多數知到為何人矣。如此幸災樂禍，誠如潘增祺先生所云：「禽獸不如矣。」弟等讀後，皆表憤怒，即令過去曾有微嫌亦不應當他人有最痛心之事之時，而作此尖酸刻薄，全無半點人性之嘲噗甘心之語，誠匪夷所思矣！先生量深如海，犯而不校，殊堪敬佩！今日世道人心，已衰壞澆漓，達於極點，吾人忝屬知識份子，當亦不能坐視。於此有欲陳於先生者：目前本港號稱「東方之珠」，表面上似極繁榮，實際上潛伏無窮隱憂，如色情泛濫，暴力橫行，強刼殺，欺詐取財，無日不有，道德之墮落，人心之陷溺，已至極度危險之邊緣，蒿目時艱，隱憂何極！竊以為不論學校、家庭、社會，俱應負一部分之責，必須於重整道德，痛下一番功夫；而重整道德，至簡至易之方法，莫善於傳播格言，格言即所謂「法語之言」，是古今中外聖哲所發表之言，——金石良言——大可作吾人立身行己治事待人之準則，且格言語簡而意賅，易讀而易記，在閱讀上不須多費時間精神，讀之可感人肺腑，耐人尋味，實為社會教育之最良工具，故邇來報紙雜誌，多附錄格言；各宗教寺觀，亦多有高掛格言牌，以矚目驚心，較易收感化之效也。即如貴刊初出版時，亦曾選錄格言，每期刊出，用意甚善，可否即恢復選錄，作為補白，或刊在頁頭頁旁均可。貴刊洛陽紙貴，青年人尤多愛讀，如此必於改良社會風氣，大有裨益也。弟等愛讀貴刊，已歷多年，特貢微誠，敬祈垂納，專此奉懇，即候撰安。

弟何慧甫、古之愚、鄒建生同敬啓

（四月八日）

物價漲市民透不過氣 政府應施行補貼政策

萬人傑先生：

閣下近十餘日來每日在星島晚報的「牛馬集」說出了全港居民要食貴米（每斤多付六毫二仙）的主要原因，正是有據有憑，不容否認。相信名流與政要先生們，不少有讀過了，但十餘日來，未聞有何反應，弟頗覺得大惑不解，豈那三十八個的食米入口商，竟有權力能令政府也不敢取消其專利權嗎？否則正如閣下所說，彼輩僅用那區區的二億餘本錢，與及不足一千人佚的皮費，便可每年賺到六千萬元的厚利，政府不可以取而代之，實行公家辦理的嗎？

尤有進者，除米之外，燃料與水，均屬普遍市民必需物料，當漲價至透不過氣的現在，政府正好施行仁政，採長補短，不惜補貼錢財，平抑現價，以安民心，也屬値得考慮施行的。想閣下當表同情，對此更為發揮卓見為幸。

弟木老翁上（四月十日）

江湖郎中 一針殺人

萬人傑先生：

閣下向以敢言著稱，對社會上任何不良現象，敢於鞭撻，希望能對以下的不好現象，給予抨擊，社會幸甚。

自從有所謂「針灸熱」以來，不少大國手中的投機份子紛紛大招學生，說什麼學三幾個月便可開業云云。

於是很多失業人士上當，以為眞的是一條出路，可以搵到啖食。

但實際上，本港西醫尚且不缺乏（只是醫院缺乏，私人開業醫生並不缺乏）。中醫則更如恒河沙數。一些只學了三幾個月便去開診所，不但連一生積蓄老本也蝕光，而且醫療診斷錯誤，事故百出，為害社會，莫此為甚。那些只圖私利而濫收學生的中醫，其醫德很成問題，應予抨擊。

一讀者上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投資買股票・連息也沒有
苦水無處吐・萬人借地盤

萬人傑先生：

我忠誠的問候您好，并懇切的祝福您身體要和您的筆鋒一樣健康、活潑，永遠永遠長壽，切不可倒下，否則我們每日的精神食糧便無人繼續供應，寧願揑貴米也好過！

說衷心話，您所有的文章，一句一字均能打動人心，句句清楚，字字珠玉，比那些所謂雅士文豪，拋詩引古，無病呻吟，不可比較。對那些什麼議員、名流，只求名利，阿諛奉承，專托大腳者不可同日而語。

自從有了您的名字刊在報章，七年來對您的雜誌、牛馬集，無日不讀，不讀不快，若有所失。

現有一事求您，主持公道。我前年曾投資在澳門電燈公司股票，信以為該新公司財力雄厚，并有貴人和葡政府支持，并曾在報章揚言利息優厚，必依期派息。但直至現在，分文沒有派過，但公司加電費，全世界最貴。高級職員或大股東的薪金或紅利，我們毫無所知，一切均沒向小股東交代。為何不派息？際此經濟困難、工作已停，只望收些息來維持也不可能。

我曾寫信問該公司，要求澳門報章發表，沒有下文。後又要求星島晚報、工商、華僑等報發表，亦如石沉大海。有苦無路訴，血本無歸，奈何奈何！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各報館都不敢登載？不給市民投訴之路？是不是怕惹麻煩？

請萬先生主持公道吧！

您最最忠實的讀者香港市民上

香港市民：

老萬有不少朋友跟你一樣，成了大閘蟹，被股票綁住，動彈不得。不過，你比他們更慘是連息也沒有得派。這是給你一個教訓，以後你決不會再做笨伯。

澳門和香港的報紙不刊你的信，你猜得不錯，他們是怕惹麻煩。多數的報紙都是營業第一，鈔票掛帥，有錢佬例不開罪，誰會給你篇幅發牢騷。

這裏的地盤是屬於我們讀者自己的，不平則鳴，人人可以在這裏吐苦水，只要不抵觸法律，我們一定刊登。

謝謝你的誇獎，我覺得慚愧！

萬人傑覆

雜誌賠本我們支持
發揚正氣筆掃妖魔

萬勇士：

余雖教學於浸會書院及中大，然覩時下閱歷未深青少年，受共黨海外統戰份子所惑，至不明是非。況共黨海外喉舌報及偽裝自由民主之××日報、×報等毒蛇糖衣應聲蟲，莫不欺騙無知，引人墜入魔障為樂。萬勇士挺身正氣，筆掃妖魔，燭照中外，他日千古英名永垂，貴週刊目前雖有經濟之困，吾等決會及中大正氣師生必樂意支持，亦樂意響應反共老兵勇士朽木股，惟以抗俄滅共，光復河山為志，聚沙成塔，吾輩理當盡之義務也。

弟　滅共號兵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學詩

，斬棘披荊，發揚國粹，戲以此意請益，並希粲正。

七律

美洲　王九五吟草

(一)

人寫詩章吾遠習，不如君處點睛留，
興觀賞願消初遣，化育隨心默一幽；
至性陰何圖發奮，眞情王謝事藏修，
鮮明筆勢關天運！奇思江淹未盡鈎。

(二)

爲愛披荊帶荷鋤，窮通否泰道衷諸，
聯牀佳話談玄客，拂檻涼風問字車；
反對進攻時再失，復忘有國筆難書，
夢同元白歸何處？分享自由取掌魚。

九五先生，是爲新友，遙自美洲，寄來佳作，近以稿件山積，未能及時刋登，延遲之處，實深抱歉，壇主致意。

甲寅生朝

雪梨　林康

閱歷知非八度春，年來猶未滌紅塵；
浮生哀樂翻疑幻，親國恩仇想入神；
怯酒灌夫狂罵座，躭書淵老逸安貧；
江山信美閒居易，詩易重溫習課頻。

董力行曰：鄙人童年，正値五四運動，所謂文學革命也。

敝同鄉「陳」「胡」等人。發表驚人理論，什麼「死人文學，活人文學，今人文學，古人文學」，胡又大發謬論，要將古典文學，占文名詞，全部廢棄，改用今人。且致書友人，舉出理由曰，「古人曰「欲」，今人名「要」，古人曰「溺」，今人名「尿」，古人「懸梁」，今曰「上吊」，古曰「乘輿」，今名「坐轎」，豈可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以上胡言，在讀書不多。年輕學生聽之。大有道理。信以爲眞，甚至奉爲名論。

殊不知中國古代，即有「語」「文」之分，說話與寫字，是爲兩件事，說話用「語」，寫字用「文」，語是語。文是文，二者有別也。說話可用方言土語，（又曰俗語），寫字則必須用「文言」，因古代文字，用刀刻於竹片時間。並無裨益。故一切書文，只宜簡短，不宜冗長，古人又費盡苦心智慧。將一切冗長「土語」「俗話」，另用簡短文字代表之，名曰「文言」，取其簡短明白，典雅大方，刻字不多，意義完美。此爲中國民族。最高文化藝術之精華。胡某是洋博士，淺讀詩書，對漢文知識，所曉有限，欲將傳統文言。輕而廢之。幼稚荒唐，達於極點。

中國文言，其要點。重雅避俗，求短厭長，俗語「上吊」，寫文字多用「懸樑」。或「投繯」，「自經」，「自縊」壹事而有若干名詞者，便於寫作詩文，配合聲韻也。例如樑，繯，經，三字是平聲，縊爲仄聲，蓋因文章詩詞，均有平仄聲韻，名詞不多，採用不便。

又如俗語「拉屎」，寫文字則稱「大解」，「更衣」，「如厠」，土語「坐轎」，文字則用「肩輿」、「乘輿」，乘輿又可代表皇帝，土語「車大炮」，「吹牛屄」，皆是三個字，文言用「謅」一個字，俗語「托大腳」，「拍馬屁」皆是三個字，文言用「諛」，一個字即可代表，至如男女房事，土語名詞粗俗，不便使用，古人多用「敦倫」，「雲雨」，「燕好」，「繾綣」，「銷魂」，代表之，諸字有平有仄，諧韻協音。任由選擇。民族文化如此也。陳胡等人，讀書未多，不明此道，認爲今日「文言」，即是古人「俗語」，胡扯亂談，是爲莫大錯誤。

他們廢除文言，代以語體，影響所及，關係極大，能使國家傳統文學。下代不能承繼，證諸今日，文化衰退，「經」「史」「詩」「文」。青年人無法理解。其罪有不可恕者，新文化運動以來，社會秩序，家庭倫常，個人道德，青年思想，一落千丈矣。

尙有重要問題題，不可不知，國家民族，第一大事，即是文語統一，文可全國通行，語則各地有別，土語，俗語，隱語，方言，種類繁多，如果中國各省，不用統一之文，各寫地？例如香港方言，「巴貝」，「牙烟」，「砂塵」，「牙擦」，若用於詩文，外省人絕不知曉其意，又例如，河南、陝甘諸省。稱男人下體曰「球」，故北方「人名」，避用「球」字，粵語不避也，廣東同學有「張大球」者，軍校畢業，赴陝西軍隊見習，集合點名，全軍大笑，張則不知何事，師長某公，性威嚴。見狀大怒。及見「大球」名字，亦隨同而笑。後余建議，將球字除去王旁，大字加一點，改爲「太求」，足見方言不同。發生笑話。

查語文不分之弊端，春秋戰國，即已發生，當時七國紛爭，各自爲政。各有方言，各國均有語文，彼此不相通曉，秦滅六國，一舉而廢之，即史記所云。「六國旣亡。車同軌，書同文」也。證明七國之書。並非同文。

胡等推行語體，廢除文言。以及古典。音韻。是爲胡鬧，五十年來。無人敢說。其最大不妥，是棄簡就繁降低文學水準。例如四書「子曰」兩字。不必解釋。人人皆知。胡則另出花樣，改「子曰」爲「孔夫子所講的話」，增加五個字，又例如文言所稱「敦倫」，指夫婦之事，人所共知，胡則不用文言，而用語體改寫爲：「昨天晚大，我和我的太太，睡在牀上，幹那個事」，簡直是胡說八道，本來兩字即可表達者，竟用十八字形容之，而且「語」「文」不分，粗俗乏味，徒增厤煩耳。

又例如鄙人所寫，「毛某喜諛詞」，五個字人人皆懂，胡派新文學家則曰：「毛澤東這個人的個性，他是特別歡喜他的部下向他歌功頌德的」，五字即可表達者，棄而不用，必欲以二十六字描述之，用字繁多。等於脫褲放屁，此所謂「新文學家」乎？可笑也哉！

今當亂世，政府缺乏人才，不知此弊，若干年後，明主復生，自有碩學通儒教育部長。古名「國子監祭酒」。鑑定是非。整理文字。所謂新詩新文，必將全部淘汰，屆時文化復興，恢復固有優良之傳統矣。壇主斷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〇期 新43期）

田中玩飛機！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四〇期(新43)目錄 ·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〇期(新43)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五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每週評論

周恩來已垮定了

有一位方劍雲先生在四月廿六日「香港時報」的「談蠻錄」中以「周恩來還等得及嗎？」為題寫了一篇為周恩來「算命」式的文章，他說：「周恩來對一位因親共而在大選中失去眾議員席位的日人川崎秀二說：「我希望能看見中日通航能在九月廿九日（日毛建交二週年）開始」。方氏指出：「周恩來說話總隱藏一種機謀，表面看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仔細想想皆有深意存焉。揆周恩來談話用意，是要藉對日外交之『成就』，以延長自己的政治生命，其鳴也哀，其心也苦」，問題是還有「一百五十天」，毛江集團能不能等？

當然，無人敢於肯定周恩來會在今年九月廿九日毛建交兩週年前垮台，但卻可以肯定，毛江集團已把絞索套在周恩來脖子上，必是越拉越緊，而不會稍為放鬆。在中共「十大」後，已有跡象顯示，毛江已開始動周的腦筋。周在「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說：「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距今為時已八個月，而中共宣傳工具，自二月初以來連「四屆人大」四字提都不提，其「二次文革」結束遙遙無期，這對大陸內部和國際上素有「威信」的周恩來來說，真是清而脆的一記耳光。周恩來在「十大」上的政治報告中還說：「九大政治報告是由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報告」，但是：「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所以，「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決了。對毛主席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後，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對此，一方面表示中共「九大」的所謂「路線」是「正確」的，而林、陳的「陰謀詭計」早在「九大」前已經暴露；另一方面好像是周本人在「十大」上的政治報告是「作」的而不是「讀」的，甚至是在表示「十大」政治報告是由他起草的。今日看來，周與林、陳並沒有兩樣，他的「陰謀詭計」也早已被毛江所洞悉，「十大」召開後就開始對他進行一系列的壓制活動。「四屆人大」不能召開，這無異是對大陸內部宣佈：周恩來的政治報告是沒有根據的，他所說的話有些和「騙子」並沒有兩樣。

這是對內，在國際場合毛江對周的打擊尤其不遺餘力。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澤東延見越共頭目阮友壽、阮氏萍等人，翌日北平「人民日報」首版刊出三幅照片，第一幅是老毛與阮友壽握手，第三幅為主客雙方全體照片，在第二幅上除毛、阮等人外，張春橋等人均攝入鏡頭，而周恩來卻被「漏掉」。從這件事已可看出，中共「十大」的中心工作在於宣佈林彪罪狀，對於「批修（林）整風」暫告一段落，接着開展的「批林批孔」，已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在中共內部，以「孔丘其人」和呂不韋影射周恩來所進行的批判，已非常露骨地指周恩來曾參加林彪發動的流產武裝政變。此外，在外交場合對周恩來的「圍剿」進行得尤見積極。今年一月北平「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個「五四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小冊子，最後八頁為「附：蘇修以及美、日帝國主義分子有關孔子的反動言論」。其中有一位是「美帝」的拉鐵摩爾，指其為「美國反動歷史學者，國際間諜」。這位「國際間諜」，應周恩來託「紐約時報」賴斯頓之便口頭邀請曾於一九七二年秋訪問北平，同年十月六日與周會見雙方作了「友好的談話」。曾幾何時，拉鐵摩爾成了「國際間諜」，周恩來豈不成了「與美帝的國際間諜勾結」的「叛徒」、「賣國賊」？還有，四月二十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和「虎報」都轉載了「紐約時報」副社長賴斯頓的一篇文章，謂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主要目的在於會見政治掮客基辛格，探聽一下尼克遜會不會垮台。文章指出：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和聲調已有所改變」。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中，周恩來是主角，「但目前由北京發給華盛頓的消息，是由毛澤東直接下達，交由不同的使節傳達」。他還說：周恩來雖然仍是北平政權的「總理」，但「已不如過去那麼顯赫，在外交場合的談話中，中共外交人員竟未提到他」。周恩來在內部已被影射曾參加林彪的政變，對外則也已被隱然指出與「美帝」的「國際間諜」有勾結，加上參考前述賴斯頓的專欄文章，可以說周恩來已經失勢，下一步自然是被整肅。看來，周恩來必垮，只是時間問題耳。

新聞以外

政府食米政策給予商人暴利



38家入口商形成特權階級

萬人傑

自從老萬在牛馬集公開了許多未爲人道及的有關食米購銷資料後，已引起社會人士廣泛注意。許多民間團體及社會領袖都爲這問題提出建議，一般來說，對三十八家入口米商擁有專利特權表示不滿，要求政府取銷這容易引致商人暴利的政策。究竟入口米商的專利特權有什麼毛病？老萬曾詳加分析，茲徇讀者要求，將每日刋出的短文，綜合起來，重登一次，俾讀者獲得更具體的印象。

賣證每擔淨撈十四元

老萬感到非常欣慰，過去一般人受工商署蒙蔽，以爲關鍵在零售商及批發商，現在，大家都明白，眞正獲得暴利的是入口商。每一年，最低估計，他們可賺六千萬元。這六千萬純利，由卅八家有專利權的入口商分享。龐大的暴利，工商署發言人居然認爲「合理」。社會領袖們獲知內幕後，無不表示憤慨。

老萬認爲更不合理是有專利權的入口商可以賣證，坐享其成。這些商人何德何能，市民要讓他白白賺錢？

英文虎報記者訪問工商署副署長及食米諮詢委員會主席麥理覺，他認爲這樣批評入口商是「不公平」的，居然認爲賣證是「合法」的；指責入口商的人不過「懷有妒忌心理」而已。

市政局議員冼祖昭喻爲二房東將房間租與三房客牟利。老萬認爲這比喻未盡恰當。三房客付房錢租房間，二房東得到的利益，是三房客的損失。但入口米商賣證給其他商人，賣證的得到利益，買證的也得到利益，受損失的是市民大眾，他們要承擔買證與賣證雙方所得的利益。老萬認爲麥理覺沒理由將這大筆利潤，強嫁在市民身上。

目前買證價格每擔十四元，即是說，入口米商自己不辦米入口，將專利權賣給同業，每擔可乾手淨腡拿十四元。各位想想，買證的人所得利益，一定超過賣證的，否則他絕不會冒這風險。工商署雖說限制入口米商合法毛利每擔二十元，但花了十四元買證，還要運費、伕力、倉租及其他皮費，他們尙有化算，可知二十元一擔的毛利，只是表面數字，實際利益必然超過這數字。

泰米在台只售五折

食米由產米國運到香港，直至市民吃到嘴裏，要過三關。經過三重剝削後，市民吃一斤米，至少要多付六角二分「合理利潤」給三級米商。就算食米由產米國奉送，分文不取，香港市民也不能再吃到以前政府配給的四角五分一斤食米。

有位米商說：老萬，你有沒有搞錯？現在物價和二十幾年前相比，豈有可能回復舊時水準？這話說得有理。不過，希望入口米商解釋一下，何以泰國一級米台灣目前零售價每斤不過新台幣九元（蓬萊米每斤十二元，台灣人習慣吃蓬萊米，所以泰米比蓬萊米便宜），九元新台幣折合一元一角二分港幣；在香港的零售價卻爲二元四角，何以在台灣只售半價，香港竟高出一倍？難道泰國售米給香港要特別抬高價格？否則就是賣大包給台灣了。

又舉一例，目前市面賣二元二、三一斤的澳洲米，來價不過每擔一百三十八元，除了批發，零售商四十二元毛利，入口商每擔可賺五十元，這樣的暴利，竟爲工商署所默許，難怪泰米在台賣一元一角二分，在港賣二元四角，也被認爲「合理」了。

批發商與零售商

三十八家入口商由政府賦予專利特權不必說：批發商也有三十八家，政府雖沒給予特權，但他們自己賦予特權，他們組織了批發商公會，三十八家批發商都爲公會成員，任何新批發商都不再容納在這公會內，即是三十八家外，不可能再有新的批發商。即是說，這組織是不容有第三十九家出而搶食，也即是變相壟斷。

港九新界食米零售商有四千餘家，他們直接向用戶競爭，最難搵食。三月份入口商宣傳食米將要大幅度漲價，市民爭相搶購，大部分零售商貨底賣空了。但有不少入口商兼營批發及零售，他們直接的米店有充足供應，因此只有他們的米店有生意做。許多零售商入不到貨，即使食米漲了價，他們也不過如豋家雞，見水唔得飲。

有人批評零售商發水、滲雜、不足斤両。這情形容或有，但決非普遍。零售商大部分做熟客生意，如果顧客發覺他們有上述弊端，下次就不會再光顧。不足斤両可能性較大，滲雜用戶會看得出，發水米如果幾天賣不出，就會發霉，米壞了，賣不出，豈非偷雞不着蝕把米？

不要「錯到底」

香港政府已比從前進步很多，雖然政府還是殖民地政府，但對民意已重視多了。有兩樁事情值得一讚，以前香港政府各部門，主管都是英國人，中國公務員，不管工作能力如何，只可當副手。但目前香港政府已有不少部門由中國人作頭頭，尤其與市民有密切關係的機關，都由中國人坐第一把交椅。雖然在所有部門中還只佔少數，但也算得是開明的做法。戰前不會有這樣的作風。

另一樁是政策上比較遷就中國人。比方，中文合法化，官民間通信，可廣泛使用中文，和過去一切以英語爲主的作風，有很大轉變，這是好的。但對食米政策則十分缺乏了解，這一點，和上述達致官民融洽所作的努力，可說背道而馳，因此老萬認爲港府應痛加檢討，錯了要改正；切不可錯了錯到底。

麥理覺強調入口米商賣證是「合法」，顯然是「錯到底」的偏激之論。比方，向政府批了一宗大工程，然後以低價轉讓給其他公司承造，從中牟利。政府會不會讓他這樣做？如有這樣的事，政府不要他吃官司、坐牢才怪！

怎可以讓吃麵包的人管食米？

老萬認爲，食米專利入口政策固然錯；讓一個不懂米的人管米，更十分失策。晏嘉士任工商署長時期，管理食米的賀爾對食米情況比較了解，因此那段時期香港食米的供應、價格都很穩定，目前情況轉變，是因爲管理食米事務的沙謹對食米不夠熟悉，又不肯向屬下辦理十多廿年食米事務的工作人員「垂詢」，恐怕被視爲外行，影响工作上的尊嚴，寧願向外邊朋友請敎，如大昌行的李文照等，雖未必言聽計從，至少有點影响力。大昌行是入口商之一，政府的政策傾向入口商，和這個不知有沒有關係。

老萬想，假如工商署有一個深切了解食米供銷情況的人主持這項事務，一定可使情形大爲改善。如果這人是吃飯而不是吃麵包的更好，他能分辨出得確定每一季進口的配額，不受入口商亂指，存貨多時就叫工商署少批一點，以免因貨底充盈而跌價。食米供銷的主管人要是察察爲明，不會被入口商利用。

香港政府既肯起用中國人主持和民間接觸較多的機關，爲什麼不用一位吃飯的人主持食米供銷工作，而用吃麵包的人去管？老萬並不懷疑他的工作能力，也不懷疑他持正不阿的態度。不過，如對一件事的認識不夠深，要辦得好難免心有餘而力不足。

每年淨賺六十多萬

米商入口配額，今季每一點（即一個單位）爲八百公噸，三十八家入口商最多配七點，最少配一點，合共一百一十點。配七點的兩家、配五點的五家、配四點的五家、配三點的七家、配兩點的十一家、配一點的八家。據說其中有六家只賣證而不入口，照目前價格每擔十四元，即是說，如獲得一點配額，每季可淨賺十七萬四千七百二十元。以老萬所知，六家專以賣證圖利的入口商中，至少有一家是獲得四點配額的，那麼，他一季就可賺六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元。假如老萬打好人事關係，掛起入口商招牌，不必奢望分到七點，就是起碼的一點，也可賺六十多萬一年，比之日以繼夜，全速地爬格子、絞腦汁不知好千百倍。

這種不勞而獲的利潤被認爲「合法」，多麼令人羨慕？難怪麥理覺先生說人「妒忌」，問題是老萬有沒有八寶能獲得政府給予的特權。能鑽到這樣的門徑，比做什麼生意都好。至於他們能否賺足六十多萬，那就要勞煩廉政專員去調查才曉得了。

有位朋友對我說：老萬，你何必大驚小怪？其實賣證在我們這一行非常尋常，棉織品的配額可以賣，食米入口配額怎麼不可以賣？棉織品配額賣證合法，食米入口配額賣證，當然不可以視爲非法。

這位朋友說得似乎有理，但細想卻不然。棉織品配額出賣，賺的是外國人的錢，食米入口配額賣證賺的卻是四百萬市民的錢，這卻有太大的分別。

賣證一百個不通

老萬不知「法律」上是怎麼樣，但在「情理」上賣證之舉卻是一百個不通，這很容易造成官商勾結。爲防止貪污，應該將現行政策修改。不論什麼政策，並非一成不變的，發覺政策不善、有毛病時，就要改正。財政司夏鼎基說現行食米管制政策「完善」，只是官方的看法，我們吃飯而非吃麵包的人，有切膚之痛，當然另有看法。如果省掉買證的十四元，及買證入口商的「合法利潤」，再加上批發商剝削的二元，吃飯的人就減少了許多負擔。如果政府辦米入口，大機構社團可以直接買米的話，則更可多省四十元，和現在米價相比，至少可以便宜三分之一，一元五六角便可買到一斤米，小市民生活擔子，輕鬆得多了。

這是十分簡單的道理，小孩子都明白，可惜我們的副署長仍然堅持爲「合法」，這是我們升斗小市民的不幸。希望爲民喉舌的議員先生能改變他的觀點；更希望眞能爲市民利益設想，用一切可行的方法，促使政府改變現行食米政策，否則米價只有日漲，絕不會回降的。

凍肉商何以沒特權？

或問：政府堅持食米入口商應享有特權，理由何在？政府的答覆是：因爲他們有儲糧義務，所以該享有專利特權。據說，入口商要負責配額一半的儲糧，即是說，如果今年的配額爲一點，一點即八百公噸，那麼，他便有責任儲四百公噸的糧，儲糧凍結了鈔票，有義務必有權利，有什麼不對呢？

這理由，表面看來很對，不過，香港經營凍肉的商人，也同樣有儲糧義務，要辦凍肉進口，申請批准後，入口若干，也先要有半數儲備。但凍肉商沒有專利權，只要依照辦法儲備，誰都可以辦進口。據說，凍肉商能獲厚利的少之又少，原因是沒有專利權，競爭大，誰都不敢抬高價錢。

米商則不然，來來去去是三十八家，不會有別人搶食，不必競爭，大家可以夾手夾腳把米價抬高。商人目的在牟利，他們用任何手段牟利都不希奇

，奇怪的是何以政府厚此薄彼，旣然米商與凍肉商都有儲糧責任，何以凍肉商沒有專利特權？

政府如只爲了儲糧問題，睜大眼睛撒尿，讓入口商賺取暴利，理由很難成立。即使香港政府不願意做蝕本生意，沒興趣像新加坡等地方政府所採的補貼政策，至少應當負起儲糧責任。如果由政府儲糧，米商自由購米入口，任誰都不給予特權，大家競爭生意，相信市民也可像台灣、新加坡市民那樣吃平米。香港政府把責任推到商人身上是因爲不願凍結儲糧的大筆資金，寧願給予商人特權，叫市民吃貴米。其實，政府絕不會沒有這筆資金，存英倫的儲備金，只消撥出小部份便可儲備足夠米糧。同時，我們覺得用這些錢儲糧，好過儲英鎊，受到國際貨幣危機影响，蒙重大損失。

麥理覺先生的信

星島報的老編轉來工商署副署長麥理覺先生四月廿二日的信，據說：「頃閱萬人傑先生四月十六日在貴報發表有關食米問題的言論（老萬按：當日牛馬集標題爲『賣證每擔淨撈十四元』），萬人傑先生未經過本人證實，便完全相信英文虎報四月十三日刊登的一編（篇）報導，因而以爲本人對英文虎報所指稱入口米商賺取龐大利潤一筆，認爲『合理。』

貴報萬先生及英文虎報的報導，全屬不確，並容易引起誤解。當英文虎報記者致電本人家中，本人回答詢問時，曾爲食米管制計劃及其行政措施辯護，因爲本人深信近數月來，雖當入口米價大幅度上升之際，該計劃仍然執行成功。本人並無維護受指責乘機漁利的任何人士，事實上，工商署職員及本人近數月來已採取種種特別措施，成功抑制暴利，中文報章對此均有詳盡報導。

貴報萬人傑先生及其他許多執筆的記者，對利潤與最高毛利之間的分別，仍是混淆不清。二者之間，當然有很大分別。最高毛利與銷售時實際毛利亦有所不同。超級市場銷售食米的零售價遠較批准之最高毛利爲低，由此可清楚看到其間的差異。

倘若萬人傑先生需本人或本署職員提供更詳盡的資料，本人甚表歡迎。萬人傑先生只需致電本人，本人即盡可能予以協助。本人對萬人傑先生唯一的要求，是忠實及正確地寫出本人的意見，假如萬人傑先生不同意本人的意見，當然可以自由評論。

最後，本人謹聲明無論在過去及現在，食米管制計劃都爲大眾利益獲得美滿成效，而工商署亦準備繼續推行此計劃。」

如何加以澄清？

麥理覺先生關注中文報紙的評論，且以中文致函老編，老萬感到十分興奮。因爲，將民間意見，通過這小框框，轉達官方，顯然已有很大希望，如由此而說服麥理覺先生放棄其「最後」的「堅持」，眞是功德無量！

老萬的評論，不錯是根據三天前虎報訪問麥理

蘇聯的猶太

當二次大戰前，蘇聯本來無猶太人問題，因蘇聯一方面廢除猶太人運動，一方面准許猶太人任政府要職，如托洛斯基、李維諾夫及駐美大使烏曼斯基，駐英大使邁斯基等即皆是猶太人。

惟自二次大戰後，情形便大大不同了。一因受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影响，而提高警覺。二因受納粹的宣傳，從中挑撥俄籍猶太人的感情。三因德軍攻入俄境，俄人也起而迫害猶太人了。自此以後，蘇聯乃開始排擠猶太人。據一九五三年紐約出版的「猶太年鑑」稱：蘇聯有猶太人兩百多萬人，其中六十萬人被拘於集中營。該年鑑謂蘇聯對待猶太人情形如下：㈠退伍的猶太人，尙未恢復原有職業上的位置。凡不肯接受下等工作者，皆以游民或反社會份子罪名，送入集中營。㈡蘇聯軍官及外交學校，皆不准猶太人子弟投考。㈢歷史已另行改訂，其中可惡人物皆稱猶太人，小說中的壞人也全指爲猶太人（此種卑鄙手法，中共也學之）。該年鑑又謂：蘇聯全國毫無猶太文化組織、學校、戲院，除少數孤立會堂外，決無猶太宗教生活。一九五三年一月初，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曾有數百猶太人被捕，又據史梯芬斯說：莫斯科猶太字報，印刷所一律加以封閉，甚至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也不許存留。

據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莫斯科官方發表「恐怖組織」後，蘇聯反猶太人運動，遂愈來愈激烈。塔斯社指出，有九名醫生，其中多是猶太人(包括醫治史大林的醫生在內，九名中有六名是猶太人)。塔斯社指稱他們的供詞，證明了「這些罪犯，是人民公敵的僞裝，犯了藉有害而危險的治療，來謀害病人」。這個病人，即指前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日丹諾夫和前政治局委員斯巴可夫，還有瓦斯里夫斯基元帥、高夫羅夫元帥、康涅夫元帥、提特曼勒陸軍上將、里夫眞高海軍上將。同日莫斯科眞理報把這一件事，大肆攻擊國家安全機構及衛生部，謂其不能及時發覺「醫藥破壞者」的陰謀，並謂作家高爾基及政治家高拜芝夫與曼眞斯基之死，也必爲此等「人民公敵」所做。

果然，到了十七日國家安全部長亞伯高莫夫被捕了，據稱他是與醫生陰謀案，和眾信已在準備將舉行的審訊與清算運動有關。其實，這只是故意嫁禍栽贓，以上那些人之死，如不是被史大林所殺，便是被他們的政敵所陷害，與猶太人並不見得有何關係。蘇聯共黨頭目，一向是慣於用毒藥害人的（這是俄人的傳統），如保加利亞總理狄米特洛夫、外蒙總理喬巴山之死，皆是同一例證。猶太人乃至哥薩克人，當然是反對蘇聯的，不過九個醫生「陰謀案」，卻未必是「猶太民族主義布爾喬亞」所爲。九人中只有六人是猶太人，尙有三俄國人，何以也會與猶太人聯合在一起呢？若說與「美國特務所組織協助外國猶太的聯合分配委員會」有關，也不合理，因九名醫生中有醫治史大林的醫生，其他數醫生也皆是蘇聯醫學界權威，假如美國特務有如此本領，美國豈不是可以不戰而勝蘇聯？何必再費其他心機。

，老萬自然以爲所引述的報導無不確，如因此令麥理覺先生受到「誤解」，老萬深致歉意。

老萬越俎代庖，建議麥理覺先生應就這問題舉行一次中西報紙記者招待會，加以澄清：則本人及英文虎報的錯誤報導所引起的誤解，當可隨之消散。

「其他不確之處」

本人感謝麥理覺先生答應協助，願提供更詳盡資料，本人樂意做官民間的橋樑。老萬當日看到虎報的報導，「未經麥理覺先生證實」便完全相信，是因爲老萬不懂英文，不可能像英文虎報記者那樣子「致電麥理覺先生家中」查詢，這一點，難辭疏忽之咎。

麥理覺先生指本人評論「尙有其他不確之處」，但未說明何者不確，希望麥理覺先生如接納本人建議舉行記者招待會時，順帶指出。本人除每天吃兩頓，每頓吃兩碗飯外，與「食米」再拉不上其他關係，報導畧有失實，事所難免，如蒙指出，自當虛心領教。不過，當天文章的標題爲「賣證每擔淨賺十四元」，對這一點本人相信無訛。十四元這數目，許多經營米業的都知道，官方並未從事這種買賣，可能老萬知道的，副署長還不知曉。

嚴守秘密的資料

工商署若能提供本人所需資料，實求之不得！老萬爲了寫有關食米的報導，到處搜集資料，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直到今天，在報上、廣播台、議員們、名流們的談話，所有數字，都根據本人在此發表的，官方肯將資料公開，與商人方面消息互相印證，對「不正確報導」自然產生澄清作用。

不過，三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工商署會議室由麥理覺先生主持的食米問題諮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曾討論「假定中國大米價格上揚百分之十而訂出合理售價」，當時主席懇請各委員對米價上揚消息「嚴守秘密」；如果本人需要的資料也在「嚴守秘密」之列，是否可例外獲得？

當日的會議中，楊永德先生曾詢問能否將每位入口商每星期之銷售、入口及存米資料發給各委員，因爲此等資料有助決定價格。主席認爲如獲各入口米商同意，此等資料當可給予委員會各委員。倘若入口米商提出反對，則只能將上述資料給予四位入口米商代表。（這一段從會議紀錄中抄錄的，諒不會有「不確之言」）。

有此紀錄在案，本人不相信工商署會提供所需「更詳盡的資料」。正如楊永德先生所說，這些資料有助於米價的評定，應予公開。但主席要入口米商不反對才公開，這一點，在他日記者招待會中，也應加以說明。

最後，本人聲明，現行食米入口專利制度必須取消，本人絕對反對四百萬市民口糧由小數人操縱。

題及其他

向晚

些隱秘的敵人，在帝國主義世界支持下，會損害我們，並將繼續損害下去。此可由醫生謀害案見之。這些卑鄙的間諜與謀害者，僞裝醫生，將他們自己售給美英奴隸販賣者。馬倫科夫又說，蘇聯游手好閑的人，近來反見增加，成爲間諜與破壞者繁殖的來源。蘇聯全國人民，必須提高政治警惕。他們應消除一切自滿感，經常提高警惕，認定游手好閑的行爲，是我們的敵人。（向晚按：㈠上述資產階級思想與私有制度，原由人性產生，今共產黨爲了少數人獨裁緣故，竟違背人性而行之，故處處見荊棘，即所謂「破壞者」。這種「破壞者」是永無法消滅的，直至推翻反人性的共產主義而後已。㈡今日他們視游手好閑的爲敵人，殊不知這種人原是當布爾什維克奪權時所依賴的羣眾、打手。再說在共產黨制度下，怎會有游手好閑的人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假使我們要想避免此弊，首先即應消滅我們之中有游手好閑的行爲。我們應不斷加強我們軍事力量與情報工作。（見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倫敦路透社電）共黨除暴力、特務外，實無他法維持其政權。

因此，蘇聯宣傳員，一再強調全國「在史大林及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它反映的反面，顯然即是「史大林及黨」與人民業已發生了離心運動，故不能團結一致，足見蘇聯離心運動，由來已很久了。其實，說穿了，自「十月政變」後，人民根本從未與黨團結過。如今中共亦然，所以始終鬬爭，再鬬爭，永無了時，因共產主義不合人性，非眞理，故會永久混亂下去，直至其崩潰。據史大林說，蘇聯一般人民思想，通常依年齡可分三主要階段：㈠二十五歲以下的人，皆容易感受強烈的思想訓練。㈡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人，與日常生活環境接觸以後，幻想便逐漸破滅。㈢三十五歲以上的人，一切憬然有悟，於是便培養出一種堅決而自私的克己快樂主義，與世無爭，避新守舊的冷漠情操，成者培養出一種強烈的內在反抗精神，視各人的地位與性格而定。身爲蘇聯黨政人員，多半趨向於第一種，即克己快樂主義，（按毛澤東清算林彪，還是學習史大林。）大多數人民則屬於第二種，即冷淡，但兩者中很多人發現一種微弱曙光時，便會逐漸滙合成爲第三種，即反抗。（見拙作「蘇俄本土潛伏的危機」）

從上以觀，蘇聯本土潛伏的危機，不僅是猶太人問題，它只佔一部分，最大危機，還是蘇聯人自己。讀沙哈洛夫、蘇贊尼辛諸文後，而益信不誤。當沙皇俄羅斯時代，每次革命，皆是在對外戰爭時，尤當戰敗時，下次也不會例外。由此觀之，實在說不上是超級大國，只要把共黨統治階級與被壓迫的人民分開，給它人民以援手，而給共黨頭目以鐵錘便夠了。一九五一年英國邱吉爾謂：「我們對蘇聯人民，並無敵意。」美國杜魯門宣稱，「如果蘇聯人民皆能在其政府裏說話，（按即民主），事情就好辦了。」英美兩國政要以上的聲明，皆是非常明智的，目的即在給蘇聯內部離心分子一大鼓勵。

再談我們應如何對付日本

岳騫

筆者在上期本刊發表「我們應如何對付日本」拙文之後，一週來，局勢又有許多新的變化，茲就個人所見到的，補寫此文。

中日斷絕航線一週來，東京方面出現一些特殊事件，係直接受到此案影響，有助於我國未來對日的交涉。我們必須注視。

第一，日毛航約提交日本國會未受到太大的阻力，在國會審議後，定可獲得大多數通過批准。

本來日毛條約要經過三重關口，第一道關口係由自民黨黨內通過，第二道關口國會通過，第三道關口經內閣批准（若在日本投降前，要經日王裕仁批准）。這三道關口最難過的是第一關，只要過了第一關，第二、第三兩關皆無問題，因爲日本國會反對黨共計四黨，社會黨與公明黨已一面投靠毛幫，民社黨也擺出中間偏左姿態，不會反對日毛航約，唯一同毛幫過不去的是日共，但日共雖然同毛幫戟指對罵，彼此不共戴天，日本各政黨均能去毛管區活動，只有日共不成，廖承志到日本進行統戰活動時，只有日共撥冷水。話雖如此，但日共究竟沒有藉口反對「日毛航約」，何況日共在四百八十多議席中，只佔十四席，即使反對作用也甚小。

本來第一道關口應該可以發生阻攔作用的，日本自民黨目前在國會眾議員只有二百八十席，由親華議員組成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就佔了一百六十五人，雖然其中尙有部份參議員，但眞能團結一致，確實可以阻止田中、大平將此案提交國會。但到了重要關頭，集會反對提交國會的只有六十五人，其中包括了堅決親華反共的青嵐會議員三十一人，其餘只有三十四人，皆是著名親華人士如岸信介、灘尾弘吉（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北澤直吉、船田中等人，雖然這些人都是自民黨元老，岸信介更失去控制力。

這次自民黨內部親華議員未能阻止日毛航約提交國會，是受了福田的影響。福田是岸信介嫡系，爲自民黨最大派系首領，現任大藏大臣。福田在日毛簽署航約後，曾指責內閣措置不當，更當面斥責大平輕率。但福田爲了自己政治前途，競爭下屆首相，如果得不到田中、大平兩人中間一個人支持，希望不大，所以福田不願把事情作絕了，免得將來沒有轉圜餘地。其次，參議員選舉在即，自民黨處境危殆，田中所以匆忙簽署日毛航約，就恃此爲救命草，如果選舉失敗，田中非下台一鞠躬不可。到時首相似非福田莫屬。福田若在此時反對日毛航約提交國會，自民黨在參院選舉失敗，田中、大平一定把全部責任推給福田，福田想當首相就難了。此是福田不敢反對將日毛航約提交國會的基本原因，福田不反對，自民黨內就不能有效阻攔，終於提交國會，今後通過，批准皆不是問題。

第二，日毛航約雖然在法律方面未發生困難，但田中、大平所遭遇的困難，也大出他們意料之外。國人但知「青嵐會」議員對田中、大平攻擊，不知道自民黨的眞正後台老板財閥也動了怒。日本財閥自然無愛於中華民國，但財閥愛錢，中日斷航使日本遭受到的損失，尙不止表面上可以看見的日航每年一億七千萬元的收入。因此，最近一次集會上，身爲日本「經團連」（全名日本經濟連合會，性質有類於香港中華廠商會）副會長又兼「日華交流協會」會長之堀越禎三郎公開抨擊大平，且聲言辭去「日華交流協會」會長一職，堀越發言之後，坐在堀越旁邊的「經團連」會長植村甲午郎繼起發言，指責大平處理中日航線失職。「經團連」是日本最大經濟團體，也是自民黨的後台，平時自民黨靠該會捐贈，而且經團連所捐出的選費是明的一份，暗的許多份，明的一份是公開捐給自民黨的，暗地裏對於自民黨各派系又要個別給予一部份，供給派系選舉之用。所以日本自民黨各派系首領，必須與財閥有聯絡，有本領籌到錢，否則派系頭子就當不下去。就以大平這一派而論，原是舊池田勇人派，池田勇人死後，論聲望年資均推前尾繁三郎，於是由前尾繼位，大平爲副首領，但前尾對籌集政治資金沒有辦法，大平乃乘機「逼宮」，迫前尾讓位，自任首領。所以大平雖六親不認，對爹娘的話都不聽，但植村與堀越這兩位有錢大爺話卻不能不聽，堀越發表談話後，大平馬上親打電話向堀越道歉，請堀越留任「日華交流協會」會長，擔保儘快促進中日復航。但中日復航事，在目前根本無從談起，所以大平近日宛如熱鍋上螞蟻，備受煎熬。

第三，經過這次考驗，可以看出我們在日本確有眞朋友，在過去，親華人士多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他們身歷二次大戰，親眼看到我總統把日本從滅亡邊緣拯救過來，基於這份感激之情，致力於促進中日邦交，目前聲勢龐大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即是其中代表，原領導人賀屋興宣二次大戰期間曾任大藏大臣，勝利時以甲級戰犯身份受審，被判入獄，日本獨立後釋出，當選議員，賀屋眼見二次大戰前及大戰期間，日本如何對付中國，又看到日本投降後中國如何對待日本，激發天良，誓死圖報，二十年中領導日本親華議員及朝野人士爲促進中日邦交而奮鬪。過去二十年中，日本自民黨內一些左派小妖不能掀起大風浪，多虧賀屋之力。到了前年，賀屋因年過八十，身體就衰，決計退出政壇，不再競選議員，把他的棒子，交給了曾任文相的灘尾弘吉，即現任「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灘尾是個君

建交」恐未必如此之易，「日毛航約」更不可能簽訂。

就當日本老一輩親華人士日漸凋零時，可喜的是日本第二代親華反共人士已在成長而日趨成熟。重要的就是人所共知，毛報日日咬牙切齒痛罵的「青嵐會」，這個會是由三十一名國會議員組成，是國會中超派閥組織，他們本身大都屬於某一派系，但為了理想，擺脫派系羈絆，組成這個會，結會時仿照古代結盟儀式，同飲血酒，誓與日本左翼鬬爭。這個會百分之百親華反共，主要幹部會長中川一郎，幹事長石原愼太郎，對外關係藤尾正行，加上玉置和郎，與中尾榮一要算是青嵐會的「五虎將」，最了不起的是藤尾與石原。這次大平秘密與毛幫談判航約，當大體談妥時要提交自民黨內討論，藤尾曾參與該項秘密會議，散會後立即告知我方，我國政府即發表聲明反對，當時使大平非常狼狽，大平雖然明知是藤尾走漏消息，也不敢碰他。

石原是日本名作家，在東京家喻戶曉，前年出馬競選，得到五百萬票，破日本選舉最高得票紀錄，如果分開可使四名議員當選，其人之巴閉可知。「青嵐會」實際由石原設計，他本身並不屬於任何派系，所以更具獨立性。這一團體無疑地為日本政壇帶來新的希望，也是未來促進中日和解的主力。

「青嵐會」究竟由那些人組成，讀者也許希望知道，茲將本年二月廿七日日本讀賣新聞所載名單列後：

中川一郎（水田派） 林大幹（福田派）
湊徹郎（中曾根派） 內海英男（船田派）
渡辺美智雄（中曾根派） 中山正暉（水田派）
中尾榮一（中曾根派） 近藤鐵雄（三木派）
森下元晴（中曾根派） 濱田幸一（無派系）
阿部喜元（中曾根派） 中村弘海（無名派）
江藤隆美（中曾根派） 中尾宏（椎名派）
松永光（中曾根派） 綿貫民輔（椎名派）
野田毅（中曾根派） 石原愼太郎（無派系）
山崎拓（中曾根派） 島田安夫（福田派）
藤尾正行（福田派） 玉置和郎（福田派）
加藤六月（福田派） 楠正俊（福田派）
森喜朗（福田派） 丸茂重貞（福田派）
山崎平八郎（福田派） 土屋義彥（福田派）
國場幸昌（福田派） 佐藤隆（福田派）
三塚博（福田派）

不但政壇人物親華反共，民間亦然，且尤為激烈，本年三月卅一日台北中華日報第一版左上欄刊出一幅廣告，全文如下：

日本國際反共文教協會敬告中華民國國民書。

日本戰後之能夠復興完全是由於中華民國基於「以德報怨」的精神所簽訂的歷史上最寬大的和約寬恕了日本所致。

這是應歸功於蔣總統的大德、大恩。但是敝國田中總理卻出賣貴國，和毛共建了交，這不啻是「以仇酬恩」的一大暴舉，簡直不是人所應為的行為，可見敝國人稱他為「沐猴而冠」並非無因。誠為忘恩、無智，值得唾棄的王八蛋。這位總理現在又進一步派遣官員赴大陸，擬與毛共締結航空協定。他所作所為，對外損傷貴國面子，對內開了容共之道，無形之中，推進敝國的赤化，使東亞和平面臨了空前的危機。

際此緊急之秋，由日本看貴國柔軟外交姿勢，令人覺意此風足使日本、毛共二者輕視貴國之傾向日長，西風（馬克思主義）盛行，勢近壓倒東風之時，貴國宜決心，如日本國竟與毛共締結航空協定，當以實力懲罰日本國，並以實力嚴禁日本石油輸送船隻通過貴國領海，在此，謹懇願貴國即行發表此項聲明。至於領海範圍，應以毛共向日本政府通告之「到鄰國距離之中間為界線，易言之，到太平洋之中間」為其範圍，如能如此加以明確劃界，當更佳。

因為依照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日本不能和外國開戰。尤其石油一缺乏，足使日本產業的根基發生大動搖。如此，日本政府一定會周章狼狽，被迫放棄締結航空協定的意思不可，且勢必向貴國表示屈服，這種必然的因果，徵諸日本最近對阿拉伯國家展開討好石油外交，貽笑世界的醜惡，無骨氣之外交實例，便可證明。

如此一來，不但貴國能夠保持國家尊嚴，且可迫使忘恩的田中內閣引咎下野，以及乞求貴國寬大條件回復中日兩國的國交。這就是吾人對貴國所期待的結果。

吾人所以敢如此懇請，其理由就是不願眼見目前的現狀演變的結果，會辜負蔣總統對日所採的寬大精神，使吾人後悔來不及，吾人如此仗義直言，相信必能達成確立日本的國際道義，以及使日本人的良心獲得覺醒，對蔣總統的大恩大德也能加以弘揚。同時吾人堅信這樣足以增大日本國內的道義維新，洗刷日本人為經濟動物之汚名，以免淪為世界的孤兒，吾人所乞望之與貴國相攜之反共政策為國策，專心自由主義防衛之目標也可因此達到。

鑑於世界歷史，舉凡履正必勝，不義必敗之道理，今天既然正義在貴國，可謂天時，日本有石油弱點，貴國已佔地利，自由諸國均為貴國盟邦，也是人和。無論天時、地利、人和、皆備，此時不起而決行，將等到何時始能光耀國威，吾等將在日本國內，聯合青嵐會同志，展開打倒田中內閣運動。

對蔣總統的大恩大德，吾人謹代表日本人之良心表示由衷的感謝，並謹祝貴國國運隆昌。

昭和四十九年三月廿三日日本國際反共文教協會會長垂井正太郎謹書。

有這樣親華的日本人及團體，實非我們意料所及，所以我們在日本確有巨大的友軍，但要善於運用。現在回到正題，我們應如何對付日本，筆者在上期拙文曾舉出幾點，特別關於中日復航三點意見，我政府已非正式發表聲明，堅持其中兩點，未提要大平去職一事，在政府方面自不便公開干預外國內政，但私底下我們應盡力向這條路上走，因為大平不但心術壞，而且他這一個派系自池田勇人以來就走親毛路線，十年前發生毛幫人員周鳴慶在東京投奔自由，被日本政府送還毛幫，並以國家銀行資助日本維尼龍工廠賣給毛幫，幾乎釀成中日絕交，就是池田任首相，大平任外相，所以大平親毛其來有自。更重要的一點是大平很可能繼田中任首相，若果如此，則不僅中日邦交更形惡化，日本人也會隨之赤化，為了挽救日本，也必須打倒大平，這是今後我們對日外交應致力重點。

理性世界

緇山

世界的劃分

人的野心愈來愈大，古時只聞征服人國，從未聞征服世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誕生兩個強國，於是乃有：㈠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或稱自由民主世界），㈡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世界（或稱極權主義世界）。二次大戰前，法西斯盛極一時，猶如今日世界的共產主義，為首者是德意日三國，它們要重分世界，自稱是貧窮國家（無的國家），要與富裕國家美英法（有的國家）對抗，事未成而二次大戰以起。二次大戰後，又出現所謂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先是以狄托的南國為首，今則似移交於中共，企圖結成第三種勢力，以對抗美蘇兩超級大國。

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算是一種勢力。因為它的資本滲入全世界每個角落，到處有美國商人、公司、銀行，以及印着USA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國際貿易多以美元計算。

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世界，也夠得上一種勢力。因為它的馬列主義宣傳品無孔不入，到處看到蘇聯特務的種種活動，如刼機、謀殺、販毒、走私、偷竊情報，可謂無所不為，中共特務活動，還是向蘇聯學習而來。假如沒有蘇聯，世界治安，至少會減少了一半。

至於所謂第三世界（第三勢力），至今還留在宣傳階段，實在還夠不上一種世界勢力。因為在中共領導下的小國，皆是落後、貧窮的國家，多是在二次大戰後才誕生的，立國基礎未固，像是剛被逐出的孤兒，到處被人輕視，不是美蘇不意收容，而是內心有所恐懼，怕再嘗殖民的滋味。狄托首先看出此點，他在脫離史大林魔掌後，揭示着領導不結盟國家領導人的幌子欲組織第三勢力，這種宣傳唱了很多年，不見有何功效，所以已久不聞其叫囂。毛澤東是一大投機分子，於是抓住機會不放，繼之幹下去，向愚蠢的非洲人、亞洲剛獨立的國家招手，大獻殷勤，寧狠心餓死本國人，而特大量以軍經援助外國人，也拾希特勒意識餘唾，說什麼要以貧窮國家的資源，去敵對兩超級大國。某非洲國家政要且說，貧窮國家應與富裕國家重分世界。以德意日三國的勢力，尙不能償願，何況今日有名無實的在中共領導下的第三勢力，未免太不自量了。

黑暗的世界

美國立國的精神，是獨立、自由、平等，頭一點算是做到了，獨立後從未依附任何國，相反的，許多國家還須依靠它，連英國在內。但以下兩點，卻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先說自由，自由本來是有禮法上限制的，只有在禮法許可下，才可以自由，但今日美國則不然，根本無視禮法為何物，造成為所欲為，把社會搞得一塌糊塗，例如嬉皮士的流行，全國許多青年或大學生，在飽暖之後，對物質文明的生活忽然發生厭惡，因異想渡深山大野人的生活，髮鬚不修，身披五顏六色沙龍、袈裟，口啣大麻，男女混處，大被同眠，這件事不過剛發生了數年，最近從美國卻又發生裸跑醜聞，世界各地也紛紛效尤。不僅如此，最近又傳出美國某州學校發起性生活週，每週放映一次活春宮，讓學生欣賞性交實習，美其名曰「性教育」，實即「小電影」。美國一般人對於男女關係，本來是很隨便的，況且各城市又有毛髮戲院的設立，於此尤不足，各學校偏又開設性教育班，明明是教育青年學子向淫邪方面發展。甘迺廸以總統之尊，竟狎弄夢露，產下私生子而迫她遠離，因此自殺。尼克遜也以總統之尊，居然做違法瞞稅之事，前者被暗殺，後者則即將被國會彈劾。「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滅，這種國家，還有什麼前途。

次言平等，最先新大陸的主人，原是印第安人，他們也有文化、社會組織，但自歐洲白人侵入後，印第安人遂被驅逐入山區、邊區，至今仍過他們的原始生活。南北戰爭前，黑人原是美國主要勞動力，戰爭結束後，名義上黑奴是「解放」了，名為「自由人」，但是他們並未分得土地，生活無依靠，終日流浪街頭。因此他們不免懣怨林肯多事，不如仍做奴隸為愈，因奴隸還有住處、飯吃。至今，黑人生活當然改善了許多，但教育卻先受限制，只限於入指定的黑人學校，住居亦然，不能與白人雜處，甚至進餐廳、乘車、看戲，也同樣被歧視，不敢與白人同座。黑人智慧一般說比不上白人，但也有傑出的歌唱家、音樂家、運動家、醫生，乃至科學家、行政人才，但至今各州、聯邦政府中卻不見黑人有什麼佔高級職位的，這算是平等嗎？黑人在美國為數甚多，高唱自由平等的美國，內部竟有如此大的矛盾，黑人豈能甘心，所以黑人歧視問題，便成為美國內政大危機。

美國內部既然如此，對外政策當然也就不足道，除對兩次大戰有貢獻外，可謂全盤失敗，故今日世界的黑暗，美國應負大部分責任。最大的失敗，一是二次大戰末期，開闢第二戰場太早，對蘇軍經援助也太過份。另一是小羅斯福上了史大林的大當，杜魯門對中韓決策的矛盾，甘迺廸、詹遜、尼克遜對越南問題的見解錯誤。結果，美國以超級大國處處竟受制於外國，法、蘇不計外，先後還受制於日本、中共、阿拉伯……諸國的種種霉氣，正所謂「自作孽」。

語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蘇聯當局以為高揚馬列法術，擁有龐大的武力，大可以叱咤風雲，天下莫予何。殊不知馬列法術，並非眞理，只能欺騙幼稚青年於短時，絕對禁不住考驗，武力更不可恃，如古之斯巴達、馬其頓、古羅馬、拿破崙法帝國、納粹德國及其隨從日意，不皆是以武力亡其國嗎！

美國患的是慢性色痨，不會即刻病倒。蘇聯不然，它患的是心臟病，它的武力正是膽固醇，隨時是會要它命的。因蘇聯的危機，正走的沙皇俄國之路，二月革命的爆發，尼古拉全家被殺，其根源就埋伏在沙皇的本身，種子即反沙

皇暴政的革命思想（理性），現在情況，也是一樣，在蘇聯國內早已潛伏着無數的地下反共組織，先鬧有所謂異端問題，如蒲列哈諾夫、布丹諾夫、布納甚斯基、布哈林、托洛斯基、考茨基等等，或被殺、下獄、或放逐，其次爲革命團體，如「俄國獨立民主同盟」、「全國反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俄羅斯革命委員會」、「自由俄羅斯電台」，以上是十年前的報導。至最近可報導的，一是尙留在蘇聯國內的沙哈洛夫，一是放逐國外的蘇贊尼辛，這就是蘇聯革命的引線，國內外互相呼應，一旦醞釀成熟，一旦國際發生變化（如中蘇共戰爭），便足以爆發第二次「二月革命」了，新沙皇政權必定走上斷頭台。

沙哈洛夫，現年才五十二歲，蘇聯大物理學家，號稱「蘇聯氫彈之父」，蘇聯科學院院士，得過國內外不少的奬，這個人，蘇聯當局滿想培養他成爲蘇共帝的對外侵略工具，故予以特別優厚待遇。但善良的人皆有良知理性的，他說：「我漸漸明白，不但試爆氫彈是罪惡，即研究氫彈根本也就是罪惡」。他特別關心氫彈試驗輻射塵長期性的危險，因此他對主持這一部門的主管人一再提出抗議。他不僅對氫彈試爆抗議，對政治的社會的各項問題，如自由、民權以及酗酒等等，也同樣對蘇聯當局發出強烈的抨擊。

因爲他反對政府，所以政府就撤銷他的主管職位，並減薪以示懲處。但他並不因此低頭，反而著「進步、共存與求自由」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據估計「數以萬計的知識分子先後輾轉傳閱」，同時也被西方報刊譯載，首次引起西方大大的注意。一位瑞士廣播電台特派員問他，何以一直如此堅持己見？他答道：「人必須明確了解他自己的理解，縱使沒有實現自己理想的坦途，也不應罷休。沒有理想，就不會有任何希望，於是一切便全無希望，成爲一片黑暗，那就是打不通的死巷」。不錯，沙哈洛夫的話，是絕對正確的，試想，人若無希望，生活還有什麼意義。

因此，蘇共頭目把他視爲眼中釘，斥其爲「叛徒和變節分子」，但事實上，他確是拯救俄羅斯的大救星，在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蘇贊尼辛——他是蘇聯大文學家，各報刊介紹他的文字已甚多，故不必多贅。他是文學家、思想家，所發表的文章當然較沙哈洛夫尤多。他對蘇聯政治社會的抨擊文字，大致與沙哈洛夫思想差不多，故也無引述。我最注意的，是他對蘇聯當局的「陳情書」，實爲一種忠告。

他說，蘇聯過去養大了兩個兇惡的敵人，一是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另一是第二次大戰後的中共，這是蘇聯對外政策上的驚人失敗。關於後者，他指責蘇聯爲了支持國外的共產黨運動，養大了中共，而背棄了愛好和平的鄰邦中華民國，並幫助中共發展核子武器，這便是共產主義教條所造成的極大錯誤，而全不對蘇聯國家考慮有何利害。

當然，他也未否認共產主義曾爲蘇聯也帶來了勝利，把一個落後的國家，一躍而爲世界強權，在歐亞兩洲，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蘇聯怎樣會得到這種勝利呢？那就是由於雅爾達密約（即邱、羅出賣了我們中華民國）和馬歇爾的調處的行動（即馬特別偏袒中共），皆是基於愚昧的人民對共產主義的無知（按今日美國政要類如馬歇爾者仍很多）。

蘇贊尼辛由於良知、理性的激發，特別指出：共產主義眞正在蘇聯製造的，是極權、專制、生產衰退，全無行政效率的官僚政治，大量的飢餓死亡和毀滅（俄羅斯）的陰影。

最後，他結論說：蘇聯今後唯一的出路，是應「脫掉思想上那件潮濕的襯衫」，澈底放棄馬列主義的教條。上述蘇贊尼辛的意見，雖是對蘇聯而發，他現在到西方了，當然對西方人民、政要，自然也會發生極大影響，而對共產主義予以猛烈的打擊。

理性世界

不論第一世界或第幾世界，皆是一團糟、黑暗的死路，但我們也不必悲觀，因爲目前正擺着一條光明大路——即理性世界。

理性，並非一玄學上名詞，而是實有其物，凡人除性惡者外，皆有之，只多少不同而已，多者即成先知先覺，少者即後知後覺。人類由原始野蠻社會，進化爲現代文明社會，就全賴這批理性特別發達的人創造而來。過去因人的理性而造成了今日世界，所以今後只要大家肯覺醒，這個理想，一定能達成，決非「烏托邦」。

一、先要改組聯合國，凡是一個國家或有土地的政權，皆應是聯合國構成員。從構成員選出十至二十常務委員國，再從中選出第一第二召集人，以負責處理大會事務，按年輪流擔任。經費按該會員國歲收多寡爲比例徵收之。

二、世界各國組織，就以聯合國組織爲標樣，廢除過去的複雜不統一的稱號。因國家的動亂，主要在爭權、爭名，今既廢除名號，而又按年輪流當值，便不易產生大獨裁者，就成爲「眞正公僕」。

三、「眞正公僕」如何而來，這要靠合理的選舉。這點，我國古代選拔人才辦法，便値得參考了，必定要實現選出「眞正公僕」，而非政客，如此，必定重視被選人平時的品操，而不是口才、關係。

四、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國家採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採統制主義，以上兩者皆有很大流弊，故不可取。所以理性世界，就應採計劃主義計劃經濟。

五、教育，除政府、教會、團體設立外，絕對禁止謀利的私立學校，除小學、研究院外，禁止中學、大學男女同校，因在此時期男女同校對靑年品學皆有很大妨害。特別重視德育，由小學到大學必須以修長一科做爲主要科，不及格不准升級。

六、司法，今日歐美多假「仁慈」、「進步」爲理由，廢除死刑，所以殺人罪犯愈來愈多。「殺人者死」，這原則必須維持。同時，必須任用絕對公正廉明者充任司法官。

七、現代進步國家社會政策，値得延續，但仍須再革新，務使貧富距離接近，要達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境界。

茲事體大，非此短文所能述盡，總之，我們只要向最高境界去着眼，苟日新，日日新，理性世界一定可能的。

中共修建成昆鐵路

司馬中

全長一千零八十五公里之成昆鐵路，中共於一九五八年七月開工興建，幾經停頓，至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已正式通車，但遲至四年後之今日，始由「新華社」新聞報導方式宣佈其建成。何以如此，至堪研究。

新華社的報導與通訊

中共新華社自北平於三月廿二日發出報導說：「成昆鐵路從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正式通車以來，鐵路質量良好，運輸暢通無阻。」並稱：「成昆鐵路建成通車後，使我國西南地區連成了一片。他北接寶成鐵路，形成了縱貫我國西南、西北地區的交通大動脈。祖國各地和西南邊疆之間距離，也由於這條鐵路建成通車而大大縮短了。四川、貴州、雲南三省物產豐富，資源雄厚，聚居着彝族、苗族、壯族、白族、傣族、傈僳族等數十個兄弟民族。成昆鐵路通車後，對於加強我國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促進西南地區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改變沿海和內地的工業佈局，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廿四日，「新華社」並以「英雄修建成昆路，萬水千山只等閒」為題，發表通訊，對修建該鐵路的經過及所遭遇的困難，作了簡要敘述。主要強調「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香港左報隨聲附和

香港左報，如大公報、文滙報、新晚報、商報、正午報與標榜中立的明報等，於三月廿三、四日期間，除全文刊登新華社報導外，並撰述短評，為中共吹噓。三月廿三日大公報在其「縱橫談」專欄中以「西南鐵路大動脈四年前建成」為題，對中共延期發表建成通車解釋說：「這是一項遲來的喜訊。該路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已經通車，到了現在正式公佈捷報，做了不說，或是遲上好幾年才說，這是祖國人民的風格。」廿四日，商報的「時事解說」專欄中亦稱：「這是今天中國人民的新風格，他們踏踏實實，不浮誇，不吹牛；他們做了才說，甚至做了也不說。大慶油田、勝利油田和大陸油田等，不也都是在建成、出油以後才簡單地宣佈它們的名字麼？」但三月廿三日，新晚報在其「夕夕談」中解釋則是：「成昆鐵路通車將近四年，今天才宣佈，因為將近四年通車，證明路線質量良好，運輸暢通無阻。成功是經由長時間實踐證明了的，勝利果實是穩妥可靠的了。」該「新晚報」對於該鐵路建成的重要性亦作了以下的說明：「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工業佈局，過去很不合理。東南沿海地區，人烟稠密，經濟設施集中；西南西北物產豐富，資源雄厚，偏偏人口稀少，經濟落後。這是歷史條件造成的。這種情形必須改變，才能加速社會主義建設。西北的鐵路早通了，西南現在也通鐵路。除了經濟意義外，它還有加強各族人民團結交流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意義，相信也有國防戰備上意義。」

修建經過情形

中共一九五三年四月，完成了內江至昆明路線之草測，同時開始初測，初測於同年十二月完成。一九五四年二月開始金沙江大橋鑽探橋址工作。同年七月，新華社報導初步設計工作已完成一半，該報導並說：「成昆鐵路的初步設計，是西南鐵路設計上第一次採用蘇聯總體設計先進經驗，並在蘇聯專家的指導幫助下進行的。」一九五六年二月，開始動工修築其內江至宜賓一段。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公佈了「江南四年鐵路建設計劃」，同時，正式宣佈成昆鐵路開始施工，一九五九年四月，其首段安寧至一平浪間完成通車。以後「三面紅旗」失敗，蘇援停止以及大陸經濟全面恐慌。迫使其停止修建。中共稱：「由於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築路工程基本上下馬停工。」一九六四年八月，又恢復修建。中共稱「毛主席當時曾發出成昆線快要修的戰鬥號令」，一九六五年，在共軍鐵道兵和兩萬餘民工工作下北段成都至峨嵋間完成通車。此後，將原修建川黔、滇黔兩線施工的人員設備大部轉用於本路，同時並自川、滇、黔、西藏等地征調大批勞工支援施工，加快建築，並分段交由共軍鐵道兵各師負責完成。例如鐵道兵第十師負責成都的甘洛、西昌至德昌段，第五師負責德昌至米易段，第一師負責米易至雲南元謀段。其全線重要橋樑則由鐵道兵獨立機械工兵團負責。中共稱：「築路大軍從祖國四面八方，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開進沿線工地，揭開了修築成昆鐵路大會戰的序幕。」據中共報導當時修建工程十分困難。並稱全大陸有一百多家工廠為該工程製造設備和材料，有三十多個鐵路局抽調職工參加修築工程，西南人民組成了幾萬名的民工隊伍，「戰士們硬是用八磅鐵錘打通了一座近千米的隧道」。但是竟究犧牲多少軍民生命則未有言及，據大陸情報，僅穿鑿廣通至大營莊一百五十公尺長之第二號隧道工程，鐵道兵一師部隊除傷殘不計外，共死亡四十七人。

成昆鐵路之建築，從正式宣佈開工算至其自稱四年前已經完成之時間，費時十二年，若從最初報導開始勘測起算，到宣佈建成通車之時，為時二十一年。雖然，中共稱當時是「爭分奪秒早日把鐵路修通」，是「廣大軍民把在大批鬥爭中激發出來的革命幹勁傾注在建設工程上，決心儘快建成成昆鐵路，把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躭誤的時間奪回來。」但是，其所浪費的時間，及因而所浪費的人力物力，實在未免太多了。中共自稱，修築成昆鐵路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建成這條鐵路的過程，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戰勝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過程。第二、它是中國人民的革命志氣，頑強精神，智慧和創造性戰勝大自然的障礙，[illegible]

定，鐵路沿線是不能修路的『禁區』。外國人認爲辦不到的，中國人偏偏就辦到了。」實際上，開始是蘇聯顧問領導下進行設計的，而中間停止進行，則是因爲毛澤東「三面紅旗」失敗造成大饑荒的情勢所迫。

沿線概略情況

據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所載，成昆鐵路草測所決定的路線是「從成渝鐵路線上的內江起，經過宜賓，沿金沙江和小江到昆明」，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廿九日，該報則稱是從成都經新津、峨嵋、西昌，到昆明的直達鐵路。自是之後，甚至此次「新華社」之報導與通訊均未曾確實說明其經過地點，若干年來亦未發現其營運情形和行車時刻表，據判斷係自成都向南經新津、峨嵋、峨邊，入西康省經甘洛、西昌、德昌、米易，進滇境經元謀、廣通（一平浪）、祿豐、安寧至昆明。

其沿線情形，據「新華社」報導稱：「成昆鐵路透過在四川、雲南兩省的萬水千山之間。沿線山高谷深，川大流急，地質複雜，氣候多變，有三分之一的路段座落在七級以上的地震區。這裏有氣溫高達攝氏四、五十度的深溝，有十級大風勁吹的峽谷，沿線有溶洞、暗河、斷層、流沙、瓦斯、岩爆、泥石流、粉砂、硝鹽等等，被稱爲『地質博物館』。鐵路飛越大渡河，穿過大、小涼山，橫跨金沙江，平均每一點七公里就有一座大中橋樑，二點五公里就有一座隧道。全線橋樑和隧道總長四百多公里，工程量相當於修建一條從北平到山海關的地下鐵路或空中走廊，工程之艱巨，爲世界鐵路建設史上所罕見。築路大軍，鑿穿了幾百座大山，修通了四百二十七個隧道，飛架六百五十三座橋樑，戰勝了泥石流的衝擊和滑波塌封，在隧道或橋樑上建成了有幾十座『地下車站』或『空中車站』，有名的沙木拉達隧道有六公里多長。」該線鐵路要盤繞二千三百公尺高的大涼山，要通過有四十多度高溫的火焰山，要構建大跨度石拱橋橫越一線天，其工程之艱險與築路軍民之辛勞，當然是可以思而得。

所具戰略價值

成昆鐵路之建成，除共黨所已吹噓之「加強各民族人民之間的團結，促進西南地區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改變沿海和內地的工業佈局」之外；對於其所謂「國防戰備上的意義」，可能是主要的。茲就此點分析於次：

第一，促進共黨對各地方有效控制。目前在中國大陸的自北平起南北縱貫線鐵路有三條：第一條爲自北平經天津、南京、上海、鷹潭至厦門。第二條爲自北平經武漢至廣州，第三條爲自北平經張家口、大同、集寧、包頭、銀川、蘭州、寶鷄、成都、重慶、貴陽、柳州至湛江。自成都至昆明之本線乃第三條南北縱貫線向西南域之開支延伸，這一開支延伸，使北平對川、康、黔、滇等山岳地區和富有獨立性之少數民族增加了控制的方便。如此，使中共初步完成了對全大陸自北而南的控制系統。但「修馳道」救不了暴秦的短命，「仁義不施，攻守異勢」乃是中共無法挽救的命運。

大陸西南的鉄路线

第二，配合全面備戰措施，準備最後頑抗。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在發出「成昆線要快修」之時，還有一個「關於渡口工程工作一定要搞好，要多快好省的搞，鐵路什麼時候能通到渡口？鐵路不通我睡不好覺。明年（一九六五）再不通車，我要騎毛驢來看渡口工程。」所謂「渡口工程」就是「雲南小三線國防工業工程」，此一工程自一九六三年開始迄今還在進行，主要目的，在建立一個在戰略上較安全之獨立的、自給自足的、軍事工業中心。俾一旦共黨遭到西北、東南方面之外力侵入時，可以退保西南一隅，以資頑抗，其西南邊境、地形險阻，鄰國小弱則不足爲慮。

第三，佈置進攻或反攻的後方。首先在上述退卻之後，利用華北、華中的廣大幅員，與進攻者進行「人民戰爭」，待進侵者力量消耗、攻勢到了極限之時，再從西南發動反攻，此是共黨已經擬好並向幹部進行教育的戰略方針。其次，共黨向其西南諸鄰國之進攻，亦有賴於成昆鐵路這一幹線交通，即共黨向他面之進攻，如向北、向東等之進攻，此亦爲其對後方之優良運輸系統。

第四，戰略上的脆弱性值得注意。這條一千零八十五公里長之路線，中經許多險要山川，懸崖絕壁，包含許多橋探山洞，即其易遭破壞而難於修復之處，可以說隨處皆有。現代戰爭中之破壞手段又如此之強有力而又易於執行。故此一路線，用於平時，固常因地震，水衝而不能通行，在戰時尤十分不可依賴。

結論

成昆鐵路之建成，對於共黨之對內控制和對外軍事行事，有其重要性，其建築時間，如此之久，可以看出，共黨即欲藉此批鬪整人來促使工作進行，其收效亦屬有限。至於延期四年而後發表，實際上，可能不是由於所謂「中國人民的新風格」，而是由於㈠通車以來，由於工程之設計與執行均不完善，故極不暢順，其鐵路局無法接收營運；㈡現在還是勉強發佈，以湊合宣揚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㈢川黔一直是林彪勢力曾經盤踞，鬪爭至爲激烈之區，交通自然要受到一定影響。

台北好官沈之岳

多采多姿的經歷，無私無我的生活，和易近人的個性，堅定不移的作風，——這便是沈之岳先生！

葛其潭

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不僅在台灣有崇高的聲譽，即在世界各國皆有好評，該局長沈之岳更蜚聲中外，左舜生先生生前即贊沈氏爲國民黨最有希望的第二代，以後又見其他諸人屢次著文稱讚，但可能由於各人與沈氏無深交，故對其身世所知不詳，海外僑胞知沈氏大名者雖多，了解其身世者恐絕少，區區與沈氏多年知交，所知較詳，玆就所知錄出，以貢獻於讀者。

光輝的革命歷史

沈之岳是浙江仙居人，今年五十七歲，先後畢業浙江省立警官學校、三軍參謀聯大、國防大學和國防研究院。他在臨海回浦中學肄業時，即以該校學生領袖的身份，領導台州六縣青年學生，展開打倒土豪劣紳的運動，當時即成爲兩浙青年崇拜的偶像。

在國共鬪爭中，他是潛伏共黨時間最長，出力最多的一個國民黨員。自從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間，在上海求學開始，即奉戴雨農之命，滲入共黨組織，由於他的僞裝工作做得特別好和對共黨工作表現特別有成績，所以不到三年功夫，即由一個起碼的共產黨員，而提升成爲共黨上海市負責人之一。此後他滲入陝北中共老巢延安，以優異成績畢業「抗日大學」第二期，由於中共高級人員的賞識，毛澤東即派其擔任追隨左右的機要人員。陳毅在蘇北組織新四軍時，他擔任政委工作，負責監督陳毅組軍秘任，毛澤東對他的信任，由此可知矣。

他在中共組織中，先後潛伏了十五年之久，經常和政府中央電台聯絡，始終未有暴露自己身份。他對毛澤東與及中共重要領導人的個性、品德、學識、能力、思想、派系等，是目前自由中國中，瞭解最深的專家，也是目前最有方法打擊共黨能手。

卅八年大陸撤退之後，他仍在大陳列島前線工作，經常深入京滬杭等地區，策動敵後工作人員，進行游擊和行動工作。此後他擔任胡宗南所領導的江浙反共游擊總指揮部的政治部主任，聯合東南各省游擊健兒，不斷突擊大陸，時常予以重大的打擊。後來他又兼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和大陳行政督察專員，興建大水壩、開闢環島公路、推展機動化捕魚、設立中小學和養老院育幼所，在他四年的任期中，時刻照顧人民的生活，時刻和人民打成一片。因此，當大陳撤退時，男女老幼的三萬餘大陳島人民，均願離鄉背井，棄家拋產的自動追隨政府來台，成古今中外空前未有的奇績，也是震動世界的一大新聞，此實他平日親民、愛民、教民、養民之結晶也。

大陳撤退之後，他前後擔任調查局督察室主任、調查局副局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副主任、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至五十三年六月升任調查局局長迄今。在今天官場中，他是以清廉忠誠，負責幹練著稱，成爲自由中國政壇最隆的人，也是各方人緣最佳的一位官長。

戴笠收他做門人

民國廿二年春間，他由故鄉至上海繼續深造，在杭州到上海的火車中，他乃是一個稚氣未脫的英俊少年，像一隻活潑的小豬，蹦蹦跳跳的進入了頭等車廂內，有一位自稱姓易的紳士型人物，逗着和他閒談，經旅途數小時攀談之後，姓易的對他頗生好感，自動的願意幫助他一切，讓他在上海讀書。

到了上海後，憑着易先生的一個電話，他就進入公時高中去插班，次年畢業後，又轉入大學政治系讀書。在這段時期中，他經常去看易先生，總是看到那位易先生，在馬不停蹄中忙着，他也不知道易先生忙的是什麼？但是對他所需的一切費用，開口多少，就給多少，絕沒有打過一次的折扣，因此他在學校中，是手頭最寬裕，交遊也最廣的人。

在一個初秋的晚上，易先生派人找他去談話，以最嚴肅的口吻對他說：「你是一位聰明有爲的青年，可惜圍繞你四週的朋友，都是共產黨人，你那些朋友，所辦的刊物，沒有一篇不是毒化青年的，與你最接近的張某，就是共產黨派在上海市的地下負責人。」他沉思了一回之後，氣憤憤的說道：「我要去檢舉他們。」易先生微笑答道：「那倒不必，假使你眞心愛國，我希望你打進共產黨的組織，刺探他們的秘密，藉以揭發共產黨的種種陰謀和禍國殃民的事實。」

從此以後，他就憑着張某的關係，參加了共產黨的組織，先在浦東煤炭公司做工人，因成績優異，張某又介紹他去淮河輪船公司當賬房，負起工人運動之責。數月之後，公司發生了一次勞資的糾紛，他就鼓動工人，展開罷工大風潮，因欲取得張某的信任，在行動上頗爲激烈，至遭公司發現，結果被警方拘捕入獄，半年之後，才被開釋。張某對其工作表現，讚賞有嘉，乃升爲共產黨上海市委兼交通工作的責任。

在他擔任共產黨上海市委兼交通工作後不久，易先生就設法接他去談話，首先以安慰的口吻對他說：「這段時間，你委實太辛苦了，所表現的也確不平凡，這是你高度愛國熱忱的所致。現在共產黨的政策，是吸收青年，擴大地下組織，憑你的智慧，一定能戰勝他們，我對你的希望甚大，今天我要坦白的告訴你，我並不姓易，我是中央政府負責特重工作任務的機密，爲了工作，你應該原諒我對你

[illegible]以後來此連絡，按電鈴一長兩短爲號。」這是他和戴雨農先生發生工作關係，在開始時的一段珍貴密史。今日他能爲國家立功，爲社會除害，也可證明戴雨農先生當日的慧眼識人才也。

新作風和新政策

自從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一日，他接任了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長之後，即向全國同志提出了：「工作是整體的。每個人應該獻出眞心誠意，發揮了每個人一切的潛力，以局作自己的家，大家團結合作，向着共同的目標來努力」。在作風上，他一切以身作則，早上七時就到局上班，晚間普通都七時左右返家，每個月總有一半以上時間，到各縣市業務單位巡視和督導工作，住小旅館，吃陽春麵，步行或坐公共汽車，絕不接受招待和事前告訴巡視日期，也不和地方軍政首長打交道，一切日常生活開支，全由自己薪水支付，絕不向公家報銷一日出差費用，遇上組站工友和小職員，也會和他們攀談一回，或者請他們在小店吃杯冰水和牛肉麵，對外勤單位的一切問題，即談即辦，絕不拖泥帶水，移交任何處室去研究簽辦，設若發現重大案件，也會化裝小販或鄉下佬，親自去偵查一番。假使途中遇上同鄉故舊，不管地位高下，也會買點東西，到他們茅舍草廬去坐坐，說家鄉話，講當年事，獻出一些眞心的人情味，使左右鄰居，隨聲前來交談，也不知道他是現今政府要員調查局局長。

至於他到調查局之後，在政策上，也有了很多的改變。一切都是配合着時代的巨輪前進，一切朝着開明民主的道路邁進。筆者特將其中最重要的，最有效果的三個新政策向讀者報導於下：

㈠實施「機關公開，業務秘密」——不容諱言的，過去我們一般人談起調查局，就有神秘和疑懼的感覺，誤認這個機關，有非刑拷打，不審不判的特權。沈氏到任之後，深知人民有此誤解，提出了在業務是要保持工作內容和工作進行技術的機密性。但是欲人民知道該局的任務、方針和態度等，非機關公開不可，使善良的人民，瞭解同情和支持他們工作，叫爲非作歹的壞人，有所警惕，達至預防犯罪，阻遏亂源的目的。

㈡實施「科學方法和科學技術」辦案——他着重秘密搜證，偵查蒐證，一切要依賴科學方法和科學技術，必俟發現了秘密證據之後，才採取其他措施。現在該局已添有遠程照相機，紅外線照相機，以及遙遠控制的無線電錄音機等，能在一千公尺之內，達到搜證的目的。絕不用訊問代替偵查，用刑求逼出口供，辦理案件，一定要守法律程序，絕不使用特權。

㈢「起用大專畢業青年，作爲基層幹部」——沈氏從五十三年接任起，每年公開登報，招考大專畢業優秀青年，經過適當訓練後，作爲該局的基層幹部，據說這項政策實施之後，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效果至大。而使有志報國，學識優良，奇謀異才的優秀青年，有機會獻出智慧，參加除暴安良的神聖革命工作。

無私無我和待人處世

自從卅八年大陸撤退之後，他在舟山、大陳、滇緬邊區和敵後等地區工作，先後有十餘年之久，這些地區的工作，都是出生入死，辛苦萬分的，是要有高度的智慧，純熟的技巧，同時更要有適應當地政治環境的常識，以及有能力瞭解當地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等。故在當時，以其同等地位的同事中，鮮有能接受是項任務者。而他常能欣然接受，此種無私無我的革命精神，爲人所不能，爲人所不敢的工作，而且每個任務，都在他的勇敢、沉着、機敏、細心、忠誠和守秘中，創造了光輝的成果來。他常常告訴到敵區去工作同志說：「一個人在敵區工作，不可因爲環境的險惡和工作的困難，而灰心消沉，只要你能化五分鐘的時光，把最緊要的關頭堅持下去，勝利就會跳到你的手裏來的。」又云：「事情到了萬險萬難的時候，你必須放大膽子去做，一個成大功立大業的偉人，都是經過了千危萬險之後，才能得到的。」

在民國五十年十月間，某夕他患了急性盲腸炎，由其夫人陪同進入某醫院急診室求醫，因其衣着破舊，夫人又是僱傭婦女打扮，值日醫師認爲他是個窮小公務員，故不叫主治大夫前來診治，就命在實習的醫師來開刀割盲腸，結果開刀二個小時之後，那個蒙古大夫還找不到盲腸所在，急得沒有辦法，只好再派人到主治大夫公館，請主治大夫前來，又弄了一個多小時，才把盲腸割出。而他在這三個小時中，死去活來，卻做了該醫院的義務解剖學生的實習者。次晨蔣經國先生前往探視病況，院方才知道他是中央黨部第二組副主任兼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的沈之岳先生。後因腹痛如舊，乃用愛克斯光透視，始知腹中藏着一塊棉花，再行開刀取出。此事若在一般人身上發生，非去法院告該醫院不可，但在他看來，醫師非故意出此也。由此觀之，其對自己身份之保密，與待人之寬厚，在當今之官場，可謂不可多得者。

至於在他個人的私生活說，他是以儉樸刻苦著稱，平日家中七八人吃飯，不過三菜一湯，大都是些瓜果青菜和豆腐，很少魚肉上桌，四五年前，每日菜金不過二三十元，現在也不過百元左右。而其個人，對於烟酒從不上嘴，電影戲劇，也無愛好，有閒陪同夫人兒女，上上教堂，散散步子，算是他唯一的享受了。

他有敬老尊賢和不忘故舊的美德，每逢過年和佳節，必不忘鄉老故舊，或登門拜候，或親送禮品。對於一般友人，是做到了至誠的敬重，公開的讚美，秘密的規勸，必要的幫助。對於車伕佣人，視同家屬的一員，家中事務，親友來往，必先與相量，遇有疾病生育等困難問題發生時，必予傾力相助。平日喜與貧民來往和舊屬接觸。

在大陳時，許多船伕漁民，小販老翁，婦孺孩童，士兵青年，都是他的好朋友。住中山北路九條通時，左右鄰居的成衣匠和三輪車伕，現在都常到他家裏，作座上的貴賓。他對大陳人民，一直視爲同廿苦共患難的義友，有來拜訪，必予接見，遇有問題，必予解決。對大陳青年學生，看作自己的子弟一樣，不管求學也好，就業也好，他必像自己兒女一樣的予以適當的照顧和協助。其人求之古代，亦不可多得，況今日乎。（原載台灣「藝文誌」）

錢信忠從整肅到「解放」

龍在潛

林彪、葉羣與陸定一、嚴慰冰兩對夫婦糾纏不清中的犧牲者

錢信忠在「文革」前的經歷

錢信忠在中共醫藥衛生幹部中，資格最老，一直在共軍中掌理醫藥衛生行政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即任第二野戰軍衛生部長，同年九月他以第二野戰軍代表身份，參加了政協的第一屆全體會議。迨一九五〇年第二野戰盤據西南地區時，他又兼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及衛生部長。同年七月他又兼任西南軍區衛生部長。同年八月中華醫學會改選，他被選爲副會長之一。他在西南地區頗久，到一九五七年五月才調回北平，任國務院衛生部副部長。一九五九年七月國務院改組，錢信忠連任衛生部副部長。一九六四年九月當選爲「全國人代會」代表，安排在江蘇省在形式上選出。一九六五年一月國務院再改組，衛生部長李德全改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於是錢信忠就接替了李德全爲衛生部長。錢[illegible]

命運不濟，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衛兵」鬧事之後，他就被清算鬥爭了。他被清算鬥爭的時間很早。共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八次接見「紅衛兵」，他只參加了第一次和第四次。第四次是中共十月一日紀念。十月一日以後即未出現，料已被清算鬥爭。他當了衛生部副部長幾達十年，但只當一年半部長。

他當了衛生部長之後，照例地要兼任紅十字會主席。在李德全任衛生部長時，李德全是主席，該時錢信忠只是一個常務委員。

錢信忠任職共軍中，他擁有軍醫少將銜，自一九五七年調任政府工作後，已脫離軍職，即與共軍沒有關係。

他任醫藥衛生行政工作之後，兼任共黨在醫藥方面進行統戰工作，一九六〇年四月，他任「中國非洲友好協會」理事。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又當選爲「中錫友好協會」副理事長。一九六二年四月，他以中共衛生代表團副團長名義訪問古巴。

同年七月他又率醫學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第八屆國際腫瘤大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率中共衛生代表團訪問北韓。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醫學代表團由他率領赴埃及參加亞非第一屆醫學會議。一九六五年十月他又率中共衛生代表團訪問北韓。即在此行，於十一月九日並在平壤代表共方，與北韓簽訂中共北韓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衛生合作執行計劃。同年十一月他又率醫藥衛生代表團訪問了阿爾巴尼亞。這一年，錢信忠僕僕風塵，是他一生最忙也最得意時刻。

錢信忠如何被整肅

錢信忠在「文革」中打擊最重的，是把他牽涉到陸定一妻子嚴慰冰的案件中。「造反派」指斥他和衛生部的高級幹部，共同包庇嚴慰冰，以「精神分裂症」爲名掩護「反革命活動」。此事共黨的報導撲朔迷離，眞相難明。比較可作爲主要參考資料的，只有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紅衛兵」報紙「全無敵報」上，「觸目驚心的反革命案件」；再參考其他資料，此事大概情況是這樣：

一九六〇年五月，共黨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開始寫匿名信攻擊林彪和他的妻子葉羣。林葉收到這些信後，即將原函轉交公安局請求調查。當時對這些匿名信，公安局並未料到是嚴慰冰，目光集中在「五類分子」範圍內，忽略了共黨中央宣傳部[illegible]，到了一九六二年[illegible]

嚴慰冰寫匿名信攻擊林彪、葉羣時，陸定一曾帶嚴慰冰南下避禍，經滬往穗，躲避風頭。在廣州，上海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和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長栗宗華均出差在穗。陸定一邀請他們診治。當時他們見到嚴慰冰在樓上走來走去，吵吵鬧鬧，並未受診。他們根據病情診斷，嚴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三月初，陸、嚴北返後，薛邦祺給衛生部保健局寫了一個報告。當時的保健局副局長黃樹則（現任衛生部副部長）根據這個報告，給北京醫院的許大夫親筆寫了一封信。

它說：「薛院長給我們一封信和對嚴慰冰的醫療意見，請收閱。可保存在嚴的病歷之內。」「我們的意見，是請北京醫院腦系科沈漁邨大夫給嚴慰冰診療，在診療之前，你可先把病情向她介紹一下。診療時，我也擬參加。」於是嚴慰冰就在黃樹則和沈漁邨（衛生部長錢信忠的妻子）「會診」之下，斷定為「歇斯底里症」。在北京醫院中，她的病歷中留下了紀錄。

一九六二年，嚴慰冰仍然寫匿名信攻擊林彪和葉羣。

一九六二年九月共黨八屆十中全會之後，公安部根據「線索」，通過共黨中央宣傳部黨委副書記趙俊和成員劉敏，核對嚴慰冰的筆跡。

一九六三年陸定一竭力在高層共幹中活動，為嚴慰冰疏解，博取同情；另一方面也在醫療中設法證明嚴的病況。該年十一月，形勢緊逼，陸、嚴赴滬「想辦法」。陸、嚴抵滬後，薛邦祺仍然會同當時上海市衛生局共黨黨組書記何澄初、前衛生部黨組書記徐運北和栗宗華，為嚴慰冰策劃會診和治療。會診、治療在陸定一住的招待所進行。主持會診仍然是栗宗華和薛邦祺。事後並由陸定一的保健大夫——耿醫生把情況向「保健局」滙報。

嚴慰冰在上海被「窩藏起來」，並且進行治療有兩年之久。到一九六五年冬，嚴慰冰重返北平。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彭眞電話告知錢信忠，「讓陸定一住院，因為嚴慰冰吵得厲害。」陸定一獲得通知後，當天就住進北京醫院。第二天，他就對他的保健大夫說：「嚴慰冰寫了幾封信攻擊別人，別人不了解，可能懷疑她有政治問題。她的發展到最後，能有這種病嗎？你們給治療一下吧！」二月六日陸定一去了武漢，十三日返平，仍然住進醫院。當天，陸定一電約共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子意，拜託他設法治療嚴慰冰，並且說：「嚴慰冰寫匿名信咒罵林彪一家，黨現在要處理這件事。但據醫生說，嚴慰冰患精神偏執症，要治療，你看什麼樣？」

一切準備辦妥之後，就由彭眞打電話給錢信忠，要他為嚴慰冰「組織會診」。第一次會診是二月十八日，第二次會診是二月廿二日。

首次會診，錢信忠自己沒有參加，由史書翰主持。在史書翰暗示下，診斷嚴慰冰為「精神偏執症」。二月廿二日，栗宗華從上海飛到北平，參加第二次會診。會診之後，史書翰、栗宗華、沈漁邨相偕到北京醫院附屬精神病院探問嚴慰冰，並勸她「參加四清」或「住院療養」，但為嚴慰冰一概拒絕。

也在共黨中央工作會議上被揭露罪狀，遭到批鬬。七月一日陸定一被罷職，不久之後，即被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北平的「紅衛兵」召集十萬人的羣眾大會，鬬爭「彭眞」、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

在嚴慰冰之後，共黨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約了黃樹則和鄧小平到他家裏。告訴他們嚴慰冰已被捕，並要衛生部給共黨中央再寫一個假報告，繼續庇護嚴慰冰。黃樹則回去之後，就把事情報告錢信忠。錢信忠立刻要北京醫院總值班主任力伯畏把嚴慰冰的會診資料送衛生部。力伯畏就把他們所要的資料交給總值班室護士長——史書翰的妻子范坤賢轉史書翰，供錢、史，黃編寫假報告之用。

五月十五日，錢信忠、黃樹則、史書翰包庇嚴慰冰，欺騙共黨中央的假報告完成。他們在報告中說：「根據歷史會診結果研究，認為嚴慰冰是歇斯底里亞性格基礎上產生『偏執狀態』，並且已到精神病邊緣。」

七月間，陸定一嚴慰冰一案告一段落，周恩來批評衛生部，錢信忠、黃樹則、史書翰起了恐慌，精神緊張。史書翰和鄭學文寫了一個報告，給周恩來，承認錯誤。

八月廿五日，史書翰趁其妻范坤賢不在家，服了大量安眠藥。不即送醫院，讓他在家裏躭擱了廿三個小時，至廿六日下午才送醫院。因為中毒已深，雖然搶救十幾小時，終於廿七日晨死亡。

史書翰死後，黃樹則揚言，醫療系統包庇嚴慰冰的事是史書翰一手包辦。其他的事「不太清楚」。很明顯地是想把罪過全部推到死人身上。

錢信忠的池魚之殃

一九六〇年開始的嚴慰冰寫匿名信攻擊林彪、葉羣事件，本來是兩個女人之間的意氣之間，充其量也不過是嚴、陸與林、葉之間私人的恩怨，說不上什麼是政治性意義。寫匿名信攻擊人，作用很少，本可置之不理，牽得上「反革命活動」，眞是活見鬼。但是林彪碰不得，葉羣也碰不得。碰了林、葉就是「反革命」，自然小題大做。但是公安局居然當做政治性案件，辦了六年才辦出一個結果，共黨內部的黑暗和無聊，可以想見。

陸定一利用醫藥系統來庇護他的妻子，也是人情之常，但是牽涉之廣，也是駭人聽聞。在這案件中，牽涉到共黨中央要員，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部長、副部長，最可憐者是包括醫療系統的醫院院長、系主任、醫師，乃至護士，他們是無辜的，是身不由己的牽涉在內的。此案中，還自殺了衛生部副部長，可見共區政治壓力之重。

此案，本與衛生部長錢信忠，沒有什麼關係。但在彭眞、陸定一領導之下

（下接22頁）

中國功夫在印尼

蘇玉珍

平劇「三本鐵公鷄」是一齣賣弄功夫的熱鬧戲碼。「三本鐵公鷄」的主角是向榮，滿淸雍正朝的大元帥。

這位受着雍正帝寵信，當時顯赫不可一世的向榮元帥，他的後裔竟飄零在印尼。

向雪鍔是向榮的第五代孫，他秉承了祖先的武學，儘管他已滿頭白髮，七十八歲高齡，但是，在他舉手投足之間，那種矯健，那份靈活，那股呼呼有聲的勁風，讓我們感到如同站在舞台邊緣，觀賞「三本鐵公鷄」，猶如見到了向榮八面威風歷史鏡頭。

向雪鍔異域授徒

旅居印尼五十二年的向雪鍔，現在是印尼陸海空三軍的武術教練，一個年老的中國人，能在此地擔任這樣一個職位，他的條件，並不是光靠咀上說說中國功夫的基本原理，還得用動作來證明，這對向師傅來說是習以爲常，輕而易舉。

中西健身動作之一的「伏地挺身」沒有什麼値得驚異，但是只用兩個手指支持着全身重量，還能跳動，這就非等閒，不能不令人欽佩了。

用手掌支持的「伏地挺身」一般人也許可以挺五十次、一百次，用兩個手指做「伏地挺身」，如果你站在旁邊參觀不覺得單調，向師傅可以爲你表演個沒完。以向雪鍔的年齡來說，在一般年輕人看來，誰不爭着要拜他爲師，向師傅不僅是印尼陸海空

入印尼，他武館才被日本軍人封閉。

七節鞭鎮懾羣氓

向雪鍔回憶荷蘭統治時期，有一次在偏僻的鄉間，遇到八個手握刀棒的流氓搜查，他掏出了腰間的七節鞭，僅僅花了十幾秒鐘的時間，一鞭一個，讓圍擊他的八個流氓受傷躺在地上，後來那些流氓竟視他爲神，一定要奉他爲老大，述說這段故事的時候，向師傅臉上流露出得意的微笑，他好像把自己又帶到那個年輕的歲月，細細地回味着那個時候的神采。

從小受中國功夫的嚴格訓練，後來曾接受了兩年近代體育的教育，向雪鍔對於傳授中國武術的宗旨，必定首先向弟子們交待清楚，「武術是以防身，健身爲目的」。

在他數不盡的學生中間，有一個年已六十三歲的華僑，經過四年的鍛練，這個老徒弟六十七歲喪妻續絃之後，他的新夫人又爲他生了四個孩子，如今他已九十八歲，對於人生意猶未盡，體格之壯健，情趣之濃厚，完全異於常人，與他六十三歲初學功夫的那一年，看起來更加康健。

向家拳源出少林

向家拳，實際上就是少林內形意

每一次談到漳州，他都熱淚盈眶，任誰都可以想得到，在他那段漫長歲月裏，漳州的影子，不知在他的夢中幾番顛倒。

反覆無常

漢水

時下大陸各階層，特別是「幹部」之間，最流行的口頭語是：「你修，我修，他修；你不能修，我不能修，他最修」。據武漢市某高級共幹透露：「文革武鬪」之初，江（青）、林（彪）、陳（伯達）、康（生）爲極少數之「核心」權要，密謀策劃爭鬪劉、周、鄧，並舉林抗周，江青則大叫：「毛主席挑選了幾十年，才挑上林副主席接班人……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幸福！」隨之毛澤東又把反林的葉劍英、陳毅、譚震林打下去，並威脅其他人說：「你們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進黨章裏去，我來寫！」不久，「批陳整風」，江青控訴「以陳伯達爲首的『五·一六兵團』造反時，還感激涕零地說：「那些壞人想害我，要不是林副主席來保駕，那就糟了！」曾幾何時，林彪又和劉少奇一樣，變成了「大騙子」，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信裏說：「早在廿年代」就曉得林彪「懷疑革命」了，到「文革」之初，對林的反骨「看更得透了」，因此要江青提高警惕。至於「老鄧又冒出來是啥意思？」「毛澤東說過，鄧小平是比劉少奇還壞的『最大走資派』，今天是利用他做『復舊』的活招牌」，他交待「中央」，「今後只能養起來當活字典用」，「讓他搞搞資料算了」。

蒙娜麗莎

十三世紀名畫家達文西的「蒙娜麗莎」最近在日本東京作第二次國際性展覽。第一次是一九六三年在美國展出。據說這次在東京展出，參觀這名畫的人可能有一百五十萬，每個人進場參觀只有十秒的時間，但觀眾看過之後可以回去再購影印畫

型藝術家，平時遇到什麼橫逆，都以逃避來代替反抗，他愛好和平，主張素食，認爲剝奪動物生命是欠公平的事。有時在市場購了鳥雀回家，將鳥雀放走。一生咒詛戰爭與流血。我想如果日本人欣賞了「蒙娜麗莎」之後，能夠從這位藝術家的偉大氣質中學一點眞誠與謙卑，那對於日本人是有益的。

希特勒雖然瘋狂，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歐洲的文化藝術都尚且珍愛，不如日本人對在「一二八」

，自滿清被推翻之後，就從四川遷移到福建的漳州，因爲他們在湖北擁有蠶山，所以到了漳州之後，就一直經營絲線工廠，這家福建唯一的「同裕絲線莊」創辦人是向雪鍔的祖父，所以向家從宦途跨進了商場，仍然能過着富裕的生活，向雪鍔卻是向榮家譜中遺下來的唯一命脈。

五歲卽開始習武

五歲開始習武，他的父親又喜交江湖上的朋友，家裏有一座演武廳，他的父親時常和一般喜歡武學的朋友在演武廳切磋武術。他也跟着在旁邊觀摩。因此向雪鍔不但秉承了他家傳的武學，對於十八般武藝，他幾乎也樣樣精通，諸如鳳尾單刀、雙刀、象鼻大刀、鬼頭刀、響馬刀、春秋大刀、梅花槍、虎頭鈎、七節鞭、九龍鞭、繩鞭、三節棍等。

高中畢業之後，他的父親曾送他去上海就讀於東亞體專，大概爲了向家拳的份量太重，常常被逼在拳頭上闖禍，這個被稱爲「小福建」的東亞體專新生，只讀了一年，就被學校勒令退學。

之後，他又轉到蘇州的中華體專，又讀了一年，該校校長因爲參加革命被清廷拘捕，他只得溜回福建，直到他二十六歲那年，由於軍閥在漳州濫殺革命志士，他當時正擔任漳屬公共體育場主任。他的父親深恐情勢兇險，就把他托交一位親戚帶到南洋，初來印尼，他擔任過中學體育老師，不久他自己開設武館，那是在印尼獨立之前的荷蘭統治時代，他的武館，憑他個人在武學上的修爲，曾轟動一時，直到太平洋戰爭，日本南進，侵

角度是科學的，它的創造是依據人體構造所能表演的正常動作，然後再以人體構造所能表演的相反動作，絲毫不苟地去彌補，再把「力」與「氣」的分別施用，分解了「強力」與「柔力」的實際效果，產生了一種人體活動上的嫻熟技巧。但是這些技巧，還是需要有力量去支持。而力量是靠其他輔助運動來培養的，近代體育的「伏地挺身」，芭蕾舞的基本動作訓練，都是中國功夫的原始基礎。

老淚盈眶話故鄉

在最近一批的新徒弟中，向師傅認識了一個初來印尼的漳州同鄉，每當授課之餘，這位老人拉着他的同鄉，聊着漳州的房屋，漳州的街道，漳州的長巷，他們聊着當年漳州的聞人，以及吃的「蠔仔煎」「豆干麵片」……。

濶別漳州半個世紀，漳州的每一個角落，在他的心底沒有半點消失，令人驚佩的記憶，增長了他的傷感，

大陸的藝術與宗教

羊人

荷蘭埃斯費爾週刊總編輯於去年六月間隨荷蘭學人訪問團前往大陸參觀，返荷後撰述訪問期間有關大陸藝術及宗教見聞：

中共對藝術除注重所謂組織化的革命藝術外，其他藝術品僅係若干古畫抄本、仿古畫、木刻、象牙雕刻及瓷器等而無新的式樣，更沒有現代畫。據現任上海「美術實驗研究院」主任（女）表示：「該院有一百六十名美術家專門從事瓷器製作、編織、雕刻、木刻、紙燈製作、漆品、人造花等的研究和指導工作。本來藝術是自由發展的。在文化大革命後，當局已把它組織化了」。

目前在大陸一般居民家中都見不到宗教性物品，並將所有教堂之塔頂及聖像予以拆除。原來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改爲普通白色玻璃，教堂則改爲學校或工廠。目前大陸除供外人參觀而保留的寺廟、古跡外，已完全沒有宗教活動。僅在陝西西安之南山上見有一座尙有香火的佛教寺。當時正好沒有譯員跟隨，卽乘車登山。途中樹上有「外國人止步」的中英文標示牌。當時有三名僧人向我們招呼。我問彼等是否還有人拜佛，彼等點頭示意。我又問彼等是否爲眞正馬克思主義者？彼等不語。最後我問佛教是否可與馬克思主義合而爲一？彼等並未作答，惟偕我至佛堂內用手指佛像上掛着的毛澤東像。

示啓麼……

森霍

的母親凱特里娜的影像，那藝術品有他對母親思慕的深刻紀錄。據說他繪這幅畫的時候，有時整天對着畫發獃，幾個鐘頭凝視着思索着，不吃東西亦不喝水，有時整整一天拿在手上的畫筆，沒有接觸過畫布，如此繪了四年。「蒙娜麗莎」最後仍然是一幅未完成作品。

達文西在一四五二年生於佛羅倫斯附近一個小鎮，是個私生子，他的生母凱特里娜是個農家女孩，爲父親所棄後嫁給另一個農民，達文西的父親是一個書記官，與另一女人結婚，在他五歲時才將他領回去作合法兒子撫養成人，一直到他進維洛琪奧畫室當學徒時才離開他的家庭。

這達文西是一個靜默和柔順的典

莎」甚至畢加索作品的生存機會如何。這是日本人應該深深感到，東條首相的殘酷比希特勒還兇殘幾倍。亦證明日本民族性的勢利與可怕，猶其是在利用人與出賣人這方面是相當精明的。

在法國每年花在保養這幅名畫的費用上是十萬美元，將它送到外國展覽時，都有一大護衛人員隨行，它雖然不及日本出名的打老婆首相田中訪問東南亞時花費大，但它的受人歡迎羨慕不知比田中的價值大多少倍。絕對不會有人燒紙紮田中來示威者，未知田中當他作欣賞家去看蒙娜麗莎時，有什麼感想。當然我們亦不必理會這類政客人物的感想，但在日本，像田中這類政客本來就不配去欣賞這幅藝術品的。他們對「蒙娜麗莎」式微笑，並不感興趣。亦沒法學到，因爲那是出於內心的情感。至於花一筆大錢恭迎「蒙娜麗莎」來日本展覽，多少總有些炫耀日本對藝術的愛好作用，事實是借重「蒙娜麗莎」來替日本人宣傳一番，亦如「借重」龍剛拍「廣島廿八」替日本人說好話一樣。倒是一種容易在別人印象中製造錯覺的政客算盤。（轉載時報）

太早結論不切實際（下）

認識中國

柳以青

中國、美國、蘇聯

「治史者有時有他固執的地方，我雖在北美將近三十年，始終不為『經濟的奇蹟』等說所動。相反地，我總不忘以研究法國舊制度及十九世紀前半美國民主制度聞名的法國史家陶克斐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的長期預言。他在百四五十年前已經感覺到將來在世界上鼎足而三的大國應該是美國、俄國和中國。陶氏的預言決不是根據當時的國際情勢，而是歷史家對較遠的將來的一種直覺。但他的直覺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國家強大雖靠很多自然和人為的因素配合，自然條件確是基本因素之一。果然幾經戰爭和革命，今日世界三個最主要的國家就是美國、蘇聯和中國；都是廣土眾民資源豐富的『大陸』型的國家。」

何教授引述的陶克斐爾的這段話，我不反對。同時，也很贊成。所不同意的是：何教授把目前的中共政策以及所統治的中國大陸，認定為陶氏所「直覺」中的「中國」。根據我了解的陶克斐爾所「直覺」「預言」的中國，除了自然和人為因素外，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為中國來說，是中國文化的因素。何教授在這方面似乎是忽畧了。因為忽畧了這一文化因素，何教授也就會喪失了「歷史學家長期預言」的「直覺」能力。

在這方面，我並不深責任何人，特別是「歷史學家」，請想，在十九世紀中，偌多的西方歷史學家中，才只有一兩位歷史學家像陶克斐爾一般，在「那時美國人口還很少，國土大多沒有開發，俄國雖大，尚很落後，中國仍在傳統文化和制度中昏睡」的情況下，做了歷史學家「直覺」的「長期預言」。

同時，在目前的不少歷史學家中，我就不會冀於太大太多的厚望，而企圖他們對我們國家的歷史前途，做出「直覺」的「長期預言」了。因為那是不可多得的。

因為何教授忽畧了中國的文化因素，也就不會對文化因素給予什麼觀念，所以才說：「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鬪爭的成功，使得一個七千年歷史的民族，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了。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同時，更表示「最後，根據我對古今中外歷史的了解，我有勇氣條件地指出，人類自有史以來，從來沒有比新中國開國的氣魄和規模更加宏遠的。我並相信我的論斷大體上能經得起未來歷史的考驗。」

「無條件的指出」為什麼要用到「有勇氣」？這「有勇氣」的三個字，我在懷疑着，究竟是不是「勇氣」呢？很可能是何教授是用了「無條件地」四個字的緣故。

任何一個中國人對於中國土地上的政權及其政策，總不能說是「無條件地」的擁護與反對的，然而，身為「歷史學家」的何教授卻首先倡言要「無條件地」，這當然是需要「勇氣」的。假如這一種作為也能稱之為「有勇氣」的話，我在想着：做大賊大盜的人，每每也需要「勇氣」來做他們行動的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的。

在我所了解的任何一位學者，在他沒有受到任何壓力的自由地區，該當很正當地講出他們的觀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並不需要動用什麼「勇氣」的。如果要動「勇氣」的話，那一定是有着某種的壓力。既然是有壓力的話，當然是需要勇氣的了。特別是「無條件地」的「勇氣」。

這種「無條件地」又可以解釋成「不負責任地」，有責任感的人，就不會對國家民族的前途，說出「無條件地」的話語。也就是為此，何以何教授總是在北美洲的「芝加哥」了。因此，我就知道：在何教授所稱道的大陸中共的革命是「脫胎換骨，返老還童」，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的同時，他自己只是「變換」了一些「口風」而已。並沒有為他的「民族性格與靈魂」帶來什麼「徹底的澄清」呢！從他的這篇文章中，我卻發現了或者是看見了「一個『阿Q式』忍辱待斃」的形象。唯盼望我的這一發現不該是眞實的。

在香港，任何一個學者的意見，只是一個意見而已。香港的現代青年，已經沒有了「學術英雄式」的崇拜心理，除非這一人物所說的是有道理、重事實的。反之，目前的香港的青年，更重視言之有物，持之有理的演講與文章，而並不理會到說這話及寫這文章的人物是誰。這方面卻是一個時代的進步，也就是為此，任何宣傳的文字，如果只是造謠宣傳的話，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會[illegible]

是：在香港有關大量宣傳的報章雜誌是太多太多了。由於這一宣傳報章雜誌的眾多，就證明香港的讀者們的程度並不是太容易受掌握與蒙騙的。假如香港的讀者們是很容易被報章、雜誌所掌握和蒙騙的話，幾個報章和雜誌也就已經足夠了，然而，事實上卻並不其然呢！

這方面的情形，卽是如此，我相信作者們投了方寫文章寄來香港發表的話，並不需要用「學術英雄式」或「學術權威式」的字句，預先爲自己的文字打氣呢！只是平白地道出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因爲，香港的讀者們，都會給予他們自己的獨立批判呢！特別是有關討論自己國家民族前途的問題。

最後，我還要提出另一個原因：香港是個思想自由，言論開放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有預測，任何人都可以有見解，這裏的「思想敎育」是自由的、開放的，可幸地這裏並沒有「組織力量」來統攝。爲我來說，這裏最能爲中國的前途提出更有價值的論說。

自由、民主與中國（下）

陳逸南

有一部份海外的知識分子，像余英時先生陳特先生等，希望中國大陸政權能夠開放，讓我們海外部份雜誌書刊，能夠流入大陸，藉此交流思想，吸收我們海外自由民主思想。當然，能夠不用流血而可以達到改革的目的，那是最好不過的，問題是這些想法，恐怕沒有那麼容易達到。因爲中共自有他自己的一套，尤其是那一種敎條式的政治敎育，洗腦式的強硬灌輸馬列毛思的思想方式，卽使是這一代的老共幹全部死掉，下一代的革命接班人，他們的思想還是被局限於一個框框的。他們之中能否有些特出的具有科學頭腦的新進分子起來領導，他們之中能否有這樣具有開明思想的領導分子，恐怕很成問題吧！

今日我們在海外高談自由民主思想，在表面上是好像不着邊際，而且確然有似隔靴搔癢，但我們要知道，思想有如細胞，它有不斷繁殖與分化的功能，我們可以築一座很堅固的城堡防止敵人的攻擊，但卻不能築一座城堡防止思想的擴散與傳播。今天海外的很多中國僑胞，不是不斷地和中國大陸的親人保持接觸嗎？我們只要看看這一點，便可理解到我們今日在海外宣揚自由民主精神並不等於白費。只要讓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普遍存在着這「自由民主」的意識，那麼，這一股思想，終有一天會滙成一股壯大的洪流的。也不一定要待大陸政權的開放。

中共政權既然對於居住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用盡千方百計的極盡其毒害的能事，而對於不同思想的知識分子，除了視爲階級敵人之外，更動不動冠以反壞右等帽子，視不同思想的作品爲毒草，爲牛鬼蛇神，諸般凌迫，知識分子所受的迫害，也是史無前例的。像這樣的一個極權統治的政府，而盼其有開明的作風，民主的政治，我想是很難寄予什麼期望的。

我們今日在海外所能做的，同時也是所應做的，就是堅持我們這一個信念，建立一個自由民主中國的信念，把這一種自由、民主的思想精神，不斷地擴大與傳播。我們的希望是讓每一個海外的中國人都能認識「自由」、「民主」這一意義，和它的眞實價值。透過了各階層的人士，把這種意識，把這種思想，帶到我們今日的中國大陸去，我們在海外播種，然後看它在全球各地，（包括今日中國大陸）開花結果。

除非我們不願意自己在生存的有限年光中，活得像一個人，否則，「基本人權」，我們是必須要自己去爭取的。要求有基本的「人權」則個人不可沒有「自由」，要我們的「自由」得到保障，則不能沒有一個「民主政體」。

美國的水門事件，儘管仍有人批評美國人不達大體，不識大局，但事實上，民主的精神與總統的權威在此得到考驗，美國以「民主」作爲立國精神，而這種優良傳統也在此一事件中完全顯示出來。尼克遜終於交出錄音帶雖然可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這表明了人民的意旨受到尊重，民權大於君權也在此顯露無遺。像這樣的民主作風，像這樣的民主精神，難道不值得我們世人稱讚嗎？

今天，我們有幸生存於可以呼吸到自由民主空氣的海外，我們的眼睛能夠有幸看到如此優美的政治，難道不應該加以表揚麼？難道我們不有責任把這些優良的政治界讓給我們自己的中國人參考麼？如果可憐的中國大陸同胞，他們也有幸看到這些情事，他們會有何感想呢？

中共給香港設了一個「廣角鏡下」的廣播節目，把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經過裝修和設計之後介紹給香港人看，以收其宣傳之效，做得頗爲出色，雖然間有漏洞，但大體上還不錯。爲什麼不把美國水門事件也給介紹到中國大陸去，讓中國人開開眼界呢？像美國的勞資糾紛，美加經常發生的示威遊行也來介紹一下，給大陸人民多上一些政治課呢？

當然，中共是可以有很多解釋的，但最要緊的有一點，就是這些是代表眞正的民主自由的。貨式是要不得的。在自由社會中，人民有較大的控制政府限制個人權利的權力，像這些現象，中共又怎可以讓人民知道。人民都清醒了，都有思想了，還有誰肯再聽「毛主席」的話做事？還有誰去歌頌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呢？如果我們今日能夠重複想起美國故總統林肯先生所說過的話：「人民能作好或作得更好的事情，政府就不該爲人民作。」

我們對於今日中國大陸的施爲，對於中共所實行的人民公社制、馬列毛思的爲人民計劃生活，限制人民的種種，就更加感覺到那些都是多餘之舉了。林肯總統的話，正好是中共的一面鏡子。是多麼的醜陋啊！覩乎此，我們對於自由民主的信念，就應更加堅定不移了。

我看美加

【35】

萬人傑

圓頂銀幕

說它是偉大的設計並不為過，繁複的天體，在這圓頂銀幕上一覽無遺，它們運行的情況，如在太空倉中看得那麼清楚。這還不只，連從地球發射的人造衛星在天體中如何走位，圓頂銀幕中也可見到。這一切，要經過非常精密的設計和研究，才能運用多個不同的鏡頭把一切情形紀錄和重播出來。

說到科學上的成就，這設計比和路狄斯尼的三百六十度銀幕更偉大，可惜題材太缺乏吸引力。

看完出來，朋友問我有何觀感？我率直告訴他睡了一覺，他感到失望，他原以為我必然會歡喜這新奇東西。我笑說：你沒介紹錯，這眞值得一開眼界，不過，如果早知道內容如此，我夫婦倆該只賣一張票，一個看上半場，一個看下半場。

原來女人也愛看

週末，小胡帶我們到美加邊界。我們進入加境時，本已經過一次，但並未發現邊界有什麼可玩的地方，只知那兒有個拱門，象徵兩國邊界所在。一個面積相當大的花園

小胡帶點神秘的神色說：「老萬，如果你說不值得，為什麼那麼多的車子跟我們同一目標？」這時我才注意到，在快抵達邊界時，汽車已開始排長龍，有如上班時間到中環一樣。我還發覺有些車子因為走了太長途的慢車，到達關卡時，車頭冒烟。我們的車子勉強不致拋錨。

過了關卡後，小胡才對我說：「每逢週末，許多加拿大人到這兒消磨半天時光。」

「這兒有什麼可玩？」

「全是成人的玩意。」

「不用說，又是寬銀幕小電影啦。」

「這裏有兩家電影院，每逢週末，場場滿座。」

「這些東西我在三藩市已看膩了。」

「這裏的比較有點特色。」

「有何不同？」

「每隔若干時間，便有一套作為『正畫』的新片上映。」

「這些『正畫』和其他的有什麼分別？」

「一則放映時間較長，差不多一小時；二則正畫有故事、有主角，不是一[illegible]

一說，我們又已老遠跑到這兒，只好任由他安排了。

小胡把他的車子開進一個小鎮，鎮名叫做 Blame，是美國的地，方，在斜斜相對的兩家電影院間停好車子，把兩間戲院的節目表研究一番後，結果選擇看「風流醫生」。關於醫生的風流韻事，在嬉春片集已看過不少，不過，肯定這風流醫生的艷事比嬉春片集的徹底得多。先訂好票子，未到時間，到餐室裏打發一段時間。

進場時把老萬嚇呆了，初以為男人對這種東西才有興趣，誰知進場觀眾中，居然女多於男。有些是幾個女人一起，有些是一個男人帶幾個女人。她們言笑無禁，絕對不會在面上看到有半點難為情神色。

我分析過這些女人，大多是中年以上，反而十幾廿歲的少女較少。這些女人看來大部分是家庭主婦，她們沒有撈的本錢，當然不會是撈女。可能由於好奇心，或作為他山之石。她們的「開通」，值得佩服。

笑片化的小電影

在寬銀幕中欣賞了整整兩小時

即使沒看過，也不過是千篇一律，變不出什麼花樣。只有耐心等待正畫，看看有什麼新綽頭。

「風流醫生」算是較有心思的「故事片」，那位風流醫生是個諧角，動作惹笑，且有過人之長。護士幫助他研究新藥，並且做了他的臨床試驗品，後來連送貨員啦、助手啦、病人啦，全搞在一起。有一二個三百磅大肥妹，也和風流醫生大戰三百回合。她的兩枚超級大原子彈，可說是一雙惹笑道具。

不過，她雖然胖得出奇，但在銀幕上表現得十分活躍，並沒論論盡盡的感覺。

鹹濕的對白、鹹濕的動作，惹來不少的笑聲，笑得最淚的是女人。坐在我前排的幾個，高談闊論，笑得開心，雖然聽不懂她們說什麼，但絕對不會超出性的範圍。在銀幕上，性的對手不時交換，大家喜歡嘗新，從他們的一堆人的眉梢眼角，可以相信，在實際生活上，他們也是如此，銀幕上所見，其實是「寫實」之作。

「風流醫生」雖有點笑料，影片主題究竟還是強調性字，即使編導挖空心思，弄不出什麼新的東西，因此仍然覺得內容空虛，故意拖長。稍有留心，便看出鏡頭不斷重複，尤其特寫鏡頭，看到發悶為止。

其實，男女性愛，除非專為了

鏡頭擱在兩性性器官上，爲了是大特寫，只影人體一部分，使人覺得有如抽水機的操作，怎會有美感呢？

以出小電影著名的北歐國家，對這類影片可動腦筋的都動過了，人們的興趣已日漸降低，據說，最近北歐小電影已改出新招，不用眞人表演，代之以卡通。有朋友看過最近從北歐運到的卡通「雪姑七友」，此雪姑不同彼雪姑，此七友亦不同彼七友。雪姑心存博愛，七友排除獻技，利用卡通誇張手法，自然笑料充足。

可見，不論在美國、在北歐，小電影已令觀眾看膩，「風流醫生」也是新招之一，用笑片方式表演，可增加一點趣味。

性商店所見

在這小鎭有一家老萬從未見過的性商店。據說日本、北歐都有性商店，但這一類商店雖聽旅遊朋友說過，自己還沒機會親歷。現在參觀了美加邊界小鎭上的一家，眼界大開。我不曉得日本、北歐的性商店怎麼樣，有些朋友參觀後買了些紀念品送我，都是古古怪怪的道具，不過是得啖笑的東西，不切實用的。

小鎭上這家性商店，規模不大，不過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兒發售的東西，林林總總，可說應有盡有。

屬於視覺方面的，有性的照片，姿態還有圖畫說明，可說包羅萬有，任何你需要的都可在這兒找到。較精彩的是畫報，和在香港可以買到的花花公子畫報大小差不多，也是彩色柯式精印，不過裏面的圖片卻不同，有些是連續性的，刋出整個做愛過程，不過主角往往不只兩人，必是多角的。圖畫纖毫畢現，還有專門部分的特寫，層次分明，彩色奪目。朋友從北歐帶回來的老萬看過不少，在這裏所見的也不特別精彩。不過，在香港卻要在「黑市」中才能買到。每冊售價五元美金，算起港幣二十五元，相信如在本港發行，必有相當銷路，不過，也很容易被送進牢子去。

聽覺方面的，有各種錄音帶，有些是性的呼聲，用來增加做愛時的情趣；有些是性音樂的，這類錄音帶香港也有得出售，可能是翻錄，也可能是本地仿造，老萬沒聽過，不知內容如何。

老萬看到飾櫃內有大批紅紅綠綠，像是蠟燭的東西，一排一排擺在那裏。初不知是什麼東西，走近看清楚，不禁啞然失笑，原來那不是蠟燭，而是男性器官，有各種不同尺碼，也有各種不同顏色。

我問小胡，拿這些不文之物作小擺設，豈不太過那個嗎？小胡說：這不一定拿來作小擺設，也可以實用。

「哦？」我感到驚異。

「你看清楚了就明白，是用軟膠造的。」

我問：「這商店當然不會單純爲女人而設。男人光顧又怎樣？」

「樓上有一些橡皮人，和眞人一樣大小，專爲男士而設。不過，如不幫襯，到上面參觀不大好意思。」

美國女人思想開通

我說：「算了罷。這些東西我雖沒見過，不過在日本雜誌上看到了，是供海員之用的。海員在遙遠的航程中，生活過得單調枯燥，尤其沒有女伴，因而需要這種代用品。」

「對了，沒有這種代用品前，許多航海的人鬧同性戀。英國航海的人最多，到今天，英國也迫得承認同性戀爲合法化。」

「我以爲，用代用品還沒同性戀那麼令人噁心。」

「你瞧瞧，」小胡指給我看。「這裏也有女性同性戀道具呢。」

果然看到飾櫃裏有兩面是頭的道具，同樣有大小不同的尺碼。

我說：「相信這些商店，是看的人多，買的人少，生意不會好的。」

「不過，他們的利錢很高，來的人差不多都會買些紀念品，比方，買一條小手帕之類。」

「手帕？」

「是。這兒有一種手帕，上面印了三十六種不同方式，有不少人拿來作範本。」

我看看正在參觀的顧客，有男

雖不是冬烘頭腦，可是覺得外國人對性太沒神秘感，會使性的樂趣大減。大凡一件東西，太容易到手就覺得沒什麼可貴。

朋友告訴我，美國有許多地方，如果你在咖啡座見到一位單身女人，你夠膽和她搭訕幾句，她對你也有點興趣的話，喝完這杯咖啡，她就可能把你帶回香閨，還會自己付那杯咖啡的錢。

她們滿足自己的需求，並不爲了金錢，也不認爲做愛是男人着數，女人蝕底。她們認爲這不過是大家快樂的事情，誰也不必付給對方代價。不過，並不是人人如此，也有些應召女郎以此爲生的，她們要藉此賺錢維持生活，當然不可以供給你免費娛樂。

無論如何，美國人對性的觀念有許多地方和中國人截然不同，如果抱着我們的道德觀念，生活在他們的社會裏，所見所聞，難免使你乍舌。不過，我打趣的和小胡說：就算我在咖啡店裏有這樣的艷遇，也不敢問津。小胡問我何解，我說：看過美式小電影，我覺得，除非有三寸不爛之舌，否則恐怕無能應付。小胡爲之捧腹。



（上接15頁）

工作，他也無法推托不作向共黨中央的假報告，僞造嚴慰冰假病歷。本來也不太嚴重，如果沒有政治意義在內，只是欠少醫德而已。陸定一是掌管文教戰線的國務院副總理，共黨的醫療衛生工作列入文教戰線，錢信忠剛剛是在陸定一手下做事的。遇到這類事，錢信忠也逼得非如此做不可，何況還有彭眞在指使。但錢信忠的被清算鬭爭，這件事是主要原因之一。因爲這件事，表明了錢信忠站在彭眞、陸定一的一邊。

因爲這件事，判定了錢信忠站在反毛的一邊，於是就有文章可做了。「紅衛兵」報紙「全無敵報」刋出清算錢信忠的文章。文章的主要內容，約有下列三點：

㈠攻擊和輕視毛澤東——「指斥錢信忠曾說過：『黨中央就只有鄧小平沒有犯過錯誤』。錢信忠也攻擊江青，說：『江青沒有改造好，和第二主席一樣，她說了話，有些人就怕得不得了。』」

㈡壓制毛澤東的「羣眾路線」——早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錢信忠就說：「醫療工作怎麼能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了。」「醫療研究工作要強調科學性，毛澤東思想怎能代替科學的東西？」「在科學工作中不應牽強附會，亂用哲學概念，亂貼標簽，亂扣帽子。直到一九六六年，錢信忠還指醫務人員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是『蓋澆飯』、『蛋炒飯』。」

㈢否定「大躍進」的成績——「一九六一年劉少奇、鄧小平大肆攻擊『三面紅旗』時，錢信忠就在全國醫學教育會議上，一口否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效果。與此同時，對美國在北平創辦的協和醫院有無限深情。他說：『協和某些好的規則制度，學術傳統，五八年一棍子打死了。破的太多，破的不當』。在這之後，他認眞貫徹了陸定一所謂『舊協和加黨的領導』的措施。把舊協和一套制度，逐步恢復過來。一棍子打死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結果。」

現在，錢信忠已被「解放」，林彪、葉羣已成爲大叛徒、賣國賊、反革命派，凡是反林、葉者都可「翻身」、「解放」。錢信忠就是這種情況。但他已降爲衛生部副部長，這因爲衛生部長給了謝富治的未亡人劉香萍。毛澤東喜歡做這種人情，中共政權的第一任衛生部長，就是給馮玉祥的未亡人李德全。其實李德全和劉香萍都是不懂醫藥衛生的。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活曹操早有準備，收到政府提示案同日，又將在延安與毛澤東擬訂的第三次條件提出，共計十二條。並致函張治中、王世杰稱：

敬啓者，敝黨中央關於解決目前急切問題之意見二十條，自上月二十二日面交兩先生，未被接受後，弟即向延安方面報告，茲奉敝黨中央覆電，爲

問題之誠意，將二十條改爲十二條，而把那些小的問題改爲備忘錄，茲特抄上一份，請轉呈貴黨總裁暨貴黨中央商覆爲荷。專此敬頌勳祺。林祖涵謹啓。三十三年六月四日。

張治中、王世杰接到活曹操所提十二條，軍隊數字竟要求擴編爲五軍十六個師，原來要求承認陝甘寧邊區，此時竟然加上「華北抗日根據地民選政府爲合法的地方政府」，兩人都呆住了。活曹操次日即回延安，兩人決定不予理會，靜觀其變。

毛澤東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笑道：「林老，眞有你的，政府居然接受我軍編爲十個師，比抗戰開始時增加了兩倍還多，就此已是重大成就，政府又承認了陝甘寧邊區的合法性，更不容易，太好了，太好了，今晚要好好喝一杯。」

活曹操笑道：「主席賞飯吃，我自然奉陪，但是，政府這項條件，我們暫時不能接受。」

毛澤東愕然道：「這種條件還不能接受。」

活曹操笑道：「主席不記得我提出的第三次條件嗎？我在重慶已正式提出。」

毛澤東說道：「提出之後，如果政府不同意，決裂了怎麼辦！」

活曹操微笑道：「就算決裂，也不過回復到目前的局面，不會再壞到那裏去。」

毛澤東完全相信活曹操，活曹操既然說的這麼有把握，也就同意。

政府方面自從張治中、王世杰向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提示案之後，一連兩月沒有回音，八月十日，張治中、王世杰乃就活曹操所提出的十二條，予以答覆稱：

伯渠先生勳鑒：自五月三日，弟等與先生晤見於西安，往復商談，迄今已逾三月。自六月五日，弟等以中央政府提示案面交先生，爲時已兩月有餘，迄今尙未得到中共方面之切實答覆。此等情形，殊出弟等初料之外。政府在提出提示案以前，特命弟等先赴西安與先生晤談至兩週之久，藉以充分聆悉中共方面之意見，用意已極愼重。政府提示案之內容，不但對於去歲中共代表林彪師長所請求諸欵，幾已全部容納，卽對先生最近在西安表示意見，亦已大部容納，凡斯事實，只須將有關文件，略一比照分析，卽可瞭然。竊意政治解決，旣爲中共所表示贊同，團結與統一，亦爲中共所宣言擁護，弟等今茲實不能不敦請先生向中共主持諸公剴切敷陳，促其接受政府提示案並迅予見復。至六月五日先

業將政府指示及弟等觀感，以書面送達左右，茲因先生一再敦促弟等爲更詳盡之答覆，將政府意旨再爲先生詳言之：

一、十二條意見之第一第二第三條，涉及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自由，承認中共合法地位與地方自治諸事。對於此類問題，政府提示案中，業已剴切申示兩點：卽在抗戰期內勵行中共暨一切黨派所已接受之抗戰建國綱領，在抗戰結束後一年以內，實行憲政，予各黨派以同等地位。此種申示，意義較爲明豁，亦較爲具體。倘中共欲於此種申示之外，更標舉若干毫無邊際之抽象文句，如「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自由」等等，於事實究竟有何裨益？徒爲異日增加糾紛而已。蓋「民主政治」云云，其他云云，中共過去或今日之所信，固未必與國民黨黨員乃至一般民主主義者之所信爲一事也。茲願與先生告者，計有兩事：一、中央政府之旣定政策，在依抗戰之進展，勝利之接近，與夫社會之安定，而逐漸擴大人民自由之範圍，促進地方之自治。二、政府希望中共於接受提示案後，隨時提出關於勵行抗戰建國綱領之意見，並積極參加政會及憲政實施協進會之工作。誠能如是，彼此之觀點，當不難漸趨一致，國家之眞正統一與團結，庶幾可以實現。政治解決云者，其根本意義，亦卽在此。

二、十二條意見中，涉及軍隊編制數項，軍隊駐地，軍餉，軍械者四條。十八集團軍過去核定編制爲四萬五千人，政府提示案允許編爲四軍十師，確屬從寬核定。蓋帶兵官自行擴編軍隊，其事原不可爲訓，且政府正勵行精兵政策，一般軍隊均在裁減單位。於此時期，獨允許十八集團軍擴編爲四軍十師，自屬委曲求全之至。關於軍隊駐地，政府亦已考慮至再，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則，一面規定在未集中前受所在地戰區司令長官之整訓指揮，原則與事實實已兼顧。倘如中共所提意見，抗戰全期間內軍隊防地概維現狀，試問中央何以計劃

十八集團軍享受與一般國軍相同之待遇；軍械之供給，政府當隨時視反攻之需要與各軍所負之任務，爲公允合理之分配。

三、十二條意見中列有一條，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陝北邊區問題，政府願予考慮，並已於提示案中提出十分寬大之辦法，藉以容納中共之意見。至其他任何地區之行政機構，自當依照提示案之指示，由各該管省政府指管，以免分歧，而杜流弊。

四、十二條意見中尙有若干要求，或則與事實不符（如要求停止攻擊中共某某軍隊），或則與事理不合（如對中央在陝北辦報等事，設定某某條件），弟等已向先生口頭說明，茲不贅述。至於十二條意見中所提解除陝邊之「軍事封鎖」，暨釋放若干人犯兩項要求，弟等已向先生口頭聲明，俟此次商談獲有切實結果後，當予考慮。

總之，政府對於中共方面之意見，實已儘可能範圍予以容納。至於政府之根本意願，則在軍令政令之貫徹與統一。中共提出十二條意見書時，既未將服從中央軍令與政令一層列入條欵之內，卽該書面之引言，亦未將中共對於此一根本問題之今後態度爲剴切鮮明之表示。弟等當時不敢轉陳者，大半以此。

嗣因先生口頭聲明，謂中共方面對於服從軍令政令，決無問題，弟等乃敢以先生之口頭聲明與十二條書面一併轉陳政府。此又弟等所願附帶的鄭重聲明者也。耑此佈達，諸希惠察，並頌時祺。弟王世杰、張治中敬啓。三十三年八月十日。



新疆風土人物

胡養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四日，蘇聯米格四型式武裝偵察直昇飛機一架，侵入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縱深，不止一次地在巴哈河縣境內降落，進行間諜活動。機上三名軍人和飛機，被中國邊防部隊和民兵當場捕獲。……現在人贓俱在，證據確鑿，蘇聯當局派遣飛機侵入中國境內進行間諜活動的罪責，是抵賴不了的。必須指出上述事件並不是孤立的，長期以來，蘇聯當局經常派遣飛機侵入中國邊境，破壞中國居民生產，肆無忌憚進行間諜活動。……僅從一九七三年一月至今，蘇聯飛機入侵中國新疆地區，即達六十一起之多。……」

以上是北平中共政權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向蘇聯提出的抗議照會全文，指摘蘇聯經常侵入新疆邊境，與維吾爾族反動派勾結。其實，「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假如新疆各族不反毛的話，又怎會與蘇聯大鼻子勾結？

新疆即古代西域地，亦稱西域。漢時的天山北路，為匈奴之一部及烏孫國，南路為車師、鄯善、龜茲、溫宿、疏勒、莎車、于闐等國。魏晉時，北路為烏孫及鮮卑西部，南路為龜茲及于闐。隋唐時代，突厥稱雄，太宗征服之。後為吐蕃所佔。五代時，回紇據有大部。宋時分屬吐蕃、西遼；元併合之。明又分為吐魯番等國，至清初的天山北路，為準噶爾所據，南路則為回部所據。康熙、雍正、乾隆屢加重兵，收其全境，受伊犁將軍的統治。同、

棠平回，與曾紀澤索還伊犁，遂於光緒十年，改訂行省，以其新建之省，故曰新疆，簡稱新省。

新疆介乎蒙、藏之間，我國本部的西北，全國的西陲，面積五百五十萬方里，南北長約三千里，東西廣約三千七百里，比英、法、德三國合起來的面積還要大；且與蘇聯相接壤的地區達一千餘英里。西伯利亞的鐵路，正在新疆的北面及西北面的邊境上，形成了一條包圍的弧綫。其形勢非常險要，為我國內地的屏藩；北連蒙古，唇齒相依，南接西藏，得失互隨；中國歷代迭次用兵，經營西域，不遺餘力，固圉之策，無非為了控制蒙藏之計也。

新疆境內的伊犁、塔城，向為西北面的屏蔽；疏勒、和闐，則為西南鎖鑰；哈密、吐魯番更扼東部咽喉，均成回疆重鎮；而廸化雄踞中央，總握樞紐，更為全境的中心。惟西北與俄接壤，路僻人稀，邊備空虛；蘇俄帝國主義者，窺隙伺機，視同俎上之肉！因此，近百多年來，幾乎陷入俄人的勢力範圍，而新疆數度形成半獨立狀態，致使我中央政府無奈其何！甚至連殘忍成性，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共政權，也難以控制其局勢。

現在新疆全境人口不過七百萬（據民國二十年調查報告，人口約二百五十餘萬，一九六〇年中共公佈該省人口為四百萬，又十多年來的下放），在中國行省中人口密度最稀少的地區。然其民族則極為複雜，除中國本部的漢、滿、蒙、回四族外，尚

、及中亞細亞諸族。又有與西藏血統混合的葛勒查人、羅卜諾爾吉斯人、東干人、哈薩克人、突厥曼人等，不一而足，彷彿亞洲民族人種的展覽館。其原因係新疆地接中亞、西藏、鄰地民族之經商游牧於茲土者，習俗相染，婚媾互通，種族愈演愈雜；故新疆各地居民，對宗教信仰、言語、文字也多不相同。根據資料顯示：原先在新疆的漢人極稀，全部居住於都會，大都來自冀、晉、陝、甘、湘諸省，多半經營商業。滿人居住於伊犁，多為昔日官吏及軍人的後裔。回人係土著之民，卻佔絕大多數。

然其回族中又有二種：㈠是東干人，俗稱漢回，因其久染漢習，故早已臻同化，他們散居各處，多營商賈，清時所謂回人變亂，即指東干人而言也。㈡是纏頭回，簡稱纏回，即喀什噶爾人，其身材魁梧，而其皮膚則為黃褐色；且鬚髯甚濃，頭纏布帛，故名。在新疆全境中，纏回要居多數。

至於蒙古，則多半居在天山北路，專事游牧，屯田以耕者亦有。他在中亞民族的哈薩克，則游牧於北部；沙爾托人，及羅埃人，大都長於眼賈，在商業上頗佔優勢，而堪與漢商抗衡；餘族亦經商者居多。其宗教首推回教，回人皆信仰之。蒙人崇奉喇嘛教，漢人、滿人所奉宗教，則與內地相同。而新疆的語言文字，一如種族之複雜；漢人、滿人、漢回等，多採用普通官語；而最通行的則為土耳其語，與歐洲土耳其語則畧有不同，此為喀什噶爾人、猶太人、及中亞細亞諸族人皆用之。此外，各族人還通用其本有的方言；故外交官吏，必須通曉十數國方言，才能應付裕如。各族所用文字，多為阿拉伯文，而其政府機構，及各地官廳的文告，則全部採用漢文。

準此以觀，新省言文雜出，民情渙散，自來未能潛被漢化，團結一致；特別是中共竊據新疆後，初時有蘇聯「老大哥」協助統治，新疆內部的亂局當不足為外人道；至北平與莫斯科發生思想分裂，從而進行鬼打鬼之後，中共對新疆各少數民族，則一直未能掌握。據內幕資料透露：新疆的反共活動，一向以蘇機降落處巴哈河一帶，最為激烈；其次

，反對中共將搜刮的土特產外銷。新調至那裏的漢族共幹和技術人員，常遭狙擊或無故失踪！而中共搜刮囤積在喀什噶爾河畔的棉花，及在疏勒、疏附兩地區的糧庫，也曾遭到維吾爾族人的縱火焚燒，多年來的損失無法估計！

新疆的物產也很豐富，因許多民族專事游牧，故動物除家畜牛、馬、羊、驢、駱駝及犛牛外，野獸多爲麋、鹿、狼、狐、貂、野牛、野馬等。各族則在塔城河中產水魚，塔里木河饒水獺。植物在天山北麓，森林茂密，面積廣大，木材有杉、松、樺、縱、柳等，蔚然蒼然。果蔬穀類，有哈密的西瓜，焉耆的蘋果，天山的杏桃，以及豆、麥、粟、高粱、稻米、棉花等。又有宛豆，則宿出大宛；葡萄則著於漢史，都是名產。境內礦物，蘊藏無限，據調查計有：阿爾泰、葉爾羌及焉耆等地產，庫車溫宿、烏什、廸化等地之銅，莫吉沙之鐵，哈密、鎮西、吐魯番附近之煤和石膏，阿克蘇的水晶及鹽。石油的產量亦富，民國四年開掘未果，至九年英人也曾擬組中華礦業公司，以遂其越俎代謀之計，其後更有俄人未得中國政府許可，而在新省各地竟分別擅鑿油井九口。自古以來最著名的礦物，莫過於玉石；尤以哈利哈什河所產爲上品。兩漢以還，輸入內地，代有所聞；漢人特別加以珍視；故甘肅之西，新疆之東，古有玉門關焉。

中共據有如此富饒之區，好比餓狗進入了糞坑，強盜潛入銀行，盡情搜刮；況喀什噶爾河流域多爲繁盛之區。如疏勒土名喀什噶爾，喀什謂各色，噶爾謂甎房，故云。漢、唐以來，爲疏勒國，唐置疏勒都督府於此，清置廳，旋改府，民國爲縣。城有二：漢城卽新城，名徠瓊，乃疏勒縣治。城濱喀什噶爾河岸，北負天山，西憑葱嶺，南據帕米爾，東南臨大戈壁，爲天山南路一大都會，新疆極西的門戶。

清咸豐十年與俄訂聞，開爲商埠，街市喧闐，繁盛推全省之冠。其南莎車，土名葉爾羌，漢爲莎車國，旋稱沮渠，唐曰斫句迦，清收回疆，置州昇府，民國改縣。境內山縈水繞，實爲西陲鎖鑰；且果物，蠶桑之利亦溥；其西北約二百里處有米爾台山，遍山皆玉，色澤甚佳。特別是南面的和闐，原名依里齊，漢時的于闐國，唐代的毗沙都護府，清平回族設州，民國改縣。城介玉隴哈什河、哈拉哈什二流之間，土地平曠，沃野千里，饒以穀棉瓜果，又以產絲著名，綢緞花氈，行銷遠近，白璧黃金，更宿推名產。嘉峪關外，此爲樂土，有詠其境詩云：「東走長途葱嶺邊，平開沃野是于闐；亦城烟雨生金玉，雞犬桑痲世外天。」由此可以想見其富庶之一斑。無怪中共在上述各地，盡情搜刮囤存，致引起當地各民族之極端反感，而予俄人以有機可乘。

在疏勒以東以北的計有：阿克蘇城，瀕阿克蘇河左岸，漢時爲姑墨國，清初阿克蘇城，尋放溫宿府治，民國改縣。地當山陽孔道，漢回互貿之所。每逢八柵爾會期，四鄰中外之商貨，不遠千里而來，旅賈成羣，運輸相銜，爲天山南路的大都會。工業品首推玉器，而精製於馬具，冠絕各城。縣北溫宿，亦漢、回、印、俄諸商聚會之地，貿易之盛，猶過於阿克蘇。溫、阿二縣，產米極盛，米質之佳，雖蕪湖名產亦不逮也。但經中共搜刮之餘，當地農民已無隔宿之糧，焉得不反？

一九六七年當奪權派實行除「四舊」時，承化和庫車的居民極表反對。承化原名薩拉時美，亦稱圖勒塔。而稱承化者，以地有「大利承化寺」之故。中共當時要改名，爲居民所否定。地當額爾齊斯河之北，阿爾泰山之南，背山面水，形勢天然。西接俄境治額爾齊河而下至跑扒梨福，卽有輪埠起卸貨物，再西經齋桑泊沿額齊斯河下游，與西伯利亞鐵路啣接，新疆入俄交通，此爲最便。以故商旅絡繹，帆檣上下，而市廛興盛。附近沃土廣衍，河澤相貫，耕牧咸宜。額爾齊斯河更饒水產，哈薩克人，於春夏游牧之餘，轉事漁業，獲利亦豐。但中共入侵後，居民利益全被剝奪，因之，當地居民恨毛入骨。

至庫車卽漢時龜茲國，唐置安西都護府於此，清爲庫東州，今改爲縣名。自漢以來，爲佛教重地，刻佛畫佛，漫壁爲滿，爲考古家所重視。而中共入侵後，曾宣佈除掉這種佛教遺蹟，一度引起流血暴動。

新疆省會廸化，中共已恢復其原名烏魯木齊，又稱紅廟子，以城北紅山上有廟一楹，紅泥塈壁，故名。城據烏魯木齊河東岸，舊分漢、滿兩部，後合併爲一。光緒七年因伊犂條約開爲商埠，許俄人通商，冀、隴、晉、湘之人，亦來此貿易，市肆喧闐，乃有小南京之稱。東北部的奇台，亦爲同年開爲商埠，繁盛稍遜於省會；赤化後，市況已非常蕭條！焉耆爲漢、唐焉耆國故址，明屬準噶爾，清收入版圖，設哈喇沙爾廳，卽黑城之義。城瀕博斯騰湖之西，開都河下游，地勢窪下，濡潤而肥沃，農地牧場，到處皆是。中共的所謂「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駐此，將所有良田充公，壟斷一切，引起當地維吾爾族人極端憤恨！故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在石子河的一次大流血衝突，傷亡共達二百四九餘人！儘管中共調派過大兵團前往予以鎮壓，但是一直無法控制其局勢，反毛的組織「八一野戰軍」，曾在各地作頑強抵抗多時，甚至新疆各地共軍官，及前「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的舊部，態度也始終不明，更促成了少數民族活躍進而被蘇共所利用。

唯其如此，所以，近十多年來，新疆成爲多事之地。一九六一年四月間，有一批曾參加「長征」的老八士兵，因退休被派往新疆邊境墾植，曾經大表不滿而與當地幹部發生衝突。一九六三——六五年間，數以十萬計的新疆少數民族，因不堪中共的壓迫而陸續逃入蘇聯邊境山區，嘯聚羣眾在疆人的組織和支持下，而不斷地向新疆邊區進行襲擊，以致長期引起中蘇共的緊張對峙。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杪，中共與俄人在哈薩克斯坦邊境所以發生的武裝衝突，據說就逃入俄境的新疆回人與中共軍的戰鬬，致有蘇方五名軍人及一批牧人被中共軍所擊斃，並有大批羊羣被中共掠入新疆境內。因之，於一九七三年一月起，蘇共便不斷派機偵察邊境情況，鼓勵居民反毛。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十七）無法無天，有權有理！

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人，「犯人」有幸有不幸的事實，我已在前兩篇稿子中談過了，現在，我卻想將「有罪變作無罪」的案子談一談。

在「司法改革會議中」，由中共的元老古大存作報告。

古大存強調「法律服從政治的需要」，他舉例說：「華僑領袖司徒美堂在海外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年輕時曾得到一個地主的幫助。解放後，這地主因血債纍纍，已被判死刑，但未執行。司徒美堂爲了這件事，立卽到省府求情。省府不敢決定，於是致電毛主席請示。毛主席批覆道：『司徒美堂在海外影響力甚大，應予照顧。』結果這血債纍纍的地主獲得釋放，只交由『群眾管制』。這便是『法律服從政治』的例子。」

「中山縣人民法院代院長」蔡慶權說：「有一個地主女，她的家人已被鬬垮、鬬臭、鬬死了。她長得很漂亮。有一天晚上，有一隊民兵去拍門，她出來開門。民兵問她：『你跟不跟共產黨走？』她當然不敢不跟。她跟着民兵們走到偏僻的地方，民兵們便把她輪姦了。……這件事告到法院來。法院當然『站穩立場』，指責這地主女引誘民兵，不予受理。對於那些民兵，只給予批評教育。」

蔡慶權在大陸淪共前，本來是一個教師，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大陸淪共初期，他是「中山縣人民法院的秘書」，後來成爲「代院長」，然後又調到設立在佛山的「粵中法院」做「庭長」。

當我離開「粵中法院」，在「粵中區黨委幹部文化補習學校教書」時，無端地因「反胡風運動」

在我獲釋後，聽說蔡慶權也在「反胡風運動」中遭了殃。詳細情形，我不清楚。

寫到這裏，我想順便談談曾在香港華商報工作的招麥漢。他曾經在「珠江人報」擔任過「副總編輯」職務，事實上幹的是「總編輯」工作。後來他被調到「粵中行署文教處」擔任「科長」職務。

「當我光榮地恢復了工作」後，曾經見到黃落塵，我問他：「招麥漢近況怎樣？」黃落塵說：「不要提起這個叛徒了。」

最近，我見到鄭秀堂兄，原來他也認識招麥漢，他對招麥漢也有好感。鄭秀堂說：「招麥漢不是共產黨員，他是民主人士，他已經自殺了。」

我提筆寫本文時，原意是寫中共的「法律」的，但一寫到蔡慶權時，便想起招麥漢，雖似離題，事實上也並不離題！

蔡慶權、招麥漢，以至古鶴翔，本來並不是反共的人物。反之，這些人都是擁共的，至少是共黨的「同路人」。

蔡慶權的結果未詳，而招麥漢則自己自殺，以自殺來控訴共產黨！古某人呢，起碼變成一個堅決反共的人了。

爲什麼我們要反共？理由很簡單：在大陸，根本就無法無天，暗無天日。共黨的「憲法」剛剛頒發，便非法地拘捕胡風。胡風是「人民代表」，等於英美的「國會議員」，只因他向毛澤東提提意見，便被指作「反革命」。

誰知道胡風事件，竟會牽連到蔡慶權、招麥漢、古鶴翔，以至千千萬萬人身上？

罪名呢？莫須有！這便是「法律爲政治服務」。目前我們生活在「英帝」的殖民地中，可是我們絕不會無端受辱。我們可以批評「英帝」，可以諷們享受着英帝的優厚的薪金和借欵，卻攻擊「英帝」，企圖趕走「英帝」，迎接他們的「毛主席」！

現在，我要敍述一件有關「選舉」的悲劇。在新會縣的一個鄉村中，在中共舉行「大選」時，有一位老實的鄉民，他竟然企圖參加「競選」。他到處請人選舉自己做「代表」。

本來，這老實的鄉民這樣做並沒有錯，也不違背中共的「憲法」。

可是，中共的「選舉」事實上只是形式。所謂「代表」也者，是上級早已內定的。人民只能在投票時表示「擁護」而已。

這老實的鄉民不明白所謂「選舉」的內幕，竟然眞的「競選」，結果當然是遭殃！中共逮捕了他，送到法院，並以「企圖篡奪領導權」的罪名，被判勞改。所判刑期的確數，我記不清楚了。

在海外的一些「知識分子」，只聽中共的花言巧語，便大唱「認同」、「回歸」的調子，便大唱「愛國」歌，大談「無產階級革命」。

那些大談「認同」、「回歸」的人，確實有若干由於認識不清所致。他們確實有着純潔的濟世救民的志願，他們還是值得我們同情的。

可是，有更多的老奸巨猾，他們爲了中共的「強大」，爲了「迎合潮流」，爲了畏懼而向中共送抱投懷。這些明明憎恨中共，卻全無天良，發出違心之言的投機者，他們自以爲「聰明」，其實他們決不會有好結果的。

筆者在初中讀書時的校長何××先生，他在廣州已屆退休年齡了，在十多前他獲得批准到澳門「探親」。

他到了澳門以後，住在筆者所尊敬的鄧××老師家中，鄧老師今年已九十多歲了。當時澳門教育界曾在國際酒店歡迎何××先生。

在宴會中，有人向何××先生問起大陸的情形，當時何××先生大讚「毛主席」，並且說：「中國的前途無限。」

在散會後，鄧老師覺得何××先生的言論有點問題，便向何××先生提出疑問，何××先生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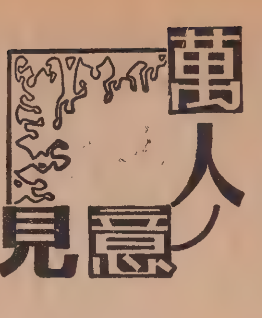
後來何××先生到了香港，並且獲准前往美國，因為他的兒子何肇×君住在美國。何肇×君和亡兄公俠是同級同學，比筆者早兩屆畢業。曾在廣州荔枝灣嶺南分校讀過書的同學，大概都認識何校長、鄧老師和何肇×君的。

當何校長啟程往美國時，在香港……一封信給鄧老師，說：「在國際酒店時所發表的談話，完全是言不由衷的。」

原來何校長恐怕不能前往美國，恐怕留在港澳仍不安全，所以不敢發出反共的言論。

……等驚弓之鳥，身在籠中，發出謬論，實在難予苛責。

無法無天，有權有理；——這便是中共政權的本質。



儲糧備而不放失去意義
舊米新價米商盤滿砵滿
明暗利潤入口商每年獲利逾億

人傑先生偉鑒：

近年以來，於報上拜讀佳作，令人有肅然起敬之感。蓋明道義，正是非，雖晉之董狐，漢之司馬遷，無以過之也。

如最近之評論糧政，不憚艱辛，慨然以地方人民為念，此種百折不撓的精神，豈時下一般畏難苟安者所能比擬！茲為响應號召，共伸正義起見，將調查所得，草擬一函付上核正，如能於貴刊一并發表，以博共鳴，則秕政可望删除，民困可望減輕也。

弟伍卓堅上（四月十六日）

近閱報載，此次米糧暴漲眞因，乃係儲糧辦法之不當，與管制之失策所導成，使市民恍然知此中之奧妙。詎意有職守者竟一言不發，未聞有正義呼聲，引以為憾。事關糧食，人人皆受剝削，不宜忽視。經多日來之博訪調查，所得資料，陳述如次：

①儲糧係以備荒與調劑市價之平和而設，自管制十九年來，雖曾多次風暴，從未見有一次放出平壓，徒使米價高漲，入口收獲良多，已失儲備之功能。不觀乎台灣此次壓抑物價之措施，不兩日而糧價跌落一半。英倫敦之補給糧價政策，稍一施行，而糧價因是大跌。可見措理得當，雖巨大風浪，亦不難壓平。香港米價，較去年春間高漲一倍，政府不此之圖，任由入口商與中國大陸進口米商互相結合，藉名國際價漲，此二個月中，幾次提高，獨不思港中庫存米額，達八十萬包，且去年二三季進口之價，其成本皆在一百元至一百二十元之間，倘能於此時將存倉米放出百份之二十，依去年之來價售出，則一切漲風，遂即平息。何況政府已宣佈二季進口米額增加百份之二十，得此補額，存糧無缺，此為調濟緩急，應請政府開放存糧以利大眾者一也。

②本年三月底最上米價每擔一百九十元，米業諮詢會評價後，再漲十五元，并給米商利潤，三級共六十二元，佔米價三分之一。如此優厚，為古今中外所少見。查其中評定入口米商得二十元，并代說明其搬運倉費利息等每擔須十元。但據調查所得，每擔實只約七元，似此入口米商每擔可得純利十三元。若以每年消耗米量六百萬擔計之，入口米商每年可得純利七千八百萬元，此等驚人數字，與電燈公司之專利權所得比美，不費吹毛之力，坐享漁利，不知政府何厚於入口商，而使人民之膏脂流入小數人袋中。又漲價日期原定四月一日起，乃竟於三月中旬提前宣佈，使市民聞風色變，爭先搶購，造成不安狀況，誰司其咎，明眼人自可領會。今試舉入口米商於一九七三年三四季間之成本，每擔拉扯不超過一百五十元，今以二百元之價兌出，每擔得利五十元，即等於每包約八十三元。今年初二三兩個月，共兌出米約七十萬包，計只此二個月間，入口米純利收入約五千八百餘萬元。此等數字，仍係以最保守及大畧而計，若認眞計之，恐不止此。查全部進口與兌出米額，其成本與報消，工商署皆有表格可查，不難證實，倘能以此非法暴利之欵，移作地方慈善補助，則利及群眾，功德無量。此應請工商署核查入口米商之表格者二也。

當此工商業冷落，稅收短拙之際，政府正尋求稅源，以資補給，對茲人民必需糧食龐大之漏洞，每年被人中飽，依正式尅扣已達七千八百萬元，何況尚有乘機漲價從中煽動之非法收入，其所得當超過一億元以上。倘能對此項管制取消，以蘇民困，固屬人民之渴望。不然者，為增裕庫收，似宜將此特權事業，以公開方式招商承投，由政府監督措理，化私為公，則人民可望減少其他不必要之繁雜稅額。

基上所述，皆屬本良知之言，為勞苦大眾減輕負擔。我賢明政府，如不偏於成見，把上文情報，作全面檢

討，對儲糧政策，加以改變，或採取自由經營辦法，或依新加坡之運銷存儲政策，則事半功倍，公私兩便，幷請我輿論界本匡時濟世之義，發揚正氣，拯斯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地方幸甚，人民幸甚。

最後疑問，近日報載各國糧價多跌，刻下美國、泰國皆來價甚相宜，工商署對現日米價，應否跟跌，抑只可漲而不宜跌，應有所表示。

與狄娜談鐵釘
我國古已有之
並非中共功勞

萬人傑先生：

二月十日晚八時三十分，主持「蒙太奇」節目的狄娜，在放影外國人到中國攝影大陸農村生活片段後說：這些是中國農村生活片，並無政治色彩。過去中國都有鐵釘，一口鐵釘都要靠外國輸入。今日呢，大把鐵釘向外推銷，你話做中國人聽來多興奮。

我們聽了，一笑置之，當她發噏瘋。但吹捧吹得太離譜，拍毛伯伯馬屁拍得過甚，不無誣蔑中國歷史文物之嫌，胡說八道，傍若無人。不平則鳴，筆者是針對事實，並無其他意見。筆者對鐵釘行業相當清楚，本人是打鐵釘出身，十四歲（即一九四〇年）在陽江縣興仁路蔡鑑記鐵店學師三年，滿師後，再在上址打了四年工，前後入鐵行七年。一九四八年春來港，初在香港仔鴨脷洲繼續鐵釘業，半年後改行。不錯，以前確有洋釘入口，我國亦有鐵釘出口，後者用大帆船運往[illegible]、安南、[illegible]，[illegible]國有鐵釘出產，要向外國輸入呢？因爲本國鐵釘及洋釘有不同用途，本國鐵釘有好幾種，如「堯」釘、「連」釘、「杬核」釘、「屐」釘等。

堯釘者，身形四方尾尖有釘帽，合一般大小建築用途。「連」釘裝船用最多，例如匣船底部及船身，全用連釘，以後各部用「堯」釘。「杬核」釘，兩頭尖，形同杬核，做木床板匠箱板水桶之類多用「杬核」釘。「屐釘」者，顧名思議，多數釘木屐。

「堯釘」歷史很早，「堯釘」以「堯帝」「堯」字同字同音，是否在「堯帝」時代已有「堯釘」出產，無從稽考，但鐵釘行奉唐朝名將尉遲公做師傅，傳說尉遲敬德未得志時，在鄉間兩夫婦打鐵釘農具爲生，這是本國「堯釘」的歷史。

「堯釘」的功用，因「堯釘」身形四方，有個大釘帽，釘成物件非常牢固，一般採用者有信心。一旦想拆除，非常困難，撬得起「堯釘」，木有損壞。一般永久性及大壓力的建築物，專用「堯釘」。

洋釘釘身元滑，釘帽較小，易釘易拆。不及「堯釘」穩固。用於一般壓力不大的物件爲適合。同時洋釘釘身較幼，一斤「堯釘」或洋釘，同等價錢，洋釘比「堯釘」可能多幾口，合乎經濟。我國人樂於採用洋貨，所以洋釘侵佔了「堯釘」部份市場，並非我國沒有鐵釘出產，要靠外國輸入咁執輸。

「堯釘」產量，拿陽江縣來講，鐵釘行業大小商店山寨達百間，工會會員四五百人，本人是會員之一，每人每天生產鐵釘四五十斤。總產量日以噸計，有時供不應求，原料主要來自香港、三埠，後者佔多數，工場分佈打鐵巷、興仁路、馬洲一帶，密密麻麻，現在逃來香港謀生的釘行工友有好幾十人，有時間請到香港仔鴨脷洲便可窺「堯釘」全貌。生安白造，歪曲事實，講出來有人話妳矇查查搵食。今日中國大量鐵釘輸出，唔出奇，大陸人民食不飽，還有誰人似以前時大興土木呢？

林盛敬上

（四月十七日）

訪尋封淑英
已經聯絡上

人傑先生撰席：

近讀大作有關米價問題，指出癥結，詳論施政之失當，誠爲言人之所不敢言，文化界有智勇兼全之鬬士，唯先生始克當之。傾佩何似！

憶三月間僕等因尋訪迴文詩人封淑英女史，曾懇先生轉函，今果不負下望，已獲與封女士通訊，喜慰良深。然微先生之力，即悠悠塵路，如前經二十年之久，消息終不可知也。惟此瑣事，多擾清神，而先生不以瑣事而忽視之，友朋道義，求之今日，尤難能矣。謹修函肅謝，並誌景仰，伏惟荃詧。

[illegible]

關於食米進口內幕 對老萬資料有補充

萬人傑先生：

近來讀了你牛馬集關於食米的事，令人鼓舞。我首先向你致無限的崇敬！

你昨天（二十日）以入口米商賣證比喻建築商人承批了政府一宗大工程，然後以低價轉讓給其他公司承造，這個比喻未盡適當。因爲承造工程是公開投標的，相信可以轉讓（本人不甚淸楚），但入口米商則不同，他們是專利特權生意，別人無份染指的。況且他們初時申請做入口米時，向政府陳述他有通天本能，如何神通廣大，世界任何產米區，只要價廉物美，適應本港銷場，都有辦法運來供應。不過賣證的事，以前工商署列入醜聞，每有發覺，便警告入口商一番，「既往不究，以後不准。」（這句話出之蘇弼署長）何以麥理覺這次夠膽公然向虎報記者承認呢？並且默認年賺六千萬元。照本人估計，或者當時被虎報記者迫到埋身打茅波，總之，他錯得離譜了，當香港市民如非洲黑人一般統治，以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來踢「歐西波」，將入口米商執照可以自由租給人家，如果他們自由競爭生意，當然可以，但是他們做特權生意呢（帶米入口以走私處罰）。又說批評入口米商操縱是不公平，很多人懷着妒忌心理而已。凡是食貴米的人，都有份出聲。又說增加入口商會替政府帶來一個難題，眞笑話，越說越露出包庇入口米商馬腳！講到賣證者，凡是經營大陸米者都算是賣證給五豐行（以前華潤公司），你四月九日牛馬集所述做大陸米入口商是抽佣性質應解爲賣證（以七四年爲根據）方式，因爲米完全係大陸五豐行運來，連儲糧都由大陸負責，每擔米給入口商利潤若干，每年簽約一次，一簽那年利潤若干，入口商便可埋單。自從去年政府限入口商的賣價（以前是自由浮動的），大陸要起，政府不肯，但五豐行與政府又無關係，入口米商兩[illegible]。工商署爲着體面有關，迫令入口商明天要照價賣出，否則便要吊銷牌照。結果第二天便照價賣出來。經過那一次磨擦後，五豐行自一九七四年起，便不肯包那班入口米商每擔固定利潤，要他們買斷價錢，至於賣價若干，你們自己和工商署磋商。但要買他的米，仍要簽約一年爲限，中途不能轉換別條路綫，每月結價一次。情形是這樣的，先生三月三十日牛馬集說辦泰米入口米商，當泰國宣佈禁米出口時，在緊急中轉向大陸購進食米，大陸只供給那些發霉之米，這點不然。當時五豐行說一時沒有那麼多的絲苗和油粘（晚造米），只能夠供給早造米（中價米，不是下價米），（4字和元字這大陸出口嘜頭字）。大陸運來的米，全部係好米，至於倉上的下價米（好者可作磨沙河粉，次者可[illegible]商傑作。他們貪其價廉慳本錢，放在倉上算儲糧額，不顧市民適合與不合，一朝斷糧的話，要食儲糧米，即食飼料（與禽畜共享）。話說轉頭來，五豐行肯包入口商利潤，勝過現在。當去年泰國禁米出口時，那時大部依靠大陸米供應，做大米入口米商明知利潤固定，價起與不起，利潤無關，天天催五豐行來米和賣，一面又討好工商署，表示和政府合作。五豐行雖然是經濟掛帥，但究竟一間國家機構，賣多一百幾十萬都沒有那麼要緊，現在衰過舊時多多聲，因爲賺多錢是落入口商自己荷包，五豐行一聲要起價，他們全部縮埋不賣，聽候工商署調整價錢。先生的見解和文章令人敬仰，全港的食米人對閣下寄望甚殷，希望將這個惡制度早日推翻。現在官員已經說錯話，要着重錯處抨擊，最

好還是建議由政府自己辦米，三十八個買家變一個買家；不然效法星加坡。米貴的事，錯在政府，應負責甚大。大陸作風比較六七年度轉變好多，入口商究竟是商人，唯利是圖，將全港米糧付託商人擺佈，是一個極危險的制度。本人才疏學淺，寫得不好，希祈見諒。爲着做人的責任，勉爲其難，將所知一二，向先生提供，覺得乃人生之快事。今晚東拉西扯，只求所寫屬實無訛，說話公道，問心無愧，就此停筆。

另一弊端：現在的批發商大部份是入口商附屬機構，其中蠱惑甚多，先生的資料不少，相信知道。

我是食米人謹上　四月一二日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續收到各方捐欵

封淑英	三百元
無名氏	三百元
洪益林	二百元
三人行	一百五十元
黃　志	一百元
何海根	一百元
吳湯禮（馬來西亞）	七十元
丘　陵	五十元
林哲齋	四十元
無名氏	六元

小結：一千三百一十六元

連前共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元正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萬會長：

看「悼亡兒」一文，萬分難過，流了不少同情淚。不知用什麼話安慰。喪明之痛，只有用兩句古詩勸解賢伉儷：「無藥可醫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過去已成過去，從使干腸寸斷，無法挽回。望會長放開懷抱，繼續奮鬪。

弟寫了一首七言詩，步留得心魂在原韻，悼念孝昌君在天之靈。并奉上港幣一百元，响應孝昌君助學基金，請查收。

留得心魂智在天，文章每每列科前。
本願會參待會軾，料知顏路看顏淵。
白髮高堂還健在，紅粉佳人未結緣。
病魔肆虐殘軀刼，青燐光照孝仁賢。

弟林盛敬上

× × ×

萬會長：

姪兒不幸病逝，天妒英才，聞者傷心，做父母者難免哀痛，惟望保重寬懷。茲爲响應紀念世侄助學基金，謹送上港幣一百元，祈爲查收（五十元爲助學基金，五十元爲協會福利基金），更望志同道合的，熱烈支持。

會員丘陵上（四月六日）

萬人傑先生：

客歲接奉尊札，本應早覆，奈瘡患爲累，致稽延握管爲歉。頃閱大作，驚悉令郎噩耗，殊深哀悼。正是「太息曇花纔一見，又乘黃鶴赴蓬萊」，伏望先生與尊夫人節哀順變，保重身體爲盼！

弟余榮基敬啓
（四月十八日自美國聖路易）

站穩立場　不受動搖

編輯先生：

自大陸陷共後，毛共積極施行暴政，對大陸人民極盡欺凌、壓搾及奴役，採取殘民手段，人民一切行動，皆受毛共操縱，一生吃不飽、穿不暖，還要遭受批判、屠殺、威脅，過着非人生活，毛共更製造流氓大暴動，倒行逆施的批判，意欲藉機滅絕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大肆強迫青年變相勞改，慘無人道，久爲有血性的國人所悉。有一羣知識流氓，利令智昏，苟且偷安，甘願屈膝，對毛共力加吹捧。

我們呼籲反共愛國人士，應站穩立場，不要受統戰、姑息搖動。我們呼籲苟且偷安，無政府主義者醒覺，猛回頭，和反共行列團結起來，聲討毛共，掃除階級流氓，光復神州，重建中華文化。

希貴刊永遠反共！

中共使用人海戰術
借刀殺人生靈塗炭

編輯先生：

　昨天麗的電視有「司馬長風」和「李剛」談話，關於中共和日本的「航約」簽訂。司馬先生講國語，本人不大聽懂；李剛談話以興奮心情預測半年時間中共和英國的「航空協定」也會簽訂。本人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員。看此次中共日本之「航空協定」，和國民政府的反應，令人有種新鮮感覺。今天國民黨在台灣得到數十年經驗教訓，已把台灣治理得很上軌道。蔣經國開明作風，在國際已顯露頭角，值得同胞支持和擁護。有人說：「邊個做皇帝都是一樣食飯。」不錯，當年國共拚爭，在戰場上，共產黨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驅上前綫打頭陣，給國民黨軍隊打到手軟，自動不打，寧願失掉陣地，也是基於人性。共產黨每做某一件事都不擇手段。共產黨很會軟化人們思想感情，電視台的談話人，和邊做皇帝都是一樣食飯的人，及說共產黨不會施予政治敲詐的人，目前中毒不深，開始吸毒，還煽動人們吸毒。

　這些人很高明，只幫助毒販宣傳，自己千方百計賴在香港，不肯回去社會主義地方，正式吸共產黨毛澤東思想的毒。說句眞心話，三民主義能夠適應這些人生活，共產主義不能適合他們的生活，為什麼這些人還跟紅頂白？無他，有等為了利益，有等怕死。語云：姑息逆流中也。今天國府處於台灣，等如一盤棋子，蔣經國是最高棋手，他定能了解到輸一子不能有全盤亂的想法。退一步想，最多戰至一兵一卒；進一步想，解救大陸七億同胞為國策。雖然碍於環境，我們有更積極的準備，世事如棋局局新。今天國府有如一把匕首，指着中共咽喉，有台灣國府一天，中共如針在刺，中共無時無刻不想消滅國府。在大陸國共拚爭，共黨的人海戰術，五〇年朝鮮之戰，中共和美國拚命時，上甘嶺一役共黨也是用人海戰術攻陷；在海南島也是用人海戰術。經過戰役死唔得者，由竹排流回湛江，一位共軍下，參加此次戰役前，曾在廣東中山縣石岐人山廣場，開準備去海南島戰役的會議。

　會議決定，共軍女的全部留下，男的全部開赴前綫。「解放」初期，共黨沒有軍艦，徵用漁船和風帆，強渡海南島，因共軍太多，漁船不夠用，放竹排強渡。當共軍接近國軍射程時，沿岸國軍火力集中掃射，打得共軍沉船覆海，死人無數。經過幾天劇戰，共軍無法靠岸。後來共軍又想出人海戰術，把陳明仁的部下全部放下竹排強渡，不發武器，當靠岸時高呼搖手不要打自己人，國軍射到槍管發滾，要用水撥下槍管降低熱度，然後再射。但射死「共軍」太多，國軍發覺「共軍」沒有武器，一排一排給打死落海，係人都心軟，就這樣給黃雀在後的正式共軍登陸了。陳明仁投共，出賣了全部部下，給共產黨借刀殺人消滅了！

峽空戰，中共機群給國軍機打得七零八落認輸了。堡壘由內部攻破，在台灣行不通，無法可想，又用政治向它有邦交的國家敲詐。中共日本「航空協定」一例，還有英國和中共的航空未定。

　中共妄想用經濟迫國府，海外廣大同胞支持中華民國的，因為他有做公民的自由。

異鄉客（四月廿一日）

老萬論米讀者叫好
希望廉政專員徹查

萬先生：

　你的論米大作，使每一個讀者心裏有共鳴之感，說出讀者心聲，大快人心。

　以往很多，每逢米價不斷上昇時，工商處總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等報紙大唱特唱，米價不斷高漲時，才慢吞吞左查右查，然後去監盤，才打圓場，平息報界與論。這時候的米已貴定了。時至今日，不知漲了多少次，都是同樣的傑作。

　在三四年前，因米價漲與友人談起，他告訴我（這朋友是入口商職員）×××的管米人員，與批發商曖昧關係，我主張廉政專員留意這批人的生活。

　這是弟提供的意見，希望先生大力攻擊，為讀者出一口氣！

讀者莫上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 支票 /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對不合理事物 大張撻伐絕不徇情

讀者視為精神食糧寂寞良伴

仲仁先生：

蒙你先後寄來萬人會刊兩份，幷介紹讀掌故月刊函件乙封，及你遷址咭一張，均已收到，謝謝。

我與萬人雜誌發生關係，溯自創刊號開始，那時正值六七年，左仔暴動，菠蘿滿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萬人雜誌是乙份戰鬥性的刊物，不怕強凌，不避權貴，不惜犧牲，看有不順眼的事物出現，就大張撻伐，絕不徇情。當時左仔意氣風發，氣物，都準備適當環境，改變立場，想明哲保身。惟獨萬人雜誌，橫刀躍馬，單騎逐鹿，孤軍獨戰，卒之將一班煽風點火的牛鬼蛇神滅絕人性的左仔，殺得棄甲曳兵，落荒而逃，大大贏得本港市民一致讚好。當時萬老板，與已故張老編，更不顧自身安危，執起董狐之筆作武器，衝鋒陷陣，與左仔拼過你死我活，其氣骨之清高，立場之堅定，令人欽佩。由於我也是毛坑裏的石頭，臭味相投，所以對萬人，寂寞中的良伴。

讀萬人雜誌，藉悉先生是已故張老編胞弟，因我讀過你悼亡兄的文章，也知道你是個傷科針灸醫生，因為「耐不耐」看過你的廣告。我對針灸一竅不通，對你認識又不深，不知你是否黃綠之徒，抑或藉醫行騙之輩，所以我這個滿身風濕的內人，幾次欲登門求醫，但結果欲行又止，不敢輕於嘗試，及後讀到那個脫胎換骨，中過紅毒，染上嚴重風濕病的曾先生兩次鳴謝啓事，我才開始對你有信心。大約去年三四月間，內人風濕病又復發，這次毫不考慮，馬上帶她到貴醫館求醫，一見面，你第一句就問：「我朋友，誰介紹你來的。」我說：「我是萬人雜誌的讀者，是萬人雜誌介紹我來的。」你就哦了一聲，連呼自己南地北都談到，還要我留下地址，到後來，不但連診金都打了折扣，還欠到下次才給。（記得當時我帶張一百元鈔票，你沒有碎紙找回）內人就在那次針灸過後，迄今已有一年之久；患處從未復發，正如曾先生所說：針到病除，誠不妄也。我當時本擬學曾先生，也寫篇鳴謝啓事，寄去萬人雜誌，聊表謝意，幷介紹同病的人按址求醫，但是想深一層，我這個滿肚草，畧識之無的坭工佬，執起筆來，比番釘番鏟還要重，因而作罷。

記得寄來萬人會刊，還附有萬人協會入會表格，推測你意思，想我入會，又不便言明，似有苦衷，告訴你，不必了，如果要入，早就入了，怎會遲至今日？同時我實在感到沒有入會的必要，更沒有入會的資格，因為萬人協會這個大家庭裏的成員，個個都是能言善辯之士，文武兩全之人，上馬能殺敵，下馬能草「佈露」，我這個滿肚草的土包子，無德無能，百無一是，樣樣不行，文無行吟坐寫之能，武無殺雞踩蟻之勇，又怎敢叨萬協之光呢？因此我還是做我的讀者好，何況萬先生還譽我們為老板呢。我現在以老板的資格來命令你，以後如有會刊出版，不要忘記我乙份，茲為補償你的損失，特寄上郵票幾個，總之怎都不會令你嫁女貼埋大床就是了。講完我與先生及萬人雜誌關係前因後果後，該輪到掌故月刊了。這本刊物，是岳騫先生主編，現已出版到三十二期了，在創刊號未出版之前，我早已在報紙雜誌看過它的廣告了，書中所寫的古今人物，歷史故事，最適合我的胃口，也是我期期必讀，當當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一)春寒料峭落花天，數盡更籌夜未眠，
檢點行裝清似水，綢繆歸計杳如烟，
浮沉身世經千刦，荏苒韶光又一年，
鬢髮已皤人亦老，閒情無那託吟箋。

(二)開到荼薇春欲殘，萬千感慨湧毫端，
貧猶結客知非易，熱不因人似未難，
飲酒娛情添力健，吟詩遣興覺心寬，
而今雞肋都拋棄，豹隱石籬作久安。

(三)世事紛拏一局棋，誰興誰敗幾人知，
求榮北上羞爲伍，避難南來願已違，
去國杜陵空寫恨，牙樓王粲淚沾衣，
全家都在狼烟裏，腸斷春風話黍離。

傳褡先生詩，感懷憂時，全部寫實，最佳對仗，「檢點行裝清似水，綢繆歸計杳如烟」，最好之句，「貧猶結客知非易，熱不因人似未難」，聞去年抱恙就醫，至深懸系，嗣後喜聞康復，額手稱慶。是吉人而有天相也。壇主致候。

學詩

美洲　王九五

(一)綠繞疏椰自有眞，郊原橫黛眼中新，
未遭斤斧天然長，鳴放自由在野人。

(二)進酒當筵寫異鄉，椰蕉欲醉醒無傷，
一時不惜千愁解，都付濤聲入海洋。

(三)高仰初宜山在上，縱觀差許水能和，
芸窗小酌安吾素，到處眞朋友尙多。

(四)香涵芝草見新生，此是人間抑玉京？
斬棘披荆揚國故，堪尊壇主一心明。

春感「用溪西雞齊啼韻」

梁莊

(一)草長江南水滿溪，葵花空向日沉西。
龍泉刄利當誅虎，寶劍鋒砌不殺雞。
正瀑狂潮誰任挽？衷微聖教我何齊。
逃亡幾許屍浮海！怕聽傷春杜宇啼！

(二)捲捲炊烟過隔溪，夕陽斜影掛天西。
逋客未忘分漢賊，英雄寧可學夷齊？
山河毓秀依然在。獨恨哀鴻處處啼！

春感　敬和高飄賜先生原玉

袁陽照

踱步郊原繞綠溪　暖風微度寂林西
終年伏櫪憐征馬　清夜憑欄聽唱鷄
托筆每興懷國治　居夷猶愧話家齊
故鄉久斷親朋信　祗聽飢猿澈夜啼

春燕和梁莊詞長

高飄賜

沉陸應憐大厦傾，寄人簷下閱陰晴！
烏衣巷口前朝夢，白玉樓頭舊日情。
雲淡風和輕度陌，花明柳媚悄窺楹；
亂離多少江南客？空想呢喃故苑聲！

甲寅元旦用董壇主著書原韻

姚學詩

大地春歸又一年　龜齡鶴髮已雙全
鄉思怛惻仲宣賦　洒醉依虛太白船
回首前塵長飲恨　強項伏櫪最堪憐
人生本是黃梁夢　富貴功名一縷烟

和公秉兄原韻

姚學詩

一枝寄宿似寒鴉　廿五年來未返槎
幾度春回添白髮　三更夢醒感黃花
時逢元旦懷桑梓　序入新春憶豆瓜
難得偷閒安斗室　窗前讀史品濃茶

姚先生爲本壇新友，其詩對仗極工，造句亦好，「時逢元旦懷桑梓，序入新春憶豆瓜」，「桑梓」對「豆瓜」最好。懷念家鄉農村風味也，第一首甲寅元旦，有兩個(一)字，應當避免。第六句項字是仄聲，不能用，但「強項」二字。又是古典成語。「回首」對「強項」，且非常之好。而又極工，該字頗難更換，選用平聲之字。祗可換爲「顏」字，雖勉強可以通用，實際論之。「顏」字則不如「項」字好矣。由此證明，可見作詩之難。作詩所難者，要多方兼顧也。字對字，典物。有時羈此而失彼，又不可以同樣事物作對。例如跑馬地墳場對聯：「今夕吾軀」，對「明朝君體」，即犯此病。「今夕」與「明朝」同爲時間，「吾軀」與「君體」同爲人身，如此對法，既笨又俗，難登大雅矣。

姚先生詩：「幾度春回添白髮，三更夢醒感黃花」。以對聯論之，是爲高人手筆。壇主評。

詩壇小啟

本壇詩友，多數未曾見面，揆諸情理，似屬缺然，近有多人建議，舉行雅集，惟因鄙人事忙，對招集，接待，地點選擇，時間安排，無法勝任，又有人曰，此事不勞壇主，只要諸君來函報名，知道人數多寡即可辦理，凡曾有詩在本壇發表。有興趣參加者。即可函告住址電話，自有多人自願。負責奉邀，何慮之有？余曰：「雅集之舉。經費宜廉，詩人多貧，無力負擔。最好三十元之譜，目的在於歡聚，並不在於餔餟」。大家同意此言，余亦點頭。至於時間地點。暫不決定。收到來函，再行通知，大約選星期天，壇主附言。

寄壇主董先生

紐約　李楚

先生久矣著芳名。武畧文華莫與京。
隱守香江爲入蜀。疾呼海外志成城。
詩壇俱集存忠士。洒興哦吟愛國英。
竚看黃花開燦爛。一枝狐筆掃毛營。

春日感懷

李楚

思家無計度春宵。只怨東風染赤潮。
廿四年來深血債。毛酋未斬恨難消。

春夜感懷調寄「好事近」

李楚

赤燄盪家鄉，萬里啼鴻淒涼；料峭春寒難夢，俯首漫思量。燕語巢傾歸何處，今夜最徬徨；神州匡復有日，血債向毛償、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四一期 新44期）



同一個海，兩種心情！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一(新44)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五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從「五一」遊園看中共派系鬬爭

本刊爲週刊，每屆星期四與讀者見面。五月一日爲本刊上期開始在市面發行的前一天，爲人矚目的北平「五一」活動情況自是無法加以報導和分析以饗讀者。每年「五一」中共照例舉行慶祝集會。並不是中共慶祝這個所謂「工人階級自己的節日」有什麽特別花樣，而是在這個日子北平照例發表一項參加活動的名單，和由中共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從這個名單中和社論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動態，有助於人們對大陸局勢的瞭解。

今年「五一」北平仍和過去兩年一樣只舉行遊園會，並沒有較大的集會，中共的「中央兩報一刊」也沒有發表社論。本來，這種形式是從林彪事件發生後的一九七二年開始，如果大陸局勢眞像中共自己吹噓的那樣「形勢大好」，爲什麽不恢復以前的形式，而只舉行遊園？這種安排，充分反映出中共局勢仍是動亂之中，所以，只能馬馬虎虎點綴點綴就算了。

今年「五一」在北平參加遊園的中共頭頭名單已在五月二日「人民日報」上發表，復特別列出在地方擔任領導職務的政治局成員李德生、韋國淸、許世友、陳永貴和吳桂賢、賽福鼎等人分別在瀋陽、南寧、廣州、太原、西安和「烏魯木齊」（廸化）等地參加了遊園活動。根據「人民日報」上報出的名單看，倒有不少人應該亮相但卻「失踪」。在中共中央委員名單中，有些是應該露面但卻沒有出現的人物。如陣陣少不下的「周太太」鄧潁超就沒有列在名單中。還有傳聞被殺的「公安部長」李震，和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也都沒有亮相。從「周太太」的不見不僅使人連想到「周先生」，從田維新當然也會想到他的前任上司李德生。

在上海出版的「學習與批判」和北平出版的今年四期「紅旗」的一些文章中，影射周恩來所進行的攻擊，實已到了接近「點名」的程度，雖然「五一」周恩來仍照常出來活動，但這並不等於他已沒有危險，相反地估計他已快到了被整肅的地步，不然鄧潁超不會突然「失踪」。當然，她已可能生病，但在這個時刻不出來，實值得注意。其次，値得注意的是受到全「國」性「大字報」圍攻的李德生。今年「五一」他居然在瀋陽露了面。今年「五一」中共安排大批人員亮相，包括地位不穩的李德生，這大槪是故意擺出的「團結」姿態，藉以表示在「二次文革」中高層人物還沒有一個被整肅。其實，紙是包不住火的。李德生於去年末由共軍總政治部主任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後，僅於今年元旦和春節露面兩次，再就是一月末王稼祥死亡，舉行追悼會時他送了一個花圈，此後卽不見再有公開活動，甚至其名字也未見中共報紙電台提到過。迨「二次文革」開始後，攻擊他的「大字報」竟在合肥、西安等十二個不同省份的城市出現。至於李德生原主持總政治部，惟一的副主任田維新也已三個月左右沒有露面，秘書長王廸康「五一」也沒有出現，只有新升上來的副主任的魏伯亭一人「頂檔」。估計，由於李德生有了問題，總政治部正在改組。此外，原來李德生所把持的地盤的安徽省，自「二次文革」開始後不久，就不再見李在安徽的代理人宋佩璋在合肥出現。這些事實都說明，李德生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北平「五一」集會中，前「北大」校長九二高齡的馬寅初居然也出現了，這更使人有撲朔迷離之感。馬寅初在他的「團團轉」經濟學文章中，主張壓縮人口，據說，因與毛澤東的「人多好辦事」意見相左，以致被淸算。此次他又出來，大槪這是爲了沖淡中共揚秦搞新焚書坑儒的醜惡事吧？其實，李德生也好，馬寅初也好，「五一」亮相絕不等於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了問題，而只是中共左派一種策畧的運用罷了。

中共內部派系鬬爭的情況，實錯綜複雜，萬勿以爲其「二次文革」已經緩和下來。今後必隨着以江青爲首的中共左派擴大抓權而激烈化。周恩來是最後打倒的目標，在他倒台前，不知要有多少人倒下去。



新聞以外

葛柏終於在英被捕
廉政專員大力挽回民心

萬人傑

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後，一直毫無表現。初時市民對他寄予厚望，漸漸覺得這不過是個裝飾機關，只是設立來給大家看看的。直到葛柏在英被捕，成爲階下之囚，總算把失去的人心挽回，大家又對他存了希望，希望他是現代武松，在太平山下努力打虎。不過，他能否滿足香港市民的希望，還須待下回分解。

出絕招挽回民心

問題人物葛柏在英倫被捕，拘捕葛柏的手法很高明，先抓了一名警司，他承認花了兩萬多元向葛柏買了警司職位，有了這「證據」，便在英倫把葛柏拘捕。不過，雖然拘捕了，是否可順利引渡回港審訊，還在未知之數。大概在英國經審訊後，才能決定。

葛柏逃回英國，在香港曾引起不少爭辯，激進青年利用這事大大地「反」了一番，廉政專員公署也是「反貪污」運動下產生的。可以說，葛柏事件會在港引起極大沖擊，如果拘捕後引渡回港審訊，當是一樁十分哄動的事。

不過，香港是「法治」之區，一個涉嫌犯罪的人，必須有充份證據，才可判處徒刑。只消有一個漏洞，就很可能把官司打甩。因此，葛柏雖然已在英倫被捕，對他的「懲治」，仍不能抱過份樂觀。英倫的引渡，本地的審訊，都是一個「關」，過了一關又一關，後果如何，很難說。

政府爲挽回民心，才出此絕招，把他拘捕。相信以後處理這事，也會循原定方針進行，不會輕輕放過，一如對韓警司的審訊。

香港公職人員貪污已到可怕程度。高有高的貪，低有低的貪，一切都要鈔票攪掂。這在市民大眾心目中，已成公開秘密，由來已久，成爲習慣，貪污風氣的轉移，須假以時日。

立以來，專拍蒼蠅，不打老虎。人們初時的一股熱望，已漸消失。如果這新機構再幹不出什麼名堂，會被市民所忘懷。現在，葛柏終於在英倫被捕，若由此而引渡回港，也算打了一頭吊睛白額大蟲，市民對廉政專員會另眼相看。葛柏能否治罪，是關鍵性的事，希望香港政府要振作一番。

廉署威番陣

許多人爲廉政專員利用鄭漢權買官事件在英抓着葛柏喝采，多時以來，香港市民爲了葛柏逍遙法外，感到窒住中氣。終於，他因鄭漢權事件而有了貪污「證據」，成爲階下之囚，「捉葛柏」目的已達。廉政專員公署也爲這事感到「興奮」，連忙招待記者，聲言要打更多老虎。廉政專員公署成立以來一直沒什麼工作表現，市民對這機關印象麻麻，今回捉了葛柏，總算是值得興奮的事！

同時，該署還要採取進一步行動，暗查十一名警官的財富，姑無論調查有無結果，此舉起碼產生阻嚇作用。老萬認爲，公職人員貪污行爲，極其普遍，由上至下，差不多都或多或少的有貪污性行爲，如廉政專員公署一一予以調查、懲治，恐怕花十年、二十年工夫也未必能把貪污者全部繩之於法，但因廉政專員公署之嚴厲執行工作，即使位居高職的人，一經查獲實據，即予起訴，處以應得之罪，相信必可收到殺鷄儆猴之效，貪污的人，有再大的膽子也不敢再那麼明目張膽。

目前所顯示的事實，許多以前可以用鈔票攪掂

一張身份證，在此地居留，並不太困難，只消付出一個差不多「公價」的數目，就可達到目的。但今天已「此路不通」，不知是暫時的，抑或永久不通，但廉政專員查得緊，使他們不敢輕於冒險，也是重要因素。老萬不想歌頌廉政專員公署豐功偉績，因爲，不少比葛柏更兇的吊睛白額大蟲仍然存在，有待現代武松去收拾。不過，他們能夠認眞推行反貪污工作，至少可使一般公職人員有所警惕，不敢動不動講鈔票。不過，銀紙攪不通，工作效率又降低，市民要得到「批准」便更費時日，這可說是有利也有害了。

法律援助

某警探抓到一名行刦疑犯，要將之提控，疑犯要求他：「何必多此一舉？」警探認爲不容寬縱，一於要告。疑犯請求法律援助，派律師替他辯護。這位律師十分好嘢，居然把他的罪名打甩，法官判無罪釋放。

疑犯笑對警探道：「朋友，我早勸你不要認眞，現在你該明白，香港納稅人替我出錢打官司，我已被證明無罪，你堅持要告，簡直心勞日拙！」

警探被他吹脹，條氣唔順，找老萬訴苦，認爲如此做法，簡直「冇得攪」！

老萬對他的谷氣，雖表同情，但法律援助是合法的，誰會曉得這樣竟幫助了應該坐牢的人？法律本是用來保障人民，可是有時事情適得其反？

法律援助是好的制度，可是匪徒因爲「證據不

碍於法律，無法入之以罪而已。

納稅人受匪徒禍害，還要用他們的錢延聘律師，替匪徒辯護，最後他們「罪名成立」，條氣已經唔順，若是給他們洗脫罪名，就更不值了。

世界往往就是這樣滑稽，一切的事情都是「人爲」的，人本是聰明的，卻往往做出愚蠢事情。卽如上文所述，無形中法律維護了作惡的人，使守法的市民蒙受損失。警探給疑匪吹脹了，但我們四百萬市民更覺不舒服。

有人說：香港法律是製造罪案的，維護惡的人的，聽起來似乎是憤激之詞，事實上也確如此，難怪香港有些「刼匪」只不過八歲到十歲，他們這年紀，不管做什麼犯法的事，肯定不會坐牢，因此他們敢放膽去做。細時雖是偸鷄仔，大來必然偸牛仔，將來他在社會上，肯定是個壞傢伙，小時候不加懲治，養成惡性，也難望他們會幡然悔改。

讓他們自相殘殺罷

黑社會阿飛愈來愈猖獗，居然劃定區域做世界，彼此地盤分明，楚河漢界，河水不犯井水，各自搵食。有人說，這是受「教父」一類電影的教育。不錯，這一類影片太過誇張黑社會勢力的神通廣大，無法無天，阿飛們接受了這種教育，加上「英雄」心理作祟，於是作出的罪行，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美國對付「黑手黨」這一類非法組織雖非束手無策，但也是一樁十分頭痛的事。何況香港對未足年齡的「童犯」要加以維護的，他們犯了罪，通常不必受到應得的懲罰，因此這羣黑社會阿飛，眞的使到我們的皇家警察束手無策。

現在，他們劃分地盤做世界，雖顯得更加猖獗，但美國警方對付黑手黨的方法之一，是使他們發生內鬨，這先進經驗值得在香港利用一下。

香港黑色阿飛的集體鬬毆、開片，當然影響社會安寧，也容易使無辜市民遭到池魚之殃。可是老萬認爲這是「好」的，既然警方沒法揪出黑份子加以懲治，便讓他們鬼打鬼好了。因開片而死亡、重傷，是他們自作自受，不值得可憐。法律不肯懲治他們，讓他們自己人懲治自己，若因此打到殘廢，便不可能再作惡，再做世界。

目前的黑社會阿飛，不但要得到財物，還有傷害別人的兇殘性格。所以近來發生的刼案，不少事主被刺殺，他們並非因抵抗而遭傷害，有時只是身上所有未能滿足他們的慾望而已。更可怕的是一雙青年男女拍拖，遭到阿飛截刼，竟將男的毆傷，女的拖去，五人輪姦。這種罪行，的確令人髮指。警察抓不到他們，法律也不能懲治他們，看來只有讓他們爲了利益而自相殘殺罷。

想到我們納稅、付差餉，而生命財產竟不能得到保障，皇家警察只會向我們善良市民耀武揚威，話拉就拉，話抄就抄，吾欲無言！

一蟹不如一蟹

一羣惡霸式的青年，將一名少女強姦後，還用一隻汽水瓶塞入她下體，事後，醫生在少女下體內取出一枚白花油樽。這兩名殘酷的阿飛，終被判十五年徒刑。他們一個十九歲，一個二十歲，出獄後是三十四、五，已接近中年，在年齡上，到時也許不會再作此等極其殘忍的事。

惡飛的罪行，確令人髮指。上述一宗，不過是千千萬萬罪行中之一。每一天在報上都可看到類似新聞，沒有在報上發表的，恐怕還多到數不淸。

今天，中下層社會的青年，往往把暴力殘殺視爲英雄行徑，能欺負別人是威水，因此與女人同居三月後分手，還要索取「掟煲費」六萬元。在一般人眼，這是賤丈夫的行爲，可是現代青年認爲是他們應得的代價。時代改變，人們的觀念也要改變。過去認爲羞恥的事，現在視爲威風。

拿到「掟煲費」，他們會以之驕人。你看我多了不起！擦了一頓後，還可拿一大筆。她若不能付「掟煲費」，我要她一輩子作我的搖錢樹，以爲補償。因此，許多公寓、招待所不少這些少女出賣肉體，所得代價非她們所有，所有這些人背後都有一些飛仔，他們才是眞正得益的人。

老一輩的黑社會人物裏也不少在妓女身上發財，但他們只收取「保護費」，收費後，如有欺負她們，他眞能挺身而出。因此舊時的娼妓，只要付出保護費，就可安心做生意，不會受任何人威脅；這些黑人物只是求財，不會對她們染指。

但今天的新黑社會人物卻不講什麼「義氣」，女人除了獻身外，還要在分手時付給掟煲費，不但沒有義氣，而且卑賤，看來雖同是黑社會人物，但因年代不同，早已一蟹不如一蟹了！

火遮眼的司機

報載：一名小巴司機「大聲夾惡」，撞倒一輛私家車後，竟然手執鐵尺與對方理論。小巴乘客見狀紛紛下車，該司機又加以攔阻，因而與乘客爭吵，私家車乘機開走，小巴司機更憤怒，大有擇人而噬之勢。附近居民急忙致電報警，將之帶返警署調查。像上述這類事件，本已不算得是新聞，不過驚動到警方才會在報紙上出現。小巴司機之不自愛，老萬冷眼旁觀，已見得多，也身受過了。最普通是收費問題，許多小巴都沿途轉牌，一段一段計算，超過一段便要收一元，因此常常發生五毫與一元之爭。另一常見情形是小巴不守交通規則，要開就開，要停就停，前面有車阻，不管後面情況如何，馬上換綫，常常與後面的車相碰。碰到別人還要破口大罵，彷彿馬路是他們專用，別人行車全不合法。

老萬雖然常常搭小巴，但如果禁止小巴，老萬會舉手贊成。相信一旦禁絕小巴，馬路上的秩序會大爲改善，也少了許多橫衝直撞破口罵人的惡霸。

本來，小巴確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如果小巴司機不是十個九個火遮眼，同時肯遵守交通規矩，好好的保持秩序，不會爲市民所詬病，可是小巴司機以爲對交通立了大功，人人應該給他們特權似的，因而得不到市民同情，他們的罷駛，反而使交通情況好轉，至今不敢再來攪這一套。

老萬昨天搭小巴，又碰到一名脾氣不好的小巴司機。一乘客要求下車，他大聲說：「一點開工，到現在只做了五六銀生意，叫我在這兒停車，想害咩？」老萬初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繼續說：「你們坐車的可以拍吓屁股便走，我被差人周住，就唔見幾張嘢了。」那乘客道：「大佬，我唔知這兒是禁區，你可以講明，做唔到生意都唔使咁勞氣嘅。」

中共「批林批孔」中

「教育改革」是「文革」的一個主要內容

中共的「教育改革」是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爲最高綱領。所謂「五・七指示」，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發動「文革」初期給林彪的一封信，信中說：「學生也要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

中共根據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在「文革」期間，一方面批判了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路線，一方面由工農兵佔領學校，奪取教育的領導權。「文革」中期學校復課後，有若干大中小學開始進行教育制度改革的試驗，如學制要縮短多少？教學課目如何改革和簡化？教材如何編寫？教師隊伍如何重建？教師思想如何改造？學生來自何處？招生制度、考試制度又如何改革？等等一連串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最後定案。

但是在試驗期間，許多毛澤東提出的構想，在實際工作中行不通，使教學質量大降，「今不如昔」。因此，各地學校紛紛恢復舊制度，以謀補救。事實上等於否定了毛澤東有關教育改革的一些構想。這種「復舊」，在大陸形成一種「潮流」，這也就是共黨所謂的「教育戰線上的修正主義路線回潮」。也是中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批林批孔」中提出的有關「教改」問題的幾個方面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反映出來的反「教改」的資料很多，如最近大陸地方廣播透露：「智育第一、關門辦學，這類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批判過的修正主義貨色，重新在一些學校裏出現」（三月廿八日江蘇台播）。「在一些學校裏，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復活舊的教育制度，智育第一、分數掛帥、師道尊嚴、關門辦學等一套抹煞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否定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否定毛主席的教育路線，其實質就是開歷史倒車，搞復辟」（三月五日新疆台播）。「今天資產階級復辟勢力向我們挑戰，在教育戰線上，他們攻擊工農兵上大學，攻擊無產階級的師生關係，攻擊新的學制和教學方法等等」（三月廿二日內蒙台播）。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提出的有關「教改」的具體問題，現在的資料中有下列幾項：

一、反對工人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如「人民日報」一月九日第一版刊載一篇河北威縣新店大隊「貧管會」的文章文央說：「有的教師對貧下中農學生⋯

『教改』看不慣，意見聽不進去，不肯開門辦學，對搞三結合備課也不積極，我們感到這不光是對貧下中農看不起的問題，而是教育戰線上佔領與反佔領，改造，反改造的鬬爭」。一月十一日陝西日報的一篇文章說：「幾年來，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資產階級，曾經不止一次的跳出來同工人階級較量，妄圖把『工人宣傳隊』趕出學校。這場鬬爭同樣也反映到知識分子隊伍中來，有極少數知識分子，自覺不自覺的企圖擺脫或削弱工人階級的領導，有人散佈『工宣隊』要撤走了。也有人認爲，現在教育革命深入到教學領域，『宣傳隊』不懂業務，領導不了『教改』」。

二、反對和保護師道尊嚴問題

自從今年一月「人民日報」發表北平市小學五年級學生黃帥「大造師道尊嚴的反」事蹟以來，大陸學生受到鼓勵，紛紛起來批評、打擊、辱罵老師，學校不敢管。如二月十三日福建電台廣播的福建平潭紅心中學高中二年學生丁世豐，在上語文課時與教師頂撞起來，教師說：「你破壞課堂紀律給我出去！」丁說：「你也給我出去！」教師說：「黨叫我在這裏上課。」丁說：「人民要我在這裏學習。」最後的結論還是指教師「受了孔孟思想的毒害，犯了師道尊嚴的錯誤」。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載一段消息說：「裕民小學五年級學生學習黃帥的信之後，就給老師寫了一個條子說：老師，上學期王愛平同學與同學不團結，你批評她是對的，可是你不應該讓全班同學不理她，應讓全班同學幫助她。按照路線分析，你這樣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希望你改正。」

但是共報上也透露，大陸上的多數教師是反對如此傷害師道尊嚴的，有人認爲「這樣下去，學校就亂了套」，「今後學生更不好管了」等等。如內蒙生產建設兵團政治幹部王亞卓給黃帥寫信公開反對破壞師道尊嚴。共報不敢發表王信的原件，只發表了黃帥反駁王亞卓的信。這裏透露了王的信中說：「現在教師們都成了謹小愼微的君子，學生動輒就是大字報，謂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闖將，其實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我們希望在報紙上看到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不願看到指責老師的文章」。「只是有反潮流精神的人，還不能取得羣眾支持的資格」。當然，像這樣的信和這樣的意見，共報是不會發表的。但相信與王亞卓持同樣觀點的人是大多數，眞心支持黃帥的人只是少數。

反師道尊嚴問題最近又有了新的發展，如三月十日河南廣播說：「在批判師道尊嚴的同時，又出現了一些老師對學生中出現的一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不管不問，採取繞道走的態度。在班級工作中，有些老師對於正確的不敢大力支持，錯誤的不敢大膽批評抵制，總要把責任往學生幹部身上推，自己不願去批」。「這些老師之所以對學生中的問題採取中庸之道的態度，是因怕學生起來造反，怕學生批評自己管、卡、壓，怕重犯師道尊嚴錯誤，歸到一點，就是怕革自己頭腦中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命」。「批判了師道尊嚴和管、卡、壓以後，並不是就不要老師

育改革」問題

項楚

錯誤，在這種情況下產生「教師倒楣論」教師們不願熱心負責，甚至不願做教師，乃是必然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大陸教育的前途是可想而知。

三、反對「考試制度」問題

自從去年八月，遼寧的下鄉知識青年張鐵生反對考試制度開始，到現在大陸的資料多是學生反對考試制度的。如三月六日昭烏達盟電台廣播該地某七年一貫制學校，「由於學校領導班子路線是非不清，致使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學校規定教師的報酬由教學質量，也就是以學生考試成績好壞爲依據來評定。教師爲了提高學生的成績，考試次數頻繁，有的課程一學期大小考試九十幾次。考試時把學生當敵人。有的教師爲加強主課，竟然捨掉了體育、音樂、美術課，嚴重影響學生的全面發展」。廣州九十七中初中三學生辛若愚，因爲考數學抄了同學的答卷，老師給零分，他不服，給「人民日報」寫信控告他的老師，也成了「反潮流」「反考試制度」和「推動教改的小闖將。」

但是共報上也反映有些教師（應該是大多數）反對取消考試制度的。如遼寧丹東市（原安東市）第六中學的教師中，「支持張鐵生的信的只是少數，而多數教師卻強調考分」。「有的說：張鐵生的信是盆冷水，把剛剛煥發出來的教學熱情全給澆下去了。有的說：連上大學都不重視考分，那中學還有什麼教頭？還有人說：「大學錄取了張鐵生這樣的人，那質量怎麼保證？衛星還能上天？」據最近大陸消息，考試制度仍作爲文化程度考查的手段保留着，大概和這種反對不無關係。

四、反對「開門辦學」問題

所謂「開門辦學」，就是學校辦工廠、農場，或特定時定點到工廠、農場去參加勞動。這也是「文革」中產生的所謂「新生事物」之一。但是實行以來遭到教師和學生家長們的普遍反對。如二月十三日廣州台播稱：高鶴縣河水中學反映：「我們學校實行開門辦學以來，每前進一步，都經歷了反覆的鬬爭。我們開始組織師生走出校門參加農村三大革命鬬爭，利用社會這大課堂進行教學時，社會上就刮來了一股冷風。有人說：學生出出進進，教學質量沒有保證，不正規。當我們建立了學工、學農、學兵的制度，辦起小工廠、小農場、組織師生走『五·七』道路。又有人說：學生不如回家種田，何必到學校上學？有的人還到學校找差距，抓住學生寫的錯别字，大作文章，說什麼知識質量降低，今不如昔等等」。三月二日河南台廣播說：河南教育部門反映：「林彪反黨集團在林彪篡黨的陰謀敗露以後，他們不批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卻大批所謂極左，藉以打擊先進，扼殺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胡說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了教育質量』。在他們看來，教學質量爲什麼低？就是因爲我們搞了開門辦學，他們把攻擊的目標集中到開門辦這個學說『學校不像個學校的樣子』，責罵這是不務正業」。「胡說什麼『學生就是要讓他們坐下來讀書』，又提出『教師要老、教材要厚、理論要多、下鄉要少等』口號，誣蔑開門辦學。」

五、反對「工農兵上講壇」

一月三日「北京中央台」廣播稱：「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中小學校教職工隊伍有很大發展，一大批工人、貧下中農、復員軍人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參加教育工作，教師隊伍的階級成分有了顯著的改變。全國中小學工農兵兼教師大約有四十二萬多人」。但是這種情況受到正規教師的普遍反對。如二月十九日「中央台」播稱：「幾年來平涼縣四中，先後聘請了七十多名工人、貧下中農和解放軍指戰員，擔任兼職教師。對於這一新生事物，廣大工農兵羣眾和革命師生熱情支持，但是有些人卻看不慣。」

六、反對體育中的「錦標主義」

三月廿四日南京「新華日報」刊登了南通市南原小學申麗麗等四個小運動員的「堅決反對錦標主義」的「大字報」，該文「編者按」說：「過去被批判過的『錦標主義』『技術第一』等修正主義黑貨，有些又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原來她們正在揚州市參加江蘇省基層小學籃球比賽，她們四人都超過了大會規定的年齡，報名的時候學生給她們改小了年齡，並改了名，到了揚州以後，她們「總覺得這事情不對頭，心裏很不舒暢。認爲這種弄虛作假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是錦標主義的一種反映」。所以在比賽的時候，她們宣佈「因爲我們的年齡超過了規定，所以不再參加這次比賽。」

七、反對「走後門」之風

現在共黨規定，高中畢業的學生一律下放農村，在農村勞動一段時間後由共黨組織推薦去投考大學或返回城市進工廠。但是有許多有勢力的共幹，通過人事關係而並非是眞正的黨組織的推薦把他的子女送進大學，共黨稱這種情況爲「走後門」。因爲有勢力的共幹子女可以「走後門」升大學，一般人就會普遍不滿，影響人心和中共的統治。去年共黨「十大」以來，共黨就號召「反對走後門等不正之風」。去年南京大學生鍾志民首先響應，因爲他入學是由於他在福州軍區政治部任高級職位的爸爸一個電話，所以他向學校申請退學，受到共黨的鼓勵和表揚。後來有很多人趕潮流仿效鍾志民的舉動。但是根據大陸情報，共黨中央已經指示：關於走後門等問題，要留待批林批孔的後期去解決，這主要是因爲這種事情宣佈得太多了，大陸人民會增加其對特權階級的反應，影響中共的統治。除掉以上這些問題，中共在「教改」上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如「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教師的思想改造」等也都存在着激烈鬬爭。

從五一看毛幫



今年毛幫的「五一」，一反常態，一批大頭目不但未到天安門上亮相，就連例行的酒會也慳了，改學外國人的辦法，舉行一次「園遊會」，表面看來似乎很輕鬆，若深入觀察，可以發現毛幫目前的情況相當嚴重，超出了海外人士想像之外，也許最短期間，一場腥風血雨的大鬬爭又要開始了。

毛幫一向對「五一」節相當重視，僅次於慶祝「十一」，比起「七一」、「八一」都隆重的多。今年既未開大會，亦未開酒會，報刊未發「社論」，顯然對「五一節」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既不能不慶祝，又不想慶祝，於是別開生面來了這一次前所未有的「園遊會」，從在園遊會中亮相的大頭目看，顯出一些不尋常的氣氛，有些情況，與海外人士的推斷稍有不合。

一、鄧小平的排名

在「園遊會」中，鄧小平排名第九，依次序是周恩來、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鄧小平、陳錫聯，鄧小平排名尙在李先念之後，雖然仍在陳錫聯之前，確定是政治局委員，但排名如此之低，在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之後都沒有關係，惟有李先念也是「國務院副總理」，曾被看成接替周恩來的可能人選，鄧小平排名未能排在李先念之前，這與海外報刊推測鄧小平將接周恩來的班，可能有問題。

本來毛澤東既然把鄧小平放出牛欄，重新進入最高統治金字塔，一定有重用之意。以鄧小平的經歷及能力看，接替周恩來自較李先念合適。但鄧小平排名到李先念之後，對於爭奪周恩來繼承人一事，又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鄧小平的行情何以下降，沒有見到任何報刊透露，筆者懷疑是不是這次去美國出了毛病。究竟毛澤東這次派鄧小平去美國，目的何在？是爲了造就鄧小平的國際聲望，是派他到美國探測美國政局動向，還是要鄧小平作這次「離經叛道」的報告，作爲將來再清算的依據，都難預料。只知道鄧小平由美國回到大陸之後，行情反而降低了，個中情況不久也許會明白，如果鄧小平不能接周恩來的班，毛幫內情將更趨複雜。

二、賀龍一系人馬

毛幫上次文化大革命，在軍事方面受打擊最重的就是賀龍「紅二方面軍」一系人馬。「紅二方面軍」在毛幫四大山頭中，力量最小，紅二方面軍本是由賀龍「紅二軍團」與蕭克「紅六軍團」組成，抗戰開始，共軍投誠，編爲三個師，賀龍任一二〇師師長，下轄兩個旅，三五八旅彭紹輝由原「紅二軍團」改編，三五九旅王震則由原「紅六軍團」改編，蕭克則調到林彪手下工作，勝利後，共軍全面叛變，毛幫將林彪部改名「第四野戰軍」，蕭克則擔任四野「參謀長」，所以蕭克同林彪又拉上關係。文革時原「紅六軍團」人馬受影響不大，被打擊得最重的就是賀龍的「紅二軍團」。所有出身「紅二軍團」的大頭目，無一幸免。

自從林彪被毛澤東害死，林彪系「四野」人馬大部受到清算，毛澤東又施展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把「紅二軍團」頭目陸續從「五七幹校」、勞改營放出來，其中最重要是李井泉。這次園遊會又看到了廖漢生的名字，在賀龍手下，廖漢生是軍事頭目中竄升得最高的，曾任過「國防部副部長」，文革時也首先被清算，這次突然在園遊會中露了面，可見賀龍系已不再是土匪、叛徒。又成爲毛澤東的「紅色戰士」，但是一直未見到賀龍露面，不知賀龍眞是如外間傳說，已在北平死了，還是因爲惡性太重，目前還不到放出之時。無論屬於那一類，毛幫逐漸放出賀龍系人馬，對將來毛幫內亂，更增加了複雜性。

三、李德生之謎

這次毛幫五一最引人注意的一項消息，便是李德生在瀋陽又復露面。李德生是毛幫第五副主席，

又是毛軍「總政治部主任」，出任「瀋陽軍區司令員」，還有一個尙未見到公開免去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毛幫竊據大陸二十五年以來，地位似以李德生之顯赫者，前後只有高崗一人，高崗當時是「人民政府第六副主席」，東北方面黨政軍一把抓的頭子，但高崗終以地位太重要，雖未威脅到毛澤東，卻威脅到了劉少奇與周恩來，終被清算。今天李德生又坐上這把交椅，必然會出痲煩，不過，其中眞實情況，仍然不爲人知。

就毛幫習慣而言，李德生已被貼了大字報，指爲林彪一系的叛徒，這不是一個普通的風流罪過，實在足以致命有餘，李德生居然無恙，仍然主持瀋陽方面的五一集會，不能不算是一項奇跡。這一情況的造成，因素也許很多，但可以想出的不外兩點，第一，這次貼李德生大字報是江青裙下的內爭，目前江青氣候已成，有權勢有野心的人皆是江青系人馬，自不能同江青爭權，大家要爭的是江青接班人的位子。其中最有希望的是王洪文與李德生，兩人皆是毛幫中央副主席，一個抓黨權，一個抓軍權，勢均力敵，王洪文生得遲，一踏進政治圈子，就投入江青裙下，未同任何頭目發生過關係，所以身世絕對「淸白」。李德生就不同了，以前的不說，就說文革後李德生竄升爲「安徽軍區司令員」、「總政治部主任」，都要直接聽命於「軍委」及「國防部」，不可避免的要同林彪發生關係。此日李德生的對頭將這項罪名加於李德生的頭上，未嘗沒有理由，但就要看江青的意見，江青如果認爲李德生仍忠於自己，而且一時也難以在軍中再扶起一個代理人，相信仍會保留李德生。

第二，李德生在瀋陽是要害之地，又握有毛軍最大兵力，如果迫急了眞的倒向蘇俄，對毛幫來說，將是一個致命打擊，此點毛江也不能不防，不敢趕狗入窮巷，只好暫時擱下去再說。

李德生的問題若是屬於第一項，後果尙不太嚴重，如果是第二項，恐怕毛幫內部公開火併之日已經不遠。目前周恩來出不去北平，李德生不肯離開瀋陽，毛江既不能馬上對紅色軍閥全面清算，則對周恩來也就不能不緩一步處理。若是周恩來命大，能拖到毛澤東死尙未被整，那將又是一番局面了。

四、其他紅色軍閥

這次五一公佈的各軍區頭目，屬於一級軍區的只有李德生、許世友、陳錫聯三人，毛幫共有十大軍區及三個直屬軍區，三直屬軍區之西藏，內蒙古已經撤銷，尙餘一個新疆軍區，所以毛幫目前要算十一個大軍區，這次只有三個露面，尙有八人未提。

這八人中間最值得注意的是楊勇，楊勇在新疆，新疆「五一節」情況毛報曾有報導，由第一書記賽福鼎主持，未見楊勇之名，楊勇如果在新疆，何以不出席，不在新疆又去了何處？楊勇在文革時支持劉鄧反抗毛林，爲毛江所痛恨，楊勇再起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可能是鄧小平支持，但此時鄧小平的行情又復看低，楊勇忽然不見，其中有無關聯，尙難斷定。

另外一個一定出了問題的一級軍區「司令員」則是韓先楚，韓先楚由福州調去蘭州，一次公開集會時，名次已落在冼恒漢之後，排在第二，此一點在毛幫的習慣中甚少見，因毛幫權力雖在政委，但名義上還是「司令員」佔先，過去在毛管區住過，看過毛軍內亂時軍事頭目所出的佈告，就可知道，就是報紙上排名，司令員也在政委之前，韓先楚調到蘭州就降低了職位，已可看出情況不妙。及至毛幫大量攻擊周赤萍寫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同志」一文，指責福建新華書店爲趕印三百萬册，此事責任將來也許擴大到更高級頭目身上，但在目前首當其衝的則是韓先楚，所以韓先楚不露面，顯然是已被整肅，此人無疑是毛幫一級軍區司令員中，第一個垮台的人。

其次說到曾思玉，曾思玉情況在十大軍區（新疆除外）中，情況較爲特殊，因爲其他九人在本年元月未調職之前，各人所統率的皆是自己山頭部隊，只有曾思玉不是，曾思玉是在武漢百萬雄師起事失敗之後，林彪派去接替陳再道，鎭壓武漢反毛林的活動，在此之前，曾思玉同武漢軍區沒有關係，以後也沒有基本部隊調去，所以曾思玉是一棵無根之草，毛江要整他最容易，加之他又是林彪嫡系，更不可避免要受牽連。所以曾思玉一旦調去濟南，武漢馬上就貼出大字報，可以想見曾思玉將繼韓先楚之後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再其次要說到許世友，許世友的立場很複雜，從過去歷史看，他一直是反毛分子，而且並不隱諱。就當文革已經開始，許世友尙在南京軍區通令全軍學習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明剃毛澤東、林彪眼眉，其人作風之大膽，在紅色軍閥中尙不多見。以後關門大殺「紅衞兵」及「革命羣眾」，又是南京軍區開的端。不過，毛林江卻把責任放在譚震林的頭上，「老譚」便成爲反文革頭目的代名詞，黃永勝是「廣老譚」，陳再道是「武老譚」，實則第一個「老譚」還是許世友，但毛林對之毫無辦法。林彪在一次報告中提到許世友，也說他雖然犯了錯誤，但因爲是一員戰將，還要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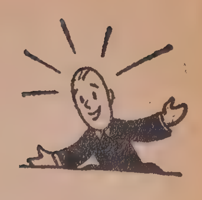
以後還是江青出馬收復了許世友，拉進了毛澤東司令部，「九大」、「十大」均當選了政治局委員，因爲他不屬林彪系統，沒有受到牽連，但在大舉調動時，卻調去廣州，不久之前，毛報又透露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趙紫陽，許世友離開南京不能兼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調去廣州又不能兼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只剩了一個「軍區司令員」的名義，不能再指揮黨而要受黨的指揮，許世友自不會服氣，遲早還要鬧事。

至於省級頭目，由於陳永貴在太原主持「五一」節，謝振華未露面，大概已遭整肅，「三上桃峯」逼得謝振華三上吊，謝振華升官也在文革後，跌也跌得快，早知如此，倒是當初不升官更好些。

總觀毛澤東的一生，他最喜歡打爛舊框框，認爲舊框框都是壞的，但是打爛之後，他又不能建設新的框框，使大家信守，卻一味喊越亂越好，其人的想法實在奇特。即以目前大陸軍區頭目大調動而論，毛澤東可能認爲是完成了削藩的第一步工作，但第二步不知如何辦了，把些大頭目全部整肅，怕激起事變，整肅一二人不能剷除軍閥割據的根源。而毛澤東已來日無多，可以肯定在毛澤東生前不能完成削藩工作，毛澤東一死，必然會引起一場大混亂，不僅葬送了江青，也埋葬了毛幫。

治安與法律

縉山



通稱衣、食、住、行爲人生四大要素，其實在此四大要素之外，還有一更重大要素，就是治安。治安若不良，一人的生命財產皆在在堪虞，還談什麼衣食住行。

香港目前，在西方人看來，說是「東方之珠」，在中國大陸人看來，想像爲「人間天堂」。其實，這皆是不切實際的欵詞，如照實說，今日香港實是一「垃圾堆」、「臭港」、「黑黃銷暢窩」、「偷竊搶擄奸殺橫行無忌的地獄、賊城」！

香港治安今昔觀

香港何以搞成這個樣子？說來話長。當滿清末年，這塊地方，原是一汪洋大盜的賊巢，也卽一賊世界，爲淸政府法律所不及。到鴉片戰爭後，中英訂江寧條約，香港割於英，海盜名義上雖淸除了，但海盜餘黨及黑社會卻仍殘存。此外，還有未受中華文化陶薰的少數民族，根本不懂仁義禮法，故這種人最難治理。他們殺人如殺鷄那麼隨便，至今仍如是，動輒「開刀」，喊殺喊打。打刼叫「做世界」，以此當做英雄行爲，根本不以爲恥。剛打刼後，便擺「慶功宴」，或在茶樓或卽在事主家中，大吃大喝大歡笑。香港簡直成爲梁山泊。

抗戰初期，我來香港，便感到此地與內地風氣大有不同，一是盜竊多、賭風盛；其次是娼妓繁、乞丐成隊，幸當時尙少搶刼、擄殺。那時人口少，只有六七十萬，但隨戰事延長，而香港人口愈來愈多，到淪陷時已近一百六七十萬了。人口多了，治安遂隨之惡劣，當港英、日停戰初數日，爛仔竟把跑馬地與半山區樓房、地板也拆毁，只剩下兩牆，可以概見一斑。

但當日軍接管香港三個月後，秩序便告恢復。日方辦法很簡單，一是淸查戶口，一是截查行人，一旦查出武器，便休想逃走。

香港治安固然恢復了，但我以「重慶分子」嫌疑身份，不能久留，乃遠颺重慶。當時重慶是抗戰中心，治安自然非常理想，住重慶四年，從未聞有搶刼擄殺事件，民風固然有關係，最主要原因，是政府有能，治安辦得好。

日本投降後，我再來港，始知香港治安已大不如昔，如渝。然至今想來，還算差強人意，決不像目前賊匪之猖狂。猖狂的程度，令人簡直不可思議，賊匪像黃巢、張獻忠，根本不把港府看在眼內，而以香港爲他們的佔領區。有時太過火了，港督也感說不下去，於是乃實行包剿一番，捉拿了若干賊頭，當時可能會平靜一下。然因判罪太輕，賊匪以坐牢當渡假，滿不在乎，故過了一個時期，死灰又復燃。我們從香港電台、兩電視上政府發言人講話，他們總以爲治安不良，盜匪橫行，說這是全世界風氣，不獨香港爲然。也就是說，港府並無決心，把香港治安搞好，或者明白地說，港府實在無辦法把治安搞好。

香港的法律

不錯，盜賊橫行，這是全世界風氣，這句話不能說沒理由。因爲自二次大戰後，共產黨得勢，馬列主義是講天下大亂的，亂就要講打殺了。不過，這只講了一方面，尙有另一方面而未說出來。那就是政治、法律，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一向要跟英國走。英國政治方針，是自由、放任，法律主張廢除死刑。因自由放任，所以任何有害社會大眾的事，皆取袖手旁觀態度，無論黑黃投機，什麼罪行、醜行盡可胡作非爲，皆不致判重刑。因爲廢除死刑，賊匪有恃無恐，鬧出滔天大罪，也不過吃上皇家飯數載而已，因爲首次在半島酒店大廳裸跑不理，於是第二次在尖沙咀又出現了。因爲戲院淫舞判無罪，於是荔園淫舞又出現了。法官說，警官多事，無知，未先把禁淫舞副本（法律條文）讓舞女看過，這叫什麼話？我們要問：露下體何以犯罪？搶刼銀行、銀舖、珠寶行，何以判罪？被判罪者他們是否先看過副本，或香港盜匪法律條文？須知這種副本或法律條文，只有法官、律師看過，但香港人雖未看過，但人人皆知何者是犯法，警方當然更知。淫舞女雖非港人，不知香港法律，主持人是香港人，當然明瞭港法，故如不把淫舞女入罪，也應把主持人判罪。英國本是法治國家，決想不到竟有這樣法官，眞令人驚奇！

廢除死刑一事，至今世界並無定論，以美國來說，有的州廢除了，有的州卻仍保留。廢除死刑立論，原是單站在被刑者痛苦一方面設想，而未把被殺害者本身及對大眾影響計算在內，這何異對賊匪慈悲，對被害者殘酷！

改善治安對策

盜匪橫行，我們聽到很多意見。有人指出，我們永不相信，治安無法搞好，辦法是有的，不要死守成規，那就要適應環境，法律革除，化輕刑爲重刑，化姑息爲堅定。實施辦法，當然首先要先教育，在小中學應特別加重道德教育、法律教育。不僅在學校如此，尤應在廣播電台、電視、報章，每日撥出時間播放，以教育市民遵守。其次，應參考治安較佳都市辦法。今日世界較佳都市

，就個人所知有二：

一是台北及其他城市。抗戰前，國內治安好，那是當然之事，一因民風純樸，二因懲治盜匪法嚴峻，使賊匪不敢嘗試。但目前呢，台灣並非孤島，每日世界各種人士旅遊台灣者成千成萬，何以未受世界氣風傳染？無他，懲治盜匪法嚴峻故也。有一師大學生告：「我們同學常於假期夜晚逛馬路，玩到深夜三時，從未出過什麼差錯」。又一朋友告：「台灣不是無賊匪，但極少，一因謀生易，二因受良好公民教育，世間那有不願作人，而願作賊之理，一旦作賊，等於祖祖輩輩毀滅了。最重要的，法律嚴，搶刼要坐長牢，殺人傷人必處死，如此誰敢知法犯法」。

二是日本，三十多年前，我從天津大沽口乘日本景山丸，入日本神戶港，一入港口便有日本警察持簿來檢查，我以中國教育部留學證書示之，登記後乃去到東京，近郊外小田原中華留學生宿舍不久，即刻又有日本警察來查問。試問對一外國學生追踪尚如此嚴緊，何況對待他們本國一般人民。日本人對於戶口調查最認眞，戶主姓名釘在門口，（按此辦法學自蒙古人，蒙古人要把全家戶口釘在門口）全戶人口數目、年齡、職業、每人收入，皆須清清楚楚登記。若是有無業游民，便成爲警方注意的目標，隨時有被捉危險。

某年我在福岡知道有這樣一段新聞：因案警察入某一住室搜查時，發覺該屋主人銀行存欵達七百元之鉅，因此人是一窮苦小販，不可能有如此鉅額存欵，所以把他捉入官府。過堂時，訊問他，何來如此多存欵？他答是節省得來。法官再一調查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多存欵。但他回辯說：「法官你把我的支出算多了，他說我吃的東西皆是人家不要的廢物，如菓皮、蘿蔔、白菜，還有麵包皮，人棄我取，根本伙食費不用多少錢的，所以我能儲蓄。」但警方又檢查他的健康體重，卻正常，這就奇了！因此轟動全市皆知。最後九州帝大醫科、農科、理科各教授，也注意起來，就把以上廢物一一加以檢查，結果發現皆含有大量各種維他命，於是此案乃告結束，成爲福岡市一大烏龍。

現在東京的建築物，當然鋼筋洋樓多起來了，但三十年以前，卻仍是兩層木樓最普遍，這種房子，門窗皆是用薄木板、細木格子造的，而且出門只一拉了事，根本並無門鎖之類裝置，決不像今日香港防備的周密，既有厚木門，又有鐵閘，而且內外鎖有三四道，活像監門。這明明顯示兩地治安之不同。目前東京固然改變了，但仍比香港治安好，電梯刼案，可以說絕無僅有。可是，我在港於兩月內卻遇到兩次。再看看報章，每日總有數宗刼案或奸殺案。

以故在港朋友相見，頭一句話，必先問平安，好像生活在賊匪世界中，每日在戰戰兢兢中度活。賊匪並無特別標誌，無論相貌、衣着皆與普通市民一樣，因此使人防不勝防。市民每年給政府繳納了大量的稅欵，政府便應該有責任保護市民生活安寧，西方法律最重權利義務，但事實上卻大不然，納稅分文不敢拖欠，但治安則是愈來愈糟糕。政府對賊匪橫行，像熟視無覩，寧願把精力辦些粉飾太平門面工作，如花卉展覽、音樂會、藝術節之類活動，莫非這就叫「自由」、「放任」、「摩登」？

中西法律的分野

治安的好壞，當然與政治大有關係，不過，這只是中國古代的觀念，從目前香港情形說，似不適宜；故不如逕從法律觀點探討。

世界文化不同，而法系也兩樣，西方法律是源淵於羅馬法系，東方法律則是根據中國法系。羅馬法系的長處，是民法、權利、義務講的最清楚，絲毫不苟。對於訴訟判案，最注重人證、物證，決用不着逼供，自然非承認不可。中國法系的長處，是法意，一是注意犯人的動機，動機如合理，量刑必輕，否則加重。另一是禮。法只制裁現於外的行動，而禮則深入人之內心的意識。換言之，即西方法律只制裁行動是否犯法，而不問其意識如何。中國的禮，卻要追到底犯人的動機。多年前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律教授卑爾（Prof. Bear），爲了「九朝律考」一書，特遠道到故都訪問著者程樹德氏，他對程氏說：「中國法意遠優於西方，因禮遠較法深入，能制人意識。人慾（意識之一）必須加以節制，否則，社會將大亂」。此外，還有一特點，即女性貞操。中國法律，強奸視爲大罪，故犯者一定判重刑，而西方則不然，除對異族重刑外，一般量刑則皆甚輕，因中西道德標準不同，故判刑相差甚遠。以最近香港爲例，多次強淫、輪淫案、判刑皆極輕，幾與「非禮」判罪無別。

英國曾受羅馬帝國統治多年，當然也是屬於羅馬法系，香港法官皆來自倫敦，英人法律觀點一向傳統如此，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還有什麼話好說。不過，大英帝國對殖民地傳統政策，原有一特點，即盡量遷就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信仰，故凡市民敬祖先、拜佛、供奉關公皆不禁止，且有提倡之意，這皆爲市民所歡迎、稱許。可惜，只有對賊匪、強奸犯，處刑那麼輕，明明已判死刑，竟忽然減爲短期徒刑，大至無罪釋放，這是香港市民大感不解的，爲什麼在這方面就不順從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信仰？

對治安有效辦法

生爲香港市民，無人不願治安首先搞好，總括來說，要搞好治安也非難事，只要能做到以下各點：

一、要顧及當地民心，對賊匪一定採嚴刑峻法。中國有句古老格言，「處亂世用重典」、「殺一儆百」。

二、要徹底清查戶口，貧民區域固然要清查，非貧民區也應用同樣徹查，所謂高尚住宅區，不是同樣有販毒者、賣淫者，賊匪出入嗎，不是只清查一次便了，而要按月、季清查，務使賊匪無所遁形。

三、要不拘時間，或早或晚，在舟車、馬路及公共場所檢查，凡遇身懷武器者，皆應控之於法。

只要依此認眞實行半年，香港治安，敢斷言必大改觀。當然，市民也不希望太高，如「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然如做到如台北、東京的那樣，也就唸阿彌陀佛了。

韓先楚被整肅

周琳

毛江集團在去年年底調動八大軍區司令員之後，卽全面展開「批林批孔」運動。四月七日，新華社轉載「紅旗」雜誌第四期署名鄭磊「評『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的文章，說明八大軍區司令員調離長期盤踞的「山頭」，乃是毛江集團進一步清算林彪餘黨的開始。「評『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一文最重要內容在前後兩節，該文首先指出：

「一九七〇年八月，毛主席、黨中央，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一九七一年初，正當兩條路線鬪爭十分尖銳的重要時期，福建省新華書店出版了題爲『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林彪之下原文有「同志」字樣，已被删去）的小冊子。這本反動小冊子的出籠，曾經喧鬧一時。從一月到九月，連出三版，印刷七次，印數達三百多萬冊，連銷帶送，散發到全國許多省市。還編入高中課本，甚至準備譯成外文。在這本小冊子裏，作者明目張膽地吹捧林彪是什麼『統帥』、『非凡的天才』、『一貫正確的英明的領導者』，積極爲林彪反革命武裝政變準備輿論。」

該文接着說：「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批林批孔鬪爭中，徹底揭發批判這株爲叛徒、賣國賊林彪篡黨奪權製造輿論的大毒草，弄淸來龍去脈，肅清其流毒，有利於我們進一步清算林彪及其死黨陰謀復辟的罪行。」

「這本反動小冊子出版以前，在一九六〇年曾經發表過同名的文章。林彪親自看過那篇文章，並加以讚賞。事隔十年，作者懷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經過精心修改，以小冊子的形式拋出來，從它的出籠時機和內容來看，是緊密地配合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及其死黨躲在陰暗的角落裏，擬就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其中有一項叫做『掌握輿論工具，展開政治攻勢』。一月份出版的這本小冊子，就是他們『展開政治攻勢』的重要『輿論工具』。五月，作爲配合這個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的重要步驟，加印二十萬冊，背着毛主席、黨中央，發到他們一伙所把持的一些要害部門。六月，正當林彪死黨進一步進行所謂『路線交底』，猖狂地推行其反革命陰謀的時候，此書作者又親自佈置把這小冊子改排大字本，封面顏色要鮮艷，並擅自向全國徵訂推銷。七月，此書作者更急如星火，督印黑書。他派人坐鎮出版機關，一日數次催問進度，力求快印、快裝、快發，限定『九月以前要印完』。請同志們要主意，這句話不可等閒視之，它道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陰謀。就是在九月八日，林彪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妄圖謀害毛主席，另立中央。陰謀破產以後，九月十三日林彪和他的幾個死黨乘飛機，投奔蘇修，叛黨叛國，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這是一張觸目驚心的時間表。」

該文最後宣稱：「這本反動小冊子是爲林彪篡黨奪權製造輿論的大毒草。但是，林彪反黨集團被揭露以後，在拋出這本小冊子的地方，這株毒草並沒有得到認眞的揭發和批判。一九七二年，我們也看到一點輕描淡寫的批判。這種批判，與其說是批判小冊子，倒不如說是爲了表白小冊子的出籠是『背着』組織，沒有人『批准』，僅僅是由作者親自下令搞的。事情眞的是那樣嗎？這麼大的一件事，沒有人支持，沒有人『批准』，辦得成嗎？由於這本書大量發行，流毒全國，關於這本小冊子出籠的陰謀，現在到了徹底清算的時候了。」

福建晉江地區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甚爲激烈。該地泉州貼出之大字報除批判孔子與林彪外，並提出「打倒韓先楚利用職權濫用私人」及「打倒孔老二信徒卓雄」（福建省委書記、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等口號。

綜合以上情況，可以指出下列三點：

第一、「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同志」的作者就是原共黨九屆中央委員、共黨福建省委第二書記、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福州軍區第一政委周赤萍。這篇文章曾於一九六〇年在「中國青年」第八期以「革命回憶錄」的方式發表，文內有關林彪軍事言論部份並被編入共軍「戰鬪條文」，作爲共軍指揮作戰的最高準則。該文作者周赤萍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後卽被整肅，到今年已經兩年零七個月。因此，評「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一文已經不是針對原作者周赤萍而發，而是針對這本小冊子出籠的背後「支持」者和「批准」者而發。

第二、這本小冊子出籠的地點在福建，在福建方面當時能夠擔當起這個「支持」和「批准」責任的，只有現任共黨十屆中央委員、蘭州軍區司令員，原任共黨九屆中央委員、共黨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福建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由此研判韓先楚已被整肅，應該是一個可以肯定的事實。

第三、這本小冊子的出籠，既然是「一個不尋常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但卻從林彪事件以至現在這樣長的一段時間內被擱置起來，一直等到八個大軍區司令員調離長期盤據的「山頭」之後才認爲是「到了徹底清算的時候」，並口口聲聲說要「進一步徹底清算林彪的死黨」，可見調動八大軍區司令員決不是僅僅爲了清算韓先楚一人。而這篇批判文章的發表，事實上就是共軍內部又一次大清算大整肅的序幕。

韓先楚湖北禮山人，現年六十三歲，「紅四方面軍」出身，

統。一九三一年任「四方面軍」七十三師連、營長。嗣後歷任「紅廿五軍」團長、七十三師師長。抗戰開始轉入林彪系統，歷任「八路軍」一一五三四四旅六八七團團長。一九四〇年轉入「新四軍」，任第二師第四旅旅長。抗戰勝利後再度轉入林彪系統至東北，歷任「第四縱隊」副司令員，「三縱」司令員。一九四九年改任「四野」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四十軍軍長、「湖南軍區」副司令員、「海南島軍政委員會」主席。韓戰期間任「志願軍」十三兵團司令員、「志願辦」副參謀長，韓戰後（一九五八）調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兼「福州前線」司令員、共軍副總參謀長。

「文革」初，他對「文革」也有抵觸情緒，犯了毛林所謂「方向和路線錯誤」，後來自認「覺悟遲，改正慢，使福建出現了較大的曲折」。所謂「錯誤」，主要是指鎮壓毛派造反組織而言。韓先楚雖犯有「錯誤」，因爲他是林彪系統中成長起來，所以當時仍被毛林爭取過來，讓他當「福建軍管會」主任。

嗣後又遭到「福州軍區」內反對派劉培善（政委）、陳景三（前廿八軍軍長）等的攻擊，列舉罪狀一百條向共黨控告。毛林不僅未予追究韓先楚，反將劉培善等整肅。一九六七年九月，周恩來、江青在北平接見福建羣眾代表時，周傳達毛澤東的話，說：「你們要打倒韓先楚我不反對，但你們打倒了他，還要扶他」。一九六八年二月，毛澤東接見福建在北平「學習班」幹部時說：「福建問題，告訴韓先楚，人家要打倒你，你到羣眾中去，我保你。」韓先楚受到毛的支持，獲得過關。共黨福建省委重建，韓任第一書記。福建省革委會成立，他兼任主任，九、十大均當選爲中委。

「文革」前韓先楚是共黨八屆候補中委、國防委員會委員、福州軍區司令員兼「福建前線部隊」司令員、共軍副總參謀長。「文革」後是共黨九、十屆中委，共黨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及「福州軍區」司令員、兼「福建前線」司令員。

毛澤東輕視學校教育

白雲

毛澤東特別仇視學校、知識和教師，這很可能是因爲其未能接受正規教育而產生的自卑心理使然。他有很多觀念，不談政治見解，任何正常的人都無法加以接受。例如：

他認爲作學生應：「一不上課，二管吃飯，三要鬧事，鬧事就是要革命。」註㈠

毛澤東也很仇視有知識的人。例如他對大學生的印象就很壞，他曾說：「大學生有很大一部份我是懷疑的，特別是文科。不搞文化大革命他們就要變成修正主義分子，搞修正主義了。」註㈡

他也反對學校教育。他曾說：「學問才不是靠學校裏學來的。」並以他自己作學生時的頑劣爲例說：「從前我在學校裏是不守規矩的，只是以不開除爲原則的。考試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爲準。好幾門學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時沒辦法。有的考試我交白卷。考幾何我就畫一個鷄蛋，這不是幾何嗎？因爲是一筆交卷最快。」註㈢他這樣說，無形中就鼓勵了那些比較頑皮的學生去搗亂滋事。

他絕對敵視教師與知識分子。他認爲「老師教學生是最害人的辦法」，他說：「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他又說：「教授不如學生，學生不如農民。」註㈣所以他認爲「不讀書不行，讀書太多了也不行。」註㈤甚至他規定他的「接班人」必須「學問少的」註㈥

最妙的是他與親姪女王海蓉（當時是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的一段對話：王說：「我們班有個幹部子弟（即「紅五類」學生），表現可不好了，上課無心聽講，下課也不練習，專看小說，有時在宿舍睡覺，星期六下午開會有時也不參加，星期天不按時返校……。」毛則問：「你們教員允許你們上課打瞌睡、看小說嗎？」王答：「不允許。」毛則說：「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瞌睡，我看你講的這個學生，將來可能有所作爲。」他並命令王海蓉：「回去以後，你帶頭造反。」王則說：「我不敢，這是學校的制度規定……」毛生氣地說：「什麼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你說：我就是破壞學校制度！」王說：「這樣做不行，會挨批評的。」毛更生氣：「我看你這個人將來沒有什麼大作爲！你怕人家說你破壞制度，又怕挨批評，又怕記過，又怕開除，有什麼好怕，最多就是開除。學校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帶頭造反！」註㈥

註㈠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一日毛澤東「對撤工作點的指示」。全文載「毛澤東思想萬歲」。

註㈡見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談話」。

註㈢見一九六八年七月廿八日，毛澤東「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談話」。

註㈣一九六四年三月廿八日，毛澤東「在邯鄲四清工作座談會上講話」。

註㈤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毛澤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講話」。

註㈥一九六四年六月廿四日，毛澤東「和王海蓉同志的談話」。

葡萄牙的內憂外患

胡養之

最近發生政變的葡萄牙，位居歐洲伊柏立安半島的西部，東北兩面均界西班牙，西南二面則臨大西洋。其面積僅三萬五千五百方哩，地勢東北爲高原，西部爲平原。氣候溫和多雨，產業以農爲主，有麥類、玉蜀黍、米、葡萄等；鑛產銅、鉛、鹽最著名。國內的居民多爲凱爾脫、條頓、摩爾族的混合種。首都叫里斯本，該國成立於公元十二世紀；至十五、六世紀時，殖民頗廣，曾握非洲及印度的霸權，南美的巴西，也曾歸它統屬。一五八〇年，爲西班牙所併；直到一六四〇年，再恢復獨立；然其海外領土，則多半爲荷蘭諸國所奪。一九一〇年，由王政改爲共和制。

第一次歐戰時，葡萄牙加入協約國，還能保持現狀；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廿多年中，對於葡萄牙來說，顯然是一段極其黯淡的歷史。由於一九五二年起，葡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如安哥拉、莫三鼻給、幾內亞等地，已爲共黨所煽動，便紛紛發生反葡的暴亂；一九六一年，在印度境內的葡屬果亞，又被尼赫魯的武裝部隊接收；隨後葡萄牙國內，也已遭受到共黨滲透，罷工、罷課、暴動、兵變，層出不窮！尤其到了一九六六年，遠東的葡屬澳門，更爲中共特務所控制，葡國殖民當局，完全聽從中共擺佈而成爲一個傀儡似的。

葡萄牙在非洲的屬地計有：東非的莫三鼻給，位於三比西河下流，西非洲的安哥拉，位於剛果西南非洲間；幾內亞便在前法屬幾內亞西北，兼領附近的比薩哥斯羣島。其中以安哥拉爲最大，它的全面積約四十八萬五千方公里，較葡國本土(八萬九千方公里)約大五倍半。但其人口僅有二百五十萬左右，卻少於葡萄牙本土人口(六百八十餘萬)三分之二弱。由於環繞着它的前西方殖民地如北羅得西亞、南非洲，尤其北面的剛果，均早已先後獨立，因此，安哥拉黑種土著之仇視白種人，可說是爲時代的趨勢所使然。自一九六〇年起因受了共黨滲透分子的煽惑，而不斷地發生了暴亂事件，並一再地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安哥拉獨立；且曾投訴於十五屆聯合國大會，當時蘇聯主張調查後即予安哥拉以獨立，但爲葡萄牙及其盟國所拒絕。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至同月十九日的六天中，安哥拉黑種人的歷次暴動攻擊的目標，多爲當地的白種居民；特別是對馬奎拉、烏伊奇以及魁巴邑等地的墾殖移民爲然。據當時逃出虎口的難民講述那種恐怖分子黑種人的出擊情形，令人不寒而慄！他們使用彎弓短刀等武器，除了殺戮睡在牀上的歐籍移民和襲擊孤立的村莊以外，並揮舞着利刃殺婦孺。在朗達以北四百五十哩的麥丁巴村附近，因爲嬰兒的哭泣聲暴露了匿藏目標，致所有婦孺都被恐怖分子殺至清光！在烏伊奇附近，更有一個妙齡女郎被恐怖分子斬成兩段；另有幾個婦人被殺後還懸掛其頭呢！

那次的恐怖分子發動暴亂，曾使一百七十餘名的無辜居民死亡，二百餘人受傷，其中大部份爲老弱婦孺。據安哥拉當任總督達伐里斯指出：恐怖分子來自剛果、其殘酷的行動則類以前英屬怯尼亞的毛毛土人作亂。所謂「毛毛土人」者，便是指吉古猶族的黑人而言也。他們的組織叫做「毛毛會」，目的是以恐怖手段來驅逐歐洲人。而毛毛會會員的入會手續，則往往在半夜裏跪於燭光之下，當衆歃羊血宣誓，無論受到對方的任何嚴酷刑罰，也不得告發會內兄弟。自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九月間，怯尼亞內羅比附近的白人田莊，也曾發生一次恐怖事件，當時不只是英國軍官和白種婦孺，多被恐怖分子所刺殺！且其中有一名英國老紳士，更死得不明不白，令到英國殖民當局大爲震驚！

原來毛毛會員製造恐怖事件是不擇手段的，其目標則爲白種人。而毛毛會的那名領袖人物綽號「大傢槍」的黑人，修長的身材，兩眼深陷，顴骨高聳，一望而知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但他曾經到過莫斯科，接受過共黨的嚴格教育，第二次大戰期間返回非洲後，即煽起了反英及反西方等暴動。因此，葡萄牙的海外部便指責蘇聯，企圖將怯尼亞那個變相的共黨組織擴展到葡屬安哥拉去，甚至於整個非洲地區。

事實上，在那次暴亂中，曾使葡國一架空軍飛機在安哥拉南部失事，罹難者包括着葡國派駐安哥拉地面部隊司令佛萊爾中將，空軍副司令格里准將及中級幹部共十七人。而幸災樂禍的蘇聯共黨分子，到處煽動非洲人起來造反。以致安哥拉的動盪局勢，便成爲葡萄牙多年以來的憂患！早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當葡萄牙叛黨領袖格華爾，在加拉斯港外刼奪葡萄牙豪華郵輪「聖大瑪利號」的時候，就盛傳安哥拉正在醞釀反葡國政府的運動中。據一位美國記者在安哥拉調查結果表示：黑種土著對葡國政府固然十分憎恨，就是葡萄牙移民到那裏的白種後裔，也頗表不滿。而後來以剛果沙沙爲基地襲擊葡軍的恐怖分子，確實是共黨滲透下的產物。

葡萄牙原在印度的殖民地也有三處：果亞、達曼及第烏，共計面積一千四百〇三方哩，人口僅七十餘萬。其中以果亞最大，位於阿拉伯海濱，南北與印度本土接壤；東面則有一座山，與印度相隔絕。而果阿又分爲兩部份：一爲舊佔領地；一爲十八世紀下半葉取得的新佔領地。達曼位於肯拜灣口，在孟買之北約一百哩，分爲達曼本部及迦爾阿佛利兩部份。而第烏則是卡拉提阿瓦半島南部的一個小島。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印度政府指控葡萄牙駐果亞的武裝部隊槍殺了印

度漁民一人；接着又指葡萄牙軍越過印境開槍，令到印度西海岸的小地區邊境之緊張程度日益增加。同時蘇聯大力慫恿印度向反共的葡萄牙開戰，前印度總理尼赫魯下令調動印軍，與葡軍對峙達十多天，印度結果使用了估計約一萬五千人至三萬人的地面部隊，由坦克多輛和坎培拉式噴射機多架的掩護，以三管齊下的戰略攻勢，在沒有頑強抵抗的情況下，終於同月十八日進入了果亞，達曼及第烏等三個葡國的海岸屬土，推翻了葡萄牙四百多年來的殖民地統治。

葡萄牙的外患既如上述，而其內憂更爲嚴重。例如一九四六年一月發生一次學潮及共黨的大暴動，曾分別拘捕過三十二名學生，和十七名工人，經審訊判定他們均屬「葡萄牙的共黨組織」的成員，其中若干人且到過莫斯科接受過訓練。他們的任務是：積極地向當地大專學校及海、陸、空軍官學校，進行滲透，以期達成顛覆其反共政府的陰謀；特別是中共的北平電台，自一九六〇年後，差不多每天都在鼓勵葡國共黨從事反政府的行動，令到一向不易公開露面的葡國總理薩拉柴，也因此而大驚失色地說：「國際共黨既深入葡國學術界活動，又企圖向軍隊方面滲透，在葡萄牙來說，確是一項十分嚴重的威脅！」

葡萄牙是一個信奉天主教而不明顯標榜反共的國家，共黨爲什麼要積極顛覆它的政權呢？其目的無非在打倒那位獨裁統治葡萄牙達三十多年的親西方特別親西班牙的薩拉柴總理。他雖然不顯著標榜反共，但他卻與激烈反共的東北鄰邦西班牙佛朗哥元帥甚爲友好；且於一九五二年四月，曾邀佛朗哥訪問里斯本，共商訂立一項防守同盟的協定。這意味薩拉柴與佛朗哥同一立場，因而遷怒了國際共產黨。

在歐洲方面的共黨組織，當以義大利和法國兩地爲最大，它們要想赤化這個伊柏立安半島上的西班牙，勢非首先滲透面積較小的葡萄牙不可。於是國際共黨在近十多年來，一面利用葡萄牙的矛盾而加以挑撥離間；一面竭力煽動和支持葡萄牙叛黨分子連續實行暴動與叛亂，單在一九六一年間便先後發生四次反政府的叛亂事件。

一九六二年元旦，正是葡萄牙人歡天喜地迎接新年的時候，共黨又煽起五十六年武裝叛亂分子襲擊政府軍營。這項行動失敗後，共黨地下分子於同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更響應了危地馬拉及委內瑞拉的示威運動，而煽起葡國工人大舉暴動，高呼「打倒薩拉柴」口號，致有百餘人傷亡！

究竟薩拉柴是個怎樣的人物呢？他與葡國近半世紀的歷史是分不開的。由於該國共和肇造以後的最初十六年間，政治非常混亂，內閣先後換了四十三次之多，政潮發生二十一次，平均每年有四次動亂，總統換了八個，直到一九二六年，里斯本組織了軍政府始逐漸穩定下來。當時薩拉柴剛好三十七歲，卻是康勃拉大學的經濟教授。政府爲了需要一位勇敢和誠實的財政部長，因而一致推舉薩拉柴出任。經過他的考慮後終於一九二八年接受了這項職務，在他的匠心擘劃之下，居然使葡萄牙財政收支達到了平衡，國內的信用也鞏固了起來，並穩定了通貨。

同時，他在政治方面，也有了卓著的成就。因爲三十年代的葡國民智未開，他認爲英國的代議政體，還不適宜於尚有百分之七十未受教育的葡萄牙，故於一九三二年當他做了國務總理後，便去起草葡國憲法。後來葡萄牙的政治體制，完全依據了這部憲法，採用中央集權方式而沒有民選的國會，也沒有政黨組織，使立法和行政的兩大權力都落在薩氏手中。

姑勿論葡國的政體怎樣，但在薩氏執政的三十多年中，物質建設上卻是突飛猛進的。截至一九五六年爲止，全國已完成了一千九百哩的新式公路；在里斯本和科斯塔多沙的市郊，所有建築物與市容都不下於歐美的各大都市。住宅區的房屋也很新式，且仿照美國二十年分期付欵的方式辦理。農業方面葡國是一個山多地少，河流短缺而不利灌溉的國家，薩拉柴政府除了與辦水利外，並給農民以技術的指導，於是農產繼續增加。

儘管薩拉柴鐵腕統治葡萄牙達三十七年之久，使葡國各方面都有進步；但這個歐洲小國以往全靠殖民地；戰後海外領土除非洲三處外，在亞洲方面有澳門及印度羣島中帝汶島的東半部而已。可是這些地方，卻沒有一處是安全的。就拿澳門而論，便困擾了葡萄牙，由於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當中共在澳門發動暴亂後，使到葡國內外交閼！

㈠是葡萄牙的遠東殖民地——澳門氹仔風潮所導致的「一二·三」大流血慘劇，一度鬧到澳門焦頭爛額，雞犬不寧，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

㈡是由於當時葡國對澳門事件大傷腦筋，且極端尷尬之際，故有六名親中共的葡萄牙共產黨員蠢蠢欲動，企圖乘機竊發，以暴力推翻里斯本的前薩拉柴政府！這六名叛徒爲葡萄牙「人民行動陣線」分子的陰謀，於同年十二月廿二日被警察當局所破獲，並被分別判處由十六個月至四年不等的徒刑。可是，葡國境內的滲透分子，卻仍潛滋暗長。

㈢由於澳門事件之發生，葡屬非洲屬地安哥拉的問題，也同時遭到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議案：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一致與葡萄牙斷絕外交關係，其目的在使這個歐洲殖民主義國家陷於孤立狀態。

因此，觀察家們認爲：時至今日，不僅是殖民主義已近黃昏；同時，葡萄牙國內也遭受了共黨滲透的威脅。即以澳門事件言，里斯本政府雖然授權澳門總督嘉樂比，儘量遷就中共甚至不惜向中共屈服，接納中共當局提出的所有要求，而把葡萄牙派來統治澳門的四名舊有官員如：前陸軍司令施維德、警察廳長傅基利、副警察廳長顧端尼及氹仔市長晏德等一律撤職，更把囚禁已達三年半的七名所謂「國民黨特務」，更偷偷地移交中共，作爲抵償被澳葡警察所殺害的八名中國人的血債，藉以緩和當時的憤怒情緒，並希望苟延葡國統治澳門的時間。

可是澳葡當局儘管如此卑躬屈膝，卻仍未能滿足中共的要求。中共表面上雖未有接收澳門，已際上早已幕後控制了澳門整個經濟及其政治行動，不許有任何反共人士在澳居住或經營商業，使所有居民都是親中共的順民，而便於中共特務在澳橫衝直撞！以致薩拉柴活活氣病，於一九六八年九月起患腦血栓塞症，終於兩年後死亡。

也談日毛航協

陳逸南

日本終於在本年四月廿日，和中共簽署了一項屬於政府級的民航協定。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並於即日在外務省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日台航線」的「外相談話」，闡明日本政府的意向及該項協定之內容，其要點包括：

一、對於飛行日台航線台灣飛機旗的標誌，不承認為國旗。二、不承認中華航空公司（台灣）是代表國家的航空公司。三、希望日台航線將來也能在安定的基礎上予以維持。

照這樣看來，日本的如意算盤倒是不錯的，一方面與中共建立良好關係，希望藉着這個關係，進入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以遂其經濟侵蝕的目的。另方面則希望維繫在台灣原有的利益，這種一腳踏兩船的做法，將會得到什麼樣的後果呢？難道日本大平，一點也沒有考慮到台灣的反應嗎？這一層，他是考慮過的，從這一項決策，我們所看到的日本，其意向是寧可放棄台灣，也不失去大陸。日本的決策當局，一定以為此一決策是很聰明，殊不知此舉是極其愚蠢。

一、就政治言，從政治的觀點看此一問題，日本顯然已經深中了中共的奸謀；而中共利用經濟的利益為餌，以圖達到分化自由世界和孤立台灣的目的，可說亦因此而大有所獲。中共由乒乓外交，拉攏美國，到進入聯合國，拉攏日本，所用的手段和作風，都是如出一轍的。美國如果不是由於太天眞，見利忘義，則自由世界的陣線，也不致於像今日的如此渙散，美國的此一錯誤，在聯合國中將會慢慢自食其果。而在其本土來說，在中共的不斷滲透和散播惡毒種子的陰謀搗亂下，也勢必永無寧日。這一點我們看今日美國的社會問題之所以如此混亂，種族問題時起騷動，其跡象已致為明顯。

至於日本，在地理的形勢上，和台灣正好成一犄角之勢，實在有其相互倚重的利害關係存在着的，日本竟不顧及此，只昧於眼前之私利，為今後的日本種下長久深遠的大患，眞可謂愚不可及。

昔日，自由世界在積極從事於對抗共產世界的時候，蔣總統曾經組織東南亞軍事同盟，以中華民國為領導，其時日本亦為盟國之一，然而，曾幾何時，所謂東南亞軍事同盟云乎哉！所謂中日友好云乎哉！須知，今日世界之爭，不在國與國之爭，也不在種族與種族之爭，而實乃自由、民主與共產獨裁之爭。由於美、日外交政策的錯誤，已給自由世界蓋上了一層黯淡的黑布，自由世界的未來，能否繼續保有其昔日「自由」的特質，後果是堪虞的。今日海外的中國人之所以反共，不是不願意看到中國人統治的中國日益強大，而是對於殘酷的、吃人的共產政制深懷恐懼。共產國際只懂得顚覆和破壞，任何人如果憧憬與共產國際和平合作，那只是一廂情願，那只是癡人做夢。蓋共產國際只有鬬爭，只有階級仇恨，和「人性」是相去很遠的。日本人民對於日本政府這一項錯誤的決定，為了個人未來的生活幸福，應該要團結起來，反對政府這一項決定才是。

二、就經濟言，日本滿以為與中共建立進一步的關係，台灣方面也無奈之何！其結果也必如其所想像，還是要與日本保持經濟來往，甚或保持日台航線，但事實上，並不如日本所料，國府於得悉日本與中共簽署此項協定後，立刻發表聲明，正式宣佈台日線即日斷航，國府此一決定可以說是大快海外人心的，正如明報社論所說：那是一種「壯士斷臂」的精神，是值得喝采的。我們且看沈昌煥外長的聲明：「日本田中政府為實行其媚共政策，於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廿九日，片面撕毁中日和約，辜負我總統於戰後以寬大政策，拯救日本扶持其復國的德意。

「我國政府於對日斷交後，為求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定與自由，阻遏共產侵畧的擴張，並顧及日本人民對我國的友誼，仍繼續保持兩國民間的經濟文化關係。在去年兩國人民往還的人數，激增至五十餘萬之眾，彼此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也有顯著的進展……。」從沈外長這一聲明中顯示，日本與台灣在過去經濟、文化關係的密切，由過去中日交往的頻密，在經濟的發展上，彼此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今國府雖然聲稱中日人民，仍可保持往日的來往，但由於國府遽然聲明中日航線於即日斷航，這對於來往日本台灣的兩國人民，不無重大影響。就經濟立場言，雙方均有損失，而日本所損失尤大，這是不待言的。至於日本與中國大陸建立此一航線，得到了些什麼呢？和中國大陸談生意嗎？一切生意完全由中共控制的，想要在旅遊上多賺此遊資嗎？中國大陸人民是不准出國的，相反的，受惠的還是中共。日本一方面失去已得的利益，但在另一方面卻得不到希望得到的利益，那不是愚不可及麼？

三、就國際道義言，日本與中華民國在過去既然有着一段極其深切的關係，如今惑於眼前的私利，竟放棄了過去的盟友，給敵人玩之掌上，深中了中共縱橫睥闔之詭計，眞可謂全無政治遠見。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他們，為了一時之貪婪，一點也沒有顧及國際道義，也可謂無恥之尤了。如此的罔顧信義，則日本今後，將何以見信於當世？論語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做人尚且如是，何況一個國家麼？田中此一決策，勢必使日本在今後的世界中，淪為無信無義之國，是可斷言的。而日本在田中領導下，勢必走上一條危險的道路，置日本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也是毫無疑問的。國民政府為了維護國家民族的尊嚴，對日本採取斷然的強硬態度，並聲言「如日機擅進入防空識別區，將依照國際民航法則處理。」如是日本在今後的國際上，將失去一位眞誠而有力的反共盟友，也將隨世局的變化而浮沉，自討其苦。

日本與中共，無必然要結合之關係，但與台灣則有若唇齒的相依，不但在政治上如此，即在經濟、文化也有互相促進、平等互惠的好處，今日本竟捨正道而不由，其自取辱如此，眞是殊堪痛惜。由於田中、大平這一項錯誤的決策，嚴重地損害了中、日兩國的友好，到時會不會遭受「自民黨」的攻擊，危及到田中的政治地位呢？這是很難斷言的。

革命·教育·人才（上）

柳以青

認識中國

馬蒙教授的一篇報導

四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復旦大學首屆工農兵畢業生的優秀成績」一文，來歌頌「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選拔學生」，在「上大學、管大學，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經過了三年的時間，而產生的「政治質量和專業理論知識水平，都遠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前這個學校的任何一屆理科畢業生」。

這一類的文章，發表在大陸上的封閉社會裏，或許還可以蒙蔽一些人士們，但是，公開於香港的這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裏，不但不能發生好效果，同時，更會產生壞的效果。不但不能產生什麼「歌頌」，反而使人更知道了大陸大學教育的眞相。

我絕不相信，用什麼政治教條的理念，來強加諸於大學教育之上。因此，雖然整個的大陸，在中共的「泛政治」的理念滿天飛的時代，把馬列、毛思以及目前的「批林批孔」等政治控制和政治宣傳，這些都會是過眼雲烟的「左傾幼稚病」的間歇發作而已，遲早都會是歸於虛無的東西。所可惜的只是被這一狂潮沖刷的大陸人民，暫時是飽受折磨的。我相信，我的這段話不但爲不值中共所爲的人士們同意，就是有天良，憑理念的左派人士們，在他們的自己的內心中，也是深以爲然的。如果我們能夠透過「泛政治」的烟霧，而展望學術與人才問題時，都會發見的。

我不否認，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國家所要求的教育制度，但是，就以教育本身來說，一方面固然是爲了國家將來的需要，然而，最主要的還是使一個接受教育的「人」，得到「人」自身的成全與發展。

然而，中共的所謂「革命教育」，實際上是教育的控制與窒息。尤其是所謂「大學教育」根本是美其名曰的「大學」和「教育」。

從過去中國歷史上來說，所有政府主辦的太學和大學，如果不能強調了一個中國「人」的自身成全與發展的話，其成就就很有限，其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就不會有什麼大的貢獻，反不如自由、自發的私人創辦的學院。像過去的「科舉制度」，當然有她成功的一面，起碼是使人民到政府，然而，國家的人才卻是被政府的考試制度的科目所限制了，致使我們在很多方面缺乏人才。

再從最近幾十年的國際局勢來看，有很多國家已經發現，由政府所主辦的大學，會使大學自由的教育受到損傷，因此，都是地方主辦，而不給中央政府。例如：德國經過了希特拉的獨裁和專制，第二次大戰後，德國的大學就沒有一間是聯邦政府可以控制的。再看美國，除了私人的大學外，最多是州立大學，絕沒有中央政府主持的「國立」大學。

然而，當我看到中共在大陸的大學，不僅是「黨」控制，而且學生也是由「黨」來挑選，這方面的情形，恐怕是所有「大學教育」最惡劣的模型。

最近到大陸旅行的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馬蒙教授，在回來之後，在「大公報」所發表的「祖國之行」中，就有一段很詳盡的描述，是在談大陸「教育革命」的。因爲他這次回去，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項目，是要了解大陸的大學教育情況，因此，他曾訪問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山大學，並且也見到了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士們，像周培源、劉大杰、郭紹虞、商承祚等。他說：

「大學制度的改革，在文化大革命以後才開始進行的，它的內容是：（甲）改革招生制度，從工農兵中選拔學員。選拔的程序是：自願報名，羣眾推荐、領導批准，學校覆審。選拔的條件是：政治上的表現和實踐上的經驗，同時由大學派人到各地和地方有關機關合組招生小組，辦理選拔工作。入學年齡平均是二十歲。（乙）改革體制，使教育與三大運動結合，與工農羣眾結合，與實踐結合，不再使學生的活動局限於象牙之塔裏面。理科方面：採取校辦工廠和廠外掛鈎的方式。……文科方面：採取向社會學習的方式，換句話說，就是以社會爲工廠。每個學員要把三分之一的學習時間到社會上去實踐。（丙）改革學制，把一般學科縮短爲三年，其中少數學科還是四年。（丁）改革教學方式和師生的聯繫，最基本的改變是以啓發式代替塡鴨式教育。注重編發講稿作重點介紹，然後進行討論。同時以評教、評學的方式加強師生關係。（戊）改革教材，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統帥教材。」

這一段最新出籠的描述，我們就會發現了：中共的大學入學條件，決沒有唐代考科舉時的條件更平民化，更平等。這不知是歷史的進步還是歷史的退步，此其一。所用的教學體制重實踐方面並不是什麼革新，唯是要用「唯物論」的「辯證法」和「歷史觀」，這已經對所謂「大學教育」也者的本質，相去遠甚了。這卻與科舉時代的貼經、墨義差不多。但是，在科舉時代，還可以有供考生發揮的思想對策和文學天才呢！現在的大陸的「大學」竟是獨沾一味的「紅」了。

眞能夠「紅」嗎？這是騙不過人的。否則，大陸上就不會一次次的「反修、防修、批修」了。爲了更具體地了解一下大陸大學的具體情況，我們只有先捨馬教授的理念，而根據資料「擺事實」了。

八年回歸夢

18「羅織成罪」的「先進經驗」

古鶴翔

本來幹任何工作都要熟悉業務，否則必然誤事，幹司法工作的人，更應如此。可是毛澤東共產黨卻常常以外行領導內行，怎能不令到天下大亂！

以「珠江人民法院」爲例，只有徐翼球是法律系畢業的，只有梁頌平是有過業務經驗的。

後來「珠江法院」和「粵中法院」合併了，也是沒有什麼法律人材，所謂「領導」也者，更是如此。

「粵中法院」的「院長」譚丕桓是知識分子，還勉強說得通。最妙的是「刑事法庭庭長」盛芳彬，他根本字也不認識多兩個，竟然成爲統轄二十多個縣的「行署法院」的「刑事法庭庭長」！

在判案時，他要「審判員」將案情向他報告，他就作出決定。

本來「庭長」要領導「審判員」，他這樣做，分明是受「審判員」操縱了。

倘若遇到能力較強的「審判員」，或者還不會發生大問題。可是，所謂「審判員」也者，絕大部分是程度甚差的人。

有一次，「淮海戰役」的「英雄」胡瑛，（與徐明的妻子胡瑛同名，男性。）他在「判決書」中說：「羣眾要求一致殺」。看見這判決書，眞使人啼笑皆非。——大概是羣眾要求和「犯人」一同被殺吧？類似的現象，實在經常發生，以如此水平之人判案，其不誤事者，未之有也。

寫到這裏，順便要提的是：這位「戰鬭英雄」是農民出身，當筆者離開「粵中法院」後，他獲准回鄉結婚，婚後即返回「粵中法院」。到了「反胡風運動」展開，胡瑛被鬬了。這位「戰鬭英雄」沒有死於「淮海戰役」中，卻在浴室中用長褲自縊而死。

據梁頌平說：「通緝一個人，必須將其姓名、籍貫、年齡、特徵等列出，最好還要有照片。」

可是，由於業務知識太差，王炳的人身自由被侵犯了。

在「粵中法院」時，我們曾「學習」過「蘇聯先進的司法經驗」。

蘇聯，啊，在當年中共口中的蘇聯，簡直是「人間天堂」！蘇聯那一樣事物不是「先進」的啊？據說蘇聯的「社會制度，是保證蘇聯永不會犯錯誤的。」中共說：「蘇聯的今天，便是我們明天。」

現在，我們且「學習」一下「蘇聯先進的司法經驗」罷。

事情是這樣的：蘇聯有一個播音員，他在播音時打了一個呵欠。

是的，這播音員僅僅是在播音時打了個呵欠。

打一個呵欠有什麼問題呀？這和「先進的司法經驗」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當然認爲「沒有關係」，更與「先進的司法經驗」無涉。

可是，在「共產天堂」，這問題便十分嚴重！

共產黨認爲：這播音員的呵欠聲是傳遍世界的，人們聽到這呵欠聲，便會認爲蘇聯人的工作太辛勞了，這影響是很惡劣的。

這是公開向全世界「破壞」蘇聯聲望的行爲。「破壞」蘇聯的聲望，便是「反革命」。對「反革命」，便應「鎮壓」。——結果是：一個呵欠，坐牢三年。

讀者們：上面所舉，並非笑話，而是「先進的蘇聯司法經驗」，這「經驗」不但是統治蘇聯的基石，也是中共奉爲金科玉律的「司法經驗」。

最近，蘇聯對內的政策已略有轉變了，所以「蘇辛尼津」及其家人竟能離開「共產天堂」。可是，我們親愛的中國同胞，依舊呻吟於共產暴政的底下！直至今天，中共仍然奉行「羅織成罪」的「先進經驗」，打一個呵欠，便是「反革命」，這不是「羅織成罪」麼？

最近「復旦大學哲學系大批判組」竟然用同樣手法來羅織孟子的罪名，說：「孟軻的所謂『王道』，是對孔老二反動思想核心『仁』的繼承和發展。他鼓吹『王道』，反對『霸道』，就是攻擊法家，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社會變革，圖謀復辟西周奴隸制度。」

孟子是一個公認的民本主義者，而共產黨竟然羅織成他的「罪行」，指他「圖謀復辟」，所謂「復辟」，便是「反革命」啊！

中共根據什麼來指孟子「復辟」呢，請看「復旦大學哲學系大批判組」所引的孟子的原文罷：「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心中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這些話，竟會被指爲「復辟」，世界還有公理麼？

中共「羅織成罪」的手段，實在比「先進的蘇聯」更甚，眞是「青出於藍勝於藍」了！

可憐的大陸同胞啊，你們是生活在「寒於水」，「猛於火」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呢！

寫在前面

我生於苦難，也長於苦難。直到如今，猶掙扎在人海的苦難漩渦裏！

的那一晚，我是在雲南昆明的青年農營地中，那夜農民狂歡通宵達旦的情景，直到如今，猶好似是昨天的事……。

數不清的農民羣眾，像狂人一樣到處手舞足

事情是這樣的：「寶安縣人民法院」送來一件公文，請「珠海法院」下令通緝一個叫做「王炳」的人，陳海大叫筆者轉呈「專署」，並通知各縣予以「通緝」，筆者照辦了。

後來，果然捉到「王炳」了，他是在前往澳門時被關口的守軍捉到的。

「王炳」被押解到「珠江法院」了，他不絕的呼冤，後來「珠江法院」用電話和「寶安法院」聯絡，査明被捕的「王炳」，確非該縣要通緝的「王炳」，便把他釋放了。

破車，不知有多少次在舉步維艱的時候，被潮水似的走難人羣，推倒在鮮血染紅的雪地上，又咬緊牙關，忍痛含淚的掙扎起來，慢慢的爬行向前，在充滿血淚的辛酸流亡途中，卻無法知道明夜此身又在何處！

八年離亂，八年的浴血抗戰，中國人付出的代價，中國人所受的苦難，又豈止千言萬語……

在中國人的血和淚灌溉下，在中國人無數的生命頭顱支撐下，勝利花開了。

勝利花開的那年，捷報傳來日本無條件投降

寒梅

落人！

儘管是生長在這一個苦難的時代，總算還沒有在苦難中倒下去，而這一杯百味俱全的人生雞尾酒，與猶未盡，因此，我還慶幸自己生得逢時。

「西窗隨筆」是為鼓吹中興，金鼓齊鳴而獻出一份「搖旗」的微力，能與廣大的「萬人」讀者天涯若比鄰，我應該先說千萬句「幸會」，更感謝老萬和編輯先生「睇得起」！

人人都可遇到黃石公

曉丹

讀夏濟安譯自美評論家T.SEIOT的一篇學術論文「傳統和個人才具」（「美國文學批評選，今日世界出版社），對傳統文化的肯定，的確有特出的見解，如：「一個詩人假如在二十五歲以後仍然打算作詩，他就不能忽畧歷史眼光，所謂歷史眼光者，是指一種透視時間力量……這種歷史眼光是一種時間觀念，也是一種超時間的永恒感，甚而是永恒和時間合一的感覺，這就是使一個作家賦有傳統性因素。」換句話說：文學與藝術是不能離開文化傳統的，所謂重視時代性的作品，亦不是能夠在一個時代中孤立起來的，現在是過去與未來的脈搏，沒有過去，就沒有未來。沒有伸展則未來的期望、過去、現在也就全無意義。

在我國古典小說中，唐、杜光庭的「虬髯客傳」，寫隋煬帝當政時的末世時代，以及革命烽烟四起之時，小說用象徵手法，塑造出一個理想主義者李靖以及美與善化身的紅拂女。由反叛楊素雙雙逃亡時再殺出一名奇特俠士虬髯客，虬髯客是誰？他可說是我們文化傳統中「義」的幽靈，這人物在作者筆下幾次出現，不但人物造型不同，說話的風格不同，所具有的權勢亦不同，但熟讀歷史的人，都可以從歷次人物中找到這種種不同的人物的片斷。原來虬髯客正是作者將不同歷史人物片段集合而成的奇特精神典型大拼湊。

虬髯客出場時的形象是：「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

故事發展到李靖與虬髯客在酒肆共飲時形象是：「開革囊，取一人頭並心肝，卻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吃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這完全是後來水滸人物的疾惡如仇的心態描寫。第二次李靖與紅拂女訪虬髯客時，見虬髯客與一道士對飲，又變成一副儒者相。與道士在對奕中答話，道士說：「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勉之。勿以為念。』」第三次李靖紅拂女入京應邀訪虬髯客，他們按址前往，竟入一間非常華貴的府第：「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虬髯紗帽褐裘而來，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這一回虬髯又變成具有將相權勢的人了。

隋煬帝時代是一個末世，李靖是歷史人物，紅拂女是浪漫角色，虬髯客卻是神話中的秘密人物。一齣傳奇故事，就由理想主義的化身，神秘主義的化身結合而成。事實上故事中三個人物，都是傳統文物的象徵。故事最後通過虬髯贈李靖大批珠寶，叫他去投効李世民，並作預言說：「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讀來又有如黃石公遇張良的故事。由此我們更可以推想，從藝術觀點看，黃石公一如虬髯客一樣，是一種歷史眼光的象徵，張良與李靖所以成功，完全因為他們接受了那份珍貴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忠於他生存時代，摯誠地為未來奮鬥的意志。

因此，所謂文學藝術，應該是包含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統合，並不是單純在一個「現代」中孤立起來的。如果一件藝術品它所具備的只是孤立的「現在」，這種東西，不管它魔力多大，終究是經不起考驗的，我們今日讀張良當年遇黃石公的故事，也許羨慕張良的奇遇。但如果我們能用張良當年如何替黃石公拾鞋子的虛懷去面對我們的文化歷史，那裏自有黃石公在，人人都可遇到黃石公，而且更比張良當年所遇的黃石公有更多智慧及更神奇。(原載時報)

泰國的前途

龍軌

日前泰國，在一般親共熱聲中，能看到一份正義的呼籲，尤其是出自官方，因此可以證明，不論泰國的局勢如何演變，到頭來，「邪」是不能勝「正」的，眞理終必戰勝虛偽。

共產黨醜惡面孔暴露無遺

據曼谷中文京華週刊二五一七（一九七四）年三月卅一日第六版社會新聞，以顯著的標題刊載（畧）：「在現政府準備改組聲中，陸軍當局已作全面戒備——預防某些野心分子在瞬息萬變局勢中圖謀不軌製造混亂：由於外間傳聞『現屆政府可能在未來數週之間有所更迭』，陸軍當局，因之自前天開始實行全面戒備，有關方面透露，陸軍的戒備，係預防某些野心分子趁目前危疑震撼，瞬息萬變的局勢，謀求利益，並導致國內的動盪不安，而軍方人士所最擔心者，厥爲此等野心分子可能設法攫取各武裝部隊武器及彈藥，圖謀不軌……」

接着同日版同時刊出：「勦共總部一位高級職官透露，共黨分子準備滲入各階層中活動，挑撥離間製造不安局面，籲請各界人士提高警惕，勦共總部一位高級職官，昨向記者揭發共黨此刻在泰國進行活動情形，令人擔憂，該官員指示，我們的國家正面臨共產黨嚴重滲透，一般相信共產主義者，已準備潛入分佈於各階層人士中，甚至於學生、大專學生、報人、勞工、警察，也被滲透，這位高級職官指示：共黨分子在各行業中製造同業間的分裂互相不信任，這是一項嚴重問題，此外，在共黨之活動中，有一部份在挑撥一般在生活上受到困擾之人民從事犯法或製造紛亂局面，此位職官還特別指出，甚至上述人民所受到之困擾，乃是由於共黨在過去所造成的結果，也向政府當局提出請求援助，該高級職官透露說：就偵察得悉：彼輩還挑撥勞工們拿起武器，對抗各行業主人，並答應爲勞工們尋覓所需武器，共黨的伎倆是宣傳、挑撥、製造混亂及困擾，他們在官方所預料不到場所舉行秘密會議，每次會議都在挑撥與會者製造不安局面，甚至有時還挑撥推翻皇室，該高級職官指出：報業人員中也有者經常舉行秘密會議並遊說其他記者參加而自命新進報人組織，出版報紙抨擊老報人，企圖製造報界分裂，使彼輩以後可控制報界，新進報人組織企圖在控制報界後，利用報界挑撥民眾製造混亂而推翻社會現有之組織與制度，這位高級職官指示：目前之一般所謂組織或機構或各種聯合陣線，都有其幕後人物，因此，呼籲學生、大專學生、勞工及人民應格外提高警惕，應該留心那些有意製造分裂者，且應協同遏止國內發生混亂現象。」

外在與內在形成親共因素

由此兩則新聞報導看來，目前泰國，被共產黨滲透到達了如何嚴重程度，而此一局勢的形成，緣因固多，而最顯明的不外兩種因素，一是外在的誘惑，一是內在的親共。所帶來的困擾和不安現象！

外在的誘惑：就是自由國家散漫成性，利益矛盾，其中最大原因，卽是領導自由世界的強國態度猶豫，尤其是美國，爲了共產黨集團叫囂「和平共存」的謊言，甘願「移船就磡」與中共親近，企圖修好，更可能美國一批政要及決策人士，以基辛格小丑爲首，對中共懷着某種幻想，中共政權既然在中國大陸不得人心，終有一天會自己瓦解，那就慢慢等着瞧罷，用不着費力去協助，豈不更妙，如此，不如藉修好作壁上觀的等待，何樂而不爲。

因此，美國政府便有准許中國大陸人民每年移民三萬人的決定，妄圖通過這三萬移民在美國境內耳聞目視自由民主制度的現狀，而帶回向中國大陸人民作報導或宣傳，或可藉此以影響中共政策的轉變，甚至瓦解，這將是何等愚蠢的錯誤行爲！

內在的親共：可能泰國當局也有如此的想法，認爲領導自由世界兼稱國際警察的美國，都如此「紆尊辱節」前往中國大陸覲覿毛周，而自己用不着派人前去，竟被中共邀請，這與美國相比，自是身價百倍，榮耀可知了。

要知道這一榮耀的後面，跟上來的是一種永遠的困擾和煩惱，由於國內軍政大員不斷或自動訪問中國大陸，卽是刺激起泰共的自我囂張，在泰共的思想裏，今後的政府遲早會與中共建立邦交，這無形中承認泰共地位，只是時間性而已，泰共爲了早日實現，而欲達此目的，自是採取積極行動，不擇手段在各階層進行滲透、說服、控制、挑撥、製造暴亂，爭取有利時間，以達此目的。

何況共產黨最會乘機利用人民處於某種新的失望和惱喪、苦悶、災難，絕望時，便乘時而起作煽動和挑撥，以「和平共存」作晃子，打動一知半解的人，厭惡戰爭的人，一些對「和平共存」只有空想空談，而不着邊際的人，中立一些舉足不定，猶豫遲疑的人，互相聯合迫使執政當局爲「和平共存」優遊度日，不知大敵當前，粉飾太平，將共產黨醜惡遺忘乾淨，而不加防範，此所以，共產黨「和平共存」之毒，莫勝如此，泰共又豈能例外！

對症下藥以毒攻毒爲上策

共產黨本質是黷武主義者，這是過去一連串的事實，不論蘇共、中共、越共、韓共、泰共等等共產黨，全都講求實力，而且喜歡戰爭從中取得利益，所以戰爭是共產黨的目的，也是手段，正如和平是它的目的，也是手段一樣！

所謂戰爭是它的目的，卽是說，它今日口口聲聲喊和平，而它心裏有數，

所謂和平是它的目的，就是這個獨霸世界奴役人類的目的，而同時它又用和平作爲僞裝手段，即是今日宣傳和平一種口惠，永遠不會實現的謊言，共產黨完全是爲未來戰爭鋪平道路的手段！

泰國歷屆政府都以寬大政策來處理泰共，而泰共則一直頑固，到處擾亂和擴充勢力，狙殺地方行政官員，破壞公路，威脅和綁架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尤其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泰共施詐降而誘殺青萊省省長和警察總巡等三人人命，這卑鄙兇殘的事件震驚全泰國！

雖然泰共十餘年來荼毒地方以及官民，而政府仍然抱着最大希望，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泰共反省放下武器，然則泰共依然我行我素，政府每次征剿行動，全是泰共挑起的戰火，政府總是出於不得已而爲之，且泰共對政府敵對態度從未終止，所提出苛刻要求，無異於要政府對共黨投降，多年以來，政府都處在被迫的被動地位，凡有良心血性的泰國人民，絕不能抹煞這一事實。

所以說，對待共產黨是不能談什麼妥協的，希望從妥協便可以一切無事，這簡直是痴人說夢，絕對辦不到，即使它外表妥協，骨子裏更狠毒，列寧會經說過，對付敵人是「退一步，進兩步」的辦法，毛澤東會借用這辦法來爭取它的利益，從而掠奪中國大陸，總而言之，共產黨外示妥協以後，跟着來便是施用強權奪取公理，進行戰爭來解決，來征服全人類。

凡是人類，全皆厭惡「戰爭」，戰爭帶來的災害任誰都恐懼，然而有一些人，則視戰爭爲必然，視戰爭爲解決一切問題不可和缺的動力和行爲，這些人就是共產黨，共產黨需要戰爭，要用戰爭來征服世界人類，那末，自由世界的執政首要，和廣大覺悟的人們，就不必避諱什麼「戰爭」的不祥名詞了。

因此，對待共產黨的唯一辦法，就是運用「兵來將當，水來土淹」的辦法加以制裁，使其就範或消滅，爲了這一代的自由和幸福，必須迎頭痛擊共產黨敵人，更爲了下一代子孫的自由和平幸福，以及全人類的光明前途，必須勇敢接受共產黨的挑戰，今天共產黨的醜惡面孔已很明顯擺在廣大世人面前，假如對共產黨仍然希望有妥協「和平共存」的一天，那便是怯懦、怠惰！等於豢養共產黨坐大，等待它將來吞食自己的愚蠢！

國家動亂人民要特別覺醒

今天臨近泰國邊緣的共產黨國家，以及泰國本土醜惡不堪的共產黨，還有人爲它辯護，爲它歌頌，想要拔除現在的安定制度，換上社會主義和中共的共產主義，確實有令人不知從何說起之慨！

在這裏，不敢批評社會主義的好與壞，然而事實總是事實，像與泰國毗鄰的緬甸，戰後和獨立以後，泰緬兩國談不到建設，尤其對各邊境的公路和戰時被炸毀的橋樑不能復修，兩地交通阻塞，可以想見，可是，泰國北部青萊省的液柿縣與緬甸南部景棟區的太其力僅一溪水之隔，並沒有因橋樑不能復修，使兩地減少車水馬龍，客商熙來攘往，反而兩地城開不夜的歡娛繁榮現象。

可是，好景不常，緬甸自溫尼將軍執政實行社會主義以後，迄今二十餘年，液柿與大其力一溪之隔的橋樑[illegible]早已修好，[illegible]載貨車在橋上往來，定要說看識「車」的話，那只是橋上稀疏行人中，每月很難得見的一兩次三輪車行馳而已！

實行社會主義後的緬甸南部老百姓，眾多甘願拋棄自己原有的田園，遷居到泰國北部謀生，一時間使緬南的繁榮立刻變成十室九空，而突令泰北的人口驟然增加，想來，緬甸與泰國交界的其他部份，同樣有遷徙入泰境的事例，且迄未終止！

今天，看泰北的液柿，是一座現代美化的小城市，然而，從液柿步過了橋，看到的緬南太其力，就是像一個停留在原始時代的村落，如此兩相對照一番，則可以全部了解誰的制度能給予人民的快樂，也就分出誰的優劣來了，還用得着費唇舌去解釋麼！

再說，今天泰國的勞工階級，是一身泥漿建築的男工也好，是餐客裏洗髒碗碟的女工也罷，到了下班時候，洗過澡，換上自己喜愛的，花花綠綠的服裝，革履光鮮，到公園裏或者其他遊樂場所，會會自己心中的愛人，任誰也沒有權力叫多加班數，更沒有人在放工後，給招去開檢討會，讀什麼語錄之類。

今天的農民，每天種多少收獲全是自己的，除應繳交政府少許糧稅外，沒有什麼支援備戰的藉故剝削，刮個光，每天吃上五餐也不怕給人檢討、清算。農民們的副業，飼養鷄鴨豬隻等，政府也沒有抽收他們一根毛，更談不到被徵繳什麼的花樣，被政府勒購，相反，殺吃、賣掉，全權由自己處理，絕不擔心吹來一頂「小資產階級」和「反動」帽子給戴上。

求學時代的學生們，只要繳得出學費，由中學直讀到大學，沒有誰查問階級成份，拒絕進入學校這回來，沒有能力讀大學的，任憑選擇考職業學校，或找一份適合興趣的職業，沒有誰指定硬要幹自己不願意幹的工作，不擔憂下放農村去向農民學習、掏屎、挑尿，永遠落戶生根於鄉村，回不了原籍或城市！

辦報紙的先生們，對政府當局稍不如意，今天可以一篇申訴，明天一篇改良，政府沒有強迫要寫歌頌某巨人的文章，報好不報醜的新聞，更不害怕有「資本主義復辟」「反動派」等罪名加在身上給失踪，被鬬臭、鬬死！

泰國現時如此的制度還嫌不好，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竟有人要想推翻現在的組織與制度，將中共捧上天，想要迎接中共那一套殺人不眨眼的制度，的確難以想象了！

泰國人民全屬善良之輩，就因爲太過善良，往往於無意中着了一批政客的政治魔術，給利用作政治本錢，以完成政客們作領袖慾的野心。

現在是時候了，泰國今天處在動盪的局勢，人民應該特別清醒，冷靜且詳細分析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的國家命運和前途，不要信聽別人的花言巧語，要詳辦是非，尊重尊照官方所說：「……學生，大專學生，勞工及人民應格外提高警惕，應該留心那些有意製造分裂者，應協同遏止國內發生混亂現象。」這才是唯一辦法，因爲中國大陸已經成爲陷阱，不願意看到這個陷阱給搬到泰國來，再陷害泰國人民了！

我看美加【36】

梁人傑

不受歡迎的學生

一位醫生太太告訴我，溫哥華的學校，特別是中學，聽到是從香港來的學生，便洒手擰頭，任你怎樣說項，他們也不願收容。

是不是從香港來的學生成績不好？並不，溫哥華許多著名學府，名列前矛的不少是香港學生；可是，最壞的也是本港學生。

許多富家子弟，家長把他們送到加拿大念書，實際他們不過掛名，有些甚至一年到頭都沒同學校，繳了學費，便算是學生，藉着家庭不斷供應金錢，玩女仔、賭博，任意揮霍。更可怕的是聯羣結隊，爲非作歹。不但中國人見到害怕，外國人也深爲厭惡。

因此，雖然是一部分勤力的好學生，但這班壞蛋給人的印象太惡劣，使到學校當局聞香港學生而色變，把所有黃面孔學生一體看待。

醫生太太告訴老萬，一位親戚要求她想辦法替他的兒子找個學位，他的兒子在香港讀書不成，他想他轉換一下環境。這位親戚有的是錢，他以爲有錢便一切可以搞掂，還要她找一家「最好的學校」。

旅遊紙把兒子送到加拿大找她，這事把她弄得無計可施，最後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透過一位教會牧師，才勉強把他安插了。

不過她說，學校雖然收容了他，但分分鐘可以把他撵走，如果他不守校規，隨時叫他停學。醫生太太覺得自己責任太大，發了誓不再做這種事。

她談起這些事十分氣忿，恨他們太丟中國人面子，也恨那些有錢佬，動不動把兒女送到加拿大念書，也不問自己兒女是不是材料，讓他們到了加拿大，成爲害羣之馬。

其實不單是學生良莠不齊，香港移民也是如此。固然他們有些經營上十分成功，但也有不少投機分子，走法律罅賺錢，這些人給予本地人極壞的印象。

他們的行爲如何，除了觸犯法律受到懲處外，誰也不能加以約束。因此醫生太太感到十分激忿，但有什麽辦法呢，這些事情，除了自愛、自律，沒更有效的辦法。他們不知自愛，誰能勸服他們循規蹈矩？

這情況繼續發展下去，會不會形成排華的暗潮呢？很難說，明的

中國人猶太人鬬法

彭兄告訴我一個發生在溫哥華，中國人和猶太人爲地皮而鬬法的故事，力誇中國人智慧超卓，扭計如猶太人，也敗在中國人手上。如果這故事是眞實的，證明中國人工於心計遠非猶太人所能比擬。

據說，有一位香港移民在溫哥華市區買了一塊地皮，立刻動工興建上蓋。這幅地皮右鄰的另一塊是屬於猶太人的，暫時按兵未動。

中國人的地皮上蓋建到四五層時，突然接到律師信，指他越界建築。中國人連忙拿出地契一看一量，果然建築物越過右鄰一英吋。猶太人跟他大開談判，要他賠償加金五十萬元。

中國人求情說：越過一英吋，數目甚微，沒理由要賠五十萬。猶太人不肯退讓，不賠，就把上蓋拆掉再建。中國人還價十萬，猶太人不肯，表示無意討價還價。

中國人無可如何，僱了大批工人，把建好的上蓋鑿去一層，工程浩大，花的錢也超過十萬。不過猶太人想不到他寧願鑿牆也不肯賠錢，其計不售，一肚子的氣，但也無

，猶太人也在他的地皮上動工，直至他把十幾層的大厦建成後，突然接到一封律師信，指他越界建築，要求賠償五十萬加金。猶太人大吃一驚，連忙一量，果然越界一吋，才知中國人裝了彈弓，他上了大當！

原來當日中國人和他談判失敗後，僱請工人鑿牆，但不只鑿去一吋，而是鑿去兩吋。猶太人的房子興建時，以爲他鑿了一吋，貼着它興建，因此變成越界一吋。

兩幢房子都已蓋好，中間沒有空隙，要想學中國人那樣鑿牆，卻沒法把鑿子伸進去，只好低低蹪鋪，乖乖的奉上五十萬大元。他知道，打官司是輸實，不如慳番堂費和律師費。

老彭告訴我是有名有姓，還有地點，可能眞有其事。中國人對這類事情常常有點小聰明，不過以猶太人的厲害，也不會那麽粗心大意，輕易上當。

老萬卻有位老友扭計扭贏猶太人，倒是事實。小潘買了猶太人的廠房，猶太人知道不會有別人合用，小潘買了也要租給他，可以把租金壓低。怎知小潘不用向銀行貸欵，一次過付清，立卽提前三個月要他遷出。工廠遷走不是簡單的事，只好懇求小潘續約，小潘要求「合理租金」，猶太人唯有照付，他知道小潘不在乎把它空置一個時期，一定鬬他不過。

方便，最後一分鐘也趕及上機，在機上補票。上到飛機，不用編座位，除了指定可以抽烟的位子外，其餘沒什麼限制。同時，在美國乘內陸飛機，除了帶上飛機的手提包外，不必檢查行李，因此搭飛機十分省事。

紐約甘迺廸機場和芝加哥國際機場是美國最忙的機場，但說到最現代化，應首推華盛頓州的西雅圖機場。西雅圖興建這現代化機場是為了適應今年五月開始在這裏舉行世界博覽會的需求。預料各國及美國國內來此的遊客非常擠擁，應付這繁忙的航空交通非有巨大而現代化的機場不可。

我們走進西雅圖機場時，依着指標走到地下一層，迎面一個寬大的閘門，這通路是把我們送到閘門口的。同行的人驚訝這一座升降機如此龐大，老萬卻認為不是升降機，因為這已是機場底層，不可能再下降。我認為是地底車。鐵門打開，果然是一列電動地底車，車內裝置華麗，軟膠座椅，非常舒適。

後來看到機場藍圖，才知這機場共有四五座月台，每座都是圓形的，像八爪魚一樣，伸出多條觸鬚。飛機降下，挪近觸鬚末端，旅客下機，從觸鬚走進候機室。這若干座大建築物，全用地下電動車連貫，設計非常科學化，老萬見過的許多大機場，沒有一個可與倫比。它不但設計現代化，機場內陳設也極盡華麗，候機室的沙發，寬大而舒油畫都出自名家手筆。機場裏裏外外，一塵不染，十分乾淨；經常有人檢拾廢紙垃圾，烟灰缸裏的烟蒂，也有人不斷清理，比大酒店會客廳還講究。

美加各大城市，機場各有不同，每個都有其獨特風格，建築壯麗。不過許多機場已有多年歷史，逐漸擴充，而非整個設計，只有西雅圖這機場能適合現代化航空事業迅速發展的需求。

如各位有機會旅遊美加，抵達西雅圖時，這現代化的機場該列入遊覽表中，千萬不要錯過才好。

愛她或離開她

在美國，常常見到汽車後面貼了一塊小小標語，老萬看了，頗有感想。標語寫道：「美國，愛她，或離開她」。

相信這標語是針對反越戰、反政府，什麼都反的激進青年而發。標語很有深意，我以為不只在美國，在香港也同樣適用——香港，愛她，或離開她。

和美國激進青年一樣，有些人既不愛她，又不願離開她。留在那裏，一味搞風搞雨。香港情形也許比美國還可笑，美國的激進青年雖反政府，卻沒有高唱回歸，香港部份青年，一方面反政府，一方面高叫回歸，這種人的確十分可鄙。

和任何地方的政府一樣，難免有很多弱點，香港政府當然也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比起在極權七億五千萬「幸福人民」相比，我們應該十分慶幸。

如果我們對這政府認眞不滿意，每個人都有「離開她」的自由，在美國如此，香港也如此，只有在「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不可以。他們只許「愛她」，不容許「離開她」，他們都沒有選擇權利。

因此，這張標語在世界有自由的地方都適用，只有共產黨國家不適用。在中國大陸固然沒有「離開她」的自由，在蘇聯，猶太人要「離開」也不容易獲准。因此這塊標語，拿到共產國家是行不通的，但在自由地方，抱着這原則，該是十分合理。

要嗎，你愛她，維護她，一切採取合作態度；要嗎，你選擇另一個適合你的地方定居，離開她，沒眼睇。

如果我們不喜歡香港殖民地政府，我們不會受到任何約束，只要別的地方肯收容你，你隨時可離開她。君不見，許多人作了美國、加拿大移民嗎？即使他們未必就是對香港投了否定票，但起碼他們認為美國、加拿大對他更適合。

老萬以為，對香港投反對票的「回歸」分子，也應該學美加的移民一樣，選擇他們喜歡的地方，相信香港政府對他們的離開，絕對不會有所留難，而且是歡迎之不迭，因為香港受到人口的壓力愈來愈重，當然希望回歸的人能說得出，做得到。

了。

排長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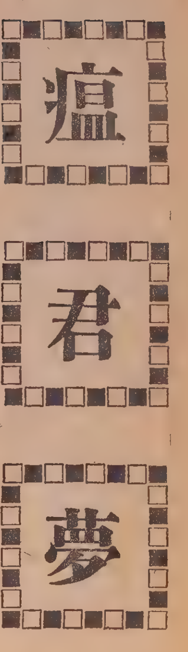
在美國生活，得養成守秩序習慣，不論什麼都要排隊。看戲、買東西、吃餐等要依次序，不能爭先恐後，也不能打尖。

到餐廳吃自助餐，先拿托盤，然後跟着人龍，經過賣餐檯的檯面前，要什麼，他們就放在你托盤上，沙律、魚、肉類、甜品、咖啡、水果……然後到收銀機，她給你算過總帳，付了錢，拿着托盤，找個位子，吃完後，有人替你收拾；有些人還自己處理了廢物，不讓它弄髒地方。

到有侍應的餐廳，也不能一下子就進去，先要在門口排隊，一個專門接待客人的領班，先問明幾位客人，有了位置，然後帶你入座；沒有她帶領，不可以隨便坐下。

他們守秩序，和香港情形大不相同。在香港，禮拜天上茶樓須有搶位的本領。老萬親眼見過兩位斯文人因爭位而大打出手。就算不打架，你未吃完東西，旁邊有人等着，也覺得吃來無味。如果香港茶樓像美國那樣，在外邊等，會好得多。香港有些茶樓也改善了，辦法是派籌輪號給予座位，這可免有人在旁邊陪吃那麼尷尬。

到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買東西，付錢時也排隊；娛樂場所當然不例外。除非不到外邊去，否則任何活動非排隊不可。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信到了延安，先到了毛澤東手上，毛澤東看了之後，就把活曹操找來商量。

活曹操看了張治中與王杰的信，問道：「主席意見怎麼樣？」

毛澤東笑道：「林老，我同你說句老實話，事情能到這一地步，我眞心滿意足了。所以，我對此沒有成見，只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活曹操說道：「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事，我貢獻主席一個原則，兩項方法。」

江青嬌笑道：「林老作過八股文的人，一張口就有八股的味道。」

毛澤東笑道：「林老的方法一點很高明，說出來我聽聽。」

活曹操說道：「一項原則，絕不接受國民黨方面所提的條件，就算國民黨決定請主席出任國民政府副主席，我們也不能答應。」

毛澤東苦笑道：「這樣條件還不答應，國民黨一怒翻了臉怎麼辦！」

活曹操說道：「這就要用到兩種方法了，在談判時硬到不決裂，軟到不吃虧，國民黨就沒法翻臉。」

硬到不決裂，軟到不吃虧，這十字眞言，可以保證必勝。現在如何答覆張、王兩人，就請你寫封回信吧！」

活曹操說道：「主席不用急，停半個月再回信，表示我們不在乎，和不和無所謂。」

中間過了二十天，活曹操覆了張治中、王世杰一信：

雪艇、文白先生勳鑒：八月十日來函對敝黨十二條意見所作之答覆，於收到之後，即轉電延安，以往返電碼多有訛誤，校正費去一些時間，茲將敝黨中央命弟奉覆的意見轉告如後，敬請再轉達蔣主席及貴黨中央：

一、來函說：政府提示案交給中共，兩月餘「尙未得中共方面之切實答覆」，殊出先生等「意料之外」，並說這個提示案已能「大部容納」中共之意見，似含有責備我方無理拖延之意，應該聲明，這是完全不合事實與錯誤的見解。因爲弟已在屢次會談中表示，政府提示案與我黨已經提出的書面十二條及口頭八條在原則上相距太遠，無法接受，比如在政府提示案中：㈠關於我方所切迫要求解決的實行民主政治，承認各黨合法，釋放愛國政治犯，只承認四個軍十個師，且不顧抗戰需要及敵後游擊戰爭環境，要將十個師以外數十萬正在抗戰的軍隊「限期取消」，並要將十個師「集中使用」。㈢對邊區政府只要求實行國民黨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實行三民主義，不承認爲抗日所需要，並且已經實行大見成效的現行各項民主設施與民主法令。㈣對各抗日根據地人民選舉的民主政府要求取消。由於兩黨意見距離如此之遠，但敝黨中央仍不願談判停頓與破裂，曾命弟邀請兩先生去延安商談，並要弟回延報告談判經過，以求獲得繼續商談之徑途，使問題終能在有利抗戰團結，有利促進民主的原則下，得到合理解決。兩先生對延安之行已稱在請示中，弟固望能早日實現也。

二、國共兩黨關於全國政治問題及兩黨關係問題之談判，並非自這次弟與兩先生談判開始。遠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來，八年之間敝黨曾不斷向國民黨建議，只有立即實行民主，實行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出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才能增強團結抗戰的力量；只有循民主的途徑，才能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關係，解決國內其他一切政治問題。我們擁護統一，是擁護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我們擁護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要求他堅決抗戰與實行三民主義。這不僅是共產黨的一黨要求，而且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廣大人民的要求。爲了求得國民黨中央政府能夠接受敝黨的建議，接受全國廣大人民的要求，敝黨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廿二日的宣言，曾提出了保證實行四項諾言，八年來這四項諾言我們早已完全實踐了，而且至

九週年紀念大會的演說中，已經詳細的說到了這點，可以參考。八年來敝黨中央又不斷派弟與周恩來董必武林彪同志耐心的向國民黨中央政府請求解決全國政治問題與國共關係問題，周董兩同志駐渝已有數年，始終並未得到結果。究竟根本解決的問題的障礙在那裏呢？不能不指出是由於國民黨中央政府諸公的觀點和我們及全國廣大人民的觀點有着很大的距離。政府負責諸公始終不願意立即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足以團結全國各黨派各階層抗日力量的民主制度，這就是現時雙方談判所以相距甚遠的眞正原因。

三、我們希望國民黨中央政府在解決全國政治問題與國共關係問題上，應把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黨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應從有利全國團結抗戰，有利促進民主的觀點出發，而不從維護一黨統治的方針出發，才能使雙方的談判易於接近，才能使一切問題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但是政府提示案及兩先生八月十日來信，可惜均不能符合這個期望。比如㈠關於全國政治制度問題，我們所提出的三項要求：⑴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⑵承認中共及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⑶實行名符其實的地方自治。正反映今天全國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正是今天爲着團結全國力量，認眞準備反攻，必須立卽實行的措施。如能這樣做，不僅對整個國家民族有利，而且對國民黨有利的。然而兩先生來信仍堅持「中央政府之既定政策」是要在抗戰以後才實行憲政，實行民主，批評我們所提民主要求爲「毫無邊際之抽象文句」，認爲於事實無裨益，「徒爲異日增加糾紛」。但照我們的經驗，在敵後那樣的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人民尙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抗日政府，實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後方反不能實行民主政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國民黨有沒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決心和誠意，如果有，就應該在抗戰期中立卽實行憲政，而不是推在抗戰之後。㈡關於中共所領導的四十七萬七千正規軍隊之編制防地與餉械問題，如果從說，他在八年來異常艱苦的戰鬪環境中，堅持與發展了敵後三大戰場（華北華中華南），建立起許多強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解放了八千八百餘萬的人民，組織了二百二十餘萬的民兵，抗擊了侵華絕大部份的敵軍與僞軍，並成爲將來總反攻的先鋒部隊。爲了準備反攻的需要，政府應當獎勵他，裝備他，增強他，首先就應當全部承認他，才更爲合理。我們在建議書中請求政府「編爲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是爲着談判更容易接近。關於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及盟國援華物資請求公平合理分配等，都是適合抗戰需要與無可非難的。而政府提示案的「限期取消」與「限期集中使用」的辦法，是未能顧計抗戰需要與敵後游擊戰爭環境。兩先生八月十日來信中強調反對帶兵官「自行擴編軍隊」，與反對軍隊防地維持現狀，責備我們不守軍令的統一。但兩先生恰恰忽視了一件平常人都懂得的眞理，這就是今天我們中國是在抗戰中，我們所擴編的軍隊，是在淪陷區發動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人民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我們的防地是隔在敵後，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並堅持敵後抗戰根據地。如果我們反對在淪陷區發展人民抗日武裝，或企圖削弱消滅這個抗日武裝，以及想使敵後解放區的人民抗日武裝從該地離開，這一切都會在客觀上成爲有利於敵人的。㈢今天陝甘寧邊區政府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其所實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堅持敵後抗戰，就是實行民族主義。抗日政權完全是民權主義性質的。我們各抗日根據地，除漢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團體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權利，並行使直接民權，組織三三制的地方政府。我們又實行勞動互助，生產節約，救災開荒，減租徹息，精兵簡政，普及教育，擁政愛民，擁軍優抗，減輕人民負擔，改善工農生活等政策，更無一不合乎民生主義的原則。由於我們在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徹底實行三民主義，所以能團結全體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長期堅持抗戰，並可以有力量反攻。像這樣抗日民主政府，就應當承認他權利。像這種政府已經實行大見成效的各項民主設施與民主法令，就應該加以獎勵提倡，推行於全國，這才是眞正奉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所採取的態度。但政府提示案及兩先生八月十日來信，對邊區政府只要求實行國民黨中央政府之法令，對各抗日根據地人民選舉的各民主政府與各種有利抗戰的民主設施則要求取消，也是不利於今天敵後抗戰的需要的。

四、總之，依照目前形勢，要最後戰勝日本強盜，國共兩黨必須團結。國共之間所存在的問題，必須從速解決。而這種解決只有國民黨當軸諸公立卽實行民主政治，並從民主途徑中公平合的解決國共關係，才能增強全國團結抗戰力量，才能使一切走上軌道，才能停止目前敵人進攻，配合將來的全面反攻，也才能建立戰後的國內和平合作與國際和平合作的關係。我們共產黨人是以十分熱烈的心情用來希望國民黨當軸在民主與團結的基礎上迅速改變其舊有政策，才能打開目前政治上的僵局，與完成同盟國共同期望的神聖事業。我們這裏絕沒有乘國民黨形勢不利而提出什麼過高的要求，更沒有利用國民黨處境困難，而拖延不願解決（有些無知的人正在如此散佈謠言）。凡所主張，都是爲了爭取全民族抗戰勝利必須實現的東西，我們是愛護幫助國民黨進步，而不是在冷眼坐視國民黨的困難。耿耿忠言，定爲國民黨賢達所鑒察。希望兩先生將上述意見再向蔣主席及貴黨中央轉陳。時乎不待，望早決策。我們共產黨，始終忠實執行四項諾言，忠實實行三民主義，堅持民主團結與政治解決的方針，以期待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回答。敝黨中央所提邀請兩先生赴延安繼續談判一事，不僅表示敝黨不願使談判破裂之誠心，而且想使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重要負責人員親到邊區，看看我們是怎樣忠實的實行四項諾言與徹底實行三民主義；我們在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各種建設，是很可以爲全國實行民主參考的，想因此使雙方談判更易得到解決。未識兩先生對此已商得政府及貴黨中央同意否，盼能早覆。敬頌勳祺。弟林祖涵。八月三十日。

西廂記作者

精於音樂，製作多種巨著

西廂記的作者王德信，字實甫，元大都（今北平）人。他的生平事跡，都不見於記載，殊為遺憾。有人推測他約生於西元一二四〇年左右；也有人推測他生於西元一二三四年以前，兩說相差不遠。其時正當蒙古滅金（西元一二三四）的時候，大都屬金，所以有人說他是金朝的遺民。

我們雖不能考求他的家庭情形和教育程度等等，但可以料想得到；他一定是個絕頂聰明，常識豐富，而且經濟情況不會太差，所以能安心從事作曲，同時又可知道：他不僅擅長文字，而且精於音樂，所以製作了多種巨著。「西廂記」雜劇便是以董解元的「弦索西廂」作粉本，而另製新辭配新聲的時代產物。

實甫的作品以雅艷婉媚見稱；寫情寫景都有他獨到的意境。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說：「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清華，綠珠之采蓮洛浦。」

元賈仲明有一首凌波仙詞贊他：「風月營，密匝匝列旌旗；甲花寨，明颩颩排劍戟；翠紅鄉，雄糾糾施謀智。作詞章，風韻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天下奪魁。」

這些批評，都很確切；只可惜他的全部作品，今日已不可得而窺見了。

他所作存目計有十四種：「東海郡于公高門」、「孝父母明達賣子」、「曹子建七步成章」、「崔才子佳人拜月亭」、「韓彩雲絲竹芙蓉亭」、「崔鶯鶯待月西廂記」、「蘇小卿月夜販茶船」、「四大王歌舞麗春堂」、「呂蒙正風雪破窰記」、「趙光普進梅諫」、「詩酒麗春園」、「陸績懷橘」、「雙渠怨」、「嬌紅記」；現存的有「西廂記」、「麗春堂」、「破窰記」等三種；僅存一套者有「芙蓉亭」及「販茶船」二種。

西廂記是王實甫的代表作，也是元曲中最成功的一種。清代文學批評家金聖嘆異常稱賞這部劇本，稱為第六才子書，和左傳、莊子、離騷、史記、

元曲分「散曲」、「劇曲」兩類。散曲為敘述體，有小令數套兩種。小令只有一曲，套數係合一宮調中諸曲行成。劇曲為代言體，有雜劇和傳奇；雜劇一本四折（一折一調一韻），是北曲，傳奇不限折數，是南曲。

元代的雜劇，普通大抵只有四折，有時另加楔子。只有西廂記一種長達二十折，一氣呵成，折折精采，這是北曲中折數最多的一種。不過西廂記仍由五劇構成，合起來是一種，分開來是五劇，仍是遵守着每劇四折的慣例。

西廂記演述張君瑞和崔鶯鶯的故事，本於唐元稹的「會眞記」。這個故事流傳到北宋，當代艷名手趙德麟把這風流浪漫的故事，寫成「蝶戀花」。他採一段散文一首歌詞的形式，一面使人領會歌唱的美妙，一面使人瞭解故事的情節，使在表演上增加了戲劇的效果。後來又有無名氏以這同一故事寫了「鶯鶯六么」的院本，更增加了戲劇的氣氛。

董解元（其生平事蹟，一無所知；錄鬼簿注明他是金章宗時人，西元一一九〇年生，一二〇八卒），以上述這些作品做基礎，加上自己的創造，寫成了這部「西廂記」，原名「西廂搊彈詞」，一名「弦索西廂」，又名「西廂記諸宮調」。

董西廂在文學上本有很高的成就，王實甫把她改作，寫同一故事，同一場面，在文學上有因襲之處，是免不了的，但這不能減低王作的價值。

實甫以他過人的天才，特宜於描寫男女戀愛的心理技巧，美麗而又婉轉的筆調，把那時苦於戀愛困於環境的才子佳人的悲歡離合的浪漫故事，寫得哀楚動人。因了他這一部作品，董西廂被遮掩無聞，七、八百年來，在我國知識青年男女的心理上，張生、鶯鶯，成為一對最普遍的愛神，書中除了最美麗的曲辭外，還有最合戲劇原理的完整結構。

前人多謂王實甫作西廂記，作完

讀者去猜，這是文學作品的高妙結構。關漢卿續了一本，變成了才子佳人大團圓的收場，後人說他是畫蛇添足。

但也有人說，這些話是明、清所說的，絕無根據。錄鬼簿的時代最早，關的名下，並無西廂記的記載。太和正音譜，也說王氏作西廂記五本。錄鬼簿的作者鍾嗣成是元人，太和正音譜的作者是明初寧獻王，他們的時代較早，距離「西廂記」雜劇產生的時代較近，而且他們都是戲曲研究專家，了解當比別人及後來的人要清楚可靠。

再就內容上說，元劇都是每折一人獨唱，只有西廂有好幾處是合唱的。第一本第四本的第四折都有張生、鶯鶯兩人合唱，第五本第四折，有張生、鶯鶯、紅娘三人合唱，這種地方是原來如此，抑為明人所改，雖不得知，但在形體上，很明顯地這五本戲曲，是有統一性的，而必為一人所作無疑。

再者，這五本戲曲中，前三本敘述男女主角的結合與種種的波折，一步緊一步地到第四本達到最高潮，造成了最悲慘的「長亭送別」與「草橋驚夢」的場面。全劇最緊張處，在這一本，曲辭最真摯、最動人、最哀怨的也在這一本。

最後一本，以鄭恒之死，與崔、張結婚的團圓作結；雖說把悲劇寫成喜劇，但這種悲劇中的喜劇，在觀眾的心理上，在舞台的表演上，都極有效果；在戲劇的結構上，也很合理。「會眞記」的故事，到了王實甫的手裏，已寫得最戲劇化，首尾組織也最完整了。

思想前進，描寫手法細膩

中國戲曲或小說，寫到男女的戀愛，往往是二人一見鍾情，便共訂白頭之約，從不細寫他們的戀愛過程和他們在相戀時的心理狀態。西廂記全部卻在婉轉曲折地細緻地描寫鶯鶯和張生的戀愛心理，似這等更美妙的戀愛故事，除西廂之外，是再沒有第二部的。

作為一齣喜劇的西廂記，其成功之處是多方面的：

出了「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主張。王實甫以嚴厲的指摘、毒辣的諷刺、火樣的嘲笑，抨擊着、燒毀着在當時看來是牢不可破、無比龐大的保守觀念和力量。

在從前的社會上，有「男不看『水滸』、女不看『西廂』的混話」；誣指「西廂記」為「誨淫之作」；有時還公然禁止演出。這正好說明了「西廂記」是如何地擊中了他們的要害！處於十三、四世紀時代的王實甫，竟敢向壁壘森嚴的衞道者猛力地挑戰，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㈠在文學形態方面，它是優美的；塑造的人物，極為成功。如老夫人，她是上層社會的代表人物，是舊禮教的維護者。這個老婆婆，戴着一副慈祥、和藹、親切的假面具。她標榜「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認為做女人只有被劃定的圈子中生活，越出那個圈子就是有舛婦道。女子應該是三步不出閨門的，否則就是恥辱了。所以自己的女兒鶯鶯偶然外出，便受到責備。鶯鶯在她家門內，無異處在牢獄之中，不僅受到嚴格地管束，而且還派了一個頭前來「行監坐守」。還不夠，又想出一種「無夜無明併女工」的方法，使女兒連想一想的工夫也沒有。還不放心，她「怕女兒春心蕩，怪黃鶯兒作對，怨粉蝶兒成雙」，怕她被黃鶯、蝴蝶惹出亂子！一個少女被這樣地管束，還有什麼生趣可言！論女兒婚姻，在老人的心目中，「門第」、「功名」是唯一的條件。張君瑞是個「書劍飄零，無以為禮」的普通讀書人，若把身為相國小姐的鶯鶯嫁給了他，豈不「辱沒了祖宗的家譜」，所以這個老夫人就可以把救困扶危的恩義置諸腦後，把自己的諾言違背，有意把婚姻賴掉。她以為只要「多以金帛相酬」，就能夠把張生打發走，作為一介寒儒是奈何她不得的。然而她理想中的願望，畢竟被衝得支離破碎，以失敗告終了。王實甫把這種人物的嘴臉勾勒出來，然後以她失敗的命運來「示眾」，這是大快人心的！

王實甫描寫張生是個老實的窮書生，性格純樸、率直而天眞。其戀愛過程是在「驚艷」「酬唱」「白馬解圍」之後，萌芽了情愫；當好姻緣被老夫

文學價值

雨林

到了目的。王實甫根據張生的身份、教養和環境來刻劃他的個性，入情入理，因而博得人們極大的同情。

王實甫對於鶯鶯的塑造更是着力。他先用抽象的語言來烘托、來反襯鶯鶯的美麗。如張生初見鶯鶯時，被她的美麗驚駭得「眼花撩亂口難言，靈魂兒飛在半天。」然後細膩地描寫她的內心和靈魂。她被禁錮在「相府」內，其青春之火還是熾熱的。在普救寺遇見張生，敢於回顧他。在花園焚香禱天時，默許紅娘代她說出第三柱香，「願姐姐早尋個姐夫」，表明她對愛情的嚮往。

在隔牆和詩，傾吐了自己的心情；這牆是「禮教」的牆，和詩就是心聲越出了牆。當賊兵圍困普救寺強奪鶯鶯，她表現了堅毅的精神，絕不是一般女子在危難時只會啜泣，而且具有不讓別人遭殃，寧願自我犧牲的高貴品質。

到了「賴婚」，眼見愛情生活即將破滅時，內心不勝悲痛與哀傷。然而聽到張生借琴歌唱，表示對愛情的固執時，又感動起來、振作起來。張生為她病重，她敢於叫紅娘去問候，通過了傳書遞簡，幾經波折之後，終於成了眞正愛情大膽行動起來，實現了自己的願望。這樣「有舛婦道」的人物，眞使古老的中國社會震驚了起來。

對於紅娘的塑造也分外出色。她是一個天眞、機智、勇敢果斷，富有正義感、爽朗熱情而又風趣的女婢，在全劇中，她是最活躍最可喜的重要角色。她鄙視老夫人的反覆無常；她同情張生和鶯鶯的戀愛，並不辭承擔罪責，為他們奔走、獻議、努力幫助他們成就好事。

此外，諸如和尚與孫飛虎等，也都活潑潑的凸現在紙上。

詞曲對話，眞是美不勝收

、寫別離的哀怨，無不美豔絕倫，哀怨欲絕。在用韻文寫成的中國的戀愛文學中，西廂記的成就是無上的。試舉人人愛讀的第四本中的長亭送別一段為例：正宮端正好：（旦唱）碧雲天，黃葉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繡球：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倩疏林掛住斜暉。馬兒慢慢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叨叨令：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什麼心情花兒臉兒，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沉沉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揾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久已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淒淒惶惶的寄。

四邊靜：霎時間杯盤狼藉，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翠。知他今宵在那裏，有夢也難尋覓。

耍孩兒：淋漓襟袖啼紅淚，比司馬青衫更濕。伯勞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心裏成灰。

三煞：笑吟吟一處來，哭啼啼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宵個繡衾香暖留春住，今宵個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你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住淚眼愁眉。……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為什麼懶上車兒裏，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塡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西廂記的寫作成功，這不必說了；使王實甫名垂不朽，在他殘留下來的販茶船、芙蓉亭兩套裏，對於男葛藤的描寫，其深刻生動，可說與西廂記有異曲同工之妙。



抗戰武術談

勇屠戶肉舖斬倭奴　獨行賊途中刦商旅

我五十八軍在萍鄉縣城一帶擺開陣勢，好似要與敵決戰，但等到日軍推進離縣城不遠處，軍長卻突然下令將全軍人馬撤離防線，移師至萍鄉東區的赤山橋鎮，全軍避過敵鋒，放開大路，任由敵人暢通無阻的過去。我想或者是五十八軍保持實力，因此不想和敵作戰。同時在這左翼區域，據說戰區司令部並沒有派督戰官監視戰場，故此擁有兵權的主將可以隨己所欲。然而世事往往出乎意想，眞所謂人算不如天算。你想避開不與日寇打硬仗，但敵軍偏偏要找上門來和你打一仗。

左翼的日軍先鋒部隊已衝進湘贛邊區，由醴陵縣出淥口，接着後續部隊依照原路線不斷的開來，同樣分左右兩線推進。走左支線的日軍翻過關上的高山，經清溪鄉直趨萍鄉縣城。不料走這條線的日軍，放棄直路不走，竟走彎路，由清溪鄉向左轉經東區的赤山橋鎮，轉一個大彎再去萍鄉城。這條彎弓形的路線，要比走直路多走十五華里的寃枉路，但敵軍另有打算，因此出人意料。

赤山橋鎮離我家祇有三十華里。五十八軍每次移防前，情報隊長必定派人通知我他們的新駐防地，以便我佈署的聯絡站，可隨時送情報去軍部。軍部駐在赤山橋鎮，還以爲日軍毫無阻礙，一定會走直路進軍萍鄉縣境，誰料它偏走彎路，因此五十八軍正好和日軍碰個正着。也許敵人情報正確，故意找上五十八軍打一仗也說不定。

在軍部附近爆炸；隨你怎樣鎮定，也無胃口再食得下咽。軍長當時黑起一塊面走出門口去，恰巧一顆砲彈落在門前不遠的地方開花。如果軍長早一兩分鐘起身走出去，那就正好挨中砲彈，這次算是好彩，但也驚得瞪目張口。

日軍雖然找到五十八軍的軍部所在地，但並未使軍部有所損失，反而被五十八軍隨軍部撤退的砲兵，發砲還擊時炸斃一個日軍聯隊長。眞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闖進來。這個聯隊長帶領部隊直路不走走彎路，結果是去閻王殿報到，想來他在中國也不知殺死了我多少同胞，這一次卻要他自己嘗嘗死亡的滋味了！

這次日軍走右支線的後繼部隊，是那天下午兩三點鐘抵達我家流江村的，當敵人進到村莊時，我家中所有人等，均先避去安全地帶，祇有父親和我未走，兩人躲在屋子裏，在朝向路邊的窗縫中，偷看日軍經過的情形如何；祇見有一個漢奸帶路，此人年齡大約三十歲左右，是一個陌生人，看得出不是本鄉人，他好像對我們村莊很熟悉；其中一個日軍指着對面我族祖父家向這帶路人問話，但是漢奸搖搖手，反轉頭用手指看我家門口，當時因相隔得

食米政　建議政府

反對現行食米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响，市民意見固如此，社團首長、名流議員、社會領袖，也認爲非加改善不可。相信，目前仍認爲舊制完善，只有工商署管理食米的官員和三十八家食米入口商而已。

在輿論壓力下，恐怕港督麥理浩也不可以長期借了聾耳陳的耳朵，裝聾扮啞。不過，老萬覺得目前許多領袖對食米入口情況尚未十分瞭解，因此，他們的反對食米管制制度，可能導致危險，他們評論食米入口問題時，老萬認爲有一點應先認識清楚，就是「專利」與「配額」應分成兩件事研究，不可混而爲一。反對食米管制便連兩者都反對，結果可能比現在情形更壞，這事萬萬朦查查不得。

老萬認爲，「專利」應反對，「配額」須維持。三十八家入口商獲得「專利」是香港政府認爲他們「有功」，所以從五二年到現在，一直享有「專利」權，可能是對他們「酬謝」之意。他們的功勞是什麼？當年政府自辦存糧，因管理不善，賠了三千萬元，二十幾年前的三千萬是個龐大數字。政府急於拋下這包袱，要入口商承了存糧，以後他們的入口利益就受到保障。

入口商振振有詞的說：當年我們蒙受這損失，艱苦經營，今天卻把我們一腳踢開，豈不是過橋抽板，打完齋唔要和尚？不過，這僅是代表入口商的意見，市民不會接受的；甚至代表零售商的香港九龍米業總商會的理監事長也寫了公函給老萬，表示支持我的建議——食米制度必須改善。

經營米業的朋友告訴老萬，當年入口商承受了政府存糧並不如他們說的受到「損失」，其實暗裏獲利不尠，有些人只花一點錢，就獲得額外收穫。譬如承購十萬擔，竟獲得十二三萬擔存米，這就是老萬以前說的天一半地一半。表面上，他們幫了政府的忙，實際是個發財機會，發了財還得到特權；經過二十幾年來的積聚，三十八家入口米商已成爲財雄勢大的新階級。

任何「專利權」要維持二十幾年不變，必然賺大錢。何況他們經營的是全港市民都要吃的米，除非的辟穀的神仙，否則都不能避免受他們剝削。二十幾年大家對他們的貢獻已經很大，即使現在取消專利權制度，也不算對他們不起。說到「過橋抽板」「打完齋唔要和尚」，老萬認爲這只是「人心不足」的表現，我們四百萬市民對入口米

向老萬大吐苦水。據說工商署對他們一點不放鬆，尤其入口數量，往往和實際需要不配合，使到供求脫節。入口食米不敷供應時，批發商、零售商會乘機抬高價錢；入口過量的話，銷不掉，增加了存倉數量，除規定存量外加上銷剩的，倉租

十多個日軍，停留在我們門前不再前進，我見情形不對，就拉着我父親的手，輕輕的向後園走出，然後躲在屋後山的樹林裏。不久就聽到撞門聲音，當時我心想：今天我們這個家可要遭殃了！最擔心的是敵人放火燒屋；因我家的大門及窗戶，在戰前土共大鬧江西省時，爲防匪患，是經過特別改造的，經選用堅硬的厚木料建造，外包鐵皮鐵絲網，非常堅固，如欲想從外面撞破大門劈開窗戶是不容易的，因此怕他難進入而放火燒屋。可是日寇撞不開大門，竟然在附近找來一張樓梯，實行爬上屋頂打開天窗，進來後開大門讓大隊入屋；他們在屋內大約停留了兩小時左右才離開，繼續行軍上路。等日軍遠離村莊，我回家查看，祗見傢俬及牆上掛的字畫均被毀壞，養在欄裏幾條大肥豬被劏了一隻，將豬腿上的瘦肉割去，剩下腩肉頭脚等。最可恨的是滿屋是屎尿，弄得臭氣薰天，鄉下的房子又大又潤，經過多次的洗掃才得乾凈，可見敵寇的缺德及糟塌我國百姓。

敵人雖可惡，我國人民也並不弱，在我鄉村有一個姓謝的屠戶，他的店舖不在大路邊，是在離開正路的彎角後面，故此在大道上是看不見的。那天日寇的後續部隊開來時，屠戶並不知情，照常劏猪賣肉做他的生意，怎知有一個日軍竟走到彎角處，來到這家肉舖內，他兩眼望着新鮮的豬肉，用手指着豬後腿，意思是要一塊瘦肉。我們鄉間的習慣，都不大喜歡吃瘦肉，一班農民買腩肉的多，瘦肉是很少人光顧的，今天見有人來賣瘦肉，屠戶心裏很高興，但當他一看清楚，竟是一個日本鬼，講話又聽不懂，立即心中起了極大的反感，由高興變爲憎恨，然他不動聲色，一面敷衍他，一面望出街外，留心着並沒有第二個日軍同來，他就把握時機，乘該日軍轉頭望別處時，舉起屠刀對準蘿蔔頭上一刀劈下，當場將日軍的頭劈成兩邊，鮮血直冒，跌倒就死。屠戶劈豬頭是他的拿手，今天用來劈蘿蔔頭，眞乃得心應手，一劈就達到了目的。

張仲仁

而變
維持配額

，他把帳簿向老萬公開，據說這數目還未包括職工薪水、舖租等等，算起來，他們實際賠了本。

「當然賠本，」他認眞的說：「還有人賠大本呢！香港人發達了，沒人吃次等米，人人買天字第一號、百分百、上等絲苗。從前美國

只好運到中東拋出。許多米商在如此情形下，一賠就是一百幾十萬，賠了這些錢，沒人曉得，更不會有人可憐。」

老萬聽他訴了苦，說道：「既然這行生意賠本，你們爲什麼還要幹下去？」

「我們這行是世世代代經營的，許多已幹了幾十年，我們不願把先人經營下來的事業放棄。」

「那麼，你們就不該反對取消專利權，讓更多人經營這行生意，豈不可以分擔你們的賠本？」

「我個人隨時準備不幹這一行。我之所以向你吐苦水，是希望你在評論食米問題時，得考慮到我們所處的困境，使四百萬市民不要對我們有了錯誤的印象，以爲我們賺得盤滿砵滿，家肥屋潤。」

老萬並沒在這些問題上跟他爭辯，他們是否獲得暴利，市民心中自有定見。老萬認爲，享有特權的入口商既然無利可圖，且給工商署控制得動彈不得，這行生意已變成了鷄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相信他們當然不在乎政府取消專利特權。開放食米入口，自由經營，對他們應當不會產生很大影響。

再說，取消食米專利特權，並非就不讓他們繼續經營，他們憑數十年的歷史、經驗與人事關係，當然在業務的競爭上勝於新入行的同業，應該不致受任何威脅。入口商本身也表示不在乎，何以工商署卻堅持說這制度「完善」「成功」，聲言要繼續維持下去呢？老萬實百思不得其解！

從各產米區輸入香港的食米，一向有一定配額。過去泰國米佔百分之六十五，大陸米佔百分之二十，其他地區佔百分之十。定出這配額的主要目的是維持平衡作用。泰米佔最大比數是因爲泰米供應一向最穩定。大陸曾經一再向港府表示可以提供較大比數的食米，未爲當局接納，這是當局最聰明的決定，正如珠江之水越山來，當局也只作有限度的接納，寧願動用數以億計的建築費，興建一個又一個的淡水湖，解決香港四百多萬市民龐大的食水供應，道理是完全相同。水可以作爲政治武器，米也可以作爲政治武器。這一點，老萬不能不稱讚當時港府領導者確具遠見。否則，六七年發生變故時，港府早已屈膝，香港市民，也鬬不過肚皮，港英會變爲澳葡。當時米倉裏充裕的存米，在螢光幕上出現，使市民增加信心，泰米供應也不中斷，這是香港能渡過難關的主因之一。

可是，自泰米來源短缺，食米輸入的平衡形勢，便被打破。今天，大陸食米入口已躍居首位，比率直追過去泰國。據說，目前已佔百分之五十八以上，還有繼續增加趨勢。一旦大陸米入口佔總額百分之七八十，便隨時可制香港死命。不管會不會再有六七年的事件發生，控制了四百萬市民的肚皮，大陸食米會成爲有力的武器，香港可能成爲澳門一樣，港督之上，還有太上港督，那情況十分不妙！過去港府領導者看出這一點，今天的領導者卻忽視了這一點，由於工商署的鼓勵，入口商輸進大陸米比率不斷上升，他們似乎並不關心可能帶來的惡果。

老萬主張取消專利，維持配額，就爲了避免這危機。這一點，反對食米制度的羣眾或團體，在行動前必須顧及，否則可能得到相反效果。既然我們不能過份倚賴大陸米，泰米輸入減少後，應當廣闢來源，塡補空缺。爲了興建地下鐵，財政司不憚勞瘁，數度飛日。地下鐵路之於香港，雖說重要，無論如何不及民食迫切。既然夏鼎基可以爲地下鐵僕僕港日間，港府也應派出大員，親到產米區與當地政府洽商，商定每年能供應香港的數量，議定最高價，交由商人訂約進口。在廣闢來源下，自不必偏重倚賴某一方。將來泰米能恢復過去供應的標準，平衡性的配額亦可恢復，消除隱憂，避免政治訛詐。

劉人傑

萬人意見

雖非老萬忠實讀者 仍然覺得此君可敬

萬人傑先生：

你好，首先自我介紹，我並非你的忠實讀者，相反，有時會覺得你的作品太過偏激。但又感到你的作品有一份中國人的氣概，到底，你能夠為香港四百多萬同胞講話。

月前聞令郎逝世消息，心中有點難過。無論死者是否我認識，但當一個健全的生命無聲逝去，我們能不感到哀慟？一個以賣文餬口的父親，一個以獎學金完成大志的兒子，構成茫茫人海中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動人故事。我明白你的心情，對你所失去的兒子，不是表示同情的信所能塡補。然而在你悲痛的時候，你還能堅強地面對現實，將一切感情寄於文字，這個行動，值得尊敬。

讀報知你所印制的「永不死亡的愛」於一日內贈完，更感到讀者對你支持和鼓舞；另一方面，因為我自己的遲遲未動筆而損失良機，心感不快。現唯有希望你再版時能贈我一本。

除上述的事外，我還有一件小事想告訴你，請你評評道理。某大報下月報慶，按例有一個徵文比賽，在學生組的參加資格中，令我十分懷疑。此次徵文比賽是以中文投稿，為何高中學生組要F.4及中五以上才可參加？按F4是英中四年級，難道英文中學除英文比中文勝一籌外，連中文程度也比中文中學學生強嗎？我總不相信英文中四年級學生的中文程度能及得上中文中五年級這件事！

本人不是有意挑剔或捉別人小錯誤而批評，但該報的徵文比賽，每年都出此錯誤，我們一群同學曾打電話到該報詢問，但只是得一個敷衍答覆，我們感到很不滿意。

我們到底年輕，每事沉不住氣，所以請你評評事理，希望你能給點意見。

凱朗上（四月三十日）

（你不喜歡我而又稱讚我，難得。每個人有其不同的思想與立場，所以我的文章未必盡符你意，我所要爭取的是大多數的讀者。

某報徵文比賽，條例可能訂得不大合理，但主辦的是他們，他們訂的條例不合理，你要參加，也只有遵守他們的條例，無從抗議的。舉個例，香港有許多法律不適合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但你要在香港居留，就得遵守香港的法律，否則，只有另尋適合你的地方。

萬人傑）

港九食米總商會 擁護老萬建議 改善食米制度

久仰芝範，時深縈懷，未緣識荊，深引為憾，諒維文祺佳暢，動定咸宜，為頌為祝。茲者，近讀先生於牛馬集之大作，為關全港市民糧食之嚴重問題，所持嚴正批評和建議，確具匡時濟世，正直敢言，不避權勢，為民呼聲，發揮正氣，拯斯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令人欽仰。而敝會全體同人[illegible]，與改善食米制度之建議。本擬叩謁崇階，親聆教言，恐瀆清神，未敢造次。先修蕪函，藉申致意，臨風神往，不盡欲言。

此致

萬人傑先生文鑒

香港九龍米業總商會理事長吳鴻茂、監事長鄭碧本

四椿大事 等着青年們去幹

暑假即將來臨，希望青年們做出些有意義的事業。下列四件大事為最迫急的，希望發動全港市民爭取達到願望：

一、發動全港市民簽名上書英女王，不再赦免香港之死刑犯。

二、發動全港市民簽名上書港督立法嚴懲行刧、傷人、強姦之罪犯。

三、發動全港市民簽名上書港督，立即取銷三十八家食米入口商之專利權，用以免除市民食貴米及防止貪污來源之一。

四、發動全港市民簽名上書港督，請其今後凡有關香港事務，勿再由英國聘請專家來港研究一番的陋習。（例如犯罪專家、交通專家等，愈研究愈糟糕。香港之有今天的罪惡和交通上的混亂，所謂專家們實應負相當責任。

像歷時十八個月始研究出的六項市民過馬路規則，香港任何一個小學生也能於十八分鐘內完成，眞是勞民傷財，莫此為甚！香港今後若再經多幾次專家來研究，香港市民非全部被「究」死不可）。

上述四件大事正刻不容緩，較之UPGC即將發表的「大學及工學院四年發展計劃」，其重要程度何止千萬倍。請走出象牙塔來！香港市民正寄希望於你們。

惡徒殺人可以免死 究竟是什麼「文明」

萬先生：

讀三三九期大作指出：香港警察實力已比前增強，只不過警察工作側重於抄牌及拉小販，對捉賊則未盡全力。

在三三九期出版前數天，接連又發生兩宗搶奪警槍事件，可見警察人手不足之說，仍然可信。倘港府能動用英軍與華警併肩巡邏，相信可予匪徒更大打擊。倘動用英軍不能迅速實現，警務處大可將「抄牌」及「拉小販」之規定改為拉惡飛或拉「藏冇攻擊性武器」嫌疑匪徒。倘警務處能作此改革，香港治安會慢慢攪好。

香港受西方歪風影响，視執行死刑為「野蠻」，其實血債血償，是天公地道的事。西方人信奉基督教，據聖經所載，人類自從始祖犯了罪，上帝就已定下救贖計劃，是要差祂獨生子基督耶穌道成肉身降臨塵世，最後要釘身十字架以生命替世人贖罪，以上帝的慈愛，也認為有些罪非生命不足以抵償。何以今日那些喪盡天良的匪徒，殺害無辜市民，惡徒反可以免死？這是什麼「文明」？

目前這裏匪徒絕非因生活所迫而當刼匪，他們大都是為了㈠吸毒；㈡貪婪；㈢揮霍。因為一個人如受經濟壓迫，鋌而走險，他本身應有多少人性。但今日一般匪徒何嘗有人性？他們輕易就取得人家多年辛苦積來的金錢去揮霍，甚或殺人於談笑之間。受過經濟壓迫的人會這樣嗎？

記得數年前無線電視播映一位藏有數千元的老丐婦，當晚那老丐婦就被刼，而且還被打到頭穿面腫，這是有人性的匪徒所為嗎？他們簡直禽獸不如。我衷心希望警察多點開槍射殺匪徒，肅清此等社會敗類。

黃河清上（四月廿九日）

海員之妻敬佩萬老 能從沉痛中站起來

萬先生：

您好嗎？我是一個海員妻子，也是您讀者。

丈夫長年在海外，我由大陸來港七年，「星島晚報」一直長伴着我，成了我閨中的良伴。尤敬佩先生敢言、中肯、剖析香港各種現實問題，及一九六七年時對左派暴行強烈抨擊。

當我讀到先生「悼亡兒」時，為之黯然淚下。我也曾經失去了一子一女，當時心情慘痛，幾乎不想活下去。先生遭遇同一個不幸，我深為同情，只是限於水平，無從着筆安慰先生心中祈禱上天，能賜給萬先生及夫人安靜心，以後一段時日，值得心慰是：敬佩先生從沉痛中站起來，勇於面對現實，又為我們大眾說話了。我鄙視那些議員，他們發言有時全不着問題邊際。但先生每篇簡短專欄，都能中肯寫出我們心聲。七年中我也讀過不少報紙及雜誌，在今日香港如先生的文章，畢竟少而又少。我不會恭維，以上都是出於我肺腑之言。

先生不但是位敢言勇士，同時也

了我。

所以，我希望先生隨便什麼時候能寄下一本「悼亡兒」給我，我深知需求人是很多，所以，請先生早遲寄給我都可以。

讓我將此書保存，留給我現在兩個孩子（他們尚幼），待他們長大後，讀到此書，也使他們能深深了解到世上親情可貴。

您的讀者默於（七四年四月三十日）

政府包庇入口米商 實是造成米貴主因 應從速取消專利權

萬先生台鑒：

小弟閱讀星島晚報「牛馬集」，萬先生公正嚴詞抨擊揭露目前米價不斷上漲的內幕，獲香港市民支持的正確見解。米價不斷上漲，確屬由入口商專利權所引起，此見解係食飯的人都同意。但為什麼×××此傢伙竟包庇入口商，嫁禍於批發商及零售商呢？現我懷疑×××接受入口商的××，所以盡量維護其利益，於是用調查、研究、討論等來拖延時間，使市民對此事漸漸忘掉。我認為採用這把戲十分幼稚，因米貴對日常生活打擊非常沉重，這點係人都會感覺到。而且對米每天都有接觸，所謂社會治安不好、市民每天奔波勞碌，都不外為解決食住問題，怎能忽視呢？取銷專利權採取自由入口，政府儲糧，是唯一平抑米價的好決策，此策至今不肯採用，唔知其葫蘆裏還準備賣什麼藥？

（食米人謹上（廿六日））

海外作者，申請入會

貴會長批准入會，至深喜慰，茲謹依照大函所示辦理入會手續，現隨函寄上美金支票二十元希查收並代折兌港幣除先繳交入會基金二十元及預交一年會費六十元外，餘款請代捐作會刊費用，敬希查照辦理為荷此致

萬人協會

海外聯誼部

李文浩敬上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

為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請朋友們鼎力支持！

我，萬人傑，誠懇呼籲各位識與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支持，俾能達到我的理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以推愛及人的精神，紀念亡兒陳孝昌。他長期與病魔搏鬥，用功不懈，學業上有卓越成績。我知道大學裏也有不少和他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環境欠佳，需要得到幫助，一如我的兒女，他們是賴獎學金的幫助，才得完成學業。我雖以賣文為生，經濟能力有限，仍願以爬格子所得，拿出港幣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合共港幣一萬四千元作為基礎，希望熱心朋友本愛心與同情心，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勸善舉，募集一筆專欵，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將邀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士主持其事。目前如有贈欵，請以劃綫支票逕寄本社；以後將在銀行設一專用戶口，代為辦理。我們在本港及外國的朋友不少，希望能就本身能力，使這樁意義深長的事，收到最佳效果。謝謝！

萬人傑謹啓　三月廿一日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八）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時本會假座梅江飯店二樓召開執行委員與各區代表擴大會議，會議由會務主任洪金林主持，這次會議根據目前工作進展進行了詳細研討。

萬、曾兩會長對於去年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出現過一些缺點作了檢討之外，為了使今年參加雙十國慶回國觀光的人員玩得更好更有意義，住食得更舒適，使大家更滿意，因此特別提早成立一個雙十國慶回國觀光的籌備小組，籌備小組成員除萬、曾兩會長親自主持外並由張仲仁、洪金林、岑安文、梁伯中、陳達科、吳少雄、余雲義、何錦萍、孫一專、黃淦華、蔡英、葉俊文等人組成。萬會長對今年參加雙十國慶觀光團的人員必定更踴躍、更熱鬧。

其次由於本會沒有足夠經費，所以沒有自己置業的會所。為了加強與各會員的聯繫，了解各會員在生活上、工作上等問題以及徵求各會員對本會目前工作的意見，因此決定在最近再舉行分區座談，在這次分區座談會議中，萬會長也決定設法抽空親自到各區去與各會員見面。

另外由於本會會員分佈在港九各角落，而對於每月五元的會費繳交甚感不便，除要花費往返車費外還浪費了寶貴時間。有顧及此因而會議決定採取一次過繳交辦法，即一次過繳交五年會費即三百元，成為永久會員以一次過繳交會費有困難的會員仍可照舊按月繳交會費的辦法。

同時，會議也通過決定聘請對於支持與愛護本會的著名社會自由人士為本會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最後會議決定以快郵代電向國府表示，對於日本見利忘義侮辱我們中華民國進行媚共甚感憤慨。我政府採取斷然中止中日航綫措施，本會表示堅決擁護並以抵制日航日貨支持政府政策。

又訊：本會自成立以來不斷得到海內外的萬人雜誌讀者熱烈支持與愛護，紛紛捐助本會經費，本會除表感激外現將最近接到捐助本會經費的名單公佈於左。

澳洲讀者：陳丹玲捐二十元

讀者：余進中捐一百元

讀者：余進國捐一百元

讀者：彭海涵捐福利基金廿元

執委：丘陵捐福利基金五十元

（秘書處供稿）

萬協郊遊記

陳澤棠

春光明媚，鳥語花香，正是到郊外旅行的好時光。本會康樂部為了加強本會會員及雜誌讀者之聯繫起見，於三月十日（星期日）舉辦一次春季郊外旅行，暢遊新界。旅行地點包括青山紅樓、青松仙觀、蛇園及泰園漁村四個新界旅遊名勝地點。由於收費廉宜，所以參加此次旅行人數相當踴躍。為了要組織好此次旅行及準備好各項工作，康樂部負責者丘陵及吳少雄先生於三月四日晚召集本會其它幾個有關部門的執委及義務工作人員假座中大同學會舉行一次小規模的參謀會議，（按即旅行工作籌備會議），策劃和分配好各人的工作。出席是次會議者除康樂部負責執委外，還有鄭秀棠、譚昇、賴先鈿、陳達科、林之材、梁伯中、陳澤棠等十多人。

旅行當日，天氣出乎意外地好，不冷不熱，天色好而陽光並不猛烈，真是天佑吾人，因為事有湊巧，旅行翌日，天氣旋即轉壞，刮起狂風下起雨來），跟上一次長洲旅行，所遭遇的天氣，有異曲同工之妙。

根據預定時間，旅行隊準於九時出發，而事實上絕大部份參加旅行者於八時三十分在集合地點齊集，等候出發了。大家這樣守時和合作，憑這點可以體會出本會會員和雜誌讀者之間的團結和信賴。另一個值得驕傲的

發地點四週的環境，並各自執行自己的任務。各請纓做糾察員的大多是年輕力壯的會員。糾察員和醫護人員均配戴臂章，以資識別，個個幹勁十足，步驟毫不淩亂，副會長曾憲光先生及副主席張仲仁醫生亦在旁協助工作。

一共約有二百人參加此次旅行，男、女、老、少均有，足足擠滿了三輛大型旅遊車。

九時十五分，三車同時出發。出了九龍市區，經過荔枝角、葵涌和荃灣便進入青山。雖若跑馬看花，大家亦可稍稍領略一下這些衛星市鎮的風光。約在十時左右抵達青山紅樓。下車後，曾副會長，張仲仁醫生以及其它各執委便帶領眾人前去紅樓瞻仰國父遺蹟。在那一座飽受風雨摧殘，外貌顯得殘破剝落的紅樓前，大家不禁撫牆唏噓感嘆，一座如此具有歷史性的建築物，由於乏人維護，以致日趨殘破敗壞，說來眞令人握腕，惋惜之至。後來大家紛紛要求我們的義務沙龍攝影師邱可光先生替他們拍照留念。到了十一時一行人又起程往下一站青松仙觀，準備在該處進午膳。

半小時後便駛抵青松仙觀，只見該處遊人擁塞於途，絡繹不絕。進入觀內，更見人山人海，本地遊客和外來遊客均有。青松仙觀佔地頗廣，裏面的建築物清一色是紅牆綠瓦，飛簷畫角，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築。觀內植有各種奇花異草，還有亭臺樓榭，假山荷池和牌坊，是中國園林的佈局，此外更陳列了數百盆價值不菲，古意盎然的盆景供遊人欣賞，很多人駐足而觀，細意品評，小孩子則多去參觀個巨大鐵籠飼有幾種罕見的鳥類和動物。觀內有二座樓高數層，外觀金壁輝煌氣派非凡的宮殿的建築物，原來是一所安老院，有一橫匾書着三個金字「晴雨樓」頗富詩意，其旁不遠，有一座較矮的建築物，名叫「雲水堂」，該處就是我們進午膳的地方。因爲青松仙觀勝景頗多，携有相機者紛紛攞景拍照，此時最忙之人自然是沙龍攝影家邱先生了，因爲他不但要替自己的人拍照，還要應付其它不速的遊客要求替他們拍照，不過其它的義務工作人員此時亦忙於準備各人的午膳，故大家雖面對勝景，亦都無暇欣賞。十二時正，全部人都齊集於「雲水堂」內進午膳。筵開十多席。今次所準備的午膳全部爲齋素食品，雖然沒有日常吃慣的葷腥，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杯盤狼藉，許多朋友還吃下幾碗大飯。進膳時糾察隊長梁伯中執委不時爆出妙語連珠，使人忍耐不住，差點使人噴飯，梁執委誠可說得是我們的「甘草」和「開心果」。進膳後，各人稍事休息，然後又再繼續行程，往下一站「蛇園」。

參觀蛇園是當日旅行節日的戲肉，是整個旅行節日的高潮所在。由於參加是日旅行的會員和讀者大多未會參觀過這一個特殊的地方，所以大家對這個地方都發生很大的興趣。

一行二百眾，魚貫進入園內，大家都被蛇園內陳列展示的罕見蛇蟲迷住了。由於一下子來了這一大批貴客，蛇園職員莫不笑透顏開，刻意招呼。其中兩位職員取出巨蟒一條，拉攏遊客與巨蟒一同拍照，拍照時使蟒蛇纏繞拍照者頸項，狀殊恐怖，敢挺身部執委丘陵先生敢於一試，一時掌聲四起。有人說巨蟒生於丘陵間，故丘陵先生無懼於巨蟒也，不知其言屬實否？有煩丘執委解答了。其後岑嘯雷執委以及其它好幾位執委和會員亦嘗與蛇一起拍照留念，蓋因得到丘先生的鼓勵，才敢以身試蛇。藉此次旅行得以參觀蛇園的各位朋友，均表示大開眼界，增廣見聞不少。園內所展出的各種蛇蟲，大多是世上罕見者，其中少數更是蛇蟲類之珍品。蛇園職員見此時遊客眾多，特加插一場玩蛇表演。在園中附設一個設有看臺的表演場內演出。演出職員中外人士均有，過程精采有趣，並且使觀眾獲得不少關於爬蟲方面的知識。在表演中大家都能看見好幾種珍貴罕見的蛇蟲。例如：象鼻蛇、千足蟲、橙足蜘蛛、蜥蜴、毒蝎、巨蟒、金腳帶等。玩蛇表演是由表演者撥弄幾條金腳帶和擠取毒蛇毒液。其它的表演亦相當引人入勝。表演歷時一句鐘，表演完畢大家均說眼福不淺。

離開蛇園便起程往當日旅行節日所安排的最後一站泰園漁村了。泰園漁村位於大埔，乃利用廢棄漁塘及荒廢田地建成的，園內的佈置亦是中國式，水榭曲橋，湖影波光，頗具情調。泛舟湖上或踏駛水上單車亦一樂也。頗多參加此次旅行的青年朋友都曾一嘗泛舟塘上的樂趣。到四時許，回程時間已屆，大家才懷着依戀心情乘車回去。由於玩了一整天，回程時，許多人都在車裏打瞌睡或閉目養神，不過也有些一直談笑風生，猶在津津樂道剛才旅行的樂趣。

各車均於下午六時左右返抵終站，然後一聲道別，各自歸家。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各方捐款

姓名	金額
劉醫生	三千元
林參天	五百元
基督無名信徒	五百元
吳文迪（美國）	五百元
黃永瑞（美國）	一百五十元
張賜香	一百元
洪雪蘭	一百元
郭楚萍	一百元
何幗英	一百元
陳少穎	五十元
余儉	五十元
區樑	五十元
徐馨	五十元
許姑娘	五十元
彭貴彰	四十元
徐偉強	二十元
田二尹	二十元
宋天雄	二十元
鄭愛蓮	二十元
梁愼因	二十元
龍啓明	十元
楊遠	十元

小結：五千四百六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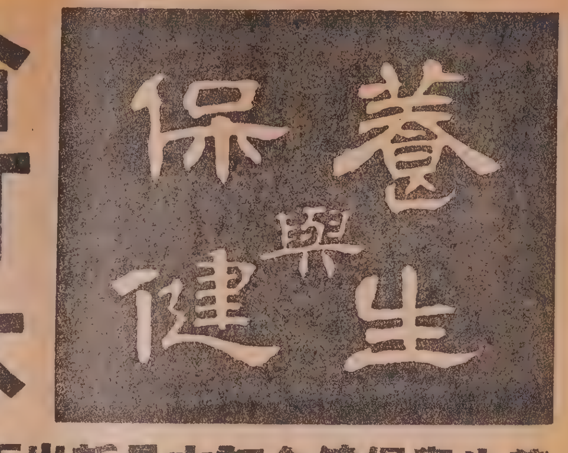
連前共二萬七千四百四十四元正

陸奎生中醫師著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卅元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陸奎生著醫藥

書名	定價
速愈法	H.K.$10.00
根治法	4.00
康復法	10.00
康復法	12.00
衰弱根治法	10.00
防治法	8.00
骨痛速愈法	6.00
防治法	6.00
壓防治法	6.00
喘咳嗽捷效方	4.00
科學化大辭典	7.0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鹽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癒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癆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五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痳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癒法
寶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治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腸胃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戎色
處女貞操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採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癒嗎
神經衰弱治癒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癒後保養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

香港·九龍·診症時

上午九龍：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批孔揚秦事太奇，二千年後駡先師。
毛酋行徑謊唐絕，一派胡言拙計施。
唯汝專橫奴隸制，聖人仁禮愛民規。
大同天下儒家願，萬國朝東化九夷。

依韻奉和

曹文錫

離經叛道未云奇，羣醜爭批萬世師。
可恨亨蕘遺逆裔，更傷孔孟教難施。
試看先聖大同語，合作今人㫖善規。
梟獍自應投四極，速將毛賊付誅夷。

近日大陸，批孔揚秦，香港各大學教授，爲文駁之，楊曹二位先生，賦詩指斥，海天詩人之句「二千年後駡先師」，收尾「萬國朝東化九夷」，均是最佳造句，曹先生和句，「可恨亨蕘遺逆裔，更傷孔孟教難施」。施字押韻極佳，對仗亦好。

蓋漢朝有「毛亨」「毛蕘」，爲當時大詩人，俱稱「毛公」，亨爲大毛公，蕘曰小毛公，在皇帝弟弟獻王家中教詩，二人皆是博士，古代中國博士，官職而兼學位也。精深廣博。無所不知，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兩位博士。皆會做詩，不比今日洋博士。糊裏糊塗。當年翻譯錯悞，古人定義，「一事不知，不能謂之博」，今日博士，頭腦簡單，個個水皮。所知者，一事而已。應改稱「專士」，方是名符其實。

占人詩句，均用四字，證於詩經每句多爲四字，曹孟德在赤壁賦詩，也是四字一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是其證明。

曹先生詩中所云，毛澤東是毛亨毛蕘之後裔，可能不確。古代毛家，好人多而壞人少。戰國有毛遂，東漢有毛義，莊子書中有美女「毛嬙」，明朝有軍人毛伯溫，清朝有文人毛大哥，均是好人，只有漢朝畫家毛延壽最壞，可能是「延壽」之後。姓氏族譜之學，以羅香林

旅港商毛如，究係何人之後，[illegible]爲查考。福州曾克耑教授，對姓氏源流，亦有研究，二人均有姓氏著作，曾先生久不唔，馳系殊深。

楊曹二位詩人，及香港各大學教授，對大陸批孔揚秦，均有駁斥，衞道精神，至堪欽佩，敝壇主亦當附驥，茲用漢詩四字長篇以詠之。聊表感慨耳。

贈海天文錫二位先生及香港各教授

董力行

鄙人說話，誠懇率直，外人不察，疑有神經，
談到學問，畧通古今，八义七步，五典三墳，
既不教學，亦不賣文，所以大膽，敢說眞情，
目前亂世，魚龍不分，賢才落魄，宵小青雲，
所謂政黨，尙黑不明，口稱民主，拒絕外人，
通天本領，難以進身，任何主義，都是禍根，
老僧常談，臭不可聞，最不妥者，新詩新文，
王婆腳布，讀之頭昏，五十年來，緘口金人，
是非不察，依舊推行，破壞傳統，喪盡斯文，
教育制度，弊竇叢生，巍然博士，腹內無文，
高高在上，全靠文憑，加入黨派，大顯威靈，
做官教學，妙趣橫生，胡說八道，不知所云，
始皇再世，全部當坑，一羣傻佬，領導蒼生，
倫理未曉，科技不成，張口打倒，閉口革命，
政治日壞，失去人心，大盜竊國，天下紛紛，
今日最慘，大陸人民，俄國大鼻，視若神靈，
馬恩列史，供奉虔誠，高懸遺像，天安之門，
禽獸主義，強迫施行，授糧計口，民不聊生，
聖賢大道，多屬詩人，焚膏繼晷，修齊治平，
五經六藝，自修而成，生當盛世，垂手公卿，
妙哉學校，無此課程，才高八斗，滿腹經綸，
文同班馬，智勝㫖平，政府不用，視作廢人，
或充小販，或任看更，詩詞歌賦，不值一文，
報刊賣稿，已算超人，當年壇主，看透此情，

身無[illegible]，床有多金，[illegible]，慘被勸迫，
投資愛國，利令智昏，台灣入彀，羊送虎羣，
敲骨吸髓，哭訴無門，錢爲身外，笑而不嗔，
等於捐助，畧表寸心，只有香港，適合安身，
小捐小稅，不碍生存，經商守法，華夷不分，
吟詩賣酒，談笑風生，揚秦批孔，放屁同聲，
荒墳鬼叫，可以不聞，諸君教授，大可放心，
孔子學說，道貫古今，任何批鬬，不損毫分，
狂人一死，雨過天晴，鄙人治學，致力天文，
望遠有鏡，象緯詳明，未來諸事，察看星辰，
漢書宋史，所言皆眞，二十八宿，如數家珍，
有時不寐，看到天明，仲書二叔，對此最精，
董氏家訓，學究天人，早知國粹，好過英文，
上自秦漢，下至明清，天文著作，八十八人，
名存青史，書重士林，世間學術，世道最深，
大衍三統，一行劉歆，張衡班固，劉公伯溫，
李修楊偉，均是高人，請加注意，哈雷彗星，
一九八六，即將來臨，世界大亂，中國刀兵，
所有黨派，樹倒猢猻，開天啓運，天下昇平，
曾經學道，吐納長生，東山可起，光武子陵，
海天樓主，文錫曹君，通才卓識，著作等身，
詩壇老將，學比朱程，諸位教授，國之精英，
新朝禮聘，祭酒相尊，傷哉國運，出此邪門，
肥頭大腦，主席自稱，其星在軫，快要歸陰，
黨中繼任，亦非江青，女人禍水，姿色娛人，
只可玩樂，莫談正經，扯上政治，國破家傾，
打開歷史，有例可明，陰陽之道，繫於五行，
互相生尅，否極泰臨，改朝換代，自有哲人，
與民更始，垃圾掃清，二十五史，可見云云，
詩成一笑，把盞開樽。

壇主附言

如此寫法。字少而可言多。配以聲韻。讀之順口。並無閑字。句句得力。如用五四新筆調。或翻白話。則又臭又長一萬字說不清矣。是非優劣。比較自明也。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二 新45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二期(新45)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五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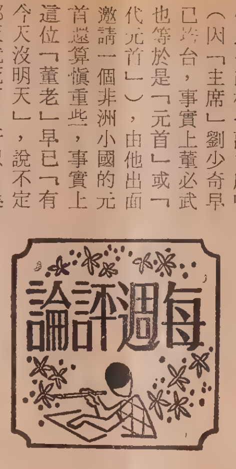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由周恩來談到香港的文滙和大公



中共中央的政治行情比世界上任何一個非共國家的股票市場變化都大，眞可用「波詭雲譎」四字來形容。

譬如：五月九日下午周恩來還會與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等在所謂「親切友好的氣氛中繼續舉行了會談」。可是，當晚桑戈爾舉行宴會，周恩來卻沒有參加。

據「路透社」五月九日發自北平的電訊稱：「一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今日說：周恩來總理因爲患病，而不能出席今晚的國宴」。復稱：「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說：七十六歲的周恩來總理病況並不嚴重，只是因爲年事已高，感覺不適」。該電訊指出：「該發言人並無發表關於周恩來患何種疾病的進一步詳情，但卻補充說，他既不需要臥床，亦未入醫院」。

桑戈爾訪問北平，據說應董必武、周恩來的邀請而來的。董必武因係北平政權「副主席」（因「主席」劉少奇早已垮台，事實上董必武也等於是「元首」或「代元首」），由他出面邀請一個非洲小國的元首還算愼重些，事實上這位「董老」早已「有今天沒明天」，說不定那天就死了，所以，桑戈爾的來訪無論其目的是在政治或經濟（其實，非洲國家頭頭訪北平，都是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錢」），周恩來都是當然的主人，可是在同一天（五月九日）下午周、桑還曾會談，晚上的宴會卻不見周恩來露面，這眞是「大件事」。如果說他是患了急病，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卻說：「他既不需要臥床，亦未入醫院」。這就說明：周恩來突然「縮沙」是另有原因。但是什麼原因呢？是毛江集團見他過於招搖迫不及待地給他顏色看嗎？看來不大像，因爲桑戈爾夫婦的宴會，中共方面只有李先念、陳錫聯、華國鋒、吳德之流出席，既沒有王洪文，更沒有張春橋，估計：這是另有原因：一、蘇聯有向中共進攻的模樣；二，患急病的不是周恩來，而可能是毛澤東。

總之，這不是小問題，而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當這篇「每週評論」與讀者見面時，巴基斯坦總統已到北平，如果周恩來仍不露面，則前述兩項估計之外，還有一個可能性，那就是這位「現代孔老二」政治上問題到了「要解決」的關鍵時刻，可能因他與桑戈爾在會談時「出賣國家利益」，於是成了「賣國賊」，老毛於「龍顏大怒」後，毫不寬假地立時把他拉下馬。

不管周恩來出了什麼問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二次文革」最後以他爲鬬爭目標是不可否認的。由於以江青爲首中共左派發動「二次文革」，鬬爭矛頭係指向以周恩來爲首的「右傾保守勢力」，兩大陣營壁壘分明，不僅在大陸上是如此，在香港的一小撮小爬蟲中也不例外。

譬如：五月八日香港「文滙報」和「大公報」分別刊登了桑戈爾在周恩來歡迎宴會上的講話，但對待周恩來的態度卻完全兩樣。在「文滙報」和「大公報」上都刊載了桑戈爾阿諛毛澤東是什麼「中國革命之父」。

他說：「我要向中國革命的思想家毛澤東主席致敬」。這一段話「文滙報」、「大公報」都一樣，倒表示毛澤東是他們兩家報紙的「老細」。接下來，卻就完全不同了。「文滙報」「接着談的是桑戈爾讀過的「矛盾論」、「實踐論」等毛著，據說，桑戈爾「經常向青年人推薦這幾篇文章」。而「大公報」接着報導的卻是桑戈爾稱頌周恩來的話。他說：「總理先生，我也要向你本人致敬。你是他（指老毛）的最忠實的戰友，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你領導中國政府有力地貫徹執行了毛澤東思想」。這對今日周恩來的處境來說，簡直是傾他，害他，比罵他祖宗還糟糕。

從前述「文滙報」和「大公報」的態度看，前者是江青派，後者則屬於「總理派」。在香港所謂「前進」與「倒退」分得如此清楚，在北平兩派的對壘豈不更是無「團結」可言？

其實，以後不管周恩來還出不出來活動，他是必垮的了，只是時間問題。寫到此，倒想到在香港的中共「總理派」，你們爲什麼不早作準備？難道到今天對中共的所謂「革命」還看不清楚嗎？



雖然說「體育不分政派」

新聞記者怎可「有奶便是娘」

萬人傑

體育記者聯誼會歷年會長都由「紅色肥貓」霍英東任會長，老霍有的是鈔票，選他做會長自是最佳人選。可是體記有左有右有中立，右派體記，一方面拿「國民黨」薪水；一方面吃老霍的大菜，左右逢源，「有奶便是娘」，未免太過那個。不知右派體記對此會覺得自慚否？

紅色肥貓的座上客

香港有一個體育記者聯誼會，每年改選，會長照例由霍英東蟬聯。如所週知，霍英東是香港有數的「紅色肥貓」之一，不管他是否被視爲資本家，由於他經營的都是賺錢生意，因此口袋裏大把鈔票。霍英東和體育可以拉得上一點點關係的，至少他自己有時也踢踢波仔。不過，與「體育記者」就十萬八千里。他當選體育記者聯誼會會長，恐怕不是由於他和體育的關係，而是大家看中他口袋裏的鈔票。有了他當會長，不但經費不用躭心，有時會內的事務，需要飲飲食食去商量，會長照起紹無問題。有了這種種方便，體育記者選出霍英東爲會長，實在很恰當。如果選一個眞正行家，他的經濟能力絕對不可以使會務獲得擴展。所以，每一年，霍英東這個會長打風也打不甩。

不過，老萬想來想去，一直大惑不解。我曾經再三研究過體育記者聯誼會的成員，中立報有之，左報有之，甚至不少是右報的。中立報和左報的體育記者，偶然咬會長一餐，不會有什麼不妥，反正這些鈔票很大部分是從大陸生意賺來，取之「人民」用之「人民」，光明正大，無可厚非。

可是右派而且是死硬的，如香港時報、工商報、眞報的體育記者，也是成員的一分子，如果參加會長睇數的宴會，是否會感覺有點尷尬？尤其香港貓的座上客，即使上司默許，自己心裏也會難過。

有次老萬向朋友提及這事，給朋友大罵一頓，還說老萬是第一號胡塗蟲。「你難道沒聽過體育沒有國界，也不受政治影響的嗎？」老萬被罵，無詞以對。看來，他們參加，也是理直氣壯的吧？

踢中老八腎囊

保釣青年又有新行動，這次是「反加價」集會。在百物騰貴，市民喘息在生活重壓下，透不過氣來，「反加價」誠然是最應時、最受歡迎的一項運動。如果在維園舉行一次示威，可以收到「反加價」效果，則不但老萬要放下原稿紙，暫且罷爬半天，趕去參加這饒有意義的集會；全港市民，也必然熱烈參加。但可惜，明知這不會反出什麼名堂，因此，除了那批保釣青年外，不會惹起什麼人的興趣。

香港爲什麼會「物價飛漲」？據說主要是世界性通貨膨脹影響，另一主因是能源危機引起。在本港來說，是主要來源的中國大陸不斷漲價形成的。如果保釣份子肯抽空到大陸貨公司瞧瞧，會曉得從大陸運銷香港的貨品，比之半年前有大幅度上升，香港市民主糧的食米，現在是大陸佔了首位，但大陸的價錢，比美國米、泰國米都貴，且每次米價上揚，都是由大陸米帶頭。

那麼，保釣青年的「反加價」運動，矛頭應指向中國大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肯不再抬高物價，香港市民才可吃到平嘢。反加價運動只要得到希望這次反加價青年有別於保釣分子，不是老八的馬仔，否則這運動簡直存心搗亂。如果反加價成功，會使「祖國」損失數以億計的外滙，那分明給「祖國」倒米。

他們大派傳單，要求政府「凍結」物價。其實，大家知道，即使政府接納輿情，實行凍結，也難收效。漲價不漲價，權在大陸貿易機構，如果港府不許漲價，他們一定要漲，鬧僵了，不再供應，那時，香港四百萬市民，豈不都有在陳之嘆？「反加價」運動原是對港府而發，暗地裏卻踢中老八的腎囊。保釣青年，可謂不智之極！

不報案等如支持罪案

警察偵緝總幫辦杜勁呼籲市民遇刦後必須從速報案，認爲「不報案等如支持罪案」。他解釋說：當一名匪徒被捕後，警方必須找到遇事者才能將之起訴於法。在刑時秩序法案中第一〇一及一〇一A條已有明文規定。不過，市民遇刦不報案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怕麻煩，其次，你在報案時，當值警員也怕麻煩。如果市民到警署報案，他們覺得這是責任上要辦的事，很樂意地小心爲你紀錄口供，你不會覺得報案是一回麻煩事；但當值警員對報案的人往往以不耐煩的態度，似乎怪你多事，給他加添工作。許多人走進警署便有點心怯，講話詞不達意，說來說去說不清楚，越使警員沒法忍耐。一般市民感覺得報案是椿自討沒趣的事，因此可免則免。

，警方抓到可疑的人便叫你去認，有時不只認一次，可能認多次。你要工作，警方隨時召你去認，那的確有點麻煩，因此一般市民在遇刦後，覺得損失不多，免得過就不去報案，就是這原因。至於說這是「支持罪惡」，相信他們並沒想過。

再說，市民對警方「破案」機會，估計很低，遇刦後往往以「破財擋災」自慰，反正不存物歸原主的希望，省得看當值警員的面孔和以時被召去認人的麻煩，不報也罷。

杜勤總警司如果希望市民遇刦便去報案，一定要改善兩點：一是當值警員假假地也應有點笑容，不要把報案的人視為討債鬼。二是提高破案率，不但破大刦案，小的也能抓到幾個，市民自然樂於報案。因此，老萬認為杜勤總警司在要求市民「合作」時，警方先要向市民攤出「合作」的姿態，才能使市民有良好的反應。

升中試得失見仁見智

本年度升中試參加考試的學生達七萬多人，爭取六萬個中學學位，七個學生之中，要把其中一個打倒。許多人反對舉行升中試，因為有了升中試畢業那一年的功課，就只為了應付考試而讀，其他一切，置之不顧，這違背教育原旨，也荒廢了學生一年光陰。不過，學位只有六萬個，要安置九萬名小學畢業生，要從他們當中選出三分之二，給予官津[illegible]，非[illegible]一次考試不可。

有人以為，若有足夠中學學位，升中試可以[illegible]成沒有必要，因此，政府增多設學位，廢除升中試。

不過，在升中試中落第，並不表示沒有機會讀中學，只是不能入官津補助學校就讀，而須在私立學校讀書。不少私校學生不參加升中試，直接升入本校中學，升中試存廢繼續存在，成為多時來爭辯不出結果的問題。據說「針鋒相對」也拿這題目討論，可以肯定，不可能談出結果，討論中一定主張廢除的人多。

在本港，或在其他地方，讀書一定有考試，只有考試才可甄審成績，好的學生不怕考試，平日功課做得好，隨時考試也難不到他們，但急時抱佛腳的學生便苦了。

更使人詬病的是教師及學校當局，為爭取學校榮譽，要他們的學生百分百合格，因此出盡方法去「谷」學生，學生往往被「谷」到癲綫，因而引起家長反感。他們寧願子女讀私校，好過面臨精神崩潰而得到官津補的中學學位。

升中試的利與害，各人看法不同，也因學生本質而異。應存應廢，見仁見智。

三百四十九年

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事情發生在美國德薩斯州阿比杯，一名二十一歲的青年菲力斯，被控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日械刦當地一間超級市場，槍傷了一名警員，法官判他入獄三百四十九年。菲力斯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敖德薩犯了同樣的罪名，被判入獄九十九年。當時菲力斯聞判哈哈大笑，但這次被判，卻面無表情。

老萬讀到這則新聞覺得有趣的是美國的法官和香港法官大有分別，香港法官判刑，唯恐其浪費青春，「係咁意」判佢踎吓監；而美國法官判的刑期，卻超出他的生命以外，等他做鬼之後，也要坐牢；即使在獄中因「行為良好」而減刑，無論如何也減不了幾百年。他們的意思或者是說：這人估計不會[illegible]，必須與社會隔絕，不[illegible]只在當中，所以判刑三百四十九年與[illegible]判分期執行，則菲力斯須入獄[illegible]。三百四十九年與四百四十八年都是一樣，除[illegible]，在他[illegible]一審，永遠出不了牢了。他聞判九十九年監禁而哈哈大笑，這也難怪，大概他覺得法官判他的九十九年，加上五十五，他豈不是可以活到一百一十九歲？人人望長壽，即使他坐牢坐到一百一十九歲也值得高興。

不過，另一位法官判他三百四十九年徒刑時，他就明白法官的意思是「永不超生」，一定要他打下十九層地獄，坐一輩子的牢子。因此，他面無表情，再也笑不成聲了。如果香港的法官肯參考美國法官這兩宗判例，對香港治安當是一樁好事。或許有些人看了這則新聞會當是笑話，那有人能活到三[illegible]判案，一定有他的用意，這值得擁護的。

記得姚蘇蓉有一首歌叫做「愛你三百六十年」，那時老萬莫名其妙，現在看了這宗案子，才恍然大悟，如果她是菲力斯的愛人，等他出獄，還有一年可以相戀。

卧底·滲透

布蘭特最親信的伙伴——他的秘書蓋劳姆竟然是東德間諜，他從布蘭特任西柏林市長時，就開始替他工作。也許因為「老搭檔」關係，布蘭特對他深信不疑，為了對他信任，蓋劳姆也有機會參與布蘭特的機密工作，誰知他竟是共產黨特務！直到最近蓋劳姆的身份才被揭發，不但令布蘭特感到震驚，舉世亦為之震驚。近年來，東西走向和解之途，在世界上許多分裂的國家中，只有德國可能在「共產」與「民主」制度稍為拉得接近，南北韓雖已有步其後塵的構想，可是口和心不和，進展協調尚遠。

現在看起來，東西德能獲「接近」，也有蓋劳姆之功。因此蘇聯頗為布蘭特辭職而惋惜，恐怕別人繼任總理，使蘇聯抹煞東西德的努力，前功盡棄。

發覺蓋劳姆是共黨特務後，布蘭特感到十分沮喪，只覺出辭職。他此舉，當然是受到壓力，只有辭職以謝國人，雖然部分西德人民要求布氏打消辭意，但看來成功希望極微。其實，共黨特務潛伏不入，任何一個[illegible]，一旦機會一到，[illegible]。

蓋劳姆之流，在大陸淪陷時，國民政府大員中，不少也是共產黨臥底份子，機會一到，他們便露出原來面目，與蓋劳姆的情形無異。所以，蓋劳姆事件出齊會感到遺憾，中國人卻不會，蓋大陸陷共前此種情形也經常發生在國民黨官員身上。不過，西德只是被拉攏到跟東德和解；而中國則由此被奪去政權，比布蘭特政府可悲得多！

西德若由此提高警惕，東德的滲透工作恐怕會加倍困難。

中共改寫簡字之荒謬

董力行

中國文字，本有藝術價值，昔人每造一字，均有意義，並非胡亂發明者，大篆字，起於周朝，小篆及隸字起於秦，眞字起於漢，草字起於漢魏間，至晉朝，王羲之集草字之大成，筆簡字明，諸法兼備，規律嚴謹，精巧絕倫，每一筆劃，後人無法再加更改，即有創作，亦頗難再見高明，各朝書法名家，筆法雖有不同，而字之形態，不能越軌，至於草書技巧，各代書法家費盡苦思，無法再有創作而能勝於古人者，此為中國書法之大畧也。

中共現所發明之簡體字，幼稚可笑，若干淺知人士，每有驚為創作，是非未曉，且致好評，殊不知所改之字，並非中共發明，十之八九，抄自古人，元明所刻木板小說，其中簡字頗多。中共多半由其中挑選而來，而又妄加更改者。有識之人，一見即知，讀書不多者，則盲目讚許。蓋以未曾研究之故也。至於簡字發明，代不乏人，著作之多，不可勝計。明，焦竑（萬曆狀元），著有「俗字刊誤」十二卷，搜羅極富。俗字者，即簡寫之字也，因中國禮制，官書文字，考場試卷，皇帝聖旨，臣民奏章，一律禁寫簡字（即俗字），焦竑之意，使人注意避免，犯者是為「大不敬」。清乾隆時，王錫侯著「字貫」一書，提倡簡字，為當時士大夫所反對，其中簡字，有犯及廟諱者（皇帝之名曰廟諱），因以得罪，誅三代，錫侯及其子孫，並處重刑。該書毀板，今不可見。王錫侯江西新昌人，所著「字貫」，將筆劃繁多者，改為簡體。又擅改「康熙字典」，且將康熙之「熙」字，雍正之「雍」字，乾隆名「弘歷」之「歷」字均改為簡體。當時謂為犯「聖諱」。多數列入。清，陳淏子，撰有「玉堂字彙」，其中簡字最多。又清，龍啓瑞，著有「字學舉隅」，辯正訛俗，有功士林。以上諸書，皆專門研究簡字。中共所自稱之簡體字發明，全是由以上諸書挑選訛俗之字。而又妄事增減其筆劃者，不可不知也。

昔人改寫簡字之目的，一、減少筆劃，易於書寫，如「竈」改灶，「竊」改窃，「寶」改宝，「劉」改刘，「燈」改灯，「亂」改乱，「纔」改才。筆劃既少，意義亦佳，二、當時印書多為木板，筆劃繁多不易雕刻。三、意義，較原來為佳。今中共所發明之簡字，是將古代「訛」「俗」之字，盲目增減，亂改而成，所改之字，多半錯誤不通。例如，雲改云，葉改叶，產改产，只知減筆，喪失意義，幼稚粗淺，至為可笑。自謂改治可以革命，文字亦當革命。但革命之後，是否高明？能否勝於昔人？則非所知。又所改之字，是否合理？而能令人佩服？後世能否奉為法則，亦未計及。茲就所改雲、葉、產，三字，舉例批評，證其荒謬，

昔人將雲字隨同霜雪露霧，皆用雨字為頭，表示其與雨有關，意義極為完美，二千年來，沿用日久，音義既佳，書寫又易，字之形態美好。實無修改之必要。今中共所改，雲而無雨，已失字義，且又與「云」字雷同。云，說話也，古今書籍，云字頗多，無法一舉而淘汰之，只有二字並存，如此，則書中是有二云，一指說話，一為雨雲，使用之時，頗難分別，混淆不清，畫蛇添足。唐詩，「雲想衣裳花想容」，「浮雲遊子意」，「低空有暮雲」，「雲橫秦嶺家何在」，以上諸詩，如將雲字改用為「云」，則不知云何矣，敢言後人，不會採用。鐵索寒」，毛親筆寫出該詩，用玻璃掛屏裝裱。對方約三尺，字大如拳，雲崖之雲字，即寫為「云」，香港大陸國貨公司，即懸有此屏，余讀之大笑，詩既不通。字亦不好。韻腳五個字，「難」「閑」「丸」「寒」「顏」，本為十四寒韻，「閑顏」二字出了韻，八句之中，即有四大雷同，紅「軍」在第一句，第八句又有三「軍」，千「山」在第二句，第七句又有岷「山」，第二句有「千」山，第七句又有「千」里，四犯雷同是為大錯。

該詩雷同出韻，水準太差，確為不妥，而毛某本人自以為是。今日大陸，並無詩壇，亦無任何人敢充壇主，即有人知其不妥，亦絕不敢言。該詩之錯，毛某永不知曉。又細看其字，張牙舞爪，不合字體規律，只有「橋」字，依照古人筆法，其他字皆錯，無一可取。

中國書法字體，只有十七種，頗難再有發明，前文已言之矣，毛某之字，是十七帖之外，笑壞後人，雲字寫為「云」，照字面解釋，「金沙江，水拍之聲，如同說話，「日」，崖已暖了」。是為莫大笑話，由雲字證明，大陸改寫字體，確為毛某所主張，其人是狂妄而無遠見。

董力行曰：「政治」與「政權」，其性質，皆為短期，「人亡政息」，二十四史，不乏其例，文化性質是為永久，以短期之低級政權，欲改變長久高深之文化，其可得乎？

不良苛政，昔人以虎喻之（苛政猛於虎），虎者，害人之獸也，人人思欲得而殺之，如此似虎政權，其生命又焉能長久乎？況自古無不亡之朝，亦無不散之黨，百年以後，全國讀書人，豈能皆無知

「不會」也，所云「[illegible]」者，[illegible]

之。

葉改叶，「叶」音協，即是古協字，叶，唐朝始改協，至今二字並存，協者，合力之意也，昔人造字，用意極佳，十口同聲爲之叶，代表言語合作也，後人認爲，僅有口而無力，意有未盡，又改三力一心爲協，是有同心合力之意。今中共將樹葉之葉，改爲「叶」，毫無意義，風馬牛不相及也，且又與協字雷同，「落葉滿階」，「秋風掃葉」，「萬里秋風一葉身」，如用叶字則又不知云何。一葉身等於一協身，不通之甚，愚妄無知。後人不會採用。

產改产，共產之產，除去生字，所餘爲产，非惟不通，而且不吉。說文解字，產者，生也，婦人生子曰產，田地曰田產，房屋曰房產，金錢曰財產，土地生物曰生產，工廠出貨曰產品。昔人造字，極有深意，文厂生，三字合而爲產，文者，指文化，文字知識，是爲無形財產。厂字（音漢），山崖之屋曰厂，指房屋。生者，土地生萬物，指田地，三字合寫爲產，是代表人有文字教育，有房屋住居，有田地收入，三樣不缺，方爲有產。含義既佳且妙。

今中共，產下無生，是其雖有教育和居住，而無田地收入也。生又代表生命，產下無生，又象徵共產制度之下，生活無着，生產無有，生趣毫無，生存不易，生命難保也。字體下空，寓有「缺少」、「不完」、「殘破」之象，又產下空虛，是爲不佳之兆，產字又爲共黨名稱，等於古代「廟諱」，何能輕改？糊塗改字，笑話百出，斷言所改之产字，後人不會採用。

吾人讀書，發現文字，有不妥之處，並非不可修改，而要有其意義，若中共之文字革命，糊塗無知，降低中國文字價值。文人均有遠見，與衛道精神，不會盲目苟同。

昔人造字，一大爲「天」，土也爲「地」，設，改天爲**靝**，改地爲埊。筆劃增多，書寫不易，後人謂其多事，則天死後，又復改正。余敢斷言，將來中共滅亡之後，所改之字，後人不會保留。

中共改字，亦是自尋多事，所謂標新立異而已。抄襲古人，毫無發明價值。觀其所改之字，離奇荒謬，新義毫無，攫得政權以來，所有名詞，一律更改，對任何事物，均變更其稱謂，以爲名詞不同，即爲革命，可笑之至。近且涉及文字，讀書人明辨是非，鑑察好壞，後人保存國家文化，決不會盲從其文字革命也。

友人曰：「樹葉者，木上之草也，葉改爲『**茉**』，比中共叶字，高明多矣。」余曰：「葉字筆劃不多，意義良好，各書習用已久，今若改之，是爲多事，閣下其武則天之流乎」？相與大笑。

至於革命二字，過去國民政府未曾注意，對「正名」之事，似有疏忽，不料共產黨糊塗更甚，以革命二字爲「口頭禪」，毛澤東，張口革命，閉口革命，任何事物一切行爲，皆口革命，毛某實未知革命二字，作何解釋，盲目使用。又「主義」二字，共黨名目繁多，指不勝屈，一切事物，皆加入主義二字爲名詞，尤爲不通可笑。

蓋主義二字之解釋，「在某種學說上，決定其辦法與標準，而奉爲宗旨者，曰主義。」（亦可作「政策」解。）例如共產主義，即是共產政策。政策不能太多，今共黨之政治術語，有關「主義」名詞，有數十種之多，所有文件，演講，個人發言，機關公文，滿紙「革命」與「主義」，例如前年共黨國慶，文告有云：「革命同志，你們自從參加革命，皆擁護革命領袖毛主席的革命，現在更要實行文化大革命，批鬬修正主義，左傾主義，右傾主義，打倒機會主義」，八句話中，幾乎每句均有「革命」「主義」，根據其名詞亂用，可見毛某其人，愚昧無知，自詡偉大共黨導師，竟不知「主義」二字，作何解釋，主義如是之多，焉得不亂？焉得不亡

如此人才，如此政權，觀其言論，察其行爲，與太平天國，毫無差別。洪楊內鬨，互相批鬬，繼之整肅，韋昌輝整楊秀淸，洪秀全整韋昌輝，韋又整石達開家屬，分崩瓦解，轉眼滅亡。歷史重演，當不在遠，可惜者，今日無「曾」「左」「彭」「李」諸人，坐看沐猴而冠，豎子成名。中國國民，遭受五千年未有之災禍，國本動搖，文化摧毀，典章文物，面貌全非，共黨滅亡之後，恐無百年時間，不能恢復國家元氣。

共黨之所以囂張竊國，爲所欲爲者，是政府無人也，若稍有人才，共黨之禍。早已消滅。毛某墓木已拱，何至今日。前年大陸文化大革命，台灣討賊反攻，實爲最好時機，結果又錯過機會。吾人生於此時，目覩非爲，家國之情，能無憤慨？既未能效「張良」博浪懷椎。又無法學「陳」「吳」揭竿而起，苟安庸懦，愧對此生。雖然筆伐口誅，其力終屬有限，吾人今日，有筆無槍，有口無兵，名曰「匹夫」。最妙者，天下興亡，「匹夫」又有其責，實際吾人並未負責，自認爲有責者，是書生之本色也。今之手握重兵，確實有責，而又未盡其責者，愧對匹夫矣！

共產黨原爲蘇俄產品，試用失敗，向外推銷，民國初年。朝野人士均知其爲洪水猛獸，北洋政府，嚴令禁止，不惜加以捕殺。不料廣東時代國民黨一時疏忽，聯俄容共，引鬼上門，演成今日之災禍，今總統蔣公，高瞻遠矚，率領吾人，從事剿滅，因對日抗戰而中止，星星之火，終致燎原，余有詩詠之云：

容共聯俄鬼上門，當年政客入迷魂，
祇求黨國增夷力，未解江山種禍根，
主義漫天迷日月。人倫掃地泣乾坤，
是非功過何堪寫！留待千秋付史論。

毛幫內爭．波濤洶湧

最近十日來，北平方面情況似乎更為緊張，內部鬪爭逐漸表面化，鬪爭的範圍也由內政波及到外交。

其中最受人矚目的一件事，便是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在北平舉行一次盛宴，答宴毛幫大頭目，這是國際上一般性的禮節。按照規矩，毛幫的「元首」也應當出席，毛幫目前已沒有「元首」，代「主席」董必武與朱德都終年躺在床上，不能出席，均無足怪。但周恩來總應該出席，以後又傳出消息周恩來病了，可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葉劍英幾個人應不致一齊病倒，卻沒有一個人出席桑戈爾的「國宴」，去的大頭目是李先念，其次是徐向前與姬鵬飛。

這還沒有[illegible]，其中只有[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鄧小平[illegible]，鄧小平在一箇月北平參加了關[illegible]會，以後即離開北平，桑戈爾到北平後，所有活動[illegible]未見到鄧小平，直到布圖抵平前夕，始見鄧小平[illegible]，中[illegible]有五六日，鄧小平不在北平，去了何處，有何緊急任務。

再其次，在[illegible]到北平時，周恩來因病未能去機場迎接，[illegible]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也未去[illegible]，王洪文[illegible]會見毛澤東時，曾陪同出席，以後已未參加活動。江蘇[illegible]大將何以對外交活動一次面不露，這不是巧合了。

再其次，桑戈爾[illegible]，前面招待的是遼寧省「[illegible]副主任」李伯秋及「瀋陽部隊副司令員」劉[illegible]，李德生又不見了。李德生五一節曾在瀋陽露面，此時又失了蹤，是另有任務，還是被整，暫時尚不能確定。

根據以上各種情況，可以推測毛幫目前有重大事件在醞釀中，也許可以證明，但是爆發的可能性似乎較大。

毛幫發生了什麼事，目前無法確知，想像中應

第一，俄毛衝突加劇，大戰有可能爆發，自從毛幫於三月十四日扣留一架蘇俄直升機後，俄毛關係即急劇惡化，俄方提了[illegible]次照會，一次比一次[illegible]，[illegible]毛幫[illegible]一切[illegible]

事不敢下決定，一味拖延，終於拖成大患。當俄方直升機闖入中國境內時，毛幫擄獲時，為毛幫[illegible]

[illegible]果周恩來在外交方面能拿主張，應不致一[illegible]至比。

第二，各省抗命情況逐漸暴露，[illegible]毛幫中央與各省之間正如俄毛之間，也都在備戰中，雖然方式不[illegible]，但也都在備戰[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地。

李德生[illegible]

[illegible]生已被[illegible]，到了五月[illegible]李德生又[illegible]家又以為李德生沒有問題，[illegible]戈爾到瀋陽，歡迎會上又不見了李德生，如果李德生是去佈置俄毛戰事，則李德生[illegible]觀。因為不[illegible]，就是李德生[illegible]

李德生未說，自當[illegible]

再根據台灣及大陸兩方[illegible]消息，毛幫[illegible]的尚不止外界所知道的[illegible]問題尚有李德生、曾思玉、許世友、[illegible]湘在後「革命軍區」大軍[illegible]中，江西方面情況也亂得一團糟，顯得毫無[illegible]，毛幫[illegible]是無可如何，重要地區如瀋陽，[illegible]要[illegible]解決，

事實上，俄毛[illegible]了。

[illegible]直升機事件一直懸而未決，對毛極為不利，毛幫內部最近當是因為忙於內鬪，對外鬪爭不免就緩下來，因步調

未被整肅的毛軍頭目，顯然也在努力抗拒，如許世友到廣州後就稱病不管事，毛江忌其兇悍，對之不敢下手，其他各省區似乎也逐漸形成反抗潮流，此事對毛江而言，自是一大打擊，但毛江目前亦顯出有心無力，雖欲放手整肅而不敢，一旦毛澤東死去，各省紅色軍閥自不會服從江青，到時必然是一場分崩離析之局。

第三，毛江夫婦與周恩來的鬬爭日益加劇，毛澤東似乎還採取一種超然態度，不願公開袒江，但江青所領導的急進派對周恩來的攻擊卻日益劇烈，周恩來目前最大困難是不能走出北平，留在城內對毛江沒有還手之力，無可如何只有裝病，最近數日內就有兩次周恩來必到的場合，一是桑戈爾的宴會，一是布圖抵平，但周恩來皆未出席，要說是真的有病，也照樣能開會，可見有病也非大病，而是故意裝成大病。

周恩來所以裝病，基本目的仍在於誑騙，但恐不易收效，因爲江周之間尚不僅是權力之爭，而是到了勢不兩立，不是周死就是江亡的地步，所有措施，無不針鋒相對，正所謂「凡是周贊成的江一定反對，其他不論，即以「四屆人大」而言。周恩來在「十大」作報告，再次公開提出召開「四屆人代」的問題，他說：「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說「最近」還要舉行「四屆人大」，可以證明人大會的再次籌備工作，至遲應該是「十大」同時開始。爲籌開「十大」，曾在一九七三年五月間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這會議對召開「四屆人大」問題，也試有初步的決定。於今去周講話的時間（去年八月廿四日）已過八個月，漸將脫出「最近」二字所能涵蓋的時間範疇；而「四屆人代」再次開始籌備的時間，若果如上列的推論的所看，到目前也已將及十一個月，在代表的選拔和業務性的籌備工作方面，也應該已經完成在「十大」已對林彪事件作成定案處理，「四屆人代」準備工作也應該已經完成，而在時間方面顯將超越其預懸會期的情況下，尚不正式宣佈召開「四屆人代」，就不能不算是一個反常的情況了。而周恩來無論是主動或被動，他既然在「政治報告」中宣佈「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人代會」，[illegible]在「十大」前還有勉強召開「四屆人代」的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今天看來，好像是通過「十太」的召開，而在一夜之間，突然消失了！這一現象，又能證明「四屆人代」的不能召開，除了因爲毛劉鬬爭和毛林鬬爭遺留下來的老問題，還待繼續解決，主要的江青有意對付周恩來故意使其失去威信。

總之，毛幫目前情況之混亂，有許多非外界所知，但我們可以拿準一點，即毛澤東一日不能眞正解決接班人問題，毛幫內亂即無時日，任何一方面都希望在毛死之前能以佔有利形勢，然後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尤其江青與周恩來之間，已處於勢不共存的形勢，任何能加於對方的打擊，即使不過是一粒石子，也會當砲彈打出去，像這次江青一系杯葛周恩來的外交活動，周恩來的裝病，都可以看出雙方正式公開罵陣之日已經不遠。

岳騫

鮑超詠呂祖詩

馬千里

當年曾國藩的湘軍與太平軍作戰的時候，鮑超是曾氏帳下一員猛將，他有一次被敵人團困，作書向曾國藩求援，紙上只寫了一個鮑字外加幾道圈圈。這個故事流傳很廣，是說明鮑將軍是一個不識字的老粗。

傳說太平軍在平定後，鮑將軍駐節武昌。因爲南方某省發生匪患，奉到命令率部前往進剿。省城裏的大員們知道這個消息，就在黃鶴樓設宴歡送。

文官們都是考場裏出身，自然都是能詩能文，他們準備在宴會的時候，將這一位老粗將軍窘他一窘。

酒過三巡之後，有一位大員提出意見，說今日鮑大人行將出征，大家爲了祝賀旗開得勝，賓主應當和唱一番。大家都鼓掌贊成，鮑超也表示贊成。又有人說，今天大家是主人，只有鮑大人是客人，應當請客人先作，他也表示同意。

鮑超對大員們說，他是不會寫字的，只好令侍從副官當紀錄，副官很着急，眼看他馬上就要出醜了。他卻毫不在意的走到窗前，憑欄俯視，說是要找一點吟詩的題材。

他看到黃鶴樓後面的呂祖閣，回過頭來對大家說：

「呂祖閣裏面有呂祖的睡像，就以這個爲題吧！」

「很好，很好。」大家附和着，心裏都在暗暗發笑。

「呂祖睡得好，」他唸出第一句詩，大員們在後面現出鄙薄的顏色。

「一睡百事了，」他唸出第二句詩，大員們都禁不住冷笑。

「我想學你睡，」他唸第三句詩，大員們都哄堂大笑，他的副官都替他感到非常之難爲情，他自己卻面不改色。他停頓了一下，等大家笑過了，他用非常沉着的音調，唸出他的第四句詩：

「狼烟無人掃。」

大員們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詩，再沒有一點聲音，大家只是面面相覷。

「剛才獻醜了，請各位大人指教。」他回頭來，很謙虛對大員們說。

「那裏，那裏！很好，很好！」大員們很尷尬的應付着，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和他一首。

想奚落人的人，反而被別人奚落了，結果自討沒趣，不歡而散。

中共與「東協」國家的關係

司馬中

美國總統尼克遜的訪問北平和毛美雙方互設連絡處，中共混入聯合國和毛日建立外交關係，挽救了中共的國際孤立處境，也爲中共打開了通往東南亞反共各國的道路。尤其自越戰停後，中共藉體育訪問、貿易往來爲名，展開笑臉外交，致力於此一地區各國關係的改善，目前除中南半島各國情況特殊暫不置論外，中共與尙無外交關係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各國關係的發展，對此一地區的前途影響甚大，令人注目。

毛泰關係若卽若離

泰在「東協」國家中處於重要地位，因此中共對泰關係的增進用力最多。去年六月中旬，中共派遣乒乓球代表團訪泰，香港「大公報」刊出一篇題爲「第一個訪問泰國的中國代表團」的文章，坦白供認其訪泰的政治意義說：「隨着國際局勢的發展，東南亞聯盟國家的人民，普遍響起了與中國建交的呼聲。」指稱：「這是人民所向，大勢所趨，是任何人想反對也反對不了的。」

去年秋，以阿戰起，阿拉伯國家限制石油輸出，這不僅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當然也影響了「東協」國家。中共乃利用此等國家的石油恐慌，對各該等國家建議提供石油，企圖展開石油外交，以增進與「東協」國家間的關係，其中尤以對反共態度最爲堅定的泰、菲兩國尤爲積極。

去年十二月，泰外交部副部長察柴卽爲此率領代表團應邀訪問北平，他與中共完成了柴油交易協議外，並會見了周恩來，完成了安排交換醫生、球隊互訪的計劃。但中共出售廉價石油，以增進與泰關係，並不放棄其對泰共推翻現政府活動的支持。在察柴離開北平返國的同一天，「新華社」仍轉播了「泰國人民之聲」電台所播一篇題爲「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取得的光輝成功」的文章，歌頌毛澤東「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決支持和幫助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維護民族利益、主權以及爭取解放的鬥爭。」

今年一月初，毛、泰雙方在香港簽訂柴油合約後，二月初泰國國防部長他威以泰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身份應邀訪問北平。二月十四日，他威返國途中經香港時，證實中共將提供泰國更多石油。十六日，返抵曼谷時透露：中共急切希望迅速與泰建立外交關係，[illegible]。中共亟欲以貿易利益爲餌，誘騙泰國與其建交，由此可見。

泰國雖也表示願意與中共增加人事交流，但在中共未公開表示放棄支持泰共叛亂活動之前，仍不願輕易廢除第五十三號反共條例。今年四月五日，泰國國會秘密會議，討論政府所提廢棄第五十三號法令時，卽因大部份議員都懷疑中共對泰建立貿易關係的誠意而遭擱置。因第五十三號法令未被通過，毛泰貿易已被凍結，中共將停止第二批柴油售給泰國。不過毛泰之間的互訪活動仍未中止。

最近察柴曾就毛泰關係公開表示說：「毛泰交往必須逐步漸進，不能操之過急，尤其目前還不能背棄台灣，轉向中共。泰國不能硬着頭皮向堅韌高大的城牆衝去，否則將被撞死；貿易必須以政治、外交爲依歸，泰國還要小心謹愼從事，衝動、莽撞並非好事，何況防共條例尙未取消。」由此可見，毛泰仍將保持一段若卽若離的時期。

毛馬建交仍有扞格

在「東協」國家中，目前正與中共進行「建交」談判的只有馬來西亞。毛、馬建交談判大約從去年六月開始。當時馬總理拉薩克曾向「東協」會員國駐吉隆坡大使發出通知。此項談判是由馬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薩卡利亞與中共駐聯合國代表黃華進行。六月中旬，當中共乒乓球代表團訪問吉隆坡時，外交部東南亞司司長程瑞聲隨球隊同往，曾與馬外交部副部長薩爾坦舉行會談。

在毛、馬建交談判期間，馬共「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並未緩和對政府的攻擊。中共則對馬加強進行貿易引誘，以博取馬國之好感。十一月五日，拉薩克公開聲稱：「馬中建交談判進展良好，很快就將作最後決定。」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在國會中表示：「關於馬毛建交會談仍在進行中，會談內容是秘密的。在這個階段我所能說的是會談進行令人滿意，希望建交談判很快達成協議」。中共方面則對此一無表示。

今年一月五日，馬總理辦公室官員宣佈：拉薩克希望今年四月後訪問中國

四月間可以達成協議。但馬國對馬毛談判的樂觀態度，並未能緩和馬共的攻擊，也未使中共停止對馬共的支持。二月四日，「新華社」轉播馬共「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一日一篇慶祝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建軍廿四週年的社論，社論強調說：「在熱烈慶祝我軍成立廿四週年的時候，我們要認清大好形勢，積極開展戰鬪，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要密切聯繫羣眾，加強軍民團結。廣泛宣傳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為進一步發展人民戰爭而奮鬪！」

四月八日，「新華社」又轉播了「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三月三十日的廣播，該廣播係就北加里曼丹共黨（即沙撈越共黨）中央主席文銘權三月九日為北加里曼丹游擊隊大多數向政府投降事件發表聲明，聲明強調「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不能改變的」。「我們將繼續以武裝鬪爭作為主要的鬪爭形式」。

四月十七日，馬國執政的巫統執行委員會委員艾爾巴在馬國國會中認為馬共大部份是華人，與中共建交，將提高共黨恐怖分子的士氣，他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其立場。在此之前，拉薩克告訴國會說：馬毛正式建交日期尚未確定。拉薩克並於此際訪問緬甸，緬甸則正在受中共所支持之緬共攻擊，緬甸與中共建交之教訓，對拉薩克必有所影響，由是可以想見。毛、馬建交問題雙方尚有扞格，達成有待。

新加坡對中共冷淡

新加坡當局對中共的態度遠較馬來西亞政府為嚴肅。去年八月四日，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國協高層會議的秘密會議中預料到越南停戰後共黨的威脅說：「中南半島的尖陷，共黨游擊隊叛亂的威脅經由泰、馬而帶到我們門口」。他談到「東南」五國中立化的想法，認為大國中只有北平有肯定反應，但問題是北平尚無保障中立的能力。

十月十六日，新加坡外長拉加拉南表示：新加坡只與對新國有利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而不希望建交後製造問題。他指出實用主義、自主、利益均衡、不插足大國政治、愛國主義和功利是新國外交政策擬訂者應該牢記的六大要點。今年三月十八日晚，拉加拉南在國會答復議員質詢與中共建交問題時，重申新加坡準備在鄰邦都這麼做之後，再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其態度的堅定由此可見。

毛菲接觸逐有增進

由於毛馬建交談判的展開和毛泰接觸的漸增，中共也加緊了對菲律賓的接觸。去年十月間，全世界發生石油恐慌，中共運用和對泰國同樣的手法，對菲建議提供低價石油。十一月底，中共派遣「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任王耀庭率領代表團訪中共。他會晤菲商業部長基亞松時，表示願提供菲國石油。在拜會菲國經濟開發局局長西卡特時，再度表示願出售石油給菲。十一月二十六日，菲總統馬可斯在總統府接見王耀庭及其貿易代表團全體成員。同月廿九日，馬可斯又在總統府舉行宴會招待他們。

儘管雙方酬酢往來，顯得頗為密切，但中共迄未停止對菲共及「新人民軍」的支持。今年二月九日，「新華社」報導菲共中央為慶祝該黨重建五週年發表聲明。聲明特別強調「人民戰爭」說：「一場持久的人民戰爭是任何其他東西都代替不了的，人民通過這種武裝反抗的方式，有最充分的機會來發展自己的力量，實現他們自己的民族民主要求。」

但菲律賓當局似乎漠視這一事實，而仍透露其與中共交往的意願。菲外長羅慕洛今年三月二日在麥格塞塞中心對國際法學會會員及菲法學家委員會委員發表演說時表示：「菲律賓目前經由貿易、文化接觸，對此（蘇聯）兩「社會主義國家」開啟門戶。他總結說：在新的社會下菲律賓外交政策愈來愈具彈性，而主要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四月五日晚，羅慕洛在電視節目中接受訪問時竟說：「我們正和兩者（北平和莫斯科）接洽建交事宜。」

菲國防部長安利爾三月十七日表示：政府對國內的顛覆活動決不寬容，不論這種顛覆活動在性質上屬於右派或左派。但政府在國外可以和解，對國內將繼續堅定。由於菲律賓保持對內嚴厲對外緩和的態度，促使菲、毛之間的體育訪問和貿易往來頗為頻繁。但距離建交談判仍有一段距離。這與美、蘇的背後阻障，自然也有一定的關係。

中共與印尼復交尚有時日

中共與印尼雙方的外交關係中止以來，迄未恢復。去年六月間，印尼外長馬立克與中共外長姬鵬飛在巴黎會有接觸，雙方均表示無意急於復交。今年二月中旬，馬立克在國會外交委員會談到對中共關係時稱：印尼以戒備態度對待與中共復交問題。據情報顯示：目前印尼與中共關係的解凍是取於印尼方面，即印尼要求中共須先履行其所要求的條件：(一)中共停止對印尼現政府的謾罵；(二)中共停止對取決於印尼國內治安的干預，即對印尼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持。

但也有報導印尼將於一九七五年與中共重建外交關係。今年四月一日，美國「紐約客」雜誌即會發表一封印尼來函，聲稱：「蘇哈托總統表示期待說，印尼將於一九七五年與中共重建關係」。該函未說明消息來源。

中共對印尼的態度，在「東協」國家中是最冷淡的，它對轉入地下活動的印尼共黨的支持依然甚力。到現在為止，印尼共黨中央仍有代表團留駐北平，代表團團長尤素福·阿吉托羅普在去年八月三十日寫信給中共中央，祝賀中共「十大」圓滿成功。信中指出：「這次代表大會的成就，對目前領導着印度尼西亞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在印度尼西亞建立人民民主政權而進行革命鬪爭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一個巨大的支持」。由此可見，中共與印尼共黨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苗共起源

龍軌

在未說「苗共」以前，首先畧畧說及有關「苗族」的由來。

依據我國歷史記載，「苗族」原是古代中原一般土著氏族集團，以「蠻」字作代表的統稱，因受「華夏」族的逐迫，遂南向移居，春秋以後的稱「南蠻」也是包括在裏面。

追溯到公元前，約當距離現代四千四、五百年時，或許較晚些時，「苗」與「傜」族系，始自中原南遷，經長沙、武陵，西向的一支，即取道武陵的一支，亦即今所稱「苗族」的一支；南向的一支，即取道長沙而南的一支，亦即今所稱「傜族」的一支，在這裏，只能單說「苗族」。

「苗族」主要的聚居地區，為當今貴州的東半部，湖南的西部，即在武陵以西的地區，然而此一民族的專名稱謂，初見之於宋代，元、明兩朝在苗族聚居的地區，便設以「土官」（土司）制，世守其地，世有其民，期不為擾亂時局為目的。

但在明朝中葉以後，苗族地區「兵連禍結」「舉國騷動」，歷經征剿，不能平息，旋在有清一代中葉，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規復苗疆」政策以後，自是應該「改土歸流，類同內地」才是，但因「崇山深菁」「鳥道蠶叢」，所謂「苗亂」終難平定，直至公元十九世紀末期，亦即直至清光緒初年，苗亂方始告息止。

苗族人口頗為眾多，勝於傜族，數邊疆民族，他們仍屬強大的一支，除現在聚居貴州、湖南、廣西、廣東、浙江、福建、四川、雲南等省外，因歷代戰爭以及人為天災等因素的影響關係，並伸延入緬甸、寮國、泰國，達於越南等地聚居。

苗族被區別為：紅、青、白、花、黑苗，這只是外人給予他們的稱謂，那也只是就其某一部份裝飾物的一慣用色別而成為一種稱呼，其實他們自有他們的稱謂，為外人所難悉。

苗族的姓名，幾與漢人姓名完全相同，其死葬與漢人相仿，請巫師尋龍、卜地、點穴，木棺土葬，並重「輪廻」之說，尤以居住在外國的，凡死葬後，必用白紙紮成白馬一匹，燒毁而孝敬死者，其意義是：給死者騎馬返同「漢朝」，這與旅居海外的我國僑民，對「樹高萬丈、落葉歸根」的思想相符合，以此關係，該族只與漢人通婚，其他國族在不歡迎之列。因此，居住在國外的苗族，對我國不論軍、政、商、人民等，特別親近、親愛、親熱——中共的術語謂之「溫情」。所以，便很輕易的為中共所攏絡和利用，何況苗族強悍、好鬬，且生長於崇山峻嶺，長於狩獵，對山地森林作戰，是最理想的戰士。

幸好，現時在泰北，為中共所利用的，僅為苗族內的「白苗」一部份，其他的苗族，尚未給染色。

假藉出苗王誘白苗上當

中共不論對內與對外的一貫策畧，是不擇任何手段，先用花言巧語的騙術使人就範，而後加以鉗制，動彈不得，任其擺佈，就像釣魚鈎上的「餌」，誰一口吞食，便永遠難以震脫一樣的困境。

有時，中共明知某項施為與其政策相反，也不顧廉恥，更不惜千方百計施為，此所以為其狡詐、惡毒、奸險，為外人難防之處，眞正符合其「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欺人欺世方針！

寮共據有寮國北部部份地區以後，便成為中共直接對泰國侵畧的「踏腳石」，因為寮國北部部份領土與泰國北部領土成毗鄰，而寮共復為中共所支持，其內部人員，除北越、泰國人參加外，中共更是重要的成員，從中指導策劃，以及協助訓練。

寮北與泰北交界接壤的領土，少平原，多山嶺的森林地帶，其間居住的，多是苗族與傜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在中、寮、泰共混合的政治宣傳隊中，中共利用「白苗」對漢人的「溫情」，便乘機宣傳共產主義，並說中共政策寬大已經出現「苗王」，而「苗王」且是毛澤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得志人物，也是中國有史以來苗族最身貴，至顯達的第一次和第一人，現在作全國苗族視察、慰問，已經到達雲南某一地方，加油添醬、胡拉亂扯一通！

沒有文字，簡直無教育可言的苗族，其頭腦簡單和守舊與封建可想而知，一向作出現「苗王」，以光苗族之想，一經中共人員提及，正好抓着癢處，難說是最愛聽和最好的消息，大家依然在半信半疑之間。

只要你半信半疑，中共的欺騙手法，便也算是得售了一半，後然從事說服，拉攏，進而施出義務招待，免費來吸引此等苗族前往中、寮交界接壤的雲南省鎮越縣屬猛臘鄉的高山處，而為中共事先佈置妥善，四壁堂皇，嚴肅的山洞中，參觀有史以來，苗族從沒有見過的，所謂「苗王」盛舉。

自然，在中共加意導演和表演，設計下的「苗王」，衣飾五彩華貴，意態莊嚴威武，成為苗族想像和古老傳統中的「苗王」。而「苗王」左右侍衛人員十餘，或坐或立，一律華貴苗裝飾物，手持古代戈、矛、刀、斧外，並持現代中共精良長短武器，不一而足，形態端莊，威武侍衛着「苗王」雄踞大正殿而坐，在苗王座後正中處，懸掛着巨型的毛澤東肖像一幅和五星旗。

世居深山野嶺中的苗族，幾曾見過如此偉大莊嚴場面，僅在入洞一瞥之間，老遠的便噤若寒蟬，急不及待的拜倒下跪，叩頭如搗蒜，連連聲稱萬歲不已，而率領入洞的中共人員，亦垂手侍立，尤增場面的威嚴。

在事先導演下飾「苗王」的人，此時便揮手叫參見的苗族起立；類似舞台舉動，並故意詢問爾等來自何方，所為何事等，不許喧鬧，着推舉代表一人發言。故顯神聖。

入見的苗人，在戰戰兢兢中，唯恐一時罪過，可能立刻問斬，誰敢喧嘩，便推出一人，已為中共人員事先擬定的作代表發言，說是來自泰國，並遵照中共人員在來時未入洞前早已指定所要說的，對泰國政府如何不滿，處處壓迫苗族的一套謊言。

完了，苗王接着發表談話，先是攻擊，毀謗國民黨政府，而後繼續說：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其他的全是帝國主義，完全應該打倒，所以今天要大家從泰國着手幹起，以及歌頌中共的一大堆黨八股，隨着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掛像。

於是，強調有了毛澤東，有了中國共產黨，才有我今天的苗王，這次老遠的來到這裏，而且能看到大家，非常高興，希望今天來此見過我的各位，回去以後，要告訴本族和其他同胞一致團結起來，今後要服從毛所說的話，照着毛所說的去做，這樣就等於我所說的去做一樣……等等，總而言之，鬼話連篇。

然而，多見樹木，少見世面，缺乏普通常識的白苗，以為是千眞萬確的事，認為眞是奉了「聖旨」，何況，在參見苗王完畢以後，中共人員且以一頓豐富的酒筵來招待一番，說成是苗王賜宴，更使曾經參見過苗王的人，視為此身殊遇和光榮，所以彼等返回苗區後，便加以大事宣傳，使其他白苗，自動向中共人員請求前往參見苗王，這可入了中共的圈套。

中共人員當然同意，但必須規定人數，而且要經過考驗和挑選，而後始起程，可是後去的見不着苗王了，因為苗王有事回北平（這是中共的手法），而所看到的是苗王留下的電影故事片（中共預先安排的行動），內容是苗王和大陸苗族歌頌中共的一些生活段片之類，這也同樣使白苗騰歡，也認為是眞人眞事，自此，白苗青年便甘心進入中國大陸接受中共訓練，因此，自一九六九年起，泰北的昌孔縣屬山區裏，便有苗共的出沒，繼而盤踞山頭，安營紮寨，為中共驅馳。

騙人的人隨時隨地騙人

我國有句「人望高，水向低」的俗諺，中共便以此作誘惑，鼓勵白苗青年，凡在共產黨運動中，如果成績表現優良，便可以給予特別優待，那便是說：值得中共嘉許的，可以免費優待前往昆明旅遊，再又成績表現更突出的，則可以免費優待前往西湖等地旅遊，倘若要達到旅遊北平目的，則更須加倍為中共努力不可。白苗共黨幹部為爭取此一點，有拚掉命為中共幹到底之勢。

因此，泰國政府旋又成為中共攻擊的對象，因為苗共在泰國，有錢的人尙很少前往曼谷，窮的人更不必說，於是，中共便說成是泰國政府故意對苗族的忽畧，卑視、壓制，更何想苗族要做泰國官員了。這！眞乃有從何說起之慨！

由此，可以想起中共騙術的一般，使人拚掉命，還不知道是給騙死的，假如苗共不作中共侵畧先鋒，叛變泰國政府，甘當砲灰的話，中共豈能輕易地，免費讓苗族前往昆明或西湖等地走走。

再就是，中、寮、泰共混合政治宣傳隊，時常巡廻於泰國政府鞭長莫及的邊境偏僻鄉村，從事作欺騙泰國人民的伎倆。

例如：晚上在住宿地表演節目時，借用當地人民母鷄一隻，作為表演道具，於表演宣傳完畢，度宿一宵後，翌晨起床待開拔，便將昨宵借來的母鷄一隻，連同鷄蛋一枚（假造生蛋），一併歸還原主謂：「昨晚借去表演的母鷄，生下一枚蛋，現在一起歸還……」的借物愛民的假情假意做作。

跟着開拔前往別的地方，行約二三里，便着人將「掃把」一柄，携着回轉頭來，交還原借宿的家人謂：「對不起，一時開拔匆忙，竟將你們家的掃把帶走，到了半路上才記起這掃把是你們家的，現在特地趕着回來，將此掃把奉還……」等。

請着，母鷄借去表演，生了蛋（天曉得）而不要不吃掉，反而歸還物主。一柄不值錢的掃把，帶走了幾里路，發覺後不忍更不願拋棄，老遠的仍然記着送回交還屋主。像這些，在一般對事理不去加以深切研究的人們，僅憑一時的感觸，立刻便給愚弄，認為共產黨確是了不起，因而無形中上了共產黨的當。

人們那裏知道，以上這些，便是中共對中國大陸人民欺騙過，慣用的手法。目前共產黨「一針一線不取」，到時候要的是「銀圓、金條，以及人命」的換湯不換藥的翻版和重演。值得人們隨時注意及防範。

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休說沒有「苗王」，更不容許有。就是一切宗教，全被視為「牛鬼蛇神」，廟宇、教堂已摧毀無餘，如果說有的話，那僅僅是少許由中共指派的教徒，特設的教堂，讓外國賓客和旅遊者作點綴品而已，豈容有苗王這回事。

而這些事，只有不顧廉恥的中共，為了攏絡、利用苗族，不惜施出愚民卑鄙手段，表演一次苗王，也只有白苗相信，簡直荒天下之大謬！

現在中共還有苗王嗎？沒有了！早就沒有了，該覺醒了吧。

馬毛建交的後果堪虞

胡蓑之

在三年以前，就傳出馬來西亞可能與中共政權建立正式邦交的消息，最近似已有了證實。據來自檳榔嶼五月四日的「路透社」電訊指出：「此間的靈通人士表示，馬來西亞將於五月底前，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因此，馬來西亞將成爲東南亞國家組織中第一個承認北京的會員國。」這些靈通人士是根據馬來西亞政府的消息，相傳大馬總理拉昔克於短期內卽將訪問北平，此行結束後將可能會發表馬毛建交公報。

所謂「東南亞國家組織」，雖然係指泰國、菲律賓、印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國而言。其實，這些國家中承認北平政權最早的是印尼；但由於八年前雅加達揭破中共企圖赤化印尼的陰謀後，立卽宣佈與北平政權凍結外交關係，迄至現在仍未復交。這個痛苦的經驗教訓，馬來西亞應吸取作爲前車之鑑！但拉昔克卻不爲大馬居民甚至整個東南亞各國着想，所以，印尼總統蘇哈圖於五月廿三日趕來大馬，從事二十四小時的訪問，目的在跟拉昔克討論馬來西亞的這一措施，將對東南亞國家組織的影響。

馬來西亞政策的轉變，四年前便已開始。當時拉昔克以副總理兼外長，繼拉曼出任大馬總理後，就宣佈共新政府的政策是：㈠馬來西亞將繼續實施一項獨立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而以合作、友好及不干涉他國內政爲基礎。㈡主張東南亞各國中立化，並由美國、蘇聯及中共負起保證其中立狀態之責。㈢對內則繼續其多數種族的政府傳統。後來他並勸泰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採中立政策。

拉昔克與已退休的前總理拉曼的思想大不相同，因爲後者原是執行西方政策的，雖然六年前大馬已與蘇聯、南斯拉夫等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接着也與中共進行過貿易，卻並不希望與北平建立正式外交。但據「馬來郵報」一九七〇年九月廿四日的一篇內幕文章透露：「馬來西亞在未來的幾個月內，將很可能和中共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該報並指出：「當拉昔克訪問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時候，就曾和羅共領袖們討論過關於與中共建交的問題。」

當時有許多外交觀察家們也認爲：拉昔克早已垂涎大馬總理的職位，上台後希望對人民有一種新的刺激，成爲新政府的轉變，在他那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下，將計劃與任何國家爲友。他不是曾經表示要支持中共入聯合國嗎？卽是企圖和中共拉交情的先聲。

前大馬總理拉曼之所以不願與中共搞外交關係的原因是：由於中共特務在東南亞各地，歡喜煽起地方性的共黨恐怖游擊活動；尤其大力支持沿泰國、大馬及印尼邊區，不斷進行反馬來西亞政府的顚覆陰謀。因此，吉隆坡一般外交人士非常擔憂，中共曾經支持馬共已達七年多之久。如果中共一旦跟馬來西亞或泰國有了外交關係，則支持馬共或泰共的行動，更爲方便，並且有更多的機會給它滲透。

事實上，馬來西亞的居民不應該忘記：它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從英國人手中獨立之前，馬來西亞的共產黨在中共支持下的游擊隊恐怖分子是多麼的猖獗！不論在農村或在城市，無不實行殺人放火，姦淫掠刼！當年匿藏於森林中的共產黨徒，給英軍警察先後進剿七、八年的時光，它們仍然負隅頑抗，始終未曾將它們肅淸。據一九五四年的聯邦年報中顯示：截至同年十月底爲止，英馬聯合軍警就已投下炸彈四百五十噸，招撫傳單達一千三百萬份；並消耗了五百六十萬發彈藥——包括砲彈、槍彈在內。爲了應付恐怖的緊急局勢起見，一度曾達二十五萬兵員參加戒備。但結果被擊斃的共黨恐怖分子，一共還不到四千人；被俘的約一千五百人，投降的約三千人。可是殉職陣亡的警察，卻達二千五百餘人，三千七百人受傷；軍隊的傷亡數字，約佔警察的三分之二。所消耗的欵項，超過緊急局勢開始所需經費的二十倍。

馬來西亞（未成立大馬聯邦前舊名稱）當時的總人口，約在六百萬人左右，而警察的總數，竟比聯合王國更多！爲什麼不能消滅馬共游擊隊恐怖分子呢；根據英國報紙引述馬來西亞前線的情狀指出：大家都知道，在馬來西亞境內共有好幾種不同的森林，一種是長着又高又密的大樹，置身其間，難見天日，要想由空天偵察或空投傘兵，都頗不容易。後來想出一個空投英軍的辦法是：在降落傘下面繫着活動的木箱，英兵躲在木箱裏，當降傘落下後，往往掛在大樹的枝幹上，而木箱則垂下至地面，英兵便可安全地走出來，不致被樹枝或其他雜木所刺傷，而可以從容地與共黨游擊隊進行搏鬪。因此，有一時期的進剿，還算很順利。

另一種是矮密的叢林中，士兵巡邏的行動，每小時不得前進一百碼，要想

艱工作進行的情形，到處皆是。一九五一年六月間，當馬共首次獲得中共援濟時，曾一口氣便製造六百宗恐怖事件！一九五二年二月，被馬共肆意砍掉的橡膠樹達七百萬株！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中共支持馬共製造的恐怖事件，平均每月僅九百宗；但軍警所佔領的共區，當進行登記各地居民時，卻發現大部份的中國人，都有六個不同的化名；同時，那裏也有六種不同的方言。匿藏於此間的中共特務，更有十個不同的假名，即使以相片對照，也往往無法將那人逮捕的。

由於馬共恐怖分子中，百分之九十爲中國人；特別是死硬派分子，全部是中共從大陸派來的。遠在四十年前，中共曾在新加坡設立一個機構，煽動東南亞各地共產主義分子，卻無人注意。直至日軍侵入馬來西亞，馬共頭子陳平從事地下活動之後，才開始令人重視。一九四八年在加爾各答舉行的世界青年會議後，馬共計劃分三個階段來征服馬來半島：㈠是組織傾向於共產主義的羣眾運動，並盡量暗殺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造成極端的恐怖；㈡佔領警署，使它們成爲某些「解放區」，與眞正的陸軍組織密切聯繫；㈢利用當地種族複雜的關係，盡量從中挑撥離間，使它們之間的小事變大，大事不可開交！因此，馬共便可漁中得利，乘機擴充自己的勢力，從而奪取其政權。

馬來西亞的居民中，約有五分之二是馬來人，五分之二爲華僑；其餘的五分之一則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歐洲等地的人種。種族既如此複雜，馬來土人與華僑在數量上又是那麼相等，所以兩大集團間種族上的猜忌和傾軋，自然難於避免；加以共黨的從中挑撥離間，以致馬華衝突事份，成爲家常便飯；尤其到了一九六三年大馬政府成立之後，一度包括新加坡在內，其後雖已退出了大馬，但現在的範圍仍括有：㈠海峽殖民地——檳榔嶼（包括對岸的威斯來區）、馬六甲兩地。㈡馬來聯邦——包含霹靂、雪蘭峨、森美蘭及彭亨四邦。㈢馬來屬邦——包含架佛、吉打、玻璃市、吉蘭丹、丁加奴等五邦。㈣婆羅洲——共有三個地區，卽北羅婆洲與沙撈越，爲前英國直屬地；婆羅乃卽汶萊，則爲前英國的保護地，其種族情形更爲龐雜。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當前馬總理拉曼赴倫敦，與前英首相麥美倫商討大馬成立的問題時雙方所達成的五項協議中，第三項是雙方同意一旦馬來西亞成立後，除大英王國政府繼續維持其在新加坡的軍事基地，供作協助馬來西亞防衛及聯邦防衛的目的外，英國與馬來西亞間的現有防衛協定，將擴延至包括其他有關地區，以維護整個東南亞的和平。拉曼認爲在新馬各地的國防尚未鞏固之前，不僅需要英軍基地負起防衛的責任；特別是共黨正對着東南亞虎視眈眈之際，新馬更不可缺少一種強有力的防衛基地。

協議中的第四項是詳細擬訂大馬聯邦憲法，其中包括婆羅洲及沙撈越特殊利益的保障在內。這些保障將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教育及聯邦議會代表權，固有居民的地位，移民及公民資格限制及各聯邦憲法等問題，必須給予各地人民權益以同等的保障，但在大馬來西亞誕生的前後，曾經遭受到如下幾項困難：

㈠非律賓於一九六二年六月，曾向英政府要求北婆的主權問題，謂北婆原屬菲國領土，並建議由英、菲兩國進行談判解決。這建議頗遭倫敦方面的拒絕，可是因此而會令到大馬計劃談判陷於僵局。

㈡關於婆羅乃、沙撈越及北婆的政治地位問題，也曾一度造成北婆人民企圖獨立的傾向，因而更加強了菲律賓和印尼的野心，故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在馬尼拉召開一次包括菲律賓、印尼及馬來亞三國首腦會議，結果決定請求前聯合國秘書長宇丹派出一個九人調查團，進行其民意測驗，究竟北婆羅洲及沙撈越居民是否願意參加大馬來西亞？經過兩星期的調查工作後，始解決此問題。

㈢大馬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成立後，便與印尼發生了爭執，當時在狂妄的前印尼總統蘇加諾領導下，企圖粉碎馬來西亞，加上中共的幕後慫恿和支持，隨卽派出了大量的印尼傘兵空投到馬來西亞境內，從事游擊顚覆活動；同時中共特務分子，又曾煽動新加坡的華巫衝突，令到百餘人死傷！截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爲止，印尼曾先後出動過七批游擊隊，使沙撈越、沙巴等地動亂不安！假如蘇加諾不是在一九六五年的「九卅」政變失敗的話，則大馬來西亞很可能早已完蛋了！當時北平與雅加達一唱一和，其口號是「粉碎大馬來西亞的美夢！」

本來，馬來西亞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卅日宣佈獨立之後，前總理拉曼曾經表示：「馬來西亞政府將採取中立的立場」。但他後來在倫敦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則表示：「所謂中立之意是不特別傾向某一方面，如果中立就是要與共黨國家交友結盟，那末，它將不算爲自稱中立的國家了。」他並強調：「我們將與自由陣線，亦卽與西方陣營採取同一立場。」一九六〇年當南越共黨游擊隊勢力膨脹，政府軍正進行與游擊隊作戰而情況日益惡化時，拉曼曾一度親赴西貢訪問，他將並在馬來西亞的八年勦共經驗，供獻給前南越總統吳廷琰。他當時發表談話說：「越南地位重要，如一旦失守，泰國亦將難保，則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立卽遭受共黨威脅！」

實際上，拉曼所以竭力促成馬來西亞聯邦，其目的卽在防止共黨。他曾表示：「在馬來西亞成立的主要見解之下，將可能迅速消除北婆羅洲、沙撈越等地的共黨潛伏勢力，及其透滲活動。」因此，大馬聯邦計劃獲致協議的消息傳出後，不獨新馬華僑一致興奮；卽泰國、南越、日本和中華民國，也都對該聯邦寄以厚望。

現在大馬境內的共黨恐怖分子，雖然不像以前那樣狂獗，然共地上組織依然存在。近年來馬共在中共、泰共的支援下，大有死灰復燃的可能。數年前在泰馬邊境已恢復活動，給予泰國多了一層顧慮！而新加坡也非常擔心，同時繼拉曼後掌權的拉昔克，亦爲拉曼的老搭檔，他多年來擔任馬來西亞副總理兼外長，對東南亞局勢瞭如指掌。但他的見解卻與拉曼背道而馳，一九七〇年五月，當美越聯軍入於高棉時，他曾要求美軍撤退南越，隨後又表示要支持中共入聯合國。假定南越、高棉均被赤化，泰國甚至整個東南亞勢非陷於共黨之手不可！則大馬將會單獨長治久安嗎？誠如「馬來郵報」所說：「如果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將來的後果怎樣？大馬當局需要認眞的想一想！」

這幾天，我宿在復興崗覺民樓上，臘盡冬殘，正是陰雨連綿的時日，窗外山風呼嘯，山雨勁急，幸而自覺心神安靜，天君泰然，夜坐沉思，若有所悟，彙集了十五篇自己撰寫的文字，編印成冊，題名爲「風雨中的寧靜」；在此嚴冬已逝，大地春回的季節，送給朋友們作爲紀念。

蔣經國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卅日

寧靜

有兩個畫家相約各繪一幅畫，表露「寧靜」之意。

第一個畫家畫下一個大湖，風靜浪平，湖面如鏡，山上的美景在水中映得清清楚楚。

第二個畫家畫下一大瀑布，旁邊有一棵小灌木的枝子灣在水中，樹的頂端分枝上，擱着一個小巢（幾乎被浪花浸濕），中間睡着一隻知更鳥。

第一幅畫儘是停滯；第二幅畫纔是寧靜。我們的生活無時無刻不在患難和危險之中，可是對於有信心的人，在生活裏面卻是有極端的安寧。

（讀荒漠甘泉感想之一——經國註）

一位平凡的偉人

一、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先祖父去世時，家父年僅九歲，就開始與先祖母過着一種孤苦伶仃的淒涼生活。家父嘗說：

「先妣之苦節與中正的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像及之。」

家父在十三歲那年出外就傅，十九歲離家東渡學習軍事，返國後，參加部隊，許身革命，追隨國父，矢志救國；歷經東征北伐，統一全國，剿共抗戰，而獲勝利，以至今日擔當反共抗俄中興大業，這是一部用血和淚所寫成的苦鬥史。

家父在一生奮鬥之中，不但在精神上始終抱着孤臣孽子的襟懷，而在實際生活上，更深深地體味了孤臣孽子的艱苦。九歲喪父，情似孽子；國父逝世，更類孤臣；而在革命過程中，又不知遇到了多少困難和危險，受到了多少敵人的圍攻和打擊，其間更有悽楚慘痛之情，匪可罄述。但是家父從不灰心，從不氣餒，百折不撓的爲革命努力，着主義奮鬪。任何險惡的環境，固不能動搖家父的革命信心，任何頑強的敵人，亦屈服不了家父的革命意志。家父說：

「在萬事中都能知足，不論如何苦痛恥辱和險惡環境裏，毫不沮喪，亦不失望。」

五十年來，我的父親堅守信心，始終不渝；見危授命、臨難不苟、逆來順受、委曲求全，所以能忍辱負重、[illegible]

風雨中[的寧靜]

聖至潔的人格，所以才能做到「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都不至失望」的境地，往往「能在千鈞一髮之際，運用信心，可在獅子口中反敗爲勝。」我常常思索研究，這種強大無比的力量，到底發源在那裏？

去年過年的時候，家父給我一本「荒漠甘泉」，叮嚀我將他老人家在此書中的批註，全部抄寫一遍，家父自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起，直到如今，每日誦讀此書，這是一本基督教的書籍，其中每天有一篇勉勵讀者前進奮鬪的文章，涵義正確而深刻；家父在每一篇文章上，都作批註，也就是一種讀後的感想。我抄完了全書之後，認爲家父之所以有那種不畏艱難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決心，乃是因爲有一顆救人救國救世的至誠之心，而至誠所發揮的力量，才是無限無量，既不受空間的範圍，亦不受時間的局限的。西哲有言：「婦女弱者，爲母則強。」一個母親爲了要救自己的兒子，可以不顧一切困難，冒最大危險，甚至犧牲自己身體和生命；這就是因爲做母親的有一種愛子女的赤誠。我的父親有了愛民族愛黨國和愛同胞的至誠之心，所以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受人之所不能受；出生入死，克服萬難，無論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都是抱着這種精神在奮鬪，在努力，這就是家父強大無比的革命力量的淵源；正因爲有此強大無比的革命動力，所以有永遠勝利的革命事業；所以是永遠勝利的革命領袖。

家父是忠實的革命者，亦是虔誠的基督徒，信仰基督教，最堅定，最澈底，亦最赤誠。家父說：

[illegible]

，還須用信心的力量去栽培他，才能生長。」

家父信仰基督教，決不是迷信，而是有其高深的哲學基礎。家父曾說：

「我們中國『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乃是承認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認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這個觀念，自然和共產匪徒無神論的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然則天與神究竟是什麼？其與人的關係又是如何？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說：『上天（神）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詩經大雅說：『無聲無臭，昭事上帝（神），上帝（神）臨汝，無貳爾心。』這就是天即神，天即心與『天人合一』的證明。不過中國哲學思想的尊天事神，決不是如後來世俗迷信之徒，所認爲『活靈活現』的菩薩，而是爲了我們確立人的精神價值，亦就是使吾心中常有主宰，因此『天人合一』觀念，實在就是儘量提高人的價值。」

又說：

「『天人合一』的哲理，就是『心物一體』論的根源，要瞭解這個問題，必須追溯中國哲學思想中一貫相傳的道統，這個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要從人的自然生命活動中，發現其崇高的道德價值，以別於禽獸，以攝理萬物。」

又說：

「惟有『天人合一』的尊神論者，才能樂道順天，不憂不懼，安心立命，生死不二。」

家父是一個革命者，以救苦救難的革命事業，來充實基督徒的生命；家父是一個基督徒，以背十字架的基督精神，更堅定了革命者的意志；因此家父以極其超然而又非常自然的態度，來從事於革命大業。

家父有其崇高的靈性修養，正如聖經所說的：「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爲一生的效果，是由心發出……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

家父喜讀「荒漠甘泉」，且於深心印證之餘，在各章的後面加以批註。我們讀過這些批註，就更可以體認家父的靈性修養。現在恭錄四章內容並批註於後：

一

「『存心忍耐，奔……』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奔』的時候，常是缺之『忍耐』的時候，因爲『奔』的時候，常是急急想達到目的的時候

寧靜

蔣經國

爲靜止的忍耐，並不是最難做到的忍耐。

「我相信有一種忍耐更難作到，就是那同時能「奔」的忍耐，固然，在悲傷的時候不動，在不幸的時候不言，需要極大的忍耐，可是我知道一件事，需要更大的忍耐，就是在襲擊之下，繼續工作，心中負着重壓，仍不停止前奔，靈裏深感痛苦，仍然勉力盡職，這才是基督的忍耐。」

「許多時候，神要我們學習忍耐，不是在床上，乃是在街上，神要我們埋葬我們的悲哀，不是在寂靜中，乃是在活動中——在工作的時候，沒有一種埋葬比這種埋葬更難，可是這就是所謂『……存心忍耐……。』」

「哦！人子啊，這就是你的忍耐！這就是又等又奔的忍耐！雖然你沒有一刻不背負着極大的憂傷，可是看見你仍在迦拿變水爲酒，在野地變餅變魚，人都向你求雲中的虹，我要向你求更大的，求你叫我作一條雲中之虹，一條叫別人喜樂的虹！」

批註：一、此篇爲我一生革命工作之寫照。

二、信徒在敵人重壓與襲擊之下，靈性最感痛苦之時，仍要忍耐不息，努力盡職。

二

「神試驗我們的時候，把我們的信心當作中心的目標，如果別的可以免去試驗的話，信心是必定免不了試驗的。許多時候，神把我們喜樂的甲冑剝去，讓我們遭遇一些恐懼危急的經歷，要看我們的信心，在試煉中受不受到損傷，眞實信心能絲毫受不到損傷。」

「保羅說：『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雖然他的頭，他沒有守住，人雖能把他的頭斬去，卻不能把他的信心斬去，他引以爲樂的有三件事——『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完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其餘的一切算什麼呢？他獲得了勝利，他贏得了獎賞，他不但在地上得到欽仰，並且在天上得到稱讚，爲什麼我們不能像他那樣以得着基督爲至寶呢？爲什麼我們不能像他那樣忠於眞理呢？啊，這是因爲我們沒有他的算學，他與我們算得不同；我們算爲得着的，他算作有損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像他那樣得着冠冕，就必須有他那樣的信心，並且像他那樣守住信心。」

批註：一、本篇無異爲我十年來經歷所寫也。

二、信心最大的試驗——被世人遺棄之時。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批註）

郭沫若・董樹屏談「批孔」

朱明

郭沫若過去批孔，褒多於貶。去年「批孔」運動開始之後，郭自我批評，改採符合中共當前政策的觀點。今年一月初，他與廖承志、楊榮國、董樹屏等，曾與外籍學者，分別作了若干談話，其內容為：

從春秋末時、經戰國時代、以迄秦朝，法家在各國進行政治改革。李悝在魏國採取保護地主階級私有權，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經濟發展的措施。吳起在楚國，商鞅在秦國也從事同樣的改革。這些改革都是在和領主勢力的猛烈鬭爭中進行，毫無例外，最後都因領主勢力的反擊而歸於失敗，吳起和商鞅後來，一被射殺，一被分屍。但儘管有各種妨礙和反擊，新興地主階級的力量不斷擴張，生產也不斷發展，在紀元前二二一年，法家李斯和韓非終於在秦始皇之下建立由地主階級領導的全中國封建統一國家。法家信奉者，對於儒家之徒加以冷笑。孔子高唱所謂天才論，大談「聖人生而知之」，其實什麼也不知道。法家認為「知」的源泉是「行」，極具行動力，和毛主席的實踐論一脈相通。在這方面，法家的想法是現在中國人民所能接受的。

在中原各國看來，秦國遠在西方，孔子未曾去過，因此秦國所受儒家影響也比其他國家少。由於法家進行改革的結果，秦的生產力遞增，從其他國家逃往秦國的奴隸也不斷增加，使秦國在人力上極為富強。秦國由奴隸制轉變為建封制是在秦孝公時由商鞅推動改革所造成的。其後一五〇年間，領主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的鬭爭繼續不斷，有幾次向領主貴族專制開倒車。領主階級頑強地抗拒，與此同時，以維家的面貌滲透進來的儒家信奉者，在秦國的上層結構中佔據了領導地位，形成了復古派的據點。秦國這種形態，從某方面來說，和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佔據上層結構主要位置的文革前的中共有些類似。尤其在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中央集權之後，儒家信徒力求恢復奴隸制度，展開猛烈的思想攻勢，以及秦始皇和李斯在此種意識形態上的尖銳階級鬭爭中，採取了焚書坑儒的階級鎭壓措施，來對付反動的意識形態信徒和文革期間展開的猛烈的階級鬭

會」的中國人民，採取了全面肯定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立場。中國人民又基於秦國從奴隸制度崩潰到封建制度成立經歷一五〇年之久這個事實，瞭解目前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將長期進行，因此必須經歷無數次猛烈的階級鬭爭。

本人在「解放」前就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確定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時代劃分，雖然現在仍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存在，但它已被採納為批孔運動的背景、基礎，令人滿意。毛主席早就對秦始皇的業績給予極高評價，認為他推動封建制度的發展，實現中國的統一，並採取階級鎭壓的措施，以保護新建立的封建制度免受領主勢力的反擊。毛主席並對林彪採取儒家的說法認為「秦始皇是和羅馬帝國尼羅王一樣的暴君」一事，強烈加以批判。

清華大學教授董樹屏從「女子」與「小人」一點上，來認定孔子有維護奴隸制的「邪惡」思想，並從而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行動作辯護，其談話內容為：

孔子思想的基礎係「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他根據殷周時代以女子為奴隸、貢品的觀念，將女子視為玩物、小動物。所謂「小人」是指被統治階級，一如奴隸的勞動羣眾，他們是被奴隸的動物，有如牛馬，不能表示任何不滿。這就是孔子對「女子」和「小人」的看法。其實女子支撐半邊天，小人則是對天下的生存有所貢獻，具有最大生產力的世界的構成分子。孔子思想對他們輕視，把他們視為奴隸，認為只有領主、貴族、君臣才是人，顯然極為反動，違背人性。秦始皇想要將孔子的這種流毒予以剷除，可以說具有革新的意義。

斯大林常被拿來和秦始皇比較，因為斯大林也採取流血整肅的方法，所以被資本主義國家指責為殘酷不人道。但當時斯大林四週的人均如林彪、劉少奇之流，加以整肅乃出於不得不然。毛主席並非要整肅這些反動分子，而是要他們改過修正，才訴諸文化大革命。這一點不能和官僚主義的蘇修相提並論。文革係根據羣眾路線進行，以謀解決以前的矛盾，但因矛盾極深，所以文革將會以平穩的方

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是的，倘若一個人的私德是不堪聞問的，怎能「革命」？共產黨不但不以私德教育幹部，還包庇他們，當然要弄得天下大亂了。

試問一個人，也能夠虐待父母，拋棄妻兒，又怎會忠於人民，忠於「革命」呢？不幸的是：目前騎在七億中國人頭上的人，便是鬭爭老子，拋棄患難之妻，迫瘋兒子的人。這樣一個人，當然可以不顧一切地毀黨、毀憲，殺害同志，殺害人民了！

繆山老前輩送了一本小冊子給我，書名是「黑與白」，這本小冊子中有很多話是和孔孟之道暗合的，現在摘錄幾節於後：

「眞正的革命者是要先改變自己，再求改變別人。要是能做到這個地步，革命者就能脫胎換骨，使他的朋友吃驚，使他的敵人感動而改變。潮流也會跟着改變了。」

「人若想拋棄那些陳舊落伍的事物，唯有重新訂下目標，處處以人性和道德價值為重。人要是改變了，社會制度就會變；而社會制度一變，人也會跟着變。人和社會制度都需要變，要一起變。」

「『無階級分別』的社會，結果變成小部份人有特權，大多數人受罪的社會。『同志愛』只及於擁護領導人的那些同志。革命派結果又變成反動派。……」

對的，私德不好的人，實在不配談「革命」！

一啓事一

判員」胡瑛自殺的事實，現在再告訴各位「珠江法院院長」「愛人」胡瑛的經歷。

這位胡瑛原本是在香港做女工的，樣子長得並不漂亮，但人很忠厚。

她在香港做電手筒工人時，認識了徐明，當時的徐明並不得意，只是共黨的地下工作人員而已。大概那時的徐明需要利用胡瑛，於是胡瑛便成爲徐明太太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大陸淪亡以後，徐明竟然成爲「珠江人民法院院長」，並且被上調到廣州，他根本就不過問「珠江法院」的事，我也從未見過他。

我在「珠江法院」工作期間，胡瑛有時帶着她的孩子到我家走走，和陳玲談談，由於她的人品相當忠厚，陳玲和我都相當歡迎她。我們喚她的孩子做「三毛」，因爲這孩子頭髮很少。

在「三反」期間，胡瑛突然被鬪爭了。當時的胡瑛被指控「貪污」，她初時不認罪，但陳海天向她「交代政策」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要你坦白了，一切都沒有問題。」胡瑛是一個知識程度很低的忠厚的女工，加以當時她懷孕在身，恐怕受不了「鬪爭」之苦，於是胡亂地承認了確有「貪污」，並且「退贓」，結果安然地度過了「三反關」。

誰知陳海天誘迫胡瑛承認「貪污」是另有目的的，並非爲「三反立功」，而是爲徐明開路。

徐明自從榮任「院長」以後，便不喜歡黃面婆胡瑛了。他上調到廣州後，認識了一位地位比他高的女幹部

回歸夢

古鶴翔

的中國婦女，當然不肯。

陳海天爲了向徐明邀寵，便利用「三反」的機會，脅迫胡瑛承認爲「小貪污」。

胡瑛承認了「貪污」，徐明便有藉口了：「一個共產黨員，決不能與貪污分子共同生活，必須與貪污分子劃清界線。」

徐明要求與胡瑛離婚，胡瑛堅決反對，這件事一直鬧到「省府」去。

當時由廣東省共黨頭子之一的古大存處理這件事。古大存對胡瑛說：

「黨的政策是幫助幹部上進。徐明同志是一個好共產黨黨員，而你是一個貪污分子，他要求和貪污分子劃清界限，他要求進步，黨自然支持他。你是貪污分子，雖已坦白，並得到黨的寬大處理，但今後必須好好地改造自己。……」

在古大存的一大套「理論」壓迫下，胡瑛實在無法抗拒。

她哭哭啼啼地向我們陳述了事情的經過以後，終於被調到別處去了，從此我們再也不知道她的消息。可是，我常常想起這一位眞正的工人。眞正的「工人階級」應該像她一樣純潔，可是眞正的「工人階級」卻被野心

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







西窗隨筆

寒梅

心懷寶島

夜來風雨，和曾在一起共過生死患難的戰友蒼勁兄，剪燭西窗下，把盞話當年，深有良宵苦短之感！

我們眞是天高地濶，無所不談……打日本鬼期間轉戰大江南北……剿共期間躍馬橫槍在山海關外……多少次出生入死，有血有淚，往事歷歷。

我們也從當年自己追女朋友談戀愛，到結婚之後生兒育女，談到如今爲子女的許多問題，比一比頭上的白髮，更禁不住年華似水的唏噓！

我們也從「枕頭」和「拳頭」的電影題材中，談起勝利初期，那一部轟動影壇，片名「八年離亂，天亮前後」的電影，而想到李後主那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萬縷情懷，又是感觸萬千！

生逢亂世，能有難得的機會，和知己良朋傾談肺腑，有時相對無語，有時談笑風生，不管是甜酸苦辣，一樣是心聲共鳴，彼此分擔憂愁，分享歡樂，畢竟還是人生一快事。

「西窗隨筆」這個小方塊，使我今後「耕者有其田」。在紙荒和能源短缺同樣嚴重的今天，深知寸土尺金得來不易，更知道讀者分秒必爭的時間太寶貴，浪費篇幅固然是乞人憎，浪費讀者過目的時間更是誤人誤己。儘管老萬和編輯先生不限定題材任我隨筆寫，自己還是苦思再三，獻醜事小，引起讀者「嬲你又唔知，話你又唔好意思」，那才無地自容哩！

在另一方面，又想到「萬人」讀者多是反共的同志，猶如自己一家人，在家人面前漫談家常話，如同良友西窗夜談，錯了最多家法從事，更藉以得聆教益，爲什麼不一吐爲快？

「心懷寶島」是我最近曾以兩個多月的時間，暢遊台灣各地的隨筆，致寫不一定能做到引人入勝的描述，但在許多嚮往台灣，未去過台灣的讀者面前，自信還是可以一充識途的「老馬」，欲窺寶島風光縮影的讀者，請自下一期起，聽我細訴……。



假使俄毛開戰

縉山

這一命題，若在十餘年前，本來是無人相信的，但現今則不同了。雖然在中國人方面仍有人懷疑，俄毛在唱雙簧；因爲共產黨鬼八卦多，實在不能以常理推測，陰謀之外，不是還有陽謀嗎。然西方政治家，卻言之鑿鑿，使讀者又不能不相信。如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浦說：「也許就在一二年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佛朗姆於一九七二年八月自倫敦引述某專家的話說：「未來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中，是蘇聯與北平可能發生戰爭的最大的危險期」。英國評論家坎德林於本年某月二十日說：「蘇聯將在一九七四年夏季，對中共發動攻擊」。西德明鏡報本年三月十八日說：「克里姆林宮將在本年，而不是一九七五年後（對中共）發動攻擊。」

雖然，這只是一種推測，未必可信。實在說，政論家的話比星相家、預言家的話，也高明不了多少。不過，他們多少總有情報可依，決不像星相家那樣信口開河。

如認西方專家推測不可靠，那麼，這次被蘇聯放逐的文學家蘇贊尼辛的文字，應該可靠了。蘇氏在致俄共陳情書中，固然未提到蘇聯攻擊中共的日期，這是軍事秘密，當然他也不可能知道。但他在陳情書中，卻說「反對與中共開戰」，而主張「把馬克思主義止統」（皇冠），送給中共，自己（蘇聯）去建設西伯利亞的新經濟，既可防禦中共，也可脫出西方工業文明的危機」。

如此而論，那麼俄共決心攻打中共是無可懷疑的了。還有俄共一向以共產世界祖宗自居，要庸國必須聽命於它，否則就是大逆不道，隨時應予討伐，如對波蘭、匈牙利、捷克就是先例。當然如遇環境特殊的強者（南斯拉夫），自然另當別論。今中共居然抗命，它豈肯甘休。所以，我們對俄毛開戰之說，不應再懷疑。

問題是一旦俄毛開戰，我們中國人應持怎樣態度？有些人主張，當俄毛開戰後，一面與俄共携手，一面光復大陸，使中共前後被夾擊，豈不是輕而易舉。這種主張，只是一時意氣用事，那是非常危險的。不管中共如何壞，究竟還是屬於中華民族血

三桂請清兵打李自成一樣，何況俄共比滿淸更狡猾，更不講理。故這種主張決不可採。

另有人主張，我們應發起反戰運動，取消大陸共產主義。戰爭之起，自然有許多因素，由來已久。豈是舉行示威，喊喊口號所能抑止，而且示威、喊口號也只能局限於極小地區，俄國中國兩大陸皆不可能做得通。

還有一種說法，俄毛如開戰，我們可仿庚子之亂，東南聯防互保辦法，這更不切實際了，當時八國聯軍目的，在壓迫滿淸政府屈服，騷擾地區，故只限於直隸（河北），而且滿淸與八國聯軍並未開戰。今則不然，俄共要打中共，中共勢力則遍佈於大陸。然如何互保？個人以爲只有採取思想戰術，以超越的思想形態，對抗馬克思主義。

或曰思想戰術，我們不是已行之多年嗎，即以自由民主主義對抗極權，以三民主義對抗馬列主義，而且歐洲還設置秘密自由電台。但我的意見不是這樣，乃是根據蘇贊尼辛及沙哈洛夫的文字所引起的思想而論。

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思想，信從者也只限於布爾什維克一小部份人，從蘇、沙兩人文字流露出來的，使我們知道：今日俄國大多數人民所崇信的

民主主義外，是人道主義、反戰和平主義，以及人性的良知。

這種思想，原是當沙皇時代托爾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所提倡，本是反沙皇主義的。不料事隔百年，現今又一文學家蘇贊尼辛接受了托氏思想，用以反新沙皇了，是托爾斯泰思想滲入俄國人民腦海如何之深。對症下藥，全世界自由民主主義國家，就應在這方面大下功夫，提倡托爾泰斯主義，翻印翻譯「戰爭與和平」、「復活」以及其他著作，也就是要搞臭了馬列主義。今在西歐的蘇贊尼辛，正是一理想領導人。

俄共打中共雖有此決心，但顧及地方也很多，一是相距太遠，一旦踏日俄戰爭覆轍，內部革命必起，沙俄時代的革命即皆因對外戰爭失敗而起，如克里米亞戰爭、日俄旅順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戰爭，皆是前車之鑑。

二是對一方戰爭，不免引起他方面的牽涉，過去戰爭多是如此，俄共打中共固不成大問題，但如西方各國加入，日本爲索還北部各島嶼也會加入，那麼俄共便難吃得消了。

俄共有以上顧慮，故未必如西方專家所推測，今夏一定攻擊中共。所以反共國家還有的時間從事思想鬬爭，這是根本工作，剷除馬列主義，世界才會和平。

今日世界的問題，決非用戰爭可以解決的。戰爭只有毀滅世界。須知「現代戰爭，是國家必先由於思想失敗，而後才作戰失敗」。「要擊敗一種思想，不能光是反對它，不理它，或者射擊它。你唯有用一種超越的思想形態，去對付它」。「納粹的思想是新秩序，由一個民族統治而來」。共產主義思想是新秩序，由一個階級統治而來。超越的思想是新世界，是一種思想統治而來。這種思想，就是公道、人道、良知」（Where do we go from here），簡言之，即理性世界。

理性世界，是「愛」的世界，不是恨的世界，目的在於人人爲善、幸福。有反對的，也只是在對付那種無理性的政策、謬誤的思想，而非仇恨某種

革命·教育·人才（下）

柳以青

大陸「大學生」具體情況

從談「復旦大學首屆畢業生」一文中，這五百二十三人都是從「工農兵」中選出來的。因此，有兩點是受到批評的：一是他們「正是這些資產階級誣蔑為『質量低』的工農兵大學生」；一是「資產階級老爺們攻擊工農兵上大學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究竟這「工農兵」的大學生是否是不行呢？在這篇文章中當然肯定是「優秀成績」的了，但是，並沒有交代這些「大學生」的實際上如何入大學的。

這方面我倒可以找到一些資料，那是一位「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劉麗華的自述。這可以做成我們對大陸文化大革命後的大學入學標準的了解。這一資料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刊於大陸的「文滙報」和「解放日報」的，題目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

劉麗華的自白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才有機會上大學。……拿我自己來說，過去念了六年小學，種了八年田，全縣三十萬貧下中農送我上大學，是培養我為無產階級掌好權，用好權。……剛上古典文學課時，老師要我翻譯一篇古文，以前我確實沒有學過，因而沒有譯出來，我心裏也感到難過。有人諷刺我：只會寫批判稿，發言稿，不會寫大文章。有人譏笑我：豪言壯語一大套，業務知識不知道。而另外一些經常跑圖書館，埋頭業務，對政治學習和大批判不很感興趣的人，卻得到贊賞。」

這段話，就使我們淸楚了所謂的大陸上文化大革命以後的「大學生」，竟是這樣的水平。這不能不說是「毛主席的教育革命」了。

因此，假如能了解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的這種情形，也就可以看出來：在中共強調的「泛政治」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卻在摧殘着下一代的中國青年的思想、智力與天才呢！

為了掩飾這一缺點，在「復旦大學首屆工農兵畢業生」的這篇文章中，就以一段「冠冕堂皇」的話來掩飾這一水準的低劣：「在畢業實踐中，工農兵大學生不迷信洋人，不迷信「權威」，虛心向工人階級學習，發揚了敢想，敢幹，敢於創造的革命精神。物理系微電專業學生在為一個工廠試製一種集成電源電路產品時批判了崇洋媚外思想，大膽地否定了外國有關資料中不合理的東西，堅持走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

表面上看起來，這段話不啻是上佳之作，充滿了「民族大義」，然而，如果知道了這些「大學生」的入學水準的話，那麼，這幾句文字只是一種巧妙的掩飾詞而已。

無謂「不迷信洋人」和「不迷信權威」，恐怕事實的眞相是「洋人」和「權威」的理科公式或理論，為這些「大學生」根本是無法或不夠資格去了解呢！原因是這些「復旦大學」的「大學生」是學理科與科學的。任何人都知道：科學的研究成果是經實驗和超國界的。在科學的研究成果上，並沒有什麼「洋人」不「洋人」的。科學的「權威」是要從實驗中建立的，絕不是徒託空言的。像這樣的一篇描述理科「大學生」的文章，如何能這樣的發表呢？這恐怕又是深受「泛政治」的「教條宣傳」的毒素影響所致。

至於說：「批判崇洋媚外思想」的話，我猜，不該是指外國的科學，而該是外國思想的「馬列主義」，然而，大陸上竟以之為「活寶」呢？這眞是令有識之人啼笑皆非呢！

照這樣的大學制度發展下來，所謂的「正確方向」卻是值得商榷的。否則的話，任何的一位大陸的大學生，都會產生像劉麗華一樣的迷惘：

「我們要問：你們衡量一個人的標準是什麼？究竟是政治第一，還是業務第一？……兩年多來，我在學校幹了些什麼，想了些什麼，應該很好地向黨和羣眾滙報。我來自貧下中農，不忘貧下中農。平時除了搞好學習，經常開會，找人談話，花費的精力是很多的，但是我為革命從不吝惜時間。否則，又怎麼體現工農兵上、管、改大學呢？……可是，這次做鑒定，有人就說我沒處理好政治與業務的關係，缺乏自知之明等等。而另一同學，不願擔任社會工作，專門埋頭業務，確實看了不少書。在這個同學的鑒定上卻寫着：學習認眞刻苦，能正確處理政治與業務的關係。這樣做，究竟要把學生引到什麼方向上去？」

眞的，這樣的所謂「教育革命」，「究竟要把學生引到什麼方向上去？」把國家前途、民族人才引到什麼方向上去呢？

尤其是這次所掀起的「二次文革」的「批林批孔」，除了必然的「中共中央內部的權力鬪爭」之外，在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中，會產生一個什麼影響呢？這問題固然無法立刻答覆出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以一黨專政的共產政權，遲早會在其相信「不斷革命」中而瓦解的。如果從頭再去整理支離破碎的大陸人心的話，卻是一場國家重建、社會重建、人民心理重建的大課題。

人們似乎都在為中共的「強大」迷惑時，我卻在思索着，將來中國的社會、人民、人民的重建問題，這問題卻是嚴肅的，同時也是艱鉅的，是要每一位中國人都要充分參與的。

我看美加

[37]

劉人傑

排長龍

香港有隻查查歌仔說：「詐肚痛，去屎坑排長龍！」這是滑稽歌，但在美國老萬也常常在厠所排隊，並非出奇，尤其在飛機上，排隊如厠是尋常事。

據說，近來美國最厲害的是汽車龍，加汽油往往排隊一兩小時，這使急不及待的，或有要事待辦的人往往不耐煩。最有耐性排隊的美國人也忍耐不住，最守秩序變了最不守秩序。在報上看到，有人因輪汽油發生爭執，引致槍戰傷人，排這樣的隊確是驚險萬分。一位最近從美國來港渡假的朋友說：這種糾紛可說天天都有發生，輪汽油實在是最討厭和浪費時間的事情。

另一件是：美報業大王愛女被綁，他依從綁匪要求，大派救濟品，弄到秩序大亂。這麼看來，美國人又不能說是最守秩序了。

不過，免費救濟品當然特別引起人們興趣，到麥當奴攤子輪買食物，要付錢，所以秩序好。如果麥當奴免費派送，恐怕情形又會兩樣！一般來說，美國的公共秩序是比香港好得多的。

，所注重的和香港人剛好相反。香港人首先講食，其次是穿衣服；美國人最重視住屋，其次講究汽車，最不注重吃，穿衣服也很隨便。

美國人不喜歡在人烟稠密的市區居住，經濟能力稍好一點，都在郊區買一幢小房子，獨立式的，前面有小小的花園，有車房，房子多數兩層，一個地庫。普通人家，屋內陳設也相當講究。樓梯、厨房、浴室鋪了地毯，暖氣設備，冷熱水喉，電灶冰箱、彩色電視機，多數無一或缺。

在美國，要得到一幢這樣的房子並不困難，一幢普通房子，約五萬元便可買到，先付一成，其餘分三十年付欵，因此，只要有一份固定職業，就可以買得起房子，把它佈置得很舒服。大部分東西都可分期付欵，不過，分期付欵等如長期還債，三十年，眼眉毛長，付這筆債卻也很苦。

美國人一空下來就把時間花在修理房子及美化家庭上，門前的花木，好好培植，剪草；房子要髹漆，也親自動手。

美國房子的門窗等等，甚至傢俬，多是同一尺碼，壞了一部分，可以配上，自己動手，省事省錢。

一個銀行經理比鄰而居，他們生活上的享受相差無幾，事實上，他們的收入，除了稅，大家也差不了多少。分期付欵，彼此負擔得來，銀行經理享受到的，清道伕也享受得到。

在美國，老萬到過不少朋友的家庭，他們都比在香港時住得好，他們花十萬美元，連買房子、裝修佈置，華麗和舒適，在香港花一百萬也辦不到。十萬元美金，不過五十萬港元，要在半山區買一個單位，稍爲寬敞一點，也未必能符合理想，再加上十多廿萬裝修，幾萬元傢俬，電氣化新設備，比美國貴得多。而獨立的房子，和一個大厦的單位，簡直無法比較。千多尺的小房子，三層便有四五千呎可供使用，在香港也沒法找到這樣環境幽美的房子。

在美國，只有思想開通點的中國人才可以得到和外國人同樣的享受，也和他們那樣注意居住。大部分中國人在美國都住在唐人街那些鴿籠式的老房子裏，他們未必沒有鈔票，可是他們不習慣，不懂話，怯於和外國人相處，寧願一輩子屈居唐人街。

：在美加生活好不好？看來不少人對香港處境仍懷恐懼心，讓希望有一個較安全的地方，讓他們落戶生根。遠適異國，昔人所悲，這當然也不會是他們眞正的心願，不過誰都希望苟存性命於亂世，尤其曾經在大陸經歷過種種鬪爭和艱苦生活的人，提起老八便躭心不已，他們向老萬查問，是想眞實了解彼邦情形，如果老萬認爲在那邊還可以生活下去，他們會積極進行申請移民。

老萬認爲這問題該就個別情形考慮，如果習慣華人社會生活，到了美加，可能離不開唐人街，就在那裏終其餘年。不論居留或做生意，任何埠頭的唐人街都不如香港。如果你可以跟外國人相處，或可以在外國區域做生意，至少言語相通，彼此打打交道，應酬應酬的，倒不像在香港生活那麼複雜，較爲單純。

一般說，在美加受教育，然後找到和外國人一起的工作的年青人，大多數喜歡留在那兒。因爲社會安定，一切有制度，許多學歷好、有能力的中國青年，都可在一些工商機構中擔任要職，得到和外國人同等待遇，因此許多年青人覺得：如果能在這樣的社會扎掙起來，足以顯示他們具有優越工作能力；在香港做事，爬起來靠人事多過靠能力。

他們這想法對不對是另一回事，大部分留學生心理都如此。老萬有位老友，在香港擁有龐大機構，

父業，他可以退休。

可是兒子念完碩士，在美國一家電腦公司工作，年薪一萬八千美元，抽稅抽了三分一，實際所得約一萬二千元，等如六萬元港幣，每月五千元。父親寫信給兒子，給他一萬元月薪，叫他回香港任他的總經理。兒子回信婉辭，說希望在外國多吸收工作經驗，公司的事，遲一步再談。

老友氣得向老萬訴苦，他說早知如此，不讓他到美國唸書還好。老萬說：現在許多青年都不願在父親的機構裏做事，因爲這樣會被人視爲沒有本領，靠父親提挈，他們寧願自己打出路。我還勸他，不要再存子承父業的舊思想，該在機構內提拔有能力的職員，俾予重任，他們熟悉公司情形，也許比你的公子更能把你的事業發揚光大，現在再不是父傳子的時代了。

消費稅

香港人初到美國加拿大，最不習慣是消費稅。不論買什麼東西，小如一張明信片，大如房子，都要付稅；到餐廳吃東西、帳單上面，也有消費稅附加。在香港，買東西，吃東西，除了服務費沒有附加什麼，因此在美國加拿大買東西時，特別肉痛。

消費稅每州不同，並非全國一律。老萬到過的美國大城市，以紐約的消費稅最高，達百分之七；其次是洛杉磯，百分之六；檀香山只征百分之四；在波士頓，買衣服及

價季節，百貨公司地庫，有些一連兩三層專賣減價貨品。美國百貨公司減價是眞眞正正的減價，並無取巧。如是次貨，貨品上蓋印標明，並不欺騙顧客。你覺得這件次貨造壞或弄髒的地方不很當眼，還買得過的話，一定很便宜。因此，廉價部整天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大家搶便宜貨。

老萬在波士頓也以買東西爲主要節目之一，買了不少花樣別緻的襯衫，不過四五元一件，在香港街邊的下等貨也不只這價錢。香港徒得「購物者天堂」的美譽，我寧願在美國消費。減價期中，一雙意大利女鞋不過三五元，在香港售價起碼超過一百，難怪同行的幾位女客，終日鑽鞋店。

也許，香港之被稱爲「購物者天堂」是因爲香港買東西不用付消費稅罷。老萬在加拿大的百貨公司櫥窗裏，欣賞過十多款最名貴的女裝皮大衣，標價不超過二百元，即是在千元港幣以下。相信在香港買同等貨色，會在二千元以上，只不過在多倫多買東西，要付百分之七消費稅。

說到稅的負擔，美國加拿大確是「大件事」，一位剛從大學畢業，當了工程師的青年告訴我，他每年年薪是八千多元，納稅納了二千多，實際落袋只有六千。可是表面上他雖有六千元可花，但一飲一食，買些日常用品等等，都要負擔百分之七消費稅，實際只能享受到五千六百四十元。在香港住慣的人，

美國加拿大之所以這樣重稅，是把錢用在社會福利事業上面。退休之後，可以按月拿到養老金；失業可以領救濟金；殘廢不能工作，有保險金；其他醫藥保健、子女教育，都不用傷腦筋。因此有人認爲，雖然多納稅，也是價有所值，香港人少納稅，失業、養老，都要自己顧自己。不過，照老萬看，由自己管和由政府管，不過「一條數」而已。

漢堡包

中國人對吃的精細和講究，爲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所不及。美國是「聯合國」，集世界人種大成，當然也吃到全世界的菜色。在比較之下，優劣立見。過去，美國人只吃到中國的「雜碎」「咕嚕肉」「炒飯」；現在，美國的中國菜館，可吃到以前未曾嘗過的菜色。不但粵菜，也可吃到上海菜、北平菜。中國館子不再是獨沽一兩味那麼簡單，整圍酒席，做得似模似樣。這一來，中國菜在美國吸引到更多美國人。唐人街固然中國菜館林立，西人區也如雨後春筍，紛紛開設。在中國菜館內，座上客多半是外國人，可見，中國菜征服外國人是一點不假的事實。

美國人吃東西不講究，他們唯一注意的只是食物營養價值，不在技巧上做工夫。典型美國食品是漢堡包、熱狗；喝的是可口可樂、牛奶和咖啡。大部分人吃過早餐上班，中飯吃漢堡包或熱狗，一杯牛奶

都不是經常吃到牛扒，普通人一個禮拜才吃一次，牛扒算是奢侈食品了。

一般美國人吃得很少，可是食物營養豐富，不論男女，大多發胖。老萬的兒女常戲稱老子是「肥佬」，可是在美國比起別人我是夠苗條的。美國人尤其女性，大都拚命節食，很多人連中飯也不吃，每天只吃單條飯。

記得某年到美國競選世界小姐的各國佳麗，一致向大會抗議，因爲她們到了美國後，餐餐都吃漢堡包，吃到她們厭極，無法下咽。這叫人不能不佩服美國人，他們吃一輩子也不厭，不只在美國如此，來到香港旅行，本該什麼好菜色都有，他們走進餐室，很多還是吃一客漢堡包。不知是習慣成自然，抑或吃別的東西不過癮。

老萬對漢堡包無大惡感，雖然在美國也天天吃，但還未吃厭。每天到處跑，跑餓了便在番鬼佬大牌檔買一枚漢堡飽，一杯可口可樂，打發了一頓，所費不過一元多，如果上館子，皮費就重了。

不過，我的孩子吃了幾年漢堡包，早吃膩了，有機會就建議到唐人街吃中國菜。他明知唐人街的中國菜是走了樣，無論如何比不上香港，但起碼不若漢堡包單調。中國人吃的文化確高人一等，各地有各地的特色，每種菜有其特長。但跑遍美國，漢堡包全是一個樣子，難怪中國菜館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大行其道。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活曹操的回信到了重慶，先到了張治中手上，當時也怔住了，就趕快送給王世杰，說道：「雪艇，中共方面回信來了，可眞是有點麻煩哩！」

王世杰看了一遍，搖頭道：「中共的作風實在使人怕，像這樣的信，我們怎能捧去中常會。」

張治中說道：「醜媳婦總不能不見公婆，不是交中常會也不成，明天中常會例會，請你向大會提出。」

王世杰說道：「你是正代表，應由你提出才是。」

張治中說道：「中央並沒有明令規定誰正誰副，你不必客氣，你的人緣比我好，由你提出，卽使受到攻擊，還不會太重，若到我身上就麻煩了，你知道我有一個死對頭，時刻想置我於死地。」

王世杰知道張治中是指的陳誠，也看出張治中一旦提出，必然會引起大風波，到時自己也要捲進去，也就勉強同意。

次日，國民黨中央常會例會，蔣總裁未出席，由中常委孔祥熙主持，討論了一些提案之後，王世杰起身報告與中共談判經過，並將活曹操來信油印

主席根據舉手之後，指定由白崇禧先說。

白崇禧說道：「崇禧一向不主張與中共談判，並不是個性愛打仗，實在因爲政府同中共之間缺乏談判的基礎，其他不論，卽以最近這次談判經過而言，崇禧開始曾參與其事。起初是林彪至西安晉謁總裁，說明中共有意同政府解決懸案。總裁卽令林彪至重慶同何總長及崇禧商談，林彪當時與周恩來同來，所提要求最重要一點就是將十八集團軍擴充爲十個師，承認所謂陝甘寧邊區合法性，曾經何總長同崇禧拒絕，並面斥其非。不意一年之後，中央竟全部接受當初林彪所提條件，此事究是何人主持。」

全場眼光一齊注意邵力子，邵力子卻不慌不忙，異常從容。

白崇禧繼續說道：「如果接受了當初林彪所提條件，眞能解決了問題，倒也罷了，但事實擺在眼前，中共又增加了新的條款，部隊要求擴編爲五軍十六個師，非法佔領地區又不僅陝北地區，一次擴展到華北，再擴而及於全國，這樣永無止境的要求，無論政府如何委屈求全，最後也決不可能解決問

在場的人員除去兩三人之外，一齊點頭表示同意。

陳誠繼起說道：「剛才白同志對此問題有詳盡分析，各同志也都表示同意，誠有兩點補充，第一，中共決無意同政府解決問題，只是藉談判削弱政府的力量，卽使政府全部接受了中共要求，中共也必然再進一步更提新的要求，正如白同志所說，只有使問題更加擴大。第二，目前國內外形勢都十分艱苦，本黨同志必須團結一致，在總裁領導下，渡過難關，萬不可存心爲張松、王倫，要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家必須拿出良心來，爲黨爲國貢獻力量。」

張治中等到陳誠說過，站起身笑着說道：「白、陳二同志所說皆是至理名言，治中完全同意，不過，陳同志指責本黨同志有人甘心作張松、王倫、治中不幸姓張，王雪艇同志又偏偏姓王，不知陳同志所指張松、王倫是無意巧合，還是有心影射。」

孔祥熙也覺得陳誠的話說的太露骨，當時哈哈笑道：「當然是巧合，當然是巧合，文白同志不要多心。」

陳誠臉色鐵青，一言不發，似乎就默認了所言張松、王倫，就指的他兩個人。

這時最早的反共先覺，黨內元老張繼說道：「與共產黨打交道，兄弟是本黨第一人，反共，兄弟也是第一人，兄弟所以反共，開始還不是看出中共必然叛國，危害本黨，而是同國際共黨代表馬林在桂林謁見總理，出來之後，兄弟問馬林對總理印象

，再三強調爲愛人而革命，革命怎能愛人，他們是爲恨人而革命，所以蘇俄革命成功，把所有的反對者全殺了，包括沙皇全家，而我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對清皇室卻訂出優待條件，此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最大分野，雖然隔了十幾年，情況並未改變。我們愛共產黨，希望共產黨能走入正途，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共產黨恨國民黨，希望國民黨滅亡，由他們執政，殺盡要殺的中國人。雙方基本觀點不同，任何談判都是多餘。」

陳誠說道：「溥老的話一點不錯，本黨實不應再同中共舉行任何談判，本席建議卽時停止與中共接觸。」

邵力子起身說道：「各位同志意見，本席也同意，不過，對方有信來，我們接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決不可以置之不復，這樣作，好似我們短理，不敢回信。」

白崇禧說道：「回信當然可以，但必須交中常會通過始能發行。」

邵力子說道：「這是自然，不經中常會通過，誰也不敢負責。現在就請王雪艇同志執筆寫信答復中共。」

王世杰說道：「我看另推一位吧！」

孔祥熙說道：「你是代表，應由你寫，不必客氣。」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日張治中、王世杰復活曹操信稱：

伯渠先生勳鑒：接展八月三十日來示，藉悉一一。弟等前函，在本平心靜氣之旨，說明中央政府對於中共要求，何者可以容納，何者可以相當容納，何者可留待將來考慮，何者無從容納。弟等之意，在切切實實的商討，以求問題的解決。來示則故爲誇張抹煞之詞，與弟等之期待，完全相反。弟等循誦來示之意，雖不欲一一辯正，謹畧舉一二，尚祈惠察。

一、中央政府命弟等與先生商談，在求全國之眞正統一，換言之，卽在求中共切實履行其四項諾言，切實擁護「全國政權統一」，切實服從國民政

謊言我們早已完全實踐了」，又謂「我們共產黨人始終執行四項諾言」。假使中共在過去曾經切實履行各項諾言，何至中共在各地對國軍有如許侵犯之事實？假使中共現在尙履行各項諾言，中央何至今日尙須命弟等與先生商談服從軍令政令等等問題？

二、中央命弟等與先生商討統一，原欲爲未來之憲政與夫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樹立強固的基礎。關於如何實現民主政治問題以及黨派問題等等，中央提示案中旣有剴切條文，弟等八月十日函中復有詳細申說。來示則謂中央對於中共所提此類要求，「一字未提」。弟等眞不知先生何故爲此不實之言。尤使弟等惶惑者，來示謂「我們在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徹底實行了三民主義」，並謂在中共的一切地區內，「除漢奸外，一切人民和抗日團體，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權利」。假使事實如果來示所言，弟等惟有感佩，然而許多事實均迫着弟等否認。卽如就民主與自由而言，國父遺教顯然欲以五權分立爲民主的正軌與人民自由的保障。國民政府不敢自謂對於此點已經完成一切準備，因此亦不敢以業經「徹底實行了三民主義」自居。中共區域內果有司法權獨立，監察權獨立等等事實乎？中共區域內之人民乃至共產黨員果有言論自由身體自由等等保障乎？如其未然，則爲切實實現三民主義計，弟等何能照來示所言，轉請中央政府，將中共的「各項民主設施與民主法令」予以「提倡，推行於全國」？弟等前函曾促請中共諸公，對於民主自由等問題，勿指出毫無邊際之抽象要求，以增加異日之糾紛，而應隨時與中央政府國民參政會以及憲政實施協進會等切切實實商討各項問題的正當解決辦法。接誦來示後，弟等愈覺弟等前函所言，匪惟至當，且屬必要。

對於以上兩點，弟等深望中共諸公能祛除一切意氣，充分理解，庶幾今後商談不致徒託空言。至於來示中其他抹煞事實之語，弟等早已一一奉答。關於軍隊編制，軍隊調動等問題，弟等前函及口頭業已有所說明，亦覺無再說之必要。惟尙有一點，弟等不能不鄭重聲明：弟等前覺謂中央提示案對於

部容納」云云係絕對眞實之言，無絲毫誇張之意。竊意任何第三者如將林師長所提四條，暨先生在西安簽字之件，持與本年六月五日中央提示案逐條比照，應以弟等「大部容納」之言爲眞實。顧先生來示，依然強調「距離太遠」之言，倘中央提示案與中共要求「距離太遠」，其原因究竟何在？一言以蔽之曰，只因中共方面之要求與時俱增也。先生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見，較去歲林彪師長所提之要求爲多。

六月四日中共所提之十二條，又較先生在西安時所提之要求爲多。此次先生來函又復於十二條之外，加上所謂「口頭八條」，要求旣與時俱增，距離乃不能不遠。譬如陝北邊區暨所謂「其他抗日根據地」問題，在林師長所提四條中定爲「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爲行政區，其他各地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先生在西安簽字文件中並未列入「其他抗日根據地」問題。在六月四日中共所指十二條件中，則要求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在先生此次來示中，則更以「陝甘寧邊區政府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的承認爲言。在此種逐漸變化逐漸擴大要求的情形之下，倘商談未能接近，試問其責任究在何方？

抗戰建國之工作急待完成，時至今日，我國民族仍未能具備抗戰成功之最低條件（卽全國的統一），中央政府與國民黨同人誠不能不自深痛疚。尊示謂解決國共關係應把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黨一派的利益放在第一，旨哉斯言。弟等深信中央政府與國民黨決不將一黨一派的利益置於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因此切望中共諸公同守此旨，庶幾商談能獲進展，一切問題可以得到合理的解決。

至於先生邀約弟等赴延安一行一節，只要於事有益，弟等所樂從，但中共是否能派負責代表來重慶解決本問題，並派何人任代表偕返重慶，尙希見示爲荷。耑復並頌時祺。弟張治中王世杰敬啓。

九月十日、

「黑悍將」譚震林

曾光

六年前的「文化大革命」，譚震林被指為「黑悍將」，是搞「二月逆流」的首領，並曾公佈他的「十大罪狀」，予以「鬬臭鬬垮」。數年來一直沒有下文，而今突然又把他「解放」出來，可見共產黨內的事，毫無準則可循，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逆我者亡，順我者生，完全出於毛澤東的威福自恣。鄧、譚之流尚且如此，其他更不足說了。

在此，且把譚震林前幾年反毛被鬬的經過，略敘如次。

刮起一股翻案風

一九六六年大陸「文革」掀起後，中共老幹部因受紅衛兵的「造反」揪鬬而開始倒霉的那一段日子裏——即一九六七年二月，譚震林便開始在大陸上掀起「翻案」風，當時譚曾大聲怒吼着：「我要代表全體老革命說話；老幹部被打倒，被整的相當苦！打了這麼多老幹部下去，殺頭、開除黨籍我也不同意！……」

因為當時的譚震林高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農林辦公室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所以這一股「反文革」、「反毛」的「翻案」洪流，便迅速泛濫於整個大陸，甚至各地駐軍亦紛紛響應（陳再道的「武漢兵變」便是一例），差一點沒有把毛林

資料組」出版的」野戰資料第二期」中曾透露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一次講話中指稱：

「文化大革命在黨內經過五次戰役：第一次是打倒彭、羅、陸、楊；第二次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是打倒以譚震林為首的二月逆流；第四次是把王（力）、關（鋒）、戚（本禹）揪了出來；第五次是把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揪了出來。獲得了五次大勝利！」

中共所謂的「二月逆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據一九六八年四月出版的「珠影東方紅」透露，若干大頭頭們都曾對「二月逆流」作過一番「描繪」，如江青說：

「去年二月以黑悍將、叛徒譚震林為代表，跳出來替劉、鄧翻案。因為這個翻案鬬爭是在很小的範圍內進行的，廣大羣眾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們，利用這個來蒙蔽革命小將和革命羣眾以顛倒黑白就說什麼『誰反對余秋里、××、××，就是反對周總理，就是對反對毛主席。』……其實『二月逆流』的主要矛頭，是針對着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是針對着人民解放軍的

是說：要抹煞革命羣眾和革命小將的功勞！」

砍頭坐牢也要鬬

康生對於「二月逆流」的指控，更為詳盡，他說：「二月逆流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到三月中旬間，一股為劉、鄧翻案的逆流。當時是在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反對了劉、鄧路線以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新階段之時，也就是奪權和反奪權的階級鬬爭極為尖銳之時。一只黑手和他的一小撮人，卻起而堅決支持劉、鄧路線，公開、狂妄、肆無忌憚地向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攻，並向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同志和江青同志展開一個反撲；他們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反對毛主席領導的偉大延安整風運動。……他們誣蔑文化革命沒有黨的領導，實際就是否定幾十年來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他們藉口保護老幹部、保護幹部子弟，其實他們是要保護那些牛鬼蛇神、走資派；他們的中心問題就是要為劉、鄧翻案，甚至要為蘇修的走狗王明路線翻案。這樣自然引起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極大的憤慨，也引起中央文革同志們的堅決反擊！

「在這中間，譚震林這個叛徒、這個『二月逆流』的黑悍將，竟敢對黨威脅，在會議上竟然聲稱，即使砍他的腦袋，抓他坐牢，也要鬬爭到底！」

從上面江、康兩人的指控看，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瞭解所謂「二月逆流」，實際就是當時中共最高領導層中比較穩健的分子，因為受不了極左冒動的江青系紅衛兵橫暴奪權行動，所激起的一股「反文革」進而「反毛、林」的大暗流，亦可以說是江系中央文革與周系國務院的一次微妙鬬爭。

「二月逆流」的概貌

以譚為首的「二月逆流」，竟是怎樣大力沖擊毛林的陣腳呢？

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一日，康生於接見「江蘇省

一九二五年在湖南投降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在武漢投降汪精衛；一九二九年在瀋陽投降日本；一九三六年又投降國民黨蔣介石。他的老婆王光美是美國、日本、國民黨打進我們組織的老特務。鄧小平是逃兵。陶鑄是大叛徒。彭眞是大叛徒。彭德懷的裏通外國分子。賀龍投降國民黨。羅瑞卿是沒有參加共產黨的特務。陸定一是美蔣特務。楊尙昆是裏通外國分子……」（全部講話，刊露於是年四月份出版的「紅旗」）。

這個驚人的政治結論，竟然出自「康生」之口，不僅其嚴重性可以想見，更顯示出毛林是多麼的害怕和憎恨劉鄧派，早就要置他們於死地了！

正當這些所謂美蔣特務、大叛徒、裏通外國分子、逃兵等組成的劉鄧資產階級黑司令部瀕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絕境時，也是毛林派奪權成功，正準備大事慶功之時，偏偏半路裏殺出一個程咬金——一貫反對毛林的悍將譚震林，站了出來氣憤地高聲喊出：

「要代表全體老革命說話！」

「老幹部被打倒了，被整肅得相當苦！」

「事情都依靠小將是不對的！」

「打倒這麼多老幹部，殺頭、開除黨籍我也不同意！」

由於譚震林不向毛林的槍桿子低頭，卻替全體老革命講話，公開替劉、鄧鳴寃叫屈，這種大膽蔑視紅衛兵的「英雄氣概」，一時會獲得中共黨內上、中、下幹部廣泛的共鳴和支持；加上當時譚震林手中尙握有一定的權力，而在各地方上更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這樣，先由北京進而在全國範圍內立即掀起了「翻案」、「鬬紅衛兵」、要把不法的「革命羣眾」打爲「反革命」、「右派」、「黑手」的高潮，這就是後來被毛林斥爲「二月逆流」的概貌。

既然是「逆流」，毛林自然一定要堵塞、要斷流；而譚震林、陳正人（第八機部部長）、陳漫遠（農墾部代部長）、朱榮（農業部副部長）等以及其他地方響應者如：廣東的尹林平（省委書記），

」定了，則惟有狠命地向毛林冲擊，絕不退潮。如此這般，便決定了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成爲毛林派與劉鄧派的又一次大決鬬的「殘酷」季節！

從學徒到副總理

譚震林身材矮小，濃眉弔眼，濶嘴厚唇，不僅生成一副醜陋外型，而且性格獷悍，自信專斷，確是個可怕的人物。他是湖南攸縣人，現年六十九歲。幼時家貧，只讀過短期私塾，便告輟學；旋赴茶陵徐文元書店充當學徒，學習木板印刷及書籍裝訂；每於工作餘暇，即偷看「水滸傳」、「三國演義」、「七俠五義」、「太平天國」等通俗小說，因而滋長其個人英雄主義及叛逆性格。一九二五年徐文元書店歇業，譚失業返家，流浪於鄉。至一九二六年他即秘密加入共產黨，嗣後曾參加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隨眾逃往井崗山，出任中共紅軍連級黨代表；後在瑞金「蘇區」即升任營級政委；至一九二八年轉任中共湘贛邊區特委書記（按：當時井崗山的中共黨組織，是毛澤東自建的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但那時因井崗山劃歸湖南省委領導，所以湖南省委便將井崗山的「前委」，改組爲「湘贛特委會」簡稱「特委」，並由譚震林出任特委書記，是時譚立即到井崗山召開黨委會議，宣佈改選前委，在新選出的十九名委員中，第一名是譚震林、第二名是朱德、第三名是陳毅，……第十五名才輪到毛澤東。自然由譚震林擔任書記，因此譚曾一度領導過毛澤東的。但這一局面，爲時甚暫，蓋因老毛當時手中已握有多少槍桿子，是個小小的實力派。不久之後，毛即成爲井崗山的特務組織頭子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閩西共黨在老毛指導下，選拔紅四軍中有經驗的軍事、政治工作幹部爲基幹，組織閩西紅軍，正式成立紅四軍第四縱隊，譚即出任該縱隊政治部主任；一九三〇年五月轉任中共閩西紅軍學校校長，同年十二月任紅一軍團第十二軍政委；到了一九三二年已充任福建軍區司令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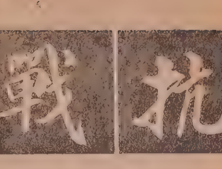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共軍突圍西竄時，譚仍留閩西南邊

司令員爲張鼎丞）政委；嗣後支隊改編爲第六師，譚任師長；後又改任爲華中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至一九四五年時，中共已在抗戰中坐大，譚亦當選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又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任五省（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爲賀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七年調任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並兼任華東分局社會部部長；一九四八年任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任第三野戰軍饒漱石政委的助手——副政委，又是華東軍區副政委兼第七兵團政委；同年六月浙江省陷共，譚出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軍區（司令員爲王必成）政委、共黨浙江省委書記；一九五〇年三月任華東區土改委員會主任。

一九五一年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人代會，當選爲主席，並任中共浙江省「抗美援朝」分會主席；一九五二年二月任共黨華東局第三書記（第一書記饒漱石、第二書記陳毅）並兼工業管理委員會書記，八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按主席爲饒漱石，當饒去了北韓擔任「志願軍」政委時，華東軍政委員會即改名爲華東行政委員會，並由譚任代主席）；同年十一月又調任爲江蘇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四年十月，調任中共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秘書長爲鄧小平）；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中央八屆一中全會，譚仍當選爲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農業戰線），後在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再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九年四月廿八日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譚又兼任國務院農林辦公室主任及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此一職務一直任至「文化大革命」爆發爲止。當「文革」掀起不久，譚即成爲「二月逆流」的反毛「黑帥」和闖將。譚雖讀書太少，識字不多（在中共高層人物中，僅多過賀龍而已），但仍「出版」過「關於軍隊政治工作」一書，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手筆，則只有天曉得！



勇屠戶肉舖斬倭奴　獨行賊途中刼旅商

勇[illegible]殺敵的屠戶快手快刀前[illegible]的[illegible]店舖後[illegible]，丟在地窖中，隨手將一枝[illegible]八式步槍[illegible]客[illegible]，然後用大缸蓋子[illegible]；店舖裏倒滿[illegible]水，滿地的血和水混合一起，外人看來分不出是豬血還是鬼子血，[illegible]後退身逃出店舖，[illegible]頭，[illegible]部隊[illegible]前進，並不知道這個落單想吃豬肉的鬼子，已經去到枉死城報到。直到深夜時分，不見再[illegible]中，見少了兩大塊豬後腿肉，自[illegible]，[illegible]但從日軍的口袋中摸出幾件黃金手飾，一隻手錶還有一枝步槍，雖然損失了兩塊豬肉，反而獲[illegible]財物，最痛快[illegible]消滅了一個侵略中國的敵人 後來這件事傳出來，得到鄉人的稱讚。述完此勇敢殺敵的屠戶事蹟，再說[illegible]又不交待清楚的「五里還陽」武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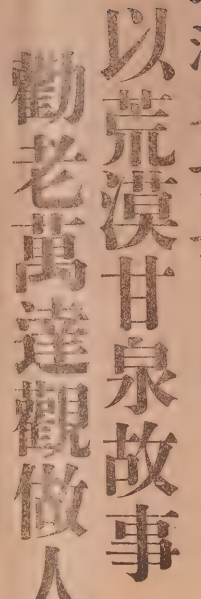
江西的[illegible]縣是浙贛鐵路的中途站，水陸交通運輸暢通，臨[illegible]樟樹縣的人經營藥材生意的特別多，商業很發達，在抗戰中期由湖南湘潭、醴陵至江西宜春、樟樹一帶的行商客賈，每天往來幾縣間，絡繹不絕於途。因該處臨近南昌淪陷區，故此投機冒險商人更形活躍。傳說有一位湘潭青年商人，奉父親之命，押運一批貨物去樟樹縣出售，該青年是典型的公子哥兒人物，在外鄉經不起客旅中的色情誘惑，竟沉迷在溫柔鄉中，流連忘返，將他父親囑交給他的生意，拋在九霄雲外，不久將全部貨款化[illegible]

[illegible]的[illegible]，免不了遭[illegible]母的白眼，隨即下逐客令，可憐[illegible]的糊塗青年，連[illegible]湘潭的旅費[illegible]，[illegible]公子被逐出[illegible]門一樣，潦倒如[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後悔[illegible]，[illegible]遇到有一位[illegible]女[illegible]，[illegible]健美[illegible]江湖[illegible]女[illegible]，[illegible]從小[illegible]父親跑碼頭，而且學會一身武功，因[illegible]在樟樹縣突患[illegible]不治逝世，剩下[illegible]，因此[illegible]勾欄[illegible]做了妓女，當這位[illegible]過到這風塵女子時，[illegible]的美色[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之下，[illegible]免不[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但[illegible]色[illegible][illegible]救急，所謂救急，即是用來刼奪財物解決困厄是也。她傳授的這手武功，就是轟動贛西數縣的「五里還陽」，結果是這位青年不負這女子傳授之功，他並沒有返家鄉，反在後來在浙贛路線一帶，沿途時常發生神秘人物打刼客商事件，搶刼次數一多，就會使地方治安當局注意，調查的結果，據旅客們描繪打刼情形，刼匪是一個獨行賊，年齡和傷人手法相印證，每次均是同一人所爲，後經地方政府派人沿途探查，但刼案還是不斷的發生。最後請到一位武林前輩，假裝客商，獨來獨往，誘他出現搶刼，一天黃昏時果然在新喻縣境一處山路上，見到了這位神秘人物，他一露身即使用「五里還陽」的招式企圖打刼武林前輩，豈料此次上得山多終遇虎，該青年一出手就被前輩制伏，輕易的就被捉住，然後交給官府審問，此青年刼匪直認不諱，供出上述一段艷遇的經過，但搶刼罪難逃法網，他也因美人禍水而琅璫入獄。

這手「五里還陽」的功夫，是分五種打出的手[illegible]

即是將直綫拳側轉打出。二用鑽心拳的坐馬拳法。三用直綫拳法。四用劈夫拳法，此拳法是用手背向外手指第三節骨尖擊打法。第五是用手指平直向前插出法。上文所述每位要[illegible]打出的[illegible]功夫，當不過學到皮毛，已經可以使人難以抵禦，如果此五種手法均給他學會，[illegible]，當[illegible]位同[illegible]必[illegible]打[illegible]，[illegible]用出的手法，要看打鬥[illegible]形的[illegible]，在[illegible]下，才使用[illegible]手法，換句話說，[illegible]、一定要有[illegible]招臨陣的經驗，及[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能合[illegible]步的姿勢，才能應用自如。凡[illegible]的人，隨到使用時必[illegible]手[illegible]並用，不但[illegible]，[illegible]也要隨時跟着發出的拳[illegible]動，決不[illegible]時的呆板手[illegible]，[illegible]的敵，

「五里還陽」[illegible]功夫的[illegible]的傳說：[illegible]是一[illegible][illegible]路遠的時間，傷者就會慢慢甦醒過來，因此稱叫「五里還陽」。傷人而不令打[illegible]人，[illegible]，出手準確，從無失手，因此嚇得一班商旅不[illegible]獨行動。第二種說法是：先將客人一拳打死，然後走五里路送來，在他[illegible]穴道上一拳又再打活。但打的部位我不便在此指出，[illegible]人，學會[illegible]不過防[illegible]，不會去害人，如給壞人學會，那就遺害人羣了。若打中部位[illegible]，[illegible]不能達到效果的，會武術的人有很多練[illegible]功，[illegible]內功[illegible]對方的拳頭，不但不會受傷，他反而[illegible]住對方的拳頭，因他將肚腩一縮，可陷入四五寸。普通人打出的拳掌，決不可能再加長四五寸。每一手功夫必有克制及預防方法，這種氣功練得好的武林前輩，筆者年青時有幾次奇遇的經歷，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這手「五里還陽」的功夫，是關聯到軟硬兩種武術功夫，在硬功的立場說，它純粹是用硬功的手法打出，在軟功穴道功夫來講，又是眞正的三十六大穴道之一。因此說它是硬功當然對，但說是軟功又何嘗不對。以我練功的經驗來觀察，它是軟功的穴道，用硬功的手法。這是一手軟硬並成的「五里還陽」大功夫。



手腳等功夫，是先用雙手平直向前插出，然後各手分開以內[illegible]的快捷手法制[illegible]方[illegible]中[illegible]各[illegible]這是一[illegible]這類的功夫，能使人難以抵擋的[illegible]八武[illegible]，先在「[illegible]」的上乘功夫演變而來的。我當時[illegible]見對方打出這手[illegible]人立時絕[illegible]的惡毒招式，[illegible]不忍心[illegible]下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鬥之際，如在立即發覺對方功夫[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敵的火候，故此我這位同[illegible]能[illegible]的毒招。然而他當然在普通打鬥場合，雙方並非積有十怨九仇，在非拚死而不可的時期，是不應該出此毒招的，就是在江湖上的武林人士也不隨便使用這種絕招來[illegible]的，可見當時這位[illegible]，爲了逃避

上戰場，[illegible]這是學武人士要遵守的戒條，如果對方要制我死地，祇要打輸對方就可以了，不狠心出毒招傷人至爲緊要。

張仲仁

以荒漠甘泉故事勸老萬蓬觀做人

封淑英女士

人傑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王先生一面，經由友人交到，諸費清神，至感至謝。英近日售出扇面一批，[illegible]日[illegible]，特托[illegible]送上台端，作爲「紀念陳孝昌君助學基金」之用，[illegible]心[illegible]之數，亦千[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足之人，[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人世，[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先[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考[illegible]「荒漠甘泉」中有寓言一則，對於患難別有其看法，值得先生一[illegible]，[illegible]如下：

一個主人在花園中栽了一枝修竹，長久以來，花了不少心思和功夫去培植牠，等牠成長，每天清早起來，[illegible]，有時發現牠有枯葉或蛀虫，[illegible]他之愛護，[illegible]不至。

過了不久，牠就成了園中最美麗、[illegible]主人一番培植之恩，常思報答。

一天，主人[illegible]，柔聲說：「[illegible]，你長得如此美麗，[illegible]，豈不枉我一番苦心。現在我想用你，不知你願不願意』？

牠[illegible]的答應說：『主人，我正想報答你多年培植之恩，豈有不願意的呢』！

主人說：『可是在我用你之前，必須先把你從地上砍下來……』

牠不等主人說完，急道：『啊，主人，這太難了！[illegible]在園中[illegible]我獨尊的，因我比其他植物都[illegible]……現在你把我砍下來，[illegible]屈居牠們之下，從[illegible]。主人，[illegible]行』。

主人說：『如果我不先把你從原有之地砍下來，橫[illegible]地，我不能[illegible]你……』

竹因要報主人之恩，便[illegible]主人說：『願你的旨意成功』。

主人就用一把利斧將牠砍下，當砍的時候，其痛無比；但是牠爲了報恩的緣故，甘心忍受。

次日，主人又再到牠那裏去說：『我所愛的竹啊，現在我要把你所有的葉子都剪去，如此方能用你，不知你願不願意』？

牠聽了，發急的說：『主，這要求未免太苛刻了，我已經被你砍倒在地，再也不能高聳直立，[illegible]的，就只這一些翠色的葉子，難道你忍心把我這點僅存的美麗也奪去嗎？主人，請放過我，讓我答應你別的要求罷』。

主人搖頭說：『如果你的葉子不剪去，我不能用你……』

牠爲了報恩，無可奈何，含淚首肯。主人就拿起一把利剪，把牠所有的葉子剪下，剝奪了牠那可誇的美

麗。

再過一天，主人又來向牠說：『我所愛的竹啊，現在我要把你身上所有的枝子削去，然後方可用你』。

竹聽了之後，哀聲說：『主人，葉子已經剪去，若是再把枝子削掉，我便成爲一根很醜的瘦長條，一無所有了，這樣叫我還有什麼面目去作竹呢？主人，這件事未免太不講理吧』。

主人說：『如果你的枝子不削去，我不能用你……』

牠在兩難之間，因爲感於主人過去的恩典，只得順服。一下子，主人用刀把牠所有的枝子削掉，成爲精光赤裸的一根竹竿。

第四日，主人又來對牠說：『我所愛的竹啊，這是我最後的一個要求；現我要用鑿子把你裏面每一節都鑿通，然後我方可用你』。

竹向主人號咷大哭說：『主人，我的根已經砍斷，葉又剪掉，枝亦削去，怎麼你還要把我裏面的節鑿通呢？這未免太殘忍了吧，而且園中的植物不計其數，因甚你都放過牠們，而偏偏苦待我呢』？

主人回說：『園中的植物雖多，可是我卻愛上了你，所以才揀選你作我合用的器皿。竹啊，除非我把你的節鑿通，方可使用，否則，我只好把你永遠擱在地上，這樣，你以前三次所受的苦楚，豈不歸於徒然』？

牠和主人談判再三，主人雖然愛牠，也別無通融之法。竹因想起主人的一切恩典，就遂了主人的心願。於是主人把牠每節鑿通，成爲一個中空的管子。

主人把牠拿起來，一頭接在水源中，另一頭通到一塊田野去，使那地藉着水之灌漑，成爲肥沃，多結美果，多長嘉禾，給多人作養生之食物」。

造物之於人類亦然，吾人每每只要彼蒼薄己之一面，而不見彼蒼厚己之一面。須知人生才命相妨，此正上天之公平處，豐其顏色者必嗇其福澤一樣，明乎此，即不會謂天之虧待好人矣。何況耶穌早已宣佈，且經做到，生命在彼，復活在彼，彼再來之時，人都要像彼一般復活，復活後之生命是永不衰老朽壞而能不受空間之阻隔限制，可以隨意所之，此非抽象式之所謂精神不死，耶穌之復活乃肉身之復活。復活後還在世上四十日然後靈魂肉體一同升天去，故今日有一天名叫升天節之公眾假期，凡此種種俱屬歷史上之事實，正因耶穌之復活確有其事，不知多少[illegible]心被囚、被釘、被焚、被殺……就爲此點作證。如今世界各國所用之公曆，便是以耶穌之生年爲紀元，（因祂之復活俾人有一新希望），每年之公眾假期，屬於耶穌之節日最多，故請賢伉儷放下沉哀，令郎現在主懷安睡，有日便會醒來在另一新天新地與父母親朋重聚，神乃信實之神，不會欺騙吾人，造物之主既能創造一切生命與萬物，豈有不能使死人復活之理，耶穌復活即爲初熟之果，證明神之大能，福音之所以爲福音，就因與其他宗教有別，其他宗教只係一種理論、學說、假設，「想當然」耳，但「想」未必「當然」，而福音則是訊息、報導。譬如占人未有登陸月球，以爲月中有嫦娥、玉兔、吳剛、丹桂等等，究其眞相是否如斯，不能確定，無人到過見過，推測不一定準。但太空人則不同，他到過見過，然後可來報導，[illegible]是訊息。故吾人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此宇宙之謎，最好從耶穌身上找解答。因爲只有祂一個是來自天堂，又去過地獄，再到人間，復回天上，祂就是眞理（使人認識神之眞理），祂就是道路（帶領人到天國之道路），祂就是生命（俾人重新不朽之生命），令郎將來亦必得此生命。此非迷信、不科學，基督教與科學，猶電之與光，絕不衝突。世界上最敬虔之基督徒，便是最偉大之科學家，如愛迪生、哥白尼、牛頓……等等，眞是舉不勝舉，舉凡基督所許下之諸言，遲早都必兌現，先生不用置疑也。

英以抱病關係，不能寫字太多，謹呈福音書籍數本，中有生命之道，先生不妨研究一下。英之所以如此，不外善與人同，非受教會任何利益而從事宣傳。先生日月合明，當能亮察[illegible]

爲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請朋友們鼎力支持！

我，萬人傑，誠懇呼籲各位識與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支持，俾能達到我的理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以推愛及人的精神，紀念亡兒陳孝昌。他長期與病魔搏鬪，用功不懈，學業上有卓越成績。我知道大學裏也有不少和他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環境欠佳，需要得到幫助，一如我的兒女，他們是賴獎學金的幫助，才得完成學業。我雖以賣文爲生，經濟能力有限，仍願以爬格子所得，拿出港幣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合共港幣一萬四千元作爲基礎，希望熱心朋友本愛心與同情心，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勷善舉，募集一筆專欵，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將邀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士主持其事。日前如有贈欵，請以劃綫支票逕寄本社；以後將在銀行設一專用戶口，代爲辦理。我們在本港及外國的朋友不少，希望能就本身能力，使這椿意義深長的事，收到最佳效果。謝謝！

萬人傑謹啓　三月廿一日

撰安

封淑英上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再者：英頻年不幸被病魔所困，未能工作，生活之清苦，甚於大陸同胞，雖屬長期一簞食、一瓢飲，亦入不敷支，一直無法改善所寓環境。三載之間，十易其居，仍未得一善鄰。不是頑童滋擾，便是同屋們之唱片、電視、收音等各機爭嘈鬨吵，終日四面楚歌，難求片刻安寧。如今此處，雖無此情形，但二房東老伯患有眼疾，怕光忌風，日夕窗門緊閉，空氣欠缺，對英之心臟，極有不利。此外尚有種種麻煩，一言難盡，若有可能，便會隨時遷出，似此搬來搬去，又要先生左改右改地址，所以不如由禮拜堂轉達耳。

入口米商得寸進尺
主張上米升幅較大
無非想刮多點鹹龍

編輯先生：

自從萬人傑報導食米給三重商人暴利刮削下，令全港市民食貴米，條氣十分唔順。昨天報載「入口商主張讓上等米升幅較大，次等米價保持穩定」。來源地未加價，入口商主張先行加價，唯恐天下不亂，是何居心？難道每年三十八家入口商憑工商署特別照顧賺了香港市民六千萬還不夠，要讓上等米升幅較大？「食米」不是奢侈品，入口商這一建議是「取巧」，難道學大陸讓好的商品列入高價糧？可見入口商憑着工商署給予專利特權，想令全港市民百上加斤。此是入口米商貪得無厭的提議，政府以十多二十年的管米制度施諸今天，而且，的確不合時宜。今天香港經濟不佳，工業退縮，工人失業已是社會一大壓力，百物飛漲，工資不加，升斗小民，叫苦連天，如政府是爲大多數市民着想，應斬釘截鐵的取消三十八家入口商專利權，政府自己辦米入口，賣平米給廣大市民。如果政府無意爲廣大市民着想，堅持維護入口商荷包腫脹，就讓廣大市民谷住條中氣，長期捱貴米！

田二尹敬上

（七四年五月五日）

讀者捧場
老萬汗顏

萬先生大鑒：

首祝文安，幷祝康泰。素仰先生文風軒颯，剖事精闢，言之有物。更在「歸潮」熱烈，「認同」聲高的時候，能風骨錚錚，且見血針針，剖析中共兇殘手段，什麼國共合作、和談、妥協，實質上只是招降，是他們妄圖瓦解中華民國的所謂「統戰」手法之一。然先生能早洞先機，幷以銳利的眼光，獨到的看法，藉以喚醒那些執迷不悟，像失明的瞎子那樣跟着那些患了發「青光」的人後邊跑，談他們的「觀光」感，道他們的「參觀」想，乃是對這些人的當頭一棒，此乃先生之凜然正義，誠人中之傑，風骨令吾欽許。民主中國能再多數許如先生者，國家幸甚，國人幸甚，吾民主中國可安矣。

讀者慕傑草（四月五日）

永不死亡的愛
讀者主張酌收印費
老萬不願作爲商品

萬人傑先生：

在專欄裏，知道您的大作「永不死亡的愛」自宣佈贈給外界後，一瞬間，便給大眾索取清光。由此，可知那本小冊子如何受到一般人重視了。同時，又知道小冊子，成本印刷費要一元多，假如再多一、二萬本，豈不是要先生多花數萬元？在先生言也許認爲三數萬元不算什麼，但我另有不同的見解。

我以爲：先生原定贈送一定數目，今後如超出原定數額，索閱的最好收回印刷費。

至於這筆費用的用途，如先生不介意，可用作有意義紀念性的基金（即助學金之類）以紀念令郎，這樣豈不更有永久性的意義？

大作內容如何，我雖未過目，預料其中必有許多寶貴資料，可供處世做人參考。

萬先生，以上意見，未知有考慮的地方否？我的文字水準低，詞不達意，萬望見諒。

讀者慧仁上

（四月廿九夜）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掀起熱潮捐欵湧至 早已突破三萬大關

捐款人	金額
史紀淳、郭雪珍	二千元
孟[illegible]君	五百元
梁吳培芳	五百元
謝興濟	五百元
馬泰亮	二百元
李自中	二百元
何國鏡	二百元
劉貴生	二百元
高一瞻	一百元
胡榮廷（加拿大）	一百元
中學生	一百元
陳偉君	一百元
李[illegible]婷	一百元
梁錦元	一百元
宋國生	一百元
胡智賢、胡智豪	一百元
佘祖	五十元
李迪嵐	五十元
孫一專	五十元
貞康	五十元
包誠毅	五十元
曾燕瑛	二十元
杜請	二十元
劉鑾章	十元
王月如	十元

小結：五千四百元。

親友的熱情

人傑先生：

昨接惠賜「永不死亡的愛」，已一口氣讀完，不禁流下好多淚水，傷感萬分，實深哀悼。月初來自港時，驚聞孝昌安息歸主，特來致慰問之意，人生有百事不稱實在太多，務請賢伉儷力節哀思，多多保重。今悉賢伉儷勇敢順受，以惜愛及人的精神，設立助學金來紀念孝昌，真有意義，茲隨函附上港幣五百元支票一紙，敬希台收爲幸。

一個忠實讀者，亦是基督無名信徒（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

× × ×

陳伯伯：

爸爸下班，帶了一本書「永不死亡的愛」回來。我順手翻開一看，是伯伯兒子昌哥的一幅彩色照片。媽媽告訴我，昌哥已在美國病逝，我聽後覺得非常難過。

記得我們小的時候，昌哥還未去他總是喜歡撫弄我的臉和弟弟的頭，他臉上永遠掛着笑容，很深刻的留在我心坎裏。

伯伯爲昌哥設立孝昌助學基金，弟弟和我非常樂意將媽媽每天給的零用錢一百元獻上，願一些貧苦成績優異的同學，能有所幫助。

侄胡智賢、智豪上（五月十日）

× × ×

人傑先生：

頃接慈訓，並附當地銀行支票乙張，囑代呈爲獎學基金之用。礙於南非聯邦外匯管制，只有二百元，區區之數，聊表心意。

因俗務繁忙，未克趨府致候，歉甚。

國鏡拜啓

× × ×

萬人傑先生：

你寄給我「永不死亡的愛」今天收到，謝謝。一口氣看下去，你說得很對，爲什麼天公不讓兒子做一個阿飛、太保、壞蛋呢，至少可以減少父母的哀傷。

我們同病相憐，心中之苦，自己知道。

現付上港幣五十元，爲紀念孝昌侄兒的助學基金，區區之數，敬請原諒。

弟衍根上（五月九日）

× × ×

萬先生：

眞對不起，昨天收到你的「永不死亡的愛」一書，獲知令郎不幸去世。因我近日忙於工作，沒有機會看報紙，所以至現在才悉知，眞感抱歉。

像我這樣沒有情感的冷血動物，知道令郎去世，看了貴作之後，也不由自主地流出同情的熱淚。

在十年前，我的六叔，我的父親便患上重病，那種病又與令郎的病相同，也是癌症，很快便死了。所以我也體察到亡父或亡子的痛苦，[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珍重吧！

黃嘉聰（五月三日）

蔣總統訓勉救總會 加強救濟大陸難民

蔣總統於五月十日召見出席[illegible]國大代表[illegible]會第[illegible]屆會員大會，勗勉救總[illegible]救大陸[illegible]的神聖使命，[illegible]大、[illegible]

總統並訓示[illegible]：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會員[illegible]並轉各理監事及全體會員：

「救總成立以來，爲大陸苦難同胞，[illegible]外與接濟來台難胞、[illegible]之支援與救助，[illegible]，努力不懈，使救濟[illegible]，充分[illegible]，[illegible]共匪暴行，[illegible]對照，對於其心向，與反共[illegible]，

中共暴政，層出不窮，近復展開「批孔揚秦」之整肅運動，我大陸同胞，又遭受新的摧殘與迫害，其處境愈加痛苦的艱危，冒死逃亡，投奔自由者為數日增，救濟工作有待擴大進行，因而貴會所負之任務，亦愈為重大。

今後如何加強救濟宣慰大陸苦難同胞，促堅其自由戰勝奴役，暴政終必滅亡之信念，並對逃出鐵幕之義士、義胞，予以有效救助與安置，如何扶助海外各地流亡難胞，並特別着重青年學生與文化人士之就學與就業，達到就地安置，增強海外反共力量之目的，以及如何輔導義士、義胞從事愛國活動，擴展國際聯繫，加強敵情報導，並協助政府推行社會福利，配合國家建設，妥善輔助義士、義胞就學就業輔導工作，為復國建國大業貢獻其力量。均盼針對當前情勢發展，因應時勢與實際需要，集思廣益，悉心規劃，各項救濟工作，應根據以往經驗，檢討改進，求新求行，以期發揮救濟功能，擴大服務績效，繼續達成拯救大陸同胞之神聖使命，作更大、更多貢獻。

又：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第二十四屆會員大會，五月十一日在台北市實踐堂舉行，會中將討論六十四年度中心工作，並改選任期屆滿的理監事。

該總會理監事已推選理事長谷正綱將任大會總主席，中外來賓，海外僑胞，國際各慈善機構代表，反共義士、義胞代表，以及救總全體理事、監事、會員等一千人，將參加這項大會。會中將表揚難民救濟工作特別有貢獻的宗教慈善機構，並頒獎給績優工作人員，優秀難胞學生和兒童。

救總是於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四日，為響應總統的救災號召而成立，參加這個民間救災機構的有各國各政黨、各階層、各宗教慈善團體及社會熱心公益人士。

江西電台報章透露
該省內爭亂局嚴重

中共江西電台五月九日的一項廣播顯示，該省在最近這場「批林批孔」鬥爭中，鬧出了這嚴重的事件，以致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多次發出專門的「指示」。

該電台是在廣播同日中共「江西日報」的一篇專題「評論」時，提及此事的。評論文章題為「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江西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提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江西中共最近在「批林批孔」中發生的事情「十分重視」，並作「多次發出重要指示」。

文章不敢提及發生問題的有關詳形，也未透露所謂「多次重要指示」的內容。只是說中共「中央」多次發出的「重要指示」，「為全省軍民深入批林批孔指明了方向」，並表示「要認真學習，堅決貫徹執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鬥號令，團結起來，步調一致，奪取批林批孔鬥爭的新勝利」。

廣播暗示，江西地區的「批林批孔」正遭受「干擾」和「阻力」，必須「排除」和「破除」。

文章一再哀求「團結」與「步調一致」，這反映該省內爭的亂局已到達異常嚴重的地步。

江西共報的「評論員文章」說：「步調一致，正確路綫就不能夠得到貫徹執行，革命鬥爭就不能夠取得勝利。」

文章又說：「批林批孔」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是在上層建築領域裏，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們要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指引下，統一認識，統一步調，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發揚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排除干擾，破除阻力，把運動進一步深入下去。」

「江西日報」的文章又叫喊：「要做到步調一致，我們的一切行動就要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揮，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各級黨委對黨中央的指示要原原本本的、及時的傳達到廣大幹部和羣眾中去，堅決貫徹執行，……必須堅決照辦。

「一切行動是不是聽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揮，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態度問題，是檢驗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試金石。每個同志都要用黨中央的指示來對照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黨中央指示的就堅持，不符合黨中央指示的，就改正。真正做到一切行動按黨中央的指示辦事。」

「評論員文章」最後說：「林彪一伙是分裂黨、破壞革命隊伍步調一致的罪魁禍首，他們躲在陰暗角落裏煽陰風點鬼火，散佈謠言，挑撥離間，妄圖破壞革命隊伍的步調一致

「我們要識破他們的陰謀詭計，警惕右傾復辟勢力的反撲，決不要上他們的當。對一切違背黨中央重要指示的言行，要徹底揭露，堅決鬥爭；決不允許違反、破壞紀律的行為。只有這樣，才能夠達到革命隊伍的步調一致，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指示貫徹執行。」

生意着想，斷不敢說中共半句壞話，這是時代的悲劇！是大陸同胞的悲劇！」

今天幸好香港還有「萬人雜誌」，在萬人傑精神感召下，我們不但得到寄望，還說出心中話，我們敢說人們不敢說的話，正確報導大陸各地農村狀況，敢把中共假面具砸爛，讓世界人民認清中共僞善咀臉，萬人傑精神不但响遍港九，還响遍海外，願我們中華民族好兒女，團結在萬人傑精神下，發揚光大，爲大陸不幸同胞發出最大呼喚！

田二尹（勞動節前夕）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港幣／郵票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外商拍馬屁大讚特讚 農民枵腹勞動知道冇

萬先生：

報載陸續由廣州交易會抵港的外商，批評廣州春季交易會中共單車質量佳，電子產品未夠水準。

本港糧油商人，對交易會展出的糧油產品，認爲那些黃豆樣本，像「珍珠」一般美，顆粒飽滿、完整、均勻，色澤光潔；花生展品粒頭大、色澤靚，可反映中共農業生產的新成就。

以上的報導，本人百分之百相信，他一位胞弟最近逃抵港，托我替他找工作。我問他細佬爲何不能適應要逃來港？友人答道：不是適應不適應，細佬這樣做法，橫直都死，不如把生命博一博，希望從死裏求生。

任姓朋友是鶴山人，據說：鶴山附近農村，土地生產不佳，農民每人每月只配十多斤穀，連糠食埋都唔夠，家父活生生餓死，細佬了無牽掛，肚內藏着辛酸血淚，抱着一死決心，千辛萬苦行到「沙頭角」，以三個多，拖着疲弱身軀，行行復行行，人生路不熟，成個好似落湯鷄。不久給警方逮捕，經過調查，發給一張臨時身份證。

以上是任姓朋友說的話。或許反共陣營的人都不相信，若不是我們親耳聽到他細佬月配十多斤穀（市斤計），眞不敢相信既然交易會展出如此美好產品，可反映中共農業生產的新成就，爲何參加生產的農民要餓肚皮？還要冒死游過沙頭角海？不好好在幸福的社會主義下享受美好的果實？是何道理？

外商們！本港參加交易會的商人們！您們只能看到中共爲您們安排的一切，那都是美好的；可是您們看不到中共製造產品的工農辛酸的一面。

老萬論米「文章」

以市民身份讚好，以行家身份亦讚好！

萬人傑先生：

我以香港市民的身份，對閣下發表的對本港白米進口專利所寫的文字，擊節讚賞。閣下在「星晚」陸續發表的十餘篇有關本港民食——「白米」的專論，見解透徹，資料詳確，言人所不敢言。我等市民，但願各位雜文專欄作家，能多多寫出這一類針對時弊的文章。

同時，鄙人以行家寫稿佬的身份，向閣下致敬。我一向陸續地閱讀閣下的雜文隨筆，認爲近期閣下論本港民食的文章，最爲出色，謹以行家身份向閣下致敬，並打氣！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詩詞二壇增刊序

董力行

各方詩人來稿，文化不同，程度有別，有者，詞林泰斗，玉振而又金聲，有者，滾鼓高山，不通之音特甚，一爐共冶，則嫌雅俗難分，眾鳥齊鳴，必致鳳鸞遠引，或以年齡關係，芸窗正在研求，或因誤信訛言，讀書不求甚解，新詩轉舊，能造句而韻律不明，胸蘊才華，喜作詩而平仄未妥，形形色色，花雨繽紛，淺淺深深，高低不等。

鄙人關心國粹，憂傷詩教沉淪，辛苦不辭。志在復興文運，登壇攘臂，新幟高擎，推敲逐字，往往弄到頭昏，查典翻書，句句正其聲韻，時艱世亂，孔夫子遭受批評，文化復興，本壇主難肩重任，所望者，詞林大雅，共表心聲，命世文豪，登壇助陣。延中華之法統，揚漢學之精神，放翁再世，韓愈復生，黜臭長之語體，興風雅之詩文，「呀嗎」橫掃，「呢啊」除清，斥文妖之謬論，指毛共之邪門，廟堂憒憒，言而不行，我輩詩人，代匡文運，詩書禮樂，國家興廢有關，八德三綱，民族存亡之命。

所當介紹者，本壇主潘安丰貌，年如四十佳人，恂恂儒雅，標準斯文，待人接物。一本正經。西裝眼鏡。絕無神經。文章既爲特別，酒量尤屬驚人，羣書博覽，窮搜五典三墳，舉筆成詩，亦可八义七步。南船北馬，久歷征塵，軍人一介，出身原是小兵，狗盜三千，居官曾充司令，殺人救火，無非除暴以安良，剿共毛於陝甘，戎馬倥傯，文章隨時筆記，軍書旁午，槍林不廢吟哦，革履戎裝，飽覽山川名勝，經書子史，隨同行李擔囊。視富貴若輕塵，取功名如拾芥，輕裘緩帶，集高士而吟詩，顧曲纏頭，召名花以侑酒。

於今，乘桴香港，無國無家，人海藏身，閻羅不知所在，華洋雜處，鬼門無籙可查，研究天文，對證唐書宋史，著書自遣，閑寫明日黃花，名列詩人。何須博士？書藏各國，淚得籠紗。看毛朝如猴戲，認台灣作乾爸，歌舞西湖，則吟詩而對酒，反攻大陸，即聯袂以還家。新亭不勞涕淚，江州且聽琵琶。

本詩壇，成立迄今，已逾五載，唱和寫作，半屬名家，聚四方之精英，執詩人之牛耳，三流小將，舉筆成詩，二等詞人，千言倚馬，非誇張之自詡，有事實而可查，現在刊物報章，水準均極低下，東抄西襲，多是陳篇，評詩寫文，不離舊調，取酬論字，字愈夥而稿費愈多，抄書賣文，文似新其內容皆舊，數句即能表達，冗辭必用千言，禍棗災梨，居然出版，緗縹鄴架，俱不足觀。文風如此，可歎也夫！考其原因，皆五四文學革命之所致也。

所當知者，目前中共諸酋，多爲五四餘孽，離經叛道，不始今朝，侮聖非賢，由來已久。批林鬬孔，學者不曉其花槍，搔癢隔靴，作家難有乎高論，口誅筆伐，尚賴詩人。

本壇集體吟詠，薄海嚶鳴，集益廣思，發於聲韻，既感懷而詠物，復憂國而思親。揚風雅之襟懷，抒騷人之偉論，龍門雅望，能教姓

，審慎推敲，壇主一評，身價十倍，非鄙人之誇語，乃各地所函稱。將來印之成書，名存永久，別開新面，見重士林，更有說者，陽春白雲，大多得自交游，閉戶讀書，終當不免孤陋，吟風弄月，是能養性陶情，步韻和詩，最足性靈啓發。

鄙人學遵孔孟，務本清心，從事陶朱，性非所近，緣寄身於市井，欲免俗而未能，益以紛繁酬應，百事纏身，必至夜闌人靜，方可危坐開燈，拆詩函而細閱，舉龍井以頻斟，鋼筆在手，烟斗沾唇，觀天星而望氣，待靈感以行文，五犬環繞，三猴逡巡，斯時也，文思潮湧，下筆有神。

近來詩友日多，稿件山積，無可如何，二壇開闢，英明老萬，聞意見而開顏，吟侶諸君，對新猷皆拭目，從今後，生張熟魏，來詩一例刊登，地北天南，有稿不妨逕寄，斯文骨肉，視同手足之親，文字訂交，覺乎天下太小，二壇宗旨，條件放寬，意在提倡，不必過於嚴格，雷同出韻，自當指正於初哥，律錯音訛，仍宜引正乎大雅，詩壇評論，允爲代正魯魚，學校水皮，久已不分亥豕，希望行尊高士，其共知之，心照不宣，一體垂鑒。

意有未盡，繼之以詩：

五四更文化　彝倫革命傾
朝官不解事　校長任胡行
謬論非先哲　新詩誤後生
坑儒秦政虐　對此欲重評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三期 新46期）



周恩來：「我倆輕高，這玩意不能玩！」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四三(新46)期目錄·

大獨裁者秘史

單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述，都是眞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冊售港幣二元正。經售者：㈠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三(新46)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五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談周恩來的「病」

每週評論

近年，中共在聯合國以至在北平的外交場合，一直以第三世界的頭頭自居，同時，復不斷大肆攻擊美蘇「兩霸」，聲大夾惡，所以，也就難免引起國際間的「重視」。最近，國際間倒是眞的對中共矚目了，不過這倒不是因爲它以第三世界首領自視而引起的，是因其「二次文革」派系鬬爭激烈化，火已燒到有「不倒翁」之稱的周恩來身上有以致之。

自五月上旬以來，北平方面相繼有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和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往訪，由於中共不斷加強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非洲和回教國家，在此之前先後有坦桑尼亞、贊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等國家元首訪問北平，主方每次都是以周恩來爲要角，無論是迎送，宴會和會談，他是無役不與，好像是缺了他就唱不成這齣戲。可是，當塞內加爾總統和巴基斯坦總理一走一來的一些場合，周恩來突告缺席，如五月九日桑戈爾的告別宴會，係由李先念代周參加並致詞，及桑戈爾經東北往訪北韓離平時，他也沒有去送行。迨布托到北平，周及其妻鄧穎超僅在賓館「候迎」，而沒有到飛機場去。中共爲布托舉行的宴會和會談，均由鄧小平主持。此外，在老毛先後接見桑、布二人時，除周恩來和王洪文外，破例地分別有李先念、鄧小平二人參加。據說：周恩來這是因爲年高身體有了病。若說他眞的有了病，何必又間中出來呢？乾脆就養病好了。如謂係因年老而減少重要的外交活動，其本身就是反毛。因爲這與毛氏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觀點是完全「反動」的。中共絕對不許幹部有「沒行功勞有苦勞」的「吃老本」思想，而強調要「繼續革命，爲人民立新功」。周恩來如果不是「政治病」，當此「二次文革」深入發展的「大好形勢」下，正應該「煥發革命青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爲執行老毛的所謂「革命外交路線」而貢獻力量。

這些事實說明：周恩來並沒有病，有之那就是在江青一派的壓力下，找個機會表示出一副「急流勇退」的姿態，既表示自動砍平他的「大山頭」，更表示向毛、江「交心」，無意與中共左派分庭抗禮。如果眞是如此，那還算是「主動」，但結合李先念、鄧小平二人的突然「冒尖」和「爬頭」，估計，這是周恩來在左派的圍攻下，被迫先來個「半退休」，然後再徹底交待自己政治上的問題。如果，他能早點死去，他的「晚節」還可保住，否則，有可能以他爲首的一伙人又是繼劉少奇、林彪之後的另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毛江與周恩來的鬬爭，則成爲中共黨內第十一次大的路線鬬爭。

說起來，應該爲周恩來「惋惜」，眞應該寫一篇「哀周恩來」的文章。固然，他是屠殺中國老百姓劊子手的最大幫兇，也是中華民族的可恥罪人，但在中共的立場上來說，他則是「大功臣」。不過在毛澤東於老婆和「親密戰友」中選擇「接班人」時，儘管毛澤東既「英明」而又「偉大」，可是選來選去還是老婆第一。這對「半生革命」的周恩來之流固然是一大刺激，但不要忘了什麼「立黨爲公」一類的濫調，那完全是騙人的一套鬼話。不過，可以肯定，這對中共的老幹部和新幹部來說，應該覺悟到所謂「革命」云云如此而已，若再執迷不悟，相信不是白癡就是「靠革命穿衣，賴革命吃飯」的廢人，或「半吊子」，因爲，他們除了靠口頭喊「革命」混碗飯吃外，實沒有一星半點的用處，所謂「人渣」也者正是他們。

周恩來對中共的「革命」，無論如何應該說是「功臣」，可是，當「偉大領袖」毛澤東安排身後事時，卻抱着一種「管他娘」的態度，只相信自己的老婆，什麼「同志」或「親密戰友」，還不是「滾他娘的蛋」！不過，「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在老毛的立場來說，最可靠的還是江青，因爲，一旦毛澤東「龍馭賓天」，爲了避免馬上被鞭屍，只有江青最可靠。這也是事實。

綜觀今天中共的局勢，不管周恩來眞病仰或假病，只要他不在短期內死去，被整肅的命運是難以避免的，因爲，他是江青上台的最大的絆腳石必須搬掉。至於李先念、鄧小平二人，也無非是像林彪一樣，毛澤東利用一個短時期後還是要踢掉；因爲，他們都不是忠於毛澤東的人。將來江青能順利上台嗎？看來，無非是毛江集團的垂死掙扎而已，她憑什麼成爲老毛的接班人？她上台後，必是「天下大亂」，繼之而來的當然是中共政權的徹底垮台。

新聞  以外

政府教人關掉冷氣機
節省能源宣傳手法太差勁

萬人傑

世界能源危機已大告鬆弛，阿拉伯國家也解除油禁，可是本港對節省能源仍努力推行不懈，燈火管制尚未撤消，又要來一個「勸諭減少使用冷氣機」新運動。為配合這個運動，政府在電視節目中有短片宣傳，可惜手法太差勁，難以收效，只會引起人們反感。

電燈公司「附加」驚人

看電視，宣傳短片的小姐把冷氣機關掉，說：「不開冷氣每月可節省一百元。」這種宣傳手法，低能之極。如果不裝冷氣，豈不更可節省一兩千元嗎？

應該說：非必要時不可開冷氣，可替香港節省原燃油消耗。有人說，節省冷氣，應從政府機關做起，而政府機關尤應從頭頭的辦公廳做起。老萬不贊成，大部分公務員是火遮眼，如果在「清涼爽快」的環境下還好些，倘若熱辣辣又沒冷氣，見官的人便更受罪了。

燈火管制後，百業慘受打擊，生意萎縮；如再節省冷氣，戲院餐室，有鬼幫襯！

況且，燈火管制後，電燈公司做少了生意，大增「附加費」，加到個個市民眼突突，如果進一步管制冷氣，電燈公司必然要再加，相信市民即使不開冷氣，也節省不到增加的這筆電費。

老萬平時每月用三四十元電費，現在的電費單漲到六七十元，「附加」驚人，概以想見！

有人說，石油短缺後，石油公司發了大財。也可以說，石油公司漲價後，電燈公司發了大財。世界上乘機博亂，混水摸魚者的人似乎無往而不利。

一方面燈火管制，節省能源，一方面跑夜馬，燈火通明，有人認為矛盾。也許可以用這理由解釋，燈火管制後，在家太過無聊，也許他們安排這節目，可是作為慰勞罷？

全市節省的電力，大概還足夠跑一場夜馬的消耗。

新舊黑人物

察突然掩至，他們一網成擒，三十九人中，竟有一名是現役警員。

香港黑人物之可怕，從最近來自美國的電訊可以見之。一個在加州殺死一名餐館侍者的十六歲青年黃志高，是從香港移民到美國的黑社會打手，被判終身監禁。

小小年紀，充當打手，殺人不眨眼，比橫行美國的黑手黨，心狠手辣，尤有過之。難怪他在美國監獄中成為「最年輕的犯人」了。

香港許多輸出品受到外國歡迎，可是年輕的黑人物，卻使當地政府大感頭痛。不但在美國三藩市、紐約作惡多端，加拿大的溫哥華，香港青年也是最不受歡迎的人物。他們不但本身作惡，還把其他青年「改造」為黑人物，結成一個幫會，就使問題更嚴重了。

正在入會的這批黑人物當中，竟有現役警員在內，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平常黑人物較易防範，身為警察，又是黑籍，可藉他們的特殊身份，多作壞事。如果這樣一名現役警員而獲「輕判」，將是非常可怕的事。目前本港為非作歹的阿飛，很少是個別行動，他們做世界總是三五成羣，結而為黨。阿飛而有了組織，無可否認已成為社會大患。發展

任何大城市的黑社會勢力，都使警方難於應付，香港情形更複雜。名堂太多，新的黑社會組織，也不同於舊的黑社會。老一輩黑人物是講「義氣」，新的一代，看來比前輩更兇殘，動不動傷人、殺人。尤可怕的是近日不少少女遭刦賊刦色，刦掠之後，還將之姦污，和舊黑社會的「刦財不刦色」的誡條大有抵觸，老萬認為新的黑社會人物比舊的可怕得多，黃志高可說是表表者。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胡百全議員建議豁免遺產稅，他認為目前三十萬以下免徵這一條法例，太過「濕濕碎」，不如爽爽快快一律免徵。

胡議員提出建議，當然有他的理由。香港社會福利制度未如理想，一個人死了，遺下些財產，讓他的孤兒寡婦得到生活保障，政府便要分掉一筆，似乎於情於理都有所不合。在這情形下，胡議員的提議是言之成理。不過，實際上如上述情形不多，多的是有錢佬一死，剩下億萬家財，由他子孫繼承，利用這些資財，用滾雪球的方式，使它越滾越大，又成為第二代的暴富。

誰都知道，在這資本主義社會裏，用錢賺錢十分容易，用力賺錢便難於登天。舉個例說，有人用一百萬買了一幅地皮，轉手之間，以一百五十萬賣出，一兩日間可賺五十萬。一個月入三千元的高級職員，拿了薪水，即使一分錢不花，不吃飯，也要捱十四年才積到五十萬。明乎此，可知以錢賺錢輕鬆，錢就是助人發達的工具。

財工具——錢，輕易獲致財富，不但不公平，而且使社會越趨貧富懸殊。因此先進國家對遺產都科以重稅，使富人的積聚，在他死後「取之於民，歸之於民」，政府利用這筆遺產，多辦些社會福利事業，較之給他們的後代拿錢去賺更多的錢，對這個社會更爲有益。

同時，如免徵遺產稅，難免有鼓勵富人積聚更多錢財的作用。加重遺產稅，他們生前會願意花點錢，不作守財奴，對社會經濟大有好處，否則他們死抓着銀紙不放，窮人要多賺幾個錢便更難了。因此，老萬認爲胡議員的提議是害多利少。

合法非法都是害人

據警方發表，今年首季因非法賭博而被拘捕的人，超過一萬二千名。有人認爲，香港有四百萬人口，被捕賭徒，不過一萬二千名，算不了什麼。

不過，這一萬二千人只是因非法賭博而捕，非法賭博而未被拘捕的，相信更不只此數。

非法賭博之外，還有合法賭博。合法賭博如何？英皇御准賽馬會日夜之內外圍博彩是也。因爲賭馬是合法，不必偷偷摸摸，買馬落纜，名正言順。據說，這項博彩行頭最大，爲了吸引賭客，馬會除不斷增加投注站外，還想出許多新花樣，巨額彩池的四重彩，尤使好賭市民如痴如狂。每逢週末賽馬之日，街頭巷尾，到處人龍，他們並非輪米，是投注四重彩而已。老萬指出這一點，目的在說明今日香港賭風之盛，確是前所未有。

更普遍的是大大小小的雀局，在郊區、在酒樓、在家中、在會所、在蔴雀學校，劈劈拍拍，打個不停，如能統計香港每天有多少人打蔴雀，那會是一樁有趣的事。

據說，賭風之盛，是經濟不景造成。俗語所謂「生意淡薄，不如賭博」，這反映了社會經濟的不景，大家存了僥倖心理。

不過，賭博就是賭博，用小的錢，透過幸運，博取大的錢，就是賭博。但法律上卻制定「合法」與「非法」。再加分析，賭博而給予政府繳納一筆

理論，該是「非法」的賭博一樣有害。不過，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合法賭博而掃蕩非法賭博的。在政府立場來說是對，只有如此才可以大大地增加政府的收入。

大多數人認爲賭博對個人，對社會都有害，在

反對加價舉手贊成

不久前，維園有一次熱鬧集會，老萬雖沒機會恭逢其盛，可是通街通巷看到大字報，曉得他們這回攪的是「反加價」。這名堂最應時也最爲大眾歡迎；比大陸批林批孔更能受到廣泛支持。

可不是嗎，孔夫子、林彪是兩個死人，孔夫子是死了幾千年的，這兩個人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已起不了什麼作用，把他們批臭，不會使我們生活改善。

反加價便不同，和四百萬市民息息相關。今天，百物騰貴，人人生活在高物價重壓下，喘不過氣來，而物價還是不斷冒升，如果不反，繼續步步高陞，人們怎樣活得下去？

老萬認爲保釣青年們今同又抓到一個十分應時的題目。如果香港物價因維園集會而下瀉，老萬寧願放下格子不爬，跑到維園叫半天口號，遊行示威一番；同時，香港四百萬市民也必彼响斯應，立刻滙成一條反加價的洪流，無堅不摧。

可惜實際情況是：你叫你的口號，我加我的價。說做生意的都是奸商？他們也有大條道理：在商言商，貴買貴賣，沒理由叫他們賣了老婆補貼，賠了本的商人比比皆是，鬼可憐咩？

百物漲價大陸貨帶頭

有人說：香港物價漲，是世界性通貨膨脹的影响；也有人說：香港物價漲，是受到能源危機的影响。不過，香港物價之漲，情形有點特殊，比方說，中國絲苗，在新加坡一蚊坡紙一斤；在香港要賣兩皮半，這種「漲」，使人莫名其妙。

保釣青年應該反的，是這種不合理的漲，只不知他們有沒有弄清楚。更有一點，老萬非常替他們

法，認爲「反加價等如反共」。

這想法也許把人嚇了一大跳，其實，這是有根據的。在香港，民生日用品、副食品、中藥等等，百分九十九是中國大陸供應；而直接影响香港四百萬市民生活的，也是這些日用品、副食品和中藥的價錢。如果發動反加價運動的青年們肯在集會前到大陸貨公司訪問一下；到代理大陸貨的商店調查一下，一定發覺近半年來大陸一切貨品都大幅度上漲，加價不厲害，遠超出其他來路的貨品。香港市民生活擔子加重了，主要關鍵也是在此。

由於泰國食米出口減少，香港食米供應的第一把交椅，已被大陸輕輕奪去。但自大陸米成爲主要來源後，香港人便過着吃貴米的日子。雖然說，香港米價受到三十八家入口米商操縱，但代表大陸米進口的五豐行卻是太上皇，他要漲價，沒有人阻止得了。泰國、美國、澳洲米價沒有變動；大陸米卻領導漲價，於是捲起米貴惡潮。

盲目亂反開罪老板

凡此種種情況，反加價青年該先查個明白，切不可盲目亂反，否則可能弄巧反拙。老萬不知反加價青年的成份如何，但他們進行這項運動的手法，一如保釣運動，使人覺得，即使不是清一色保釣分子，至少也有部分是過來人。如果是昔之保釣分子，今天卻進行反加價，等如食碗面反碗底，恐怕老八的統戰分子難於容忍，豈不是要討好老八反而激怒了老八？也可能像昔日統戰分子策動保衛釣魚台運動，鬧得有聲有色，到後來日本仔承認了中共，這運動使偃旗息鼓，提都不敢再提。保釣運動竟變成蠶蟲師爺，困了自己。今天的反加價，也可能是蠶蟲師爺的傑作。他們可能沒考慮加價是大陸貨所領導，以爲反加價就是反政府。其實，即使香港政府接納「輿情」，實行凍結物價，大陸貿易機構也不會那麼聽話，就此不再加價。如果港府凍結，老八要加，豈不形成彼此對立？

反加價等如反共，在實際情況來說，是合乎邏輯的。

中共「批林批孔」運動最近動向

項楚

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自一月底全面深入開展以來，經過二、三兩個月，迄四月間，業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運動的特點，一是各地區各部門正紛紛舉行「總結經驗」的活動；二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運動繼續往前發展而暫無收縮跡象；三是現時運動的重點是在地方而非中央，中央上層仍能暫時維持一個表面團結的假象，而地方則普遍展開了揭發和批判當權派的活動，繼八大軍區負責人調動之後，省級黨政負責人事正在調整之中，地方並有動亂跡象。現在綜合有關資料分別析述如後：

「紅旗」雜誌號召「總結經驗」

「紅旗」雜誌本年四月號發表「短評」，題爲「注意總結經驗」，其內容實係代表共黨中央對全黨指示應即對「批林批孔」運動總結經驗，以推動運動繼續前進。

該文指出，「批林批孔」運動中總結經驗的範圍，其一是「總結歷史的經驗」，包括「吸取歷史上階級鬬爭的經驗教訓，幫助……認識和進行現實的階級鬬爭」；其二是「既要很好學習和充分運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經驗，又要在羣眾革命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總結新的經驗，以不斷推動運動的發展。」

該文說：「階級鬬爭有共同的規律性」，但「任何歷史現象都不會是簡單的重複，各有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階級基礎。」批林批孔，「它像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具有自己的特點和規律性。」

該文指出，對於批林批孔，要「通過認眞總結經驗，逐步掌握運動的規律性，具體認識怎樣做才能充分地發動羣眾，依靠羣眾，團結大多數，去爭取更大的勝利；怎樣做才能正確地掌握鬬爭大方向，深刻地批判孔孟之道，徹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和罪行；怎樣做才能更好地聯繫當前階級鬬爭和兩條路線鬬爭的實際，促使運動不斷深入發展；怎樣做才能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等等。一個階段的工作要總結，不同類型的典型經驗也要總結。要抓基層單位的典型，更要抓領導機關的典型。」這一段話的四個「怎樣做」，說明了「批林批孔」運動的範圍和這一次「總結經驗」要求。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所要吸取和運用的歷史經驗是什麼？「紅旗」短評列舉了毛澤東兩段話，一是「文革」中毛澤東「關於堅持革命大聯各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illegible]

認眞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從前者，可知中共對此次「批林批孔」運動在組織方面，害怕內部分裂，要求團結；同時害怕動亂，要求從上而下有領導地進行。從後者，可知中共希圖在思想方面，提高各級幹部的理論水平，「促進理論同實際的結合」。

各地總結的「經驗」與當前任務

在「紅旗」雜誌發表前述「注意總結經驗」的同時，大陸中共各省縣級黨委組織、羣眾組織等單位與部門，都先後召開了「批林批孔經驗交流大會」或「批林批孔大會」，「批林批孔報告會」由工交、農村、財貿、文教、科技、街道各方面新老幹部及工人、農民、部隊、民兵、紅衛兵規模都很大，人數多者達數萬餘人（河南平頂山市六萬餘人，浙江杭州市數萬人，河北石家莊市則逕稱「批林批孔萬人大會」），少則亦數千人（陝西省級直屬機關開了兩次，一次三千餘人，一次四千餘人，湖南共黨省委辦公廳機關和直屬單位一千餘人，甘肅省級機關六千五百餘人及省高等院校三千餘人）。

綜合大陸各省市電台廣播報導，上述這些集會的共同目的是：發動羣眾，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復禮」的「反動綱領」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聯繫現實階級鬬爭和兩條路線鬬爭的大是大非問題，主要是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堅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態度問題」，「揭發批判右傾復辟思潮」，「進一步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這些也就是所謂總結所得的初期「經驗」，羣眾的集會也被形容爲批林批孔運動新的「動員大會」。

如前所述，「紅旗」雜誌短評指出了「批林批孔」運動「具有自己的特點和規律性」，不完全相同於當年的「文革」，既不能內部自相分裂，重現「武鬭」暴亂，也不許將各級領導共幹當作批鬭對象，當然更不許鎮壓羣眾，而強

據中共廣播透露：「批林批孔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有人想重復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作法」但通過反覆學習毛澤東關於批林批孔的指示，共黨中央文件和重要文章後，認識到「既不能把矛頭指向犯了錯誤已經改正了領導幹部，更不能以任何借口把矛頭指向羣眾，必須把鬬爭的矛頭始終指向林彪及其死黨，指向孔孟之道，指向右傾復辟勢力。」

共黨各級組織在所舉行的「批林批孔經驗交流會」、「批林批孔大會」之中，最後都是號召要「以批林批孔為動力，搞好工農業生產」，「堅持業餘鬧革命，就地鬧革命，節約鬧革命」，後面三句實際上就是防止因「批林批孔」活動而影響生產，禁止工農羣眾進行跨單位跨行跨業地區進行「串連」，禁止藉口「批林批孔」的學習批判集會而浪費。為此，多數省區都舉辦所謂「批林批孔搞好春耕」或工業、交通、財貿，基本建設戰線的「電話會議」。

「批林批孔」運動之所以能作為促進工農業生產的「動力」，據中共某一工廠黨委向「經驗交流會」會報的經驗是，黨委領導班子通過學習與狠批「克己復禮」，「使大家認識到革命和生產是辯證的統一，是統帥與被統帥的關係……領導要丟掉怕字，樹立敢字，自覺大膽抓運動，理直氣壯促生產。他們從三個大方面狠批林彪的『克己復禮』，激發羣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一是集中批判『克己復禮』，堅持革命，反對倒退；二是狠批『上智下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辦好社會主義企業；三是狠批中庸之道，堅持鬬爭哲學。」另據嘉定縣餘杭公社黨委介紹農村的經驗是，在批判「克己復禮」時，聯繫現實的階級鬬爭，「打擊了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聯繫農村兩條道路鬬爭實際，「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反對資本主義傾向」。

隱伏亂源的地方情勢

從中共透露當前「批林批孔」運動的資料中，可知中共雖然竭力強調團結，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復禮」的綱領，防止「文革」暴亂形勢的重現，但仍然號召「密切聯繫實際」，「揭露矛盾」，所謂「揭露」是集中在事和人兩方面，一是「查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過的修正主義東西是否回潮？」「查文化大革命中湧現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是否丟掉？」另一是「揭出否定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典型人物」。這一揭露和批判的重點，目前是在地方。

綜合大陸情報，共方廣播及外電報導，大陸各省市領導機構與負責幹部，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遭受揭發批判的情況，正日益普遍，人事異動情況也較突出，兩者有相互關係。

㈠在文化出版工作上找口實被清算批判者，有山西的上演晉劇「三上桃峯」事件；福建的出版「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同志」小冊子事件；湖南的演出湘劇「園丁之歌」事件等。

㈡地方黨政領導幹部被張貼大字報指名或不指名批判者，有山西的謝振華、曹中南等（外電）；湖北的曾思玉、劉豐等（外電）；黑龍江的劉光濤（大

上海市委等。

㈢地方黨政領導幹部正在普遍調動之中，如宋長庚出任青海省黨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出任廣東省黨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焦林義出任廣州市黨委第一書記兼市革委會主任；魯大東出任重慶市革委會主任等。

㈣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的社會秩序很不安定。以揭發清算、批判為內容的大字報到處出現，已非共黨所能掩飾。若干城市，如杭州、廣州先後強調「城市民兵」任務的重要，並且揚言要「保衛批林批孔運動」。外電並報導在廣州市目睹中共四月五日張貼的處刑殺人佈告，被判刑者約三十人，其中被處死刑立即執行者約十五人，多為青年，罪名之一是「破壞批林批孔運動」。

綜上可見，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既要控制害怕釀成亂子，又要繼續煽動工農及青年羣眾起而反擊所謂右傾復辟的潮流，既不能解決原有的重要矛盾，相反卻又困陷於複雜尖銳的新矛盾之中，難以自拔，所以，運動的未來演變需要我們密切注意。

菲律賓醫生談大陸「赤脚醫生」

一位著名的菲律賓小兒外科醫生諾曼伊貝，在前年到過中國大陸。鐵幕裏的一切，使這位從自由世界去的醫生，處處感到「新奇」，更處處感到無法理解。

他在大陸逗留了十天，到過上海、北平和杭州等地，看了一些醫院，也見到中共向外大肆宣傳的所謂「赤脚醫生」。

伊貝醫生說，大陸只有一些城市有醫院，在廣大的鄉村地區便由那些「赤脚醫生」掌握着百姓生死的命運。

「這些『赤脚醫生』，都是些中學畢業後只接受六個月訓練便出師的人（按：不少『赤脚醫生』根本就是文盲或江湖郎中）。」

談到他對大陸百姓的生活情形，諾曼伊貝第一句話便是：

「我想，他們的百姓都是受過『很好訓練』（Well Disciplined）的！」

「他們似乎從不會大聲講話，也不會主動跟外國人搭訕。我們去了六位醫生，另外還有一位『菲律賓小姐』。如果在自由國家，年輕人看到這樣一位小姐跟他們打招呼，大多會用吹口哨表示他們對她的歡迎。但是在大陸，他們只是靜靜的看着你。」

他說：「大陸人民衣着的式樣是相同的，顏色也都是千篇一律的淺藍色。至於建築物，大都是古老的房舍，新建築很少看到。」

他特別提到一點：「中國大陸的人民很少笑。」

羊人

周恩來

來日不多

岳騫

毛幫發動的二次文革，到目前已漸水落石出，圖窮匕見，眞正的目標已被揪出，公開定罪之期已經不遠，此人非他，即擔任毛政權二十五年「相國」的周恩來是也。

自從林彪遇害，毛幫又掀起二次文革以來，筆者即認定其最終目標是周恩來。筆者所以有此看法，實基於一項基本原則，即毛澤東所以要害死林彪，是爲了替江青「接班」舖路，爲了江青能順利接班，勢非除去周恩來不可，因爲周恩來在毛澤東眼中看，正如兩千年前漢景帝批評周亞夫，「此鞅鞅者，非少主（現在應改爲

毛澤東最怕的是毛幫內部出一個赫魯曉夫，在毛死後鞭屍，劉少奇即因犯了此忌而遭清算鬥爭，但劉少奇實在不似赫魯曉夫，毛幫內部眞正似赫魯曉夫的應是周恩來。

毛周二人自遵義會議之後，同惡相濟四十年，但兩人並未眞正推心置腹，水乳交融，始終在互相防範、猜忌中度過。就此點而言，毛周關係遠不如毛劉、毛鄧、毛林之間。但周恩來所以能維持其地位，未成爲毛澤東「不斷革命」的對象，被「一分爲二」分出去，實在基於幾項因素。

第一，周恩來始終未坐上第二把交椅，抗戰開始後，毛澤東雖掌握權力，但並未定名爲共幫第一號頭目，直到陳紹禹自蘇俄回國，奉到史大林面諭，毛澤東應爲共幫領袖，根據此一旨意，又撤銷了張聞天的「總書記」職務，於是「忠義堂」上重排座次，毛澤東坐上第一把虎皮金交椅，陳紹禹則排在第二，周恩來開始坐上第三把交椅，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整風，陳紹禹被打上冷宮，周恩來也幾遭波及，雖然未被公開鬪爭，也寫了許多次坦白書始蔓辱過關，此後，劉少奇竄上來坐上第二把交椅

立，歷次的清算鬪爭，劉少奇倒下去，林彪頂上來，周恩來仍然是坐着第三把交椅，也就因此，毛澤東未把他作爲優先的目標。

第二，周恩來職位不受重視。自從毛政權成立以來，周恩來即任「國務院（一九五四年以前名政務院）總理」，最初五年還兼任「外交部長」，根據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毛幫「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第四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因此，外國人都以爲周恩來眞是責任內閣的「總理」了，地位與英國的首相相同，實則是一種錯覺。毛幫自從在江西起，重心即在黨軍，政治完全是一個附屬機構，當時即有一句流行話，對於一個幹部較輕的處分是「送他去蘇維埃」，「蘇維埃」即是僞行政機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之前，毛澤東在江西瑞金落草爲王，一切自作主張，中共中央在上海租界藏匿，對之鞭長莫及，無可如何。周恩來與陳紹禹、秦邦憲等乃商訂制毛之法，派項英去瑞金任中央局書記，先剝奪了毛澤東在黨方的權力，繼而降爲總政治部主任，最後組織僞政權「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簡稱「中蘇臨」），在此之前，共幫並無全國性的僞政權），就推毛澤東任「中蘇臨主席」，成爲僞政權的「元首」，表面看是風光極了，但毛澤東是有苦自家知，完全被排出黨軍圈子，不久周恩來也趕到瑞金，稍遲「中共中央」也遷入，毛澤東失去一切權力，成爲一個傀儡，到了一九三三年共幫在江西受不了國軍五次圍剿，突圍逃竄時，事前毛澤東毫未與聞，到了行動前夕，周恩來與秦邦憲兩大頭目打算把毛澤東留在江西，是經彭德懷、林彪反對，始勉強帶之上路。毛澤東這個「元首」遭遇之慘，可以想見。所以在習慣上，行政部門只是一個執行機構而不是決策機構，在心理上，一般大小頭目皆輕視行政機構。因此，當毛政權成立之初，「總理」這項職位，劉少奇不肯作，朱德不能作，鄧小平、李先念都高崗、陳雲資歷又不如周恩來，

，但除去高崗被鬬時所公佈罪狀，有搶奪「總理」職位的企圖，此外，在任何鬬爭場合中，從未見到有人想幹「總理」的，可知此一位子實在不爲高級毛幹所重，許多人所爭者仍爲「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第三，周恩來有長期利用價值，記得張國燾氏在港時，筆者曾向其詢問周恩來與毛澤東有數不盡的仇怨，周恩來掌權時，不但奪毛澤東之權，且要置毛於死地，何以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奪得權力，竟能重用周恩來，以毛澤東的爲人，有恩尙且當仇報，何以對周恩來竟而以德報怨。張氏當時答覆說：「遵義會議我不在場，詳細情形也不知道，但是有一點可以想到的，就是無論誰當權都會重用周恩來。」張氏這段話，說明毛周關係能以從遵義會議，主從易位之後，一直維持了四十年的眞因。

毛澤東之所以重用周恩來，並非有愛於周恩來，而是不得不用周恩來。當自江西逃到延安之後，擺在毛澤東面前只有一條路，投降。接洽投降，自然要派出代表，此一人選以周恩來爲最合適，以後共軍正式投誠，編爲第八路軍，旋改十八集團軍，轄三個師，又過兩個月，政府又將留在江西的共軍殘餘編爲新四軍，這其間交涉完全由周恩來負責，大體從共軍逃竄到陝北起，到民國三十年一段時間，毛澤東利用周恩來向政府行其詐降之計，三十年至抗戰勝利以後，利用周恩來拉攏左傾分子，向美國欺騙，毛政權成立後，又利用周恩來推行國際統戰，這兩年與蘇俄勢不兩立，又利用周恩來聯美抗俄，由於周恩來的利用價值永遠不盡，所以周恩來的地位也就未受到威脅。

以上三點是周恩來與毛澤東關係能維持四十年的基本原因，但到了今天，形勢全變了。其中最致命一點是周恩來自「十大」之後已坐上第二把交椅，成爲毛澤東死時的臨時接班人。如果毛澤東在文革以前死了，共幫自是實行「集體領導」，劉少奇、鄧小平主黨，林彪、羅瑞卿主軍，周恩來與陳毅主政，雖然集體領導仍是過渡，最後仍要火併，但最初一段時期，彼此還可以相安。如果毛澤東死在重用周恩來，甚至即使林彪「五七一」政變成功，周恩來地位也不會改變，由於林彪小周恩來九歲，林彪決不擔心身後受周恩來鞭屍，只要共幫短期不滅，周恩來就可以富貴壽考。

今天情況則完全不同，如果毛澤東死時周恩來尙在，他可以「第一副主席」身份發號施令，輕易將權力自江青手上取回，然後再從容刨治江青，鞭屍毛澤東，迫害毛氏家族，這都是閉眼可以想到的事。毛江夫婦對此看得比誰都清楚，毛澤東要在有生之年整掉周恩來，已成爲毛江夫婦牢不可破的原則，只是技術方面如何進行，仍在逐步推進，似未有整套辦法。

這次毛幫發動批林批孔，號稱「第二文革」，眞正目標實在是對周恩來，所以一開始就向周恩來放冷箭，攻擊孔子及呂不韋，均點出兩人是「相」，周「相國」，已呼之欲出，到了紅旗發表「孔丘其人」一文，完全是說的「周某其人」，因爲其中所指責的孔子，實際並無其事，如果以指責周恩來，則有憑有據。

例如該文說孔子吃東西糧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細越好，烹調不到家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這些話固然出自論語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但實在也是諷刺周恩來，周恩來不但會吃，而且還能下廚房作，在重慶時，就經常下廚作獅子頭請客。至於其生活之豪華，可舉一事，民國三十四年春，五參政員訪延安，其中有左舜生先生，左先生到周恩來住的窰洞中，發現有一套沙發，大爲驚詫。因爲當時延安對外交通隔絕，只有政府臨時派出飛機去延安載運中共頭目來往，班次甚少，周恩來竟然能從重慶運一套沙發回延安，在那個時代不能不說是極大的奢侈與浪費。

該文又說：「孔子穿黑色的羊羔皮袍，一定配上黑色罩衣，穿白色的鹿皮袍，一定配上白色的罩衣，穿黃色的狐皮袍，一定配上黃色的罩衣。」更是說的周恩來，近二十多年來凡在北平見過周恩來的人，都能證明周恩來的大衣與列寧裝永遠是一個顏色。

如何笑臉相迎，在大庭廣眾之中如何裝出一付老實的面孔，在社會上如何騙取正人君子的美名。」更與孔子無關，完全是罵的周恩來了。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周恩來的行情即顯著下降，到了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訪平，半途周恩來就稱病退出了外交活動，桑戈爾回宴，周恩來未參加，塞毛會談，由鄧小平作代表。接着布圖到北平，此人要算是毛幫一個重要幫凶，將巴基斯坦外交方向轉左的是布圖任外長時，最後牽毛入聯合國，是布圖任巴基斯坦代表團長，曾在聯大用盡氣力活動。但布圖到北平，周恩來未能去接，只能在賓館迎候，陪布圖見毛之後，所有酬酢、會談、公報，都是鄧小平的事。接着塞布路斯的主教總統到了，又與布圖所受的待遇一樣。

周恩來的病頗爲奇特，既未駐院，也未臥床，仍然可以在賓館會談，只是不能參與外交活動，而且病情不增不減，對桑戈爾如此，對布圖如此，對馬卡里奧斯如此，相信馬上突尼西亞的布吉巴到了，還是如此。

最妙的是布圖未赴平前，聽說周恩來病了，要求延期來訪，毛幫卻不肯，一定要布圖如期到訪，布圖到了，周恩來卻不能參與會談，這種跡象可以看出周恩來之病，卽是爲了退出外交活動。

周恩來的職權逐漸轉移到鄧小平與李先念之手，不論是毛的意見還是周的請求，結果都是一樣。若是毛的意見，周恩來被清算卽在眼前，若是周的意見，也不能逃掉被清算命運，因爲毛江都明白，決不能讓周恩來死在毛澤東之後，必然要乘毛澤東在世時整掉他，否則必成爲大患，可能甚於赫魯曉夫。

就在周恩來「患病」之後，極左派刊物已經乘勝追擊，大罵「政治騙子」的「忍耐」是「設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是「窺測方向，選擇時機」，行「韜晦之計」。這一類的話再也與孔子沾不上，就是與林彪也拉不上關係，除去周恩來沒有別人能當此罵，再證以周恩來未「病」之前數月卽走不出北平，可知這一場「梭哈」，已到攤牌的時候了。

揭開中共「第二次文革」眞面目

藤井彰治

最近，「人民日報」上，滿載了不尋常的消息，顯示中共內部，又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

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把毛澤東的「指示」——「把批林批孔鬭爭進行到底！」刊出以後，接着該報又連日以一、二、三版的巨大篇幅來刊登有關闡述這項指示的文章。例如「工農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各級指導幹部，要站在鬭爭的第一線」等。用詞非常激烈，好像一場慘烈的鬭爭，卽將開始似的。

事實上，中共各地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也如火如荼地展開了「批林批孔」運動。

各級黨政軍，以及工農、學生，把日常一般工作拋開，參加批林批孔鬭爭大會、寫大字報，上上下下忙成一團。

在上海，已經禁止外國人進入。黃浦江碼頭和大馬路，已經貼滿大字報。外電也報導在武漢街頭發生「武鬭」。於是，從去年以來，中共醞釀不明底細的事物，在此總算以——第二次文革的姿態，正式揭開了序幕。至於毛澤東的眞正企圖何在，局外人還摸不清。目前，除了從他的瘋狂態度來推斷以外，還沒有更好的辦法弄清他的「底牌」。

事態演變至此，其準備工作似已告完成。它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自從去年八月中共「十全大會」開始，周恩來在「大會」中所作的——「政治報告」，以及王洪文的「修改黨章報告」，都特別強調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和必要性，並且暗示今後必要時還要搞「文革」廿次乃至卅次。再度強調了「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不斷革命」。

因此，違反常情的「反潮流」「天下大亂」，被認爲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從「十大」前開始，「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就拚命的煽動中共幹部的「革命狂熱」。

同時，所謂「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以及「批林批孔」運動，也告登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受到讚揚。這就是爲鼓勵「反潮流」乃至「總造反」而掀起的高潮。

事實上，「十大」以後的北平上空就籠罩着一股難以形容的愁雲慘霧。一般幹部和人民都在惴惴不安，過了今天，不知明天又會發生什麼事情，人人自危，惶惶然不可終日。

這種情勢，就是周恩來在「十大」中所報告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吧！這

的革命行動，把思想、文化、藝術、教育成爲「毛澤東化」，以實現前次文革所未能實現的夢想。這當然是一種不易實現的「妄想」，而中國大陸上的怪現象，就是全部從這裏妄想中產生出來的。

中國大陸所存在的，只有毛澤東的獨裁統治。

日本記者不了解中共內幕

這幾年來，日本的傳播界，對共產中國的情勢，總是作如下的報導：

㈠現在的中共已經脫離了「文革」時期，顯得穩定下來。「日中建交」已實現正是中共「和平共存」路線的確定。

㈡現在中共走的是周恩來路線，是周恩來時代……

雖然表面上的現象，可以如此解釋，但這些人都沒有注意到，最重要的中共情勢的核心。因此最近中共特殊事件的發生，就摸不清根底只好除了敷衍塞責的報導一些片段的新聞以外，一切較深入問題都絕口不談。這也許是日本駐北平的記者有所顧慮，恐怕把事實揭穿，會影響「日中友好」？

日本的傳播界，對於共產主義的獨裁專制，尤其是毛澤東對權力的固執，從來就沒有深一層的瞭解。因此，試問：

「爲什麼？毛澤東自己挑選而且極力培植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會在一夜之間被整肅、被謀殺呢？」

「爲什麼？把使自己毀滅的文化大革命，從新拾起，認爲必要，而且揚言今後還要搞廿次、卅次呢？」

「爲什麼？幾十年來，高擧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最忠實的親密戰友（九大黨章），一夜之間，就會變成『叛徒』、『賣國賊』、『反動分子』？而被埋葬呢？」

「爲什麼？一九六二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毛澤東開口閉口就說：『絕對不要忘記階級鬭爭』呢？」

一定要接受這些過去的事實，而且冷靜的考慮，才能正確的把握毛澤東這個人眞正的企圖，否則就會看錯了中共的形勢。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毛澤東獨裁統治的基礎，並不是很穩固的，而且，幾次發生動搖。尤其是現在動搖的非常厲害。因此近來中共內部，就發生很多怪現象。

毛澤東爲什麼又要發動「第二次文革」呢？這次的鬬爭目標又是誰呢？根據中共過去和現在的情況判斷。只有下述的解釋，才似乎較爲合理。

㈠毛澤東於「文革」騷亂中，把劉少奇以及廣大的老幹部，以「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罪名，加以整肅。他固然使奪權鬬爭成功。但是相反的，他卻失去無可代替的珍寶——也就「黨的人心」，是他破壞了中共黨員對黨的忠誠、向心力和團結。甚至是中國共產黨精神與組織的全部破產。「文革」鬬爭太過於殘酷霸道，不合情理而把無辜的老黨員，高級幹部，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揪出來整鬬。因此，黨內暗地裏充滿了對毛澤東的不滿和怨恨，「黨內人心」冷冷地離開毛澤東遠遠的，不再回到他身邊。因此，毛澤東路線的權威和影響力，就極度下降。數十年來，被他依爲心腹重臣，而且一向忠實支持他的林彪、陳伯達，也唾棄了他，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對於毛婆江青，指揮紅衛兵及造反派，揪鬬、侮辱「長征」老幹部不尋常的怨恨，當然一定會記在毛澤東的頭上。這種怨恨程度，可能遠超過局外人想像之外。「九全大會」以來，毛澤東處處都要強調「團結」即可證明上面的說法。

㈡在「林彪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又整肅了數十名林系高級幹部，因而對中共內部的衝擊可以想像。由此事件而引起軍事領導幹部的不滿對毛澤東的支持，一變而成爲懷疑。而「軍心」渙散，也是無可否認的。尤其是與毛澤東關係最密切的「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以及「總參謀長」，空缺達兩年以上而未補充，更說明毛澤東對軍事的舉足失措。

林彪的武裝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上說明，毛澤東一貫用的手法是「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又拉這個打那個」。軍事幹部們在察覺毛澤東的毒辣手段之後，就各據一方，不再聽從中共黨中央的指揮。最近各大軍區首腦的大調動，就是毛澤東企圖打破這種割據局面的第一步驟。

中共從一九七一年即開始搞——「批修整風」，最近又發展成爲「批林批孔運動」。這段期間，林彪的罪狀堆積如山，但是沒有具體的事實，證明這件罪狀的眞實性。因此，無論在中共軍隊，以及一般黨員幹部和人民，對這件事一直抱有懷疑心理，感到莫名其妙，有些人反而同情林彪的遭遇。因此，越搞「批林整風」，就越顯得毛澤東的冷酷陰險與手段的毒辣。軍心越渙散，人心越背離，這是必然的結果。

毛澤東最大的遺憾，就是「文革」時期，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革命」也就是所謂——「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中途遇到挫折而遭到慘敗。他企圖利用「文革」作手段，用「毛澤東思想」把七億中國人民的頭腦「武裝」起來。以毛澤東思想作爲——「現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的「思想革命」，結果遭遇到廣大黨員和人民「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反抗，而成爲虎頭蛇尾結局。

所謂「路線教育」，經過了七年大力推行，到今天仍不見一點效果。仍停留在「繼續進行」與「試行錯誤」的階段，而在教育工作上，出現全面混亂狀態與顯著的水準低落。

在文藝創作方面，毛澤東認爲也只有江青的八個「革命樣板戲」，此外，就沒有什麼可看的了。至於作家們噤若寒蟬，文化界一片死寂情況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是，以孔孟儒家思想爲核心的中國傳統思想及文化，早已成爲大陸人民生活的原動力，深入人心，牢不可拔。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無法滲透，是爲重大原因。

「批孔」的後果

中共目前的「批孔揚秦」運動，簡單的說：就是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價値觀念、生活方式的——「破舊立新」造反運動。這種瘋狂的挑戰，已往失敗於「人民公社」，挫折於「文化大革命」。這一次是第三次的挑戰。

揭起這次運動序幕的，是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他發表了幾篇文章，就算是給這個運動，提供了理論的基礎。

從去年中共的「十大」以後，「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陸續刊載了很多批判孔子的文章，多半是以楊榮國的文章，作理論基礎。

其主要論點是——成爲孔子思想的「仁」，只是殷周時代奴隸主的觀念，而「忠恕」，也是爲了奴隸主的利益服務。孔子不僅是擁護奴隸制度的頑固思想家，也是古代中國由奴隸制進行爲封建制過渡時期企圖回復奴隸主及貴族階級支配的反動思想家。而秦始皇卻以「焚書坑儒」的手段，粉碎了儒家復活的野心，反對奴隸主的分封制，支持封建制度下的郡縣制，而完成了封建統一國家，被中共讚揚爲很進步的革命措施。

這些事，在中國大陸那邊絕非學術理論上的論爭，而是被用來作爲羣眾性的政治鬬爭的工具。

去年九月廿二日的「光明日報」竟刊載一篇文章說——「兩千多年來，在思想觀念的領域裏，古老的傳統觀念，影響最深，流毒最廣的，莫過於孔子思想」，「因此孔子思想，就成爲上至奴隸主、地主資產階級、乃至劉少奇、林彪之流的騙子——奴役人民作爲精神的枷鎖。並利用它作武器，絞殺革命思想，製造復辟變天的輿論。」

我們則認爲，孔孟之道，「仁愛」「忠恕」「克己復禮」就是作爲一個人，生存於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規範。沒有這些，人類社會就不能存在。因此相信這絕不能以「進步或反動」的政治手段，所能消滅得了的。

劉少奇和林彪，也引用了孔子之言，這就是說明雖然他們是共產主義者，但也是「中國人」的緣故。而毛澤東妄圖抓住他們的片語隻字，就要和孔子一起批判，這簡直是牽強附會，徹底胡鬧。

總而言之，大獨裁者——毛澤東，經過了「文革」與「林彪事件」失去「人心」和「軍心」，毛澤東思想和路線不能扎根。而在內政上，也在實行「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對外政策，也被周恩來的「和平共存路線」，佔了上風，不得不向「帝國主義」妥協靠攏。（秉白合譯）

從電影「艷陽天」

五月一日全港左派電影院放映了大陸「長春電影製片廠」最近攝製的故事片「艷陽天」，這是中共在文革後攝製的幾部影片之一，另有「火紅的年代」、「青松嶺」等。文革時期，中共瘋狂整肅、迫害、屠殺文藝工作者，許多著名電影導演、編劇和優秀演員被鬪爭至死，或自殺，或被送勞改，嚴重地摧毀了大陸電影藝術事業。

文革以來，大陸同胞無戲可看，無書可讀，整個文藝園地顯得一片荒涼、悽慘的景象，大陸人民精神生活的枯燥無味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近「艷陽天」這幾部影片的出現，實質是江青一伙作爲點綴門面而已，並不是文藝解凍的跡象。

「艷陽天」是根據浩然長篇同名小說改篇集體創作的。這部影片描寫的是一九五七年發生在北平市郊農村的故事，那時候正是中共搞農業合作化的時期；由互助組發展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由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時期。影片中的矛盾衝突主要是通過以蕭長春、馬之悅爲對立雙方的代表，來展開一場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鬪爭。通過「東山塢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麥收前後的農村形勢，反映農民要走集體化還是要走單幹戶的問題，展開一場複雜的鬪爭。

讓我們回顧一下一九五七年前大陸農村的形勢吧！當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中共在農村進行了「土改」，讓農民鬪爭地主，槍決了不少人，他們雙手沾滿了血腥，瓜分了地主的土地、房屋和財物，滿以爲從此可以大翻身了，可是才過了三、四年，所取得的土地又被中共統統收歸集體所有，甚至連自己的耕牛、農具、房屋也全被中共併吞了。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切都得聽幹部話，分配的糧食、油料和肉類比單幹時少得多，工作時被監視，受幹部的氣，比過去在地主家幹長工時的生活還要苦。這就是農民普遍消

生活安定，每逢墟日，農村市集熱鬧。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各地農村才開始糧食緊張，結婚不擺酒，親友往來要自己帶糧食，生活貧困，農村市集一片蕭條。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要幹部是共軍的復員軍人，他們回到農村以後馬上身價百倍，以新興奴隸主、貴族的姿態出現，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看見有漂亮的女孩子就強迫人家做他的妻子；看見有漂亮的房子就強佔來住，與民兵、保安委員和鄉黨委等互相勾結，狼狽爲奸，貪污挪用，隔不久就來一次整

影片「艷陽天」極力地把蕭長春塑造成一個大公無私，一心爲集體的人，但是卻又深深地暴露了農民缺糧的情況，暴露了合作化後農村的虛弱本質。例如他把自己家裏的半袋小米送到飼養場去，堅持要飼養員馬老四留下給剛生下的小牲口吃。一天馬老四發現蕭長春的兒子小石頭在挖野菜，從而發現了蕭家缺糧吃野菜的悲慘情景。

僅僅拿出了半袋小米給牲口吃，就要使人吃野菜就要挨餓！這是一個多麼深刻的諷刺！大陸農民的生活貧困、落後，就很徹底地呈現出來了。如果

奴隸並非「奴隸社會」

縉山

讀張柳雲先生「中共批孔中所謂『奴隸社會』」大文後，至感興趣，所以也寫此文。

所有馬克思的著述，皆是從他的固定格式，也就是框框而來，「共產黨宣言」與「唯物史觀」即其代表作。馬氏談西方歷史，知有奴隸社會，但未能研究中國古書，所以也未能肯定中國古代社會是否也有奴隸社會。可是他的著述，皆概論人類社會演變，那麼，西方社會的演變的格式如與東方不同，怎麼辦呢？他也不致於胡說八道硬把東方說成與西方一樣，因此遇到這種場合，他便以「但書」手法，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來敷衍過去。

研究學問的方法，最好用歸納法，這才是夠得上科學，但馬氏不然，他的著述，可以說全是用演繹法，先有主見，然後去找資料證實，「資本論」那部書，就是用此法寫成的。固然，我們該承認他的幻想天才，但非科學家，共產黨人一向宣揚馬克思的學說如何科學，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殊不知百年後，中國出了一個文丑郭沫若，爲了宣傳共產主義，寫了一本「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支持馬克思學說，硬說中國古代有奴隸社會制度。其實，他從「詩經」、「左傳」上找尋的資料，只是說的有奴隸，並非「奴隸社會」，縱然研究殷墟死人的骨頭，也不能證明中國古代眞有「奴隸社會」。從這一點看，郭氏遠比馬氏更狡猾、更不誠實、更卑鄙。

奴隸之爲物，各時代、各地方名稱雖不同，但這種風俗（不能稱制度，滿清有「漢人稱臣，滿人稱奴才」，也只是稱呼的區分，並非制度），我南方北方皆有奴隸，我知福建，到了民國買賣奴婢之風，還很盛行。主人買到奴婢後，只當女傭使用，待到成年時，就讓她出嫁，她與她的家屬還可自由往來，廣東對婢女又不同，主人往往納婢女爲妾侍。何以稱風俗，而不稱制度呢？因爲這是雙方情願，富人爲用人，窮人爲用錢，雖然也有簡單契約，但文字頗含混，決不寫明買賣人口字樣，那是犯法的，而且也無公開市場，只是在茶樓秘密交易了事。國家也有奴隸，最顯著的，是唐代，唐代西征西域，往往把俘虜變做奴隸，稱「崑崙奴」，這不僅歷史有記載，而且還有出土的崑崙奴俑。崑崙奴，朝廷只當做僕人用，爲數也不多，談不到生產工具。西方則不然，著名的古希臘、羅馬、沙俄、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南方，他們皆是把奴隸當做生產工具，和牛馬同樣看待，更有公開的奴隸市場。馬克思說的奴隸制度，是指的古希臘、羅馬時代事，把大批俘虜當做奴隸使用，那才是「奴隸社會」。宣傳要有根據，不能把人當做糊塗蟲，納粹的結局可做殷鑒。說假話，如一旦被揭穿，便再無人相信了。

農民鬬[illegible]

鹿鳴

是眞的！

「艷陽天」使我們懷念中國廣大的農民，同情他們生活的痛苦遭遇，他們已失去了私有的土地、農具、耕牛，成爲中共長期的奴隸，過去那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家樂」的生活情景是不復見了。他們每日除了像牛馬一樣勞動外，夜晚還要開鬬爭會，階級鬬爭的生活已經使人性喪失，毫無人與

路鬬爭，但由於原作者和編導者努力運用黨的基本路線去觀察和概括生活，這就深刻地表明了東山塢的這場鬬爭，其實是整個社會階級鬬爭的縮影。它告訴我們：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基本勝利之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還要進行長期的鬬爭。」所謂階級鬬爭，實際是中共壓迫農民潛在的反抗，農民要土地，要吃得飽、穿得暖，要過自由快樂的日子；而中共卻不許農民過好日子，要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過牛馬生活，這是中共同廣大農民的矛盾和鬬爭。

約在三、四角或六、七角之間。百分之八十的社員在年終結算時，工分不夠抵償配售價值，就欠下大隊的債，因而分不到穀子。目前黑市米每斤三角，蕃薯一元六角。現在是青黃不接時期，農村的糧食更缺缺了，農民生活在半飢餓的狀態中。

電影「艷陽天」使我們又一次地看到了大陸農民的生活情況，深刻地認識走農業合作化是邪路一條，它是中國農民的痛苦根源，中國農民如想得過好日子，只有把土地掌握在自己手裏，也只有推翻中共殘暴政權，才能如願！

無限的感激

谷志蘭

大女兒已於本月三日起程去加拿大了，今天同時收到她旅途中第一站自台北中泰賓館寄來的明信片，及五日安抵多倫多時拍來的電報，多日來的掛慮，總算安了心。

對孩子的遠離，自難免有一份難捨的情感，況且自先夫去世以來，家裏已顯得夠淒涼了！現在大孩子一走，更加多一些寂寞，但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以後就恐怕很難成行，因爲通常能夠移民去外國的，不是有大量金錢，就是要有直接親屬代爲申請。此外，除非本身有特殊技能，但大女兒三者都不屬，這次能這麼順利成行，應該感謝現居加拿大的李士諤先生（即許之遠先生，在「海宇心聲」有「神交五載高義長懷」的追悼文。）

李先生與先夫從未謀面，只是在先夫執行「萬人」編務時，他很賞識先夫那股肯幹的傻勁，以後經過通信，成了神交的摯友。先夫很欣賞他的文學才華，後來，徵得他的同意，委爲駐美加特派員（義務的），有段很長的時期。李先生爲「萬人」寫過不少有份量的海外特稿，甚獲讀者的好評。

我們與李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去年四月間，那次他由台灣回加拿大路過香港時，曾在機場給我電話，告訴我下榻於富都酒店，當時即偕韋兒去看他，雖然我們相談的時間不長，但李先生對我的工作，孩子們的學業，家庭生活的情形，殷殷垂詢，關懷之情，溢於言表。臨走時，他送我們至樓下門口，說：「如果你們有勇氣去一個新的環境中求生活，我以爲去加拿大對孩子們更有前途。」我說：「我那能有這種奢望？」當時我只以爲是一句隨便的話，並沒將它放在心上。

九月間李先生偕夫人再來香港旅行，我除了接機時匆匆一見之外，在他們留港一週中，我們卻再無機會見面一次，因爲我的工作由週一至週六，由朝九至晚五，白天我抽不出時間，晚上他們伉儷的應酬又排得密密麻麻，通個電話，都要在晚上十一時以後，以致我想稍盡地主之誼的心願都不能實現。雖然他們體諒我的境況，但至今我仍覺耿耿於懷，在他們離港前兩天的一個晚上，李先生在電話中對我說：

「明早九時，要韋弦來我這裏，我親自帶她去加領事館辦理赴加手續。」

我驚喜交集的對着電話叫起來：「眞的？」

「大嫂！我幾時對你說過假話？」

此後，我們全家都在等待這個能使我們今後有轉機的消息！

今年一月初，我們順利地接到加領事館發給的簽證，當我寫信告訴他這個喜訊時，他的回信是這樣寫的：

「四月在港與你們見面後，我就立意要爲韋弦辦理來加，因爲事情還未到成功階段，也就不必先說，萬一不成時，免得使你們失望，現在一切總算符合理想了。

大兄逝世的時候，我曾考慮過給你們一筆欵，了卻對大兄的情誼。但後來覺得這樣不妥當，沒有眞正解決了問題，因爲花完了，一家還是牛衣對泣的，必須從基本上解決，培養老大，以後才可以一個接一個的接上來。希望韋弦能早點來，我已爲她在我的地產公司安排了工作，晚上可以繼續他的學業，住處也安排妥當了，一位熱心的外國朋友歡迎她去住。

今天似乎太高興了！韋弦能成行，比我自己成功的事還喜悅，因爲那是一樁對故友有交代的事啊！」

朋友爲我顧慮得這麼遠，設想得這麼週詳，我能用「謝謝」兩字來表達出內心的感激與感動麼？

加拿大尚有先夫生前的好友萬華清先生及瑪加列小姐。瑪小姐十年前來過香港一次，我們雖言語不通，卻保持十餘年的書信來往。先夫在「彈雨餘生」的「奇中奇」會提過我們的交往經過。此外還有許多未曾謀面而又關心我們的朋友，有他們的照顧，對韋兒此行，也就放心了！

人類的同情與互助，往往能使在灰黯中的人重見光明，使倒下的人重新站起！

時間過得眞快，先夫去世轉瞬就三年了！三年來萬人雜誌的成長，萬人協會的壯大，這些都足以令先夫安慰於九泉。

同時，許多熱愛先夫的讀者及朋友們，對我們的支助和關懷，一併在此向諸位致最深謝忱！

胡養之

從地震談到下沉中的上海

近年來，中國大陸上不斷地發生大地震，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地震區域多半限於西南各省，如四川、貴州、雲南等地。但兩年前，有一名北美科學家威爾遜，於訪問中國大陸返回托倫多後，即在「星期六評論」上發表一篇引述中共科學家的文章說：「他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北京區將有大地震。……毛澤東已指示科學院的地質學家集中研究，和預測地震的辦法。……」同時，中共喉舌「新華社」，也會引自一段發表於中共「紅旗日報」的文章說：「自一九五〇年以來，上海市區因為不斷地被抽出地底的水，以供工業應用的緣故，所以加速了這座著名城市的繼續向下沉，因此，上海市的工人單位，和地質學專家幹部們，已費盡心思，想出了各種阻止其繼續下沉的辦法……」

這已充分反映出天怒人怨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在中共血腥統治下二十多年來，不僅是多數的無辜良民被殺死、凍死、餓死！怨氣冲天，誠如漢淮南王劉安諫阻武帝「槍桿子出政權」的奏章所說：「……親老涕泣，孤子呼號，破產散業，迎屍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哀怨之氣，數年不息……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

無怪乎自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大陸以來，水災、旱災、蟲災、風災、地震，以及其他種種自然災害，交相沓至！甚至於連北平、上海等大都市，亦將有被毀滅的可能性！

北平是中共政權的「首都」，據加拿大的威爾遜所說是：「中共科學家擁有估計地震的資料，回溯到三千年以上國大陸上每六年有一次大地震。」但根據中國歷史紀載證明，自十八世紀開始以來，北平地區便已很少地震了。從十九世紀以來，北平地區甚至連輕微的地震沒有發生過。不料於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北平西面的邢台，卻發生一次最猛烈的九級地震，震落了北平市內的屋瓦，牆壁爆裂，像「新海外飯店」那樣的新式建築物都被震至動搖！而中共當局也曾承認：「有三十個人民公社的三百五十個生產大隊被毀滅，估計至少傷亡十萬人以上！」儘盡中共把那次大地震歸咎於天災，可是近十多年來，為防止俄人突襲而藉口儲糧備戰；尤其更把各大都市開掘戰壕道地，及地下城市，豈非導致地震的主要因素？

特別是對於上海市，更不打自招：「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因為不斷抽出地底的水以供工業應用，所以加速了這著名城市的繼續向下沉……」我們知道：在一九五〇年以來，亦即大陸未被赤化之前，上海市早已成為我國的經濟中心，全國最大的工業區，也是世界五大城市（東京、紐約、巴黎、上海、莫斯科）之一，全市面積凡二千六百八十方里，人口達八百萬以上。它原屬江蘇省地，位於黃埔江西岸，與吳淞江會流處。清道光二十二年，以鴉片戰爭的結局，依「江寧條約」開為商埠，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通商之一。國民政府成立，以南京、上海二地重要，乃劃其附近之地隸置南京、上海二市；與江蘇省同直隸於中央。

論形勢，上海地當大江吐納之口，南北洋及歐美往來之衝，吳淞口帶臨江海，實具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八一三」淞滬戰爭，其明證也。論資源，舉長江全域的精華，供其取用，世界各國的商品，經其吐納；並聚世界各地各種族人民，集五大洲的珍異，遂成全世界貿易的中心，經濟的首都，而為遠東的第一大埠。根據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計算的貿易總額，與全國貿易額的比例，會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可以想見其盛況。假使我國不遭受日寇侵略，內戰的摧殘；尤其中共的蹂躪，而能令國家平靖，內地交通便利，農工商業日臻興盛，則其地位之優勢躍為全國的第一通商港埠，也不是不可能的。

就交通方面而言，上海為全國的海航中心。南經香港、新加坡，以至歐洲；東經日本，南太平洋以至美洲；南經廈門、香港以至南洋羣島；均為通外洋的航線，中外通商的要道，自上海北走黃、渤二海諸埠，稱北洋航線；南走東、南兩岸諸埠，稱南洋航線；則為沿海航線，南北交通要道。空航更為發達，航機可以直飛世界各大都市。鐵路則有：㈠京滬鐵路，自南京至上海，並有支路通吳淞，為江南交通要道。㈡滬杭甬鐵路，自滬杭通車後，為南入浙江的要道。公路亦以上海為中心的計有通川沙、南滙、拓林、瀏河諸線。

上海雖為新興的都市，在一百三十多年前，也像香港一樣還是幾個小漁村，一躍而成為最大的國際都市；但它不獨缺點甚多，而且歷盡滄桑！最令人值得憂慮的是上海通海之路，黃埔江及長江口地區，泥沙的堆積，一天多過一天；昔日上海有濬浦局，經常從事濬渫，長期抽出泥沙，卻仍不及其堆積之速；非採用孫中山先生改革上海為東方大港的計劃，整治揚子江口，另闢新黃埔江

以能夠直接泊於岸際，不能成爲一個現代大都市的條件，而終於成爲僵死之港而已。

但是抗戰以前，上海全市計分四區：以中部爲公共租界（舊英、美兩界，其中又分中、北、東、西四區）；及法租界（分新、舊二區）；馬路修廣，廛區整潔，爲商業最繁盛之區；而公共租界中區，尤爲全市的精華所萃。一切行政管理之權，都操在外國人的手中，而爲我國的奇恥大辱！勝利後，這些不平等條約已經分別廢除，租界亦不存在了。舊法租界之南爲南市，卽舊縣城附近地區，城垣早已折毁闢爲馬路，這裏的商業狀況，也很是繁盛。城南的「高昌廟」一帶地區，有江南製造局及造船廠，均具有龐大的規模。北伐成功之後，以製造局常爲釀禍之源，中共特務分子從中搗亂，因之，當局曾一度計劃遷往他處。

舊日公共租界之北爲閘北，商業市場較租界及南市爲遜，而工廠林立，實一工業區域；凡紡織、繅絲、機器、麵粉、印刷等廠，無一不具，而其兵工廠，尤爲我國新工業中之翹楚也。乃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日本帝國主義肆虐，曾經釀成「滬變」，使這個工業區竟成焦土了！

上海市之東稱爲「浦東」，因其沿黃埔江的東岸，故名。這裏雖談不上什麼商業，而其沿江一帶地區，也有新興的大小工廠、倉庫、堆棧，觸目皆是；且其船舶之泊岸彼域者甚多，爲上海附屬的工業及航業區域。上海市西面的「南翔鎮」，傍於京滬鐵路，爲太倉、嘉定至上海之衝。大商巨賈，多卜居於此，富庶埒於浙江的南潯。然至滬變以後，也慘遭摧毁無遺了！

上海市北郊約三十華里爲吳淞，有鐵路相通，由上海至吳淞約半小時可達。吳淞地當黃埔江入長江之口，爲由江入海的孔道。清光緒六年，因中德條約，應許外國商輪寄碇，光緒二十二年乃自闢爲商埠；設有江海分關，以事稽征。其後又設有商埠局，規劃市政。吳淞之北的南石塘，獅子林等地，均築有砲台，統稱「吳淞要塞」，以扼江海關鍵，有沿江第一門戶也。

抗戰初期，由於上海爲我國最大的港埠；加以地近首都南京；且素有「京滬」相聯稱，日軍爲了威脅我首都，而上海首當其衝。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就已陷於日寇的魔掌中了！當時上海市雖未遭受重大的破壞，然因戰爭威脅的緣故，迫使全市的所有大商巨賈，紛紛逃向後方，至令滬全市工商業均陷於癱瘓狀態！在日僞統治上海八年期間，該市的繁榮景象因受打擊，而日本鬼子的殘暴恐怖程度，據一般「老上海」說：「還不及中共於萬一！除了在戰爭期間，寇軍一度屠殺無辜市民外，戰爭行動過去後已不復再濫殺了；最低限度沒有所謂清算、鬪爭、公審、三反、五反等殘酷花樣出現。」所以，上海人認爲中共比日本鬼更兇！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中旬，當日本鬼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上海市區的所有外國租界，亦已全部收回，市民也隨之返回市區，醫整家園，由於上海市遭受戰爭摧殘的程度並不嚴重，故於很短的期間，又呈現了繁榮氣象；尤其在航業方面，比戰前更爲蓬勃。本來是大可以推行其若干建設計劃的，無如中共乘着八年抗戰之後，國家元氣尚未恢復的時機，而實行大舉叛亂！當徐蚌會戰失利後，處心積慮的毛澤東卽密令陳毅的「三野」，首先竊據了上海。自此，使到這個全國貿易中心，經濟首都，再度陷於萬劫莫復的境地！

中共竊據上海之初，爲了要實現其所謂「新民主主義」，一度宣佈保護「一切的民族工商業」。當時的上海市長爲中共「三野」頭頭陳毅兼任，他認爲工商業是中共的經濟命脈，而市區的繁榮也全靠工商業。因之，他對上海若干工商業鉅子，多半加以利用，如前上海「味精大王」吳蘊初，及民族工業家盛丕華等，都被拉去充任了上海「副市長」。當前上海「火柴大王」劉鴻生準備逃走時，也被追回去，加以「借重」。上海市還可以偸聽「美國之音」，許多露宿街頭的人，都未受到中共當局的干涉。

然而，這樣的時光只是曇花一現，大概一年後，中共的僞善而孔揭開了，露出猙獰的咀臉，對市民進行開刀！到處都設有黑獄，使到六、七百萬市民（變色時逃出一部份），有如大難臨頭！什麼「反動分子」、「特務」、「資產階級」、「地主」、「惡霸」、「奸商」、「剝削階級」等等，一大堆的罪名，都加在市民的頭上，而且都被捉進黑獄去，據一位曾經入過黑獄而其後逃來本港的老上海說：「中共在上海覊押了無辜市民的看守所，至少有五、六十處，但是不公開的黑獄則無法統計，差不多每一條街或每一條弄都有。而最大的集中營則分別設在浦東、閘北、吳淞等地，罪名較輕的市民，多半被關在公開的看守所內，每日約有三碗粥充飢；經過若干時候也可以由他的家人出面保釋或予以勞動改造。罪名輕重的則被送進黑獄，等於那人已宣告失踪！因爲被送入黑獄的人，十九是沒命再出生天的；卽使不遭槍決，也會被折磨致死，甚至有些人認爲反正遲早是死的，與其受苦，不如早死還痛快，於是進行吊頸自殺的大不乏人！至於轉到集中營的囚犯，卻比在黑獄好得多。因爲，凡送進集中營的人，多半已被定罪了，長期受奴役而無自由，但可多活幾日……」

不過，就整個上海來說，經過中共的刼殺之餘，早已變成了一個死市！不僅昔日的繁榮市面已消逝無遺，而原有市民也被消滅殆盡！實際上，現在的上海，根本沒有市面了，幾與鄉村無異。據一位在農曆春節返過上海的人士說：「當他進入上海市區的時候，簡直就冷了半截！由於市內已面目全非，過去滿街滿巷都是商店，堆滿着貨物，貼滿着新廣告街招的繁盛區；現在則堆滿了『批林批孔』的大字報。從往日最熱鬧的南京路、四馬路，以至郊區的工人新村，根本看不到堆有貨物的商店；大街上是行人冷落車馬稀，市民的服裝更是一補再補的。委實不能蔽體！聽說爲了歡迎美國總統到上海時，幾條大街稍加粉飾；工廠工人也臨時換上了新衣，普遍的虛僞！」

據說自從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許多的大都市——包括上海、北平在內，爲了防避蘇聯的襲擊，中共到處都挖掘了地道，特別是上海市區內，更把整個掘成了地下城市。因爲上海地勢低，有許多地方是塡海而來的，因此，開掘地窖時，已見泉水湧出，而不少屋基亦發生動搖，故無知共幹以爲下沉了。但上海市面的地基既被挖空，如東南沿海發生地震，該市迅卽陸沉！

三

「牆上的石頭說：『我們是從遙遠的高山那邊來的，火和水鍛鍊了我們好久，不過將我們造成了峭壁，而人手乃將我們造成了一所住宅，你們的子孫在裏面生長，受苦，享樂，得到休息和庇護，學習造我們的主——也是造你們的主——所給他們的功課；但是我們得到今天的地步，是曾經經歷了許多苦難的；火藥曾炸裂了我們的心，利斧劈開了我們的肺，那時我們覺得這樣摧殘我們，是毫無理由的，因爲我們仍在石坑裏醜陋的橫着，毫無用處。後來我們逐漸被人手截成了整齊的石塊，到了現在，我們已經完備了，已經在這裏盡職了。」

「你們卻還在石坑裏，還沒有完備，所以你們正像我們從前一樣，還有許多事情解釋不通，但是有一件事是我們所知道的：有一天，你們將要被神手（非人手）安置在天殿裏作活石。」

批註：一、這又是我二十年來的生活和環境。

二、琢磨成材，試鍊其所必須的經歷。

（民國四十年批註）

四

「『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動搖我。』」

「許多時候，靜比動更費力，靜是力的最高效能，對於那些一無根據的最惡最毒的控告，主始終『什麼都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審判官甚覺稀奇，對於那些無理的侮辱，不堪的虐待和嘲笑，連旁人都會激起忿怒，可是主始終鎮靜，祂大有能力，才能不動，凡曾受過寃枉、毁謗、虐待的，都知道維持鎮靜，需要何等大的力量。」

「使徒保羅不是說：『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傷害我，』傷害是一件事，動搖又是一件事；使徒保羅的心頂仁慈，我們沒有讀到過那一個使徒曾像使徒保羅那樣痛哭過。雖然保羅的心頂仁慈，頂溫柔，但是卻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動搖他。他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不同，他不貪安適，他不以性命爲念，他所追求的只有一件，就是對主至死忠心，要得主的喜悅。」

批註：一、這是二十四年來我的處境，而以近四年爲尤然。

二、靜是力的最高效能，含寃不伸，任人侮辱譏刺，與最惡最毒無根據的控告，都不答辯；始終鎮靜如常，這是何等大力。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日批註）

風雨中的

力於此書不少也。」

由此可知精神力量，是如何的偉大了。亦只有精神的力量，才能戰敵人，爭得最後的革命勝利。

從國父倡導革命以來，已有七十餘年，我們在此期間，不斷地在與敵人戰鬥，有過無數次的失敗，亦有過無數次的勝利，可是到今天不但沒有得到最後的成功，而且在民國三十八年，竟遭受了空前的大失敗。俄帝共黨用最卑鄙惡毒的手段，最殘暴瘋狂的武力，竊據了大陸，我們被迫退到台灣；可是我們並不因此灰心，且深信今日正是轉弱爲強，轉危爲安的機會。經過大難之後，只要我們不向敵人屈服，誓死奮鬥下去，必能愈戰愈強，爭得更大的勝利。因爲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是爲國族**爭**獨立，爲同胞爭自由的正義戰爭。我們靠着革命戰爭一定勝利的信心，**在萬**難中推翻了滿淸，消滅了軍閥，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今日亦是一樣的要靠着這種信心，來打倒俄帝，消滅共黨，不要因爲時間漫長，而動搖自己的信仰。從宇宙眞理上看，一千年和一萬年，同一小時和一天的時間，並沒有什麼不同。在爲眞理而奮鬥的勇士看來，驚濤駭浪和風平浪靜的環境，也並沒有兩樣，因爲眞理是永遠不變地存在於人間的。一個有高度信仰的革命信徒，決不會因勝利而驕傲，亦不會因失敗而灰心，決不會因順利而大意，亦不會因艱險而懼怕；不要爲今晚着急，因爲長夜盡了，一定天明；亦不要爲明天憂慮，因爲苦難終久是要過去的。在革命過程中，決不能以一時的得失，定事業的成敗。我們只要朝着爭取正義的方向前進，那最後的勝利和成功必定屬於我們的！在歷史上亦不知道有多少所謂強國，他們打敗了，也在一天之內解甲而投降。反共抗俄的戰爭，是理直氣壯的正義戰爭，在任何環境中不要焦急，只要堅定信心，不要徬徨，只要繼續奮鬥，到最後沒有不成功的。西諺說：「誰會最後笑，誰是眞正的笑」。

家父曾說：

「事業的成敗與難易，都是由我們自己觀念與心理而決定的，我們切不可墮入魔鬼詭計，自陷於失望的境地。」

民國三十八年，許多人受了共黨含沙射影的惡毒宣傳，對於我的父親發生了極大的誤會和懷疑；一般準備投共的動搖分子，甚至誣衊他爲「和談的障礙」。市虎傷人，甚於蛇蝎，我的父親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結果，中樞無人主持，民心士氣渙散，爲共黨所乘；馴至整個大陸沉淪，使我四億五千萬的同胞，陷於水深火熱的鐵幕，造成了我中華數千年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刼。撫今思昔，創痛鉅深，益覺共俄破壞和分化手段的毒辣兇狠；尤

神，委曲求全，忍受人世難堪的奇恥大辱。各方的毀謗和汚衊，雖同蚍蜉撼樹，對於我的父親個人的人格，固無損毫末；可是，眾口鑠金，使民族正氣不能伸張，國家重心不能鞏固，由此種下了大陸失敗的惡因，這是值得我們反省和警惕的！

我的父親弱冠就獻身革命運動，數十年如一日；如果把那堆積如山的全部史料，整理出來，正不知從何說起？我只好對於我的父親生活史上最艱苦時期的奮鬥經過，作個簡要的敘述；期使國人明白；革命事業的造締，是如何的困苦艱難；一個民族領袖爲了救國救民，又怎樣的忍辱負重。我相信，這對於後一輩的青年，是具有莫大的啓示和教育意義的。

我的父親的思想，是要繼續發揚中國「正統的道德思想」，也就是「王道主義」。這見之於民族政策的，就是：「對外爭取民族自身的獨立與自由，對內實現各民族的地位一律平等。」我們既無向外侵略的野心，亦沒有絲毫排外的因素；只圖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生存和自由繁榮，對於任何外族，都企求其與吾人和平共存，平等相處與互助合作。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也就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眞諦。我們在任何時期，都迫切需要吸取西洋的科學知識與進步技術；但我們絕對不捨棄我們祖先所留傳下來的土地和文化。凡是尊重這個原則的國家，我們皆可與之爲友；這是我們立國的基本精神，也是外交上永久不變的立場。我的父親是擇善固執的人，在半世紀以來，茹苦含辛，冒險犯難，也就是爲着堅守這個立場而奮鬥。瞭解了這一點，那過去我們爲什麼要堅決打倒日本軍閥，現在我們爲什麼要徹底地反抗俄帝；我們爲什麼始終反對開門揖盜的賣國共黨，也就用不着再加說明了。因此，我的父親一貫地主張並希望：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和任何友邦誠意合作。我想凡是有遠見的外國政治家，一定會完全諒解的。

凡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一時的毀譽不足以代表眞正的是非，歷史上有不少的偉人，其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者，亦常以一身盈天下之毀譽；到了最後，事功既成，初志大白，老百姓亦就完全明白他的志節和苦心了。中庸說：「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便是這個道理。

三十九年三月一日，我的父親又受了國人的付託和敦促，認爲還是放不開自己的歷史使命，因而復職。黑夜過去，曙光襲明。

家父常說：「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這就是他革命救國，操心慮患的寫照。爲了使四億五千萬的同胞對領袖的苦心，更加了解，我以爲只有把我的父親從事國民革命的重要奮鬥事實和眞相，公諸國人；因此，我就決意寫這本小書。

一、一位平凡的偉人

寧靜

蔣經國

到中國。有一次他和國父孫先生晤面，向國父提出一個問題說：

「你的革命思想的基礎是什麼？」

國父立刻就回答他說：

「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而予以發揚光大的！」

這個「正統的道德思想」，就是「王道」主義；具體說來，就是「行仁政」；「發政施仁」。

我的父親，是中山先生的信徒，父親的抱負，要繼承中山先生的遺志，完成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換言之，就是要繼續發揚光大這個「正統的道德思想」。

父親說：

「革命的本務，是『行仁』。」

又說：

「革命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

什麼是「仁」？韓愈說：「博愛之謂仁」。所以「仁」的歸根結底，就是「天下爲公」。

「王道」的精神，既是天下爲公的博愛，所以與「以力假人」的「霸道」，是絕對不能相容的。這樣，父親便很自然地成爲半世紀以來，反對共產主義霸道的先知先覺，而且是個站在最前線的反共抗俄的領袖。

一個時代的偉人，他的抱負及他所發覺的眞理，是不容易爲一般人所了解與接受的。這不僅現代偉人爲然，古時大學問家亦常如此。當學人正在開始發現及傳播眞理的時候，不但得不到別人的同情和擁護，而且往往遭受到異常強烈的反對和迫害。舉一個例子來說：十七世紀中葉，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有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名叫伽利略，他是第一個證明哥白尼的「地球繞日」的學說的人。可是，在當時教會的眼光看來，伽利略的學說，簡直是一種「邪說」。伽氏出版了一本書，爲他自己的學說辯護，大家便以爲他是妖言惑眾；教會就把他傳到羅馬去，施以慘酷的刑訊；並強迫他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不再傳授這種犯禁了的學說。這種嚴刑逼供的方法，固然使老年衰病的科學家伽利略屈服簽字，但眞理並沒有向教會屈服；到今天，地球繞日的道理，不但已成爲婦孺皆知的「常識」，並且連教會的信徒也不否認這個眞理了。比伽利略尤爲不幸的，是一位由僧侶出身的科學家布魯諾，他寧可在羅馬受酷刑處死，卻頑強地拒絕翻悔。他是爲他的科學的教義和眞理奮鬥到底，而寧死不屈的。這種「以身殉道」的精神，更足令人欽佩和效法，而家父所最先發覺並堅持到底的「反共」眞理，也必然有一段艱難曲折的奮鬥過程。【二】

彭成慧與高雄

馬森亮

老作家彭老二成慧兄又來遊三藩市了，似候鳥一樣，一年一度燕歸來。

他帶來香港許多老友記的口信和消息，卻沒有他自己的手信，確屬遺憾之至，不過他送給一本近著「楓林拾葉」和三蘇即高雄兄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象」，亦算「秀才人情」。

他說老高托帶書時，極之週到，用紙包了又包，且千嘱萬嘱，要爭取時間，一到即交，大有「臨行密密封，意恐遲遲到」意義。老高眞是唔話得。

我的交友態度頗重現實，只求其「驗明正身」就算，絕不會起清字容才論交，尤其對易涉風流的才子才女型寫作家，從不查問有無「桃色案底」，所以對朋友之底細，十分孤陋寡聞。即以彭老二來說，幾年來都以為他不外是個普通報人，編而優則商的老板階級，未必會寫鷄腸，可能比我更土之包子，就最近經常和他的胞弟老四彭成斌過從，亦未查問過半句。自看了「楓林拾葉」一[illegible]

化鷄的話，那他就是「火鳳凰」，但望此「火鳳凰」不要變做「火麒麟」才可。

八年回歸夢

20

民無信不立

在一九五二年初的一個深夜，陳玲突然大叫肚子痛，大概要分娩了。

當時魏國雄夫婦已經搬走，家中又沒有別人，實在使我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

我想：唯一的辦法是送她入醫院，可

對自己卻完全不同了。有些「領導幹部」利用職權，威迫利誘地姦淫了數十名女孩子，結果並不是「撤職查辦」，而是「批評教育」，「在黨內反省」。據說：「這只是『私生活問題』，並不影響其『革命的堅定的立場』。」

一個「革命者」，連自己的「私生活」也搞不好，怎能希望他「為人民服務」？

在「文化大革命」時，也暴露出各級共黨頭子的極端奢侈糜爛的生活情形了，可是共黨對一般幹部及人民的要求卻完全不同！

在「文化大革命」時揭露出來的鄧小平，其生活是何等糜爛？可是，由於他的「立場堅定」吧，他又飛黃騰達了！在共區，根本就沒有眞理！

陳玲分娩後，便向工商科科長王峯請發保姆費，因為王峯親口保證過她可以有保姆的。然而，王峯卻答道：「根據規定，不能發保姆費給你。我當時答應你，只是想你安心工作罷了。」

既然沒有人帶孩子，又沒有能力請保姆，於是她只好辭職了。

也幸而她辭了職，要不然，她怎能逃脫被鬬的命運？當然，她後來也

現在，我要追述一個惡霸的事了。這惡霸姓陳名楚鏡，在中山一帶，他確是橫行霸道的。在日本侵華時期，陳楚鏡自稱為游擊隊大隊長，霸管公田，侵吞公欵，漁肉鄉民，殺害百姓。

在抗戰勝利後，陳楚鏡因逢迎有術，竟然成為中山第五區的區長。

到了共軍南侵之日，陳楚鏡本可逃到港澳的，可是他竟然相信共黨的諾言：「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

他和共黨聯絡，共黨表示，若果他能「起義」，便是「立功」。

陳楚鏡果然投共了，可是他投共後，便被囚禁在「珠江法院看守所」中，當時「看守所」仍然由「法院領導」，後來才改隸「公安部門」。

我曾在陳楚鏡的鄉中任教，他名義上是陳玲的「族叔」，事實上只是同鄉。對他的欺壓鄉民，我們是不滿的。

有一天，陳玲看見陳楚鏡被押上囚車上遊街，他平日威風凜凜的樣子，已不知那裏去了，他的臉色灰白。

在遊街示眾後，陳楚鏡被押回鴉崗鄉槍斃了。陳楚鏡之死，本來是罪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掛牌」不可。

至於老高的來龍去脈，更加曚查查，他自我介紹是「原籍浙江紹興，在廣州出生，算得上一位紹興師爺」。還聽人說他畢業於廣州大學，可是他在書裏公開坦白，說自己的職業是「賣文爲生，讀過小中大學，俱未畢業」，卽從未拿過畢業證書的讀書人。看來，老高才是眞正不打折扣的「半桶水」。凡在小學畢業的，桶子雖小，還算全桶，他卻小桶中桶大桶都未滿，非「半桶水」而何？萬人傑兄常被人稱爲「半桶水」，冒牌而已，老高才是正牌貨。

老高的確幹着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賣文生涯，乾脆利落，是位有求必應的文化界黃大仙。單靠一支原子筆，竟然從「宇宙洪荒」寫出了「鳥官人皇」，洋房一層層，一座座，我說「高雄的洋樓是用原子筆打樁的」，並非假話。

成慧兄還悄悄告訴：「老高近來亞崩養狗轉性了，居然梳起西裝頭，在平頂上劃分階級，一條羊腸小道，劃出了楚河漢界，而且中間偏右」。

這確是新聞，老高從來是留平頭裝的，十足耕田佬型，而今忽與梳子頭蠟結緣，可能受到壓力或誘力，遙想他每天在「當戶理紅妝，對鏡貼花黃」顧影自憐的時候，又將不知如何之整色整水也。

老彭與老高，都算撈起之人了，老彭手戴着知心朋友送的「活動算盤」戒指，經常「孔雀東南飛」或北飛，不知羨煞多少人；老高譽滿全球，面瘦瘦作了富家翁，若說文化界有文

翔鶴

到街上去，終於在橫街上找到一輛人力車，拉車的工友把車停在他自己的門口。我拍門，懇求他幫忙，才把陳玲送了入醫院。

陳玲入了醫院後，天已亮了，由於入院時太匆忙，所以一切應用的衣物都沒有，於是我跑回月山里替她拿衣物。那時天氣很冷。

到衣物都帶入醫院了，我便丟下產婦，趕回「法院」。回到「法院」時，已過了「學習」時間，剛剛開始「辦公」。

在香港，卽使是最刻薄的資本家，也決不會因此而斥責他的職員的。可是，在「幸福的新中國」，在「解放後的珠江區」，卻不容許這現象出現。

陳海天竟然因此而批評我，說這是「將個人問題置於革命利益之上」，說這是「個人主義」，說我「家庭觀念重」。

難道老婆分娩，送她入醫院也是「個人主義」麼？難道這便是「將個人問題置於革命利益之上」麼？

我還要說的是：在共區八年，我從沒有遲到，也沒有請假，除了這一次以外。可是，就因送老婆入醫院分娩這件事，我的「鑑定」上便增加了一條「罪狀」。

在大陸，「人民的幸福」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根本沒有實在的意義。難道每一個人都捱飢抵餓，每一個人都喫苦，便是「全體人民的幸福」麼？

共產黨對別人的要求十分嚴格，

人情味濃

台灣是一個海島，也許是地理環境的關係，每逢有客從遠方來，尤其是來自海外的歸國僑胞，總是感到特別的親切而禮待有加。因此，去過台灣的人，都會感受到濃郁的人情味。

我相信居住在台灣的人好客，多數是出諸自然的，是交情流露的。

台灣同胞絕大多數是福建和廣東的鄉親，只有少數土生土長的山地同胞。他們曾在日本軍閥統治下，過了五十年的漫漫長夜，直到勝利光復，才重回祖國的懷抱。大陸變色後，追隨政府播遷台灣的忠貞軍民，和島上居民同甘共苦，相依爲命。經過二十四年來時間的考驗，已建立休戚相關的深厚感情，也強化了同舟共濟的道義。所謂患難之交見眞情，也許這也是台灣人情味濃因素之一。

目前，居住在台灣的同胞，籍貫包括了全國三十六個行省及特別市，每一個省市都設有旅台同鄉會，爲旅台鄉親提供最佳的服務，諸如守望相助，患難相扶各項福利措施，在政府的輔導下，有非常顯著的績效。基於愛鄉愛國的赤誠，任何一個省籍的海外僑胞回到台灣去，都會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

台灣的地方語言，只有閩南話、客家話、山地話三種，近年來，由於教育普及，無論是先來後到的島上居民，多以國語交談了。尤其是年青的一代，從幼稚園就開始學習國音字母，大家都講得一口發音特別標準的國語。因此，回國觀光的海外僑胞，不必有言語隔閡的顧憂。就算是英語交談，一樣是到處有咯咯聲。

如果你是個獨佔一味，只會講廣東話的粵籍僑胞，更不必擔心「口啞啞」，爲的是台灣到處都有回國定居的廣東人，不但鄉音未改，就連土生土長的當地同胞，也以會講廣東話爲「時髦」，面對粵籍僑胞特別親切！

粵式的茶樓菜館，在台灣各地特別「吃香」，尤其在台北市的繁榮地區，更是搶盡鏡頭，粉粥飯麵的小吃店，也是十行九舖。擔任企堂的台灣「靚女」，多可以粵語發音了。

台灣各行各業，都有出人頭地的廣東鄉親，還有許多曾叱咤風雲的鄉親先進，在基地上肩挑着重責和大任！

旅居台灣的廣東人，眞是藏龍臥虎，夠得上是威水之人！

徐悲鴻從苦學至成名

王停雲



卽使有天才、還要下苦功

我與悲鴻從民國二年，大家都是十七八歲時起，便在上海震旦大學預科同學；後來在民國九年，又在法國巴黎碰頭，朝夕晤對；及至回國，後在南京的玄武湖畔，成都的少城公園，以至最後一次，民國三十六年在北平的中央公園，這些地方都是我同悲鴻——還有少數文藝界的朋友，散步談心的所在。

悲鴻雖死去多年，而他在吾輩同學中，是一個苦學之士。他不但是從貧寒之家的環境裏苦鬬出來，而且他學西洋畫，也是決心要從古典派裏苦學出來。故悲鴻西畫基礎的深厚，甚爲同學所稱道。

猶憶民國二十五年之春，悲鴻在四川成都，爲周太玄畫一全身立像。太玄出四尺玉版宣紙一幅，身着春綢夾衫，立於悲鴻所據之案前，悲鴻於幾十分鐘內，卽用毛筆淡墨，白描出一個活太玄來！面貌輪廓，長衫折紋，不過幾筆線條，但是生動穩練，而且在兩三筆的濃淡分別中，便顯出光與影來。當時在旁觀摩的成都畫家林君默、張采琴等，無不驚嘆而稱爲難能，殊不知悲鴻此一本領，實從古典派畫法中苦練得來也。

學西洋畫，不能但恃天才，必須於開始時，首先在石膏像上用過一兩年的炭筆臨摹工夫，用最大的忍耐力量，長日長年，不斷的對着羅馬女神像、希臘武士像、蘇格拉底、凱撒像等，用木炭筆去描畫，最後必須把這些頑石畫活，不只是像，而且要有光有影有精神。學西畫不打破這一關，根基便紮

所謂忍耐與時間是成功之本！

悲鴻的天賦並不比別人高多少，然而對於這一種苦學的毅力實在難得。我曾看見他左腋夾着一長條麵包（法國式的麵包），右腋夾着一大捲畫紙，去到藝術學院裏，一面肯乾麵包，一面臨摹人物，起初是石像，後來是人像（男或女的模特兒），歷數年無倦容。院中教授多係名家，感於悲鴻的勤學，也不辭爲之指點改正，悲鴻更爲興奮，用力愈勤，然而長年午餐唯食乾麵包、喝凍白水，悲鴻因之自攖終身難治之胃炎症。

畫館擇畫料、馬苑像活馬

鉛筆畫與木炭畫的工夫同等重要，鉛筆畫分兩種：一爲細畫；一爲寫意。但不經炭木鉛筆細畫之甚深練習，而寫意雖靠天才，偶有獨到，然終不能穩練，禁不起名家的批判。當民十三左右，在巴黎習繪事的中國同學，比較出風頭而與悲鴻相頡頏者有二人；一爲四川開縣人常玉；一爲廣東梅縣林風眠。常、林兩位的天才都比悲鴻爲高，然而都未能對於基本去下苦功。常玉的寫意畫稿，興來幾筆，得意處有時已足令人驚羨，爲西人爭購以去，然而有時亂畫起來，簡直不成名堂。林風眠的粉筆畫，下筆亦聰明可喜，但油畫則殊覺根柢太差。

悲鴻苦練既久，積成鉛筆畫稿甚多，巴黎畫館林立，在孟馬爾特、聖米舍爾等區內，幾乎每街都有，其中各僱一裸體模特兒，或爲身裁窈窕的少女，或爲筋骨畢露的老人，或爲胸臂擴張的勇士，或坐、或立、或臥，每日更換一姿態，陳[illegible]

面，一部或全部，自帶紙筆寫生之，細畫則須竟一日之力，寫意或只數分鐘，我們這些愛好繪事，以賞玩爲消遣者，手中亦執有紙筆，一個上午，可以參觀十個畫館，但未畫也。悲鴻卽於此中選擇畫料，尤喜畫筋骨畢露的老人，或坐或立之全身，或手或腳之片段，彼之畫囊積存不下百餘稿，中多傑作，乃傳爲將來寫油畫鉅製之範本也。

悲鴻以畫馬知名於時。彼在巴黎初臨摹麥錯里之傑作，繼常入馬苑像活馬，取其各態，後又每赴跑馬場作遠寫甚多，故悲鴻之於馬，如庖丁之於牛，奏刀既熟，乃至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所謂恢恢乎遊刃而有餘。可惜回國以後，畫油畫太貴，而且畫時甚多，學西畫者也好以中國毛筆出之，且宣紙水墨，濃筆則易浸成一抹黑。悲鴻畫馬尾，欲象其速而有力，往往以濃墨一筆揮成之，頗難如意。至於學悲鴻或假造悲鴻之馬者，氣力不夠，且不明畫法，胡亂一揮，竟成掃帚，有如假齊白石之活蝦，濃淡都勻化不開，隻隻竟成爲僵蠶耳！

舉出兩小事、足以見性情

與悲鴻有深交者，卽能了解悲鴻爲人忠厚，雖少時貧寒，然係世家子弟，學有根柢，見利不苟，見義勇爲，與朋友交，一味熱腸，所謂「性情中人」甚爲難得。憶及兩事，特爲紀之：

當我與悲鴻同讀於上海震旦大學時，校係天主教所辦，特別重視該校中之紀念日，如聖誕節、復活節、聖靈節等，例必放假一日或三日；特別不重

之同學多半有親友在上海，放假有可樂之去處，而我們北方與西南籍者，放假也無甚熱鬧節目可玩，不過年青人，大家說得高興，不加考慮，便行簽字，翌日一早即相約離校，作吳淞或龍華之遊，不問校長是否贊成罷課與否也。不料發起罷課者起床甚遲，並未離校，一聞校長大怒，點名追究，即相率入課堂，而未請假不上課者，因之一律被校長懸牌開除。

悲鴻本非住校而係走讀生，見此大爲不平，約同學數十人上書校長，爲遠方來上海之同學呼冤，且親見校長，大挨其罵，幸能救回平日操行紀錄尚好之同學十餘人，未被開除。

有留法東北籍同學孫君（忘其名），習法律而愛好繪畫，無多錢購名畫家之眞迹，乃搜求名畫之精印品。此種珂羅版之五彩套色印品，德國與瑞士印得最好，且有印就而經名畫家本人簽字於其上者，索價亦昂。孫君平日常請悲鴻爲之精選，且隨悲鴻赴瑞德，專爲選購名家印品，搜藏甚富。

不意孫君某次因手頭存欵爲友人騙去，日用缺乏，窘困之至，乃出其心愛之搜藏，託悲鴻爲轉賣。悲鴻與孫君交旣久，且有同好，不忍見其割所愛，而自己又窮，無法相助，乃請求同學相知，爲湊足數月用費，貸之孫君，迨孫君歸國後，滙欵與悲鴻，始一一爲之轉還於各同學。

凡此皆小事，然最足以見悲鴻之性情。至悲鴻與蔣碧薇女士之一段婚姻悲劇，中間經過，並不複雜，這一對佳偶終成怨偶，使中間作朋友者費了不知好多精神，結果還是拉不回頭，而告分飛，至今言之，猶令人有餘憾也！

舊歡難重拾、徐蔣終分飛

不錯，碧薇確是棄富室不嫁，而甘與窮光蛋的悲鴻相結合，歷盡千辛，相偕去國，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者。千不該，萬不該，悲鴻不應驚羨女學生孫多慈之才調，而忽然變心，胡亂登報，片面離婚，誠然有罪。然而孫多慈並不愛悲鴻，不告別老師便遠去了，這個女學生可以說是對得住師母的

這一下總應有辦法了，三數人盡其所能，都是與他們倆有一二十年交情的好朋友，而且都是有名的說客，但費了十幾天的游說工夫，總拉不攏來。悲鴻始終不發一言，而碧薇的話也變得很少了。我們三數人只好暫時不管，認爲時間可以消蝕一時的怨恨，等他們倆去各自回想，必然會重拾舊歡的。那知事出意外，終未回頭！

悲鴻畢竟是個忠厚人，當時在我們三人中，會有一人獻計於他，叫他背着我們，私下向太太表示悔過，如戲台上的一樣，說着說着，便跪倒在地，

有效。但是悲鴻不肯這麼做，因爲悲鴻的人生觀是認眞的，不願作假，他還是望碧薇去回想他對她總有一些好處。碧薇則口口聲聲說悲鴻負心，若不是她對悲鴻的幫助和愛護，悲鴻那有後來在藝術界的大名！而悲鴻則同時又濡染名士習氣相當的深，認爲大名又值得什麼！他常愛寫出的一副對聯：「快意難再得；大名多儻來。」悲鴻之醉心於孫多慈，也無非因孫聰明，能得他的書法，至足快意而已。

悲鴻碧薇生有一子一女，子名伯陽，早已由少而壯，故人之後，且係聰明種子，至足念也。

立言

公秀

去年十月二十日，某報報導一名獨行賊行刧金鋪的新聞，說：「他突然從該扎柴心中，拔出一把尖刀，指嚇職員，刧走放在櫃面的一批金鈪及玉鈪後，他意猶未盡，用刀柄猛撞飾櫃玻璃，企圖掠去櫃內金飾。惜因該行前曾被刧，後全部換上防盜玻璃。因此匪徒在無法將玻璃撞碎下，奪門逃去。」

這份「隨風倒報」，一向就以標榜「中立」出名，他底社評一向就不分是非，全無立場的。

發展到今天，竟爲賊人不能隨意掠奪而「惜」了！

該報「社評」早已因追隨潮流而倒向中共，現在是否其社會新聞版也要追隨刧風而倒向盜賊？我想，大概還不至如此罷，那應該是由於疏忽。

我們知道，古人很重視「立言」這件事。例如杜甫，他對於作詩的態度，便十分嚴謹，他說：「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李白就因杜甫作詩的態度嚴肅，寫了一首詩，題目是：「戲贈杜甫」。這首詩說：「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由此可知，杜甫是如何嚴肅地對待自己的作品了。

據唐遺史載：賈島赴京考試，於驢上苦吟，碰見韓愈，沒有讓路，遂被擁至韓愈馬前，原來賈島正在苦吟着這首詩：「閒居少隣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他正在考慮着詩中用「推」字好還是用「敲」字好，故此冲犯了韓愈。韓愈知道了這情形，便說：「用敲字好。」

賈島又會寫了一首詩，題目是「送無可上人」，這首詩說：「圭峯霽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離寺，蛩鳴暫別親。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烟霞約，天台作近隣。」「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這兩句詩，據賈島表示，那是苦吟了三年的結果：「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至於張衡構思十載，寫成兩京賦；文天祥於危難之間，吟出正氣歌。凡此種種，均古人重視立言的證據。

在今日的香港，我們當然不可能太咬文嚼字，但至少不應爲盜賊之失敗「惜」！

記得幾年前，有一份報紙的標題是：「意志堅決，少女尋死。」這樣的標題，實在太草率了吧。

我看美加

【38】

萬人傑

美國巴士

每逢在香港擠巴士，就不由想起在美加旅行的一段日子。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喜歡搭巴士，搭得最多是在洛杉磯和三藩市；在紐約，則是地底火車的常客。

在美國搭巴士，必須自備輔幣，全部是一人控制的車輛。不過司機還要管票，因為美國巴士，如果是同一方向，可以轉車，不必另行付費。如需轉車，在上車付過車費後，向司機討回一張票子，拿這票子可以搭其他車輛。

在美國搭巴士收費雖比香港貴，但路線長，又可轉車，算起來還合理。同時，美國巴士比香港舒適得多，搭客並不擠，多數有座位。車的兩邊有按鈴，下車時，自行按鈴，到站便停車。普通每一街口有一個站，站上必有兩張長椅，供搭客候車。

巴士不收費，巴士上時時見到老頭子和老婆婆，他們不一定要搭車到什麼地方，可能遊車河。年老的人，退休後日子過得無聊，常常要想辦法打發時間，遊車河可能是較好的節目。

開巴士的司機不像香港的肝火盛，他們很和氣，搭客提出問題，多數很有耐心細聽，然後給予詳細答覆。我們初到貴境，一切懞查查，如有這麼幾個大鄉里向香港巴士司機問長問短，一定大感不耐煩；但美國巴士司機給我們滿意答覆，還給我們指點應搭第幾路車。

其中也有例外，我們遇過一名黑人司機，把我們亂指，幾乎回不得酒店。老萬對黑人原無成見，不過他們的服務態度，確比白人差一皮。不只搭巴士這一行，從事其他行業的，不禮貌的態度，也往往引起人們反感。

我曾說過，一位老萬的忠實讀者小方在三藩市當巴士司機，月入

意於這份工作，還送了一本三藩市的巴士路線圖給我，三藩市面積在美國大城市中不算大，比起洛杉磯、紐約差得很遠。但巴士路線竟是一本厚厚的書，太過複雜，雖有了這本書，要靠它搭巴士，恐怕無法搞掂。

他帶我到巴士停車場看過，不用說規模甚大。三藩市沒有地底火車，公共交通全靠巴士，電車只是保留特徵，路線很短，只作為吸引遊客的一部分，所以三藩市巴士較為發達。雖然如此，搭客有時很少，市政府在這方面賠了很多錢。大部分人有汽車，公共交通工具的負荷就不會太重。

美國汽車便宜

美國人飲食簡單，也許因為他們太注意「住」和「行」。一般美國人除把住屋佈置得舒適美觀外，還多擁有一部漂亮汽車（很多人擁車）。

美國大部分人有汽車，不會把汽車視為奢侈品。如不是住在大城市，公共交通工具較為方便，沒了汽車就等如沒了雙腿。人們多住在郊區，所以非買汽車不可。

不過，在美國買汽車比香港簡單得多，買一部八汽缸的美國大車，三千五到四千便可以，名廠出品，設備多一點的當然比較貴，但和香港的售價相差很遠很遠。一部最新型的林肯房車，四扇車門的玻璃是電動的，冷氣可固定冷度，超過便自動停止；不夠時又重開。車內裝置備極豪華，售價不過九千多美元，不到五萬港元。

外國汽車在美售價較貴，最吃香的是德國的平治、保時捷；法國的雪鐵龍；意大利的快意；英國的勞斯萊斯、積加。香港受歡迎的賓馬、愛快、領先，在美國並不多見，反而日本車充斥市面，得勝的窈窕淑女跑車，萬事得的三角引擎，最受歡迎。自能源缺乏，因為日本汽車省油，更加吃香。

福士甲蟲在美國也流行，不過在超級公路上，往往有些巨型貨車或貨櫃車飛馳，這些車輛從旁掠過

走，心理上使人有點害怕。

普通家庭多用美國大車，既便宜又實用。但玩家多數買外國車，開了外國車，顯得特別威風。尤其年青的美國人，對汽車性能多有研究，他們認爲外國汽車多比美國進步，美國只把車身盡量裝大，但求美觀，不顧實際，他們認爲大而無當，多樂於用外國汽車。

星島報美東版主持人蘇國坤兄，在能源缺乏前買了一部新車，這部車子確華麗絕倫，老萬不熟美國汽車，也不知這部車子是什麼名堂，只知它一切自動，特殊設備，應有盡有。這部車子美則美矣，可是大食驚人，每加侖汽油平均只可跑四咪多一點，加滿油箱，轉眼被吸乾。買了不久，美國便鬧油荒，他天天排隊入油，苦不堪言。後來分雙單日，情況好點，但他仍常常因缺油而拋錨，結果，他把車子放在家裏車房內，每天搭地底火車上班。目前，儉油的日本和歐洲小型車，二手貨都非常搶手，美國出品反不受歡迎。

旅行熱

美國人對旅行特別有興趣，所有政府機關以及大機構都有「大假」制度，除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外，每年可獲得一兩個禮拜假期；服務年資久一點的，更可獲得兩個星期以上的大假，讓他們有機會到較遠的地方旅行。

每逢週末，美國的超級公路上，交通顯得特別繁忙。人們大都到別的地方渡週末，有些還一家大小，開了一部後面拖有臥卡的旅行車，到連酒店也沒有的郊區，渡過與塵囂隔絕的週末。晚上，住在臥卡上，住慣都市的美國人，這種生活別有風味。

暑假期間，因孩子不用上課，也是一般人的假期，各地旅遊區顯得特別熱鬧。在檀香山、在洛杉磯的狄斯尼樂園、荷里活影城、拉斯維加斯、華盛頓等處，擠滿遊客，美國本土的人尤多於外間遊客，相信每年美國人花在旅遊方面的錢一定不少。

美國地方大，本國內可遊的地方不少，他們可以每年假期到一個不同的地方。老萬和高雲醫生閒談，他問起我到過及準備去的地方，對我十分羡慕，認爲這些都是美國頂兒尖兒的大城市，他雖然生長美國，也沒機會遊過那麼多地方。尤其在醫院服務後，一年只有一個星期大假，有時忙起來連週末也要上班，因此很難有機會旅行。

美國汽車酒店特別發達，也許因爲開了汽車穿州過省旅行的人多，因此形成此業一枝獨秀。一般來說，汽車酒店的特點是備有廣濶的停車場，旅客把車子停放在那兒，一宿後，又開車續奔前程，非常方便。有些汽車酒店還備有廚房，旅客可自己燒飯，這受到全家旅行的人所歡迎。

開設汽車酒店許多是家庭式生意，沒有侍應生，旅客自己顧自己，因此一般收費較酒店便宜得多，普通每天房租約二十元至二十五元。不過，今日的美國汽車酒店已發展爲企業化，有些汽車酒店在美國各地結成一個網，到什麼地方也有他們的酒店。在美國，假日酒店可說是規模最大的汽車酒店，每一城市甚至較小的市鎮，幾乎都有假日酒店，甚至一個地方有兩間。不過，假日酒店的設備、型式等等，已漸漸不再是汽車酒店，而擠上一流大酒店之列。

新開設的汽車酒店，設備和第一流酒店相差無幾，收費當然也直追一流酒店。有車的人，住汽車酒店方便，沒有車場的酒店，會使你爲那部車子大感頭痛。

老萬遨遊美加六週，走馬看花，所見不廣，所聞有限，只因這是老萬第一次遠遊，大鄉里遊埠，自然覺得樣樣新鮮，因此「我看美加」一寫就寫了九個月，欲罷不能。

現因「萬人雜誌」要騰出篇幅，刊登更有價值的文章，老萬只好讓出地盤。從今天起努力積蓄，希望明年再有機會，到歐洲觀光，歸來之後，就老萬眼光所及，再寫見聞，讓沒有空的朋友，分享遊埠之樂。

「我看美加」，就此結束，再會！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張治中、王世杰覆信到了延安，活曹操看了之後，捧去給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不由得皺起眉頭，說道：「林老，張治中、王世杰這封信，態度忽然強硬起來，不知什麼原因。」

活曹操說道：「據邵力子透露過來消息，國民黨內反對力量太大，他同張治中兩人孤掌難鳴，抗拒不來。」

毛澤東問道：「怎麼辦呢？國民黨硬起來，我們就要退讓，這正是林老你的十二字眞言，硬到不決裂，軟到不吃虧。」

活曹操說道：「目前不宜讓步，照邵力子送來的報告，國民黨內反動勢力太大，我們就算此時肯讓步，依然不會有結果。」

毛澤東說道：「這個怎麼辦呢？」

活曹操說道：「可以在外面用壓力，老狄回到莫斯科始終沒有信來，要想法催催老狄，在上邊用點力。」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說到這裏，我要告訴你，新疆方面出事了。」

活曹操問道：「新疆方面出什麼事？」

毛澤東說道：「盛世才叛變，又投向國民黨了。」

活曹操大吃一驚，問道：「澤民同志及陳潭秋、林基路兩同志呢？」

毛澤東說道：「都被盛世才抓去，大概凶多吉少了。」

活曹操急得連連搓手，問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毛澤東說道：「經過內情我也不太詳細，要等新疆來了人才知道，不過，照我想當是由於上邊對盛世才壓力太重，加之蘇德戰爭中蘇軍又節節敗退，盛世才本是一個投機善變的小人，眼見情況有變，恐怕國民黨將來辦他的罪，所以急急投向國民黨了。」

活曹操點頭道：「主席分析的完全對，不過，這以來卻給我們造成機會。」

毛澤東急急問道：「造成什麼機會？」

活曹操說道：「史大林大元帥的個性我們都知道，決不能容許盛世才背叛，我們可以根據這一點，請求史大林大元帥出兵討伐叛徒，不過……」

毛澤東問道：[illegible]

活曹操說道：「不過，我們的人，尤其是澤民同志還在盛世才手中，逼急了，可能對他們不利的。」

毛澤東大笑道：「這個，林老你就不必擔心了，爲了革命那有不死人的。」

活曹操說道：「可是，主席家庭實在爲革命犧牲太重，開慧同志、澤建同志、澤覃同志。」

毛澤東擺手道：「林老，這不成問題，只要革命能成功，不必說添上澤民，就算叫我再陪上兩個兒子，也不成問題，你不要顧忌澤民生死，我們還是商量怎麼進行吧！」

活曹操說道：「主席這種氣魄，只有漢高祖可以比擬，當項羽要烹太公時，高祖還要分一杯羹呢？」

毛澤東看過西漢演義，對劉邦要分一杯羹的事當然知道，笑着說道：「林老，我那個死鬼老子如在世，別人烹了吃分一口湯給我喝，不加兩塊肉，我還不肯呢？」

活曹操也聽得掀髯大笑，就在這時，江青從裏面走出來，說道：「如果敵人把你老婆捉去烹了吃，你大概還要爭着肯骨頭哩！」

毛澤東連忙說道：「不會的，不會的，有人把你捉去要脅我，叫我怎樣我就怎樣，絕不反抗，可以不革命，但是不能沒有你。」

江青披嘴道：「說得變好聽的，我看見你一提

毛澤東說道：「那是楊開慧，不是你，不能一概而論的。」

活曹操插嘴說道：「江青同志不要多心，主席愛你是眞的，我看得出，你坐下，我們還是談正事吧！」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剛才說的辦法要得，這件事只有找老狄設法。」

江青問道：「誰是老狄，就是那個一喝就醉，一醉就動手動腳的那個大鼻子。」

毛澤東說道：「老狄是我的好朋友，你不要這樣講。」

江青冷笑一聲：「你多幾位這樣的好朋友，綠帽子就多戴幾頂了。」

活曹操笑道：「江青同志，這是你的誤會，平心而論，老狄在蘇聯友人中，還算是規矩的。」

毛澤東擺手道：「話別扯得太遠，林老，你設法與老狄聯絡，請他相機向史大林大元帥進言，出兵打新疆。」

活曹操領命自去安排，果然不到半個月，新疆出事了。

新疆方面問題猶如人患了癌症，自非一朝一夕之事。新疆自從盛世才當了權，對中央實行割據，中央政府命令在新疆完全不能施行，中央人員不能進入新疆。對本省則實行鎭壓，當時在新疆省內各族人士被盛世才屠殺監禁的超過十萬，因此，中央對盛世才固然沒有好感，新省民眾對盛世才更恨之切齒，時刻準備推翻盛世才的暴虐統治，盛世才在內外交困情形之下，不得不賣身投靠蘇聯，公然標榜反帝、親蘇，親蘇當然也就親共，所以當中央軍在江西五次圍剿及兩萬多里長途追剿時，新疆就成了共軍補給站，張國燾一股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西征」，就預備去新疆與盛世才合股，結果經過河西走廊被馬家軍包圍殲滅，只剩下幾百人，逃入祁連山輾轉逃去新疆，也得到盛世才收容，抗戰後盛世才既然一面倒向共黨，就想加入中共，當抗戰開始後，陳紹禹、任弼時經過廸化回延安，盛世才招待陳紹禹與任弼時，當面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陳、任兩人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提出，所有大頭目全表歡迎，毛澤東與彭德懷尤其極力贊成，一致通過准許盛世才加入。但陳紹禹認爲像盛世才這樣大人物，與蘇聯又有密切關係，盛世才入黨必須徵求史大林的同意，當即呈到莫斯科請求史大林核准，誰知呈上之後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中共自不敢催問，就擱下來。

盛世才不明白如此親共，何以要求加入中共竟遭拒絕，就向中共詢問，中共不能隱瞞，只得坦白告知已呈交史大林同志，尙未批准。盛世才曉得其中另有文章，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盛世才自稱有病，去莫斯科就醫，面請史大林核准加入中共。

史大林當時提出一個辦法，着盛世才先加入聯共，然後再轉移入中共。盛世才雖然不願繞這個彎子，但爲了取得共黨黨籍，也就答應了。但盛世才入了聯共之後，史大林卻不准他轉入中共。而派出專人到廸化與盛世才談判，要開採獨山子油礦，盛世才不敢不答應，雙方連合同都未訂，就這麼一句話，便取得新疆獨山子石油的開採權。

史大林並不以獨佔獨山子油礦爲滿足，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史大林又派密使至廸化，面交盛世才一份「租借新疆錫礦條約」文件，內文計有十四條：

第一條：新疆政府予蘇聯政府以在新疆境內探尋、考查、與開採錫礦及其副產有用礦物之特殊權利。

第三條：蘇聯政府有權將其由開採錫礦及其副產有用礦物之產地而得之製成品，或半製品，由新疆無阻礙的運出，並免繳關稅及他項捐稅。

第四條：爲實際施行本租借條約起見，蘇聯政府設置考察與開採錫礦及其副產礦物產地之托拉司，簡稱爲「新錫」。

「新錫」在新疆全境內享有無阻礙的開設分所、事務所及代辦所之權。

第五條：新疆政府在本條約有效期間，應保證「新錫」獲得爲舉辦本條約所載各項工作所需之土地，其中包括森林採伐、煤炭開採、及獲取建築材料之區域，同時新疆政府應將居住於劃撥「新錫」土地區域內之人民一律遷出。

土地區域，由新疆政府按照新錫之請劃撥之，劃撥上地區域時，不應遲延，並須與所提申請完全相符。

第九條：新疆政府應協助「新錫」實現本條約所規定之目標，並不得干涉「新錫」之業務。

第十一條：「新錫」在保衛房舍、建築物、工廠、作坊、倉庫等等，以及保證轉運安全所必須之範圍內，有權設立武裝守衛。

第十四條：蘇聯政府同意由居住新疆境內之公民中選就熟練幹部，其人數與技能種類由蘇聯及新疆政府代表議定。

談李濟深

【一】

這個妄人

商山皓

得鄧鏗賞識初露頭角

李濟深，字任潮，廣西桂平人。生於光緒十一年乙酉，早歲受過軍事教育，頗有軍事學識，身份資格，比過去踞粵的龍濟光爲好。其人品性陰沉，寡言笑，有智謀。民初，絕不見於經傳。由民元至民九，筆者追隨諸先烈之後，奔走革命工作，國民黨先進諸巨頭，大多數均認識，但那時尚不知李濟深在什麼地方。於此可知李濟深在當時國民黨內是後進，資格並不算深。

陳烱明率粵軍東征，佔據福建之漳州，國父調集本黨優秀人才，協助陳烱明，整軍經武，養精蓄銳，以圖大舉。今總統蔣先生，國父重其才能，當時亦由國父派往漳州，協助陳氏。

民九，粵軍由漳州回粵，驅逐舊桂系，此時粵軍的編制，擴編爲兩軍，陳烱明以總司令兼第一軍長，許崇智爲第二軍長，鄧鏗任總參謀長，兼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李濟深初在第一師司令部任參謀，嗣調充團長，是爲李初露頭角之開始。民九，粵軍回粵。民十，粵軍援桂，將陸榮廷打垮，此兩役李濟深均在隊伍中擔任征伐，屢立戰功。鄧鏗將軍瞧得起他，拔陞爲師司令部參謀長，那時的編制，未設副師長，參謀長之地位，等於副師長，在師內儼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先烈朱執信先生，於民九在虎門殉國。朱氏由民元至民九，受國父命，主持廣東方面的地下工作，分設機關於港澳，古應芬是朱先生之文膽；鄧鏗是朱先生之武膽。古鄧二人，分峙朱氏左右，爲之左輔右弼，不分彼此，精誠合作，交誼至篤。李濟深既是鄧鏗將軍特別賞識之人，自然很容易接近古應芬。

古應芬是李濟深二恩人

舉北伐，企圖獨霸廣東，以遂其私。又與華北軍閥吳佩孚勾結，竟欲排擠國父於廣東之外。鄧鏗將軍是惠州客籍人，與陳烱明爲同鄉，陳氏以爲鄧鏗當然是幫助自己人的，不料鄧將軍深明大義，不以陳烱明爲然，時時勸阻陳氏之異動，曾苦口調停，聲淚俱下，陳烱明終不能納。鄧將軍不得已，每將陳烱明的秘密陰謀，據實報告於國父，其態度是向國父一面倒的。陳烱明看見如此情形，大感不安，因統率第二軍的許崇智，既是絕對服從國父之人，而鄧鏗將軍又以總參謀而兼師長，實在是粵軍的核心。

此時鄧鏗將軍在華南的權威，是舉足可輕可重，他若完全倒向國父一邊，陳烱明之勢便孤。陳便接受他的紹興師爺金浩亭（章）所獻之策，使人刺死鄧鏗將軍於廣九鐵路車站。

那時陳烱明是以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以古應芬爲政務廳長，陳烱明是古應芬之學生，對古氏很尊重，李濟深時常趨侍於古氏之門，古應芬乃推薦李濟深接任鄧鏗將軍所遺第一師長之缺。

在民十一以前兩年，李濟深不過浮沉於粵軍中下層，不會給人家重視，自從得古應芬之保薦，榮任師長，李濟深從此始抬頭。故說者謂鄧鏗將軍是李濟深之第一恩人，古應芬是李濟深的第二恩人。

民十一，六月十六日，陳烱明實行叛變，砲擊總統府，李濟深未有從逆，不過袖手旁觀，歛兵退守四邑，保守實力，靜待時局的變化，尙屬無可非議。

是年冬，國父命葉夏聲入桂，徵兵勤王，於是，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鎭寰、劉玉山、陳天太等，會同沈鴻英軍，會師東下，驅逐陳烱明，國父先派胡漢民回粵，俄而沈鴻英鬧出江防會議之變，漢民漏夜督促古應芬前赴江門，成立大元帥江門行營，即以古應芬爲行營主任，收集其他粵系各軍，集中於四邑一帶。於是梁鴻楷、陳可鈺、李濟深、陳銘樞、張發奎、陳濟棠、徐景唐等一大批粵系軍官，鑒於第三師師長魏邦平在穗被沈鴻烈壓迫，全軍繳械，於是一致率兵來會，凡有二萬餘衆，軍威一振，古應芬儼然以文官爲主將。

古應芬於諸將領之中，特別賞識李濟深，當時以大元帥行營主任名義，特任李濟深爲江西綏靖督辦。

十二年春，沈鴻英反形畢露，在廣州北郊之石井墟，宣佈就任北京政府所委的廣東督軍職。

國父乃下討伐令，命滇軍楊希閔擊走之，那時肇慶由沈鴻英的部下旅長張希栻駐守，古應芬命李濟深率兵溯西江而上，張希栻敗走，李濟深即在肇慶就西江綏靖督辦之職。時在民十二之夏初，是爲李濟深據有西江地盤之開始。旋赴穗述職，始由古應芬帶領，初次覲見國父，即此一端，亦可證明李濟深在國民黨歷史之淺。

出現「新桂系」組合

任，付與李濟深。民十二以後之歲月，李濟深皆在肇慶坐鎮，國父可無西顧及南顧之憂。因其時陳烱明的餘孽鄧本殷所部，尙盤據高州雷州一帶地。

十三年六月，國父委任今總統蔣先生爲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開始由本黨直接練兵，至十月，廣州的武裝商團，有陰謀叛變的企圖，阻撓革命，那時國父已帥兵北伐，師次韶州，由胡漢民以廣東省兼代大元帥職權，特調用黃埔新練的學生軍及駐河南之福軍，會同行動，將商團包圍繳械，此時李濟深亦按兵在肇慶，胡漢民未曾動用到李濟深的兵力。

所以由民十二至民十四，整整兩年之內，李濟深坐鎮肇慶，大本營未有使用到他，他亦無若何工作可以表現，肇慶是握兩廣咽喉，南向足以控制高、雷兩屬，政府亦極須他駐兵在西江鎮攝。

李耀漢與李濟深，同是姓李，同是據有肇慶的地盤有年。李濟深便比李耀漢有本領得多，此是李耀漢未有受過教育之吃虧處（耀漢是綠林出身）。李耀漢民五，雖然懂得西向聯絡陸榮廷，南向連絡朱執信，後來取得廣東省長的地位，但不過曇花一現，不久瓦解。李濟深據有肇慶地盤之後，他是陰謀的、有野心的、企圖無限制的發展的。他本身是廣西人，與李宗仁、黃紹竑是同鄉，李濟深鎮守西江之時，李宗仁、黃紹竑在廣西逐漸肅清陸榮廷的舊勢力，在廣西省內，已經能夠站得穩。李濟深的防地，適與廣西毘連，李黃李三人，信使往還，乃有合作的趨勢，所謂「新桂系」的組合，其醞釀是在民十三四兩年，即是李濟深駐守西江之時。新桂系同盟結成之後，其志不在小，他們以李宗仁爲老大哥，由民十二三起，一直至到民三十八止，差不多接近三十年。

筆者尙記得民十二夏間，古應芬先生由江門返穗，特往謁於其私邸，燈下深談，筆者進言曰：「李濟深不過是仲元兄（鄧鏗別字）部下一名軍官，於國民黨未有深長歷史，古先生今以西江防務重責，請孫先生完全付託於他，管見認爲不可不愼，萬一有多少動搖，影響太大，古先生何不酌派二三位親信人員，協助任潮（李濟深別字），亦兩利之道也。」那時筆者本有自告奮勇，再到舊遊之地的意思，不料古先生不以爲然，答曰：「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我於任潮，推心置腹，已在孫先生面前，力保其忠勇可用，若又派員監視，是疑之也，反易使其生二心，故我意不欲派人去」云云。筆者又曰：「古先生的左右智囊甚多，如熊英、陸嗣曾、陸匡文、陸幼剛、程天固、邱金言諸君，均忠誠可靠之士，且現在多未有固定工作，何不選派一二人去肇慶協助任潮呢？」古先生曰：「不必多此一舉了。」此議遂作罷。

筆者燈下所獻之言，未蒙古先生接納，李濟深遂如脫韁之馬，誤入歧途，表面上雖然效命於國民黨，暗中卻進行其「新桂系」大團結的美夢。

古應芬先生是讀書人出身，爲人比較忠厚，以爲李濟深是由他一手栽培出來的，不免信之太過，當時古先生若能委派得力的「長衫同志」，長川駐在李濟深的身邊，若發覺其有異謀，可以規勸他，引導其行正路，萬一李濟深不納，只要能知道他們有組織新桂系的醞釀，即可及早施以對策，後來便可以減少許多麻煩，國民黨演變的歷史，將不是現在的寫法了。自從有了「新桂系」的組織之後，北伐與抗戰兩大役，他們是有功的，但同時亦有一再反動的罪過，屢次中途作梗，其功實不足以補過。

由此觀之，朱執信先生，比之古應芬先生，確是高明得多，民二癸丑之役，朱先生能留下兩隻棋子便能發生作用，發動「屠龍」的事業，古先生不肯落棋子在李濟深的幕府，乃發生「新桂系」的後患，以人才論，古先生與朱先生之比較，優劣判矣。

積極佈置兩廣一家

計劃國家大事，佈置一切用人行政，的確不是容易事，往往棋差一着，後來吃虧即在此。古應芬之於李濟深，全權信託，視爲心腹之寄，以爲如此可收指臂之效，殊不知其結果不然，「新桂系」暗中組成，對國民黨忽順忽逆，延綿二十餘年，「李黃李」三人，離開國民黨，越行越遠，功過不能相抵，可爲長太息也！

言歸正傳，李濟深由民十二至民十四，兩年之內，均駐兵西江，未有擔任過重大任務，坐鎮防地而已。

民十四年六月間，大本營尙未改組，仍由胡漢民任代帥，那時駐粵滇軍統帥楊希閔，桂軍統帥劉鎭寰，有勾結雲南唐繼堯及陳烱明之陰謀，胡漢民在大本營召開秘密軍事會議，今總統蔣先生主張先發制人，謂宜迅速將滇軍解決，以免後患。於是，由許崇智軍會同黃埔學生軍擔任東路；李濟深軍擔任西路，將駐防廣州之滇桂軍東西合圍，滇桂軍二萬餘人，全部繳械解散，蔣先生與李濟深之軍事合作自此始。

至十四年七月一日，大本營改組爲國民政府，汪精衛任主席，將駐粵各路軍隊，改編爲六個軍，以蔣先生及譚延闓、朱培德、許崇智、李福林、程潛，分任一二三四五六軍的軍長，番號稱爲國民革命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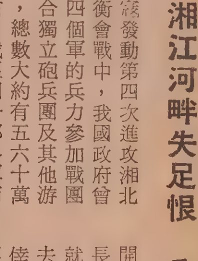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日廖仲凱被刺案發生，胡漢民、許崇智二人先後去職，國府特任李濟深繼任許崇智所遺第四軍長之職，第四軍轄四個師，由張發奎、陳銘樞、陳濟棠、徐景唐四人分任師長，實力甚強。

十五年一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李濟深當選爲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

李濟深榮膺中委及第四軍長之後，更加抬頭，工作更加積極起來。此時李宗仁及黃紹竑，已將廣西完全統一，由李濟深介紹李黃到廣州，謁見廣州當局，李黃表示擁護國府，願意加入國民革命軍陣線。國府乃特任李宗仁爲國民革命軍第七軍長，黃紹竑爲廣西省政府主席，此時兩廣成爲一家。

當時「李黃李」三人，有三角同盟的默契，結成所謂「新桂系」，他們自己有一套計劃，他們比龍濟光、陸榮廷爲聰明，他們看見龍陸二人，先後據有廣東地盤，均是不旋踵即被驅逐，不能久於粵，他們遂改變龍陸的作風，不敢用廣西的兵力，奪廣東地盤，而改爲與廣東政權合作，寧願向外發展，他們改用此項政策，確是比較聰明的。

抗戰武術談



湘江河畔失足恨　岳麓山頭故物情

張仲仁

日寇發動第四次進攻湘北，在長衡會戰中，我國政府曾調集十四個軍的兵力參加戰團，並配合獨立砲兵團及其他游擊部隊，總數大約有五六十萬人馬左右，戰區司令部各軍師分担防守區域的調度，是有鄭重審愼的安排的，將素負盛名的鐵軍，即第四軍担任防守長沙城，這是最重要的任務，該軍軍長張德能，粵籍人氏。第十軍負防衛衡陽城的重任。在所有參加戰役十四個軍的部隊，我國當局所最倚重期望的是第四軍，預料敵軍進攻長沙，有我第四軍的精銳之師，不但能挫日寇的銳氣，還可擊斃部份敵軍於城郊。誰料事與願違，兵敗如山倒，名城輕易喪失，將軍罪無可恕。此次長衡會戰是最令國人痛心的一次戰役。長沙守軍不戰自潰，衡陽守軍雖然死守不撤退，但無增援部隊，亦相繼失守。

長沙失守緣因，是有前因後果的，當時湘江對岸的岳麓山是沙城外圍的天然防線，第四軍派有一師軍隊駐防該處陣地，當敵軍發動攻擊時，當然先到外圍線，守軍立即報告軍長請求加派部隊增援，以加強防守力量。凡在防守戰爭中，除各主陣地守軍外，必有機動性的預備軍，以防各方面的陣地守軍，如受到敵軍進攻的壓力大，即可調派預備軍隨時出動增援。軍部收到呼援後，即派預備軍約三幾千人前往增援。照常理該隊祇須由團長帶領前往就可，但此次出人意料，竟然違反常情，張軍長居然親身出馬領增援部隊去岳麓山，難怪當時全軍舉止失措，盡皆愕然了！最可悲的是[illegible]

開始。當敵軍攻城戰序幕即將展開的嚴重關頭，軍長身負最高指揮的重大職責，他的言行如稍錯一步就會影響全城的安危，怎能輕易離開指揮中心崗位去別地呢！他能升到指揮萬軍的軍長，想來並非僥倖得來，應該明白軍中的規律及指揮全軍行動的重要。然而軍長竟輕舉妄動擅離職守，帶領數千增援部隊開赴江岸碼頭準備渡江，當時一班士兵眼睜睜看着軍長離開城防指揮崗位，都一致認爲是主將怕死，所以藉辭脫逃，心想你都要逃，我爲何不逃呢！致造成在上船時，各官兵爭先恐後不顧尊卑，不理軍隊紀律，秩序已亂得無法維持，在搶登渡船的擠擁中，竟然將平日威風凜凜士兵見了生畏的張軍長擠得跌落湘江河，弄得指揮官變成了落湯雞，狼狽萬分，所有在場官兵目睹此意外發生，忍不住同聲嘩叫，噪音震動整個江岸碼頭區，幸虧當時有眼明手快的士兵將軍長立時救起，才免葬身綠波，這位軍長處此境地，眞所謂尊嚴喪失殆盡。

再說在江岸附近陣地的防守軍隊，突然聽到此數千人同聲發出的嘩叫聲音，不由得大吃一驚，以爲敵軍已攻到了江岸，因此心慌意亂；這就大大的影響了軍心士氣。守長沙的低能失策而未戰先亂，臨到敵軍攻城時，當然已喪失了鬪志，因此不戰自潰，一座歷史名城，輕易的失陷於敵之手。而第四軍自北伐、剿共、抗日、享譽中外的鐵軍榮譽，在張德能軍長一念之差中已蕩然無存！可惜可嘆的是全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數萬官兵的堅強勁旅，未打一場硬仗就此無形瓦解，怎不令人痛惜呢！

長沙防守戰出乎意外的慘敗，因此影響了整個戰局，眞是一着之錯全盤皆亂。當年我身居在左翼地區中，萍鄉縣雖處於戰火流離下，還有一份小型報紙每日或隔日出版一次，將前線各處戰況均有簡署報導，用一句話可形容該次戰役的情況，就是「全戰區陷於混亂中。」事後檢討，長沙淪陷這樣快，守軍未發揮半點擊敵力量，追究責任，當局將第[illegible]

守，喪師失地。」被判上橋伏法槍決，這是軍法的公正審判。但到後來還是有人持異議，批評政府執法有欠公允，該軍長不應槍決，此論調曾發表在本港銷路最廣的一份報紙上，人心偏正不一，言論也不會一致，這是不顧事實眞象，專說風涼話的論調，發此異議之人現正在海外作寓公。

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在抗日聖戰中，軍人守土有責，何況一個身居統率數萬官兵的主將，平日訓育部屬要遵守軍人紀律，爲國盡忠的訓示，軍事常識的理論，頭頭是道，但一旦上了戰場，卻變得毫無主見，輕舉妄動，以致累國累己，國家如無嚴明的軍事法律，怎能鞏固國防，抵抗侵略呢？

當年的第四軍担承長衡會戰中的第一主線任務，在全戰區十四五個軍之中，可以說是軍旅中最光彩的，這是表示該軍是十四個軍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此令人注目的任務，應該是軍長暨全軍官兵最高榮耀，這是報效國家的最佳機會。如果換了一位有機智具作戰經驗的軍長，帶領全軍數萬健兒，發揮鐵軍原有的戰鬥精神，相信憑着長沙城垣的堅固工事，及天星閣等有利陣地，定能重創進犯的敵軍。那時防守部隊預早隱伏在戰壕裏面，嚴陣以待，等候敵軍進攻，日寇的攻擊部隊依賴砲火作掩護，在進攻時目標完全暴露在守軍射程範圍之內，因此不論任何戰役，攻擊部隊的損失總要加倍於守軍，這是必然的事。若遇守軍武器優良，鬪志又高昂，抱着與陣地共存亡的意念，那就隨你敵軍攻擊得如何厲害，往往在經過搶攻衝殺的慘烈戰鬥後，攻擊一方還是不可能越雷池半步。因此在長沙保衛戰役中，如能消滅日寇部份精銳部隊，當可使敵軍銳氣受挫，一方面阻延中線日軍通過，不能會師圍攻衡陽城，同時左右兩翼我國負責堵截敵軍的部隊，既知長沙守軍堅強抵抗中，決不會將堵截的責任放鬆，拚死也不敢讓敵軍暢通無阻的直趨衡陽城郊的。

是此造成長沙淪陷的慘敗，以致引起以後的直線推進，後果是一軍之總指揮太過輕[illegible]

萬人意見

放任市場造成惡果 通貨膨脹經濟蕭條

應及時制訂方案穩定社會經濟

編輯先生：

香港政府向來並無明確的經濟政策，迄未會建立良好、穩定基礎，主要原因，無非沒有原料生產，處於被動的加工地位，先天缺乏經濟成長條件。日用必需商品，仰求於外，以致市場上物價，一直採取放任態度，任由批發商、零售商獲取暴利，甚至於公用事業，必須爭取較高利潤。

香港政府現在仍是採取這種放任貿易態度，於是，投機取巧之輩，乘機滲透市場，一旦倖逞，遠走高飛！如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初，本港股市正在狂熱，各大「財團」企圖牟取暴利，推波助瀾，大放盤口，而一般不明內情人士，目睹其股票暴漲，看作發達之良機，將其一生所有積蓄，高價購入股票，到了股票暴升至飽和點時，游資組成的「大財團」，則將初期大量購入之股票，一齊拋入市場，而盲目者，仍是要購入，至「大財團」前日所購入之股票售清後；再度乘低吸入，一而再，再而三，吸進拋出，其股市價格，有如江河日下，降至票面之下，使一般不知盲目購買股票者，變成「大閘蟹」，虧蝕、破產，兼而有之，一些游資組成的「大財團」，則在香港股市捲了數十億元，此種情形，是放任市場造成了社會不景氣，中下層破產危機，股市暴落後，港府始立法來管制股市，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又有一件投機事，發生在本港，有四個美國人，組織一個「期貨」交易公司，廣事宣傳，大放盤口，導致一般投機港人向該公司訂購期貨，以為有利可圖。但其訂貨之期未屆，而該公司之股東，已將其訂貨之欵，席捲離港。港人在該公司共投資約六百萬元，這亦是放任市場的一種教訓。

然則，港府對於如何發展社會經濟，早就應該制訂方案，不應任由投機分子操縱市場，阻撓社會經濟正常發展，間接導致通貨膨脹。

近來世界各地遭受能源危機及糧食不足影响，各國政府，對於糧食之管制比較嚴密，其目的是維護民生，安定社會。

英國工黨政府，為維護人民生活，曾撥欵五億鎊，作糧食補助金，這種作法，一面是使入口糧食，受到政府管制，使其糧價降低，人民則不因糧價昂貴，而提高工資，工資不提高，則工業產品向外輸出增加，對英國本身有大利無一害，據最近電訊報導，英鎊儲備在四月份增加二億鎊。

由此可見管制市場比放任市場貿易強得多。

港府當局對於現時本港經濟困窘情形，仍未瞭解其癥結，而尤強調放任物價政策，說是適合國際貿易，乃是以貨物成本來計算價格，貨物成本低，在國際市場，自然有了出路。

貨物成本高，欲求國際市場銷路，則難之又難，兼且近來本港百物騰貴，尤其是糧價人為上漲，漲又漲，升斗市民，痛苦難堪，但港府當局，仍未設法將物價管制，任由大商戶叫價，有如入口米商為着大陸絲苗米價高為每擔二〇六元，而工商處則將二[illegible]，事後以工商處五月一日之解釋如下：「例如本年四月份入口價因外在因素影响，大陸絲苗每擔二〇六元，但入口商在該月份，不得以此未來擬定批發價，因為三月份入口價每擔一九三元，二月份每擔一九二元，該月份批發價應以二至四月的三個月入口價平均數字，加以擬定。」

工商處此種解釋，未免太過牽強，須知港府對於入口商之利潤，已經核定為每擔利潤二十元，加以二、三、四月份米價來計算，四月份之來源米價，雖然大陸絲苗高了少許，但以二、三月份之價格來計，亦不會一加就加了每擔十元之多，二、月份每擔已有二十元，如再加上十元，在二、三月份存倉之米，豈不是每擔變成三十元。

如以二月份一七二元和三月份一九三元四月份二〇六元來計，四月份的米，比三月份是漲十三元，但比二月份則漲了三十四元。

如依照工商處規定，則二月份倘

未出倉之米，其獲的利潤是每擔四十元左右，三月份未出倉之米每擔是三十元左右，以二、三月份的來源價計，入口商每擔約獲利潤三十多元，而工商處尚未體察民困，任意將二、三月來價合併提高每擔十元，這種增加入口商利潤，實令任何居民費解。兼且大陸絲苗加價，是吃大陸絲苗者應有之負荷，但不吃大陸絲苗者，亦要加上每擔十元之負擔。工商處此種加價決策，似與事實未符合。

至於來源方面，據五月二日報導：「美、泰兩地報價，每噸尚落六十美元。」而工商處以此種籠統核定每擔加價十元，是為民乎？抑是為入口商利潤而打算乎？消費委員會，理應為居民喉舌，向工商處提出質問其理由何在？

現代各國政府，採取管制貿易政策，是為應因能源危機及糧價暴漲，解除民困而採取的措施，本港政府應因環境潮流的需求，亦應放棄放任態度，採納各國現行的管制政策，安定人心，否則將來香港社會情形之變化，實使人不堪想像！

賀雄五月七日

對人生生死意義洋博士另有高見

在世時多作有益人羣之事，多愛人，快樂與眞正意義卽在。

人傑先生：

贈書「永不死亡的愛」收到拜讀，多謝。

，現執教九龍喇沙書院及浸會學院洋文、洋文學。對你這位自稱「半桶水」十分敬愛。

無神論，盛行一時之存在主義為其一。令郎生前喜愛哲學，對生與死之問題，必有研究見解，不知他曾有結論否？

讀完先生贈書全冊，分別在第二、十五、二〇、四五、五五、六〇、六二、六七、七〇、七二、七六、八〇各頁發現各位持有同見：卽「上天不公平」。

請允許我畧表淺見（並非自以為是，文學博士別有高見可盡答人生大問題）。一、生死之意義；二、世界上是否有眞理公平？

對無神論者：一、人生之最大意義為「人」之尊嚴與愛人及被愛。我們反共就因為他連這一些意義都否定了。可是死是無意義的，死卽代表完平。有生為王子公主，或富有、或聰明、健康、美麗者；其他人相反，或貧窮、愚蠢、體弱或醜陋等，公平何在？

我以天主教教義作根據，敢作解答：

一、生死之間一段人生可比喻為學生之考試期。是手段而非目的。生時一舉一動，思想行為卽學生考試中答題，死卽考試完畢，離開試場，等候成績，宣判上天堂抑入地獄。善者早夭可視為早離試場。天主認為你的成績已令人滿意，早升天堂吧（令郎之例甚多）。

二、如死眞是一切完蛋，那麼人生確無意義，無眞理、公平，許多結

多，你要表現更多，給你少，對你要求也少，善良與罪惡，看每個人所作之努力多少。公平是相對非絕對，學生之目的不該爲考試而考試，人生之目的也非局限於生死之間一段期限。眞正偉大的愛亦非局限於人與人之間，而是天主與人之間的愛。

我好像在向你說教，其實我與你想像的一般教友有基本上之不同。兩月前我痛失別離二十三年之慈母，一年來股市大跌，金錢損失不菲，可是悲痛愌傷是短暫的。在世時多作有益人羣之事，多愛人，快樂與眞正意義即在。如說上天不公是極端誤解，因爲死不是完結而是開始。

我每天工作極忙，時常深夜二時睡前才最後拜讀尊文「牛馬集」。

後學吳中宏敬啓

（五月十一日夜）

跑夜馬省能源 讀者要求評理

萬人傑先生：

我覺得你的寫作，無論在「牛馬集」或發表其他意見的文章，都非常中肯，尤其是對食米入口商專利問題，發揮了很大作用，使當局考慮改善。

現在有另一需要討論的事，是本港節省能源和跑夜馬問題。在觀點上，我們該要怎樣才對？我不懂在這兩問題中作批評和結論，希望你能寫點關於這事的文章。

讀者之一謹上（五月八日）

牛奶公司改善奶產 萬人讀者提供意見

拜讀大作十餘年，欽佩之極。最近批評港府食米政策，更應鼓掌。現奉特有消息資料，以供寫作。

最近牛奶公司鮮奶漲價百份之二十。

牛奶公司之鮮奶部，實爲該公司盈利最微之一部份。香港地價貴、人工貴、廠房貴，港人皆知之。置地公司收購牛奶公司，最主要爲謀其土地。可能將來牛奶公司不獨不加意養牛以增產奶，反而減收地而減產。置地公司幾位董事之一爲箇悅強，彼對物價，牛奶公司政策等，當瞭如指掌。嚴格而言，其傳出之鮮奶，以舊價根本無利可圖，因公司大，皮費重。

過去一年，牛奶公司以鮮奶作「武器」，大間酒店亦被迫，何論小商號？如貴酒店，不售牛奶公司貨者，則以缺貨爲藉口，不供鮮奶，以奶爲

其實應提倡明碼，要其提高百份之五十，但要其付帶條件：一、增加出產，如有商號欲或代售，無條件無限制供應。二、提高水準，其味道不能如今之薄，運輸方法要好。三、如不供應，遇有投訴則罰之。

港人健康好，本港小型公司可生存，同時迫牛奶公司增產而不減牧地，以作炒地皮供置地公司發財。

忠實讀者頓首

（七四年五月十日）

亡友楊燕琼逃亡隕命 但她永遠活在我心坎

亡友楊燕琼是中山縣石岐人。她是一個活潑天眞而又有正義感的姑娘。初中剛畢業，就被共產黨取消了考升高中的資格。失學閒坐在家，成爲「蛀米大蟲」。得賴母親工作養活她，而楊燕琼屢次請求工作，都被共幹拒絕了。而且屢屢迫她到農村中「生根落戶」。她並非討厭農村，而是她看見農民生活像牛馬一樣，整天被共黨奴役，這非人生活，她實在受不了。她一次給我來信時說：「我今天得以生存都賴農作物，農民給我每日應吃的一切。如果農村有自由的話，我一定到農村去。做個爲人類賴以生存所貢獻最大的農民」。從這段話看，她不但喜歡農村的農民是殷實，而且有意做農民。可是在共產黨奴役下，她就失去了做農民的信心。情願做個「蛀米大蟲」也不願爲共黨奴役做牛馬。

人，是要食的，要工作的，父母不能養自己一世，無工作做是行不通。但在全國一個老闆底下，她無法找到工作。坐以待斃，不如一博，逃亡到港澳來找工作，養活自己，遠比依靠母親好得多。

她第一次逃亡，不幸被共黨捕回來，經過數月的思想改造，從「收容站」出來，得到自由後，即給我一信，大致是說：「我進入社會大學，跟同學習了很多對今後前途有很大幫助」。……「我雖然受挫敗，但我心沒有餒，相反的我心更堅定，我一定『東山再起』，請等候佳音」。……「你的朋友和我一起來的，她今次是第三次失手，幹部對她從嚴處理，她眞是命苦。我不迷信，我等她出來養好身體，我一定和她來到你處。……」

從她這封信的含意中，我清楚地知道她是一位有熱情，而又能分擔朋友的苦難。她不僅是現實殘酷社會裏少見的熱心人，亦是現實社會裏最有情誼的人。

十月隆冬，她冒着寒風。負起行裝，為了自由，急不及待地再闖鐵幕。這次她一去不回來了。從此我再沒有收到她寫給我的信，三年後我也沒有收到她的信。她母親也沒有收到她的信，她去了那裏呢？

寒風、大海，你們太狠心了，太無情。把一位有志氣的年輕少女活活地給埋葬。是你們把她害死了。不，應該是共產黨迫害她，使她有國而愛不得，有家居不得，她才離鄉別井，在十月寒冬中逃走。風和海你倆應該幫助她，把她安全送到對岸，讓她得上自由和新生。可是你倆不這樣做。遍做共黨的幫兇，把她吞噬了。

我彷彿聽見她慈祥的母親在夜裏低聲地哭泣：燕琼，燕琼啊！妳究竟去了那裏？為什麼不給我一封信呢？妳很狠心。妳不知道十月懷胎的娘親日夜在思念妳嗎？燕琼！媽求神也望妳能過好的生活。娘可就安心了。更望早日滅毛魔，母女早日重逢。

她娘親最愛的是燕琼，在昇平世界裏，她的娘親當然不讓她走。但在毛魔暴力下邊，不讓她走行得通嗎？可憐的燕琼媽，時至今日還不知道她的愛女早以仙逝了。還整天在念着她的名字，希望早日母女相逢，以知她母親的希望成空。作為朋友的我怎不能為她而痛心呢？但不能告訴她，怕傷她的心，更會導致無謂的死亡。

朋友不貴在多，而貴在知己知彼。我雖痛失她。但她的精神常存。我會永遠用她的精神鞭策我。永不忘記過去的事情。更把亡友的精神發揮到每個僥倖生存的逃亡者的靈魂上去，和我一樣永不忘記過去受共產黨的迫害。

（張文）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巨額捐欵

捐款人	金額
伍卓琪醫師	一千元
梁嘉謀先生	二百元
黃憲中先生	二百元
林　鏗先生	二百元
李　昌先生	二百元
盧　四先生	二百元
譚齡熹先生（美國）	一百元
周韋秀屏女士	一百元
Miss Susana Wong	八十七元九角
郭朱家燦女士	五十元
何志堅先生	五十元
鄭巧英小姐	五十元
麥　潤先生	四十元
許菊初先生	三十元
梁世彪先生	二十元
謝先生	十元

小結：二千五百三十七元九角

連前共三萬五千三百八十一元九角正

上期「梁王培芳女士」誤排為「吳」，合更正，並向王女士致歉。

為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請朋友們鼎力支持！

我，萬人傑，誠懇呼籲各位識與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支持，俾能達到我的理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以推愛及人的精神，紀念亡兒陳孝昌。他長期與病魔搏鬪，用功不懈，學業上有卓越成績。我知道大學裏也有不少和他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環境欠佳，需要得到幫助，一如我的兒女，他們是賴獎學金的幫助，才得完成學業。我雖以賣文為生，經濟能力有限，仍願以爬格子所得，拿出港幣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合共港幣一萬四千元作為基礎，希望熱心朋友本愛心與同情心，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勷善舉，募集一筆專欵，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將邀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士主持其事。目前如有贈欵，請以劃綫支票逕寄本社；以後將在銀行設一專用戶口，代為辦理。我們在本港及外國的朋友不少，希望能就本身能力，使這樁意義深長的事，收到最佳效果。謝謝！

萬人傑謹啓　三月廿一日

親友的熱情

萬先生：

我已收到贈閱的一本「永不死亡的愛」，謝謝。這本書以清麗的文字，表達了偉大的親情，將使孝昌君活在千萬讀者的心坎裏。同時先生的推愛及人的精神，也將引起大家的共鳴。我相信為紀念孝昌君而籌募的助學基金會迅速地成立。

一個在國外留學的中國學生，一方面固然是吸收外國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應該是傳佈中華民族優秀的德性和文化。這點孝昌先生前已經做到，我也為此而敬佩他、紀念他！

（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

× × ×

子儁先生有道：

大雅扶輪，萬人言正。令公子孝昌世兄修文赴召，四海同悼，尙望抑悲，爲國自珍。微欵港幣二百元區區用以響應助學基金，專此敬頌儷安。

× × ×

子儁兄嫂惠鑒：

弟與內子爲响應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特奉支票港幣二千元，區區之數，聊表心意，敬請詧收。惟冀集腋成裘，俾兄嫂倆宏願得早日完成，此頌儷祺。史紀善、郭雪珍仝謹啓

（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

「永不死亡的愛」讀後

駱明

我欣賞萬人傑先生的文章，不單因爲他是時下最有正義感的文人之一；更喜愛他爲大眾所能理解的通俗文字。我常常覺得，與其讀那些舞文弄墨的所謂典麗文章，不如讀萬人傑先生深入民間，跟我們日常生活直接有關的「半桶水」文字。

長期以來，牛馬集是我看星島晚報第一篇要讀的文章。近期使我最感動的是他的「悼亡兒」；最使我興奮的是評論食米問題的文章。它在社會各階層有巨大影响力，並非偶然。

前天，用三角錢郵票換來一本萬人傑先生免費贈閱的書——「永不死亡的愛」，一口氣把它讀完。萬人傑先生說這是他畢生寫得最好的書，我完全同意，而且敢肯定，以後他再不可能寫出這樣一本書。因爲他一生只可能有一次這樣的經歷，這是用眞實情感寫成的書，自然和空中樓閣的小說大有不同。

這本最好的書是「免費贈閱」的，說良心話，如果他拿來賣錢，我樂意花十塊錢買一本。難怪初版一萬冊，一日間便給搶光。幸而我走先一步，否則這篇書評非等到再版後不能執筆。

「永不死亡的愛」分爲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彩色插頁，取材用對比式，如「全家福」「姊弟倆」用新的照片和舊的照片拼合一起，可看得出二十年來他們家庭的輪廓：「姊弟情深」「從幼小到長成」「派對」「父子、母子」等頁，都充份表現天倫的歡樂。「女兒的婚禮」一輯，使人分享了他們喜悅，可惜，那英俊的伴郎，已歸塵土，又使人不勝低徊。加插這些圖片，使人增加眞實感，也可使讀者對他們過去的日子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部份是萬人傑先生的文章，把兒子留學、患病、死亡的經過，以及父子、母子間的情懷，發揮得淋漓盡緻。今天不少父母與子女正因「代溝」鬧得兩不愉快，而老萬父子間的互相了解，可說是父慈子孝，當今之世，實在難得；母愛的偉大，在萬人傑先生筆下，更刻劃得動人肺腑。

萬人傑先生的文字絕不賣弄花巧，但簡樸有力的文筆，句句敲着人們的心房。誰說男人流血不流淚？我雖鐵石心腸，卻無法否認受到萬先生文字的感動，一次又一次的流下熱淚。

流淚？我發覺自己還是個有同情心的人；更大原因是萬先生的文字，至情至性，一字一淚。我讀過不少同類性質的文章，從未試過這樣無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我認爲萬先生這篇在悲慟中寫成的文章，的確能將他的心情表達無遺。

萬先生一向給我的印象是個具有正義感和說服力的評論家，料不到他寫故事的文字感染力是如此之強！

第三部份是一些和萬先生有交情的作家的文章；和他友好、讀者給他的慰問信。這些簡短的文字中，誠如萬先生所說，不少具有很高的智慧。不過，我特別欣賞萬先生千金陳孝晶寫的一封信。清新的文字，她內心的感受，與別不同的結構，我不由稱讚一句「虎父無犬女」！我絕想不到一個多年在外國唸書的留學生，中文寫作能有這樣水準。我經常接到一些赴美深造的舊同學來信，大都是中英文參半，許多中文名詞他們都忘記了，只好用英文塡充。這位才女的文章，流利而富情感，幼時瑣屑的事在她筆下都寫得使人感動，非有極高的寫作技巧辦不到的。我敢說，把她的文字與成名的職業女作家相較，不但毫無遜色，還會顯得鶴立鷄羣呢！

可惜她學的是現代舞，否則大有「繼承父業」的資格。

「永不死亡的愛」雖是一本紀念性的小冊子，我認爲它不但有極高度的文藝價值，還可作爲青年的勵志書籍。陳孝昌君長期與惡疾搏鬪的精神，在病魔的陰影下學業竟有如此超卓成就，這樣一位大好青年，不祇萬先生值得爲他驕傲，也足以作今日青年的榜樣。

我讀完「永不死亡的愛」，急於做兩件事：一件是寫一篇書評，吐出我心中要說的話；第二件把這本書轉贈給我在澳洲讀書的弟弟，我多麼希望自己有個像孝昌那樣的弟弟。

（原載星島晚報）

遺產稅可廢除嗎？

華白

今日世界雖失掉了思想重心，社會混亂一團糟，但人究竟是理性動物，對均貧富這一理想，還是統一的。如何貧富？共產黨的辦法，是把富人殺掉，財產收歸新沙皇及其爪牙，也即新奴隸主。民主黨則是依法用徵收遺產稅、財產稅、所得稅。前者是極野蠻的辦法，和強盜相同，後者卻是十分合理的，決無反對理由，以故今日全世界民主國家，皆一致推行之，這是天公地道，誰也無話可說。

不料今日香港，居然竟有人主張廢除遺產稅。主張的人，若是不識字的下流社會爛仔，那也無話可說，因爲他根本無知識。不，主張者卻是一名流，有種種名銜，那就莫名其妙了。何以名流說出這種話呢？當然也有原因，他之所以當上名流，原是靠他父親的五百萬遺產而來，飲水思源，因此感到遺產之如何可愛。現在他的財產當然不只五百萬，自然想這份財產爲原封不動傳之子孫，也可當上名流，說不定還可獲得更高名銜「爵士」呢，越想越開心，因此趁活着時候，早日提出，成爲法律，後世子孫可得爵士名銜，豈不大大光宗耀祖？此外，我實在再找不出他別的動機。

詩詞二壇

壇主董力行

閒園聯唱有序

一覽樓主　楊海天

甲寅春分前十日郭國彥、何逸夫兩兄携酒持餚共蒞閒園傳杯換盞席間共得一聯各續成律擊節淚吟不知人間大刼國彥兄并贈閒園鶴頂一聯云「閒中輒携酒呼朋暢談今古，園外看峰尖海濶別有乾坤」可謂盛事也。

往跡雲烟總夢牽　我來浮世不知年
香飄大地春如海　人在桃源刼外天
舊燕尋巢語有淚　新詩題血付吟箋
罪功成敗都流水　酒美朋良一醉眠

甲寅春日閒園聯唱

郭國彥

年年同醉杏花天　記否今朝第幾年
座上騷人詩侑酒　案頭逸士墨生烟
名山事業千秋小　文字吾曹一代緣
只笑春風車馬客　不知碧海有芝田

前題

何逸夫

閒園抵掌論今古　屐齒重來又一年
深淺苔痕青入座　有無山色翠籠烟
海天空濶容狂客　詩酒風流續舊緣
十里香飄春爛漫　忘形竟日醉沙田

以上三位詩人，舉杯同醉，聯唱閒園，其中佳句，楊海天「香飄大地春如海，人在桃園刼後天」，郭國彥，「名山事業千秋小，文字吾曹一代緣」。何逸夫「深淺苔痕青入坐，有無山色翠籠烟」，均爲高級手筆，較諸唐宋名詩，並無遜色。壇主評。

杏花樓雅集

吳貴先

春風吹到杏花樓　雅士高人集唱酬
文許宗師詩李杜　才堪輔弼策伊周
懸壺濟世媲良相　勁筆傳名嬾拜侯
盛宴慚無王勃序　不嫌駑鈍續貂裘

讀書感賦

馮萬里

拋諸天上成雲錦　用到人間作玉漿
古聖垂裳堯與舜　先皇革命武承湯
由來郅治稱三代　下世何妨效李唐

前題

馮萬里

抱經守道待時雄　靜養浩然刼隙中
心向江河吞日月　氣漫天地吐霓虹
禮仁揖讓烽烟息　信義倡行社稷隆
一滴楊枝千世界　吾民解慍樂熏風

書懷

馮萬里

拼將熱血復親仇　不靖妖氛誓不休
磨劍江干鋒未試　吹簫吳下志須酬
唐家區宇觀誰屬　漢事昆陽著厥猷
掃蕩燕城梟寇首　槀街高挂萬民謳

萬里先生詩，造句均新，無陳腔舊調，前日稿件失落，玆由補寄而來者，壇主。

清明有感七律

番禺　韓雨化

無風無雨正清明　路上行人舉步輕
揷柳欲遶家室遠　燒香還望祖宗靈
思親只有尋春夢　愛國難忘戰友情
掃墓兒孫何處去　父將美酒醉香城

前題

屈指清明又掃墳　兒孫追遠豈無因
輕寒輕暖鵑聲切　或往或來蝶影新
春去七分花帶雨　節逢三月柳迎人
久居海外深林處　尤勝桃源曩避秦

韓先生詩中佳句：「春去七分花帶雨，節逢三月柳迎人」最好，壇主評。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國慶

蕭希潁

(一)
羈人紙上妄談兵　放眼乾坤一擲輕
把盞莫忘辛亥事　何時再見武昌城
(二)
武昌聖戰義旗飄　從此滿奴帝夢消

招魂之術計難尋　志士仁人共此心
先烈有知應笑我　亡秦三戶證前因
(四)
前因後果甚分明　惡貫盈時必自傾
毛匪已臨癱瘓日　安排勁旅復燕京
(五)
燕京陷匪廿餘秋　暴斂橫征鬭不休
多少無辜遭殺戮　幾人揮淚哭神州

偶感

泰國　一帆

舉頭無語問蒼天　何故鴞兇禍事連
幾許生靈遭刼運　神州北望弔孤魂
相機靜待反攻日　壯志男兒責在肩
腰間拔出龍泉劍　誓斬魔王慶太平

一帆先生，頗具詩才，造句極好，平仄亦知，就是出韻，該詩爲一先韻，韻脚共有五個字「天、連、魂、肩、平，」天連肩在一先，魂在十三元，平在八庚，魂平二字出韻，出韻之詩，不合規律，應買詩韻一本查對之，或用昔人詩末之字作韻亦可，壇主。

甲寅清明感賦

雪梨　林哲齋

愼終追源典失修，
世態旋變沒根由。
皆因毛共倫常紊，
君子難遂報本酬。

詠牡丹

雪梨　林哲齋

稱譽富貴綠葉扶，
不附僞朝狂意圖。
寧願千里受貶謫，
博得留傳遍江都。

林先生學問很好，議論亦佳，作詩懂韻而不明平仄，詩無平仄，卽是七字文，不得稱詩，來稿已久，未便刋登，久置而不明言，林君不知原因，本壇篇幅小而詩人多，又不能每期專向一人解答，亦非一次詳解，卽可明白者，希望買詩韻一本，細閱之，一東至十五刪，均爲平聲，十六至三十，皆是仄聲，研究卽知矣，壇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泰國　龍軌

緬滇原始徑相連　竹幕思開忿著鞭
瘴癘崇丘奔挺進　烽烟火網搶登先
遺民熱血邊疆灑　義士屍骸塞外塡
正氣雷霆驚赤賊　英雄報國志冲天

龍軌君懷滇緬邊境諸英雄詩，極有價值，不讀此詩，則不知二十餘年。國軍同袍。尚有流亡異域，保持我輩軍人偉大人格者，鄙人閱讀該詩，內心無限感慨，對諸位英雄。至深欽佩。

鄙人昔年，研究國防兵要地理，熟知東南亞諸小國，與中國之歷史關係，雖未身臨其地，然對地理、歷史、山川、人物、氣候、物產、險要、民族種類，一切瞭如指掌。

昔年駐軍川西，即擬率部前往，佔有該地，以圖匡復，後以形勢突變，遂不果行，（時中央有佔領西南高原之指示）。

一、緬甸面積，約六十萬方公里。

二、人口約二千萬，多過台灣。

三、緬甸原爲中國領土。「史稱藩屬」，元、明兩朝，派官前往統治，明太祖朱元璋，於緬北麓川，設有衙門，類似今日「總督」，緬南設有宣慰司，有官名「宣慰使」，清朝一度叛變，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派傅恒率兵征討，次年平定之。年年進貢，歲歲來朝。

四、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中英條約，割讓於英，由印度總督管治，英人統治六十二年，於二次大戰後，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恢復自主獨立。

五、人種複雜，民族有數十種之多，緬甸東北與雲南接壤，盛產鎢礦，土質宜種鴉片。

六、北部多山，峰巒峭峙，爲最佳游擊根據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正北爲西藏，東北爲雲南，一旦反攻，可由「保山」「大理」，取昆明。

七、緬甸有「擺人」，最能作戰，即是中國雲南人，若能利用，可得廣大兵源。台灣由飛機空投彈藥即可。

八、華僑約有五十萬人，原籍爲滇、閩、粵，經營米業，經濟力雄厚。

九、留居該地之國軍，應有經濟知識，自足自給，不可種鴉片，應開採紅綠寶石，大塊玉石，運出困難，當就地加工，棄石質而取翡翠，向外換取食糧軍火，擴大佔領地而確保之，建小型機場，及電台通訊，唯一辦法，內結華僑，外通台灣，東聯雲南擺夷及地下反共武裝，西拒甸軍，而保地盤，吸收土著青年入山。必須懂得此法，方可生存壯大。對外交通，尤爲切要。

十、志向要大，如果圖小利而無遠謀，求自保不思擴展，年歲日老，勇氣漸消，若干年後，則老死異域，無能爲也。壇主建議。

渡泰寮湄公河有感

泰國　龍軌

輪舟送渡湄公河　聽却遊人夾語多
兩國臨江心劃界　連天隔岸水同波
身經本世常紛亂　眼見三朝累動戈
四野荒山埋白骨　神州悵望更如何

參加曼谷我國軍校同學校友會感

泰國　龍軌

北去南來誓伐秦　黃炎子弟一家親
連年校友均佼健　此日僑胞復鼎新
那許豺狼當道嘯　何堪豕鼠亂人倫
休忘在莒同堅志　重作征人應早春

龍軌先生，致書鄙人論及作詩平仄之事，茲將要領提出，加以解說，以供參考。

作詩以第一句爲標準，有「平起」「仄起」之分。

平起：即是「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起：即是「仄仄平平仄仄平」

不依此法，則音節錯亂，讀之阻口，不能成詩。例如龍先生，渡湄公河詩第一句：

輪舟送渡湄公河，即是平起，平仄是：

平平仄仄（平平平

由此可知第五字「湄」，不能用，應改用仄聲之字，湄字爲平聲，在「四支」韻，如果用之，是爲

平平仄仄（平）平平　而非「仄平平」

或曰：古人所云，一三五可以不論，湄字在第五字，何以又要論乎？董力行曰：「非也」，第一句第五字，必須要論。雖平仄可以通融，但音節欠佳，讀之不能響亮矣。如在第一字，則影響不大，可以使用，例如：

「仄平仄仄仄平平」（可以用）

第一字，「平」「仄」均可使用，第五字則不可，一定要符合「仄平平」，用「平平平」，是爲不妥。

龍先生渡湄公河詩：是爲佳作，其中有「寫景」，「寫事」，「感慨」，只須將「湄」字調整，「更換」或「搬遷」，擲地可作金聲矣，茲代爲增減一個字如下：

輪舟送渡越湄河

增加一個越，減去一個公字，越字爲仄聲，又在第五字，符合「平平仄仄仄平平」矣。

澳洲林哲齋先生，讀書頗多，學問極大，書法又好。就是平仄未能十分明曉，詩雖好，而未合音節，讀之阻口，似不成詩。限於篇幅，不能每期詳細解答，併此及之，敬希注意。

壇主。

詢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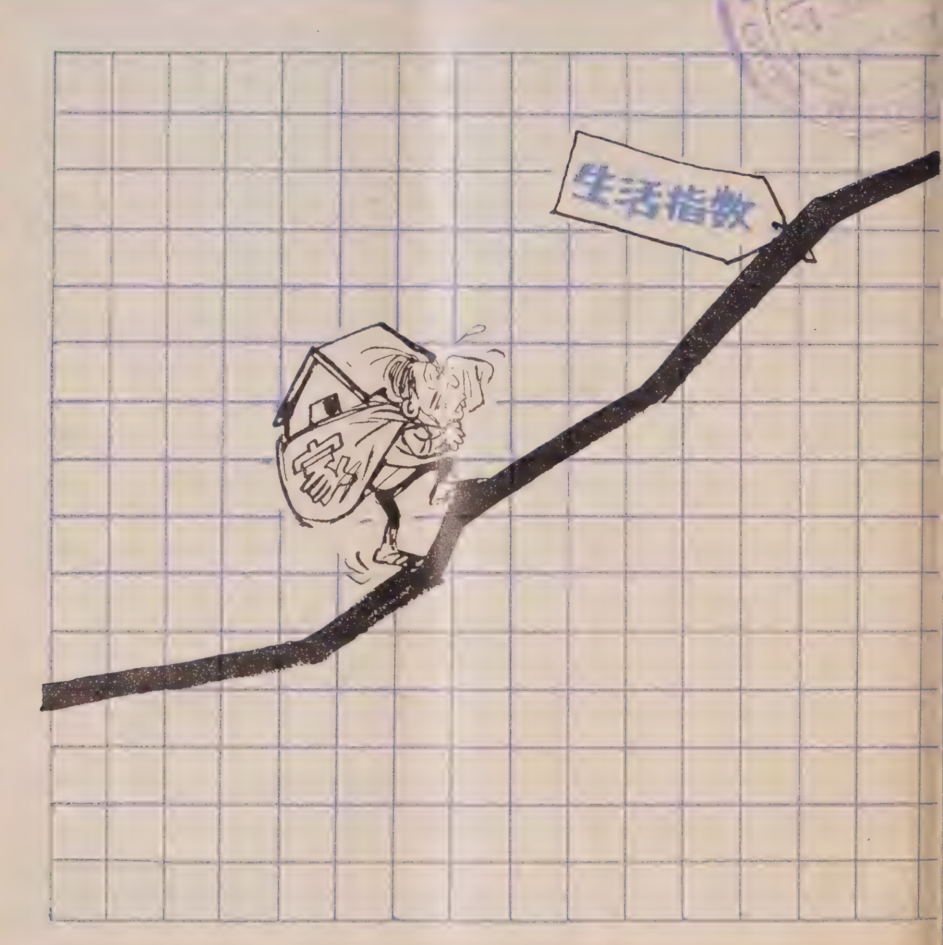
泰國　袁錦雲

香港從前住多年　迄今舊址有否遷
安安公司一叔父　長沙灣道五松然
小姪錦雲汝南氏　羅岡墟下橋那邊
時經卅餘載不晤　作浪飆風阻難全

袁先生之詩，韻爲「一先」，不錯，平仄雖然全部不妥，但詩中含意頗佳，字簡意明，好過新文學臭長語句，詩中只有五十六字，說話頗多，如用白話文。雖五百字說不清楚也。叔父如在香港，見詩可以來函。代爲連絡。壇主。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四期 新47）



「前途？」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四四期(新47)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四期(新47)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五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周恩來是個投機分子

——讀「明報」社評後的一點感想

五月廿三日「明報」以「周恩來是否開始失勢？」爲題發表一篇社評，這是該報繼「周恩來，願你健康」社評後另一個令人拍案叫「好」的「傑作」。這篇社評說：「對於周恩來今日的處境（病了或開始失勢）據說香港人非常關心這件事，許多人都在討論。相信中國大陸上也有無數人在私下討論。如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喜歡周恩來，相信不會是誇張的。如果周恩來健康不好，大家會很擔心；如果周恩來受到政治壓力而失勢，大家會很失望，甚至會很憤怒。我們也擁護周恩來，在幾年之前，我們發表過一篇社評：『周恩來，願你健康』。那是在林彪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之時，我們十分討厭林彪」。

「明報」主筆先生的社評寫得「好」，特別是他在林周二人之間的政治態度表現得旗幟鮮明，一點也不馬虎。他說「我們」「擁護周恩來」，而「十分討厭林彪」。林彪早已死亡，主筆先生既或發揚「打落水狗」精神，今天來說，也是無用的話。可圈可點的是「我們也擁護周恩來」。這個「我們」大概是一種寫作的習慣，因爲，在民主社會是連老婆也不能強迫她與自己「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沒有聽說這位主筆先生在中國大陸上和香港以至有華僑的地方搞過「民意測驗」的玩意，那麼憑什麼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喜歡周恩來」呢？在這一點，套用中共的一句濫調，閣下倒和你「討厭」的林彪一樣，都是憑藉天才的所謂「唯心論的先驗論」者。

社評中用一連串的「擔心」、「失望」和「憤怒」等字樣，表示對周恩來的支持和擁護。問題是，今天發生在周恩來身上的麻煩，如果不是病了而是遭受政治上的壓力的話，那麼就是來自毛江集團，而在「明報」社評中，卻對這個關鍵問題隻字也沒有提。這就充分證明，「明報」的主筆先生不願或者是不敢摸這個問題的核心。這個問題的中心不去觸動他，你就是再「擁護」周恩來，也沒有用，有可能給毛江集團更多的口實打擊周恩來。主筆先生對周恩來豈是「擁護」，字裏行間更可看出對周是既「敬」且「愛」。本諸這種心理出發，還給周恩來出了不少的點子。如建議周恩來「時間精力應當主要花在中國人身上，應當處理中國人的事務」。主筆先生還「總是想，周恩來如果在家裏喝茶賞花，靜坐休息，對國家人民實在有利得多」。中共是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暴力集團，他們不管幹一件什麼事，包括殺人和搜刮在內，無不把「國家」「人民」放在前頭，周恩來當「國務院總理」就幹了廿五年，他如果眞的本着良心「處理中國人的事務」，大陸同胞也不會在「解放」這麼久後，「幸福」得連一條整齊的褲子穿不上，一頓像樣的飯菜吃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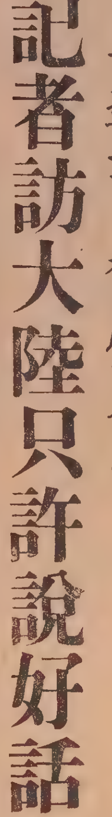
主筆說：周恩來如果常在家裏「喝茶賞花，靜坐休息」，就會對「國家人民實在有利得多」。這只能說是希望「總理」保持「精力充沛」，以便維持「完全健康」，至於對「國家人民」「有利」，眞不知道「利」在那裏？盡人皆知，周恩來在中共上層派系鬭爭中，他自己根本沒有原則，誰強他就跟誰走，所以鬧了個「不倒翁」的綽號。周恩來的心中不用說「國家人民」，就是還有一點是非觀念的話，他就不應該先支持毛林篡奪劉少奇集團，繼又支持毛江整肅林彪一伙。雖然，毛劉林江都不是好東西，都是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但在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卻「永遠正確」，於是他報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票，只此一點就充分證明：周恩來是個投機分子。可能，由於「明報」主筆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才表示對他「擁護」到底。

「明報」社評結尾說：「目前，我們只希望周恩來身體健康，他的政治路線最後得到勝利」。主筆先生，周恩來自己並沒有「政治路線」，有之那就是爲了收拾上次「文革」殘局而搞出的「右傾復辟思潮」。本來，在他的心目中是向毛江表功，然「右」過頭了就等於是否定上次「文革」和向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進攻；結果，老毛爲了扶植江青上台，周恩來這個絆腳石既或不砸爛也非搬開不可。主筆先生，閣下押周恩來一寶輸定了，你對周恩來的一片「赤誠」也白費了！



新聞以外

客氣邀請·翻臉咒罵



記者訪大陸只許說好話

萬人傑

中共客客氣氣邀請香港新聞記者隨同乒乓球隊進入大陸觀光，可是新聞記者歸來後，將所見所聞照實報導，卻受到中共的尾巴報翻臉咒罵。難怪訪問過大陸的人，多數捧場，免惹麻煩。這個年代，肯說良心話的人愈來愈少了！

沒有下文的邀請

好幾年前，一位自稱「和北京有密切關係」的同業，以半說笑半認眞的態度跟我說：老萬，你要不要回到祖國觀光一下？如果有意，我可以替你安排。

老萬笑道：如果觀光還有機會回到香港，而且有說心裏要說的話的自由，我非常樂意有這機會。

那位同業欣然答應，可是直到今天，還沒有下文；顯然，他的所謂「和北京有密切關係」無非招搖撞騙，根本沒有這回事，否則成不成也該有個答覆。

去年有工商界回大陸觀光團成員之一的一位老友記也向我提出，要我參加他們的團。老萬說：我又不是工商界人物，拿什麼資格參加？他說：可以用「秘書」的名義。我提出要求兩項保證。同樣，沒有下文。

朋友知道我這兩回「奇遇」，笑我「嫌命長」。老萬並非吃了老虎膽子，但相信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邀請，一定能夠回來；不過，對「自由說話」這一點，卻沒有把握。其實一切顧慮都是多餘，這些非正式的接頭，根本不可能有下文。

生不逢辰變成黑貨

對老萬說：你沒機會到大陸觀光，總算逃過一次劫難；你去過之後，如不照他們的樣板寫稿，安東尼奧尼的遭遇，也會落到你身上。

「我跟安東尼奧尼不同，我和他的遭遇可能兩樣。」

「難道你會寫比老安拍的紀錄片更適合老毛胃口的文章？」

「我說跟老安不同因爲老安是老八的同路人，他們以嘉賓之禮邀請他去，利用他做國際宣傳工作；要不是批林批孔運動，這部片子會被捧到上天，說它充份表露國際友人的友誼。可惜，這部紀錄片『生不逢辰』，便一下子卻變成黑貨。老萬並非老八同路人，如有機會觀光大陸的新社會，當然依書直說，好的講好，壞的講壞。若是新社會壞多好少，照直道出，一定不符他們的要求，後果必然捱罵……」

如非邀請如何混進？

「對了，我正想跟你談談，你們那位記者高瑞武，現在正受到左派尾巴報全力攻擊，你說講眞話

，其實，如不是北京邀請，誰『混進』去，到了深圳便關起來，還有機會給招待到北京去嗎？」

「既然知道他是『反華』『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記者，又知道他是『蔣幫』教育出來的，爲什麼容許他『混進』記者團？中共的特務工作一向非常出色，每一位團員的底子，沒理由不摸清楚。」

「很簡單，他去的時候並不反華、反人民、反共、反革命；回來之後，寫了『大陸行』，才給他扣上這一連串帽子的。」

「那麼說，如果高瑞武像留美那位『名記者』趙某人一樣識時務的話，有讚無彈，又會受到另一種待遇了？」

「做統戰工作的幹部，邀了這麼一名『反華分子』到大陸，自不免被批到體無完膚，只有拿小高出氣！」

老羞成怒

「他們說，小高根本沒去過桂林，寫桂林的報導是生安白造，那又是怎麼回事？」

「那些尾巴報的文章不是說明了嗎，有些是本報記者署名，有些用小高署名，聰明的左派罵家以爲他們該是同屬一人；但我們同業投稿別報的是家常便飯。老萬也不單獨在星島寫稿，其他報紙雜誌

是有活得手的，千祈不要撈我。」

「我覺得北京太小器，不夠風度，對老安如此，對小高也如此。既然客客氣氣邀請人家，就不該一下子反臉，破口大罵。有此前例，以後的『邀請』，誰還敢自討沒趣？」

講粗口豈能成罪狀？

美國水門事件鬧到高潮，有人說這是民主國家的好處，有人認為喪失國家尊嚴，見仁見智，且別管它。

在一連串攻擊尼克遜的文章中，竟把「講粗口」列為他的罪狀之一。並引述其他白宮官員的話，也有粗口的詞彙。

講粗口而列為罪狀，未免吹毛求疵。本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必挑到講粗口這雞毛蒜皮的事情。

尼克遜講粗口，老萬沒機會聽到，在螢光幕上看到他演講，當然不會滿口生殖器。訪問北平，和毛澤東、周恩來握手言歡，也決不會講句「你老母」，即使喝了兩杯茅台，也不致媽媽聲。

大概，在尼克遜公餘的時間，或者對他的下屬，偶然炒蝦拆蟹，其實，這是人之常情，在情緒激動時，老萬許多斯文朋友也偶然會來一句他媽的。尼克遜亦人也，有時不免露出本性。

在某些場合，如果不講吓粗口便不夠氣氛。聽過一個故事，舊時的名士，跟太太敦倫，因為他們講禮儀，動粗不得，於是男的對女的說：「夫人請！」女的也對男的說：「相公請！」這樣才幹起來，試問還有什麼情趣？

在應該動粗的情況下，斯文不得。只要他在外邊沒有失去大人物風度，誰也不該管他的私生活。相信寫文章攻擊他的人，給惡狗咬了一口，也必怒目而咒：「冚家剷！」

李福林對大學生訓話：「我未讀過書也做到總司令，你們都是大學生，一定比我叻得多。俾的心機啦，契弟！」

沒有人罵李福林，而且說他的演講有力，眞情畢露。大學生雖不是他講粗口的對象，但他本身是個老粗，這樣才能表現出眞我。

當年十九路軍抗日，打勝仗全靠一句「丟那媽！」講粗口有鼓勵士氣的作用。

官海浮沉令人感慨

美國前副總統艾格紐下台後，悄然跑到雅典，在希爾頓酒店酒吧喝着酒，侍者請他聽電話，也不知道這位客人是過氣大人物。

艾格紐一九七一年曾訪問希臘，當時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並給他頒授了一條雅典市的榮譽鑰匙。

他原籍雅典，住在希爾頓酒店一個普通房間。但三年前他以美國副總統身份來訪時，同是一間酒店，卻為他預備了全層樓。因為除了他，身邊還有來自美國及希臘本地的大批保安人員。

眞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當然，人們對你的尊重，視乎你的地位而定。一個副總統和一個普通商人，會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如果艾格紐睇唔化，就是自尋煩惱了。

在政壇中，一起一跌，不足為喜不足為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批鬬得體無完膚的走資派頭頭鄧小平，他的遭遇和艾格紐剛好相反，居然鹹魚翻生，不但代表了中共出席聯合國，還在毛澤東書齋裏，參加了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圖，要不是老毛睇起，他永遠不可能得到這「榮譽」。

艾格紐會不會像鄧小平那樣，也有鹹魚翻生之日？老萬可以斬釘截鐵的答曰：沒有。理由是艾格紐已失信於美國人民，他要再在政壇上活動，註定難得人民支持。但毛澤東忽然心血來潮，想用某人來制某人時，鄧小平就可以由階下囚變成座上客。

艾格紐沒有這樣機會。

艾格紐完蛋了嗎？未必，這只表示他在政壇上已沒了前途，但他現在是個商人身份，生意順利，可能盤滿砵滿。在共產國家內就不可能有此機會，如果老毛要把你打下十八層地獄，你就不可能「改行」。

這是自由國家與共產獨裁國家不同之處，孰優孰劣，讓讀者自行評定好了。

政治頭頭今年多數行衰運

近來政治頭頭不少行衰運，法國的龐比杜瓜直，使法國又一次陷入政治危機中。左派勢力會更加抬頭，一向喜歡唱反調的法國，今後和西方國家可能更不合作。

西德布蘭特政府，因東德特務蓋勞姆的潛伏，以及布蘭特曾跟一名東德女間諜有染，弄到他非辭職不可。今後西德的政局，恐怕再不會像從前那麼穩定。

加拿大總理花花公子杜魯多，因國會投不信任票而辭職。他雖然還是要競選，但加拿大政局恐怕難免有一次轉變，杜魯多的戀棧，未必成功。

葡萄牙的獨裁政權被推翻了，以前禁映的差利諷刺電影大獨裁者也可以在里斯本放映，顯示葡萄牙已眞正的走上民主之路了。

冰島的左翼政府也垮台了，約翰尼森辭職，提前舉行大選。垮台原因是「經濟問題」，和杜魯多可說同病相憐。

最頭痛的可算尼克遜了，他目前正徘徊於被彈劾和辭職兩者之間，他雖然善於扭計，又有基辛格替他度橋，但恐怕難逃彈劾一關，如果他決定不辭職的話。

做政治頭頭並不是簡單的一回事，他們這一班都是風雲人物，可是逃不過厄運。

有人說，如果在共產國家，就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你看，狄托做了多少年，毛澤東做了多少年，他們還要幹下去，誰來彈劾他們。

其實，這是知一不知二，在民主國家，即使垮台，也可以像杜魯門、詹森那樣，同去做生意、耕田，如果在共產國家垮台，便分分鐘有生命危險，連性命也垮埋。

當家作主，小如家庭，大如國家，都一定有好處，否則不論共產，民主國家，人們就不會那麼熱中做當權派，任何政制都是「話事」的人「惡晒」。

變與不變

繒山

蘇軾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前赤壁賦）。

這幾句話給世人以很大啟示，宇宙間的事務雖繁鉅，使人眼花撩亂，不知所措，但總脫離不了以下兩原則：卽一是「變」，一是「不變」。我們只要根據這種原理去觀察今日紛亂的世界，自然便容易瞭解其發展、演變、和結局。因述變與不變。

變

在論變的哲學中，就我國說莫過於「易」。易就是變。易最根本原理，為陰與陽，符號為「一」代表陽與「--」代表陰，這兩種

新舊約的伊甸園故事，或達爾文與老少赫胥黎的進化論，皆未離開此原理。

故變是自然現象，無法避免的，不必憂也不必懼，只要靜觀其變，變時不免發生意外或出乎常軌之事，但也不必擔心，經過一個時期，自然便會納入正軌。若干萬年以前，本來有一個冰河時期，一般不耐寒的生物是無法生存的，但終於渡過了。跟着出現了一個石器時代，萬物開始共存，以後又進入銅器時代，乃至鐵器時代。降至二百年前，有人發明了蒸氣器，於是進入了今日工業時代。

因為由於工業時代，生產過快，造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使貧富懸殊，違反了公道，於是乃誕生出什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來由反資本主義而來，原是一種正確思想。不過，人性有惡，於是就在社會主義剛發動時，便有野心家想利用無產階級，造成一種勢力，個個皆想做新沙皇、無產階級教主、大獨裁者，新階級奴隸主，因此天下大亂起來。這就是變中意外，出了常軌。

世界史上的強國，我國在東方是數第一的稱雄東亞。其次是波斯稱霸西亞，後來希臘崛起，征服西亞及地中海沿岸各國。再後是羅馬，更強了，它把地中海變成內湖，且遠征西歐北歐，後來羅馬衰亡，西歐新興了許多強國，如普、奧、法，又互爭雄長。到了中古西班牙、葡萄牙又興起，勢力範圍更大了，凡歐、亞、非、美皆有它們的殖民地。經過一個相當時期，強國又換了英、法，取西、葡地位而代之。英、法又互爭海外殖民地，結局法失敗，英國乃君臨天下，稱米字旗不沒之國，眞夠威風。但自第一次大戰後，英國也逐漸衰微，至今淪為第三流國家。二次大戰前，德、意、日成立三軸心，居然要與英美法俄重分世界，法西斯國竟達三十七國之多。當時這些國家好比今日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世界皆以獨裁政治為前進、時髦。其興也突然，可是其亡也忽然。當希特勒盛時，到處可見納粹旗號，太平山也發現。然自希特勒一死，三十七個獨裁國家便轉瞬風消雲散，只留下西、葡尚存，然也再無過去的凌厲，逐漸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是美、蘇，世稱超級大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兩個大國決不能比希臘、羅馬，也不會有英、法持久，大概與德、意、日三軸心國衰亡差不多。美國國運可能較蘇聯稍長，因其立國精神遠比蘇聯合理。

以上是專就原理與國勢而論變，以下再就人物、社會上論證之。

歷史上人物，若單就武功方面說，恐怕無人能比亞力山大與愷撒，前者征服波斯、埃及、印度及中東各古國，到處以其名命為城名，而且把亞利安人種至今猶留在印度。後者愷撒不僅征服高爾（也有譯高盧者）、北歐，渡海入英國，而且也遠征埃及，非洲北部，以及黑海地區。須知當時交通工具，只靠原始的步行、騎馬、木船，無近代的進步，每次皆是親征。故專就體力說，我以為此二人比秦皇、漢武還偉大，因後者只叫人賣命，自己坐享其成。漢武雖也出征，但只是督師，而非身先士卒。在西方能與亞力山大、愷撒勉強相比者，也只有拿破崙，等而下之，則不足道了。

多數人對以上所提人物，皆以「英雄」敬之，實則，他們皆是殺人王、劊

只留下若干亞力山大城名而已。不僅如此，這些人結局皆極慘，亞力山大死於巴比倫，雖是病死（發高燒），但享年只三十三歲而已。愷撒則死於親信亂刀之下，享年只五十八歲。拿破崙則死於大西洋聖．赫連拿島上，是被毒死的，享年也只五十四歲。這般人時代不同，武功不一，但結局則一，即仁者昌，不仁者亡，亡的方式又不一，或早死或被殺，這就是天道，天道是不變的。

變最快的，還不是世事、人物，而是風氣。風氣隨時代而轉移，這個時代，是一無理性的混亂時代，無定向風，忽南忽北，忽東忽西。無頭腦的人，投機分子，故最易上當。當日寇侵略中國時，無數漢奸如蟻附羶，及共產黨來後，便登時爭着靠攏，或張貼標語歡迎，或改變服裝，或痛罵列祖列宗、國民黨，或寫迎合對方文章。結果，有的打入右派，有的拘回故鄉，受鬭爭槍斃。今日世界是西方文化世界，西方有一處發生風機，跟着全世界各地紛紛效尤。美國先有一地出現裸跑，不數日全世界也隨之裸跑。美國青年變嬉皮士，穿沙龍、吸大麻，全世界青年也有樣學樣。西方都市有酒吧、架步的醜業，不久香港也跟着紛紛仿效開設。有友從大陸回港，說大陸青年兒童，多數吸烟，極權禁令至繁，惟對吸烟不禁，所以全大陸就利用這份漏洞，大行方便之門。

再說左鄰，各民主國多有社會黨，每次大選往往獲勝，政權故多移於左手。因此這一國家，遂忽然由右而左，與左政權一鼻孔出氣。這種國家，名義上雖仍是右派，但實際上，等已加入共產黨，處處追隨共黨，或爲共產黨附庸、又如南北韓的統一、東西德的和解說、照也試宣傳，信者以爲要成爲事實，有的人利用機會，於是也高唱南北越，大陸與台灣舉行和解，至今內幕皆已揭穿，原來那是共黨陰謀，欲不戰而勝的一種統戰把戲。

變化最厲害的，莫過於大陸，二十幾年來，不知變了幾十次百次鬼八卦，殺了多少大小頭目，至今仍在演變中。有的人有興趣，分析共黨報刊，以窺測各頭目的升降，因而成了專家。可是，對此無興趣的人，不免認爲這是多餘，浪費精力，因爲不論共黨頭目怎樣變，不外八個字：「爭權奪力，你死我活」。所以有人主張不看報，不聽廣播，博得耳目清靜。這固然是懶人想法，但也未嘗無道理。

既然稱風氣，當然是時時要變化的，風氣是怎樣起源的？從衣履去注意，可知那原是服裝商人的詭計，如不時時變化，他們便不易大量銷售，謀暴利。

不變

天體運行，本來就是變，然變中也有不變，因宇宙間有磁場，吸力，故地球總是繞日而順行，而又自轉，這就是不變。孫悟空一個筋斗能翻十萬八千里，但總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爲什麼？因佛掌好比宇宙間的磁場，孫悟空好比一個行星，各行星是不能脫離軌道的，假如一旦脫離，勢必眞造成了「世界末日」。孫悟空如一旦逃出佛掌，豈不要大鬧天上地下。掌握宇宙間力，是磁場。有磁場才有自然界秩序，有日有夜，有春夏秋冬，有山有水，也有各種生物，否則，便不成其爲世界。

人生也是一樣，人有悲歡離合、窮通，這就是常變的，然生老病死，誰也

亞力山大如不早死，多活四十年的話，恐怕歐亞非人民，皆會變成他的帝國奴隸。愷撒如不被亂刀砍死，他一定成爲羅馬大帝，國內外不知又要寃死幾千萬生命。拿破崙如不被毒死，第二次逃回法國，他會再侵略各國，再有第二或第三個滑鐵爐大戰。但有一不變的死，任何人逃不出這一大關。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這是一定律，正如有盛有衰然。有生有死，實則也是自然界定律，並不專限於人，因人也是自然界生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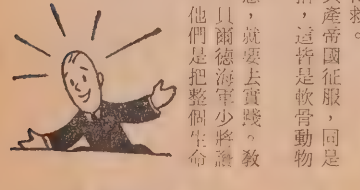
單限於人身不變的定律的，應是理性。除野蠻人、性惡人、精神病人外，凡人皆有理性，這個理性好比宇宙間的磁場，磁場控制自然界的活動，理性就是控制人性講道理。我知新幾內亞黑人，也明白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並且還派代表出席瑞士柯峯世界道德重整大會。此其一。西歐、南美、非洲各地馬克思主義者工會領袖，每次出席道德重整大會後，總有一部人轉變，唾棄馬克思主義，而歸向布克曼的超越的意識形態，這種人多不勝數（可參「到光明之路」第六章）。此其二。第一次大戰後，美總統威爾遜提出「國際聯盟」的構想，第二次大戰後，又根據國聯構思，而成立聯合國，這兩組織雖無大成效可言，但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皆是受理性控制，那是無疑問的，此其三。中東一向有火藥庫之稱，最近中東事件，本可爆發大戰，但至今看來，卻有逐漸和解可能。和解的由來，也不是說是某個人之功，而是由於美蘇兩方當局被理性所控制。因如果大戰爆發，不僅誰也不會得到好處，可能同歸於盡。此其四。西方有句名言「不是誰對誰不對，而是什麼是對？」「什麼是對呢？」簡言之，就是訴諸理性。

這一代人的使命

上述道理，並非一味宣傳樂觀主義、宿命論、機械論，而是在說明人先要有自信心，有了自信心，然後方能得救。如人沉苦海中，不能專靠海水浮力，自己也必須游泳，方能達彼岸。有了信心才會下決心奮鬭，肯奮鬭才會得救。

誰都知道，這是一個危險時代，無論核子大戰，或被共產帝國征服，同是毀滅。個人無信心，紛紛投靠，國家無信心個個向共帝勾搭，這皆是軟骨動物，而非能起立的鉅靈。

這一代人的使命，是要知行合一，既有超越的意識形態，就要去實踐。教誰實踐呢？人人皆有責。例如道德重整人，就是一好榜樣。貝爾德海軍少將讚揚說：「如果你要確知，這一羣人做的什麼？你們會看出，他們是把整個生命，奉獻於一個最大目的的追求——世界和平、協調、和善意。這些男女和他們家的人，眞是毫不自私的貢獻一切。他們拋棄家庭，不顧自己的安全，走遍世界。他們只顧工作，不取報酬，這種態度，很像昔日教徒。我知有許多人的結合，成爲強大團體，純粹是爲便利私圖，只有這一羣人，能夠犧牲自己，而爲大同社會工作。……」（見「世界改造」）。



從◎核◎試◎看◎印◎度



最近印度居然爆了一枚地下核子裝置，成爲世界上第六個核子組織（其中有一個不是國家，故不能稱印度爲第六核子國家），印度這次試爆核子裝置，未得到世界輿論一句贊揚，最夠交情的是沉默不語，其次則是冷嘲熱諷，有的更正面提出批評，最激烈的加拿大這位倒台而未卸任的總理杜魯道，逕斥印度此舉爲浪費，聲言要撤銷對印度的援助。杜魯道任了七年總理，在國際事務上未作過一件人事，未說過一句人話，只有這次是唯一的例外，相信杜魯道之言是代表了所有「援印俱樂部」各國的總統與總理，只是別人沒有這位花花公子乾脆，肚裏想的嘴裏能說出來。

毛幫試核子裝置時，陳毅就說過一句「豪語」，中國人寧可不要褲子，也要核子武器。陳毅嘴裏的中國人，自不包括陳毅、毛澤東、江青、張茜在內，因爲他們決不致沒有褲子穿。毛幫榨盡百姓骨髓去製造核子彈，已罪不容誅，但若以毛幫與印度比起來，毛又強於印度多多。

毛幫製核子武器揚言要對付美蘇，對美自是妄語，對蘇則是眞實。雖然毛幫製造核子武器，可能爲中國人與中國文化帶來毀滅的後果，但毛幫畢竟還可以找出一個假想敵。印度今天製核子武器究竟是對付誰？印度最切身的敵人是巴基斯坦，但孟加拉獨立之後，巴基斯坦對印度已不足構成威脅，即使將來會有邊境衝突，印巴之間也用不上核子武器。此外還有一個更大的敵人是毛幫，姑不說毛幫滅亡只是時間問題，中國政府光復大陸之後，決不會再威脅印度，就算日前印毛之間會發生戰爭，或者將來中印之間也可能會發生邊界衝突，但可以相信都用不上原子武器，是則印度此日試爆核子武器，匆忙加入「核子俱樂部」，其用意究竟何在？

其次，毛幫製造核子武器，雖然餓死中國人過千萬，但毛幫並未向任何國家伸手借過錢，毛澤東只欠中國人的債，中國以外並無債主。印度就不同了，印度自獨立到今天，前後二十六年，無一天不靠援助。援助又分成三種方式，一種是由世界富有國家組成的「援印俱樂部」，每年預算印度需要多少援助，再由各國分攤。一種是個別國家的贈與，多屬衣物糧食。一種是聯合國專門委員會的分別救濟，如兒童委員會負責救濟兒童，福利委員會救濟傷殘。印度舉國上下皆靠外國援助過日子，居然把別國送來買糧食救災民活命的錢，去製造絕對沒有用處的核子武器，無怪杜魯道憤然要停止援助了。

中國有句俗話說朋友「救急不救窮」，又說「長貧難顧」，其意相同，而今世界各國對印度不僅救急，而且救窮，長貧長顧，印度也成爲人類的包袱，居然有心製核子武器，是眞滑稽不可思議。

如果我們有個窮朋友，經常來借錢，每次借錢的理由是一家老少啼飢號寒，等米下鍋。但是借了許多次錢之後，突然宣佈將借了買米的錢買了一支手槍，因爲要防賊偷盜刼，非槍不可，相信所有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大家一定會先問一句：「賊偷你的什麼？盜刼你的什麼？」今後此人再張口問朋友借錢，恐怕就借不到了。

引起一番熱鬧的批評，只有印度這次試核子，未引起世界輿論的注意，好似大家都有同樣感覺，印度不配試核子，所以壓根不值一提。

筆者所以說印度是「人類的包袱」，不僅因爲印度獨立二十六年，就靠施捨救濟二十六年，實在因爲這個民族太沒有希望。一位朋友受聘去印度軍校教中文，因爲軍校在鄉間，因此，他有機會常到鄉村散步，接觸到印度農村，過了半年之後，在印度教不下去，回到香港，有一次與朋友談起印度，他嘆息一聲：「這個民族沒有希望了。」在座諸人一齊問他這個話是什麼意思。他說出一件親眼目睹的情況，印度鄉村人家都是在地下掘成半人深，上面用茅草覆蓋，便算是屋，一家不論有多少人口，皆擠在屋內，地下舖一張蓆子，四季不換，絕對沒有一張板牀。要說沒有木材嗎，並不是，印度到處是參天森林，皆沒有主人。朋友說到這裏加重語氣說道：「這種情況，換了我們中國人，就算去偷，也要偷鋸一棵樹作一張牀，但印度人寧可多少代不睡牀，也不願去作一張牀。」

印度人不但蠢，還加上妄，自從二次大戰後，**印度獲得獨立，出了一個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尼赫魯**當了首相，尼赫魯當時原則是不理人民飢餓，只要追求個人國際聲望及印度的國際地位。尼赫魯這一外交政策，在國際上確實獲得成就，由於美蘇執政皆是第三流人才，誤把尼赫魯當成活寶，爭相拉攏，於是既窮又愚又弱的印度，居然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國紛紛給予援助，左右逢源，尼赫魯這一買空賣空的成就，受到印度人的欣賞，於是本來愚的印度人，又加上妄，傲氣凌人。印度有什麼東西值得傲人呢？說來眞不能使人置信，一位去過印度旅行的朋友回來說，印度人對於窮，也認爲是驕傲的條件之一。貧賤驕人，在中國只是一句憤激話，在印度卻實行了。

印度這位女總理女承父業，表面看，似比尼赫魯安份的多，但實際上卻比尼赫魯更「八」得厲害。別的不說，孟加拉國之出現，便是尼赫魯女兒一手促成，對於孟加拉的獨立，筆者是百分之百的贊成[illegible]事。但甘地夫人此舉，並非基於興滅國、繼絕世，與我總統在二次大戰後努力支持印度、韓國、越南的獨立，完全不同。甘地夫人此舉，本意是在肢解巴基斯坦，如果印度眞的尊重孟加拉的獨立，則印回分治時，由於宗教信仰不同，孟加拉被一分爲二，一半回教徒併入新成立的巴基斯坦，即這次獨立的孟加拉國，但另一半併入印度，至今仍爲印度一個邦，印度眞的有心扶助孟加拉獨立，就應當把印度所轄的孟加拉邦，也併入新成立的孟加拉國，使其成爲一個完整的孟加拉國，但印度決不會如此作。

根據從新德里傳出消息，印度肢解巴基斯坦行動，一直在進行中，繼孟加拉之後，巴基斯坦另一行省俾路支也在醞釀獨立。俾路支本是中亞古國，十九世紀被英國所滅，併入印度總督管轄，二次大戰後各國獨立，俾路支因爲國小力弱。又無大國出面支持，未能如緬甸、錫蘭脫離印巴獨立，又併入巴基斯坦，但俾路支人一直不服，獨立運動從不間斷，孟加拉的獨立，自然給予俾路支人以極大刺激、獨立領袖向印度求援，亦爲必然之事，但印度如插手俾路支獨立之戰，十之八九會爆發一場相當規模的大戰，因爲俾路支與孟加拉不同，孟加拉原稱東巴，與西巴中間夾着印度，相隔千里，東巴孟加拉人一旦發難，西巴援救不及。俾路支不同，俾路支就在西巴，與目前的巴基斯坦各省毗連一起，俾路支一旦有變，西巴救援極易，印度則無法應援，如果出面支持，便是大戰。

另一方面，印度本身少數民族問題也困難重重，當英國統治印度時，印境實在有三大民族，印度教徒，回教徒之外，尙有錫克教徒，其本身力量也夠獨立建國，如果當時錫克族提出獨立建國要求，印度是無力攔阻的，但尼赫魯卻想盡方法騙錫克族放棄獨立，併入印度，錫克族一時胡塗，竟然加入印度聯邦，成爲一個省，二十幾年來因爲受到印度教的壓迫，經常發生動亂，已成爲印度動亂之源，如果有外力衝擊，或者印度進行對外戰爭時，錫克族可能會起而要求獨立，另建一個新國。

此外還有一個人所共知的克什米爾問題，更加[illegible]印度佔領三分之二以上，直到今天，仍然懸而未決，聯合國曾插手過問，要克什米爾人民投票自決，爲尼赫魯所反對未能施行，此地遲早必爲印度火藥庫，由於印度與蘇俄緊密拉攏，又試驗核子武器，印毛關係日益緊張，毛幫一定通過巴基斯坦進行肢解印度的工作，錫克族與克什米爾都會爆發事件。

此外尚有受印度「保護」的不丹與錫金，也都在努力擺脫印度控制。不丹已加入聯合國，表面上已正式獨立，錫金也屢次發生反印事件，毛幫顯然已向不、錫兩國滲透，點燃反印之火。

就印度這個國家來說，本不該成爲一國，印度在歷史上也未眞正統一過，印度並不需要保持如此一個大國，應當根據各民族的自願，准許各自獨立，這樣不但可消弭亂源，也較易解決南亞的紛爭。

但這一代的印度人，尤其是尼赫魯的女兒當了總理，總不能忘了尼赫魯的光榮，目前的試爆核子，即是此種妄誕思想的表露，若希望其毅然放棄一統天下的觀念，准許少數民族獨立，各安生理，自是作不到的事。

印度此次試爆核子裝置，無論從印度本身及整個南亞形勢看，可說有百害而無一利，目前剛剛開始，不久將會有更不幸的消息，陸續傳來。

由日本兵庫縣「海外同友會」主辦的「滯留大陸三十年歸日日僑座談會」，邀請三名滯留大陸之日本婦女談共區之生活實況，內容極富參考價值，茲將原譯文錄刊於後，供讀者參考。

召開日期：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一月三十一日，十一時至十六時。

場所：兵庫縣民會館四樓研究室。

出席者：吉岡美代子（昭和十九年三月廿七日至中國舊奉天，住洛陽市長安路）於昭和四十八（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歸日。

小林都美子（昭和十九年至中國佳木斯；住天津市和平區察和路）於昭和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歸日。

村上米子（昭和十二年至中國牡丹江，住蘭州市西同福和區庄浪路）於昭和四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歸日。

主辦人：小國豐、金島義通、吉岡康、藤岡重司等。

報導機關：朝日、每日、讀賣、產經、神戶、共同、時事、各新聞報社每日 SUN T.V.其他。

三十年中國生活的體驗——三位歸日婦女的談話。

前言

在二次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前往中國大陸，但因日本戰敗，而被拋棄下來的日本婦女遂陷入悲慘的深淵，過着不堪孤獨與驚悸的生活，不論語言或生活習慣也就不得不「入鄉隨俗」，儘量使自己成為中國人。她們原是日本關東軍、大使館中的子女，孰知，當日本戰敗，卻被丟棄在中國大陸上，歷經了三十個寒暑，直至中共政權成立，命運使得她們身心要忍受痛苦的煎熬。然而使她們能得遂心願回到日本的則是七億中國人中一位平凡的男人罷了。其間夫妻感情之篤厚，由此可見一斑。並且我們可以從她們三位身上得到證明，即是愛情是不分民族、國籍，是人類共同的最高權利，任何人都無法侵

滯留大陸卅年歸

，而且也是日本關東軍及日本大使館在戰爭結束前後，辦事草率的證人，同時也是這次戰爭的犧牲者。在日本有一小撮資本家政治家及官僚人士，表面上只是一味歌頌戰後日本的經濟成就。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話，何況她們三位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會議

一月三十一日十一時三十分，在事務局長藤岡重司的主持下，於縣民會館四樓研究室召開「歡迎滯留中國大陸卅年返鄉的吉岡美代子、小林都美子、村上米子女士座談會」。三位返日女士及去年三月歸日的島津逸子，由副知事楢崎四郎擔任團長，領導出席，會中，首先由副理事會金島義通說明開會情由。其次為理事長小國豐先生的致詞，副知事楢崎四郎以代理知事的身份訓勉演說後，接着介紹兵庫縣訪中（共）代表團的縣教育委員長印部末子，神戶市會副議長清水伊助，神戶市婦女團體協會會長上井芳子等人，說明行程後，隨即展開座談，時整整四小時。由他們發問，三位女士回答，出席人士無不表示對於日本報界所未曾發表的中國人民生活的眞相，「出席後已經大致明白了」「確實上了一課」。由此也就更了解了這三位女士的苦楚了。戰爭所造成的悲劇，在歷經了二十九年後的今天，出席人員以同胞的立場，對這個活生生的現實，可以說引發了一種切身的感

三位女士談話要點

（註）限於篇幅，茲僅記答話。又由於錄音之故，有先後之分，下文係摘自松岡武紀顧問（尼崎）的錄音。

「外國旅行人士在指定範圍以外地區不得自由活動。」

「未經許可不得攝影。」

「未曾和來自日本人會過面。」

「日本青年代表曾訪問過大陸，但是無法會面。」

「天氣嚴寒最好準備皮衣。」

「外國人到學校工場參觀時，事前須學習如何回答問題。」

「沒有得到指示，不能與外國人交談。」

「事先指示要佯裝不知道。」

「義務教育僅及日本小學。」

「教科書、學費由兄長負擔。」

「第二代日僑不得入高中、大學求學即使如何聰明亦不能入學。」

「窮人出身或窮苦的工人子弟優先。」

「為了進大學，有的青年人下鄉學習。」

「思想堅定，有信心有勇氣的窮家子弟才有資格入學。」

「常論及大學到底是為誰設的？」

「二十九年不講日語，是一心一意要做中國人。」

「日本話、日本新聞、日本歌曲只有從收音機中才能聽到。」

「由NHK的廣播中得知金嗓子宮田先生的大名，回國後由電視中才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這位是宮田先生嗎？風度翩翩得大出我意料之外。」（大笑）

「收聽日本廣播必須小心。」

「收聽外國廣播會受懲罰。」

「別的同志會監視你，故必須秘密收聽。」

「收音機很貴，相當數個月的薪水。」

。」

「規定一人多少配給。」

「一年衣料限定三尺，只靠配給不夠使用。」

「不夠的時候，只好想辦法拖到下次配給時」

「有黑市買賣。」

「如果被察覺到的話，買賣雙方都會遭殃，故極爲秘密。」

「我是用日本滙來的錢買的。」

「懷念起日本，眞是痛苦。」

「戰爭結束時我才十六歲。」

「雖然我還記得父母姊妹的容貌，但地址都忘了，幸而還記得市政府的名字，所以寫信給市政府，才能和家裏聯繫上。」

「接到從日本寄來十萬日幣時，眼淚都掉下來了。」

「這筆錢本來是要充做歸國旅費的，但中共卻不允許。」

「因此才能夠買收音機。」

「丈夫是高級技術人員，月薪九十元。」

「兒子三十八元三十角。」

「中共國產手錶一隻一百二十元。」

「這種薪水、這種物價什麼也無法買。」

「主食勉強湊合，副食品差不多是菠蘿、粉乾、生活困苦。」

「如果能在黑市買到的話最好，買不到的只好以甘薯果腹。」

「中蘇關係惡化時，糧食最缺乏。」

「韓戰時，蘇聯向中國要求償還借欵，中國爲了還債，人民生活的困苦達到極點，大約這時候，對蘇聯產生憎惡、憤怒。」

「要以最經濟的方法，靠不足二十斤的馬鈴薯活下去。」

「有生活保障。」

「可向工作單位貸欵，但一千元只可借到三十元。」

「以中國大陸生活現況和日本比較的話，日本實在太奢侈了。」

「在日本不單是人如此，甚至連狗、貓都太奢

僑座談會紀錄〔上〕

司馬中

陸上的孩子。」

「生病時可到工作單位就醫。」

「家族負擔一半。」

「全國人民每個人都必須工作，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

「每個人都是由學校及黨指示在那裏工作。」

「工作時間八小時。」

「每星期只有星期天休息，星期六全天工作的。」

「節日仍須工作，特別情況有休假」。

「沒有加班費。」

「時間一到，工人均急着回家，有特別命令時，則要留下來加班，但月薪照舊。」

「再小的單位也有組織。」

「逛街比較看來，日本的商品多得多。」

「中共不賣給單身的人太多東西。」

「禁止囤積。」

「好的東西用票制。沒有票縱使有錢也買不到。」

「回國後與孩子一同逛街時，看到櫥窗中陳列着許多高價商品，這些東西賣得出去嗎？祖國的商人要擔心的事比中國多得多了。」（大笑）

「票按照收入分發。」

「票因地而異，因此天津的票，不能拿到北平用。」

「中國人絕對不能進入專做外國人生意的商店。」

「以外幣購買，中共也有通融餘地。」

「歸國之前，我認爲不買一點禮物回來不好意思，可是沒有票又買不到東西，故我到公安局陳情，他們給我開了一紙證明書。」

「因此我到了中國人不能進入的外國人專門商店找他，但是負責接待的中國人以忙爲由，不允我見面」。

「日本人很多，但是不能打招呼。」

（註）將四人分爲ＡＢＣＤ分別詢問（居留中國期間最傷心及最高興的事情）。

Ａ、「最傷心的事是文化大革命，兒子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看待，在街中當眾侮辱，令其向中國人道歉，並以反動分子的罪名下獄八年。」

「這段期間，我甚至憤憤不平，孩子有什麼罪呢？」

「最高興的是田中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這下歸國有望了。」

「此時開始，有的中國人用日語祝福我，又有人要求我教他們日語。」

Ｂ、「從小時候就申請加入青年團（共青團）卻遭受拒絕，爲什麼不能入團，我感到心灰意冷的時候可說是我最傷心的時期。」

「最高興的是田中首相訪問中國大陸時。」

Ｃ、「最傷心的是日本投降的時候。」

「最高興的是田中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Ｄ、「最傷心的是被日本拋棄不顧的時候。」

「最高興的事情當然還是田中訪問中共。」

「中國人表面上痛恨日本人，暗地裏卻對我們非常親切。」

「公安局的人員一直持着懷疑的態度，沒有好感。」

「學校雖然有懇親會，但是一直沒有去過。」

「文革時學校關閉。」

「工作單位，鄰里社區均要學習毛語錄。」

「如能把毛澤東思想研究得透徹，就是考零分也能進大學。」

「政治第一，家庭第二。」

「學校的老師時常家庭訪問。」

「升學，工作單位悉由老師指示決定。」

「無法進托兒所的小工廠工人休息，委託太太照顧。」

「地方婦女能夠從報紙上獲得知識。我是日本人，所以不能加入她們的圈子。」

囚籠

吳小雯

這是一本很好也很動人的囚禁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紀錄，囚禁生活的悽慘、酷殘以及中共的種種迫害手段，通過平實而親切的敍述，使人讀之毛骨悚然。

哈伯特小姐（Mary Ann Harbert）在偶然的一個場合中，爲共軍俘獲，莫名其妙地被囚禁了四十四個月，轉移了五處地方囚禁，受到殘酷的迫害。四十四個月沒有定罪，但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旬，中共因要討好美國，所以把哈伯特小姐釋放回到了香港。同時釋放的還有菲德（Feeteau）與唐納（Downey）兩人。據中共指說他們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但也沒有罪證。

哈伯特小姐於一九六八年畢業於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後數月，接受她父親的朋友麥樂林（Jerry McLaughlin）的邀請，擬從香港自駕小艇經馬尼拉而航行到紐西蘭，過一段時期的海上航行生活。麥樂林和哈伯特小姐的父母都曾在美國地質調查研究所工作，麥樂林並且還是繪製地圖的能手。伯哈特小姐從小就經常跟着父母東奔西跑，所以她喜歡游行，並且也有探險的興趣。她也自己承認麥樂林雖年逾四十，尙未結婚，對他的印象也不錯，所以她就接受了邀請，從美國到香港。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一日自香港出航，當天就被共軍在海中扣留。從此開始了四十四個月的囚居生活。

哈伯特小姐返美後，把她在大陸遭遇，告訴了小說家艾因斯坦（Charles Einstein），卽由他來執筆，完成了囚籠（Captivity）一書，一九七三年底由美國紐約特萊可脫書店（Declacorte Press, New York）出版。

麥樂林上吊自殺？

哈伯特小姐離開香港時，小艇上只有兩個人，另一人就是麥樂林。麥、哈兩人被捕之後，卽受隔離訊問。哈伯特小姐很關心麥樂林的健康。麥、哈兩人均稱所駕小艇是否眞的侵犯中共的領海，都沒有印象，但兩人均對「誤闖領海」表示歉意並認錯。但中共認爲他們罪行不止「誤闖領海」。中共一定要盤問出麥樂林是否爲美國中央情報局所派遣，特地來察看中共沿海軍事情況。所以被捕之後，不讓麥、哈兩人見面談話。「囚籠」中這樣寫着：

「我聽說麥樂林已經絕食半月，共幹不准我去看他。只是偶而可以看見他在前院晒衣服。每當我想和他講話時，一名武裝警衛就會走前來舉起步槍。我只好退回屋內。李小姐有時會談起麥樂林。她說麥樂林和我一樣每天都要掃地，不同的是我會開口要東西，麥樂林且從不要什麼東西。」

「我說：他想看我嗎？」

「李小姐嚴肅地說：你知道那是不可以的。」

「但是他是否說過想見我呢？」

「我已告訴他，他沒有要求任何東西。」

「既然醫生吩咐給他特別的伙食，爲什麼他不肯吃呢？」

「絕食倒不是主要問題。」

「那麼你讓我去看他，你們不能讓他不吃東西，他會死的。」

「我想這是不可以的。如果你和他見面，那麼隔離審問的目標就無法完成了。你必須瞭解這一點。」

「我不和他談別的，我只想勸他保重自己。」

「當時我看見麥樂林躺在他房內的床上時，腦中浮起一個簡單的意念：他已垂危。」

「他看來非常憔悴，雙眼和雙頰凹陷，只能極緩慢地移動手指、頭和眼皮，講話時音調非常低沉，而且說出的話令我非常吃驚。他說：『啊！×同志來了，你是來拿秘密軍事計劃嗎？就在床底下，拿掃帚掃出去吧！』」

「我說麥樂林：你爲什麼不肯吃東西呢？」

「先去拿掃帚。」

「我再問他：你爲什麼不吃東西呢？」

「吃這種伙食？」

「醫生不是爲你準備了特別伙食嗎？」

「食物裏看不見一點油，我拒絕吃。」

「他又絕食了，這回是廿天。譯員翻着白眼對我說。」

「次年三月某一天，我聽見卡車駛近大樓的聲音，我立刻跑到窗口去看。樓下停着一輛看護車，警衛圍在救護車四周。車上跳下幾個人走進麥樂林的房

「第二天（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某一天）晚上，我被召至醫院的行政大樓，一名通譯向我宣讀一份官方的文件，原來那是麥樂林的死亡證明書。」

「通譯以冷淡的聲響唸出：麥樂林已於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死亡，死因爲自殺、死亡方式爲上吊。他唸完後才笑着說：我們已盡可能救他。」

「我原有百分之九十五獲釋的把握，現在更增加至百分之九十八。他們要利用我證明麥樂林是死於無法避免的自殺。他們以爲我對時間的記憶已經模糊了。但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以後，我還在碼頭的陽台上看過活生生的麥樂林。他們如果把日期提前，麥樂林那時的體力還可能辦到文件上所說的上吊。但當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他根本虛弱得無力懸樑自盡。」

罐頭魚乾不合衛生

哈伯特小姐在香港出航當天下午就被共軍包圍拖回一小島。此後輾轉赴大陸港口，轉入內陸「快樂人民公社」、「紅星人民公社」，最後因病移入廣州近郊「解放軍醫院」住院醫療，然後釋放。沒有具體而明確的罪狀，莫名其妙地囚居了四十四個月。

哈伯特小姐在「囚籠」一書中，把囚居生活的點滴用最平實的話加以敍述，然而已經充分暴露了中共的殘酷已到了慘無人道地步。

她說到了居住的情況：

「他們先送我到快樂人民公社，他們說爲我安排住進最好的房間。遂知頭一天晚上，睡着時就有一個老鼠在我臉上爬過，我驚醒了。」

「紅星人民公社的警衛特別多也特別討厭。他們可以任意打開我的房門和窗戶向內窺看。我幾次想對來看我的幹部抱怨並且提出要求改變。然而，只有一個幹部來過兩次，逗留時間很短，我也沒有機會。」

「有些規則是報復性的。例如在天氣悶熱的時候，我房間的窗門統統被關上，天氣冷了則完全打開。冬天警衛會到深夜才關上，熱天則提早關閉。早至在晚飯之前，天還亮的時候。因此使我在寒冷時更冷，炎熱時更熱。又如警衛一看到我在白天開燈，他們就進入房內關燈，而當我晚上就在寢前關燈，他們又會進來打開。因爲在規則中規定我房間內必須通宵燈火通明。我想白天不開燈是爲了省電，晚上要開燈是爲了便利監視我。我因爲睡覺時不能有光亮，只好把幾本雜誌放在蚊帳頂上，再以毛毯蓋住以遮光，又用手帕和毛巾遮住眼睛，結果使我的頭痛和眼疾更爲加重。」

說到囚居時吃的方面，說來更可怕了。哈伯特小姐說：

「原先住在小島上，這是拘禁後第一個落腳處。房屋簡陋，衛生設備完全沒有。糞便均傾入海中。鮮魚不去肚不去骨，整條整堆在空地上晒魚乾，一大羣一大羣蒼蠅飛來飛去，叮着魚乾。漁民赤腳蹂蹈在魚乾上，走來走去。鮮魚晒乾後未經洗滌，更不要說消毒了，即裝運到內陸裝入罐頭。我發誓以後永遠不吃中共輸出的任何罐頭食物。在小島上，伙食不堪入口。不僅缺油水，肉上有蛆，蛋是臭的，蔬菜已經腐爛掉一半。」

哈伯特小姐遷移拘禁地點到「人民公社」，伙食有了改進，但也是難以吞食的。在「囚籠」中有這樣一段敍述：

「後來有一隻老貓跑到我房內同居，我還給牠取了一個名字——佛力脫。我常把食物分給牠吃。很奇怪，我不喜歡或者吞不下的食物，牠也沒有胃口。有一天晚餐的食物實在難以嚥下，所以我照樣倒給佛力脫，第二天早竟發現牠已死了。我向幾名譯員提出抗議，但沒有結果。我說：食物裏有毒。他們瞪着我說：你批評我們的食物。我說：『我是要告訴你們食物裏面有毒』。他們且一致同聲地說：『我們和你吃同樣的食物』。他們既然如此說法，我就不想告訴他們有關佛力脫的事情了。」

赤腳醫生草菅人命

居住的地方不衛生，食物又太差，自然容易生病。在大陸生了病，更糟透。哈伯特小姐提出了控訴：

「我生癬時，來了一位女的赤腳醫生替我診治。我在紅星公社期間，看到了不少赤腳醫生。他們現在是毛澤東統治下全中國大陸的醫療工作的主力部隊。他們只要受過六個星期的基本醫療工作的速成訓練，便可以醫治百病，包括各種疑難雜症。第一批由正式醫生訓練出來的赤腳醫生，馬上就可以負責訓練另一批人爲赤腳醫生了。因此，這些中共造就出來的赤腳醫生，對於最起碼的醫療常識都不具備，居然替人治病，自然是草菅人命了。例如我的癬病，那位女赤腳醫生帶來一些不知名的藥，她叫我自己擦藥，每天要擦六種不同藥。」

「那年冬天幾乎整個公社的人都生病了。赤腳醫生忙着散發藥丸和咳嗽藥水。並不需要診斷和開方，只要向赤腳醫生討，就給你同樣的藥。你適合不適合，他們一概不管。這些赤腳醫生常常這樣說：『我就是這種藥吃好的。』『沒關係，我也生過這種病，都是一樣的。』他們根本不考慮每個人不同的體質和病況，所以我很懷疑他們不知道這樣可以醫好病。」

「此時我的皮膚開始發痛，在快樂人民公社時已脫落頭髮，後來脫得更厲害。次年春天，情況更爲惡劣。皮膚上出現大塊的斑點，咳嗽，眼疾和胃痛都加重了。頭痛幾乎從未停止。赤腳醫生叫我吃兩種藥。但是，黃色藥丸使我的胃更痛；紅色的藥丸使我喉嚨乾燥，變得非常口渴，也難壓抑我的咳嗽。再加上伙食實在太差，我的身體越來越差，差不多到難以支持的地步。有一天，我感到很不舒服，就昏昏沉睡了好久。醒來，共幹帶來一位女醫生，替我介紹這位是眞正的醫生。她是醫療中心主任，她可以給你珍貴的草藥爲你治好病，同時也可以大大地改良你的膳食。」

「這是第一次眞正改善了伙食，草藥也很有效用，吃了之後，可以使我嚥得下食物。草藥雖然沒有治好我的病，但因伙食的改善，使我身體好得多。」

中共爲了加速使哈伯特小姐早日恢復健康，以便釋放，所以又送她到廣州郊外的「解放軍醫院」。中共爲什麼突然優待，據她日後自己的推測，是因爲中共怕她死了，不好向美國交待，該時中共正是想竭力討好美國的時候。

李富春與蔡暢久無下落

胡蓑之

在中共「國際派」老一輩的頭頭中，經過毛澤東多年來的明鬪暗殺之餘，死的死，逃的逃，下獄的下獄，迄今差不多已被肅淸殆盡！例如：高崗、饒漱石、秦邦憲、李立三等人早被鬪死，而劉少奇、林彪亦已被殺！陳紹禹（王明）則客死莫斯科，而彭眞、陸定一等下獄以來生死不明！甚至碩果僅存的李富春、蔡暢兩夫妻，也久無下落。

儘管李富春已銷聲匿跡，而且一直未嘗露面了；但是他兩口子似乎已由周恩來於「文革」期間保護「過了關」。由於「文革」之前，李富春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要職。論資格，李富春比林彪、鄧小平、康生、葉劍英之流老得多；論年齡，李富春現年已八十歲，不獨比林彪大十二歲；且長於劉少奇、周恩來，而僅少於毛澤東一歲。如果要數「國際派」人馬，除了已故的劉少奇、高崗、李立三以外，李富春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早就坐上了第四把交椅。

正因爲李富春是「國際派」的重要分子之一，又是當年叱咤風雲的「東北王」高崗的親信人物，所以，他在毛澤東、江靑、康生這些極左的一夥，必須徹底淸除國際派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曾迭遭「紅衛兵」的大字報猛烈抨擊。由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的「大字報」，首先指高崗李富春是「調和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路線的妥協者。」實際上，李富春在「高崗路線」與國際派之間，均曾先後扮演過極重要的角式；同時，這兩條路線是有着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係的——後者是前者的背景，而前者則是後者的發展。換句話說，如果李富春沒有國際共黨的支持，他當年自不能做到東北的「副主席」；但倘若沒有李富春、劉少奇、李立三這一批「國際派」的人馬，那末，克里姆林宮也不會大力支持中共的。由於李富春早年到巴黎勤工儉學時，便與國際共產黨人搭上了關係，而另一傳說則是由蔡和森（蔡暢哥哥）所介紹。

根據「鐵幕人物」指出：李富春去法國留學，可能早過劉少奇，而與李立三爲同一時期的人物；並且是同起同落，曾在國際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裏面做過許多工作。當李立三鬧「盲動主義」的時候，李富春就跟他在一起。後來李立三在毛澤東壓迫下去莫斯科的那段時間，李富春也曾前後與李立三形影不離呢。

至於李立三自莫科斯返國不久，李富春亦接踵而歸。一九五〇年秋間，當林彪率領所謂「志願軍」北上參加韓戰時，李立三便到了東北出任林彪的「政委」；而李富春則在東北搞地下工作，兩人充分地配合着。以是，他們一度被稱爲「國際派的兩李」。原來林彪過去也是「國際派」分子之一，在東北時曾與兩李的關係甚爲密切。兩李不僅在政治上對林彪有很大的幫助，卽在蘇俄當時援助林彪的「志願軍」方面，也全靠兩李從中協助。因爲李富春是當時「東北王」高崗的副主席，論名位，他自然在高崗之下，然其實際權力則可能超過高崗。原來高崗一向是國際派中一個不太聰明的人物，且往往被毛澤東所利用，而李富春則不同。他無論在井崗山或在延安邊區，都很少親近毛澤東，故此，莫斯科對他便逐漸重視起來，蘇俄對於東北中共軍的援助，均是由李出面交涉。

李富春爲湖南人，到了東北後也不時眷念北平，但他卻很少回到毛澤東的「中央」來。有一次，當老毛抵達瀋陽時，李富春雖曾到車站歡迎，卻未有跟毛作親熱的交談。一九五〇年五月的那篇「以馬列主義爲經，而以東北事實爲緯」，且曾膾炙人口的「東北財經工作報告書」，名義上是由高崗發表，實爲李富春所草擬，其內容沒有一句是稱讚毛澤東的。一九五一年李富春赴北平報告東北政績時，在先後四十五分鐘的演說中，也從頭到尾沒有稱呼「毛澤東主席」的一句。

一九六六年冬，當中共復員軍人紅衛兵，在北平中南海公園的紅牆上貼着大字報，攻擊李富春「挑撥羣眾鬪爭羣眾」之後，東京熟悉中共內幕的報紙曾指出：「自前中共東北主席高崗被毛澤東暗殺以來，而與高崗有着密切關係，並且仍居中共黨內領導層地位的李富春，富有學識經驗與理論——反教條式的理論。以往他曾經批評過毛澤東是一個不深刻的馬列主義者，現在已遭到毛派的報復。加上他的身體瘦長而欠健康，在巴黎留學時已染上了奇症！回國後又因失眠而患上了嚴重的肺病，一年至少有三個月留在醫院休養。儘管他能夠憑其經驗與認識，應付當前的複雜環境，但健康對他的事業卻是一種沉痛的打擊；特別是在毛澤東與俄共領導層鬧翻之後，「國際派」人馬已成爲毛的眼中釘！林彪爲逞領袖慾，也曾希望澈底淸除其年高望重的國際派頭子，自己卻不能一躍爬上中共的最高峯（想不到林彪未償大慾之前，已遭到那個老狐狸毛澤東的毒手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江靑在一次對紅衛兵代表致詞時表示：「任何黨政軍要員都可以攻擊，可以鬪垮鬪臭；惟有四名副總理和四名高級軍官，都是

好同志，不能要求將他們罷免。」——據說其中包括李富春在內。英國共黨專家薛沙，當時在「自由黨」的「衛報」上發表文章說：「周恩來近來頗受江青的賞識，他曾經請求毛澤東的支持者不要攻擊他的五名副總理，獲得江青同意，故此，李富春得免鬬爭。……」可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當李富春再遭批判時，卻殃及了他的妻子蔡暢。

蔡暢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從表上看，她已寂寂無聞，實則是中共婦女界領袖中資格最老和最得力者。自有中國共產黨以來，蔡暢就已成為中共婦女界領袖之一。她現年已七十五歲，一八九九年出生於湖南省會長沙，中共老前輩蔡和森的同胞妹妹，蔡和森與毛澤東有着深厚的私交，據說毛澤東之毅然要做社會主義者，也多半受了蔡和森的影響。一九一九年，蔡暢跟隨她哥哥和森前往巴黎留學的時候，便與周恩來、李富春及鄧頴超等人認識；經過蔡和森的介紹，蔡暢更認識了大批的國際共產黨人物；同時，她也做了眞眞正正的共產黨員；並進一步地與李富春、周恩來等人在巴黎組織了一個所謂「中共法國支部」呢。

不久之後，蔡暢因工作關係而與李富春發生了戀愛，結婚後相偕前往莫斯科，在「東方勞動大學」攻讀了一年後，隨卽返國，奔走於武漢、長沙及上海各地，一度協助毛澤東在湖南組織了「農民協會」。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則轉入了地下工作；並被派赴莫斯科受訓四年，因而造成蔡暢與李富春，都跟俄共發生了密切關係。

一九三六年，蔡暢再度前赴莫斯科養病一年；翌年，當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她才返回延安。在中日戰爭期間主持中共控制地區的婦女工作。一九四二年，她卽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平建立「政權」後，蔡暢雖然極為活躍，但她卻具有一種特殊的個性是：脾氣太壞，從來不歡喜在大庭展眾中濫出風頭。她不像鄧頴超那麼會搞什麼「民主」工作；也不像丁玲那樣會搞文藝工作；而她卻是一個在中共黨內外，擅搞「婦女運動」的專家。單就她所領導的那個「婦女聯合運動委員會」來說吧，裏面便有了七十二個「能人」，是故，蔡暢一度便被人們喩為「七十二個能人的頭頭」呢。

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當國共發生內戰的時期中，李富春和蔡暢夫婦一行，曾到莫斯科去為毛澤東請援，隨後她也經常擔任中共派往國外去活動的代表工作。例如一九五〇年，蔡暢曾經到過東歐各共黨附庸國家，分別進行考察各地「婦運」工作。她回到北平後，又曾發表過幾次的演說。內容指出：「那些國家裏面的婦女們，都具有男子般的精神和權力，咱們中國的婦女，也應該有這種權力，只是等待咱們去培植和訓練她們罷了。……」

從此中共對於婦女運動卽開始加強其組織，並加緊其訓練。蔡暢的決心是：要把那些嬌嫩婀娜多姿的中國婦女，個個訓練成像男人般的粗魯。怪不得現在大陸上的婦女們——包括着老婦、少婦或少女在內，都沒有了一點女性溫柔氣。

蔡暢一生最出風頭的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當「亞、澳婦女聯合大會」在北平開幕時，曾經由她擔任大會主席；來自各地的共黨婦女頭頭計有：北韓的「文化宣傳部長」許德淑，「越盟青年婦女領袖」胡德明，法國共黨「青年團書記」維爾米什等。蔡暢致開會詞：「如果把亞、澳婦女聯合起來，再加上有訓練的蘇聯和東歐各民主國家的婦女，便足以使帝國主義膽寒！同時，也要聯合帝國主義國家的婦女，使她們覺醒過來。……」曾博得全場掌聲。

一九五〇年九月，當朝鮮戰事爆發後，中共號召所謂「全國青年參加志願軍抗美援朝」時，蔡暢領導的「婦聯委會」裏面的婦女頭頭，曾經連夜去訓練婦女，企圖積極地組織一支「抗美援朝」的娘子軍，送到韓國前線去充砲灰！可是響應蔡暢的「婦聯委會」這一「號召」的，卻少之又少！蔡暢對那次的行動失敗以後，她曾一度隱匿起來。到了一九五一年秋間，她才公開露面，並發起組織婦女去韓國前線，慰勞中共所謂「志願軍」官兵；實際上是擔任特別工作的，其中包括有中共女作家丁玲在內，她們直到一九五二年夏冬才返回北平，卻沒有任何成績。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當中共稱頌的「斯太林爺爺」暴斃的消息傳到北平之後，毛朝的大小臣工們都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尤其親受「聖恩」的李富春、蔡暢兩夫婦，及一般親俄派人馬，則更為哀痛！當時北平政權所組織的「奔喪團」，由周恩來擔任團長，蔡暢為團員之一。據說她曾連夜趕製「孝服」，臨到赴莫斯科弔喪那天，蔡暢全身穿着黑色的「列寧製」，頭戴白花，彷彿史達林的孝女！所以，蔡暢與李富春，向來被視為親俄的「國際派」中堅分子。一九五九年，「國際派」首腦劉少奇當權後，李富春夫婦曾炙手可熱，連周恩來也要讓他三分。

但至毛澤東推行「文化大革命」之後，則好像一次大地震！「國際派」的劉少奇、彭眞、陸定一等首當其衝，他們不特遭到毛派揪鬬或公審，甚至生命交關！是故，蔡暢不免產生了「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她便針芒戢歛，很少在公眾場所出現。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當中共舉行「國慶」紀念時，蔡暢曾出現天安門，而名列第四十一位；接着又有一次在北平接待來訪的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的芭蕾舞會中，蔡暢也曾偕同李富春一起去參加過，從此以後就未有露面了。但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北平街上的「大字報」卻指李富春同情下台的「農業部長」譚震林，並將李妻蔡暢也曾牽連在一起。觀察家認為中共黨內的「國際派」碩果僅存者，已變成了殘餘的渣滓；甚至投機的林彪，也被毛澤東和江青等挾手挾腳地幹掉了；特別是遠在莫斯科領導「新中共」與毛對抗的陳紹禹，亦已病死，國際派還有誰呢？

共產黨蠶食緬甸一瞥

龍軌

自中共在我國大陸得志以後，緬甸境內的共黨也不甘雌伏，乘勢崛起，先後潛入毛朝接受訓練，而後返回緬甸本土，高豎共產黨旗幟，奪城掠地！緬甸政府由於怯共，變成爲親共，對於緬共擾亂地方及侵佔土地，只是着着退讓，在抗拒不能，進剿無力下，惟有唾面自乾。因此，緬共更形囂張，時至今日，中共豢養下的緬共，沿我國雲南省西南邊陲，蠶食入緬甸南北境內地域的行動，仍未終止。

諾象點起了共產黨之火

曾於第二次大戰時，任緬甸境內英軍團長的諾象（譯音），便是緬甸共產黨實力的佼佼者，彼爲克欽族人氏。緬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獲得獨立以後，克欽族便要求脫離緬甸而自治，緬甸政府不但不許可，反而加以壓制，致而發生克欽族叛亂，由諾象公開組軍，搖旗吶喊，反對緬甸政府。如此這般，正中中共下懷，不惜煽風點火，且招諾象等數十之眾，前往北平訓練。

一九五二年諾象等往北平受訓結束返回緬甸，如虎之添翼，便在克欽族地區，莫古沿八莫附近一帶實行暴亂，公然控制克欽族區，驅緬軍於境外，宣傳共產主義，緬甸政府不奈伊何！

接着，彭家聲亦從中共接受訓練結束返回緬甸的果敢（又名麻粟垻），從事召集緬共加以訓練。在訓練期中，雖曾多次被緬軍攻剿，但無法剿清，反而因此越剿越使緬共增強戰鬪經驗，人數亦越剿越遞增，尤以所召收的新兵，大多數原是來自中國境內以前的中共軍退伍者，因生活無着，不得已重操舊業，參加緬共行列。因此，很快的，果敢便爲緬共所盤踞。談彭家聲部，就不能不談及果敢人民生活概況，因果敢地處緬甸邊陲，山高地僻，一無所產，僅以鴉片烟及玉蜀黍而謀生，有等人家一年四季難得吃到一餐適口的白米飯，故而人人都希望向外發展，並非知道有什麼主義，或有遠大企圖與抱負。

沿卡瓦山地區相繼陷共

諾象係緬共第一軍區司令，已大有作爲，彭家聲屬於該部之第一縱隊，也有所表現。而第二縱隊爲卡瓦山區新地方之撤臘（該區卡瓦首領），因久久工作不能順利推進，緣因是：有中央黨部及大陸工作處之曹先生領導着岩小石（卡瓦人）單位，控制該區，是一般有組織有優良裝備的健全部隊，附近又有前由台灣國府派返蠻董之特幕官昆俄（卡瓦人），常與曹先生作適當的協調與合作，是故緬共很難攻克，因此，彭家聲從旁加以協助，派其弟弟前往中共，將上項實情和困難哭訴一番後，中共則指定駐瀾滄及糯源等縣的中共軍化裝參加進攻，曹部經數日艱苦戰鬪，共軍雖然傷亡慘重，仍作重重包圍，復因曹部陷於獨立作戰，在孤軍無援下，始爲緬共攻下，從此卡瓦山區便進入混亂局面，該緬共進攻的部隊，雖只七百餘人，而能勢如破竹，完全佔領緬甸卡瓦山區不無緣因。

說到這裏，則要談一談卡瓦山區的民族性及領導者的才能，卡瓦族自三國時代被孔明征服後，對我中華民族的寬大，優待少數民族政策，實很敬佩，雖經歷次改朝換代，一向均相安無事，然亦因此，政府鞭長莫及，是以該山區政治仍未上軌道，自然民族更談不上開化，遂造成各自爲政，佔山爲王之現象。

而其領導人，自卡北至卡南均爲世襲之部落首領，大都目不識丁，惟有岩小石部田子昌（亦卡瓦人）於抗戰時曾到達重慶見過委員長，此外就是營盤之二麻哈（卡瓦首領）及南坎烏之大官（卡瓦首領）較爲開明，能與漢人（對中國人之統稱）往來，更允許卡瓦族與漢人通婚，有的常到泰、緬及台灣走走，一般見識較他人稍爲廣濶，但並無政治頭腦。

除此，有部份自衞隊，如薄賴烏（卡瓦人曾任緬中校）扎四諜、麻哈三（均卡瓦人）懇信（拉祜族）等各擁有武裝部隊三五百人，然而不能團結！再就是滇籍人士屈鴻齋、陳紹武，原駐營盤擁有二五百武裝部隊，可是也不能合作，故爲緬共各個擊破，不費吹灰之力，而將卡瓦山區赤化，其後緬共又向南卡河之東岸進軍，當時江東係景楝自衞隊楊仕禮部配合大陸工作處駐守，假若緬政府有遠大眼光的話，能利用該兩部與之配合與其政府軍共同防衞，緬共一時要想進入緬南，恐不大易爲，因該兩部之人員均爲能征貫戰之士，曾經受過嚴格訓練之幹部頗多，裝備亦較其他優良，對共黨之認識亦透切，如欲得逞，必須付出最大的代價，這很可能在緬政府和軍中，早有緬共滲透，故造成緬政府與緬軍對自衞隊疑慮，以致不能合作的現象，使緬共輕而易舉自北而南侵蝕。

拉祜族忍痛與共黨共存

回頭再說南卡江東西兩岸，除卡瓦族外，大部份均拉祜族，該族原係瀾滄縣大山土司石安武，蠻海土司石安貴，募乃土司石炳鈞，鴉口土司李曉泉等之子民。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共入侵雲南臨境時，石氏兄弟即率拉祜族與中共軍作殊死戰達數月。後省主席盧漢叛變，石氏即召開地方軍政會議，當時有縣黨委陳克剛及縣長關旭建議，爲保全地方實力，暫撤至中緬邊區卡瓦山，以便待機反攻。石氏兄弟等思及自高祖以來，世食國祿，當以寸土共存亡，不能捨棄拉祜族而作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之舉，旋表反對。後縣長關旭不顧一切，即下令撤離，不聽令者，軍法從事，石氏等不得已只得率同該縣之忠貞死士，保護最高當局人員且戰且走，退至滄源、雙江，最後因關縣長服毒自戕殉國，石氏兄弟繼起率領軍公教人員等千餘，再退至緬南，一面派員前往

昆明與國軍連絡，一面派青年幹練者前往車、佛、南等縣與在鄉軍人指揮官羅庚等並肩作戰。時九十三師由昆明、蒙自亦撤退至車、佛、南等縣，旋隨之轉進緬甸，各在李彌將軍義師中，成立了轟動世界之猛撒反共基地。自此石氏兄弟復率子弟兵數次反攻瀾滄，拉祜族聞聲卽羣起響應，令中共軍傷亡慘重，故中共軍當時有句口頭禪謂：「自渡長江以來，大小百餘戰，死亡數字，則無與拉祜族作戰之巨」。當時中共曾給該族特殊優待，然而該族早已明瞭共黨之眞正面目，是而百說不靈，以此大部遷離國境，居於緬甸之景棟與丹羊間山區。

拉祜族遷居猛養、猛博、猛佈、景棟、猛撒等地，所擁武力較之擇邦民族尤強，尤以民族性好鬪，假如緬政府將其拉攏收爲己用，則緬共將不易進犯，何況各地更有華人所組成的反共部隊，與此共同作防衞，更善待境上的擇邦民族，合力共同抵抗緬共，則確有水都難以潑進之勢。無奈緬方優越感在重，歧視各少數民族，並不時加以壓制，而各民族爲了生存問題，且感獨立戰爭之力量不足，處此無可奈何情況下，拉祜族忍痛與共黨作和平共存，暫時爲之靠攏，然而石氏兄弟則仍流亡於國外。

緬南最末之點亦已完矣

緬南景棟區轄內的猛顯，爲緬南的最末點，與雲南省的車里縣爲一山之隔，兩境交界高山地區，住的是「阿卡」少數民族，民性強悍好鬪，爲三國時代孔明征南蠻猛獲時，出四川與西康間之山地子弟兵，於征剿猛獲期間，不免有部份傷病，孔明於得勝班師回朝後，因該部份傷病官兵不能隨師還朝，遂流落雲南西南邊陲，而後繁殖成爲現在的「阿卡」族，散居於緬、寮、泰國境內。筆者於十餘年前，曾在香港「香檳雜誌」（已停刊）專文論及此一民族，故在此不便再論及。

中共自統治中國大陸以後，對少數民族的優容與訓練，作爲對東南亞侵畧的先鋒，泰國共黨北部的「苗共」就是一例，「阿卡」當然不能例外。在中共未入侵猛顯以前，於一九七二年秋，便特意驅使車里、佛海等縣一帶爲數近萬的一羣饑民，携男帶女，扶老牽幼，湧入景棟區沿邊境鄉村乞食，邊境鄉村居民，目覩此一羣鶉衣百結，面有菜色的乞食者，均傾其所有存糧而施贈，更有某村之長，將其陳穀現米，每人施贈兩匙羹，因爲數不敷施贈，有愧於心，竟自放聲痛哭！掩面不忍聞睹此慘絕人環的場面，而奔逃離鄉。

未幾，同年的冬天，由車里縣境內的阿卡族，連同猛顯境上的阿卡族，直接到來猛顯鄉宣傳中共政策，窮人翻身等好聽的謊言，攻擊緬甸爲帝國主義的走狗，聲勢異常浩大，博得一般曾受緬甸族優越感壓制下的擇邦族同情，於是，便羣起呼號「清算」「鬪爭」，世襲的猛顯新舊土司，便首當其衝，爲眾人民攻擊的對象，雖未曾眞個實行「清算」「鬪爭」，然對大陸中共的惡毒手段已耳熟能詳，聞「清算」「鬪爭」而變色，不日新舊土司以及稍有田業，積蓄者，便相繼逃亡，近至景棟和太其力，遠至泰國投靠親朋。

中共僱畧施羣眾力量呼號恐嚇手段，便輕易地將猛顯赤化，緬甸政府雖知之，亦不敢派兵前往鎮壓，不問不聞，一味裝聾作啞，實令人費解。

得寸進尺，是共產黨一貫策畧，中共尤甚，跟着一九七三年，景棟區轄內的猛養又爲之動搖了。

擇邦因要求脫離緬甸獨立未遂，因而發生叛亂，迄今二十餘年，其中分爲三大派，一爲親緬，一爲民主自由，一爲急進的、有乳便是娘的親共，後兩派經年累月的突擊緬軍，有不獲獨立，勢不甘休之勢。

猛養地與雲南省之佛海縣毗鄰，便極其自然的爲中共所支持。一九七三年夏，中共公然鼓動，並派兵參加擇邦共黨部隊，對駐守猛養城市的緬軍二百餘名，出其不意而進攻，緬軍因事出突然，雖經死守，終因傷亡慘重，後援不繼，戰至剩下不足五十人時，只得撤離，是故猛養一度爲共黨所佔據。

猛養陷落，景棟將危在且夕，一時人心徬徨，倘景棟復爲共黨攻陷，便有整個緬南將完之勢，則緬政府的面目何存！以此關係，緬政府不惜派遣重兵三千餘眾，大舉反攻猛養，在不惜犧牲三百餘生命之下，使將猛養克服。

然而，共黨在攻下猛養時，已從容先作佈置，假定緬政府派重兵進攻猛養的一天，所以沿猛養外圍鄉村佈成游擊勢力。果爾，緬軍大舉進攻，共黨達成其消耗戰後，而讓出猛養城市，退入鄉村，緬軍亦不敢窮追，和對附近鄉村的共黨搜索，正符合了中共的「鄉村包圍城市」策畧。

假如緬政府自滿，或畏縮、苟安，不急起直追，剿滅鄉村共黨的話，則緬南北必危矣，或更完矣！能不提高警覺。



儒*家*思*想*在*中*國

陳逸南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幾千年來他活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心中，幾乎受着每個中國人的崇拜，他被後世尊爲「聖人」、「偉大的教育家」、「萬世師表」、「古代學術思想的集大成者」，一點也不是偶然的。

被尊稱爲「亞聖」的孟子，自己說很崇敬孔子的人格道德，即使是被稱爲儒家的反動的荀子，也自稱很崇敬孔子學問的廣博。在歷史中，幾乎在大多數的朝代裏，凡是提倡儒學，尊重儒家學說的，那一個朝代都可以得到一段頗長時期的安定。反之，凡是一些不以儒家思想爲治，尤其是以法家思想爲標榜的，不曉得衿惜民命的朝代，縱使間其能顯威猛於一時，但結果仍不免於亂亡絕滅。無他，此儒家思想對於社會的教化，確能產生一種安定的力量故也。

有國者不注意及此，只知急進激變，好大喜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其得之也易而失之亦易。秦的用法，苛刻暴戾，民不能堪，因而速亡，商鞅變法，結果亦作自斃，身受其害。漢武帝年青時代，是以儒家思想爲治的，故能給漢代建立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文治政府，他也有很

得幼稚無知。

在孔子的心目中，他一心只希望能出現一個大同世界。而他所提出的學說主張，是他積個人七十多年的人生經驗，總結出人與人間的生活原理，都是一些合於人性，合於人情，合於人理的寶貴哲理，不是人們可以隨意曲解詆譭的。孔子的學說，當然不是行諸萬世而皆準的學說，當然也有他的時代性，但最少，在學說中的某些部份，即使是用於我們這時代，仍然有其不可否定的價值，仍可以作爲我們做人做事的規範或守則。決不是一小撮野心家，憑着一己之私見，多印幾本小冊子，便可以抹煞的。

孔子，是我們的萬乘至聖先師，是一個聖之時者，他對我們中國教育的貢獻，和他本人在教育上的成就，那種「有教無類」、「教不厭、學不倦」的精神，實在是值得後世崇敬的。楊榮國甚至舉「論語」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一語指摘孔子，認爲當時奴隸們，自身過着牛馬不如生活，無法付出十條臘肉作爲老師學費，否定孔子有教無類。其實，這些推想，都是存心醜詆孔子的，不很實際的話。如果我們對「論語」稍有涉獵，也該知道，孔子有個學生名叫顏淵，也是很窮的。我們看孔子怎樣稱讚他：「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我們讀了這章論語，不問而知顏回是孔子最窮苦的一個學生，孔子不但沒有鄙棄他，而且對他稱讚不絕。至於顏淵能不能交得出十條臘肉的問題，讀者自行思索好了。何況，「束修」一詞之語意，不一定指十條臘肉，「禮記檀弓」和「穀梁」則解作「饋問之物」。像這樣曲解孔子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也沒有值得一一指出的必要。

總之，孔子在中國人心中，有其一定的地位，我們不必問孔子學說在過去是爲什麼人服務，只要想想孔子學說，在我們現階段社會中有無存在的意義，就已經很夠了。如果我們對於孔子學說不了解，那麼，我們還是自己去看四書，多翻翻論語、孟子，然後加以思索，總比閉着眼睛，聽別人胡扯一通來得實際。

在此全世界幾乎嚮往於中國文化，重視儒家思想對社會所發揮的治安功效之際，我們中國人竟自己大開其倒車，並且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豈不是很荒謬麼？

可是她一家人心上的傷痕，並沒有因環境的改變而消失。她憎恨共產黨無人性的暴政，因而她堅決地反共。

在共產黨勢力如此強大，國際妖風狂刮的日子裏，反共談何容易呢？何況是一個無權無力的老太婆，這在一些媚共者與恐共者看來，豈不是一個大笑話。

但是羅二嬸說得對，她說：世界上不論任何事物決不是永恒不變的，尤其是一個殘民以逞的暴力政權，沒有廣大人民向心力的支持遲早必垮，俗語有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對於反共並不一定要拿槍上戰場，只要有決心與信心，任何小事情都可以達到反共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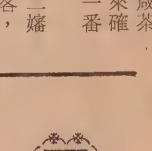
羅二嬸到港後，一些鄉親來信要求寄些東西，羅二嬸深知大陸人民生活的困苦，所以寧願自己節衣縮食，也把節省下來的盡量寄給親友。但在每封回信中，她都寫上香港的自由生活和工作情況，並且附有娶媳婦、做生日、孫子彌月等擺酒排場照片，這些在一般人看來只不過是小事情或者認爲是無聊的擺濶。可是這樣卻對反共事業起了很大的作用。過去一些打鬪過她兒子的共幹民兵也紛紛來信，除表示歉意外也要求幫助寄些藥品衣物之類的東西。羅二嬸也並不懷恨於心，仍像黃大仙一樣有求必應，無多有少的去滿足他們。在羅二嬸這種微不足道的招數影響下，單純以靑龍頭村一千多一點的人口，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青年，其中包括共幹、民兵先後設法偸渡來港。

羅二嬸這種做法，在中共羅列的

晚年，對此事深表後悔，因罷輪臺之詔，撤消討伐匈奴的號令，清靜無爲，與民休息，使過分虛耗了的國家元氣，不至無限止的繼續揮霍下去。西漢，能夠有二百十四年的國運，與儒家思想的受到重視，不無關係的。又如唐代，在我國歷史中也算是一個盛世，唐代能有如此富強的基業，難道不是與太宗時代的推崇儒學有着很密切的關係麼？

在我國歷史中，縱觀歷朝政治的得失，成與敗，治與亂，莫不與儒學有密切關係。扼言之，儒家學說倡盛之時代則治，反之則衰敗。這是我們縱覽中國歷史歷朝歷代的變化所得到的結論，是不容我們詭辯的。

何以在我國歷史中，凡是讀到「某某之治」的，必然是在位的人君，是一個有仁德的君主，必然是勤於吏治，獎勵文教，推崇儒學的。在歷史中，凡是能夠開創出長治久安局面的朝代，爲什麼一定是儒家的，而不是法家的？儒家主張用「禮」去感化人，能夠禁人於未然之前，使人自動不去觸犯法紀，這種自覺的、自律的精神，可以說是儒家達到治人目的最有效的法寶，比諸法家動不動繩人於法，而又無法使人在事前得到自覺和事後得到反省，顯然是勝了不知千百倍。顯然是更適合於人的社會，更容易爲人所接受，和平合人性。中共有這麼一段悠長的歷史軌迹可資參考學習而不學習，竟然盲目地嚷着反傳統，打倒孔子，打倒儒家思想，不肯虛心的去窮究事物的究竟，研究儒家思想的得失，並且有意地曲解儒家思想，硬要把孔子說成是爲奴隸主階級服務，是人民的公敵，不但無稽，而且顯



羅二嬸的反共招數

·鋒尖·

是用炒米、花生、芝蔴泡製的咸茶，喝起來確實別具一番風味。

羅二嬸慈祥好客，每當她泡咸茶，必邀左鄰右舍共嚐。羅二嬸很健談，尤其愛談她過往的事，雖然她目不識丁，可是談起來，卻頭頭是道，娓娓動聽，且包含着無限的辛酸。

原來羅二嬸是海豐縣捷勝青龍頭村人，家有幾畝鹽田，大陸變色後，被劃爲富農，與地主同受到清算鬪爭。她三番兩次被帶到鬪爭會場，親眼看着大兒子被共幹與民兵拳打腳踢，甚至強迫跪蠔壳、玻璃等刑罰。這種打在兒身痛在娘心的殘酷場面，羅二嬸實在受不起刺激，每一次她都昏倒在會場中。

土改復查時，她家幸運地降爲中農成份。雖然從「反動」的富農轉爲「革命」爭取團結的中農階級，可是家中一切財物，已在清算鬪爭的風暴中給吹刮得一乾二淨了，正所謂家徒四壁，不要說無錢醫治兒子的重傷，連飯都沒得食了。當時羅二嬸一家，

立業。她大兒子的創傷雖已醫好了，

亡的一枚棺材釘。











寒梅

百粵之光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是最健全的一個同鄉會。歷年參加民間社團活動，考績皆名列前矛，第一名的獎狀，眞是琳瑯滿目，百粵之光，廣東人與有榮焉！

台北廣東同鄉會會址在寧波東街一號，原來是公園預定地，依都市計劃是不准許建築使用的。而政府鑒於廣東同鄉會具有「配合國策，爭取海外廣東華僑向心力」之績效，特破例核准興建一座幾十層高樓的大厦。已推定理事長馬超俊擔任籌建委員會主任委員、梁寒操、陳素、黃範一、高信、張炎元、伍根華、劉平、陸宗騏、吳廼憲等擔任副主任委員，同時聘請：薛岳、余漢謀、黃鎮球、余俊興、王雲五、梁寒操、鄭彥棻、葉公超、張惠長、張茲闓、鍾皎光、高信、毛松年、李揚敬、鄧龍光、梁華盛、鍾天心、吳大猷、盧致德、馬洪煥、李樸生、沈慧蓮、錢劍秋、凌鴻勛、袁夢鴻、陳廷熠、林國長等鄉賢先進擔任指導委員。

在台灣的粵籍聞人名將，不分在朝在野，他們愛鄉愛國之熱誠是一致的。他們光復河山的豪懷壯志，同樣是不減當年。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籌建會館大樓的計劃，目前已全面推展，聽說香港地區的鄉親非常支持。廣大旅港校友會已決定在同鄉會的大樓上，獻建一座「廣大廳」，在海外海內鄉親的支持下，所謂愛鄉卽所以愛國，眾志必可成城，來年回國的粵籍鄉親，可望有一座充滿鄉土氣息的華厦落腳了。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是以服務鄉親爲主旨的，也是旅台鄉親的大祠堂，年年歲首團拜，時時敦睦鄉誼，除爲鄉親貧病救助外，歷年捐資獎學，救濟大陸逃亡義胞，一向不遺餘力，還編印有廣東文獻季刊，報導鄉情動態，介紹廣東文物，地方掌故，成爲千萬鄉親精神之所寄。季刊是由廣東才子梁寒操、前廣州市教育局長祝秀俠主持，深受海內外鄉親之歡迎。

同鄉會有粵劇音樂社，有醒獅團，擁有一流國手組成的廣東籃球隊，眞是有聲有色，在台北的廣東人，處處都是力爭上游。

如果你是初到台北，感到人地生疏時，可以撥一個電話「三二七五四一」到同鄉會去，就可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了！

懷念張故老編贛萍兄

曾憲光

再過兩天，便是本刊張故老編贛萍兄，逝世三週年的日子。像以往兩年一樣，每當這個時候，身爲他之難友、戰友和摯友的我，定必在心湖泛起哀傷的漣漪，和定必在腦海湧現一幕幕難忘的往事。

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九時左右，電話中突傳來：「小曾，告訴你一個非常不幸的壞消息：老張於一個鐘頭前在養和醫院過世了……」至以後話機中還說些什麼，則再沒有聽進去了，因這一噩耗，使人有如觸電一樣，把我給窒住了。

不會的，絕不可能的，但剛才焦毅夫兄因悲痛過度而變得沙啞而又低沉的聲音，及其告訴我的話，又證明老張確已過世了，且卒於心臟病（急性心肌栓塞）。至此，才又哀痛萬分的淚如雨下，當晚亦因心似爆炸而一直不能入睡。

張海山（贛萍兄）早年服務軍旅，對我國抗戰與戡亂事業貢獻至鉅。來港後投身文化反共工作，繼續對敵作戰。但贛萍兄之爲海外人士所熟知所愛戴，則是他於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期間協助萬人傑兄創辦本刊，任督印人兼執行編輯時，不畏暴力，不怕威嚇，不避艱難，把自己一切獻給萬人雜誌。

在暴風雨裏誕生，在戰鬪中成長的萬人雜誌，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對每一特定事物和特定時刻所發生的正義強音，打破了地域、階層、年齡、性別的界限，深入民心，把所有熱愛自由民主和反共愛國人士，緊密地團結起來，成爲一支海外反共的

力量指揮作戰分不開的。

記得老萬在贛萍兄逝世後幾天，便曾在「秉承老張精神，我們繼續辦下去」一文中，由衷地感慨說：「老張是個十分負責的編輯，我把編務交到他手上，他絕不讓我傷半點腦筋，除了較重要的決策在電話中商量一下，其他的事井井有條。和他接觸過的每一位作者或讀者，都會留下深刻印象。他忠於工作簡直已超過他本份。無可否認，他的死，對我來說，有甚於失去左右臂。無可否認，要找一個像老張這樣能幹、肯幹、苦幹的人接替工作是沒有可能的；而且，我和老張的合作並不基於利，而是志同道合的把萬人雜誌辦起來的。」

有這麼一句至理名言：「被迫的勞動（這裏包括腦力勞動）是痛苦的，但當勞動屬於主動自覺時，則是無比快樂的。」（大意）

又筆者訪台時，曾聽到政府主要負責人，一再把香港譬作「文化金門」。如此，那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鬪爭矛頭指向中共心臟的「萬人雜誌」，便是這塊「文化金門」的進攻橋頭堡了。

而身爲這座反共橋頭堡「執行」指揮官的贛萍同志，在爲國家、民族，爲自己的理想作戰時，也就顯得意氣風發，鬪志昂揚，勇猛異常，高歌向前了，而這也是老張生前，一再對人言：「編萬人雜誌，是我畢生幹得最痛快的事業」之原因。

凡與贛萍兄接觸過的本刊作者，相信都會有此

懶了，因在截稿前兩三天，他是必先給你來電「催逼」：「喂，老×，已給你留了版位（篇幅），大作最遲請於兩天內寄來。」而在那個時候，每一期的「萬人」，均有拙作，便是在他「十萬火急」的「疲勞轟炸」下的「產品」！

對此，記得老張曾不時自我解嘲：「別人當編輯是高高在上的做官，而我呢，每每要低聲下氣的求人拉稿（追稿也）！」但正因他這種不做編輯老爺，甘爲「園丁」的新風尙，致使「萬人雜誌」一經面世便光芒四射而歷久不衰！

更難得的是贛萍兄在編「萬人雜誌」期間，一直不倦地扶掖後進，和不斷地培養新血，如前後在本刊出現的年青作者，大部分便是在他的耐心幫助（鼓勵、指導）下成長起來的。

尤令我欣賞和欽佩的是，贛萍兄之人緣特佳，只要跟他見過一次面或通過一次信的朋友，都會把他視作自己人，視作良師益友。究其因，並不單純是什麼羣眾工作做得好，公共關係出色的緣故，根本原因，或者說主要關鍵，只有一個字：「誠」。即我們的張故老編在其日常待人接物中，每每都能做到一片眞誠待人也！

因此，在贛萍兄逝世不到一個禮拜，雜誌收到的悼文，便多到難於計數。而凡認識他的（那怕只見過一面或通過一次話），不是把他稱作老師，就是自認是他的函授學生，更多把他視作良師益友。然最感人（也最具說服力）的是六月三日贛萍兄出殯那天，所出現的罕有動人場面！

贛萍兄只是窮記者一名，但那天到靈堂吊祭者，有將軍、大兵、殷商、工人、教授、學生、老人、小孩、作家、讀者、家庭主婦……且他（她）們來到靈前鞠躬時，幾乎都忍不住熱淚盈眶。是時，平時跟老張一起戰鬪的我們「萬人」作者，更個個哭得淚人似的。記得最初大伙都希望我負責公祭時做司儀，但由於我當時太哀傷了，恐到時不能自己故轉請文翰兄（「狂飇時代」一書作者）出任了。

舉行公祭時，由朱振聲兄報告贛萍兄生平，振聲兄邊說邊哭，引致站滿整個靈堂的吊祭者，無不

情景，在人情薄如紙的香港社會，是少之又少的。

岳騫兄說得對：「海山死後能有這麼多朋友送殯，決不是金錢與勢力可以得到的。」「一個人身後如此感動人的，近幾年來，似乎自林彬烈士以後，尚無第二人。」

以上動人的大場面及感人的小鏡頭，從另一角度看，可視作是一次令人振奮的港九反共力量之檢閱，而在主要方面，更有力地說明了贛萍兄生前待人以誠的成功。用老萬的話說，「這種感情是無價之寶。」蓋因「老張死後沒有剩下什麼，大家對他這樣深厚的情感，可以說是他最豐富的遺產啊！」

更難能可貴的是，大家對贛萍兄這樣的深厚情感，不僅僅是精神方面，且是有現實意義的「實際行動」。如當萬人傑兄發起「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後，並在老萬帶頭捐輸下，贈欵即從四面八方送來，更有遠從澳洲、英國、加拿大等地滙來的。很快地便募集到三萬多元港幣，且在老張生前諸友好協助下，大學生出身的張大嫂——谷志蘭女士，立即找到一份稱心工作（在此要告慰諸位的，張大嫂日前在快報的工作，可謂勝任愉快，且贛萍兄遺下的四子女，在張大嫂的撫養和教導下，已逐漸長大成材。）這些，若贛萍兄有知，當含笑九泉的。

但並不等於說，贛萍兄的突然逝世，全無留下一點憾事，根據他生前對我表示過要完成和達到的心願，便有兩件沒有實現。第一件憾事是：老張生前曾對我說過：

「老曾，再過一個時候，我要寫一本計劃了多年的長篇小說，書名叫做『三年兩語』。」

「什麼？三言兩語？」

「嘻嘻！不是三句話的三言，而是三年時間的三年，主要是描寫一對青年男女，他們雖不在同一機構工作，但兩人的寫字樓卻遙遙相對，相互可以望見，尤其是上下班時間同乘一座電梯，因此，幾乎天天都可以見面，如此下來三年，雖彼此暗戀着對方，可就是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等到當他們開始說話，且只說上兩句話（兩語）時，他們便宣佈公內心世界的刻劃……」贛萍兄在當時興致勃勃的解釋道。

誠然，贛萍兄這本「三年兩語」的小說沒能完成，甚至連筆都沒動過一下，但在我看來，一個作家最應值得自己珍視的，不是如何如何的多產，而是能否寫下一部傳世之作。或者說，一個作家（尤其是一位文化戰士型的作家），在自己所處的動亂年代中，最要緊的，是否能給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及歷史足跡留下不朽的詩篇（巨著）。而贛萍兄的「血淚斑斑」，便是屬於這一類。並用我國人民的血淚史所譜成的不朽詩篇。正是這本無論在存在價值或現實上，絕非「三年兩語」所能比擬的傳世巨著，也就使得贛萍兄的名字，永垂不朽，那作家稱號及其抱負之對贛萍兄說，何憾之有？

贛萍兄的第二件憾事，就是沒能看到毛澤東的死，記得有一次本刊作者在一起共餐，談啦談，談到毛澤東的倒行逆施時，贛萍兄曾充滿自信且用一種無限喜樂的口吻說：「在座諸位，有一點將是同感到最痛快和最好不過的，便是我們都可以看到毛澤東的死。」接着便是一片歡樂的笑聲。

記得珠海書院前文史系主任麥霞甫先生臨終前，便曾對他的得意門生李有光兄（李兄是贛萍兄逝世前，本刊「青之聲」的基本作者）說：「本人畢生最大的憾事，就是先毛澤東而去！」那身為反共文化戰士火車頭，且自信可以看到老毛如何一個死法的贛萍兄，相信也會有此同感的。但在此我們有充分理由告慰老張在天之靈者：毛澤東肯定不會好死的，且死期不遠，他嗎？今天絕子絕孫已成事實，死後被鞭屍（如果他死前沒有被鬪倒的話），更是注定了的。贛萍兄，你大可安息了。

然贛萍逝世後，予我最大的重擔，便是協助老萬，儘快把萬人協會組建起來。

時間是贛萍兄逝世前一個月左右，他不聲不響突然把所有有關組織萬人協會的資料（即「萬人」讀者們寫給他要求早日組織起來，及如何組織起來的書信和意見），當我打電話問他是怎麼一回事時，得到的回答是：「哈哈，若事先讓你知道，你是你處，有空時可拿出來看看，研究研究可行辦法。」末了，還特別加上一句：「老曾，以後看你的啦！」不久，他便與我不告而永別。

難道老張已有預感！但無論如何，我都應該把它視作是他臨終前的重托，是他臨終前交給我的神聖而艱巨的任務，而對贛萍這個關係着今後萬人雜誌的鞏固和發展，關係着今後正義反共力量成長和漲大的重托、任務——把萬人讀者、作者、編者用「三結合」形式組織起來，我是絕對責無旁貸，樂於接受，並要用最大努力去完成的。特別經過老張出殯那天的情景，予我的精神感召及無限勇氣信心之後，因那時我深覺得，若再不站出來組織萬人協會，不僅對同志們無法交代，且將更對不起贛萍兄在天之靈！

緊接着我便接受了老萬委托，負責萬人協會（最初叫萬人俱樂部）的籌備工作，並且在老萬的具體指導下，及各位志同道合朋友們的鼎力支持下，於同年九月十八日，便召開了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在會上正式宣告萬人協會的成立。協會今後仍有待不斷改進革新，和希望死黨們繼續大力支持。

記得在籌備過程中，凡來信自動要求參加義務工作者，幾乎都會提到「繼承張故老編精神」這句話，其中最突出也最令人感動的，是贛萍兄之胞弟張仲仁先生之動人事跡了。對中藥針灸手力綜合治療具有豐富經驗之張仲仁醫生，由於職業關係，在此前一直沒有跟萬人雜誌公開發生過關係，但自其胞兄逝世後，為了繼承其胞兄的戰鬪精神，毅然參加了協會的籌建工作，且在前不久的近一年中，更放棄本身醫務，搬進會所全力主理會務，並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在此應指出的是，像張仲仁兄那種全心全意為協會的事例，絕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這些，贛萍若有知，同樣可含笑九泉矣！

末了，讓我借用萬會長的話作結束：「老張雖然早死，他的精神卻長存，我們……可以繼承老張的大志，朝既定目標邁進……我們應化悲傷為力量……好，讓我們揩乾眼淚，轟轟烈烈的幹一場！」

民國六年十一月，蘇俄發生十月政變。俄國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之後，一時吸引了世界上無數政治家，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發生了莫大的研究興趣；尤其是許多所謂「進步的」知識青年，更爲他們的欺騙宣傳所誘惑和痲醉，替他們歌功頌德。各國青年——尤其東亞殖民地的青年，其嚮往這個新制度，新國家，公開的或秘密的潛往莫斯科，去接受布爾塞維克主義教育和訓練的，眞可說是如蟻附羶了。當時家父對於這個新興的社會，究竟有怎樣的看法和認識呢？

民國十二年，我的父親曾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到莫斯科去考察，立即洞燭俄國共產黨的陰謀及其政策的本質。歸國時，父親寫了一封信給廖仲愷先生，信內說：

「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爲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爲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耶？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異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同時，在這封信裏還說道：

「中國人只崇拜外國人，而抹煞中國人的人格。」

父親不但在三十年前，就揭穿了布爾塞維克主義者及俄國人對我的惡毒陰謀，同時，還指出了中國人之媚外和失卻自尊心的弱點。

民國十六年，我的父親因爲共黨的寄生政策，逆跡已彰，不忍坐視他們毒化社會，屠殺民眾，危害本黨，破壞三民主義；乃領導黨員於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開始實行「清黨」，並戡平了共黨的武裝叛亂。

共黨利用這件事，作爲攻擊和毀謗父親的藉口，罵父親爲「新軍閥」。而黨內所謂「左派分子」，亦做了共黨的應聲蟲，反對父親的主張和意見。現在的血的經驗，澈頭澈尾地證實了上面父親所說所行的都是眞理！

民國二十五年，張學良受了共黨的利用，發動西安事變，要挾父親，妄想改變父親的主張和思想；並與父親辯論。

張說：

「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實太右，太舊。」

父親說：

「何謂右？何爲舊？又何爲太右。」

風雨中

父親說：

「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所謂新書者，係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爲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爲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爲新書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張學良那裏研究過馬克斯共產主義？他胸中根本就沒有什麼主見：還有什麼左、右、新、舊？因此，他一給父親反駁，就自知理屈，而轉用威脅的口吻。他說：

「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爲何不從「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

父親聽了這話，立刻指摘他說：

「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我之成仁，即是成功。」

這些道理，張學良更那裏會懂得!?

現在大陸已經淪陷好幾年了，共黨之無人性的蹂躪人民，如清算、翻身、洗腦、坦白、三反、五反、勞動改造……種種政策；都表現了史無前例的、違反人性的極權主義和殘暴行爲。他們的「一邊倒」主義，更是引狼入室的奴隸思想；全世界凡是沒有失卻理性的人，都應該公認這種冷酷的事實。

父親所承襲而且要力行的中國正統思想，是和世界布爾塞維克主義勢不兩立的。

父親的思想天然是反極權、反侵略、反奴役、反迫害的王道主義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孟子說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道理，既然一切以民爲本，當然不容人民遭受共黨的摧殘，當然會有己饑己溺的心情，想盡一切的方法，來拯救億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的。

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父親就是這樣以仁存心，以天下安危爲己任。他抱着最大的犧牲決心，爲主義與眞理而奮鬪到底。惟其如此，故能具有大無畏的精神，打破生死，而達到威武不屈的境界。

父親這種「以身殉道」的精神，絕不是得之偶然，而是因爲他繼承中國數千年來的正統思想；並且能夠身體力行的緣故；也就是受了古代中國的「天下爲公」理想薰陶的結果。父親的偉大人格，正就在於此！

戚繼光常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活的死人，一種是死的活人，」洋奴、漢奸、賣國賊，他們雖然還有一副臭皮囊，

「[illegible]

，就看自己方寸間的一念而已。

父親所以有這樣崇高和偉大的人格，絕不是由做作而來，而是從日常生活和行動中，自然表現出來的。偉大出於平凡，自然勝於勉強，所以更顯得爲一般人所不及。父親之能養成這種人格，不能不歸功於幼年時代家庭生活環境和教養的影響。父親早年喪父，家庭困苦，乃至受隣里的欺凌侮辱；這些都是磨折父親，而適以養成其堅苦卓絕的個性的。父親自述：

「我從前在家裏，每天一定要掃地，洗地板，還要燒飯。吃飯的傢俬，也統統自己洗滌，吃完飯的時候，不僅桌上地上不能有半粒飯屑，就是飯碗裏有一點不乾淨，也一定要受父母的嚴格教訓，甚至打罵。穿衣也是一樣，如果有一顆扣子沒有扣，父母也要罵的，洗臉有一點沒有乾淨，父母一定叫我再洗。」

又說：

「我自己曉得，我之所以能有這種的能力，來擔任救國救民的事業，完全是從小養成的。大家都曉得，我自幼小，就自己掃地燒飯，非常刻苦耐勞，在家聽從父母的話，入學敬重先生。我父親過世之後，免不了別人的欺侮；我總聽我母親的話，安分忍耐，有時被我母親打了罵了，一點也不怨，一點也不恨。所以我現在一天到晚忙碌，精神始終如一，這無非是幼小養成的習慣。」

父親幼年處境的艱苦，正如我的祖母王太夫人所說：「歷盡人世難堪之境。」父親完全生長在民間，對一般貧苦無告的平民，特別同情和愛護；這樣，便養成了一切爲羣眾的民胞物與的偉大襟懷與堅忍不拔的意志。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父親生活的平凡，正表現父親人格的偉大！

父親的哲學思想，既然注意一個「仁」字，所以父親的躬行實踐，也就在於「行仁」。他的同情心，惻隱心特別發達，養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救世主義的精神；擇善固執，百折不撓。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父親就是這樣在日常生活和實踐行動中，表現自己偉大的道德和人格的。

父親的「日記」，就是日常生活和行事的實錄，沒有一字一句不可告人的。日記中寫道：

「吾嘗見世人之迷信於家族觀念，約束於家族範圍，因而潦倒一生者，比比皆是。蓋人無大決心，固不可以當大事，無大慈悲，亦不能成大事。



就是「大決心」。

日記中又寫道：

「至浦，不見烟火，居民稀少。見一老婦，背負一數月小孩，啓門窺探；老婦固憔悴不堪，小孩仰臥背上，狀如絕食多日之餓殍。見之悲痛不自己，人民遭刼一至於此，兵兇戰危，殘酷極矣！」

「太和墟宿營，沿途民房爲桂軍焚燒，幾乎無完全村落。羅布洞下餘家居民，惟有一頭面漆黑之老婦；亦有在田野中向柑子而泣者，以菓子爲兵士摘食不能生活也。哀哀生黎，見之心痛！而沿途病兵呻吟，乏人看護，尤爲心酸。帶兵生活，誠非人生所忍爲也。」

這些話，是父親於民國九年帶兵在閩、粵作戰時所記的。一般人都以爲軍人皆是好戰，其實不然；像父親這樣愛民如赤子的胸懷，具有「聖人之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的大德。所以父親過去奉命誓師北伐，能夠於兩年內的短促時間，打倒北洋軍閥，統一全國，也就靠這點「不得已而用兵」的苦心，才能達成「仁者無敵」的結果。

父親對於老弱婦孺和勞動者的痛苦，都寄予充分同情。日記中寫道：

「桂江水淺灘激，行船甚難。拖縴者，多六七歲之幼童與婦女，水沒半身，手胼足胝者，匍匐拖拉，喘聲淒楚者，觸目傷懷，淚不能忍。」

父親在北伐前，曾在福建帶兵，任縱隊司令兼永泰縣縣長。日記中曾記一段關於獄中囚犯的事說：

「見人犯中有抱子者，心亦不忍，含淚欲滴。」

由這些事實看來，父親乃是個感情深厚，熱血沸騰的慈祥長者；故一見有不平不忍的事，立時熱淚盈眶，這就是仁人之心的眞實流露。

民國三十八年，父親駐節重慶的時候，當地發生了大火災，父親住宿在郊外的黃山，一夜之間，起身多次，看看市區的大火熄了沒有？父親最後一次起床的時候，天還沒亮，立刻就命我趕到市區去看看：並令我無論如何要設法在銀行裏借點錢出來，好好地辦理善後和救濟工作。這樣關心民瘼，無微不至，眞是悲天憫人。

在黃山寓邸中，父親的臥室前面，有三顆馬尾松。有一天，父親說：

「不但人與人有情感，人與樹也是有情感的。抗戰的時候，我們看見這三顆松樹長大起來，現在看來看去，還是這三顆樹最好看。」【三】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盛世才看了這份條約內容，也頗為吃驚，覺得如果簽署了，賣國之罪難逃，將來會一身兼任漢奸與共產黨雙重身份，何所逃於天地之間，當時遲遲不肯簽字，蘇俄密使向盛世才說道：「你一個字都不能修改，你係聯共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命令，應該為蘇聯的利益作鬪爭。」

在蘇俄密使逼迫下，盛世才終於咬牙簽了字，從此，新疆的礦產全入蘇俄掌握。

盛世才既已決心一面倒向共產黨，就在新疆省內大舉捕殺國民黨員及中央派去人員，幾乎全數被捕，不殺卽囚，被囚時所受的待遇，更非人與人之間所應有。坐過盛世才監牢的人，認為「盛牢」是蘇俄格別烏，日本憲兵隊特高科，中國明代魏忠賢的東廠，兼有此三家之長，其凶狠處不但過去未曾有過，卽將來也不會再有。

由於盛世才大舉逮捕關內去的官吏，結果新疆少，他四弟世騏任旅長，是盛世才的御林軍，負責保衛，此外還有一個專門管逮捕審訊的特務機構，由其親信負責。至於省政府部門，就無人可用。盛世才既不相信中央派去的人，又不相信當地少數民族，想來想去，覺得眞正可靠的還是中共方面的同志。就致電毛澤東，請他派一批人員去新疆工作。特別需要一位財政專家擔任財政廳長，一位擔任新疆學院教務長。

這在毛澤東及中共來說，眞是天大喜訊，從來都是中共派出幹部滲透到別的部門，被查出後驅逐監禁，像這樣公開向中共要人去工作的，自從中共成立以來尙未有過。毛澤東大喜過望，未提交中共中央討論之前，先把毛澤民找來商量。

毛澤民在江西時就擔任中共銀行的總經理，專門保管搶來的黃金、白銀及中共工農銀行印就的鈔票，到了陝北仍然是原官原任，中共的財產[illegible]

毛澤東覺得這是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就把毛澤民喊來，說道：「現在有一項有意義的工作，我想派你去。」

毛澤民問道：「什麼工作？」

毛澤東說道：「新疆盛世才來電要我要人，特別指定要一個能擔任財政廳長的人，我是想派你去。」

毛澤民說道：「我在江西時，部長都當過了，那在乎這個廳長。」

毛澤東說道：「你怎麼這樣胡塗，咱們那種官是假的，讓你穿上龍袍還是個唱戲的，盛世才的廳長是千眞萬確的簡任大員，因為你是我的親弟弟，我才派你去，你不要弄錯了。」

毛澤東說道：「大哥，我沒有錯，你可能弄錯了，盛世才那人靠不住的，聽說比你還好殺人，他雖然自稱進步，也不知道是眞是假，如果有一天變了臉，我不是要挨上一刀。」

毛澤東與毛澤民從童年就是寃家，當時被毛澤民頂得半晌說不出話，停了一時，問道：「你怎麼這樣怕死。」

毛澤民說道：「大哥，怕死的不是我一個，越

當時盛世才說道：「你只管去，盛世才不敢對你不利，他不怕我還怕蘇聯哩！他是聯共黨員，不敢不服從黨紀。」

毛澤民問道：「盛世才要我們去新疆，到底是國際方面的主意，還是盛世才個人的主意。」

毛澤東知道這個弟弟刁鑽古怪不在自己之下，如果說是盛世才的主意，他一定不去。當時就說道：「盛世才那有這個權力，自然是國際的指示了。」

毛澤民說道：「如果是國際授意盛世才這樣作，我就去，若是盛世才自己的意思我就不去，我信得過史大林同志，信不過盛世才。」

毛澤東心裏覺得好笑，表面卻跟着點頭說道：「我也是這個看法，你的話很有道理。就這樣，你回去準備了。」

毛澤民走後，毛澤東又把活曹操找來，把盛世才電報給他看，說明要派毛澤民去任財政廳長。

活曹操極力贊成，連說：「主席的意見永遠正確，新疆相當富庶，若能掌握住新省財力，對我們極大幫助。」

活曹操為什麼一力主張派毛澤民去新疆呢？其中另有原因，原來在江西時，活曹操是「財政部長」，毛澤民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活曹操的「部長」只管政策，實際所有財產皆在銀行，活曹操並非不能沾潤，但為數太少，到了陝北，活曹操最初還是「財政部長」，毛澤民則任「國民經濟部長」，財政大權仍然在毛澤民之手。活曹操要取一筆款子回故鄉醴陵買田，雖然毛澤民也照給，但活曹操總覺得不方便，若換了別人，活曹操一定想法把他搞垮，但對毛澤民實在無奈何，現在難得有這個機會，把毛澤民遠遠送去新疆，活曹操自然極力贊成。

毛澤東說道：「林老，派澤民去新疆任財政廳長，我不便提出。」

活曹操說道：「沒有問題，主席不便提出，我可以提。」

兩人商定之後，隔了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商討如何回復盛世才。

一羣大頭目傳閱了電報之後，皆無異議。

陳紹禹先說道：「盛世才同志的進步是自發自動的，以他今天的地位，如果想保持官位，應當緊靠着國民黨才是，但是，他卻一心要加入共產黨，這種精神就可嘉。」

當時陳紹禹剛以欽差大臣身份回國，在中共內部坐上第二把交椅，陳紹禹說的話多是代史大林說的，一字不能更改，加之他又經過廸化，與盛世才盤桓過幾天，在所有大頭目中，他是唯一認識盛世才的人，他一贊成，自無人敢提出絲毫不同意見。

擔任會議主席的毛澤東問道：「派誰去呢？」

活曹操說道：「財政廳長一職，我建議推薦毛澤民同志擔任。」

陳紹禹頗為愕然，問道：「澤民同志能勝任嗎？」

活曹操說道：「應該不成問題，澤民同志在江西時期就任國家銀行行長，來到陝北又任國民經濟部長。」

秦邦憲聽不下去了，擺手說道：「林老，過去的官銜還是不提為妙，咱們那種國家銀行，與財政完全無關，當時的任務就是打土豪，印鈔票，今天的財政廳長的工作非常複雜，澤民同志兩項經驗在此完全用不着。」

活曹操說道：「澤民同志去了可以學習嗎？如果說一定要對現在的財政經濟政策有經驗始能當財政廳長，可以斷言本黨沒有一個人可以去新疆任財政廳長，因為本黨沒有人任過財政廳長職位。」

秦邦憲被活曹操一句話駁的啞口無言，陳紹禹也看透是毛澤東的意思，非要毛澤民去不可，如果堅決反對也徒傷和氣，當時就說道：「派澤民同志去新疆，我並不反對，不過，他的經歷確實不夠，希望主席能多予指示教育。」

毛澤東說道：「我也覺得不大合適，不過，各位同志都同意，我只好遵照大家的意見。」

陳紹禹問道：「關於新疆學院教務長，派誰去呢？」

秦邦憲說道：「不如派林基路同志去，他比較熟悉教育工作。」

毛澤東說道：「盛世才來電報要人，雖然指明這兩件工作，但我方總不能只派兩個人去，應當趁這個機會多派一些同志，到新疆後可以逐漸掌握各方面權力。」

許多大頭目也都表示同意，即席決定派馬明方、陳振亞、張執一、吉合、楊之華、陳慧青，一道隨毛澤民、林基路去新疆。

陳紹禹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問道：「我黨派了這麼多的同志去新疆，總要有一個高級幹部統率，齊一步驟，發展工作。」

毛澤東與活曹操都明白陳紹禹這句話的用意，但兩人都不敢說由毛澤民負責領導，因為說出來一定通不過，也許會影響毛澤民去不了新疆。

陳紹禹看見無人開口，接着說道：「我倒想起一個人，就是陳潭秋同志，他現在還在莫斯科養病，可以去電要他直接去廸化。」

毛澤東說道：「陳潭秋同志名聲太高，他去了，恐怕盛世才不放心，對我們發生疑懼。」

秦邦憲說道：「這更沒有問題，陳潭秋同志在上海作地下工作時，化名徐杰。仍然還用徐杰的名字就是了。」

毛澤東問道：「澤民同志與基路同志去到廸化都有固定崗位工作，潭秋同志到新疆用什麼名義呢？是不是再向盛世才要一個職位。」

陳紹禹說道：「不必了，我們可以堂而皇之在廸化掛上十八集團軍駐新疆辦事處的招牌，派徐杰同志任辦事處處長，也就得了。」

在座大頭目一齊表示同意，當即電復盛世才，派出的人也都絡繹去了廸化。

談李濟深這個妄人【二】

商山皓

十五年七月，今總統蔣先生，被推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李濟深以第四軍長兼總參謀長，他的地位，更加提高。

蔣總司令統大兵北伐，一二三六七各軍，均分途出發，第四軍撥出張發奎、陳銘樞兩個師出兵湖南，留李濟深統率陳濟棠、徐景唐兩個師，留守廣東後方。

革命軍北伐，順利進展，勢如破竹，平定武漢三鎮之後，國府於十六年一月遷往武漢，廣東後方地盤，乃完全爲李濟深所有。國府特任李濟深爲第八路總指揮，兼廣東政治分會主席。

十六年春間，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均設在武漢，北伐期間，仍是國共合作，共產黨鑒於上年發生中山艦案，始終妬忌蔣總司令的才能，尤爲妬忌國民黨軍事進展之神速，中央黨部在武漢召開第二屆的三中全會之後，共黨勢力更加膨脹，反對蔣總司令的空氣，日益濃厚。共黨的行動，愈來愈兇，國民黨的老幹部，自然會有反應，向爲國民黨右派首領之胡漢民，與中央執監諸老同志，遂在上海醞釀反共清黨的大計。

十六年三月，上海南京及江浙一帶，均已由蔣總司令次第克復，蔣氏於三月二十六日馳赴上海，與胡漢民諸老同志洽商，另成一個政治中心。

四月十二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在滬開聯席會議，以武漢政府被共黨把持，議決否認武漢政府，通電宣佈共產黨罪狀，發動清黨。

四月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蘇浙閩及兩廣共六省，同時執行清黨。南京方面，由胡漢民及蔣總司令領導；廣州方面，由胡漢民派古應芬返粵，策動李濟深執行。此役李氏在粵清除共產黨頗多，亦爲李濟深對黨對國出力最大之一次。

陰謀排擠古氏離粵

廣東執行清黨之後，改組廣東省政府，是當然之事，此時以人事資格及其他一切關係而言，古應芬在黨的資格既深，李濟深是他一手栽培出來的。李氏部下的師旅長，包括陳濟棠在內，均與李先生有深厚的淵源，以人選論，由古氏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是爲最適當的。但不審何故，當南京組成國民政府後，一再電促古氏入京，使其擔任南京的財政部長，而以李濟深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

奇怪得很，古應芬雖然到南京，就任財政部長職，但他老人家不能忘情於粵，仍兼任廣東的財政廳長，到南京僅一月，即將部長職務，交次長錢永銘（新之）代理。此次筆者是隨古氏入京的，他留筆者在部內任事，他老人家仍返粵，專心整頓廣東的財務。

廣東的清黨運動，是由古應芬策動成功，此時廣東地區內，已無其他雜牌軍隊，僅李濟深所部兩個師，由陳濟棠、徐景唐分任師長，其餘則爲李福林所統福軍，如此而已。古氏之所以不願在南京主持財經政務，而情願在粵屈就財政廳長之職，蓋他以爲李濟深是他一手提拔出來之人，尤其陳濟棠是他的心腹，李濟深以下，必能受他的控制，古先生之心事，欲將廣東建設好，鞏固革命策源地，爲南京的後盾。

豈意此時的李濟深，以總指揮而兼省主席，已騎在古應芬的頭上，他與廣西的黃紹竑，結了同盟，企圖將兩廣打成一片，同隸「新桂系」統治之下，竟不容許古應芬在粵，使用種種陰謀，排擠應芬離粵，以達其清一色的美夢。

民十六，清黨後之廣東，此時國民革命軍已進展至長江一帶，廣東在後方，比較寧靜安謐，省境內駐軍亦不多，本來正是埋頭建設的良好機會，故古應芬先生不願就南京特任職的財政部長，而願就廣東簡任職的財政廳長，同時他到過南京，知道財政部次長錢永銘是才大心細之能員，熟悉江浙財經情形，自問才具不如錢氏，深信錢氏主持中樞財務，必能勝任愉快，故將部務完全付託錢氏，而他老人家則遄返粵省，仍遙領國府委員兼部長的虛銜，以爲李濟深儘可就範，可以一切聽他指揮的。斷估不到李濟深竟使用陰謀，將他排擠離粵。

李濟深用什麼方法將古應芬排擠呢？其陰謀是相當高明而又狠辣的。民十六年，大軍北伐，軍糈浩繁，於開銷緊急之際，自不免有通貨膨脹之象，廣東省銀行發行之「毫券」，數年以來，本是十足通用的，因逐漸發行過多，遂告低折，那時仍用「兌現」的制度，紙幣既折低，勢必擠兌，銀行所存現欵，已將告罄，古氏正想辦法維持，四處奔走，未暇出席政務會議，李濟深突於政治分會開會之時，俟古應芬那次未有出席，由李提出維持紙幣辦法，凡是商人在粵開設銀行銀號者，按照其資本額之多少，每家均須負擔現雙毫若干萬元，借與財政廳，以爲維持紙幣之用，恢復兌現。作硬性規定，不准逃避，每一家銀行銀號，指定由財政廳派出稅警人員，武裝監視，不准銀行銀號將雙毫現欵搬出，必須將硬性規定借與財政廳之現欵額數淸繳，取回印收爲據，方准照常營業。

此案由廣東政治分會議決，交財政廳照案執行，此項辦法，事前並未得古

之威信，認爲必須貫徹執行。

不過在當時國民黨執政下所規定的制度，中央以最高政治會議爲決策機關，國民政府各部爲執行機關；地方則以政治分會爲決策機關，省政府各廳處局爲執行機關。由政治分會議決之政策，發交財政廳，依法是必須執行的。何況此時的李濟深，又以省政府主席的高壓力，根據政治分會的決議案，命令財政廳遵照執行。

古應芬對於此事，不免尷尬了，事前他完全不知，照辦既難，不辦亦難，只有兩個應付方法：一是辭職不幹；一是照案執行，若用前一個辦法，李濟深是「正合孤意」，不費吹灰之力，立刻可以排除古氏離粵。結果，古氏是採用了第二個辦法，完全照案辦理。

槍斃徐紹棪向古示威

此項強迫商人借錢之法，若在今日的中共政府而言，乃是「家常便飯」，不足爲異的，甚或認爲當然這樣做的。若在三十年前使用此法，結怨於民，必遭商民唾罵，古氏照案辦理之後，果然怨聲載道，老百姓替他起了一個「擂大鼓」的綽號。

後五年，古氏在粵逝世，商民暗中互相稱賀，有人由郵局寄去一對輓聯，文云：「死早五年天有眼；生多半載地無皮。」人民怨毒之深如此！不知此事之發蹤指示者，完全是李濟深陰謀，古氏不過代人受過，可謂冤極！

古應芬替李濟深勒借商民現款之事辦妥後，李濟深看見古應芬尚戀棧未走，乃施行第二步更辣的手段。

是時李濟深在粵所部兩個師，由陳濟棠及徐景唐分任師長。陳濟棠對於古氏很尊敬的，平日亦有密切連絡，獨徐景唐與古氏頗有隔閡。不知古應芬聽信何人讒言，常有指責徐景唐走私、販賣鴉片等過失。因此古、徐二氏之情感日形惡劣，漸至不能相容。

某日，李濟深探聽得古應芬因事去了香港，不在廣州，李氏竟令派徐景唐所部，到財政廳逮捕古應芬之幹部人員，加以貪污罪名，計有籌餉處長李海雲、財政廳第二科長徐紹棪等，此外被逮者尚有多人。

李海雲是老同盟會員，曾毀家破產以助革命者，胡漢民在滬聞訊，發電阻止，始獲釋放。

徐紹棪，字貞甫，前廣東省長徐紹楨之弟，在財政廳任科員多年，陞任科長，並無什麼貪污證據的。被逮後，由政治分會議決，未加審訊，即予槍決。

李濟深這樣做法，是明白給顏色與古應芬一看，使其不敢回穗，李濟深乃以其私人馮祝萬繼任爲財政廳長。

查當時廣東省財政廳第二科，是主管稅捐事務的，其時的稅捐，不是由廳派員徵收，而是招商投承，承商接辦後，事務上必須常與財廳接洽，第二科既是主管科，承商爲辦事便利起見，按月有乾修送與第二科長，此種不良習慣，相沿甚久，前清時代稱爲「陋規」。嚴格來說，接受此項乾修，是非法的，但

，酌施懲戒，甚或判處徒刑，尚屬說得過去，若硬指爲貪污，未經訊明而處極刑，豈足以服人哉！聖人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豈特草菅人命而已乎？昔人殺一不辜而有天下，尚且不爲，李濟深殺一不辜，以爲向古應芬示威的手段，其所企圖，不過欲據有廣東一省，管仲之器，度量一何小耶！

一封滑稽的親筆信

李濟深槍斃了徐紹棪，逮捕了李海雲之後，滑稽得很，他表面上不與古應芬反臉，還假意遣人送親筆信到香港，請古應芬返穗，大意謂：發覺財廳人員有貪污行爲，故爲此緊急處置，暫派馮祝萬代理廳務，仍請古先生尅日回廳主持一切。……云云。此簡直是與古氏開玩笑而已，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李濟深在粵趕走古應芬，事在民十六之初冬，那時寧漢已由分裂而合作，蔣總司令已下野，赴日本小休；胡漢民亦下野，隱居上海租界。南京成立所謂「特別委員會」，各方面有贊成者，有反對者，國民黨內起了許多糾紛，武漢政府分共後，共軍賀龍、葉挺等，在南昌叛變，此時張發奎爲第二方面軍總司令，葉劍英在其麾下，擁眾二萬餘人，大多數是粵籍，張氏統率全軍由陸路驅回廣州，其兵員人數，大約比李濟深駐粵之兵力爲多，李氏無法阻其回粵，張發奎統率百戰雄師歸來，有舉足輕重之勢。

那時的國民黨改組派，由汪精衛領導，曾同何香凝、陳公博、甘乃光、陳樹人、經亨頤、王法勤、王樂平等，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爲非法，聯袂由海道回粵，發表政見，主張召開二屆的四中全會，解決國是，否認南京的「特委會」。

張發奎將軍同時亦發出宣言，聲明以鐵血擁護汪精衛先生的主張，此時的汪、張二氏，是同一鼻孔出氣的，李濟深只得隨聲附和。

十六年十一月，國民黨諸巨頭，同意在上海召開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蔣總司令亦由日本趕回，汪精衛與李濟深亦聯袂由粵航海赴滬出席。

政治的風雲變幻，是十分微妙和複雜的。民十六年四月，寧漢分裂，汪精衛赴武漢，南京大舉清黨，是蔣胡兩公合作。是年秋，寧漢復合，一轉瞬間，變化爲蔣汪合作，茲敍其經過情形於下：

寧漢分裂時，張作霖雄踞北平，稱大元帥。孫傳芳餘孽，尚在江北，蠢蠢欲動。寧漢若長久分裂下去，不特是有害，且易爲敵所乘，北伐與統一，無從着手。馮玉祥首先居間調停，桂系看準這弱點，由李宗仁籲請蔣總司令下野，以促成寧漢之由分而合。蔣先生當時亦以既然環境需要他下野，遂毅然接納李宗仁的獻議，卸職東渡日本。

其時蘇浙皖閩各省軍隊，分編爲三路：何應欽爲第一路總司令；李宗仁爲第二路總司令；白崇禧爲第三路總指揮。再加以李濟深踞廣東，黃紹竑踞廣西，此時桂系的力量，龐大無比。惟當時蔣汪兩公，對整個局勢引爲深憂，信使往還，交換政見。

抗戰武術談

湘江河畔失足恨　岳麓山頭故物情

勝利後道經長沙時，我會同友人去遊覽岳麓山，順便探訪在湖南大學攻讀的舍親，在山上憑弔革命先烈黃興、蔡鍔二公的墳墓，及瞻仰禹王碑飛來鐘等各名勝古蹟。在回程中路經一處山邊，距公路不遠處的田基旁，看到有一輛被炸爛的軍車，該車所髹的顏色花紋對我特具吸引力，一望便知是我曾服務數年的砲七旅的重砲牽引車，並在相距約一箭之地的山坑中發現一輛破爛的彈藥車，引擎車輪均被拆卸，祗剩空車殼拋棄在荒地上。雖然不知道是那個營連單位的砲兵協助防守岳麓山陣地，但當時我對此兩件廢物，就好似遇到了兩位曾經共過患難的久別朋友，看到他們身毀形在，冷落荒野，不覺無限悽惶！心酸難忍，黯然呆立當地，思潮起伏不能自己，更不忍驟然離去。回想此砲兵營的軍車，在戰時曾揚威戰場，替我們國家造成幾許輝煌的戰果，消滅多少萬惡的敵寇！如今它已殘廢，無用的被棄在荒郊，怎不令人感嘆呢！我不知道這輛車是否在崑崙關戰役中駕駛過的那輛，但回想起我人車合一，共同對付敵人之時；自身要避開敵機的槍彈，更要保護彈藥車的安全，兩者息息相關，因此對車輛也發生了感情，它的形象深刻在心坎裏永難忘懷，雖然事隔三十餘年，還記得那輛彈藥車的引擎號碼是（105948521）。砲七旅的重砲和軍車全部是德國出品，機件好外表又美觀，平時很少出毛病，戰時內地的泥沙公路，及戰場上的山石不平小徑，都不能使車毀壞，每參加一次戰役，多數均完整無缺，這就是砲兵團車輛與別不同的優點。當時我看着廢車，默默沉思，不覺時間久長，面上又露出淒然之態，我的朋友看到很感詫異，就問我為何對此殘車留戀？我長嘆一聲，就將過去在戰場上與此彈藥車的一段生死攸關故事說出。他們對戰場及武術都很感興趣，要我慢慢的講給他聽，因此從岳麓山歸來的路上，全部是無限感慨話當年。

且說吾鄉各族姓自祖傳下來就修文習武風氣很盛，耳濡目染有關武林趣事也很多，凡練會有高深武功的師傅均能潔身自愛，從不會有恃強凌弱的事情發生，在同行中較量武功的場合是常有的，這種比武拆招，雙方均是點到即止，贏的一方既不驕傲，輸的一方也能甘心認輸，從無尋仇報復的事情，彼此均有君子風度，是值得効尤的。不似現代的都市青年，火氣熾盛，動輒殺人，毫無人情味。

吾鄉有兩位年逾知命的武林前輩，居東村者姓李，居西村者姓黃，李師傅的拳腳功夫有三十幾年根基，素有鐵金剛之稱，全身練得如鋼皮鐵骨般的結實。黃師傅練會一身靈活敏捷軟硬兼備的功夫，性格較沉默，具有深藏不露的風格。兩位武林因偶然中誤信小人挑撥是非的閒話，竟然鬧起意見來，一言不合就訂日要較量武功。這兩位素具名望的武術前輩，要比武的消息一傳揚出來，使得吾鄉人士大為興奮，這是一件非常難得看到的比武場面，那時成為吾鄉轟動一時的大事。等到比武那天，附近鄉村男男女女均放下工作來參觀這場比武，使得當地熱鬧萬分。且說兩位武師勢鈞力敵，一位硬功見長，另一位軟功及輕功佔優。比武的宗旨要不傷害對方，但要奪取勝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許許多多鄉親父老面前，兩位師傅開始較量，李師傅硬拳急性，首先出拳，他直闖洪門取中鋒，一拳對準對方胸前打出，黃師傅沉着應付，並不立即還擊，俟他的拳頭將要打到胸口時，祗見他扭身一閃一縱，已很迅速的換了方位，不但避開對方的拳鋒，他還在李師傅的左後側邊，快捷的用手指在他腰部輕輕一點，李師傅立即發覺腰部已着了道兒，馬上回身提右腳一個掃堂腿，朝對方橫掃下盤；黃師傅見他改用拳腳，威力倍增，顯得格外小心，用他輕靈的身形縱身跳起，避過對方橫掃而來的一腳，祗見他閃向李師傅的右側後方，又用手指一點對方腰部穴道；這時李師傅已打一拳一腳，但並未沾到對方的衣角邊，反觀黃師傅，卻在閃避中已將對方兩邊腰部各點了一下，雖然雙方還未分勝負，但在形勢上李師傅已落了下風。此時李師傅急於爭勝，出全力將平生所學功夫使出來，朝着對方拳打腳踢，眞好似暴雨狂風，使得旁觀者既緊張，又過癮。可是李師傅雖然拳風腳力驚人，黃師傅卻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祗見他毫不慌張，以遊鬬方式來去迴旋，發揮他所練的上乘輕功，並配合純熟準確的點穴手法，飄忽無定的閃來縱去，弄得李師傅眼花撩亂，無從捉摸對方的身形，雖然他的硬橋硬馬拳腳打出來虎虎生風，威力驚人，但對方游離閃避，就變得毫無作用了。黃師傅的每一下動作都是避重就輕，用遊戲式的打法，在適當時機乘虛專點腰部穴道，他所運用的陰勁是不重不輕，卻不時的在李師傅左右腰部按來點去；這種點按手法數次一多，主要能卸去對方的勁力，使他慢慢變得全身軟綿綿，好似孩子們玩哈癢般的情形，連接不斷哈下去，被哈的一方怎能還會有氣力打人，因此將一位鐵金剛般的拳師，弄得變成了一條軟皮蛇，最後祗見他將雙手環抱腰部，坐在地上像傻人一般的笑着，一點回手的力量也沒有了！此種別開生面的比武法，顯得非常特異和怪趣，這就是黃師傅所使以柔制剛的「攔腰絕氣」上乘武功，在不傷人的原則下打贏對方，眞令人心悅誠服。李師傅練得一身金鐘罩，也是一身了不起的功夫，可惜腰部一處穴道練得未夠火候，而黃師傅卻明白他的弱點所在，所謂知己知彼勝利在握也。但這次比武情形，如將「攔腰絕氣」的名字改為「攔腰卸力」更為恰當。諺云：二虎相鬬必有一傷，此次雙方均毫無損傷，並解釋了一切的誤會，最後二人還成了好朋友，眞是化戾氣為祥和，冤家宜解不宜結也。

張仲仁

萬人意見

廣州茶樓分四級 外商享受第一等

飲飽食醉讚番一兩句

人傑先生：

拜托台端公開刊出此函與田二尹先生與本雜誌讀友討論毛幫廣州交易會的幾項問題。田先生單從一個友人胞弟逃亡來港，卽能理解大陸同胞的疾苦，可謂聞一知十，令人欽佩！但是有一句：「或許反共陣營的人都不相信」。不知這個「反共陣營」是包括世界性抑或我們的正義之人？如果是世界性反共陣營之人，何止不相信？外國人士，平日被牛油麵包痲醉了大腦，被中共的甜言蜜語迷惑了心靈，所以就有尼克遜總統的訪毛，田中角榮、太平正芳的媚共，還有不少原本反共，而今仍受毛幫指揮接濟的士共正在擾亂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不自知。還與毛幫頻送秋波，論交論友。這些人如果不是食得牛油太多，何至愚蠢至此？有朝一日，毛幫給他們用小球藻充飢，他們就會甦醒了！

但在我本人而言，身歷其境，認識此田讀友多，所以不止相信，而且知得更為深刻。比如外商報導「中共單車質量佳」，就是祇知皮毛，不知底蘊。中共所製造單車，新的時候，坐起上來，雖不及「來利牌」，但總算過得去。因為本人身在大陸之時，唯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就是單車，雖談不上單車選手，亦可稱「能手」。所以對中共製造的單車，認識程度，就會比外商要超過十倍了！如果將一部中共單車加起總行路數量來行到一百公里，就不但玻珠蝕去成為不整形，連玻珠盤都擴大了！外商那裏

械製造工程師談過此問題，他的答覆說：「沒有辦法，日本製的玻珠，夠硬，但用鐵錘一打，立卽破碎。我們製的不破碎，但會扁了！但是美國製的任你用錘打，既不破碎，又不變形，我們的煉鋼技術尚有問題了」。試問中共單車好在什麼地方？

今年中共的廣州交易會期間，為了裝飾門面，特別設有四級茶樓。第一級專門招待外商。收費既廉，招呼妥當，日夜開放，不限時間。外國商人飲飽食醉之餘，想不「讚番一兩句」，也無以報答毛幫之「盛意」。

本港糧油商人，讚毛幫「農業豐收」，並非愚蠢，而是出賣人格。莫非他們不識大陸同胞餓到皮黃骨瘦及水腫麼？他們雖然享受到的是二級茶樓，比之香港中下茶樓相等。但是他們是吸吮毛幫的「奶水」食肥的，對這個授乳的「娘親」，怎敢說不好呢？惟有捫着良心，也要為毛幫說好話

的人食的，時間就要被限制，過早過遲，均不得食，而且祇食海帶炒墨魚，鹹酸菜炒猪大腸而已！其他不可過問。

談到「黃豆樣本如珍珠、花生粒頭大，色澤靚」，這點本人絕對相信，妙在其中，就是指明「樣本」。大陸人力代價如此低微，就算每一粒黃豆或花生經過上油揀選一二百斤，有何難處呢？毛幫裝門面是他們的慣技，見到「樣本」作為豐收，此人一定中了毛毒太深了！

本人是十九流攝影「技術」人員，平均十筒菲林也沒有一張好照片，但前年在阿里山攝到一張玉山日出，精緻非常，如果拿來做「樣本」，大好稱為「攝影師」。但本人未中毒，不敢自誇，否則就會叫出「在毛××英明領導之下創造出來」的。但在共產黨徒如果大便流利一些，都是毛澤東「英明」領導，可惜全大陸的毛幫區域大飢荒及碧海浮屍，毛幹不稱毛澤東「英明」，太可惜了！

袁暘照上

老周地位不穩

權力轉移鄧李

華盛頓郵報駐香港記者葛林威指出：中國大陸的政治動向，使周恩來不得不把權力授與鄧小平與李先念。

葛林威在發自香港的電訊中說：「周恩來的授權「遠越過禮儀方面的活動，同時有理由相信，其間除了健康狀況而外，還涉及到政治上的動機。」

葛林威說：「整個事態的發展，分明是有計劃的安排，使人還以為這是因為周恩來的健康情形突然衰退。」他又說：「中共問題觀察家們認為，我們行見周恩來逐漸從日常事動中消聲匿跡。」

他說：儘管周恩來的健康不算太好，「而無疑的，他過去幾年來所採行的溫和政策，已日益遭到攻擊。」

葛林威並且引述了「紅旗」雜誌上一篇有關范雎生平的專文，范雎於紀元前二百五十六年，曾任秦朝為相，終因面對「階級鬥爭」的問題，因病告退，關於這方面，葛林威說：「多數中共問題專家閱讀這篇專文的態度，正如其中一位所綜述的，假如中共希望我們相信周恩來並未遭遇困難，又何必刊出這類文章？」

「五月逃亡潮」十二週年

中共竊踞大陸以來，厲行極權統治，弄得天怒人怨，哀鴻遍野。大陸人民為了掙脫中共魔掌而投奔自由的報導，幾乎日有所聞，尤以發生在十二年前的「五月逃亡潮」更震撼了全世界。

成羣結隊衝破竹幕

「五月逃亡潮」發生於一九六二年的五月間，當時有十餘萬沒有自由，缺乏衣食的大陸難胞，成羣結隊，像潮水一般的衝破竹幕，湧入香港邊境，他們多數是來自廣東各縣，也有遠自蒙古、青海、甘肅、四川、雲南、江蘇、浙江、湖南等地冒着生命的危險跋涉數千里而來的。

香港政府對於這些逃港難胞所採取的措施，是將進入香港邊境的難胞一律拘捕，押往粉嶺臨時設立的集中營，由營中供給一頓價值港幣六角的伙食，第二天便把難胞裝上汽車運往文錦渡，遣返共區，在遣返途中，有些難胞甚至跳車，甘冒死亡的危險，仍不願回到共區。據香港政府同年五月三十一日透露：「當時被香港軍警逮捕胞返大陸的難民，有六萬兩千多人。」但是，大陸一批一批的難胞，在這個逃亡潮中，仍不畏中共封鎖綫上的刺刀槍彈，不顧香港軍警直升機和軍犬的圍捕，想盡辦法，投奔自由，據港九難民救濟委員會同年九月公佈，在「五月逃亡潮」期間，湧入香港的難民中領身份證者，仍有八萬七千人。

年輕者佔百分八十

這次大陸同胞大量逃亡的原因，綜合逃出難胞所發表的控訴，實出於中共暴政造成嚴重的飢荒所形成。據中共公佈，一九六〇年受災的耕地面積達九億畝，佔大陸耕地面積一半以上，一九六一年，也就是「五月逃亡潮」的前一年，大陸災情繼續增，中共甚至不敢發表耕地受災面積的數字，據估計，這一年大陸餓死的人數，約在兩千五百萬人以上。到了一九六二年的春天，先是氣溫偏高，旱象環生，繼之北起長城，南至南嶺，有暴雨和長時期的陰雨，約有一十二個省，「自治區」處於嚴重的旱澇、蟲等災害中。

這次逃亡成功和被遣返共區的難胞，總計約在十五萬人，根據中外採訪「五月逃亡潮」的記者調查，從身份上來分析，其中農民佔百分之五十；工人佔百分之二十；學生佔百分之十；共軍、共幹、「民兵」及無職業者，佔百分之二十。若從逃亡者的年齡來分析，其中十六歲至三十歲的青年佔百分之八十；老弱婦孺僅佔百分之二十，由此項統計數字中，可以發現青年是這次逃亡潮的主流，他們是在中共「教育」和「培養」下長大的，但是這些人卻唾棄中共最厲害，這說明毛共政權早已失去了社會中堅力量和新生階層的支持。

引起國際普遍重視

因為大陸難胞蜂湧投奔香港，同時又發生香港政府遣返難民的問題，這兩件事都引起了國際間普遍的重視。同年五月十九日我國政府除了說明這是中共暴政所導致大陸人民唾棄它的鐵證之外，並宣佈不計任何困難，決依難胞的志願接運來台。五月二十二日紐約每日新聞報更指出：「解決這一難民問題的最好辦法，當為推翻那個愚昧而殘暴的北平政權，因此，美國應極力建議西方盟國採取行動，協助蔣總統推翻北平政權的計劃。」

「五逃亡潮」距今已有十二年整，在這十一年中，中共在臨近大陸的地帶，設兵放哨，盤查極嚴，並組成「邊界之鷹」（專門偵查大陸同胞逃亡的特務），從事「反偷渡」、「反逃亡」運動，除非有中共的「邊界通過證」，否則，很難越雷池一步。但是，大陸同胞冒死逃亡，時時刻刻爭取投奔自由的機會。根據今年元月二十八日香港方面透露：去年由大陸逃亡抵香港的難民，為五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人，較前年的兩萬〇三百五十五人，增加一倍，這不僅證明大陸人民的生活情況沒有好轉，而且充分顯示大陸人民對中共暴政的痛恨，有增無已。

紀念「五月逃亡潮」逃港青年發表宣言

中國大陸逃港青年學生曹建齊、駱冀南、司運行、葉本齊、劉翼、駱樹賢等六百四十八人，為紀念「五月大逃亡潮」十二週年，特發表宣言，全文如下：

難忘的五月又到來了！今年的五月二十一日，是「五月大逃亡潮」的十二週年，我們這羣在逃亡潮中或以後從中共極權統治下，逃亡出來的苦難者，雖然現在都已過着自由安定的生活，但我們卻永遠不能忘記大陸上那些痛苦黑暗的歲月，永遠不能忘記在逃亡途中那段緊張恐怖驚心動魄的時刻！因此，每逢五月，我們便感慨難已！

「五月逃亡潮」，是現代中國人民反勞役，爭自由，求生存的最壯烈最偉大的奮鬪表現，它強烈地揭露了中共統治集團的罪惡真象，它又鮮明地表示了七億五千萬中國大陸人民的真正心意，已經徹底地，指出了中國

未來的正確方向，這是「五月逃亡潮」時代意義，應為自由世界人士尤其我們中國人所不能忽視的。

中國大陸人民的大量向外逃亡，其實不是從一九六二年的五月開始，自中共暴虐集團竊據大陸後，中國人民即開始紛紛走上逃亡之路。

一九六二年的五月，即是這一逃亡洪流達到了一個最高潮，其後中共雖用盡了最嚴密最殘酷的手段，來加以阻截防止，但中國人民向外逃亡的步伐，到現在都一直未會停止過，而且由於中共的殘暴本質，不僅未有絲毫改變，抑且變本加厲，中國人民的逃亡可能又將掀起另一次高潮。

從中國大陸人民的不斷向外逃亡，已明顯地指出了一個眞理和事實，即中共罪惡統治的存在，便會產生無窮無盡的災難，而且那些災難又無法寄以挽救的希望，這也就決定了人民逃亡的必然性。

二十多年來，中共的所作所爲，無不是禍國殃民的罪行，但最惡毒最嚴重的要算近來所進行的所謂「批孔揚秦」運動。因爲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思想，是世界上最優良最偉大的文化思想，也是中華民族生命的靈魂和生存的根本，現在中共「批孔揚秦」，雖然括有奪權鬥爭的陰謀，但無疑也是中共企圖從根本上對中華民族進行徹底亡國滅種的惡毒勾當，這是幾千年來許多異族想作而未能作到的，今中共竟妄圖作到它，這固然已充分暴露出中共的漢奸本質，和瘋狂惡毒的面目，但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已到了最後最嚴重的關頭，打倒中共罪惡政權，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已是海內外所有中國人刻不容緩和無可推卸的神聖責任。

逃亡並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因爲我們個人雖然得到了自由和生存，但大陸上尚有我們無數的親友同胞，正在受着奴役和死亡的迫害，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正面臨着滅絕的嚴重威脅，因此，我們逃亡的眞正目的，是在參與反共復國救亡圖存的神聖行列，而且我們抱有必勝必成的堅強信念。因爲「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人類生存發展的歷史鐵則，已爲我們提供了最明確最有力的保證，中國大陸逃港青年學生，曹建齊、駱冀南、司運行、葉本齊、劉翼、駱樹賢等六百四十八人同啓。

社會治安不靖 應施嚴刑峻法

編輯先生：

香港社會，治安如此之壞，這是不是「無藥可醫香港病，抑或有錢難買當局賢？」古語說：治亂世，用重典，快刀斬亂蔴，殺一以儆百，殺人者死，傷人者治罪，現在翻閱報紙，只見時時飛賊奪警佩槍，警方追查，懸紅緝匪；警方致祭殉職警員；又一殺人犯，獲赦免死刑，種種非常矛盾膽飐的現象，不知當政者「痲木不仁」，抑或無暇籌謀對策？把彈丸之地的港九殖民地，面對現實，沒有辦法，飛賊匪，可以闖進觀塘警署繳槍，不時把巡街警員擊暈，奪去佩槍，這不僅是目無差警，也目無法紀了！不是看到歹匪無罪，可以從輕發落，就是有見殺人犯，不時救免死刑，改爲徒刑，這些不法之徒，看到電影「教父」一類影片，有所鼓勵，於是製造搶劫兇殺新聞，收爲奇技，搶殺事項，形同家常便飯。

閱報安妮公主，看到自己名駒折蹄，要人道毀滅，也有悲泣，獨有法院判定殺人犯死刑，不加執行，而予赦減，只同情兇犯的一面，而忘記了警員及百姓的遇害，無動於中？這是秉國鈞者應有的態度嗎？不管輿論如何指責，正義的人民如何大聲疾呼，均置若罔聞，行所無所，既未能謹小愼微於先，使飛賊無隙可乘；造成搶奪兇殺，又復惺惺作態，表示婦人之仁，如此有那種因，獲那種果，往復循環，不揖不休，這是否當局無視人民員警的生命財產，有忝職責，莫此爲甚！

激於義憤，懍於覆巢之下，人人自危，眞正有說話自由的社會，我希望我的話，可以公諸社會。

一納稅人上

川滇地震災情嚴重

川滇兩省邊區，在十一日發生的劇烈地震不但受災面積廣濶，而且災情相當嚴重。

中共對死傷人數，房屋倒塌和經濟損失詳情，雖不透露，但從它在十八日報導救災消息中，說明地震造成災情空前嚴重。

中共在報導中含糊地說：雲南省永善、大關、鹽津、綏江四縣和四川省雷波縣發生強烈地震，共軍日夜調往災區，搶修公路、搶救災民，連日來空軍部隊也派出飛機到重災區空投食物藥品。北平、昆明、成都等地派出四十三個醫療隊，到重災區搶救受傷民眾。

報導中指出：滇省大關縣「木杆公社」是該縣受災害最嚴重的一個單位，全社八十多個生產隊，幾全部被地震摧毀。災區如此廣濶，災情又這樣嚴重，但中共卻要災民「自力更生建家園」。

中共參加國際足協 港代表採兩頭蛇制

萬先生：

本月十六日無綫電視中午新聞的一個節目：「中國參加國際足協」，香港將會投明智一票」。接受訪問的人，態度非常狡猾，香港足協代表，將採取「兩頭蛇」制。

若中共獲多數票支持，港代表則當然來次「錦上添花」；反之則投反對票；若「時勢」混亂，則棄權可也。此所爲「明智」也。電視台之所以如此安排，眞不愧是「毛」綫電視！

香港電台近來不停廣播，內容是要介紹一間大學安排的國語節目。如果那藝員報告的是關於國語訓練過程則沒有什麼可怪。但奇怪是那藝員將「國語」說成「普通話」，而「普通話」則是「共產中國」之專有名辭——奇怪嗎？——意義則心照不宣了。

一學生上　五月十六日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巨額捐款

捐款人	金額
Chu Teh yung（一勺水）先生	五百元
陳創明（一群讀者）先生	二百三十元
何微冲先生	二百元
江　樺先生	二百元
李建中先生	二百元
Paul Chan Kam Fai先生	二百元
鄭　太女士	二百元
陳霍寶玲女士	二百元
麥張惠群女士	二百元
沈鉅忠先生	一百元
李瑞玲小姐	一百元
張　愚先生（美國讀者）	一百元
郁鴻鐸先生	一百元
蔣璧煇先生	一百元
凌金閎先生	一百元
李荔紅小姐	一百元
沙千夢女士	一百元
何海根先生（再捐）	一百元
陳世愷先生	一百元
羅福添先生	一百元
謝汝鏡先生	五十元
何錦煥先生	五十元
楊之潔小姐	五十元
楊兆銓先生	五十元
嚴之聯先生	五十元
你的忠實讀者	五十元
高亮堯先生	五十元
陳偉銘先生	五十元
王惠春小姐	五十元
陳燕芬小姐	三十元
詠　運先生	三十元
太子道周太女士	二十元
潘芝傑先生	二十元
Cheung Kwok Keung先生	二十元
一學生	二十元
蔣黃太女士	二十元
一家庭主婦	二十元
梁劍冰小姐	二十元
林復生先生	二十元
俞秀麗小姐	二十元
Wong Lai Ying小姐	二十元
李雅儀小姐	二十元
陳何嫣女士	二十元
姚玉雲小姐	十五元
阮雪芬小姐	十五元
吳　植先生	十五元
黃慧珊小姐	十五元
陳燕琼小姐	十元
楊　均先生	十元
陳尙欣先生	十元
莫　和先生	十元
黃麗恩小姐	十元
小　林先生	十元
黃姑娘	十元
江　南先生	十元
楊林影蓮女士	十元
張先生	十元
歐慧蘭小姐	十元
一青年讀者	十元
李小蓮小姐	十元
一讀者	十元
馮湛鎏先生	十元
連城芳先生	十元
李志港先生	十元
曾高亨先生（澳門）	五元
楊先生	五元
陳炳林先生	五元
吳　宅	五元
蕭尤大嫻女士	五元
康繼添先生	五元
林國新先生	五元
陳植生先生	五元
張家豪先生	五元
陳大鈞先生	政府獎券五張

小結：四千三百一十五元

連前共：三萬九千六百九十六元九角正。又政府獎券五張。

親友的熱情

陳先生太太：

拜讀贈書，不勝同情，謹奉上港幣一百元，以供助學金之用，區區之數，微不足道，希望集腋成裘，能達成賢伉儷之志願，以叅清貧學子。千夢喪夫，才過百日，對於死別之創痛猶新，觀乎人間才智正義之輩，每多一生受苦，似是天上謫仙，來凡世歷刼，刼盡回歸仙班，樂也融融，固不必親屬為之繼續唏噓，賢伉儷以為然否？

夏安

沙千夢拜上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 × ×

人傑先生：

蒙惠寄「永不死亡的愛」一書，對令郎之夭折深感同情，聞先生將以孝昌世兄之名義創立助學基金，謹以萬分誠意響應，茲附奉支票乙紙，計港幣五百元，倘請收納，區區之數，盼積少成多，諒此舉必能如願，耑此

順頌

文祺

讀者一勺水啓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 × ×

親愛的「永不死亡的愛」讀者諸君：

老萬呢次以萬分沉痛心情，一條氣寫完了「永不死亡的愛」一書，更花了兩萬多塊錢，前後印成了兩萬本小冊子，「免費贈閱」，洛陽紙貴，有如羅通掃北，眨眼一掃而空。

我靜靜一計，老萬為了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金」還把爬格子所得的腦汁錢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為籌募基礎，豈不是慷慨地貢獻出四萬多元，在平時，相信對這區區之數，老萬或不當是什麼一回事，但當這極度創痛的環境下，竟表現出這種超常人的作風，大公無我，推愛及人的精神，眞是古今少見少聞。

星晚五月十三日駱明先生對「永不死亡的愛」讀後的書評有這樣的一段：「這本最好的書，是『免費贈閱』的，說眞心話，如果他拿來賣錢，我樂意花十塊錢買一本，難怪初版一萬冊，一日間搶光（最妙是個搶字，

。」

我看了駱先生的書評，有如下的感想和希望，老萬已屢次聲明小冊子是非賣品，一版再版，送完即止。兩萬冊索閱的朋友們，當然非個個是老萬的死黨或親友，但相信絕大多數都是欽敬老萬，擁護老萬的我很同意駱明先生的說法，我也樂意花十元買一本。

已函索該書的朋友們，相信你們每個人已看完這本小冊子了，如果你們認爲駱明先生所擬的價錢是值得的話，希望大家一齊響應，付十元的代價，移「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二萬冊，豈不是就有二十萬元嗎？

小弟自去年七月失業迄今，又因奉令遷居，生活倍困，仍萬分樂意節省菜資十元，隨函附上，作爲「孝昌助學基金」，輕過鴻毛，重在心情耳。請諒！

江南敬上五月二十二日

× × ×

子倩兄：

吾兄喪明之痛，悽然發爲情文；弟前於報刊所見，惻愴動懷，潸焉出涕。雖屢擬修書唁慰，然戚戚然終於憫默。茲悉情文已輯爲一書，將裨益於人性文化，特函請賜一冊，以慰情鍾。

伏思顏淵短命，盜跖長年，人生到此，天道寧論！然念莊子有云：「察其始而本無生。」又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郭象亦說：「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知其理，則達人通命，如懸之解矣；又何必「遁天倍情，忘其所受」耶！時賢先哲以理化情之至言，即請節哀順變，收拾痛苦之精神，續爲國爲民而請命。

愛爲響應閣下助學育材以紀念孝昌世姪之旨，謹奉上港幣二百元支票一張，俾襄善舉。專此佈意，不盡欲言。並請

撰安！

教弟李建中敬上五月十六日

嫂夫人前請代唁慰，並候時安。

台灣入境手續簡化 方便華僑回國觀光

內政部長林金生，在立法院表示，入出境管理工作，在行政院蔣院長革新號召下，已從確保國家安全的良好基礎上，進一步邁向儘量便民便僑的新階段。

林金生指出：政府有關單位，對於入出境管理，不論在法令規定上，作業時效上，以及執行技術上，都不斷檢討改進。凡毋礙國家安全者，儘量簡便，不違背國家利益者，儘量放寬，並以積極爭取華僑回國觀光、投資、藉以增進經濟發展，促使社會繁榮的目標。

林金生部長與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毛松年，內政部警政署長周菊村，率同有關人員列席立法院僑政委員會，報告華僑回國入出境措施。

林金生並就一年來華僑入出境手續簡化的實際績效，加以說明：簡化華僑再出境手續：以往海外華僑持護照入境後必須補辦入境及申請出境手續，自去年五月十七日起於華僑向我駐外使領館或駐外商務、僑務機構或指定之僑團辦理護照，「權字回台加簽」或「權字入境證明函」的同時，一併申請「海外返國華僑再出境證」回國後在該證有效期間內出境，免辦申請出境手續，也就是將回台加簽，補辦入境，申請出境等三項手續一次辦好，簡潔明快，實爲入出境管理執行二十餘年來的一大革新。

延長權字回台加簽效期：「權字回台加簽」，我駐外使領館即可決定，不必請示國內，效期亦自原兩個月延長爲三個月，重行申辦或補辦，效期亦爲三個月，已自去年六月二十一日實施。簡化旅居歐洲國家華僑持香港身份證赴歐洲國家旅居的華僑，已取得當地永久居留權，經查符合簽發「權字入境證明函」之規定者，將由當地外交部指定之機構發給「權字入境證明函」，持憑入境，已自今年四月三日起實施。改進港澳地區入出境證，爲減免經常來台的港僑逐次申請入出境證之煩，特製備「一年期逐次加簽使用入出境證」一種，在一年期內可使用十次，辦理加簽不須經過任何機關核轉，不須找保，經送入出境管理局簽發，手續簡便，已自去年九月一日起實施。放寬港澳華僑入出境保證手續，爲便利港澳僑胞自行覓保，酌予放寬保證限制，以在台覓保爲原則，但亦可就地找忠貞僑胞保證，同時規定免保範圍，已自去年六月五日起試辦一年。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毛松年，今天也在僑政委員會表示：由於政府簡化華僑入出境手續，僑委會核轉僑胞入出境人數，六十二年爲十萬九千八百六十六人，較六十一年的七萬二千三百一十八人增加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三人。毛松年說：僑委會今後仍當督促所屬，研究改進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與主管機關密切配合，對僑胞提供更佳的服務。

讀者紛紛來函索閱「悼亡兒」書

老萬爲了悼念亡兒孝昌，出版了一本『永不死亡的愛』，免費贈閱。各界讀者除親自上門索取外，紛紛寄函索閱，幾天內竟達五、六千封以上。老萬爲了盡快把書籍送到各熱心讀者手中，於是就把筆者拉了伕幫助書寫郵寄書籍的信封。

在這五六千封信中的讀者，男女老幼各行各業都有。以我鬼畫神斧的速度每天也只可寫得三幾百個信封。讀者來信內容除表同情與安慰外，皆揚老萬能在這種悲痛的心境中繼續寫文章，並且還編印這本『永不死亡的愛』，對老萬這種精神感到無限的敬佩。

每一個人雖然有不同的環境與遭遇，但老萬在這老來失子尤其獨子的沉重精神打擊下，尚且能支撐得住而且不停地繼續寫作，這種胸懷與精神確實超乎常人，不愧稱爲硬骨頭。這對筆者的人生確具有莫大的教育與啟示。

（尖鋒）

詩詞二壇

壇主董力行

拙作「書感」六絶前由應麟詞長代投蒙董壇主指正勉賦一律

印尼茂物 黃光華

藏拙何曾敢說才，吟詩偶爾爲心開。
佳詞喜得高人賞，淺學全憑雅客抬。
壇主超然知取捨，孫山未落且重來。
感公淵博能青睞，異日同傾自釀醅。

光華先生詩「壇主超然知取捨，孫山未落且重來」，「壇主」對「孫山」，極爲新穎。該聯平仄既好，音節尤佳，對仗如流水行雲，有自然順暢之妙，壇主評。

應麟詞長踐約來茂交談甚歡爰用光華君原韻記盛

印尼茂物 盧昆仁

滔滔雄辯富清才，修禊蘭亭雅會開。
高士聯吟觀把盞，春風揮而各相抬。
昨宵先見燈花放，今日欣逢遠客來。
良友座談宜痛飲，知君久貯隔年醅。

昆仁先生所和，併皆佳作「昨宵先見燈花放，今日欣逢遠客來」，流暢自然，來字押韻極好。壇主。

應麟詞長欣然來茂承光華兄招飲率成一章藉抒客懷

印尼茂物 許友文

忙疏交際亦貧詩，知我如君定不疑。
帶病追陪情更好，歷談眞覺樂難支。

友文先生病癒之後，可以寄情詩酒，以遣客懷，天南引領，遙祝健康，壇主。

承吳應麟君惠閱「萬人詩壇」一篇讀後有感

椰加達 何悅康

文附荒涼月妄清，詩壇何處聽吟聲。
南天海浪常摧擊，北闕騷人半死生。
今世風流誰自賞，連年魔影客心驚。
作肖吳子嘆林擯，喜見香江萬士鳴。

，指大陸消滅文化，詩人不多矣，「南天海浪」，是言華僑在南洋，常有摧殘打擊之事也。壇主。

承茂物黃盧許三詞長約叙乃毅然前往返椰後書此誌感

椰加達 吳應麟

椰茂全程路不崎，車輕人健未嫌疲。
多君雅意頒箋約，振我清神逐箭馳。
半日傾談敦舊誼，四枝毛筆琢新詩。
萍蓬聚散徵前數，再續文緣自有期。

吳先生在印尼，有遠處文友約叙，贈詩步韻，是爲人生之一樂，香港地方太小，地陝人忙，茶樓酒家，人滿幾無坐位，故鄙人非至萬不得已，不去茶樓，星期郊遊，獨自駕車，擇地僻人稀之處，樹林叢坪，大樹停車仰臥，耳聽流水，目視飛雲，引吭高歌，大唱京戲，每出必携二犬，一犬守車，二犬隨侍，見有長髮青年，諸犬均作戒備，又鄙人身有氣功，刀劍不畏，少年時。在軍中精通技擊，明曉人身穴道，以手點之，呆若木偶，即可將之生擒，蓋人身正面有十二大穴，死穴有四，昏穴五，麻穴三，身側有笑腰穴，用十五磅之力，以二指點之，其人每言必笑，不笑則不能發音，且先笑而後言。有時且無故大笑。笑聲不停，藥治可愈，昔年華山學道，吾師之秘傳也。解藥處方用丹砂、牛黃、黃芪。三七，禹餘糧等十餘味，十日即愈。余因有點穴之術，是以不懼小匪。

民國三十六年，余在河南剿共，在戰地俘共幹三人，（屬劉伯承部），訊之則不言，問話則扮儍。面無表情，副官楊某，得余點穴眞傳，以指點其笑腰，三人大笑不已，有問必答・三人原籍江西、四川、湖南等地，高小畢業，皆係好人。被共黨脅非自願也，余以政治鬬爭，並無私仇，既非要犯。不必處以重刑。給以解藥。感化而釋之，事隔多年，恍如昨日。

黃耳黑頭二犬，[illegible]能嗅印識味，雖身藏小[illegible]

犬不許其近，怒目張牙，猙獰可畏，夜間在室。一臥床下，一臥門側，其餘負責巡邏。任何幹部。無其忠誠，祇供飲食，不支薪金。更無意上逃亡情事，蓋以決於毛某。且較其更爲高明，所謂活學活用也。

香港因地小人多，朋友會晤地點，不易選擇；雖近在咫尺，每有終年不相聚首者，吳先生暢遊茂物，訪友賦詩，在香港人觀之，是難能而可貴也，壇主。

盼王師

澳洲 劉玉夷

遍地魂冤弔九泉，江山錦繡付烽煙。
中原父老偷彈淚，長盼王師年復年！

玉夷君附書云：「該詩爲多年前回鄉探親，寫實之作」，足證中原父老，彈淚而盼王師也，壇主。

書懷

泰國 龍軌

（一）

獨夫自視比朝陽，反去反來國脈傷。
盈野忠貞成冀土，傾巢志士拋兒媳。
無端變作流亡客，爲那還須旅異鄉。
待至王師平定日，當天頂禮又焚香。

海外村夫多義忠，不爲聲譽不爲功。
乘風舞劍邊疆外，撫馬枕戈異域中。
北望神州人面黃，南看半島血鮮紅。
今生再把征袍著，力斬奸邪毛賊公。

龍軌君詩，有軍人豪邁之氣，富文學思想之才。若能多讀唐詩，精通平仄，是爲一流作家，文章寫到要點。隨即賦詩一首。以爲點綴，將來作品裏，詩中有文，文中有詩，所有文學博士，瞠目結舌。無法相比矣。壇主評語。

詠國旗

雪梨 林哲齋

白日青天滿地黃，照遍禹甸透蠻荒。
進也能攻退可守，德治中夏和萬邦。

林先生附書解釋：「國旗改用黃地，可以滅赤」等語。言頗有理，函長不及備錄，據云當年孫總理，與陸皓東，考慮未周，用「青天白日滿地紅」，遂有今日之紅禍，又不應將青天白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香江竹枝詞

鐵琴樓主 高齡賜

(一) 百載繁華向海侵，滄桑一角幻晴陰；爐峯直似銅山好，卻任他人猛掘金！

(二) 十里洋場足自豪，神行物價腿飛毛！寸金寸土非奇蹟，租値瀛寰第一高！

(三) 塵囂倍比十年前，路狹人稠車萬千；若是歸途呼的上，步行還恐到家先！

(四) 不古人心道漸微，亂餘多想入非非！沉沉醉夢呼難起，勝過噪音噴射機！

(五) 朱門酒肉更多香，莫道家無隔宿糧；律令何須青女下？炎陬到處有冰箱。

(六) 機動潛吹十月風，全消暑氣一樓中；廣寒應識嫦娥怨，主婦提防住冷宮！

(七) 名成利就入園遊，百計千方逐上流；欲使腸肥關爾份，佐餐應改用牛油。

(八) 投機又向金魚缸，勢起狂潮不易降！冒險家尋新刺激，任教銀紙散香江！

(九) 眞如盲目射蚊鬚，馬票難成富貴圖；笑問年年長買客，入圍會有幾張無？

(十) 爭入愉園舖草皮，腰纏輕重有誰知？完場一事毋須問，倦客歸來少展眉！

(十一) 紙醒金迷小酒家，妝成無上女如花；到來眼福知何少，寧及亞當對夏娃？

(十二) 識途到處是風流，午夜天魔舞未休；更有美容春色院，髮花全不解梳頭！

(十三) 鬧市通衢有浴池，客來光顧反神疲；身汚未洗囊先洗，又是人間另一奇！

(十四) 倒亂陰陽衣古怪，無分男女髮新潮；不憑脂粉迷離甚，錯認鬚眉作阿嬌！

(十五) 垃圾蟲多蛀一城！掃除能得幾時清？旁觀恐似原頭草，野火燒殘又再生！

(十六) 飛仔猖狂豈易除？頻仍罪案不勝書！太平山下無寧日，法網恢恢似太疏！

誰知落籍成風尚，小姐哥兒去不還！

(十八) 磨穿鐵硯對青燈，塡鴨書蟲感不勝！他日出身尋飯碗，敲門磚卻是文憑。

(十九) 土產朋投憶本源，重嘗滋味有餘溫；深思翻覺咽難下，恐帶遺民血淚痕！

(廿) 中間路線說中庸，左右無偏坐夾縫；一任龍蛇屯海角，逍遙種杏老爐峯。

高先生竹枝詞，是爲寫實之作，海外僑胞，欲明香港情形者，讀此便知，非有學識見解，不能有此作品，將來印之成書，傳之日後，是爲詩史，該詩交來已久，積稿如山，不知存於何處，今日整理書室，喜而得之，僅有二十首，好似不止於此，其餘尚請補寄，久尋不獲。遂致稽遲。希諒之，壇主。

詠梅

印尼茂物 盧昆仁

瓊姿仙品合瑤臺，爲怪林逋孤嶺栽。

隱逸常陪高士臥，月明魂共美人來。

虛懷獨讓瀟湘竹，玉骨偏憐隴上梅。

寒歲曾聞三益友，堅貞喜傲雪霜開。

客中偶成

泰國 一帆

彈指算來三十秋　南遊自立苦中求

誰人萬問家鄉事　只作搖頭半帶憂

其二

去秋客自遠方來　細說家常倍感哀

千頃良田歸國有　萬民止渴望青梅

高樓遠眺

泰國 一帆

登樓遠眺現銀河　薄霧殘霞變幻多

弄墨舞文常自樂　問邀明月共吟哦

其二

一望無霞落晚涯　炊烟籠罩萬千家

華燈初上新添美　浴罷清風月影斜

暮春即事

泰國 一帆

東風飄渺春疑留　追憶光陰似水流

園裏百花猶競美　堂前雙燕反添愁

江山依舊無明媚　南國終年景物優

獨嘆親情謀面遠　幾時華夏泛輕舟

讀報偶感

李文弢

(一)

毛江日暮已窮途　尤效媚娘欲稱孤

匪幹牢中成白骨　人民遍野盡農奴

黃河尚有澄清日　赤子豈無蕩妖符

莽莽神州風雨急　狐群猶黨必遭屠

(二)

天降地煞一毛虫　萬里山河血染紅

奪利爭權無日已　殘民以逞有時窮

劉林鼠輩應誅戮　孔孟聖賢實可風

龍騰虎賁王師動　掃除妖孽復漢中

李先生爲本壇新友，寄來律詩二首，並附函鄙人，語多客氣。細閱之，詩意頗好，對作詩之道，已算入門，繼續研究，定可成功。目前對於平仄，尚未十分精曉，對仗亦未到家，例如詩中對仗，「無日已，對有時窮」，則頗好，其他對仗則較差。所當告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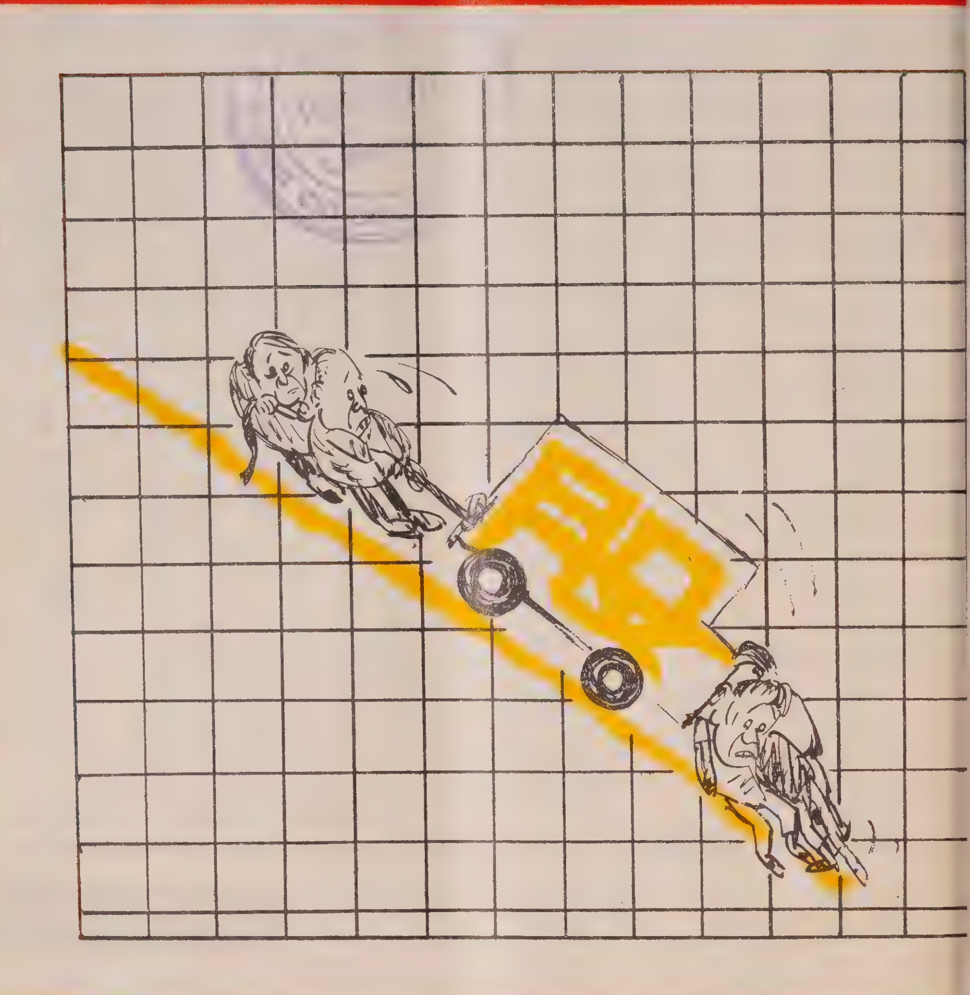
(一) 寫字宜用正楷，務使他人認識，「字」，是寫給別人看，如果閱者不能辨認，書法雖佳，毫無用項。

(二) 字之筆法，自秦漢至今，歷代相承，均有所本，不可自己發明。個人發明，外人則不識也，毛澤東卽犯此病，不可學之。茲將詩函中，難認之字提出，以供參考。台端尊名「李文×」不知何字，尙有「讀」、「趣」「欲」「何與向」分不清，「寫與尊」分不清「誅」「謂」「前」，以上諸字，均是個人筆法，我之能以看懂者，是按文中語氣，連猜帶想，鑑別而知，若單獨認之，則不曉何字矣。

(三) 寫字不清，爲近日青年之通病，學校教師不知指導，日久則成習慣，字無規格，學問雖大，是爲美中不足也。壇主云。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五期 新48期）



「同心協力？」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五期(新48)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六日出版
一九七四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 觀 基

主編者：萬 人 傑

總經售：吳 興 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 聯 印 刷 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剪下此…

周江在權力鬪爭中的沉浮

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最近好像是很沉悶。然在北平方面，卻有明顯的跡象表明，中共上層的權力重心，在毛澤東的安排下，從以周恩來爲首的右傾官僚集團轉移到以江青爲頭頭的左派手中。自五月九日以來，「世界第一忙人」周恩來，時隱時現進入了「半退休」狀態，也可以說，他在左派的圍剿下招架不住，正在逐步引退中，而江青卻連續「亮相」，充份顯示出她已躍登北平政治舞台的中心。這是一項權力的公開的轉移，是中共「批林批孔」的新發展，這項新發展充份證明：江青一伙勝了第一個回合。

「好事」作盡了的七六高齡的周恩來，經過中共「十大」，坐上了中共中央二把交椅，從而也被推上了權力鬪爭的火山口上。自「批林批孔」以來，他連續受到來自左派的無情攻擊。因爲，中共宣傳工具完全操縱在江青手上，所以，對「現代孔老二」的撻伐一刀接一刀，刀刀見血，使周恩來既無招架之功，更完全失去了還手的力量。中共左派的意圖已十分明顯，就是迫使周恩來由減少而全失過問政治的權力，他一倒下去，在他「黑保護傘」下的一大羣「保守」官僚失去庇護，從而不再掌握大權；而江青一派則粉墨登場，接管中共的黨政大權。當然，這些都是毛澤東的「戰畧部署」，其「偉大」之處比前尤爲突出。因爲，他就相信自己的老婆，也就不遺餘力地捧自己的老婆，至於什麼「立黨爲公」等等鬼話，誰還管那麼多？說起來，周恩來雖然是個見風轉舵的投機份子，但對中共政權，特別是對毛氏本人，也不能說沒有「貢獻」。特別是近八年來，他先支持毛林搞垮了劉少奇一派，後又協助毛江整肅了林彪集團。

如果林彪到今天仍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周恩來就不會處於今天有理無理都必挨整的危險地位；再說，對毛澤東「有功」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周恩來那會例外？周恩來此次引退，當然不是他的自願，因爲他知道，失權之後不是「失踪」就是失頭。

就在周恩來停止部份公開酬酢及與外國來訪政要會談等活動後，江青卻越來越活躍。在北平的一些外交場合，她不僅拋頭露面，有時還掛頭牌。於此同時，控制在她手下的大小宣傳嘍囉，更是蛙鼓齊鳴，爲「毛門女將」上場大造輿論。在五月間，中共利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二週年的機會，在中國大陸上全面舉行「革命樣板戲影片滙映」。據說「革命樣板戲」是「江青同志親自培育」的，所以，它不僅是「文藝革命的標誌」，更是「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的好教材」和「批林批孔的有力武器」。

在今日大陸上，所謂「樣板戲」已不是戲劇，而是與「毛澤東思想」一樣那麼「威力無窮」。譬如：據說，有的工程兵施工進度不快，但士兵們唱一段「智取威虎山」中的「楊子榮」的唱段：「明知前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後，平添了「無限的力量」，可以「提前完成施工任務」。農民在嚴重乾旱面前有了「畏難情緒」，但據說只要看了「樣板戲」之一的「龍江頌」影片後，農民們發揚了「龍江風格」，於是「千里百擔一畝苗」，終於戰勝乾旱獲得「豐收」。

值此江青聲譽大振，在大陸上爲人所大捧特捧之際，周恩來卻一縮再縮，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中。他在「紅旗」、「學習與批判」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中，連續受到極其凌厲而尖銳的攻擊。指他是「面帶三分笑」的「巧僞人」，是專會「擠出幾滴眼淚」的「僞君子」，然在事實上他卻是「等待時機，以求一逞」。如果，毛澤東爲了扶植江青而需要周恩來「讓路」，相信，毛江集團還不致興師動眾地掀起一個全「國」性的「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周恩來之滑頭毛澤東非常清楚，就事論事，毛澤東在有生之年把周恩來徹底搞垮，是應該的。不然，如果老毛一旦死亡而周恩來掌權的話，毛澤東必被鞭屍，江青集團必迫而爲之殉葬。

周恩來之垮台，只是時間問題，未來的中共有可能由「毛政權」變爲「江政權」，但江青搞「樣板戲」可能還有她的兩手，若當中共全「國」頭頭，恐怕還不夠料。



新聞以外



台北新措施值得借鏡
阿飛犯罪公佈家長姓名

萬人傑

「養不教，父之過」是中國一句老話，父母對子女有教導的責任，不單是給他兩餐飯，把他養大便算。子女成爲阿飛，是父母沒有盡其責任之過，因此，台北的新措施：青少年犯怙惡不悛者，公佈其家長姓名，並予罰欵。這一措施，值得香港執法者借鏡。

兒子犯罪老子有過

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最近處理兩名一再犯罪的少年，除把他們家長的姓名公佈外，還分別判處罰欵一千元。司法行政部長王任遠並爲此呼籲家長們加強對子女的管教。他還表示：今後所有少年犯罪案件將一律公佈其家長的姓名，不論當事人具有何種身份地位。

老萬特地轉錄這則新聞，是認爲此舉大可借鏡。以青少年犯罪率及犯罪的嚴重性來說，台灣比香港落後得多。阿飛（台灣爲太保）糾黨打刼的事，在台北可說絕無僅有。他們的罪行，最多是集體打架傷人之類，有時是因爭風而引起糾紛。但台灣司法機關對這類案件，總是認眞處理，而公佈家長姓名，是最新的措施之一。

根據中國倫理傳統，兒子犯罪，老子有過是很合邏輯的。「養不教，父之過」這一句老話，很有道理。今天青少年犯罪行爲如此普遍，主要因素之一，是他們沒得到好的家庭教育。大部份家庭的情形是：父親忙於在外邊做事賺錢，太太有空便在蔴雀枱上消磨，對兒女很少關心。他們在外邊結交些什麼朋友，行徑如何，一概不知。到發生事情，才曉得自己兒女已成阿飛，那時，要挽救便來不及了。不過，台北行得通的，香港未必行得通。台北是純中國人社會，用中國傳統方法處理靑少年問題絕對沒有問題。但在香港雖然居民有百分九十幾是中國人，執行的卻是英國法律。在外國，父子關係一如朋友，沒有因朋友犯罪而把你的名字公佈的理由。台北的處理方法，在香港很難通過法律條文，儘管這方法可能收效。公佈家長姓名是否可減少靑少年犯罪行爲？不一定。除非家長在社會上有點名望的，爲顧全面子，不能不注意。如果是中下層的兒女，家長是勞苦大眾，此舉對他們影響甚微，當然不會有多大效果。不過，有一點値得注意的：今天的阿飛，不少是有錢有地位的名流之子呢！

嘈音可以殺人

在都市生活的人，除受到空氣污染威脅外，聲音污染也十分可怕。科學研究所得，有嘈音殺人的理論，老萬對此一向頗爲懷疑，今天卻親歷到了，嘈音眞的可以使人發狂，甚至死亡。

幾個月來，隔馬路對面的一塊大地皮，一直在進行打樁工程。兩部打圓樁的大機器，兩部把鐵片打入地皮四週的機器，每天從天亮開始，打到日落，一分鐘不停。大機器拉高墜下，雖使樓房震動，動作較慢，聲音也沒那麼响，還受得了；兩部打鐵片的機器，發音急速、刺耳，路上走過的人，都掩耳切齒而行，對面的住客，一天到晚給這種聲音震盪，敲擊着腦袋，怎受得了？

有位議員，一直爲了煉油廠的污染問題「大聲疾呼」，我眞想把他請到舍下，他能忍耐兩小時，老萬無條件替他幫腔。可是他雖以反對污染爲職志，卻不肯對這種使人發狂的聲音建議加以管制。

老萬在刺耳的聲音中趕稿時，往往感到腦袋要爆炸，脾氣比我更壞的，如果手上有手榴彈，會不計後果的把它掉到工地，把四台嘈音殺人的打樁機炸個稀爛！

幾個月長期生活在這嘈音中，眞使老萬臨到發狂邊緣。大阪市民反對飛機嘈音，政府也尊重民意，盡力減少飛機班次。可是與打樁聲音相比，眞是打邊爐共打屎忽。政府立例的大人先生，從不肯替我們「被謀殺」（嘈音殺人）的市民着想，在嘈音上和時間加以限制，使人失望。今天，每四十個香港人中便有一個黐綫，如果再蓋多些大樓，又不限制這種製造嘈音的機器，相信過不多久，比率很可能提高到十人中有一癲佬。

台灣與香港的物價

老萬開小差跑到台北辦些私事。許多朋友告訴我，自今年農曆初五後，台灣物價漲得厲害。有些朋友還表示：今後渡假另找別的地方。

「物價突變」那天，老萬剛在台北，民間確有點恐懼心理，不過，今回再到台灣，覺得一切又安定下來，人們似乎「習慣」了新的物價。

茶館、夜總會、歌廳，還是那麼熱鬧，老萬一直感到不可以理解，台灣一般受薪階級收入都比不上香港，公務員雖說要調整薪俸，高級公務員也不過賺個五六千，八百塊港幣左右，怎麼有這麼強的消費力呢？

做公務員很難賺到外快，過去雖有紅包陋習，自從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厲行新政，誰都不敢再攪那一套，要給他們送個禮，他們不敢輕易接受。不是說他們都變得靑廉，但絕不敢違新法令。

：台灣物價是不是比香港貴？要看是那一種東西。如果是消費品，當然貴得驚人，一套像樣點的英國絨料，起碼六千多元，好點的八千多元，一元港幣現值七元四角半，那便超過一千港幣了。

買一部十八吋彩色電視機，二萬九千到三萬五千，汽車更貴。不過，一般民生日用品，很多比香港便宜。以米來說，日本米每斤十一元，泰國米九元，那眞羨煞香港人。

在台北，吃西茶使香港客肉痛，奶茶、咖啡普通是三十元（四元多港幣），較高貴的地方四十元；在香港，兩元半是上等價錢了。

因此，說台灣東西貴過香港也對，便宜過香港也對。不過，老萬比較贊成台灣的政策，奢侈的東西不妨貴一點，民生必需品絕不能抬高。如果在台灣過家庭生活，不到館子，不上咖啡座，倒是相當便宜的，生活費比香港為低。

香港人生活在恐懼中

在台灣過了一個多星期寧靜的日子，深夜裏，冷清清的馬路上蹓躂，不必擔心忽然暗陬竄出幾名阿飛，向你箍頸打刧。所有的店戶雖然規定十二點打烊，夜遊神多的是。治安好，什麼時間在馬路上跑都用不着懷了恐懼心，整個人覺得輕鬆多。渡假歸來，第一眼看到香港報紙的封面大標題，觸目驚心就是匪徒打刧寶生銀行，挾持人質的新聞。當然老萬也知道這不過是渡假中香港發生的千百宗刧案之一，還有許多許多是老萬所沒看到的。

許多住在外地的朋友，很希望有機會來東方之珠的香港觀光，可是香港治安壞，使他們懷有恐懼心理，不敢貿然而來。當然，香港也不是壞到一出門就會碰上刧匪，或者分分鐘有刧匪闖上門來。可是，過慣太平日子的人，都難免害怕，而且，怕的還不只是錢財上的損失，更可怕是匪徒動不動傷人、殺人，難怪他們趦趄未敢成行。

香港治安不佳，固然使四百萬市民生活於恐懼中，而香港的無烟工業，也受到莫大打擊。多時以來，香港治安情況只有日益惡化，一直未能好轉。當中固然有不少因素，最重要的還是寬大的法律，鼓勵了為非作歹之徒。老萬在台灣的時間，有兩名使用暴力的匪徒，判了槍決。照案情看，他們如果在香港做世界，一定逃過鬼門關，或者只判「警誡了事」也說不定。這和台灣的嚴刑差得太遠了。

近年來香港謀殺犯差不多都獲赦免，雖然沒有廢除死刑。不論殺人、放火、打刧，一律如此。很容易使心懷不軌的人「把心一橫」，反正保存了性命，將來還有機會過自由生活也說不定。試想，香港罪案有什麼辦法不多？有些大陸逃港的青年，竟以做世界發達為目的，你說可怕不可怕！

廉署拉人要有證據

為了「綫人」供給假消息，廉政專員公署拘捕了三名警探，後來才知道告密者是公報私仇。查明眞相後，三名警探雖然無事，但已引起警方人員的不滿，一百五十多人準備集體辭職。

這事使老萬想起台灣司法行政部所屬的調查局。調查局工作性質，一部份和香港廉政署相似，主要任務也是對付貪污事件。

不久前，身為行政院人事局長的王正誼，因收取回佣貪污，被調查局揭發，結果判了終身監禁。王正誼是蔣經國院長的表弟，調查把他繩之於法，算得是打老虎行徑，值得香港廉政署學習。

不過，調查局處理反貪污事件，和廉政署作風大有不同。以王正誼案為例，在偵查期間，王正誼本身一無所知，調查局也不驚動他，致力搜集有關證據。直到有一天，王正誼被邀請到調查局，他們把有關證據擺在王正誼面前，他只好俯首認罪。因為當中有很多證供連王正誼自己也早已忘記，某天什麼時間，和某人接頭，談的什麼話，調查局都有詳細紀錄，不由他抵賴，不由他不承認。

廉政署只憑告密者片面之詞，隨便拉人，拉了才知擺烏龍，拉錯人。這種處理貪污案的手法，十分差劲。不過，要他們學調查局的處理方法嗎？談何容易？以廉政署這樣一羣烏合之眾，沒有經驗、沒有計劃、沒有原則，訓練為有能力的調查員，短期內無法達成。只求類似上述的烏龍事件不再發生，於願已足。警方人員不滿是難怪的。今天社會人士的箭頭，大半指向他們，如果隨便聽了一個告密者的話便採取行動，扣留查辦，太過兒戲。

向廉政署告密，非常簡單，寫封信，打個電話都可以。如果阿豬阿狗的話都相信百分之百眞實，不作切實調查，實在是很可怕的事！

股票帶來的官司

一宗牽涉三千多萬的地產買賣，大打官司。打官司原因由股票價值引起。當時交易是以一千一百萬現金和四百三十萬股股票買一塊地皮，買方保證股票每股值五元，四百三十萬股是二千一百五十萬元，但到最近，股票已跌到三角二分，官司由此引起。一年多來，股市由一千七百多點跌破三百點，跌幅之大，使所有與股票沾上一點點關係的，都受到損失，不知多少人變了大閘蟹。這些大閘蟹被綁，當然有程度上不同，如果是盡其所有，被股票綁死，還倒好一點；如果借錢銀的，便苦上加苦，每月付利息，擁有的股票，值不了幾個月利息。由五元變為三角二分的股票，不久就化為烏有，還得繼續付息或還債。

不過，更不幸的是股票下跌惹來的糾紛。損失了金錢，還要煩惱，像上述的一宗官司，雙方都會因而感到行癮。何況，他們交易時，酒家杯酒言歡，彼此視對方為老友記，曾幾何時，對簿公庭，說來說去，都是由股票造成。很多人把金錢看得比友情重，大家有利時，見面嘻嘻哈哈；一旦牽涉到金錢，誰受到一點點損失，都會反臉。很多時，錢有助於友誼的建立，許多時，錢又會把一切已建立的友誼摧毀，「金錢萬能」「金錢萬惡」之爭，大概也是由於在各種不同情況下引起的。

股票暴跌，使許多人苦惱，一千七百點時的意氣風發，再也不存在。今天，談股而皺眉。但，想到我們還未因股票而打官司，也値得慶幸。四百點和一千七百點，有很大距離。希望回返家鄉，看來機會不大。許多人但求執番多少本錢便算。由五元跌到三角二分惹來的官司，即使曠日持久的打下去，也難望漲回原價。因此，這官司即使幾年不能解決，差額亦無法塡平，他們和解了事，是明智之舉。

對中共「批林批孔」運動的剖析

白丁

在中共嚴密控制下的中國大陸，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因此，對於大陸的報導，雖說百家爭鳴，仁智互見，但難獲定論。其實，天下事如果能從時空背景去分析，並從共產黨的特性方面來推究其一般性與特性的關係，當不難發覺這次中共「批林批孔」運動的意義與目的之所在，以及它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影響。

一種僞裝序幕

中共政權的特色就是要不斷地鬭爭，不能讓大小頭目，各級共幹以及全國民眾安定地過太平日子。當共黨盤據中國大陸之始，它所鬭爭的對象是「敵對的階級」，所謂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自耕農、以及一切的異己知識分子。當六千萬中國大陸各色人等慘遭殺害後，當一千五百萬「階級的敵人」在「勞改營」中過暗無天日生活的時候，社會上所謂清理的工作應該可以告一段落，可是接着來的又是什麽「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消滅，搞得整個社會如一江濁水，簡直不成一個社會。階級的敵人「改造」之後，在共黨內部又一連串的發生「高、饒事件」，「彭、黃反黨集團」，「劉、鄧司令部」，以及「林彪事件」，這些可以說是共黨內部的權力鬭爭。「林彪事件」之後，這次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下」的「批林批孔」運動，本質上是維護鞏固中共政權——其實應該解釋是毛澤東獨夫統治——的存在與繼續發展。這是繼七年前，一九六六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後之第二次。上一次的「文革」是打倒以劉少奇爲首的當權派爲主體，係毛澤東的奪權運動。而這次「文革」雖以「批林批孔」爲幌子，相信孔、林並非眞正的目標，因爲林彪已死，不過是一具死屍而已。如果說在林系主要領導人員已遭清算達二年之後，該系殘餘勢力仍足以威脅到毛澤東的權位，那是難以令人相信的。至於孔子之道，數千年來雖一貫爲中國社會所尊崇，可是歷經新文化運動，與共黨在意識領域方面清算鬭爭，其在大陸上的實際影響，究有多大，是否仍深植人心，實乃另有所指。

此次共黨的清算鬭爭，是從「十大」所揭櫫的「反潮流」開端。無論如何孔子與林彪的影響，決不會構成一個潮流。說穿了不過是一種僞裝的序幕，其所針對者決非已死的孔子與林彪，那這次鬭爭的對象，又指向誰呢？

製造恐怖氣氛

「十大」之後，「文革派」權力愈擴大，「反文革」勢力亦愈活躍。一般的說來，反「文革」的浪潮來自各方面，其一是來自黨政老幹部，因爲幹部「解放」的幅度越大，「反文革」的勢力就越在實際上發展；其二是來自軍隊，「文革派」在「十大」中擠出了軍隊的勢力，並且伸展軍權，於是毛澤東乃採取削藩行動，壓制軍在黨政部門的權力，就自然引起共軍對「文革派」的激烈反對；其三是來自知識分子，在文化教育的各部門中，發動了對「文革派」文化教育路線的進攻。這一洶湧的「反文革」的勢力，毛澤東稱之爲「黑回潮」，稱之爲「修正主義」，稱之爲「右傾思想」，必須加以鎮壓，所以才提出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表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所親自發動與領導的，同時並展開了羣眾性的活動，利用「文革派」近年所建立的羣眾組織，加以御用，以集會遊行，大字報等羣眾運動的方式，來向「反文革」的「黑回潮」反攻，而且明白提出要把「批孔揚秦」特別是「批林批孔」的運動進行到底，因爲這是中共權力的關口，必須把住。於是，遂形成了目前，並且也是發展中的包括思想與政治的尖銳而又全面的鬭爭。

就一般來說，中共以羣眾暴力的方式，全面製造恐怖氣氛，使人人自危，誰也不知道箭頭指向那一個人。其目的無非就是要進行一個全面的思想鎮壓運動，並通過這一運動來馴服知識分子，做到思想上的全面控制。同時也是一個全面的政治整肅運動，向所有黨政軍幹部實施恐怖的手段，使其震於威勢，而口服、心服。

堵塞自由思想

三年前，中共爲打開在國際間的孤立，乃以與自由國家和解的姿態，展開乒乓外交。除商人不計外，一時各國政治領袖、科學家、音樂團體、體育團體、新聞記者……都抱着希望和好奇的心理，湧向大陸。其中最引人重視的，自然是尼克遜總統。倘若中共的和解姿態，只爲自身打開孤立，而無其他後果，它是會繼續加以施展的。無如自由的空氣，隨這些自由的人羣，一同進入了大陸。

在這「自由空氣」，中共不能再肆意咒罵「美帝」，不能再露骨攻擊資本主義，不能完全隱瞞大陸的窮困和落後，不能使中共的黨徒和人民不受外來感染。在自由的衝激下中共惶恐了，再不堵塞，將使它的一切統治工具、活動，乃至現在基礎，都將毀滅。堵塞的方式和手段，就是「批孔」運動。這一運動，是隨「批林」發動的。

孔子的學說，原是多方面的，其思想領域，更富於包容性。我們如謂孔子是中國傳統自由主義的象徵，也不爲過。中共原怕自由主義，所以從不敢提自由二字，亦不會對自由主義作正面攻擊。其「批孔」，並批評胡適，正是其對自由主義害怕的表現。惟其害怕自由主義，所以用「批孔」來掩飾。我們相信，在「批孔」運動達到某一階段後，反自由主義，尤其反「美帝」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是會正面提出的。

孔子爲中國傳統自由主義的象徵，是人所共喻的。其學說係以「仁」爲中心，以由內向外，推己及人爲方法；因此，孔門弟子，都能各就其所長，作自由發展，成就並不拘於一格；我國歷史上大儒名臣，其事功雖有不同，但多歸於孔門。這種自由精神及其教化，是和專以將人塑造成同一類型的集權主義，尤其是中共一夥，是不能相容的。中共的「批孔」，就是害怕在孔子的精神和教化下，在大陸播放自由主義。

共同標準價值

中共之掀起這一運動，我們只需稍一深入觀察，便發現毛澤東私心自用，其動機可鄙亦復可憐。幾千年來，中國人民的觀念中，有一個共同的價值標準，即將儒家親親、仁民、愛物的仁愛思想，視爲正價值；反之，把秦始皇焚書坑儒，凌掠百姓如芻狗的極權暴政，視爲「負價值」這種價值觀念，在中國人心中根深源遠，無論知識水準高下，莫不有此觀念。我們尊敬卹孤救寡，急功好義的人，鄙夷恃強凌弱，陰賊險狠之輩，就是從這一觀念而來，亦即是以仁愛爲價值標準而衡量出來的。雖然並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懂孔孟學說，但對仁愛二字，則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己度人，不待教而自明。

中共在大陸倒行逆施，殺人如麻，毛澤東自己招供其殘暴「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不僅人民身受其禍，痛苦不堪，卽中共幹部亦爲之惻然心動。一九六一年劉少奇回湖南家鄉視察「人民公社」暴政後說：「大躍進太傷元氣，人死得太多，應該說是一次大破壞，……秦始皇，隋煬帝是修長城與修運河垮台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更多。」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說得更明白：「他（指毛）實際上就是當代的秦始皇。」劉、林均是滿手血腥的共黨頭頭，竟也一念未泯，說出眞心自責的話，其他共幹與人民，可想而知。

二十餘年來，中共雖禁絕一切孔子的書，而孔子所提倡的以仁愛爲價值標準，仍受到普遍崇奉。這一意識形態，爲中共政權的致命傷，若不予以澈底粉碎，則毛澤東縱能生前不朽，亦難逃過死後的鞭屍。於是他心腸一橫，一不做，二不休，來一次，澈底的顚倒價值標準運動，企圖根本改變社會意識形態，以負爲正，指鹿爲馬，把秦始皇作爲歷史上的正價值，孔子作爲負價值，由此可見中共的「批孔揚秦」，不過是爲自己尋覓安全墳墓的可憐而又卑鄙之狂想而已。

展開血腥鬬爭

然則毛澤東爲什麼將「批孔」單獨與「批林」相接合？這是由於劉少奇的勢力大部份已遭嚴重打擊；林彪雖死，但共軍中的林派勢力依然各據山頭，有尾大不掉之虞。毛澤東迷信「槍桿子裏出政權」，若不把林派完全消滅，則毛的江山難隱。

最近八個軍區的「司令員」互調，正暴露毛澤東雖有「削藩」的意圖，而又恐急則生變，而多所顧忌。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所謂「批林批孔」，正是要造成聲勢，坐實林彪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的罪名。中共所一再叫嚣的：「批林結合批孔，就是挖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老根，挖林彪的祖墳」。然後再展開更殘酷的血腥鬬爭。

這種謊言爛調，根本不值一駁。檢視林彪的一生，何嘗與孔孟之道有半點關係。世人所見者都是「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的肉麻鏡頭；而毛澤東當日認其爲「最親密戰友」與「接班人」者，豈不正是看中了林彪的「孺子可教」，可繼衣砵。林彪如果眞懂得半點兒孔孟之道，他也絕不會被毛澤東玩弄半生，甘爲鷹犬，而最後只落得粉身碎骨，遺臭萬年。

中共的宣傳機器聲嘶力竭的「批孔」，徒見其心勞力絀，自欺欺人。而其牽強附會必將林彪入孔門之下，更顯示其強詞奪理，顚倒黑白。其實，孔子之道千古常新，本乎人性良知，其精神要義，可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毛澤東戕仁害義，一切「反潮流」；然而，毛澤東曾說，他對林彪「仁至義盡」，而林仍圖奪他的權。試問「仁至義盡」一詞，是不是孔子的價值標準？中共一面痛詆孔孟仁義之說，一面又不得不承認仁義的價值標準。則毛澤東不自量力，與眞理爲敵，向人性挑戰，任憑它欺矇、僞詐、狂妄到什麼程度，它那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詭計，是絕對行不通的，也絕對嚇唬不了人的；反之，其「多行不義」，加速滅亡，乃屬必然之理，而無所逃於天地間的。

結論

把自由火炬帶進鐵幕，是我們一向認爲美國在接近中共時應有的作法。現在中共已準備把外在世界帶進的自由火炬加以撲滅了。我們相信，在自由空氣已吹遍大陸的情勢下，結合孔子的自由精神，中共的一切掙扎都將是徒然的，在自由的浪潮下，我們將可日見中共的崩潰。

共區人心待變

岳騫

最近見到幾位由大陸到港的知識分子，過去受過良好教育，離開大陸之前，也有相當地位，對毛幫內部有深刻了解。更重要的是這幾位與一般流亡青年不同，並不激烈反共，言談之際，他們對周恩來都還有相當好感，從他們口中，發現了一項事實，即大陸民心，由思變轉入待變的階段。

大概自從毛幫建立政權之日起，老百姓就未曾想到這是一個永久的政權，人人都明白毛幫的統治與日本人的統治相同，遲早總有崩潰之一日，但是，人人都不能斷定何時崩潰，大家只是有此希望而已。現在正在中央日報連載的劉錦淵義士專文，也提到在武漢工廠時，一位老工人勸他忍耐，低聲說：「大家還不都是在等待那一天。」所謂那一天，便是毛幫崩潰的一天，這都是人人思變的階段。

但是到了最近，人們由思變轉爲待變，大家都知道毛幫崩潰總在二三年內，因此，人人都作了應變的準備。

大陸同胞的信心何來呢？據這幾位人士的意見綜合起來看，約畧由於幾點。

第一，毛澤東威信掃地無餘，在過去，大陸同胞也沒有人眞喜歡毛澤東，但是，大家皆畏他的惡，認爲毛澤東是封神榜上的通天教主，西遊記的牛魔王，變化萬端，防不勝防，要想打倒毛澤東，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大家雖然人人都希望變天，但沒有一個人眞知道何時會變天，只是作此希望而已。

但目前情況完全不同，自文革以來，毛澤東首先砸爛了所有的基層組織，使大小共幹對毛澤東產生怨恨情緒，間接傳染給人民，大家已經意會到毛澤東不再是一個領千萬黨員的領袖，只是一個獨夫，眞正擁護他的人不過是左右一小撮，推倒兩千萬人組成的邪惡組織自不容易，但要推翻一小撮人的寡頭統治，卻也並非難事，因此激起了人民推翻暴政的信心。

到了毛澤東淸除林彪，更爲了證實林彪罪狀，公開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關於此一文件，筆者曾詢問與我方地下工作人員所獲得者是否相同，就彼等記憶，一字不差），此一文件給予大陸人民同共幹影響甚大，因爲上面所列舉毛澤東的罪惡，完全是人人心中要說的話，人民同下級幹部會想到，原來像林彪那種身份的領導人，對毛澤東的觀感也是如此，則毛澤東已無可信托之人，更得一證明。完全靠江青支撐危廈，無論如何她也支持不住。

由於林彪被害，林系將領被肅，許多重要職位至今無人接替，大小軍事幹部均不能自安。最重要的是經過一連串整肅，使大陸同胞與共幹，對毛澤東「永遠正確」這句宣傳多年的口號，變成了笑談。大家認爲毛澤東不但不是超人，其智慧較常人更低，否則何至於已經坐了第二把交椅的劉少奇，林彪相繼反毛，就算如毛報所說這兩人是壞蛋，但何以相處四十多年毛澤東一直看不出，並且提拔到了接班人的地位，毛澤東的眼光見識，似較常人更遜一籌，因此，大家開始感到毛澤東並不是畏，他並無過人之處。

第二，毛澤東提拔江青接班，在這些人士看來，將是無比大錯，因爲大陸不論人民同幹部，對江青有好感的可說絕無，大家以前提起江青總是一句話「她算老幾」，一直稱之爲「花旦」，最近不敢公然稱「花旦」，代之以「三點水」，總之，人人對江青皆存有輕視卑視之心。他們皆不信江青眞能接班，但是到了今日，人人又看到毛澤東非讓江青接班不可，因此，人人皆存有天快變了的感覺，由思變轉爲待變。

不過，在毛澤東支持下，江青勢力表面看，湃漲得相當驚人，這些人士提出一個海外人士一向未想到的問題，就是有關宣傳方面的情況，上海已居於領導地位，北平主管宣傳的大頭目，如吳德之流，實際是看上海的風向，而決定宣傳方針。所以上海新出版的刊物如「學習與批評」，如「朝霞」，實際上是宣傳領導刊物。更有趣的是有關重要運動開始時，大家都注意上海文滙報，因爲文滙報是江青的私產，江派的意向，完全由文滙報轉達，然後再轉達與其他報刊。

江青勢力愈湃漲，引起各方的反感愈大，江青當然也曉得本身處境不利，就四面亂抓，抓軍權自非易事，就變更方法，組織城市民兵，作爲箝制軍隊的武力，另一方面又使王洪文已具有軍委副主席身份，但在他們看來，完全是在沙灘上起樓，半寸基礎也沒有，一場風雨，就變成瓦礫，但是，如果毛澤東再遲幾年才死，城市民兵勢力日大，毛一死，大陸內戰將是毛軍與城市民兵之戰，再發展到其他方面。

第三，周恩來處境日危，也增加了毛幫的危機，在大陸人民及毛幹看來，如果周恩來一旦垮台，毛幫無辦法找出一個能繼周的人。當然有許多人也想到鄧小平與李先念，但照他們的分析，皆不合適，鄧小平一度被鬬垮鬬臭，毛幫將其臭史全部揭露，威信失盡，爬到目前位置，已經是「奇蹟」，要說繼承周恩來，恐怕不能壓得住台，而毛江對鄧小平是否眞的恢復相信，相信到何種程度，都是問號。所以在他們看來，鄧小平接周恩來的班，是絕無可能的事，認爲海外人士對鄧小平的估計，未免太高。

至於李先念，是毛幫「副總理」中，從文革以來，始終未招過風波的人，立場自勝於鄧小平，但李先念的能力，決不是總攬全局，如果周恩來垮台，毛江也未必放心由李先念繼任，所以大家都看到

周恩來上台，將是毛幫敗亡的開始。但周恩來之均台，就目前情形看，已迫在眉睫，此亦大陸民心待變的一大因素。

第四，要說到毛澤東的健康問題，照在北平人士傳出的消息，毛澤東健康之差，與毛報所宣傳相差甚遠，所有外賓在大陸見毛，皆是在同一房間，同一沙發上坐着，最多能站起來和來賓握下手。至於有些會過毛澤東的外國人說毛澤東談話很風趣，完全是翻譯之功，毛澤東無論胡說什麼，翻譯皆按原定的台詞翻譯，自然會使來賓滿意，認爲毛澤東健談，但骨子裏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因此，大家都想到一個老問題，毛澤東突然死了，將是一個什麼局面，可以料到的是亂，大亂，至於如何亂法，就要看當時的情況了。

如果毛死周未死，無論周當不當「總理」，潛勢力依然存在，周恩來一定要起而接管政權，搜捕江青一系，同樣情況，江青也會先發制人，起而進攻周恩來，可能在北平城內擁周與擁江的兩派便會發生激烈打鬪，造成全國性大混亂。如果毛死時，周已先死，江青可以順利接班，在北平城內也許沒有問題，接着在全國就要引起大混亂，所有軍區司令員，到今天還想不起那一個人會眞正擁江，到時將形成割據形勢，毛幫中央與地方鬪爭，地方又與地方鬪爭，正如毛澤東常說的越亂越好，而這種好是好，是中國人民掙脫枷鎖，重獲自由的日子。

以上所說尙是得之大陸來人，另一方面毛幫報刊最近也在公開報導有關變天的思想，雖然一鱗半爪，也頗値得注意。

根據五月三十日毛幫湖南電台透露，關有姓氏宗族的糾紛和「幹部隊伍」內宗派的鬪爭情形，以道縣所發生的最爲嚴重。據稱：在道縣農村，矛盾普遍存在於小頭目之間，「羣眾」之間，和「貧下中農」之間。

尤其使毛幫驚懼的是，在民間，漸漸興起了一股「變天」的思潮，有關風水輪迴、改朝換代一類傳說和歌謠流行一時。

毛幫聲嘶力竭地呼籲小頭目和羣眾同「舊的傳統觀念」決裂，「做促進革命團結的模範」。

毛幫廣播還透露，除林彪一伙之外，還有「一小撮階級敵人」在「拉山頭」、「搞宗派」、「妄圖分裂黨、反裂軍隊」。

能夠有條件在黨內拉山頭搞宗派，進行分裂活動的人，他們在毛幫的地位自不會低，決不會是廣播所形容的「一小撮階級敵人」那麼輕鬆，可以想見。

民間的傳統變天思想，對毛幫統治而言，自是一大威脅，此點可能是毛幫最近掀起批林批孔的最大原因，但問題在於批孔變成無的放矢，不批孔，人民對孔子印像也許不深，經過毛幫大批之後，每個人都會感覺得自己的生活習慣無一不與孔子思想結成一體，毛幫的批孔，實際上是對全國同胞宣戰，即使表面上毛江不會打敗，但實際上打不勝，卻是可以想見的。也許大陸同胞在想，這是毛澤東最後一道板斧，過此之後，就沒有花樣可變了，變天思想與人心待變，實際上是一件事，我們也應當準備應變了。

江青培養「理論隊伍」

周有

由於「文化大革命」遭受各級共幹和羣眾強烈的攻擊，「批林批孔」又被以守舊勢力爲首的逆流衝擊破壞，江青「極左派」正集中全力作反擊的部署。最顯明事例是：江青透過某集團中的首要分子，現在中央直屬的北平、上海、天津三市的各機構和各廠礦企業中培養所謂「理論隊伍」。

據「人民日報」在三月十一日說：「這是因階級敵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進攻，需要給予反擊，革命大批判中的課題，需要加以解決，羣眾學習中的難題，需要進行輔導，鬪爭中的經驗教訓，需要認眞總結。所以要培養一批又一批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武器的共產主義戰士，站在鬪爭的前列，對攻擊文化大革命，現在又誣蔑、破壞『批林批孔』的人，給予有力的回擊。」

據三月六日的「天津日報」說：天津市各廠、礦業，目前均在層層舉辦「批林批孔理論骨幹學習班」。

滬共「解放日報」把江青派部署的「理論隊伍」，譽爲「是批林批孔的前鋒」，並透露全市各廠的車間，紛紛建立了爲數眾多的「理論小組」。

滯留大陸卅年歸

「嬰兒有國營托兒所照顧。」

「我的工廠光是托兒所就有五個，保姆爲中學或高中畢業生。」

「幼兒的基本教育是毛語錄。」

「有一定的托兒所及學校專供外國人參觀。」

「把可愛的小孩聚在一塊，小孩子們也很聽話。」

「甚至表演、獻花的人都早已決定好。」

「在台灣出生或居住日本的華僑，移居大陸後，即使他們的子女再怎麼希望，亦不能入黨、當兵。」

「在日本，誰都討厭當兵，在中國大陸則是最高的榮譽。」

「因爲軍人無論政治或社會地位均很高。」

「日本人的子弟絕不准進入軍隊、大學及政府機關，但能當工人。」

「也有若干例外，有一位母親是琉球人的青年因有特殊技術，獲准進入農業大學。」

「若非返鄉即不會被批准，所以乃藉返鄉名義。」

A「我雖然不想再同大陸，但一想到子女即感慨萬千。」

B「希望能夠延長護照期限。」

C「我想再回去中國大陸。」

「孩子說他將早點學會日語，因爲他擔心在大陸上的兄弟，但是，日、中（共）邦交將更加的好轉，只要能夠自由來往，他希望做日中（共）親善的橋樑。」

「留在大陸的孩子受了毛澤東思想的感染，不願回到日本。」

「因爲有節省用電日，故輪班休假。」

「工廠沒有特殊的理由不任意變更，亦不會停工。」

「薪水是月薪制。」

「工作單位及社區沒有福利旅行。」

「工作場所的娛樂設有乒乓球、芭蕾舞池。」

「絕對禁止打麻將，犯規者佩帶標語令其自我

「由於購物時間有限制，故下班後，須跑着去買東西。」

「晚餐時一家可團聚。」

「自己家裏沒有洗澡間，但工廠有，所以到工廠洗澡。」

「一生都不洗澡的人並不稀罕。」

「婦女的服裝爲棉布工作服。」

「像日本這種天然色服裝貴的要命，買不起」

「女性的鞋子九十角，不用說，與日本相比品質差很多。」

「在日本有一百圓的鞋子，便宜得令人吃驚」

「只穿列寧裝。」

「絕對不許女性化粧，最多只能擦點面霜。」

「歸國後，拿起三十年沒動過的化粧品，孩子不高興的嘲笑說是女人的毛病」（爆笑）。

「以穿得漂亮爲恥。」

「外國人怎麼穿，怎麼化粧都沒關係。」

「在天津接到中國方面命令回國的指示。」

「據說在香港外出，小偷、扒手很多，所以過橋時，有衛兵站崗。」

「愈早上船，愈早回到日本愈能安心，萬一在旅途上有所躭擱，眞不知那一天才能回來。」

「在天津等船期時投宿旅館，一天一元。」

「似乎在天津還有大約二百名遣送日本的日本人。」

「有位琦玉縣出身的人說縣政府在明年三月左右，將派一艘歸國之船。」

「這樣一來豈不是要等到明年才能同來嗎？嫌其太遲了，所以去催促批准。」

「中共不負擔旅費。」

「在天津，有個回國的日本人說，一天食宿費是三元五角，如果能再

「視居住地點而異。」

「訪問大陸時，無論帶什麼禮物都可以。」

「中共很喜歡日本的東西，即使是衞生紙也是很棒。」

「戰敗時，軍人及軍眷急急逃走，拋棄我們的時候最傷心。」

「八路軍中有許多日本護士」。

「八路軍中有許多朝鮮人，他們部隊裏面也有很多日本人。」

「暖氣設備現在仍是炕、壁爐、火爐。」

「燃料有煤球、木炭、木材，但只配給其中一種。」

「煤炭的話三個月一千斤，木材則一個月四十斤，冬天每家配給一噸，以此充做取暖，炊事之一切燃料。」

「天氣稍暖即停止燃料配給，故在家中均得穿棉衣，喝熱茶禦寒。」

「只要走到郊外一步就沒有電氣設備。」

「一家五口房間八蓆大，孩子大了後再增加四蓆。」

「也有兩間六蓆，四蓆大的房子，不一定。」

「房租約四、五元左右，有水電設備及床舖」

「也有若干例外允許個人擁有自己房屋的情形。」

「廁所也有抽水馬桶，但沒有衞生紙。」

「廁所用紙以報紙充當用後投入垃圾箱。」

「像日本的衞生紙是女性外出用的手紙。」

「現在仍然用手擦鼻涕，不需要衞生紙。」

「抽水馬桶的衞生紙常常被偷，所以現在除了外國人住宿的飯店外，都不放置衞生紙。」

「現在還是有小偷、乞丐等，但是已經很少了。」

「回日本搭的是中共船隻，船上的廁所居然還有衞生紙，我吃了一驚。」

「眞的沒有蚊、蠅、臭蟲。」

「驅蟲藥有證明才出售。」

「附近很少住日本人。」

「不允許日本人集體居住在一起。」

不懂日文，但是他們還是說想回來。」

「我那附近有一位日本男士，但是後來又來了許多來自日本的華僑。」

「曉得是日本人，所以交談的內容都不敢讓別人知道。」

「文北大革命的時候很慘。」

「我會經看過日本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的電影，但是並不那麼單純。」

「看到東大暴亂，認為那是向中共學的。」

「街道上飛機、坦克全都出動，用槍射擊死傷頗鉅。」

「我的孩子也出去了，我擔心發生意外，所以跟着出去。」

「起初是由人民審判，互相大叫罵聲，接着用石頭、鐵棒互毆，最後演變為槍戰，簡直陷入內亂狀態。」

「每一個工廠都停工，人民為所欲為，搭霸王車達三年之久。」

「禁止在街道上行走。」

「文化大革命後只是學費便宜了。」

「迄今學費約在三十七元左右。」

「以前一學期十元，後來減為五元。」

「也有不受義務教育的兒童。」

「負擔不起學費的家庭可免費入學，但書本還是得自己出錢。」

「小學早上七點四十五分到校自修，八時上課，下午二點或三點放學。」

「全體都是走路上學。」

「一班五十人左右。」

「文化大革命時，我親眼看見日本記者在貼大字報、投擲石頭、用鐵棍鬪毆的地方拍照，而被紅衛兵逮捕的情景。」

「越南學生不學習毛語錄，將毛語錄丟在厠所，被視為反革命分子。」

「據說越南學生反駁稱：我是為了學習技術而來的，不是盲目地學習他國思想，政治而來。」

「我曾在報上看到，毛主席說這位越南學生的主張是對的，批評他是錯誤的，這時候我才感覺到

僑座談會紀錄（下）

司馬中

「舊業主的土地、工廠一律捐給國家。」

「國家接受了舊業主的土地，以利息的名義付錢給舊業主。」

「雖然最近國家還是以利息的名義付錢給業主，但是舊業主奉還土地，只是形式而已。」

「如果舊業主不奉還土地還會被視作反動分子。」

「中共是講原則的國家，所以堅持原則。」

「至於實際上則不太清楚。」

「雖然從收音機的報導中知道戰敗的日本情況情經好轉，但是沒有想到會發展這樣快。」

「能夠在孤獨中渡過二十九年，都是由於我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回到日本，以及附近的中國人打從心底照顧我們的結果。」

「可以自由戀愛。」

「男女的年齡總和合計要達到五十歲以上，才可以結婚。」

「孩子以不超過三人為限」。

「如果超過三個，則領不到配給。」

「為了自己是日本人感到自卑與傷心的是，自己的孩子不能參加共青團、解放軍、讀高中。」

「從日本寄來的東西都抽很高的稅。」

「因此希望先滙欵，以便繳納所應付稅金。」

「如果日本寄來了禮物、錢或信，中共公安局都會調查，詢問許多問題。」

「交通工具方面，有自行車的算很不錯了，一般上班上學都是徒步。」

「收入因職業而有差別。」

「有的無法起床的老人、病人可送往國家醫療機構，但也有人不能進去，那個時候就有賴村鄰間的互助了。」

「即使能夠會面，與日本人的應答話要事先學習。」

「如果不能背誦這些台詞的人，也就不能與日本人會面。」

「我們在二十九年間，沒有接觸過由日本來的人。」

「知道有日本人來，會去申請即使是看一眼也好，但是沒有得到允許，交談自然更不必說了。」

「家裏購買食物，習慣是由先下班的負責。」

「中國大陸是太太萬歲主義。」（大笑）

「談到個人財產只限於自己的衣著及用品。」

「其他都是國家的。」

「不會聽說過日本人當解放軍及黨的大人物的消息。」

「二十九年間不會說過日本話。」

「因此在天津的旅館裏，我嘴內練習日語。」

「常常學習毛澤東思想。」

在這整整四個鐘頭之間，除了兵庫縣各界代表訪中（共）考察團楢崎團長外，另外與會的各位先生、會員均由各種專門性的立場問題上，提出詢問，雖然大家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生活的核心問題意猶未盡，惜因時間的關係，不得不做一個結束。聽說在此次會議結束後不久，又有保科定子女士及另一位同胞將於二月八日從大陸返鄉，此兩人回來後，我們也要聚會以示勉勵慰問之意，從另外一個角度，以推進日中（共）親善之道，如果這件工作仍然存在，永不能說戰爭的善後工作已告結束。

究竟是誰的責任呢？日本政府、政治家、國會對這種呼籲充耳不聞，然而我們這種純樸的國民之聲，將繼續呼籲下去，直到他們聽到為止。為了這些留在大陸的同胞的悲慘命運，我們誓尊重他們自由意願，達成他們歸國或省親的期望，況且因錄音帶順序不一致，回答亦有先後、重復之處，又因時間匆促，錯誤在所難免，口齒不清亦或有之，但是「這些心聲已經忍耐卅年之久了」，為了要使有關人士早點了解此三人悲劇眞相，故誌之。

本紀錄獲「兵庫縣火災共濟協同組合（縣民會館五樓）」大力鼎助，在此申謝。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郭沫若處境之謎

曉華

郭沫若禍福未卜

近年來在中共最爲活躍，經常接待「外賓」的郭沫若，突然最近二個多月不在公開場合出現，這可能與「批林批孔」運動有關。雖不能肯定說他將是「批林批孔」運動中第一個犧牲者，第一個被鬪垮的中共高級頭目，但從種種跡象來看，他被批鬪的成分很大。他過去批評過孔子，對孔子也贊美過，並且有許多論點是當前「批林批孔」運動中的焦點。可是，在「批林批孔」運動最緊張的時刻，他沒有公開講過話，他恐怕被人抓住他過去的話，作話柄來遭到攻擊，使他無法還手。他企圖用沉默，不使人注意的情況下，衝過此關（更恰當地說混過去）。然而從現況看來，不大可能了。共黨的哲學，是鬪爭哲學。一定要追究過去，不會放鬆過每一個過去講的話和做的事不利於當前運動的人。毛澤東不憐憫過去對他立過的功，只要適合當前鬪爭需要，就要用來做箭靶。

郭沫若在政治上的躲閃戰術運用很有兩手，在「文革」這一關，他居然躲閃在一邊。首先，他自己認錯認罪，自認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階級觀念模糊」，並稱以往著作，均應焚燬，投機無恥，溢於言表。這一次「批林批孔」運動中，他仍襲用老辦法。他也承認自己在劃分中國上古史「奴隸制下限」的問題上，兩次犯錯誤。更特別說明他所以能認識和改正錯誤，斷然把奴隸制的下限劃在春秋與戰國之交，即紀元前四七五年，乃是因爲掌握了毛澤東給他的「一把鑰匙」，「開動了自己的頭腦」。這一次的馬屁，似乎不大靈光，看風勢，郭沫若似乎躲閃不了。

根據資料，郭沫若的最後一次在公開活動中出現，似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會見並宴請美籍中國空間及氣象學家張捷遷夫婦。在去年十二月份只公開出現了一次，這和往常已有顯著的不同。最使人注意而不應忽畧的，是郭沫若沒有參加二月十三日的竺可楨追悼會。竺可楨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人代會」常委，而郭沫若是「中國科學院長」又是經常出現的「全國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按理他不只應該參加並且主持這個追悼會。但他只送花圈而沒有參加。不過他非因出國或者生病，因爲在二月九日他還到醫院向竺可楨遺體告別。這說明他還健在，但他的政治身份已有了問題。

根據日本方面的資料，今年一月四日五日，郭沫若曾與外籍學者談話，主題爲「批孔」。郭沫若會說：「本人在解放前就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確定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時代劃分。雖然現在仍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存在，但已被採納爲批孔運動的背境、基礎，令人滿意。」從這個資料來看，郭沫若似乎暫時摒絕政治上的應對活動，專力於「批林批孔」理論上的基礎工作。這次「批孔」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說：「確定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劃分……已被採納爲批孔運動的背境，基礎。」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逝世。郭沫若把「奴隸制下限」改劃在公元前四七五年；承認他第一次劃在「西周與東周之交，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和第二次劃「在秦漢之際，即公元前二〇六年左右」，都屬錯誤；便恰巧把孔子擺在這過渡時期的完成階段。此一手法，便於共黨當前羅織批判孔子爲「反動」。共黨當前批判孔子和推崇秦始皇的著論、談話，均以郭沫若這個「劃限」爲基本架構。

文革前後的處境

郭沫若的走紅，是在「文革」以後，特別是在共黨九大之後。他在共黨九大當選中委，共黨十大又連選連任。這是他在一九五三年才再度加入共黨，所以他的黨齡甚低，在共黨黨內是沒有政治地位。毛澤東是利用他在大陸文教界的地位，作爲向文教招魂的大旗手而已。他在一九五四年五月由港赴平，參加政協籌備工作，他的身份還是「無黨無派民主人士」。當中共政權初建之時，毛澤東爲了表示儘量容納黨外人士，所以把郭沫若作爲「無黨無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該時既沒有共黨黨籍，而又是特別馴服的一條忠實走狗，更好的是善伺人意，更可討好毛澤東的歡心。一九四九年七月當選「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一九五〇年十月，郭沫若即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及「中國科學院院長」。這時候，毛澤東是以郭沫若作爲文教界的領導人物。不過，他沒有實權，做一個招牌，並且表示任用黨外人士而已。

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政權改組，「政務院」改組爲「國務院」時，他便不是副總理，也沒有任國務院各部會的首長。爲了保持他的政治地位，同時給了他兩個較高名義職位的虛銜：「全國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和「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但他仍舊保留了他的「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職位，直到目前。不過「中國科學院」實際不是他主持的，當時有六個副院長，陳伯達居首，以當時的政治地位及與毛澤東之關係，自然實際權力高於郭沫若。

毛澤東利用郭沫若主要作爲對外進行統戰工作的一個主要棋子，因此，他這方面的職務最多，工作也很多。一九四九年十月北平成立「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他便是主席，以後歷次改選，他均連任主席。他曾數次充任代表團團長，出席國際共黨操縱下之「世界和平理事會」。他先後去過柏林、維也納、挪威等地，他也當選過該理事會的副主席等。一九五六年二月成立亞非團結委員會，這是根據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舉行的亞洲國家會議的決議設立的。郭沫若初任主席，有五個副主席，廖承志居其一。一九六五年一月改選，方由

由廖承志任主席。一九六三年十月成立中（共）日友好協會，廖承志是會長，郭沫若是名譽會長。政協一、二屆，郭沫若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現，政協三、四屆，他的身份就改爲代表「對外和平友好團體」。

郭沫若曾代表「中國科學院」與北越、阿聯、阿爾巴尼亞、古巴、羅馬尼亞、剛果等簽訂文化科技合作協定。

郭沫若之作爲政治性人物出現，是在共黨九大之後，在接待外賓的場合中，他出現的次數愈來愈多。這不是他的重要性日見增加，而是因爲共黨掌實權的重要頭子，由於反毛或不爲毛所信任而不能出場。例如在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可能由於年老體弱不勝繁劇，不常出現公共場合，接待往來不絕的外賓也非所宜，但主要還是毛澤東對他的活動有了限制，防他把反毛思想隨時暴露。副委員長十八人，在「文革」中被整肅者五人（李井泉在共黨十大前夕始獲解放），死亡者六人，尚有七人，劉伯承、康生均有病不出現，徐向前有軍職，與毛也不對勁。賽福鼎爲共黨新疆區第一書記、新疆區革委會主任，主要工作在新疆不在北平。所以可以經常出現的只有三人：郭沫若、阿沛・阿旺晉美和周建人。以此三人，自然郭沫若較爲適宜。因此，他便經常以副委員長身份代表全國人代會常委會接待外賓和參加集會活動。他出現次數之多，原因在此，並非他增加了實權。在每次接待外賓，他均沒有參加過重要會談。即使在對口工作中，處理實際工作的還是「中日友協」會長廖承志，他的名譽會長也只是在若干場合中，擺擺樣子而已。

目前郭沫若出了問題，或者是需要潛居一個時期。於是代表人代會常委會的兩個副委員長，便只有周建人和阿沛・阿旺晉美。阿沛・阿旺晉美爲藏人，政治應付手腕尚嫌不足，所以實際只有周建人可派用處。竺可楨的追悼會就是由周建人主持的。最近若干場合中，阿沛・阿旺晉美和周建人均同時出現。

郭沫若自歛原因

郭沫若是善於投機取巧，不顧廉恥，拍馬屁，是一個大不要臉。大不要臉，是周作人對他的評語。周作人在生前，曾寫信給在香港的朋友，說北京大專學校中流傳着有「四大不要臉」，其中第一個便是郭沫若。

不過，拍馬屁也有時要拍到馬腿上，被馬踢倒在地上。這一回，郭沫若可能要拍到馬腿上了。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刋出了郭沫若的題爲「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此專文對共黨當前的批孔運動，建起了理論架子。是有很重大意義的。因爲依照歷史唯物主義所規劃的人類社會發展模式：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初級共產（社會主義社會）共產社會。把孔子擺在我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而孔子是維護奴隸制的，所以孔子是反動的。共黨首先要歪曲歷史，甚至推翻歷史，引用古書的片言隻字來牽強附會地肯定春秋戰國之交是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時期；中共再進一步引用古書，注重在論語的片言隻語，斷章取義地肯定孔子維護奴隸制，於是孔子就成爲「反動派」，阻礙社會進步，把自古至今二千多年一切社會上的罪惡都歸到孔子身上，於是造成普遍的「批孔」的政治活動。

這種理論上的邏輯實在是不通的，經不起一駁的。在自由世界，學術自由空氣之下，是認爲非常可笑的事情。然而在大陸，對於毛澤東的「批孔」運動的推進，是有幫助的。這樣才可以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也才有說不完的無聊的話。郭沫若的專文，當時影響還不大，可能毛澤東的「批孔」運動尚未到需要開展的時候，不過先作一番理論上的準備。直到去年（一九七三）共黨十大前夕的八月七日，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發表論文「孔子是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之後，批孔運動才積極展開，迄今響應的論文已逾百篇，但其主要論點，無不以此爲根據。

按理，郭沫若應該是洋洋得意，成爲「批孔」運動主將。然而他除此專文之外，沒有發表任何公開「批孔」文字（私下談話如與外籍學者討論，當然是有的。）噤若蟬聲，其故安在？先則默然不敢出聲，近況不敢（或不能）出現於公開場合，甚至要丟「官」。被整，其故又安在？

推究其原因，要從共黨權力鬭爭中去找線索。原來郭沫若發表該專文時，已經出了疵漏。郭沫若在他專文中說：「中國奴隸社會，轉變爲封建社會是在春秋戰國之交。這個轉變，在當時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形式，如田氏篡齊和三家分晉；一種是自上而下的變法的形式，如秦商鞅的變法。然而秦晉的革命卻沒有建立封建的法制，轉變沒有成功？商鞅的變法，統一了中國，封建社會才能形成。」

郭沫若自以爲沒有人會反擊，但是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楊寬竟然在文滙報上發表「自上而下的變革說的商榷——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他說：「由奴隸社會轉變爲封建社會，不是自上而下的變革，而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這個革就是秦獻公李悝奪權的勝利，奪權就是革命。而商鞅的變法，本是承襲於魏，李悝在魏沒有成功，因此變法並不重要。」他又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原力，而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鬭爭史。秦獻公代表了人民的勢力，推翻了奴隸主的統治階級，這才形成了社會制的變革。如果說自上而下，那是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

這個楊寬是有來頭的。上海是張春橋、姚文元的天下，「文滙」報更是「文革」的發令台。姚文元掀起「文革」進軍號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便是刋出在「文滙報」上的。郭沫若是胡說，楊寬也是胡說，不過楊寬搬出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他又有後台。郭沫若知道有後台，說不定是江青間接暗示他不要和周恩來靠得太近。郭沫若一直不敢有反駁的文字。這次批孔，姚文元沒有出場，暗中玩什麼角色，不知道。至少就目前表面的現象，姚文元現在鋒芒大歛，當有原因。如果說姚和郭是對立的，郭將來大有吃虧的可能，因爲姚文元是江青手下最親信的大將。郭沫若即使目前還沒有被整，但至少他潛居，避避風頭，如像「文革」初期，他偸偸地跑到四川一間工廠裏躲藏一個時期（他說是受再教育），避過風頭後，又再出現。

從徐福避秦談到旅日華僑（上）

胡蓁之

自從日本田中內閣與中共政權建交以來，已使到旅日華僑陷於徬徨和恐怖的處境，何去何從？不得而知！特別是日毛航空協定簽訂後，中共第一架「民航七〇七型貨機於五月十九日首次從上海飛往東京，並於當日載返名爲「華僑」實爲滲透分子的嫌疑人物回到上海，更使人們爲旅日僑胞躭心！儘管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於一九七二年八月在東京一次茶會中，向各旅日僑胞組織代表及僑領們發表談話時提出保證說：「即使日毛進行勾結，政府決採取適當措施，以保護旅日僑胞的利益……。」但政府究竟怎樣保護旅日僑胞的利益？迄至現在仍未見有所透露其詳細辦法，因此，咱們暫勿置論，拭目以待。

籌建徐福廟的經過

旅居日本各地的華僑人數到底有多少？據說向來沒有精確的統計。可是中華民族之移植日本，有史可稽和有遺蹟可考者，首推秦代徐福所率領的三千名童男童女，迄今仍有大部份日本人自信爲徐福的後裔，或者是那三千男女的後裔。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就曾經刋出一篇文章，公開承認「徐福爲日本的開國元勳神武天皇。」因之，徐福便成爲一位被神化的人物。一九六八年開始籌備，一九六九年，動工興建，而於一九七一年落成的「秦徐福廟」，爲一中國宮殿式的廟宇，位在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的蓬萊山麓，即徐福原來的墓祠附近。廟的面積佔地一千五百坪，建築費約合美金二百五十餘萬元，由日本朝野出資一半；另一半則由台灣民間及旅日華僑分別籌欵贊助，藉以紀念這位在二千二百多年前東渡日本的中國哥倫

間合作。

爲了對歷史負責，求其文物的正確起見，當時關於徐福像的塑造問題，曾大費周章。由於二千多年前的秦代方士，究竟他所穿的服式和他應該戴的帽子是怎樣的？這不僅是日本人感到莫名其妙；就是普通的中國人，也未必會完全知道。爲着解決這一困難問題，日方的聯絡人員釋隆道法師，曾經三度僕僕於東京、台北之間，邀請研究中國歷代服裝制度的專家王守清教授，替徐福造像服裝的考證與設計。王教授花了好幾個月的時光來考證，並繪有秦、漢時代的若干圖像表示：徐福頭戴「高山冠」（制如通天冠，頂不邪卻，直豎，無山述展筩。本齊王冠，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漢時中外官謁者僕射服之。係根據後漢書輿服志所設計），身穿「大袪禪袍」（即袖口濶大之道袍），足登履（古曰屨，漢以後曰履，今曰鞵），頗爲莊嚴，經過若干歷史學家的考證後，認爲不誤。

至於徐福廟的設計，則是以中國古典式的廟宇爲藍圖的；中央作本殿，前方是鐘鼓樓，左側爲紀念館，右側爲貴賓室；而神像之前，則是拜殿。拜殿的左邊即爲休息室，右邊便是僧侶的住所，亦稱爲僧舍。廟宇牆壁的粉飾、繪畫及雕刻等，較爲簡化。其建築所用的材料，如殿宇前面的龍柱，大門兩旁的石獅，以及一般裝飾用的浮雕等凡是有代表中國傳統性的東西，全部由台北製造妥後運去。

傳徐福爲日人始祖

日本人爲什麼如此崇拜中國的傳統文化呢？據一般分析：遠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當這位中國方士徐福東渡爲秦始皇求取「長生不死」的仙藥時，日

中國的史乘記載：「徐福爲秦方士，因反抗暴秦，乃藉口東渡蓬萊三島，一去不返，就地稱王。……」又據「秦始皇本紀」中也說：「齊人徐市（市爲古黻字，黻與福相通）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而漢時東方朔在其「海內十洲記」裏，也曾提到徐福帶童男女坐樓船駛到東海的祖洲，求「長生不死草」的故事。

然而日本文獻則說：「秦人徐福，自中國大陸東渡，止於日本富士山下，子孫因姓秦氏。……」又說：「徐福東渡，止於日本紀伊的熊野山下（即今之和歌縣新宮町附近），其地有徐福墓祠……」

儘管徐福東渡求仙的故事充滿着神秘性和傳奇性，傳說不一。一般相信徐福當年携往日本的三千名童男童女，可能成爲日本人的始祖。事實上，徐福對日本文物制度的影響是很大的。根據黃公度（清末廣東梅縣人，名遵憲，光緒舉人，官至湖南按察使，嘗出使日、英、美諸國；著作頗多，對日本尤有研究）所著「日本國志」中說：「……史記稱燕齊遣使求仙，所謂白銀宮闕、員嶠、方壺、蓋即爲今日本地。君房方士，習聞其說，故有男女渡海之請，其志固不在小。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歸山有徐福墓，其明徵也。日本之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導、臣曰令、曰大夫、曰將軍，又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敬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祓禊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黨徒歟。……」

至少在遺傳上有一部份成爲日本民族的後裔。因爲，日本這個國家，原爲五百多個島嶼所組成。古時分爲八道，百餘國。其民族以大倭族爲主，所以，日本人舊時被稱爲倭人。據「漢書地理志」載稱：「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又叫倭奴，據「師古注」載稱：「魏畧云，倭奴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渡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又「元史」所載：「日本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國。……」其宗教以佛教爲最廣，文化自古由中國輸入。當中古至近世紀之初，政權率操於將軍之手，謂之幕府。迨明治天皇即位，始由軍人手中收回政權，建立其君主憲政體。

墓祠遺跡的考證

換句話說，在日本明治皇帝以前，還是軍閥割據的部落時代，而兩千多年前當徐福到和歌山縣地方時，顯然那裏還沒有什麼居民，全靠幾千名中國男女在那裏開基立業。根據日本古籍「產業事蹟考」一書中，也有如下一段記載：「熊野捕鯨業久聞於世，相傳斯業溯自於古昔，當時徐福逃避秦殃，遠航日本，抵紀州熊野浦岸，始於該地行捕鯨之業，其後逐漸傳播至本邦各地。……」

熊野的捕鯨業又以太地町爲基地，而太地町一名「秦地浦」，意思是秦人居住的海岸地帶。因之，迄今尚有一大部日本人士，還深信他們是徐福或三千名中國男女的後裔；甚至於日本社會頗具影響力的「朝日新聞」，也曾正正式式地公開承認：「徐福是日本開國天皇——神武天皇」。而事後又沒有人提出任何反對的異議，是故，一般認爲日本人可能對此有了默認，從而造成徐福在日本民間及其文化史上，做了一個神化的重要人物。

相傳徐福當年在日本登陸的地方，就是今和歌山縣新宮市的波多須浦，因此，該地仍稱「秦住」或「秦須」。而新宮境內有關徐福的古蹟計有：(一)是飛鳥神社裏的徐福宮；(二)爲膾炙人口的徐福墓。

前等究竟建於何時？無從稽考，惟據一六二四年調查紀伊縣的「寬文雜記」資料，則謂「該宮爲八尺四面，飛檐五尺五寸，角柱、檜皮葺。」至於徐福墓前面的石塔，爲新宮城主水野忠昭於一七三六年所修建。而墓上的徐福祠，則在寶慶九年(一七六〇)由當地的民族集資所建。熊野(和歌山縣)的「年代紀」上亦說：「徐福塚上原來無祠，僅樹木繁盛而已！當地土人有犯惡瘧者，來此祈禱即愈，平愈之輩，乃感恩建祠，年來燈明，香火不絕。……」這以二百多年以前的記事。

不久後，又有日人野崎左文在他的「日本名勝誌」中，提到徐福及其遺蹟時說：「舊城東之海岸，熊野之田圃中，有老樟二樹，德川賴宣建一坊，題曰：『秦徐福之墓』，去墓三町，有小壟七，當爲徐福從者之墓。鄰郊東南牟數郡木町之東，有秦須浦，爲徐福船泊於矢賀磯而暫居之地。後雖移居新宮，惟秦須浦尙有秦姓居民約千餘戶，五六千人，顯然是徐福和其他三千名中國男女的後裔。」

近代名人憑弔古墓

在近代的中國人士中，第一個跋涉前往新宮憑弔徐福墓的，可能是前清駐日公使黎庶昌(貴州遵義人，字蒓齋，廩貢生。同治中曾上萬言書，以知縣兩江，官至川東道。曾兩度出使日本，得中土失傳之唐、宋舊籍，乃影鈔之成「古逸叢書」；自著有「拙尊園叢稿」)。他於光緒十六年(公元一八八七)七月二十四日，從神戶坐船到熊野的三輪崎，然後登岸入山，行數十里，始抵新宮。他曾寫過「訪徐福墓記」一篇長文，並有自奈良至新宮訪徐福墓絕句十二首。其中一首云：「曾披文部舊輿圖，古蹟荒迷記易疏；飛鳥祠邊徐福墓，記從寧樂認秦墟。」又一首云：「平田幾頃種花稠，雙樹爲旌土爲邱；人代茫茫渾莫辨，夕陽荒海古今愁！」這是頗爲感慨惆悵的。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的秋間，廣東高要才子吳功補(前清進士)，在日本神戶某華僑學校任教時，也曾偕其弟子三人一行，由神戶遄赴大阪，再遼海而至紀州的新宮町，親訪那位初至蓬萊三島的中國先僑的遺跡時，在那兒逗留了一天，並寫過一段記載如下：

「秦徐福墓，在日本和歌山縣，熊野郡之新宮町，古稱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地也。余(吳氏)幼讀史記，知有徐福入海求仙事，以爲方士神秘，弗敢遽信，及東渡日本，披覽東籍，紀茲事綦悉，特華僑罕有道及，詢之郡人士，亦語焉不詳。茲地頻海，軌道未通，舟行又風濤不測也。然蓄意訪謁，非一日矣。戊辰秋暮，偕子弟三人赴大阪趁船，入海避風，翌晨至勝浦，乘汽車約一小時許，抵新宮驛，下車不百步，即其墓所，樹而不封，一碑屹立，鐫『秦徐福墓』五字，旁一小碣，則鐫『七人塚』，乃其親屬云。土人告余，曩者四周皆稻田，今則民居環其三面，稻田之南爲大海，北曰熊野山，亦即所謂蓬萊山者也。……

「又言西北有飛鳥宮，中有小祠，祀徐福，今已荒廢，余所未至者。詢以徐之後人何如？則言『町民萬家，多爲其子孫，而散佈於全國，仍秦、徐兩姓者，尙有不少云云。……』噫！今之中華民族，受排擠侮蟣於同洲同文同種者殊甚矣！又惡知二千二百多年前之緣系，固如是哉！聞之哥倫布開美洲，歐人至而土人淪，然而，斯土自徐君之來，種族文物，以繁以榮，此何故也？……」

吳氏訪謁徐福墓之後，顯然感慨殊深！因而作詩二首，以弔此先民。其中一首據說是和黎庶昌的，詩云：「尋幽異國夜風稠，秦代衣冠此故邱；詩自黎公稀嗣響，宗邦遊侶使人愁！」另一首則是和黃公度的「日本雜事詩」。詩曰：「人間何處有神仙？爲訪桃園避圾殃。海外君王朝百二(日本開國至一九二八年當吳氏訪徐福墓時，剛好爲一百二十代)，來時男女眾三千。山花血含歸封邑，古樹心空拱墓田。熊野萬家不祧祖，那須靈藥乞延年？」

據吳氏的註釋說：「徐福墓所，荒涼殊甚！迄無營造物以追念前人，土著極爲憾事！自歐戰結束(第一次大戰)後，當地之有力紳士，曾計劃建一座較爲宏偉之華式祠廟，以紀念東渡華人之祖；並擬設置一所近代化旅館於其祠廟之旁，以招引外國之遊客，其崇德報功與繁榮地方，皆爲利賴。惟因欵項無着，故迄未厥成。……」不久後，日本對中國進行全面侵畧，「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國的仇視日益加深，籌欵建廟問題已束之高閣。

留法學生談中國問題

——該不該談中國統一問題

——如何談中國統一問題

——中國是否能統一

笛笙

時下中國人的圈子裏，談「統一」的話題熱門得很，最近美東地區反共愛國聯盟曾公開討論此一問題，這是一個好的現象，表現大家關懷這個問題，除了甘心加入異籍的投機分子，張牙舞爪，出入大陸，試圖結交新貴，作其社會、政治地位資本的假中國人，不配談中國問題外，大家都該關心這個問題，談這個問題。

然而在開始談以前，我們一直是認定這個問題是值得一談的，可是時下海外有些人卻以為，世界交通已經那麼發達，人際關係早已超越國界，什麼中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都是人，有什麼好分的，因此根本上認為這個問題是不值一談的。這種說法，或者是屬於超越時空的烏托邦思想，而流於不切實際，或者根本是忘本，忘了今天社會再進步，人跟國家的緊密關係，還是無法脫離。歐洲的經濟聯盟所揭示之政治理想，為由經濟聯盟，邁向政治的統一，然而今天荷蘭受到阿拉伯國家石油之抵制，法國人週末假日，高速公路依然車水馬龍，雖然同是歐洲人，做個荷蘭人和做個法國人就是不同，荷蘭人分享梵谷的榮耀，與法國人分享拿破崙的光輝是否一致呢？風車與鐵塔所代表的意義是否又相同呢？那麼入了美國籍的中國學者，靠販賣中國知識維生，所憑藉的是什麼呢？也許他們的下一代，會比他們的父母，少一些矛盾複雜的情緒。

因此一般而言，做個坦坦誠誠，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是生活在國際社會的中國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然而人既然是政治的動物，一方面希冀做個理想的中國人，一方面又不能脫離政治的影響，勢必非要對中國政治有個認識選擇。

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說幸，也可說不幸。不幸的是我們國家遭受到空前未有的變局，幸的是，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出現了一個契機——中國的前途出現了二條路，一條是中華傳統文化接合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開放社會道路；一條是馬克思、列寧思想移殖中國的關閉社會道路。前者發生的問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適從，但生活方式的改變，後者發生的問題是中國文化之[illegible]合與一切價值標準的重建。前者之代表為在台灣之國民政府；後者之代表為在大陸上之共產政權。因此今天中國問題，根本上是一個中國，二個政權，在中國的二個地方，根據不同的意識型態，政治思想，實施不同的政策，所產生的現象。在正常的狀況下，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府，因此目前一個中國有二個政府是變態，是暫時的，是在向統一的方向變動中的。因此，我們目前談統一，實際上是正在向統一的方向中迂緩前進。至於統一的方向如何，國際情勢只是一個因素，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認識，海峽二邊政府之作為，中國文化的潛在影響，以及暗藏在中國人民心底的歷史道路，是決定統一方向的決定性因素。因此，當前每一個中國人的歷史肩負，其艱巨沉重空前，其重要與影響也是空前。

眼前情勢之強弱消長，並不能單獨決定將來變動之方向，然而當前中國人民，尤其生活在大陸地區以外之中國自由人之取捨判斷，卻有相當重要性。因為一個以黨的專權，與利用軍隊、警察、獨夫思想控制人民的政府，其老百姓除非受到外來因素之導誘激發，很難發生沛然莫禦的力量，澈底改變現況，尤其在面對大規模有計劃之宣傳，各種方式不同的洗腦，及強烈民族主義感情之煽動情形下，中國大陸廣大無辜的人民，除了被迫服從共產黨徒的指示，實在毫無選擇的餘地。

因此，今天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應該冷靜的想想，中國應該有個怎樣的政府，中國人應該過一種怎樣的生活，然後我們才有標準去權衡，去改善，去努力，去建設一個好的政府，讓中國人民過一個好的生活。

民主政治的怒潮，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掀起了驚濤駭浪，捲走了千百年來的專制政體，帶來了代議式的民主政府，人民對政府要求保障文化，健康福利的生活，與基本自由平等人權的維護。所謂基本的自由是指，言論、居住、遷徙、宗教信仰、黨派活動的自由；所謂平等是指人民之法律地位平等，不因性別、宗教、種族、語言而受歧視與區別待遇；所謂人權；除指以上所舉之自由，平等之外，並指人格的尊嚴，與身體的不可侵等。然而今天在海峽的另一邊——大陸，談言論自由，則不能超越馬列史毛的教條，談居住遷徙自由，則除勞改、下放以及文革時少數學生的串連，鮮有可能，自然談不上參觀、旅行、渡假；談宗教自由，則教堂寺廟非關則閉，或為哄騙外賓之用；談黨派活動之自由，則除共產黨一黨專政外，其餘皆屬尾巴黨派，一切唯「毛」首是瞻；談法律之前地位平等，則紅五類、黑五類，待遇權利天差地別；談人權，則公開

馬列史毛的著作，技術、科學性的書籍外，凡是不供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鬭爭爲役之文學，藝術、音樂、戲劇一概皆在根除之列。最近更大事張伐，批判孔子，戴上「奴隸制度的擁護者」、「大反動派」的黑帽子，並爲秦始皇翻案，自命爲秦始皇之再世，不惜效法「焚書坑儒」以澈底剷除其過去「革命伙伴」「親密戰友」劉少奇與林彪的潛在殘餘勢力，這正是孟子心目中的獨夫，孔子鳴鼓而攻之的暴君。儒家學說數千年，深植中國人民心中，默默的成爲中國人言行的規範，根深二千餘年，是毛澤東剷不掉，挖不去的。批判一個人，一個學說，不能脫離其時空背景，如果以今日思想，今日時空，批判前人、古說，自然產生蒙悟發明之筆，不如今日原子筆好，荀子之法，不如今日典章制度完備。雖然如此，孔子學說，仍有其放諸四海而皆準，置諸百世而不惑的道理。否則西哲復爾泰、萊布尼茲等人不致如此心儀，熱愛中國文化的人，也不致爲今日反孔之舉而震驚惘惑，痛心疾首了。秦始皇統一中國文字、車軌、度量衡，建立郡縣制度，有其不可磨滅之貢獻；至於其焚書坑儒之倒行逆施，則不論歷史如何翻案，也不能洗脫其罪。其實毛澤東坑儒之事，在「大鳴大放」之時，早已表現，不過手法高超一點而已。除非把中國人都燒成灰做肥料，否則潛移默化的中國思想，永遠不能讓馬列史毛取代。焚書（燒「壞書」）之舉，即使秦始皇在當時也做不到，以今日世界印刷術之進步，中華民國維護文化之努力，各國大圖書館收藏之豐富，毛澤東漢字拉丁化，及其焚書之舉，是徒勞無功的。中國人民具有純樸、善良、忍耐的高貴品質，在毛澤東之高壓手段下，可以暫時呼來喚去，揑圓弄扁，可是水能浮舟，亦能覆舟……。

國民政府自從退守台灣以來，努力建設，其成就已爲世人共睹，但我們不敢說目前的政府，是中國人的理想政府，可是至少是個自由民主的政府，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人性尊嚴受到尊重與保障，人民可以過「免於恐懼」，「免於飢餓」，「免於匱乏」之生活，最重要的是其本質有成爲理想政府之「可塑性」。至於極權專制的共產政權，其人民則爲瘋狂領導者試驗之犧牲品，遑論加以改善，更新的「可能性」了。

大陸固然有許多成就，但是不要忘了，那是善良、純樸、勤勉的中國人民勞動的結晶，那是廿餘年和平持續狀態下應有之最低成績。自然共產制度，某些地方可以避免自由經濟制度之弊害，例如由於通貨膨脹，生產不足或過剩引起之危機，但人民所作之犧牲則難以估計。利用無休止之「革命」「運動」防止「反動派」之復辟，「修正主義」之復活，適足以證明共產制度之不適於中國社會，劉少奇曲阜朝聖，林彪大罵毛澤東比秦始皇狠毒殘暴的事實，令人深省。

生活在今天這個時代，熱愛自己國家、民族、文化、同胞，有血性的中國人，內心的衝擊，肩上的重擔，前途的崎嶇，周圍環境的險惡，不容我們對於國家民族命運的召喚，傳統歷史文化的生機，有絲毫遲疑！

中國勢必要統一！中國統一在毛澤東死後受鞭屍，在共產政權崩潰瓦解之時！

青年報國在今朝

費辭

行政院長蔣經國，三月初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指出：在政府積極推行九項建設聲中，一般人都只注意錢和工料的來源，但是事實上人才的問題更爲重要。蔣院長並且表示：歡迎全國青年踴躍加入九項建設，共同爲開拓國家光明前途而努力。將近一月以來，台灣各大專學校有關科系及研究所的同學們，爲響應此項號召，正熱烈展開投身運動。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及有關機構，亦正研擬統籌運用，以工代役等具體辦法，以爲配合。行見此一運動在政府與學校善爲輔導之下，不僅將成爲今後五年完成九項建設的最大保證，抑且足以和對日抗戰末期「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從軍報國運動，後先輝映。

無人可予否認，青年爲國家之中堅，時代之主流。因之，青年之抉擇、取捨與歸趨，常足以決定國家命運，轉移時代傾向。過去共黨之竊據整個大陸，因素固非一端，但共黨工於欺騙宣傳，擅長鼓動風潮，深諳組織運用，褻瀆青年，供其利用，到處製造事端，滋生紛擾，並發動莫須有之「反飢餓」、「反迫害」鬭爭，罷課罷工，遊行請願，不一而足。久而久之，一般軍民亦不免受其蠱惑，盲從附和而不自覺；終至人心渙散，士氣消沉，政治解鈕，軍事挫敗，共黨乃乘隙於不旋踵間，奄有整個大陸。凡對大陸淪陷前夕實際情況尚未健忘者，當必了然於共黨當日之得以遂其分化、滲透、顛覆詭謀，主要乃係不惜一切手段，蓄意爭取青年；而因青年墮其彀中，遂肇大陸淪於赤禍的時代悲劇。

然而，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共黨雖以利用青年起家，根據共黨在大陸二十餘年的發展情勢觀之，最後制共黨於死命者，亦必爲青年無疑。他且不論，二十餘年來，自最初的韓境反共義士之來歸，以迄目前從無一日中止的逃港難民潮，「用雙脚投票」，冒萬死以奔向自由者，無一而非身受共黨教育，亦即「吃共產黨奶水長大」之青年。共黨雖不斷教唆青年摧殘傳統文化，最近又瘋狂進行「批孔揚秦」運動，目的無非在塑造一個七億人的「奴隸社會」，鞏固其絕對獨裁的「新階級」政權；但大陸青年堅決反共，曾無已時，共黨不亡何待？今日幸而生存自由地區的中國青年，面對國家民族正陷於生死存亡的危機，眼看共黨奴役下的大陸青年亟待解救，正是勇敢接受歷史挑戰，一致奮起報國的大好時會。「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正是這個道理。青年報國之道甚多，就目前而論，參加九項工程，協力支援建設，以躋國家於富強康樂之境，尤爲當務之急。

青年們必須認清的一點，是：「不要問國家能爲你做些什麼，先問你能爲國家做些什麼」？苦難重重的國家民族在發出召喚，殷殷待救的大陸同胞在隔海呼號，千斤重擔待挑起，青年報國在今朝！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21 色情「法院」

「珠江法院」的工作人員中，後來還增加了一位會計，他姓鄒名博夫。他表面上不大會說話，似乎很笨，事實上他聰明極了，因此他安然地度過了「三反」、「五反」和「司法改革」的災難，後來又獲准調出法院，轉行教書。

「珠江法院」中還調來了兩個女學生，她們是在初中畢業的，一個叫做陳惠冰，一個叫做鄺煥球。她們調到「法院」時，共產黨員劉泿歡喜極了，說：「這是組織上對我們的照顧。」

「珠江法院」還增加了一位法律系畢業的學生，他姓李名尚拔，人生得很英俊，也極老實，可惜他有「歷史上的污點，他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

參加過「三青團」，在共產黨看來，實在是很嚴重的「污點」，但是，毛澤東、周恩來不是也會做過「國民黨」的官麼？他們的「污點」不是更大麼？

上面所敍述的幾個人，除了陳惠冰外，都是正派的人物。

陳惠冰到了「珠江法院」後，「十分積極」，她「積極」地發言，積極地「辦案」。——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便能夠審理案件，那實在是「

遠，陳海天也會勸她加入「共青團」，可是她卻不願意。

共產黨員劉泿想追她，她拒絕。

「助審員」徐翼球追她，她也不願意。

有一天，她到我家中說：「我很怕，我不願在法院！」

我初時還以為她怕黑，後來才知道是徐翼球對她毛手毛腳。

那時我對共產黨的信心還沒有完全喪失，我便把徐翼球對小鄺的行為告訴陳海天，陳海天卻說：

「我們不要過問別人私生活！」

哦，在「人民法院」裏，一個「助審員」可以公然調戲女「同志」，而「法院」的「領導」不但不予以制止，還加以包庇，那是什麼世界啊！

小鄺事件，很快便成為過去了，因為徐翼球在鄉間接了一個女孩子出來。

這女孩子叫做陳碧玲，是徐翼球的親戚，徐翼球說接她到石歧讀書。

她到了石歧，便住在「珠江法院」，跟鄺煥球一起。

後來小鄺辭職，回到廣州去了。我和陳玲常常懷念她，她是一個天眞活潑的，有着正義感的女孩子啊。像小鄺這樣的人，大概是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祖國」的，不知她現在怎樣？

小鄺走後，陳碧玲卻常常到我家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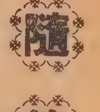
於小鄺事件，我知道多言無益。

陳碧玲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又到我家痛哭了。處此情況下，我只有

可是調到南海去，我卻不想了，因為我不願離開月山里那小屋。

然而，怎能不離開那兒呢？我只






寶島美人第一關

寒梅

台灣社會安定，工商發達，農村家庭也十居其九進入電器化，居民歡樂年年，豐衣足食之餘，加上觀光事業的全面發展，點綴着都市繁榮的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的無限風光，使一些去過台灣，或未去過台灣的有心人，對「台灣小姐」的有關題材，多是津津樂道的。

男仕多為她們溫柔體貼，善解人意而心神嚮往。

女仕則為她們會「引人入勝」而含有醋意，且存戒心。

事實上，除了風月場中的「台灣小姐」會惹人「迷」之外，成千上萬，分佈在每一個階層角落，立足社會，服務人羣的「台灣小姐」，她們任勞，任怨的精神，多方面才華的卓越表現，更值得敬愛，更值得稱道。

如果你是初臨寶島，要步出台北松山國際機場，正為人地生疏而面露難色時，機場服務中心的值勤小姐，會主動的為你提供親切的服務，指點迷津，會使你「賓至如歸」的感受，油然而生！

在服務中心工作的小姐，多是受過大專教育，經過公開考選後，還得接受就業前的訓練，才可以派上崗位的佼佼者。她們都是雲英未嫁身。

服務小姐精通多國語言及地方方言。而以國語、粵語、滬語、閩南話、客家話、英語、日語最為流行。對入境旅客可能提出的疑難問題，包括法令規章，民情風俗，旅遊常識，她們都可以做到有問必答，而且是不厭其煩的以輕言細語，很禮貌的解答你的問題，使你初臨寶島，就有人情味的溫馨，永遠留下一個美麗的回憶！

機場服務中心的值勤小姐，穿着一套天藍色的制服，有時換季也穿同一色的旗袍，個個貌美如花，舉止落落大方，言談不失大家風範，由於她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且以服務人羣為職志，敬業而樂羣。

機場服務中心的小姐，站上崗位就要為川流不息，來自四方八面的旅客提供最佳的服務，再忙、再苦、再累、再煩，她們永遠是常掛笑容，她們是台灣寶島的第一度美人關，給初臨寶島貴賓的第一個印象：是彬彬有禮，一見如故那樣的親切！

式成爲陳海天太太了。
初到「法院」時，她還不很囂張，可是榮任陳海天太太以後，她竟然擺起架子來了。
小鄺本來和她是同學，逐漸也不願看她的嘴臉。
小鄺的年紀本來和陳惠冰相差不

哭，原來是徐翼球想強姦她，她不肯，反而踢了徐翼球的陰部一腳。
她想返回鄉中，但又不夠錢。
在這件事發生以後，我回到「法院」時，看見徐翼球是受了傷，連行動也發生困難。
我本想把這事告訴陳海天，但鑒

的內幕用書面寫出來。
在這情形下，我只有把一切都寫出來了。
誰知在這件事發生以後不久，陳海天突然告訴我，說要將我調到南海九江中學去教書。
調去教書，本來是我歡迎的事，

李石曾四度結婚故事

蕭瑜

李石曾先生軼事可傳者甚多，關於他的結婚，都與他的道德主張有關，故一述之。

世人都以爲田寶田女士，是他最末一次即第三次結婚的夫人，實則是他第四次結婚的夫人。

李先生第一次結婚，完全舊式的，夫人名姚同宜。那時天津姚家是巨賈富商，故能高攀相府，結爲親家。同宜夫人且是小足（後成改組派），識字無多，結婚後，自己惡補，後能幫李先生翻查電報，留法多年，能作普通法語會話。軀幹頗魁梧，李先生立其旁，反形秀美。（李先生北人南相，少年時尤英俊。）生一子名宗偉，農學專家，一女名亞梅，嫁四川物理學家朱廣才。二次大戰時，姚夫人隨李先生至法國，旋法德絕交，李先生避居北美，姚夫人病逝里昂，我爲治喪主祭，時一九四四年。

李先生第二次結婚在紐約，此爲人所鮮知，亦有傳奇性者。其夫人猶太人，爲其秘書，通英法文。崇拜李先生甚殷，故素食。有一女，亦素食。李先生爲她譯名茹素，因其忠實，又爲素食同志，至於相愛。但李先生非經過結婚，不與同居，其結婚儀式，與眾不同，亦屬空前。一日，有人結婚者，請張靜江先生證婚，因張先生行動不便，婚禮即在張宅客廳舉行。禮成，賀客中有李先生偕其猶太女秘書，李先生臨時宣佈說：我們借此現成場面，在此結婚，也請張先生爲證婚人，比即宣讀他們新奇偉大的結婚證書。第一條：結婚人婚後經濟，各自獨立。第二條：結婚人婚後倘欲離異，只須一方提出，無須取得對方之同意。於是證婚人贊成，賀客大笑，禮成，賀客中有請新郎向新娘行擁抱接吻禮者，新娘微笑，新郎卻敬而遠之。另一賀客爲解圍說：李先生還是保存中國的婚禮傳統也好，全堂鼓掌而散。

李先生第三次結婚在上海，娶林素珊女士，林與其前夫焦菊隱本皆李先生學生，亦其部下（主辦北平戲劇學校），自離婚後，林女士至上海，在一化學工廠爲女職員，李先生決定娶她時（李先生主張再娶時以寡婦或離婚太太爲最宜），每至工廠下工時，李先生汽車即在廠前等候林女士。不多日，即爲閃電式的結婚，禮堂在世界社。證婚人吳稚老致詞說：李先生提倡互助，互助之道，一男一女，合作起來，更爲圓滿，全堂大笑，新郎新娘，亦不禁一笑。李先生何以要作閃電式的結婚，另有原因，另章再敍。（第二次結婚之猶太夫人仍在紐約，李先生曾邀其赴滬，她未接受，但這不是李先生與林女士閃電結婚的原因。）林女士於一九五四年病逝孟都。

李先生第四次結婚在台北，娶田寶田夫人，時在大陸淪陷之後，李先生既不作官，即無權勢，又無財力。田夫人所仰慕於李先生者，當爲其清標名望。田夫人性喜文藝，能畫，著有「贈君明珠」小說，清新可誦。前夫飛機師遇險殞命，撫有二子，田夫人志在養子成人，故託齊如山先生介紹向李先生找工作，以自活而撫孤。李先生同情其遭遇，由同情擴大成爲愛情，卒至結爲夫妻。自結婚後，田夫人率子赴北美，希望在美將來可以勤工儉學，教養成人。余與田夫人只有一二面之雅，凡此皆聞之於李先生口述。

我何以說李先生結婚與他的道德主張有關？這是李先生人格偉大之處，足爲天下法者，李先生極端反對男女秘密苟合，他主張並力行「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教訓。現在要從進德會說起：民元若干黨中老同志由滬同船北上，因鑒於當時國會議員羣新貴紛紛嫖賭娶妾，乃發起進德會，以示勸儆。會章原稿即在船上擬成：㈠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㈡乙種會員：又加不飲酒、不食肉。㈢丙等會員：又加不作議員、不作官。甲乙丙四不，是李先生堅決主張加入的，吳先生做到了不作議員不作官，但口饞後開了葷。只李先生一人是全部條件的唯一實行者，終身篤行者。所以他對婚姻問題，態度甚爲嚴肅。

（一九七四年二月於孟都）

泰國殺人焚村事件的啓示

龍軌

泰國自從去（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學生用熱血推翻了軍政府，三巨頭逃亡的震撼國際事件以後，便平安的渡過了這一年。

一九七四年步入一月中旬以後，便發生了轟動整個泰國的東北部廊開府曼干縣「萬那西村」百餘座民房被焚燬，居民被殺害的事件，造成該處成爲恐怖世界。

這一事件發生，使泰國全體人民騷動和關心，令政府困擾。

也由此一事件的發生，使人們更瞭解共產黨對泰國滲透及爲非作歹的猖獗程度如何了。

這就是中共在中國大陸未得志以前，對國民政府的換湯不換藥的困擾慣技。

如此，可對目前亟欲承認中共的人士們作一面借鏡。

而對維護泰國政府的忠貞人士立刻激發起正義嚴詞，對共產黨作嚴厲的批判。

雪亮之民眼識公道是非

被殺人燬村後的萬那西村六十四人，由人民民主集團領導人乃蒂拉育率領下，於二月廿日下午四時在皇家田舉行演講會，聽眾萬餘人。

乃提拉育發言指出：萬那西事件是官方人員錯誤，並由村長乃隆發言報告經過情形，再三指責是官方人員縱火焚毀萬那西村。

萬那西村民並要求官方澈查此事，懲辦有關人員，村長乃隆說：因爲肇事之日，只有職官單方面行動，並無異動分子激戰事情，在演講會上出現的六十四人，一再聲明他們的話是事實，並當眾向玉佛宣誓，該六十四村民寄居於李京越三拍耶佛寺內，每日由人民民主集團付出四百銖作食費。

然而，曼干縣長乃訕猜堅稱：萬那西村是共產黨異動分子活動地區，村長經常以糧食等供給異動分子，村內也儲存有大批武器，掘塹壕。並堅稱：村民所說廿二日官方派大批軍車載警察及志願人員入村，縱火事不確實，因爲通往該村之路橋在廿一日已被異動分子燒燬，不能通過。

當局澈查中的「萬那西事件」有關資料來源情況謂：萬那西村與鄰近村落，據情報指出，自佛曆二五〇四（一九六一）年，卽被共黨勢力所滲透，並相信上述村落內的共黨分子工作效果甚佳，使大部份居民受到共黨分子黑勢力之威脅，尤其是該村有卅名男女村民成爲異動分子，同時異動分子有能力組織村民搜集情報，供應物資，乃爲該村異動分子主力，又謂：萬那西是異動分子的根據地，該村有三家小型火礱，但未曾售米給外人，故推測是接受異動分子的命令行事。

自二五〇九（一九六六）年至肇事前，萬那西村範圍內異動分子之活動，計有：㈠困擾、擄掠及殺害不願合作的人民，㈡騷擾僧侶與沙彌，㈢狙殺職官，㈣襲擊官方基地，㈤進行破壞行動，如焚毀橋樑，㈥宣傳武裝行動，㈦殺害到萬那西學校執教的公教人員。

該份資料又指出：一月廿四日上午十二時，官方部隊撤離萬那西村時，發覺有五名村民死亡，一般相信，其中兩名必是異動分子的守哨人員，並於遇到官方人員進行掃蕩時與官方部隊發生激戰，至另外三名，有一男一女及六歲小童，據目擊者供述稱：在死亡中的一名男子，便是二月十六日進擊剿共基地的異動分子。

該資料對此事件的見解如下：㈠邊防警察係遵守曼干縣之命令，因此是官方的[illegible]在警察方面，不論是任何一個單位，未曾發出此次行動的命令，㈢在執行任務期間，可能有某位人員之戰鬭行動過於激烈，導致人民死亡與民房被燬事件，無論如何這只是執行武力征剿過程所無法控制者，絕非存心傷害人民生命財產。

據本（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三日京華日報第六版社會新聞會刊載：警察總監巴蜀上將揭發「乃蒂拉育」欺騙伎倆：「……巴蜀上將稱：在乃蒂拉育帶萬那西村民晋謁國務院長前，他會單獨會晤院長歷時十五分鐘，但卻未談及萬那西事件，可是當乃蒂拉育離開官邸時，竟向記者們說：院長很同情萬那西村民遭遇，傷心得幾乎流淚，巴蜀上將稱：乃蒂拉育是知識分子，不宜有此種行爲，因此舉不但欺騙國務院長，也欺騙全國人民……。」

依據此一則看來，人民民主集團領導人，是個怎麼樣的人物，且其思想與行動如何，明眼人一看便可以清楚了。

由於目前的泰國政府，採取民主制度，所以對於「萬那西事件」，除政府專案調查外，記者、學生以及人民都可以組調查團前往該村參觀調查。因此，在一次立法會常會中，有一幕精彩動人演出。

據二月廿三日京華日報第六版社會新聞刊載：組團調查「萬那西事件」議案，立法議會有劇辯。結果以五八對一。三票遭會議否決：「……議會繼於中午討論立法議員乃沙他北，詩里康（前色軍府民代）的臨時動議，指『萬那西事件』是一項重大事件，人民民主集團正指責政府的職官縱火焚萬那西村，有關單位則再三否認，故應進行調查以明眞相並應由立法議會成立一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席間，對此項問題提出反對意見者有多位，其中以乃[illegible]

久不絕，甲壯博士發表意見，反對乃沙他北的建議，他說：「成立專案小組或指定駐會委員會去調查，無異干涉行政當局，何況是這種干涉不會有任何作用，本人要問在座各位中，有誰了解人民革命戰爭？如有的話，則該人便是參加過人民革命戰爭之分子，此外，立法議會也將變成從事羣眾活動集團的工具，一如所謂人民民主集團者，甲壯博士說：所謂人民民主集團，其簡稱爲『波初波初』，但照『波初波初』的簡稱，又可譯爲『摧殘國族的組織』，甲壯博士又說：如立法議會介入此事，進行調查此一事件的話，那無異是表示立法議會不信任政府做事，對於信任與不信任問題，任何人如不相信，無論你怎麼說他們都不相信，以主席本人爲例，如主席的父親來指證說：『蒙叻差旺克立巴莫是他的兒子』，但在座的人如果不相信的話，也無可奈何的！他又說：其實，所謂人民戰爭是效法洋人的行動，其目的在改變人民之思想意識，鼓動其從事顚覆行動，任何政府可能有好的，也有壞的，但如果不合他們需要的政府，不論好壞他們都不要，並要發動人民戰爭予以推翻，這便是改變人民舊思想意識的行動，利用人民欺騙人民，脅迫人民，威嚇人民，來從事所謂人民戰爭，甲壯博士說：欣見今天大專學生來旁聽議會辯論情形，但本人希望記住，並捫心自問，從前當每次皇上陛下暨后駕幸主持殉國戰士御賜火葬禮時，每次火葬的戰士總有四、五百人，但當時卻沒有任何一個集團的人，出來遊行呼籲共黨異動分子，不要胡亂放置地雷狙殺執行任務的職官，沒有人想到他們也是泰國人，沒有死的人，當然要繼續進行鬬爭，在戰爭進行中，當發現敵人便要打游擊、消滅，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類似萬那西事件，不是始於萬那西一個小村而已……甲壯博士末稱：泰人眞怪，與紅毛往來便學紅毛樣，人云也云，民主如果不建立在國家獨立的基礎上，那又有什麼用？所謂民主國家，他們究竟民主到什麼程度，誰知呢！本人認爲：立法議會不能成爲任何一個集團的人的工具，假如本人也來組織一個『摧殘人民與國家民主集團』，各位是否也要參加擁護呢……？」

克立巴莫親王以上一席話，正好給予一批捧出馬、列主義人士們的當頭棒喝，更給予泰共與中共一記耳光，因爲毛澤東就是將馬、列主義搬來殘害中國全大陸人民，而又想轉過來殘害泰國人民的獨夫。

逆國家傳統即殘民殤國

要知道，每一個國家政治制度能安定，就是憑着本國有其可遵可循的歷史文化傳統，才能到達的，即使有些可以從外國傳進來，也得必須先要與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媾通能融和的地方，然後才能產生適當的效力，否則，無生命的政治與無配合的制度，則決無法長成。人們不求於對本國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的專研，反求模倣別人的政治制度，那是何等的愚昧！

德國馬克思所創造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與我國漢武帝所發明的鹽鐵政策，實行由國營官賣很接近，可是，已經遲了漢武帝幾百年，並非新鮮的東西！

共產黨主義的政權，是一種特殊階級政權，掌握此一政權就是一小撮特殊分子，所以這一政權，就不外乎是私人集團，既是私人集團，就脫不了私欲私心，於是，在施政方面，便是隨興之所至，私人的「好」與「惡」，作爲臨時的施爲，因此，這一種政權下的一切措施，可以說是一種法術，用這種法術來控制政權的手段。

共產黨主張用無產階級專政，若眞要由全體人民來掌握政權，其實共產黨那裏肯讓人民來掌握政權，這也僅是一種理論而已，毛澤東就是一向利用這些理論來利用人民，欺騙人民，壓榨和剝削以及威脅人民的。

按理，政府是應該屬於全國人民的，但不是說要全體人民來掌握此一政權，理論上國家的政權當然在人民，應該以人民的意見爲意見，然而人民的意見，大都尚空談，說空話，今天大多數未開發或已開發，一切建設，尤落後國家中的人民尚須要政府來培植，注意教育他們，那有辦法來過問政治，因此，一個國家在其可能範圍內，要依賴以及遵循其本國歷史文化政治傳統，作出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重心來維繫。這始是正當途徑，像克立巴莫親王上面所說的：「與紅毛往來便學紅毛樣，人云也云」，是何等令人感動，敬服。

所以說，一個國家的現有制度，全體人民要一致抱着極大的共尊共信的心現，和運用這些共尊共信的力量來支持，能如此，才不會使國家發生動亂，而臨於傾覆。

可惜的是，很多人，對於自己國家的制度，則存在着一種不滿現狀和歧視的心理，由於這一不滿現狀和歧視心理的產生，便希望或抱着另一制度來作一種試辦一下的作法。然而，試辦者，對於外來的制度，未必達到進入共尊共信的地步，只憑一時衝動和理想行事，於是，問題便嚴重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如此地憑藉一些別人的新東西，外國人的新理論，隨便試試，隨便加以運用，以後豈不更糟！

今天中國的共產黨，便是極端顯著的例證，試問，那裏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政治，中共開口閉口說中國歷史封建，要推翻，中國社會須要澈底改造。將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消滅統統混淆在一起。中共不特不根據中國歷史，不承認中國歷史事實，反而顚倒，篡改中國歷史事實，凡事必打倒、消滅！遇人便清算、鬬爭、改造！令到中國大陸整個天翻地覆，生靈塗灰。這樣不只是政治與制度該打倒，而是將中國五千多年來的歷史文化全部摧毁無遺，像中共這樣政權，又豈能持久！

咱們中國人的傳統是讀聖賢書，講修齊治平之道。泰國是慈悲渡眾生以佛教立國二千五百多年的國家，凡是僑居海外的中國人，任誰都不願看到中共那一套暴政，進入泰國來的，同時也相信，泰國人民不會歡迎中共的暴政，出現於泰國領土的。

父親有一次看到了那些拖馬車的馬，都非常瘦小，車上的乘客，往往超過四人以上；那些馬跑起路來，都是一副不勝負荷的可憐樣子。父親不忍，就派人去查問：「一部馬車，每天有多少收入？收入之中，有多少是用來餵馬的？」那位派去調查的人回來報告說：「一部馬車，每天的收入，用來餵馬的，只有四分之一。」父親聽了，立刻就說：「馬吃得太少了。」

父親在奉化故鄉的時候，見到隣居的小孩用水灌入蟻穴，用火燒蜂房，均有所感。在日記中寫道：

「見鄰女焚蟻丘蜂巢，心甚憫惻，前睹擊下死鳥，此心亦悲；可知人之愛物，其心相同。」

古書上說：商湯德潤禽獸，文王澤及枯骨：父親亦復如此。這確是「仁民愛物」之眞情的流露。

民國三十四年，父親從贛州到廣東的南雄去，在半路上感到口渴，於是就停下車來，坐在旁一家小茶館裏飲茶。同時，還有三位從廣州趕到南昌去投考中正大學的青年學生，已先在這家茶館中休息。父親進入茶館以後，一位學生就對他的同伴說：「這位是蔣委員長。」那兩位學生起初都不相信，他們認爲，如果是蔣委員長，怎樣會到這小茶館來喝茶呢？後來，那位學生探知了坐在他跟前的這位老人，確實就是蔣委員長；認爲這是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就準備拿出一本簽名冊，請求父親爲他題字。他的兩位同伴又勸告他說：「不必去了，蔣委員長怎肯爲你題字？」這位學生說：「我一定要去試一試。」他走到父親面前，先行了一個鞠躬禮，並說：「我今天能夠在這裏見到委員長，實在是莫大的幸運，希望委員長能夠允許，在我的簽名冊上，題幾個字，留作紀念。」父親聽了，帶着微笑點頭說：「好，我可以爲你題字，但是我身邊沒有帶筆，請把你的鋼筆借給我用一下。」這位青年喜出望外，立刻取出他的鋼筆送到父親手上，父親替他題了「萍水相逢」四字；這位學生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父親這種平易近人的態度，就是人類服務精神所自然流露出來的。

父親遇事，總是專心至志，有恆心，有毅力，埋頭苦幹，自強不息。大如黨國大計，小之日常生活；乃至飲食起居，莫不如此。日記嘗寫道：

「天下事名與實皆相反，有名者無其實，而有其實者，輒不與名。成功與失敗亦相反，然不經失敗難致成功。古今事同一轍，吾不禁爲歷史外無名英雄與慨不置也。」

又說：

「凡事不可稍涉虛榮，有虛榮，便有心浮。」

風雨中

，而肯爲百姓，爲國家去拚命犧牲的人，才算是眞正的革命者。苟徒慕虛榮，貪求名利，奔競倖進，最後必致身敗名裂。求榮反辱，歷史上有過不少的先例，如：張邦昌、劉豫委質事虜、汪精衛、王克敏之賣身投靠，其下場之悲慘，舉世皆知；所以中山先生告誡青年說：「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因爲想做大官的人，大都是利慾薰心的人。

這是說：不可貪一時的虛榮，而損壞了久遠的事業，因小失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父親在北伐初期的日記中，曾寫道：

「成功之難，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告一段落，豈可心猿意馬。朝三暮四，猶豫不定乎！」

壯年的人，血氣方剛，不易篤定，見異思遷，喜新厭故，把握不住，畏難苟安，往往爲環境所左右和制服。這是父親在自己的事業開始時，所直接體驗出來的；我們對此，能毋警惕！

至於如何能使自己精神專一，勇往直前，則有賴於平日的修養。父親自勉說：

「沉悶抑鬱，思慮不定，殊無爲國爲黨之良策。然吾人既可爲國與黨而犧牲一切，只論是非，不計利害，則無事不可爲也。」

「專心一志，以心爲主，以志帥氣，則此心不亂，而此志益堅。否則聞亂見雜，未有不目眩而心搖者也。」

「以純潔高尙之態度，強毅勇敢之精神，養成我偉大人格。」

「事之差誤，皆由多言而來，故多言不如不言，能言不如能言；人之是非好惡，明鑒於心，則得矣。」

父親上面幾段記述，完全是教我們一種養氣的工夫，亦就是指示我們如何培養自己堅強的意志。

父親指示我們：首先不要怕環境的困難艱苦，其次要有犧牲的精神，再次不要受外物的誘惑，最後要冷靜頭腦，沉默寡言。大學所謂：「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孟子所謂：「養吾浩然之氣，」都是這個道理。我們能於此處下工夫，則無論對於何種際遇，均能深思熟慮，沉着應付，而勇往邁進，未有不能成功的。我記得，當民國三十八年，我四十歲的生辰，父親曾題：「寓理帥氣」四字，來勉勵我。我們讀了上面幾段日記，就可以深切的體會這四個字的意義了。易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沒有恆心的人，是談不到修身，也說不上養氣的。父親在日常生活的小節中，從沒有絲毫的鬆懈和苟且；如

上兵。」父親早年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無論天氣怎樣冷，每晚就寢以前，一定用冷水擦身，早晨起身後，一定用冷水洗面。習慣養成之後，終久不曾間斷。至今每天早晨，還是用冷水洗臉，從事運動，所以體魄堅強，耐勞耐苦。父親在日常生活中，最注重的是自然界的太陽、空氣、水，此亦與志趣澹泊有關。就憑這些日常生活的小節和規律，都不是常人所能行之有恆的！

父親除儉樸節約之外，尤注重民族氣節。所以對於後進青年，特別重視革命精神的教育。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四日，曾在日記中寫道：

「以科學方法，以力行哲學，即革命精神，保衛國家獨立，解除人民痛苦；保障民族固有文化與倫理，發揚中華光榮歷史與傳統的德性，爲訓練之宗旨。」

同年六月十八日，又寫道：

「當此疑懼驚撼存亡危急之秋，惟有堅忍持重，自強不息；而以『止』、『定』、『靜』、『安』四字，爲處世立身之道。不慌不忙，勿忘勿助，若不自搖動，未有能搖動者。」

此時正當徐蚌會戰與西南危急之際，局勢逆轉，內外震撼。父親竭力持鎮靜，以不變應萬變，指揮若定；如果沒有至大至剛的正氣，曷克致此？當時不但抽調援軍，有按兵不動的軍閥，並且自東北戰事失利後，高級將領棄職潛逃，臨危變節，而投共者，比比皆是；眞正忠貞爲國而殉職的將領，寥若晨星。於此綱紀蕩然之際，尤顯得父親忠黨愛國之堅貞節操。在七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別有所感的寫道：

「協同一致，爲軍人成功之唯一要訣。互相合作，爲軍隊勝利之主要條件。冒險赴援，爲指揮人格的具體表現。」

可是這時一般昏瞶之徒，卻高唱「和談」，自亂步伐，致使軍心渙散，頹勢已成，眞有孤掌難鳴之慨，而友邦的態度，又甚曖昧，當此孤立無援之時，父親內心之沉痛，不問可知；所以在翌日又記道：

「乃知異族外人，無論其民族性如何良好友愛，如我稍有一點請求或依賴，則必爲外國奴役，決不能有所謂平等自由公義可言也。惟有獨立自強，不求不倚，方能生存於世界。」

在國家民族危險困難的時候，我們只有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天助自助；不可依人成事，隨人俯仰，自取滅亡，爲民族千古的罪人！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是父親引退前的一個多月，那時整個東北業已淪陷，山東戰場也全部失守；華北局勢，岌岌可危，徐蚌大戰將近結束，國勢危如纍卵。父親仍不願放棄自己革命職責，以必死的決心，堅持

靜

蔣經國

「此時惟有堅志養氣，存心養性，不慍不怍，不憂不懼，求其心安理得而已。至於存亡成敗，聽之於天；在我則負責盡職，……自古賢豪，報國殉職，若不死於戰場。即死於敵手，以盡其最後之心力。」

以父親當時的歷史、地位、德威、事業，任何人都會留戀，而父親竟公忠體國，準備鞠躬盡瘁，置死生於度外，欲求以死報國；非大仁、大智、大勇，誰又能有這樣的決心！

三十七年過年的時候，天氣非常寒冷，父親在快要決定下野之前，曾寫下兩句話：

「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

字裏行間，不難看到父親當時的心情是何等沉重，是怎樣「忍人之所不能忍」。

三十八年四月間，父親在上海支撐危局，誰知李宗仁竟寫了一封信來，要求父親離開上海；父親離上海的時候，並沒有說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艦到達舟山，也沒有登岸，只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去視察；前後在海上飄泊了十天，眞是乾坤萬里，滄海茫茫！處着這樣逆境、絕境、無論誰都要心灰意冷，走投無路的，而父親卻泰然處之，在日記中寫道：

「只要前進，不變其向方，即使無路處，亦可新闢道路，達成目的。」

這種鐵的意志，正代表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傳統精神，將來反攻復國的成功，也就要靠這種意志和精神。而我們今天在台灣，就早已重見光明的徵兆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海可枯，石可爛，此志不渝，一定可以達到革命復國的最後勝利。

父親的天性是純孝的，惟能盡孝，所以才能對於國族盡忠。五十歲時，父親曾寫一篇「報國與思親」的文章。內容有一段說：

「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盡孝；男兒惟以身許國，乃爲無忝於所生。凡茲懿言，皆吾迄今猶無以慰吾母九泉之望；每憶昔日寡母孤兒，形影相依之情景，彌覺罔極深恩之圖報無日也。」

又說：

「可知中國立國之道，自來皆以孝爲本，唯孝莫大於尊親，其次曰不辱。所謂尊親，謂當發揚光大吾祖先黃帝之遺緒；所謂不辱，謂當勿貽吾父母以隕越之羞。」

「仁、人也，親親爲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以孝經說：「先王以孝治天下。」父親天性仁厚，在家事親至孝，惟能盡孝，故能移孝作忠。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父親之所以能矢志忠黨愛國，歷久不懈，決非偶然的。

【四】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中共大小幹部到了廸化，陳潭秋還在莫斯科，先由毛澤民率領去看盛世才。一打照面，毛澤民就有點吃虧。就外表看，盛世才與毛澤東完全不同，毛澤東高大白胖，盛世才短小黑瘦，但盛世才注目看人時，那付眼神好似兩隻毒箭，直射入內心，與毛澤東百分之百相似。毛澤民暗暗叫聲不好，撞正了煞星，遲早必有兇險，但既然來了，又不能回去，只得把生死置之度外。

盛世才握着毛澤民的手，十分客氣說道：「歡迎老兄光臨新疆，助兄弟一臂之力，希望不必客氣，多多指教。」

毛澤民說道：「督辦那裏話，澤民蒙督辦不棄，招來新疆自當努力工作，以報督辦知遇。澤民來時，家兄特別囑咐，要忠心耿耿以事督辦，如同事家兄一樣。」

盛世才說道：「澤民兄太客氣，兄弟與令兄潤之兄雖然至今尚未謀面，但環顧國內，使兄弟衷心佩服的，也只有潤之兄，兄弟作事，許多都學自潤之兄，所以老兄只管放心工作，你了解令兄的脾氣，也就了解兄弟的爲人了，我們二人雖未謀面，但惺惺相惜，心靈相通，作人作事，完全相同。」

毛澤民聽到這裏，整個脊樑骨都冒冷氣，心想你的作風同我哥哥一樣，我是一定死在新疆了。

盛世才接着又同林基路握手，以下幾名幹部，也都握手寒暄，次日正式下令派毛澤民爲財政廳長，林基路爲新疆學院教務長。毛澤民與林基路就職之後，就向各部門塞中共黨員，這時他們又看中了新疆日報，這是全疆唯一公開發行的報紙，如果掌握了新疆日報，對宣傳上有巨大作用。毛澤民在一次省府委員會議後，就向盛世才建議整頓新疆日報。盛世才說道：「我久有此意，只是沒有人才。」

毛澤民說道：「如果督辦有意整頓，我可以推荐兩個人。」

盛世才說道：「很好，你明天叫他們來，我見一見。」

毛澤民回到住處召開小組會議，決定派汪哮春與李宗林去見盛世才。盛世才略略詢問，就派汪哮春爲新疆日報副社長，李宗林爲編輯長。新疆日報落入中共手中，頓時變成解放日報廸化版，與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版面內容完全相同。

不久，化名徐杰的陳潭秋又從莫斯科回來，持有朱德、彭德懷聯名致盛世才的信，請求在廸化設立十八集團軍駐新辦事處。盛世才此時已全心全意倒向中共，對中共所提要求無不核准，就將廸化市內最好的房子高樓，羊毛湖撥給中共幹部住，陳潭秋、毛澤民及其妻朱丹華、林基路、馬明方、陳振亞、張執一、吉合，女幹部還有蘇兆徵的妻子，瞿秋白妻子楊之華，鄧發的妻子陳慧青，李六如的妻子王美玉，都住在一起，好不熱鬧。以後由於幹部越來越多，又在南梁、八庫梁設了兩個辦事處，供中下級幹部住宿。

從此以後，中共在廸化便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林基路主持的新疆學院，成爲百分之百的「抗大」，許多中共黨員公然把廸化稱爲第二延安。

中間過了一年，毛澤民請假回延安，盛世才特派專機送回，毛澤民到延安更受到英雄式的歡迎，除毛澤東之外，在延安的大頭目全到機場歡迎，機場周圍貼滿了標語，寫着「歡迎勞苦功高的毛澤民同志」，「歡迎開創新疆紅色根據地的毛澤民同志」，「歡迎紅色新疆的領導者毛澤民同志」。毛澤民未料到有這種場面，自從中共盤據延安以來，只有陳紹禹同延安時受到同樣的歡迎。毛澤民喜出望外，沿途向羣眾擺手，只有盛世才派來護送毛澤民的兩名副官，看到沿途的標語，頗爲愕然。

到招待所住下，毛澤民由鄧發陪同去到棗園見毛澤東。

毛澤東看見毛澤民也滿面堆歡，說道：「老二，你這兩年辛苦了，成績很好，總算未替我這個哥哥丟臉。」

毛澤民說道：「這也由於盛世才合作，我們的工作才能展得開。」

毛澤東問道：「盛世才的爲人究竟怎麼樣？」

毛澤民看看鄧發，說道：「鄧發同志在廸化住過一段時期，他的愛人就在廸化工作，請鄧發同志先說一說。」

毛澤東看看鄧發，說道：「鄧發同志，說說你的意見。」

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爲來說是個狠種猪。」

毛澤東問道：「什麼叫做狠種猪。」

鄧發說道：「即又狠又蠢的意思。」

毛澤東大笑道：「比仿得好，比仿得好。」

鄧發問道：「澤民同志，我比仿的對不對？」

毛澤民點頭笑道：「大體不差。」

毛澤東說道：「照這樣說，我們同盛世才的合作，不能維持得太久。」

毛澤民說道：「確實如此，而且可以想見的，一旦翻了臉，我們都活不成。」

毛澤東說道：「你這個說法未免太悲觀了吧！」

毛澤東說道：「不是太悲觀，我是從盛世才的眼神，斷定此人翻臉無情，而且手段毒辣。」

毛澤東說道：「你是個共產黨人，怎麼迷信看相算命的事。」

毛澤民心想你成日找瞎子算命、卜卦，不是迷信，我看相便是迷信，眞是笑話，但當着鄧發，又不便頂嘴，只有閉嘴不言。

毛澤東忽然問道：「你看我的相怎麼樣？」

毛澤民說道：「你的眼神與盛世才相同，都充滿殺機。」

毛澤東說道：「胡說，我連鷄都不敢殺。」

毛澤民心想你要殺人只吩咐鄧發就行了，又不用自己動手，雖然不敢殺鷄，卻專喜殺人。

毛澤東說道：「你們旣然知道盛世才不能長久相處，就應當打個主意。」

毛澤民問道：「我們打什麼主意？」

毛澤東彈掉茄力克的烟灰，說道：「你們在新疆雖然工作作得有聲有色，但是，卻有一個基本弱點，就是未能掌握軍隊，手上沒有槍桿子，一切都是空的。」

毛澤民說道：「我們在廸化，工作滲透到每一個部門，就是未能滲入軍隊，盛世才始紹未讓我們入軍隊工作。」

毛澤東又燃起一支茄力克，悠閒噴個烟圈說道

不能動搖他的根本，其他工作都是空的。」

毛澤民說道：「我們也知道，但苦於無處下手。」

毛澤東搖頭道：「事在人爲，你們只要肯下工夫，一定能想出辦法。」

毛澤民想了一下，說道：「盛世才手下軍事將領肯同我們來往的，只有他四弟盛世麒，現擔任機械化旅旅長，思想很進步，他的愛人聽說是聯共黨員。」

毛澤東當時站起來，說道：「有這樣好的對象，你們怎麼不知道動腦筋，太不成了。」

毛澤民說道：「不是不想動腦筋，實在不敢動腦筋，人家到底是親兄弟。」

毛澤東蹀腳道：「你眞蠢，誰叫你直接去拉攏盛世麒反對盛世才，這要用計，激他們兄弟自己鬩。」

毛澤民茫然道：「怎麼用計，大哥你說明白些。」

毛澤東說道：「你看過三國，該記得曹操抹書問韓遂的事，你用那條計，就成了。」

毛澤民說道：「三國演義我雖然看過，只是當作消遣，許多事都不記得。」

毛澤東瞪起大眼說道：「三國那種寶書，用兵打仗，治國平天下，無所不包，你竟然當作消遣，眞是暴珍天物。」

毛澤民忍住笑說道：「現在再罵我也晚了，你還是明白說一說我應該怎樣用計吧！」

毛澤東說道：「你回到廸化，盡量同盛世麒夫婦接近，有意無意讓盛世才知道，盛世才爲人一定多疑。」

毛澤民問道：「大哥，你怎麼知道盛世才一定多疑。」

毛澤東說道：「凡是英雄皆多疑，我就是如此。」

毛澤民笑道：「盛世才第一天看見我就說，當代英雄只有你們兩人。」

毛澤東高興得想打飛脚，說道：「這就叫做英

毛澤民說道：「旣然都是英雄，應該合作才是。」

毛澤東搖頭道：「兩雄不並立，就因爲他也是英雄，所以我一定要除去他。」

毛澤民說道：「你剛才的話還未說完，繼續說下去吧！」

毛澤東說道：「你故意讓盛世才看出你同盛世麒接近，他就要懷疑盛世麒，盛世麒必然不能自安，就要另找出路，你可以乘此時機，通過盛世麒的愛人把盛世麒拉過我們這邊來，最好能爭取盛世麒入黨。」

毛澤民問道：「我們有權批准盛世麒入黨嗎？」

毛澤東反問道：「爲什麼沒有？」

毛澤民說道：「盛世才要求入黨，黨中央批准了，但蘇聯不准，還是沒有辦法。」

毛澤東笑道：「你太固執了，盛世麒不是盛世才，蘇聯不會干涉盛世麒入黨的，你只管放心去作。一旦把盛世麒爭取入黨，兵權就入了我們手中，隨時就可發動政變，解決盛世才了。」

毛澤民說道：「就算完全如你所料，但是，也沒有把握能使盛世騏對付他哥哥。」

毛澤東說道：「眞正的共產黨員，殺老子都作得到，何況哥哥。」

毛澤民說道：「我就作不到。」

毛澤東笑道：「你是飯桶，別人自不會同你一樣。」

談李濟深這個妄人【三】

商山皓

汪精衛賺走李濟深

汪氏認為蔣總司令有復職之必要，又為釜底抽薪計，桂系所據有之兩廣地盤，非加以調整不可。故汪精衛以出席四中全會為理由，拉李濟深離開穗垣，與之同乘郵船赴滬開會，在海行期間，張發奎在穗發動政變，改組廣東政治分會及廣東省政府，由改組派之陳公博為政治分會主席，兼代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樹人為民政廳長；汪宗洙（即道源）為財政廳長；經亨頤為教育廳長；甘乃光為廣州市長！褚民誼為中山大學校長。國民黨改組派完全在粵抬頭，右派之李文範、程天固、林雲陔、馮祝萬等，均離職赴港，事在民國十六年十月間。

那時汪精衛的活動方針，一面在四中全會準備提出敦促蔣總司令復職；一面改組派接收革命策源地的廣東，為南京的聲援，達成蔣汪合作，對付桂系之鵠的。

張發奎將軍率第二方面軍由武漢馳返廣州時，其部下所擁有的名將，包括有繆培南、李漢魂、鄧龍光、薛岳、朱暉日、黃琪翔等，可說是猛將如雲，實力雄厚異常，惟李濟深所部之陳濟棠、徐景唐兩師軍隊，駐防東江，李濟深雖然隨同汪精衛赴滬，仍留下參謀長鄧世增代為指揮的。廣西黃紹竑的桂軍，佈防於梧州一帶，與陳徐兩師東西相望。張發奎的政變行動，當然遭桂系之大忌，為策萬全起見，將所部軍隊，分別開往東西北三江佈防，以觀形勢，此是當然的處置。由是廣州之中心地區，不免空虛了。

不幸得很，張發奎部下的教導團長葉劍英，是地道的共產黨，他在武漢時未有隨同賀龍、葉挺赴南昌，而隨同大隊張軍回粵，此時駐防於廣州之燕塘一帶，他看見張軍之主力，均已調出外圍，除尚有少數李福林的福軍在廣州之河南外，穗市已無其他軍隊，葉劍英以為唯我獨尊，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葉竟在廣州暴動，焚殺擄掠，宣佈成立「蘇維埃政府」，廣州秩序大亂，陳公博以下新改組之廣東省政府，頓成五日京兆，瓦解而散。

劍英的紅軍剿平，廣州失而復得。

張軍由東西北三江動員回穗戡亂之際，黃紹竑調動大量桂軍，傾巢而出，由西江東下，會同鄧世增調動陳濟棠、徐景唐兩師，跟踪張軍之後，猛力追擊，不分青紅皂白，硬指張軍為「紅軍」，東西兩面壓迫。此時廣州經過紅軍搗亂，瘡痍滿目，張軍兩面受敵，實力損失不少，勢難久持。張發奎究竟是名將，兵敗之餘，仍能收容殘餘，擁眾經湘抵鄂。是時蔣汪是有合作的默契，蔣總司令於十七年一月一日，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指定湖北之沙市為張軍之防地，並予以給養。不久，依然成軍，但廣東又再入桂系之手。

改組派計策拙而且劣

話要說回頭，且說李濟深隨同汪精衛乘郵船赴滬，在海道中途，接無線電，知道廣州政變，李氏在舟中大為埋怨汪氏。凡人自己使用陰謀，自以為是天公地道的，別人使用陰謀，便是一萬個不合，李濟深已忘記他對待古應芬的陰謀了，李氏到了上海，遂聯合一部份腐化的文人，對汪精衛大肆攻擊。

國民黨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在滬開會，汪精衛立即提出，敦促蔣總司令復職，全體通過。此事更遭當時桂系之大忌。結果，汪精衛乃通電下野出國，到法國小休。

十七年一月，李濟深安然返粵，仍然穩坐第八路總指揮的寶座。而十六年冬汪張在粵所鬧之政變，結果於李濟深絲毫無損，張軍勞而無功，且損失部份實力，至為不值。此役之關鍵，皆因葉劍英之「紅軍」從中作梗，倘若無「紅軍」暴動之事，則鹿死誰手，未可知也。

是年某方派人在粵所搞政變一事，殊不高明，其時各方面政要一致主張，召開四中全會，商定國是，而蔣總司令之復職，是指顧間之事，亦順理成章之事，倘若改組派各人欲久於粵，待蔣總司令復職，政治有了重心，由國府正式下令，改組廣東省政府，即可順利接收，實在不必使用陰謀，更不必使用武力。再不然，汪精衛與李濟深未起程赴滬之前，那時李濟深對汪氏極有禮貌的，民十四，李濟深之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長，想與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等比肩，是由汪精衛任國府主席時所任命的，改組派若要改組粵府，容納一班嘍囉，由汪氏開心見誠，老實表示，李濟深或不會不容納，亦不敢不容納，因那時汪精衛的後面，尚有張發奎所統的雄師為背景，李濟深一定賣賬的。乃陳公博諸人，計不出此，而用權術賺走了李濟深，以期逆取順守，可謂失策。國民黨改組派，自汪精衛以下，因發動廣東政變之故，弄到焦頭爛額，當時不知是那一位「紹興師爺」所策劃，可謂拙而且劣，不特幼稚而已也！

李濟深於十七年一月返粵，重組清一色的省政府，財政廳長馮祝萬等復職，李濟深在廣州市之泰康路，豎立一塊石碑，竟大書特書云：「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共產黨徒汪精衛、張發奎等，主使葉劍英在廣州市暴動，焚殺擄掠，成立蘇維埃政府，廣州空前浩刼，張發奎雖然率兵將紅軍驅去，此是狐埋狐搰之

夜五鼓時，將碑石摘去，廣州市民，至今尚能談此掌故。

國民黨改組派於民十六年冬所搞的政變，尚有一件小插曲，值得一敍：

蔣汪既有合作的默契，宋子文亦準備復任財政部長。改組派的汪宗洙，就任廣東財政廳長時，宋子文以蔣總司令復職後，亟待籌集大量軍費，曾密電汪宗洙。謂倘若廣東局面不穩，可將庫存公欵，掃數解來上海，由財政部駐滬辦事處核收等語。汪宗洙後來看見粵局動搖不安，除將庫存公欵撥足張發奎將軍之軍費外，餘欵尚有五十萬元之譜，即交沙面滙豐銀行買辦關廉仲，託其妥爲滙往上海宋部長核收。

張發奎全軍撤離廣州，汪宗洙以任務完了，離職赴港，桂系馮祝萬，再次接收財廳，查核庫欵，缺少了五十萬元，是由汪宗洙提去的，誤以爲汪挾欵潛逃，據所上聞。李濟深大怒，立即公函香港政府，請將汪宗洙扣留，引渡回粵懲辦，特派專員到港交涉，準備提欵。

自從廣東於民十六清黨，解除罷工，恢復港粵交通後，粵港兩地政府，異常敦睦，凡有交涉，無不順利推行。汪宗洙旅居香港思豪酒店，港府派員率警前往搜査，搜出行李中確有滙往上海之欵五十萬元之收據，遂將汪宗洙拘去。

不過，汪宗洙既在香港，依港府例，凡事須循法律軌道行事，乃由廣東省政府爲主控，以汪宗洙挾欵潛逃爲罪名，在香港法庭提出訴訟，要求引渡。汪宗洙則延聘大律師辯護，法庭押候查明辦理。

那時宋子文已到南京復任財政部長職，筆者仍在部任事，聞訊漏夜謁見宋部長，報告上項消息，請求秉公援助。原來宋部長與當日的港督金文泰爵士很有交誼，宋部長立即致電港督，證明此欵是由財政部命令汪宗洙滙滬的，早經核收，絕不是挾逃，廣州政府未明底蘊，是出於誤會，請不必將汪宗洙引渡返穗等語。電文大致是如此，筆者親眼看到的。

當時宋部長又一面親筆寫一封英文信與香港紳士李樹芬醫生，派筆者携函赴港一行，命在李醫生指導之下，斡旋此事。迨筆者抵港之日，香港法院已宣判汪宗洙無罪，恢復自由了。

李濟深的全盛時期

李濟深因爲被汪精衛慫恿，搞廣東政變，陰謀喪失廣東地盤，返粵又聞被汪宗洙提去庫欵五十萬接濟中央，憤恨到極，在港又敗訴，惱羞成怒，先由廣東省政府下令通緝汪宗洙，又歪曲事實，具報國府，請予明令通緝汪宗洙歸案訊辦。國府置之不理，留中不發，汪宗洙到京財政部，立予簡派爲煤油特稅處長，旋調蘇浙皖三省統稅局長，任事凡六年，李濟深無如之何。蓋因民十六，宋子文是整年在武漢，十七年一月乃在南京復任財長，其時北伐未成，庫空如洗，宋氏在南京初登場，有廣東協欵五十萬挹注，以汪宗洙爲有微勞之故。

民十七，一年之內，廣東很安謐，並無風波，李濟深穩坐「南天王」寶座，他在粵的治績，平平常常，無咎無譽，比龍濟光爲好，但遠不及陳濟棠。

鼓吹革命，學而優則仕，對於一切教育行政與設施，著有成績，可是任內不滿兩年，又以政變去職，未竟其才，晦聞著蒹葭樓詩一厚冊行世，爲時所重，汪胡均雅重其人。

十七年二月二日，國民黨正式召開四中全會於南京，推舉譚延闓、胡漢民、汪兆銘、蔡元培、于右任、李烈鈞、張人傑、李濟深及蔣先生等四十九人爲國民政府委員，並推譚延闓爲主席。

又推舉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朱培德、程潛、李濟深及蔣先生等爲軍事委員會委員，並推舉蔣先生爲主席。

此時之李濟深，可說紅到發紫，一身兼任五個榮銜，即：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廣州政治分會主席、第八路總指揮、廣東省政府主席，是爲李濟深一生之全盛時期。

桂系捧胡漢民登台

蔣總司令復職後，即計劃進兵華北之大計，與各路軍事巨頭會商決定，蔣先生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四路大軍，大舉北伐，是年六月，底定北平，東北軍敗退關外。

國民革命軍向華北進兵期間，李濟深坐鎮廣東，未有參加作戰。桂系所統率之第四集團軍，全由李白二氏指揮，北平底定後，白崇禧駐節北平，李宗仁駐兵武漢，李濟深與黃紹竑依然分踞兩廣，此時桂系勢力，比之上年更加擴張，不過防地遼遠，力量分散一些。

胡漢民偕同孫科、古應芬、吳鐵城、伍朝樞諸人，聯袂遊歷歐美，十七年二月出發，八月返抵上海。

當時國民黨重要巨頭之汪胡二氏，因胡氏之胸襟比較狹隘，有部份元老與之不甚協調，尤其是民十一年，國父因陳烱明阻撓北伐，由桂林率大軍改道回粵時，黨內有識之士，主張先發制人，以獅子搏兔之力，一舉將陳逆之惠州老巢撲滅，穩定後方。此一主張，竟爲胡漢民所否決，以致革命事業受了挫折，從此黨內同志對胡先生不無歧見。其後將大本營改組爲國民政府，廖仲凱爲汪精衛奔走斡旋，推汪爲國府主席，胡先生與其右派諸同志，不無怏怏之感，熟悉內幕者，無不知之。民十六之清黨運動，蔣胡之合作，自是志同道合。

民十七年八月，胡漢民與右派諸幹部由海外歸來，駐節上海，其時在南京主持國府之譚延闓、李烈鈞、蔡元培、張人傑、宋子文等，對胡漢民不甚感覺興趣，表示也很冷淡。那時筆者在宋子文幕府，頗知其事。

桂系一班人，以蔣總司令與汪合作而復職，他們既欲有所醞釀，遂企圖拉攏胡漢民登台，於中取利。恰巧胡漢民返抵上海，自然有人爲之從中拉線，胡氏亦樂得有人捧場，遂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等聯合向中央建議，要請元老胡漢民出山。

抗戰武術談

擁兵不戰放虎歸山　寇軍犯境如狼入室

長沙失守的消息於是年六月十九日已傳遍了湘贛邊區各處，湖南省會既已淪陷，江西更難保衛得住，當時人心惶惶，均以為家鄉快要成為敵人的第二目標，繼長沙而淪陷敵手。那時要受日寇血腥統治，黑暗降臨和平的鄉村，何時才能重現曙光？家鄉人士無不憂心如焚，想到今後的苦難日子怎能渡得過？那時候個個度日如年，日夜不寧，愁苦得好似墮入了絕望深淵，戰爭帶給人民是何等的痛苦啊！正當那時期，有一天敵軍的後續部隊竟已從我村莊對面鄰村大道經過。說來奇怪，敵軍剛過，我國軍隊又來，那天湊巧有一位國軍團長帶領全團隊伍路經我家村莊，他一來就找保長借軍糧，還詢問附近有無敵踪，但團長的鄉音官話，因言語不通生了誤會，團長火氣十足，幾乎要動手打人，保長無可奈何，一時想到我頭上，就將團長帶來我家，找我做擋箭牌。在戰時有些飛揚跋扈的帶兵官，驕傲自大的態度，確實不敢恭維，對地方行政人員，稍有不如意就粗暴得非打即罵，他如明白軍民合作抵抗外侮的事實，也許就不會如此無禮了。尤其鄉下一班鄉保辦事人員，見到軍隊眞是頭痛萬分，軍隊對鄉保長徵借數字要求太高，使得鄉保們負擔不起，而軍官不能諒解，就會造成軍民不和，那又怎能談到合作抗敵呢！這些都是抗戰的困難問題。

再說團長來到我處，知道是五十八軍的聯絡站，講話就轉為客氣，當時我問他有什麼事情需要協助？他說：「我們是由[illegible]退下來的，[illegible]師部失了聯絡，走了幾天山路才到此地，所携帶的糧食已吃光，路途生疏，言語又不通，不知道那方是安全區請你指教。」我要他將地圖擺出來，並指出附近路線讓他看，一方面告訴他說：「對面山背大道上現時正有敵人輜重運輸部隊經過，我可提供兩點意見給你，並可派人做你的嚮導，你能否將你全團部隊分兩路，從對面山分頭並進截擊敵人輜重部隊？你有一團的兵力，應付這小批敵寇綽有餘力，因行軍最怕側擊，你在他行軍中出其不意的襲擊，一局能夠成功。第二種方法你可用急行軍趕往前面十多華里的寶塔山埋伏，因輜重部隊走得慢，專等敵軍行近時，你可居高臨下突擊，定可將敵人殲滅！那時擄獲日寇全部軍械糧食馬匹等戰利品，那你就根本不必向地方徵借糧食了，並非保長不肯借給你，而是此地已經數次的敵軍和國軍的經過騷擾，存糧已一掃而空，穀倉成了空倉，再也無糧可徵借了。」團長聽了我這一番話，兩眼直瞪瞪的望着我，然後搖了搖頭說：「我無命令指定截擊這批敵軍，不能如此做，戰勝了無功勞，萬一戰敗了要受處罰。」我聽他如此說，不覺大為失望，但又勸他說：「我的情報很確實，敵軍是輜重運輸部隊，而且沒有隊伍繼續開來，戰鬪兵員不多，有絕對把握可獲勝利的。」誰知團長認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麼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議，不但如此，他得知對面鄰村有敵人經過，好似驚弓之鳥般的慌張，原本準備在我們村莊造飯休息，這時候態度完全改變，只見他急忙下令繼續出發，並要求我替他畫路線圖，他要急速離開此地。我在萬分沮喪的心情下，只得為他指出別的方向，教他走完七八華里的山路後，即是通萍鄉城的大道，這條路線是與敵人背道而馳的，擔保不會碰到敵軍，這是一條他的軍用圖上所沒有的山村小路線，只有我們本地人才知道。說起來實在痛心，敵軍的侵華路線地圖，反而比我國軍用地圖更詳細，可知我國政府被迫倉惶應戰，一切[illegible]部未曾準備[illegible]

動員全國，八年抗戰的艱苦，領導人的一切策劃指揮是何等繁複重大，眞要具有非常的才能及堅苦卓絕的精神，才能完成大任。

最後團長並要求一位嚮導帶路，他再三保證只要走完這段山路，到上了大道即着他返來。保長是我的長輩，對我嘆氣說：「老百姓手無寸鐵，眼看敵人走入山窩，不能打擊他，如今來了軍隊，有槍有兵，卻不願去打仗，白白錯過了如此的擊敵地形，放棄了打勝仗的機會，我不知道這些軍隊是做什麼的？這位團長眞是枉吃國家軍糧，有失軍人天職。」我當然也有同感，當時和他說：「我們這地區，以後的麻煩會更多，敵人已向衡陽推進，這片土地已成為半淪陷區的地帶，敵軍來，國軍去，徵糧拉伕，最不幸的是在夾縫中的老百姓，天高皇帝遠，無處投訴，無人保護，軍人有槍枝武力，魚肉鄉民時，我們毫無抵抗力，希望在鄉各長輩召集會議，立即組織游擊隊，處此非常時期，定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用自己的力量保衛桑梓。這樣做必須先向縣政府備案，可是經費方面暫由地方負擔，如能成立則可協助鄉公所維持秩序，一方面過境部隊也不敢亂來騷擾，如遇少數的散兵流勇，或可繳械，可送點旅費讓他回鄉，你以為如何呢？」保長聽了默默點頭，答應和父老們商議如何進行。

後來一班父老均感局面混亂，事態嚴重，一致接納我的建議，由各族姓祠會祭產撥出經費，購買槍枝，成立游擊隊保衛各村安全。後來果然收繳了不少逃兵及失散士兵的槍械，還有數次幾乎和過境不講理的軍隊發生槍戰。吾鄉的地形，高山峻嶺多過平地，外鄉開來的軍隊，大多人生路不熟，無鄉人帶路，一踏上那些山嶺的羊腸小徑，左彎右轉，眞好似入了迷魂陣一般，怎樣也出不了山徑，尋不見大路的。我們的游擊隊員均是本鄉子弟，還有在鄉賦閒的軍官帶領，地形當然熟悉，由於地方武力增強，也就不怕有槍械的軍隊，因此後來過境的軍隊再也不敢恃強凌弱，欺侮鄉民

張仲仁

商台廣播劇譏諷老萬
幸災樂禍缺乏人性
林彬精神蕩然無存
只有能站穩立場的人才受尊敬
如此報復卑鄙下流實令人齒冷

廣播劇「悼亡文章」

在本月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鐘，商台第一台的一個節目「十八樓C座」，播出一個短劇，名為「悼亡文章」。監製是胡沙先生，及由金剛、金貴、丁櫻三位藝員播出。

故事大概是一個叫「賈伯」的老頭，搭上一個撈女，與撈女親熱得如火如荼，給撈女死纏，他也想老婆快些死去，得以同撈女來個名正言順。

不久，賈伯的老婆果然病死了，賈伯為了乘死人出風頭，找到一個女記者，請她代寫悼亡文章在報上發表，使別人以為他有人情味。

女記者表示很難找到地盤發表，賈伯說：希盡力找到，銀紙在所不計。能否找到如一些寫寫別人貪污，寫寫米貴新聞這樣報章小專欄發表？女記者表示，這些地盤都給人佔據了。這時，另一人則唱雙簧似的說：

有些人寫悼亡文章是想風雅一番，想別人知道及顯示一下自己文學根柢，寫出自身年老的可憐，以博取別人同情。更作一詩（筆者對此詩句子已忘記），大意是說明寫悼亡文章的人處境悲憐。

更說有人乘死了人而印些書仔「通道派」，寫悼亡文章的人講得死者好到天上有地下無，實在是否如此好，「唔知係唔係嘅啲」，更說報應有報格，還有很多對寫悼亡文章的人詆譭至極，可說是嬉笑怒罵，尖酸刻薄都齊了。

口誅筆伐同受景仰

筆者聽了這段短劇，心中難過極了，更不信此波段是商台，以為弄錯別台。

筆者並不認識萬人傑，亦不認識胡沙及金剛、金貴。以上幾位筆者都是在報章、雜誌、電台中所神交，所

那個，只站在反共立場上說幾句話。

「十八樓C座」原是由「欲罷不能」一個充滿反共戰鬪性節目轉變過來。大家還記得六七年港共大肆殘殺市民，攪其各種罷工，那時商台「欲罷不能」節目，給予左仔極大打擊。當時林彬先生的聲音，使港共聞聲喪膽。

另一方面，「星晚」萬人傑先生一篇「新聞以外」專欄，寫盡港共的罪行，左仔看報色變，兩相配合，正做到「口誅筆伐」，振奮全港市民，終使港共在「欲罷不能」的情境下，悲慘收場，大快人心。否則毛共得勢，我們全港四百多萬市民，便會帶來悲慘命運。

可見只要大家同心協力，把反共力量滙合在一起，在各個崗位上，給毛共打擊，全港人民，一定得以安居樂業。

時勢不利仍不變節

萬人傑先生我雖不認識，但他在報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我很欣賞。我欣賞的是他的骨氣，十年如一日，反共反到底，並不因某些利益及時勢所趨有所變節，改變他的人格、立場。

中華民國受到國際政治投機販子出賣，在國際上遭遇暫時困難。香港不少人中垃圾、民族敗類，乘機打擊國府，投靠毛共；更有不少附共份子如狄娜、陳韻文之類，利用大眾傳播媒介，為毛共作「革命輸出」。萬人傑當然不會放過，給予此類人渣無情揭發，使全港市民得知此類他們是怎麼樣的「動物」，這本是全港市民之

由於經常無情揭發，不免引起一些附共份子的朋友不分皂白，認為萬人傑打擊他的朋友或同事，採取了種種報復行為。據說因萬人傑揭發陳韻文的附共行為，給陳韻文一些「死黨」以筆戰「圍攻」；如最近發生於「星報」蔣芸等的筆戰，當然最後萬先生正義凜然的文章，把那些附共垃圾死黨打得啞口無言而收場。

在這裏，我不禁嘆息，假若自己與附共份子只是朋友或同事，不是政治上同路人，何必這樣傻瓜，為這些附共份子爭氣？

大是大非不容胡塗

筆者曾指出：對這些附共份子寫的文章，不是什麼批評，我們沒工夫批評他或她，而是揭發，為毛共殘殺及勞役的同胞控訴。我們做人，不要在政治上矇査査，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些附共份子表面是你的朋友或同事，其實是野獸，除去面具時，就露出本來面目。今有人揭發了，應該值得慶幸，站起來給附共份子無情打擊，使他們難以在羣眾中立足，不但為自己，長遠的說，也為我們後代。

萬人傑先生曾發表一些文章，批評商台的政治動向，其中有很多詞句為胡沙先生用於「悼亡文章」短劇上，是否胡沙先生以其人言，還治其人之身的一種報復反擊呢？

在整個「悼亡文章」廣播劇上，明眼人都知是諷刺萬人傑先生的，詞語尖酸，可稱獨到。

胡沙先生我雖不認識，但他監製的「十八樓C座」（以前「欲罷不能」是否胡先生監製，筆者已忘了），

反映社會流弊及對社會不公平的事諷刺得入木三分。對胡先生的才華，筆者甚爲欣賞。而金剛金貴昆仲的播音演技，天才橫溢，更爲筆者嚮往，尤其六七年林彬先生爲毛共所謀殺後，金剛先生不怕危險，挺身而出，繼承林彬先生在「欲罷不能」節目上，用正義雄偉响亮之聲，罵得毛共體無完膚，使毛共膽喪，多麼英勇，爲全港市民所敬仰。

如此諷刺令人反感

話又說回頭，這次商台胡沙先生諷刺萬先生，筆者認未免太過。萬先生此次對商台的批評，不過是商台政治動向問題，並未有涉及私人，更沒對胡沙先生正面或影射的攻擊。若一個爲全港市民敬仰的電台，竟任用這些毛蟲來毒害市民，不單萬先生出而揭發，全港市民也會羣起攻訐。

筆者曾多次爲文對陳韻文利用商台爲毛共革命輸出予於揭發、控訴。假若商台還站在自由人民一邊，應立即自我檢討，清除這些附共動物（近商台已不聽到陳韻文之聲多時。不知是否已被清除），這才對得起全港市民，林彬先生在九泉之下才可瞑目。

萬先生此次在星晚發表「悼亡兒」文章，本屬私人事情，在副刊專欄發表這些親身經歷，動人肺腑的文章，充份表現人性的愛，且得到廣大讀者同情及慰問，有何不妥，況且，在一份私人企業辦的報上，只要老板同意刊出，又有什麼不對？

至於寫得死者是否這樣好（筆者與陳孝昌君素不認識，且陳孝昌君逝世後，萬先生[illegible]先生有此兒子），筆者當然不清楚，但由「永不死亡的愛」小冊子內刊有美國大學給予陳君的榮譽獎狀，可畧知陳君生前的德行與才學。相信這些獎狀不會是假的，或由萬先生杜撰出來。

缺乏人類同情心，可怕！

當然對任何人有批評的自由，但不要忘記，香港的電台是專利的大眾傳播媒介，不同報紙，只要有錢向政府繳交按金，便可開檔，發表自己的文章（當然不能觸犯法律），胡沙先生利用一個專利電台的節目，諷刺攻擊一位寫悼亡兒的文人，不單已缺之人類同情愛心，還諸多詆譭挑剔私人。

萬先生寫「悼亡兒」內容充滿人[illegible]魔鬬爭過程，都是教人向善，使青年人有學習榜樣，有何不好呢？

就算世上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是萬先生杜撰出來的，這樣的好文章，也不值得胡沙先生批評，更不應對人身攻擊。

至於所謂「印些書仔通道派」，一個專利電台以此作爲對別人諷刺攻擊的藉口，聽了令人反感。他印的書仔並沒收費，故不能能說是做生意宣傳。且要「書仔」是自己用幾角郵票或去取的，所以批評說「印些書仔通道派」是站不住腳的。香港的教會每年都印不少書仔，正式通道派，不知胡先生又作何批評呢？

報復？反擊？無聊

在胡沙先生「悼亡文章」廣播劇中，一連串引用最近萬先生批評商台[illegible]是報復、反擊的廣播劇。令人不禁要問胡沙先生：你要報復什麼？反擊什麼？難道萬先生揭發一個曾與毛共作生死鬬爭的電台，如今竟爲附共份子利用來替毛共作「革命輸出」不對嗎？

萬先生在報章的批評商台，只是站在反共立場上，以事論事，並未作私人私事攻擊，更沒有批評過胡先生一個字。但今胡先生卻乘萬先生亡兒之痛，挖苦攻擊萬先生，表面上看來像是私人性質的批評；另一方面不禁令人懷疑胡沙先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動機。路遙知馬力，板蕩識忠奸。今赤禍滔天，數億同胞陷在魔窟，非親歷其境的人，無法想像到那種痛苦。毛共正利用一切可能，打擊國府、孤立國府，若胡沙先生還是站在自由中國立場，希望捐棄私人成見，共同合力與毛共鬬爭，免得親者痛，仇者快！

一兵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

一兵先生：讀來信無限感慨，當即與胡沙先生通過電話，希望他不要以別人痛苦的事，作爲諷刺的題材。胡先生的解釋是編劇者另有其人，究竟爲誰，老萬當然不便追問。他們這樣做對不對，大家心內自有定評，老萬不擬表示什麼，當我正想盡力忘懷傷心事的時候，更不想爲此挑起已經逝去的痛楚，因此不打算追究。反正這個變了色的電台，許多人都不屑去聽，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有這麼回事，又何必理會它呢！不過，你能主持公道給我寫這封信，我還是十分感激你！

廣東大字報攻擊周恩來

大字報」最近攻擊周恩來媚外，形容周恩來爲「林彪一類騙子」。

廣東順德縣「江尾公社」出現一張有漫畫與文字的「大字報」，畫着農民、工人、學生與解放軍拿着刀、槍、斧頭與木棍趕走一羣外國人，四周寫滿許多字，其中特別顯著的是用紅墨水寫的「反對周恩來的媚外政策」。

廣東許多地區「批林批孔」的「大字報」都把孔子畫得像周恩來，而予以攻擊，譬如廣東中山縣「拱北海關」的候車室與飲店貼出大張白紙的漫畫「大字報」，就把孔子畫得像周恩來，而把林彪畫得像鄧小平。

廣州市各工廠、學校、商店所貼「批林批孔」的「大字報」，也有類似情況，在插圖中都把孔子畫的類似周恩來，指桑罵槐的攻擊。此外，廣州西濠口輪渡碼頭告示牌上所貼「批林批孔」的「大字報」，其中有一張指出「不容許林彪一類騙子的媚外復辟，要無產階級專政就要批孔」。暗示攻擊周恩來已非常明顯。

在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也曾出現過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如湖北武漢東湖地區今年三月間就有一張「大字報」，指周恩來是「最大的走資

這張「大字報」出現不久，即被當地「公安」人員取下，指是「反革命份子」所爲。

除了周恩來之外，「文革」後復職的中共頭目如鄧小平、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也遭到「大字報」的攻

革派」，會打着「反潮流」的口號，攻擊這些頭目的復出，是受到共軍的支持，並張貼「大字報」，揚言這些復出的幹部「是一般反革命逆流，要保衛毛主席擊退逆流，徹底實現黨指揮槍」。

小子勗老萬 你沒有做錯

萬先生：

今天取得「永不死亡的愛」一書。回家後，連看數次，先生動人的愛子之心，令人感動，故不厭其煩地第三次寫信給先生。

萬先生，多謝你將本人拙劣的信刊在書上。我要告訴你，你沒有做錯，你雖然只養了兩個兒女，但一如你在書中，故只養兩個兒女，以便管教容易。

先生，讓我再次告訴你，你沒有做錯，雖然孝昌世兄去世了，但沒有人能知道生命有多長久。你只有兩個兒女，所以能送他們到美國升學，若是多養幾個，便不易辦到。

萬先生，你也知道香港居住環境之差，社會福利制度也未能完善發展。在假「民主」口號下，加上其他因素，造成了本港特殊的現象。

今天社會問題多多，特別是青少年問題，政府與社會必須負其責任。

許多家庭都有五六名兒女，居住環境未如理想，連容身之地也沒有，如果你也像香港的一般父母那樣子，我想你們父子間的感情必不會這麼好。

萬先生，你的家庭環境很好，至少可以說得是中上。不怕告訴你，我以前住過木屋。我家最大便是我，我F1時便要跑到卜公碼頭讀書。讀F2F3時，要等全家入睡，才可以做功課，由十二點做到三點。考試時，則在大會堂、皇后廣場讀到十二點才步行回上環。

我連睡覺的地方也沒有，要做「廳長」。現在已念F5了，會考期間要讀到深夜。我的生活，一如廣大的青少年們一般，不要說黑房、攝影器材買不起，連買一個結他也不成。你做得很對，否則便不算是關懷你的兒女，家父頑固，甚至把結他打破。我祗上了三堂，無多大成就，這當然與知識水平有關。

現在雖是會考期間，我也要寫信給你，因爲我想告訴你，你沒有做錯，做得很對，你對得住你的兒女。

我有個天真的想法，倘若我有權力，也要立刻管制人口，每個家庭祗許養兩個兒女。不要說我自私，祗是同意先生的說法「不想下一代踏我們的覆轍」，過着艱苦、不溫不飽的生活。

（家庭）雖然未住過，我在小學時曾在同學家中住過幾天，不忍看見我們的下一代在這惡劣的環境中長大。

你可能不知道，我連一角錢也沒有，爲了要游泳，從深水埗跑到荔枝角，這是我們一羣貧寒兒童過的生活。

讓我再次告訴你，孝昌兄很幸運有你那麼一位父親，明理、懂事，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你不要自謙，說對不起兒子，無論在經濟上、感情上你都沒有虧負他。至少，你沒叫他嘗過多天沒飯吃的滋味，我和弟妹在念小學時便試過。父親進了醫院，母親每天一早去看他，深夜才回來。

你已盡了你的能力，給予他溫暖、愛心。我再次告訴你，你沒有錯，我知道說得辭不達意，不能表達內心的思想與感情，很覺慚愧。

還有，我捐了少得可憐的十元給你，請原諒，我已盡了力。

小子甘保敬上

請老萬 勿再自謙 半桶水

萬先生大鑒：

上月收到一本「永不死亡的愛」，即寫了一封信，並附上十元港幣作爲基金。此次來港，未見覆示，不知有否收到。

閣下一直爲年青時未能受高等教育而抱屈，自謙爲「半桶水」，偶爾客氣是美德，但老是這樣自謙下去，就不好了。一個人不斷的生長，不斷的自我教育，以閣下今天的文筆犀利

，能道出大眾的心聲，雖大學教授也要對先生退避三舍。王雲五老先生當年連「半桶水」也沒有，可是作過胡適的老師、大學校長、行政院副院長，著作等身，可算是兩個腳的書櫥，他卻未嘗像先生般自謙。看到上期，米糧業公會致先生一封信，（倩老夫子寫得典雅之至）才領悟到先生的文筆與學養，已竟成了「氣候」啦。三十八家大糧商也向您暗通欵曲，就證明閣下文章有驚天動地之功。中國人有博士學位的在香港不算少，那個能有閣下風光，當初倉頡造字成功，「鬼夜哭」就是怕後來有人能熟練運用文字而又富正義感如先生者，揭發黑暗，怎麼會不哭呢！（先生的文章，就有很多人睡不着覺）。您雖未「妙筆生花」，但幾百萬中國人的心弦都被您控住，一支筆能磨到這種程度，也可自豪矣。況且「文以載道」，尤勝江淹多矣。「爬格子」固然錢不多，但名與利往往不是兼得的，何況公道自在人心。希望閣下收起悲愴的心情，繼續爲您創造的正義圈，放出燈塔的光芒，這個「大我」是您自己創造出來的。孔夫子在「鯉也死」後，並未收起杏壇啊。說句很客觀的話，若令郎孝昌不死，完成電機學業，充其量也不過洋人社會中多一個黃種人的「幫兇」，上不得中國名人大辭典，遜乃翁「半桶水」遠矣。（我常想：美國科學領先中國五十年，其中至少有幾年是中國人幫着踢的）。

弟ＦＣＹ敬啓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巨額捐欵
總數已逾四萬四千元

捐款人	金額
黃德儀先生	一千元
楊達忠先生	一千元
梁淑芬小姐	五百元
翠　瑩小姐	五百元
林石濂先生	二百元
陳潤權先生	一百元
何水申先生	一百元
張　陽先生	一百元
黃漢臣先生	一百元
脫維善先生	一百元
金　展小姐	一百元
孔壽年先生	一百元
Mrs. Jennifer Yin	一百元
黃佩雯小姐	五十元
Mr Jordan Lo(西德)	五十元
李信芳小姐	五十元
梁冠忠女士	五十元
鄭芬芬小姐	五十元
陳美美小姐（澳門）	四十元
杜錦然小姐	四十元
鍾　宅	三十元
歐陽先生	三十元
一讀者	二十元
黃麗嬋小姐	十元
李安娜小姐	十元
盧校長	十元
謝順鳴先生	十元

小結：四千五百八十元

連前共四萬四千二百七十六元九角正。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陳先生：

蒙贈「永不死亡的愛」，讀後十分感動。因我二年前亦有一弟弟死去，深知骨肉分離之痛。望先生節哀順變，將悲憤化爲力量。今盡一點棉力，付上支票一張，請撥入令郎助學基金。

讀者梁淑芬

萬人傑先生：

我看完「永不死亡的愛」一書，非常感動，天妬英才，實在可惜。現奉上十元，作爲籌募「助學基金」的支持，畧盡棉力而已。

讀者黃麗嬋上

陳先生：

數度執筆，千頭萬緒，有說不出的痛惜。雖無先生切心之痛，但爲我中華民族痛失英才，更爲昌弟未展所負，未獻所學爲憾。先生應化悲痛爲力量，更珍惜自己，更努力爲社會服務。爲民喉舌，爲國効力，爲社會正風氣，才能稍慰昌弟在天之靈。

弟大閘蟹之餘，有桶而無水，故盡自己全力，爲先生効勞。付上支票一千元及我之同情(最寶貴的)，世事每多不平，老毛天怒人怨，仍得政權，使我流亡到港；先生愛兒受害於病魔。華僑報一記者的兒子，由機場放

能是刼數，奈何奈何！

弟楊達忠敬上

萬人傑先生：

贈讀「永不死亡的愛」，已於本月二十四日正午，弟正讀先生牛馬集「人有各種不同的不幸」之時收到。本擬即時覆函致謝，適以事忙，延遲一天，弟讀完該小冊子，自當借給友好共閱。謹此修函致謝。

澳門黃景瀾謹上

萬人傑先生：

十天前，弟修書索取「永不死亡的愛」，對您說過，關於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願鼎力支持。惜弟經濟能力有限，力不從心，最近收到小冊子，令我感動，悲喜交集。喜的是先生這麼一位著名大作家，手著一本最心愛的小册贈給我，我覺得很光榮；悲的是翻開小册子第一頁，一見令郎遺容，無限傷感，悲從中來，不由自主地淌出同情熱淚。

雖然我的經濟能力不如人，不想您白費一本「永不死亡的愛」，因此抽出兩日工資（二十元）捐助助學基金。先生花三萬元印二萬本「永不死亡的愛」免費贈予讀者，希望每位讀者也如我一樣想法，免萬先生白費金錢；更希望有經濟能力的讀者多多捐

亡的愛」的讀者爲響應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應有的義務。

緬僑梅南明謹啓

陳先生：

多謝送給我和勞彥各一本書，現我二人合共付上區區三十元，作爲助學金之用。

我五月二日入醫院割膽石，現逐步康復中，多謝神恩。

李霄敬上

萬人傑先生：

拜讀『永不死亡的愛』，對先生擬成立助學基金事，小妹極表贊同。因妹年幼時，亦係靠人助學，才能完成初中階段。後卒因環境迫而停學，心實喜歡繼續讀書，嘗盡失學之苦處。

對先生之善舉，小妹量自己能力，謹付上五十元支票乙張，祈查收，以襄助先生偉大行動。

讀者黃佩雯上

萬先生：

寄下的書已收到，謝謝。茲奉上港幣支票一千元，該欵作支持助學基金之用，區區之數，聊表心意耳。

弟黃德儀上

萬人傑先生：

本擬直接寫上兄之眞名較爲親切，但怕高攀一點，就此稱呼先生罷。

拜領贈本，喜悅之情，非筆墨所能形容。這非金錢所能購買，讀罷且讓朋友分讀大作，多一些人了解愛的眞意，啓發青年努力奮鬬精神，爲國家發揚光大。

付上支票一百元，作爲紀念孝昌助學金，區區之數，祈請查收。

陳潤權上

拜讀「永不死亡的愛」，深爲閣下及令郎之摯情及成就所感動。茲付上支票拾圓，聊作「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區區微忱，尚祈接納。

陳燕瓊上

萬人傑先生：

謝謝寄來「永不死亡的愛」一本，今夾上支票乙張，港幣二百元，作爲「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微小的表示，希爲查收。

鄭太

萬人傑先生：

五月十七日在星島晚報牛馬集拜讀「兩萬册送完」之心聲，①是把令郎事蹟，編成「永不死亡的愛」以留紀念；②是欲替令郎募集助學基金，得到讀者響應。該贈出之兩萬册書，假如有一半均帶來幾塊錢捐欵，計劃也可完成。現正等待收效，心中不免患得患失，恐怕結果與理想距離太大。因此弟立即響應，隨函捐簡人樂捐之二十元，深信我的親友均有捐出，弟知凡向閣下索書者，自當不吝捐出十元八塊，有力量者更不吝百元、千元或萬元之捐輸，以至成閣下之善舉。弟爲年近八十之港府退休公務員，未有機緣與閣下認識，但因長期閱讀星島晚報，深者閣下具有卓見，敢言，爲弟所器重。近如揭穿米貴內幕，每斤要市民多付六毫二仙之中間剝削，並反駁工商署認許之合理利潤爲不合理，力主取消專利辦米入口之不良制度，以替市民減輕食米負擔，爲市民齊聲喝采，因即草草書此，以爲閣下捧場。深信市民當仁不讓，定能踴躍響應，則閣下志願，當可立成，並可預見得收到美滿之良效。

萬人傑會長：

旬前接到來書「永不死亡的愛」，閱後非常感動，禁不住淚水直流，無限哀傷。惟事既至此，望你節哀順變，且能愛己及人，殊深欽佩。茲付上區區港銀伍拾元，響應你的偉大行動，冀能完成你的壯舉。

弟何錦煥啓

萬人傑先生：

拜讀「永不死亡的愛」一書，深爲感動。閣下對兒子之深切愛意，文中表露無遺。隨函奉上百元支票，希能以棉薄之力，有助先生達成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之舉。並希閣下珍重自惜。

讀者李瑞玲

萬人傑先生：

「永不死亡的愛」一書，閱後贈給親友，並囑親友閱後再贈他人，希望「助學基金」收到最佳效果。

弟環境欠佳，略盡棉力，付上二十元。

弟冼克信上

回憶中二十多年前的之華僑日報小說「情場戰場」是俊人作的，不知是不是萬人傑先生作品。如是，眞可算是你的老讀者，現在又成爲同一陣綫的死黨。

你的事我萬分難過，幾同無從下筆，唯有暗自神傷，默祝你倆平安，使愛護你的人得到安慰。

現在附上現金拾元，作助學基金，聊表寸心。

弟莫和上

萬人傑先生：

前數天收到「永不死亡的愛」，十分高興，謝謝。

在書的末頁，得知你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十分贊同。可是我只是一個中學生，尚未能賺錢，但你慷慨的精神，很令我敬佩，我從零用錢中取出一部份撥給助學基金，十元紙幣一張，以表寸心。

讀者小林敬上

萬人協會執行委員兼青年部主任馬天與青年女詩人郭眞小姐，將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四日在本港九龍婚姻註册署舉行結婚典禮，是晚假座九龍深水埗大埔道國都大酒樓二樓設筵歡宴親友。特此

敬告

諸會員及讀者

萬人協會執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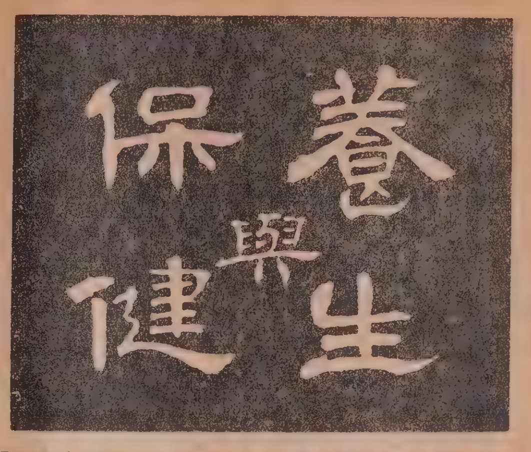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卅日

陸奎生中醫師著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卅元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速癒法	H.K.$10.00
根治法	4.00
康復法	10.00
康復法	12.00
衰弱根治法	10.00
防治法	8.00
骨痛速癒法	6.00
防治法	6.00
壓防治法	6.00
喘咳嗽捷效方	4.00
科學化大辭典	7.0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鹽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療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癆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五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文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麻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癒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腸胃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一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癒嗎
神經衰弱治癒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癒後保養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三八五號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梯7字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廈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單數電梯15字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地址：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日休息)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駒隙韶光瞬七三　年年歸里付空談
先人廬墓悲何似　海國萍踪感不堪
案有詩書聊自慰　胸無城府臥常酣
名心已逐東流逝　斗室臨池樂且耽

依韻奉和梓良丈七三述懷

泰國　蕭蕭

雲罅霞觴酒獻三　登樓明月共高談
曾攖狼虎將安適　何必滄桑問可堪
放眼長天餘皎皎　憐渠大夢尚酣酣
松崗岸竹雲巾鶴　新雨舂山舊所耽

前題有感以西沙羣島事

泰國　皓首客

寧予蠻蠻島二三　興亡功過向誰談
徒增老眼千般苦　空有騷懷百不堪
戶外風蕭人鬼蜮　榻旁孰許夢魂酣
乾坤旋轉開新運　遙獻桃觴酒共耽

前題

泰國　黃善餘

松鶴悠悠徑轉三　家山燦爛賦歸談
韜光養性屛繁酢　亂世生涯總不堪
論戰驚呼餘燼在　神交猶是舉杯酣
尊前壽苑花爭發　鐵筆耕耘忝獨耽

前題

泰國　侯濤坤

捧讀瑤章頌再三　清新俊逸入清談
鈞天奏樂眞無際　海外逢辰豈不堪
春到園林詩作伴　興來東閣酒同酣
遙看隱隱煙霞翠　吟醉含杯亦所耽

依韻奉和梓良丈七三述懷

泰國　球　瑛

桃獻春城月正三　海天寬濶佐詩談
滄桑歷刦身彌健　松竹凌霜節本堪
安步當車緣爾許　遠山如畫景猶酣
楚雲燕樹秦淮碧　擊壤謳歌夢寐耽

前題次韻

泰國　劉空谷

潮流激變黨無那　幻夢成眞喜可堪
書劍飄零心尚苦　蒓鱸風味口猶酣
青山依舊頻招隱　何事他鄉再戀耽

韻次梓良詞丈七三述懷

泰國　若　愚

杖國高齡又晉三　心縈鄉夢豈浮談
人生七十方開始　何必長嗟嘆不堪
蕉境彌甘君應慰　寧憑福澤興常酣
樂天坦蕩無憂慮　書畫琴棋俱爾耽

和舅七三述懷

香港　劉訪忠

欲捧瑤觴面晉三　山川遠隔悵空談
人生數定緣慳客　世事雲浮幻不堪
海外逍遙身自適　鄉間刺促夢難酣
來朝薊北傳收訊　大地悠遊始樂耽

梓良先生七三述懷詩，及諸位詩人所和，首首皆好，堪稱一流作品，諸公僑居國外，揚漢學之聲華，存中原之正統，鴻詞博學，保有國風，求之國門，已不多見，數十年來，因五四文妖革命，邪說橫行，紛紛主義，殃民禍國，害盡蒼生，國家選士衡文，早已不師孔孟，重博士而輕詩人，崇外國而卑華夏，新詩新文，狗屁不通，顛倒是非，良窳不察，政府文教高官，出身必須外國，糊裏糊塗，菽麥不辨，文學博士，白字連篇，政論名家，胡說八道，水準之低，為各朝所未有，負責教育者，不解之無，名震文壇者，詩詞不懂，乃歷史之奇聞，亦千古之笑話。

各朝以詩文取士，均能國泰民安，良政宏規，載於史籍，並無政黨博士之流也，翰林進士，全部產於私塾，十載寒窗，學優而仕，嘉言懿行，史不絕書，文臣未讀英文，武官不入軍校，而豐功偉業，振灼古今者，皆本諸孔孟學說，修齊治平之道路也，今人不懂，可歎也哉！泰國僑居詩人，鄙人雖未見面，讀其作品，即知為博學鴻儒有道之士，以科舉論之，皆為翰苑之才，引領望風，以表崇敬，力行拜

贈力行詞長

尹望卿

萬人壇有主　乃孕皖山靈
眼裏空餘子　胸中拱眾星
虎因風與嘯　鶴但霜凝翎
亦擬窮天象　西樓語我聽

望卿先生，亦為當代名家，前日偕同潮安陳克華將軍，駕臨西環別業，小飲酒家，暢談極快，陳將軍所著「敝帚集」，立言有道，壓倒文壇，八十高齡，銳意著述，軍人而兼文士，欽佩殊深，尹先生云：「欲知未來國事，當從天文象緯觀察」，是為高論，「亦擬窮天象，西樓語我聽」，即指此也。壇主。

青年詩人馬天郭真行將結婚喜而贈詩

鄭秀堂

兩鳥欲朝陽　分明是鳳凰
彩屛開艷麗　文采競昭彰
有志鵬程大　多情燕語長
藍田傳喜訊　眞個玉生香

憶日賊侵華傷懷

加拿大　楊翹峰

倭奴夢寐犯神州　脯肉鬪香口液流
舞爪張牙狼撲噬　願心狂腦擾全球
激美贈羊吞覆死　怒華欲蹺咬淵讐
估話掃除日賊仔　毛會登極更民愁

毛遂片言九鼎

前　人

數載自存醉此間　從來無忤鋏無彈
平原枉食三仟客　拜楚求行二十難
利錐不與囊中處　腐皿安能釋下煩
歷階驚破烈王膽　許助雄師奏凱還

救亡奔忙天賦光芒

前　人

老萬銅皮鐵骨身　劍鋩難創嵩山人
檄鋤孟德陳琳筆　聲討項城蔡鍔文
挽溺拯危心急急　呼號叩角腳頻頻
毛魔終踏霸王路　自動親躬掘祖墳

香港

註冊商標

TRADE MARK

陳李濟藥廠

歷史悠久

古方正藥

理中丸　理咳療肺

蘇合丸　驅風辟寒

牛黃丸　清心除痰

烏金丸　去瘀生新

衛生丸　補血養顏

七厘散　定驚除痰

白鳳丸　婦科良藥

寧神丸　固氣提神

正氣丸　疴嘔肚痛

保和丸　外感發熱

發行所：香港大道中弍〇六號　電話：H四三六三〇壹

製造廠：香港西環卑路乍街壹五九號　電話：H四六一四一壹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六期 新49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四六期(新49)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六期(新49)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六月十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的「新人事新作風」

中共政權經過文化大革命已經混亂不堪，接着又發生了林彪政變事件，自是亂上加亂，一直到現在仍未恢復原狀。工農業生產萎縮，一些應有的規章制度，經過「鬪」和「批」越攪越離譜，以致弄得不知道從那裏「改」起。特別是在「國家」方面，國無憲法，政府沒有主席，一切措施都靠毛澤東「指示」和「教導」辦事，而所謂「毛澤東思想」據說是來自馬列主義，實際上，有的來自「三國誌」和「水滸傳」，有的來自「明史」，更多的是抄自「紅樓夢」，七併八湊，東拉西扯，靠這套東西立黨、治國，如果不亂那才是奇蹟。但因為毛澤東已被神化，所以，所謂「毛澤東思想」既是中共立黨、治國的張本，更是什麼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依據。老毛曾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然今日中共的「路線」雖已確定，但卻沒有穩定，綱當然也就不能舉，目那裏又會張？

譬如，今日中共的人事安排，由於「路線」不穩定，所以，經過一番反潮流更顯得嚴重失常。最近，以一個默默無聞的馬寧，接任共軍的空軍司令員就是例子。林彪政變失敗和他的親信被「打擊一大片」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均受牽連遭到整肅。從此，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和空軍司令員等重要職位長期虛懸。月初，羅馬尼亞一個軍官休假團訪問北平，馬寧以「解放軍空軍司令員」身份出現，這表示吳法憲垮台後空了近三年的空軍頭頭又派出了新人。馬寧「二野」出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升任空軍軍長駐防東北。一九六七年他在長春出現時，不用說吉林省軍區司令員何友發排名在他之前，就連汪洋等人的地位也都比他高。

林彪掌權時，顯見他的地位一點不重要，絕比不上共軍軍級空軍幹部王維國、陳勵耘（均九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受林彪牽連已垮台）等人，可能就因為這樣，毛江集團才認為他「可靠」，於是「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由十屆中央委員而當上了空軍司令員。

其實，像馬寧這類不大重要的幹部當上了「空司」，正是毛澤東的「戰畧部署」，江青有意的安排，這不和王洪文由上海國棉十七廠一個保衛科幹事一下子就爬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樣嗎？這樣的例子多了，中共提拔幹部的「論資排輩」的傳統打破了，江青才能在準備接班上大作手腳呢！馬寧升官第一是因為他被毛江認為「可靠」，第二，還要歸功於他過去沒有較高的聲望。如果聲望高，在共軍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那你就別想升官，可能由於「樹大招風」還有意想不到的麻煩。

共軍「空司」由馬寧補上了，可是「總政」又出了一個缺。李德生於去年末由「總政」主任調充瀋陽軍區司令員，接着在大陸合肥、西安和瀋陽等地受到大字報的攻擊。今年「五一」李德生雖在瀋陽出現，但「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和李德生的「發祥地」安徽的重要頭頭卻都沒有露面，這說明：李德生的問題並沒有結束。李德生在安徽時期最捧江青，所以調往北平升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總政」頭頭屬於共軍特務系統，可能他就在這方面出了毛病，總之，他的問題不是簡單的錯誤，也就是說他有極大的危險。此外，由福州調往蘭州的韓先楚，由武漢調往濟南的曾思玉，和由廣州調往南京的丁盛，也都受到大字報的攻擊，其中，只有當過老毛衛士的丁盛危險性較小，別人遲早會有麻煩。有聲望就容易建立山頭，有山頭就等於是違抗毛澤東中央集權的措施，當然極容易垮台。

在黨內有王洪文的例子，在軍內又有了馬寧的例子，今後必隨着一些資深望重的黨閥、官僚和紅色軍閥的挨整，有更多的新人浮上來掌握大權。

在香港一些小舞廳的廣告上，喜歡用「新人事新作風」這幾個字，今日中共政權，由於江青派的崛起，也必打出「新人事新作風」的招牌，起用一些不問資歷和聲望只求「可靠」的新面孔。

中共在變嗎？其實，不是。在目前只求對江青未來當政有利，至於結果如何？所謂「不平則鳴」，看來，儘管毛澤東自稱「偉大」，然事實上已為北平政權的不穩打下了動搖的基礎。



廉政專員公署調查不得其法

廉政專員公署發言人雖聲明未對警察部門特意為難，可是不能辭調查不得其法之咎。被調查的人，即使自問清白，也必須停職接受偵查，在這期間，不但每日要報到，而且只支半薪。有人被調查七個月而仍在拖，既不起訴，又不撤消調查，簡直精神虐待。也充份表現廉署工作人員的無能！

曠日持久的「調查」

一位姓蕭的華籍總督察，受到廉政專員公署調查，迄今已七個月之久，一直查不出什麼結果，直到現在，仍然在「調查」中。

這七個月內，他每天要報到，而且只支半薪。這事引起警務人員不滿，他們認為，七個月是個相當長的日子，如果被調查者證明有貪污行為，應提出控訴；如果找不到證據，就該撤消調查，不該使人長期受到精神威脅。受調查的人例支半薪，如果廉政署必須長期調查，那麼，只要多調查幾個，便可替政府省了很多開銷。如果全部調查，政府的政費豈非便減少一半？

一名公職人員有貪污嫌疑，應當予以調查。但目前這種調查辦法，確有改善必要。肅清貪污固然重要，挫折警員士氣，也會引起嚴重後果。無可否認的，警務人員士氣大為降低，這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廉政署發言人表示：該署無意為難警方。老萬也深信廉署不是專門針對警察部門，只因警務人員貪污機會較多，受調查的多半是警務人員，因此看起來就像廉政署專門跟警察部門作對。問題在他們調查的辦法流弊太多，而且拖延時日。他們也沒考慮到受調查者精神上的負擔，如果「密告」是可靠的，倒還罪有應得，精神磨折是活該。但「密告」中，許多是「誣告」，未得清白，先受磨折，叫他和他的同事有什麼辦法不士氣低沉呢。

偏偏誣告的事發生了，「綫人」公報私仇，廉政署抓着三名警員，認眞地調查後，

點點士氣也沒有，後果不堪想像。這事實不是發言人一兩句話可以解決，廉政署的工作，必須大加改善。

香港「密探霹靂火」

不久前，有一位探長因破獲了一宗龐大毒品案，曾經出過一陣子風頭，出現螢光幕，受到上級嘉許，認為這位袁探長確是有勇有謀的標準警務人員。照理，這樣一位人物，無功也有勞，在警界應當前途遠大，不獲勳章也會升職。但事實剛好相反，過了不久，他被調派到慈雲山頂駐守，在他們來說這是個最瘦的地方，大有被貶的意味。

為什麼有功勞的人反而被貶？不但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就是那位被貶的探長也莫名其妙。

可以尋找的迹象是：香港毒販都不是等閒之輩，尤其身居幕後的大波士，更有神通廣大的力量，出名的如吳氏家族，潛力之大，非內行人無法知曉。

其實，細想起來，天下烏鴉一樣黑，不久之前，在香港上映的一部電影「密探霹靂火」，據說是「眞人眞事」改編，那位拚命追踪，冒生命危險而終於破獲一宗巨大毒品案的探員，最後不也是無功有過嗎？

這位被貶的探長，不過是一位香港「密探霹靂火」而已，他

有位警界的朋友對老萬說：現在警界已沒有貪污，他們覺得貪污不如使用暴力搵錢。老萬初以為講笑，聽他說來，不無道理。因為，倘若有人告發貪污，廉政署傳訊，便要停職，只支半薪，待廉政署查明底細，才可甩身。而且貪污被控，不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他們都有佩槍，不如拿炮仔去打劫，如不幸被捕，也可申請法律援助，有律師出庭替你辯護，說不定可以打甩。

上面的事實，反映今天警務人員的情緒。對不對，見仁見智。不過，普遍有了這種情緒，並非香港之福，罪案之大量增加，相信與此有關，即使「月薪千元以上」，也沒有人願意當警察。

認人臨記鬧出小風波

警方拘捕了疑匪，例有認人手續，對於認人，許多人都有經驗，就是沒有經驗，也多曾在電視中見過。在認人手續，必然有許多類似的人陪襯，證人在這些人當中，如果認出疑匪，大致便證明了他沒有認錯人，如果證人指疑匪以外的人當匪徒，則他的話是不可靠。這些陪襯的人都是臨記，這些臨記一如片場臨記一樣，有個頭頭，警署需要臨記，就由他承攬僱用，到時上台供證人辨認。

過去，充當認人的臨記，每小時可聽五元，現在因為生活指數提高，加到八元。可是警署僱用的臨記，既不是有一筆專欵備用，也不可以立刻獲得庫房發給，而是由警務人員設法墊支。

九龍有一個警署墊支了三千多元，事聞於廉政專員公署，經辦這事的人竟遭傳訊，廉政專員公署對他們感到懷疑的是：誰有三千多元這一筆巨欵墊支，有這樣的財力，也即是有貪污嫌疑了。

警方的人感到啼笑皆非，只好給他們解釋說：臨記有個阿頭，他在警署領欵，發給臨記時則扣除

聞廉政署借鏡。動不動傳訊，對公務員的工作情緒影响固大，也顯示廉政署工作人員的無能，一切證據，應該從暗中調查得來。找到貪污證據，當事人要不認罪也沒可能。

但廉政署查案的方法太低能，只引起警務人員的反感，因而有集體辭職的醞釀，如果成為事實，至少有一段日子香港治安會更糟。

防止誣告暗中調查

有一百五十多名警務人員醞釀集體辭職，原因是不滿廉政專員公署有人投訴便採取傳訊行動，認為這是一種無形的汚辱，同時覺得工作毫無保障。在他們被傳訊期間，只能支取半薪，事後即使證明無罪，薪金方面已受到損失，名譽上也有極大損害。廉政專員公署的檢舉貪污是我們市民所歡迎的，即使不能做到完全消滅貪污，至少也有一定程度的減少。不過，「有人投訴便採取傳訊行動」，確是極不合理的措施。何況傳訊期間，只支半薪，那麼，要「整蠱」一個警務人員，十分容易，只要向廉政專員公署投訴，你便會一身蟻，事後即使證明清白，但精神上、金錢上已蒙受很大損失，這是無法補償的。身為警務人員，平時的工作，會和不少人結怨，這些懷有私怨的人，隨時可以寃害。如果廉政專員不分青紅皂白，有人投訴便傳訊，警務人員那能安於其位，那能安於工作？

廉政專員之採取這一措施，純然表現他們的「無能」。老萬曾舉出台灣調查辦案的方法，和此間的廉政署截然不同。

在他們進行偵查的期間，當事人本身一點不知道，直至查得真憑實據，才把他邀到局裏，把一切證據擺在當事人面前，他便無法抵賴。有罪的，予以起訴；無罪的，連他自己也不曉得曾被調查。

這方法當然比廉署的「傳訊」好得多。不過，要不是有大批經過特殊訓練，和有過人能力的工作人員辦不到，這是需要小心與聰明的工作，不像傳訊那麼簡單，什麼人都可辦到。

廉署如果要肅清貪污，又不使被誣告的人受害，必須訓練一批調查員，明查暗訪，先找出證據，

員士氣低沉治安更壞

一名青年拿了一隻菲林筒向滙豐銀行上海分行恐嚇勒索五百元，結果被行方守衛制服，送交警方，警方在他身上搜出存摺，存欵三千元，對他的動機引起懷疑。青年對警方說，他此舉不過是「玩吓嘢」。

年青人有很多東西好玩，這名青年偏要玩「炸彈」，如果不是黐綫，就是報紙對他的感染。看報紙，連日刊登虛報炸彈新聞，他會覺得幾過癮，一時興到，也來「玩吓」。

不久前，老萬曾在這裏提出過這問題，認為報紙太過誇張「炸彈」新聞，對社會只有壞的誘導，並無好處，呼籲我們的行家自我約束，不要拿這一類新聞來作競爭對象。因為，打電話捉弄人是輕而易舉的事，弄到對方忙亂一場，他們會認為很過癮。第二天看報紙，自己的「傑作」，弄到對方七個一皮，有自我滿足的心理，如果當做一樁閑事處理，第二天報紙隻字未提，或只有一點點的消息，惡作劇的人便會覺得沒趣，也不會再攪這玩意，更不會引起別的人惡作劇的興趣。

居然有人拿「詐彈」恐嚇來「玩吓」，可見老萬躭心的是有理由。警方公共關係科為此事也通告了各報，要求合作，這一類的新聞，希望盡量少刊登。

不過，報紙的反應不一，有些報紙表示願與警方合作，有些卻把警方公共關係科狠狠大罵了一場。老萬讀了，深有感觸。雖然報紙合作不合作有他們的自由，也有他們不同的看法，可是這事對社會產生惡劣影响，已有事實可見，報紙的立場如果是

以一詐彈」恐嚇的青年雖然說是一玩吓嘢」，但這樣的玩意對社會影响太大，絕對不容這樣「玩」，當局應有個嚴例處理的先例，才可使貪玩的人不致再犯，或向他學樣。四家戲院接到恐嚇電話，其中一家被炸，傷了多人；另三家有驚無險。雖未發生事故，但票房收入，已大受影响。

至尊寶「大小通吃」

四家戲院被勒索，本來是四樁事，但有一點共通的，四家戲院被恐嚇勒索時，都在放映「至尊寶」。因此有人認為，歹徒恐嚇勒索，目的是針對「至尊寶」。聽來有理，卻沒有充份證據。

何以針對「至尊寶」？那是一部怎樣的影片？老萬沒有看過，不知內容如何。有人說，因為這部片子揭發了黑社會內幕，懷疑是黑社會人物用這招數對付它，老萬則認為未必。「教父」一片揭發黑手黨內幕轟動一時，放映時黑手黨也沒放炸彈，香港的黑社會組織，當然比不上黑手黨。

「至尊寶」這名稱，據說來自上海，是一句歇後話，下面暗示的是「大小通吃」。在牌九中，至尊最大，什麼牌遇上它都輸實，宜乎其「大小通吃」也。

過去舞海中有一朵奇花，渾號也叫「至尊寶」。在當年來說，作風之大膽，前無古人。但如果生之今天，她的行徑還遠遠追不上一些新潮女郎。

她所以得「至尊寶」的渾號，也正因她「大小通吃」之故。據說她還欵在香港，卜居九龍，久已無所活動。以歲月計之，恐亦垂垂老矣。

電影取名「至尊寶」，恐怕不是以她作題材，如果只是描述她的風流韻事，相信不致招來炸彈之禍。老萬很想看看這部片子，但又覺得如此冒炸彈之險太不值得，始終無膽，這個謎也始終打不開。

如果眞是為一部影片而放炸彈，炸傷那麼多的人，未免太殘酷可怕。觀眾是無辜的，就算跟製片人過唔去，也不該找觀眾出氣。如果懷有其他目的，更不應該。除了生意減少，他們受害不大。

萬人傑

日本國會通過日

日本參眾兩院通過日毛航空協定

日本眾議院於五月七日，參議院又於五月十五日，全體一致通過「日中航空運輸協定」，完成了這項協定必要的法律手續。

日本眾議院在通過上項協定時，有八十八名議員，為了對日本外相大平處理不當表示抗議，沒有參加投票，其中有二十一名是屬於「青嵐會」的年青議員，其餘則是元老及屬於「日華議員懇談會」的反共議員，佔日本自民黨在眾議院二百八十名議員中的百分之卅一點二。日本在野黨（包括社會黨、共產黨、公明黨、民主社會黨）的議員全部都投了贊成票。

日本參議院表決上項決定時，也有七十名議員拒絕參加表示抗議，超過自民黨在參議院議員總數一百三十五名的半數。其中自民黨參議院幹事長增原惠吉氏未曾參加投票，影響很大。日本在野黨的議員則全部都投了贊成票。

日本田中內閣，將在十天或兩個星期之內召開內閣會議對該項通過予以承認，然後同中共辦理換文手續，自換文之日起，該協定即開始生效。日毛雙方都計劃在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毛「聯合公報」發表兩週年紀念日正式通航。

根據今年一月大平訪北平時的資料，中共外長姬鵬飛並擬搭乘這班飛機到日本去進行友好訪問。

日毛間的其他談判即將開始

日毛航空運輸協定是繼今年一月簽署的日毛貿易協定後締結的第二項實務協定。日毛貿易協定只是把過去日毛間進行的所謂民間貿易關係條文化，而日毛航空運輸協定則是一項全新的協定，所以從開始談判，費時一年半才完成，並且是日本政府最後對中共屈從，做出很大犧牲讓步才完成的。

日毛航空運輸協定通過後，「日航」與中共「民航」之間馬上就要進行技術方面和業務方面的實務交涉，以解決設置通訊回線、決定飛行路線、交換管制、班次等技術方面的問題，以及雙方的票價、運費、代理店業務的委託、地上整備等商務方面的問題。雙方還要就以上各項問題簽訂協定。

日毛航線開通後，日本可能批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及法國航空公司北平至東京的遠航權，估計「巴航」「法航」「日航」及中共「民航」等四家公司，每週可能各飛行東京——北平航線一班或二班。加拿大航空公司申請東京至北平的遠航權，日本政府暫時尚無批准的意向，故中共「民航」經由東京飛行美洲的航線，暫時尚難開闢。

日本與中共有關漁業協定的專家會議，從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北平召開。雙方已經決定在五月中旬召開正式會議，並決定在召開前數日相互交換政府間協定的草案。日本政府現在正準備派遣一個二十人以上，以農林省局長級的官員為團長，由水產廳、外務省、海上保安廳等官員組成的代表團，赴大陸去參加談判。並擬在六月廿二日現存的民間協定期滿前簽字。協定的內容將涉及到漁區、捕漁量、漁船數量、資源調查、緊急避難以及中共劃定的軍事海域（包括沿岸地帶的軍事警戒區、航行禁止區、軍事作戰區三種）等，必然要影響到台灣的漁業，我們必須密切注意其發展。

日本政府並擬當漁業協定談得差不多的時候，立即開始海運協定的談判。因為有了航空協定的基礎，日本方面估計這兩項協定都不會遭遇太大困難。

在上述這兩項實務協定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項，就是締結所謂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的問題，雙方也都準備中。

大平談話與日毛和平友好條約

日本外相大平在五月十五日上午，當日本參議院通過日毛航空運輸協定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說：

「日中航空協定雖然發生了預想外的困難問題，但終由於各方理解，使其早日誕生，十分感謝。」

「通過這次日中航空協定，進一步增進了日中間的互信關係。今後在日中國交正常化的大前題下去維持日台間的實務關係，還會發生各種問題，我認為必須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以期能鞏固日中友好關係長遠不變。」

「關於日台航線再開問題：在日中國交正常化的大前提下，採取民間交涉形式尋求復航辦法這一基本方針是不變的。現在因為台灣當局剛剛採取停航措施不久，日本方面醞釀復航談判的時機尚未成熟，我們只能期待台灣方面有朝一日能夠理解我們的方針，再求問題的圓滿解決。」

「關於其他實務關係及和平友好條約問題：關於漁業協定及海運協定，目前正在商談中，要儘快的完成這些協定的締結。關於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現在雙方正在構思中，日、中雙方將在某個時期就此問題的基本設想交換意見，並在此基礎上交換草案。我不認為締結這項條約會有什麼困難，但是預計何時能締結，現在為時尚早。」

「關於日中航空協定的生效手續：準備在接到國會方面的通過通知後，十天或兩個星期之內完成全部必要手續。」

在上項大平談話中，第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日本與中共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問題。大平在五月九日，國會討論日毛航空協定答覆議員質詢時曾說：「日中關係是當前日本外交的拱心石，如果日中航空協定不能簽訂，對於日本今後對外關係的影響將非常嚴重」。這也就是說，先把日毛關係肯定後，田中、大平的外交路線才能全面展開。

另據日本報界透露的消息，今年一月大平訪平時，曾向中共提出，希望日毛和平友好條約不止為日毛間帶來今後十年、廿年的和平友好，

希望能夠帶來五十年、一百年，為子子孫孫奠定永遠友好相處的基礎。中共也表示與大平有同樣的希望。基於這些情況，在新的國際均勢形勢下日毛間的勾結，今後還會進一步加深，這是非常明顯的。

據日本最近發表，今年一至三月日毛貿易額已達五億八千六百萬美元（通關數字），較歷史上最高的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五十四點三，由此亦可證明這一點。

據日本報界的推測，田中、大平的構思，是希望能用日毛和平友好條約形成一種壓力，壓迫蘇聯在北方四島問題上讓步，以推動日、蘇和平條約早日順利簽訂。

日本對中、日航線斷航的態度

在外相大平談話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中、日航線的問題。

按一般日本人對日毛航空協定的內容並不滿意，尤其是中共未答允日本渴望已久的自大陸經由巴基斯坦的伊斯拉馬巴德赴歐洲的航線，日本人更認為雙方交換的條件在利益上是不平等的。甚至連一向親共的朝日新聞，在五月十六日的社論中，有透露了對日本政府的不滿之意。

日人對日毛航空協定另一個最大不滿，就是由於大平對中共屈從導致中日斷航。關於這一點，不管是日本的政治家或是民間輿論，幾乎一致對大平有所責難，並且一致希望能早日復航。日本自民黨在討論日毛航空協定，曾決議要求日本政府把與中共簽訂航空協定及維持中日航線繼續飛航問題同時解決。現在日本政府的解釋是：到今年九月底日毛航線開始飛航前，如能恢復中日航線，就不算違反黨的決議。這當然只是一種強詞奪理的說法，不能為反共的議員所接受。但是由此可以瞭解日本政府企圖在這一段時間內致力於恢復中日航線問題，自不待言。

但是大平在上述談話中，強調「在日中（共）國交正常化的大前提內，經由民間道路，去交涉復航的問題」。並且大平一再說希望我們對日本政府的立場有所理解，這就說明他對傷害我國國家尊嚴一事並未有若何反省，也未準備改變態度，只是要求我們接受他與中共為我們所安排的地位和處境。大平的這種態度顯然與我政府的方針背道而馳。

不僅如此，當日毛間談判締結和平友好定協定時，必然要觸及到所謂台灣地位問題，和釣魚台諸島問題。按日本現政府的基本態度，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這是我們必須密切注意的。

今後對日態度

在處理對日關係問題上，必須首先徹底瞭解和掌握日本政府對中國問題的基本態度，和日本政情今後的發展趨勢。

協後的情勢

項楚

日本現政府的對外政策，一般言之，是在日、美「安保」體制下，也就是在日、美傳統的友好合作基礎上，與中共蘇聯雙方建立對等的關係，形成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新國際均勢。它既不會倒向中共，也不會倒向蘇聯，而是企圖利用中蘇共的矛盾玩弄均勢，謀求其自身的利益。因為日本與中共的關係是日本力謀減削美、蘇壓力達成其一定的外交獨立自主這一新均勢的支柱，所以在中國問題上，先鞏固其與中共的關係是其基礎。這就是前年日本放棄對我們的承認而開始與中共拉攏的主要原因。日本與中共的勾結今後還會有進一步的發展，這是日本現政府的政策基礎。

但是另一方面，它骨子裏並不希望台灣與大陸合併，它希望能長期維持台灣的現狀不變，並且希望能進一步發展它與台灣的經濟與政治關係，以求取其與中共間的均衡來等若干年後台灣的政治情況新的變化。但它在維持台灣現狀這一問題上，自己並不正面主動去刺激中共，而希望間接利用美、蘇對中共的壓力從中取利。所以美國將來對「台灣問題」以及蘇聯對中共的態度的發展變化，也會直接影響到日本的態度。只要日本不出現左派內閣，自民黨內任何有力的派系組閣，都不會離開這條軌道太遠。

面對日本這種兩面態度，我們也必須採取正確政策去對付，對日本政府對我們有傷害的一面要堅持鬥爭，對其有利於我們的方面也要有計劃的去進行爭取和利用。

今後的對日關係，應該要着眼於日本廣大公眾，着眼於民間的學者、文化界、企業界、青年團體、婦女團體、工人組織等，讓他們瞭解中共的醜惡面目和其對外路線可能引致的巨禍，瞭解我們的正義立場，和我們反共鬥爭的必勝前途。因為我們確信日本與中共交往，是矛盾的暫時統一，終必先受其害，日本各界除少數甘心為虎作倀活動分子外，必將逐漸覺醒改變態度，要求重新恢復與我們的友好關係。

向日本民間廣交朋友，還有抵制中共向日本民間滲透的作用。當然在向日本民間廣交朋友的同時，也要更進一步團結老的朋友。這次日本朋友在日毛航空協定問題上的鬥爭已盡了全力，這種友誼是應該感謝的。他們代表了大部分日本人民的意志，但在日本外交的新十字路上他們尚未形成主流，同時也還會有派系權力鬥爭的成份，這些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日本在經濟上雖是大國，但在政治、軍事上則是小國。在全世界都講均勢的情況下，叫日本單獨與中共、蘇聯為敵勢不可能。我們當然希望在日本擁有越來越多的朋友，但是也要我們自己的判斷和決定，不要陷於被動。

中共在這方面有一項陰謀也不能不加注意，它希望通過種種機會來破壞國府與國府有來往的國家的關係。如果因日毛簽訂航空協定，而破壞了國府與日本的現存關係，這也是它的目的之一。今後這類的問題正多，我們必須妥善處理，始能維持國益。

毛澤東已無可用之將

——從馬寧任「空軍司令員」說起——

岳騫

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紀要」批評毛澤東「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又說：「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這些話將來史家修民國「流賊列傳」時，一定會寫入毛澤東的「傳贊」。

但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時間久了，自然會陷於捉襟見肘之境，這不是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的辦法失效，而是漸漸無人可拉，形成了自我孤立。

就以林彪死後情況來看，毛澤東已無可用之將，林彪遺下的「國防部長」及其手下四大金剛所留的「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海軍司令部第一政委」、「總後勤部部長」，一直未能「拉」出「接班人」，自不能說共軍大頭目無人敢接班，而是毛澤東無可信之人，由這次馬寧任「空軍司令員」一事，可以看出。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許多陷在毛管區的知識分子羣起攻擊毛幫以外行領導內行，當時所指的範圍仍以學術機構爲限，實在毛幫外行領導內行，並不限於學術機構，任何部門都是如此，而以「外交」及海空軍爲甚。

「外交」不關本文，且不談，只說海空軍，毛幫「海軍司令員」從頭到尾是蕭勁光，且兼任「國防部副部長」，目前可能代理「部務」。但此人不能乘艦出海，因爲暈船嘔吐，支持不了。當今世界上有沒有暈船的海軍總司令，有之，就是毛幫的「海軍」頭目蕭勁光了。

空軍自劉亞樓起，中歷吳法憲到今天的馬寧，前後三人沒有一個能駕飛機的。劉亞樓曾任林彪的「參謀長」，吳法憲是林彪部下「軍政委」，都是陸軍出身。

現在再說這個馬寧，馬寧是河南沁陽人，十六歲小學畢業就加入了中共，最初只作民運工作，轉任作戰參謀，直到一九四六年共軍攻陷蘭封，始正式任軍職，任「副團長」，此後即在劉伯承、鄧小平領導之共軍作亂，毛政權成立後，改行入空軍，任空軍「二十一師六十一團團長」，一九六四年升任「二十一師師長」，一九六七年任「瀋陽軍區」駐長春「七三一一空軍部隊」（可能是空三軍）負責人，參加文革，站在毛林一邊，鬪爭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趙林，以後任吉林革委會成員。就馬寧的資格看，無論如何也不能坐上「空軍」第一把交椅，但馬寧畢竟坐上了，什麼原因，不是毛澤東要提拔新人，實在由於沒有舊人可用了。

說起毛幫軍隊的山頭，實在錯綜複雜，一般說來，共軍開始分爲三大系統，即「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但「紅一方面軍」又分「紅一軍團」林彪，「紅三軍團」彭德懷兩股。到了抗戰時，共軍投誠，經政府編爲三個師，系統又有改變，「紅一軍團」與「紅四方面軍」一部份合編爲一一五師，由林彪任師長，「紅三軍團」與「紅二方面軍」合編爲一二〇師由賀龍任師長，餘下紅四方面軍及部雜股湊在一起，編爲一二九師，由劉伯承任師長。以後經過八年抗戰，由共軍改編的十八集團軍不抗日只打友軍，盡量擴充，迨日本投降，這個集團軍兵力已達五十萬，其中自訂番號，無法統計，但大體來說，形成四大股，即林彪、彭德懷——賀龍、劉伯承及新崛起的陳毅、粟裕之新四軍股，這四股就是後來的四個「野戰軍」，已是人所共知之事。四個野戰軍司令員沒有賀龍的份，但「一野」大部分頭目都是賀龍舊部，所

以毛政權成立後，軍事方面的山頭應當分為林彪、賀龍、陳毅、聶榮臻四大股，至於彭德懷與劉伯承，名望雖較這四個人高，但沒有基本部隊，只能算是兩個較小的山頭。

毛政權成立時，毛澤東特別注意把各山頭擺平，十名「元帥」固然包括了各山頭的第一號頭目，就是「國防部」，「總參謀部」，也盡量包容各山頭的二級頭目，至於地方軍區情況亦然，各山頭盤據地區，此疆彼界，絲毫不混。

到了文革開始，毛澤東倚仗林彪力量從劉鄧手中奪得權力，軍事大權乃落入林彪系之手，「中央級」軍事大頭目固然全由林彪手下擔任，即毛管區十大軍區及新疆軍區「司令員」，林彪一股也佔了六個。毛林火併，原因自非一端，林彪力量之過度澎漲，亦為主因。

毛澤東整掉林彪一股之後，造成了軍事上的眞空，必須要有人填補，最初，原「紅四方面軍」出身的頭目，似乎頗得重用，出身新四軍——三野這一系的頭目也受到重視，如王必成就接了昆明軍區。到了鄧小平復出，權力逐漸鞏固，又開始培植自己的勢力。毛澤東對新四軍一個系統的頭目本就不大放心，因為新四軍自成立起，不論最初眞新四軍時代的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到了偽新四軍時代的陳毅，基本上都同周恩來接近，周恩來最初苦苦哀求政府把江南的紅軍殘股改編為新四軍，本意即在另樹一支軍事力量，以與毛澤東對抗。抗戰期間，新四軍叛變，被政府明令取消番號，陳毅乃組成偽新四軍，毛澤東可能有意抓「新四軍」，派陳毅任軍長，以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所以「新四軍」出身頭目皆傾向劉少奇，許世友就是一個明顯例子。

毛澤東權衡各山頭情形之後，覺得還是「紅四方面軍」一系抗戰期間編入劉伯承一二九師，勝利後，共軍擴大叛亂時，改編為「二野」的軍事頭目較為可靠，所以鄧小平鹹魚翻生之後，這一系軍事頭目皆飛黃騰達。重要的如陳錫聯由瀋陽調至北平，雖然地位相同，權力則加重得多，現在馬寧又竄上來擔任了「空軍司令員」。

前面已經說過，共軍三代空軍司令員皆不能開飛機，但馬寧由於過去作戰受傷，兩腿一短一長，就其外型而言，比劉亞樓、吳法憲更差，論到聲望亦不如，劉亞樓是「空軍上將」，吳法憲是「空軍中將」，馬寧最多只是「空軍少將」。

但馬寧也有一個其他軍事頭目不及之處，即未染上任何山頭的色彩，他加入共軍時，即在劉伯承率領的「中原野戰軍」，未經過「紅四方面軍」、一二九師階段，色彩較淡，派系觀念自然不強，這可能是毛澤東破格用他的原因。

由馬寧之一步竄高，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方針是要提拔年輕，與過去派系鬬爭沒有直接關係的共幹，第一個冒上來的是李德生，第二個是王洪文，第三個便是馬寧。也許不久將來，「國防部長」，「總參謀長」，都有意想不到的新面孔出現。

毛澤東這一作風，當然還是為了江青接班預作安排，因為江青聲望實在太差，一般共幹提到江青，總愛說她算老幾。所以重要軍事頭目絕不會服從江青領導，毛澤東一旦斃命，大家就會起來找江青算賬，預防之道，便是提拔年輕資望淺的人，這批人一步登天，已出望外，自不會再同江青爭高低，如此，則江青接班之後，就不會有人公然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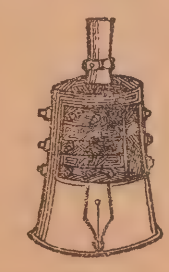
但毛澤東此舉未見其利，先受其害，因為部隊中循資格升遷，不論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原是一樣，毛澤東對於少數人不次拔擢，速升數級，使原來高高在上的共幹，低頭受其領導，上下倒置，結果當然會加劇內部衝突，進一步就要影響到毛幫內部的團結。

即以王洪文而論，目前已任第二副主席，坐上第三把交椅，但是不是眞能抓到權力，恐怕未必，別人固然不服，他自己也沒有信心，完全要靠江青支持，像這種幹部，不但不是江青的資本，反而是江青的包袱，包袱背得多，就會把江青壓垮。

即從純軍事觀點而言，共軍過去所以能擴大叛亂，竊據大陸，是因為有一批從「紅軍」時代就參加作戰的分子之任幹部，這批人經過幾十年的叛亂生活，已經與共黨凝成一體，有他們作骨幹，所以能形成一股力量。截到文革為止，共軍的主導權還握在這批老人手中，但是文革以後，這批共幹多數變成黑幫，被刷下去，部隊中下層軍官，多是毛政權成立後入伍，成為職業軍人，對共產主義缺乏狂熱，就不可能為毛澤東個人賣命，到了最高級頭目都換了抗戰以後始入伍的頭目，共軍與共黨之間，必然漸形疏遠，這種部隊稍有風吹草動，是絕對靠不住的。

毛澤東所以能竊據大陸，全憑機會與權術，實則其人統馭幾百萬部隊，缺乏一種精神力量，毛澤東之控制軍隊是靠共產黨，共產黨是由第三國際一脈傳下，有其成規，與毛澤東無關。所以說毛澤東與中共大頭目相比，並無過人之處，如果勉強找出他的特點，便是林立果說的拉一派打一派，不論對軍事及黨務大小頭目皆是如此。但拉一派打一派，先決條件必須有這麼多人，這麼多的派才成，到了今天，毛幫內部，不論黨與軍重要頭目皆被毛澤東芟夷淨盡，即使有打的目標，也沒有拉的對象，所以林彪一系垮台後，這套班子始終湊不成，遲到今天，勉強拉出一個殘廢的馬寧任「空軍司令員」，不問馬寧是不是可以勝任，但可以看出毛澤東實在沒有可用之將，如果一旦要對付鄧小平時，陳錫聯、馬寧自然又成為黑幫，到時打這一派也許還容易，再拉那一派呢？毛澤東未必還能找到目標。

毛澤東愛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但其所作所為，實在是處處搬石頭在砸自己的腳。



從梅德維狄夫說到馬克思

繙山

梅德維狄夫的悲哀

就最近報刊所傳蘇聯最著名的反共人物有三：一是沙哈洛夫，一是蘇贊尼辛，一是梅德維狄夫。前二者的中心思想，皆是人道主義、自由主義，而絕對反馬克思主義；但最末的維德狄夫則不然，他只反對目前蘇聯實行的馬克思主義，認爲那是非純正馬克思主義，而仍相信純正馬克思主義。純正馬克思主義，會給蘇聯及全人類帶來幸福，並幻想蘇聯遲早會返回純正馬克思主義云。

沙哈洛夫是物理學家，蘇贊尼辛是文學家，而梅德維狄夫則是馬列主義史學家。無知識者受洗腦之故，日中毒已深，死信馬列主義，尙猶可原諒，梅德維狄夫不然，他是史學家，又是馬列主義史學家，至今只反對蘇聯目前的馬克思主義，卻仍相信純正馬克思主義。我想，這種人如非神經，便是愚蠢，怎不爲他悲哀！

梅德維狄夫的出生，和沙哈洛夫、蘇贊尼辛的時期差不多，生長在十月政變後的社會環境中，沙、蘇兩氏尙讀過政變前俄國先賢著述如托爾斯泰名著，但梅德維狄夫，恐怕除馬克思、列寧的共黨八股之外，可能什麼也未讀過，滿腦子只有毒素而無眞理，至今雖明知共產政治暴虐、不合理，然又不知尙有合理的、超越的思想用來代替，故結果依然會把毒素當眞理，把苦井當甘泉。人若是爲眞理奮鬬或犧牲，如耶穌、蘇格拉底，那當然是値得欽佩的，反之，若爲假眞理眞邪說毒素而奮鬬，那才是神經、愚蠢者。

今日時代，像梅德維狄夫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可說數不勝數；換言之，也就是說這個時代神經、愚蠢者太多，世界焉得不亂。亂就因眞理不揚，是非混淆，故欲世治，就非先澄淸思想不可，澄淸思想的首要，就應對社會大眾，尤其後生學子，加意解說馬克思主義。試想一方長年累月、日夜不休的播放邪說，一方卻三緘其口，默不出聲。無論訴訟或競選，失敗者自然屬於後者，因此對梅德維狄夫這類人，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加解說的必要。

論馬、列

一般人讀書，有一通例，即先看著者名，然後再讀其文。著者如是一小人，其文根本即不必看了，何必浪費精神。不僅中國人，連西方人也一樣，未有不重視著述人格者。

馬克思、列寧究竟是怎樣的人呢？左派人自然皆稱其爲「聖人」，但非左派人意見卻完全相反，認爲是極普通的人。先說馬氏，他自呼不凡[illegible]，如[illegible]孔、釋、耶三聖人皆是有野心者。然馬氏不同，三聖野心是爲救世人，而馬則爲非常自私人，要想做無產階級教主。三聖是犧牲自己以救世人，馬則是犧牲大眾，以提高自己。東西學者公論，馬氏只是一哲學者（可以胡思亂想），而決非科學家，但口口聲聲自稱是科學家，認自己立論，皆是天經地義。古今人交友，莫不重道義，但馬氏相反，只重利用。他有兩至交，一是恩格斯，一是拉薩爾，兩友皆富，猶如鮑叔之待管仲，常以金錢接濟他，並爲他謀工作。可是有一次恩氏因故未能滿足馬氏要求，即刻被馬氏來信，罵一頓，而與恩氏絕交。究竟恩氏大量，原諒他，後來才恢復友誼。拉氏後來成大名，幾與俾斯麥齊名，馬氏大嫉妒，又與拉氏絕交，因而才寫「資本論」。馬氏本已有妻，但居然乘妻不在，而強奸其俏女傭，生一私生子，今倫敦宮府尙存有此種檔案。以上這是「聖人」所應爲嗎？

次論列寧，當他中學剛畢業時，他的長兄亞力山大・烏利雅諾夫，因謀刺沙皇亞力山大三世被捕，處以死刑，他頗愛其長兄，因此決心謀推翻沙皇。過去，我曾訪問國父老友張永福前輩，問國父革命的最初動機爲何？張氏答以「不忍」二字，再問之，張氏說：「總理幼年因見香山縣衙門口有四個裝人的豬籠，那是海盜，見而憐之。總理說：這皆因滿淸政府腐敗，人民生活無着，才鋌而走險，故非推翻它不可」。動機最重要，國父爲同胞受苦而革命。馬氏爲嫉妒、自私而革命。而列寧呢，則是爲其長兄復仇而革命。第一次大戰時，列寧落魄於瑞士，他初向美國領事館求援，不遂，乃轉而投靠於敵對國家的德國。德人認此人可以利用，乃以貨車載其回莫斯科，發動革命。列寧當時與德國簽訂一份協定，主要條欵，是在推翻沙皇後，首先與德講和，讓與德國許多利益。故汪精衛在致張永福氏私函中，自比法國甘必大（普法戰爭時法國總理）、俄國列寧。今一被罵成「漢奸」。但列寧卻被譽爲革命「英雄」，這事怎解？列寧回國後無錢活動，他出主意，竟與史大林合謀搶刼銀行解欵車，今港賊刼解糧車，豈非列史信徒？推翻沙皇政權者，是克倫斯基的「二月革命」，本來目的已達，但列寧爲了個人奪權，卻發動了「十月政變」。如無十月政變，俄國卻成立西歐式的民主政治，不僅俄人不會受共黨的暴政，而全世界也不致有今日的混亂，列寧究竟算什麼偉大？

馬克思主義剖視

馬克思主義，是一大問題，決非此短文所能盡述，故只能就幾個大原則粗

(一)立論偏激：科學家的下結論，是由歸納法而來，在多求證，事實求是。聖人立言，是以天地爲心，決無個人私慾攙雜在內。馬克思不然，既不採歸納法，而私慾又重。他個性既強，又有狂熱情感，再加以生活困苦，大半生潦倒不堪，故對當時社會反感極深，因此對顚覆當時社會，便成爲他最大志願，當時社會顚覆不了，只好加以詛咒，即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必然崩潰」論。當一八四七年、四八年，歐洲經濟發生恐慌時，他爲之大喜，認爲自己預測準確，社會革命時期已經到來，於是又大喊階級鬪爭，煽動勞動大衆，快起來革命。不料從一八四九年起，歐洲經濟又恢復繁榮起來，使他無言以對。至今已逾百餘年了，但馬氏預測卻還不見兌現，這明明證明馬氏在欺騙大衆說謊，說謊的人著述怎能相信。

(二)唯物辯證法：馬氏在讀大學時，正是黑格爾哲學正盛時，一般青年莫不受黑氏哲學影響，馬氏即其中之一。不過黑氏是唯心論者，另有黑氏信徒弗爾巴哈，後來認唯心論不妥，主張唯物論，在他的「哲學改革論」中，認一切源淵於實在（物），實在是主，思想是賓。馬氏受了黑、弗兩人的引導，即借黑氏的辯證法格式與弗氏唯物思想，遂造成馬氏的「唯物辯證法」，即把思想上的發展，而轉移於經濟發展上。辯證法不僅非馬氏創造，也非黑氏，在古代中國易經、老子及希臘哲人中早已就有了。黑氏辯證法，簡言之，即論語上「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的「三思」而已。人對事務的構思，一定先有第一個思想，追一步必跟着有第二個相反思想，在兩思想比較後，自然會產生出另一更高思想，即綜合「正」、「反」的思想的「合」。這實在只是構想的一種常識，並無什麼高妙。聰明人開會決不先發言，多是等別人先把「正」、「反」意見發表後，再來打圓場「合」，而會得到勝利。

(三)唯物史觀：即經濟發展史，據馬氏說，人類歷史可分爲四期：即一是亞細亞時代（指古中東巴比倫、埃及等國），二是希臘羅馬時代，三是封建時代，四是資本主義時代，如今則是由資本主義時代，進入第五期的社會主義時代。這種變化，照他唯物辯證法說，是隨經濟的事實，且尤隨生產方法之變化而發生，這就是他的「唯物史觀」。

這種唯物史觀，馬氏即視爲一種抽象法則，在他的「經濟學批判」序文及「共產黨宣言」中，反復加以立證，好像是天經地義。世界學者對此乃提出兩問題，一是經濟既不斷發展，生產方法尤日新月異，那麼在第五期之後，必定有第六期……，那是什麼時代呢？一是他說：「資本主義必然崩潰」，這句話已說了百餘年了，何以還不見崩潰？而且蘇聯及東歐國家且有逐漸學習資本主義情勢，這該怎麼解釋？還有人提出，唯物史觀，是馬氏的歷史哲學呢？還是人類社會進化法則？如爲科學的法則，爲表示社會進化之必然的次序之故，無論在何國，社會主義必然會實現，但今日資本主義卻仍較社會主義發達，且有本已是社會主義，經選舉後又返回資本主義（如智利、阿根廷），這該怎解釋呢；故一般學者認定，馬氏只是一哲學者，而決非科學家。

(四)階級鬪爭：這種思想，也非馬克思首創，早在馬氏前，就有聖西門，著有一實業家的問答」，及陸徐斯登，著有一近代法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馬氏即剽竊後者階級論，作爲自己發明，馬氏著作，大都如是。

馬氏在「共產黨宣言」中說，「人類過去的歷史，皆是階級鬪爭歷史」。這句話，凡讀過歷史的人，皆知其如何荒謬。人類之所以有今日文明，是全靠互助，鬪爭固然是有的，但只是暫時病態現象，或局限於某一地區，決非普遍的事實。人是動物之一種，從動物上觀察，凡善性合羣動物如蜂、蟻、鴿、雁、牛、羊皆能繁殖不絕；反之，如各種有害而嗜鬪的蟲、鳥、野獸，卻有逐漸絕種危險。然人類數千年以來，人口一直在向上升，這就是最有力的說明。人類歷史不是階級鬪爭，而是互助、合作。就以西歐工業來說，凡是接受道德重整（MRA）思想形態的工廠，因爲勞資合作之故，必皆欣欣向榮，勞資雙方皆受其益；反之，凡搞勞資鬪爭工廠，不是倒閉，就是虧損，勞資雙方皆受其害。

(五)廢除私有財產制：馬氏理想本來甚高，目的本在於求人類平等，謂因財產如不平等，單是法律平等，等於空話。但一般論者，皆謂有如下的不適：①平等只能做到出發點平等（機會均等），若說絕對平等，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人的智力、體力生來就不平等，如強其平等，反造成不平等，如愛廸生、項羽的智、力高人一等，誰曰不宜。②違反人性，鳥有巢，獸有穴，人當然也要有家，私有財產。蘇聯建國已過半個多世紀，革命最初一切皆實行公有制，但自被迫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私有財產卻愈來愈擴大了。東歐更是如此，小型工廠私有制不是愈來愈發達，而中共在某一時期，不是也有「自留地」嗎？③均財富，絕對無須殘酷鬪爭，只要依法律行事就可解決。現今民主國家所一致推行的，有兩種：一是我國府在台實行的「平均地權」，一是歐美推行的財產累迫稅制，如財產稅、遺產稅、所得稅，財產愈多，納稅愈重，政府即將收得的稅，以之供給於生產工人及貧苦大衆。故歐美尤其北歐國家，貧富階級早已愈縮愈短，就採的此政策。

今日社會經濟的發展，決非百年前馬氏所能預測到的。

以上批評，皆是就馬氏著述爲一般人所知者，可謂老生常談。然尚有不爲人注意的，即道德問題。馬氏信服霍布士的性惡說，認人皆性惡，他自己當然也在內。既然承認性惡說，所以主張仇恨、暴力、鬪爭，在這種思想上，人只有永遠處在苦海中，決無快樂、幸福之可言。布列茲諾夫對美記者慨乎言之：「我很疲倦，原想退休，但共產主義國家，卻無退休制度」。惟一辦法，只有尋機會求政治庇護，但求政治庇護者只限於普通人，共黨領導人是不可能的，結果故只有被鬪之一途。

結語

從以上觀，可知馬克思主義明明是一條黑暗死路，然梅德維狄夫卻仍妄想有純正馬克思主義出理，而且同此思想的妄人尙很多，自然皆屬於神經、愚蠢者之行列，這不僅是梅德維狄夫的悲哀，也是時代的大不幸。

簡析中共的「學習與批判」

與「紅旗」雜誌格調不同的刊物·江青別樹一支奪權宣傳工具

梁魏齊

中共在「十大」之後，在上海創辦了「學習與批判」雜誌。這是江青集團最重要的宣傳工具之一，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

在北平或者在外國的西方外交官和記者，非常重視這份月刊，從它所刊載的文章，探究毛澤東推動「批林批孔」的意圖，以及「文革派」與「官僚派」的矛盾演變。事實上，凡是研究中共動態的人，都不應忽畧了這份「文革派」的傳聲筒。

刊物的背景

「學習與批判」，是爲政治目的的「學術性」刊物，假「學術」之名，參予中共黨內權力之爭。

第一期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出版，以後每月的十三日出版一期。刊頭，係毛澤東手筆，此足證毛澤東扶植「文革派」打擊官僚派。第五期（今年一月十六日出版）刊頭，已換另一人（可能是康生）的手筆，這或許是毛不便再公開支持「文革派」攻擊周恩來。（不過影射攻擊周更爲賣勁）

此雜誌係十六開，內文九十六頁，橫排，多用五號字，少數文章排四號字，每期字數約爲十六萬字。

上海「復旦大學」，名義上是刊物的出版者，實際策劃的卻是「文革派」代表人物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業務主持者是共黨上海市委宣傳部。

上海，「是文革派」的基地。遠在一九六五年，江青在毛澤東安排下，就在上海與張春橋、姚文元之流策動奪權鬥爭。其後，共黨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委會，均由「文革派」人員控制。現在共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姚文元，都是來自上海的政治打手。

內容配合「批林批孔」

「學習與批判」，表面上是地方性刊物，實際是目前大陸上最重要的期刊，重要性不下於「紅旗」雜誌。

「紅旗」因爲是共黨中央關機刊物，有關「批林批孔」社論，是代表共黨中央政治局或毛澤東說話的，太偏激的或含有隱射性言論可能不易以「社論」方式刊出。雖然「紅旗」的編輯業務，由姚文元主持，但還不能算是純「文革派」的刊物。

「學習與批判」，則是純「文革派」的刊物，言論十分偏激，表現了「文革派」對「批林批孔」的激烈情緒，進一步奪權的野心。

「學習與批判」的內容，配合「批林批孔」運動，從每期稿件類別，即可知道其內容的一斑。

第二期的稿件，分爲下列幾類：

一、「認眞學習十大文件」，二、「文學評論」，三、「學會辨別各種思潮和學派」，四、「工農兵筆談」，五、「教育隨筆」，六、「人物傳記」。

第三期的稿件，分成：

一、「學習十大文件、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學會辨別各種思潮和學派」，三、「經濟問題研究」，四、「文學評論」，五、「學一點世界近代史」，六、「工農兵筆談」，七、「教育革命漫談總結」，八、「人物傳記」。

第四期稿件，分爲八類：

一、「學習十大文件、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經濟問題研究」，三、「『四史』選刊」，四、「『紅樓夢』討論」，五、「思想雜談」，六、「學會辨別各種思潮和學派」，七、「人物傳記」，八、「教育隨筆」。

第五期稿件，分爲：

一、「繼續攪好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二、「話劇評論」，三、「關於小戲劇創作」，四、「音樂、美術」，五、「外國文學評論」，六、「學會辨別各種思潮和學派」，七、「革命青年談理想」，八、「各條戰線都要爲青年作想」，九、「人物傳記」。

「學習與批判」的內容，是以「批孔揚秦」爲主，這方面的重要文章甚多，如：

第二期：「讀『封建論』」、「孟子——復辟奴隸制的頑固派」、「論荀子的哲學思想」、「春秋戰國儒法經濟思想對立的實質」、「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期：「資產階級與儒法論爭」、「『天演論』和中國近代反孔思潮」、「從反儒尊孔到尊孔讀經」、「尊孔與賣國之間」。

第四期：「漢代的一場儒法大論戰」、「從漢代的儒法之爭談到王充的法家思想」。

第五期：「孔子、儒家和禮」、「漫談破『禮』」。

第六期：「林彪和孔子都是政治騙子」。

這些文章，都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立論，大捧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高壓政策，實際是爲毛澤東暴政辯護，爲摧殘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辯論。

至於批判孔子，實際多影射周恩來。此可見「文革派」有極大的政治野心，欲以「學術」為名，製造反周恩來輿論，以便奪取國務院大權。

除了「批林批孔」，評論「紅樓夢」的文章也不少。這包括：

石一歌：「紅樓夢」不是愛情小說。

石望江：「防身的本領」及其它——評胡適「紅樓夢」考證。

青平：焦大與補天。

徐緝熙：評「紅樓夢」。

任犢：評晴雯的反抗性格。

這些文章，也是根據毛的怪論立論。毛認為，「紅樓夢」是「歷史教科書」，是「中國封建社會史」，把賈寶玉當成「被壓迫階級」，把薛寶釵當成「封建壓迫階級」。「學習與批判」，就是宣揚如此荒唐的謬論。由此可知，中共所謂「文學評論」，只是重復毛澤東的政治教條而已。

「人物傳記」，「學習與批判」的一個特色，批出的傳記，計有[illegible]、秦始皇、孔子！胡適等人的傳。

當然，它們寫的傳記，全篇歪曲事實，宣揚與「批林批孔」有關的政治教條，枯燥無味。」

作者與打手

「學習與批判」的作者很新，過去沒寫過什麼文章。不過，由於他們在「學習與批判」上寫的文章多，言論很激烈，漸漸為人們注意。

最受注意的是康立。他寫了下列重要文章：

㈠讀「封建論」。

㈡漢代的一場儒法大論戰——讀「鹽鐵論」札記。

㈢孔子、儒家和禮。

㈣林彪和孔子都是政治騙子。

此人在「紅旗」雜誌，也發表一些文章，如「孔夫子在莫斯科」等。

康立是「反孔」打手，實際是反周恩來的馬前卒，是「文革派」培植的走卒。此人很可能就是關鋒，在「文革」前為中共「哲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寫過「春秋哲學史論集」、「求學集」等，對孔子、老子、莊子、孫子的著作比較有瞭解。「文革」時獲江青賞識，拉入「中央文革小組」，作打手，負責「中央文革」的文字宣傳。

他在一九六七年，替江青出面策劃「五一六兵團」，企圖倒周，結果遭周反擊——事敗，關鋒便作了「替罪羔羊」，失去職權。

最近兩年，為了「批孔」的需要，江青可能施加壓力，把關鋒「解放」出來，由他去寫「孔子」的理論文章。除了他之外，江青手下實在沒有人熟悉孔子著作的人。姚文元只攪「革命文學」評論，對中國古典哲學所知甚少。江青本人則只唸過高小，當然不會寫文章。

除了康立，還有下列重要作者：

方海：此人寫過「把文藝革命進行到底」、「正確認識路線鬪爭的周期性」、「無產階級政黨是在兩條路線鬪爭中發展的」。他在「人民日報」也寫一些煽動性文章，相信是「文革派」人物化名。

任犢：經常在「學習與批判」發表「革命文學評論」，寫了「一代新人在前進」、「評晴雯的反抗性格——『紅樓夢』人物的批判之一」、「『後來人』帶來的是什麼」等。

翟平：寫有「大家來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孟子——復辟奴隸制的頑固派」。

方澤生、薛源、石一歌、石望江、洪宣等，也常在「學習與批判」發表文章。

他們都是「文革派」扶植的打手，有些是「文革」初期的大打手，如方澤生，在上海「文滙報」經常發表清算「黑幫」的文章。

特別的內容

「學習與批判」，因為是「文革派」的宣傳工具，在內容上有些特別的地方。

他們的「批林批孔」文章，常常是「批孔」不批林，影射攻擊周恩來特別起勁。這些文章，有些已在「紅旗」轉載，成為反周恩來的號角。

它們評論「紅樓夢」的文章也很特別，所有文章都根據毛澤東的言論，把「紅樓夢」說成是「政治鬪爭史」，否定過去評論者的看法。

它們也評論海外的中譯圖書，如「海鷗」。該刊發表「海鷗為什麼走了紅運」一文，大罵這本在美國、台灣的暢銷書。

「學習與批判」的創辦，是為了新的政治運動。它在「批林批孔」中，替「文革派」煽風點火，發表面又甚廣，所以極受海外研究者的重視。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中共資料中心，把他複印出來，供應研究者參考。

從這份雜誌，可以看出「文革派」的政治野心、反周策略，也可以看出他們急於「接班」，推倒周恩來官僚集團的強烈願望。

它是研究中共「批林批孔」的重要參考讀物。

林妹妹之語與毛哥哥之心

王延芝

題目標出「林語錄」，讀者可能以為指的是林彪語錄；其實王延芝要引的卻是「林黛玉語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錄此二語並使其風行全世界者，如所周知，乃是毛潤之而非王延芝。

這兩句跡近「風化雪月」的話，出於弱不禁風的林妹妹之口，似乎頗具軟性；但事實上表現其一種永不妥協、永不和平共存的鬪爭哲學，深合呼風喚雨的毛哥哥之心。

現階級中共內部，「東風」自屬毛澤「東」；「西風」則是批孔運動是指摘孔子所要復辟的「西周」周恩來。在十大時周恩來已說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現在便已具有「滿城風雨迎重陽」的景象，令人要問「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而等到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風的時候，更當令人感嘆「無可奈何花落去」！

從徐福避秦談到旅日華僑（中）

胡蓑之

逃過暴秦逃不過暴毛

在抗戰期間出版的「日本面面觀」一書（係吳功補的學生所著）中，也載有吳功補於展謁徐福墓後的歸途中，復作五古一首以弔之。詩曰：「吾國有方士，福名而姓徐。鉅眼洞世變，避亂難須臾。天開桃源想，獨行愛無徒。竊知祖龍意，特上跨鰲書。書言東海東，世稱神仙居。中有不死藥，能保長生軀。求之良不易，誠薄情難舒。始皇可其議，摒當遂首途。生聚念國族，龍鳳先培雛。童男復童女，三千携與俱。嘉種備五穀，黍稷稻麥菽。萬頭載家畜，雞犬牛羊豬。春夏修耕耨，農具有犁鋤。更及百工事，器用周田廬。躡履出國門，揚帆載天吳。睥睨大瀛海，直窮扶桑墟。不知幾歲月，居然議方壺。蓬萊宛在望，溪山連海隅。九州復九州，前哲言非虛。談瀛笑高論，接觸此權輿。遂登紀伊陸，村里闢榛蕪。土著雜耕作，樹藝偏雕胡。漉紙飭傳習，用供文字需。良工擲漁利，教之長鯨屠。尚書占百篇，相傳携此都。今不聞斯籍，大教早知儒。振振宜子孫，眾望日已孚。世為熊野長，信仰人弗渝。遺廟飛鳥社，春秋兩露濡；塋田環百畝，楠藪蔚千株。我聞馬伏波，南征展遠漠。馬流訪遺族，今化鳥中梟。又聞箕子裔，三韓開版圖。哀哀神明冑，更為轅下駒。繫此神仙侶，入海望榮枯。奕世不祧祖，血食焉可誣？……迢遙二千載，祠宇已模糊。古冢不馬鬣，四周成通衢。桑田幾滄海，遺址說區區。我來增百感，問天長嗟吁！」

從以上幾首詩的內容看來，證明吳氏語重心長，感慨萬千！實際上，徐福墓的四周民戶甚少，僅於纍纍巨石數塊之上，豎有石碑一座而已；且碑不

卒覩！特別是徐福祠，早在大地震中已告倒塌無遺，不再有人倡議修復，僅留下不到數尺見方的廢墟罷了。當時的新宮町亦由小鎮發展為人口四萬多的市區了。不過，百餘年前，野崎以及黎庶昌所看到兩棵空心古樹，則依然屹立於徐福的墓碑之前，在夕陽之下迎着海風，似乎向着有心人訴說歷史與人事的無限滄桑！

唯其如此，所以，中日兩國民間及旅日華僑們，於五年前已合資重建徐福廟；並曾延聘中華民國的著名建築師李重耀到日本主持設計，為這位先僑徐福精心造像立廟。據說：現已將新宮市設為遊覽區，將所獲收入的一部份除供廟僧外，用以設置中華民國將來留日學生的獎助學金，其意義更為深長了。可惜徐福廟剛才落成，而日本的新任首相田中角榮內閣，則積極地跟北平中共政權勾結，從而與該政權建立了外交關係，使這位率領童男童女逃避暴秦的中國方士，以為東渡三島，尋得桃源好去處，卻逃不勝逃，逃過了暴秦的毒手，想不到二千年後，終於逃不了比秦始皇更殘暴千萬倍的毛澤東，而令到他在東瀛的子孫遺殃！如徐福地下有知，能不黯然！

華僑初期聚住長崎

中、日兩國雖然是同文同種，但據「日本帝國面面觀」一書中卻指出：「至隋、唐之世，彼邦始輸入我國之文化，故日人來中國留學者多，而我國人前往日本留學者少。迨明社既亡，恥事滿清之遺民，絡繹東渡，朱舜水以宗室之親，效乞師秦庭之哭，志終不達，乃講學於水戶，闡明尊王攘夷之大義，流風餘韻二百餘年，樹立日後王政復古之先聲

。同時，我國之商賈，亦不受日本海禁之限制，而得自由出入其國，初與荷蘭人聚居長崎，其後生育漸繁，子孫成為上著，迄九州一帶地方，不少為華民之裔。例如：姓『李家』者，則以李氏為遠祖；而『潁川』之族，則為陳姓之後裔；其餘亦由此類推，不可勝計！」

由於長崎位在九州的西北端，因其港口水深，造船業極為發達，向來是對我國航業的中心。故此，華人東渡之初，均先至長崎，然後始逐漸發展至日本各地。現在長崎還有兩座中國人建造的大寺院——崇福寺和興福寺——前者原名中國寺，於日本寬永六年，由福建方面移往的華僑集資建造的，純粹是中國式；大雄寶殿更能表現明朝的特徵，為日本黃檗宗寺院中最早的建築物，極為名貴。寺內四面棟樑，不僅雕龍畫鳳；且滿佈着各式各樣的匾額。可惜鐘鼓樓、護法堂等已有部份損毀。寺內有大鑊一口，相傳為天和二年日本大飢饉時，主持該寺的千猷和尚變賣了自己的財產所造，能夠煮米四擔二斗，施粥救濟飢民之用。

興福寺又名南京寺，原為明代旅日華人歐陽氏的別墅。當明人眞園到日本時，也曾住在這別墅裏。寬永十一年，明僧默子如定禪師（興福寺開山和尚）到日本後，始將別墅改為興福寺；並在酒屋町和磨屋町之間，架了一道石橋，橋有二孔，純粹中國風味，成為日本最早的眼睛橋；又名「出師橋」。其與日本江戶的「日本橋」，岩國的「錦帶橋」，同稱日本三大名橋。

尤其令人覺得奇怪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當美國原子彈落於長崎時，大批建築物全被炸毀，惟以上兩座中國式的寺院，則安然無恙。因之，

日本國寶；並將興福寺的大雄殿作爲重要的文化財產。其與「和平公園」一帶更被列爲文化的中心。

在「出師橋」附近有中國洋行故址，當我國獨佔長崎貿易的時期，華商越來越多，日本當局爲了便於管理起見，故於元祿二年特在該行附近的街上，設置了華人居留地。至明治維新以後，長崎一直爲中、日貿易的根據地。那裏有「幽靈堂」、民觀音堂」、「天后廟」等遺跡，多已荒廢，然仍可以藉此知道我國文化和商人，正像一枝箭般射在日本的心臟上。直到現在，華僑在長崎仍佔有相當地位，十六館的陳列室內，仍以我國的古董文物爲最多，如中國舞龍、瑞獅、刺繡、舊式帆船模型等，不一而足。

自由出入日本國土的制度，前後約達三百年之久，直到清同治朝與中國締約訂交後，依然適用此項原則；至日本大正朝則畧加限制了。惟往昔東渡歸化日本的華人，早已構成日本民族的一部份，而不可以稱爲華僑。又留日學生爲暫時居留性質，也不[illegible]華僑，而[illegible]，乃指同治朝與締約通商前後，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東渡謀生的中國人罷了。故先後留日華僑的數目，始終難得精確的統計，一時最多的估計約在五萬人左右，遠不及移住東南亞南洋北美等地的僑胞人數；其世界華僑全體所佔的勢力，亦微不足道。而旅日華僑活動的歷史，大致分爲如下四個時期：

華僑活動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自同治末葉中日締交通商前後，至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時爲止。在這二十餘年當中，華僑格於條約，只居在長崎、神戶、橫濱等埠，除了農業須在內地經營，因外人無雜居權利，故受法令的限制而不能參與以外，雖然可以自由執業，然其種類無多，經營進出口貿易的人，直接運輸貨物於中日兩國之間，其勢足以甚過同行的土著。此外，洋商的華籍職員（大多數是粵籍），先由香港隨西人而東渡者。受任中下級的職位，人數不少。但其中的買辦一級，則兼有獨立經濟及僱員的雙重性質，從事於洋商主人與日本土著間貿易的媒介，可以說間接操縱日本大部份的對外貿易；即日本的經濟史學家也承認此說。

第二個時期——自光緒二十年馬關條約簽訂時起，至民國三年關東大地震爲止。在此三十年中，自中國敗於甲午之役而訂馬關條約，使我國不復享有領事裁判權，旋而西洋諸國相繼與日改訂新約，除保留一部份特權（如永代租借權）外，相率放棄了治外法權及返還租界，於是西僑亦喪失其特殊地位了。尤其是戰敗國的華僑，處境更爲艱鉅！這對於日本工商業，因攫取了我國鉅額賠欵，以確定金本位制度之故，均得長足的進步。至第一次大戰發生，日本乘西洋交戰國致力軍需生產機會，加緊製造工業品以掠奪世界市場，於是大部份的旅日西商，因本國參戰而失去其經濟的聯絡，致後援斷絕而不能與日人競爭，不得不歇業返國；甚至於「舊居留地」自置的不動產，也紛紛轉售於日人，影響所及，致昔日憑西商勢力以間接操縱日本商權的部份華僑亦告沒落。

至於當時之營業由出口貿易的行商，因內外戰亂入日本的大宗貨物，也歸日商的直接販運，區區佣金，亦爲日商所奪，特別是後來隨着大戰的擴展，日本處於經濟的局外中立地位，遂成爲民生日用品的主要製造所，不僅原有的華僑商人，得憑地位之餘蔭而增加其生意；且南洋及中國內地的華商，也相繼東渡以收購日貨，形成由日出口貿易僑商的黃金時代。而此時東渡應征的華人勞力，估計也在三萬人以上。

第三個時期——自民國十二年至民國二十六年我國進行全面抗戰時爲止。由於關東大地震之後，日本元氣大傷，失業的土著勞工日衆，遂發生驅逐華工的運動；不久，日政府正式宣佈外籍勞工入境的禁令，而且實行遣返華工，雖經華商的呼籲，然而日本政府卻充耳不聞；同時我政府又以力未逮，也只有坐視演變而已。在此一時間，日本國內又發生全國性的金融恐慌，經濟更呈蕭條狀態，一連好幾年未見否極泰來，馴至受僱於西商的一部份華僑，亦因洋商主人不堪壓迫而告失業，如民國十八年，美花旗銀行神戶分行，徇日人之請而解僱華籍職員，並以日人代之。及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八一三全面抗戰展開後，華僑更難立足於東瀛，即助日商推銷日貨的華僑出口商，亦因受到全世界對日貨的抵制潮，無法維持而終於被迫離日返國。

第四個時期——自抗戰勝利到一年多前，當田中政府與中共政權建交爲止。由於八年抗戰期間，旅日華僑的大部份雖已相率離日返國，但其中一部份曾置有產業營商於其地，而不能立刻變賣結束與服務洋行的華人，猶遲遲其行以觀望其形勢，若稍有政治活動的嫌疑，或被拘捕或遭土著的凌逼，生殺予奪之權，悉操日人的好惡，蓋華僑失去國家的保護久矣！自從太平洋戰事發生，日本之對外貿易，除與我們淪陷區尚保持着關係外，其餘幾乎全已停頓，致使少數的留日華僑，亦以生計無着，乃迫得倉惶返國。根據內幕報導：這些華僑之中不少在我淪陷區內，供日人經濟事業的奴役；且與日本軍人有緣者，更充傀儡漢奸云。

總而言之，旅日華僑的生計，自七七抗戰爆發時起已開始走了下坡！勝利後，東渡日本的華人中，更以台灣等地的居民爲最多。但由於國內發生了國共內戰之故，氣度一向褊狹的日本島民，則視華僑爲無主的海外孤兒；特別是大陸淪於中共魔掌之後，幸災樂禍的日本人，更視華僑爲亡國之民！而留日華僑的地位之所以低微，一方面由於人數過少，勢力單薄；另方面則由於經營的業務利於日人者多，而利於華人者少；例如推銷日本貨於中國南洋及美洲各地，而與國貨競爭，處於我國工商業之敵對地位；更由於華僑不能滿足彼邦之農工礦諸業，絕無對外發展的永久經濟基礎。

以上三種原因，實關係於中日國力懸殊之故。雖然旅日華僑之人數不多，而返國之後，亦不無貢獻於邦家的人。其中較爲人所共知的如軍界方面，便有已故之前廣東省警察廳長魏邦平；文士則蘇曼殊（他出生於日本，其父爲橫濱華僑，母爲日籍女子，所以，他未被列入留日學生內）；實業界更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簡照南等。此外，尚有清末民初的內地火柴廠，多爲離日返國華僑所創辦，而爲國內實業界的前驅，其功亦不可沒。

陳紹禹的一生（上）

王健民

三月二十八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有如下新聞一則，畧稱：

「蘇共中央沉痛通告：國際共產主義老戰士，中共著名活動家王明於三月二十七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歲。他曾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在某一時期內執行過總書記職務。在若干年內，他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由於病情惡化，經中共中央許可王明在一九五六年到蘇聯醫病。他是蘇聯的好朋友，兩國友好合作積極的捍衞者。」

接着又播出「蘇共中央訃告」，對陳紹禹有較詳的五百餘字的報告。陳紹禹改名王明復，一般不用陳紹禹這個名字。

這一則新聞報導，雖甚簡畧，而大體與事實相符。陳紹禹在二十年代初期參加共黨活動，到現在七十年代，歷時五十年，且是「國際派」的領袖。國際派領導中共達七年之久，說他是「國際共產主義老戰士中共著名活動家」，是不錯的。

現在陳紹禹死了。在蘇共看來，他是「老戰士」，「好朋友」，表示哀悼，在毛澤東及其一夥看來，是左傾的頭子，是「社帝的走狗」，對於他年來在蘇聯從事反毛宣傳的活動，自然恨未食其肉而寢其皮。截至筆者脫稿時止，中共大眾傳播工具竟無隻字報導。

我們現在把陳紹禹的生平分作五個時期，加以敍述和評論：

青少年時期（一九〇四——二六）

陳紹禹原是安徽六安縣金家寨人。在一九三七年國民黨清共後，就有些共產分子到金家寨等地勾結土匪，搞紅軍和蘇維埃。早期首腦為許繼慎，一九三一年起，由張國燾密商，加強活動，又利用「九一八」事件[illegible]，已所謂鄂豫皖蘇區弄得如火如荼。直至一九三二年九月廿日國軍將金家寨克復，此區共黨才大致敉平。政府將金家寨周圍劃一新縣，稱為立煌縣（今中共又改為「金寨縣」。）

陳紹禹少年時期的生活，筆者在台北訪問了一位長於陳紹禹數月，為陳紹禹的同祖父的從兄並同私塾讀書的陳君，得知其梗概。

陳姓是金家寨的大族，向多以務農為業。陳紹禹的祖父是一不第秀才。陳紹禹的父親也是讀書人，因弟兄們都游手好閒，以致生活貧困，他在家開一山貨行，寄售土產，賺取金錢，然生意不好。陳紹禹少年在私塾讀書，人很聰明，也很用功。當他能作文成篇時，每逢窗課，常常名列第一，有時博得塾師搖頭擺腦，高聲朗誦，表示欣賞。約在一九二二年陳紹禹入六安第三農業學校，四年畢業。當時職業學校仍然着重國文，並不重視外國語及數、理、化學課程。陳紹禹的成績也很好。畢業後歸家，他說要到武昌去讀中華大學，東借西湊了約二十來銀元，去武昌。以後家中就沒有他的消息。中華大學是私立，當時入校很容易。據他在蘇聯中山大學他的同學說，陳紹禹常自稱他讀過中華，這大概不錯。（另有人說他是在武昌高師以後的武漢大學讀預科，又有人說他是讀高商，也就是商科大學，諒是傳聞錯誤。有的記載說他在上海同文書院畢業，一九三五年上海五卅慘案時，他是同文書院的領袖，這是錯誤的，因為，他的從兄曾入同文書院，他指稱紹禹不曾入該院，自然可信。）

留蘇時期（一九二六——二九）

紹禹在武昌讀書，可能是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這時董必武、陳潭秋、李漢俊、包惠僧、惲代英等都在武漢搞共產黨和青年團。有的記載說陳紹禹在武昌讀書時加入了青年團，是可信的。正因為如此，他才有機會被派赴蘇聯留學。他約於一九二五年底到上海，其赴蘇之事還發生了一段波折。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青年部長梅龔彬，跨黨分子，他以武漢青年工作人手缺乏，陳紹禹應留下工作，不讓他去蘇。但那時武漢在軍閥吳佩孚勢力之下，抓革命黨很緊，陳紹禹不願冒險留下，遂在上海大吵大鬧，有人說他曾以向軍閥告密相威脅，所以他終於成行了。那時赴蘇聯留學，是分批秘密出發的。

陳紹禹赴蘇入中山大學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他很能認眞學俄文，成績不壞。中大校長拉狄克是一位學者，只注意大計及學術思想方面，而日常事務由副校長米夫負責。米夫卻是一個卑鄙的政客。陳紹禹努力走米夫的路線，頗獲得米夫的歡心。在中大有國民黨旅莫支部，陳是委員之一。他又是中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書記。他頭腦靈活，雖對於馬列主義理論的研究並不深入，但能寫通順的文章，也是一個主持大會的好主席。有一次，中大禮堂翻修，只好另用有門相通的兩間房子作會場。他作主席，立在門中間，於是兩邊都照顧到了。在一九二七年夏他在中大畢業了，就和米夫來到中國。這時國民黨在南京已清黨，共黨不能立足，他們到了武漢。但武漢不久也實行分共，他又隨着米夫同回蘇聯，這時蘇共內部發生奪權鬭爭，史達林已[illegible]了。中大校長

拉狄克是托派，被走史達林路線的米夫所擠走和取代。托洛斯基是蘇共的英雄，而敗於陰謀家史達林之手，人們憤憤不平。中大有正義感的學生更不服氣，站在親托反史的立場。但是走米夫路線的陳紹禹則趾高氣揚，成爲親史反托分子的首領，被視爲「幹部派」。其後在國內，習稱之爲「國際派」。其出頭者有二十八人，被反對者嘲之爲「二十八宿」，又叫做「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他們不怕笑駡，反揚揚自得。爲首者，除陳紹禹外，尚有秦邦憲、張聞天等。他們都是以後做過共黨中央總書記的「國際派」首要分子。

奪權時期（一九二九——三一）

陳紹禹隨米夫返蘇之後，進入了「民族問題、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所研究班」學習。同期，中共在一九二七、二八、三〇連年中，在史達林指導之下，經過瞿秋白的盲動主義，李立三的暴動主義，均告失敗，遭受重大的打擊。於是陳紹禹等國際派分子，在米夫直接指導之下，對中共中央發動一場成功的奪權鬪爭。

一九二八年夏，中共在莫斯科舉行第六次大會。其時中共在各地暴動失敗之後，派系林立，意見紛歧。陳紹禹亦出席大會，並擔任俄文翻譯，瞭解黨內紛擾情形，遂有輕視中共中央之志。大會選出以向忠發爲總書記、李立三爲宣傳部長之中央。

一九二九年陳紹禹回國，任上海滬東區委及江蘇省委書記，（據共部告爲「上海區委」恐誤）與李立三發生衝突，爲李立三所抑制。一九三〇年在李立三的「立三路線」統治之下，發動暴動，企圖「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也遭受慘敗。所謂「立三路線」本來是在共產國際——實際是史達林指導下進行的，但既遭失敗，首先由陳紹禹指摘其錯誤，發表「兩條路線的鬬爭」等文字，指立三路線與國際路線是抵觸的，卽國際路線是正確的，「立三路線」是錯誤的。國際遂於一九三〇下半年，一面派瞿秋白等歸國，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一面將立三押解赴蘇，予以訊押。在三中全會中，陳紹禹欲起而奪權；但爲瞿秋白及幹部派向忠發及周恩來等所鎭壓，對李立三採調和立場，說立三路線與國際路線並不衝突。但這樣一來，則國際對李立三暴動的失敗負有責任，爲國際所不滿。乃復派米夫携來一些中大「幹部派」學生，會同陳紹禹，攻擊三中調和主義。同時，在米夫以國際代表指示之下，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旣清算「立三路線」，也清算調和主義，改選中央，陳紹禹等留蘇生被選爲中委及政治局委員。接着陳紹禹等以向國民黨告密手段，出賣了實力派何孟雄、羅章龍，最後出賣了形同傀儡的總書記向忠發等。是年六月，向忠發被捕正法之後，陳紹禹取得總書記地位。其留蘇同學如秦邦憲、張聞天及陳妻孟慶樹等，無不身任中央部長。從此以後，所謂「國際派」就當了權。

駐蘇時期（一九三二——三七）

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間，一由於「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淪陷後，國人愛國情緒高漲，厭惡中共的破壞統一活動，中共分子也難免情緒不安；二由於中共內部派系糾紛，不斷告密；三由於國民黨的特工進步，所以在國民政府地區——中共所謂「白區」的中共組織破壞無遺，自首者眾。中共中央首要分子，遂紛潛入「中央蘇區」（在以瑞金爲中心之贛南）。但陳紹禹卻於一九三一年末將總書記讓予秦邦憲，自己則以中共駐國際首席代表的身份，到莫斯科去了。所以贛南的窮鄉僻壤生活以及爾後二萬五千里長途流竄生活，陳紹禹都巧妙的避開了。從一九三二年起至三七年抗日戰爭發生時止，陳紹禹不僅是中共駐國際代表，同時仍是中共中央的精神領袖；他一面在國際照顧着中共，而此期間中共中央仍握在國際派手裏，且在贛南中央蘇區時，發揮力量，把桀驁不馴的毛澤東整得抬不起頭來，也就顯示陳紹禹另一面統治着中共中央。至一九三六年七至八月共產國際舉行七次大會於莫斯科，他不僅代表中共出席，且爲主席團之一，旋又當選爲國際執委及書記處候補書記，陳紹禹的首領地位達到顚峯狀態。

史達林召開國際七大之目的在發動統戰運動，以對付德、義、日的反蘇運動。其時義大利的莫索里尼組織法西斯黨，德國希特勒組織國社黨，日本軍閥侵入我東北，三國均以反蘇反共相號召（其後結爲軸心）。爲解除東西遭受壓迫的形勢，史達林令國際七大通過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運動」，嚴令各國共黨，改其所謂階級鬪爭，實行與所謂資產階級的當局、政黨及團體結成統一戰線，從事反法西斯戰爭。以保衛所謂「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這是俄人世界革命運動一大轉變，一直執行到第二次世界戰爭的勝利爲止；而共產國際之爲俄人御用機構，及各國共黨爲俄人工具，亦暴露無遺了。

日本軍閥侵入我東北，同時又壓迫中國共同防共，雖遭受中國嚴正拒絕，但敏感的史達林卻非常緊張。因此，他渴望在中國的統戰運動，卽所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立卽付諸實施。因此時中共紅軍正被國軍追剿，其朱毛（朱德、毛澤東股，自贛南逃出）及張徐（張國燾、徐向前股，自川北逃出）兩大股正會合於川康邊地，有被全部殲滅之虞。在此種情勢之下，身爲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國際七大的陳紹禹，他的份量自然重要起來了。他在史達林耳提面命之下，在大會中發表三萬餘言的「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強調結成反帝統一戰線，以保衛蘇聯爲目的之重要。其中論殖民地革命力量問題，特別着重中國，提出所謂「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此時共產國際與逃亡中的中共中央無法取得聯繫，陳紹禹遂逕以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八一宣言」（八月一日發出），於重複前面所謂「十大綱領」外，要求成立「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總司令」，以及所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一宣言一經發出，卽逕由莫斯科在中國各大城市，利用潛伏分子及同路人，將此項統戰運動積極進行，並配合國人反日情緒，推向高潮。在史達林所導演的統戰戲劇中，陳紹禹是中共方面的主角。

西安事變的結果，中共投誠，紅軍編爲國軍，奉命抗戰。

設助學金，這不是太傻了嗎？

可能萬先生最初的動機，只爲了太愛他的兒子，也許這樣做眞的有點傻。但他在不知不覺中從這件事上表現出一個不尋常的意義。尤其是以西方人的偏見說：中國父母所謂「望子成龍」，所謂「積穀防飢，養子防老」只是自私的表現，就像父母在兒女身上投資。「孝」的觀念也是因爲上一代的自私，所以才千方百計叫兒女不可忘記父母養育之恩。

但是，萬先生的兒子已經死了，他不能有所成就來孝敬父母是事實。如果從價值觀念說：這位慈父多年來做在他兒子身上的是白費了。可是這一位慈父爲了亡兒的早逝，還要以兒子的名義設助學金，這件事證明了什麼？它眞正證明了父母對兒女的愛是無私的。我想這一項助學金如爲到美國留學的苦學生而設，它的意義更不尋常。它將通過受惠的苦學生的感激之情，告訴西方的青年，中國父母對兒女的愛是這樣的。它將使多少即使沒有受惠的青年，同樣分享到一分感激之情，叫他們重新去認識自己的上一代。

走筆至此，忽然產生一個奇想，萬先生何不藉着設「陳孝昌助學金」的動機拍一部電影。個人認爲電影這東西，倘有純潔高尙的動機，它可有如「拉丁神燈」那樣的功效。譬如先聲明拍電影不動用一分一毫已捐的款項。可以舉債來投資，聲明電影公映「賣埠」所得的一切，除掉還債外，每一分錢都用在助學金上。如果電影蝕本，自己可冒破產危險也甘願。我深信蝕本可能性是很少的，至少對於這件事，文化界朋友一定願意盡義務支持的。

想像中如採用校協的「六分一」話劇改編，因爲是羣戲，可以請大羣電視紅星及電影紅星客串演出，全部用實景拍攝，最好聘請技術熟練拍羣戲有經驗的導演如楚原、吳回等。必能控制製作預算。

俗語所謂「得道多助」，說不定化二十五至三十萬成本，打出一個「猛龍過江」成績。那麼這項「紀念陳孝昌助學金」必然能成爲「永不死亡的愛」了。（轉載「香港時報」）



「世界最貧苦地區」

華白

世界最貧苦地區何處？一般人必以爲是在非洲、印度，或什麼未開化地區，眞實皆錯了，原來就是中共吹噓的我們中國大陸。

中毛毒宣傳已深的人，乍聽來一定不相信，說是造謠，有成見。因爲照中共報刊宣傳，不是說成爲「超級大國」，在領導「第三世界」嗎，何以會貧苦到這步田地！告訴你罷，這句話絕對不是寫稿人杜撰，而是中共邀請的貴賓——美國西維古尼亞州長摩爾在美對記者鄭重發表的談話（見五月三十日工商日報第二版）。

一般人雖不喜共產黨，但對它宣傳伎倆，多表驚奇，他們很像保險經紀，西方出版商。保險經紀臉皮厚誰都知道，只要入了你家門，必定會在你身上撈一筆，如說服你不動心，他會說服你太太，甚至你岳母娘，甜言蜜語，一定使你上鈎爲止。國共鬪爭，國民黨之所以失敗，我想臉皮不夠厚，也有很大關係。再說西方出版商，只要你訂購他一次刋物，他們會贈送你許多刋物樣本。到期你回答不續訂了，他必照常贈寄，不怕虧損，至少會再贈你一年。各地共產黨也是一樣，只要你和他們拉上一點點芝蔴關係，就會把你當做他們的生意戶口，永遠纏住不放。西維吉尼亞州長摩爾，就是先被一個共特認識，於是在他身上便大做「生意」，由一州長而又拉扯上五個州長，經常寄宣傳品、拜

迷惑得像鬼附身一般，因此被邀請去訪大陸。這些州長，當然也樂得看個究竟。因西方人多受笛卡兒科學思想的影响，凡事必須親眼看到，才認是眞。

美國這幾位傻瓜州長，到北平、西安、上海、杭州親眼看了以後，才發覺共特過去對他們宣傳，完全是假的，上了大當，自然非常憤怒，於是回到美國後便即刻招待記者，把中共眞相一一揭穿。五月廿八日合眾國際社電雖太簡單，但也明瞭不少。摩爾第一句說：「相信我返回美國眞好」，意思是說在中國大陸可就不得了。接着說，他發現「我一生經歷中，最具教育性的事情，我的確開了眼界，我對中共有另一種感覺」。他又說，「我仍然懼怕中共，但不像往日厲害，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口，其數目實令人震驚」。他說，他發現「中共比世界任何地方更貧苦」。他又說「我也發現在他們談話中，極害怕蘇聯，他們對蘇聯的恐懼，常都存在他們腦海中」。

海外華人進大陸，主要是爲探親人（人質），離開大陸受共特警告，只許說好，不許說壞，否則對人質不利。所以他們只好奉「命」說假話。但「紙包不住火」，遲早會被揭穿的，不料這次被邀貴賓摩爾州長卻一語

伉儷情深·離經叛道

曾燕萍

我國舊式婚姻，婚前因不容許表現感情，婚後在夫妻的適應上，也要保持一段距離。胡適博士在他結婚後，寫了三闋「如夢令」說：

「她把門兒深掩，不肯出來相見。難道不關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

議論。

像漢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伉儷情深，有時晨起無事，便爲愛妻畫眉。史書上說：都下傳爲艷聞，或稱張京兆眉嫵風流；豪門貴族，和假道學夫子們，又據爲話柄，批評他失了體

的愛」自序，並有……

：「名作家陳子雋先生，筆名萬人傑，今年二月痛失愛子。爲了紀念他的亡兒孝昌，特地印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永不死亡的愛』免費贈送讀者，初版一萬冊，未及兩日，全部送清，再版一萬冊，又在三天內贈完。全文至情至性，描寫深刻，大成本期特爲轉載其自序，並代呼籲，爲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金』請各界鼎力支持。」

「紀念陳孝昌助學金」這事先是見於「星島晚報」。當萬人傑先生在他的專欄文章提出爲他的亡兒設助學金的事時，我總私下希望他能募捐到五十萬至一百萬元這一個數目。因爲如果達到這數目，大可以將這筆錢先投在地產物業上，然後每年用租息來做助學金。助學金可以一年一年永遠下去，一百數十年後，這項助學金所造就的青年，成果是難以估計的。也許爲了這份希望，每一期都留意「萬人雜誌」上公佈的捐欵數字。直到「萬人雜誌」第三四四期止，看到爲該項助學金捐到的欵項共三萬九千六百九十六元。我想如果沒有大善士慷慨解囊的話，估計這項助學金可能只捐到十萬元。將十萬元來作助學金，當然也可以造就不少人，萬人傑先生心血總不算白費，但，美中不足的是：沒法將它發展成一項永久性助學金。

我想，如果發起助學金的事只是一個沒有多少人認識的新作家而不是萬人傑先生，總有人說他是想藉一個逝去的兒子宣傳自己。但以萬人傑先生今日的寫作地位，任何人都絕不會懷疑他是不需要這些的。他如果想藉着什麼來宣傳，隨時可以抓到很多很好的機會。

愛子。但可想想世界這麼大，每天有不少有抱負的青年意外逝去，這只叫作「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而已。萬先生哭了亡兒也罷，竟要爲亡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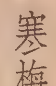
此的情感距離的情境，描述得十分親切。在那個年代中，如果一個男子，要經常同太太躲在閨房中，表現點親熱動作什麼的，一定會引起一般人的

，還是爲了這種瑣事，總覺得他舉止輕浮，不應上列公卿。張敞作了九年京兆尹，宦海浮沉，始終沒有遷升的機會。

舊式夫妻的關係，像張敞伉儷的眞摯熱情，他們認爲是離經叛道的。一定要相敬如賓般的嚴肅呆板。而夫婦以外的男女關係，更是授受不親。空想虛構的兩性之愛，是無補於現實的。夢，無論艷夢、綺夢，畢竟總是夢，何況好夢易醒；現實中、還是青燈照壁，冷而敲窗，好不凄涼冷淡，愁煞人也！

那時，中國男人的愛情，那點兒女私情，惟有到妓院中去，才可以一傾情愫，他們在那裏，才可以熱情奔放，倜儻風流。

西窗隨筆

人見人愛

寒梅

由松山國際機場進入台北市區，有很多種交通車輛任君選擇的。包括有航空公司的送客專車，各大酒店的接客專車，旅行社招徠顧客的營業車、計程車、公共汽車。而最豪華的，要算是欣欣客運公司專爲各大酒店送往迎來，替旅客服務的巨型遊覽車了。

欣欣公司行駛機場到市區的豪華客車，可說是不惜工本的，不但裝璜華麗，座位舒適，有冷暖氣調節，有飲料供應，更有隨車小姐的殷勤服務。要讓每一位初到台北的客人，先入爲主，建立第一個好印象。

欣欣公司的隨車服務小姐，在旅客登車之前，她們溫文有禮的恭立在車門旁邊，向每一位登車的客人，說了一聲「歡迎你光臨台北」，最後才上車關門，先問候旅客好，接着提醒旅客檢查一下行李，有沒有東西遺落機場？才按鈴提示駕駛員可以開車了。

車行途中，服務小姐會執起麥克風，向旅客自我介紹，說明她能有機會代表欣欣公司，到機場迎接貴賓，也爲貴賓服務，感到非常的榮幸。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寒喧詞令，講得娓娓動聽，語氣懇切，會使全車客人，一團高興，皆大歡喜！

服務小姐的開場白過後，接着就像導遊小姐一樣，將沿途的風光、街道、高聳入雲的建築物，向客人一一介紹，如果有廣東人用廣東話提出問題，她就用廣東話回答。廣東話不夠運用的，她就會來一句生硬的白話：「我識聽唔識講」，以嫣然一笑，來表示她內心的歉意。

這些隨車服務小姐以高中畢業程度的最多，也有部份是半工半讀的大專夜校學生，她們具有滿懷的服務熱忱，而且多才多藝，個個能歌善舞。還裝滿一肚子的笑話，談笑風生，使客人在車上永遠不會寂寞。

隨車服動小姐的年齡，是十七歲到廿四歲之間，平日接觸面廣，乘客來自海內海外各個地方，她們的服務信條是「乘客永遠是對的」。她們都得懂「逆來順受」的容忍，是人見人愛的一羣。

鄧小平真姓名

川客

靑年黨元老李璜早年在巴黎大學讀書時，就和中共幾個頭子周恩來、陳毅、李富春等鬬爭。共產黨是什麼樣子，這些頭子有多少本領，李璜先生從開始就觀察到現在，知道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在美國大學或學術團體演講中國大陸問題時，總告訴他們他親身所經歷的事，以說明共黨眞面目。

當李璜先生告訴美國的中共問題專家們說，鄧小平不姓鄧，也不叫小平時，那些人都大吃一驚。

李璜先生說，有一次一批約九十人的靑少年到法國參加勤工儉學。李石曾先生因爲他們沒有組織，無法管理，乃請先到法國的「老學生」擔任管理。造了名冊交給李璜先生。學生的名冊上，現在的鄧小平叫鄧澤高。

周恩來與德國女工之戀

鍾一士

在東德的哥定根（Gotingen），郊外幽美的森林小徑裏，直到今天人們仍常到那裏去散步遊樂。在小徑有一棵老樹，樹後有一張古舊的長椅。椅上落滿敗葉和水點，像被遺忘了似的放在那裏。

椅背後面老樹幹上，隱約可見用小刀刻的字跡。是兩個漢字，上面那個字看不清了，下面那個字仍可清楚辨認，確是「周」字。

「原來是眞的！」

作此歎息的是西德「斯特仍（Stern）周刊」記者凱特·海德曼，他是寫了採訪一件歷史性的新聞而來的。

這個「周」字，誰也知道是世界注目的中共總理周恩來的姓。在周字上面那個字，應是當年他的初戀情人姓氏的第一個德文字母。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香港「星島晚報」刊載了弗蘭克福發出的合眾社的電訊：「九月一日出版的一份西德雜誌（當是Stern）報導稱，一九二三年周恩來在德國與十八歲女工史蒂芬·貝爾發生關係所生的兒子名叫古諾。……」

海德曼爲確切證實這件事，去到了哥定根。

當時周恩來才廿五歲。恰在五十一年前，他認識了德國少女果妮昆第·史蒂芬·貝爾。

周恩來一九二二年從巴黎來到德國，最初住在柏林，後來進了哥定根大學。

他在哥定根的丟斯特艾興街十八號二樓租了一間房，至今仍活在人間的房主奧比爾曼夫人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周恩來先生是一個認眞工作騎士（Knight），德國話講得也不錯。」

「還有一件得意的事，他非常愛吃洋葱飯，常用鷄蛋做各樣的菜肴。」

每天早晨給他送咖啡的是當時年僅十八歲的果妮昆第，她當時是學生宿舍的女工。

「果妮昆第是有深棕色頭髮，圓潤面孔，相當可愛的姑娘。」

可想而知。當時中共的旅歐支部以下設有旅法、旅德、旅比三個支部；旅歐支部則設在巴黎，周恩來居停巴黎的時間較多，在哥定根所租的房子只是他的行館。他在哥定根大學入學，恐怕也是爲了接近中國留學生，發展工作，當時他絕沒有充分時間讀書。因此他與史蒂芬·貝爾小姐的戀愛，是在極度匆忙生活中偶然發生的，而不是深思熟慮的決定。正像一個馳騁戰場的武士，歇馬時偶然見到一朵迎風招展的花，引起愛惜的莞爾。

不久之後，即發現距住址不遠的森林裏的長椅上，時有周恩來與果妮昆第之踪跡。懷抱祖國革命的英俊東方青年，和這個淸純的德國少女，當時並肩坐在古樹旁邊長椅上談些什麼話呢，憧憬着些什麼呢？除了那棵古樹，誰也不知道。

「溫柔的果妮昆第！」

奧比爾曼夫人聽到周恩來這樣的讚美，是兩人出現森林中不久的事情。

「果妮昆第懷孕是在周先生搬到這裏六個月之後。」

奧比爾曼夫人曾爲她擔憂。

「和中國人生了孩子，怎麼辦呢？」

後來，果妮昆第總算在哥定根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得到了免費生產的機會。

她的父母很貧寒，周恩來也沒有錢支付入院費用。周恩來一邊工作一邊留學，要使出全身解數才能吃飽肚子。（按：當時周恩來的經濟情況，應不像奧比爾曼夫人所想的那麼拮据，因爲他負責旅歐支部，個人和工作都有經費，送果妮昆第入醫院生產，大概不會有問題。）

一九二四年四月廿六日，果妮昆第生了一個男孩。被命名爲古諾的男孩，兩隻眼睛和嘴長得和他父親一模一樣。

奧比爾曼夫人當面聽到周恩來對果妮昆第說：

「不能馬上成爲我的正式妻子，這怎麼好。」

周恩來先生抱着古諾，滿面歡喜的繞室而走。

可是古諾降生的第十二天發生了悲劇。

奧比爾曼夫人不能用一個生產孩子的女工。

果妮昆第不得不抱着古諾，先回到芬特斯第根故鄉父母家中去。

離別的早晨，周恩來把他旅行用的毛毯包着古諾，送她母子上路。

周恩來和果妮昆第都沒有想到，那次分手就是他們的永別。因爲在他們別離後，緊接着國內來了命令，調周恩來回國出任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他便匆匆就道，先赴莫斯科有所請示，然後即趕返廣州。

周恩來回到廣州之後，公務忙得不可開交，同

22 「三反運動」

現在，我要回開來頭說說有關「三反」的經歷。

在「三反」時，我正在「珠江法院」工作。所謂「三反」，便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這「運動」一開始，便是閱讀「文件」。所謂「文件」，便是小冊子和「人民日報」及「南方日報」發表的文字。──這些「文件」，其實只要閱讀一次，便十分夠了。可是，中共卻要幹部們深入「鑽研」，深入「討論」。本來兩三個「學習時間」便可以看完的「文件」，中共卻要幹部們呆呆地對着它「鑽研」一兩個月。

在「閱讀文件」時，大家要集中在一起的，如果有誰敢於利用這時間閱讀一下其他書籍，那麼，便要受「批評」，甚至會被指爲「對抗三反」，會被關入「老虎籠」。對着「文件」呆了一兩個月後，便要開始用「文件」的「金尺」來衡量自己和別人了，換言之，那便是所謂「聯繫實際」。

在「聯繫實際」時，照例由「首長」帶頭。「珠江法院」的院長根本就只掛虛名，因此帶頭「檢討」的便是秘書陳海天。陳海天循例「檢討」過了，他在鷄毛蒜皮似的小事上作些「檢討」，便滑過

結婚以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了。

二次世界大戰時，周恩來為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方協助蘇聯促進反法西斯人民戰線，可是，他的兒子古諾，則投身德國納粹軍中參加侵畧作戰。父子成了殊死戰的敵人，在這裏顯出歷史的詭譎。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古諾在前線受了重傷，被送入東普魯士庫休達陸軍醫院。

這個青年伍長，左眼是藍色的義眼，右眼則是褐色的中國眼球。他入院後數日，即因傷重不治逝世。納粹當局把死訊通知他二十歲的妻子吉蒂。

可知周恩來這唯一的兒子，是於二十一歲生日前數日死去的。古諾死後，遺下了一個兒子。

原來與周恩來分別九年後，果妮昆第才與一個德國軍官結婚，改稱果妮昆第·林古萊波。八歲的古諾與繼父很快就混熟了，可是在學校裏，因是混血兒的緣故，曾遭受相當歧視。

古諾在十五歲的時候，曾在大酒店做侍應生。二次大戰被納粹徵召入伍當兵，在戰爭中曾一度負傷，盲了左眼，換上假眼球。第二次重傷才死去。

他在十八歲結識了吉蒂。一九四四年，吉蒂生下了古諾·威爾弗萊德。現在也已長大成人，現於東德茨伊道汽車工廠工作，常自傲的對人說：「我的祖父可大大有名！」對訪問他的海德曼說：「在工廠裏，誰都知道我是周恩來的孫子。」

冶金工人威爾弗萊德，今年廿九歲，每月工資約合港幣一千元。住在萊比錫市第二街二十K公寓住宅，妻子名叫亞妮達，生有兩個男孩。大的七歲叫希蒙尼，小三歲半叫安凱。他們是周恩來的曾孫。

可是，他的家中掛着全家四人的照片，也有祖母的照片，可是沒有祖父的照片。

和威爾弗萊德相反，他的祖母果妮昆第，很不願意重提往事。記者問她，她便皺眉說道：「不願再回想周先生的事情。」她已六十八歲，身體健康，她的快樂是和兩曾孫一起玩。

周恩來今年已七十六歲了，如果他不是中共的總理，而是海外一個大富商，他一定會去德國看他的孫兒。俗云：自在不當官，當官不自在。搞政治的對於個人的倫理和感情，便只好忍痛犧牲了。

年回歸夢

古鶴翔

中共的一切「理論」，都是不堪反駁的，所以中共最憎恨的便是有思想的人，在中共的心目中，「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的同義詞。中共最歡迎的是沒有獨立思考力的，盲從附和的喇叭筒。

除了「浪費」，陳海天也表示有點「官僚主義」，當然，那也是雞毛蒜皮似的小事，如果是嚴重的問題，怎會自己「檢討」出來？

聽說在廣州，有兩個相鄰的機關，彼此來往的「公文」要經過十多二十重手續，本來可以立即解決的問題，卻要遷延幾個星期才能辦妥。最嚴重的是：這兩個相鄰的機關，曾有一件「公文」，經過重重手續之後，隔了一年多才交到對方手上。

貪污麼，除了溫偉春外，「珠江法院」似乎還沒有發現。主要理由是：它是二審法院。胡瑛女士之「貪污」，只是陳海天逢迎拍馬的手段而已。其實，陳海天和溫波劉淚等人，曾經拿着手槍到街上，見狗便射死，拿回「法院」喫。這是否「貪污」？在「三反」時，從沒有人提出過，

展了，「珠江法院」和「專署民政科」、「專署文教科」、「專署工商科」聯合「學習」。

從這時候開始，我們根本不必回「法院」辦公，每天天一亮就要跑到「專署」去「學習」，直至深夜兩三點鐘才能夠回家休息。

每天到「專署」去「學習」，這情形差不多有十個月。在這十個月內，不要說沒有任何假期，連食飯也沒有定時，人人都忙個不了，如果有一天能夠在午夜十二時回家睡覺，那便是「十分幸福」。

到「專署」「學習之初」，鄭少康「副專員」曾帶頭檢討，檢討「浪費」問題，所謂「浪費」者，便是設宴招待各縣到「珠江區」開會的代表。此外，還有一些「官僚主義」，詳細的內容，日前已忘記了。

在「專員」「帶頭檢討」後，便由各人在「聯合小組」中「交代」自己的問題。在「交代」問題時，誰都懷着顫抖的心情的。甚至剛從學校畢業出來，剛剛被分派到「法院」工作的小鄭煥球，她也十分緊張，她告訴我說：「我十分害怕。」

怕什麼？因為「領導上」號召大家：「大膽懷疑。」

在小組中，倘若有任何人提出某人有貪污的嫌疑時，某人便會被劃入「老虎」的行列去。提出懷疑的人，完全不需要任何證據，更不容許被懷疑者辯駁，否則便是「破壞三反運動」。

在「聯合小組」中有一個「小鬼」，他姓溫，名字我忘記了。當時他不過十二三歲，他十分「積極」，最喜歡提出「懷疑」別人的論調。即使被這「小鬼」無理地「懷疑」，便會成為「老虎」中的一員，便要被囚禁，毆打和「鬪爭」，誰能不膽顫心驚？「凡有錢財過手的，便有貪污嫌疑」；「凡有物資經手的，便有貪污」；「凡有權力的，便可舞弊」。

中共可以隨便將任何人囚禁和「鬪爭」，罪名是：「莫須有」！

在「三反」運動期間，我雖然辛苦，可是卻是「打虎隊」，小鄭和我同組，她常常暗中取笑我道：「在鬪爭『老虎』時，你常常打瞌睡，可是你一張開眼，便會大罵『老虎』了！」

我本來就不願鬪人，但在共區，不鬪人便要被鬪，因此不能不罵「老虎」。單單罵「老虎」，已經是算做有良心的了，最可恨的是那些「積極分子」，他們竟然用拳頭來打「老虎」，以表現自己的「積極」。有一次，有人用拳頭打「老虎」，我在小組會中提出意見，並說：「南方日報也說不可毆打『老虎』呢！」陳海天聽了，笑道：「黨的內部有通知，要求我們不可制止打人的現象，不可向羣眾潑冷水！」哦，共產黨是說一套，做一套的！

父親在六十歲誕辰那一天，又寫了一段令人非常感動的話：

「虛度六十，馬齒徒長，對母親未報作育之恩，對國家未盡忠孝之職；民眾痛苦，遺族悶恤，捫心自問，清夜長思，愧惶無地！」

這時正是抗戰勝利，大功告成，舉國騰歡的時候；而父親尚認為德業未竟，年華虛度，其謙卑自牧何如？且以親恩未酬為憾，則又如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了。

父親說過：

「革命事業，至此地步，只要能自強不息，堅定站穩，不自毀損；以待敵奸之自投羅網，乃乘瑕而抵其隙，則幾矣。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去。存天心，順天理，不敢放縱，乃是敬也。」

又說：

「切莫以一時之受侮被辱，而暴其氣，以亂大謀。」

又說：

「忍性吞氣，茹苦飲痛，耐寒掃雪，冒熱滅火，砥節勵行，復仇滌恥，矢志自立，誰能侮我？」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故必「持其志，毋暴其氣。」「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像這樣的操心危，慮患深，父親的確有憂在天下的抱負和孤臣孽子的心情。

我們可以做孝經的話說：「夫孝，始於事親，擴於報國，終於立身。」這也就是孟子所說：「未有仁而遺其親。」中庸所說：「思修身，不可不事親」的道理。父親在家之所以克盡孝道，在國之所以矢志忠貞，都是高度發揚本文開頭所說的「王道」思想與「仁愛」精神。

三、怎樣渡過了最險惡的一年

民國三十三年，是決定抗日戰爭最後勝敗關鍵的一年。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已到了存亡絕續的緊急關頭；比北伐、剿共的任何時期，都更重要，而革命所受的內外壓力，亦意想不到的更為加重。父親是怎樣運用最大的智慧和最堅強的意志，來處理這一年間所遭遇的內外重大事件呢？

三十三年一月，毛澤東，運用其所謂「統一戰線」的政策，以打擊政府，孤立政府，他提出組織「聯合政府」的口號，要求共黨與我政府在聯合政府中居於平等地位；並由彼等所利用的偽裝民主人士，參加政府，冀乘機奪取政權。父親當時對於共黨的陰謀，洞若觀火，對其組織的作用，亦有確切的估量。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寫道：

風雨中

密組織，而民眾雖被其控制，但決不能持久；只要我軍到達其地，民眾亦必歡迎我為其解救。即其對黨員與幹部之控制嚴密，如果我軍與之接近，彼有機效順時，亦將發現其來歸者必多。此後問題，惟在我本身之組織能否健全與深入下層民眾耳。」

共黨當時雖以空洞的口號欺騙人民，父親則注重本身的組織與深入下層民眾工作。可惜當時多數幹部均不能遵照父親的意旨去做，結果為共黨所乘，翌日父親又在日記中寫道：

「共黨之組織要素：一、暴力（即壓迫）殘殺，二、特務（即控制監視）束縛。共黨之訓練宗旨：一、消滅民族性，發展國際性（毀滅本國歷史與倫理），二、消滅人性，發展獸性（強分階級使怨恨鬪爭）。共黨之宣傳伎倆：一、欺騙國際，偽裝民主，二、挑撥社會，誣衊政府為專制為貪污。共黨之最後目的，在保障民主政權的口號下，採取漸進之政治攻勢，以突變為全面之叛變。」

共黨目前統治大陸之所作所為，以及當時的陰謀詭計，及其發展的趨勢，沒有半點出乎父親當時的預料之外。

三十三年二月，共黨對美國朝野大事宣傳，鼓動美國干涉我內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國派視察團到延安，實地調查真相，撤除封鎖。此次共黨政治攻勢，內外聯合，可謂最大最猛之一擊。政府非取嚴正態度，絕對拒絕，並乘機予以反擊，決不能平息此風潮，其貽患且將無窮！

於是政府公開宣佈，共黨破壞和平談判的經過及其應負的政治責任。

同年四月間，河南境內日軍開始向我進攻，企圖打通平漢鐵路。五月間，俄國大使潘友新，決定於同月十五日回俄；所有俄國軍事顧問，亦奉命調回，表示其不合作之態度，希圖要挾。而共黨的代表團卻又利用此種形勢，到達重慶；擬藉談判的機會，向政府提出條件，漫天討價。同時，洛陽失守；湖北境內戰爭又起。

六月中旬以後，潼關、靈寶、湘潭、長沙相繼失陷。陝北共黨，曾乘我潼關危急之際，於六月十四日所謂「國際日」，宣佈以保衛西安為名，迫撤我軍之封鎖線；並襲擊我軍之側背，期與日寇夾擊我軍。幸而日寇已由閿鄉潰退，其狡計乃未得逞。此種假手敵人以顛覆自己政府之陰謀，無異引狼入室。共黨之喪心病狂，至於此極！父親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記道：

「共匪之陰謀與方略：甲、乘抗戰未勝之前，奪取政權。乙、政府抗戰失敗，就是共黨的成功。丙、破壞國民政府信用，使

作假。當此內外危疑震撼之時，父親認爲：

「只有靜觀與堅忍，事事以逆來順受之法處之。」用心之苦，志節之堅，可質天日。

七月衡陽被圍，八月失守；新疆盛世才再度抗命。九月，湘桂路戰局吃緊，各地軍事失利，滇西戰局惡化；共黨一再乘隙脅迫政府，要求取得與政府平等的地位。內憂外患，相襲而來，誠岌岌不可終日。這三個月間，父親實已下了最大的決心，支撐危局，死生以之。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說：

「國家前途多難，尤以俄國與中共問題爲最大；但此乃關於國家存亡之幾，在我者惟有以天理與常道爲準則，遵此而行。至於存亡盛衰，非所逆睹。對我黨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

在八月日記中又說：

「國事固不可不有整個全般計劃，但不可求其各部分同時如意之解決。只有做一段，算一段；能做者即做，不能做者緩做。若以整個全局着眼，而以全局不利爲憂，則天下無可辦之事矣。」

又說：

「如今雖在一日，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黨雖有國際之背景，與神秘之陰謀，彼亦必有終無出路之一日。不可過於憂慮，只須忍辱待機，若至不得已時，惟有以快刀斬亂麻處之；此時倘有亡國破家之危險，一切犧牲，在所不惜。」

十一月湖北發生民衆大暴動，同月，桂林與柳州相繼失陷。成都學生示威遊行。少數野心政客與地方落伍軍閥勾結，希圖引起學潮，搖動社會，要挾政府，以遂其私圖。而共黨從中操縱鼓動，以期破壞抗戰，奪取政權，並擴大其宣傳。各方反動派爲其煽惑，一時人心浮動，情勢更加險惡。父親對桂林之棄守，至爲痛心，在日記中說：

「桂林工事堅強，糧彈充足，所有通信與武器，皆盡用於此。而未經一日戰鬪，即崩潰，可痛之至。」

當時桂林守軍，倘有鬪志，敵軍絕不能如入無人之境，桂林亦不會如此輕易淪入敵手。桂省軍隊竟不戰而退，殊不可解！

十二月，日軍進攻貴州，父親對貴州全省作戰方略，有如下之決定：

「如敵繼續深入，則決放棄貴陽，固守烏江；以待各路部隊之集中，再圖反攻。對於整個全局若至最後絕望之時，乃堅守重慶，決與此城共存亡。」

父親此時以必死之決心，堅持抗戰到底，乃有以後日本投降與抗日之勝利。同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忽然致函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又向政府提

靜

蔣經國

陝、甘、寧邊區之大量國民黨軍隊。三、取銷壓迫及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四、停止一切特務活動。」共黨這些要求，無非趁火打刼；希望利用我政府處境極端危險的時候，解除吾人全部之政治武裝，白趨崩潰；而彼等可不費吹灰之力，取得政權。幸賴父親的英明果決，終於拒絕了共黨的要求；否則，我國當時不亡於日本軍閥，早亦已亡於俄寇了。

這一年來，外交形勢的惡劣，簡直如俗語所說：「扶得東來西又倒」。父親處境之困窘，無以復加。首先就是英國人強迫我國出兵反攻緬甸，這時我們自己深受日寇和共黨的雙重壓力，左右夾攻，實已自顧不暇；而英人卻打如意算盤，派蒙巴頓到重慶來謁見父親，要求國軍反攻緬甸。父親對此要求，予以嚴峻的拒絕。三十三年三月，俄機無故挑釁，轟炸新疆，欺我太甚。當時正處內憂外患不斷襲來之情勢，我亦無可奈何，只有忍辱負重。父親於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對此事件寫道：

「十八年來，俄共無日不在協以謀我，非置我於死地，而不安其心也。然其每次之陰謀陷阱，適爲我立業之時機。如民國二十四年，共匪不竄西南，則國軍無機進駐川、黔；而抗戰即無今日之根據地矣。安知俄國今日轟炸我新疆，而非爲我國軍正式進駐新疆，日復我主權之良機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轉禍爲福，端在人爲。

四月二日，俄國正式發表新疆問題消息，反誣我新疆當局派兵侵入外蒙境內；並謂我用飛機掃射難民，這眞是「莫須有」之事。翌日，父親在日記中道：

「對俄國橫暴之來，能忍痛自制；形式上示弱雖甚，然而外交處境惟此一途。如我果與之據理爭勝，則彼俄更有隙可乘；而我亦無外援，則必陷於絕境，所謂盟誓與約言，其實皆是爲強權所利用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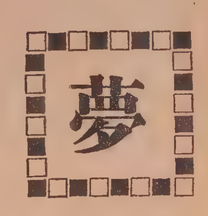
弱國無外交，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只有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

五月中旬，俄駐華大使潘友新，奉其政府命令，決定返俄，全部俄國軍事顧問，亦奉命調回；表示其不合作之態度，以增加共黨之氣燄與聲勢。同年十一月間，俄國又指使白俄盤踞新疆的伊寧，擾亂北疆沿交通路線各縣；將新疆事變，故意擴大宣傳，使倭寇對黔、桂可以大膽深入。對美國則藉口新疆變亂，拒絕其前允由俄境入華之汽車五百輛過境輸華；俄寇之陰謀毒辣於此可見。父親在次年一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

「其觀望我國戰事與政局之進展如何，而定其進一步之行動，是其希望我國之速亂，與我政府之快倒之心甚著也。」

【五】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民次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報告在新疆工作情況，大家聽了都很滿意。

陳紹禹說道：「澤民同志，新疆的工作總算是我們打開的，對於盛世才這個人，舉世皆無好評。但是，他傾向進步倒是眞的，尤其渴望加入我黨，雖然目前尚未獲得史大林同志批准，但遲早總會批准的，所以你們在新疆要密切同盛世才合作，萬不可以為他是一個軍閥出身，想打垮他。」

當時毛澤東還未整風，陳紹禹的話有絕對權威，毛澤東也不敢駁，不必說毛澤民了。陳紹禹一面講，毛澤民一面點頭表示同意。

陳紹禹說道：「譬如我們同國民黨合作，擁護蔣委員長抗日，也要認眞去作，說得到作得到，這兩年來我同博古、恩來及其他同志在武漢、重慶所以同國民黨相處得和好無間，就因為我們謹守分寸，不作非份之求，這樣不僅對國家好，對國民黨好，對我黨本身也好。」

毛澤民明知道陳紹禹的這一套與毛澤東的想法完全相反，但也不能說破。只得點頭說道：「我回去傳達給徐杰同志及所有在廸化同志，一定遵照黨中央與王明同志指示去作。」

散會後，毛澤民又跟着毛澤東回到住所。一腳踏進門，毛澤東就氣沖沖地說道：「你不要聽王明胡說，那小傢伙少不更事，他懂得什麼？」

毛澤東說道：「大哥，他是代表黨中央說話，我怎麼能不聽他說。」

毛澤東說道：「他是什麼黨中央，我才是黨中央哩！你知不知道史大林同志指定我坐第一把交椅。你不用理會王明，照我的吩咐，回到廸化聯絡盛世麒，抓槍桿子，挑起他們兄弟私鬬，我們就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毛澤民說道：「我怕事機不密，被盛世才發覺了，我們可就沒有命了。」

毛澤東拍案喝道：「革命那有不冒險的，你這麼膽小怎能作一個共產黨員。」

毛澤民還想還口，活曹操進來了。

毛澤東本來還想罵，一見活曹操進來，就改口說道：「林老來了正好，替我們憑憑道理。」

活曹操摸着一小撮五色鬍子，微笑說道：「賢昆仲又不是分家不清，要我作中人，還有什麼事要我憑理。」

毛澤東也笑起來，就將所訂在新疆奪權計劃重說一遍，指責毛澤民膽小，不肯認眞執行。

活曹操聽了毛澤東的計劃，曉得這是一個送命計劃，必然要把在新疆共幹的命送掉。但活曹操既不願與毛澤東爭執，又想乘機去掉毛澤民，減少財經工作的大敵。因此，聽了毛澤東的計劃，摸着小鬍子連連點頭道：「主席的計劃謹愼周詳，按照主席計劃去作，一定戰無不勝。」

毛澤民問道：「林老，照你看，盛世才會不會先動我們的手。」

活曹操搖頭道：「他不敢，他既然想作中國共產黨員能得罪主席嗎？他現在是聯共黨員，敢違背史大林同志的意見嗎？所以你只管前去，雖居虎口，安如泰山的。」

毛澤民經活曹操這麼一解釋，也就放下心，住了幾日就回廸化。回到廸化下了飛機先去見盛世才，帶了毛澤東一封親筆信及一批白蘭地、茄力克，是毛澤東送的禮物。

盛世才笑道：「潤之兄太客氣了，這如何敢當。」

毛澤民說道：「家兄要澤民向督辦問好，有機會很想同督辦見見面。」

盛世才說道：「總有機會就是了，也許在莫斯科，也許在重慶，總之，我將來向潤之兄討教地方正多。」

毛澤民連說幾句不敢當，看看盛世才沒有事吩咐，也就辭出。

當天晚上由陳潭秋主持的一場會議，所有在廸

化的高級頭目都趕到高樓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開會。

毛澤民報告回到延安所受到指示，撇開陳紹禹的話不談，只將毛澤東指示在新疆奪取兵權，建立根據地的指示說了一遍。

陳潭秋皺眉道：「這個辦法怎能行得通，咱們在廸化赤手空拳，盛世才有槍桿子在手，一動手咱們就整個完了。」

毛澤民說道：「我在延安會經就此意見提出，但林老以爲我們並無危險，因爲盛世才不敢開罪主席，更不敢違背史大林同志的意旨。」

陳潭秋說道：「這個說法目前雖然有道理，但將來的演變很難講，要說盛世才不敢得罪毛澤東同志，是活曹操故意說給毛澤東同志聽，騙他喜歡。盛世才不敢得罪史大林同志，倒是眞的，但盛世才爲人善變，將來不知怎麼變的。」

林基路說道：「我同意徐杰先生的意見，最好不要插手軍隊，因爲我們未必能抓得過來，只是逼使盛世才決裂，實在危險。」

毛澤民雖然覺得大家的說法很對，但毛澤東再三吩咐要到新疆抓槍桿子，若是作不到，將來見面便要挨駡，只得硬着頭皮說道：「這是黨中央的意見，經黨中央決定的事，我們怎好推翻。」

陳潭秋、林基路都未想到毛澤民竟然是假傳聖旨，且他說出黨中央，自不能說中央的決定無效。停了一時，陳潭秋說道：「毛澤民同志，你跟盛世麟相處不錯，這項任務就由你負責好了。」

毛澤民說道：「徐先生，我恐怕不能完成任務。」

陳潭秋說道：「這也只能作到那裏算那裏了，老實講，黨中央這項命令便是胡鬧，我有一天回到延安，一定要向黨中央追問這是誰的意見。」

毛澤民心裏暗暗着急，他知道陳潭秋眞的回到延安去追問，黨中央根本就沒有這項決議，變成了僞造命令，到時毛澤東也一定不認賬，不是要由自己頂缸。越想越不安，但此時也顧不了許多，只得硬着頭皮接下陳潭秋交給的任務。

盛世才在毛澤民辭出後，就通知公安局長李英奇把陪毛澤民回延安的兩人帶到督辦公署問話。

兩個陪毛澤民回延安的副官，皆是公安局長李英奇手下得力偵探，兩人見到盛世才就從一下飛機說起，源源本本一字不漏報告了一遍。

盛世才皺着眉頭聽到最後，冷笑一聲，說道：「他們把新疆看成囊中物了。」

李英奇說道：「我們同中共合作，是否上算，許多幹部都有點懷疑。」

盛世才問道：「懷疑什麼？」

李英奇說道：「中共人員到廸化之後，從各種跡象看，他們都不是來作客，硬是要來作主人。」

盛世才說道：「恐怕不這麼容易吧！你多多小心，隨時將情況報告上來。」

李英奇本來對中共人員活動已經有周密調查，尤其是幾個大頭目的一舉一動，都清清楚楚，奉了盛世才命令後，更加強佈署，步步跟踪，二十四小時不停，毛澤民與盛世麟的交往，很快就被李英奇查明，當即專寫一份報告給盛世才。

盛世才看了報告也頗爲吃驚，把李英奇喊到辦公室問道：「毛澤民和世麟來往，作些什麼事，知不知道？」

李英奇說道：「一般談話只有他兩個人，有時加上兩個太太，四個人在一起玩，騎馬，開車最多只有他們四個人，談些什麼，我沒有辦法知道。」

盛世才恨恨說道：「世麟這東西竟然想背叛我，我一定不放過他。」

李英奇說道：「旅長自不致背叛督辦，我想還是毛澤民的詭計，有意挑撥督辦同旅長的感情，最好還是督辦單獨把旅長召到辦公室予以開導，至親莫如兄弟，督辦的事業就是他的事業，他沒有理由要勾結外人，背叛自己哥哥。」

盛世才搖頭道：「你不明白，他的老婆靠不住，這個女人表面上是聯共黨員，我懷疑根本就是中共黨員，毛澤民通過這個女人就可以控制世麟。兄弟固然親，但是，總趕不上夫妻。」

李英奇點點頭，說道：「督辦的見解非我們可及，我一定要特別注意他們的行動。」

盛世才說道：「你知道我們的實力就在那個機械化旅，如果這個旅出了問題，我們就完了。」

李英奇最得盛世才信任，新疆人把李英奇比作史大林手下的貝利亞，凡是盛世才在新疆殺人捕人，皆是李英奇經辦，但李英奇權力雖大，總覺得不如盛世麟握有兵權，可以左右大局。在平時，李英奇自不敢碰盛世麟，但此時，盛世才已經對盛世麟流露出不滿情緒，李英奇就想乘機構陷盛世麟，擴大權力。但李英奇也知道盛世才特別多疑，目前雖然對盛世麟不滿，畢竟是親兄弟，要構陷盛世麟必須慢慢地來。當時說道：「照英奇看法，旅長是絕不會有問題，但毛澤民卻值得注意，尤其是財政廳這樣重要職位，交在一個中共黨員手上，實在不妥當。」

盛世才說道：「這事我自有分寸，你只管傾全力注意他們的活動，但不可要讓他們發覺。」

李英奇唯唯諾諾，自回去佈置。

盛世才考慮兩日，決定先調動毛澤民的工作，找一個時間請毛澤民到公館晚餐，毛澤民與盛世才相處一年多，雖然知道盛世才手段毒辣，但平時所表現得總是和靄可親，日子久了，也就不疑有他，接到電話，當晚就坐車去公館赴宴。

談李濟深

這個妄人

【四】

商山皓

胡漢民亦殊聰明，他想出提前成立五院之辦法，以便人事的分配。漢民主張推舉蔣先生爲國府主席，譚延闓由國府主席退爲行政院長，他願意屈就立法院長。這樣的人事安排，各方面均表滿意。是年十月，五院成立，胡漢民是由桂系捧場，赴南京就任立法院長。蔣先生就任國府主席，以接近胡氏之古應芬爲國府文官長，陳融爲行政院政務處長，李文範爲立法院秘書長，隨胡氏入京之政要，僅古、陳、李三人而已。

五院成立後，政局安謐了三個月，民十八年二月，桂系又有所動作，那時李宗仁雄踞武漢，身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竟未得中央同意，由政治分會下令免去湖南省主席魯滌平之職，派桂系將領夏威等率兵入湘，企圖兩湖與兩廣，連成一片，與南京政府對立。南京政府仍欲和平解決，不願發生內戰，電邀李濟深入京，斡旋調停，大約當時李濟深與李宗仁等尚有歧見，自知桂系力量未到成熟時期，不贊成於其時大肆發動，毅然隻身到上海，初住租界，遲遲不敢晉京，南京諸元老聯合敦促其首途，堅稱擔保其安全，李濟深自問未有叛跡露出，本身又有實力據有廣東地盤，而桂系之兵力，亦分佈南北，相信政府不有難爲他的。於是，隨同諸元老赴南京謁見蔣主席。

李濟深忘記了他的對頭人古應芬，此時是在國民政府爲文官長，狹路相逢，豈肯輕易放過之理，同時中央政府亦已發覺系桂的背叛陰謀，李濟深早已有份參加，查有實據，俟其到京，扣留之於湯山。

原來古應芬因前年被李氏排擠，心中有所不甘，李濟深被扣留之日，國府明令將李氏免職，特任陳濟棠繼任第八路總指揮。

桂系勢力宣告瓦解

胡漢民是讀書出身，畢竟要講點道理的，黨中任爲立法院長，原由桂系撐腰，政府討伐桂系之舉，當初不是胡先生的主張，事實上已到了無可彌縫之境。而李濟深上年以陰謀排擠古應芬離粵，古是一位「睚眦必報」之人，那時爲胡氏唯一親信。胡先生終於接納古應芬的計劃，蔣胡合作，以陳濟棠到李濟深，並極力主張出兵討伐，政治場中，翻雲覆雨，本是司空見慣之事，不獨胡漢民爲然也。

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正式下令討伐，蔣主席以海陸空軍總司令名義，統率大軍西征武漢，中央對桂系用兵自此始。

桂軍中，有俞作柏者，係保定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原隸陸榮廷部下，在廣西統兵有年。民十四之冬，曾赴粵，謁見當時國府主席汪精衞，投入改組派陣營，時陳烱明餘孽鄧本殷，尚盤踞南路高雷一帶，亟待肅清，軍事委員會命第四軍長李濟深，由肇慶陽江進兵向高州，命俞由桂邊出兵向粵，夾攻高雷，鄧本殷部遂瓦解，及後李黃李三角同盟，結成桂系，曾拉攏俞作柏，俞表示「擁汪」，不允加入，在廣西自樹一幟。民十六兩廣淸黨，黃紹竑排除異己，硬指俞作柏爲共黨，將其所部軍隊，悉數繳械，俞乃亡命上海租界。

迄民十八，桂系叛變，汪授意俞作柏隨同蔣主席西征，負責策動桂系將官反正。此時桂系局面，甚爲不利，李濟深被扣留於湯山，廣東地盤，首先喪失，白崇禧又遠在北平，李宗仁雖擁兵駐武漢，而前後有中央大軍夾擊，桂軍的師長李明瑞等遂倒戈，於是連綿南北萬餘里，由北平至廣西的桂系勢力，短期內卽告瓦解。

且說李濟深被扣留湯山，是相當受優待的，胡漢民古應芬及其他諸元老，均有去看過他。李濟深平時本是不肯多講話之人，此時更加無話可說。胡漢民平日是議論滔滔不絕的，到此田地，惟有「打官話」，以大義責備之，最後則安慰他幾句而已。古應芬最幽默，雙眼盯住李濟深，作會心之微笑。

汪宗洙時在上海，聞李濟深被扣留，於某週末，特乘車赴南京，晨早到筆者寓所，拉筆者同往訪謁古應芬先生。古先生開口卽笑對宗洙曰：「吾二人都是受過李任期之氣的，今天可以吐一口氣了。」古先生在食粥，卽命人取兩大碗及第粥出來，殷殷勸食，其狀甚愉快，笑到見牙不見眼。

筆者當時曾埋怨古先生曰：「李任期之有今日，乃是古先生縱容寵壞了他，當初命他去肇慶，就任西江綏靖督辦時，我曾經獻議，請古先生派『長衫同志』一人同去，名爲協助他，並可兼任監視，可惜未蒙接納。」古先生曰：「任朝如此壞蛋，是我所估不到的啊！」

李濟深於十八年三月被扣留，迄民二十，瀋陽發生九一八事變，十一月寧粵合作，粵方提出恢復胡漢民之自由爲先決條件。此時李宗仁已復起，仍踞廣西，稱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與陳濟棠之第一集團軍合作。兩廣一家，遂由李宗仁提出，請求亦恢復李濟深之自由。胡漢民出京後，不久，李濟深亦獲出京，統計起來，李濟深被扣留在湯山，凡兩年半有多。

李宗仁提議請釋李濟深時，古應芬尚在病榻中，那時廣東的非常國府，是由古應芬大權獨攬的，古氏之於李宗仁的建議，尚能接納，此是讀書之忠厚地方，能留有餘地步，不爲已甚。古氏仍在病榻聲明，不需要李濟深回粵，此時陳濟棠已做了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成爲了「南天王」。李濟深雖然是他舊日的長官，俗語說得好：「仔大仔世界」。陳濟棠羽毛已豐滿，自然能尊重古應芬

的主張了。

從此以後，李濟深的黃金時期，可說已成過去，由絢爛歸於平淡矣。

福建「人民政府」活劇

民二十年冬，國府主席蔣先生，第二度下野，促成寧粵合作。二十一年一月，國民黨第四屆的一中全會決議，選任林森爲國府主席，孫科爲行政院長，元旦就職。俄而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與日軍劇戰，孫科大懼，辭職離京。蔣先生以事態嚴重，漏夜由京杭國道赴南京，瀕行，電約汪精衛赴京相會，共赴國難，汪氏亦扶病而行。蔣先生在中央政治會議提出，推汪精衛繼任行政院長，汪以國事危急，義不容辭，就職後，精衛以軍事不能無重心，亦由中政會提出，推蔣先生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爲蔣汪再次之合作。那時的汪精衛，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爲口號。

汪精衛在南京登場，胡漢民遄返廣東，搞其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形同割據，依然不歡迎李濟深返粵。南京方面，不欲李濟深投閒置散，顧全他的面子，任命李氏爲訓練總監，此是閒職，冷官而已。

二十一年五月，中日淞滬停戰協定簽字，中央政治會議決策，必先安內，然後攘外，此後擬以全力剿共，特任蔣先生兼豫鄂皖剿共總司令，李濟深爲副總司令。此時李濟深若能以精誠協助蔣先生，是他一個很好的機會，而李對於此職，不甚感到興趣，冷淡置之。於此可知其人城府之深，無可救藥。

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二十一年五月，中央軍委會命令第十九路軍開往福建，以福建全省爲其防地，並責成其負責剿共事宜。

陳銘樞等本是李濟深的舊部，有其歷史的淵源，十九路軍有了福建地盤，李濟深靜極思動，又要作浪興波，搞其所謂「福建人民政府」了。

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後來終於靠攏紅朝，甘爲貳臣，他們與中共的勾結，實在已種因於二十多年之前。民廿一二年間，國民政府銳意在江西剿共，軍事委員會之所以調十九路軍駐防福建，原冀其在閩邊協助討共，不意他們反與中共勾結，演出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幕。

民廿二，由李濟深領導，在福州樹立「人民政府」的招牌，自任主席，以「容共抗日」爲號召，他是相當陰毒的。因容共爲國父生前之政策，而日寇在東北侵畧不已，民憤沸騰，李濟深遂利用這招牌，以爲可以騙老百姓了。

李濟深由湯山走了出來，他已離開部隊多年，既無地盤，又無實力，何以陳銘樞又甘願以十九路軍給他利用呢？

李濟深初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長時，統率四個師，師長爲張發奎、陳濟棠、陳銘樞、徐景唐四人，四人之中，獨徐景唐功業稍微，其餘三人，後來均各自飛黃騰達，不可一世。張發奎與陳濟棠於李濟深被扣湯山之後，即再無機緣與李濟深合作，獨陳銘樞那次能統率十九路軍供李氏利用。緣民二十，因胡漢民下野一案，寧粵分裂，不久，九一八瀋陽變化，蔣主席以國難嚴重，亟須全國統一，使張繼及陳銘樞數人南下斡旋，陳銘樞拉攏汪精衛北上，達成蔣汪合作的任務，廿一年一月，孫科爲行政院長，以陳銘樞爲副院長，兼交通部長，再兼京滬衛戍總司令，以十九路軍佈防京滬一帶。此時的陳銘樞，是具有十足威風的。

一二八發生淞滬戰爭，戰事開始，十九路軍頗佔上風，節節勝利，日寇海陸空三軍大舉來援，十九路軍遂不支，彼時中樞以未準備，加之形格勢禁，無法大量應援，陳銘樞遂懷怨望。及後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十九路軍調防福建，陳銘樞原來所兼之行政院副院長、交通部長、京滬衛戍總司令諸要職，一旦完全丟去，失意之餘，怨恨更深，李濟深乘此弱點，向陳銘樞遊說，以爲由福建起義，兩廣必起而響應，兩人詢謀僉同，利害與共，遂幹出「福建人民政府」的把戲了。

十九路軍瓦解冰消！

那時國內的政治局面，是蔣汪合作，蔣委員長主持軍事，在江西督師剿共；汪在南京，主持中樞政務黨務。廣東之陳濟棠及廣西之李宗仁，則支持胡漢民領導之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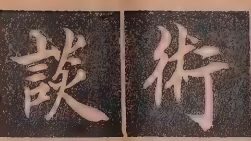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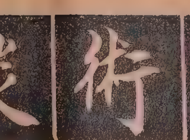
李濟深既然搞其「福建人民政府」，自然要盼望兩廣的響應，閩粵桂三省倘能連成一氣，也是不可侮的。李宗仁一向是桂系的「老大哥」，與李濟深必有默契，不在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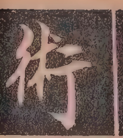
那時胡漢民住在香港妙高台，隱然控制着西南兩機構，爲西南的政治領袖，在兩廣有相當的影響力。李濟深曾派陳銘樞晉謁胡氏，表示願意擁戴胡氏爲領袖，反抗中央。胡漢民的意志，當初似畧有動搖，以爲亦是一個機會，但胡氏究竟具有反共決心的人，茲事體大，不欲造次，況且此時古應芬已死，陳濟棠亦不過表面上推崇胡氏，並不是絕對受他的指揮，遂將李濟深、陳銘樞請求合作的問題，發交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委會開聯席會議，秘密討論。

李宗仁自然替李濟深打氣，主張接納。獨陳濟棠不以爲然，西南兩機構的常務委員鄧澤如、蕭佛成二人，反對尤力。鄧蕭一向是國民黨的極右派，在國父生前，已經劇烈反共，表示決不能與共黨妥協，謂福建如能以本身力量加入西南集團，是所歡迎，倘若容共，則必反對到底。鄧蕭兩委員既堅決如此主張，陳濟棠亦爲兩老人作後盾，表示附議，西南兩機構遂否決此案，不予通過。李宗仁有心無力，無可奈何。此時的廣西，在形勢上亦不能不以陳濟棠爲馬首是瞻也。

李濟深希望兩廣的響應，成爲幻影，福建便孤立。而且他們之所謂容共，根本上未曾連絡好，中共那時在江西，被國軍圍剿，有如「泥馬過河，自身難保」，亦無餘力可以幫助福建。在中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調動海陸空三軍，向閩省四面圍攻，不到一個月，所謂「福建人民政府」，曇花一現，轉瞬之間，作鳥獸散，可謂形同兒戲，大擺了一次烏龍。所可惜者，十九路軍諸將士，曾經身經百戰，有民族英雄的盛名，爲海內外同胞所愛護，一旦給李濟深輕易地將之澈底犧牲，論者惜之！

（完）


抗戰武術談

擁兵不戰放虎歸山　寇軍犯境如狼入室

張仲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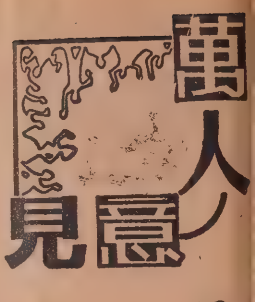
在長衡會戰的左翼線上，初期負責堵截的部隊有四十四軍、七十二軍及五十八軍三個軍，直到長沙失守後，四十四軍已調離湘贛邊區，但七十二軍和五十八軍從未離開防線。雖然如此，但從該線進犯的敵軍，所經兩軍駐防之處，竟並無堅強抵抗的讓路任其通過，因此兩軍很少傷亡。在這樣龐大的軍隊，保衛長衡會戰的過程中，事後該區域竟看不到國軍陣亡將士的公墓，這是使人不敢相信的事，然而事實如此。有關戰區司令部的戰略策劃如何，當然非普通百姓所能了解，但人民卻親眼見到敵軍踏進本區防線，自己軍隊竟不截不堵，似乎不聞不見，這種現象使得老百姓茫然不解，同時疑慮難釋，對抗戰前途不無失望之感，當時局勢在如此這般輕輕放棄之下，幾個月的時間，敵人由湘北沿粵漢鐵路轉湘桂線一直到了貴州省境。本來敵軍只沿一條線推進，目標非常顯明，而我軍佔盡地利的優勢，竟然不知運用狙敵，讓敵軍如破竹之勢，直抵內陸！以至弄得驚動陪都，舉國慌亂。事後許多在軍隊任職的朋友們，追本窮源就發現他們的立意和動機；原來七十二軍本是江西省主席川軍將領王陵基的基本部隊，五十八軍則是滇軍將領孫度司令官的一生老本，軍隊是將領們的財產及靈魂，自不免有一種自私自利的心理，他們要盡力保全部隊，也等於保全了自己前程，如果自己的部隊一旦和敵人拚鬪而潰，那麼將領就會變成無兵司令，也就是自己的一切都完了！因此心理作祟，就決心每次不力戰就撤退。這種擁兵自重，只顧保存勢力的壞風氣，是軍閥輩的作風，如今竟然發生在抗戰後期的重大戰役，湘桂會戰階段中，眞乃匪夷所思。今此兩軍的主將不約而同的懷有私念而不顧保國保民的神聖抗戰，這種事件就不會發生在人類的自私貪慾之念上呢！抗戰八年的史記，在經過這樣多次的戰役中，的確是很難詳細記述的，然而公正自在人心，曾經有好多位忠貞為國捐軀的將領，他們的事蹟青史明表長留人心，他們的忠魂在忠烈祠受世人敬拜！景仰！直到永遠！

且說在抗日戰爭中，有千萬的女同胞不幸被獸軍輪姦，然後再用刺刀殺死的慘事，曾有很多雜誌報導，並以圖片證實。倭奴在中國的殘暴瘋狂行為，是人人所痛恨的！記得吾鄉有兩位女同胞在戰時曾遭遇獸軍的污辱，一位因機智有急謀應付敵人得以保全清白，另一位因產後不能行動，遭到敵軍的姦污。那時候日寇壓境，有些來不及逃跑的鄉民，會被敵軍捉到殺死是常有的事。其中一位農家女，已得到消息日寇已進入村莊，但她在逃跑中忽然想到放在床頭被下的一只金戒指沒帶出來，鄉下人是很捨不得的，所以竟跑返回家去拿取，等她將戒指拿到手時，日軍早已來到門前，農女發現已無路可逃時，當然萬分驚慌，可是在危急關頭，她尚能急中生智，立刻走回廚房，倒一盆水在煤炭堆裏，並將衣褲除下，然後雙手將煤和水攪勻，在面上身上全身擦遍，弄得成為一個黑炭團，又將衣褲也在黑炭裏攪得污糟辣撻，再穿回在身上。等到日寇撞破門進入裏面，一眼看到這位位污糟猫的女人，登時賊眼圓睜，無可奈何，連碰也不想碰她一下，想一逞獸慾也沒有了興趣，再加她還裝瘋詐癲，手舞腳蹈，大喊大叫！還用手去拖拉敵軍，日寇見此污糟瘋癲女人，不但不敢去接近，反而走遠點避開她，因此她倖免遭受獸軍的蹂躪，也逃過了鬼門關。

日寇的先鋒部隊進犯萍鄉縣城，是在夜晚時間，當經過距離城北十數華里的一處大村莊，當地居民已走避一空，只有一家人家，有一個女人剛產下孩子只有兩天，睡在床上不能走動；敵軍來到時，男人急急忙忙的自己逃跑，竟不將該產婦抱走，當日寇獸軍看見有中國女人躺在床上，怎肯放過她，這些禽獸不如的倭寇，也不理會是剛生產受創的女人，竟然大發獸性，可憐的產婦遭到無情的獸軍輪姦，眞是創上加創！當晚有躲在附近山上的鄉民，聽見有女人的悽慘號叫聲音，後來哀叫聲漸漸沉下去，已聽不到她的聲音。第二天清早當居民見敵軍已離開，就回家查看一切，發現產婦已死在床上，返魂無術了！這悲慘之事傳出來遠近皆知。後來她娘家父母及地方人士，羣起責罵這位做丈夫的太過自私，為什麼不預早安頓好地方躲避？事到臨頭只顧自己逃跑，不顧妻子的死活。

自從發生慘事後，鄉里鄰居再也無人理睬這不幸的丈夫，每行過一處地方，背後就有人指責漫罵，他自己孤獨一人，苦楚既無處可訴，內心更疚愧和悔恨！終日鬱鬱，無言無笑，做事也提不起精神，至勝利第二年，患上鬱氣傷肝症，竟不治逝世！遺下兩個幼小的兒女，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所幸祖先遺留有幾畝田產，作為撫養孤兒費用，免至餓餒。想到多少美滿的家庭被毀滅於日胞侵華戰爭中，千萬的女同胞被獸軍姦淫槍殺，這筆血淋淋的仇恨，永遠留在中國人的記憶裏。

再說前文所述「攔腰絕氣」這手武功，如要練到黃師傅那樣出神入化的境地，是絕不容易的事。此種絕頂點穴功夫，是可軟硬並用的，因此也可運用坐馬拳及車輪拳的手法來鑽腰部，不過使用硬拳擊打穴道，比較難以控制拳力的輕重，出力太重會傷害對方，因此應該用指力點穴，可是穴道不是普通的功夫，如非功力深湛，穴位絕對準確，穴道位置不能相差半點，出手必欲達到目的，這就要幾十年的功力所在了。那位逃兵打出的手法集相同「攔腰絕氣」式，但出手呆板不夠靈活變化，但最大的缺點是雙手分開斬對方腰部，把自己胸前完全敞露，給對方一個很好的襲擊機會。這是武術內行所不會採用的打法，除非是性命相撲，不惜自身受傷的場合，或可一式。



星島美洲版出現怪文
企圖替毛共塗脂抹粉
肉麻又矛盾令人噁心

編輯先生：

閣下刊登拙文，心中感激。能加入「萬人協會」，感覺十分光榮。

日前閱星島日報美洲版，讀了一篇不倫不類的怪文，本爲文駁之，又覺浪費寶貴時間及篇幅。但此種怪文，常充塞市面，爲免青年受騙，特來一次「奇文共賞」，希望編輯先生能撥出些少篇幅，感激不盡。

李文浩謹上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 × ×

日前在星島日報美洲版海外論壇上，讀到林麟生的「給留美學人的意見」，覺得有數點值得商榷。

林先生極望中國統一，其出發點無可置疑。統一是每個中國人夢寐以求的事，但如何統一，在何種情形下統一？林先生說：「……不若致力尋求一妥善辦法，解決兩黨內部矛盾。……自然中國不能再有另一次國際大戰（或國共大戰）。」林先生肯定指出，中國不能再受另一次戰爭（內戰），解決兩黨矛盾是上策。然而怎樣統一呢，無條件將台灣送給大陸，還是叫毛澤東去台北移交政權呢？林先生避而不談。

國民政府容有未盡善處，但林先生左挑右剔，竟說：「……如果大家深切了解在台灣上的政府是如何地極力麻醉其人民對大陸上的情況的醒覺」；又說台灣應「盡量並不渲染地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有正確的認識。」至於台灣以往如何渲染事實，林先生說：「例如在台灣省內，還見到宣傳中國大陸現在還有乞丐、污水上盡是破漏的木屋等等。……這便是他們極力反對北京政權代表中國政府的理由。」這些宣傳，皆因「國民黨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國內外的）認識及了解過於不足。」林先生揚言台灣政府麻醉人民，然則大陸「毛思」教育如何？至於台灣是否渲染事實，有外國名導演安東尼奧尼拍的「中國」爲證。片中看到的，盡是破爛的磚屋、木屋，兒童蹲在牆腳下、溝渠邊上課，林先生看過沒有？「中國」一片眞實性無可置疑，這也是令中國人最痛心的一回事。有時我倒希望這是樣版戲。林先生說台灣政府對大陸政策不了解，我的意見恰恰相反。正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台灣國府正是飽嘗透共黨奸詐手段，猙獰面目，才有今日對共黨的態度。大陸已喪失了，決不能讓台灣重蹈覆轍。林先生立論於虛無中，將中共一切不妥抹煞，使我懷疑其態度是否客觀，立場是否公正。

接着，林先生說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思想不和諧，是台灣不向大陸人民報導台灣情形的原因。節錄原文：「國民黨重孔孟之道，共產黨則遵馬、列、毛，前者幾乎把中國文化放於孔孟背上，毫不保留地接受下來。如是看來，則中國四千多年文化便沒有其偉大之處了。後者則以馬、列、毛爲標準，從批評中再批評一切事物、文化等（包括孔孟學說），目的是在於用一種極客觀的態度來看待這世界上一切的東西，用在中國文化方面，不是起一種洗濯作用嗎？」林先生的文中，充份暴露出其對中共批孔的膚淺認識。蓋中共現在是在否定孔子學說，不是單止批評。而因孔子學說發展及改良後的各種學說，皆在其否定之列。中共批孔的本質，是在破壞，非爲改進中國文化。以馬、列來批評中國文化，當眞是外國月亮圓些麼？毛澤東賣國又一明證。更且，我們要明白毛澤東反孔，是鬭爭手段之一。林先生如閱讀近期「紅旗」雜誌，便不難猜出即將挨鬭的「孔老二」是誰了。中共早不反孔，遲不反孔，偏偏在其權力鬭爭時用反孔作爲鬭爭工具，簡直把中國文化[illegible]（林先生說「幾乎把中國文化放於孔孟背上」，我不知林先生如何作此定論，但我知民國前十五朝的詩詞歌賦，由古書如「風雅頌」至近代如魯迅、巴金等，及荀、楊、墨、老、莊等，都是台灣文化界保存之列。孔孟只不過是中共一部份，但因其影响深厚，故特別重視。起碼孔孟不是左抄右括以成名，就足夠其傲視於中國文化界中萬世了。中國共產黨的批孔，只此一家（馬、列、毛）別無分店，就已不是客觀態度了。

林先生要爲中共塗脂抹粉，又搬古人來支持其理論，以致錯漏百出。他說：「何況中國發展中的共產主義，與墨子的主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是全部相同），墨子不是主張勤儉刻苦，以達到階級平等嗎？」請問林先生可知中國大陸是沒有階級平等的嗎？地主的後代就不能擁有某種權利（如進大學等）。在美國、在香港、在台灣，我們可以向當地官員咆哮，但如你在大陸向共幹咆哮，眞不知後果如何！如果林先生不同意的話，我們可以打個賭，你入大陸，找個共幹罵罵，我找個台灣官員罵罵，看誰死得快。階級在大陸是最重要的分別，解放軍比工農份子高級，工農又比文人高級，文人又比地主黑七類等高級，那來階級平等呢？況且，墨子主兼愛，與中共的鬭爭主義格格不入，那能將他們連在一起？

林先生論調主觀，無事實支持，但這還不要緊，請讀者看一看下面的一段節錄。林先生說：「看聯合國內，國民黨之啼笑皆非，中國共產黨之瀟灑大方，實有東西施之比較。」讀

至此處，眞是「啼笑皆非」。林先生不知是否缺乏資料抨擊台灣當局，還是這本是其一貫作風，潑婦罵街式的句語，也拿出來亮相。我知道大陸代表在聯合國舌戰羣儒，罵人亦罵得多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林先生用以量度「瀟灑大方」的根據？

林先生戴了有色眼鏡，但文中卻有反共佳句。如他說：「有國亦有家，無家亦無國，無國亦無家。」大陸現行的，正是無家主義。老八說：「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不要爸爸，不要媽媽，只要國家。」他又反所謂「溫情主義」，若家庭思想濃厚，在大陸要挨批判。林先生之「無家便無國」，爲全文之最佳句，謹此就值得向林先生致賀。

林先生文中最矛盾的，莫過於說：「因爲筆者（林先生）覺得，不論冷戰（政治方面）或熱戰（軍事方面），與其被圍而待滅，不如據理力爭，或孤軍突出，打一場突圍戰，雖力爭而敗，雖敗猶榮。」記得他曾說國共不能再戰，但這裏又叫打，簡直不知他走那一條胡同。而且他用的字眼，滿佈灰色論調，如「被圍」，因而「待滅」，左一句「孤軍」，右一句「雖敗猶榮」，猶如台灣無望論的復生。

林先生結論不明，主旨不清楚，亦不敢大膽指出台灣應如何做才是上策，全文遮遮掩掩。他說：「如要引經據典，或附加引索，不難便引成一本書。」林先生文章只有約五千多字，引上一兩千字根本不成問題，但若不引一些，全文便沒有支柱。論文不用節引，又怎能建立價值？我挑上林先生大文並非偶然，皆因當代文人每每愛大發嚕囌，喜作無病呻吟。又有文化奸商，每好混騙，用主題不清的文章來蠱惑人心。既無事實根據，又多作虛言。林先生文詞武斷，對事情未曾深入研究便作結論，如他結文時說：「中國學者（包括仕人）對中國沒有積極和應有的建設性。西方的學者在西方社會有極大的貢獻，且影响[illegible]在其文中並未舉出中國學者如何沒有積極和建設性，如果反毛思想，支持仁、義、禮、智、信，就是不積極和沒有建設性，林先生是過於主觀了罷。到此，我要鄭重指出：外國對中國文化多極力貶抑其價值，只有少數人肯認眞研究。中國學者在外國黯然失色，猶如外國學者在中國黯然失色一[illegible]的態度，於我來說是不值一哂。這猶如共黨根據馬、列、毛批孔、孟一樣，只有一面，沒有另一面，有主觀而沒有客觀。西方文化固有其價值，但孔孟學說在西方流傳着也是事實。

鳴謝啓事

在本刊連載多時「抗戰武術談」作者張仲仁醫師，允文允武、更是一位中醫針灸能手，張醫生醫學精湛，經驗豐富。余過去因作超體力勞動，以致壓傷腰脊骨，纏綿十餘年，經張醫師廿多天醫治下，囘復健康，惟念無以爲報，故以片言登報，聊表寸心謝意

孫一專敬謝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六日

中學生談人生哲理

陳先生暨陳太太：

「萬人雜誌」我沒忘記，暫別了一段時期，春季一時心血來潮，閱星島晚報貴欄，述及美加風光，可作爲學術性研究，多麼快慰。豈料人生變化莫測，「悼亡兒」連日刊載，知悉他是超卓之士，出此，使我印象深刻，數月，心中要說的擱至今日，才疏學淺，不知如何表達出來。

我沒有宗教信仰，在學期間，基督、天主教義，曾聽過一段時期，結果沒有使我虔誠的信仰，反之我喜歡佛教。佛理那麼深奧，我當然聽不明。別人笑我，年青孩子。爲什麼這樣迷信？我反對時下青年的觀感，用宗教來代表自己的身份是不對的，佛學中的「緣份」，「因果」是我最相信的。

「有緣則相聚，緣滿則歸去」，孝昌君的去，是永別，留下的是英靈永在，使人懷念。他的離去，早得大解，不受魔鬼的侵害，他的忠義，願早日天再賜生緣。

看今日青年敗壞的風氣，爲什麼他們死了去，法律可恕罪，殺人者赦免，上天偏作不公的安排，幾許英雄[illegible]

未許他們獻身國家社會，莫非眞的是「天妒英才」？

想及令郎英年謝世，志願未完，深歎國家失樑柱，在他的一生，總可瞑目。因爲過去小小的挫折，從此卽努力向上，得到理想的成績，使人欽佩。廣泛的愛更多，如今可立爲模範青年的紀念，在身亡之際，家庭可使你安心，雖不是出於富家，父母之愛，如弟情心，金錢買不到。以往你曾生活於港，普通家庭的煩雜，學生的苦楚，相信父子之間，都非常現實，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生活中的你，有位開明、體貼的父親，你的愛，也可定出人生的意義。

人生存是沒有意義的，有者，由本身定出來。我很同意這說法，每個人都有不同背景，也有不同的需求，尤其是金錢買不到的，特別可貴而求永遠的下去——或者，多年來，我也覺得生活枯燥，人生很灰暗，人脫不離金錢，每個人的形式生存都是一樣，爲兒女、爲工作。在人生百態，社會現象，倒看不厭。

歲月不留人，算來寄生人世已二十載，似乎自己也不相信。憶往事，在未成年前，偶與家庭一談，如果有機會考到台灣師範大學，免四年學費……父母一聽卽反對。四年太長，可免學費，但零用也不少。現在讀書有何用，除非確保你是學以致用。大概，香港的學生，此類家庭不少。因爲脫不離現實，難免想到冰心當日的愛，父母是偉大無論什麼困難也願替兒女解決。可惜，父母雖有愛的存在，但並不是偉大，在經濟困難下，都是見利而後生情，難道是他們自私嗎？如果是懂事的青年，都會感到「少年不知愁滋味」，由踏上中學階段，已不敢說這句話，因爲學業使你聯想到許多東西。作爲子女，也要「體諒」親心。

每個人都應有受教育的機會，爲了國家就有責任去讀書，時下的靑年，美其名上學，其行爲的壞，家庭可會負有責任？爲什麼中國還有這麼多文盲？中國的文化需要傳下去，永遠的發揚光大。願陳孝昌的助學紀念成功！

伊凡草於五月廿九日

美國醫生草菅人命
老萬不信有此等事

萬先生：

讀了「永不死亡的愛」，心情甚沉重。人在有爲之年，忽被死神所召，悲痛之事，莫過於此。

總觀發病及醫治經過，當然無疵可尋，醫生已經盡力。況且先生也在當地請過醫生食飯，醫生無理由不盡責。

爲此事，筆者曾寫過許多信請教在美親友，其中一人居美已二十年，半生積蓄，皆化在醫藥裏，對美醫生印象特別深刻，從經驗中時時勸人非萬不得已絕對不要請教醫生。

此公初在南部法羅列達州，後移北部紐約，米亞美是旅遊區，名式人[illegible]等皆有，但白人醫生見了有色人，不是在價格上開大，便是敷衍塞責。加羅連納州，論南北，皆爲美國南部深處，高明醫生絕對不願做有色人種生意，因爲所有黑人大部爲窮鬼。好醫生皆集中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祇有較次或正在學師的醫務人員，方才駐足於此等小城。那個不幸，便碰到這種醫生，病者第一次被診斷錯誤，則後果不堪設想，因爲醫生永不認錯，於是將錯就錯，第一次開錯，第二次再開，最不幸者，病者又無親人在，雖有友人，但友人又能作出些什麼呢？

此種解釋，但願不是令郎遭遇。在美華人最怕生病，一來醫藥毫無標準，隨醫生之性情好壞而定，更有缺德醫生，將小病能醫成大病，不需要動手術者，硬勸開刀，將病人當作荷蘭豬，增加醫生本人經驗，又可取大筆手術費。

去年香港報紙曾刊有美國阿拉巴馬州有醫院將黑人作梅毒試驗品，結果在四十餘名患者中，有十二人死去。總之，美國是天堂，但絕不能生病，因美國人能成一個醫生，要花許多錢及許多時間，等到做了醫生，當然要將所花之錢加很多倍拿回，所以也難怪。

死者已矣，但願先生節哀，這本小冊子甚有紀念價値。

忠實讀友上

（告訴這些「內幕」是你的好意，謝謝，不過美國醫生給我的印象極佳，如果香港醫生能學得他們的服務態度百分之一，也很不錯。你的朋友給你的報告，是有偏見，我的兒子雖然[illegible]不休，香港的醫務人員，辦得到嗎？

萬人傑。）

日本媚共令人髮指
會員主張嚴厲對付

萬會長：

弟在這個人環境極端惡劣遭遇中，過着憂心傷神的生活，種種問題皆無法宣之於口，雖然如此，我特別關心國際間瞬夕萬變的局勢。深恐對我國府產生嚴重影响，所以在公私方面，均感煩惱。看到會長的新聞以外，文筆生動，刻劃周詳，而且在筆調上特別顯得輕鬆。弟總覺得書讀得太少，又不常提筆，但對寫作這行特感興趣，但不敢執筆，深恐寫出的東西令人難以入目，自暴其醜，同時弟的寫是被迫出來，看到某種火爆的問題，也實難容忍。此次中日斷航大平外相的謬論的確令人痛心，就個人愚見，政府應採大刀濶斧手段，清除台灣日資及合作的一切事業，台灣海峽封鎖，遇有日輪經過，一律擊沉，禁止日人赴台旅遊，完全處於作戰狀態對付日本就應該不擇手段的去處理，世界所有國家的賤性，大都是欺善怕惡，毛澤東就利用了這些弱點，對付西方國家。而這些西方國家，樂於接受其欺詐，並非毛共眞有過人之長，或雄厚的本錢，也不過是空口恐嚇而已。

會員王增新拜上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各方響應熱烈 直叩五萬大關

芳名	金額
徐　雲先生	伍佰元
鍾允文先生	伍佰元
周先生（美國）	二佰五十元
盧　四先生	二百元
何錦萍小姐	二百元
葉子萍先生	二百元
鄒偉雄議員	二百元
劉芝芬小姐	二百元
王　太	一百元
司徒琬小姐	一百元
杜沈權先生	一百元
陳忍棠先生	一百元
Miss Eva Yau	一百元
Mr. Kwok Ying Chuen	一百元
貝愛珍小姐	一百元
陳　頌先生	一百元
陳丹玲小姐	一百元
陳念華先生	一百元
盧自鳴先生	一百元
胡鏡堂先生	一百元
湯務重先生（美國）	一百元
譚兩淵先生（美國）	一百元
高妙齡小姐	六十元
黃偉安先生	五十元
韓根強先生	五十元
周汝弼先生	五十元
鄺輝立先生	五十元
丘太太（美金十元）	五十元
郁文章先生	五十元
袁慧珊小姐	五十元
徐佩瑩小姐	五十元
陳　達先生	五十元
馮裕傑先生	五十元
李傑生先生	五十元
方順洲先生（美國）	五十元
鄺邦顯先生（美國）	五十元
李熾楷先生	四十元
陳章唐先生	三十元
自「泣殘紅」至今天一讀者	三十元
譚維遠先生	三十元
梁中立先生	三十元
Miss Grace Ng	三十元
Miss Patty Leung	三十元
Miss C. T. Shen	二十元
梁綺華小姐	二十元
戴元宇先生	二十元
吳唯一先生	十五元五角
荃灣某女士	十元
鮑董淑嫻女士	十元

小結：四千七百二十五元五角

連前共：四萬九千零二元四角正。

出售萬人傑親筆簽名「永不死亡的愛」，購書者極爲踴躍，至發稿時，售出所得已超過二千元，因此已募得基金總數已超過五萬元。第一步目標爲十萬港元，已超過半數，相信不難達到目標。

一位讀者尋出 孝昌詩句出處

人傑先生：

本人也是「永不死亡的愛」讀者，大作感人之深，用不着我再說了。

讀後有一點想給先生參攷的，就是令郎孝昌所寫的一首詩，原係汪氏雙照樓詩「被逮口占」四首中最後的一首，載小休集卷上。因爲先生對令郎一詩一句，均細心究其出處，獨於此詩未見註腳，特爲拈出，以作參攷，並錄汪氏原作四首，俾得窺其全豹

被逮口占（以下民國紀元前二年北京獄中所作）

啣口成癡絕，滄波萬里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姹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臺。

舉辦助學金 獲廣泛支持

萬先生：

收到「永不死亡的愛」已一星期多，我反覆再三閱讀，欣賞舊時與現日對照的照片，心中似壓住一塊石頭，令公子生得一表人才，大頭肥耳，器宇不凡，並無不壽之相，上天太殘忍了！何況滿肚才學，竟這樣沉沒了，難過之至。我讀萬先生文章，雖見不到你及尊夫人，但從照片中見到雍容華貴之相，不相信有這樣重大打擊。孝昌君之夭折，如有什麼條件能挽救，我也願出棉力。

尊夫人年青漂亮正氣，想想在那時，愛兒病逝情形，一生怎能淡忘？唯一能填補創痛，只有辦紀念孝昌之善舉，好讓他在天之靈，得到安慰。他喜愛讀書，爲他創辦助學金，極有意義，你附出這麼多金錢，又費精神，印二萬本「永不死亡的愛」，都給讀者先後拿取了，當然對孝昌君有所懷念，我們讀者既對孝昌有久久不忘的心意，何不大家捐出幾十元，爲孝昌助學金出些力，在積沙能成塔的原則下，大家踴躍行動，我以二十元寄上，望萬先生將此信公開，大家能實行起來，給萬先生及尊夫人的一些同情之意。

周女士草

陳先生：

疊閱悼亡兒大文，一字一淚，一片至情至性，慈愛心坎，表現無遺，

一再老淚奪眶。據先生述令郎品行學識種種，誠超人也。惜天不假壽，竟赴玉樓，造化弄人，太殘酷矣。在賢伉儷則痛失克家令子；在國家社會是傾折良材，不勝惋悼之至。然而逝者已矣，百身莫贖，芸芸眾生中，吃過個中苦味者，大不乏人。惟天數所定，人力不能挽回，先生達人也，自明此理。伏望賢夫婦強抑悲懷，善自珍重，憂則傷神，哭則傷目，不可不慎。先生在悲痛中，發起助學基金，惠助學子，亦即為國育才，意義深遠，殊堪欽佩，茲付上美仄二十元，請附入助學金項內。

美國讀者張愚謹上

陳先生：

謝謝你記得我，謝謝你重視我的友情，寄給我這本「珍貴的書」。我祇覺得有一種少了些什麼感覺，因為那上面沒有你的親筆簽名，希望有機會的話，你能補簽給我。

當時在星島晚報上讀到這消息以後，看到那三個刺眼的大字「悼亡兒」時，我相信沒有一個讀者不是像我一樣的悲傷、流淚、心酸、惋惜！我曾經很想向你們夫婦二人表示一下我對你們的關懷和慰藉，可是我自知我的筆墨和言詞不能表達我心中的感受於萬一。

我知道在這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的昌兒」的位置，就算陳太太建議如何再生一個孩子，那也是另外一個「×兒」。可是在這件事之後，你發現到有多多少少敬佩你、愛護你的讀者、朋友，作為一個寫作者，你也該感到另外的一種安慰吧！

但願你永遠努力耕耘，繼續給廣大的讀者精神上的食糧。

中醫施建冲

贈診一星期

「以痛治痛」新法專治風濕痛症

本人鑽研推拿，治療風濕及各種痛症卅年，在治療過程中，發現病者自覺痠痛痳痺部位外，另有痛點（即病灶）所在，就該痛點施術，無論任何部位筋骨痠痛，關節炎，坐骨神經痛，偏正頭痛，腸胃風痛，以及偏枯等症，無不療效顯著，惟施手術時，稍有痛感，故名「以痛治痛」法，茲為證明所言不謬，凡來所求治者，贈診一星期。

診所：觀塘協和街仁富大樓C座三樓

電話：K四二〇六六八（全日駐診）

請代我向陳太太致意。附上支票五百元，（按：汪樺女士二百、郁鴻懌先生一百、蔣嬙卿小姐一百、凌金園女士一百）作為助學基金。

汪樺敬上

萬人傑先生：

閱讀過「永不死亡的愛」，非常感動。

希望以本人微小力量，附上支票乙張，面額一百元港幣，支持「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集腋成裘。希望多些同感的人，鼎力支持。

讀者李荔紅上

萬人傑先生：

閱讀「永不死亡的愛」後，深受感動。貴公子博學多才，勤奮好學，雖受病魔纏繞，仍努力不懈，考取高級名譽學位。可惜癌症輕易將天才毀滅，無法貢獻於社會，為大眾服務。萬先生賢伉儷應為他感到光榮，不要過份悲傷。

萬先生為紀念貴公子籌募「助學基金」，幫助更多勤奮苦學生，不受經濟環境影響，順利完成學業。此舉很有意義，深表贊同，惜能力有限，區區之數，恐無所為，希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同心合力，集腋成裘，使此事能早日實現。

付上港幣一百六十元，此欵是我們合家捐贈的，請查核為荷。

讀者鄭麗敏上

萬人傑先生：

蒙贈閱「永不死亡的愛」，拜誦之餘，不勝唏噓。茲為贊助「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附上支票伍拾員，雖屬杯水車薪，但愿能集腋成裘，尚懇哂納。

謝汝鏡謹上

萬人傑先生：

茲奉上港幣拾伍員，作為紀念陳孝昌先生助學基金，區區之欵，幸為接納。

我常愛讀先生大作「牛馬集」，深知您為人正直，十分敬佩。今再讀「永不死亡的愛」，更使我無限感慨

身體康健，前途無限，千祈不可灰心，願主祝福您們。

讀者吳植上

萬先生：

你好，雖然我跟你素不相識，但我看了你為亡兒寫的書，流下同情的淚，感動得很。後見你有紀念亡兒募集助學基金之舉，我盡一分力量，在學校裏告訴同學，叫他們鼎力支持，雖然有部分不大相信，以為我把這些欵項騙去，但我對得起我的良心，不理會他們說什麼。我們所付出的只是一分一毫（共得十五元），但這盡了我們的力量來支持你達到目的，希望能夠集腋成裘，完成你的計劃。

讀者姚玉雲上

萬人傑先生：

收到大作「永不死亡的愛」，拜讀之餘，深為感動。

茲付上支票港幣三十元正，敬希查照。僅以棉力响應閣下倡議之助學基金。

讀者陳燕芬

萬先生：

讀了「永不死亡的愛」，心情無比沉痛。

閣下是曠達的人，遭此慘痛，仍不忘反共壯志，殊足欽佩。希望化悲傷為力量，把我們反共隊伍領導得更強大更團結，億萬人期待您、仰慕您。

為响應籌募「助學金」善意，奉上港幣拾元，請為收下。

楊均上

阮溪沙先生：

請即來電K七一七一六〇

藍海文敬啓

詩詞二壇

壇主董力行

沿石壁水塘登分流廢壘

南海　陳伯祺

㈠ 滙集清泉作玉盂　儼然明鏡半山鋪
平湖莫道無舟楫　輸入人間萬象蘇

㈡ 遶塘景物盡宜人　南國氤氳屬小春
晴翠轆紅猶在望　松風爲我拂車塵

㈢ 羊腸山徑轉逶迤　澗壑巖巉下綠陂
村舍繁陰容止處　分流已在水之湄

㈣ 珠江浩瀚接天長　涇渭從來辨白黃
遙見鹹淡水色不混宛如兩線故名「分流」
千古豪雄淘浪去　烟波深處認家鄉

㈤ 探奇廢壘共登臨　短堞頹垣蔓草深
自昔海疆資捍衛　幽情思古發微吟

㈥ 鎮海邊祠仰保黎　於今香火漸清淒
坤維正闢新潮變　護道猶聞歎鳳兮

伯祺先生，遊石壁水塘詩，每首末句皆好，例如：「輸入人間萬象蘇」，又如：「護道猶聞歎鳳兮」，均是最佳之句，凡作詩，收尾之句極關重要，尾句好者，其人晚年，多有厚福，該詩，超脫自然，於輕描淡寫之中，寓有寬仁，慈厚之意，陳先生前年嵩壽，諸文友前往慶祝，知其不受禮金，如贈以書畫詩文者，則非常歡喜。余因無以爲敬，乃將拙著「明日黃花錄」作賀禮，足見其雅人深致，不同凡俗。有道之士也，壇主云。

大陸妄批聖人

林參天

道學仲尼曠古今，火難焚滅水難沉，
昔時秦政莫之毀，今日桓魋豈可侵，
撼樹蚍蜉不量力，衝天禾雀枉開心，
瘋狂盡處再無盡，盡到爾躬歸地陰。

林先生，平仄稍差，但用字新穎，曾讀四書五經，而有國學基礎者，否則不知如此用典，近日大陸批孔，孔子是中國聖人，儒家之祖，毛某不自度德量力，妄加詆辱。批孔之舉，實際對孔子毫無所損，等於蚍蜉搖大樹，「蚍蜉」是螞蟻之較大者，「禾雀」，產於廣東，其形態大小，狀似瓦雀，北方又曰麻雀，不同種類也。千百成羣，禾稻開花時，即有此雀，粤稱「禾花雀」，以禾花雀比喻共黨幹部，衝天飛舞。枉自開心，甚爲佳妙。一個人瘋狂到了盡頭，即是歸陰之先兆。毛某休矣。

鄙人夜觀天象，軫星十四度，毛某之星，確實有病，行動已感困難，又觀察世界大勢，日前老毛死去，對吾人並無利益。希望其長命數年，鄙人每自默禱之。其中道理見解不高者。頗難知曉。㈠其人瘋狂成性，有趣滑稽。批林鬪劉之外，甚至及於孔子。近又涉及劉備、諸葛亮矣。利用其瘋狂。可收賊殺賊之效。愈批鬪則愈好，唯恐其不批不鬪也。㈡老毛爭取第三國際領導權，欲取俄國地位而代之。其反俄爭權之結果。最好觸發中俄大戰，同室操戈。共黨殺共黨，同歸於盡，可爲世界除害。㈢希望他翦除周鄧等狐羣狗黨。傳位於江青、王洪文然後再死，則爲更妙。

蓋江青才智不如西太后，王洪文則不如宣統，果眞接班，滅亡更快也。

由歷史所知，中國皇帝用人行政，最爲民主，皇帝曰：「普天之下，皆爲王土，率土之濱，皆爲王臣」，即是不分地區，不論親疏遠近，不分黨派，不存歧視，大公無私，實行人才主義，故一朝之統治，恒達數百年之久。任何朝代，從未聞以黨治國者，朝臣結黨，且懸爲厲禁。

民國以革命手段。自滿清手中，奪回政權，所有革命人物，大多勇於任事，而學問平庸，對國家固有之文物典章，傳統學術思想，不知重視，北伐之初。凡前朝各種制度，無論良窳，一律名爲封建，不證是非，務求打倒，所用官員，缺少博學通儒。大多出身報紙，身居高位，學識低微，一旦做官。對歷史知識、政治經驗，俱屬缺乏，國事絲紛。無從借鏡，用人行政，必須取材於黨，黨中人物，讀書有限。懂革命而不懂治國，不得已乃學習外國，對於政治制度，法律條文，經濟理論，文化精神，由一羣洋博士，向歐美照抄翻譯而來。一旦實施，與中國民族習慣，不相符合，博士善吹牛。而無實學。毛病發生。無術挽救。於是「政」，愈治而愈亂，「命」，愈革而愈危，此爲國民黨之病因，鄙人出身其中，知之最審。

共產黨則更糟，一羣土匪流氓，不知仁德二字。作何解釋。窮兇極惡，以恐怖欺騙方法，取得政權，治國之道，自己不能發明，全部抄襲蘇俄，俄人之邪說，視爲祖宗遺囑，俄人之照片，供奉如同神聖，毛某又僞裝民族主義者。掩飾其漢奸行爲，此不可不知也。等於家門不幸，出了敗類子孫。漢祖唐宗，九泉亦當流淚。

古人造字，是有極大學問，「黨」，並非良好名詞，乃以「尙」「黑」二字，合而爲黨，含有警告之意。表示其不是正大光明也，又昔人成語：「君子不黨」，「狐羣狗黨」，「小人朋黨」社會壞人，名之曰，「狐羣狗黨」，中國自春秋戰國，歷秦漢晉隋，而至唐宋元明清，三千年來，未見有良好黨派，蓋凡稱黨派。即不免自私。而存門戶。治國則不能，害人而有餘也，至如漢之「黨錮」，唐之「清流」，明之「東林」，對國家均無任何利益，史籍可證，不妨查考。

中國自有史以來，最壞時期，是爲今日民國，比「南北朝」「五代」之壞，尤且過之，政治人物，千古以來，品德最差者，是爲毛某，然，讀者不必心憂。因其制度不良，無法長久存在也。馬克思學說，只可作爲經濟理論之參考，眞正實施，則困難繁多，無方克服。

㈠廢除私有，則民窮而國不富。

㈡有計劃之生產，則物資永不充裕。

㈢共產社會。天才家不許發明，愚笨者則一同消費。

㈣公社合耕，糧食定必減產。

㈤禁止私人企業，消費品必至奇窮。

㈥取消商販，則無稅可收。

㈦貨物國營，產銷難暢。

㈧幹部代替地主，則薪給之支出更多。

㈨組織當家，則貪汚之風難察。（幹部三人，互相商議，曰組織當家）。

以上諸多問題，不易解決，共產制度者，苛刑繁政，自擾擾民，清算鬪爭，永無止境，其內部已相矛盾，稍遇外力，人民即可造反，可惜者，「明主年高無佐命，諸官膽小缺重瞳」，爲鄙人憂國之詩句，亦確實之眞言，壇主云。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學金感賦四首

尹望卿

㈠論年裁弱冠，逝水去悠悠，學博黃金國，身先白玉樓，一纔餘燼骨，四表籠離愁，噩耗傳香港，無人不涕流。

㈡不解閻羅處，此權由孰操，百身難贖代，一病竟癌遭，壽比顏淵短，名同王勃高，方期繼父志，署作萬人豪。

㈢紀念良非偶，賢哉陳孝昌，青雲萬里步，丹桂一枝香，宏奬看誰繼，英才並爾揚，悽悽震紐約，此是中華光。

㈣斯誠天地恨，子儁悼亡兒，缺陷籌塡補，栽培愛廣推，渾忘人我界，丕樹邦家基，片語聊馳慰，勝於衍百支。

孝昌負笈去美時，父執等曾餞之豪華酒樓，余應邀前往，席間歡叙，見其器度不凡，爲中國最優秀青年，語多鼓勉，見其品端氣爽，有乃父風，初聞噩耗，以[illegible]儁兒旬間，仰天一歎，[illegible]，國家如此，[illegible]，開來繼往，而可重整河山，孝昌之逝，是中華民國一大損失，余之所以許久不作唁詞者，爲不願增子儁兄無已之痛也，壇主。

輓歐詠妍女棣

李震歐

門人歐詠妍小姐，任職於觀塘民政司署，爲人聰明嫻淑，純潔清高，不幸於日昨遇刦，因傷殞命，噩耗傳來，曷勝痛悼！率成連珠體四絕以哭之。

㈠記汝當年問字時，聰明冰雪賦天資，方期淑女成才後，壓倒鬚眉未可知。

㈡可知巾幗勝鬚眉，正是牛刀小試時，誰料半途被刺殺，滿腔熱淚洒琼枝！

㈢琼枝已折最傷懷！堂上雙親命亦乖，千萬呼兒兒不返，哀垢無汝骨長埋！

㈣長埋地下骨成灰，不昧芳魂哭夜台！未了塵緣猶可續，人間還望再重來。

錄蔣院長嘉言有感

袁暘照

天涯落拓日攸攸　悵撫韶華廿四秋
敢冒艱危彰氣節　不因橫逆昧恩仇
傷時每湧丹心血　待價期沽白髮頭
際遇許余跨易水　瀝披肝膽復神州

悼世侄陳孝昌

鄭秀堂

重洋好學志如雷　復國中興信可追
天悼英才悲卷擲　眼流熱淚咽聲隨
電燈閃映窓前亮　亂鬢披增榻上衰
慨嘆有爲何命短　堪嗟孔聖痛顏回

悼陳君孝昌

林參天

學到秦西孝等閒，獨君超脫步邯鄲，嚴慈遠隔常安問，當代靑年貴又難。

其二

品學天才均是優，奈何蒼昊不君留，要知一死原何惜，惜爾椿萱老淚流。

大陸「批孔」有懷

鄭秀堂

禮義之邦重四維　漢奸無耻逞淫威
暴秦再世施秦政　賣國頻翻致國危
錦繡河山遭禍刼　敦煌孔孟受狂批
千年歷史今初見　魑魍魅魎亂作爲

敬和鄭六豐先生寫懷原玉

馬天

㈠
瓜分權利策源違　狼子登台脫獸衣
毒手橫加新運動　溫床容易騙同歸
中華惡果成滋味　歷代平民諳是非
天際福星垂目淨　信心未許猙獰肥

㈡
知音同慨賦新詩　筆伐毛朝最適宜
繼美無求殊衆出　遺模散落伏流移
消煩漠視談風月　反共潛能建血碑
幾許名家淪大陸　蒼茫今又鬩爭誰

佳菓纍纍照眼丹，坡翁豪興未全殘；
蟬鳴南國薰風暖，虎踞中原別夢寒！
黑葉林塘懷故里，紅雲宴影落荒灘！
於今萬樹明如火，只有遺民忍淚看！

註：黑葉爲嶺南佳荔之一，黑葉林在吾鄉順德縣塔岡鎮，以怡豐塘七畝塘最著名，少時數度啖荔於此。

紅雲宴——南漢越王劉龑天築昌華宮於廣州城西（即荔枝灣），每歲設紅雲宴，窗外四壁皆荔枝，望之若紅雲然。

泰國袁錦雲注意

茲有羅正人先生來函：

力行先生：

讀詩壇得悉同鄉前輩傅裕、李懷蒼、刁俊民、陳克炎、陳初鴻先生均在港，心中甚喜，頃讀三四三期詩壇有同鄉泰國華僑袁錦雲探詢詩，又加壇主示意，故不辭文字淺拙，據知詳情轉告，查安安公司，勝利後改爲重光籐器出口公司，老闆袁五松係鄉賢富商，旅港興寧同鄉會創辦人，約在六七年前去世，生意由其次子賜豪主理，十多年前，曾任傑志足球部主任，查重光公司現在地位，在九龍福榮街二一八號，袁錦雲讀友可以直接連繫，賜豪先生相信他仍可認識，小弟逃難來港當年生活困苦，前爲該公司接貨工作爲生，故知大畧，弟因家貧從軍，正式行伍出身，年十七參加八一三戰役，直至共黨作亂，竊佔潮汕，才逃來香港，近十年任看更之職，得暇讀書報，稍識書寫請先生不要見怪，此函不通不順，爲禱。

羅正人住址九龍土瓜灣靠背壠道
一四七號A五樓

袁錦雲先生，可與羅先生連繫，壇主介紹。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七期 新50期）



本期要目

·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四七(新50)期目錄 ·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七(新50)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六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剪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國人永遠記住尼克遜
基辛格這兩個傢伙

每週評論

被水門事件搞得焦頭爛額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和他的蠢蟲師爺基辛格，只有埃及肚皮舞娘喜歡他們。對於尼克遜，無論將來他是否受彈劾，甚至提前滾出白宮，在眞正的中國人，都不該忘記他訪問北平像朝聖似的牽着毛澤東和中共政權那份依依俔俔的醜態。這對中國人來說，特別是對苦難中的中國大陸同胞，簡直是落井下石，缺德到了極點。本刊曾一再談到這個問題，認爲尼克遜訪問北平，是替中共極權統治集團澆熄了大陸同胞渴望自由的希望之火，罪大惡極，莫此爲甚。尼克遜根本不是什麼政治家，只是一個目光短淺的投機政客，特別是他的「政治經紀」基辛格尤其顯得下作。

在基辛格的心目中，從來沒有考慮過中國人反對的是什麼，嚮往的又是什麼，只看到中共政權竊據着中國大陸的土地，控制着大陸上的七億餘人民，然他和他的主子尼克遜不會想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大陸同胞都是反共反毛的，至於他們所過的牛馬不如的非人生活，相信尼克遜和基辛格就知道，然而如果他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尼克遜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會受到更大的挫折，所以，他爲了滿足自私的政治慾望，才幹出了爲中國人永遠不能原諒的缺德透頂的蠢事。

特別是基辛格這個政治掮客，閉着眼睛往中共極權統治者的臉上貼金，甚至無視鐵一般的現實爲中共暴力政策歌功頌德。儘管，中共對於「美帝」的攻擊並沒有間斷，而尼克遜政府卻表現出一副「忍辱負重」的情態，大有「滿不在乎」的樣子。

自「二次文革」後，由於中共左派得勢，所以對「美帝」的攻擊和咒罵又突見積極起來。四川重慶和貴州息烽兩地的所謂「魔窟」——在原「中美合作所」舊址舉辦的「美蔣罪行展覽館」重新開放，作爲當地百姓批判林彪「克己復禮」的「現場」。

此外，在大陸各地凡有美國教會或有教會舉辦醫院的地方，無不大批大罵「美帝殘害中國勞動人民的罪行」。復據日前外電發自北平的消息稱：美駐北平「聯絡處」擔任警衛的海軍陸戰隊，已在中共的反對下離平返國。

盡人皆知，如果不是蘇聯百萬大軍壓境，中共不僅不會與美國勾勾搭搭，且將撤去假面具，對「美帝」豈止是罵，並必是繼續把它當作「最兇惡的敵人」，作爲「革命」的主要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當局卻仍偏愛中共政權，且有發展雙方「友好」的企圖，眞是令人搖頭太息。

六月初當國際間大事報導中共加強反美消息時，基辛格卻大談美對中共的政策「不會改變」。他說：美與中共政權「關係正常化，是我們外交政策上一項永久和重要的內容」。據說：美國對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不僅得到兩黨的「共同支持」，更謂尼克遜對於達到這一目標「作了確定不移的承諾」。

日前，在美國的幾個與中共有勾結的團體的招待會上，基辛格還說：「一個和平的、強大的、獨立的中（共）國，現在和將來，都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說這樣的話，如果出自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還情有可原，因爲，他們爲了賺錢什麼話都說得出，遺憾的是出自基辛格之口，簡直是愚蠢無知，一副急功近利的衰相表露無遺。要知道中共是「暴力革命」論者，視「美帝」爲它進行「世界革命」的最大絆腳石，儘管在今天因爲蘇軍壓境對美國擺出一副笑裏藏刀的「微笑」面孔，但形勢一旦改變，美國仍是它的最大最主要的敵人。基辛格其人，當一個「政治經紀人」倒像很內行，但對於馬列主義和中共政權的本質卻一無所知。

如果不是中共掀起「二次文革」，以周恩來爲首的右傾官僚集團沒有受到政治上的令他們喘不過氣來的壓力的話，美與中共的所謂「關係正常化」，極有可能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作爲反共愛國的中國人，特別是台北當局，對此應有足夠的估計，千萬不要一味「美首是瞻」，將來被美國廉價出售了，到那時候後悔就晚了。

人貴自立，國尤貴自立。不要什麼都依靠「朋友」，又何況這個「朋友」是最不可靠的騙子呢？

新聞以外

香港面臨人口爆炸危機

由大陸湧入每年至少六萬人

不論是「合法移民」或「非法難民」，香港都要照單全收。使到香港人口急劇增加，由此帶來糧食供應不足、物價不斷上升、生活日趨困難、失業人數增加等危機；更可怕的是部分人無法生存，作奸犯科，鋌而走險，使香港治安壞到不可收拾。再看遠景，更使人搖頭嘆息！

「幸福人民」每年六萬人逃港

中共「批准」由大陸來港的「合法移民」，現每天仍繼續維持八十人左右。去年最高峯時，曾有過一日六百名的紀錄。過去十八個月湧入香港的「合法移民」，以印尼華僑佔最多，其餘是寮國、南越、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他們多數是一九六〇年時，意氣風發地回到「祖國」為人民服務的，可是今天他們卻申請離境，而成為一批一批的「合法移民」了。

可是這些「合法移民」的原居地，卻拒絕他們回去。說當地政府沒人情味、不講人道並不太公平，因為他們也有拒絕的理由，當日這些人「回祖國為人民服務」時曾聲言放棄當地居留權，既然放棄，當然沒有讓他們回去的理由。兩者任你選擇，你選了黑的，就要黑到底。

這一來，苦了香港。香港人口的擠迫，不必看政府的「統計數字」，只要能到旺區市街看看，會把你嚇一跳。到處是人，萬頭鑽動，水洩不通。還不祇此，每天有不少孩子出生，而合法與不合法的移民，都要收容，很容易把這東方之珠踊沉了。

倫敦、香港都和中共交涉過，希望他們減少放人。但中共認為文革期間批准出境的人極少，現在該補番條數，因此，香港人口爆棚的危機，很快就會出現了。不論是合法或不合法，祇要踏上香港的土地，港府就得照單全收，無法拒絕。小小一個香港，實在沒辦法容納這麼多人，因此，人口危機正威脅着香港。這危機包括糧食供應不足，不斷的漲價，生活更困難，失業人數增加，由此使部份人鋌而走險，也直接影響到治安。

東南亞各地拒收這批華僑，香港無法不吞下這隻死貓。即使維持目前這數目，每年「合法移民」便達三萬，估計同數目的不合法移民，便每年增加六萬，香港有什麼辦法吃得消呢？

死囚應否赦免應取決民意

香港沒正式廢除死刑，但事實已無死刑存在。法官每判一名囚犯執行死刑，港督就下一度赦令，改判徒刑，因此，多時以來，香港雖有判處死刑，卻迄未執行死刑，無形中是廢除死刑了。

每一年，香港兇案超過一百宗，不論兇手如何窮兇極惡，殺人不眨眼，一樣可以免死。不知是否因此鼓勵了火遮眼的人動不動講打講殺，自港督大赦死囚後，香港兇案逐年增加。即使不是赦令鼓勵了兇徒，至少是有先例可援，他們有恃無恐。

市局民選議員黃品卓，建議採取類似「哀的美敦書」方式，上書港督，要求勿再動輒赦免死囚，無疑的，這是代表了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心聲。不過，港督是否接納輿情，是另一回事。如果大家不健忘，一定記起已故香港區主教徐誠斌會上書港督，要求赦免判處死刑的殺人兇犯，此項請求上達了英女王，因而兇犯得以不死。他的理由是：以前有過幾名殺人犯獲赦，同是殺人，一些獲赦，一些難逃一死，視為「極不公平」。結果港督不但接納了主教的建議，以後的殺人死囚，也一律赦免。

既然赦免死囚是代表幾十萬教徒的主教上達的輿情；而黃品卓之要求不要赦免死刑，又是代表十大社團的意見。那麼，赦與不赦，港督豈不是順得哥情失嫂意？應該怎辦？港督定感進退維谷。

如果港督崇尚民主，當然應以大多數意見為意見，那麼，最好來一次民意測驗，看究竟主張赦免的人多，還是反對赦免的人多。如果大家主張赦免，今後法官就不必多此一舉，判了死刑，又要赦免，這形式也可免掉。不過，反對赦免的人多，港府必須尊重民意，死囚上訴，除非判定無罪，否則不該再留他在人間作惡。

沒有真能代表民意的議員

選民登記表格派出九萬份，收回不到一千六百份，從數字可以看出，市民對選舉議員，十分冷淡，大部分人視為無關痛癢，否則沒理由放棄權利。

且有資格登記為選民，共有二十三類。包括大學畢業生、納稅人士、繳納差餉人士、醫生、護士、律師、記者、傳教士及太平紳士等。寄回申請表的，大部分為教師、中學會考畢業證書持有人、公務員、武裝部隊及輔助隊人員。一向，教師是選舉的主力，候選人祇要攬掂教師，便大有當選機會。

何以一般市民對市局議員選舉不感興趣？原因很多，主要恐怕是從來沒有一個眞正能替市民講話的議員。即使有些敢於批評政府，眞正目的也不外嘩眾取寵，博取一部分市民的好感。

有小販，沒有其他。警察是她眼中釘，拆小販攤檔不對，拉小販不對，凡是小販，都認爲他們是被迫害的。但事實並不如此，小販未必樣樣對，更不一定是被迫害者。試到人口密集的地方看看，小販毫無秩序的擺賣，還把地方弄得骯髒不堪，使到附近居民嘖有煩言，警察或小販管理隊若然干預，會群起反抗，惹是生非。

這譁衆取寵的議員，成爲不倒翁。其他當選的議員，也不執輸，或以她爲榜樣，或照她的一套，如法泡製。於是造成議員們的一種風氣，有識之士怎會瞧得起他們？更不會特地去申請選民登記，投他一票。市政局選舉助理註冊主任何開源表示：大家反應如此冷淡，如果社會問題有處理不當地方，市民實在無可埋怨。市民有什麼埋怨呢？即使登記了做選民，又有那一個夠份量的候選人值得我們投他一票的呢？因此，許多人都覺得，登記不登記都是一樣。

學生運動是共黨拿手把戲

學生運動，全世界都有，近年鬧得最兇的是美國、南韓和法國。可是金邊學生後來居上，他們把教育部長和一名高級助手綁架，並加殺害。學生運動發展到殺死教育部長，金邊學生的傑作，使美法、韓望塵莫及。金邊學生簡直已變成一群暴徒。

不滿現狀與反叛，是今天全世界學生的特性。這種特性給誰利用了，誰便擁有一副龐大的本錢。聰明的毛澤東與江青，利用學生攪文化大革命，學生大串連，成爲一股無可抵禦的狂流，江青輕易把政敵一個一個的鬬倒。今天，大陸學生已嘗到「兔死狗烹」的苦頭。

金邊學生暴動，是否受到政客利用，未有確證。不過，共產黨攪學生運動最有辦法，在大陸未奪得政權之前，經常發動學生運動使政府受到困擾，以達到其政治目的。到今天中共仍沒放棄這一招，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學生是他們必予利用的本錢。

在本港，不少大專學生成爲中共統戰工具，不過，儘管他們叫囂，卻發動不起來。他們所能做到

況太清楚，任何宣傳也難產生效果。學生是最容易組織的群衆，祇要發動得起來，會成爲一股巨大力量，相信這是中共重視學生運動的原因之一。

金邊學生暴動，是否有政治背景，現在尙難證明，値得注意的是學生擁有武器，和警察展開戰鬬有如在戰地一般。相信純粹的學生運動，一定不會鬧得這麼兇，他們得到軍火的接濟，與警方展開戰鬬，極可能幕後有人支持。

處理不得其法，這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泰國的學生運動，竟把政府推翻，金邊的學生運動，會不會發展到泰國那樣的程度很難說，但願金邊當局能把這怒潮平息下來，不讓事體擴大。

不男不女是頹廢派

東南亞除了香港和日本，長髮男士似乎走投無路。如果出外旅行，行程表上有南韓、台灣、新加坡等地，最好是先把頭髮剪短。若是男不像男，女不像女，許多地方可能吃閉門羹。

最近，南韓重申一九七〇年的禁例，男性的頭髮如果掩蓋了頸部或耳朵的話，便屬違例，警方會要求把頭髮剪短。男士留長頭髮的心理如何？有人認爲，近代男女，心理上都有轉變，那是反傳統與反叛性。不論思想上或行動上，時時表現出來。

留長頭髮也由於反傳統思想作祟。一向，男人短髮，女人長髮，已成定型。女人把頭髮剪短，或男人把頭髮留長，都是違反傳統，看起來，使人引起「誤會」。

也因爲這原故，現代男女喜歡故意做一些與傳統相反的事。年青(一部分已屆中年)的男士，喜歡着顏色鮮艷的花絲絲衣服，除了留長頭髮，熨曲了，還有些人塗脂抹粉，背一個掛肩的手袋，走起路來，婀婀娜娜，從後面望去，無法分辨是男是女。

相反的，女人卻愛穿男士服裝，整套牛仔裝等，會大受歡迎。也有些女孩子頭髮剪得比男士短。總之，男的以女性化爲時尙，女的又成個男性化。這一來，便把男女「傳統」打破了。

本來，男士留長頭髮或女性剪短頭髮，沒多大

頹廢派」的感覺。大抵南韓、台灣、新加坡等地之取締長髮男士，也是基於這個理由。我們不能批評香港、日本准許留長髮是民主；韓、台、新不許長髮是不民主。他們定下這個政策，執行這個命令，一定有他們的道理，他們不能讓青年有頹廢的傾向。

毛澤東會發動戰爭嗎？

今年三月間在蘇聯逝世的王明，是毛澤東的死對頭，他一本遺著中指出：中共領袖正加緊準備對蘇聯發動戰爭及進行世界大戰。毛澤東眞的要發動反蘇戰爭，甚且挑起世界大戰嗎？老萬對此，始終保持懷疑態度。同時對王明這本遺著，也覺得大有問題。因爲王明人在蘇聯，而這本書又在他死後到今天才發表，可信程度很低。毛澤東在什麼情形下會發動對蘇聯戰爭，或挑起世界大戰呢？除非在他臨死的瘋狂狀態中。發動戰爭，無異使他的政權自取滅亡。儘管中蘇共雙方都大事宣傳對方駐重兵於邊界，戰爭大有一觸卽發之勢。可是，罵戰有之，發動熱戰，誰都沒有勇氣，因爲誰都沒有取勝的把握。現在，毛澤東還可以安坐在他的寶座上，一旦發動戰爭，就不會坐得那麼安穩。

照老萬的看法，王明並非不知道這打不起來的因素，這本遺著，也許祇是他生前的一個希望，如果毛澤東眞的發動戰爭，接着是他的垮台。祇要蘇聯勢力在中國大陸復甦，領導人非王明莫屬！

也可能這並不是王明的看法，而是蘇聯的宣傳。在他死後，利用他的地位與影響力，故意作出這理論，聳動世界人士的視聽。說不定這一本根本不是王明的著作，而是蘇聯人的著作。如果毛澤東要發動戰爭，早應該發動，還會等到蘇聯有所準備，把幾千軍隊結集在邊界的時候才去發動嗎？

凡是要發動戰爭的人，都採取閃電方式，話打就打，一如過去拿破崙、希特拉一樣，不會光是說話，沒有行動。如果毛澤東眞要發動戰爭，他已錯過時機，在今天來發動，成功機會已微乎其微。

萬人傑

論當前周恩來

最近有關周恩來地位問題之種種猜測

五月九日晚，周恩來沒有出席當時正在大陸訪問的塞內加爾總統的答謝宴會。稍後，巴基斯坦總理布圖和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訪平時，周恩來只在賓館迎接和陪同會見毛澤東及參加第一次會談，並未按往常的活動習慣，親赴機場迎送，親自出席宴會，親自參加所有的會談。因此，海內外的觀察家們便傳出種種議論和猜測。這些猜測約可分爲三類：

第一類，認爲周恩來是處於被動被整的地位。如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說：「近來的情形顯示，他不僅是在後退中，而且是在垮台」。香港時報一位專欄作家說：「走馬燈上的周恩來已向背後轉去，先失掉權力，然後被整肅，正式定名爲叛徒、內奸、騙子之日已經不遠。」

第二類，認爲周恩來是主動求退。如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艾利根說：「周顯然以生病爲名，俾驅散他的敵對者加強攻擊所加諸他的危險性」。香港工商日報說：「最大的可能是周的病是政治病，他可能鑒於大勢已去，目睹小鬼王洪文之輩已可與他並排而坐，又眼看批孔的矛頭是向他指來，劉少奇、林彪等人的前車可鑑，不如急流勇退，逐步把權力讓出，免得將來身首異處。」

第三類，則認爲周恩來沒有政治問題。如香港快報的快訊欄說：「高齡七十六歲的周恩來，在這次病倒之前，所做的是需要二十歲的小伙子般的精力方能應付的繁重工作，使他終於心力交瘁，不支病倒」。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駐香港記者胡愛德華說：「並無跡象顯示他已喪失政治的地位，只是必需的與有計劃的將他的部分職務授予他親自選定的助手。」

中共政權不是「內閣制」

以上這些猜測各有見地，不過一般西方觀察家在議論這一問題時，往往犯有三項前提錯誤，因之他們的判斷也多與實情不符。

首先，西方人士不瞭解共黨的權力構造，多數把中共「國務院」看成是西方的「內閣」，把共黨的政體看成是「責任內閣制」。認爲周恩來有他自己的政策路線，尤其認爲中共的對美和解政策，是由周恩來設計並執行的，所以周恩來要對這一政策的成敗負責。目前美毛關係停滯不前，因而引起周恩來政治地位動搖的猜測。

但共黨實行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一黨專政制度。「文革」後更變成毛澤東的絕對個人獨裁。根據中共「憲法修改草案」總綱第一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第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中規定：「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雖然也規定「國務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負責」，但是其第十六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換句話說「全

」組成人員是執行共黨政策的幹部，他們由共黨任免，受共黨的領導監督，對共黨負責，也就是對毛澤東負責。實際上他們是毛澤東在行政外交方面的執行人，完全不能獨行其道，這與西方「內閣制」不能相提並論。

現在中共的內外大計都決於毛澤東本人，「國務院」只是執行毛澤東的機構，周恩來雖然有他個人的許多特殊條件，但他對毛澤東來說，仍是執行毛澤東政策的一個高級幹部而已。譬如共黨在「抗美援朝」時是周恩來做「政務院」總理，現在與美國勾結，仍然是周恩來做「國務院」總理，並未因政策不同而換人。當年對美作戰，是毛、周一體，現在與美勾結，準備欺騙和利用美國也還是毛、周一體。美國有些專家主張基辛格對共黨讓步，以支持周恩來的政治地位的說法，完全是不瞭解共黨的權力構造，被共黨同路人的宣傳所欺騙。

「周、江鬪爭」說的懷疑

其次，西方人士一直認爲共黨內存在着溫和與激進（或極左）兩大派，江青是「激進派」的頭子，周恩來是「溫和派」的頭子，自林彪死後，這兩派一直在鬪爭，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周、江鬪爭」。

江是毛的化身，她主要的工作是替毛拉攏一些人，執行毛澤東的政策，爲毛澤東工作。她並非在毛澤東勢力之外另擁有一個獨立的「派」。如果如一般所說，有「周、江鬪爭」存在，那事實上就是「毛、周鬪爭」，在目前這是不大可能的事。

事實上周既不搞「周路線」，也不搞「周派」（不能將「國務院」人員或共黨政老幹部或所謂「解放」幹部都劃成「周派」），自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以來，周從未在政治上與毛形成過對立面。這期間，歷次的共黨內權力鬪爭，周最後都站在毛一邊，幫毛很大的忙。他執行的是毛的政策路線，他的權位是毛給的，「國務院」並非周的獨立王國，文革以後其人事權最後更是由毛決定，周無權先斬後奏，毛不需向周「奪權」，事實上，周今天是毛要攏絡、掌握、利用的對象，力鬪並非是權爭和路線鬪爭的對象。江青一羣縱然不放心周，但最多也只能還是警告而已，基本上仍然是利用掌握爲主的。

所謂「溫和派」，在西方人士眼中就是不強調「階級鬪爭」和「世界革命」，而主張與資本主義國家友好合作的右派，共黨黨員都是要「埋葬資本主義」和「消滅資產階級」的，並沒有西方人士心目中的那種「溫和派」。有關周是「溫和派」的說法，是共黨利用西方人替他宣傳的，目的是騙取西方人士把希望寄託在周恩來身上。其實，周是一個比任何人都殘酷的共產黨徒，根本不是什麼「溫和派」。

不錯，周恩來過去確曾數度使用過「笑臉」，表現過「溫和」姿態，但那只是根據「黨」的決議，執行「黨」的政策，去欺騙他當時的敵人的。周的「笑臉」每次都給予他的敵人很大的傷害，而給共黨帶來很多很大的利益。每次「笑臉」都使共黨的「世界革命」和「埋葬資本主

周與劉、林的情況不同

西方人士認爲，誰的權位與毛澤東接近，毛就要整掉誰。這似乎已成爲共黨內高層權力鬬爭的規例，過去劉少奇、林彪是如此，所以下一個被整肅的必然要輪到周恩來了。

根據這樣一個錯誤的前提，共黨每有一舉動，就立郎聯繫到「整周」問題上，如共黨「批孔」一開始，一些西方的觀察家馬上就敏感的用「要整周恩來了」來解釋，而不去研究共產黨「批孔」的更爲深遠的企圖。

在「批孔」文章中，引用孔子思想勉強給林彪加罪狀的一些地方，如說孔子主張「恢復周禮」是林彪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根源，他們就說這是「含沙射影」、「旁敲側擊」的攻擊周恩來。

周與劉、林的情況完全不同。劉少奇有與毛澤東對抗自己的「路線」，有以「白區黨」爲基礎後來又發展壯大了的人事派系。「文革」前，他在各部門的力量幾乎對毛羣起而攻之，毛在共黨內不僅「呼喚不靈」，其權位已呈搖搖欲墜之勢。林彪利用收拾「文革」亂局之便，透過「三支兩軍」和共黨「九大」取得了地方的黨、政、軍的全面控制權，形成地方割據之局，抗拒毛恢復「以黨領軍」原則的一切努力，因爲他手中有槍桿子，對毛的威脅比劉還大，而且林彪也漸漸有了他自己的政策路線。如果不先後除掉劉、林，毛必然是自身難保，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周的情況則不同，周自「遵義會議」後依附毛，他從不插手干預毛的禁臠——軍隊，不提與毛對立的「路線」，不出版自己的著作，不搞自己的人事派系，尤其是他的老婆鄧穎超不爭出風頭，沒有構成威脅毛權位的實力，毛深切知曉，周乃一善於明哲保身的共幹，可以對他放心利用，他今天能存在於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就完全是因爲他對毛的無爭而有用，並非因其元老地位。所以不能用劉、林的往例去預測周恩來的命運。

現實的毛、周關係

赫魯曉夫形容毛澤東把他的幹部當作傢俱。周恩來儘管他的歷史和地位與別人不同，但在毛手下，他與台上的張春橋、王洪文、江靑、葉劍英等一樣，不過是執行毛澤東路線政策的各種不同用場的一個幹部而已。也就是目前正在使用的一件「傢俱」。

日本田中首相訪平後對其親信說：「周在毛面前根本抬不起頭來，周的態度有如侍奉卓越國會議員的笨拙秘書」。

自然毛與所有共幹爲敵，與所有幹部都有矛盾，與周當然也不例外。問題是周並不願堅決與毛爲敵。所以毛一派和他便可以互相利用，和平共處。不過矛盾仍然是有的。

第一、如果將來毛澤東死後共黨內部要對毛澤東鞭屍，要替被毛澤東篡改

位問題

項楚

老之一。

第二、如果將來毛死後，共黨內某些不滿毛安排的「接班人」，而發動爭奪繼承權的鬬爭，周是被用來作爲號召共黨全黨的最佳人選。卽或周本人沒有此意，也可能被人「黃袍加身」，由不得他自已。

毛、周特別是周、江之間潛存着對未來的不放心，和相互的恐懼戒惕是事實。所以有些人認爲毛在江等的煽惑之下很可能在他死前把周除掉，這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然則毛江集團現在爲什麼不急於除掉周以絕後患呢？

這主要是因爲毛目前面臨着極嚴重的內外問題，需要周的幫助。

第一、毛爲了保證他死後不被鞭屍，必須先從人事安排上，從組織制度上，從思想教育上取得他死後他的政策路線仍能繼續執行的保證。譬如在對外關係上，如果共黨將來恢復做蘇聯的附庸，就必然要批判過去毛的反蘇路線，並引起一連串的鞭屍問題。毛現在在「反修」「防修」的口號下所做的一切，包括「文革」、劉整、整林、「批孔」、安排「接班人」等等，都是在這方面的部署。但是到現在爲止「接班人」問題還沒有解決好，甚至去年共黨「十大」的人事路線還遭到各級共黨幹部的強烈反對。

毛現在的安排，似乎是想藉助周之力，爲安定他死後政治局面作安排，把權力逐漸過渡給「宮廷派」。因此毛現在必然是下最大的功夫去拉攏周，不會是逼使周投向相反的方面。所以當前周的政治地位應該是較當年的林彪還要好些。

第二、毛的反蘇路線，是以能拉攏美國，建立起美、毛、蘇三面爲前提。但是目前這件事正走在途中，如果畫虎不成安排不好，將給共黨帶來嚴重的災難，其後果將不堪設想。在這項問題上也要利用周去繼續欺騙美國人。

當前的現象主要是周的健康問題

因之，周恩來目前的現象，主要就是健康問題。有關單位早在去年十二月就有周恩來患病的情報。鄧小平不循正規手續重新回到共黨的政治舞台上擔任要角，就是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的緊急安排。現在周恩來減少了不必要的消耗體力的社交活動，把職務多分給李先念和鄧小平去辦，以保持他的健康，這是可以理解的事。

如果是政治問題（不管是問題大小或何種性質）。按共黨的規律，必然不能再讓周以中共政權代表的身份去參加對外活動。目前周的情況是「減少」，並非完全「停止」，並且重大的問題仍要周親自出馬。所以這絕對不能說明周的政治地位有什麼變化。

周當然也不是病重。如果病重也要完全休患，由別人來代理。

周利用自己的年齡與健康情況以求韜晦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們勿寧要注意其年齡與健康的眞實情況，一切都從這一角度去硏斷比較要穩當些。

陳紹禹

陳紹禹在莫斯科死了，死後發表了幾篇遺著，深受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注意。

世人皆知毛澤東與陳紹禹是生死對頭，實際上若認眞研究其內情，發現陳紹禹並無對不起毛澤東之處，兩方結怨，種因皆在毛澤東一邊。

毛澤東之痛恨國際派，是他在江西稱孤道寡，呼風喚雨時，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定要三令五申調他去上海，毛澤東抗命不去，國際派乃派項英去箝制毛澤東，迨後中共中央遷入江西，毛澤東大權全被剝奪，幾乎連命都不保，但此事與陳紹禹無干，陳紹禹當時已以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身份去莫斯科，總書記由秦邦憲接替，實際主其事對付毛澤東，要置毛澤東於死地的，則是軍事部長周恩來。

陳紹禹不但對毛澤東無仇，反而有恩，其中有兩件事關係到毛澤東以後的命運。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一個月之後，陳紹禹自莫斯科乘機飛返延安，同機尚有陳雲、康生、曾山等人。

中共中央當晚擧行歡迎會，總書記張聞天首先介紹陳紹禹等人對黨的貢獻與艱苦奮鬪經過：他盛讚陳紹禹在四中全會前後反立三路線、反羅章龍右派、執行國際路線、挽救黨的危機之功績，和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對中國黨的支持與幫助，特別對提高中國黨的國際地位起了決定的作用。他說明陳雲赴俄完成中央所賦予任務和在新疆收容紅四方面軍餘部的貢獻。張聞天同時介紹康生在上海時期保衛中央機關之經過。關於曾山逃離江西，流落上海當苦力做車伕的艱苦經過也有說明。

接着由毛澤東致歡迎詞，他說中國有句形容「喜出望外」的俗話，說是「喜從天降」，今天陳紹禹同志乘機從天上回來，豈不就是「喜從天降」？我們以這樣的喜樂心情來迎歡王明、陳雲、康生、曾山各同志。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做「飲水思源」，今天統一戰線的成就，其本源是什麼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統一戰線的長流，「八一宣言」的源泉又是誰掘出來的呢？那正是今晚我們熱烈迎歡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飲水思源」，今日統一這不是因爲他曾任中央總書記，現任駐國際首席代表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主要還在於他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他這次返華，有如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光臨它的屬國——中國支部，因而連最富英雄主義和帝王思想的毛澤東也不能不暫時低頭奉迎了！

陳紹禹返延安後，在不同場合分別傳達了史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三項重要指示：

第一，史大林說：毛澤東有許多缺點，如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只是以狹隘經驗來解決問題指導革命等等，不過，他已逐漸成爲中國黨和中國革命的領袖，由蘇聯回去的許多幹部，要從理論上思想上和各方面幫助他，並克服他的弱點，使他成爲健全的領袖。

第二，共產國際認爲張聞天不適於任中央總書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候，他曾任黨的支部書記，結果全支部的黨員都是托派，雖然沒有事實證明他是托派，但就這一點，也很難洗刷他本身嫌疑。

第三，史大林說：「中國黨鬪爭張國燾過火了，對於一個有功績有威望現在還在中央負責的老幹部，採取公開的全面的「無情鬪爭」是不適宜的；「長征」途中，不單張國燾有錯，其實雙方都犯了錯誤，中國黨要好好檢討和改正。

毛澤東當時對陳紹禹的阿諛，固然是一種騙人手法，但也是實在情形，所以毛澤東自己是確實承認陳紹禹有大於他個人。

陳紹禹的返延及三項指示的傳達，引起了中共中央內部的若干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對張國燾轉取懷柔政策。張國燾被鬪後，意志消沉，每日到延安城外跑馬消遣，以解除胸中的抑鬱；陳紹禹返延後，要他對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工作多負責任，同時仍保留他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替中共中央多分擔工作。

第二個變化是國際派內部的矛盾和分化。中共黨內的國際派，在莫斯科時期，有過二十八個布爾塞維克的住處不拘形式的交談一次，不露任何痕跡。但自從遵義會議張聞天採取調和態度並乘機接替秦邦憲爲中央總書記後，秦邦憲與張聞天之間已存有芥蒂，內部正醞釀着矛盾；此次陳紹禹返延，竟說張聞天有托派嫌疑，不適於任總書記，更加深了國際派內部的矛盾和分化。據涂振農說，陳紹禹傳達這一指示，一面不滿張聞天受毛澤東利用搶奪了秦邦憲的總書記，另一方面，最主要的還是陳紹禹自己想藉此取得總書記的職位，殊不知毛澤東卻利用了這一矛盾，一步一步把國際派各個擊破，最後全部加以打倒。

第三個變化是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欽定」。經過史大林的認可和指示，毛澤東從此便逐漸成爲中共黨的領袖，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毛澤東對於史大林是沒齒難忘畢生感戴。到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太原、上海同時失陷，毛澤東認爲造反的機會到了，乃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延安共黨活動分子會議上發表演講，大肆抨擊政府，他說：

「不要人民羣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爲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爲它不是羣眾戰爭」。

「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雖然也帶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趨於失敗，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

上海、太原失陷後，毛澤東認爲「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現在是處在嚴重的危機中」，因而他再度強調要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同時尖銳地提出「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質言之，就是誰領導誰的問題，也是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爭奪領導權的問題，爲此，毛澤東號召「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卽是反對在統一戰線中不積極爭取領導權而遷就國民黨的右傾傾向。

發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毛澤東認爲一方面是國民黨的引誘，「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

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幾個月來，主要是抗戰以來，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組織，對這種已經發生的和可能發生的投降主義傾向作了明確而堅決的鬭爭和必要的預防，並且收到了成效」。

「在八路軍中，開始向新軍閥主義傾向作鬭爭。這種傾向，表現在紅軍改編後某些個別分子不願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爲榮耀（以做官爲榮耀）等等現象上面。這個新軍閥主義傾向雖然和表現在打人、罵人、破壞紀律等等現象上面老的軍閥主義傾向同其根源（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同其結果（脫離羣眾）；然而它是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時期發生的，它帶着特別大的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需要堅決地加以反對。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因受國民黨干涉而改爲政訓處的政治部的名稱，現在已經恢復了。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新的戰畧原則，並堅持地執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證了八路軍作戰上和工作上的勝利。拒絕了國民黨派遣他們的黨員來當八路軍幹部的要求，堅持了共產黨絕對領導八路軍的原則。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據地，同樣提出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

如果照毛澤東的主張，共黨在那時就同政府決裂，確非共黨之福。

陳紹禹當時起而反對毛澤東左傾機會主義，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及中央工作會議，正面批評了毛澤東的錯誤，其主要論點：

㈠關於抗戰形勢的估計，初期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此而認爲是失敗，亦不宜完全歸罪於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在抗戰受挫的今天，不可批評片面抗戰，而應強調抗戰的收穫，以鼓舞民心士氣，堅定國民黨長期抗戰的決心。關於抗戰勝利後的情勢判斷，更不宜在今天即強調是中國人民和中共的天下，這無異證實了「抗日勝利了，是共產黨蘇維埃的天下」的惡毒謠言。

㈡如果把抗日陣營分成左、中、右集團，必將自亂步驟，無法團結更廣大的抗日羣眾進入統一戰

澤東

友，降日者皆吾敵，今天最重要的任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打擊日寇、漢奸、托派和親日派。

㈢處於大敵壓境、國難當頭的情勢下，應以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爲中心，如果強調獨立自主，強調爭取領導權，只能嚇走同盟者，自毀統戰陣容；今天要以聯合團結爲主，批評鬭爭爲輔，在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下，不要提爭取領導權，不要形成互相對立和抵消，而要提倡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

㈣必須承認，今天領導抗日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抗日的而又是革命的，雖然它的革命性還不夠，它的許多制度政策和作法還沒有改變，還是一黨專政時期的老套，然而也應該承認，現在正在逐步改進中，吾人應在長期抗戰過程中促其改變和進步。本黨所提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主張，亦應在加強和改進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的基礎上求實現。如果繼續強調改造政府改造軍隊，甚至要求改造國民黨，勢將引起同盟者的疑懼反感，造成國共兩黨進一步的對立和磨擦。

陳紹禹這個新論點，駁倒了毛澤東的報告提綱（即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任務提綱），獲得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各部會負責人的支持，成爲當時中共的政策方針，在這一情勢下，毛澤東放棄了自己的意見，轉而支持陳紹禹的觀點。

接着張聞天發表一篇關於兩黨關係的文字說：

「有人說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是假的，共產黨的目的是要在合作的中間削弱國民黨的影響與力量，是在利用合作的名義同國民黨爭取領導權。我們認爲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謠言……。

「相反的，我們兩黨在合作的過程中，不但不是要互相抵消，互相削弱，而正是要『互相幫助，互相發展』……

「所以共產黨人始終主張各黨各派的合作，以

責任。關於目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因爲國民黨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政黨，而且向來是一個統治的黨。……所以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今天的問題不是『爭取領導權』的問題，而是爭取替國家民族多做一分事業的問題。」

關於國民政府的問題，張聞天說：

「有人說，共產黨人總是要反對政府，總是不擁護政府，而且甚至說共產黨人把現在的政府看做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因而共產黨人要推翻現在的政府另行組織新的政府。我們認爲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謠言……。我們應該向國民黨同志聲明，我們是竭誠擁護現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因爲這個國民政府今天是一個已經開始擔任着國防任務的政府，已經開始代表着民族利益的政府，這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同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克倫斯基政府完全不相同……。」

至此，毛澤東也見風轉舵說：

「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國民黨以外的我國第二個大的政黨，我們今天並不要求參加政府。關於這一點，我們黨的領導人陳紹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廿五日與美國記者白得恩先生的談話當中，以及我們黨的另一領導人張聞天（即洛甫）同志，在『解放』二十八期所發表的『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一文中，已經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懇切地聲明過。關於這一點，我可再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作一次鄭重聲明：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誠懇地幫助國民黨對日抗戰，但我們現在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

「我們共產黨員雖然自己不參加政府，但我們對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絕對擁護」，「我們共產黨員對國民政府的擁護和幫助是絕對眞誠的，是從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根本立場出發的。」

如果照毛澤東原來的想法，抗戰後三個月便同政府決裂，以後德蘇戰爭爆發，政府必然要分出兵力對付中共，中共除去與汪精衛合作，很難逃覆滅命運，此等處皆是陳紹禹救了毛澤東，毛澤東最後卻恩將仇報。

論毛澤東與宋江

張達人



如果以毛澤東與宋江所處的時代而論，他倆幾乎相隔八個世紀，但是彼此有若干相同的地方，有些出於偶合，有的則是全由毛澤東從宋江那方面翻過來的，而且非常露骨。

先說偶合的：宋江的字從水，他的弟弟宋清的清也是；毛自名澤東，他的弟弟起名澤民，不也全是水旁嗎？

宋江纔鄆城縣一押司耳，卻喜吟弄風月；毛澤東生有反骨，何曾在學問上好好下過工夫，也愛附庸風雅。照說宋江私通梁山，就該處以極刑，可是他殺了閻惜姣，死口無對，就只以殺閻罪名，刺配江州，他卻還不安份，一天在潯陽樓，趁着酒興，竟在粉壁上寫了一首西江月：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寃讎，血染潯陽江口」。

意猶未盡，又寫了一首七絕，末二句云：

「他年若得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這一詞一詩，很可能出於後來施耐庵的代筆。

毛澤東於三十四年仲夏，日本軍閥投降前夕，奉今總統其時爲國民政府主席蔣公文召，赴陪都重慶參加政治協商，備受優待。據說毛澤東自重慶飛返延安的時候，當時在機場歡送的羣眾，一見蔣公，齊呼蔣委員長萬歲，毛澤東作賊心虛，幾乎從飛機的扶梯上震撼下來。他在重慶，有次碰上戴笠將軍，卻半開玩笑地說：「戴先生，你只能明來，請勿暗來」。那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不過他在驚悸中，仍故作鎮靜，塡起一首「沁園春」來：（原詞免錄）頗爲一些人所傳誦，其時詩人易君左等曾塡詞反擊，可惜正不勝邪，並非如毛的不脛而走。其實純文學有它獨立超然的領域，誰要利用它，作爲一種捫之有迹的具體工具，就會降下一格。洪昇的「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長生殿誰曾將它仔細讀完？還不是因爲洪氏開口閉口，將唐代天寶年間的政治，攻訐得太露骨些。何況毛澤東什麼秦皇漢武一連串子，說穿了，只是宋江的「敢笑黃巢不丈夫」的引伸和擴大，並沒有什麼新的意義。更何況毛的這首詞，盛傳係當時名詩人柳亞子的替槍。但等到毛澤東在北京沐猴而冠的時候，柳去見他，他卻說：「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

再說毛澤東刻意向宋江摹倣的：

宋江的武藝，不曾看見他正面使過，只是孔明、孔亮兄弟的拳棍，係經過他的指點，可是孔亮連武松一拳也承不下來，由徒看師，就可知一般。而在江湖上打滾的，幾乎無人不知道有個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所謂及時雨，也就是說宋江常是逢人危難，解囊相助。可是如果我們不厭其煩加以統計，除他第一次打算以梁山寨晁盖着劉唐送他的十両金子（其實他只受了這些），轉贈給縣衙門前賣湯藥的王公，作爲棺材本，因爲閻惜姣檢去，而黃牛了之外；可以數得出也不過送武松銀子十両；在清風寨花榮那裏「避風」的時候，不時以些散碎的銀子給伴他出遊的幫閑；在揭陽鎮，送了江湖賣藝的薛永五両銀子；在潯陽樓送了二十兩銀子給領着女兒賣唱的宋氏夫婦；他在江州一見李逵，特別賞識，未出一天，竟先後給他銀子七十両。總共也不過百両銀子多一點。可是正如賣武的薛永說的：「當年卻笑鄭元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慣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江湖上都知道宋江疏財仗義。同時宋江內心裏是一套，外表上又是一套。他在內心，一直在爲走上梁山舖路；——看他從江州法場脫險以後，走上梁山，便有個與晁盖勢均力敵的班底可以證明。在外表上卻逢人便勸，到邊境上一槍一棒，博一個封妻蔭子，又是何等的忠貞！

毛澤東他是不肯給人銀錢的，卻學宋江滿口甜言蜜語，據說也是三十四年，他到了重慶。那時湖南一些失意的政客和文人，流行一句口頭禪：湖南人「文不組閣，武不封疆」。其實抗戰期間，劉建緒就作福建省主席，劉就是湖南人。程潛（頌雲）那時在重慶，頗不得意。於是毛澤東一見着程氏便說：「頌雲伯！我不是爲了個人，是爲了整個湖南人爭一口氣」。程潛給毛澤東「頌雲伯」這一稱呼，恐怕連一身都酸了。

水滸傳大概可以劃分三個時期：王倫時代；晁盖時代；宋江進入梁山的晁盖時代。王倫他是個落弟的秀才，雖作了山寨之主，只求生活上比在三家村訓蒙度日稍好一點，也就心滿意足了，並不有心擴充。因之林冲投奔，他不敢收留，才伏下日後林冲火併他的禍根。馮某在新世訓應帝王一篇中，說王倫量小不能容人；我們認爲，倒不如說王倫心志有限，用不起像林冲這樣一個人。晁盖自作了山寨之主，在軍師吳用的參贊下，也只遠征江州，刼宋江、戴宗法場那一次。

有些人或許懷疑，梁山泊與江州之間，相隔數千里，而晁盖一行，來去自如，認爲虛妄。實則宋自太祖趙匡胤深戒唐末方鎮跋扈，根本就不讓州郡有像樣的武力。明於此，就可知這次遠征，並非全屬虛構的了。然而如果我們將這次遠征歸類，也只能算是一種游擊戰。梁山泊眞正比較大的戰役——由五千人到一萬五千人，是宋江進入梁山才開始的。

如三打祝家莊之役，曾頭市之役，東昌府之役等，除了曾頭市之戰，由晁

蓋發動，以帶箭身亡，再由宋江繼承，其餘者由宋江主持。在這裏我們要加以說明的，爲什麼曾頭市之戰，晁蓋要親身出馬？可能自宋江三打祝家莊之後，聲勢煊赫，有駕乎晁蓋之上的勢子。晁蓋不甘冷落，才強自出師，以振起他日趨冷落的威望。嚴格的說，在這三次戰役中，如果專憑正正堂堂之陣，雖不會必然說宋江覆師敗北，至少他奈何對方不得。但每次最後的勝利者，都是宋江，他憑的什麼？鬬力而且鬬智；更具體的說，他們善於用間。

三打祝家莊之戰，起因於奔梁山的楊雄、石秀一行中的時遷，偷吃了莊戶的一隻鷄；而更令人發笑的，當楊、石兩人奔上梁山求救的時候，晁蓋卻另一副嘴臉勃然大怒，認爲他們行竊，敗壞梁山威名，要將他倆推出斬首，他卻忘記了自己是因爲了生辰綱而上梁山的，這眞是竊鷄者誅，竊山者王了。好在宋江說情，並不曾眞的將他倆斬首。

如祝、扈、李三個莊子，同心協力，始終無間，宋江是無能爲力的。可是有些出於機緣：在過去一些故家大族的夾縫中，往往有一二單門小姓，年時積怨日久，亟思一報。在大事當頭的時，每同蟻穴潰堤，壞了全局。祝、扈、李三大族中，單單有個姓鍾離的老人，並不是說這一老人敢於背叛三大族，只是說，他一生中孤立得夠了，他最需要同情，也最願意同情孤另無助的人，在這種情形下，他才不自覺的收容梁山泊派出探路的石秀，也才肯將祝家莊峯迴路轉的詳形，一五一十的告訴石秀。有了這，宋江才不致於一打祝家莊時就墜入陷阱。這是機緣之一。如果楊雄等不透過杜興去央請李家莊主李應，向祝家莊說情，由李應給祝氏兄弟與傷，李應從此中立，宋江仍難於有爲的，這是機緣之二。藉着扈成來請釋歸他的妹妹扈三娘，宋江藉機提出了扈家莊嚴守中立爲條件，於是祝家莊完全陷於孤立。但就是這樣，宋江對於祝家莊之戰，還未見得穩操勝算。於是再以孫立、樂和、鄒淵、鄒閏、解寶、解珍等，化裝登州兵馬提轄一行，藉着孫立原與祝家莊教頭欒廷玉同出一個師門的關係，以拜訪爲由，滲入祝家莊，這樣裏應外合，才將祝家莊攻下來。可是將祝太公一家老小盡行殺戮，全莊燒爲平地，這難道也是「替天行道」？

晁蓋親率大小嘍囉五千餘人，巴不得一口氣將曾頭市吞下去，誰知對方能戰能守，而且一反往常的，也竟能用間。這是力足者，智纔有餘。曾長者父子和史文恭，利用晁蓋志切勝利的心理，而且巧妙地以曾頭市法華寺監寺僧人爲行間的主體，使晁蓋不加置疑的而墜入其中，竟因此中箭身亡。等到晁蓋百日之喪期滿，中間經過許多曲折，幾乎遷延經年，才由宋江率領人馬前去攻打曾頭市，爲晁蓋報仇。這場戰爭的導火線，起源於曾頭市的郁保四，接連搶了梁山泊的馬。但等到郁保四以人質的身份出現在宋江面前時，他並不曾恨得牙癢癢地，將郁保四一刀兩段，以洩心頭之恨；他卻靈機一動，利用郁保四作嚮導，竟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也使宋江另一次用計獲得成功。

在宋江領頭的多次戰役中，攻打東昌府這次用計卻失敗了。那是他的頭領之一的史進，竟想利用他和東昌府西瓦子娼妓李睡蘭春風一度之緣，先滲入東昌城裏，果不出軍師吳用所料，史進澈底失敗，身陷牢獄；同時這次對東昌府的二十幾個頭領，幾乎只要一出陣，沒有不被張清飛石打得臉青鼻腫，皮綻血流的。但在宋江和吳用看，勇者可陷之以利；於是他們僞裝大批糧船，通過東昌城河，將張清誘離城堡，因而成擒。

不但反毛分子，指責毛澤東徒擁有水滸、三國演義落伍的軍事思想，而我們細按毛澤東自反叛以來的行事，確實的，也無不與水滸有蛛絲馬跡可尋。三十六年的濟南之戰，三十七年的徐、蚌會戰，三十八年渡江之戰，他無一次不是用計，因而僥倖獲勝，這幾乎是人知人曉的事；而他的藍本，多出自水滸傳，也可以說，他在若干地方是師事宋江的。茲舉他竊踞贛南和逃出川北的具體事實稍加說明。

毛澤東之在贛南，以中央大軍雲集，本來不難一鼓蕩平，可是由於一些將領的爲了保全私人實力，徘徊觀望，毛竟因而坐大。中央軍將領之一的張輝瓚，因懍於最高統帥的德威，親率所部，勇猛攻入共黨重地，那不止是一個山區，而且是共黨銀行所在地。因之他們一進入之後，連周遭山區都不曾切實搜索，一至黃昏，便陷入重重包圍。張輝瓚和他的旅長戴岳同時被俘，戴釋放了，張在公審中，罵賊不絕，連舌頭都割去了，然後斬其首，用長釘釘在一塊門板上，投入河裏，順流而下，爲他未參加戰役的另一個旅所拾獲，時間大約爲民國二十年的初冬。而這次張部的覆敗，也就是爲利所陷。後來張氏公葬岳麓山，還算死得其所。

儘管毛澤東在自傳中，渲染他們一起子，於民國廿三年從江西突圍逃到四川，香烟、罐頭，沿途都有中央軍「奉送」；而他認爲最得意的，是他們逃到大渡河邊的時候，康定橋，已只留下幾條鐵索，全國各報一致著論，認爲太平天國的大將石達開，早年就在這裏被俘的，這也將是共軍覆滅的地方，然而他們神奇地渡過去了，引爲沾沾自喜。而他們於廿四年，冒死逃入陝、甘之交，在經過川北松潘一帶的時候，林地綿延六七百里，已經潰不成軍，常數日才得一食，只要當地的藏人一聲吆喝，他們就會伏地待擒；藏人爲什麼不肯這樣作？還不是他們認爲自己在這裏是少數民族，同情弱者的關係，也就給毛澤東利用上了。這點他卻避而不談。

但是宋江仍與毛澤東還有幾點不同的地方：他純孝，一聞他父親宋太公病故，便不顧生死連夜趕回家去；他禁慾，梁山泊中有很多眷屬，但他自己從殺了閻惜姣之後，便無意再娶；而在他心裏，總認爲和女人在一起，是一件骯髒的事；他急國家之難。當方臘作亂的時候，他便接受朝廷招撫，參加征討方臘的行列。除了晁蓋之死，宋江有莫須有的嫌疑，他對所有部屬都善保其始終；而毛澤東呢？在家是個逆子，他常用跳塘來反抗父親的訓誡；他是一條洋棍，最昏聵的，他竟妙想以毛婆江青作他的接班人，這不知出自馬、列主義那一章節？他趁着國難壯大起來，又趁着國家大難以後的喘息未定，席捲了中國整個大陸。劉少奇、林彪先後也不免遭他整肅和殺戮。這樣，我們以他與宋江相提並論，還後悔將他比高了呢！

香港政府經濟政策與

編者按：這一篇大文，是中華廠商會名譽會長、九龍華商會會長黃篤修先生的作品，用中英文同時發表。此文發表後，反應異常強烈，工商署長麥理覺先生提出要跟黃氏「公開辯論」，這一篇具有爆炸性的文章，我們認為在「萬人雜誌」發表很適合，雖然因時間匆促，未及徵求黃先生同意，但相信黃會長也希望讀者們看到「中文」版的。

一兩年來本港產生一連串的通貨膨脹，其勢之驟，其來之速，可謂是史無前例，劇烈惡性程度，使一般受薪階級，及家庭主婦，面對日日不同的物價，時有手足無措應付困難之苦。如電視流行歌曲所謂自從物價漲後人消瘦，三餐茶飯惹人愁一樣。

雖然通貨膨脹在近年來是世界性的現象，但是和其他事物一樣，這種膨脹情況，一到本港，便成惡性現象，如狂風暴雨，不獨受薪勞工階級如大難臨頭，連資產階級僱主方面，亦窮於應付，這一形勢，到了今天，仍是有加無減，政府當局無法解調，只諉過於外來影响，而我們身受其害的人，難免深一層研究其原因，而不得不提出相反的意見。

所以我今天的題目是：

「在惡性通貨膨脹下論香港政府經濟政策與工商業面對幾個課題。」

換句話說：就本港地價、樓租、工資、物價、及連帶的治安五個問題就教於在座各位工商鉅子，希望抛磚引玉能夠引起本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興趣，以公正虛心立場研究對策，相信如果能提供政府當局對本港面臨奇難雜症，對症下藥，醫治病源，則不獨可甦拯民困，開闢利源，拓展外滙，振興工業而已，能如此，則我們最關心而時有切身之痛的治安問題自能迎刃而解。上述問題歸納起來是：

㈠戰後港府地價政策之檢討。　㈡樓宇租金應否加以適當管制。

㈢糧食與工資問題。　㈣安定物價以解決治安。

本人認為樓宇租金，應與地價問題合併討論，香港樓宇租金（包括商用和住宅）的高昂，高於紐約和東京，真正原因，並不是由於供求不均的緣故，而是因為港府歷年來錯誤的土地政策造成的。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但仍有廣濶新界及離島土地可資利用。逼使地價暴升的主要因素，是政府歷年來限制新界及離島農地大量開放，縮小了港九土地被用作發展工業的區域，本人認為這是導致今天樓宇租金昂升主要遠因。在這畸形現象之下，日益增漲的租金，是不是應該適當地加以管制呢？關於這一問題，本人根據財政司夏鼎基先生在立法局預算案辯論中的一段話加以扼要評論，依夏氏的意見是認為管制樓宇租金，等於將一部份人（業主）的損失使一部份人（租戶）得益（大意如此），這種觀念是不符事實的。本人多年來在廠商會任內不斷呼籲政府改善土地政策，大量開放新界耕地為工業發展之用，不幸未蒙政府採納。此點主張並非本人獨創，其實在一、二十年前佘達之先生任廠商副會長的期間經過廠商會同人的要求連任總督十年的葛量洪氏曾[illegible]答應將[illegible]海的官塘官地劃為工業區之用，以不超過一尺五元

要求之下建立的。九龍又一村成為高尚住宅區也是經過佘達之先生努力獲得當日葛督支持在這種原則之下成功；（所以又一村大道命名達之路）許多在又一村居住的殷商巨賈一定能夠證實本人這個報導的。

可惜官塘工業區的計劃當日在其他殖民地官吏反對之下變質成為拍賣競投方式而提高至數十元一尺，與葛督原意相差甚遠。這個原因在當日據稱是因為其他負責田土局務官員竭力反對而由英倫政府出頭干涉，這當然是大英帝國對於殖民地剝削的一種萬變不離其宗的手腕——維持高昂地價以保持香港表面上經濟的繁榮的似是而非的政策。

在一、二十年來每年公開售賣土地不超過一百多萬方尺，而售價每年作直線提高，茲抄錄下列政府公佈的數字作一比較便可以證明本人的說話是有事實根據，並不是隨便信口開河的。政府歷年售賣土地比較表：

期間	數額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	二六二，〇〇〇
一八六一——一八七〇	四七七，〇〇〇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	一二五，〇〇〇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二，五〇一，〇〇〇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二，八三九，〇〇〇
一九〇一——一九一〇	二，八三九，〇〇〇
一九一一——一九二〇	二，七一五，〇〇〇
一九二一——一九三〇	一七，〇五三，〇〇〇
一九三一——一九四一	一二，九三六，〇〇〇
一九四六——五六年度（十年）	六七，七一七，〇〇〇
一九五六——六一年度（五年）	一七七，三七五，〇〇〇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一年）	一〇七，二二五，〇〇〇
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一年）	二三四，四〇二，〇〇〇
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度（一年）	二〇七，一五七，〇〇〇
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度（一年）	一四三，二九五，〇〇〇
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度（一年）	七五，八五九，〇〇〇
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度（一年）	五〇，六二二，〇〇〇
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度（一年）	四三，七八五，〇〇〇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度（一年）	三九，九一五，〇〇〇
總共	一，一八七，〇二七，〇〇〇

這種人為的畸形的政策之下對於工商業及住宅屋宇的租金的抑制是等於中國諺語所謂「緣木求魚」，「扣冰取火」的不可能的現實。

我們知道經濟領域中有一個價格的問題——即物價與物價交互影响的問題，比喻：租金上漲了，米價亦跟之而漲，接着是一般物價、工資、原料……等等，便亦自然而然形成了你追我趕的情勢，其理是極其鮮明而且無可避免的。關於這個惡性循環的牽連關係，黃氏引述本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加坡共和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吳慶瑞博士在星洲總工會特別代表大會席上的一段演辭，討論工資與物價問題，提出了如下的幾個要點（英文原文

業面對幾個課題

黃篤修

害。㊂以新加坡而言，加薪問題對於本地物價影響較少，而對於出口貿易影響較大，（因加薪而增加工廠出品成本）這一點是難免的結果，如果加薪的幅度不嚴重影響製造品成本，而失掉國外市場的話，這危險是我們對於加薪後不能不付出的代價，如最近工業區內及其他地區有些紡織廠因此關門的事實是爲明證。㊃此外另一個有效對策是嚴厲制止商人乘危打刧暴利行動，吳博士認爲一般人以爲限制物價，如強制商家標明每樣貨品售出價格，處罰暴利商人等等……辦法，只能說是治標而已，治本的對策應該是尋取充足及不斷的供應，及開放自由競爭貿易，使壟斷者無計可施。㊄許多時候，因爲供求不平衡，商人們乘機囤積，使貨品畸形欠缺而提高物價。㊅以食米而言，新加坡政府爲防止上述情形，由政府入口白米，這個在白米價格繼續上升時，是有平衡米價的作用的，但是如果米價忽然下降，在積存白米尚未銷完以前，是不能迅速平價而沽的。這一點我們應該當它是平衡米價措施下所需要付出的保險費。（Insurance Premium）㊆吳博士在演辭中讚揚總工會自行試辦之超級市場的措施，指出僅大巴窰市場開張不久，每個月營業已超過七十五萬元——平均每天有五千顧客光臨，這服務群衆直接行動，至少在新加坡，對於平抑物價是有巨大效果的。

香港如何呢？

本人以爲目前香港市民食和住是兩個最主要的問題；和星洲一樣，第一、食米問題，米價由原產地上升是事實，但本港的售價每斤二元五角，這個數目和原產地價格（包括運輸等等）比較，中間利潤究有多少？是否合理？三十八家入口商及另外三十多家批發商（聽說最近已增至百家左右）憑什麼資格可以「世襲罔替」？永遠賦予他們專利權？自由競爭可以使消費者避免受着壟斷剝削，政府當局該不會昧於這個原則吧？問題是在於爲與不爲而已，爲什麼不爲呢？

這個白米入口專利制度是二十年前蘇弼先生任工商署長時的「德政」，二十年來，米價數次高漲，政府只採聽其自然的坐觀政策，未聞有平糶抑制暴利措施，使市民受到重大的損失，這個專利及賣證措施，不獨白米，即在工業界，也有同樣存在的怪現象。如棉織製衣業「固打」「賣證」制度僅少數人坐享其專利特權。據英文虎報記者報導，他訪問工商署代署長、及食米諮詢委員會主席麥理覺時，麥理覺署長竟公開認爲賣證是合法，而批評則是不公道的，而是由於妒忌心理作祟。

我們不禁要問，依麥理覺署長意思這世襲性「專利權」執行了這麼多年，事實上證明，是不是只使極少數人坐享不勞而獲的厚利，這厚利是出自數百萬勞苦終日的市民的血汗？如上述例子，十多年來數次米價暴漲，是不是一些僅求升斗的小市民吃虧而政府坐視壟斷專利的入口商批發商乘機發大財呢？

本人認爲麥署長對於這種容許少數人專利壟斷買賣「固打」的政策辯護是站不住腳的。而容許這種剝削現象繼續下去是不可理解的。

在這離開已經整個世紀封建制度下民主社會中如果還認爲保障少數人厚利公平」，什麼才不是「不合法」呢？

對於政府高級官員這種思想，在現在賢明的麥理浩爵士殷殷求治之下，絕對不應該讓它繼續下去的。我認爲全港市民有權提出糾正，而這種切膚之痛的籲請，亦將有助於廉政公署的工作，而恢復市民對於政府的信心，亦間接有助於地方治安的改善的。論語云：「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足矣。」民生安定是解決治安的先決條件，是小孩兒童也懂得的道理。呂氏春秋論政治民說：「民不可偃也，譬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用古人的教訓來衡量港府經濟政策及其影響，其成敗得失，可以思過半矣。

社會經濟在每個地區都有其情況上的不同，因此能否使社會經濟秩序獲得安定，工商業保持正常發展，是需要政府拿出大刀濶斧的「應變」的辦法，香港政府絕不能以其他地方通貨膨脹影響而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藉口而委卸責任的。

除了米，第二是住的問題，亦即關連到租金的問題，港督麥理浩爵士於七二年十月十八日首次在立法局作施政報告時，宣稱在未來十年準備動用三十三億四千萬去興建公衆樓宇，估計這種建屋計劃可使一百八十萬人獲得廉價理想的住所，在此之前，根據政府有關部門透露（根據雅風旅遊雜誌七二年十二月號）關於政府已完成的新區徙置大廈及廉租屋和屋宇協會的房屋，共容納了一百八十一萬九千人，此外截至七二年秋，私營房屋建築，據統計完成的數量是二六〇座，約五千層居住單位爲一萬〇五百個，這兩年來，公私房屋又增建了多少？政府十年建屋計劃是否已經實際全力推行；都是值得檢討的問題。

照目前情形，樓屋租金不僅成爲市民最大的生活威脅，（收入八百元受薪者，租一個房間，往往要付出總收入50%爲租金）這種租金過高的現象，間接促成了生活產品成本與工資競賽的危險狀態。影響所及，使香港工業品對國際競銷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另一方面是市民的消費力亦將因此而「每下愈況」。一般市民生活受威脅，怎能夠制止一部份鋌而走險以暴力搶刧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呢？

最近兩年自麥理浩總督就任以來，政府方面對於土地政策似乎有顯然改革的傾向，如最近紗廠廠商聯合經營，政府可能允許以協商方式，以公平價格售與廠地爲建廠之用，又如在談判中的南丫島大煉油廠也是在新的改善政策之下在進行中，其他如地下鐵建築計劃，亦在同一原則在進行中，這賢明的改革措施，對於吸引大量外資投到香港建設，及幫助本港工業界放膽繼續投資是會有很大的效果的。總之，安定社會，制止失業增加，挽救經濟不景危機，而尋求這東方之珠工商業繼續繁榮擴展，是需要政府訂定以多數市民利益爲前提的賢明公平而正確的經濟政策的。古人之「亂生於差，治盡其詳」，港督雖然殷切求治，但大原則制定後之執行依然有賴於督憲以下官署上下各級負責人切實施及執行時的公平，誠實週延和決心的。

從徐福避秦談到旅日華僑（下）

胡蓑之

華僑教育與各行業

關於旅日華僑所創辦的教育設施，計有橫濱的大同學校，與神戶的同文學校，同開海外教育文化的風氣之先，而佔着我國教育史上光榮的一頁。按：橫濱大同學校，提倡於梁任公啓超，而成立於清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其時延聘三水徐勤爲第一任校長；民國十二年，該校的校舍因地震而告傾圮，且曾一度輟辦。在此二十五年中，該校培植了不少的華僑子弟。神戶的同文學校，亦首創於梁啓超，而成立於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年）；最初不置校長之職，而舉日本前文部大臣犬養毅爲名譽校長；越數年則改聘日本漢學家堀百千爲校長，但他有名無實。至光緒丙午（一九〇六），乃聘湯覺頓（後任中國銀行總裁，於民五討袁之役，死於廣州）爲正式校長，校運日隆，未嘗中斷。

到了抗戰期間，同文學校已受日本當局的干涉，而一度宣告關閉。按：同文學校創辦之期，僅後於大同學校二年，而延續的時期則有過之。惟培育出來的知名人士卻不多有，而比較著名的學生，恐怕只有魏邦平等數人而已。由於大同位在橫濱，距東京較神戶爲近，因之，在橫濱大同畢業的學生，升入日本學校深造，往往取得祖國官費留學的機會，也多於神戶方面的同文學生，所以，大同培育的人才亦較多。

據調查結果：旅日華僑的原籍，多數來自冀、魯、蘇、浙、閩、粵諸省；其人數的多寡，則因時期而異，所操職業的種類，每多以其個人經濟力量的大小爲轉移。至於旅日華僑的各行業中，昔日以洋行的買辦爲最多，後來因洋行式微，令到此業已大受影響；然其代之而興的，首推進出口貿易商爲巨擘。若以此業商人的籍別加以比較的話，則以廣幫的勢力爲最強；三江幫次之；閩幫、北幫又次之。論及各幫貿易聯絡之地，則冀、魯籍的北幫，以天津爲樞紐；三江幫以上海爲中心；閩幫則以廈門及南洋各地爲其勢力範圍；廣幫的商業網最大，不獨置其中樞於香港、廣州；且會包括着南洋及南北美各地。因之，旅日華僑商人各立門戶，互不聯絡，更無團結可言。

除了上列各幫之外，其餘旅日華僑較多的行業，可以把餐廳、菜館、理髮、布販及勞工等爲代表；菜館，以烹調中國口味的肴饌爲業，大多數的僱客爲日人，他們稱這種菜館爲「中國式料理」，其中以粵式的勢力爲最大；天津式次之。歸華僑經營的「料理店」，自僱同一原籍的廚師；即使菜館爲日人所經營，也多半僱用華人爲廚師，蓋日人不長於模仿中國人的技術也。同時，中國的麵店，亦遍佈於日本各大都市，而以關東地方（東京附近一帶地區）爲最多，專門製造中國麵條，及簡單的中國菜，以日本中、下級階層爲對象，亦以粵式烹調法最佔勢力。在關東大地震以前，經濟此業的華僑，多爲廣東高明籍；後者則大部份已被迫返國，日人效法自營的小店，遂代之而起。負販布疋華僑，幾全部來自魯、閩二省，足跡遍及全日本各市鎮鄉村。從前的華工，多數是浙省溫州人，其後雖有不少遭到地主的排斥而回國，就在七七抗戰爆發時，據聞尚有一部逗留彼邦云。

旅日華僑另外的行業，則包括有：製造兼販賣業，如中西服及皮鞋等；販賣業則有豬肉、漢藥（日法律不許漢醫懸壺，但華僑患病時，仍不少私下請旅日漢醫診治，故此，若干漢藥店得以保存）；旅店業則有「下宿屋」（公寓的日本名詞，專以接待我們留學生的）；銀行業便有「兩替屋」（銀錢及外港找換店）等。華僑行業的種類甚少，及其營業範圍亦甚狹，這是異於東南亞及美洲各地華僑社會的。尤其是儘你跑遍全日本，找不到一份是咱們僑胞自辦的華文報刊，更有異於全世界其他各地的華僑社會了。這大概是旅日華僑的原籍複雜所致（在東南亞及美洲各地華僑，多爲粵、閩兩省籍）。

事實上，旅日華僑的習俗，也多半是襲其原籍的。凡位在都市的除了職務與日本人有關而須結交日人外，因方言關係，平時多與同鄉親友往來；且其所生子女，也多數入僑校唸書，還能沾沐祖國文化。大抵粵人的獨立性格較堅強，因此，在粵籍華僑中，極少被日人同化的。但是江蘇、浙江籍的華僑則不然，因爲他們易嫻日語，好交日人爲友，而且對於祖國風俗的保守性，也沒有那麼堅強，所以他們易於適應環境。至於冀、魯等省華商，雖負販貨物於日本各地，然其儉樸誠信，能刻苦耐勞，亦甚少與日人交好；而業負販貨物的閩人，則因多娶日本女子爲妻的緣故，便歡喜跟隨當地的習俗，而其性格也稍異於故鄉之人了。不過，戰前東渡謀生的華人中，差不多百分之八十已經早婚，故偶與日婦同居，也往往視爲外室；即使華僑正式迎娶的日婦，由於語言的隔閡，和其習慣完全不同的生活關係，亦少與夫家的親友族人來往。

另一方面，則由於日本的國籍法，採血統主義，規定外國人須住其國內五年以上，有相當財產而邀內務大臣的批准者，方可取得其國籍，限制嚴格，因而能夠加入日本籍的華僑商人，實屬少之又少。根據有關華僑的紀錄顯示：華僑取得日本國籍的時期，則濫觴於清光緒甲午戰役以後數年，而以光緒辛丑至甲辰（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及第一次大戰期間最稱盛況，可是比例於華僑總數而言，卻仍微不足道。他們要加入日本籍的動機，多與買地及經商有關：前者可以打破外國人在日本買地的禁例；後者則關於販運日貨於中國及南洋各地時，涉及索債和訴訟的事，都可以假日人的勢力以佔特殊的便利。

　華僑取得日籍時，多已成家立室，不願將所生的子女呈報日本當局，俾免後代依法入學或服兵役的義務。所以，華僑本身及其子孫的生活與思想，一如保留其國籍的華人，又不必脫離祖國國籍。這些跨籍的華僑，多數聚住於各大都市，故不是關係職務的交際範圍，而是自限於我國的族類，由生活觀點而言，與普通國人完全相同；反而散處於日本內地的那些非日籍華僑，因與土人雜處，其生活方式難免日本化，矛盾現象，莫過於此！旅居東瀛的華僑，不論取得日本國籍與否，所操各種行業，幾全部為國人自營，而極少與日人合作的。若僱用日人以代勞，則除女婢之外，可稱絕無僅有。原因是日本人的度量偏小，重利輕義，倘若跟他們合股營業，必致中途反目而兩敗俱傷也。

留日學生的功罪

　談到我國留日學生的問題，也有討論的必要。日本原為文化後進之邦，昔無外人留學其國，自光緒甲午戰勝我國後，始自驕自大，盛誇其文化兼東西之長，而勝於西鄰的堂堂華夏，遂啓文化傲戰及侵我的野心，特正式向清廷事務衙門請派青年赴東留學。時適康南海、梁啓超諸先生，設強學會於上海，盛倡譯書以啓國人之智，急需通曉日文人才，日本文字，漸受國人的重視，及戊戌變法，東邦的制度，頓成維新黨唯一的模範，雖其黨人中途挫敗，見逐見戮，可是全國既動革命之機，清廷再不能墨守祖宗的成法，於是士大夫爭攜新機以應事變。但直趨歐美以求學，則危亡在即，迫不及待！且費用浩大，志亦難酬；而日本擾近吾土，物價低廉，又信其文字易通，故負笈東渡者日多，其勢至七七抗戰時始止，在此以前四十年間，曾選學籍於日本的中國人數，已逾十萬人。其中最盛時期，為清廷頒佈預備立憲詔書（光緒丙午即一九〇六年）前後四年，估計每年東渡人數當在八千以上，佔我國留外學生的最多數。

　由於人數多，良莠不齊，功罪參半。如所週知：清末政治革新的二大派——立憲運動與革命運動的最高幹部，都是留日學生。同盟會創立於東京，排滿革命的大同團結，於焉告成；死難於黃花崗戰役的知識分子中，多數有留學東瀛的經歷，殺身成仁，卒樹光榮的先聲；至於立憲運動的團體，亦以留日學生為幹部，雖二派成敗異途，然均足以左右近代中國的命運。流風緜衍，遂致今日中國各政黨的領袖，多為昔時負笈東渡的學生：國民黨總裁兼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已故青年黨領袖曾琦、已故國家社會黨領袖張君勱等，均留日學生也。甚至為害國家民族的中共首創者陳獨秀，也是留日學生，漢奸汪精衛，更是留學生。

　日本與我國比隣而居，近百年來採取一貫侵我國土政策，一切具體的設施，悉以奴役我民族，掠奪我國土為目標，身居其邦的志士，耳聞目擊，莫不憤慨悲傷，蔣中正先生在保定時之所以激怒日籍教官，即對日人的狂妄看不過眼所使然。同時也想到內憂外患的祖國，自萌非改革政治不足以禦侮圖存的思想。這種心理實反應環境的刺激，而此環境除日本外，卻不能在其他國家求之，是為我國政治領袖之所以特產於留日學生也。然由此而反觀之，也有留東之士，目擊其國勢的蓬勁及惑於島人的狂詞，自嘆吾族衰老，不易發奮有為，精神全失自主之力而轉為恐日病，再進而生媚日降日之心，汪精衛倡「無日本即無東亞」之說，即為此種思想之代表，若他昔日不留學日本法政大學，不問計於留日學生周佛海等，則未必產生如此超等漢奸的理論，又未必做出如此超等漢奸的事實。

中共早滲透華僑社會

　儘管日人狂妄自大，而藐視我國，但其許多東西均由中國輸入，除了漢學及中國文字之外，連一些娛樂的工具，也多由我國輸入。日人嗜賭的習慣固不甚深，但六十年前，從我國輸入麻雀，見其技術靠憑藉運氣及活用思想之長，而認為最理想的娛樂工具，故不脛而走；今日通都大道之中，幾乎全有麻雀俱樂部之設，據說玩這種技術的日本人，最初是各納租金於主人，而不以財物作為賭注。但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日人感到侵略戰爭已告失望，於徬徨歧途之中，乃將積年精神的苦悶，惟有洩之於麻雀一途云云。日本固有的奕叫做「將棋」，流行的範圍甚廣；而視為鍛鍊思想的我國圍棋，則行之於日本的中上階層。日人對於我國現時旅居東京的吳清源，及其徒弟林海峯等，均稱之為棋王而為中華民國增光不少。

　吳清源福建人，少善奕，有日本棋客某氏遊我北平，與清源之父對奕，清源侍其側而作壁上觀，但批評卻很適當，某氏改與之奕，見他技術之精而愛其天才。當清源喪父後，家境貧困，得當年棋客某之助，使東渡從師以求深造，藝乃益進，後入日籍而稱日人，並執東邦圍棋界之牛耳。一九五二年，吳氏返台北接受「大國手」的稱號時，林海峯年方十一歲，遂拜吳清源為師，隨吳氏赴日後，即入棋院深造。其後從四級棋手一躍而升為八段高手；從藉藉無名而成為日本舉國皆知的人士。一九六五年九月，林海峯在日本「名人」挑戰賽中以四比二優異成績壓倒坂田榮壽，縱登日本棋王寶座，成為日本歷年來最年輕的第四屆名人。因此，日本人不能不佩服中國人的天才。

　眞正旅日的華僑人數不多，對祖國的政治關係也淡薄，早年孫中山先生居橫濱時，入興中會者不過數十人；獨神戶華僑富商麥小彭、吳錦堂（均為留日華僑首富）等二人，曾資助梁啓超所辦的「政聞社」，不外乎協助其啓蒙運動的動機；他們款待康、梁二先生甚厚，亦出乎私人崇仰維新先覺之意，而並非參加其政治活動也。本來在辛亥革命時，旅日華僑不獨捐助軍餉，且有返國從軍者，情緒熱烈。後因祖國內亂頻仍，華僑多懷怨懟而少關心政治了。

　大陸赤化後，一部份華僑家眷淪陷在鐵幕，為家人安全起見，他們只抱着觀望態度；加以中共特務的滲入日本，華僑社會首當其衝，因而有一小撮華僑上了中共的魚鈎！其中尚有極少數的台獨分子，則受日人的支持而成為另一團；其後又被中共分子所利用。所以，旅日華僑人數雖少，而份子雜複，雖有一些在日置有資產而著名的華商，則明辨是非，瞭解中共口蜜腹劍，不會再上當！但他們今日的處境卻已成為海外孤兒！

陳紹禹的一生（下）

王健民

統戰時期（一九三七——四五）

共黨發表「八一宣言」一個月之後，卽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首席代表陳紹禹乘蘇聯專機經新疆飛返延安，同機者尚有陳雲、曾山等人，並攜有大型無線電台和高射砲等防空武器。

共黨中央於當晚舉行歡迎會。「總書記」張聞天首先介紹陳紹禹等對黨的貢獻與艱苦的奮鬭。他特別推崇和贊揚了陳紹禹在四中全會前後反「立三路線」、反羅章龍右派、執行國際路線挽救的危機等功勞，並且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達成了共產國際對黨的支持與幫助。

接着毛澤東致歡迎詞，他說中國有句形容「喜出望外」的俗語，說是「喜從天降」。今天王明同志乘飛機從天上飛來，豈不就是「喜從天降」？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做「飲水思源」，今天統一戰線的成就其本源是什麼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統一戰線的長流，「八一宣言」的源泉又是誰掘來的呢？那正是今晚我們歡迎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見郭華倫：「中共史話」第三冊二四七頁）該時陳紹禹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並且帶着史大林和共產國際對共黨的指示而來，毛澤東也就只能低頭奉迎，不得不懼怕他三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抗戰軍事形勢逆轉，上海、太原相繼失守，毛澤東立卽召開「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以「上海太原失陷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爲題，發表演講，以趁混水摸魚的心情，誣衊政府是「片面抗戰而不是全面抗戰」；毛澤東又不顧上年投誠的諾言，居然提出所謂「誰領導誰」的問題。此項讕言，不僅爲多數分子所反對，亦身任指導統戰之陳紹禹不能容忍。因此，陳紹禹提出演講，仍強調統一戰線，「支持抗戰」，反對毛澤東的爭取領導權主張。他的演講獲得多數的支持而將毛澤東的謬論打消。

十二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由陳紹禹報告「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再強調國共合作抗戰，喊出「一切爲着抗日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的提綱，獲得一致的贊同，別有用心的毛澤東亦不敢異議。

這時的陳紹禹，在主張上仍居於黨的領袖地位。

然而，在此次會議中，在黨的地位卻居於毛澤東的下風。會議取消了「總書記」制而改爲「書記處」制，第一名爲毛澤東，第二名爲陳紹禹，於是陳確處於毛下風。毛從此奠下了黨的首領地位。會議決定設統戰部部長，莫斯科訃告中說陳紹禹曾任統戰部部長，或在此時。

毛澤東雖縮延安窰洞裏，而陳紹禹則在武漢非常活躍。此時南京剛失守，政府決遷四川重慶，而政治中心事實上在武漢，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所組織的代表團，亦以在武漢時居多。政府設立參政會，作爲戰時容納各黨派分子參戰機關。中共分子被聘者七人，毛澤東爲首，不到會，陳紹禹遂居於領導地位。陳紹禹又兼中共長江局書記，指揮華中華南黨的重建與活動。陳紹禹又出版了兩本言論集，以自我表現。陳的風頭之健，幾乎超乎握有實權的毛澤東而上之，這與文化大革命前後劉少奇和林彪的「威震其主」的情勢很相似。當然是具有帝王思想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適逢一九三八年米夫的「右傾」分子被史達林整肅，陳紹禹國際靠山已倒，於是就着手整風——以打倒他的江西時期的死敵國際派，尤其是當前的威脅力量陳紹禹爲目的。

一九四二至四五年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整肅異己大規模整風運動之一，卽所謂「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頓三風」。毛澤東的一九四二年二月整頓三風報告，他攻擊箭頭明白指向國際派，罵他們是「教條主義」，說「黨八股就是洋八股？……特別在土地革命時期（按：主要的是國際派進入『中央蘇區』時期）鬧得很嚴重。」毛切齒大罵：「你們的教條比狗屎還沒有用！」

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所謂「歷史決議，指斥國際派當權時第三次左傾錯誤。接着於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閉幕歷時五十日召開七次大會，陳紹禹以最後倒數第二名當選中委，最後一名則爲秦邦憲。實際上，他該時已失了自由。在延安一個單人住的窰洞中「養病」。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陳紹禹被任爲政務院之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這是沒有什麼實權的職位。不久這個機構就撤銷了，陳紹禹從此就沒有什麼具體工作的職位。一九五六年共黨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中委九十七人，陳紹禹被選爲最後一名中委。據說在大會中，陳紹禹沒有當選，是毛澤東在名單發表前加上去的。毛澤東是爲了要在中委中有「反面教員」，並且該時毛澤東還要討好蘇共，不得不做的敷衍工作。

流亡時期（一九五六——七四）

蘇共訃告說：「由於王明同志健康狀況惡化，一九五六年經中共中央許可，王明來到了蘇聯。」據筆者間接得自外交界消息，陳紹禹是經過赫魯曉夫的建議，才克去蘇。那時中共還執行毛的「一邊倒」立場，自然不能拒絕赫的建議。同時，陳紹禹初到蘇聯，對毛也不便有所攻擊。等到中、蘇共交惡，互相漫罵，陳紹禹才被俄人派上用場，擔任反毛宣傳，特別是在俄華語廣播方面。

陳紹禹之去蘇，當時故未有報導，直到「文革」後的一九六八年一月湖南「紅衞兵組織」，「湖南揪黑戰出版的霜晨月」才透露了一些。它說一九五六

年，陳紹禹以養病爲名去了莫斯科。後來賴着不回國，反而獲得了劉少奇的幫忙，全家遷到莫斯科定居（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陳紹禹接受蘇聯處布，充當間諜搜集共黨情報。一九五九年冬，陳紹禹自己說：「在蘇的一切生活開支，均蘇共負責。」一九六三年中蘇共分歧表面化後，陳紹禹即與蘇共唱和反毛。蘇共供給他兩所別墅，一所在莫斯科，一所在蘇聯南方。自搬別墅之後，卽與中共使館完全斷絕關係。大使館派人來時，陳紹禹以病拒見。自此，陳經常撰文攻擊共黨。有時他還出題目，由他妻子孟慶樹和兒子王丹之執筆，經他修改，再送給蘇共發表。他發表攻擊毛澤東的文章，一般都用俄文化名：馬馬維奇。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莫斯科華語廣播陳紹禹在「加共報紙加拿大論壇報」發表的「毛澤東實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一文的摘要。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又轉播了全文。這是王明首次公開署名發表反毛文章。當時共黨九大召開前夕。

此文不久卽由莫斯科諾佛帝書店(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House, Moscow)出版了一個小冊。此書後來在美國極爲暢銷。

此文對毛澤東的國際國內政策，大肆抨擊：

國內方面，陳紹禹指出毛澤東有十大罪狀：

㈠「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代替馬列主義，摧毁中國共產黨，代之以實際反共的假共產黨」。㈡「利用額外的一些假共產黨的代表，參加召開九大，組織新的反馬列主義的毛澤東的反共政黨，假共黨成立後，章何仿效托洛茨基的作法，建立一個反共反革命的毛澤東國際。」㈢「消滅人民民主專政，代之以個人的反動軍事恐怖專政」。㈣「分化人民解放軍，清洗解放軍的共黨人骨幹，用文革中挑選的新人，代替解放軍原有的黨團幹部，把解放軍變爲軍人利用的反共、反人民的盲目工具。」㈤「危害青年，用紅衛兵和紅小兵代替共青團和少先隊。」㈥「解散全國總工會，分裂工人階級、降低工資，取消記件工資和獎金，逮捕殺害改善職工生活的人。在工農兵合一口號下，要工人除做工外，還要犁地，出操。派遣軍隊進駐工礦交通企業，對職工實行軍事管理。」㈦「迫害勞動農民，破壞農村社會主義建設，捕殺人民公社幹部，社員。在工農兵人民一口號下，叫農民耕田外，還要做工，出操。」㈧「摧殘文化遺產迫害知識分子，實行愚民政策。」

㈨「屠殺各少數民族的人民，消滅他們的革命領導人員和幹部。」

㈩「無微不至地的保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地位上都特別重視和優待民族資產階級。一九五六年決定給資本家支付五年到十年，每年百分之五定息。一九六二年期滿之後，決定延長付息五年，現在期限已滿，又再定再延長十年。」

（編者按：一九六七年「紅衛兵」鬧事後，定息實際上取消。）

國際方面，陳紹禹指出毛澤東有五大罪狀：

㈠「瘋狂地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㈡「瘋狂地反對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和工人黨。」㈢「陰謀分裂和破壞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公開欺壓亞非新興國家。」㈣「陰謀挑撥美蘇戰爭和世界大戰。」㈤「在經濟上脫離社會主義體系轉入資本主義陣營。」

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加拿大共黨召開二十次代表大會，各國共黨首要雲集，陳紹禹在加共的「加拿大論壇」報發表了他署名的文章，不是不想有所作爲，但後來沒有公開消息，不知道此事的下落。

其後，雖有各種傳說，指稱陳紹禹在蘇聯支持搞反毛組織，迄未獲證實。一九六九年五月以後，一直沒有陳紹禹的消息，直到這次他的死訊。

幾點評語

根據以上記述，對於陳紹禹，我們可以作如下評論：

首先我們要指出，陳紹禹和許多共產黨徒一樣；他的成分不是無產階級，生平也不曾作過勞工。他是大別山中一破落的小地主、小商人家中的子弟。沾同族的光，他有機會入私塾讀書。他的聰明與勤奮，使他的成績優異，贏得族人另眼相看，協助他到縣城，到外省，接受新式中等教育。少年在家鄉時，已具有沉着、不亂說、不憤怒的性格。及其在蘇聯留學在同學中與個人或派系衝突中，被人罵爲「共產官僚」「米夫的乾兒子」，他也面不改色。「二十八宿」及「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本是嘲笑的稱謂，他反引以爲榮。他的厚黑，對於搞政治，倒是很相宜的。但這並不是表示他與人無爭，在緊要關頭，他從事鬬爭是剛[illegible]而兇狠的。當他獲得留蘇的機會時，上級因工作的需要，令其返回原地工作，他拚命反抗，反以告密相威脅，終能達成目的。作爲一個共產黨他從事奪權鬬爭，絕不後人；他堅決反對李立三於前，反對瞿秋白於後，卒能奪得黨的領導權，雖有賴於米夫的支持，也有賴於自身的奮鬬。他貫的告密，以致向忠發、何孟雄、羅章龍都倒在他的手裏。他有本事走上米夫路線，走上反托親史的路線，被米夫誇稱「卓越的領導人才」，自然很不簡單。他雖然稱不上共產理論家，然他通俄語，能文章，再加上他肆應才能，他搞政治的條件是足夠的。他更會看風色，善投機，所以一生不吃苦頭，而躋於高位。他代理過「總書記」的職位，然後列身於國際。在中共連年被圍剿、被追剿、死傷狼藉期間，他儼然仍是最高的指導者。他參加了國際七大統戰會議，發動了中國統戰運動。

他把中共從被殲滅的邊緣拯救起來。在抗戰中，他對統戰搞得很出風頭，支配着共黨，連毛澤東也不能不賣他的賬。從整個中共禍國活動過程中，在那些歷屆中共頭子中，無疑的，陳紹禹有他的一席之地。

在抗戰期間，陳紹禹與毛澤東的觀點有很大的差異：如前所述，毛準備違背投降的諾言，破壞抗戰，爭取所謂領導權；而陳則主張「抗戰決定一切，一切服從抗戰」，毛的重點是假日寇侵略及蘇聯幫助以奪取政權；陳的重點是通過統戰運動以保衞蘇聯，然後藉俄人赤化運動以奪取政權　他們兩人路線不同，而其赤化中國一致。至於毛澤東在國內整陳，陳在國外反毛，這種權力恩怨鬬爭，完全是「窩裏反」、「鬼打鬼」。這些中國人民是無所愛憎的。

變態發洩·楚館秦樓

曾燕萍

　據史書記載唐代官吏的狎妓，是上自宰相、節度使，下至庶僚牧守，幾乎無人不從事於此。

　從唐人傳奇中，我們可以見到不少有關這類的作品，其中都有一種新的愛情觀念，充滿了反抗禮教，打破門閥，主張自由結合，視性愛為人性的善行。

　因此神仙和人，可以自由戀愛，馴至結一夕之歡。如韋瓘所撰周秦行紀，述夜至薄太后廟，與漢唐兩代諸美人，歡娛竟夕。

　其中有狹腰長面、多髮不粧的高祖戚夫人。有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的元帝王嬙。有纖腰修眸、麗容、黃衣、王冠之太眞妃子。有厚肌敏視、潔白、年稚的齊潘淑妃。有短髮、麗服、貌美多媚的石家綠珠。彼此吟詩酬唱。最後薄太后邀諸美人，與之同寢。

　其中充滿了色情心理的描述，字裏行間，將被壓抑的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張文成的遊仙窟，更是以神人相

曲不由攀；但令腳直上，他自眼雙翻。』五嫂曰：『向來大人不遜，漸漸深入也。』

　於是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因詠曰：『雙燕子，聯翩幾萬廻；強知人是客，方便惱他來。』十娘詠曰：『雙燕子，可可事風流；即令人得伴，更亦不相求。』酒巡到十娘，下官詠酒杓子曰：「尾動惟須急，頭低則不平；渠今合把爵，深淺任君情。』十娘詠盞曰：「發初先向口，欲竟漸昂頭；從君中道歇，到底即須休。……』」

　如此大膽的，對性愛作深入的描寫，為傳奇文字中，最露骨之一種，它代表了對傳統觀念，與禮教道德的挑戰。也說明了我國人情感受壓抑之深，不得不作變態的發洩。

　腦中空想，毫端虛構，究竟是於現實無補。現實中亦在在有「仙窟」、「天台」。其終南捷徑，就是那些「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的楚館秦樓，那才是人們情感的出路。

　正如歐陽永叔所說：「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香港式父母心

霍森

　從報紙上看到一張新聞圖片。圖片中有一青年：頭戴四方帽，身穿學士袍，右手持着四份學位證書，左手又持着一份打開封蓋的學位證書，稚臉上掛着可愛的歡笑。新聞圖片解說：那青年是從香港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讀書的學生，名基雲·唐，在該學院一〇八屆學位頒獎典禮中，這位讀機械工程的學生，獲得這著名學院頒給五個學位。這是該學院破題兒第一遭。

　我凝視這張可愛的新聞圖片，心中想：美國要是需要在世界各地招考留學生的話，這張新聞圖片，應該是任何廣告設計專家沒法設計得出來的宣傳照片。因為它不是為宣傳而製造的，它是眞實的故事。這張照片無形中為美國教育制度做了最有力的宣傳。一個青年獲五個學位，並不是任何人事關係能創造出來的，它是那張笑臉後面的腦子力量加上美國的教育制

，再到日本去讀二年。然後送兒子到美國去，他說：我不想養兒防老，將來我老了進老人院也不要緊，只要我的兒子到美國後，在那邊爭氣做人，不必再回來。

　今日東南亞青年，香港青年，中東青年，要想到日本去留學，非常容易。日本除了在工商業上與發展中國家有所連繫外，並沒有具體的文化交流的活動，有不少美國青年，每年通過宗教情感到世界各地去。用詩歌音樂及傳教工作，每天與成千個陌生人歡笑握手，與百幾十人親切談話，然後繼續返美國去讀書，這種工作日本人沒法做到，亦不能學，但日本又需要與一切發展中的國家貿易，一切媒介工作，只落在那虛偽自私、玩弄良家婦女的墮落商人身上。因此，他們除了爭取留學生之外，幾乎沒有別的好方法。但即使他們爭取到留學生，亦不會如美國那樣，除了讀書機會外，並有良好的出路機會。但，有些需要人才的發展中的國家，卻擔心教育長成的青年去了便不再回來。這一點對日本可能有利的，因為在日本，外國留學生發展機會是很難的。反之在香港，卻是去美國比較好。如果恐怕兒女去了美國，將來變成「假白人」，完全與本國文化脫節，那麼，先去台灣就讀一段時間那是最好不過的。

　我們對於下一代的造就，除了知識上的造就之外，還要加上一層良知的造就。方才算是接受了完美的教育。有知識而無良知，即使成為專才，對人類沒有愛心。這種人只配死在機械式生活中，而且活着的日子必然是孤獨的。（轉載香港時報）







頂上功夫的髮姐

寒梅

　進入台北市區，住妥酒店，在拜訪親友之前，例行先到理髮廳去美容一番，再和親友見面，更顯得容光煥發了。

　台北市的理髮廳，幾全是「女師傅」的世界。「男師傅」主持的理髮廳生意，除了一些老的顧客支撐門面外，已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由[illegible]的理髮廳，卻如雨後春筍，而且方興未艾。

幸』。五嫂曰：『當此之時，誰能忍耐』。十娘曰：『暖借少府刀子割梨』。下官詠刀子曰：『自憐膠漆重，相思意不窮；可惜尖頭物，終日在皮中。』十娘詠鞘曰：『數捺皮應緩，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鞘欲如何！』五嫂曰：『向來漸漸入深也。』印索棊局，共少府賭酒。」

「十娘見五嫂頻弄，佯瞋不笑，余詠曰：『千金此處有，一笑待渠爲；不望全露齒，請爲暫顰眉』。十娘詠曰：『雙眉碎客膽，兩眼判君心；誰能用一笑，賤價買千金。』」

「於時硯在床頭下，下官詠筆硯曰：『摧毛任便點，愛色轉須磨；所研永難竟，眞由水太多。』十娘忽見鴨鐺子，因詠曰：『嘴長非爲嚈，項

曾經到美國旅行一段時間，與他的愛子有一段歡樂相聚，也與他的愛子的同學，教授有過聚首，及他的兒子去世後仍要爲亡兒設一獎學金，打算幫助多些沒有到美國留學經濟條件而有抱負的青年到美國留學。這除了一個作家流露出對亡兒的愛心之外，由於他旅行美國的觀察所得，由於他的良知的判斷，深深感到「儲才海外」是今日本港有抱負青年的唯一出路，只要有一個美好的計劃，能幫助一個有爲青年總是多作了一件美事，因爲它可以多爲人類前途添一分美好的憧憬。——

朋友中有一位父親，只生一個兒子，今年已經中學畢業了，他打算讓兒子先到台灣讀二年大學，不必畢業

型髮式不惜一梳再梳，直到客人露出滿意的笑容爲止，剃鬚、修容、洗頭，還有一套拿手的輕按慢摩的手上功夫，更是無微不至的做得恰到好處。還有一位專修指甲的佳麗，伴坐在客人身邊，作最體貼的服務，和客人呢喃細語，足使客途遊子解盡千愁，置身其間，眞是人生一樂也的享受。

紅牌的髮姐，都擁有一羣長期的客人，有一份名單詳列電話號碼，依時依候掛電話去「先生，明天下午三點鐘是你理髮的時間了」。只要你按時到廳，一分鐘也不會躭誤。如果你是榜上無名的新客，想一試紅牌髮姐的手上功夫，就得提前預約，否則就要有「輪米」的耐心坐候了。

髮姐主理的觀光理髮廳，設有替男賓美容的密室間隔，除面部按摩外，還有全身電療，給予客人飄飄欲仙的感受。估計進去觀光理髮廳一次，做足全套，連皮鞋也擦得光光亮亮出來，化費三十元港幣，就算是很受歡迎的貴賓了。

觀光理髮廳的髮姐，都受過中學程度的教育，她們憑着頂上功夫的手藝，立足社會，服務顧客。私生活都很檢點和自愛。觀光理髮廳也不是色情的架步。如果對髮姐隨便談論色情交易，一定自討沒趣。不過，果眞是「千里姻緣一線牽」，彼此一見鍾情，兩廂情願的話，那又另當別論了。因爲髮姐們多是未婚的少女，那個少女不懷春呢？

戴斯坦怎樣奮鬪成功？

巴客

凡是了解戴斯坦的人，都認爲他在這次選舉中必然會獲勝。因爲多少年以來，在他朋友的心目中，都認爲高高的具有貴族氣質的戴斯坦，是命中註定了要當總統的。但是，命運大部要靠自己去創造。打從戴高樂建立第五共和之日起，戴斯坦專心一意地計劃將來要成爲愛麗榭宮的主人，所以他這次獲勝也是一項順理成章的事。

戴斯坦於四十八年前出生德國的哥布蘭茲，當時他的父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法國佔領軍總部任軍需主任。戴斯坦的家族，是來自法國南部中央區的奧佛倫，以善於經營及管理農產品而聞名於世。

戴斯坦十八歲時就加入了「抗敵軍」組織，隨後又在自由法軍中裝甲兵團務服，在一次進攻德國的戰役中，曾獲得十字戰鬪勳章。戰後，他進入一所工藝學校就讀，該校乃世界最嚴格的文官養成所之一，在其全班中以第六名畢業。隨後又進入一所專門培養政府領袖人才的高級學府——國立行政學校就讀，畢業後即派任爲財政督察。在這一年內，他開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加入了主張中央集權的獨立共和黨，並當選爲國會議員，當時才廿九歲。

當一九五八年法國第五共和建立時，這位野心勃勃的青年技術家，很快地受到了戴高樂的賞識，成爲其黨中的少壯有力之士。一九五九年被委派爲政府的財政秘書，三年後戴高樂提名他爲財政部長，在兩次的任期中一共幹了九年。

他雖然在外表上與戴高樂聯合，但卻把他的部長職位當成了保守及富有大展鴻圖的獨立共和黨的領導中心。並且以自由企業的護維者及歐洲統一和與美國保持密切關係的倡導者自居，而與正統的戴高樂主義者時相逕庭。的確，他曾經一度闡釋他與戴高樂派的接近以及擁護戴高樂將軍，只不過是因爲「暫且……」之故。而戴高樂本人也曾數度感到這位掌管國家財政的青年貴族政治家，終有一天靠不住的。戴高樂曾經向他的侍衛人員私下表示：「終有一天他會背棄我的，但希望他能做得漂亮一點就好了。」

戴高樂也許想來一次先發制人，在一九六六年時免卻了戴斯坦的職。但是三年之後，當一九六九年戴高樂要全國對他的信任作一次表決投票時，戴斯坦卻呼籲法國人民投「不信任票」。

因此，戴高樂的被迫忍辱去職，戴斯坦的干預爲最主要的因素。

兩個月後，龐畢度當政，戴斯坦再度被任命爲財政部長，於是開始部署，使他華麗的羅浮路辦公大廈爲一個以他自己爲主的領導中心，並開始網羅青年志士，但選擇對象時卻不要像他一樣的人物。

雖然龐畢度在他面前也像戴高樂一樣，盡量把重要性的政策決定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戴斯坦卻在經濟政策方面把握了成功之道，使得法國的經濟成長率年達百分之六，成爲西歐國家中成長率最高者之一。

由於戴斯坦在財政上的成就，使他成爲龐畢度政府中的卓越領導之一，同時也爲他這次的總統選舉舖下了成功之路。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23 「大老虎」張經略

所謂「三反」，事實上是「亂反」。在「領導」上提出「大膽懷疑」的號召下，不少原本沒有問題的共幹，突然之間便變成「大老虎」。昨天還是「革命同志」，今天便是「貪汚犯」，便是「階級敵人」，這實在不是香港的「愛國青年」所能了解的現實。

在這裏，我要介紹的是「大貪汚犯」張經略。張經略被關入「老虎籠」時，是「珠江區行政專員公署文教科」的實際負責人。

張經略有沒有「貪汚」呢？我們初時自然不清楚，但「珠江區行政專員公署秘書主任」鍊鐵告訴我們：「專署已掌握了有關張經略貪汚的材料，不過爲了『挽救』幹部，考驗他是否『坦白』，所以才交由羣眾『鬪爭』。『鬪爭』張經略，就是『挽救』張經略。大家必須澈查張經略貪汚的實況，切勿被他蒙混過關。」

經過多次「調查」和「鬪爭」以後，我們心中都認爲張經略並沒有貪汚，而且看他的樣子是很樸實的，應該是一個好幹部，不會有貪汚。

可是「領導上」說已經掌握了張經略的貪汚材料，要我們繼續「鬪爭」張經略，迫他「坦白」。

在所有被鬪的「老虎」中，張經略是最頑強的。所有「老虎」在被鬪時，因爲忍受不住威迫利誘及「車輪戰」，大都胡亂招供，只有張經略一人例外。在差不多一年的「鬪爭」中，張經略始終堅強地矗立着，絕不被「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所惑。他也不怕「車輪戰」。所謂「車輪戰」者，即是疲勞「鬪爭」，無休止的「鬪爭」也。我們這些「打虎隊」被迫「打虎」，已是心力交疲，何況被鬪的「老虎」？頑強，張經略確實頑強，他始終不屈！

當「反胡風運動」期間，筆者也曾爲「老虎」，當時筆者雖然沒有張經略那樣頑強，可是始終不會胡亂招供。

胡亂招供實在不是辦法。每當「老虎」被迫承認「貪汚」了一百萬（舊幣）時，共黨便要迫他承認二百萬；承認了二百萬，便要承認三百萬，便要承認三百萬……直至「貪汚」金額達到數億元。

單單承認了「貪汚」，並未解決問題；還要「交代」「貪汚」的方法，「貪汚」的經過和有關的人。最後，還要「退贓」！

在鬪張經略不倒的情況下，共黨便要出其迫供的「絕招」了。

「絕招」便是一筒固齡牙膏！原來共黨在張經略的行李中，搜到了一筒固齡玉牙膏。共黨便以這筒牙膏來羅織張經略的「貪汚」。共黨把張經略帶出來「鬪爭」了，由二三百人組成的「打虎隊」把張經略圍在核心。

「打虎隊」員問：「張經略，你有貪汚，已是事實，『領導上』已掌握了充足的材料。爲什麼還不坦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羣眾吶喊。

張經略頑強地矗立着，說：「我沒有貪汚！」

「你沒有貪汚？我們已掌握了材料，如果你還不『坦白』，我們便『檢舉』你！被我們『檢舉』後，便不是『坦白』了，便要『從嚴』辦理！」

「檢舉張經略，檢舉大貪汚犯張經略！」羣眾吶喊着。

張經略矗立着，他並不慌張，準備接受「檢舉」。

「張經略，你有崇美思想麼？」打虎隊員問。

張經略搖頭。

「張經略，你果眞沒有崇美思想麼？」打虎隊員問，張經略依然搖頭否認。

於是，陳海天拿出從張經略行李中搜出的固齡玉牙膏來，證明張經略「崇美」。

根據共產黨的「唯物辯證法」，一筒牙膏可以證明張經略有「崇美」思想，有「崇美」思想便是「腐化」，便是「貪汚」！

在這情形下，張經略仍然「頑抗」，因而被「積極分子」打了幾拳。

× × ×

又有一次，調查的人查出張經略在出差時曾到友人家中喫飯。

根據共黨的規定：凡出差者，可以領出差費，還有膳食津貼費。——張經略自然照領。

現在，共黨卻認爲張經略在友人家中喫過一頓飯，因而指責張經略「貪汚」了一頓飯「津貼」。共黨的「辯證法」，終於「擊破」了張經略不貪汚的「防線」了。張經略在這情況下，不能不承認這是「貪汚」。

共黨便想利用這機會，「乘勝追擊」。共黨指出：「張經略在『解放』初期曾做過『支前』工作。他當時經手的財物甚多，而且財經制度不健全。他既有『崇美』思想，又曾『貪汚』一頓飯，所以在他負責『支前』工作時，必有大貪汚。」

鬪爭，鬪爭，又鬪爭，可是張經略始終否認還有其他的「貪汚」行爲。

後來，共黨又用另一個方法來迫張經略承認「貪汚」了。

在「鬪爭」大會中，陳海天指着張經略說：「組織上已查出你在解放前和一羣大天二來往，常常和一些惡霸飲飲食食。……」陳海天還舉出「惡霸」的名字來，因時間太久了，筆者現在無法寫出這些「惡霸」的姓名。

在陳海天的「指控」下，張經略承認確有其事，但他表示：

「我和他們來往，是奉組織之命的，是統戰工作。……」

「不准老虎反撲！」陳海天帶頭吶喊，於是「積極分子」動手打張經畧了。

在這情況下，張經畧頑強地，拒絕發言，人們便把張經畧囚禁在廁所中。

陳海天把「兩條路」放在張經畧面前，「一條路」是承認「貪污」，另「一條路」是承認「反革命」。

在最後一次「鬪爭」張經畧時，張經畧既不承認有「貪污」（除了那頓飯），否認「反革命」。

當陳海天迫他承認「反革命」時，張經畧感慨地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時小鄭和我，都有這感覺，但不能不和大家一起辱罵張經畧。

在經過了差不多一年的「鬪爭」以後，「專署」想恢復張經畧的工作，可是張經畧堅決不幹，卻到廣州去做小學教員。

當時中共的控制還比較鬆懈，所以張經畧能夠轉業。張經畧這個老共產黨員的遭遇尚且如此，在香港大喊「回歸」的「大學生」和「教授」啊，醒醒罷！

中共的罌粟花

周銘生

中共種毒、製毒、販毒的暴行，始於一九二八年流竄於江西井崗山時，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有系統、有組織，並予以「合法化」地製造、輸出，一則用作叛亂、顚覆的經費，同時作爲赤化世界的工具。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指出，中共在剿叛亂時，毛澤東曾命譚震林在江西種植鴉片，以「換取物資、毒化白區」，民國廿六年竄抵陝北時，改由王震主持，後來在河南「解放區」內，竟公佈「淮泰西縣烟土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徵收烟毒稅，及竊據大陸後，卽在各地種植罌粟，再透過國際販毒組織，傾銷世界各地。

據調查局分析，中共毒行的目的是：賺取外滙，套構戰畧物資，摧毀自由世界人民的身心健康及反共的鬪志，支助海外共黨間諜顚覆叛亂的經費。

中共在大陸指定了若干黑點縣的人民公社種植罌粟面積有五百五十餘萬市畝，又在若干「國營農場」、「軍墾農場」、「勞改農場」、「實驗農場」等地，推廣並實驗罌粟的種植，廣達四百萬市畝，在大陸各重要城鎮，又設立很多「特種土產」、「化學製藥」工廠，進行有計劃的產品提煉，根據不完整的調查統計，到去年底時，全大陸的製毒工廠，有七十六座，年產約一萬餘噸，鴉片產品的商標，有九種、紅丸一種、嗎啡十三種、海洛英十四種。

早在廿三年前，中共在廣東設立了「麻醉品對外貿易推銷所」，專營鴉片外銷，後被聯合國揭發警告，才撤銷該所，又在北平成立「特種品貿易公司」，各地再設分公司，由共黨「中央財貿工作部」、「外交部」、「對外貿易部」等機構，統一運銷，並由中共駐外使館，兼辦推銷，使毒品運銷世界各地。

中共販毒的運輸工具，是利用船員。飛機師、小型漁船、小型飛機以及潛水艇等，分由海、空運送，以僞裝罐頭、藥品、竹材、工藝品或用皮箱內層的方法，利用外交、貿易、觀光、訪問、國際集會、文化交流等方式掩護，再透過當地的黑社會組織售出，據統計，到一九五二年時，每年輸出約二十噸，以後每年增加，到一九七一年，每年已高達一萬噸。

這些毒品的輸出路線，在東北線的陸路，是以瀋陽爲收集站，經由哈爾濱、莫斯科銷往西歐，水路由大連運往日本、韓國、美國，華北線是以天津爲收集站，由塘沽、烟台、青島，運往日本、北韓，轉銷非洲、阿爾及利亞、古巴、以至美國，以上海爲收集站的華東線，經由連雲港、吳淞、寧波、溫州、運往日本、琉球、菲律賓、美國，華南線的收集站是廣州，再由汕頭、深圳、石岐、虎門、中山、湛江、海南島，運往香港、澳門，東南亞各國與美國，華西線自南寧、昆明起，經憑祥、車里、龍川、騰衝、畹町，運往北越、南越、寮國、泰國、緬甸、美國，西藏線自拉薩起，經亞東、定日、噶大克，運往尼泊爾、孟加拉、印度、美國，新疆線從廸化起，經業城、瓦罕、羅善，運往巴基斯坦、阿富汗，轉銷中東、北非、西歐各國及美國。這七條販毒的路線，都是以美國爲終點站。

中共明目張膽進行毒化政策，連中共也公開承認，周恩來於九年前的六月二十三日訪問埃及，在納塞的晚餐會上說：「美國在越南軍隊，正在吸食鴉片，我們已經特地爲越南美軍們，大量種植最好的鴉片，供其吸食。」江青在七年前的二月一日，接見「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等的「革命羣眾代表」時說：「『軍墾』片中唱歌歌頌毛主席的畫面，是罌粟花，他們還說新疆到處是這個花。」

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們，都指控中共販毒的罪行，袁懋如於前年五月十七日，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洲和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作證時指出：「我從中國大陸逃亡，途經雲南怒江河谷和高黎貢山區，親眼看到中共軍種植鴉片」，吳樹仁於去年七月十日，在美國眾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作證時說：「一九六五年，我在廣東花縣花山公社，花東公社以及英德的橫石水公社與聯合農場，看到種植鴉片的面積超過一萬畝，廣州「零九」研究所，是製煉毒品的專門機構，香港破獲裝毒品的竹節，是大陸的特產。」

世界組織及有關各國，也發現了中共的毒行，據統計，自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三年間，計有聯合國、美、英、日、印度、菲、韓、緬、星、印尼、馬來西亞、寮、泰、加、巴西、荷、法、西德、蘇、匈等國，都曾發表官方意見與輿論，譴責中共國際販毒危害世界人類的罪行。

中共種毒，販毒的目的，是在赤化世界，製造「天下大亂」，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的人們，自應隨時深切體察，提高警覺，迅謀有效的防制措施，澈底粉碎中共毒化的罪行和陰謀，以保障人類的幸福，和平與自由。

總之，俄帝之處心積慮，每一步驟，都是在削弱我政府之力量與不斷製造內亂，使共黨坐大；最後着手顚覆政府，奪取政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今日國際間尚有昧於成見，甘心而爲共黨俄帝所玩弄者，其愚眞不可及矣！

當年共產國際在美國對中國抗戰作有計劃之破壞宣傳；其流毒頗深，影響到美國不少人士，對我不表同情。

當時共黨囂張，日寇橫行，俄帝干擾，盟國觀望；經濟財政亦有嚴重危機，正是四面楚歌，朝不保夕的時候，父親的態度仍然屹立不動，爭取時間。因此，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

「時間爲歷史創造之母，憂樂成敗，皆有限期，皆能過去。余近來憂患，內外夾擊，可謂甚矣。然而較之往昔之危急艱難，則微乎其微；外交之親疏與得失，皆不能一成不變，今日之所失，或即爲將來所得之基。因而愛惡離合，不在情感，而在勢力；只要時間延長，實力在握，則國際運用，皆在掌握，歡憂愛惡，皆可由我也。」

父親這種中流砥柱，永不灰心，永不屈服的精神，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日本的重要因素。

三十三年二月中，雲南發生了一次美國武器被刼的案件；這回搶案，查明係龍雲派其部下僞裝土匪所做的勾當，企圖破壞中、美關係。

不管如何，我政府仍舊繼續抗戰，最後能獲美國的諒解，事態未趨惡化。

五月間，日寇既打通平漢路，勢將繼續打通粵漢路。父親認爲此時形勢嚴重已極，即於五月二十七日晚上，約宴本黨中央全體委員，並警告說：「在半年內，應作最艱苦奮鬥之準備！」

七月十六日父親的日記中說：

「可痛！國弱至此，惟有自慚。然此等大事，決不能有遷就也。」

又在八月六日的日記中寫道：

「最近內外形勢之壓力，日甚一日，……只要我軍事與財政之權在握，以及官兵與民眾之信仰不失，則中國軍民之眾，土地之大，如我再能自立自強，克己復禮，則革命基礎不致動搖，事業前途尚多光明也。何竟爲外物所制而自餒耶！」

父親這種不屈服，不灰心，負責到底的精神，豈今天一般自命爲領袖人物所能望其項背？父親在八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又說：

「既決心與惡劣勢力奮鬪到底，則生死成敗在所不顧，何況區區之毀譽榮辱乎！此後惟有求其在我，埋頭力行，忍氣吞聲，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以求有濟而已。一

風雨中

「國內共匪，圖謀陷害余者，已十九年，國外倭寇，與我惡戰者，亦有十三年之久；余實已心碎精疲，幾乎不能久持。……而今竟又遭黨內如此之凌辱，與國內如此之諷刺；此種橫逆與恥辱之來，實爲自生以來未有之窘困。然余於此，如不積極奮鬪，將何以對已死之先烈乎？況今日之實力，猶遠勝十三年以來乎！」

父親如此忍辱負重，無非爲國族前途着想，難道有一絲一毫爲個人的權位打算嗎？

十一月初，外國各報在華記者，對父親極盡詆毀汚辱之能事；不時向國外廣播，誣衊我政府，他們實已替共黨做了傳聲筒而不自知，眞是可嘆！父親在同月二日的日記中寫道：

「余審閱各報導後，仍照預定方針，不予聲辯，置之不理。」

究竟是、非、曲、直，自有歷史和事實可以證明，一時毀譽算不了什麼；因爲事實是最雄辯的！

十二月七日，當戰局危急的時候，英國使館首先欲撤退其僑民，俄使館則幸災樂禍，表示取一致行動；更從中慫恿英、美兩國，落井下石，使造成惡劣的空氣，藉以動搖我後方的民心，有利於共黨的活動。因此，父親在日記中記道：

「嗚呼！所謂『盟邦』，所謂『友軍』者，其皆推波助瀾，不惟對我失敗與困迫之時，不稍加協助；凡不急要之舉，於彼無害者，而亦不願一爲顧及，任令我民心更爲搖動，社會更現恐慌也。最後，卒由我政府負責保證其安全，故允暫不撤退。情勢至此，誠歷人生未有之奇難矣。『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世世子孫，若不知自強自立，何以湔雪此恥也！」

有志之士，聽到上面這番沉痛的話，還是無動於中，醉生夢死呢？抑是發奮自強，躍然興起呢？

民國三十三年，爲抗日戰爭最險惡的一年，但終於在危疑動盪中渡過了。父親經歷終年的磨折，而乃能克服諸多困難，頗表自慰；因在日記上寫道：

「今日爲三十三年除夕，光陰如矢，革命未成，責任加重；惟日課未輟，朝夕默禱，靜修終年，未有一日間斷，足以自慰也！」

再過七個半月之後，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們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追懷往事，歷歷在目。父親常說：「時間爲歷史創造之母，」益覺其體驗有得，信而有徵。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對反共抗俄的大業，只要努力不懈，最後的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

猖獗，要求我政府作城下之盟，那些一「全軀保妻子之流」的軍政首長，大多昧於大勢，急爲私圖，脅迫父親下野；以便向共黨屈膝求和，苟保性命。父親寧靜忍耐，以表明其自己的志節，遂決然引退了。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臨行的時候，曾到紫金山國父的陵寢謁別。當天晚上到達杭州，就住在筧橋空軍軍官學校。那時，父親的心情當然顯得十分沉重，可是，絕對沒有絲毫灰心或頹喪的成份。第二天起來，精神還是愉快飽滿，一如平日。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就開始埋頭研究這一次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軍總部，迅速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那時，我們不大明白父親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問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何種程度；後來催得更緊，幾乎三天一催，兩天一催，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爲止。到了淞、滬棄守，才知道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而成爲現在保衛台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如果不是父親的高瞻遠矚，湯將軍的部隊恐怕連舟山也無法到達，還會到台灣來嗎？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大的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渡過三十九年上半年那一段最黯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

初回溪口期間，外面對於與共黨談和的空氣非常濃厚，一般愚蠢的政客對「和談」都表示「樂觀」。更有一部份人過去以爲父親是「和談的障礙」，現在認爲蔣總統下野了，「和談」的希望極大。父親在二十餘年與共俄鬭爭的經驗中，早已看清了俄帝和共黨的猙獰面目，對於所謂「和談」，絲毫不感興趣。到了四月間，張治中在去北平之前，曾經打一個電報給父親，報告他自己將於赴北平的前一日，到溪口來，向父親請示。父親接到電報後，就對我們說：「他來不來，無所謂。」第二天，張治中到了溪口，父親接見他時，對於「和談」的事，絕口不提，只是邀同他去遊覽山水名勝。這樣便度過了大半天的時間。當晚，我就把父親料定「和談」不會成功的理由告訴了張治中，他還不肯相信，說他「願意到北平去試一試」。張治中趕回南京之後，果然和邵力子等便以「和談」代表資格，一同飛往北平去「試一試」。那裏曉得，張治中這一試，就一去不返了。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共酋毛澤東提出了所謂「和平條款」，那簡直是一種「最後通牒」。父親於接獲這項消息後，立刻就電邀當時代理總統職

靜[illegible]

蔣經國

這個問題，應採取何種態度？」李宗仁回答說：[illegible]去北平商談一次。」父親說：「不必談了，過去共匪因爲渡江的兵力沒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談』，現在他們進攻的力量準備好了，還有什麼談判的餘地。同時，匪幫所提的『和平條款』第一條，就是要把過去一切的責任諉諸本黨，這種一筆勾銷本黨六十年光榮歷史的條件，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父親說到這裏，拿出一份擬好的電稿說：「這一通電文，由我們兩個人聯名發出。你以中華民國政府代理總統的身份簽字，我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簽字。」這一通電文的大意是說：「由於共產黨的毫無誠意，和平談判已告破裂，中華民國政府特昭告全世界：此後將繼續抵抗共產主義的侵畧，從明天起，政府遷往廣州辦公。」當時李宗仁無話可說，只好同意簽字；而這個珍貴的歷史文獻，就把我們當時快要中斷的「法統」挽救起來。

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共黨的軍隊已經快打到杭州了；父親囑咐我們說：「把船隻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我們請示此行的目的和地點，父親沒有回答。我們只好準備一艘座艦，聽候父親的命令。那艘座艦的艦長，就是現任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同志。當晚黎艦長問我：「你知道不知道領袖明天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說：「我也不知道，不過以這次取道水路看來，目的地不外兩個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廈門。」黎艦長當時對我的推測也表示同意。

第二天，父親登艦後，才說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這眞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那時共黨的軍隊已經渡過長江，上海的情勢非常危急，這時到上海去，簡直是重大的冒險。但是父親對於這些都毫不介意，因爲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責任，就顧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險的時候，到最危險的地方去。

父親到了上海之後，最初就住在復興島，以後感到此地離市區太遠，對於那些前來謁見和請示的人員，有很多的不便；不到幾天，就命我到市區去準備住所，要搬到市區去住。我當時聽了這話，立刻報告父親說：「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呢？」

父親當時很嚴厲地回答說：「危險！你知道，難道我還不知道？」我不敢違背父親的意旨，只好遵命辦理，父親終於從復興島遷到金神父路勵志社去住了。在那兒，父親整天忙着處理有關保衛上海的許多問題，同時，每天都要召集地方人士會商，或是召集在上海的黃埔學生訓話。在每次講話的時候，總是很懇切而坦白地告訴他們說：「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全力來應付危難。」父親的苦口婆心，他們聽了沒有不感動的。【六】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民到了盛公館，副官出來迎接，說道：「廳長在客廳少坐一時，督辦就出來。」

過了十幾分鐘，盛世才緩緩走進客廳，連說：「對不起，對不起，有勞久候。」

毛澤民起身說道：「督辦太客氣了，實不敢當，不知今晚還有什麼客人。」

盛世才說道：「沒有別人，就是我們兩人，談話比較方便。」

毛澤民已覺得問題不太簡單，但也無話可說。馬上副官擺好杯筷，盛世才執手讓毛澤民西向坐，自己對面相陪。

盛世才替毛澤民斟滿一杯威士忌，說道：「這酒就是前月吾兄自延安帶來令兄所賜，今日算是借花獻佛，迪化買不到這種好酒。」

毛澤民笑道：「家兄就是對於吃的方面比較講究，至於穿着，倒是十分隨便。」

盛世才說道：「潤之兄雖是政治家，實際卻是詩人，名士，所以講吃不講穿。兄弟是正規軍人出身，了解一般軍人的習慣，多數是講儀表，對於吃反而馬馬虎虎。」

毛澤民不明白盛世才這麼有一搭無一搭閒扯，本意何在，但也只得順着搭訕。

飯吃了一半，盛世才說道：「澤民兄，自從大駕來到迪化之後，對兄弟的幫助實在太大，可惜新疆似吾兄這樣人才太少，否則還有什麼計劃不能成功。」

毛澤民說道：「督辦說那裏話，澤民能力甚差，若有成就，皆是督辦領導之功。」

盛世才說道：「財政方面在吾兄領導下，已上軌道，只是行政方面仍然混亂，因此，想請吾兄改任民政廳長，把行政部門整理好，無論如何，還請偏勞。」

毛澤民到這時候才明白今晚盛世才請吃飯的用意，但此時也沒有不答應的自由，當時說道：「督辦見委，一定効勞，不過澤民對民政更加外行，恐怕有負督辦期望。」

盛世才說道：「不必客氣，只要我兄俯允，一定可以為行政部門革除積弊，發揮效能。來！乾一杯。」

毛澤民只好舉杯同盛世才乾了一杯。

盛世才不再談公事，話題又轉到毛澤東身上，笑問道：「聽說潤之兄新寵是上海有名電影明星，為當代第一美人。」

毛澤民最怕提到這件事，但盛世才提出來，又不能不答，只得說道：「是個演戲的出身，並無太大名氣，那能談到第一美人呢？」

盛世才說道：「若非絕世美人，潤之兄怎能看得上。」

毛澤民此時也喝了幾杯酒，已有醉意，當時說道：「家兄對於女人，好似穿衣服一樣，一向不計精粗。」

盛世才大笑道：「我兄眞是快人快語，其實又不是嫡配，本不必太認眞。不知潤之兄後宮，除去這位女明星之外，還有幾位佳麗。」

毛澤民這時酒意醒了，連忙說道：「可能督辦聽到一些謠言，說家兄秉性風流，有很多女人，其實家兄身邊，一向只有一個女人。」

盛世才說道：「澤民兄可能有意為尊長諱，潤之兄有多少愛寵，兄弟不太詳細，但據兄弟所知，目前在莫斯科就有一位夫人，延安又有一位明星，實際上決不止僅此二人。」

毛澤民說道：「澤民決不敢騙督辦，而且這也並非不能告人之事，家兄目前確實只有這兩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去了莫科斯之後，另一個才搬到家中的。」

盛世才說道：「這樣說來，潤之兄倒是一個恪守一夫一妻制的規矩人，兄弟卻誤解了。」

毛澤民笑道：「是又不然，依家兄為人來說，何嘗不想眞有三宮六院，但格於黨紀，黨內還有許

多人在虎視眈眈，也由不得他。」

盛世才大笑道：「痛快，痛快，吾兄句句皆是帥腑之言，足見未把兄弟當外人，來！來！乾一杯！」

兩人又對乾一杯，毛澤民說道：「督辦海量，我實在不能奉陪，再三就要醉倒了。」

盛世才笑笑向立在旁邊的副官點下頭，副官馬上送上饅頭，米飯。毛澤民勉強吃了一碗飯，就推說頭暈，告辭回去。

毛澤民回到家中，見朱丹華還在燈下坐着，頗有心事，兒子遠新，女兒軟新都已睡了。

朱丹華抬頭看見毛澤民回來，一臉洒意，問道：「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把我急死了。」

毛澤民問道：「你急什麼？」

朱丹華說道：「誰都知道盛督辦請吃飯是閻王帖子，我聽說又專請你一個，你想我怎麼會不驚？」

毛澤民笑道：「這是你多心了，盛世才雖然同老大一樣，喜歡殺人，但他兩人都是膽小的人，他們殺的人不但沒有抵抗力，而且一定沒有後患，才敢殺掉。」

朱丹華說道：「我們現在又有什麼抵抗力。」

毛澤民說道：「我們雖然沒有抵抗力，但是他眞的殺了我們，都一定有後患。因此，他就不敢動我的手。」

朱丹華問道：「他到底找你幹什麼？」

毛澤民說道：「有要緊的事，你跟我去見徐先生，我再細談。」說着就拖着朱丹華到了陳潭秋的房間。

陳潭秋看見毛澤民進來，問道：「澤民同志，盛世才找你什麼事？」

毛澤民說道：「他要調我當民政廳長。」

陳潭秋皺眉道：「這一調動恐有陰謀。」

毛澤民說道：「盛世才作事，那一件事又會沒有陰謀，只不知他的陰謀究竟何在？」

陳潭秋說道：「他當然是對我們有了疑忌，只不知道眞正目的何在？」

毛澤民說道：「初步是在收回財政權，不願把全省財權交與我掌管，而把我調去擔任有名無實的民政廳長。」

陳潭秋想了一下，問道：「你同盛世麒來往，盛世才知不知道？」

毛澤民說道：「我們呼吸的聲音大一點，盛世才也會知道的，何況我天天同盛世麒混在一起。」

陳潭秋問道：「你同盛世麒交往，有沒有成績。」

毛澤民說道：「要是照黨中央的希望，把盛世麒的槍桿子抓過來，根本談不到，他們到底是親兄弟，只能說通過兩方私交，使盛世麒同情我們。」

陳潭秋問道：「盛世麒的愛人呢？」

朱丹華說道：「盛世麒愛人陳秀英，是聯共CY，與我們立場當然一致。但她也不可能勸盛世麒違人帶槍投到我們這邊來，推翻盛世才。」

陳潭秋說道：「澤民同志，我早就說這條路走不通，現在如何，這都是延安那些混蛋，無中生有惹出的麻煩，盛世才對我們起了疑心，將來麻煩正多哩！」

毛澤民也同意陳潭秋的看法，但出主意拖槍桿子的是毛澤東，又不便說破。

陳潭秋問道：「你答應了他沒有？」

毛澤民苦笑道：「徐先生，我能拒絕嗎？」

陳潭秋說道：「當然不能拒絕，你就幹民政廳長好了，好在我們眞正的目標也不在乎新疆的經濟，能在行政部門打下基礎，更好些。」

毛澤民說道：「民政部門需要另一批幹部，因爲在財政廳的幹部不能帶走，去民政廳沒有幹部怎麼辦事。」

陳潭秋說道：「這事明天正式開會商量一下，可以找林基路同志去新疆學院要幹部。」

朱丹華說道：「徐先生，不知怎麼回事，我覺得心裏總是不安。」

陳潭秋說道：「不要太敏感，這件事將來怎麼演變，誰也不知道，我們在新疆，實在是陪老虎睡覺，何時被老虎吃掉，沒有人能預料。」

毛澤民說道：「我想必要時最好把眷屬送回延安。」

陳潭秋搖頭道：「你未深思，盛世才是何等樣人，如果我們這樣作，馬上就漏出馬腳，結果是眷屬走不掉，早一天壞事。」

朱丹華問道：「徐先生，這樣說大家不是注定要同歸於盡了。」

陳潭秋說道：「也許到時另有辦法，只要盛世才不背叛蘇聯，就不敢對我們下手，不過今後的鬬爭將要加劇就是了。」

第二天，正式召集會議，中共在廸化的大頭目都到了。陳潭秋說明毛澤民要調任民間廳長，許多人都爲之一怔。

林基路問道：「周彬同志調任民政廳，誰幹財政廳長呢？」原來毛澤民去新疆時，因爲自覺目標太大，改名周彬，許多大頭目私底下稱澤民同志，當面皆稱周彬同志。

毛澤民笑道：「我還能兼攝嗎？財政廳長總要換人了。」

林基路問道：「會不會換我們的人。」

毛澤民搖頭道：「無此可能，現在還是專談民政工作吧！」

陳潭秋說道：「周彬同志調去民政廳，財政廳的幹部又不能帶去，需要一批新幹部去民政廳工作，不知新疆學院有沒有可靠幹部。」

林基路說道：「新疆學院也等於是抗大了，幹部都靠得住，周彬同志調過去之後，需要多少幹部，幹什麼的，開個名單給我，我負責派人就是了。」

陳潭秋說道：「這就沒得說了，今天開會的任務在此，你同周彬同志直接聯繫好了。」

李大釗魂斷燕京

古厂

中共早期創始人有南陳北李之稱，南陳是陳獨秀（安徽懷寧），北李卽李大釗（河北樂亭）。李大釗生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九），一九〇七年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就讀，一九一三年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一九一六年回國擔任北京晨鐘報編輯，爲新青年發起人。民國七年受聘爲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毛澤東就在此時進入北大圖書館工作，認識了李大釗。一九二一年中共召開第一次大會，陳獨秀與李大釗均未參加。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共產黨員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就是李大釗，並當選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

不久國民黨在北京翠花胡同八號成立秘密黨部，負責人丁維汾（鼎丞），地方僅東廂房三間，辦事人員連丁先生在內，僅有三人，一爲路友于，一爲于振瀛，每月各支月薪三五十元而已。翠花胡同隣近北大，故學生加入甚多，許孝炎、李壽雍、蕭忠貞諸人，便是最初加入的，漸而輾轉介紹，參加的漸多，入黨的只要兩張相片，填了一張表，三天後便可隨往取黨證——像一張名片大小的臨時黨證，路友于對對相片，于振瀛便將填了號碼的黨證交給入黨人，也沒有多說話，蕭忠貞是北大學生，經過介紹才知道于振瀛是醫專學生，以後在齊化門大街一座小房子裏見過丁先生，這時入黨的大多數是純國民黨立場的。

李大釗呢，我們也見過的，雖不像丁先生誠摯樸訥，但也恂然儒者，也沒有政客氣味。拉攏青年入黨，更是冠冕堂皇，一套三民主義理論，說得頭頭是道，他說「蘇聯認爲國民黨是人民所擁護的，所以種種援助，亦只給國民黨，故只有國民黨有國民革命領導權的」。有人對李所說的認爲是門面話，問起共產黨來，他不是笑而不答，便是說「孫總理不是說過俄國的革命是爲全球打不平的，也是中國革命的新希望嗎？俄國實行共產主義，目的在救全世界，中國實行三民主義，目的在救全中國。中國國民黨是一國的黨，所以共產黨是『進步』的。」……自然他只好說到這裏爲止。但在當時根行薄諒的我們，也原諒他是共產黨的底子，革北洋軍閥的命，革帝國主義者的命，我們是贊成的，而這是國民黨的基本政策，所以最初對他還沒有什麼懷疑，那時顧孟餘、陳啓修等在北大法大講演，不也是這一套？

民國十四年初，總理抱病入北京，爲適應革命的需要，曾手諭成立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指定于右任、吳敬恒、汪兆銘、陳友仁等爲委員，李大釗也被派爲委員之一。迨總理逝世，各委員多南下，李活動漸頻繁，差不多的時間都在蘇聯大使館，除「七老漢子」（一般人背後對丁維汾先生之稱）外，非西山會議派的許多要人，也每到蘇聯大使館去找他，儼然成一領導人物。

這時李在翠花胡同，已有喧賓奪主之勢，實權在共產黨手裏，國民黨僅被利用。漸漸地閒言也就多了，我們的十三區分部幾個同志，張胖子張三爺到南邊去了，是受了在馮玉祥部隊裏當副官的張四爺引誘，加入CP了；左嘯虹告訴我：寫苦酒集的彭六也加入CP。小組開會時除國民黨幾種書刊，以及油印或手寫的廣東革命消息之外，有時增多什麼「嚮導週報」「政治通訊」「社會學十二講」之類；講演討論，也偏左了。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我們幾個搖筆桿的同志，被指定爲「特別宣傳委員會」委員，以曲線報導北伐軍的節節勝利，軍閥必敗必亡的消息，給北方民眾。到了革命軍進了長江流域，上級的指導，突然變更了方向，揚「漢」抑「甯」了。自然有人反詰：黨內意見不一致，何必在軍閥勢力範圍內，自己搗翻起來，有幾個被疑爲跨黨分子的，還說：這是上級的指示，可以掩護黨人的身份的。石信嘉和我偏不信邪。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們幾個人被當時的京師警察廳拘捕了，幸而只是有驚無險。事後，司法科科長蒲子雅私下告訴我：你們「鹽罐裏自生蟲」呀！於是才恍然大悟，原來那班跨黨的共產黨，對國民黨員之不肯附和的，故意把這人的身份暴露，轉移軍閥政權注意目標，並遂其借刀殺人之計，手段至爲狠毒，至於指說「某人是孫文學會分子」，「某人到朝大開會去」，還只算是口頭輕薄作藐視的嘲笑而已。

十六年一月，張作霖既就安國軍總司令職，通電「滅絕赤化」，翠花胡同已鳳去樓空，李大釗便匿居東交民巷俄國兵營內，以爲計出萬全，將莫予毒了。東交民巷爲使館界，在辛丑條約後，中國武裝不許進入，所以李等覺得有恃無恐，在俄國兵營裏遙作指揮。

張作霖本爲三角聯盟之一，這人從他出身起便嫉俄恨俄，而且輕俄，對中山先生容共政策，他是不贊同的。民國十四年奉軍與國民軍衝突，又策動郭松齡反奉，他明白這裏面都是俄國在牽線，更恨

得牙齦癢癢地。當郭松齡倒戈出關，瀋陽風聲鶴唳之際，俄方拒絕奉軍由中東路南進，張大怒，一氣將中東路局長拘捕了，並搜查哈爾濱的蘇俄領事館。蘇俄準備進兵哈埠，曾照會日本，日方答以：如俄佔領哈爾濱，日軍決佔領長春，蘇俄因有關顧乃終止進兵。張無形佔了上風，至於外交團體系，他認爲可以交涉，至於蘇俄的「外交權」以及「治外法權」，在張小個子（張綽號）眼中，更微不足道了。

十六年二三月間，南方國共分裂，涇渭已漸分明。張作霖是標榜「討赤」的，決求其所謂「赤」者，殺以立威，更憾於蘇俄包庇這中國共黨渠魁及一批男女黨徒，於是決心下手。始而大捕各校可疑的「赤化分子」學生，偵實李大釗藏匿地點，乃約請參加辛丑條約國各大使會議，表示要斷然廢置這陰謀發源地的俄使館，會議結果，由安國軍總部與荷使交涉，要求默許其派軍警進入界內搜捕，一面秘密在京師警察廳內訓練一批執行任務的幹員，務求一網打盡。

李大釗這邊，不是全無風聲的，在李鬍子想：張鬍子沒有這般斗膽，敢於在支離破碎的北方局勢中，擅入公使館地區來惹俄國交涉的。所以當楊晳子（度）通消息給他時，他頗不相信這消息的來源，故不十分爲意。

四月五日深夜，安國軍總部電召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到部，面授機宜，決定六日清晨，即派軍警進東交民巷，三百餘人一律便衣，每人襟上纏一紅線爲記。同時備一公文聲述使館界內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及庚欵委員會等處，有亂黨秘密暴動，事機迫切，立須搜查，請予許可等語。安國軍總部外交處長吳晉，六日晨指揮了軍警陸陸續續開入。

十時人已齊集，十時二十分在荷使館內，晤請荷使就警察廳公文上簽字，隨照預定計劃把界內俄使館、兵營、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等，一一圍守，隨即進入大舉搜索，當場拘獲李大釗及其妻趙氏，並男女黨徒等六十餘人，並檢出蘇俄企圖赤化中國之證據文件甚多。俄使館撒無賴，放火自焚，圖滅證據，軍警早防他有這一手，在人眾手多之下，也無所施其伎倆。

這些陰謀文件，裝了十餘箱，經取回清理後，彙訂三巨冊，名爲「蘇俄大使館陰謀文件」。自圖表照片至第三國際擾亂中國，格別烏羅致訓練華籍間諜，與及篡奪國民黨政權計劃等等，一一拍照保存。

其中列有俄駐瀋陽副領事蘇克羅克夫之報告，臚陳「東三省革命情勢及建議」，其中要點爲「如何培養東省共黨勢力，打倒奉系軍閥，而使國民革命軍縱獲得勝利亦不能在東三省立足，由蘇俄督促中共來統治，另外一件，叫做「國外間諜機關雇用華人充當職員或僕役兼作間諜之標準」，全部共六條，其第三條爲：「三，絕對不要使他覺得他是爲着蘇俄使館作間諜。……應該使他深信着：我是爲着本國——中國之共產黨主義而在効勞。」……。

這件案子，自然轟動一時，國際上也震驚於蘇俄之險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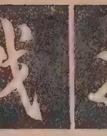
北京政府以蘇俄違反十三年五月中俄協定，利用使館宣傳赤化，由外交部向俄代使赤爾尼提出抗議，根據所獲各種證件，責其容留共黨違背國際法及中俄協定，危害中國。次晨赤爾尼也以中國軍警曾搜查俄使館，向外交當局提出抗議。九日，蘇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員長又向中國駐莫斯科代辦鄭延禧致嚴重之抗議，並提四項要求：一、中國軍警應即撤退；二、被捕之俄使館員及蘇聯經濟調查處職員應立即釋放；三、提取各文件應予交還；四、軍警擄去之物應即交還原主。且說在未得滿意答覆以前，擬撤駐華使館，同時赤爾尼也眞在作着歸國的打算，外交部也一一給與。十九日赤爾尼及館員二十餘人出京返俄。外交部對蘇俄代使及蘇政府之抗議，予以嚴正駁覆，電鄭延禧轉致俄政府。原電爲：「……查外交官之享有治外法權，並非絕對無限，荷駐使有不法行爲時，即不能對國際法保障。其附屬機關，自更不待處。且搜查使館，各國不乏先例，蘇俄政府亦曾有同樣之事。此次中國軍警搜查舊俄兵營，係因亂黨在內，組織機關，圖謀推翻政府，擾亂治安，此實明顯違反國際公法及中俄協定，不得已根據國家自衛之動機而實行搜查。結果獲得重要亂黨及黨員起事時所用旗幟、印鑑、名單及各種證據文件，其他多數軍械與亂黨通謀之證據文件等，此皆在蘇俄大使館轄下或有密切關係各機關內所得。

「蘇俄大使館殊不能推辭庇護亂黨圖謀擾亂治安及推翻現政府之責任，此次中國軍警對蘇俄大使館本身未加搜查，實屬特別優容，而蘇俄政府反指爲出於違法暴動，殊屬驚詫。現在中國政府正審問檢查人犯及物件，俟審查手續終結，自有相當處置。目前中國政府應保留將來一切處理之權利，蘇俄政府要求四項，殊難允諾。」老張對蘇俄一連串抗議和恐嚇，完全拒絕，硬得可以！

對李大釗等，組有「特別法庭」審理，委何豐林爲審判長，除舒啓昌等四人，認爲情節較輕各處徒刑十二年；李雲貴等六人僅屬附和各處徒刑二年，俄人奧鈕夫等另行審判外，判處李大釗、張伯華、鄧文輝、張挹蘭、路友于、譚祖堯、謝伯俞、鄭培明、莫同榮、李崑、姚彥、閻振三、楊景山、范鴻劼、謝承常、吳平地、陶永立、方伯務、李銀蓮等二十人死刑，執行絞刑。四月二十八日在司令部後面的地院看守所東院執行，從午後二時至五時，歷三小時才告畢事。李雙臂背翦，足鐐瑯璫，黑西服，襯衫已無領帶，面色慘白，鬚髮蓬亂，四肢顫動，由兩警挾持，唇翕舌結，怖畏之極。套入絞機後，以頸粗不得死，口溢血沫，凡三絞始畢命。其餘以次就刑。路友于、張挹蘭、姚彥本爲國民黨同志，以因同避俄使館內被捕，竟不幸偕亡。路本沉默，臨死亦無言，張爲女高師學生，頗瘦弱，連呼「啊唷」不止，以頸細，氣亦不即絕，痛楚中，將高跟鞋踢出絞刑機外，慘矣！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四二至三四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抗戰武術談

守危城孤軍奮戰 失衡陽將領被俘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夏季，日寇大軍集中進攻衡陽，是由湘北經長沙的中路兵團為主力，它之所以能直進無阻的直達衡陽外圍，是因長沙守軍的戰畧錯誤，不戰自潰，以至未能及時阻止敵軍的推進；同時左右兩翼的敵軍，也配合繞道而至，三路大軍暢通無阻的同時並進，很容易的直達衡陽城郊會師。敵軍集合數十萬銳不可當的堅強勁旅，來圍攻衡陽城。

當年日寇發動三路會師攻衡陽，以常情而論，是沒有這樣順利能達到目的，因當時適逢天氣炎熱，大暑天是不利於急行軍，再加上路途跋涉遙遠，萬山險阻，關口難渡，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我國軍隊的狙擊，他們的輸送糧道，時刻有被我軍切斷的危險存在！雖然日寇是精銳之師，但遠道行軍疾進，沿途當然辛苦萬分，敵軍數十萬之眾，深入我國腹地，地區越進越險惡；由湖北的武漢三鎮出發，經湘北至湘南的衡陽城，整條粵漢鐵路已過了三份之二有多，而左右兩翼的敵軍，繞道包抄所經過之路線是更長更險峻；這條綿延長達千百里的補給路線，軍運之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故此日寇急欲想速戰速決，三路大軍使出泰山壓卵之勢來奪取衡陽城。

雖然，敵軍一路未曾遭到我軍全力堵截，輕而易舉的到達了衡陽城郊，然而當它接觸到我衡陽守軍時，卻遭遇到從未見過的頑強抵抗。我國守軍當時堅强反擊，死守不退，在經過數十天的猛烈攻擊戰後，我軍雖損失重大，但傷亡在城郊的敵軍卻無可計算，比我軍更為慘重，因此敵軍疲態畢現；並在七月下旬已顯現補給困難，軍糧不夠分配。（這是被衡陽守軍所俘虜的敵軍親口所述的實情），日寇統帶數十萬大兵團，由遠道進攻，在久攻不下的處境中，糧食是很難維持的，而最危險是後路被切斷，那時變成進退兩難之勢，則必敗無疑矣！

中日雙方鏖兵共達百萬之眾，可說是敵我兩方兵力相等，但我方卻佔盡地利優勢，同時有以逸待勞的準備良機，如能將士應命，同心協力，爭取把握襲擊敵軍的機會，將敵軍的補給路線一段一段的切斷，阻絕敵後歸路，令它首尾不能相顧，相信會對日寇產生重大的威脅，再加上衡陽守軍的堅強反擊，敵軍是不可能輕易攻下衡陽城的；反而敵軍會造成潰敗之勢，重蹈上湘北三次失敗之覆轍，未可定也。

防守衡陽城是我國號稱「泰山」軍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將軍，他擔任此湘南重鎮的衡陽防守司令之職，統率部屬轄下第三師、第十師及一九〇師三個師的基本部隊；戰區司令部又將五十四師撥歸他指揮，以加強城垣的防守力量；綜合四個師的部隊人數不過四五萬，但要抵擋敵軍數十萬之眾，這是在八年抵抗侵畧戰爭中，最困苦慘烈的一場戰役！但是當時在城垣的我國守軍抗敵的奮勇果敢，全體官兵的萬眾一心，好似一座鐵的長城！他們均抱與衡陽城共存亡的堅決意志！與敵血戰時間竟達一個半月之久；由此可見守軍合作的精神，及鬭志的高昂，愛國的熱誠，是如何的令人可敬可佩呢！他們發射出的每顆砲彈和槍彈，均能命中目標；甚至近身肉搏時扔出的手榴彈，同樣均達到殺傷萬惡倭奴的目標。

從六月下旬起至七月這段與敵苦鬭的時期，是時刻處於強大砲火威脅之下，這是抵抗日寇瘋狂進攻的高潮期間；由七月尾至八月八日的最後兩星期，是最困苦的堅撐時期，可憐長官士兵日夜引頸盼望友軍救援，他們在砲火連天的危城中苦苦的硬撐，死守在衡陽，不肯輕易放棄，以為一定有友軍來增援，也可補充陣地傷亡的將士，那就可以繼續與敵作戰，保衛國土，不讓敵軍得逞。當年防守衡陽城的數萬健兒，他們的確不畏強敵，不怕傷亡，充分顯露出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崇高氣概，也完全表現了模範軍人守土抗敵，盡忠報國的勇敢精神！

然而是天意？抑或是人為？說起來是一件既痛心又憤慨的事實。經過此四五十天的劇烈爭奪戰，在傷亡慘重之下，如大旱之望雲霓，盼望着援軍到來，但是竟然毫無消息。外圍有幾十萬友軍，居然無一師一團的部隊，能衝破封鎖線進入衡陽城協助守軍，由得這些困守的孤軍，在無休息的漫長時日中，白天過去黑夜又來臨，一天天的渡日如年，危急程度一分一秒的增加，守軍們只有消耗沒有補充，打到最後根本成了被棄的孤城一樣，無人理睬！那一天終於彈藥用完，武器成為廢物，免被敵軍利用，逼得自行動手將槍砲拆毀壞；陣地的將士也差不多死傷殆盡；城防指揮官方軍長已計窮力盡，帶領各師長高參等退到指揮部，到此彈盡人亡的地步，已無兵可打，無將可戰，所盼望的增援部隊不見踪影；敵軍卻一步步的逼近，眼見大勢已去，再無良法可挽回已倒的狂瀾；沮喪悲憤之餘，幾位原本雄糾糾氣昂昂的高級將領，任你雄才良將，也變為英雄氣短，忍不住痛哭流涕，喊皇天！他們大叫着說：「我們死守衡陽四十五天，浴血日夜抵抗，城外的幾十萬友軍，竟然無動於衷？自始至終不見有一兵一卒援助我們，眼看人城共亡，這難道天意所注定嗎？」這時衡陽城的末日已臨，敵軍的槍砲聲已越加逼近，這班被困指揮所的將領，突圍無路，他們準備自殺殉國，誰知敵人已很快的衝入指揮所，當即將他們押解到城外的西山寺臨時集中營，作了敵人的俘虜。第十軍及五十四師除軍師部各主官被俘外，其餘全部為國犧牲在保衛衡陽城的血戰中！方軍長被俘後，可幸後來得到農民的協助，竟然逃出集中營，輾轉回到大後方的重慶，獲得當時蔣委員長的殷詢慰勉？並另委重任，對此忠勇將士，有特殊的優禮嘉獎。

張仲仁

萬人意見

幾位作家睽違已久 讀者懷念望再執筆

香港的書報刊物，可說林林總總，固然讀者的經濟能力很差，對反共立場的刊物，未能多多購置，供諸案頭，惟我對「萬人雜誌」，自出版以來，便與共週期，未嘗一次斷，因此對一些作家，無論謀面與未謀面，都不期然有一種深厚的印象和感情。在本刊短期或長時間沒有見到他的文章，便不禁油然生起懷念：

㈠久不見在本刊發表鴻文的趙聰先生，有一次讀雜誌，好像說是趙聰先生目力發生毛病，故不能為本刊執筆。對趙聰先生，本人不曾認識，但很喜愛其文字。雖然我對趙先生的文章，多提基督教天堂地獄之說，沒有信心，所以投函讀者版，有所吹求，但趙先生是虔誠的基督教人士，立即觸動他的反感，發而為文，有所答復，我亦津津細讀，也感趣味。自然我並不是有意作戰，只不過站在讀者立場，有什麼感想就說什麼而已。這所謂萬人，萬人有萬人的意見，並不是個個信從基督教的，但我也並不會再有去信。

現在「萬人雜誌」上，久不見趙聰先生的文章，所以很為懷念。這也許文章感人之深，無法恝然遺忘的。這個我很想萬社長簡單告訴我兩句，趙聰先生現在的健康情形如何？

㈡林眞先生在早期的「萬人雜誌」上，發表過多次的文章，我很愛讀。後來許久不見林眞先生的文章，我在去信萬人意見的順筆中，亦有所提及。林眞先生是「手相專家」，他在彌敦道一處懸牌營業，必定生意是很興隆。一次我登樓造訪，才知道林眞先生原名李國柱，他是多才多藝的人，一層樓不小，除為人評手相外，總還營有藝術佈置，建築裝修等業務，他的時間扣得很緊密，看手相最好要先通電話約定時間，否則遇到其他工作緊張時，他便無法接受你「幫襯」。林眞先生知道我是渴慕而來，承他稍與周旋，告訴我一些情形。我也提及到何以久不見先生的文章再發表在「萬人雜誌」上？他說現在沒有時間。岳騫先生也曾經對他說，要他寫一點，我將稍有功夫時提筆寫寫。可是現在時間很久了，我很想再見林先生的鴻文。

㈢我不記得宓琴先生的「江南啼痕錄」那一期終止的，好像也有很久了，沒有看到宓琴先生的續文，這也不完全為了「以光篇幅」的問題，而是常讀了宓琴先生一生奮鬬的文章，久不見，便懷念其人。宓琴先生身體是很健康，在一次春節聯歡會上，我曾拜識，請宓琴先生繼續為本刊撰文。比如江南啼痕錄，我知道若干老人和青年人都愛好，老年人對抗日事實可以溫習，青年人對抗戰往事有所認識。

㈣兆華先生的文章很好，也像很多期不見兆華先生的寫作，不知兆華先生忙於他務抑或投到其他反共刊物？我開頭說的，並未能買其他許多反共刊物，很希望兆華先生有文章在本刊——「萬人雜誌」發表。

㈤張仲仁先生的「抗戰武術談」，間斷了一段時間沒有看見了，現在這三四期又見繼續發表，很覺高興。

近期會副會長憲光先生發表「懷念張故老編贛萍先生」的文章裏，末段曾有所敍述他，張仲仁兄從事軍旅，對抗日勦共都有不少功績，他看到萬人協會的工作需要振作起來，於分身無術當中，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把中醫診療所從彌敦道搬至洛克道，這並不是「公私兼顧」，可說是「公爾忘私」，約略擔任協會主任一年的時間拿出辦法，振衰起疲，對萬人協會很有貢獻，而且對會刊悉心擘劃，連續出版幾期，均迥然可觀。不要說會刊是小型刊物，不負責任，稿從何來？萬事開頭難，我看會訊已有規模了，希望負責人繼續辦下去。

（胡漢陽）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生存並無眞正意義
人生苦樂感受不同
智慧高深讀者的生死觀

萬人傑先生：

我沒有讀過「牛馬集」，也未嘗看過「萬人雜誌」，但我在百忙中用兩晚時間讀完了「永不死亡的愛」。

我要說的，在「愛與同情」的讀者函中已經道盡；但想藉着這冒昧的機會，和先生談談幾點世間顛倒的事：

㈠生存意義與生死問題。㈡人生苦樂的感受問題。㈢乘人之危的思想侵略和誤解「空」理的偏計所執問題。

首先我相信先生一定了解在相對的世界中，有生必有滅。無論物理上的成、住、壞、空；生理上的生、老、病、死；或者心理上的生、住、異滅，一切一切，都逃不出這循環的規律。所以老實說，生存是沒有眞正意義的。為什麼呢？豈不太消極而教人灰心？不，事實上眞正如此。因為從生存而牽涉到生死關頭，事莫大於生死，欲想解決這一大事，實在太難太難了。故此地球上有歷史以來，人類就從無可奈何中來，而復從無可奈何中去，一點兒他控制不住。儘管有些壽考耆年，有些英年早折，在永刧中不過十分鐘與五分鐘之比而已。同樣是覺得可惜；也同樣地覺得不可惜。

為什麼會這樣矛盾和沒有定論呢？這完全是一個「我」字作怪。為了「我」，每個人便從呱呱墮地開始而畢生作業，不論善、惡，都成為流轉生死的原動力。那樣說為「我」有什麼不對呢？既有「我」，便有我的骨肉兄弟、家人親友、我的團體、我的會員、我的國家民族、我的世界，因而對衛着你的家、國、社會、世界等等，不期然產生爭奪、利害、戰亂的悲劇。所以連帶說起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正義、自由。勝利成功的另一面，就受到挫折失敗。歷史上的記載不就是此消彼長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世界存在呢？誰也主宰不了它。歸根到底，就是人人為我（包括着什麼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發生恩仇、愛恨。恩愛的不捨；仇恨的報復，交織成綜錯複雜的輪廻報應。雖然號稱科學文明的人類，竟然不肯相信這件千眞萬確的事，而以迷信兩字抹煞之。其實科學是受不起時間和空間的考驗而一路往前修正的；世上居然亦有許多迷信科學的人。我們暫時確定輪廻的可信，那麼驅使生命去輪廻的是一種什麼力量呢？原來就是我們自己與生俱來的本能——盲目的衝動與無知（淫慾），一念無明，遂淪生死。

我並非一個禁慾主義者，不過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主因，隨着客觀的條件——「緣」而形成種種形式的生命，所謂胎、卵、濕化等等眾生。在人而言，變成富貴窮通，賢愚俊肖的差別（這豈不是宿命論？非也。）所以人生遭遇並非上天不仁，降福降禍到某一個人的身上，而是每個人自己操縱命運。那麼又為什麼有人努力一生而未嘗碰過一個機會，甚至潦倒困苦，貧病交迫；有些幸運的會不勞而獲，坐享榮譽，利就名成？這就是不通三世，無法解釋。

其次，苦樂的感受，根本上建立在我們的意識六根上面（器官的知覺），我們為什麼看見東西？並不是單單因為具備一個眼球和眼睛內的視網膜和視覺神經等等作用。原來是：眼

識九緣生，以空緣爲首，明緣爲次……如果沒有空間和光線存在，我們又怎看見東西呢？故此美景當前或者醜劣之物，我們試試閉目反聽，便一切都不存在。但我們不能這樣處世呀，豈不變成麻木不仁，失去知覺，行屍走肉，廢人一個？非也！我們旣通此理，就無所謂有苦樂的眞正存在。不苦不樂謂之「捨受」。這捨受有什麼好處和怎樣養成呢？捨受的好處就是對一切不太認眞，平淡、尋常，而免卻許多什麼神經衰弱、高血壓和緊張煩惱。至於養成的方法，就是對一切事物的憎愛、分別，不要太過重視。例如了解到榮辱並蒂，生死同根；得之不喜，失之不悲。這是中道的「如是觀」。例如遊歷歡暢，過後回憶亦有不外如是之感。因爲有喜，所以有悲，因爲有成，所以有敗，況且人類感受苦榮中最大的障礙就是好奇心，見思樂。世間愈聰明的人愈是好奇心重，於是拚命去研尋，好學不怠。豈知造成一種無可抗拒的「所知障」，此障越重，越發顚倒生迷而不自覺。所謂『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分明，遂立無同無異，由是紛擾，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混濁……淫爲根本，人死爲羊，羊死爲人，互相噉啖，生死相續。』這些文字上的說明，其實也非究竟，爲什麼呢？因爲文字也是所知障的一種。經驗的最高形狀是全然超越文字，語言的極限；而文字只有造成一個虛僞的世界，把人類用衔頭或鑄型貶成相信歪曲僞裝的眞理，不知不覺間開展了一個樂少苦多的人生。

最後，讓我們再談談一些人遇上有失意、傷心或痛苦的時候，便進行勸別人信宗教，藉着宗教的麻醉或好聽點說是精神寄託，而達成某種任務。這種手段，我覺得是最卑鄙，但最有效的。因爲一個人傷心失意時，是最感情脆弱的時候，理智較模糊的時候。但先生想必是個堅強之士，不致有所蒙蔽；至若書中言及照片、字跡等等，不能產生「空」的感覺，覩物思人，誰能遣此？誠然。先生可能認爲四大皆空的「空」字是空無所有的意思，甚至有些宗教人士也作如此解釋。其實這「空」字不是「沒有」；而是不實，幻而不實之意思。試看那一種物質（包括生命在內）不是假合而成，分散了不過一堆原子而已，原子更可化爲能力或與他種原子合成另外一種物質，旣無實在，則如夢幻泡影一般。但又有一些偏見的人，認爲什麼都空，空空如也的空，那又錯了。所謂孝昌君即非孝昌，是名孝昌而已。這是空、假、中三觀，此中妙諦，一語難詮。滔滔寫來，不覺數紙。先生座右闊知，分明班門弄斧，饒舌之嫌，尚希察宥。並附上助學金五元，縮食一餐以盡棉力。

讀者陳植生謹呈無狀

要讓更多人閱讀到有益世道人心的書

萬叔叔：

希望你喜歡我這樣稱呼你，因爲看完你的「永不死亡的愛」後，倍覺親切，我該像世叔伯般對待你。

昨天剛放工回家，收到你寄給我的書，立刻和衣躺在牀上，連晚飯也沒有吃，便閱讀起來。每讀到文字間流露的親情，不禁心房抽動，雙手緊抓，恨不得將病魔吞噬，不聽話的眼淚，差點兒沒流下來，終於一口氣把「故事」看完，仍忍不住內心的不安，腦子裏不斷盤旋，重覆着一個問題：難道眞是天妬英才！

你常以「老萬」自居，在我心目中的「老萬」，必然是個長着一撮「山羊」鬍子的道學先生，如今始知「老萬」不但是一位慈父，更是一位性情中人；萬夫人更是賢慧難得，使我對你倆肅然起敬，又欽佩、又敬愛。

我自知不是善於表達感情的人，恐怕不能安慰你，反而引起你傷心的回憶，希望你倆有曠達的人生觀，善自珍重，但當我看過「永不死亡的愛」後，悲憤之餘，無法不嘆一聲無可奈何，天太不從人願，唯有相信時間是治療傷口的最好藥物，希望時間能冲淡你們的哀愁，願主祝福你和你一家。

答應過只是借閱「永不死亡的愛」這本小冊子，看後本擬歸還，但覺得此書對識者或不識者都能感動，如不反對，我希望將此書借給親友及同事閱讀後，才寄還給你，且希望藉此感動他們；籌募紀念令郎的助學基金。

小燈

米貴兼閏月大陸農民苦

編輯先生：

最近親人由家鄉來信，云及今年農曆閏四月，黑市穀賣三十六元一擔。全封信主要這兩句，所謂一葉知秋。兒時聽農人說過兩句口頭語：「米貴兼閏月，死人百絕。」親人這兩句話，已道出個中情況，不問而知他們所處困境，分配不夠糧食，欲我付欵接濟，買點黑市穀度活。

舊時米貴兼閏月，遇着年荒，農民可出外做小買賣或做工，總可度過年荒時期，待來年從頭幹起。豐收，果實落到自己手上，不負自己終年辛勞。今天號稱新社會的中共，豐收，早已把農民全部果實奪去做「交易會」。歉收，廣大農民自己想辦法解決，不能一切倚賴國家，這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從前農民遇着荒年失收不夠食是天災，今天新社會月配十多市斤穀是人禍，如遇上天災兼人禍，不論中共邊境設下幾多機關槍、軍犬，一九六二年五月大逃亡可能歷史重演。

從前農民攪唔掂可自由幹活，總算有生機。今天誰令農民唔夠食，誰不准農民自由幹活？農民攪唔掂出外

覓食，大老板給你很多名稱的帽子。

走資本主義道路，腐朽資產階級思想，黑市投機買賣，搗亂國家經濟，破壞新社會秩序，鬬爭時夠你受！同胞們，到底農民犯了何罪？

農民發生困難，欲向公社借貸，借得一唔借得二，年終結算扣回，農民平時經已十個煲五個蓋，根本無法冚得掂，年終結算，那有不超支？還是公社共幹主意好，你們攪唔掂，可寫信向港澳親友想辦法。

中共如意算盤打得眞响，面皮之厚，甚於「洋葱」，把廣大工農果實刮去做每年春秋「交易會」，另方面，把人民的血汗大筆大筆送給非洲黑鬼國做赤化世界資本，自己同胞死活一份事，眞不愧自稱人民政府。

筆者代表廣大同胞向中共問一句：農民唔夠食外出找副業是走資產主義路線，中共每年春秋「交易會」和商人做的生意買賣，又是走什麼主義路線？只准公雞啼，不許母雞叫，中共一邊禁止人民復辟資本主義；一邊自己大走資本主義，「交易會」是最好證據。世界上有那個政權這樣霸道？中共欺騙人民手段太專橫，殘民以逞。一言堂先說得好：中共根本是個無制度的政權。今天人民對着中共等如對着一頭下山猛虎，根本無他途可擇，只有拿虎义對準牠，否則定給牠撲噬。

二尹田上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各方捐欵直線上升
已達五萬三千餘元

邵先生 一千元

何文章先生（美國再捐） 七百五十五元

鄔洪厚醫生（加拿大） 二百五十元

譚華啓會計師 二百元

蔡德馨、明枝、德芬姊弟 二百元

徐偉強先生 二百元

勞渏淇女士 二百元

林巧玲女士 二百元

黃裕華先生、范世珍小姐（美國）

陳敬芬先生 二百元

張介倫先生 一百元

侯綺珍女士 一百元

陳鴻時先生 一百元

王成勳先生 一百元

陳浩才先生 一百元

呂家鳳小姐 五十元

Mr. Wong Hoi Gun 五十元

吳少雄先生 五十元

王淦華先生 五十元

李茂祥先生 五十元

李醒國先生 五十元

胡漢陽先生 五十元

江中水先生 五十元

王秀雲小姐 五十元

李立明先生 五十元

鄧思蓮小姐 五十元

楊明儒先生 三十元

溫宅 二十元

吳敏先生 二十元

李曦先生 二十元

小結：四千四百五十五元

連前共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七元四角正（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算在內）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萬會長：

艷陽天春光起青天紅日，雷不聞閃電至，憾變風雲。孝昌之逝，畢竟如此之比也。弟天涯航海，聞君此變，弟愣失常態，當時情景，可想而知。君之受創，定是非小。但在國未安，民不強，待旦之下，失去這一英才，君骨肉之痛猶其次，社會國家，損失重大。吾輩淘汰之身，寄望後輩，如黑暗亮星，風雷潰滅，寄望何存？有知者寧不與君同哭！弟不才，思有以慰君念子之切，倡導善舉，募集獎學金，君之偉大，殊可佩也。奉上美金二十元，以表响應。紙短情長，不盡所言。

會員黃漢臣敬上

萬先生：

家人等爲响應籌募紀念令公子孝昌君助學基金，特奉上港幣三十元，區區之數，微不足道，聊表心意，敬希查收。惟冀萬人雜誌讀者人人樂助，俾收集腋成裘之效，達到先生之願望。死者已矣，尙望賢伉儷節哀順變，保持健康，繼續爲國効勞，是所切禱。

鍾氏家人謹上

子雋兄：

茲奉上支票港紙一百元，以爲紀念令郎孝昌君助學金，區區之數，聊作集腋之一裘，略表寸心耳。

弟水中敬上

萬人傑先生：

拜讀大作，深感不如意事常八九，惟嘆花不常好，月不常圓。賢父子俱「無負此生」，誠足爲範。尙祈隨遇而安，強飯加衣是禱。付奉港幣十元，以贊助學之舉，敬請查收。

你的讀者謹啓

萬人傑先生：

閱「牛馬集」得知令郎魂歸天國，痛惜萬分。本該儘早致函慰問，奈何職業與家務，工作忙碌，只好祈求上主助佑萬先生及尊夫人節哀順變，善重貴體。隨函附上現金二十元，响應「助學基金」，欵雖小，但望能達成「集腋成裘」心願。

一家庭主婦謹上

萬先生：來書收到，謝謝你成全我的願望。「助學基金」籌募成績怎樣？希能在「牛馬集」報導一下。時間並沒冲淡我對孝昌君的敬愛，我相信別的捐欵亦會源源而至，收到很好的成績。最後獻上誠懇的祝福，並代問候尊夫人。

陳尙欣敬上

萬先生：

你好，客套的話不說，本人很高興得到一本先生為紀念亡兒出版的書。

現寄上現金三十元，作為「助學基金」。初時本想到郵局購買滙票寄上，但因功課太忙，且郵局職員太漏氣，為了方便，只能將現金寄上，收到後只須在「牛馬集」通知便可。

一學生上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長期讀者，尤其對你的「悼亡兒」更加寄以萬分同情。忝為一個小護士，對令郎對抗癌病的勇氣，更為欽佩。因為深知癌病後期病者之痛苦，非常人所能抵受。

自知閣下將會出版「永不死亡的愛」，更渴欲先睹為快。那日閱晚報知再版已出，即忙放下飯碗，到俊人書店，蒙贈閱一冊，感甚。我將永為保存，令後進閱讀，知世間有勇敢如令郎之人。

我是一個受薪階級，茲特附上支票十元，明知這戔戔起不了作用，不過希望聚沙成塔，使孝昌君助學基金能幫助後來的勤奮好學之士，希勿見笑為盼。

黃姑娘

萬人傑先生：

響應您發起的「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特寄上二十元支票。

多年來讀您的「牛馬集」，您的高貴人格和正義的精神十分難得。

前星期收到您的「永不死亡的愛」一書，謝謝您。

祝您身體健康，身心愉快。

潘芝傑上

萬先生：

昨天收到大作「永不死亡的愛」，一口氣讀了幾個鐘，直至讀完為止，流過三次淚，呆了半天。恭維敬仰你同情安慰你的話不多講，因為如果你去讀每個讀者的信，會使你更傷精神。如果我係有錢人，我會大力支持你的善舉，可惜我太窮，這十元不過是我在未得到冊子前，心中會這樣說：你已宣佈贈完，如果我在書局或書報攤中發現了，會以十元代價購買。為了實踐心中許願。同時因為你在牛馬集中曾說，希望讀者受贈此冊之人，付十元八塊，積沙成塔，我就盡了讀者一點點責任。到底這本小冊子已如願獲到，謝謝你，請你不要磨折自己，人生很短促，把你之精神寄托於寫作，保重貴體。

忠實的讀者楊林影蓮上

萬先生：

多謝您贈送「永不死亡的愛」，因是贈書，不敢多索，否則我很想有多幾本送給遠在海外的朋友——在秘魯和巴拿馬。如先生您接受讀者的提議，由我集資印的話，我將參加一份，而且願出多一倍的錢，希望印多些送給向隅的讀者，特別是在海外的青年。因為我聽說世界各大城市均有香港輸出的飛仔，所以令持C.I去各國的人，手續上都增添麻煩。例如去荷蘭就是實例。如先生的書能喚起走向岐路的青年人的良知話，這將是一件意義深長的事。

附有支票一張，作為支持助學基金的一點微力。

讀者阮雪芬謹啟

萬人協會夏日暢遊團

㈠日　　期：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七日。

㈡出發時間：正午十二時十五分在香港灣仔碼頭西翼集合，準十二時三十分登專船啟航，七時回航。

㈢目　的　地：梅窩銀礦灣、貝澳、長沙等地。

㈣節　　日：①學術講座——敬請萬人傑、岳騫兩位先生主講，利用啟航與回航時間進行，講座內容由學術部決定。②海浴——在銀礦灣稍作停留後，登車前往貝澳，以便會友海浴。③集體遊戲，利用貝澳美麗沙灘進行，由康樂部負責安排。④遊覽名勝——前往長沙遊覽各名勝古廟。⑤聚餐——遊畢集中貝澳聚餐。

㈤費　　用：每位收費二十元，包括專船費用、車費、聚餐費及攝影費等。

㈥參加辦法：凡萬人協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均可參加，並歡迎攜眷參加。

㈦購券地點：①萬人協會——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②俊人書店——九龍窩打老道六號B；③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B。

㈧截止購券日期：七月五日。

萬人傑先生：

昨天收到了您賜贈的「永不死亡的愛」，看後甚為感動。天下父母心都是一般，令郎年少有為，可惜患此絕症，實在令人痛惜。

今知您想為愛兒籌募一筆助學基金，我以自己能力所限，付上二十元，這小小的數目實在不誠敬意，希望萬先生接納，以表示我一點點心意。最後在此勸慰賢伉儷節哀順變，珍重貴體。

您的讀者俞秀麗敬上

萬人傑先生：

首先多謝贈閱的大作，讀完後，提筆寫這封信，本來沒有什麼可說，因為要說的話，都已給別人在這本書裏說過。

本人係文憑教師，雖月入近二千元，但一家七口，上有高堂，下有兒女三人，生活並不十分寬裕，力能所及只能捐贈五十元的小小數目，希不要見怪。

讀者嚴之聯上

萬人傑先生：

得先生給我「永不死亡的愛」一書，看後使我無法忘懷孝昌世兄的偉大。現盡我所能，奉上澳門郵票五元，作為世兄的助學基金，請不要怪我太少，希望其他讀者大力支持。

弟曾高亨上

詩詞二壇

壇主董力行

清明感賦

陳紀崇

哭先君

又是清明三月天　興悲陟岵哭年年
生前未解承歡樂　死後追思慨萬千
恨海難塡波漂渺　還魂無計淚濟然
臨風遙祭敬如在　愧賦趨庭訓鯉篇

陳先生為本壇新友，詩中用典，「陟岵」，「趨庭」，「訓鯉」，出自經書，文學高深，孝思純篤，詩為一先韻，平仄既好，造句尤佳。祇有第五句「漂」字是平聲，與六句「濟」同為平聲，「漂」字不能用。應當更換仄聲之字，說來容易，換之頗不簡單，如用「恨海難塡波渺杳，返魂無計淚濟然」，平仄符合矣，然並不算好，不知陳先生另有其他好字否？下次告知可也，壇主推敲。

香港若干報紙刊物，亦有詩壇之設，其中佳作雖多，然間有初學之人，或有出韻，或因平仄不妥，編輯先生，多半不明此道，來詩照登，不加評論，致使讀者乏味。作者亦無進步。蓋「詩」與「文章」性質不同，文章不必更改，詩則必須推敲，一字之微，作者本人每難察覺，必有他人從旁指點，否則永不知曉，故朋友之間，改文則擔火，（生氣也）改詩則歡迎，此古人之所以有雅集之舉也。

雅集者，文人雅士集會，取出作品，互請斧正，共同推敲，得益極大，因詩之性質，每句之中，均有活字，活字者，指可以更換之字也，有時數個活字，均堪使用，而自己每不能決定何字最佳，希望他人代為評定，即所謂斧正推敲也。

故詩人，必有詩友，互相唱和，互作推敲，古代翰林學士即是如此磨練而成，否則孤陋寡聞，永無進步矣。壇主。

「懷金陵」

許恨紅

赤焰漫天未有涯　傷心回首舊京華
三春綠斷臺城柳　九夏紅殘玄武花
堂圯難尋飛燕影　巷空愁對夕陽斜
淒涼最是秦淮月　猶為離人照萬家

許先生前贈鄙人對聯：

筆力萬鈞，看當代學者文風。董狐有幾。
言行一致，論今日詩人亮節，壇主無雙。

因「當」與「今」同為平聲「今」字必須更換，前為更換「近」字，頃接許先生來函，擬改用「此」字，詢余意見如何？董力行曰：「『此』字比『近』字更好」，即用「此」字可也。

花前感賦

荊廬　郭國彥

㈠ 春綻枝頭濕翠微　杏花長巷想烏衣
眾根落地呂華瘦　輸與蓬門倚缽肥

㈡ 漫掬春泉乳小蕊　欄前昏曉自乾坤
嬌紅便有傾城艷　一笑臨軒不倚門

㈢ 倚翠假紅故故飛　誰家燕子竟忘歸
巢花似奪巢鴦意　一盼蘩叢結禁闈

㈣ 迷眼橫斜碧化朱　方盆藉木亦清娛
攀梁莫負編氓陋　將遣花姨喚紫姑

花前感賦步荊廬主人原韻

一覽樓主楊海天

㈠ 拂檻搖欄有玉微　柴門月滿染香衣
春風吹幻繁華夢　瘦卻紅來綠又肥

㈡ 十年釁宇育青蕊　行見繁英蔭大坤
梅老不爭凡卉放　只依清舍傲侯門

㈢ 多情蜂蝶繞花飛　去日名園未易歸
蘭魄只今無土着　幽香黯黯入書闈

㈣ 正色由來不是朱　牡丹雖好豈堪娛
樓非燕子思關盼　伴我閒居欠小姑

新春與宗長往大埔拜年偶感

七絕

孫博文

㈠ 序屬初春去訪親，驅車郊外倍精神；
歡迎熱烈人情好，美酒佳餚款待深。

㈡ 雀戰枱開挽客心，此上彼碰不留情；
相交娛樂猶貪彩，社會歪風要革新。

㈢ 華堂舉目大文章，一首金婚壓宋唐，
長物驕兒均絕句，詩仙再世也稱揚。

㈣ 避秦海隅倏年多，暴政專橫怎奈何？
咫尺家家徒悵望，王師北指再張羅。

㈤ 自慚學淺與才疏，聊效東施習詠哦，
俚語偶成呈斧筆，詩家勿笑我瘋哥。

孫先生詩，好句頗多。惟第二首「雀戰枱開，此上彼碰」，上字是仄聲，不能用，應當更換，蓋二四六字平仄不可相同，因戰字亦為仄聲也，愚意將「上」字改為「和」字，「和」為平聲，符合音律矣。

中國詩一點無法馬虎，唐宋明清。均是以詩取士。民國八九年，一羣洋博士，又曰「新聖人」，自外國取得文憑，回國胡吹，或充教授，或任校長，尚有張某，著作性史者，又有各種主義，邪說風行，中文之中，每加上英文字母，使人莫測高深，北洋政府，粗人當政，任由胡鬧，不知禁止，他們唯一缺點，多數不會做詩，蓋博士文憑，三五年即可取得，詩人則三、二十年，未必能通，因博士易詩人難也。又以詩學艱深，並非一學即會，又無法欺騙行家，諸博士見到唐詩，相顧失色，身為博士，又不能不懂做詩，於是異想天開，以文學革命為藉口，先打孔家店，再打李白杜甫，稱唐詩曰舊詩。「舊」不好也。遂發明所謂新詩，新詩，無韻無字數無平仄，取其容易，信口胡謅，臭長俚俗，韻味毫無，推行於學校之中，五十年來，無人敢說眞話，說眞話則恐得罪多人，長此以往，國學精華，可能絕滅矣。

民族文化，是為獨立性質，先賢所遺留，國人所共有，既不屬於某一政黨，更不屬於某一狂人，是與政治無關。朝代滅亡。文化依然存在，此類民國新聖人，崇洋忘祖，摧毀國家固有國粹，瀆侮聖賢，是為國人之公敵，政府不察，且加重用，政府糊塗，吾人不能隨同糊塗，自唐宋以來，各朝文學著作，載於史籍，無不廣博精深，令人傾服，民國博士作品，荒唐幼稚水準太差。除抄書之外。皆是胡說八道，不足登大雅之堂。只要多讀古書，比較之即能明曉，董力行云。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喜作叠翁

梁積臣

次男錦堂月杪在夏威夷結婚，特偕內子飛美主婚，賦此誌喜。

歲序雙春親快迎，新翁又作慰生平！
重遊萬里婚爲主，再會多年樂此行。
半了向平人欲老，一生教子志先爭，
兒曹學業家聲振，海外揚名各有成。

香江竹枝詞（續前）

劍琴樓主

(21) 撲地崇樓列巨屏，扯旗山擁萬峯青；
登臨俯瞰人寰處，不見當年老襯亭。

(22) 花園道上簇園林，天主堂高氣象森；
此是福音神庇地，如何要設避雷針？

(23) 遠聽鐘聲近聽歌，繁華區立教堂多；
縱然神父無閒日，拯得人間罪幾何？

(24) 保良局作主人翁，三院題名亦有功；
爲善出錢兼出力，荷蘭水蓋在囊中。

(25) 豈眞尊舉愛能兼？善良仁翁似日添；
應是洋場多雨露，不知幾滴落窮簷？

(26) 署開廉政破難關，猛虎居然押入柵！
但得貪泉處處涸，武松周處可收山。

(27) 東區警署出新猷，士氣提高有妙謀；
擋煞當然風水好，兩尊砲對鱷魚頭。

(28) 吟成七字欲籠紗，六法工兼八法誇；
大會堂中頻剪綵，不知幾許是名家？

(29) 黑煙繚繞土瓜灣，大氣沾污碧落間；
休怪海隅無淨境，身居何處不塵寰？

高先生所詠之竹枝詞，將香港一切奇形怪狀，五花八門，全部寫出，計有五十首，前期已刊二十，茲再續之。壇主。

遠東書院重視詩詞

遠東書院院長黎嘉潮博士，駕臨西區別業，晤談甚歡，據云：「該院大學部學生，讀萬人雜誌。知詩詞爲中國高級文學，各代名人，多從此道出身，歷史文豪，未有不工詩詞者。諸生抱負不凡，皆思繼承國粹，擬請萬人詩壇壇主

人聞之，大爲有理，允於六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八時，至大學部，會晤諸生，教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陸放翁作詩之秘。不久將來，該院即可產生大量詩人，繼承中國傳統，學生個個能詩，蜚聲文壇，大放異彩。嘉潮博士之遠大眼光，學生之高尚志向，均有獨到之處也。

鄙人前年在台灣，親聆　總統蔣公，指示文化復興，用以對付大陸文化革命，以後，老人之旨諭，未見下文，查詢所知，文教大官，出身多數爲洋博士，長於英文，不通漢學，人不壞而頭腦簡單，懂做官而缺少辦法，坐視文化湮沉，無術挽救。有復興之志，而無復興之方，唯唯諾諾，空談了之。

該等官員，早歲留學外國。名高位顯，資歷駭人，實際論之，並無學問，祇以政府制度欠妥，造成其優越地位，根深蒂固，全靠文憑。按此情形，即使李白再世，韓愈復生，爲因資歷出身所限，國家無法任用，落泊舊酒，永難復興。今日文化低落，是爲不治之症。

台灣文教界，上自部長校長，下至教授教員，以及各報上筆，劇本作家，能詩者寥寥無幾。各朝評議，詩學佔文學百分之八十，不懂詩詞，何來學問？各代名臣出身，多由進士翰林產生。科舉選才，規定考「詩」，不懂詩，無法應試。其中奧妙，豈無道理存哉？今日「文學博士」，不懂做詩，是爲莫大笑話，五四以後，語體文之臭長難讀，新詩之呀嗎呢啊，流傳青史，笑壞後人。此類新詩新文，乃糊塗朝代之一時風氣耳，不會長久存在，中華大國，代有名人，絕不致永遠糊塗，坐視不加整理，祇目前短時仍在酒醉夢中耳。

凡會作詩者，除學問高深之外，尚須頭腦清醒而有理解能力，否則平仄音韻，對仗氣勢，一定弄不清楚，故智力不高，無法寫出好詩，至於是非善惡，眞假好壞，詩人不勞思索，一見便曉。共黨用愚人政策，虛僞謊言，欺騙技術，

語，詩人一笑置之，等於放屁。共黨邪術，騙「洋博士」易如反掌，騙「土詩人」難比登天。老毛不解其理，曰：「舊知識份子，思想非常頑固」，所謂舊知識份子者，即是詩人也。蓋詩人本質，即爲反共戰士，詩人有最正確之辯證法，馬克斯區區小技，與詩人相比，是小巫見大巫，詩人所讀之書，全部皆爲辯證，古文觀止，孟子論語，對每一問題，反復推求，無一不是辯證。韓愈、蘇東坡、宋濂、紀曉嵐，其文章，均以辯證擅長。洋博士不讀古書，胸無見地，一見馬克斯，瞠目結舌，驚惶失措，欲抗無方（數十年來，未見政府文教官員，有何著作，能破馬克斯之邪說者），人才水準如何，可知也矣。

香港有若干人，才兼文武，智解古今，下筆成章，工於辯證，承正統之詩文，有等身之作，政府不用，因無博士文憑也，賢才廢棄，全部淪爲看更。香港看更人員，不可小看。若早生百年，取功名如拾芥，詩詞歌賦，論其程度，皆可位至公卿。曾派人調查，其中軍官頗多，蓋軍人皆懂門衛，不必訓練，對等衛工作，均堪勝任。豪商大賈，樂於聘用。余有詩云：

流落何人問？香江十萬兵。
國門遲反轡，軍籍早除名，
志士淪斷養，庸才拜上卿，
忠貞無事業，黜陟失公平。

詩人特性，長於智謀，歷史大人物，無不能詩。而且見解正確，學識淵博，生活自甘清苦，物質慾望不高，尤其反共精神，堅決到底，不怕死，不怕窮，不受騙，不受嚇。講人格，說眞話，言人之所不敢言，做人之所不知做，等來共黨之亡，亡於詩人。等於太平天國，亡於秀才舉人也。歷史重演，當不在遠。

遠東書院諸生，有志要做詩人，一經鄙人指點，學會詩人辯證法，將來個個成名，日後重建國家，需要人才，遠東學生，即可全部擔任，壇主實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八 新51期）



需要的是投資，不是投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四八期(新51)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八期(新51)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六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大字報」在北平上街了

中共「二次文革」全面展開後，大陸各地部份廠礦企業和一些學校的工人、學生，就用貼「大字報」的形式，批判本單位出現的「修正主義路綫回潮」現象（如在上次「文革」中批判過的「金錢掛帥」、「物質刺激」又逐漸「回潮」，以及學校中又開始注意「分數掛帥」和講究「師道尊嚴」等等）。所謂「大字報」是上次「文革」中產生的「新生事物」，毛澤東本人就貼過一張「我的大字報」，上寫「砲打司令部」五個大字。中共「十大」通過的新黨章中也明確規定，羣眾有權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這「四大」武器，對領導幹部進行批評和監督。搞「大字報」是老毛提倡的，又是黨章所容許的，可是，在過去幾個月中，「大字報」這個玩意兒，一直沒有形成高潮，特別是貼在任何人都可看見的地方，更是少之又少。同時，中共當局復不斷強調「遵守革命紀律」，並在全大陸開展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活動，要求「一切行動聽指揮」。

從近五個月來的中共「二次文革」運動發展過程看，可以相信，「二次文革」與上次「文革」雖屬所謂羣眾性的政治運動，然上次「文革」砲打的對象是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以，毛澤東提倡「亂」，甚至強調「越亂越好」，因為那是「亂了敵人」。可「二次文革」，由於毛江都是「奪權成功」的當權派，所以，既不提倡「亂」，甚至對貼「大字報」也是在嚴格控制的情況下進行的。如過去給李德生、曾思玉和韓先楚等人貼的「大字報」，貼貼停停，稀稀拉拉，這根本不像過去中共政治運動中不斷出現的「一窩蜂」現象。不過，最近，「大字報」的烈火不僅燒到了「天子腳下」的北平，且張貼在顯眼的地方，准許各色人等任睇唔嬲。難道毛江當權派不怕「亂」了嗎？不是，用中共的一句濫調說：這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因為沉悶的「二次文革」，不搞點新花樣，會使人認為「適可而止」，甚至會有人認為毛江「搞不下去了」。近日在北平街頭「大字報」奇景的出現，復可以看作是中共的「二次文革」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前一階段的「二次文革」，是發動和批判階段，而現階段是「聯繫現實」進行「平反」階段。所謂「平反」，也就是繼批判否定上次「文革」和「新生事物」的「反動思潮」後，追究過去數年中打擊造反派，扼殺以「樣板戲」為主的「新生事物」和煽動「右傾復辟思潮」者的責任。連日來北平街頭的「大字報」，攻擊的對象有吳德、華國鋒和卜占亞、楊大易等人。吳德和華國鋒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者既是北平市黨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又兼國務院文化組長。後者為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州部隊政委，但長期在北平工作，估計他是負責中共全國農業方面的工作。上次「文革」開始後，吳德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調北平工作，後又兼任文化組組長，中共「十大」又升充政治局委員，如果不是和毛江關係搞得很好，在北平當第一把手不可能，更不會讓他負責文化工作，而且文化工作又以「普及革命樣板戲」為主。不過，自去年末李德生與陳錫聯對調，後者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後，好像是吳德已經有了問題；因為「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應該由他兼任，結果，卻由江青親信紀登奎擔任，而吳德卻屈居「二政」。前此不久，國務院文化組又添了兩個副組長，一個是江青手下的作曲家于會泳，一是是毛澤東的姻婭親戚王曼恬（毛澤東老婆家的人，可能是王海容的表姊或姨媽）。佈置就緒，攻擊吳德的「大字報」貼出來了。至於華國鋒的「大字報」，可能他的危險性不大，因為他由湖南到北平前，在長沙也是受壓制者，而欺侮他的不是別人，就是與他前後名列「大字報」上的卜占亞、楊大易這兩個「槍桿子」。

上「大字報」並不一定垮台，但也有的人當受「大字報」攻擊時已經垮台，卜占亞就是一例。最近北平出版的六期「紅旗」短評和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都要求「建設理論隊伍」，這說明：中共的「二次文革」必將繼續深入發展，同時，可以作此估計：這類所謂「理論隊伍」，必取代上次「文革」的紅衛兵作用。紅衛兵講衛、打、殺，而「理論隊伍」則在毛江集團的指示下，運用「四大」武器，攻擊他們所要整肅的人。

嚴格地說，周恩來在北平上層的權力和影響力已等於倒下去了，接着必有更多的人遭到整肅。迨為江青上台掃清道路後，毛澤東可能也快死了。江青儘管夠晒巴閉，但能不能控制局面呢？看來不太容易。毛澤東怕是要「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吧！



新聞以外



三百萬大陸廣 商台轉向

商業電台跟老萬過不去不自今日始。過去，老萬曾批評商台，對他們的轉向，表示惋惜。得到的反應是：一而再的譏諷辱罵。忠言逆耳，使人遺憾！一九六七年，商業電台站在四百萬市民前頭，大聲疾呼，人人景從。大丈夫之死，更使人血液沸騰，悲憤莫名！可惜這一切已成爲過去，今天挨開收音機，聽同一綫路，內容已迥然不同。我們聽到不少大陸貨品的廣告，電台靠廣告生存的，也許商台的改變，與每一年三百萬元大陸廣告合約有關；也許亦和另一傳說有關係。這傳說是：商台會在香港發生騷動後不久，要求在台北設立商業性廣播電台，可是這請求未予批准，於是商台一怒改變態度。如果商台之轉向是爲了上述兩個原因，實在令人惋惜。「萬人雜誌」至今未准內銷，老萬未嘗一怒轉向，因爲老萬明白，法例對我們不公平是一件事；自己的立場不能因一時意氣而改變。因此，老萬奉勸商台老板，不可見利忘義，也不可因一時的失望而賭氣。下面，是老萬給商台老板的公開信。

商台譏諷老萬已不是新聞

自從貴台把中共稱爲中國，毛主席、周總理叫不絕口，老萬早已不再是貴台聽眾。我覺得，如果要知道毛、周兩位仁兄近況，大可收遠的，聽聽廣州電台或北平電台，更直接了當。因此，無論「東南西北」也好；「十八樓C座」也好，老萬都沒收聽。每次這些節目拿老萬嘲笑，老萬都沒聽到。

一個多星期前，一位署名「一兵」的讀者寫信給老萬，告訴我「十八樓C座」胡沙、金剛、金貴、丁櫻四位仁兄仁姊又向老萬嘲諷。本來，「十八樓C座」這節目嘲笑老萬已不是新聞，不過今回題目是「悼亡文章」，卻針對老萬喪兒的不幸而發。

老萬做夢想不到貴台編劇天才，憑這題目，居然有本領編成劇本，且針針見血，拳拳到肉。幸而老萬未親耳聽到，否則悲上加悲，苦上加苦，痛上加痛，堅強如老萬可能也要學老霍一家，滅門自殺，冇眼再睇這殘酷世界！

大丈夫怎能瞑目九泉

老萬曾經批評貴台，不過因爲老萬太天眞了，以爲商台忽然轉性，未免對泉下大丈夫不起。據老萬所知，大丈夫滿口污糟辣撻，其實幕後捉刀有人，不過借大丈夫之口，在米高峯前大聲疾呼。可是精人出稿，笨人出口，大丈夫竟召殺身之禍。如果貴台貫徹始終，老林原可瞑目九泉；現在因「大勢所趨」看風轉舵，老林之死，豈不寃哉枉也？早知如此，大丈夫必然明哲保身，願作緘口之金人。

也許老萬不應重提舊事，使閣下及你們的工作人員感到尷尬，致使老萬在貴台節目中遭到「加倍還擊」。陳韻文遊罷大陸歸來，先向老萬發砲，其政見參商，大是大非的問題，絕不涉及私人生活。

可惜貴台馬仔急於還擊，腦袋又太低能，抓不到老萬把柄，稿費問題諦吓；悼亡文章又諦吓，完全針對老萬私生活。其實老萬可諦之處甚多，可惜編劇者是大笨蛋，拿人家的私事諷刺，不但收不到還擊效果，且引起聽眾反感。

「悼亡文章」短劇內容

「十八樓C座」的「悼亡文章」是五月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播出，故事大致說：一個叫「賈伯」的老頭，搭上一個撈女，打得火般熱，他想老婆快點死去，與撈女便可名正言順。不久，賈伯的老婆果然死了，賈伯要利用死人出風頭，找到一個女記者，請她代寫悼亡文章在報上發表，以示他有人情味。女記者表示很難找到地盤，賈伯說：銀紙在所不計，希望她設法發表。能否找到一些寫寫別人貪污，寫寫米貴新聞這樣的小專欄？女記者說：這些地盤都給人佔據了。

這時，另一人唱雙簧似的說：有些人寫悼亡文章是想風雅一番，想別人知道，顯示一下自己的文學根柢，寫出自己年老的可憐，博取別人同情。

如此好，「唔知係唔係嘅嘢」。

當然，廣播劇未提及老萬名字，不過，明眼人都曉得，他們諷刺的人是誰。說到嬉笑怒罵，老萬有得出賣，不過，可以笑、可以罵的題材，俯拾即是，老萬絕不會低能到向死人尋開心。

拿別人的不幸開玩笑

以老萬所知，閣下家庭狀況跟老萬差不多，也是一子一女，也是在美國深造。當然經濟情況是蚊髀與牛髀之別，閣下子女絕對不必像我的孝晶、孝昌那樣，靠半工讀，靠獎學金。不過，一個人生死命運，絕不會因爲貧窮或富有有所不同，貧窮的人會死，有錢的人也會死。今天你嘲笑別人死亡，怎能擔保明天你不會遭到同樣不幸？

老萬不是巫婆，不會詛咒嘲諷我的人也遭到同樣不幸。並且誠懇地禱告天主、基督、聖母、佛祖、謨罕默德，必須保祐閣下和胡沙先生的子女無災無難，平平安安。

老萬的性格，對許多事情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過「悼亡文章」對我的諷刺，我不希望有還眼、還牙的機會。我的年紀比胡沙先生大，歷世也較深，深知拿別人的不幸及痛苦來開玩笑太缺德，對方對此種刺激絕不會忘記，既然對自己沒好處，不過貪一時口舌愉快，種下仇恨根源，殊不值得。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老萬文字上從未有一字涉及胡沙先生，何以他跟老萬這樣過不去？眞百思不得其解！

取材於老萬的文章

老萬打電話找胡沙先生，告訴他我對「悼亡文章」諷刺劇的感受。胡沙先生認爲老萬「誤會」了

拉西扯，湊成劇本交差，倒是慳水慳力的好辦法。

短劇嘲笑老萬印書仔通道派，老萬想落自己的確太傻。我非富有，花三萬多元印書仔通道派，所得到的是什麼？博取別人的「同情」？事情到這田地，同情對我有什麼用處？並不能減輕我心頭痛楚。而博取了胡沙先生的「諷刺」，更是賠錢捱罵！

「垃圾」有價

老萬把父子間的感情寫成文章，把它印成書仔通道派，這種心情胡沙先生不會了解。可能他須在思想上先作好準備，以謀適應新社會的反溫情主義。而且胡先生年紀肯定比老萬輕，不會了解把一個青年培養到長大成人，突然萎謝，做父親的是怎麼樣一份心情。老萬是寫作的人，幹出版的人，寫文章、印書仔，都是我份內的事。老萬雖「免費贈閱」，卻非通道派，如果書仔是「垃圾」，通道派也不會有人要，老萬初時堅持贈閱而不發售，是不願把這本有紀念性的書仔作爲商品。但經胡沙一諷刺，老萬「從善如流」，實行「講錢」，十元以上，才可拿到一本薄薄的書仔。

如果胡沙先生看見我每天收到大堆買書的信，也許大感沮喪，有好幾位讀者還出到五百元買一本書仔，這是對胡沙先生的諷刺劇「悼亡文章」的最幽默回答，特別有兒女在美國、加拿大念書的家長，都多買幾本，送給遠在海外的子弟。如果「永不死亡的愛」是胡沙監製的「悼亡文章」所描述的一本「宣傳品」，會有那麼多人甘願做笨伯嗎？

時勢的演變

老萬告訴從未謀面的胡沙先生，別的污辱我可以容忍，但拿我畢生最痛楚的事來嘲諷取笑，對我是個無情打擊；對他的道德人格也大有損越。他年紀還輕，類似老萬的不幸事情有很多機會可能碰到，如果也遇到不講人性道德的人，拿來大做文章，他是不是受得了？如果自份受不了，就不該拿來打擊別人。他在電話中也坦然地說：其實我們立場一致。既然如此，何以在他「監製」的「十八樓C座」裏，卻給老萬刻劃出一個小丑的形象呢？

他除了說是「誤會」外，並沒給我作出圓滿答

北設台未獲准 夫飲恨九泉

的「十八樓C座」，本是一脈相承，都是反映現實社會問題爲主題的，只因時勢的演變，取材有所不同而已。

以老萬的愚蠢也聽懂胡沙先生的話。「時勢的演變」的確是極好的理由。從前是比肩作戰的「最親密戰友」，今天成爲同一節目的譏諷對象，皆因老萬不能適應演變了的時勢，還是死牛一便頸，於是以罵污糟辣撻、下流賤格的左口魚的一套，拿老萬作對象，這就是時勢演變的結果。

不要向壓力低頭

其實，胡沙先生和老萬連泛泛之交還談不上，這樣大陣仗爲老萬編一個短劇來諷刺一番，究竟有什麼好處？名譽上或金錢上會有什麼收益？相信答案一定是「什麼都沒有」。於己無利，對人有損，我曾以大阿哥資格勸告他，折口福的話，少說爲佳，如果他的隱衷是被迫出此，沒有選擇權，那麼，這份工作幹得下去幹不下去，便有考慮的餘地。

老萬也是打工仔，深明打工仔的心情。敢於堅持自己的主張，不爲壓力所左右，爲數極少。胡沙先生的難言之隱，也許與此有關，但以胡沙先生這麼一個深有經驗，天才橫溢的廣播界奇才，絕對不必就心兩餐妥仔。他用不着委屈自己，遷就上峯的壓力。同時，老萬認爲以我這麼一個小人物，高高在上的領導階層，絕不會指明要罵老萬，只不過下層的人自作聰明罷了。因此老萬懇貴老板通知馬仔們一聲，拿老萬諷刺可以，務須網開一面，不可涉及私生活，老萬私生活「多采多姿」，隨便洩漏一件，都足以使我變成衆所訕笑的小丑。

前幾天，在報紙上看到外國通訊社發出的圖片，是令公子在波士頓哈佛大學拿到法律學士學位，公子聰明英俊，有乃父風。老萬看了圖片，不由替老朋友高興。哈佛是著名貴族學府，我輩爬格子爲

於思憶過度，面對報上銅板忽然發爲奇想，如果我遭遇的不幸，不過是一場夢，並非事實，戴了方帽子的這位英俊青年就是我的昌兒，那麼，迷漫在週遭的愁雲慘霧，將消散於無形，過去歡樂的日子，把我的生命重新點綴得十分美滿，老萬了無缺憾，毫無憂愁，「十八樓C座」也不會嘲諷老萬，老萬不會難過，一切可一笑置之，笑罵由他，我叙我天倫之樂。什麼胡沙胡泥，也不知於胡底！

另一奇想是：假若我的不幸發生在閣下身上，銅圖上的英俊青年，前途似錦，在他學業正有成就之際，竟爾遭遇意外，相信閣下的悲慟，會千百倍於老萬。人人有子女，人人愛子女，人人希望子女有獻身社會，有一展抱負的機會。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閣下苦心培養貴公子，致有今天的成就，相信亦必抱有與老萬相同的希望，如果這希望忽然幻滅，任何一個有寫作能力的人，都會像老萬那樣寫悼亡文章；任何一個經營出版事業的，會像老萬那麼印書仔，只不過不一定「通道派」而已。我知閣下國學根深，或者還會爲之吟詩作聯，目的完全一樣。如果當此之時，「牛馬集」上發表文章，幸災樂禍地向閣下挖苦一番，閣下將如之何？

不過，鴻運當頭，頭頭是道，左右逢源，生意興隆如閣下的人，絕不會遇上這樣的否運；牡丹綠葉，幸運之神一定長期的站在閣下一邊，絕不會遭到老萬那樣的惡運，老萬絕無機會寫那樣的文章。同時，老萬雖以罵人出名，絕不拿這種事做話題，閣下大可安枕無憂，保證不會有人對你落井下石。

不過，老萬也想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老話，老萬有妻子兒女，閣下也有妻子兒女，不見得窮人的妻子兒女就不是東西，有錢佬的才值得珍重。我失去兒子的沉痛，會和閣下萬一也遭到如此不幸的痛心完全相等，如果閣下不願在痛苦的時候有人嘲諷，最好發一張「通告」，讓你的馬仔週知，以後不要再做這缺德事，俾免禍延老板爲盼。

萬人傑

癌症成因之新理論

陳立夫

——極微細而無毒之生物混進人體內殖民發展，為造成癌症主因之一。

天下之大患，種因於不被注意之處，常十居其九，例如人們認為人體有抗毒之本能，只須毒菌不進入口鼻，即可萬全，其實造成大錯之原因即在於此，蓋人們：一、認為飲水已經消毒可以生飲。二、生菜洗淨即可食。三、海鮮未煮熟者可生食。四、牛肉有血者可食。五、水菓不淨洗可帶皮食之。六、海水浴時，吞海水少許無礙。

飲食小心注意衛生

殊不知人類經若干萬年始發明熟食，以前死於生食者不計其數，熟食後始免去不少種疾病，而免於死亡，此乃人類文明成果之一。蓋宇宙間凡有水及空氣之處即有生物。其能為人類察覺者日見其多，因在幾十萬倍顯微鏡下，人開始能見微細如VIRUS者之存在，其不能察見者尚不知凡幾。此類生物，有毒與無毒，僅於其在人體中，發生作用時始可知之，若其本身微細至極點而又無毒，尚非今日人們所能察見及注意（即幾百萬倍顯微鏡亦不可察見者），及其進入人體後，覓得一角落或弱點而開始殖民，携其天生之求食求偶之本能，就地取材而蕃衍，可能經數十年後，始發生作用，反客為主。此一小王國在人體內竟至成為侵略者時，吾人乃稱之為瘤，幸而無毒，則免於死亡，如為有毒，則稱之曰癌，有似宣告死刑。如被發現得早，則割治之可免於死，蓋在此之前，而不知不覺，以其無毒故也。故吾祖先有言為誡曰：「不癢不痛，性命要送」，上述之理論如能成立，則進而作如下之說明：

一、飲水雖已經過消毒，主要地殺死了大腸球菌，但並未保證已殺死水中所有之極微生物，及其經過長距離之水管後，用時並接觸空氣，微菌早已侵入，否則何以打針時，針頭猶待以酒精擦過或煮沸，始可稱謂眞正消毒呢？

二、生菜上面之極微生物僅用冷水洗過，絕不可能被全部殺死，因冷水本身尚有問題如上述。

三、有生命之海鮮如 Clam, Oyster 等，其生命力極強而易於蕃殖，其身上之寄生物不知凡幾，一經入口，所有極微之生物，包裹在海鮮肉裏，闖過口涎，扁桃腺兩道防線逕入腸胃，如其中有一生物，有一臟殼以自躲藏，如肺病菌者，並可抗拒酸鹼之侵蝕，則其又可經過第三、四兩道防線而進入血液系統，即可覓到一處不易被人體細胞所注意所排拒，而開始殖民。

四、牛肉有血者，亦可含有無毒之極微細生物，既未烤死，亦可隨牛肉進入腸胃，而如上項所述進入血液，覓地殖民。

微生物入侵可生癌

五、水菓本身：皮雖有抗菌本能，惟只能禦之於皮外，若連皮食之，是人自身授與極微生物以入人體之機會，水菓不能負其責也。迨入人體內後，其殖民方式之進行，與前各項同。

六、海水中不知有多少極微細之生物存在，盡人皆知（例如珊瑚為極微細之海水中生物，竟可造成一海中小島），人到海邊游泳，其能不吞海水乎？海水一經吞下，第一、二兩道防線，不復發生消毒作用，三、四兩道防線，亦被海水沖淡，作用大減，極微生物好比乘船隻，順流而下，直達血液系統，未遇大小抵抗，雖肝腎兩臟，自身猶具若干抗毒能力，惟若極微生物本身無毒而且細不可察，則亦任其通過，不無可能。

以上六項之說明，指出所謂現代化之西方生活，即處處予極微無毒之生物以進入人體之機會，以造成癌症之可能因素。在我國以往習慣，水不煮沸不飲，動物肉類與植物不煮熟不食，水菓非去皮不食，海鮮及肉類煮炒時必加葱蒜薑洒以去腥兼消毒種種習慣，實出諸經驗之教訓無疑。有了以上種種預防措施，是於癌症之可怕性，未被醫藥學進化最早之吾國所注意發現。及西方生活方式傳入中國而被採用之後，始感此一病症之震驚。或謂吾國醫書中所稱之瘤症癰瘊及無名腫毒等症，或即指癌，亦未可知，此則亦有可能也。總之由口鼻而入人體之病症，以小孩患者居多數，如蛔蟲、鈎蟲等，因小孩好玩泥沙，手汚而不知洗，易於入口，若謂腸胃有殺蟲之全能，何以有此。是則可以證明外物或其卵混入人體後仍可生長發展之事實也。

提防癌症潛伏身體

吾人今日所僅知者，為癌細胞為人體中不正常之細胞，依另一中心而發展者，及至發展至某一程度時，人體本身之組織被其破壞，入體比一部份之營養被其吸收，喧賓奪主，不聽中央政府之命令，獨樹一幟，成一割據之外力殖民地，苟其地段為要衝，可破壞中央與地方之交通，成為叛亂之集團，此種情形，正與中共之形成組織叛亂暴動，推翻中央之方式與程序如出一轍。舉例而言，某一國之共黨分子，受第三國際之訓練，已不復忠於其本國，成為世界革命之國際人，一旦潛回本國，在邊疆或數省交界之三不管地區發展組織，其始也

，力量甚小其自身表面看來又非外國人，不受當地人們之注意，及其組織擴大，宣傳力強，民眾受其愚惑而歸附之，成立邊區政府，發展游擊，漸漸公開揚言推翻中央，是時也，邊匪所訓練成熟之共黨分子已滲透全國重要地區及軍隊組織，一聲暴動，政權被奪矣，此一比喻，最足以形容癌症殺人之過程與結果，蓋其初潛回本國工作之共黨，未見有毒，無聲無臭，及至力量形成，足以篡奪中央政權，人們始稱之謂有毒也，故對共黨不知防患未然，或已然而不及早處理，則終導致失敗之結果，乃屬必然者也。

余對於癌症之文獻，在美國時常注意閱讀，在紐約長島居住前後左右鄰居，均死於癌症，尤使余記憶難忘者。在一雜誌中，曾有一文說明海軍陸戰隊士兵患皮膚癌者較常人有五倍之多，雖有疑爲與紫外光線有關，惟使余聯想到海水游泳最多之人，受海水中極微生物之侵蝕皮膚之機會多所致，又在一癌症研究機構統計數字中，癌症之生在人體內食物直接所經過之系統者比例極大（即以口鼻、腸胃出肛門之交通道），而靠海邊之各州患癌者遠勝於內地，更使余聯想到近海邊地區吃海鮮游海水泳者之人數多之故。

依照余上述之理論，則一般人所猜測致癌症之原因，乃大有疑問，而余則有不同之解答如下：

一、美國癌症協會會長羅歇爾博士於前年十二月答「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雜誌之記者問中有云：「前年統計美國有七萬五千人生肺癌，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吸烟的，因此推想到吸烟是致癌的原因」。惟余以爲吸烟並不能造成癌症，而是助長癌症的眞因，因烟氣經燃燒而生，不應再有生物帶入人體，惟其對口鼻及肺部細胞發生刺激或麻醉作用時，可使口鼻中未殺死之極微生物易於乘機偷關混入肺及腸胃，使之有更多殖民的機會，或使已定居於體內殖民之極微生物，有更多發展之機會。

喜吃生魚易患胃癌

二、淋巴白血球過多症的病例，由於限制用X光來診斷兒童病症而逐漸減少，所以羅博士認定X光是致癌症之原因之一，余以爲癌症照中國醫學來講是屬於陰性，所以滋長蕃殖較慢，一經X光透照，極微生物發生恐懼，企圖他遷，因之其活動增強，發展增速，兒童固如此，成人亦然，故X光能少照則少照爲宜。

三、據現在所知，由於化學成分所引起的癌症有廿三種之多，其中逐漸感到嚴重的是空氣污染，空氣中增加的SO_2及CO，均可使人體中細胞能力消滅，亦即使人體中央政府能力消滅而助長叛亂集團（癌）之囂張，乃爲必然之結果，至於污染之空氣中是否易於帶有極微生物進入體內，則猶待研究與實驗。

四、羅博士據統計所得日本的男性患胃癌的比例，高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男性，其移民至美國的日本男性則適得其反，其原因不易置答，若照余之理論則答復極易，蓋日本人最歡喜吃生魚或燻魚（島民生活），自易得癌症，（國父亦有同樣論斷）一經移居美國大陸，生活方式全變，食肉較食魚之機會大增，癌症自滅。

五、羅歇爾博士認定「癌症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由外在因素引起的，亦即從人體以外的來源產生的。換言之他的形成是因爲病人做過什麼事或是因爲他的生活方式，或是因爲他接觸某些物質，而不一定是因爲體內生具某種癌症病毒」，他的推論正與余之理論相接近，所以防癌應從人類生活方式不開倒車做起。

癌細胞之特徵繁多

余之理論，癌症之成因亦如其他人員之猜度，由於一種生物的病毒，其不同之處，爲進入人體之生物初時並無被發現有毒素，及其殖民成功致妨礙或破壞人體一部份機能而影響其生存時，始稱之曰毒瘤，由於極微細而無毒素之生物種類繁多，故癌細胞之特徵有如下述：

一、癌症既由多種不同之極微生物殖民而成，故其癌類多至一百餘種，而無傳染性。二、癌的核心可使人的本身細胞Metamor-phose變成爲其他的細胞，故被稱爲不正常細胞，蓋一面可以僞裝，一面可助滋長。三、癌細胞經培養再注入人體，不會發生免疫作用，㈠因其所形成的生物種類不同，㈡因爲無毒，故不發生以毒攻毒之作用。四、凡人體力孱弱或情緒不佳，即爲抵抗力減弱，亦即癌細胞發展機會最佳之時，故樂觀者抗癌力較強，在人體與癌生存鬬爭中，老年者比較容易被戰敗。

苟余之新理論一旦爲人們所接受，則西方人之生活方式，必須大大徹底改變如下：

一、飲水必須煑沸始可飲，以飲水製成之冰塊不能用。二、牛奶及其他一切飲料，凡用普通飲水和勻或其盛器用冷水洗濯者，都須改善。三、生的蔬菜及不去皮之水菓均不能食。四、海鮮之生者絕對不能食。五、牛肉之有血者不能食。六、游泳時口中必須有消毒藥片始可獲得保障。七、兒童在海灘玩沙時，須帶手套，事後應洗手。八、皮膚有破裂，不宜用冷水洗澡或游泳。

中西醫術合作抗癌

如此仍只能作消極的防制極微生物由人口混入人體內之機會使之減少，尙不能包括鼻孔方面之進入（由鼻孔進入之機會究屬較少）現在兒童之扁桃腺不復割去，以其爲人體之第一道防線之故，吸入之氣體經過之障礙黏體較易發生作用及其吸到肺部本身又經一番抗毒，不若冷水之傾入體內之易於帶入生物。

吾人除防禦外，尤宜積極研究殺死混入體內之極微生物之有效方法，此則宜在中國醫藥方面求之，因中國醫藥首重培本，顧及人體全部，造成環境，使非屬於人體內正在殖民之生物，自己萎縮或消滅，不從局部殺死細菌着眼。且重視忌口，使軍事攻擊與經濟封鎖，同時兼施，以消滅敵人，羅博士亦作如此期望，故中西醫苟能合作，抗癌工作勢必成功，願共圖之人類之幸福，將攸賴之也。

南越政府爲淵敺魚

岳騫

站在自由反共的中國人立場來說，對西貢的南越政府皆有深切的同情，環顧今日世界，仍受到共黨集團進攻，與共黨處於勢不兩立之境的，只有四個國家，即中國、韓國、高棉、南越。其中韓國的朴正熙政府一度要同北韓共黨政權和解，而且還認眞執行，結果惹來一身蟻，目前仍處於困境。高棉政府反共有心而無實力，因此，不得不放出隨時願與共黨談和的空氣，眞正堅決表示不同共黨和解的，只有中國同南越。因此，我們不但視南越爲友邦，更視南越爲並肩作戰的戰友，雖然由於美國反對，我們未曾直接派兵參戰，但除去派兵之外，我們對南越的軍事援助應有盡有，曾派出軍事代表團協助南越練兵，又派出中國最能打仗，曾兩次在金門打敗毛軍的胡璉上將任駐越大使，也希望對南越當局能稍盡棉薄。以我國今日處境，對南越總算是盡心盡力了，我們決無絲毫地方求助於南越，完全是基於道義，爲了整個自由世界的反共戰畧，對南越作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持。

可惜南越並不領情，雖不能說恩將仇報，但南越政府自吳廷琰起，就有意無意與中華民國爲難，卻是千眞萬確的事。

吳廷琰任總統時，專爲華僑訂下許多苛例，華僑稍爲表示異議，南越官員就乾脆回復一句，這裏不好住，你們可以回台灣去。不知南越經濟全靠華僑支持，眞的把華僑趕走了，對南越並無好處。

吳廷琰倒台之後，繼任者在內政方面雖有變更，只有迫害華僑一項，始終未變，而且更變本加厲，最慘一次是一位姓謝的華僑，因爲走私套滙，被判死刑，家產充公（數字約値美金十萬以上），死刑且公開執行，准電視台廣播。

這些都是過去的事，再說目前發生的兩件事，一是西沙南沙之爭，一是自香港引渡華僑回西貢。

就目前南越處境，面對北越及「南解」（即南越境內越共），自保已經不足，不知阮文紹總統那來的開疆拓土雄心，竟然找上中國的西沙、南沙羣島。西沙羣島駐有毛軍，南沙羣島則由中國軍隊駐防。南越軍進攻西沙，被毛軍打敗，死傷被俘甚眾。但阮文紹痛定並未思痛，回頭又找上南沙羣島，中國守軍自不能似毛軍之對南越，並未出擊，南越海軍也未眞去碰中國海軍駐守的太平島，只在邊緣幾個無人小島上駐守官兵，作爲象徵式的佔領，至今仍在僵持中。

西沙、南沙之爭，阮文紹固然損兵折將，但中國所受的損失，可能更大於南越。因爲毛幫打敗南越之後，大吹大擂如何英勇保衛疆土，許多毛幫應聲蟲就藉此攻擊我政府未在南沙迎擊南越，就是反共人士對此事雖然口中不說，心裏也對政府未能擊退南越海軍入侵南沙，頗不以爲然。所以說南越損兵折將只是受到有形損失，我國受到的無形打擊，更重於南越。

其實大家如果冷靜檢討此事，可以了解擊敗南越海軍並非難事，以海岸砲加上魚雷，在對方空軍未能取得優勢時，海軍艦隻必然會成爲海岸大砲及飛彈魚雷的靶子，如果侵犯南沙的不是南越海軍而是北越同「南解」，我們也可以打他個片甲不回，但對南越不能，因爲南越是友邦，在我們看來是並肩作戰的盟友，槍彈留以打敵人，並不是留作打自己戰友的，但南越並未把我們當戰友，甚至也未當作朋友，而是作爲準敵人看待，遇到機會就從背後刺一刀。

南越當局何以對中國充滿了敵意，過去不易了解，最近一位新聞界朋友從西貢回來，說了一些使人驚笑不得的故事。據這位朋友說，南越也有孔子廟，非常尊孔，他曾到孔廟參觀，見過一位奉祀官，談起孔子，據此公說，孔子本是越南人，行道至山東曲阜停下，於是大傳儒家之道，教化了中國人。這套理論，中國人聽了不一定會生氣，但相信無人不捧腹大笑。其實就算孔子是越南人，又有何妨，自秦代置百越郡，象郡之後，兩千年來，越南隸屬中國版圖時間最少也有四百年，越南所以未成爲中國一省，皆緣中國統治者的王道思想，要以德服人，並非以威服人。中國人一向更不排斥外來思想，釋迦牟尼佛是外國人，來華傳道的禪宗第一祖達摩祖師更是外國人，但中國億萬佛教徒幾時因爲釋迦牟尼佛、達摩法師不是中國人，而減少了對佛法的崇信。假若孔子眞是越南人，中國人也決不會因此而敵視儒家思想。

南越除去指孔子是越南人，又說西施也是越南人，這事更不關重要，中國歷代統治者與外族通婚者太多了，原不在乎一個西施。但因此卻引起了另一個問題，據越南人說，西施助越沼吳之後，中國南部已入越國版圖，後來楚人滅越，越人南遷至兩廣、湖南，又被漢人侵畧，退到今日的越南。我的天，原來越南人把越王勾踐當成了他們的祖先，這

筆賬就難算了，更糟的是，南越小學生課本，均載入中國兩廣湖南浙江均是大越故土，遲早要收復失土。聽到這個消息，不能不聯想到抗戰前，我國小學課本列入日本侵佔台灣，澎湖，以後又加上東北四省，失言收回，所以抗戰號角一響，千萬青年丟下書本，走上戰場，皆由於此一思想深入人心，正如一座火山，一發便不可遏止。名史家錢穆在其所著書中，曾提到抗戰勝利是小學教師之功，筆者當時看了這段話，就覺得眞是大師之言，一語破的。而在抗戰前，日本與中國辦交涉，也列入取銷小學課本中反日宣傳一項。當時尙以爲日本是故出難題，有意胡鬧，現在想來，日本當局也看出此事之危險性。

目前南越（北越不知是否如此）正走着我們抗戰前對日本的舊路，如此下去，對中國尙不一定有害，因爲我們今天就算把南越所指的「大越故土」全部割讓，這幾個省的人口超過一億，比越南（南北越都算上）全國人口多出三倍，眞的合併在一起，究竟誰同化誰？到底是山東孔子同化越南孔子，還是越南孔子同化山東孔子，不待智者可知。

南越雖不能收復越王勾踐以來喪失的「領土」，但卻用於平白製造反華故事，深入越南人心，所以凡是與中國爲難的事，南越決不遲疑，西沙南沙事件剛過去不久，最近又發生了引渡南越逃港華僑的事。

最近幾年來，南越由於戰亂頻仍，物價不穩定，人民生活困難，居民外逃者甚多，香港爲自由港口，謀生容易，更是越南人逃亡的最大目標，而逃港的越南人，又多數是華僑，這因爲華僑通國語，多數更會講廣州話、潮州話，到香港之後，與當地人沒有分別，且有部份人士均有家屬住在香港。據統計最近逃港南越華僑便有一千多人，大部份到港之後，便可以定居。只有最近一次，偸渡者達一百一十九人，數目過於龐大，在進入香港領海後，被水警輪査出，予以拘禁。香港法例對於偸渡入境居民，除去來自共區，基於人道不能遣返，准予在港居住，來自其他地區的，皆以遣返原居留地爲主，這次對南越偸渡來一百多人，自然以遣返原地爲主，但香港政府也有所顧忌，因爲南越當局之嚴刑峻法，世所共知，如果這批華僑遣回西貢被槍決，南越政府也許無所謂，香港政府將受到全世界指責，英國國勢強弱，雖然今昔不同，但英國確是世界上文明國家，有其優良的法治傳統，當港府準備遣返這批人時，曾與越南駐港總領事商談，據說曾獲得口頭擔保，不致以嚴刑對待，港府始安心遣返，雖然如此，這批華僑留港眷屬，曾企圖阻止，大鬧啓德機場，連帶有十一名記者被捕，審判至今尙未了結。

當這批家屬企圖阻止親人遣返南越受刑時，可能其中有毛幫人員從中煽動，要家屬去毛幫香港新華社請願，更鑄成不可原諒的大錯。在這批家屬是病急亂投醫，爲了營救骨肉，其心情自値得同情，而且以爲毛幫能在西沙羣島打敗南越，此時站出說話應該有點作用，不知新華社也沒有絲毫作用，徒徒背上親共的罪名，更給予南越當局以判罪的藉口。最近消息傳來，其中有一人已可能判死刑，其餘的人料刑也相當重。

這次由於毛幫無能爲力，南越華僑尙不致誤走上傾向毛幫的道路，但無疑的南越此舉又刺了我們一刀，因爲香港政府遣送這批僑胞時，聲明因爲沒有第三國肯接受，不能不遣回原地。香港市民不能不聯想到中國政府何以不能收留這一百多人，大陸逃出難胞到港之後，隨時可以赴台定居，爲什麼獨薄於南越華僑，不知此事又牽涉到邦交，因爲南越當局指責這一百多人中間有九十人是爲了逃避兵役而逃亡，如果我政府把這批僑胞接去台灣，等於協助僑胞逃避兵役，南越政府一定會提出嚴重抗議，我政府更難應付，只好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家知。

總之，南越當局目前行動，對內是破壞自己的秩序，對外則危害友邦，最後變成爲淵敺魚，雖然越南戰事已經停火，但共黨目的仍然要赤化南越，停火是爲了逼美國退出越南，相信大戰半年內當再起，屆時美國不可能再出動陸軍赴援，戰事要南越獨力支持，爲南越當局着想，應當廣交朋友，不應當遍樹敵人，美國、蘇俄尙不敢四面樹敵，何況南越。

韓先楚與林彪關係

韓先楚原本不是林彪系統出身，而是「紅四方面軍」出身。他的最高職位是紅廿五軍七十三師師長。抗戰開始，韓先楚轉入林彪一一五師，改任三四四旅六八七團團長。此爲轉入林彪系統的開始。一九四一年又轉入「新四軍」任第二師第四旅旅長。抗戰勝利，再次回轉林彪系統，歷任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副司令員、東北野戰軍第三縱隊司令員、「四野」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四十軍軍長，以及後來的「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海南島軍政委員會主席」。韓戰期間，又轉隨彭德懷入韓作戰，歷任「志願軍」十三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參謀長。一九五八年調福建任職，並一度兼共軍副總參謀長。

從韓先楚的經歷來看，雖不是林彪系統出身，但他卻成長在林彪系統，因此韓先楚與林彪有一段歷史淵源。但是這並不重要，十分重要的是林韓之間的關係基礎，是建立在有現實意義權力鬬爭，利害相關而結合的基礎上，這種現實意義利害相關之結合是什麼呢？是彭德懷被整肅，林彪接替彭德懷的「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部長。彼時林彪上台後，整肅彭德懷，韓先楚出力不少，特別是彭德懷在韓戰時期的「罪惡」，韓先楚揭發不少，等於支持了林彪。林彪也認爲韓先楚有使用價值，企圖通過韓先楚去拉攏不是林彪的系統，而是陳毅「新四軍」系統的「福建軍區」和福建駐軍。因林韓在這樣新派系關係基礎上，韓先楚擁護林彪，林彪重用韓先楚。「文革」期間韓先楚任各項要職，就是這種關係所造成。

青年人·老年人與中共政權

柳以青

海外的中國人士們，對於中共這個政權的觀念，不時地在改變着。這種改變的不可同日而語，純是受到中共對外宣傳的策畧所影響。雖然，我對這一類的海外中國人的態度，感到不少的同情，可是，我總覺得他們那不斷改變的觀念——時好、時壞；時而充滿希望，時而又充滿失望的忐忑心理，總結一句是自討苦吃者多，了解實情者少。

我對中共政權的一切，固然有評有贊，有批有判，那只是就固定的事件本身來說，對中共的當權者，一向不存幻想和奢望。因此，我很能夠把中共當權者，共產黨員和廣大的中國老百姓分得一淸二楚。特別是對中共向海外所進行的統戰策畧和宣傳伎倆，比較能從遠距離中，以察其奸，以揭其僞。雖然，我也知道不少的人士們並不能很充分地逃過中共的統戰與宣傳，可是，所謂的統戰與宣傳，總會在某一稍後時刻，或是在親嘗了些異乎宣傳和統戰的眞正滋味時，也就回轉了心意起來。這對他們個人卻還是值得慶幸的。然而，我所不能諒解的是這些人，並沒有把他們親自的體驗和盤托出，也好讓其他的人士們得到一些好處，做一些參考。但是，我最感深惡痛疾的是那些私下道眞情，公開說假話的人。對於這類人士們，我卻要與他們討論討論。

靑年人的率直

曾經有幾位青年，與我談起了大陸中共政權的問題。他們都覺得對大陸政權應該鼓勵和認同，儘管是大陸政權的某些作爲是很壞的。原因是中國近百年來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畧，使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的情形，到今天的中共政權之建立，特別是在進入聯合國之後，使到所有的外國和外國人，不但另眼看待，同時也很尊重中國人了。

像這一類的談話，相信會出自不少青年人之口，特別是生長在香港殖民地的這一代中國的青年人。在民族情感上說，我會了解這一時代海外青年人的民族意識的覺醒，但是，就憑了這一股民族情感而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寄以厚望，給予認同的話，似乎是未免太飢不擇食。至於外國及外國人是否眞正「另眼看待」和「很尊重中國人」，究竟是指的中共政權呢？還是指的中國人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呢？這恐怕該是有所分別的。

否定的說：外國及外國人絕對不尊重和信服馬克思列寧，否則的話，馬克思與列寧幽魂不該只在中國大陸出現了，而大陸的共產黨們，卻捧之上天而奉爲圭臬的，這種情形，相信外國與外國人都會在背後竊笑呢！再加上半年多來的「批林批孔」，這不僅是中國人所厭惡，恐怕更是使外國及外國人興高采烈呢！

原因是：中國的孔孟之道與儒家文化是最可抵禦外侮的東西，三百多年來外國人都無法征服的東西，而現在卻由中共自己親手行開手禮來大加摧毁呢？這點，難道只注意發揚民族情感的人所可輕易放過的嗎？

於是，我就勸這些青年人，有機會到大陸上去看看，然後再對中共的大陸政權再給予評價與認同吧！不要只坐在海外做其一廂情願的幻想與美夢。

兩年過後，這幾位青年分別都由大陸旅行回來。變得沉默寡言了。他們主動地告訴我：中共海外的宣傳與大陸的實際情形眞有天壤之別。更有一位青年問了我一個這樣的問題：中國的河山美麗，中國人民樸實，但是，爲什麼要實行共產主義呢？

這個問題，發自一位海外中國青年的內心，我覺得特別值得珍惜和重視。我的回答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建立與發展，所牽涉的問題很多，並不可能一下子解釋淸楚的，這些，你都可以從資料中翻閱。然而，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問題，該是如何使共產主義從中國的美麗河山上，從樸實的中國老百姓身上退潮。是的，退潮。

說實地，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上的退潮，卻要靠這一代的青年人。而我覺得使青年人致力於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的退潮，第一步就是鼓勵這一代的青年人們，大量地去大陸看看，認識一下中國大陸和人民，在中共統治下的情形，儘管是所有旅途與行程都是中共當局特意安排的都不要緊，因爲，海外的中國青年，雖然在視野上受到限制，但是他們的思想卻是自由的，卻能衝破視野上

的限制，而只透過大陸中國人的內心的。

今年，這些已經前往大陸的青年們，主動地也要到反共復國基地的台灣去看看。我問他們何以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他們說：「我們想去做出一個客觀的比較。」對，客觀的比較，爲認識當前分裂的中國是最需要的。盼望他們回來後，也對台灣給予眞正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把台灣與大陸的一切，給予一個客觀的比較批判。

每逢暑期，香港的青年男女，都會作觀光遊覽之舉，我以爲：在到台灣，去大陸觀光遊覽之餘，也深切地考慮一下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等等的問題，恐怕所獲得的收穫自是不少的。慢慢地把這些藏在心裏的心得，逐漸地加以研究分析，相信該是這一時代海外青年對國家、民族、政治和文化最大貢獻。

青年人是很難作應聲蟲的，除非他們在沒有了解眞相之前。那麼，鼓勵他們去了解眞相卻是最踏實的一條路。

前幾天明報的「海外書」專欄中，紀錄了一位美國的海外華人回歸的故事，在經過了九番十次的思想坦白後，仍然不能把他的所學用於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結果，由於他的「資產階級意識」的成份，只好又回到了美國。目前已經把滿腔熱血變成一桶冷水了。這是誰之過呢？這例子不妨使青年人們想想。

老年人的情懷

至於老年人們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我想用兩種不同的觀點來論述。

不少的老年人們前往大陸觀光或旅行，是有着兩種心情的。一是思鄉懷舊的情感作祟，站在中國文化的親情觀點來說，這固然情有可原。而中共並不歡迎這一類的老人家們回去，原因很簡單，因爲這類老人家的思鄉懷舊，純粹是具有濃厚的「復辟」思想的。然而，只在一種條件下才批准這一類的老人家前去觀光，就是當他們重新回到海外的所在地之時，會發揮些統戰及宣傳作用。否則的話，恐怕很難得到准許。這方面，已經有人在公開的文章中道了出來。另一方面是這一類老人家的僵化了的思想作祟而已。他們仍是以傳統帝王的思想來看現代中國政治的演變的，根本沒有了解到或是體察到自辛亥革命後，到民國建立以來的政治形態的變化，以及建國方策與原則的變化。

與他們談民主，可是，他們的腦筋裏只有皇帝式的專制思想，以爲中共也者，中共當權也者，只是在中國大陸的另一個皇帝統治者，因此，並沒有想到這六十年來的中國歷史的政治形態已由帝王將相轉成了民主憲法。

因此，他們卻拖着投靠皇帝的身子，以便得到些「龍恩」，根本沒有想到無論時間與地點都是千錯萬錯的。這方面也有一些道理，原因是中共把毛澤東當成皇帝來看待的，然而，他們卻沒有發覺得，這只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畸形過渡時期而已。

與他們談法治，可是，他們的了解上，就以爲老百姓就該當作順民、被統治。而絲毫沒有發覺到，法治也者並不是來自獨一無二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更不來自共產黨的組織控制，而把中國的老百姓當成馬列與毛思蹂躪的工具。

與他們談自由，他們總以爲自由就是放蕩。而並不能夠把自由的眞諦了解清楚。原因是在他們所受的教育中，根本沒有眞正的明瞭過自由是什麼。他們只知道：人家要他們說什麼就說什麼；人家高興他們說什麼就說什麼。

對於這一類的老年人，我以爲他們是被這一時代所遺棄下來的一羣，已經無法在現時代的思想與態度中過生活，只有在贊成一下共產主義上，來表現出自己那被時代遺棄、時代思想淘汰的現實生活中，發生一些「我並不落伍」的遐思而已。可是，他們並沒有覺察到：這一行徑更充分地剖露了他們的頑固不化的弱點。

或許，他們中不少的人士們，在大陸赤化以前，面對國民政府的一切，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對大陸上國民政府時期有反感的人士們，我卻見到不少，可是，他們這些反感，不但沒有做成「投共」、「靠攏」的藉口，反而更增加了反對共產政權的信心，而轉而支持國民政府。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假如沒有了台灣的國民政府的話，所有的反共大多數是做成了紙上談兵了。

這些老年人們的話，我覺得頗有智慧與道理。固然，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來批判台灣的國民政府，而實際上，也卻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然而，如果在反對共產主義這一原則與立場來立論的話，我們就覺得非支持國民政府的這一原則和立場不可。因爲這一立場與原則，所牽涉的問題，不僅是政權、利益那麼簡單，而是更牽涉到民族、文化、民族國民以及全體中國人民的將來前途上的偉大事功呢？

也就是爲此，我們可以看到何以中國大陸上的共產政權，在國際的所有事務上，可說是無孔不入地以打擊台灣國民政府的威信爲能事了。中共並不因爲台灣省只是蕞爾的小島，就放棄對她的包圍、孤立與打擊政策，從這一節上，我們就會知道了台灣國民政府的屹立不搖，該是對中共有多大的威脅啊！

不少的老年人們，只是會用現實的眼光來看目前的中國。這方面當然是偏差已極，可是，如果這些以現實眼光來看中國現在的人士們，注意一下中共的對外策略，特別是對台灣國民政府的策略，就會了解到，中共還會透過現實的眼光而認眞地反對「蕞爾小島」上的國民政府的。

目前，年青的人們已經覺察到中共們的虛偽面具，逐漸地冷靜下來，來思考將來的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絕非馬列、毛思所可能攏了。然而，不少的老年人們，卻還濃粧待發地前去歌功頌德，這種現象我只好在靜靜地觀看呢！

對這類的老年人們，我無所求，盼望他們都能「頤養天年」；可是，對於目前青年人們的心情與態度，我卻深深地寄以熱望呢！這熱望不一定會爲青年人本身帶來什麼，但是，爲將來的國家民族與文化，都必會帶來無限的前途。

我並不是青年崇拜狂者，但是，我卻覺得中國的明天必該是屬於他們的！

認識中國

周恩來難保陳雲再起

胡養之

在一九七二年的上半年，當毛澤東將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幹掉不久的時候，國際上一般所謂中共問題專家，認爲死了半截的毛澤東之所以能夠一舉鬭垮了林彪的軍人，顯然獲得了第三號頭頭周恩來的全力協助。因此，認定周已正式取代了林彪的主要地位，而他那一批曾經被鬭過的得力助手如陳雲、李富春之流，也可能東山再起。

事實上，根據當時「北京評論」的文章指出：「在毛主席的指示和周總理的領導下，這次的爭論已獲得勝利。」特別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出版的「人民文學」讀者欄中，更曾一度稱呼「周恩來副主席」了！這即是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以前的所謂「林副主席」的地位，三個月後便已逐漸轉移到周恩來的身上了，進一步地替毛收拾大陸殘局。

美國專欄作家阿爾索普及中國問題專家卡諾等人，也曾一致認爲：毛澤東與林彪間之所以發生爭執，乃由於反對周恩來邀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所造成的結果。……」這對照「紅旗」中刋出一篇「慶祝北京恢復在聯合國代表權」的文章強調：「山頭主義者挑起仇外情緒。」而周恩來則認爲：「乒乓外交的第一項成果，當時已經有了收穫，彰彰在目，那就是說打破了往時中共所遭受的孤立。」

尤其自一九七一年十月初起，毛派即開始向大陸各地的工廠、人民公社及生產大隊，進行一連串的宣傳運動，解釋：「毛澤東路綫在國內外政策的勝利。」同時，各報刋也以大量的篇幅發動運動，力言「黨內的軍職幹部，應該聽從黨委會的集體領導，而且必須經常向黨委會報告。」這更充分地反映出經過一場劇烈鬭爭後，而表示中共的黨已壓倒了槍桿子。截至同年年底，中共國務院外交部更公開通知了所有與它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行文不可提及林彪的名字。

換句話說，林彪在中共內部的黨、政、軍所有職位，已完全被抹煞無遺。而素有「紹興師爺」之稱的周恩來，則表示已炙手可熱！法國駐北平的「大使」於同年九月杪就曾在巴黎說過：「現在中共裏面，除了毛澤東以外，總理周恩來是可以當家作主的，他坐上了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把交椅。」稍後前往大陸訪問的日本人士，也認爲周恩來的地位已大大地抬高了。英國「觀察周刋」的一篇文章，更揭露了周恩來系的一系人馬，企圖鬭倒林彪的內幕說：「自中共九全大會之後，周恩來和他的心腹人物，已密切地積極進行一項運動，企圖將大陸上文革以來的混亂情況及其他責任都推在林彪身上，進一步地加以打倒從而奪取了林的權位。……」使周恩來的心腹人物抬頭。

所謂周恩來系的心腹人物，顯然包括着陳雲、陳毅、李先念、李富春那一批鷄鳴狗盜。假如周恩來眞正取代了林彪的職位而當了權的話，那末，上述那些被鬭過的人，勢將東山再起。可是截至現在爲止，除了前中共「外長」陳毅，年前已「蒙主寵召，魂歸天國」之外，只有李先念現仍保持他那「副總理」的銜頭，有時也跟着到機場去迎接「外賓」，湊湊熱鬧，根本沒有什麼實際職務可言。其餘如陳雲、李富春等簡直沒有消息，吉凶未卜。因此，觀察家們認爲：毛澤東利用周恩來近兩年中的對外活動，毫無疑問的又是一種過渡時期；過了橋以後，周恩來這條舊木頭將照樣被棄之如敝屣，而其心腹人物，則早爲江青的爪牙所取代。

由於兩年半以前，曾經有一項消息顯示：「前中共『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陳雲，將很可能復出與周恩來繼續拍檔。」相傳這消息是依據中共「九大」主席團一百七十六名成員中，陳雲被列爲在第十九名，僅次於朱德而在陳毅、李先念、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之上。表示當時已由周恩來保護陳雲「過了關」，對毛澤東建議於召開「九大」之後，再度實行「經濟掛帥」。

因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陳雲是遭到鬭爭過的人物。早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出版的「紅旗」雜誌，就曾發表文章指出：「當權派利用三權——黨權、政權及財權——從事破壞文化大革命活動。其掌握黨權的當權派，實行欺騙、矇蔽、壓制一批幹部和黨、團員等，瓦解了黨的紀律。掌握政權的當權派，則推行資產階級專政，鎭壓革命羣眾；同時組織了「紅色政權保衛軍」，來保護他們的權利。尤其是掌握財權的當權派反黨份子，更執行經濟主義，利用金錢收買的手段，來腐蝕革命羣眾，企圖把一羣工人引向單純追求個人暫時利益的經濟主義的邪路，從而進行破壞全國生產，破壞財政金融及破壞交通運輸等等。……實在是罪大惡極！」

「紅旗」之所謂「經濟主義」，即指劉少奇集團曾經利用物資來誘惑工人，以鼓勵和提高他們對毛澤東反撲的情緒而言。但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北平所張貼的「大字報」，則單獨抨擊前中共「副總理」陳雲爲「經濟主義的中心人物」，指責他在黨內促進其「經濟主義有多年」，並指摘陳雲與鄧小平合力協助「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控制黨、政及勞工組織，加強其反動勢力。

同年三月廿五日的毛派「首都紅衛兵報」，刋出了一篇以「把陳雲揪出來遊街示眾」的文章更說：「劉少奇是中國赫魯曉夫，陳雲則是中國米高揚……。」該報並列舉陳雲的罪名如下：㈠陳雲於一九五三年曾提出「財政高於一切」的口號；㈡在一九五七年即同劉少奇「反冒進」大事合作；㈢在北戴河會議上，陳雲提出「三自一包」的策畧；㈣在一九六二年的西樓會議上，陳雲同劉

少奇、鄧小平、彭眞等狼狽爲奸，僞造巨額的預算赤字，攻擊「毛主席」，高叫「澈底分田到戶」的口號，而完全否定了「三面紅旗」！

以上一連串的罪名，表示陳雲居當權派的三權——鄧的黨權、劉的政權、陳的財權——之一。然則陳雲爲什麼還能夠保留在「九大」的「主席團」裏頭呢？原因之一是陳雲與周恩來的關係非常密切，在中共的「國務院」裏的副總理中，陳雲的地位雖然次於董必武，但是他所負責的實際工作，卻比任何副總理爲重要。早在周恩來以「總理」兼「外長」的時期，陳雲便是該「國務院」裏的「常駐院副總理」。

唯其如此，所以當時駐在北平的各國外交官員，對中共「國務院」的印象是：「周恩來專心對外，陳雲一心對內，董必武敲邊鼓的閒差，郭沫若僅是陪襯而已。」事實上，陳雲確爲中共「國務院」裏唯一有權的副總理，國務院的所有財政經濟，全都由他一手所經理。而財政經濟在中共「國務院」內又佔了重要地位，管理了財經，就等於管理了大半個國務院，也等於管理了大半個國家和多數的人民。由於中共建立其政權之初的十多年間，非常重視財政、經濟及外交等政策，因此，周恩來必須利用這個善於理財的副總理陳雲，來做他的「管家婆」，以便自己有時間出國去活動，而陳雲也藉着這個時機來提高他自己的地位。所以，陳雲在某一個時期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一九五〇年那項著名的所謂「政府概算書」，便是陳雲和薄一波兩人，在一個星期之內草擬出來的重要「財政經濟計劃」。雖然那本賬簿並不切合實際，可是其中的大部份內容，卻已成爲中共一九五一年財政年度收支標準。自是，陳雲便成爲周恩來所倚仗，而不可須臾離的左右手了。因爲當時的毛政權，一意要仿效蘇聯的殘酷經濟政策，以故，陳雲在一九五三年中共的「財經委員會會議」席上，曾經強調「財權高於一切」。他說：「要想改造世界，必先改造人民；要想改造人民，又必先改造爲人民生活基礎的財、經及其制度。今天要改造中國，更要先從財經着手，使用大刀濶斧以粉碎過去的財經制度。但在使用刀斧的時候，那是難免會流血的！誰害怕流血，誰就站遠些。不過，卽使你站開了，也未必能逃避現實；相反地，可能會遭人的刀斧報復呢！」

陳雲這一篇詞色俱厲的講話，目的在打擊那些反對他的黨外人士。由於他那項殘酷的經濟方案大綱透露出來的時候，曾有不少的人紛紛要求加以修改，因而陳雲不得已業經電召上海數名財經專家前往北平，協助他起草一個經濟方案，送給蘇共顧問參考。但俄籍經濟顧問看了之後，還是認爲不週詳，而要求專家拿回去修改後再送來。就這樣一往一來將近半年時光，仍不令人滿意，直至「老大哥」點頭以後，陳雲才把這一所謂「財經方案」的細節，加以決定。然而，三千萬無辜中國人的性命，則因此而被斷送了！同時五億中國人民（在一九五四年的人口統計數字如上），也從此陷於長期飢餓的悲慘狀態之中！

質言之，陳雲那項殘酷的財經方案，原是拿中國人民的鮮血來寫成的；陳雲和薄一波的地位，也是用中國人民的頭顱所建立起來的。

實際上，陳雲這名字，在一九五一年以前還不見經傳。照他的資格來說，在中共「長征」之前的幾年中，陳雲便與康生等人潛伏到上海，從事地下組織了。一九三二年當周恩來主持上海特務工作時，陳雲已在上海大顯身手，而他之所以不及康生出風頭的原因是，一面由於陳雲的外表既不出眾，又缺乏口才，對人對事不僅不如周恩來、陳毅等人的圓滑；也不及李富春、薄一波等人的機智。就拿他那副面孔的表情來看，活像舞台上一個化了裝的戲子，長方形的「口」字面上，又像戴上的假面具，而簡直沒有一絲的笑容。這與「鐵板面孔」劉少奇的表裏，完全一模一樣。

馬列主義已經把他們訓練成鐵板一般，冷冰冰的一點熱氣也發不出來。據說前俄共副總理米高揚對陳雲特別賞識；並稱他是一個「政治企業上最標準的共產黨員」。無怪乎毛派「紅衛兵」當年曾指陳雲爲「中國米高揚」的，而與「中國赫魯曉夫」的劉少奇，相得益彰。

但就另一方面而論，陳雲與米高揚實有不同之點：因爲米高揚除了對內的重建和對外貿易之外，更是蘇聯一個在國外考察的要員；陳雲則是從事地下工作，和後方工作起家的。而俄人之所以重視陳雲，多半由於他的能幹、刻苦、耐勞、忠於馬列主義，和實際的殷勤工作，並且不計酬勞；加以他還具有一副冷酷的面孔，和爲人所不及的殘忍心腸，在在適合於共產主義的要求。

正因爲這樣，所以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之後，陳雲便飛黃騰達，不獨在國務院裏炙手可熱，卽在全國的內政和吏治上，也操有大權；尤其在一九五四年薄一波離開中共「財政部長」後，陳雲更佔據了中共獨有的財經地位，周恩來的賬簿一直由他保管。記得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出版的「經濟學人」雜誌，曾一度這樣揣測：「毛澤東未來的繼承人，將是一個比較年青，而懂得財經的人物。其中以現任副總理陳雲的成份最大，因李富春屬國際派，年紀較長，身體太弱，薄一波已告失勢，而陳雲則爲毛府管家。故此，一般認定陳雲會繼劉少奇、周恩來以後而成爲中共的主人公。」

然而，好景不常，一九六一年後形勢丕變，使陳雲的「黃金時代」逐漸消逝了！就從那時起，毛澤東與蘇聯老大哥已發生了歧見，而陳雲則被認爲劉少奇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多年來協助劉、鄧集團推進其「經濟主義」，公然主張工人加薪，暗中使用金錢收買了一羣「小資產階級反動份子」，促使全國許多城市與農村，結成了一股強大的反毛力量，而分別從各地向中央反撲！這是一九六七年清算陳雲的罪行。幸而周恩來眼明手快，搶救得力。他知道內幕後，於同年二月十七日下令拘捕企圖奪權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並通過江青的關係卽向「紅衛兵」代表說：「熟練的財政經濟領導人，爲黨的寶藏，不得隨意強迫他們戴上高帽遊街示眾」的警告；其主要目的在維護他的財經助手陳雲、姚伊林等人。但當林彪被幹掉以後，毛澤東夫妻的態度則開始突變，另外培植勢力來抵制周恩來，拿一個乳臭未乾的王洪文來做黨的「副主席」，與周恩來平行平坐，而把周的勢力全部削掉，眞所謂「狡兔死，走狗烹」，七十六歲的周恩來不遭烹已屬萬幸了。

香港左報「批林批孔」事例舉隅

汪學文

在大陸，中共為了要把「批林批孔鬥爭向新的深度和廣度迅速發展」，特別強調「批林批孔要打人民戰爭」（註㈠）。因而從工廠到公社，從部隊到學校，從機關到街道，如今到處擺開了批林批孔的戰場。一個個批判會，一塊塊黑板報，一幅幅大標語，展開了「人民戰爭」。「批林」固然是政治鬥爭，但是「批孔」畢竟要涉及文化問題，涉及學術問題，因而「打人民戰爭」不僅難以把「批林」和「批孔」結合起來，而且必然矛盾叢生，笑話百出。據中共雲南省委會二月二十七日在昆明召開「批林批孔」滙報透露：

有些地區廣貼標語，其中竟有：「打倒林老大，鬬臭孔老二」，「孔子是林彪一類的政治騙子的代理人」。「孔老二是林彪政治騙子的信徒、接班人」等標語。

有些地區在「批林批孔」大會上竟做了如此的決議：「林彪是大叛徒，孔老二更是大壞蛋，他們不應背叛毛主席，林彪死不足惜，但不能輕易再放過孔老二，請中央把他押來昆明公審，並追究他入黨的介紹人。」

又有些地區的基層幹部，更在大會上面高呼：「孔老二是劉、林叛黨分子的第二代旗手，還有勾結蘇修和串連美帝的罪行。」（註㈡）

這在毛澤東看來，當然不能算是笑話，因為這正是他企圖毀滅傳統文化所獲致的碩果，同時，他自己對於孔孟之道也是無知的，甚至對於孔孟的傳署也不清楚。他曾說：「孔子教學生的課程只有六門：禮、樂、射、御、書、數。就這樣還教出了顏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賢人。」（註㈢）其實，孟子不是孔子的學生，他自己曾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篇」）。孔子生卒年代為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孟子生卒年代為公元前三七二至二九八年，兩人相距一百零七年，這更證明孟子不是孔子教出來的賢人。

在香港，左報的「批林批孔」，也陸續地發生了類似的笑話，只是內容不同、性質略異而已。茲舉其例，以供讀者共賞。

「文滙報」不懂「三綱」

北平中共「光明日報」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二日曾刊載了一篇湯嘯的「林彪的『教子經』是妄圖篡黨復辟的鐵證」專文。該文指出：孟子說：「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孟子・離婁篇」）而文王之政就是孟子所宣揚的「仁義」，就是文王遺囑中的「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武經七書「六韜・文韜・時傳」）的「那一套奴隸主統治權術」。並謂：孔孟宣揚的「文武之道」、「仁義道德」、「後來歷代反動統治者加以修飾和發揮，作為欺世盜名的法寶，是對人民實而軟硬兼施的反動統治的武器。蔣介石則明確地把『三綱、八目、九經』當作是『為政的基本要道』。」

香港「文滙報」於三月二十二日載了「光明日報」的這篇文章，二十八日並將「三綱、八目、九經」加以解釋。該報說：

「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董仲舒從孔子的『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發展起來的，董仲舒企圖利用等級森嚴的尊卑從屬關係，加強君權、父權、夫權對人民的統治」。

「八目」就是「八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九經」，就是「中庸」所說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這三項解釋，除「九經」尚屬正確，且無遺漏外，其餘兩項的解釋，則顯然是指鹿為馬，張冠李戴。因為：

「八目」並非「八德」。「八德」誠然不可忘，但不能把它和「八目」混為一談。「八目」乃是「大學」所說的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綱」有兩種不同的內容，此「三綱」並非彼「三綱」。此「三綱」乃是「大學」所說的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要之，「三綱」乃「大學之道」，「八目」則「以修身為本」。因此，蔣總統在「科學的學庸」中曾指出：「大學所講的三綱八目，是做人——做國民尤其是做軍人最重要的學問」。

中共指責林彪「不讀書、不看報、不看文件」，原來其派在香港的所謂「文化人」也是無知的、沒有文化的。而「光明日報」的那篇文章，把「三綱」和孔孟的「克己復禮」、「仁義道德」扯在一起，似乎也誤認此「三綱」就是彼「三綱」。類此批判。必然沒有說服力。

「新晚報」不信「集句」

朱子編有「四書集注」，據說，林彪也編有「四書集句」。但是，香港左報「新晚報」對於林彪摘編「四書集句」一事，似乎不大相信。

四月四日，該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林彪和他的『四書集句』」的雜文，解答「林彪是個武夫，又不大讀書，怎麼會是孔孟之道的信徒呢？」這個問題。該文在解答中，一連用了幾個「可能」的字樣，原文是這樣的：

「他（林彪）雖然不大讀書，孔孟之書卻是有時讀了些的。『可能』並非全讀，只不過讀其中一些章句。在他的藏書中，有一部『四書集句』。這部書『可能』是沒有印刷成書的書，『可能』只是一大盒卡片，在卡片上抄寫了摘自『四書』的一些句子，以便翻閱。」

「是林彪自己摘錄成書的麼？很『可能』另有人效勞。而這個人，又很『可能』是他的軍師陳伯達。」

「陳伯達替他題了幾大本題詞，供給他一些中外的『警句』。也很『可能』替他專輯一部『四書集句』，爲他這『人主』效勞。林彪在所寫的條幅中，以周文王、齊桓公這些『人主』自命。（按：『可能』二字的『』符號係筆者所加。）

在這短短的幾句話中，一共用了六個「可能」。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該文作者可能不相信中共所指的「林彪不讀書」，也可能不相信中共所說的「林彪編有『四書集句』」；而「新晚報」之所以刊登這篇雜文，可能是表明它也不相信這兩件事，更可能是藉以替林彪辯護，把責任推到陳伯達的身上。

「大公報」不識「簡字」

北平「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十期刊載了一篇「石侖」撰寫的「論尊儒反法」專文，誣指「孔子的思想體系是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利益的，目的是爲了開倒車」，讚揚「秦始皇『焚書坑儒』，擊潰了儒家的復辟活動，堅持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制度，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並且指責「賣國賊林彪也吹捧孔子，大罵秦始皇『焚書坑儒』，公然標榜要學朱熹的『待人』哲學」；最後則強調「澈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想，是思想領域內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鬬爭」。

這是一篇「批林」、「批孔」、和「揚秦」三結合的文章，具有「樣板」性質，因而中共各報都予以轉載。這一期的「紅旗」雜誌是十月一日出版的，北平「人民日報」於十月二十五日始轉載該文，而香港「大公報」於十月十一日、十二日即已連續轉載。值得注意的是：「大公報」轉載該文時因受簡體字影響，兩天都誤將「石侖」刊爲「石倉」。因爲中共把「侖」簡爲「仑」，把「倉」簡爲「仓」，這兩個字如此確是簡化了。但是，由於一筆之差，弄得兩個字雌雄莫辨、混淆不清。

對於簡化漢字，中共「人民日報」於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曾載文指出：「漢字簡化工作，只能在漢字現有的基礎上，有步驟地穩步進行。如果完全撇開今天的漢字，另起爐灶，設計一種新漢字體系，企圖澈底全面簡化漢字，或者用同音代替的辦法，企圖一下子把漢字壓縮過多，不考慮目前漢字的使用情況，那就勢必使人感到『面目全非』，並會引起使用上的混亂，給工作帶來損失」；並且透露：「有的識字比較多的同志有一個顧慮，就是擔心漢字簡化得太多，自己會變成新文盲」。事實證明：如今中共派在香港辦報的「文化人」，竟然也變成了「新文盲」。不過，這也顯示出「大公報」對於那篇「論尊儒反法」專文，並不重視，只不過是奉命轉載而已。

從上述資料看來，香港「大公報」、「文滙報」和「新晚報」在「批林批孔」的宣傳上都曾出現偏差、鬧過笑話。筆者對於這三報的有關事例，雖然只各舉一隅，但是正如孔子所說：「舉一隅當以三隅反」（「論語・述而篇」）。

註 釋

註(一)：見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上海中共「解放日報」。

註(二)：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星島日報」之「本報資料」。

註(三)：引自毛澤東「春節座談紀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見「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共內部學習資料。一九六九年八月出版）第四五九頁。

毛澤東早年辱罵史大林

唐納德

蘇聯派往中共的顧問伏拉第米諾夫（Pavel Vladimirov）在日記中透露，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說：「史大林不曾也不能瞭解中共，然而他卻試圖對每一事情都作判斷。所有那些他所謂的關於我們革命的理論，全都是一些傻話；而他對於共產國際的一些看法，也同樣如此。」日記中指出，毛澤東亦不尊敬史大林本人，雖然在表面上，甚至在文字上毛澤東都是十分敬重史大林的。但毛澤東總是「以一種嘲笑的口吻去評論蘇聯的領袖」，亦同樣毫不忌諱的批評史大林。

在一九四一年的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毛澤東對他的對手變得越來越狂暴粗魯。在一次辯論中，他們中間有一個人提到史大林的一篇論文，毛澤東就咆哮地說：「你們這些『俄國人』，甚至連史大林放個屁，你們都會認定是香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伏拉米第諾夫回憶說，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天，當莫斯科面臨戰鬬之際，毛澤東曾評論說：「這都是史大林胡說八道才弄成這樣子的！這已經是最後關頭了。我倒要看看史大林在莫斯科還會胡說八道些什麼？」

伏拉第米諾夫說，在另外的場合，毛澤東曾說：「在三十年代，史大林搞的那次清黨運動是錯誤的。」又說：「你們所需要的應該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淸運動。」

在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九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開會，伏拉第米諾夫記述當時的情形說：「該次中央全會的全部過程，都在於如何隱瞞並粉飾毛澤東的反蘇與反共產國際活動的本質。」

伏拉第米諾夫說：「毛澤東對莫斯科這種前踞後恭的作法，只不過是在表示他是一個最忠誠的馬列主義者而已。」

實際上，在伏拉第米諾夫看來，毛澤東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其引用之時就已經加上了毛澤東自己的意見在內，這也正是今天克里姆林宮對毛澤東的批評之點。

端陽瑣語

吳文廸

「春去也」，接着就是「夏來也」。端陽佳節正好介乎這一去一來之間，把春夏兩季連貫着，故端午節是「炎夏將至」的「警鐘」。

中國的各個節日之中，我特愛端午。這不只因爲它有紀念屈原愛國熱忱的重大意義，抑且它有「承先啓後」的「任務」。端陽佳節，上承春暖，下啓炎夏，可說是一個雙重意義的日子。

一到端午，大家都「如臨大敵」般，準備那炎夏的來臨。我們「嚴陣以待」，因爲我們知道那「烈日當空，汗流夾背」的日子又不遠了。於此「青黃不接」之際，卻最易惹起了無盡的愁思。尤其當玉兔高懸，萬籟無聲之時，更會「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挑起了縷縷鄉愁。

糉子傻子

「續齊諧記」載：「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死，楚人哀之，每貯米竹筒投祭。漢建武中，長沙歐迴，見一人自謂『三閭大夫』，曰：『常苦蛟龍所竊，更有惠者，以楝葉塞筒，五綵絲縛之，則蛟龍所憚也。』世以菰葉裹黏米，謂之角黍。」角黍就是今之粽子。

提起粽子，猶記小時家裏裹粽的情形。那時兒家人裹粽子，手法純熟，斤兩稱勻。裹好的粽子個個結實，份量相當。「增一兩則太重，減一兩則太輕」，果然恰到好處。我就「立志」也裹它一個。誰知裹粽這玩意兒，看似簡單，內裏卻大有文章。我不懂竅門，自然弄到「倒瀉籮蟹」了。記得我裹的那隻「粽」，先是豬肉、蛋黃、豆餡等要了一大堆，比起糯米還要多，眞乃「喧賓奪主」。餡子太多，只好再加糯米，結果變成了「特大粽子」，可惜大而無當而已。好不容易才繫上了草繩，總算「大功告成」，勉強成「粽」。家人見我裹的粽子這般模樣，竟對它有「三視」的態度。又「喝令」我自己吃那隻粽子。吃就吃吧，有道是「豈可繫而不食」，何況是我自己的「精心傑作」。說也奇怪，那粽子吃來味道特別甘美，不知是否那「優越感」作祟，「粽子是自己的好」之心理作用使然？

那時我這個「小子」，但求塡飽肚子，那管它粽子傻子，又那裏會想到今日身作異鄉遊子，憑弔着屈子？

離騷牢騷

談及屈原，就自然會想到他的「離騷」。

據史記屈原本傳載：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事懷王，爲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議國事，出號令；出則接賓客，使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忌而讒之，王怒而疏屈原。原乃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嘗爲三閭大夫，奉使於齊。懷王既受張儀之始，復信佞臣靳尙，寵姬鄭袖，而釋張儀。原返，諫，悔已不及，後又不聽原言，應秦昭王之招，入關，客死於秦。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司馬子椒，上官大夫，靳尙，等又共讚屈原，遂被放逐，卒自投汨羅而死。

「離騷」就是牢騷。屈原屢諫懷王不聽，滿腹哀愁，只得將內心的幽怨都傾訴出來。「離騷」的特點是感情、想像力同樣豐富；更重要的是全篇表現出眞摯的情懷，就像屈子將肺腑都傾吐了出來似的。至篇內表揚忠君愛國的思想，屈原雖然被去職，而仍然關心着國家的安危，並不以自己的官職被削而有絲毫怨懟，正顯出了屈子的偉大處。

屈原是戰國時偉人。戰國是歷史上非常混亂的一個時期，俗語所謂「七國咁亂」，可知當時的確是「天下大亂」的。其時秦楚二國最爲強盛，可惜當時的楚懷王是個昏君，致被秦坐大，終演至六國爲秦所「吃」掉。若當時懷王聽屈原的話，聯齊抗秦，則演變如何尙屬未知之數的。尤可悲的是，懷王被一羣小人包圍着，諸如上官大夫、靳尙等，又聯同懷王的寵姬鄭袖，終使懷王斷送了楚國的大好江山。屈原雖屢諫楚王，可是所換來的是被讒，被去職，和被放逐的命運，這又叫他怎能不愁思、不哀愁、不傷嘆？

「兮」是靈魂

「離騷」之所以感人，我認爲是由於全篇流露着眞情。哀傷之句，令人一唱三歎。全篇每句都有

「兮」字，這是「離騷」的特色。我認爲「兮」字是離騷全篇的「靈魂」，有了這些「兮」字，讀起來才夠得上淋漓，情感才得以表達。這些「兮」字，又有「抑頓揚挫」的作用，使全篇一起一落，此起彼落，蕩氣迴腸。雖然每一句都有「兮」字，讀來並不會覺得單調或重覆；反之，還會令人興味盎然的讀下去，想知道每個「兮」字下面說的什麼。

中國古代有兩大文學，就是詩經與楚辭。詩經是北方文學，楚辭則是南方的文學。「離騷」乃楚辭文體，歷來各朝代文人對「離騷」推崇備至，稱爲「辭賦之祖」，「離騷」在文壇上的地位可知。

我愛讀「離騷」，雖然我對它的瞭解不深，此文內引的典故，比喻等引起了我的興趣；還有那富有神話的彩色、富想像力的描寫，都是我愛讀它的原因。

屈子沉汨羅，是可哀的。可是若非他遭遇到被讒、被放逐的命運，又豈會寫出這哀傷的偉大詩篇？這情形，就像岳飛的未能直搗黃龍而寫出了「滿江紅」詞一般。在歷史上，這種情形不乏例子，就像這是一種「規律」似的。

昏君暴君

據「通鑑簡錄」載：「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妾。楚王悅而許之，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問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宋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抑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擊之。明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

又據史記載：「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尙，靳尙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解，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會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尙。靳尙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從這兩段歷史記載，我們知道楚懷王實在是一個無能的昏君，確乃「懞查查」之輩也。他中了張儀的計不知，還自作聰明的，以爲秦王不信任他，竟去罵齊以博取秦的信任，此乃眞正「懵仔」也。

正因楚懷王是這麼昏庸，不聽屈原的勸諫，致使屈子抱恨以歿，沉屍汨羅。二千多年以來我們都一直懷念屈子，都一直痛恨懷王。事情雖隔了這麼多時日，我們的懷念與痛恨之情並未減少，反而更加堅決。對於二千多年前的昏君我們尙且這麼切齒，對今禍國殃民的暴「君」，我們痛恨之情，就可以想見了。

詩人文人

端午節亦稱詩人節。詩人節這名稱的確夠文雅。文雅歸文雅，千祈不可「華而不實」。

「詩人節」的「詩人」二字，應有個「廣義」，這「廣義」就是「文人」。詩人解作文人，詩人節就是文人節。古時的文人多是詩人，所謂「不學詩，無以言」。現代的文人卻未必個個都是詩人，這不爲什麼，皆因現代文人不需動輒吟詩作對，感到那平仄押韻。

中國文學跟隨着時代的更改而有所轉變，由詩經、楚辭、漢賦以至唐詩、宋詞、元曲，順序而蛻變。故有人說中國的文學是一脉相承的，我認爲此說極對。最明顯的是漢賦是受楚辭的影響而產生；宋詞因唐詩不能入樂而爲詩餘，這都在在顯示出中國文學因環境的改變而在形式上有所改變，這改變是有其實用上的需要的。

五四運動後，白話文得以抬頭。這白話文擺脫了文言文的艱深難懂，可是有人卻嫌它過於冗長散漫，有如王婆的纏腳帶。其實，天下的事物都沒有十全十美的，太冗長就是白話文的缺點。

我認爲，不論詩也好，詞也好，賦也好，白話文也好，都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其作用不外是要「達意」。所謂「辭達而已矣」，但求能夠達意，又何必拘泥於形式？只要能夠達意，君作詩，我寫文；他因好色而作賦，我因哀傷而塡詞，這又有何不可？

中國人的確了不起，單就在文字上就有多種表達的方式，對於外國人來說，中國人確使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並不是我自誇自大，事實上的確如此，許許多多的外國人都極其仰慕我國的文化歷史的。

在欣賞文學方面來說，我以爲現代的中國人是有福的。我們能夠欣賞到各朝代不同的文體，得知他們怎樣「達意」，這不是有福是什麼。設我們生在漢朝，不會欣賞到唐詩！若我們生在唐朝，又豈會想到有宋詞這東西。

至於看不起白話文，我認爲大可不必。我是主張「文學無分古今」這一說法的。

我們何妨來個「百花齊放」，效那百鳥而爭鳴。君大可撚鬚沉吟，平平仄仄仄平平；我亦可說句「明月高高的掛在天空上」，大家詞句旣都能達意，正不必分古文與今文者也。

藉此詩人佳節，我們正好來個「大鳴大放」；且看：這邊廂，君吟「莽莽神洲遭禍刼」；那邊廂，我唱「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他怨句「情眷眷而懷歸兮」，你又會說聲「英雄被困筲箕灣，唔知幾時到中環」。總之是各適其適，抒情的抒情，訴怨的訴怨，方式雖不同，然達意的目的卻都能做到。

願我們都來「鳴放」，亦可以來個「同消萬古愁」。

哀亂三年

許之遠

從本刊故編輯張海山兄逝世算起，到今年六月，剛滿三年！

如果是平靜的三年，在人生的旅途來說，不算很長。但是，這一個三年，世道崎嶇，人心大壞；從美國青年的逃役之歪風刮起，演變成裸跑的淫風，正足看到這一個領導自由世界的堡壘，其青年怎樣從消極的嬉皮士演變到靡爛的程度！其上層建築，又可從其副總統的辭職事件到總統的水門事件，卻證明了美國再不能領導自由世界。一連串的乖謬政策，使這個世界陷於動盪不安，自由世界內部，呈分崩瓦解的局面，要不是共產集團也自相傾軋的話，恐怕眞的給他們埋葬了。

這三年也是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後，受冲擊最大的三年。毛加建交是一個轉捩點。我曾在本刊撰文分析，並且提出過對策。政府固未採納，但後果都不幸言中了。而日毛建交又是另一次冲擊，總算我們把陣腳穩住，但

十六年從香港到台升學，正值金門砲戰。此次歸國，又逢國難。然而在僑委會招待會中，首先見到了本刊詞長袁暘照和梁莊先生，雖然我們第一次相見，但同氣相求，神交已久，一如故人把臂。袁、梁兩先生那種愛國精神，使我敬佩不已。順道歸港，我曾到梅江飯店拜會曾憲光先生，可惜不遇。（後一年——去年兩度歸港，均走訪曾先生，始終緣慳一面，但以時間倉卒，均未留字爲歉。）後來，又與張夫人志蘭大嫂和韋弦姪會晤，以海山兄逝世未久，創深猶痛，相對默然，後到其府上話別，並藉見諸姪，悵然而歸。去年二月，我又因貿易公司的新創設，再度歸港會見他們，看到志蘭大嫂一人荷負四人重擔，神形俱悴之苦，況冷暖人情，自古已然，至今尤烈，我雖未能與大兄有一面之雅，但心靈相通，神交五載，又豈是泛泛之論，時縈腦海。到貿易公司正式營業，走上了軌道時，於同年十月，我專程爲韋弦姪申請赴加事歸港，親帶她到移民局辦好各種手續。今年新年一到，簽證順利發出，五月便成行了。

韋弦姪來加後即進入我轄下的地產公司任秘書工作，她爲人忠誠沉着，勤奮有父風，與同事們相處甚洽，足堪告慰在港親友和熱心關切她的讀者們。







按摩女郎

寒梅

未去過台灣的人，多以色情的眼光去看台灣的按摩女，事實上，台灣的按摩女是有工會組織的，工會訂有自律的公約，如果涉及色情交易被檢舉，就會受到同行的制裁，成個飯碗都「碎晒」矣！

台灣的按摩女都是經過盲啞學校訓練出身的，加入工會領有會員證件才可以執業，也可以說，這門行業是有保障的，她們分佈在按摩院、酒店、大旅社，或自己的居處接電話出門。通常按摩一次約十五元港幣，紅牌的按摩女每天可有二百元左右收入，在台灣的生活水準來說，不但豐衣足食，而且可以供樓收租了。

台北市區有三位最出名的按摩靚女，帶上太陽眼鏡，足與一流明星比美。是盲啞學校畢業的高材生，手藝工夫好，談吐風度好，加上善解人意，任何顧客試過都上癮。起先是在幾間著名的上海式浴室走馬頭，出名之後，每日顧客應接不暇，爲了節省出門的時間，三個人合資購了一層樓開業，居然客似雲來。雖然財源滾滾，卻有分身乏術之苦。其中有幾位上了癮，非富即貴的老客人，爲免排隊之苦，乾脆每天以加倍的代價，包起時鐘來，而且還用私家專車接送到「府」，派頭之大不知羨煞多少明眼人。

北投也有一位名叫「阿金」的女按摩師，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也是以手上工夫馳名。她有能使客人「全身鬆晒」的絕招，目前她已擁有三棟洋樓收租，此業乃欲罷不能，聽說今年由七月份起到十月底止，所有檔期已被去年回國參加慶典的「金山伯」全部預先約定了。由此可見在台灣搵食，只要一技在身，就可以行行出狀元。

台灣的按摩女除了一些紅得發紫的大牌外，通常的收入也溫飽有餘，因此，她們都很珍惜這門行業的「自律」，和客人之間的距離，確是很有分寸的。至於一些明眼的按摩女，掛起理療院的招牌，替客人作全身服務，那是見不得光的「架步」，隨時都有突擊檢查的警伯，以維護善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以色情的眼光去看台灣按摩女的行業，是有失公平的。

當然，按摩女和客人也會突破分寸之間的距離，因爲按摩女也是人。

不過，台灣的按摩女，並不是一門色情的行業！

「有奶便是娘」

不知那一個聰明絕頂的人想出了「有奶便是娘」這一句發人深省的警語，林离盡致也刻劃醜惡而污穢的没的某一個電台廣播？回溯年前的「大丈夫日記」「十八樓C座」等廣播節目，何等炙膾人口，傳誦一時，如今來個一百八十度角的大轉變，呼娘喚奶之聲不絕於耳，天天如是，枯澀無聊，究其原因，無非爲了一筆爲數極

所以，海山兄安歸道山，從另一角度看，又較我們後死者有福了。以他這麼一個嫉惡如仇的好漢，眼看這個正義淪亡的世界，演變到如此嚴重，該是多麼氣憤和難過呢！哲人其萎，接連就發生這些災難，亦氣數使然耶！

海山兄死後一年，毛日建交了。加拿大各大城的中華會館負責人，一共十位，應邀回國參加雙十國慶，藉示對政府的支持，我是其中一人。十年去國，這是第一次回去。我在民四

行期匆促，沒有回訊，到我再打電話去找時，已經退了房，飛離了多倫多，使我未能對老萬一盡地主之誼。今歲卻驚聞其公子英年遽逝，知傷創必烈，無言可慰，也就連片紙隻字未遞了。到讀他的「永不死亡的愛」和讀者們的致唁，人性的愛畢竟不是什麼主義或思想可以壓制的，這正是我們今天所爭和堅持的大道理。讀志蘭大嫂的「無限的感激」一文，拉雜寫來向海山兄的親友和讀者們作一個交代。並向萬先生致慰和問候。

叫着：「媽媽，我要奶，我要奶」，神態緊張，這完全居於生理上的需要而感覺到腹中饑餓便爾不斷發出此「希望賜予」底呼聲，雖然有奶的不盡是他底親娘，倒也使人禁不住感覺到天眞可愛的神情而發出會心微笑。然投機者的內心世界，卻在金澄澄，銀溜溜，錢鈔花花綠綠的飽暖生活中塡滿了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齷齪骯髒東西，誰給了些利益甜頭，直情可以三拜九叩，叫句爹爹，尊聲爺爺。

君不聞我們日中所聽，時有所聞

此；難怪殺人搶掠，打家刼舍的強徒比比皆是，無日無之了，這等血腥刼掠，不也正是爲了錢？

我轉而再想：「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經是多麼中肯明晰，簡直匪夷所思，教人無從尋找所有一切的罪惡根源，只僅僅覺得多聽幾番「媽媽，我要奶，我要奶」的嬰孩呼餓叫聲，還可以使人省發心思因而精神一振，聽到這一連串的肉痲吹捧調子，連隔夜的餘渣也要倒胃起來哩！

鄭秀堂

我看中共二次文革

李文浩

「批孔批林是中共第二次文革。表面上，這次文革似乎比上一次平靜，其實卻是更兇險。內裏的眞實情況，無人能清楚知道。各方面多是在猜測推想。茲就近來跡象，一談我對毛江王朝的看法。

周恩來目前正在捱受劇烈批判，似是無可置疑了。値得研究的，是他近來借病避風頭，是否因爲受了壓力，還是要其以退爲進之計呢？大多數人皆相信周恩來是受了壓力，我卻認爲周氏是在休養生息，要其「以退爲進」之計。

由上一次文革看來，毛氏是無意整肅周氏，所以讓周氏坐大，原因有三：

㈠利用周氏，俾在毛與紅色軍閥間起緩衝作用。

㈡利用周氏的外交才幹，建立毛國際間地位。

㈢周是文人，毛斷定他無能作亂。

周氏坐大後，江青發覺欲做接班人，周氏實在是絆腳石，然而毛氏已不如年前般威猛，於是便大動干戈，發動其批孔批林，以期用下級平民推倒周氏，然而，眞的這麼容易嗎？；據常理，江青爲首的宮廷派，要整周氏亦不用如此大陣仗。如果毛氏還大權在握，逼周氏退休，實在容易。但要知道，凡共產黨要鬭爭一個人，而要勞師動衆的話，那人必定有其強大靠山，這是最顯淺的邏輯。況且，第一次文革後，周氏亦會顯露過他的實力。周氏在中南海裏，「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無異顯出毛氏大權旁落，已無力控制局面。這次批孔批林，亦將爲毛江王朝牽引出許多問題。

首先想到的是以毛氏八十高齡，究竟能不能操縱一切事情？江青有沒有耐性等接班？既有史大林爲前車，王洪文又會不會返炒這道菜？這些事情的可能性不可抹煞。批孔批林，已至再衰三歇地步，毛氏之權力，已不難作估計。至於這次文革的勝敗，本人無從作斷語，但推想周氏勝算較大，最有可能的是兩敗俱傷。江青與王洪文及其手下的嘍囉，皆無槍桿子支持其鬭爭，他們之所以能呼風喚雨，不過是因老毛尙未歸西罷了。如有任何一員大將，摸清他們的底牌，來一次一鑊熟，老毛也有可能倒灶。近年老毛已不能離開北平，其人之權力，現正面臨嚴重考驗。

至於鄧小平復出，更支持我的推想。因江青與王洪文決不能控制那班紅色軍閥，現一面聯絡李德生，一面推出鄧小平，其目的有二，以期用鄧小平替代及削弱周氏的勢力，此爲其目的之一。用鄧小平以往的資歷，希望能控制一部份軍閥，此其目的之二。然而這方法有利有弊，利者是可暫時討好一些軍閥，保一時之苟安；弊是治標不治本，毛氏一死，就是十個鄧小平也無能爲力矣。試看批孔運動已屆壽終正寢之時，毛澤東也無力翻天。江青推鄧小平出來，亦不過迴光返照，批孔運動，猶如毛江最後一手牌，成敗繫着整個毛江王朝。

凡熟知周恩來的人，皆知其人深沉陰毒，忍耐力別於常人，非到適當時，其人決不採取什麼行動，這次文革，江青猶如自揭底牌，好戲當在後頭。至於誰勝誰敗，鄧小平多半成爲犧牲品。而紅色軍閥大對調，雖有側藩價値，但將許世友調至廣州，無異放虎歸山，將陳錫聯調至北平，則猶如引狼入室。竹幕內狗咬狗骨，雖有利於革命復國，卻苦了老百姓，誠中國人之不幸！

筆者可以下斷語，這些批孔運動，亦將直接間接造成毛江王朝的覆亡。軍閥割據的情形將重現，但因軍區調動後，軍閥們的根基不穩，不利於割據。這給與國軍更有利的條件，僅在此爲中國八億人民祈福，望道之再還，四維再立，使中國民族再能向前邁進。（自美國）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24 「三反」結束了

當「三反」正在劇烈地進行時，共幹們可以隨便到任何商店和住宅「調查」，也可以傳訊各商店和住宅的店東，店員和老百姓。要「查帳」麼，店東便恭恭敬敬地雙手奉上數簿，要「資料」麼，老百姓不敢不陪笑臉接受「調查」。幹部呢，也忙個不了，被「領導上」當作扯綫公仔似的玩弄；一不小心，會便被指斥為「同情貪污分子」，甚至被指為「貪污集團裏的一員」！

記得有一個住在石岐碼頭一帶的商店老板，他已經被「專署」派人調查了多次，但「領導上」仍說他「不夠坦白」，傳他到「專署」來，並且集中了幾百共幹來訊問他。他被一大羣人圍在核心，彷彿被「鬬爭」似的，嚇得他雙腿發軟，臉無人色，連話也不會說。

事實上共黨並不是指責他「有罪」，只是向他「調查」幹部有沒有向他收「回佣」而已，可是幹部們卻像鬼魂似的纏着他，要他「坦白」，要他「立功」，並且傳他到「專署」。當他被「傳訊」後，被准許回家時，嚇到不辨方向，本來要向東走的，他卻向西行！

在「三反」期間，幹部自殺的消息，不斷地傳來。第一個自殺的便是「專署的總務科長」薛堅。還有吊頸的，跳井的。據說有人跳井以後，卻在井中大叫救命！

對於自殺的消息，共報是不登載的，但有時總會聽到。對於自殺的人，共黨的評語是：「頑固地堅持反革命的立場，以死來對抗黨。」

在「三反」結束前，中共突然進行「審幹」工作，要各人「交代」自己的歷史。

筆者在大陸淪共前，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反之，在中山教書時，曾暗中救生過一個受傷的共產黨員，而且在越南中國日報和澳門華僑日報工作時，思想上是同情共產黨的。

可是，在「交代歷史」時，第一次竟然「不能通過」。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人，大概不會明白「不能通過」的恐怖。

我說「恐怖」，一點也不過分，因為跟着「不能通過」而來的，便是失業，便是被拘押，便是坐牢，便是「反革命」！

當我向「聯合小組」「交代歷史」時，報告自己曾在香港「漢東」小學教過書，可是卻被一個叫做「馮達」的傢伙指為「CC系特務！」他說「漢東小學」是和「CC系有關」的。事實上當然並不如此。

筆者又曾「坦白」地「交代」：當抗戰前，筆者在廣州荔枝灣嶺南分校讀書時，認識一個同學，他姓陳名啟潛。抗戰勝利後，他曾任國民政府廣州警備司令部的秘書。

筆者還「坦白」在澳門時認識了許兆福神甫和楊安道神甫，因為他們和先兄公俠（當時俠兄還在生）有交情。

筆者又「坦白」說：「在中山教書時，認識惡霸陳楚鏡，因為他當時是鄉中的當權派，學校中的教師，當然也認識他。

其實上面的「社會關係」，實在平常得很，除陳啟潛君外，都不能算是朋友，但為了「坦白」之故，便把所有「反動關係」都「交代」出來。

筆者因第一次「交代歷史」時，「不能通過」，被迫再作「交代」。

在「不能通過」至第二次「交代」這一段期間，精神上的痛苦，實在難以描述。可是，在第二次「交代」時，我仍然照足第一次的內容來「交代」，因為我已盡量「坦白」了。——不知怎的，這一次「坦白」，卻獲得通過了。

當然，「三反關」平安地度過了，可是因為太老實了，上述的「社會關係」竟為我的未來設下陷阱！

為什麼當時自己竟然愚蠢到把一切都向共黨「交代」呢？事實上不「坦白」，共黨是決不會知道的！

現在，要說一說「馮達」了。「馮達」這人，曾任國民政府的監獄官。由於他喜歡替人扣帽子，例如指我為「CC特務」等行為，所以，每當他「坦白」時，羣眾必然予以「否決」，指為「不坦白」。

他一連「交代」了多次，都被「否決」。

一貫來同情共黨的我，尚且要「坦白」兩次，何況馮達？在共黨心目中，馮達之罪惡如山！

後來馮達被拘押了，結果怎樣？我不知道。

曾在國民政府做過法院書記的梁頌平，在「珠江法院」創辦時，是被稱為「同志」的，可是在「審幹」時，不能過關，被押送到「新生訓練班」去了。「訓練」後，他被「清洗」了，於是他在中山縣做「單車工人」，可是後來他又被捕入獄了。梁頌平和我頗有交情，他決不會是反共的人物，可是共黨卻不容許這種人存在！梁頌平被捕後，其家人的生活怎樣？實在無法想像！

「珠江法院」的另一個「同志」李尚拔，他是在大陸淪陷後畢業的法律系學生，因曾參加過「三青團」，所以也被押送到「新生訓練班」去了。

還有，在「三反」初期和我一道被派出去「調查」的留用人員有梁鑑波、張明文、簡長風等，有些名字現在已無法記憶。可是，在「運動」進行期間，他們一個一個的被關入「老虎籠」去，後來都被送去勞改了。罪名是：「國民黨特務」。

梁鑑波是鄭少康「副專員」的妻舅，是「專署秘書」，也被判監了。

近日和友人談起梁鑑波，原來梁鑑波在長期勞改後，已於前兩年獲釋，但他獲釋後，竟自縊身亡！

提起梁、張、簡等人，便使我想起另一件事。我已說過：共黨曾派我和他們一起出外面「調查」有關「貪污」的資料，大家一同被派出工作，自然會交換一些意見，自然會談談話。可是，在「司法改革」時，共產黨竟然指責我「勾結反革命分子」梁鑑波、張明文和簡長風！

在大陸，還有眞理麼？簡直是蠻不講理！

范睢與周恩來

周琳

本年五月廿二日，中國時報第一版刊出一則中央社華盛頓廿日的專電，標題是：「美報指周恩來受攻擊，已被迫移交權力，引「紅旗」范睢生平爲證。」

中央社專電的內容如下：「華盛頓郵報駐香港記者葛林威指出，中國大陸的政治動向，使周恩來不得不把權力授與鄧小平與李先念。

「葛林威說：『整個事態的發展，分明是有計劃的安排，而不能全然以周恩來的健康情形突衰退的原因加以解釋。』他說，儘管周恩來的健康不算太好，『而無疑的，他過去幾年來所採行的溫和政策，已日益遭到攻擊』。

「葛林威並且引述了『紅旗』雜誌上一篇有關范睢生平的專文，范睢於紀元前二百六十六年到二百五十六年曾在秦朝爲相，終於面對階級鬭爭的問題，因病告退。

「關於這方面，葛林威說：『多數中共問題專家閱讀這篇專文的態度，正如其中一位所綜述的，假如中共希望我們相信周恩來並未遭遇困難，又何必刊出這類文章？』」

毛澤東曾以暴秦自況，並誇耀其殘酷尤甚於始皇。而周恩來在外國論者心目中，乃是毛澤東之「相」，由此推理，指「紅旗」所謂范睢因懼怕面對階級鬭爭的問題，因病告退，似係影射周恩來的近況，像蔡澤勸說范睢一樣，要周恩來讓位「謝病請歸相印」。然乎？否乎？惟有待情報與事實來解答了。

范睢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是否正如「紅旗」所作的分析，懂不懂、怕不怕什麼「階級鬭爭」？只要把太史公所作范睢蔡澤列傳翻出來對照一下，便知端的。至於周恩來與范睢有何異同和關連？也可從而比較出來了。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

爲此，特將「紅旗」有關范睢生平的文章，抄錄出來，以供參考。這幾段文字是「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第卅頁署名羅思鼎所作題爲「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鬭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的文章的一部份。

文章在敍述秦昭王爲了奪回喪失掉的權力，逐漸傾向於法家，認識到「儒無益於人之國」之後，接着提到范睢。文章說：

「就在這種情況下，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睢從魏國來到了秦國，他逃避了穰侯魏冉的搜查，在給昭王的『上書』中指出：『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范睢繼承和發揮了商鞅的『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的思想，反對『世臣』、『世祿』制度。同儒家的貴族分權思想根本對立，范睢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法家思想。他告誡昭王說：『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這就是說，只有加強中央集權，才能保證國君的絕對地位。范睢批判以魏冉爲首的貴族奴隸主集團爲了保持自己的世襲特權而搞『遠攻近交』的政策。進一步提出了『遠交近攻』的政策。范睢的路綫博得了秦昭王的贊同，於是，『拜范睢爲客卿，謀兵事』。

「秦昭王任用范睢後，在對外的統一戰爭中連續不斷地取得了勝利，從而加強了昭王爲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地位。在這個基礎上，秦昭王『強公室，杜私門』，把穰侯、高陵君、華陽君、涇陽君等一小撮舊貴族驅逐到關外，拜范睢爲相。此後，新興地主階級在秦國的政權機構中重又佔據了優勢。

「但是，范睢雖然位居相位，實際上卻是坐在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口上。在秦國，舊貴族勢力當時還是相當強大的。在這種階級鬭爭的背景下，范睢動搖了，於公元前二五六年『謝病請歸相印』。他的後任蔡澤也只當了幾個月的秦相，就由於懼怕貴族奴隸主集團的攻擊而主動辭職。范睢、蔡澤的下台，固然說明的他們爲了個人的身家性命，不敢將變法事業進行到底；同時，這也深刻地說明，在秦國地主階級掌握政權以後，仍然存在着復辟與反復辟的嚴重鬭爭。」

然而，范睢在太史公筆下究竟是何等人物，我們只要將「史記」第七十九范睢蔡澤列傳閱讀一遍，便可了解范睢與周恩來之間有何關連。

父親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這封信來，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庫存的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沉痛，是不難想像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覆信，大意是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爲我不是軍閥。至於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第二天，父親就離開了上海，然而座艦在定海附近，一連漂泊了十多天。此十多天上，父親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親自到每一個小地方去，召集地方人士和黨政首長剴切訓話，勉勵他們要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以後又從容不迫到各地巡視了一個月，才經過馬公到達了台灣。父親當時很痛楚地在日記中記道：

「今天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凶險的共匪，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敵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舊的創痕還未癒，新的創痕又深了。我眼看到中華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揮淚前進？前進的這條路，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但是不必害怕，這一條革命大路，已經由先烈用他們的血來舖平了，我們今天要前進，莫退，莫退，前進！今天黑暗重重，危險艱苦，但我憑着一線希望的光明，及對我總理的忠貞，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鬭下去。」

這樣，如大海中孤舟，四顧茫然，又如在漫漫的長夜裏，一燈微照；父親鼓着最大的勇氣，乘風破浪，向一線光明的前途邁進了。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撤運經過，我應該附帶在這裏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爲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爲「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政府在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那裏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古語說：「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糈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託局把這箱珠寶也運到台灣來，交給國庫保存。這一箱珠寶，多半是抗戰時期一班漢奸非法搜括的財物，勝利後被政府依法沒收，交付中央信託局代爲保管的。因爲我曾經擔任過管制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箱珠寶存放的地點；因爲

風雨中的

，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動這箱珠寶。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去，使我無法取出。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爲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台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只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同年夏天，湖南的程潛和陳明仁率部投共，當時父親正駐節廣州，曾詢問某一高級將領對於時局的意見；那位將領回答說：「時局已經萬分緊張，是否可以再試一試談和？」父親聽了這話，就很明白地告訴他：「你知道毛澤東爲什麼會收留程潛、陳明仁這一班叛逆？說穿了，就是因爲還有我在。」最後，父親又重複說了一遍在南京時所說的話：「要談和，你們去談，我仍舊要繼續奮鬭！」那位將領聽了呆若木鷄，面紅耳赤，內心慚愧，無地自容。

八月間，父親飛往重慶，去支持西南危局，並派人到昆明去召盧漢到重慶來商談；那時雲南的局勢已十分混亂，盧漢本人也開始動搖，所以起初不敢到重慶來；父親派去邀約盧漢的代表，兩次都沒有結果。第三次又派人去，並囑告訴盧漢說：「你做了我那麼久的部屬，難道還不信任我？你到重慶來，我負責保證你的安全。」盧漢因爲自己的叛迹尚未顯露，又受了父親精誠的感召，終於從昆明飛到重慶來。父親同盧漢談了兩天的時間，最後把他說服了。盧漢臨走的時候，父親又剴切地囑咐他說：「國家的命運如何，就只看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了。雲南又是這三省的中心，希望你們回去之後，好好努力，我去廣州的時候，再順道來看你。」

不久父親要到昆明去，我覺得這是一種極端的冒險，如果父親不顧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父親不願失信於部屬，總是要實踐對盧漢臨走時的諾言。在決定去昆明的前夕，我向父親建議：「父親明天萬不可去昆明，讓我先去；並且對盧漢亦不說明是否能來昆明的意思。父親則於第二天早晨，從重慶動身，十點鐘到達昆明機場，約盧漢相晤。」父親同意了我的主張，我就啓程飛往昆明。

當我見到盧漢的時候，就向他說明父親「恐不克即來昆明」的緣故；並且告訴他，我將在昆明逗留幾天。他對這事似乎也並不介意，並認爲父親此時也沒有來昆明的必要。他對我的招待非常週到，晚間還同我閒談了很久。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知道父親的飛機快要到了，於是找着了盧漢，告訴他：「重慶方面來了

安全，我說：「用不着了，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兩人之外，再沒有別人知道這個消息。」我終於拉他同坐一部汽車，趕到機場。十點鐘，父親乘坐的座機降落昆明機場，我以爲父親準備在機場內同盧漢略談幾句話就走；可是，又出人意料之外，父親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時候，第一句就問：「盧主席，你有沒有預備午餐？」盧漢報告說：「還沒預備好。」父親說：「好！好！那我們一同到你家去吃午餐罷。」我聽了父親的話，雖然無法阻止，可是已經坐立不安；心裏細想，父親身繫國家的安危，今已深入虎穴，萬一有了差池，國家前途何堪設想！然而那天，父親的態度顯得特別慈祥和安定，不但在盧漢公館同盧漢共進午餐，還談了很久的話；同時又派人到外面去，約集了許多高級將領，來會商保衛西南的大計。這樣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多鐘，我看看天氣不早，再遲恐怕不能趕回廣州；於是向父親報告說：「方才接到廣州的消息，那邊的天氣可能發生變化，請父親立刻起程。」父親聽了我的報告，站起身來，向窗子外面望了一望，就說：「好了，我們走罷！」這樣平安地離開了昆明，重到廣州。我相信如果不是父親的至誠感召，像盧漢這一類居心叵測的叛逆，也許老早就出亂子了。父親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和德威，無形中使他們懾服愧怍，結果安然無事。我每一回想當年這一幕，委實覺得「心有餘悸！」

到了十一月間，李宗仁將父親請到重慶去，他自己卻去了廣西，避不見面。那時共黨正向西南急速進軍，重慶的淪陷，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我屢次勸父親到成都去，都遭拒絕。到了共軍已經攻到南溫泉的那一天，我又報告說：「匪軍已經到達南溫泉。」父親說：「我現在還不能走，必須等待羅廣文軍長回來，處理完妥之後，才能行動。」我就沒法，只得去找羅廣文，一直找到下午三點多鐘才找到他，同他一起來見父親。父親首先向他詢問前方的戰況，又指示許多撤退的機宜；等到羅廣文走後，父親才對我說：「我所以不願走的緣故，就是必要等羅廣文見面，因爲他到前線，是我派他去的；現在他打敗了，我也要交代他如何撤退。部屬在前線作戰的時候，統帥怎能不安排妥當而先走？」

父親替部屬負責，是這樣的一直支持到最後一分鐘；那些臨陣脫逃的將領，眞是罪通於天了！

當天下午四點鐘，父親突然命令駕車到重慶市區去看一看；那時，重慶市內紊亂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終日之概；各機關的人員，紛紛準備逃難，差不多都走空了。父親的座車首先到了衛戍司令部，誰知偌大的司令部裏面，只剩了幾名衛兵，還有兩位副官，其餘的人已跑得淨光。父

蔣經國

絡來這裏。」從衛戍司令部出來以後，父親又命令把座車開到抗戰時期的軍事委員會，一路悲悽冷落的情況，難以形容。

父親在自己從前的辦公室裏走了一遍，這間辦公室裏面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無一不是在抗戰期間曾經陪伴過父親六個年頭的東西；覩物傷情，在這一行將離開的時候，父親對於室內的每一物件，都顯露出深切的眷戀。最後，看到壁上掛着一幅軍用地圖，就命我把他取下燒燬，然後才安心登車回去。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羣，水洩不通，汽車無法通過；父親只好下車步行，走回寓所。

當晚，父親還沒有準備離開重慶的意思，很早就上床安睡。到了晚間九點鐘，歌樂山附近槍聲大作，我們覺得情況不佳，急忙請父親起身趕到機場，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因爲尚有許多軍用品急待處理，故即在機場內停留至翌晨，才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成都去。

到達成都以後，父親就住在成都中央軍官學校，胡宗南將軍的部隊當時也已到了成都，父親乃積極部署各方面的兵力，準備與共軍作「背城借一」的最後決戰；以保全西南半壁的錦繡河山。當戰事進行到非常緊張的時候，那位身爲政府封疆大吏的劉文輝，竟然躲藏起來，避不露面；父親不得已派了劉的好友王纘緒去找他，也不肯出來。最後父親只好對王纘緒說：「你去告訴劉文輝，人與人是要講感情的，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屬，就算我今天死了，也是應該來送葬的。」可是，王纘緒從劉文輝那裏回來以來，只是搖頭嘆息，向父親報告說：「劉文輝已經靠不住了，他家裏盡是些古古怪怪的人。」意思是說：在劉文輝家裏看到了許多所謂「民主人士」，共諜，失意軍人，官僚政客，他們正在準備「靠攏」投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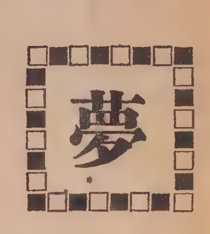
不久之後，盧漢終於在雲南叛變，成都和昆明間的電訊也失卻聯絡；翌日，兩地間的電訊又出人意料的復通了，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電報，就是盧漢打給劉文輝的：內容勸劉文輝設法把父親扣留起來，以便做「人民政府」的「第一大功臣」。父親看到了這張電報之後，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決定當天離開成都。臨行的時候，侍衛人員對父親說：「劉文輝的便衣人員，已經佈滿了軍校的大門附近，我們不如從後門出去。」但是父親卻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嚴正地說：「我從那個門進來，也要從那個門出去！」父親到了這樣危急的關頭，還是從容不迫，絲毫不肯苟且的！

三十八年底，我奉命到西昌去，臨走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去轉告西昌的將領，人生必須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意義的死。」

【七】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盛世才調毛澤民任民政廳長，任命非共產黨的臧谷峰爲財政廳長，王寶乾爲新疆日報社長，其他方面並無變動，一切照常。盛世才此時也感到俄共中共，在新疆互相配合逐漸侵蝕自己的統治權力，如果以武力對付，憑新疆力量絕無可能，要請中央援助，中央政府很難對自己相信。盛世才再三思考，覺得仍以投靠蘇聯較爲上算。但是再進一步想想，覺得對蘇聯的投靠也夠了，本身是聯共黨員，又與蘇聯簽訂新蘇協定，把新疆權利從天上到地底都讓給蘇聯，依然不能得到蘇聯絕對信任，盛世才覺得頗爲困惑。想到最後，決心一面倒到底，親筆寫封信給史大林，要求將新疆加入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寫好之後，交給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歐傑陽克。

　歐傑陽克不知道盛世才寫的什麼，自不敢私自拆看，當卽送去莫斯科面呈史大林。

　史大林看了信，對於盛世才這一戲劇性的行動也莫名其妙，就把莫洛托夫喚來，把信交給他看。

　莫洛托夫看過也不大明白，就問歐傑陽克，盛世才最近遭遇了什麼困難。

　歐傑陽克說道：「盛世才目前可說是步步荊棘，他因爲想加入中共，就招來一批中共幹部，以陳潭秋，毛澤民爲首，大批中共黨員混入新疆，滲透了文教宣傳機構，更打進了行政部門。」

　史大林說道：「毛澤東最喜歡玩軍隊，有沒有打入軍隊呢？」

　歐傑陽克說道：「當然有這個打算，毛澤民最近去了一趟延安，回到迪化後，同盛世麒非常接近，顯然是在作軍運工作。」

　史大林說道：「盛世麒雖然不是聯共黨員，但是他的妻子是聯共青年團員，對盛世麒應該有抑制作用，不能讓他倒向毛澤東。」

　歐傑陽克說道：「這也只是中共方面一廂情願，事實上無此可能，盛世麒決不會背叛他哥哥。」

　史大林瞪眼看了歐陽傑陽克兩分鐘，說道：「你不要太低估了毛澤東，照我看，這是毛澤東一項陰謀。」

　莫洛托夫問道：「毛澤東什麼陰謀？」

　史大林說道：「毛澤東明明知道盛世麒不會背叛盛世才，偏偏要佈這步棋，本意不在求奪取軍權，而是挑起盛氏兄弟同室操戈。」

　歐傑陽克不由得啊了一聲，莫洛托夫微笑點頭道：「史大林同志見解實在高人一等，毛澤東壞主意眞多。」

　史大林說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你不要插嘴，毛澤東此人最大毛病在於只有破壞而無建設，他挑撥盛家兄弟同室操戈，可以作到，但是他卻無法從中取利，試問他有什麼辦法能佔有新疆。」

　莫洛托夫點頭道：「一點不錯，就算盛世才請他去，他也沒有辦法通過甘肅，毛澤東一輩子就專幹損人不利己的事。」

　史大林摸摸一撮小鬍子，寒霜的臉上現出一絲微笑，說道：「損人是固然，同時也要損己，盛世才性情比毛澤東還兇暴，毛澤東殺人是要假手別人，他決不敢睜眼看，盛世才殺人一定臨場監刑。因此我推測盛家兄弟眞的公開衝突，盛世麒勝利的可能性等於零，盛世才一動手，不但要除去盛世麒，一定要牽扯到中共代表團，毛澤民身爲民政廳長，決不能置身事外，必然要給盛世麒陪葬。」

　莫洛托夫、歐傑陽克一齊點頭。

　史大林說道：「盛世才現在要求加入蘇維埃聯邦，我們不能答應他，要等待中國人自己殺自己，實力殺得差不多了，熟透的蘋果自然會掉進口裏的。」

　歐傑陽克問道：「我回到迪化怎麼回復盛世才。」

　史大林說道：「你告訴他時機尚未成熟，再等待一個時期。」

　歐傑陽克問道：「盛世才會不會因失望而投向重慶呢？」

　史大林搖頭道：「不會的，我們在哈密駐有紅八團，盛世才眞要叛變聯共，投向國民黨，紅八團立時可以進攻迪化，制他的死命。」

　歐傑陽克奉了史大林命令，回去迪化就告訴盛世才，史大林認爲新疆加入蘇維埃聯邦的機會尚未成熟，要盛世才忍耐。

　盛世才未料到賣國都賣不掉，更加惶惑，這時不能不想到投向中國政府了，可是又怕史大林採取

斷然手段對付，就暗地打主意等待時機。

誰知史大林也出了計算，就在盛世才要求加入蘇聯被拒之後三個月，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突然向蘇聯不宣而戰。因爲太出意外，史大林沒有絲毫準備，德軍攻入蘇境，眞如滾湯潑雪一般，前後不到三個月時間，蘇聯在歐洲境內領土幾乎失盡，只有帝俄時代的京城聖彼德堡改爲列寧格勒的俄西重鎭在固守中，德軍已距莫斯科不遠，蘇聯倉皇遷都至古比雪夫，傳說正向中國政府請求必要時在中國青海設立流亡政府。原駐哈密緊扼新疆咽喉的紅八團也調回國作戰，盛世才眼見蘇聯大勢已去，控制新疆的力量已瓦解，更擔心蘇聯在被德國打得在蘇聯無處立足，逃來新疆，將是一大災害，屆時史大林一定騎在自己頭上，成爲新疆的太上皇。盛世才越想越怕，就向中央輸誠，要求中央給予保護。

當時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甘肅省主席的朱紹良將軍，過去原是盛世才的老長官，北伐時，朱紹良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盛世才任上校參謀。此時第八戰區也包括有新疆在內，不過，由於盛世才一直親蘇聯共，朱紹良與之甚少來往。盛世才一旦要向中央輸誠，重返祖國懷抱，就想到這位老長官，通過朱紹良與中央發生聯繫，中央也想乘此機會收回新疆，當派朱紹良去新疆與盛世才面談。

盛世才接到電報朱長官即將來廸化，當即準備盛大歡迎，朱紹良專機抵達廸化機場，盛世才率領民財教建四廳廳長及各局處長，列隊歡迎，陳潭秋以十八集團軍駐新辦事處處長身份，也不能不去機場歡迎。

飛機落定，盛世才走上飛機陪朱長官一道下機，走到歡迎行列長，盛世才逐個介紹，第一個被介紹的就是民政廳長。盛世才剛說這是「周廳長。」朱紹良就同毛澤民熱烈握手，微笑說道：「兄弟同令兄在廣州就見過，也算老朋友了，老兄與令兄通信時，請加上朱紹良附筆問候。」

毛澤民當時嚇得面無人色，寒喧話也不會說了。朱紹良笑笑又走過去同財、敎、建各廳長握手。

當天晚上盛世才大宴朱長官，毛澤民、陳潭秋都出席作陪。席間盛世才特別介紹這位老長官允文允武，儒雅風流，朱紹良也起立答詞，說了一些慰勉的話。散席後，閒坐談天，朱紹良看見盛世才滿頭白髮，頗爲奇怪，問道：「晋庸，我記得你小我好幾歲。」

盛世才說道：「記得我小參謀長五歲。」

朱紹良說道：「這樣說，你今年不過四十七歲，怎麼滿頭白髮，我大你五歲，尚未見白髮。」

盛世才長嘆一口氣：「這也許是蒲柳之姿，望秋先凋吧！」

朱紹良說道：「晋庸，這十年太辛苦你，領袖也知道。」

盛世才眼睛一亮，問道：「委員長告訴參謀長的。」

朱紹良笑道：「當然是委員長說的，晋庸，我們共事多年，我幾時假傳過聖旨。」

盛世才長嘆一聲，低頭不語。

朱紹良笑道：「晋庸，多年未給你寫字了，找紙筆來，我寫一幅長條贈你。」

盛世才趕快站起叫副官取紙墨筆硯，磨好墨，副官鋪上好宣紙，朱紹良拿起筆，蘸飽墨，略一沉吟，寫出一首詩：「立馬吳山憶舊時，相逢塞外鬢如絲，平生意氣期無負，大好河山共護持。」字寫得龍蛇飛舞，超塵拔俗。

在座諸人，對詩書一道，多半是行家，當時都無限佩服。盛世才看朱紹良寫完了最後一句，肅然說道：「參謀長放心，大好河山，世才自然要全力護持。」

散席後，陳潭秋與毛澤民一道回到高樓，進了門，陳潭秋嘆口氣：「到底是國民黨的人才多，像這位先生，咱們黨內沒有。」

毛澤民說道：「朱長官作詩這麼容易，我家老大作一首詩，比女人生孩子還要難。」

朱丹華笑道：「你這樣比仿不對，主席知道了，要說你思想有問題。」

毛澤民問道：「我思想有什麼問題？」

朱丹華說道：「我們女人生孩子，是因爲肚裏有個孩子，不生不行。主席作詩，是因爲肚裏沒有，硬向外擠，當然比女人生孩子難了。」

全場男男女女聽了一齊大笑。等到大家笑定了，毛澤民說道：「我不懂得詩，不過，我讀了朱長官的詩，覺得與我家老大的詩不一個味道。」

陳潭秋說道：「朱紹良寫的是詩，你家老大寫的是鼓兒詞，此中區別很大。」

毛澤民說道：「現在不談詩了，就說眼前情況，徐先生看法怎麼樣？」

陳潭秋說道：「我們處境日益危險，過去因爲紅八團駐哈密，盛世才不敢背叛蘇聯，當然也就不敢對我們不利，目前蘇聯自顧不暇，盛世才決心叛蘇投向國民黨，我們本身就失去了保障。」

毛澤民頗爲黯然，一拳頭日聽了陳潭秋的話，無人敢接腔。

陳潭秋說道：「所以我們要針對目前環境擬定應變之方，如果我們兩人被捕，就由馬明方、張子意兩同志負責領導在新疆工作。」

「漢宮秋」的主旨及其他

林宗霖

昭君自沈，延壽伏誅

馬致遠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漢宮秋」（全名爲「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寓有高度的民族意識，是一齣不可多得的劇本，値得我們後人多多回味。

這一劇本表面上是描寫漢元帝與王昭君兩人別恨離愁的故事，而實際上其主旨在「昭君自沈」和「延壽伏誅」上面，表現了馬致遠的熱愛民族的思想及其痛恨漢奸的心理。

王昭君的故事，漢書匈奴傳說：「竟寧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二女……」

後漢書，南匈奴傳說：「昭君字嬙……呼韓邪來朝，帝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豐容盛飾，……帝見大驚，意欲留之……。」

西京雜記說：「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帝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宮人多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及去，視爲後宮第一，善應呼，舉止嫺雅。帝悔之……窮其事，畫工皆棄之……有毛延壽……等。」

但馬致遠筆下的劇情卻是：「王昭君不向毛延壽進行賄賂，不爲漢元帝案圖見幸之後，於宮中彈琵琶，美妙的樂音引動了元帝，相見之下，驚爲絕色，因而獲得寵愛，被封爲明妃。追究弊端，毛延壽畏罪逃往匈奴，挑撥兩國邦交，並畫了昭君的像，慫恿匈奴王呼韓邪累取作后。朝中文武爲了避免戰禍，主張送昭君和番。元帝左右爲難，昭君爲顧全大局，情願犧牲自己，毅然出塞。但到了塞外，不甘忍受屈辱，自投漢番交界的黑龍江中。呼韓邪感其義，葬之。知爲毛延壽所賣，便縛了毛延壽送漢。元帝夜憶昭君，醒來卻正聞孤雁掠長空而悲鳴，情調至爲淒楚。見毛延壽已被解回，便斬了他來祭奠王昭君。中外和好如初。」

這一劇本裏的故事與史事頗有出入，並不是說明馬致遠缺乏歷史的知識，實在是他有意這樣寫的。儘管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了漢人，但馬致遠卻瞧不起那種「番家無產業，弓矢是生涯」的統治者。他有極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不甘心一個漢族的女子去嫁以「射獵爲主，攻伐爲事」的匈奴王，所以馬致遠筆下的王昭君終究沉江而死。這樣的結局，正表現了他熱愛漢民族的思想。

此外，在劇本的第三折，昭君與元帝離別時，特將漢家衣服留下。在同折的結尾處，昭君於自沉之前，曾以酒向南澆奠，辭別漢家。舉凡這些細節，都充分說明了馬致遠的民族自尊心。

這一劇本的另一重要人物毛延壽，全劇由他開始，也由他結束。馬致遠對於這個漢奸人物的刻劃極爲成功，如第一折毛延壽上詩云：「大塊黃金任意撾，血海王條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錢財，死後那管人唾罵。」字數只有二十八個，卻充分表現出奸臣的口吻。

自古以來，大凡做漢奸的，不但爲本國所不容，且終被外族所唾棄，毛延壽也不例外。當昭君沉江以後，番王痛恨毛延壽，說：「似這等姦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

很顯然的，這是馬致遠的痛恨漢奸，藉着呼韓邪單于的口駡了出來。駡還不足解恨，所以毛延壽被送回漢朝斬首，作爲昭君的祭品。痛恨漢奸是民族意識的一種表現；所以「漢宮秋」一劇並非單純的戀愛故事，實寓有高度的民族意識。

獻身戲曲，至老不懈

漢宮秋以馬致遠一生從事戲曲的結晶，也是時代的產品。

馬致遠，字千里，號東籬，大都人。大約生於宋淳祐十年左右，生平亦不可詳考。爲元曲四大家之一。從他的散曲裏，我們知道一些他的身世與眞性情。大概他出身富貴之家，爲人很瀟洒，少年時很有才華，也頗迷戀於功名事業。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一二八五年）以後，他做過江浙省儒學提舉，可是爲人瀟洒又有抱負，所以難於在官場生活，不久，便離開仕途，轉向劇曲界，甘與「倡夫」爲伍，過「酒中仙」的生活，成爲嘯傲風月玩世不恭的名士，寫下許多受人歡迎的劇本以及傳誦人口的散曲。晚年爲黑暗時代所失望，因此隱居於山水之間，過着「剪裁冰雪，追陪風月」的閒適生活。他認爲這種生活與陶淵明所描寫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是一致的，爲了表示自慰，遂改號爲東籬。

底下幾段是他的自訴：

「空巖外，老了棟梁材。」（金字經）

「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不知？登樓意，恨無上天梯！」（同上）

「世事飽諳多，二十年漂泊生涯。天公放我平生假。剪裁冰雪，追陪風月，管領鶯花。」（靑杏子）

「當日事，到此豈堪誇。氣概自來詩酒客，風流平昔富豪家。兩鬢近生華。」（同上）

「半世逢場作戲，險些兒誤了終焉計。白髮勸東籬，西村最好幽棲，老正宜。……旁觀世態，靜掩柴扉。雖無諸葛臥龍岡，原有嚴陵釣魚磯。成趣

南園，對楊青山，遠門綠水。」（哨遍）

這些句子，畫出了他的性格、浪漫生活、閒適心境，使他在戲曲上得到最高的成就。他活到七十多歲，一直到死還是努力不懈地從事戲曲創作。任中敏所輯的東籬樂府，得小令百有四，套數十七，在前期的作家裏，他的作品算是留存得很豐富了。

元賈仲明曾作一首「凌波仙子」來讚譽他的成就：

「萬花叢裏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四方海內皆談羨。戰文場，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漢宮秋』、『青衫淚』、『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關老齊肩。」

描寫世相，揭示人生

一個人的寫作動機，與時代和環境關係很大。馬致遠所處的時代環境，正是蒙古人以強大的武力統治漢人的時期，漢人的精神心理與物質生活遭到空前的壓迫，而一向被視為上品的讀書人，其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連娼妓都不如。元朝把人民分為十等，後四等為「七匠、八娼、九儒、十丐」。這對四民之首的讀書人，面對着這樣的一個現實環境，他的精神心理當然遭受到重大的打擊。首先橫在他心中的，當然是漢民族的恥辱問題。「漢宮秋」便是在這種心情之下，他選擇了一段歷史材料寫成了感人至深、留傳不朽的作品。

馬致遠著有雜劇十三種，現存的有七種，除「漢宮秋」外，尚有：

㈠踏雪尋梅：寫盛唐詩人孟浩然雪中尋梅的故事。

㈡岳陽樓：全名為「呂洞賓三醉岳陽樓」，敍述呂洞賓在度脫郭馬兒、賀臘梅夫婦的經過。

㈢任風子：全名為「馬丹陽三度任風子」。記任屠從馬真人成道事。

㈣陳摶高臥：全名為「太華山陳摶高臥」。敍趙玄郎為平民時，曾於洛陽竹橋向高士陳摶問卦。摶謂他日必有人主之尊，後果然。玄郎遣使求之於西華山中，但摶無意功名，返山不出。

㈤薦福碑：全名為「半夜雷轟薦福碑」。敍張鎬多才藝能文章，因上京應考，中途困頓，天雨，詛咒龍神，後寄宿於僧寺，寺中有薦福碑，為顏真卿所書，寺僧許以拓之成帖，助其資斧，但夜間雷雨交加，碑碎，蓋雷神有以報應也。

㈥黃粱夢：此為馬致遠與李時中、花李郎諸人合作的劇本。

在這些作品裏，普遍的流露着讀書人的失意與憤慨，這不只是馬致遠個人的控訴，也是那時代讀書人一致的不平之鳴悲憤的結果，是他們的思想普遍的起了很大的轉變，走向神仙道化之路。這情形，在中國過去各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都有類似的表現。馬致遠所處的時代特盛。神仙劇在那時很風行，它企圖解脫現世的煩惱，以一種虛無縹渺的神仙境界，來安慰那時人們的苦悶心情，這是消極的一面；可是有時神仙劇中也有積極的一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世相，使人看了有所感悟。例如：

「黃粱夢」的題材源於唐人傳奇的「枕中記」。劇情是寫一個名叫呂岩的書生到長安應考，在旅舍中遇着神仙正陽子，給他一個枕頭睡了，便夢到了京師，棄文就武，做了兵馬大元帥，作贅高太尉，有十八年光景，生了一雙兒女，享盡人間富貴。後領兵征吳元濟敗陣回來，發現妻子與人通姦，他自己被皇帝拿住，發配沙門島，醒來原是一夢，而主人正在煮粱還沒有熟呢！這一故事的主旨在說明那些趨炎附勢的人，常常是沒有什麼好下場的——含有勸善的積極作用。

提高意境，擴大範圍

馬致遠不僅對雜劇有偉大的貢獻，而且在散曲方面有崇高的地位。

所謂「元曲」，就其廣義來說，包括了散曲和雜劇二者；就其狹義來說，則單指雜劇而言。明臧晉叔的「元曲選」，僅收雜劇而不及散曲，便是從狹義的觀點加以取捨的。元代作家，不僅創造了曲盡人情的雜劇，更寫下了清新美麗的散曲。在數百元曲作家之中，既長於雜劇，而又工於散曲者，為數不多，馬致遠便是這少數大作家中傑出的一位。

他在曲壇上的價值，是在擴大曲的範圍，提高曲的意境，以他那種特出的才情，瀟洒的氣概，表現於曲中者，眞是揮洒自如，機趣絕妙。他的長處，是能適應各種題材的特性，而表現各種不同的風格。他的作品，雖多為豪放之作，但也有極閒適恬靜的，也有極清麗細密的，因了他複雜的風格，更足表示他在曲壇的廣大。他在元代散曲的地位，正如李白之於唐詩，蘇軾之於宋詞，都是代表那一個時代的浪漫派的大詩人。

東籬樂府中的作品，無論小令套數，幾乎全是好的。說散曲至東籬意境始高，範圍始廣，實不是溢美之辭。最要緊的，是因了他的作品，提高了散曲的地位，繼着唐詩宋詞，而成當代詩壇的代表，說散曲是元代的新詩，意思就在這地方。茲錄數首，以供參考：

「西村日久人事少，一個新蟬噪。恰待葵花開，又早蜂兒鬧。高枕上夢隨蝶去了。」（清江引野興）

「酒旋沽，魚新買，滿眼雲山畫圖開，清風明月還詩債，本是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四塊玉恬退）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天淨沙秋思）

「夕陽下，酒旆閑，兩三航未曾着岸。落花水香茅舍晚，斷橋頭賣魚人散。」（壽陽曲遠浦帆歸）

「雲籠月，風弄鐵，兩股兒助人淒切，剔銀燈欲將心事寫，長吁氣一聲吹滅。」（同上）

「布衣中，問英雄，王圖霸業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宮，楸梧遠近千宮塚，一場惡夢。」（撥不斷）

有人說：雜劇家的馬致遠，尚有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鄭元祖諸大家與之相頡頏，散曲家的馬致遠，則冠冕羣倫，沒有人趕得上他；這話是很有見地的。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載：「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兩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羣英之上。」所以朱權曲品把馬致遠列為元曲之第一位。

抗戰武術談

重利益同族相殘　出怪招勝之不武

上文所述逃兵所打出的三手厲害功夫，已講解過兩手，現繼續講述他的第三手武功。這手功夫他用連環腳法左右開弓，是朝向對方下陰部位踢出的，這種腳法，踢出時如用右腳出，上身要微向左側；起左腳踢出，上身要微向右傾，出腳快捷，同時在收腿時更要快；此功夫是由「仙人摘桃」的招式改變而來的，但他不用手摘而改使腳踢，因此應稱為「仙人踢桃」才對；顧名思義，這手功夫是用手採摘桃子，其中含義相信讀者自會明白。

同憶當時我以旁觀者清的立場，看着逃兵使用此三手狠毒的功夫，連環交換迅捷打向我的同事，眞令我心驚膽震，代他捏一把汗；同時也引起了對逃兵的憤怒，故此我毫不猶疑的加入戰團，接上手立即用重力一掌，打得對方重重跌落地上，屁股着地，痛得他在地上不能站立起身，才算是解決了此次的打鬪。事後我將此三手功夫向同事們詳細講解，他們才知道厲害，痛定思痛，不覺連連頻呼：好險！好險！

此功夫的打法可用坐馬樁勢，出右手摘桃則將右腳跨上前面，如用左手則左腳在前，出手是用食指和中指由下向上勾；第二種手法可用前弓後箭馬步，左腳上前跨步，則用左手撥開對方的拳掌，然後立即出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從下向上勾；右腳跨步上前，同樣先用右手撥開對方的拳掌，即伸左手指由下向上勾。此兩種打法，不論左上右上出手和步法是相同的。現在我雖將此功夫詳加解說，但望讀者祇要明瞭，武術中有此下三流的功夫，絕對不可學習來使用，這是一手極下流的招式，是武林正義人士所鄙視不肯習用的，在比武較量，如有某方用此手法得到取勝，但他勝得一點也不光榮，反而為同道中人所鄙視，並受到鄰里朋輩的恥笑和輕視。吾鄉曾發生一件同族兄弟打鬪事件，現將眞相記述，可使喜愛練武術的人們，知道在武術中也具有正派功夫及下流功夫之分，學習武術要慎重品格的選擇。吾鄉有某姓大族，祖宗遺下產業豐富，該族原本有四兄弟，第二、第三房人丁少，並逐漸沒落，大房和四房卻人丁財旺，難免倚勢逞強，把第二及三房不放在眼內。他們兩房為着爭奪祠會祭產權，已反面不顧手足之情，經族長們的幾次會議中，都不能調解雙方的固執意見，在此情形之下，唯一的途徑祇有使用武力才能解決糾紛，結果有一天，兩房聚集全體好鬪份子，至親如同仇敵，各不相讓，打鬪一觸即發。當時的情況，大房人多勢衆，四房比較單弱，但大房既然首先發動而來，四房也祇得勉強應戰，這種骨肉相殘的打鬪，當時是見笑於鄉黨的，就是過後的年月，他們的子孫也不會忘記，覺得是上輩的野蠻行為，累及下代。然而當時的鄉下人眼光短淺，不明大體，利益所在就不顧親情，他們眼裏除開金錢是沒有人情的。這種在自己祖祠內兄弟叔姪互相打鬪之事是非常少見的，可是竟然出現在吾鄉鄉間。

該族大房有位強人，有很好的武術根基，但他的品德較差，平日倚仗父兄之勢，在鄉族之間橫行霸道，無所不為。四房有位好吃懶做的青年，也練過武術，祇可惜練的武術，並不正派。那天兩房發生集體打鬪，湊巧大房的強人和四房的青年打對手；平時強人根本就瞧不起此不務正業的青年的，一碰頭先露出輕視之態，滿以為自己一出手就可將對方打敗，何用多費手腳。可是世事是大多不由人計算的，你越是認為有把握的事，偏偏會生出節枝來。當時雙方一經交手，強人搶先出手，竟用二龍搶珠手法，食指和中指直插對方眼睛；一開始就充份顯露出強人的心狠手辣，這手陰毒功夫很少有人一上手就用的。再看此浪蕩青年，平日雖是懶散無勁，此時竟毫無畏懼，而且很謹慎的應戰接招，他見對方來勢凶猛，不敢怠慢，即將左腳向前跨步，左手用力一撥將強人的二龍搶珠手撥開，同時立即出右手，使用的就是這手「仙人摘桃」絕招；他一下竟然得手，摘住雙桃再不放手，他一出手就達到了目的，這是大房的強人所料想不到的。兩房集體打鬪中，雙方均選出了十幾位打手，但他兩人是比較特出的一對，不但年富力強，而且均有武功根基，論功力青年是稍遜強人一籌的，不料一上手強人卻給他制住，並且制得相當缺德。這完全是強人存了輕敵之心之故，上場第一回合，就被對方牢牢的制住。雖然如此，強人還是不服氣，他一面用左手握住對方摘桃的右手腕，一面出右拳重力向青年頭上打去，他想一拳擊暈對方，使他無力再緊握自己，當然會放開手了，可是青年也並非弱者，急切中將頭向右邊一側，閃避開他打來的拳頭，同時左腳向後退半部，立即改用騎馬樁步法，如此一來，青年的方位改變為側相對，二人成了丁字型，青年變成長拳手法，強人卻不容易順利打到對方。此時青年右手握住雙桃用力一扯，當場痛得強人忍受不住，祇見他全身發抖，冷汗直標，整個人完全軟疲了，那裏還有力量出手再打人呢，兩人糾纏在一起，好似一隻大黃牛穿上了鼻環，牽牛者走一步，黃牛祇好跟着跨一步，毫無反抗的能力了！大房的兄弟們看見強人的狼狽情形，即想上來幫手圍攻，但強人已嘗到了扯痛的滋味，即忙搖手示意他們不要來幫手打，唯恐青年再施毒手，那他就會沒命了！在相持不下中，為了解救強人，祇好請出兩房長輩講和，大房保證以後不再復仇打架，一切均依四房條件，至此才鬆手放人。這場打鬪強人驕傲輕敵，誰知一上場就被對方制服，使他無法一展身手，這是他平日為人又惡又狠的報應，然四房如不採用此下着，也不是他的對手，那時也就敗得可慘，雖然如此，這場集體打鬪還是打得精疲力倦，所有參加者，有的頭破血流，有的身受重傷，躺在地上呻吟哼叫，眞是何苦由來。

張仲仁

分析當前國事　敬告海外僑胞

我是一個從事商業的香港僑民，身雖棲遲海外，內心永遠不能忘懷自己的國家，更關心自己的民族。希望國內外的同胞，與世界人類過着平等、自由、溫飽的生活，達到做人的起碼要求。

我們的國家自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後，由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分割爲兩個政府，由於兩個政府政制不同，造成了海外僑胞失途迷惘，不知何所適從。

先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概況：今天大陸同胞的疾苦，處於空前艱危。執政的黨名爲共產，凡產必共，本無可厚非，錢財不過身外物，人民祇求安居樂業，養妻活兒，但求溫飽，財多何用？唯共完產後既共人、又共命，更將社會劃爲階級，不斷殘殺、不斷鬬爭，互相嫉妒、互相仇視，太可悲了！

由於人身被共，失去自由，生命朝不保夕，今天在共產黨統治下，工業落後，農業失收，人民長在饑寒交迫中，過了二十五年暗無天日的生活，長期靠海外僑胞寄郵包，滙款及一擔擔、一袋一袋的食物及故衣挑回鄉間以接濟親人。

僑胞回鄉，多爲婦女老人，年青人幾視羅湖橋爲畏途，原因是恐怕回去不能返港。當一個僑胞入深圳，即要受到意想不到的嚴厲審查，問到祖宗三代。回到鄉間，更要親身到當地的公安局或派出所重複訊問一次，如果所說口供不符，你想回僑居地就成爲幻想。

爲了自由，爲了溫飽，中年以上的人，除灰心冷意，聽天由命外；年青男女，則天天找尋機會，冒死逃亡。失敗的固要受到無限期的坐牢及殘酷鬬爭，最不幸的就成了暴屍荒山，浮屍碧海，從此與父母妻兒的永別，設身處地，將何以堪？他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而出生，飲共產黨的奶水而長大，爲什麼仍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生存，那種悲慘凄涼，概可想見了！

有些海外僑胞，未曾身歷其境，人云亦云，聽信中共宣傳，妄說：「大陸人民雖苦，但是國家富強，現在有了原子彈，外國人也畏懼他們幾分」。眞是自欺欺人之語。國家是由人民組成，政府是靠人民來擁護，納糧賦稅，以養政府的官員，如果人民痛苦，怎可稱爲強國呢？人民離心，那有國家呢？有了原子彈就是「強國」，有些手持武器去搶劫途人，莫非可稱爲「強人」嗎？今天的原子彈也不是什麼秘密武器，如果將全國人民勒實肚皮，祇要核子，不要褲子，任由人民饑餓來製造原子武器，這樣的政府，實在不敢恭維，而且有了原子彈也有什麼用處呢？莫非毛澤東敢把原子彈投向蘇聯或美國麼？

至於所謂地球上多數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一節，並不得什麼強大與榮幸，國家也好，個人也好，朋友固然不怕多，但交上你虞我詐的朋友，有不如無，試問今天與中共建交的國家，有幾個是誠心誠意的呢？除了貪圖中共的饑餓輸出外，就是互派間諜，互相顛覆，互探內情，如此外交，不知有何用處？一個政黨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對自己的人民，固應愛護，對建國有功勞、有深遠歷史的袍澤，更應該珍惜其尊嚴，而不能今天利用，明天打入十八層地獄，如當年的彭大將軍、少奇同志、林彪副帥，落得如此下場，人民設身其境，更不堪設想，二十五年來，不斷運動，每一運動，均有千萬人頭落地，大陸同胞的生命試問有何保障呢？勞改場中成了暗無天日的生活，其中悲慘更非局外人所知，連天眞無邪的男女青年，也不管他的志願如何，一律驅落農村插根落戶，年紀幼小，本該尙要父母維持，怎能有力去揹鋤犁耕田呢？

總之如果稱爲一個政府或者一個領袖，應該要先天下之憂而憂，樂天下之樂而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以仁政施於民，關心民生疾苦，才是一個政府；否則對外任何強大，任何欺騙宣傳，遲早終是崩潰的。

回顧中華民國台灣省，全省面積祇得廣東一省六份之一，居住了一千五百萬的同胞，中央全屬崇山峻嶺，

四面環海，耕地面積少之又少，終年既受風災，也受潦淹，以自然環境言，眞是惡劣到不堪想像。但在仁慈的政府領導下，蔣總統修身限潔，明德親民，施行仁政，萬眾歸心。二十五年來，把台灣建設成爲一個美麗的寶島，農業年年增產，糧食及畜牧足夠全省同胞飽食而有餘，工業突飛猛進，教育普及，科技追上世界先進國家水平，經濟增長，幾爲遠東的模範，民康物阜，治安良好，路不拾遺，無失業、無乞兒，這是任何國家不能追及的社會秩序。仁暴的殊途，善惡的區別，民心的背向擺在中國當前兩個政府之間，身居海外之僑胞，稍爲以虛心理智的心情，用拭目遠瞻實際情況，就可以判別出誰是愛民愛國，誰是殘民禍國，當可選擇「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的眞理了！

（梁莊、袁暘照）

讀者憑書仔照片 替老萬一家看相

人傑先生：

日前接到贈書，如獲異寶，此書使我對相學大有裨益，閱後知各親友多以善言安慰閣下，毋庸傷心，死生有命，此乃千篇一律，以閣下之心情，僅有獨子一人，天何不假年，令他夭折，心中憤憤不平，弟亦要安慰，其中有至理存焉，勿以閒言視之。

弟研究相學，如孫總理所云：積四十年之經驗，洵非虛語。今畧爲閣下詳言之，寶書之第一篇，刋載郎君之玉照可以見之神異賦云：「眉清目秀，定爲聰俊之兒。」誠然，他少時讀書聰明非常大，有聞一知十，一目十行，成績冠於儕輩，考試名列前矛，永無肥佬出現。但細加端詳，方知他相貫犯相理之大忌。何也？相書云：「芙蓉如面柳如眉，男子早爲泉下客。」

又云：「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又云：「老年不欲似年少，後生還須帶老成。」此六句爲相人之要訣，亦可爲少年亡者寫照。何也？凡相貌似芙蓉花之美，人見人愛者，眉似柳葉之形狀，兼之兩目無神者，早落黃泉下之人也。又如老年人面貌生得嫩滑者，空勞一世。少年人生得靑靚白淨者，無病猶可，一旦有病，必爲病魔所蹋倒，可無疑矣。

弟從事教育數十年，所見學生之相，生成如花之美者，多夭折。蒲柳之姿，經霜則凋。松柏之質，遇雪猶榮。閣下明達之士，觀此亦可憬然悟矣。

所以弟開宗明義第一章，以相理來安慰閣下，即此意也。然則相以何者爲出類拔萃？神異賦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人物巉岩，海底有明珠之聚。」如漢高祖隆準斗胸，爲帝皇之相；班超虎頭燕頷，萬里封侯之相，此異相也。閣下如不嫌譖贊，弟試將寶書所攝影家庭樂之相，畧爲談談。

閣下之相，生成國字之面，五官俱大，何爲五官？眉爲保壽官，長而過目，兄弟必眾多；眼爲監察官，藏神而不露，此乃一世行運，從無失業。鼻爲審辨官，長直貫印堂而有氣勢，彷彿蔣總統之鼻，獨惜中正部位低陷有金鷄將印（額頭有毛尖向下）威脅印堂，主無父業享受，赤手空拳出來創世界。

二十五歲之年行中正部位，破財驚險。山根低陷，四十一歲破財。蔣總統之鼻直貫印堂，中正部位無低陷，故能蟬聯五屆總統而不衰，非無故也。

耳爲採聽官，輪廓分明，可耳低低過眉，少年運程未爲十分得志，雖有拳頭擘破石之勇，難免鐵網罩英雄之厄。

若耳高過眉，必爲政界之紅員也。三十五至四十行眼運如倒啖甘蔗，漸入佳境。四十一至五十行正顴鼻，名成利就，不復吳下阿蒙矣。如梁醒波云：成個嘞㖞。口爲出納官，大而有稜，衣食丰隆，晚運尤勝，此相壽元可達八九十過外。全相之佳處，勝在奸門飽滿，得內助之賢。因奸門爲妻妾宮故也。

今日閣下撈得風生水起，盤滿砵滿，皆藉內助之福。因萬太之相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且鼻正而齊，婦人鼻爲夫星，有此佳鼻，必能助理丈夫之業務發展，所謂賢妻良母，知慳識儉，賢良淑德之格。萬太太當之而無愧矣。獨惜未能得研究閣下之掌爲憾。

談相至此，暫且拖住，下期我再告訴你一個人命名與能否發達，很有關係。

弟陳幹卿上

商台諦老萬 讀者抱不平

編輯先生：

閱三四五期「萬人雜誌」萬人意見欄，知有商台三二小鼠，利用崗位，譏諷萬人傑先生私人，心中十分不平，因此想起月前某報副刊上，有一個惘洋洋作思春狀的女作者，也用優生爲題，影射譏笑萬先生，我眞不明白此等人的道德修養何在。站在什麼立場，目的是什麼。是爲自己出風頭，還是有奶便是娘？是否江郎才盡，抑係得意忘形？警告小鼠八婆，人們眼睛雪亮，是非曲直，人心自知。

九倉散工（六月八日）

莊子老子調了位 李文浩忙中有錯

編輯先生：

三三七期拙文「天理不可違」中之莊子「無爲」論，查應爲「老子」，「無爲」語出「道德經」第三章，曰：「爲無爲，則無不治。」鄙人文疏學淺，行文每每快如閃電，因功課繁忙也。

「莊」「老」對調，實大錯特錯，至感遺憾，希編輯先生代爲更正，免貽笑大方，感激不盡。

後學李文浩謹上（五月卅日）

萬人協會 金城旅運社 聯合舉辦旅遊團

本會爲了方便會員旅遊渡假起見，決定與本港聲譽卓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經常性世界各地旅遊服務，由於本會旨在專誠爲會員服務，且「金城旅運社」亦保證大力支持，故收費較一般旅遊團低，且遊覽時間短。同時爲了擴大我們的旅遊隊伍，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今經雙方決定，先行舉辦暑假遊覽團。

㈠台灣六天遊覽團。

(甲)行程：

第一天：香港——台北，乘豪華噴射客機飛抵松山機場，夜宿於汎亞大飯店或中國大飯店。

第二天：台北——蘇花公路——花蓮，參觀大理石工廠，觀賞歌舞表演，夜宿亞士都大飯店。

第三天：花蓮——橫貫公路——梨山——台中，夜宿國寶大飯店。

第四天：台中——日月潭，夜宿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五天：日月潭——台北，參觀故宮博物館。

第六天：台北——香港。

(乙)費用：每位港幣九百八十元。

(丙)出發日期八月十七日。

(丁)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截止。

㈡曼谷四天遊覽團。

(甲)行程：

第一天：香港——曼谷，由金城旅運公司派專員負責導遊。

第二天：曼谷——佛統——玫瑰花園，七彩繽紛之玫瑰花園內有游泳池、保齡球場、划艇等設備，可盡情享用，繼遊泰國村，欣賞多采多姿之泰國舞蹈、劍擊、鬬鷄及和尙出家等儀式。

第三天：曼谷——水上市場——曼谷皇宮——寺院，遊覽巍峩壯麗之皇宮，參觀泰國國寶玉佛寺，及五噸半重金佛、蛇園。

第四天：曼谷——香港。

(乙)費用：每位港幣九百九十五元。

(丙)出發日期：八月十一日。

(丁)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七月二十七日截止。

㈢報名處：金城旅運社。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67—71號萬宜大厦一〇三三室；電話：H二二八八一四 二二八八七五

九龍：漢口道何鴻卿大厦二二一室 電話：K六七〇二壹一 六六八六九五

萬人協會夏日暢遊團

㈠日　　期：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七日。

㈡出發時間：正午十二時十五分在香港灣仔碼頭西翼集合，準十二時三十分登專船啓航，七時回航。

㈢目 的 地：梅窩銀礦灣、貝澳、長沙等地。

㈣節　　目：①學術講座——敬請萬人傑、岳騫兩位先生主講，利用啓航與回航時間進行，講座內容由學術部決定。

②海浴——在銀礦灣稍作停留後，登車前往貝澳，以便會友海浴。

③集體遊戲，利用貝澳美麗沙灘進行，由康樂部負責安排。

④遊覽名勝——前往長沙遊覽各名勝古廟。

⑤聚餐——遊畢集中貝澳聚餐。

㈤費　　用：每位收費二十元，包括專船費用、車費、聚餐費及攝影費等。

㈥參加辦法：凡萬人協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均可參加，並歡迎携眷參加。

㈦購券地點：①萬人協會——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

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③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B。

㈧截止購券日期：七月五日。

汚糟辣撻下流賤格 竟爾變成自己的譏話

萬先生：

上週看到「萬人雜誌」，及星島晚報「牛馬集」，才知讀者「一兵」報導：商業電台於五月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播出十八樓C座的諷刺劇「悼亡文章」內容有嘲笑、諷刺、影射萬先生遭遇的事情，使我心頭十分不安。當時怒火三千，五中俱焚。他們簡直毫無人性及道德，眞是豈有此理！

想當年，大丈夫日記主持人林彬先生遇害後，他們同事爲死者忿怒大駡「汚糟辦撻、下流賤格」，全港正義人士同情而支持，想不到事隔多年，他們竟忘得一乾二凈，還出賣正義，變爲邪惡，自己更變得「汚糟辣撻、下流賤格」。

我想，人是有人性的，或者胡某等受人利誘威迫，或職責上飯碗上有問題而不得已，或他們思想低能，才會做出來，但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事情，稍有人性的決不願做，何況他們曾經駡過人「汚糟辣撻、下流賤格」，他們做出來對己無益，對人有害

，更對電台本身名譽有損，自己人格更受社會人士批評。

何況萬先生的不幸遭遇，痛在心頭，用自己文章安慰自己，安慰泉下的亡兒，萬先生按住心頭的痛苦，做出有意義的事情——籌募助學基金，幸得到社會人士的同情與支持，得到可觀的成績。

萬先生的文字與作風，一切都表現善意，無數社會人士非常欽佩。尤其是目前物價高漲，米價漲得驚人，萬先生顯出大無畏精神和勇氣，揭穿其中秘密，使社會人士明白米價高漲的原因，使米價不會再高漲，此也是萬先生的善意傑作，對社會有莫大貢獻。商業電台胡某何以把「悼亡文章」嘲笑、諷刺、影射萬先生的遭遇，如此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是何居心？對你們有何益處？

萬先生是我敬愛的人，我心中非常忿怒，不得不寫出衷心的話。

你的長期讀者丘八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九）

本月二十日下午七時三十分本會假座九龍彌敦道旺角醉瓊樓二樓召開執委擴大會議。

會中首先由萬會長簡單地報告上月中旬赴台聯繫今年雙十國慶回國觀光事宜，由於今年回國參加慶典人數非常多，所有旅店早已給人訂滿，因此只好委托熟悉的「金城」旅遊社代爲辦理，這次行程十四天除參加國慶大典外是旅遊寶島所有名勝古蹟，全部費用每位收取一千四百五十元並定由七月一日開始接受報名，八月十五日截止，歡迎全體會員與熱愛萬人雜誌讀者携眷參加。由於萬會長對於這次雙十回國觀光團工作非常重視，所以相信今年參加人數必定更爲踴躍，更熱鬧了。

接着會憲光副會長再次強調加強與各會員聯繫，更深入了解各會員在工作上，生活上存在問題與徵求各會員對目前會務工作的意見，分配各區代表着手籌劃舉行各區會員座談會議。到時萬會長也決定抽空親自到各分區座談會與各會員見面，傾聽各會員意見。

會務主任洪益林宣佈康樂部決定組織夏日暢遊團並定於七月七日（星期天）旅遊梅窩銀礦灣、貝澳、長沙等夏遊勝地。同時學術部利用來回航行時間請得萬人傑與岳騫兩位先生講解，內容待學術部決定。費用每位二十元（包括車船費、聚餐與攝影費等）凡萬人協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均歡迎携眷參加，購券地點：

㈠萬人協會：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

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㈢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百號B。

截止購券日期七月五日。

最後本會在四月二十四日執委擴大會議根據各會員分佈港九各角落，而對於每月五元會費繳交甚感不便，除花費往返車費外更浪費了寶貴時間，有顧及此會議決定採取一次過繳費辦法，即一次繳交五年會費即三百元，成爲永久會員以後無需按月繳費，但對一些就近一次過繳費有困難的會員仍可照舊按月繳交會費的辦法。

這一決定得到各執委與會員熱烈歡迎，日前已繳費作爲永久會員的名單如下：

萬人傑、會憲光、洪益林、梁伯中、葉俊文、陳挺拔、岑嘯雷、何海根、袁藻發、吳少雄、林子材、余健範、薛鍵沅、廖柱天、黃同化、何錦萍、賴先鈿。

（秘書處供稿）

鳴謝啓事

在本刊連載多時「抗戰武術談」作者張仲仁醫師，允文允武、更是一位中醫針灸能手，張醫生醫學精湛，經驗豐富。余過去因作超體力勞動，以致壓傷腰脊骨，纏綿十餘年，經張醫師廿多天醫治下，回復健康，惟念無以爲報，故以片言登報，聊表寸心謝意

孫一專敬謝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六日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萬人傑先生：

「永不死亡的愛」一書經妥收，謝謝，閱「牛馬集」一欄，得悉你因一段對話而對贈書做法有所懷疑。其實凡事沒有絕對的，當然有人因這是免費而取閱或多取幾本；但只要一件事能影响一些人，甚至只是一個都可說是成功的。當初，若每人只限取一本，情形或會不同。不過這些倒已過去，萬先生不必再計較。

萬先生著書目的是為紀念愛兒辦助學基金，目前我仍是求學時期，能力有限，現付十元，微不足道，希望能積少成多，以後能力足夠的話，還會繼續的。最後，請你在星晚專欄告訴我，令郎葬在何處，若你不[illegible]話，則不要勉強。

李小蓮

人傑兄：

拜讀「永不死亡的愛」一書，對孝昌世姪英年早逝，殊深痛惜。萬望達人知命，曠達為懷。

人傑兄以推愛及人之精神，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以資助大學之好學生，自當支持，以勸善舉。特附上支票一百元，區區棉力，聊表寸心。

弟陳世愷謹啓

萬先生大鑒：

讀畢惠寄之「永不死亡的愛」，不禁洒下同情之淚。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本人萬分支持，惟經濟能力所限，捐較大數目之欵沒有能，但覺得太少又不成體統，故遲遲未付諸行動。讀萬人雜誌，始知區區小數，亦不止我一人，現隨函附上港幣十元，聊表心意，敬希接納。

一青年讀者敬上

萬人傑先生：

謝謝你寄來的小冊子，我們一家人都感染了你的哀痛，三番四次地停下來，不能繼續看下去。希望你和家人節哀，並祝你早日完成你的心願。現附上支票一張，請代捐入助學基金。

你的忠實的讀者謹上

萬人傑先生：

拜讀你的著作「永不死亡的愛」，深受感動。我沒有什麼有說服力的[illegible]樓頭盛宴，歐樂春臺，[illegible]望你能化悲憤為力量。

[illegible]約「助學基金」壇[illegible]子功，我認為入酒盃，[illegible]元首夫人，墳土未乾，力頗低，但願[illegible]財。懂，對長官不知尊敬，水門小[illegible]一點力量。並望你能會[illegible]中國子女，送去美國，接受野[illegible]的來信，以收集腋成裘之效。[illegible]國，洋氣滿身，相貌不殊，思想[illegible]頭腦之中，不忠不孝不節不義[illegible]

一讀者上

萬人傑先生：

安慰的話我不會說，我會說的下萬讀者都給你說過。事既至此，除歸於天意和命運外，更有何言？尚望先生及尊夫人萬事看開，多多保重。

謹付上港幣二百元支票一張，作「紀念陳孝昌助學金」之用，但願此基金能在先生支持及努力之下，有美滿的成績。

讀者麥張惠群上

萬人傑先生：

收到你寄來的「永不死亡的愛」，本人很願出點力支持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現時我只可資助港幣二百元正，因要預備些錢作快出生嬰兒之用，希望你這次籌募成功，並祝萬先生及夫人健康！

陳霍寶玲敬上

萬人傑先生：

近數月來，本人在「牛馬集」和「萬人雜誌」裏，看到令郎不幸的消息，心情為沉重。今後尚望先生與夫人達觀，珍重身體。現寄上澳幣一元，煩請惠我「永不死亡的愛」，感激不盡。

澳洲長期讀友李平手上

萬人傑先生：

蒙惠復函，曷勝榮幸。藉知閣下正在奔走籌辦助學金事，竊以為閣下若在牛馬集，稍為示意，開始徵求贊助，定卜港九居民，數以萬計之擁戴閣下者，自然紛紛响應。所謂得道者多助，自能水到渠成的了。

弟雖年近八十，仍望有日得親聆教，稍表傾慕之熱忱。

弟林復生上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捐欵踴躍增二千餘
愛心來自海外遠方

[illegible]	五百元
[illegible]（美國[illegible]）	二百元
[illegible]	二百元
柳以青先生	一百元
兆　華先生	一百元
緒　彬先生（美國）	一百元
唐海軒先生	一百元
何沛光先生	一百元
黃復仇先生	一百元
區亦華女士	一百元
林　琼女士	一百元
Mr. Lam Cheong-Hung	八十元
方展嫻小姐（台北）	五十元
曾麗中小姐	五十元
鄭秀堂先生	五十元
譚　昇先生	五十元
羅占良先生	五十元
Mr. Y. C. To	五十元
流浪書生先生	五十元
無名氏	四十元
趙德活先生	三十元
陸靄賢先生（澳門）	二十元

小結：二千二百二十元

連前共五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元四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算在內）。

詩詞二壇

壇主董力行

甲寅初夏閒園續唱

一覽樓主

飄然無累挾飛仙　不種紅嬌種白蓮
去國空懸劉季劍　賞音誰識伯牙絃
閒園歲月詩如海　樽酒乾坤氣接天
末世知交三兩友　青山青史記年年

前題

荆廬主人

一自瑤臺別眾仙　君身疑是李青蓮
薜蘿荐袂嬌環佩　松壑鳴濤陋管絃
千丈豪情吞北海　半生傲骨鎮南天
靜觀九字將回曉　數合興王五百年

前題

一壺生

又是詩仙又洒仙　稜稜風骨[illegible]
狂揮醉墨驚神鬼　閒倚[illegible]。
散髮猶懸三尺劍　[illegible]補半邊天
乾坤已合興[illegible]　聖道龍蛇鵠舜年

長也決定抽空親自到各分……與各會員見面

三位詩人，閒園續唱詩，格調之高，不同凡響，楊海天「閒園歲月詩如海，樽酒乾坤氣接天」，郭國彥「靜觀九字將回曉，數合興王五百年」，一壺生「散髮猶懸三尺劍，壯心欲補半邊天」，才氣縱橫，袁枚、王漁洋、錢謙益之一流也，壇主評。

次杜韻秋興八首

澳洲雪梨　蘇伯楷

㈠凝寒天氣抹秋林，黃葉西風霜露森；別緒時牽羈客夢，離愁乍起道山陰；途窮未忍拋親友，老至猶存報國心；孤館夜涼眠不得，月明村犬吠清砧。

㈡西山落日夕陽斜，向晚郊林景物華；去國投荒成一笑，浮家踏海泛仙槎；閒行階下看秋月，獨坐燈前聽塞笳；淚裏含愁留異域，故園何日賞黃花。

㈢獨坐灘頭望落暉，金波萬頃夕陽微；歸帆片片雲霞影，倦鳥雙雙遠近風；家國長辭無意緒，他鄉久住寸心違；三年未踏重陽路，空望龍山霜雪肥。

㈣燈花落盡夜敲棋，壹子輸贏未足悲；百計持危杼策日，千方挽救獻謀時；是非論斷偏安局，勝負操之兵法馳；羽扇綸巾扶漢室，璠璵王佐後人思。

㈤雲霞四面水圍山，依岸樓臺倒映間！午夜憑欄看海景，燈前倚枕憶鄉關；卅年去國成孤客，萬里拋家盡苦顏；樓上管絃深夜月，幾回愁緒[illegible]山班。

㈥幽居城外近江[illegible]……霜[illegible]

余過去因[illegible]……骨，[illegible]逸趣寄他州。……其中；

㈧當年愛國屈原志，萬里悲秋宋玉風，隔海神交酬唱樂，詩邦欬吐燭天紅，孔門盛事言商賜，歷代推尊座上翁。太平洋海島逶迤，秋盡江南積翠陂；水面微風魚吸浪，林前細雨鳥爭枝；老來慕道神猶旺，此日讀書志不移；三載未窺松菊經，專心研究萬韓垂。

伯楷先生，拙著明日黃花錄，已於前日寄上，敬希查收，力行附語。

詠海倫故事有序

丁亦盦

希臘海倫故事（Helen of Troy），流傳千載。詳荷馬睯威吉爾史詩。往日清華大學吳雨僧教授曾據以撰「海倫曲」五言長詩。余近睹「木馬屠城」影片，述此故事。爰成七律，歎古今中外之同以殺伐求解紛爭也！

傳聞麗質艷無前，嬪彼名王兩有緣。別戀淫奔羞故劍，偷安悖德樂新駢。邦交兒戲雲遮月，戰鬬人狂血映天。木馬屠城收覆水，寃軀百萬為誰捐？

丁先生精曉英文，對國學研究亦深，可謂「中西並通，土洋兼備」者矣，壇主。

香江竹枝詞（續前）

劍琴樓主

㉚九龍城外一公園，殘娍河山尚有痕；萬古君臣尚渡假，空留片石繫黃魂！

㉛香江合是美人窩，后座爭登鬬綺羅；且看臺前還幕後，淚容暗比笑容多！

㉜誰信生涯到處佳？居夷安命藉皇牌；靈符一道人人識，熟性能教萬事諧。

㉝處處長龍一一來，輪籌繳欵待門開；光陰虛擲非無價，練得君心百忍回！

㉞泊位車爭一著先，伺機道左幾盤旋？提防過秒牌抄去，又破慳囊數十圓！

㉟每逢佳節少喧囂，亂後菠蘿出此招；怪底城中多魍魎，原來爆竹不能燒！

㊱市聲鬧處已紛紛，更有喧嘩遠近聞；入夜翻疑千戶曉，四圍麻雀噪成群！

㊲繁多節目列中西，黑白還兼七彩齊；戲院業寧千丈落？任教電視眾成迷。

㊳新潮電影起頹波！十九非宜細佬哥；爭取票房高紀錄，誇張暴力色情多！

㊴一城滿佈鱷魚潭，洒綠燈紅混女男；誰信火山多孝子？淵源罪惡此中探！

董力行曰：劍琴樓主之竹枝詞，對香港社會，觀察入微，語重心長。信為佳構。

晚晴閒眺

甘泉

雨過柴扉半掩開　目窮阡陌綠如苔
山前流水分南北　壠上行人自去來
出廐牛羊相逐鹿　投林鴉雀慢飛廻
餘霞散彩斜陽晚　閒踱烟村一杖陪

夜過青山灣

甘泉

山色凄迷遠　銀光被大空
烟籠村樹外　月掛斗牛中
海面清波綠　灘頭漁火紅
歸人饒雅興　淑景入詩筒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漫遊紅樓

孫濤

偷閒半日到青山，漫步紅樓往復還，
古洞幽林迷曲徑，新橋垂柳釣深灣，
勒碑浩氣沖天上，塑像光輝耀(人)間，
革命宗師曾住此，登臨勝境笑開顏。

孫先生詩，平仄音韻均好，對仗亦工，新文學家無法寫詩，新詩家望塵莫及，全首五十六字只錯一個，第六句(人)字是平聲，不能用，因上句天字亦平聲也，人字換為(宇)或(世)字均為仄聲，符合規律矣。如孫先生有其他比較更好者，可以函知，壇主。

前題

孫濤

漫步紅樓往復還，幽林古屋倚青山，
從前史迹君知否？國父曾經住此間。

甲寅正月九日應東莞上沙鄉孫梁慶燈聯歡宴會卽事

孫濤

叨蒙末座應邀來，嘉寶樓頭盛宴開，
老少聯歡娛晚會，孫梁暢叙樂春臺，
花燈結綵輝銀樹，柏釀浮香入酒盃，
深慶得人猷大展，聚沙成塔旺丁財。

孫梁宴會之詩，是為佳作，「老少聯歡娛晚會，孫梁暢叙樂春臺」，對仗極好，「老少」對「孫梁」，詩學不深者，不知如此作對，蓋對句宜遠不宜近也，晚對春，結綵對浮香，酒盃對銀樹。均好，白話詩人，大可學習，壇主評。

春節登慈雲山

林參天

舜日堯天難復尋，白雲遙望淚涔涔，
漂零大樹悲風暴，破碎神州苦水深，
戚友親朋遭殺戮，田園廬墓被(佔)侵，
兇狼殘暴能長久，玉兔也應向北沉，

林先生第六句(佔)字，是仄聲也是不能用，全首五十六字，只錯一個，應換平聲之字，如果不換，讀之其音不順，感到阻口，中國文字，每字均有音韻，世界任何文字，無法相比，音韻學，佔文學重要地位，五四運動時，將之廢棄打倒，最近五十年來，所謂新文學家，寫出文章，完全不曉音韻。北方土語，「狗屎沾稻草」，分不清首尾，又曰，「王大娘裹腳布」，又臭又長，廢話冗辭，簡直不知所云。此類文字，不適合史書之用，後人不會保留。用字太多。不合體裁。實亦無法保留。

民國六十年來，政治人物，不知注意文學，認為文學與政治無關，殊不知文學能影響人之思想，思想又能影響政權。黨團中人，文學不高，則人物平凡。思想不純，容易變為小人。忠義之士，不會產生，外人亦無法加入。結果滿朝宵小，缺乏正人君子，奪位爭權，互相革命，你革來，我革去，天下大亂，政權亦隨之崩潰矣。昔人云：「文運不張，國乃滅亡」，即是此理。

民眾思想為政權之基礎，思想由文學陶冶而來。思想不純。政權不固。聖人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如用一羣洋學生，糊裏糊塗，讀書外國，回來做大官，則政權必垮。因外國書文中，除聖經之外，極少「忠」「孝」「節」「義」之理論，洋人思想，與天朝禮義之邦不同，以美國論之，忠字不甚重視，孝字則談不到，父母年老，送入養老院矣。節字則更笑話，元首夫人，墳土未乾，即行改嫁。義字則不懂，對長官不知尊敬，水門小事，舉國騷然。

中國子女，送去美國，接受野蠻教育，畢業回國，洋氣滿身，相貌不殊，思想改變，博士文憑到手，頭腦之中，不忠不孝不節不義。其唯一特點，對老婆極其恭順。美國因立國之初，世界移民，男人多而女人少，物以稀為貴，當時娶到老婆，如獲至寶，家庭之中，女人權威第一。心理演變，由愛轉怕。中國留學青年，遭受感染，故留學生洋博士個個沾染惡習，大多懼怕老婆，毫無出息。

鄙人為官，秘察部屬，凡怕老婆，概不重用。以其勇氣缺乏也。萬不可帶兵打仗，調充副官參謀閑職，其理由，既怕老婆，必怕敵人。敵人與老婆，性質雖為不同，然怕之心理則一也。軍中所得經驗，凡是敢打老婆者，其人作戰必勇，每能克敵致勝。人無勇氣，百事難成。而勇氣之消磨，老婆最甚。

中國傳統學問，致知、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讀書人本此宗旨，書既讀過，均能擔任大事，賢臣名將志士詩人，全由私塾自修而來。歷史大人物，功蓋宇宙，言成經典，垂範於千秋百世者，查其出身，並非由於政黨，或依靠外國文憑。今人不解其理，用人行政捨本求末，重視外國畢業。蓋思想洋化之後，人心亦隨之不古，政權亦難長久。故文化復興，為今日中國對症良藥，提倡作詩，是能使人品格高尚，聰明而有學問。思想純正，理解超人。漸至子孝臣忠，妻賢友義，社會風氣良好，無為而可治矣。壇主云。

有署名「牛二斗」者，致書鄙人，「久仰大壇主轟耳大名，今奉呈小拙作三首，敬乞潤色指教，牛二斗拜稿」。

悼愛侶貞妹

牛二斗

㈠ 夜來常夢意中人！海濱棲遲窘一身；
知否吟詩多苦恨？天涯歲歲獨傷春！

㈡ 滬濱無計誤佳人！半島飄蓬客此身。
回首墓門盈亂艸；好表春落不常存！

㈢ 良緣離亂不由人，淚滿衣襟創滿身！
長使年年悲往事；杜鵑啼血又驚春！

二斗君，詩不錯，信欠佳，「久仰大壇主」，大字可以除去，「轟耳大名」，形容不確，鄙人雖有微名，何曾轟耳，轟耳之聲，言之過甚。只有車聲、雷聲、炮聲、飛機聲，感到轟耳。亦非好聲也。除此之外，詩聲、文聲、語聲、笑聲，均是柔和悅耳，優美動人，絕無轟耳之事也。「今奉呈小拙作三首」，小字是多餘之字，可以除去，即是「久仰壇主」大名，今奉呈拙作三首，敬乞指教，牛二斗拜稿」，如此寫法，既得體，又文雅，加上「大」「小」，「轟耳」字樣，大有新文學家之筆調，新文學家，多半粗俗不通，不可學之，尊名二斗，欠缺典雅，恐是化名，或為小字。新文學家，喜用筆名。詩人發表作品，不可化名。大凡「牛二斗」，「馬三升」，「張四兩」，「李半斤」，均是花名，或小字，詩人極少採用。詩人者，雅士也，二斗，三升，四兩，半斤，為度量衡名詞，不適合詩人使用，下次來詩，請用真名實姓，詩壇是正經場所，焉能玩笑，壇主致語。



香港 陳李濟藥廠

歷史悠久

古方正藥

理中丸	蘇合丸	牛黃丸	烏金丸	衛生丸
理咳療肺	驅風辟寒	清心除痰	去瘀生新	補血養顏

七厘散	白鳳丸	寧神丸	正氣丸	保和丸
定驚除痰	婦科良藥	固氣提神	痾嘔肚痛	外感發熱

發行所：香港大道中弍○六號 電話：H四三六三三○壹

製造廠：香港西環卑路乍街壹五九號 電話：H四六一四一壹



